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5/05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二〇八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水田居文集五卷

〔清〕賀貽孫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至同治間賜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

一

藕灣詩集二十卷文集九卷續補存歿四詠一卷

〔清〕張仁熙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二〇九

芝在堂文集十五卷

〔清〕劉醇驥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八六

織水齋集不分卷

〔清〕李煥章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間鈔本

六三四

# 水田居文集五卷

〔清〕賀貽孫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至同治間賜書

樓刻水田居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田居士

文集五卷》提要

水田居文集初編目錄 史論

## 第一卷

吳泰伯

由余

程嬰

范蠡

廉頗

蘇秦

戰國游士

曹沫

宋宣公

鄭子產

簡相如

趙括

秦併六國

韓非二篇

楚義帝

范增二篇

漢高帝三篇

蕭何

彭越

曹參

## 第二卷

漢文帝

賈誼蘇軾合論

項羽二篇

張良

漢高光武合論

韓信二篇

陳平

霍嬰李孝逸合論

晁錯

漢武帝二篇

清華學校圖書館藏



文集卷

張釋之

卜式

張禹

蕭望之

楊雄二篇

鄒禹

趙壹

樊英

袁紹二篇

荀爽

蜀先主

羊祜

謝玄

虞詡

王允

辛憲英

汲黯

霍光二篇

孔光

杜欽谷永合論

漢光武

馬援

趙充國諸葛亮合論

蔡邕

曹操司馬懿合論

孫權

諸葛亮

羊祜杜預合論

王叔文

梁鴻

孔明

郭玉

目錄

東晉居文集目錄 第五卷

史論

序

策

記

傳

頌

賦

啓

疏

書

辨

字說

祭文

墓銘

行述

紀事



先生 鑒定

永新賀貽孫子翼甫著

男穉恭壽男原編

同邑城族 公梓



吳泰伯論

史記泰伯仲雍皆周太王子而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歸之者千有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四傳至周章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後得周章已居吳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公賀子曰甚矣泰伯之智也竊觀周室不獨取天下以智即讓天下者亦以智取天下之智在居時之後文王是也讓天下之智在識時之先泰伯是也孔子稱文王泰伯皆曰至德而其謂仲雍曰廢中權又謂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蓋以權非識先者不能用而無得而稱則識先者所以藏其用識先而用藏此德之至而智之所以大也他人之讓不過棄其國而止泰伯不然舍岐周而人荆蠻斷髮文身辟草萊而居之當採藥之時已享有土之奉延及仲雍子孫凡二十世蓋其長也武王封周章之弟於康遂兼兩國而

史論

有之至晉獻公滅虞亡而吳益強壯氣所集不在中國之虞而在荊蠻之吳乃益信逃荊之智先也昔者夷齊讓國窮困以終君子傷之藉令泰伯不先為荊蠻之去太王雖欲傳季歷以及昌亦必口不忍言待太王沒而後為伯夷之逃此既以父命為尊彼亦以倫序為重季歷而不賢則已季歷而賢雖欲不為叔齊不可得矣惟承志於微而決幾於早讓天下之跡愈晦而讓天下之事愈奇是以難耳蓋嘗取泰伯文王兩人觀之一則承父志而默逃不欲處後一則稔紂惡而事殷不欲為先一則以採藥之身而拓千里句吳之地一則以西伯之長而受八百諸侯之歸其開創之能皆從古所未有者若使

史論

泰伯不讓雖有岐周其才其力皆可以得志於天下而泰伯不為也迨至王季其勤王家文王誕膺周命而後泰伯仲雍之志無憾於厥初故曰智也後世踵其智而稍變者季札是已季札者仲雍十八世孫也是時泰伯之澤漸衰矣吳王壽夢有子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四子壽夢欲立季札其兄諸樊承父命讓之季子季子弗受乘其室而耕諸樊不得已踐位卒授弟餘祭餘祭卒授餘昧欲以次致位季札季子逃去而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遂弑僚而自立然則壽夢之意猶大也諸樊三人之意猶泰伯仲雍也而辭受各異治亂亦殊者泰伯讓於採藥之先其事隱惟其隱也故得全其治於初

諸樊兄弟讓於親殺之後其事顯惟其顯也故不得保其亂於後幸  
歷生於周運方隆之日動而獲福故以泰伯之讓為而有國以季歷  
之受焉而有天下季札生於吳楚交怨之日又遇傳光交爭之人非  
其身去國不足自存故季札讓而僅成子臧之節王僚受而遂蒙事  
諸之禍則所處之勢然也雖然周與吳亡之際泰伯季札兩無與焉  
是皆可謂識先而達變者也

從至德勘出智字來覺其迹隱微無跡可見者一經慧心人發透  
殊甚豁然中借夷齊一翻情理愈加快暢後復將季札較映針鋒  
相對純插昌黎筆法而得其堂奧堪垂千古

史集一卷

史論

曹沫論

曹沫從魯莊公與齊人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沫曰未可齊人三鼓沫  
曰可矣既克齊師公問其故沫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賓子曰曹沫之為將殆庶乎能養氣者矣所  
謂養氣者自養其氣而固以養三軍之氣也為將而不知自養其氣  
未戰而虛憊方戰而選懷將之氣已竭而欲望三軍之氣盈可乎所  
謂盈者以違符勢以靜制動解如風雨聞如雷震不恃我之必戰而  
恃我之不必戰不恃我之能戰而恃我戰而敵不能戰我不戰而敵  
不能戰如是而後將之氣全三軍之氣亦全也紀渚子為齊王養閭  
雞十日曰雞可闢乎曰未也猶虛憊而恃氣又十日曰雞可闢乎曰  
未也猶應響影又十日曰可矣其氣全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  
應者反走矣夫闢雞之氣猶必養之而後全况闢人乎吾嘗觀曹沫  
於柯之會矣柯之會曹沫持匕有劫齊桓公而返魯侵地既返則投  
其匕首退而就諸臣之位顏色不變辭氣如故使曹沫是時虛憊而  
恃氣則必充訕而動心心動於內神喪於外欲求其顏色辭氣之如  
故也難矣然則曹沫之為將亦惟不動心而已不動心則不恃氣不  
應響影矣彼闢雞之所以闢者非於其闢也當其未闢之時異雞之  
氣已竭而此雞之氣方盈持盈以待其竭此異雞所以無敢應而反

史集一卷

四

史論





6 由余論

由余觀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有亂，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中國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得治及其後，上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為名，於上上下下交爭，詐偽並起，相為氣絀，至於滅亡，皆此類也。惟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聖人之治也。君子曰：大哉言也！夫所謂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者，此上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然淳德忠信乃禮樂法度所由本也。使後世皆懷其淳德，忠信以治天下，天下固已治矣。又安事於禮樂法度哉？惟其不能是，以禮樂法度作為上聖懷其淳德以治當時之天下，而又制為禮樂法度以治萬世之天下，故夫禮樂法度者，上聖治天下之所設，而非上聖之所以治天下也。人具天地之元氣，以生本無疾也，導引吐納，不過永保其無疾而已。無疾之人，即日服參朮，不加其健也，而不見其贏，彼惟無所以損之，則亦無所以益之，彼惟無所以害之，則亦無所以治之，豈惟無所以治之，亦自并忘其身之所以治夫？自忘其身之所以治，此即長年之道矣。及至嗜欲煎於內，而酒色耗於外，喜怒憂色皆足以斷喪其元氣，於是不足之病生，而補益之功始見。良醫知所以治之矣，知所以治之病愈而止，不求多為則善矣。

文集一卷

史論

史論

史論

有賤丈夫焉，恃吾藥之可以生人也，則以為酒色亦不足以殺人，於是日試身於不足之道，以求驗於參朮補益之方，則未有不至大病者矣。至於大病而後吐瀉寒熱，無不歷試，以僥倖於偶中焉。於是大命隨之矣。是故禮樂法度救世之藥也，後之王者守而勿失焉。斯亦可以治矣。昔者扁鵲作為方書，使人察脈術理，各隨其病，而無有已焉。故雖無扁鵲而扁鵲之效，常見於天下。後世驕淫之主，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亦以仁義為名，望於上，上下交爭，相為氣絀，然後并其禮樂法度而毀棄之，是猶治病者不能察脈而徒求方於扁鵲之書，一試不驗，遂詆扁鵲為欺人也。其為禍豈有既哉？是故為國家者，慎無求方於扁鵲之書焉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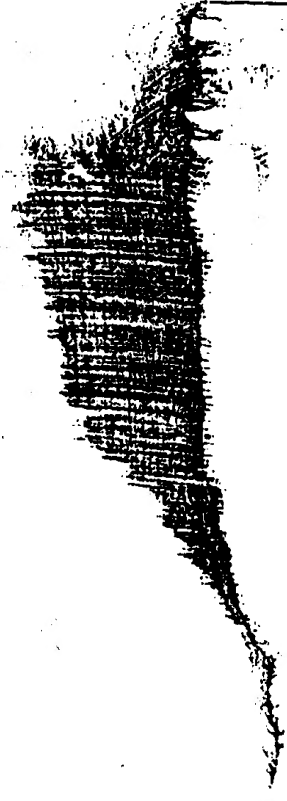
文集一卷

史論

史論

史論

本星醫國能手太醫濟世良藥治人治法互相參証何等沉摯何等聲譽當奉為玉堂經制孫國本謹頌



○宋宣公論

有天下國家者。非可無故與人。也。無故而與人。是。好名之過也。見上。  
古聖人有克者。曾以天下與舜。遂曰。吾欲為克。則人誰不欲為舜哉。  
欲為克者。奸其名。欲為舜者。竊其利。是使有天下國家者。無故而與  
人。終無已也。夫無故而與人者。終無已。則凡無故而取諸人者。亦終  
無已矣。是故克未嘗與人。以為名也。如以克之與人。為名。將元以舜  
之取諸人。為利。從古與人之名。止有一讓。而取諸人。以為利。其事遠  
有不可勝言者。故聖人惡夫。以天下國家與人。也。非惡夫與。乃所以  
深惡夫取也。吾讀春秋公羊傳。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以國與其弟

史集一卷

九

史論

穆公。穆公立。則逐其子馮。曰。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於與夷。其子馮  
逐。執與夷。則是宣公之與弟。乃以自殺其子也。推宣公與弟之意。豈  
欲殺其子哉。而宣公與弟之事。極其勢。不至於殺其子。不止。故聖人  
惡夫。以天下國家與人。也。以天下國家與人。是欲自為克。而望人為  
舜也。夫克舜之事。其不可再也。明矣。我欲自為克。為克不成。不過貶  
其子。為丹朱。望人為舜。為舜不成。遂至陷其子。為與夷。又况乎其流  
之禍。更有甚於此者哉。宋藝祖舍其子德昭。而傳大宗。欲以次傳廷  
美。以及德昭。大宗即位。而是美與德昭。德芳三人。皆不得其死。是藝  
祖讓一弟。而殺一弟。并殺其二子也。藝祖豈欲殺其子弟哉。藝祖為

克不成。尚未忍以德昭為丹朱。大宗為舜不成。遂使其弟姪皆為與  
夷。然則宣公之殺與夷。藝祖之殺廷美。及其二子也。雖非自殺其親  
自殺一也。是以有天下國家者。欲禁人之取。莫若勿與。欲止人之爭  
莫若勿讓。則以無故而讓者。爭之有無。故而與者。取之端。而藉口克  
舜者。篡奪之漸。後之奸雄。未有不藉口於克舜者也。其安藉口克舜  
之禍天下也。

絕頂議論。絕頂識力。當與孟子先以天下與舜章並讀。○宣公之  
讓已絕。念於與夷。藝祖之禪。他屬意於德昭。授受之美名。竟為藝  
祖之屬。皆總是不宜藉口克舜耳。羽翼經傳。闡係世教。論斷中有

史集一卷

數文字。既漢族孫麻發讀識

史論



程嬰論

趙武得復立為趙氏後。程嬰乃辭諸大夫曰。昔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趙武既立。我得事成。報杵臼於地下。遂自殺。或曰。趙武既立。嬰可以無死矣。今之自殺。豈非所謂傷勇者歟。賀子曰。此所以為程嬰也。夫嬰之死。非欲報杵臼於地下。乃欲以信趙武於國人也。當嬰與杵臼謀取他人兒。令杵臼負而匿也。嬰謬取屠岸賈諸將千金。而告以孤處。杵臼抱兒哭曰。天乎。天乎。孤兒何罪。獨殺杵臼。可耳。諸將不許。遂殺嬰。兒杵臼死。焉當是時。舉國皆謂趙氏無遺種矣。嬰獨攜孤匿於深山者十有五年。無有知者。

文集一

一旦景公聽韓厥之言。復其故位。而舉國不疑者。特勳於韓厥之衆耳。夫以十五年山中之兒。出承趙祀。攻屠岸賈而滅其族。不於此時。謀奇制變。而貪慈餘生。苟圖爵賞。藉令景公韓厥卒。然有故。岬賈之黨群起。而提之。指杵臼所死之兒。與嬰所取之金。為辭。嬰安能樂前。後兩孤喋喋。辨其真偽。嗟乎。成方遂之。稱謝太子也。王郎之稱子與也。彼天子之子。尚有矯托者。况卿相久絕之孤。而能通函信其無他。此不可幾之事也。自有程嬰一死。以報成事於杵臼。而後曉然。信趙武之為孤。又曉然信杵臼所以先舉而死者。皆有功於趙氏也。所聞豈不重哉。然則程嬰前之不死。所以存趙武也。後之必死。亦

文集一

所以存趙武也。以不死存趙武者。後人所知。以死存趙武者。後人所不知也。其不知者。未嘗設心居嬰地也。今設心以居嬰地。而後知。嬰死不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矣。為報成事於杵臼而死。則可無死。為信趙武於國人而死。則不可無死。趙武一日未立。則可無死。趙武既立。則不可無死。而其不可無死之故。終不可告人。姑諒其詞。曰。報成事於杵臼云爾。然則豈惟後人不知當時國人皆不知也。豈惟國人不知趙武亦不能知也。至國人與趙武皆不能知。而後嬰之所以存趙武者。愈堅。而所以信趙武於國人者。愈深。且遠矣。後有有餘年。有漢賈高之死。其用意亦有足多者。為方趙王以反捕也。同謀皆自劉高獨罵曰。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遂對獄榜笞刺。劉終不言。王反。於是上出趙王。且賢賈高欲用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曰王不反。今王已出。死不恨也。於是自殺。夫趙王既出。高可以無死而死。焉豈非傷勇哉。高意不然。以為帝之疑王深矣。吾雖以不死。曰王然。世豈無匿情。忍死市義於王者乎。吾死而後。王不反之跡愈白。而無疑矣。夫前之以不死。曰王不反。人所知也。後之以死。曰王不反。人所不知也。吾是以與程嬰皆表而出之。以明古之豪傑。可以無死而死。死者誠非無意而淺夫。乃以世俗之見。起而議之。其蒙屈地下者。可勝道哉。

史記云程嬰之死報成事件。白於地。下若趙武既立。嬰固可以無死矣。先生獨謂嬰死乃存趙武。信趙武於國人。死不可以無死。全是翻案。更見嬰死大有關係。真非常意想。所及篇中敘過而駁。駁過發議。筆力雄大。愈健愈振。愈讀愈味。起接轉結。渾成一氣。斯洵為髣公佳構。誰辨是賀誰辨非。後學類中臺謹識。

鄭子產論

凡生人殺人之政在乎上之心而已。衣食之生人有窮而心之生人無窮。刀鋸之殺人有盡而心之殺人無盡。心不能為坊於生之內。雖衣食亦殺道也。心足以為患於殺之外。雖刀鋸亦生道也。鄭子產為政。赭衣冠。伍田疇。大人之侈汰者從而斃之。及其卒也。丁壯巷哭。老者兒啼。孔子稱之為惠人。又曰。古之遺愛。豈非子產之政。皆以生人之心行之哉。夫為政尤相其時而行。法尤當其可。子產之時。族大而後寵多。而亂。黑良。常日。尋於爭。故其治鄭多。出於猛。其教子大叔亦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水懦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為夫民之不能無死者。上之政也。而能使之鮮死者。上之心也。善治民者。常使民休然於死。死之政而油然於不忍死之心。油然於不忍死之心而不免於死。則不免於死者無憾。休然於死之政而倖得鮮死。則死於鮮死之中者無憾。至於死而無憾。則其死者乃所以成其不忍而。其猛者乃所以成其寬也。及子大叔代之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乃發徒兵以盡誅之。夫其不忍死之心。既不能如其仁。而其死之政。又不能如其斷。而欲以寬易猛。則是愚於大而不忍於小。愚於多死而不忍於鮮死。其不能為子產之猛者。乃其不能為子產之寬也。任尚之代。班超也。超告之曰。君性

嚴察水清則無大魚政察則下不和宜寬小過總大綱任尚不從西  
域以叛夫班超以寬為惠而子產以猛為惠超在西域其勢不得不  
為水子產在鄭其勢不得不為火處時不同而生人之心同也寧第  
以武健嚴酷為猛哉嬰兒坐首決獨慈母能之非慈母而任為則  
死至於傷兒然則子產之猛惟子產能之子產之惠亦惟子產能之  
而已故其言曰惟有德者能寬余亦曰惟仁者能猛則以仁者殺人  
之政皆以生人之心行之也夫殺人豈不仁者之事哉

國氏治鄭前賢論之備矣先生仁者能猛一語猶極諦當

范蠡論

今夫能樹非常之功者先其能辭功者也。能立非常之名者先其  
辭名者也。能致非常之富者先其能辭富者也。吾有功而爭之功雖  
多。元損。吾有名而私之名雖盛。元衰。吾有富而專之富雖厚。元傾。夫  
富猶幅也。富盈其幅。元域之數也。功名猶光影也。功名耀其光影。元  
滅之形也。有幅而不盈。故不域。有光影而不耀。故不滅。范蠡知此道  
矣。蠡之平吳而霸越也。欲其有之以為利也。而蠡之所以平吳而霸  
越。則欲其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其神壯其氣。決無之為用。其神寂  
其氣。止神寂而氣止。則其費蓄蓄也者。功名之門。而富之府也。蠡之  
自處亦惟蓄焉而已。彼非能忘功也。棄分茅胙土之榮。去而浮海。是  
蓄於功而辭功也。辭功而天下莫與爭功。是以辭功者受功也。非能  
忘名也。耕於海上。齊王舉為相國。歸印而逃。是蓄於名而辭名也。辭  
名而天下莫與爭名。是以辭名者立名也。非能忘富也。以陶為天下  
之中。侯時轉物。三致千金。而三散之。是蓄於富而辭富也。辭富而天  
下莫與爭富。是以辭富者致富也。是故知棄之為取。知散之為聚。知  
蓄之為豐。斯可以辭功。可以受功。可以辭名。可以立名。可以辭富。可  
以致富矣。山之陵遲。以辭高也。水之逶迤。以辭深也。山水之所以成  
其高深者。以其辭高辭深也。蠡之為蠡。亦若是而已矣。彼夫當檣李



地以與趙歸吳所侵宋地以與宋分泗上東方百里之地以與  
 趙其三致千金而三散之微者也凡茲之所以治身治家與其  
 國者前後晉也皆有之為利無之為用神奇變化而不可測焉  
 辭功而受功藉而自立名辭富而致富朱公一生治國治家提不  
 出此三句至其行如珠圓玉潤機法相生是舉業中之金針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蔣相如論

秦昭王許以十五城易趙壁趙使蔣相如去壁往秦秦無意償城相  
 如曰壁有瑕請指示秦王授璧相如持璧睨柱欲碎璧目眦盡  
 臣親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有與璧俱碎  
 矣願大王齎五日然後受璧秦王許之相如使從者衣赭繫獄趙  
 而身留秦請就湯鑊或曰相如重璧而輕死死固不足惜假令強秦  
 舉兵伐趙豈非相如開其釁哉賀子曰相如之重璧乃其所以重趙  
 也古大臣之謀國也其所棄者或不死其所爭者或不死其  
 所重土地至重也有時以為輕而棄之璧玉至輕也有時以為重而  
 爭之齊桓公許曹沫歸魯侵地既而悔之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而  
 棄大信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仲非輕土地也以土地視信義而輕  
 也故棄土地以全信義信義重則齊國與俱重矣韓宣子與鄭商易  
 玉環鄭人將與之子產曰大國有求而無禮以斥之皆獲其欲何饜  
 之有吾且降為晉鄙邑吾失位矣卒非與環子產非重玉環也以玉  
 環附國體而重也故爭玉環以全國體國體重則鄭國與俱重矣  
 國家非不能格共之患而無體以自存之患使璧在趙趙不以璧存  
 而重使璧無故而在秦趙必以璧亡而輕使趙取璧於秦天下不以  
 得璧重秦使趙以璧受欺於秦天下必以失璧輕趙輕重之間國經

係之矣。秦以十五城易趙璧，固將要之以信義，路之以鬼神也。璧不  
秦而城不歸趙，是秦使者辱國也。秦使而辱國，誠不如死。相如惟以  
一死折秦而秦之氣奪矣。且夫秦雖強，秦不以璧故加兵於趙，明矣。  
昭王方散天下之縱遠，交近攻，親齊趙以當食韓魏，豈以璧故絕趙  
之歡哉？然則秦之不殺相如，已逆知之，知其不殺而欲以身與  
璧為存亡焉。則在乎璧與氣矣。故始則欲碎璧以動秦王，知秦王愛  
璧，璧不碎也。後璧碎焉，則以身死之而已。繼則使人懷璧以歸趙，知  
璧歸趙而秦不怒也。設璧歸趙而秦怒焉，則又以身死之而已。吾事  
以吾身洩秦王之憤，而與趙無罪也。故璧完而相如死，秦趙之璧不  
改。及璧與相如俱完，則相如重而趙國亦藉相如以重秦趙之憂。  
不關也。其後渾池之會，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左  
右曰：請以趙二十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人  
謂相如以口舌生事焉。知其所爭者皆國體之重者哉。夫秦強而趙  
弱，趙不競必替。吾修吾內治，謀吾軍政，撫吾人民，嚴以備之，雖不競  
何患焉？昔者魯侯與齊侯會於夾谷，仲尼為相。齊人曰：寡師出境，常  
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仲尼對曰：齊不反我汶陽之田，  
而以共命者，盟亦如之。仲尼聖人也，所爭豈口舌哉？誠以國體至重，  
不可囁嚅云爾。而何獨疑於相如乎？迨至引車避匿，以忍廉頗之辱。

而曰強秦之所以不敢伐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相鬪，勢不俱生。  
吾所以避廉頗者，卑者先國家而後私仇也。嗚呼！相如所爭者國體也，  
乃其所讓者亦在國體。體正而國立，內和而外戢，終相如之世，秦不  
敢無禮於趙焉。豈非賢哉！  
趙大夫返璧一案，斷其膽氣，使然能重國體。前後借引類証，結語  
為賢信是不易確論。篇法適肖左氏層次，掀翻烟波，萬狀令人神  
馳，非見龍護識。

文第一卷

二十

史記

廉頗論

古之大臣當強敵憑陵之際。蓋有必然之防。焉。又有不必然之慮。焉。有必然之防。故其備嘗有不必然之慮。故其圖周備。而圖周然後。猝然臨事而不驚。無故變生而不亂。昔者秦昭王誑趙。約與趙患。文王會於澠也。王與廉頗。頗相如謀。行則恐受欺。不行則示趙弱。乃盛為之備。今蘭相如從行。而以廉頗居守。廉頗送王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舉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及至澠池。秦知趙盛。設兵有備。會畢不敢有加。於趙君子是以知廉頗非僅行伍中人也。殆有古大臣之風矣。夫國家

文選

二十一

廉頗

文選

二十二

以兩語道盡古大臣風規劃然紙上真聖手也

王必孤疑不行。即行而有備。王以不防而入秦。即防而入秦。既許楚臣立新君以絕秦望。矣。必不求歸。而以孤懸中之地。一三走死秦地。而楚禍不解也。楚之諸臣。不為其傳。而聽其行。是知其者無救傷之具。輕身以當其鋒。其死於秦。也。多矣。猶幸秦不楚太子。橫得立為王。又幸而懷王死。楚人曰。賴宗廟社稷之靈。王君矣。楚無求於秦。秦亦不能快舊君。為市。若足昭昭諸人之。爭。屢屢。是不獨有魏廉頗。并昭昭諸人之。不若也。悲夫。事勢之有必然。非具如是之識力。安有如是之防。

趙括論

大凡歷戰之圖其勝也必有所憑其敗也必有所徂。然於敗而勝僅能救禍而已。徂於勝而敗則必至決裂潰壞而不復振。吾嘗觀於趙事而知趙括長平之敗乃趙奢開與之勝誤之也。昔者秦伐韓開與趙王問廉頗曰：「開與可救乎？」廉頗曰：「道遠險狹，難救。」復問趙奢，奢曰：「道遠險狹，如鼠窟穴中，將勇者勝。」卒命奢將，遂敗秦兵。解開與之圖，夫秦強而趙弱，非可力爭而急取也。奢既力爭而急取矣，此一時之權非常勝之道也。無何而有上黨之事矣。夫秦攻韓，開與固韓地耳，不得開與於秦無所失也。今秦攻韓，上黨已折而入秦矣。而趙奪之，使秦舉國而入長平，其視開與之事害相百也。又况開與之事秦不能先據北山，是秦將怯也。長平之戰為秦將者，白起王貳也。此即奢在難與爭鋒而况括乎？計趙諸將能必辱蒙耻以秦服劉者，莫如廉頗能堅壁固壘以逸待勞者，莫如廉頗能曠日持久以主制客避銳伺憊以敗為功者，莫如廉頗能為起敵者。廉頗一人而已。奈何信秦之間遂以括代頗也哉？嗟乎，秦非能間趙也，趙徂於開與之勝力爭而急取之速不覺而入其間耳。秦間曰：「廉將軍怯，趙亦信為是頗也，怯也是昔日開與之戰所不敗，開秦者也。」秦間曰：「秦之畏者，獨馬服君趙奢之子耳。」趙亦信為是括也，勇也是其父馬服君。

史集一卷

二十三

史集

秦攻開與，爭北山，破秦兵而為秦所畏者也。惟括亦自信為是秦也。是吾父子所損折而輒驅者也。是以受命之日，儼然不讓，東面而朝。軍吏不敢仰視，豈知其決裂潰壞至此哉？楚屈瑕伐鄢，開與教以銳師加鄢，遂敗鄢於蒲騷。及楚伐羅，夫人鄧曼曰：「屈瑕徂於蒲騷之勝，將自用矣，屈瑕果自用而敗於羅。」羅之敗蒲騷，誤之然則長平之敗，非開與之勝誤之而何也。

勝敗兵家之常然，然於敗者則畏心生，畏則好謀而成。徂於勝者則驕心生，驕則剽復自用。秦之愚趙括之悞趙觀其叠出，幾個信字，長平之敗，真成千古笑具。妙論蘊變極矣。後學周錫爵謹識。

史集一卷

二十四

史集

蘇秦論

蘇秦接六國約書於秦。秦兵不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蘇秦去趙而從約。散君子曰。此皆蘇秦之罪也。夫秦之吞六國也。非一日矣。而蘇秦在六國。未能出一奇以破秦也。不過止其削地事秦而已。夫事秦者。六國之所共耻。而削地又六國之所共惜也。勉其所共耻。以護其所共惜。宜可以要無畔矣。乃不能終秦之身。而從約遽解者何哉。彼其游說六國之志。非欲以為六國也。特欲速取富貴。以誇戚里焉。爾及其佩服相印。歸洛陽。使嫂滕行而妻側目。此時刺股讀書。願望畢矣。寧暇為六國計長久哉。且其所擯秦者。將以其聲乎。抑以其

史集

二十五

史論

實乎。如其實則必進六國之君。而勸之明農習戰。內修政令。外睦四鄰。如燕之樂毅。魏之吳起。齊之田忌。韓之申不害。趙之廉頗。趙奢。雖用一國亦足以擯秦。况六國哉。而蘇秦以為此富強遠大之實。非可立談而得富貴也。欲立談而得富貴。則莫若以聲以為聲者。六國所易動。而吾之所易為也。舉六國所易動。與吾所易為者為之。及吾得志之後。雖有他患。而吾不與其憂也。嗟乎。蘇秦知合從之易於富強。豈知用六國之難。倍於用一國也哉。秦嘗為齊和矣。齊四鄰之國。羸氏之所畏也。因齊之富強。講信修睦。以連五國。其勢便。其機順。其謀合。其志壹。以此驅羸氏而霸山東。豈非蓋世之功名哉。奈何險詐

史集

二十六

史論

奸究。個相傾危。誰齊十城。私通燕后。伴得罪於燕。以敵齊。蘇秦為人。宮室苑囿。以為燕燕齊得怨。遂及累世。此豈人類所為哉。即無早之。間而已。有瓦解之勢矣。蓋小人不能一日不用詐。猶脂雨之蠶。不能一日不用蠶也。常用蠶之始。但伺路人而試之。久而無所試。則試於家人。以洩其毒。而神其奸。雖殺身不問也。蘇秦之詐。既不能用於羸秦。而十有五年之內。秦兵不出函谷關。山東無事。亦將割取之於六國而已。然則從約之謀。成於蘇秦。而敗於蘇秦也。或曰。張儀固優於蘇秦。曰。否。儀之所用者秦也。其借秦之威。以行其詐。如焚林而遇順風。豈必忠於羸氏哉。且夫蘇秦當重爾入秦之先。嘗欲為儀之知為矣。而儀之初說楚相。亦未嘗不慕秦之所為。特以遇合各異。功業自殊。故吾謂儀之行詐。蓋幸而試於路人。若秦者。不幸無所試。而自盡其家人。因以殺其身者也。車裂之禍。有由來哉。嘗讀路過洛陽父毋郊迎。等語。風俗人情。殊為鄙薄。茲更深刻一層。誅心之論。有令武。無虞。解閑。龍溪孫毓炳識。

秦併六國論

古之得天下者不程其力之所得也程其力之所得則止於力之得而已必我以有得意得之而敵又以無意失之則凡敵之所失皆我之所得也譬之於博博之最勝者集也我不必得若使應敵者一擲而作塞焉則我雖不必得集而得集之利已在我矣蓋嘗觀於秦而知秦之併六國非秦之計得而六國之計失也又非獨六國之計失而楚之計尤失也六國之失失在不救韓魏而楚計之失失在不能合齊何以言之夫秦非素強於六國也而與韓魏接壤壤界無山川之限其蠶食韓魏也易而其越韓魏以攻山東也難故為秦謀者必先併韓魏而為六國謀者亦必先救韓魏然則山東諸王相率事秦秦日出兵以擾韓魏韓魏削而山東固以斃者存存偷安無事各自救而不相救也各自救而不相救勢必至欲自救而不能救吾故曰六國之失失在不救韓魏也雖然六國之不救韓魏六國之失也六國之不能自救楚之失也六國之中惟楚最強而況其所為與國者齊也齊楚接壤其交易合而亦易損本之所畏楚者非畏楚也畏楚之合於齊也而其欲親楚者非親楚也欲開齊以孤楚也張儀以商於之地誑楚楚秦為親而齊楚之交絕齊楚交絕而楚遂亡漢中矣當時得王者齊之雄主也張王雖見絕於楚終不忍楚受欺於秦為

史集一卷

二十一

史論

史集一卷

二十一

史論

書與楚悉陳利害欲以怡懷王而卒不能悟至於覆車削地而懷王客死於秦懷王死張王猶歸楚之大子而立之其意尚欲親楚以拒秦也楚項襄王立卒皆齊而事秦秦昭王十一年齊帥五國攻秦而楚獨不與則楚之亡形已見矣吾故曰楚之計失失在不能合齊也秦昭王四十年秦攻趙令河內年十五以上悉赴長平蓋秦國已空矣秦空其國越韓魏皆齊楚賂日持久與趙為難此秦之計失也籍令楚有中材之主悉起其兵直走咸陽搗秦之虛則是一舉而覆秦救趙存韓魏也然而秦知其不能為矣以為齊張王既死而楚懷王王子孫已微楚齊之交不合故不能也其後秦拔長平范雎令白起速引兵而歸豈唯果忌白起哉蓋猶畏齊楚諸國之乘其敝也而楚終不與齊合而楚愈弱楚愈弱則秦愈強三晉燕齊愈不能自救而六國亡矣嗚呼秦之所畏者莫如楚而所憎者亦莫如楚秦以兵取三晉齊燕而以詐取楚秦詐而楚愚則楚秦夫寧勝楚而楚已敗秦未嘗得楚而楚已失楚之宗社覆於負芻入秦之後而楚之國勢已移於懷王入秦之初矣秦於諸國為最毒獨悲楚之一擲而作塞也哀哉

秦併六國側重失在於楚非融會國策日惜全勢未易有此胸臆

族孫張齊謹識

戰國游士論

古○聖○王○仁○義○之○澤○未○嘗○不○在○人○心○也○余○讀○國○策○嘆○當○時○游○士○變○詐○反○覆○挾○智○以○傾○人○國○家○者○數○矣○而○獨○不○忍○賣○周○於○秦○非○獨○不○賣○周○與○秦○也○且○若○私○於○周○而○為○之○竭○智○盡○忠○相○與○周○存○使○得○以○彈○九○西○周○僅○存○共○主○空○名○於○七○雄○之○間○者○石○有○餘○年○至○秦○莊○襄○王○而○後○頓○首○歸○地○於○秦○蓋○非○獨○天○命○然○也○游○說○之○士○與○有○力○焉○今○試○取○其○事○而○論○之○其○存○周○之○方○約○略○有○四○一○曰○借○秦○以○脅○韓○魏○一○曰○全○韓○魏○以○完○周○一○曰○重○周○於○韓○魏○以○求○金○一○曰○揭○齊○楚○於○秦○以○迫○韓○魏○不○出○此○四○者○然○此○四○者○其○大○端○也○何○謂○借○秦○以○脅○韓○魏○秦○召○西○周○君○客○說○韓○曰○秦○所○

史策一卷

二十九

史論

以○召○西○周○君○者○將○以○圖○韓○之○南○陽○也○韓○信○之○出○兵○於○南○陽○西○周○君○因○以○為○辭○遂○不○入○秦○此○類○是○也○何○謂○全○韓○魏○以○完○周○秦○再○攻○韓○魏○蘇○厲○曰○是○再○危○周○矣○往○說○白○起○曰○養○由○基○善○射○者○也○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君○之○功○多○矣○又○將○逼○西○周○倍○韓○攻○魏○一○舉○不○得○前○功○盡○棄○矣○白○起○信○之○迷○禍○病○不○行○此○類○是○也○何○謂○重○周○於○韓○魏○以○求○金○韓○魏○與○兵○於○周○蘇○代○說○韓○曰○王○之○徵○粟○與○兵○於○周○是○告○秦○秦○病○也○韓○王○曰○吾○使○者○已○行○矣○秦○何○蘇○代○曰○王○何○不○令○使○者○以○高○都○與○周○秦○聞○之○必○怒○而○焚○周○節○周○必○折○而○入○於○韓○是○韓○以○敵○高○都○得○完○周○也○韓○道○不○徵○粟○與○兵○於○周○而○以○高○都○與○周○馬○犯○欲○令○魏○為○周○城○往○說○魏○王○發○兵○以○戍○周○

史策一卷

三十

史論

國○謂○秦○王○曰○魏○之○戍○周○伐○周○也○秦○怒○將○伐○魏○又○謂○魏○王○曰○王○以○周○秦○且○生○心○莫○如○今○戍○周○者○為○周○城○魏○遠○為○周○城○秦○既○道○於○周○以○伐○魏○周○患○之○史○厥○說○韓○曰○王○何○不○與○周○地○韓○與○周○地○秦○必○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反○謂○秦○曰○韓○強○殺○周○以○地○是○故○疑○周○於○秦○也○周○必○不○敢○不○受○王○不○如○今○周○受○地○是○周○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秦○遂○許○周○受○地○此○類○是○也○何○謂○揭○齊○楚○於○秦○以○迫○韓○魏○楚○欲○伐○周○以○周○為○秦○也○蘇○代○謂○楚○曰○凡○言○周○之○為○秦○者○是○欲○令○周○入○秦○也○王○今○伐○周○周○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也○王○不○如○因○善○之○以○疏○周○於○秦○秦○攻○周○客○謂○秦○王○曰○攻○周○之○實○不○足○以○利○秦○然○天○下○將○以○聲○畏○秦○而○東○合○於○齊○是○秦○兵○弊○於○周○而○

且遠哉迨至秦有天下則異於其六國方定而侯生盧生之輩已起而亡之矣然此以後士無遺種而秦會其隨何嗣通若而人皆寸舌遊遊於從漢之間尚有節節如風然其所與謀於諸侯王者無非欲以亡秦也謂謂游士無仁義哉

仁義在人心此通篇上腦若論游士位三寸舌以動人主陳利害談禍福成敗得失十之八九不能出其範圍何難傾人國於旦夕乃獨不忍而周折而入秦得不謂之仁義也乎但當時存周之意人素未言先生推見至隱約簡數条以例其餘不忍亡周心事了當至扶發德澤所被之遠以侯生諸人皆欲亡秦觀之其理愈

史集一卷

三十一

史論

明自是不可磨滅後學顧中和謹識

韓非論一

韓非習老氏之道李斯過於秦王殺之秦用李斯而亡人皆惜其罪斯賀子曰否李斯之亡秦韓非導之而秦之焚書坑儒韓非始之也何也非所言老氏之道乃老氏之賊也夫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學儒而失者偏於陽偏於陽者其變為矯為偽為浮華為輕薄如是者儒之賊也學老氏而失者偏於陰偏於陰者其弊為詐為詭為刑名為法術如是者老氏之賊也陰陽交賊儒老互爭故矯偽者毀老而慘破者亦毀儒其勢然也嘗觀中不官商鞅韓非三人其皆主於刑名法術而皆本於老氏是豈老氏道德之旨哉賊焉而已矣夫刑

史集一卷

三十二

史論

名法術苟權其時而善其變亦富強之藉也然其教可以雄霸方國而不可撫綏四海可以權宜一時而不可治安萬世可用於苟安情竄之始而不可用於震威嚴肅之後譬之毒藥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縛鋤所以芟草而非所以養苗變而通之存乎人而已矣昔者三晉之時韓居其弱昭侯用申不害以內修政令外抗諸侯秦孝公之時國勢中替一旦思復繆公之舊於是商鞅為之變法易令凡彼所為雖足以賊老氏道德之旨然既已用之方國而效用之一時而效用之苟安情竄而效矣及乎嬴政之初秦已富矣強矣并吞天下之勢已成矣當此時也謂宜漸用儒術少存寬厚以收天下人心以



文集一卷

史論

為遠久之計。而韓非與李斯所以干秦者。猶殷周之法。而加峻焉。且謂商鞅治秦。有法而無術也。又既知其術。則道而不識其變矣。彼李斯者。與韓非同學之人也。李斯以才不及非。詭而殺之。顯殺其身。而陰用其言。此非所著孤憤五刑。使諸儒。其書。其言。其法。其術。其所以為阿二世行督責。又皆援引非言。非之身。雖不用於秦。而其言已大用於秦矣。非之書。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此焚書之旨也。又曰。藏書策。習後服。又學。使世主禮之。曰。先王之道。吏之所稅者。利而上之所重者。學。欲民疾作。而少游。謬不可得也。此坑儒之旨也。非之智。儼已深。特幸而先見殺耳。使其存也。秦將舉國聽之。先王之教。不滅於斯。而滅於非。吾是以知李斯之亡秦。韓非與秦之焚書坑儒。韓非始之也。

韓非學老而賊。老以刑名法術毒流天下。此人知之而能齒之至。歲秦焚坑之慘。後皆痛恨於李斯。孰知其作俑皆由於非。微外祖大人眼孔心境。超先儒。那能指而摘之。其行文縱橫氣象森嚴。當與東坡荀卿論泰頤。外孫劉學業謹識。

韓非論二

文集一卷

史論

隨哉。韓非之說秦也。其言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人。隨兵以荆。荆可舉也。而謀臣不為。引兵而退。與荆人和。其無伯王之道一矣。秦破魏。圍梁。數句。魏可舉也。而謀臣不為。引兵而退。與魏人和。其無伯王之道二矣。趙與韓之上黨。秦以謀殲之。於長平。邯鄲可亡也。而謀臣不為。引兵而退。與趙氏和。其無伯王之道三矣。韓子斯言。蓋自多其智。以為秦之先臣。皆計拙而謀失也。噫。何其淺於量秦哉。夫秦之所以成帝業者。以其不怠帝也。而其所以吞六國者。以其不盡不也。秦自孝公以來。據險函之險。東割而制諸侯。緩目前之小利。捐僥倖之微功。待時而動。乘間以抵之。其陰圖天下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以孝公之任商鞅也。堅守關中。務本力農。以修耕戰其力。可以并韓魏。執而不為也。用其詐謀。拱手而得西河。因韓魏自潰之勢。以蠶食之。而已及惠王之初。北取燕。梁。西并巴蜀。南兼漢中。獨未嘗東出函谷也。久之乃令張儀。連橫六國。使其從散約。解自為。携貳。因而舉兵伐之。天下頃首割地。以求解於秦。秦無亡矢之費。而天下已削弱矣。昭王之信范雎也。遠交而近攻。取韓魏膏腴之地。乘利取便。以用兵於外。任白起為將。摧堅挫銳。割地包利。功屢見矣。既勝而速去之。若有以待。以用其所未足焉。蓋自孝公至莊襄王。凡經六世。皆用商鞅之

靜之術以徐收天下之勢故其敵也不便圖以為戰而常挾戰以要  
和其和也不委國以為和而常市和以資戰而其大畧在先收韓以  
脅趙趙陰驅韓魏以攻齊楚因而間齊楚離三晉六國恐懼交款結  
絕然後威劫而智取之故天下皆動而秦獨靜天下皆勞而秦獨逸  
天下皆亂而秦獨治蓄積蘊隆至於始皇承累代之威遂盛滿之會  
固席卷之勢如征鳥凌風使翼而真之天關也夫豈始皇之才智過  
其祖父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譬之奕者取勢布算皆注於全局不貪  
勝於須臾以爭數子之功故始不慮勝而卒乃至於無敵昔者齊將  
王嘗欲并天下矣一戰勝燕遂夷其宗廟而郡縣其人民於是天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史記

恐懼悉起攻齊燕亦收餘燼以時之齊幾亡此皆會勝於須臾以  
爭數子之功者也必如秦者乃可與布算於全局彼韓非鳥足以知  
之哉

統論秦勢由於善養探源溯流具見韓非之說誠陋耳昔龍門長  
於敘事每於水盡山窮處波湧雲起光子其猶龍乎並舉以似此  
文後學劉學杜謹識

楚義帝論

楚義帝者古今所稱庸弱之主與更始盆子同其與廢者也吾獨稱  
義帝之賢也能審時也能用人也秦二世三年項梁舉敗身死義帝  
奮然起而振之遂徙都彭城齊呂臣項羽兵而白將之以宋義為上  
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是時項羽欲入關攻秦義帝不  
許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以此知其賢也夫  
故趙與入關其功等也而事亦相成何也秦破項梁其勢甚強使秦  
以全力攻趙則趙必危使章邯得分兵以臨沛公後沛公亦危義帝  
以為非北救趙則入關之師不可行非西入關則救趙之氣不能鼓  
以入關之師作新敗之氣而張救趙之聲且乘關中之虛而擣之使  
之前後受敵也入虎穴欲以得虎子也以救趙之舉牽章邯之數而  
壯入關之膽則離秦兵而二之使之內外不相應也特其後欲以用  
其前也且夫章邯秦之驍將也非謀勇不足以勝之而咸陽父老告  
秦暴虐又非寬大長者不能為功此二者用遺其才則所長均多宋  
義能策項梁之敗可謂持重而有謀矣以持重有謀之宋義救趙而  
以寬大長者之沛公入關義帝之爵秦也然其屬意沛公也深矣  
其防羽也周矣其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蓋知沛公必能入關又知  
羽之終必叛已不使羽據殺函之便勢也當其奪羽軍而自將之時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六

史記

蜀嘗一日忘殺羽哉特以項梁既死殺羽無名故隱忍用之且委  
 卿子冠軍足以制羽死命也嗟夫義帝收卒小兒而亡國餘孽耳乃  
 能攬其魁柄惟所命之雖以剽悍借賊之羽弁其軍而不放爭受制  
 節於卿子冠軍而不能抗豈非賢哉及羽矯殺卿子冠軍而後義帝  
 之勢始孤楚國之權始去彘之禍始成矣此非義帝之計失而宋  
 義之謀疎也夫宋義之堅壁不與項戰非獨欲先圖秦趙也其意以  
 咸陽之兵志在鉅鹿沛公入關却欲內救趙必解却而不內救咸陽  
 必危各待其懈而擊之吾氣方全待咸陽破而擊之耶氣已奪此萬  
 全之籌必勝之道也宋義之堅壁不戰誠是也而其下令則大非矣

文集一卷

三十七

史論

使果深謀沉慮因事殺羽以除義帝之賊庶幾無負於義帝矣今乃  
 空言下令軍中曰猛如虎貪如狼狼如羊強不可使者斬之是殺羽  
 之志方萌而殺羽之形已見也夫有殺羽之志而使羽知之安得不  
 為羽所圖哉既殺卿子其勢不至於殺義帝不止蓋天命去楚雖以  
 義帝之賢而不免輕用宋義以倚楚也湯哉故吾謂義帝輕於用宋  
 義而審於用沛公惟輕於用宋義是以不能救江中之執惟審於用  
 沛公是以卒能定關中以殺項羽

特標義帝之賢者意在審於用沛公一結其輕用宋義之禍回護  
 天命自是別具慧眼行文變化如神龍出沒不可捉摸寃之明珠

在領光徽萬丈望洋而嘆曰  
 士傑



文集一卷

三十八

史論

項羽論一

韓信謂漢高帝曰項王為人嗜啜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愛言語唯人有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封爵忍不能予其所謂婦人之仁也君子曰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韓信已觀其深矣夫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似非可同情而論也匹夫之勇其失天下易見而婦人之仁其失天下也難知然惟其為匹夫之勇是以成其婦人之仁何也凡人之情易怒者尤易悲而悻悻然有一朝之忿者及其大事當前反循循然優柔而不能斷其無他故患在不忍焉爾古之人有大不忍而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項羽

史記

稱勇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有大不忍而稱仁者救民於水火是也夫惟聖人能以大不忍之心行大不忍之事自非聖人凡有大不忍之心者尤有大忍之力以濟之所謂大忍之力者非以忍吾之所忍蓋將以不忍吾之所不忍也白刃加於頸見流血則忍之非忍流血也為其所不忍者有甚於流血者也歟然整手則斬手整足則斬足非忍於手足也為其所不忍者有大於手足者也古之豪傑英雄所以深沉凝固以成於下事於一旦者不過能忍而已而匹夫婦人不忍不忍於事則傷於勇傷於勇則其所為勇者不過啜啜叱咤而已矣不忍於情則傷於仁傷於仁則其所為仁者不過言語啜啜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項羽

史記

與人涕泣分飲食而已矣何則其所不忍者小也所不忍者既小則其所忍者尤大至於所忍者大而其敗有不可勝言者矣項王之辱不能忍而於終身之規矩則將忍之一戰之敗不能忍而於社稷之傾覆則將忍之一人之怨不能忍而於黔首之塗炭則將忍之亦忍在其為不忍哉項羽憤田榮之反齊欲以全力殲齊使漢王得以乘間定三秦援救倉取滎陽而不顧也憤黥布之反九江自留不顧而破之使漢王得以乘間收散卒提成卒而不顧也不忍小怨而忍大讎此其所以為匹夫之勇也項羽夜脫泰兵二十萬人屠成陽火三月不絕及漢王身在掌握者數矣憐而不殺忍於降卒而不忍於仇敵忍於二十萬人而不忍於一人此其所以為婦人之仁也身敗名滅為後世笑豈不哀哉昔者勾踐能忍會稽之恥身執繫囚事執箕箒凡二十年而漢高帝亦能忍滎陽成卒之敗堅壁持久之楚師然而行成之請大差不忍縱勾踐而勾踐忍之於姑蘇鴻門之會項羽不忍殺高帝而高帝忍之於垓下劉項成敗之機固於忍不忍之間決之矣

借楚霸之行狀罵胸中之備論深見聖賢學問真象經濟非小丈夫所能當似語極警策哉孫大傑詳識

項羽論二

項羽既破卿子冠軍乃還霸布以兵三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羽乃悉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死無還心九戰大破之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救兵及楚寧秦諸侯兵皆從壁上觀楚軍無不一以當百呼聲動天項羽既破秦軍召見諸侯軍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賀子口項羽一生精銳之氣盡於鉅鹿矣此其所以亡也從古帝王艱危百戰以取天下莫不謹司其氣於最初之一勝以此一勝者百戰之功所由起而王業所由興也漢光武昆陽之捷曹魏公官渡之戰唐太宗霍邑之功是已

文集一卷

四十一

史論

彼其始也排群疑決獨斷及鋒而用之及其得志批亢擣虛而莫敢敵者皆其最初一勝時持盈守滿厚氣之所集而全力之所聚也豈得驕悍猛鷙恣其一往之氣而無餘哉使羽當時挾鉅鹿之威據殺函以制天下開府庫以賑秦民公茅土以賞群功推誠任人除殘去暴則桓文之業而昆陽官渡霍邑之志也雖沛公安能與羽爭天下哉羽則以為強秦既破天下不足取也遂棄關中之險敖倉之富而身與齊梁角力關勇自處於曲而子人以問罪之名自居於直而讓人以全勝之功雖有蒙陽成翠之勝然而彭越張敖其肘韓信制其角而布據其版竟此失彼爭前遺後其勝也乃所以為敗其慶得也乃

其所以全失豈不悖哉十將莫和陸彭越水截蛟龍歷試既久而

若新發於硯者神氣全也破山之功以破寶小俄頃得寶一破之後鉅光滅矣鉅鹿之勝亦猶是也蓋帝王之與雄霸各自有其器量焉羽之器量僅一西楚霸王而已若夫帝王之器酌而不滿持而不傾雖得天下無以加也漢高祖入關之日降子嬰而不殺封府庫而不有還軍霸上徐待諸侯之至約法三章除秦人之心持其志於得志之始守其氣於方盛之初其器量誠有過人者矣及其以五十六萬人破楚而據彭城也功已奇矣使當時部署韓信諸人分道擣陰出奇設伏邀羽歸路而彭越復舉兵以蹙其後羽方疲於遠關而吾

文集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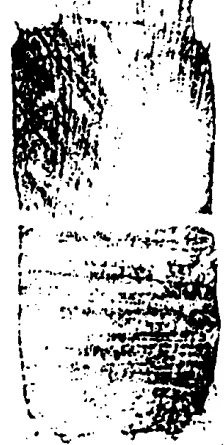
四十二

史論

以佚制之其成禽之勢也計不出其乃能樂肆志收其資貨美人置酒高會何為也哉蓋高祖是時氣溢於彭城是以業敗於睢水自睢水敗後兢兢如捧盈焉堅壁固壘以待待勞散金用間以離楚將捐關以東以與信越諸人永嘗一日忘睢水也夫是以卒有天下於垓下故吾謂項羽之失天下也不在垓下而在鉅鹿漢高之得天下也不在垓下而在睢水則以高祖善處敗而羽不善處勝高祖能為弱而羽不能為強高祖能持其氣於顛蹶之後而羽不能持其氣於垂成之日也

宇志持氣聖賢大學問亦豪傑大作用先生雙眸炯炯破膠敗

樓閣惟在人之器量何如耳名言不朽



文集一卷

四十三

史論

范增論一

范增好奇計。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至今憐之。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陳涉有事。不立楚後。而自王。其勢不久。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能立楚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牧羊。立之為楚懷王。從民望也。君子項氏之失天下也。不僅在弑義帝。以喪民望之日。而在假立懷王。以從民望之時。范增之失策也。不在陽尊義帝。而陰圖弑之。之後。而在勸立懷王。而陰實背之。之先。蓋其立之之時。已有背之之意。而其欲背之之意。已藏欲殺之之機矣。以此謂之得策。可乎哉。大凡好論者。死謹其始。而為義者。必要其終。古之謀臣。既度吾說之無敵於後。而從事焉。不然。則已又度吾君之無愛吾說。而卒從事焉。不然。則去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行。仁止暴。民望自乎吾。為天下百姓復讎。豈為六國哉。於斯時也。而欲彈壓群雄。總攬魁柄。藉大義以收天下。元將終身不失臣節焉。而後可苟違其道。則是義者不義之也。而徐取義以自負。一時之功者。乃其速去義以開萬世之罪者也。荀彧勸曹操迎漢帝。彧之意。蓋欲操始終為漢也。及操將稱魏公。加九錫。彧以為不可。彧非爭九錫也。以為九錫者。篡弑之明。天下後世將有借彧說為不義者矣。故欲藥自殺。而操亦終其身不為篡弑。增之勸立懷王。與彧

之動。迎漢帝。其欲彈壓群雄。無以異也。增於此時。能元項氏。幸其  
暴之氣。始終為雙乎。使元項氏。非存為楚之名。為白為之。實非其  
不為。集乎。知項氏之不為。楚而勸之。是不仁也。不知項氏之不為  
楚而勸之。是不智也。不知而勸之。於前知之而縱之。於後增之。不  
首。我。也。多矣。夫。使。外。者。非。學。設。也。及。謀。積。而。生。不。信。罔。內。者。非。學。計  
也。及。同。成。而。生。不。義。勢。有。元。然。謀。者。用。者。不。自。知。也。楚。懷。王。已。死。誰  
不。知。之。乃。以。懷。王。孫。心。稱。懷。王。幾。於。誑。外。而。罔。內。矣。及。美。用。窮。而。情  
義。失。乃。曰。初。發。難。時。假。立。懷。王。以。伐。秦。然。披。堅。執。銳。平。定。天。下。者。籍  
與。諸。君。也。於是。江。中。之。間。章。於。天。下。遂。使。高。祖。相。而。大。哭。軍。士。編。素

史集一卷

史論

史論

為義帝發喪。致項氏失天下者。皆增勸立假懷王之謀。誤之也。明大  
祖初起兵時。元旦慶禮。伏護小明王座。劉基怒而蹴之。曰。彼牧豎耳。  
拜之何為。大祖悟。乃定征伐之計。基蓋知大祖不為小明王下。不  
欲失信義於後日也。若劉基者。斯可謂智謀之士哉。  
攻擊盡情如老史。斯微置之眉山集中。當無以辨。義孫長蘭謹識

范增論

鴻門之會。范增勸項羽殺沛公。指所佩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卒失天  
下。論者皆稱范增為智。君子曰。否。范增。情。懷。之。小。智。而。非。取。天。下。之  
大。智。也。楚。漢。交。戰。增。為。項。羽。謀。主。但。聞。勸。殺。沛。公。一。說。而。已。其。餘。皆  
恣。羽。強。暴。之。氣。踴。躍。狼。狽。於。齊。梁。彭。越。張。敖。未。聞。出。一。奇。與。良。計。用  
也。即。就。其。勸。殺。沛。公。論。之。其。特。固。利。便。非。所。以。取。天。下。也。取。天。下  
者。必。能。收。天。下。之。望。而。順。天。下。之。心。沛。公。以。寬。厚。長。者。接。入。關。之。功  
秦。人。歸。心。素。矣。使。增。果。智。乎。元。將。勸。羽。樹。德。秦。民。深。圖。根。本。觀。衆。伺  
變。徐。圖。其。後。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且。夫。整。鷹。不。攫。鷹。而。猛。獸。必

史集一卷

史論

史論

公是無義帝也。無義帝者，飲義帝之端也。然則江中之禍，有由然矣。夫增與羽，非素有君臣之分也。然常比肩而事義帝矣。年已七十，其所事而事比肩之人，曾不知羽之不足為也。可謂智乎？羽以強暴喪天下之望，增復以偏狹失天下之心。以共取天下，是南轅而北其轍也。且吾聞智者必能知人，而謀臣必以類合。是以蕭何識韓信於亡命，魏無知識陳平於逃虜。是二賢者皆羽舊將也，增不能識而薦之。使之與楚歸漢，既棄二賢，并與關中之險，救倉之粟，皆棄以資漢。使漢結是三賢以成帝業，而增不知也。增之與沛公者多矣，乃因利取便，欲殺之於鴻門。故曰：偏狹之小智，而非取天下之大智也。

只篇有偏狹之小智，非取天下之大智。二語便如老吏斷獄，鉄案不移。以下層層洗發，皆成確論。即令其老復生，恐難置辨較之麻論，更覺入木三寸，動履難移。

張良論

張良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至霸上，秦子嬰降，沛公入關，宜王關中。無生因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阻，可急守。函谷關，毋納諸侯。及項羽至，關閉，羽怒，攻破之，遂欲攻沛公。張良謂沛公曰：誰為畫此計者？沛公曰：無生教我。良遂說項伯，令沛公自往鴻門謝羽，得解。羽乃至咸陽，封沛公蜀地為漢王，都南鄭。沛公之國，良復勸漢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歸咸陽心。未幾，漢王拜韓信為大將，韓信說漢王曰：項羽不王關中，而都彭城，其強易弱，大王入關，秋毫無所犯，秦民無不欲大王王關中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論者皆以信之取咸陽為是，而以良之燒棧道為非。而不知此乃謀臣隨時變通之道也。故有說同一意，而於彼為失，於此為得。謀同一事，而在前為害，在後為利者矣。自非變而通之，則天下之事，瞬息去之矣。夫秦據殽函之險，而龍右沃富甲於天下，羽之疑忌沛公，不欲其王關中，明矣。良以為秦強而漢弱，弱者可與徐圖，而強者難以急爭，是故以靜為動，則其動不可禦。其棄咸陽而還軍霸上，也蓋將為他日略定咸陽之地也。以與為取，則其取不可窮。其封識府庫以讓項王也，蓋將為他日轉漕出關之地也。以退為進，則其進不可挽。其燒絕棧道，示無東意也，蓋將為他日決策東向之地也。彼



見羽之驕殘無忌也故即以閭中委之以益其驕而縱其殘氣驕則易盡民殘則多怨以易盡之氣處多怨之民其不能久居於此土可知矣待其與關意滿族兵彭城然後出而圖之豈無千丈之費而三秦定於頃刻矣既定三秦則出武關取成皋圖彭城戰京索其係事耳是故韓信之欲據關東向也可行之於齊梁反楚之時而不宜行之於子嬰初降之日張良之燒絕棧道示無東意也宜用之於楚勢方張之始而不宜仍之於漢士思歸之後時勢不同進說亦異易地而謀其效皆然自非深智熟慮焉足以知之哉昔者陳涉起兵之初嘗有以立六國後為言者矣是時天下所欲亡者秦也涉起群盜不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立六國以從民望而極外援其亡固宜矣秦已滅所與爭天下者獨項羽耳而項生猶欲尋往昔之故智以樹兵於六國使微張良借箸而籌天下之禍未有已也凡此皆所謂不知變通之道者也

叙次歷落論斷不磨在子房信是為王者師并可補漢高諸論所未備識力無到應推史筆族孫定國識

漢高帝論一

自古守天下者必重天下而取天下者必輕天下何也守天下者謂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以子孫守祖宗之天下就兢焉尺寸無假所以明有統也取天下則不然崛起徒步之間天下非吾所素有也以非所素有者恡惜而不與人人其孰與我哉古之取天下者地或有時而棄權或有時而分利或有時而共彼其輕天下者非輕之也謂我有所棄然後成我之燕我有所分然後成我之合我有所共然後成我之專也今夫憚者欲取人之所有必捐已之有為注况捐非已之有而可取人之有何靳不為哉昔者漢高帝與張良曰吾欲捐關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天下者張良曰捐之韓信彭越及九江王布三人則楚易破也及韓信既定魏地使人請於漢願得兵三萬以北收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壯而許之夫韓信者亡命之囚也一旦拜為大將謂宜悉其智勇與羽決死生於行間顧避楚而擊烏合之齊趙漢王亦捐重地與信使各為戰軍親與羽鬪有戰有敗陳羽掌握者數四而不以信為從征伐自救於滎陽成皋之間何哉以為剽悍之羽非一人所能角而全勝之楚非一隅所能制是故捐以地授以兵使羽備多而力分迨信收燕趙舉臨淄破龍且羽之首尾腹背莫非敵國雖有智者莫能救矣此其所以

取天下也。景帝之時，四方服其王，以七國百萬之眾，騷動天下。此其勢易於楚漢之形遠矣。當時吳有田祿伯者，願假兵五萬，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之地，與吳王會於武關，此即韓信之故智也。使韓從祿伯之請，雖有條侯安能一身當前，後之衝哉？韓惟不欲分其衆，且疑祿伯叛已，遂舉全吳之兵，皆以自衛。卒見敗於昌邑，豈非重視天下，并自重其身之咎哉？嗟乎，以信假兵，則信之以信，假兵則信之以信，伯假兵則疑之以信，欲收齊趙則信之以祿伯，欲收江淮則疑之以信，願會於繁陽則信之以祿伯，願會於武關則疑之，疑信之，則識量分焉。斯又不獨重視天下之咎也。

又集卷

五十一

史論

高帝崛起，徒步之間，天下本非素有，苟非識量過人，豈易以非素有者而有之乎？先生隻眼獨窺，即信請兵一節，壯而許之，知其識量之弘，能輕天下，以取天下，持論自具卓見，其文勢澎湃，尤為長江萬里置之三蘇集中，無分伯仲。墨莊後學劉錦章謹識。

漢高帝論二

從古英雄之主，其識量思慮，皆是周一代，非淺夫小兒所能測也。昔者漢高帝當留之際，呂后問誰可繼蕭相國者，帝曰：「曹參。」其次則王陵，其次陳平、周勃，又曰：「陳平、周勃有餘，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用為大尉，蓋遙知五賢相繼，足以制呂后之悍，其後平果以智交羅周勃，而勃卒以大尉收南北軍，而安劉氏，豈非其識慮有大過人者哉？獨其欲易太子一事，論者謂其溺於戚姬，亦不知高帝甚矣。高帝初受三秦，即命參建太子，蓋已懲於胡亥之禍矣。豈至即位以後，遂以愛移哉？特念艱難有戰之天下，一旦付之弱主，而呂后以悍妬陰賊居中而操其柄，焉主弱則劉氏不振，毋悍則呂氏不張，以方張之族，能不振之宗？七子之命懸於老狐之手，天下及乎殆哉！當其破秦而歸也，上疾病憂天下，蓋甚，遂以如意類已，愈欲易太子。是時漢廷諸臣無能識高帝意者，及呂澤強劫留侯，盡策留侯乃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留侯此言，蓋以深知高帝所愛者在呂后矣。」又曰：「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至則一助也。」上見四人果指示戚姬曰：「此四人者為之輔，羽翼已成矣。」推帝之心以為老成後傑業已歸心吾子，人望所在，天下從之，而所謂五賢者又後先而推挽焉，則亦不恤夫新主之弱不慮夫母后之悍，不思呂氏之方張不憂劉氏之不振矣。今

夫涉江湖者慮舡楫之不勝任而欲易以鐵楫其家人以為勞且緩也從而止之弗顧也得長年習於江湖者為之鼓棹理機順風而揚帆焉彼易舟之勞且緩將不告而自止矣留侯之見亦猶是也且夫人名有所愛高帝鍾愛戚姬不知其愛天下之甚也留侯惟知高帝所甚愛者在天下故四出而固彼叔孫通輩賄賂焉但知其愛戚姬而已夫是以屢諫而屢不從而後之請史者顧以極黨拒父妾嘗留侯噫彼且不能知高帝又烏知留侯哉

文分三段有段即答呂后語贊其識量之過人中段推勘高帝欲湯大子中止之故末段譬正交寫議論精詳極往復暢達之致

史論

五十三

史論

與老蘇爭長矣龍溪諸君名張

漢高帝論三

漢高帝嘗自言將百萬之兵戰無勝攻無取吾不如韓信又嘗問信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於君何如曰臣多益善君子曰古之為將者未有能將百萬之衆者也固有以寡勝以衆敗者矣以寡勝衆似難而實易以衆勝寡似易而實難紂以億萬如林敗於武王之三千王莽王邑以百萬敗於光武之三千袁紹以百萬敗於曹操之二萬黃巾賊以百萬前後敗於皇甫嵩曹操兩人隋煬帝以一有二十萬敗於遼東此不善將而以衆敗也曹操以有萬敗於周瑜之三萬符堅以百萬敗於謝玄之八千此善將而亦以衆敗也然究其致敗者有二曰兵滿百萬則氣難持也心難一也兵之勝敗氣之盈縮為之也將有萬之衆不待交戰而先勝之形見矣然見為先勝則氣盈盈則驕驕則怠怠則盈者反縮見為先敗則氣縮縮則戒戒則奮奮則縮者反盈善用其盈則盈者勝善用其縮則縮者亦勝盈縮之間將之能否見焉且夫百萬之衆編練繁矣部曲廣矣編練以致死為能編練不先不致死也而徂於百萬之同致死則先至於交鋒雖其致死者亦懷倖生之心部曲以用命為功部曲不先不用命也而徂於百萬之皆用命則先至於交鋒雖其用命者亦懷越命之心以既勝之將取交鋒之編練與交鋒之部曲進則

集選則山崩如是而極其氣之盛焉。寡矣。故曰兵端石萬則氣難持也。今夫積羽有鈞不墜。鵲卵拳石徑寸可破。釜鬯非有鈞輕於鵲卵而釜鬯微於拳石也。力用其合則釜鬯不足當拳石。勢處其分則鵲卵足以當石。鈞寡雖不能敵衆而合則可以勝分。善為將者視衆為寡。視分爲合。視百萬人爲一人。視百萬人之心爲一心。視百萬人之手足爲一手。足斯乃可以將百萬之衆矣。夫人之手足聽命於心。故鳥獲以兩手引萬石。飛廉以兩足走千里。使其心不足以進之。手足愈多。持行愈緩。況能以一人之心而役百萬人之心哉。周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一心則三千人可勝。億

史論

五十五

史論

萬而億萬心。則億萬人不能敵三千人。用百萬之衆者不能如武王之用三千人。爲一心而欲其呼吸如雷。霆震如風。雨吾未見其可。故曰兵滿百萬則心難一也。昔者高帝以五十六萬人入彭城。不能自持。其氣敗於睢水。韓信驅市人而開謀。定乃戰。屢戰屢勝。氣盈而不驕。心一而不亂。其所以多多益善也。高帝既用信爲大將。又嘗奪其軍符。麾其將士而易置之。類例予奪。莫測其機。蓋不能用衆而用衆之才。莫能過焉。謂之天授。詎不信哉。

氣勢磅礴。揆昌黎之筆力。咀眉山之精華。胸具全史。故推勘無餘。洵是文壇主將。亦才體兼。

漢高光武合論

人君之才不及其臣者。貴於樂得其臣而用之。人君之才過其臣者。貴使臣樂得其君而爲之用。樂得其臣而用之。則臣之才皆君之才矣。故功名歸之臣。而事業歸之君。使臣樂得其君而爲之用。則君之才得以用衆。而盡其才矣。故事業歸之君。而功名亦分歸之臣。齊桓公才不及管仲。然而齊之霸也。不曰管仲。而曰桓公。以管仲之功名。用管仲者爲之也。晉文公才過狐趙。而能使狐趙樂爲之用。然而晉之霸也。既美文公。而兼稱狐趙。以文公之事業。樂爲文公用者爲之也。知此者。可與論漢高光武矣。昔高祖推魯無文之人也。蓋嘗自言

史論

五十六

史論

其運籌帷幄。不及張良。定國撫民。不及蕭何。戰克攻取。不及韓信矣。借使高祖諱其推魯無文。而與三人角智。程勇。則高祖窮而三人亦有時而絀。乃高祖能不自用其智勇。以用三人之智勇。又能舍三人之智勇。以爲一人之智勇。而三人莫與爭焉。則是高祖之不及其臣。乃其所以大過其臣者也。至光武則不然。昆陽之戰。邯鄲之克。與夫破銅馬。擊尤來。降盆子。皆出獨斷。而諸臣無與焉。乃高祖之拔鄒陽也。預料誅情者。尤貴防不費一卒。而亂人援者。則鄒陽所不及也。賁休之圖於蘭陵也。預救益延。提兵出不意。而高祖意於外。及延遠制。待憲出兵。合圍蘭陵。然後攻鄒。則其弗克。又益延所不及也。是漢

之討公孫述也。預敕堅壁，廣都特敕來攻，勿與爭鋒。及漢遣制車兵成都，與劉尚相距二十里，則大驚，以為賊敗，又漢與劉尚所不及也。藉令以此自多，其智自勇，其斷天下之才，誰敢出其上哉？而光武獨虛懷遠志，自視謙然，堅壁以待，以金石成於道之威，名用冠於時。河內則勉以蕭何關中之勢，用耿弇定宛，視阿則獎以韓信下邑之捷。見馮異滎池之功，則表其功，乘榆關，復五校之傷，則許其勇。女嫁娶使二十八人者，傾心見懷，奮其智勇，感遇風雲，雲霧皆降。與韓彭蕭曹共垂竹帛，荷歎盛哉！吾以是知二帝所以得人也。高祖惟不自用，故能表人之所長；光武惟以用人為自用，故能舉人之所短。

高祖之體大故，輕士，慢罵，而人不以為倨。光武之用弘，故綱舉目張，而人不以為苛。高祖顛倒駕馭，有以作豪傑邁往之氣；光武誘掖鼓勵，有以結豪傑勁忠之心。然其得之也，皆本諸推誠，其任之也，皆存乎器。使其驅之策之也，皆在於威明。平恕豁達，簡易東風，至而酒湛，溢溢其威，召也深矣。彼夫任智挾教，矜已凌物者，雖有賢者，不能樂得而用之。其臣亦驚疑顧畏，而不樂為之用。夫既而不樂矣，功名事業之墜也，又多乎哉？

二帝作用雖殊，其能得人一也。提結渾成一片，中間珠走盤旋，寬行多致，潛心熟讀，誠舉子策之寶符，非弘烈所識。

人臣安定天下之功，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其可見者，凡其有形者也。其不可見者，必其無形者也。醫者施鍼灸，又咬咀，瀉補，其可見者，有醫於此，教以調和五臟，保養三焦，使疾自去，疾去而醫之功不可見矣。又有醫於此，審候察脈，各得其理，不自投劑，而舉他醫以進，他醫之方效，而此醫之功又不可見矣。漢之蕭何，運籌帷幄，不如良平戰勝攻取，不如信越拔堅執銳，不如曹騰終潛及論元功，位次則推何第一，豈非以他人之功皆有形而可見，而何之功無形而不可見者哉？及諸將爭功不服，高祖曰：「諸君知獵乎？追殺走獸者，狗也；登蹊指示者也，夫以登蹊指示為功，此猶其可見者也。鄂千秋從而進曰：『蕭何轉餉關中，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夫以轉餉給食，保有關中為功，此又其可見者也。吾以為蕭何無形之功，有二：皆高帝所不欲言者。何以知之？常項羽背約以圖漢中，地王高祖高祖怒，欲攻羽，諸將皆勸之，何獨曰：『漢中雖惡，不猶愈於戰而死乎？』夫能諫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眾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且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高祖用其言，卒定三秦，此猶醫者之調和五臟，保養三焦，使疾自去，而其功不可見者也。及韓信道亡，何自追之，且言於高

○王○欽○長○王○漢○中○無○所○用○信○必○欲○取○天○下○非○信○莫○可○與○圖○者○高○祖○用○其○言○以○信○為○將○遂○取○天○下○此○猶○醫○者○舉○他○醫○以○進○他○醫○之○方○效○而○舉○者○之○功○不○可○見○者○也○藉○今○當○時○不○忍○罰○漢○之○惡○而○還○然○捐○軀○與○羽○決○死○生○於○呼○吸○何○難○轉○餉○給○食○安○所○得○關○中○而○全○之○藉○今○不○舉○信○為○大○將○何○節○善○獵○安○所○得○追○殺○走○獸○者○而○指○示○之○何○之○所○以○為○元○功○第○一○者○莫○踰○於○此○而○高○祖○與○千○秋○皆○不○欲○言○何○哉○蓋○是○時○高○祖○與○諸○將○方○共○論○出○關○定○楚○之○功○出○關○定○楚○之○功○著○而○上○漢○入○蜀○之○事○固○其○所○深○諱○矣○且○是○時○方○以○功○高○震○主○為○韓○信○罪○韓○信○震○王○之○罪○者○而○追○信○薦○信○之○事○又○其○所○深○諱○矣○此○則○高○祖○之○隱○衷○又○不○獨○列○之○無○形○而○不○可○見○也○雖○然○勸○高○祖○入○漢○中○者○何○也○與○高○祖○謀○出○關○而○自○守○關○者○亦○何○也○薦○信○者○何○也○與○呂○后○結○殺○信○者○亦○何○也○出○關○守○關○之○功○不○足○以○賞○其○請○苑○之○小○過○而○殺○信○之○怨○乃○足○以○掩○其○薦○信○之○大○功○功○以○無○形○受○賞○者○罪○亦○以○無○形○見○疑○然○則○豈○但○高○祖○不○欲○言○即○天○下○後○世○且○有○不○忍○言○者○矣○悲○夫○

○節○矣○功○推○第○一○借○喻○分○披○大○破○疑○團○并○高○祖○所○不○欲○言○處○一○經○點○睛○壁○龍○飛○騰○讀○史○須○具○此○眼○力○文○情○又○何○等○婉○切○亦○天○位○豈○淺○

韓信論一

從○古○英○雄○之○服○天○下○者○不○服○其○人○而○服○其○自○然○之○天○驕○鷹○非○常○之○位○而○已○不○為○讓○猝○獲○無○妄○之○福○而○人○無○與○爭○則○其○天○可○知○矣○隋○珠○和○璧○猝○然○至○前○雖○王○公○鮮○不○動○心○而○舉○峻○妻○人○一○旦○昇○以○萬○金○之○產○據○其○田○宅○若○固○有○之○鞭○驅○其○僕○隸○顧○指○氣○使○莫○敢○與○抗○此○其○才○必○有○大○過○人○者○矣○而○况○將○相○乎○吾○觀○高○帝○初○見○陳○平○授○為○護○軍○都○尉○諸○將○盡○謹○以○為○不○可○天○下○既○定○推○蕭○何○元○功○第○一○而○諸○將○曉○曉○爭○論○莫○肯○相○服○及○得○鄂○千○秋○之○言○乃○定○夫○以○高○帝○之○明○陳○平○之○智○蕭○何○之○功○豈○不○足○以○彈○壓○諸○將○而○猶○不○免○於○讎○且○爭○者○則○以○位○高○者○衆○人○之○所○忌○而○祿○厚○者○群○材○之○所○貪○也○任○衆○人○之○所○忌○居○群○材○之○所○貪○惟○韓○信○一○人○而○已○夫○韓○信○者○楚○之○亡○將○也○為○連○敖○犯○法○將○斬○滕○公○丐○其○餘○生○望○輕○而○行○薄○亡○命○而○來○亦○亡○命○而○去○耳○高○帝○一○旦○築○壇○拜○為○大○將○儼○然○當○之○恬○不○為○讓○而○彼○豐○沛○舊○臣○積○功○累○勞○如○曹○樊○趙○灌○諸○人○皆○甘○為○福○禪○受○約○束○奉○軍○令○拜○跪○趨○走○莫○敢○與○爭○夫○豈○力○驅○而○勢○使○哉○此○必○信○之○天○全○有○以○大○服○衆○人○之○天○也○烏○獲○孟○賁○使○之○關○虎○搏○熊○如○握○狐○兔○其○天○全○也○卒○然○執○爵○行○酒○而○不○知○其○色○者○其○天○喪○也○韓○信○之○天○窮○通○貴○賤○無○以○異○也○當○受○辱○膝○下○不○知○不○耻○之○時○天○已○全○矣○豈○待○登○壇○受○拜○而○後○見○哉○昔○者○管○仲○齊○之○囚○虜○也○束○縛○南○脫○遽○為○齊○相○尊○稱○仲○父○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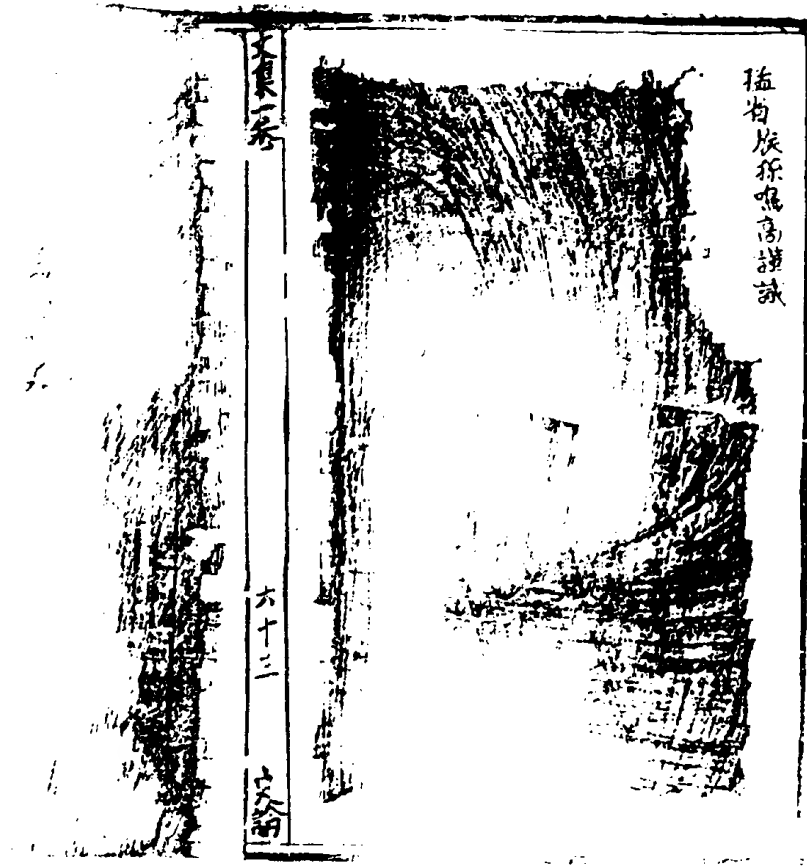
之高國諸卿之上而仲安之富國安之陽明齊無諸臣皆安之仲不  
為諸人亦莫與爭者何哉蓋仲之天全於極車之先而見於齊相  
之後信之天全於出勝之先而見於登壇之後無故而能受大辱者  
乃其無故而能受大寵者也豈獨信仲與信哉伊尹脫去而為相高  
父罷釣而為將皆天全也故曰英雄之服天下不服其人而服其信  
然之天也

從古英雄能屈天下所不能屈斯能伸天下所不能伸皆天全也  
篇中拈發獨透真能探蹤得珠龍溪族孫鳴華謹識

韓信論二

以功名而享富貴者非可挾之以要富貴也挾之以要富貴不惟不  
足以享富貴且足以隳功名故夫富貴之來無漸則其去之也必速  
惟雍容恬豫徐以待功名之報斯大公周召所以保世滋大也故昔  
者韓信南為大將即定三秦戰京索以漢二年八月拔魏九月取代  
破趙降燕乘勝取齊斬龍且漢四年與高帝會於垓下遂滅項氏從  
其立功可謂奇矣所破郡國帝輒麾其將士易置之收精兵以距楚  
僅留其未發者與信卒能驅弱破強如驅市人而關龍驤彼其用兵  
可謂神矣藉令雍容恬豫待帝即位之後論功定賞當時功名誰能  
出其右者若之何其挾之以要富貴也夫人必能薄功名而後可與  
全功名必能輕富貴而後可與享富貴天下雖固有急取而未必得  
緩取而未必失者矣方高帝困於成皋為信謀者當疾發兵以救成  
皋及其敗於固陵為信謀者當疾引兵以赴固陵急主君之難而緩  
封爵之榮其德於漢寧有量哉信則不然見帝困於成皋則使人求  
立為齊王見帝敗於固陵則期而不至待其割陳以東傳海之也與  
之然後來會是於勝而護前也是於君以厚私也是乘危而微利也  
於是張良陳平蹕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此言出  
而帝之疑忌生矣又曰楚兵且破而信越兩人未有分地其期而不

至○心○西○宜○此○言○出○而○帝○之○疑○思○又○生○矣○而○信○皆○不○知○也○方○自○喜○七○十○  
 餘○城○負○山○控○海○天○下○膏○腴○莫○踰○於○齊○故○其○賈○卿○生○而○攻○歷○下○為○得○齊○  
 也○其○不○速○拔○成○事○恐○失○齊○也○其○距○武○未○刷○通○之○說○亦○以○漢○終○不○齊○我○  
 齊○之○甚○信○之○始○願○惟○在○割○膏○腴○之○齊○以○稱○王○而○已○及○其○王○齊○而○信○之○  
 志○既○矣○志○不○在○天○下○也○高○帝○之○疑○思○亦○在○信○得○膏○腴○之○齊○以○稱○王○而○  
 已○及○信○王○齊○之○後○襲○奪○信○軍○徙○為○楚○王○楚○之○後○械○至○洛○陽○殺○為○淮○  
 陰○侯○而○帝○之○疑○思○消○矣○志○不○在○殺○信○也○所○欲○殺○之○者○呂○后○耳○呂○后○愿○  
 上○春○秋○高○信○等○難○制○故○大○殺○功○臣○以○為○他○日○臨○朝○自○便○之○圖○不○必○信○  
 反○而○始○殺○也○信○不○反○於○王○齊○之○日○及○身○在○肘○腋○顧○欲○藉○陳○祿○豎○子○以○  
 成○事○乎○況○猜○素○無○反○志○不○過○為○小○人○註○誤○帝○以○周○昌○之○言○覆○案○實○客○  
 激○之○生○變○當○其○受○命○為○鉅○鹿○守○時○諸○國○帝○之○親○驪○也○以○親○驪○之○臣○無○  
 故○而○約○其○從○中○為○應○信○非○病○狂○事○至○於○此○且○所○謂○屏○左○右○執○手○私○語○  
 者○孰○見○而○孰○聞○之○也○信○之○不○反○帝○亦○諒○之○然○殺○信○之○後○帝○且○喜○且○懷○  
 不○以○呂○后○為○非○者○終○恨○其○困○成○舉○國○陵○時○挾○其○功○名○以○要○富○貴○云○爾○  
 然○則○信○之○受○禍○終○於○烏○彘○弓○藏○之○後○而○始○於○躡○足○附○耳○之○先○著○於○後○  
 首○就○械○之○時○而○兆○於○南○面○王○齊○之○日○也○噫○古○今○功○名○莫○盛○於○信○乃○  
 以○要○取○富○貴○而○自○隲○之○後○之○有○志○於○功○名○者○其○勿○有○所○挾○而○要○也○夫○  
 有○挾○而○求○恬○出○淮○陰○侯○隱○情○盡○露○自○古○豪○傑○往○往○蹈○此○讀○之○令○人○



猛省族孫嘯高謹識

六十三

六十三



彭越論

項羽霸西楚欲有梁地乃從魏王豹於河東為西魏王夫以楚之悍  
悍天下莫能當今復兼梁而有之矣此時為漢謀者必得奇兵數抗  
梁地為楚肘腋之患使之狼顧而救楚不能得志於漢而後漢可得  
志於楚會彭越有眾無所屬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子越將軍印擊  
破楚軍得梁十餘城遂拜越為魏相國將其兵與齊田榮數反楚於  
是羽無東意使高祖得馳驅於滎陽成皋間此漢取天下之大機也  
及漢兵敗於彭城越亦亡其十餘城乃居河上為游兵擊楚楚漢相  
持越數從梁地絕楚糧道漢三年羽攻漢於宛越乘間渡睢水下睢

史集一卷

六十五

史論

陽外黃十七城羽急破走越盡復其城而漢兵已出成皋聲勢再振  
矣漢四年羽復攻成皋破走漢王越復從梁地大破楚兵下昌邑旁  
二十餘城得穀二十萬以餉漢軍及羽復引兵破走越漢王因得復  
入成皋大破曹咎軍羽聞之復趨成皋漢兵畏楚盡走險阻越復從  
梁地絕楚糧道楚軍乏食遂困於垓下越之功可謂奇哉夫越與高  
祖兩人皆非羽敵也羽來則走羽去則戰與之將戰則皆勝與羽戰  
則皆敗羽既破漢越兵復出羽既破越漢兵復至如兩雌共鬪一雄  
雄者屢勝而雌者得以時為休息兩妻交臂一戰駿者屢先而蹇者  
得數弛其轡銜漢角於前越將於後而韓信從中收燕魏齊趙趙其

而擊其疲至垓下而信越燕布諸國之兵盡集欲不覆楚不可得  
矣嗟夫人但知楚強而漢弱而不知強弱之勢不在一人而在天下  
也羽以一人敵天下而高祖以天下敵一人楚雖最強然而索  
寡備多力分其強易弱其強易熄高祖雖弱然能合眾弱以成強則  
天下皆其強也方其失滎陽而走也得九江王布收兵以入成皋及  
其失成皋而走也又得韓王信兵引而渡河雖十戰九敗而望羅基  
布無非漢兵譬如失水之龍所遇皆水涉奔涓涓皆可召風雷而致  
雲雨縱使魚服受困而飛騰之勢不衰若夫彭越不過鉅野澤中之  
豪而已以羽拔山蓋世之勇西楚強大之勢其視越也猶鷹鷂之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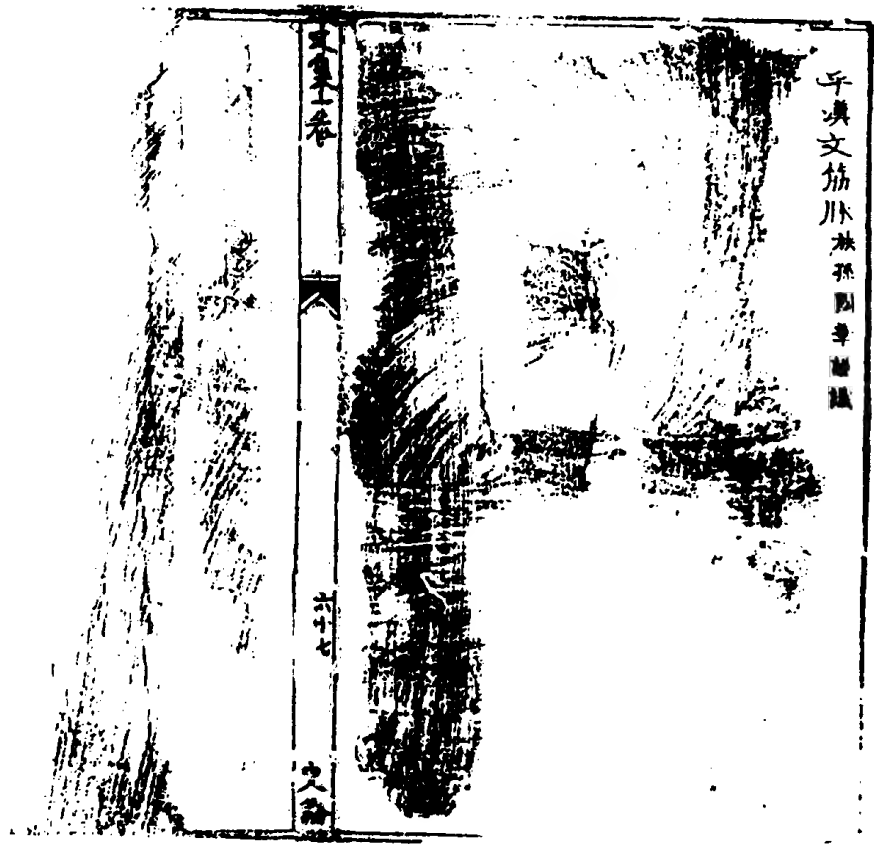
史集一卷

六十六

史論

狐兔也然而羽騎一出越即操兵而扼其後使羽糧絕國空踟躕蹊  
跡於道路而不休譬如出林之虎咆吼坑塹百樹震動然進則為人  
所格退則為熊所搏進退之間為羅所張虎力已倦而人熊之怒方  
新安得不陷於垓下之羅哉故吾謂漢取天下彭越之功並於韓信  
非過夸也雖然與越共抗楚勢者齊也齊亡之後齊王廣復為漢擒  
泰山橫逃在海島不早放而封之乃與五百壯士疑而自殺焉豈  
藏之悲豈盡韓信也哉

論越之功不下於信發前人所未發因推論高祖能用天下人以  
敵羽一人尤見經濟實義末以餘意感慨作結用筆縱橫變化



史集上卷

六十七

史集

○陳平論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々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而人土之、最節有禮者、歸之、然重爵邑、士亦不附、大王慢而無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饒人爵邑、士之頑鈍無恥者、多歸焉、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定矣、嗟乎、觀此數言、其與韓信登壇之語、何以異哉、夫恭敬愛人、未嘗不善也、然必有賞賜爵邑之實、以將之、然後群策群力、樂為之用、恭敬愛人而無實、則其君必外寬而內忌、貌親而情疎、其視禮數常輕、而視金帛常重、此知謀之士所遠去、而廉節之士所以始合而終睽也、且夫廉節有禮之士、能委贄於天下平定之後、不能屈折於兵戈搶攘之初、廉節者難親、而恭敬者易忘、以易忘之主、而遇難親之臣、此間之所入、而黃金四萬斤所由行也、雖然、項羽亦安能盡得廉節之士、而用之、蓋必有頑鈍嗜利無耻者、在其左右、為白起縱金與郭開以間廉頗、范蠡縱金與宰嚭以間伍胥、紂紂紂紂紂紂、始皇捐三十萬金、與六國之左右、以散其謀臣、之為從者、從古推諂之士、皆察敵國之貪、廉而顛倒用之、其貪者啗以利、而廉者間以謀、以其貪者間其廉者、使其君臣自忌、自疑、朝堂盡空、而後因而滅之、然則項羽之臣、其為郭開宰嚭者多矣、使皆廉節之士、四萬斤之間、何自入耶、平見夫頑鈍嗜利者、未嘗無可用之才、然能為楚用、亦能為漢

用使無謂也。以饒之。彼豈能其窮約。必凍餒於楚哉。當鷹鷂不時其  
 餘飽。未有能獲搏噬之用者也。寧獨頑鈍嗜利者。不能其窮約而忍  
 凍餒。即從古英雄豪傑。當風雲未會之初。亦有不能盡出於廉節者  
 矣。吳起為人貪財好色。及魏文侯用以為將。則能以廉平收士卒心。  
 而得其死力。管仲微時。與鮑叔賈分財。多以自取。及齊桓公用以為  
 相。則務在實民倉廩。使民知禮義。廉取以真。四維舍二賢之貪。以成  
 二賢之廉。是在人主用之而已。平方解身歸漢時。高祖即用為都尉。  
 平乃多受諸將金。高祖聞而不疑。益賜以金。使盡獲諸將以塞說者  
 之口。復用其謀。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以間楚之君臣。志平所為不問  
 也。

史論  
 文舉一  
 六十九

出入此豈項羽所能哉。傳曰。用人之智。去其諫。用人之仁。去其貪。非  
 先有以去其諫。去其貪也。善用其智。則其諫者皆歸於智。善用其仁。  
 則其貪者皆歸於仁。若似平有以去其諫。去其貪也。若魏文侯齊桓  
 公。漢高祖。斯可謂善用智仁者矣。吾乃知高祖之不可及也。已高祖  
 能用智用仁。又能役敵國之頑鈍嗜利者。皆為己用。項羽有廉節之  
 士。而不能顯其用。有頑鈍嗜利者。而皆陰為高祖所用。此即不先舍  
 短襲長。而兩主成敗之機。陳平已於重爵也。與饒人爵也。兩言決之  
 審圖之熟矣。其所以與漢佐劉者。固不待六出奇計六益封而後見

寓用智說得近。寫川開道得破。規模大老。泉氣脉。後學難堪。  
 史論一書。每一題。指出古今許多賢否。斷證然後立論。深得蘇家  
 擅場氣象。萬千不獨於蘇陳平論。後學難堪。

史論  
 文舉一  
 七十

○曹參論

曹參好黃老術其代蕭何為相國也一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更之言  
文刻深欲務為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與吏歡呼相和府中無  
事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  
以寧一君子曰智哉曹參其得以保全功名也宜哉夫所貴乎用智  
者貴其無用智之迹也使人知其為智而揭揭焉用之我不能忘世  
世豈能忘我此其為智也淺而其為術也疎矣鳥之智者莫如燕雀  
其避人也而即避於人家始遊於厦宇之上穿簾繞簾出入廡而  
無所畏彼不動人以殺機人亦惡得而殺之若夫軍之擊鳥也乘其

史集下卷

七十一

史論

驚而虎之攫獸也乘其怖當其驚且怖時殺機先動矣乃其所以不  
免也彼韓彭彭越能與高帝各相忌於其天高帝亦何嘗有殺之之  
意哉及信畏誅而陳兵出入越畏擒而謝病不行然後高帝從而疑  
之此猶鳥之未見隼而先驚獸之未見虎而先怖自動其殺機而因  
以動高帝之殺機者也蓋嘗觀高帝之功臣惟留侯張良曲逆侯陳  
平與平陽侯曹參此三人者雖高帝呂后之世皆得以黃老之術自  
全然吾謂曹參之智亞於張良而優於陳平何也夫杜門辟穀輕富  
貴而尊侯王此留侯一人所以超然於禍福之先也然使人人為亦  
松之遊將何人佐黃屋之治若夫身入事中不避險阻使呂嬖說而

史集上卷

七十二

史論

不能殺產祿腹而不為備如是者陳平所自以為智人亦以智名之  
然猶未免於用智之迹也而參何如哉言其人則語之榮史漢王起  
兵之手足也言其功則當時所推之第一也言其所遭則方與蕭相  
國內外有隙而多聞言者也當高帝即位之後不與虛館滕公樊噲  
諸人同蓋肺腑乃疏而遠之於齊相則高帝之意可知矣而參之為  
齊相也勿援獄市日與蓋公言清淨無為之化而高帝之疑忌已消  
矣高帝既老呂后用事殺功臣如狐兔而參為漢相但遵何約束府  
中無事日夜飲醇酒與諸吏歌呼相和而已不辟殺而自奔不宿衛  
而自親出入將相而無家財佐軍之勞坐享平陽而無田宅自汗之

史集上卷

七十二

史論

苦如是者忘機以遊世而非棄物以圖身無心以任運而非有心以  
避禍此固蘊醢之所不得而施而械繫之所不得而辱者也豈非智  
哉且夫智有所短則事有所格雖以韓信之智能佐高帝取天下而  
不知守其身雖以高帝之智能以寬大之名取天下而不知守天下  
高帝以約法三章取秦之天下及其既得天下之後未聞其有布德  
施惠出鋒鏑之殘黎矜恤而煦濡之也然而百姓恬熙日以富庶天  
下晏然莫於盤石者此雖後世文景深仁厚澤之所留然亦當時曹  
參為相三年清淨寧一與民休息之所致也然則參之智不獨其身  
賴之漢有天下亦賴之矣噫非深於黃老之道其孰能之哉

曹相深得黃老之術清靜寧一明哲保身不事矯強能濟斯世於  
雍熙真國作於磐石是用智而無智之迹使人不得以智名之其  
始以相府為山林者欽先生雅微簡隱將歸彭劉說以不善用智  
者形其智又將張陳件說以善用其智者形其智所謂尚友古人  
非具論世之識者不能

謝脫川徐文編附可

淮嬰李孝逸合論

順逆之變。若于所深。謹也。夫固有事同一局。而前人行之為順。後人  
固之為逆者矣。不換其時。而踵其跡。則進有難居之功。退有難就之  
名。成則天下未蒙其福。而敗則身家先受其禍。如是則忠孝之心。適  
足以為亂賊之事而已。昔漢呂后時。齊王襄發兵計諸呂。呂產遣淮  
嬰擊之。嬰曰。諸呂欲危劉氏久矣。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屯兵繁  
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其後唐武后時。徐敬業起兵。武  
后命李孝逸擊之。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久留不進。  
將軍何辭以逃。逗抗之罪乎。孝逸聽其計。因風縱火。遂斬敬業。後世

論者噴噴。咸謂武氏之罪。浮於呂后。孝逸手握重兵。不與敬業連和。  
戮力截亂。而養成狐妖。恣其狼噬。長寇讐而危宗社。孝逸直灌嬰罪  
人哉。賀子曰。不然。連和觀變之事。在呂后時行之。則為順。而在武后  
時行之。則為逆。在淮嬰行之。則為順。而在李孝逸行之。則為逆。其辨  
有三。齊王舉兵之辭。所誅者不過產祿。而敬業舉兵之辭。所討者乃  
在武氏。既知廬陵尚為吾君之子。當念唐室豈有無母之國。君一也。  
齊王舉兵在呂后既崩之後。其惡已彰。而敬業舉兵在武氏臨朝之  
初。其惡未稔。既知竊窺神器。罪在無將。當念包藏禍心。事在隱伏。二  
也。齊王以高皇帝孫。志存漢祚。縱或希襲天位。然固同姓也。敬業以

義姓起兵雖假匡復廢陵王為辭其實欲貪金陵王氣以圖自帝  
知臨朝稱制原非武氏之域中當念使傳觀必非他家之天下三  
也合是三者觀之前後順逆之形則然見矣藉令孝逸不從元忠之  
言謀效灌嬰故事連兵常例文西向以此擬復子明辟之功其功  
豈可居以此冒反正乘輿之名其豈可就彼中宗者豈能晏然  
於敬業之上而敬業又豈能恬然退處楊州以安臣節唐室從此殆  
矣然則孝逸之誅敬業其名正其義順孝逸不得為灌嬰之事猶灌  
嬰不得為孝逸之事也不揆其時而踵其跡債轅覆餗禍延天下豈  
不為智者所惜哉厥後武氏將崩昌宗易之居內用事此唐室存亡  
之機也張柬之等與將軍李多祚定計斬昌宗易之請於武氏傳  
位太子再造唐室之功與平勃無異矣未幾肅后與武三思亂政事  
多祚復襲往事與太子重俊發羽林兵斬三思父子而引兵自肅章  
門入當是時中宗尚在也而多祚重俊以臣子而抗脅君父將置中  
宗於何地耶以忠愛之心成亂賊之事身死名滅為天下笑此皆不  
知前後順逆之辨者也

余讀賈賓王討武后檄深美其文雄闊宏富亦謂傳業增輝為  
義舉先生取漢時同局諸人兩兩較論辨晰彼長司百獨具卓識  
至若詞氣之浩瀚奔放眉山而外其為僅見義舉

小田居文集二卷

先生 鑒定

清華學校  
圖書館藏

永新賀貽孫子翼甫者

男種恭壽男原編

同邑戚族 公梓

漢文帝論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  
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嘗衣綈衣所幸慎夫人衣不  
得曳地婦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君子曰漢有天下之福  
兆於此矣蓋致天下之富者莫如寡欲寡欲故愛民愛民故省事愛  
民而省事故天下沐浴膏澤而上不見德解慍阜財而民忘其所自  
此則帝王之治也三代而下其後太而措勉者無論已即或矯為節  
齋樸畧之形而於帝王之治似之而非也何也節齋樸畧以意而不  
以形以形致兩府之富有限以意致天下之富無窮所謂意者何則  
愛民寡欲省事三言而已有金之微絺衣之賤其於天子泰御猶泰  
小之於毫末也惟其無欲於天下故克其惜有金絺衣之意必能愛  
民省事其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不貴異物以賤用物可知也所惜者  
僅在百金絺衣而其意所留遺在於天下後世者則倍屢千萬而不

算計矣。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夫以天子為象箸所費幾何。而  
 箕子以為彼為象箸之意。推而極之。不至於求遠方珍怪。祭民財而  
 罷民力不止也。然則天下之貧富在人。主多欲與寡欲而已矣。文帝  
 惟能寡欲。故好大喜功。不生於意。而聚斂之臣無所陳其說。即位二  
 十三年。兵革不試。土木不興。巡幸不行。大僕見馬皆以給羸。郵傳故  
 其初也。國用空虛。天子不能備鈞駟。其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  
 而不可食。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數。象廐街巷有馬。阡陌成群。而東  
 畔北者。擯而不得與會。是豈有他。諺巧哉。不過惜石金。絲方之意。留  
 遺至此也。至於武帝則異是矣。封禪河渠。邛蜀西羌。北胡南越。栢梁  
 建章之役。日以繁舉。文帝以來七十餘年蓄積之資。一朝而然。無餘  
 蓋是時天下空虛極矣。然攷武帝亦嘗損御膳。解乘輿。馬以充軍  
 需。而當時丞相公孫弘者。復衣布被。食粗糲。以風天下。其彼何嘗不  
 自謂節嗇。樓畧可以倡。有姓而裕財用哉。而不知此特節嗇樓畧之  
 形。而非其意也。本於寡欲以存其意。則石金絲衣皆有積貯所寄  
 本之多欲。以示其形。則雖天子損膳。宰相布被。皆功利之所起。而招  
 剋之所興也。其相去寧有道里哉。是以治國若貧。耗國若富。富國若  
 不足。貧國若有餘。夫若不足者。意若有餘者。形存其意。而亡其形。身  
 居於不足以致天下之有餘。則漢文帝是也。

揭一意字正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經國良謀。發揮盡  
 快。當與蘇公。當費川。諸策並參。孫少相謹識。



見錯論

人臣有定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扁鵲華陀劉別賜。以療痼疾先投良藥使病者之神氣全而後五臟不傷。苟無其藥則疾未去而死隨之矣。漢景帝時吳王濞矯山煮鹽招誘亡命已三十年。削亦反。削亦反。誠有如見錯所云者。意其君臣尤有深謀奇計。離其黨殺其熱。然後吳亡而天下不亂。及問錯所以制吳者。若何。不過若使天子自將而身為居守而已。問景帝所以制吳者。若何。不過斬錯以謝七國而已。噫。無策甚矣。而吾咎其失有二。其一在不赦楚趙膠西也。其一在不帥兵以救梁也。何謂不赦楚趙膠西七國。

史論

反形獨著者吳耳。其餘皆未反也。使漢聲明吳罪。檄告宗室。專削吳地。吳死不能獨反。彈丸三郡而以天下之全勢壓之。破吳九矣。藉破吳之威。奉尺寸書以諭諸王。使裂土以分王其子弟。使其力寡而易制。兵不血刃而地自削矣。今乃於楚王來朝之日。先削其東海。天削趙之常山。膠西之二郡。於是諸王人人自危。吳人一隅七國百萬之衆。唐至是錯之削楚趙膠西。適足為吳樹援。其計之失於先者也。何謂失在不帥兵以救梁。七國之難錯既自發之。錯宜自止之。而梁王又實太后愛子也。身請救梁。斯可深德太后以避嬰盎之譏矣。況夫吳之始謀不在梁也。吳將田祿伯欲假五萬人。別循江淮入武關矣。

史論

吳王閻之老將。老將懼梁人。其後也。以為不如攻淮而趙涉之說。保侯也。亦以為宜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吳將聞之以將軍從天而下也。趙涉之言亦幸而中耳。謹令吳王兼用祿伯之策。自與諸國以重兵。歷梁以鉞師。循江淮入武關。吾恐係侯所聽趙涉之謀。左支右吾之不免錯能於此時。自請率兵約係侯藍田之師。分道並出。與梁兵犄角三方制吳。則吳勢危而梁王安。梁王安而吳氏安。此萬全之策也。不知出此而欲自為居守處。已於危道。若以勞遺梁王以危道。太后以憂遺諛臣。以口實卒以見殺。此計之失於後者也。唐憲宗欲削諸鎮。李絳獨欲先治淮西。及賊遣人刺宰相。傷裴度者。或

史論

請罷裴度相以安反側。天子怒曰。是使朝廷無綱紀矣。遂以軍事委度。度亦以討賊自任。既破淮西。於是承宗斂手削地。師道亦摧殘就戮。兩河以平。使景帝如唐憲宗。无不斬錯以贖綱紀。使錯如李絳。无不削楚趙膠西。使錯如裴度。无不自為居守。而慷慨請兵以討賊。自任矣。而漢之君臣皆不能也。無定天下之大計。而欲犯天下之大難。身死名滅。為後世笑。可傷也夫。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斯文有之。自是不可磨滅。後學所共端詳。錯以才辨見用。自號知囊。竟以削王疎人。骨肉害及其身。是禍囊也。先生寫其不自將而居守代為指畫。夾寫景帝結復。証引憲宗。



判斷公平寶鏡高懸千載後學湖中砥柱



文集三卷

六

史論

賈誼蘇軾公論

從古經濟大臣力名垂於後世者。豈必盡以書傳哉。其以書傳者。必其平日所行之政。所建之猷。舉而述之者也。周公相成王。舉而述其治周者。若而事。今所傳周官周禮。是已。管仲桓公。舉而述其治齊者。若而事。今所傳海王山權。是已。他如晏嬰之春秋。商鞅之耕戰。穰苴之兵法。以及申不害。吳起之書。皆是道也。故君子言其所行。而非行其所言。行其所言。是言於未行之先也。言於未行之先者。嘗試之言也。以嘗試之言。為經濟之言。猶畫西施之面。挾之以遊姑蘇之臺。徒悅其名而已。吾嘗愛賈誼蘇軾。有王佐之畧。而深惜其言之不早也。賈生少時有新書。而蘇子少時有策畧。其皆未更事。變嘗試於未然而非其所允然也。當賈生之時。有晁錯。當蘇子之時。有王安石。賈生少時痛哭而陳者。政事而錯所指畫而進者。亦政事。蘇子少時慷慨而談者。富強而安石所擘畫而陳者。亦富強。夫以錯與安石。扶瞽世之才。遇相得之主。言聽計從。其所行之政。所建之猷。與其所著之書。當有不符合者矣。乃錯用於景帝。而禍及其身。安石用於神宗。而禍及天下。藉令錯幸而不見寵任。安石幸而不為執政。徒以言語文章。流傳人間。錯且以其學與申商齊譽。而安石亦將以其學與荀楊並稱。安知天下不以惜誼者。惜錯。而以惜軾者。惜安石哉。惟其不

章而用是以一蹴而不可復振乃知錯與安石之言皆嘗試之言也  
夫議論之變日新而事會之來無已此即古人所言尚有不可行於  
後世者雖以偏至之辭窮萬事之理以獨任之見創非常之業雖使  
吾行吾言且將扞格而難從又况欲驅天下以從我之言此其跡豈  
也尤甚矣然則賈生蘇子幸而少不見用耳使誼之三表五柳執之  
策略策斷皆得常試言之而常試行之嘗試而不效則誼與錯並誼  
而執與安石同譏豈不惜哉嗟夫天下非無才之患而勇於自用其  
才之患有才而勇於自用則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視天下無不  
可為天下所以終不可為也以賈蘇之才使不勇於自用待其歷歷  
又集二卷

事變然後召而大用之雖王佐何讓焉既幸而不用於少時又不幸  
而終不見用使徒以嘗試之言傳也此國家所以不獲經濟之用也  
夫  
大傳學術醇疵長公文章政事先儒丁南湖暨薛方山之辨詳矣  
今先生貫徹今古相提並論更為精確而文氣之滂澹猶如望海  
觀潮令人潮迴不盡龍溪姓孫出治靜藏

漢武帝論一

老氏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者豈真法令之咎哉誠見夫為法令  
者不弭盜賊而佐盜賊為盜賊者不畏法令而詭法令盜賊與法令  
兩相因而兩相勝也當漢武建元之初天下幾治其後天子任法廷  
臣救過不給僅取充位張湯斷獄多傳古義其深刻者皆依文學差  
自酷吏出而漢之人才已空儒術已難矣彼豈不以武健嚴威可以  
勝天下之奸民而不知奸民之不可勝也其弊有二一在以法令為  
匪奸之數何謂以法令為匪奸之數天下良民多而奸民寡善為治  
者坊之以禮義廉恥藏奸民於良民之中使不為大害斯已矣非求  
有以勝之也自武帝用張湯張縱杜周楊僕滅宣張禹尹齊王溫舒  
等為公卿始欲有以勝之矣天下二千石承望風旨倡為嚴酷遂有  
鋸頂暴挫諸刑皆以決因為解脫以多殺為名譽於是奸民無所併  
容爭為酷吏耳目鷹擊毛鷲以媚酷吏如義縱守定襄奸先佐更為  
治王溫舒在閩中豪惡悉進為用是也夫用酷吏將以勝奸民也乃  
一酷吏在郡而數什伯奸民叢以為暴是一郡而有數什伯酷吏也  
奸民未見勝而良民已受禍是則以吏民相繩為上下交遁之術也  
一在以法令為救死之具何謂以法令為救死之具當文景之世民  
獲畏罪天下百姓戶可封也自武帝尊顯酷吏流血千里四海騷動

○大○起○攻○城○殺○吏○幾○成○亡○秦○新○竿○之○禍○天○子○使○吏○督○捕○之○不○止○復○  
使○捕○太○特○虎○符○發○兵○擊○之○又○不○止○乃○作○洗○命○法○盜○起○不○發○覺○及○發○  
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及○小○吏○皆○死○至○其○而○武○帝○所○以○求○勝○  
於○天○下○者○凡○四○變○矣○以○為○文○教○不○足○以○勝○天○下○變○為○酷○虐○酷○虐○不○足○  
以○勝○天○下○變○為○督○捕○督○捕○不○足○以○勝○天○下○變○為○勤○計○勤○計○不○足○以○勝○  
天○下○變○為○連○坐○四○變○而○四○不○勝○天○子○用○法○之○意○愈○窮○而○奸○民○避○法○之○  
意○愈○巧○於○是○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言○大○吏○亦○令○小○吏○勿○言○各○以○文○  
辭○展○轉○規○避○文○辭○益○繁○盜○賊○益○熾○倚○吏○阻○兵○大○禍○不○止○然○則○法○令○者○  
盜○賊○之○庇○蔭○而○酷○吏○者○盜○賊○之○憑○依○是○又○以○吏○民○相○察○而○為○上○下○相○

史論

索○之○術○也○嗟○乎○法○立○而○奸○民○淫○意○於○法○之○外○法○嚴○而○奸○民○竄○意○於○法○  
之○內○令○重○則○奸○民○之○犯○令○滋○輕○令○密○則○奸○民○之○漏○網○滋○衆○吾○以○是○知○  
法○令○所○以○不○足○以○治○天○下○者○以○為○法○令○者○欲○求○勝○於○天○下○也○

法○重○故○民○即○遁○於○法○之○內○甚○至○上○下○相○蒙○此○即○法○令○滋○章○盜○賊○多○  
有○註○脚○誰○謂○刑○名○之○學○出○自○老○氏○乎○篇○中○論○斷○詳○密○較○大○史○公○酷○  
吏○傳○更○暢○言○之○真○是○經○國○鴻○文○族○孫○連○讀○謹○謹○

漢武帝論二

漢○武○帝○用○桑○弘○羊○領○太○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置○大○農○官○  
數○十○人○分○部○郡○國○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  
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賈○則○賈○之○賤○則○賈○之○欲○使○富○商○  
大○賈○無○所○倖○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一○歲○  
之○中○倉○滿○餘○穀○帛○五○百○萬○匹○民○不○加○賦○而○天○下○用○饒○君○子○曰○天○下○功○  
罪○之○名○未○易○定○也○夫○固○有○自○後○世○追○數○之○則○為○罪○而○當○時○較○論○之○則○  
為○功○者○矣○追○數○其○罪○罪○在○法○法○之○經○而○遠○其○多○福○較○論○其○功○功○在○教○  
時○之○變○而○權○其○少○禍○如○平○準○是○也○所○謂○平○準○豈○非○言○利○小○人○設○法○以○

史論

籠○天○下○之○貨○哉○顧○有○大○不○得○已○者○使○武○帝○元○狩○以○後○皆○如○建○元○之○初○  
節○事○愛○民○外○無○南○越○東○甌○西○蠻○北○胡○征○討○之○費○內○無○相○梁○建○章○昆○明○  
土○木○之○役○雖○百○弘○羊○安○所○用○之○而○武○帝○不○能○也○豈○惟○武○帝○不○能○雖○豈○  
如○汲○黯○知○如○東○方○朔○賢○如○鄭○莊○樂○朝○之○人○杜○口○袖○手○而○莫○救○也○豈○惟○  
莫○救○且○有○人○焉○進○鬻○爵○賣○功○之○策○而○吏○道○雖○有○人○焉○陳○入○粟○贖○罪○之○  
計○而○奸○宄○與○有○進○酬○金○助○祭○之○說○而○列○侯○固○有○獻○算○舟○車○之○法○而○  
高○賈○罷○又○有○楊○可○之○策○與○吾○鄉○之○事○御○史○廷○尉○分○薄○姓○治○侵○民○財○物○  
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宅○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頃○而○百○姓○中○家○以○  
上○皆○破○矣○於○是○酷○吏○繁○興○天○下○騷○動○其○不○斬○竿○揭○木○起○而○亡○漢○者○豈○

有待耳。當時而欲達權通變，上不助武帝，力利之圖，下可代楊。告維之禍，其不在正誼明道之君子，而在求飲心計之小人。以聚歛小人之謀，救聚歛小人之失，權其害輕禍寡，聊以紓目前之患。者舍平準，何由哉？平準行，而國用饒，告維等事之令悉罷，民得漸休，而死於酷吏者十減其八九矣。然則弘羊之策，用於建元之初，則為生事而用於元狩之後，則省事也。平準之令，行於崇儒術，舉仲舒召申公之時，則為倡亂而行於慘酷刻深，則用夏蘭柱周勃湯義縱之目，則弭亂也。凡人為善，尤求其端而止惡，尤求其漸。告維既罷，則武帝之意將不止於罷告維已也。輪臺一悔，并與平準均論，而俱罷矣。於是代田之制興，而搜粟都尉之官設。力本務農，以與天下休息，其端皆起於罷告維。而告維之罷，實始於平準。平準之罪者，於後世而平準之功重於當時。吾故曰：天下功罪之名，未易定也。

武帝時聚歛之謀，繁於秋荼，極於秋毫。上有公卿下至黎庶，莫不受困。就其中不加賦而國用足，惟羊引平準一法，差不為民大害。篇中以聚歛之謀救聚歛之失，非有心於計民生者，不能發此篇論也。讀此覺平準與青苗其利害實倍蓰，後學願希孔識。

張釋之論

凡為吏者，能救崇大體而簡斤繁文，崇尚遠議而脫畧細苛，即以相天下可矣。吾嘗惜張釋之有宰相之器，而文帝不能大用也。文帝時有犯蹕者，上欲誅之，釋之為廷尉，奏當罰金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法如是，又重之，是法不信於天下也。且宰相之言也，其後有盜高廟，玉環者，帝欲族之，釋之奏當罰金，曰：「法如是，是足矣。設令諸長陵一坏土，又將何以加之乎？」此又宰相之言也。非重其有宰相之言，而重其有宰相之器也。所謂宰相之器者，體與識是也。寬深不測，和易無競，亦似乎休休有容矣。而體與識不存焉。體之大者，或張或弛，各有其度。識之遠者，或仁或勇，各從其時。蓋自為公車令時，其器已過人矣。大子梁王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奏劾不敬，追止勿令入。侯帝免冠謝太后，以校兒子不謹，奏太后詔赦大子梁王，然後大子梁王得朝。其體與識何如哉？夫國家之體有宜弛不宜張者，雖以百姓之微，且賤勿苛，以文網彼實有見於犯蹕之必不可誅，盜環之必不可族，寬恕之意生於明決，而非以優柔為寬恕也。國家之體有宜張不宜弛者，雖以大子梁王之親，且貴，不假以尺寸，彼實有見於司馬門之必不可不下，大子梁王之必不可貸，賈誼之正出於誠一而非以撻擊為賈誼也。雖然，釋之之胆氣，寧第於追止大子梁

王時見之哉。犯罪盜環帝怒。然其有胆氣。誰能以仁恕之論上犯主威。而釋之。固已毅然不可奪矣。夫惟其體大。然後其膽充。夫惟其識遠。然後其氣壯。夫惟能持其法於天子。梁王之親。且貴。然後能平其法於百姓之微。且賤。彼大張湯義縱杜周王溫舒之流。皆膽氣不足。務為猛鷙。殘忍多殺。百姓以媚天子者也。烏可與釋之。同朝而語。哉。而吾尤服其以利口適齋夫也。曰。秦任刀筆吏。吏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而無剛恒之實。至哉言乎。為法而蠲文具之煩。為仁而務惻恒之實。大臣經濟學問。莫深於此矣。吾故曰。釋之有宰相之器。而文帝不能大用也。

文選二卷

十四

史論

倭叙倭議文勢一氣唱成。熟讀此等父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族孫廷蘭謹識。

史論

大凡道德可學。而能惟氣節不可強。而襲強而襲之。則其心有不可測者矣。所謂氣節者。本之恬淡守以寧。一平居自視。欲然若無所為。及其發於一旦也。則水火而貫金石。當雷震而薄日月。匪風波能撼而不動。操死生患難而不驚。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而出之以養。是豈可強而襲也哉。漢之汲黯。當田蚡用事。黯獨長揖不拜。及大將軍衛青貴。霍光顯。與之抗禮。或謂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其浩然之氣。固已能蓋一世矣。及考黯之生平。內行修潔。簡靜寡慾。非景陵而好滕者也。乃其浩然之氣。已養於修潔簡靜之中矣。夫修潔簡靜。疑與浩然之氣不相類也。而黯能以此養之。養之為道。固微矣哉。其後吳侯孫策。畧定江東。豫章太守華歆。受策拜禮。魏司馬昭。進爵為王。司空王祥。長揖不拜。周太祖郭威。擁兵至漢。馮道為漢大師。安受威拜。此與黯之不拜。田紛。衛青。柳又甚焉。然卒之奉豫章以資吳者。華歆也。而魏然舞躍於晉周之廷者。祥與道也。乃知歆之所以受拜者。將以掩其棄城之罪。祥之不拜。道之受拜。將以除致其翊戴之私而已。夫棄城而尤出於逃降。翊戴而尤出於卑諂。非計之巧者也。計之巧者。矯情以鎮物。處晦以觀變。方自以老成望重。彼將行非常之事。尤有非常之禮。以收人

文選二卷

十五

史論

於是信為屈以信為恭以不將其好以受其將其舞蹈也亦異於汲黯矣當淮南王反時備畏漢廷節義惟黯一人而武帝亦稱黯為社稷臣均一不非也一則為社稷臣一則為背社稷臣其節者亦辨之於養不養而已矣

拈定氣節二字止是先生素餐中幅忠奸互勘辭嚴義潔即使其孺復起亦應引為知己揀讀之下景慕何及後漢周舉功計議

卜式論

善讀平準書而惜卜式有大可用之才而武帝不知所以用之也當其推財子弟而身自牧全第數破家數分予之此時式之才固以過人矣扶過人之才而無以大用將必至說遇而求小用焉然就說遇以觀才亦自有奇於衆人者何謂說遇夫人有出錢買爵者矣未有出天下縣錢為之買爵也有從軍以取公侯者矣未有欲天下從軍而自取公侯也武帝方擊匈奴式上書願給家財之半為縣官助遣天子異其言賜爵左庶長天子非欲用之也特尊顯之以風百姓欲百姓輸財以助邊而已及百姓莫肯輸財於是行告緡之令而百姓始困百姓困而式為齊相家財困無損也乃其尊顯始有甚焉是欲天下出縣錢為式買爵此其說遇之奇一也當漢方攻南越西羌式復上書願父子從軍以死南越天子以為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天子又非欲用之也特尊顯之以風列侯欲列侯皆求從軍誅越羌而已及列侯莫求從軍至酎少府省金生爵金失侯者以百數而列侯始困列侯困而式居三公為御史大夫父子固未從軍死南越也乃其尊顯始又甚焉是欲天下從軍而自取公侯此其說遇之奇二也說遇者才也使其不得已而僅以說遇見才者時也才以時說時以說得噫亦奇矣說辭官而得官說辭所賜外繇四百人而得爵說辭

為而得三公其辭也虛其得也實其辭也微其得也大其辭也如棄其得也如寄彼其說辭說得也亦自知其不為天子所用特不能矣於牧羊姑試其奇以取尊顯之名云爾藉令果能用式則式不為說而為正不取尊顯之名而取匡濟之實吾何以知之於其牧羊上林時知之矣方式在上林布衣勝而牧羊天子見羊肥息相善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斥毋令敗群式蓋以牧羊之道說天子也所謂以時起居欲天子勞民勸相息征伐而薄稅歛也所謂斥去敗羣者欲天子愛惜善良罷酷吏而遠言利之臣也惡去而羊肥暴去而百姓肥此真大臣匡濟之言哉迨天子聞言

史集三卷

十八

史論

不悟式於此時已預知其元不見用矣昔者黃帝遊具茨之山遇牧馬小童而問為天下小童曰為天下何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已黃帝再拜用其言而天下治百里奚販牛而牛肥秦穆公問之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穰公舉國聽之用其言以霸西戎假使黃帝聞式言則將向式而下拜使秦穆公聞式言則將舉國而聽式武帝不以此時拔式於芻牧之場而徒以上書輪財從軍尊顯其名迨式上書請烹桑弘羊欲申明其敗群必斥之旨天子固已怒而去之矣由此觀之式之說過非式之咎而武帝不能用式者之咎也

不責式之說過而咎武帝之不能用式王尺平衡在今英學吐叙

藏孫楚謹識

量才揆時原式之不得已而用說然馬說字亦極刻入文人慧心筆尖不佞廣源謹識

史集三卷

十九

史論

霍光論一

古大臣之臨大事也。博稽而詳察焉。所於至公之論。而斷以正之。蓋審難其始。而慮其終。謹其端。而防其末。其圖之也。周故其發之也。決其審之也。固故其持之也。堅定策於一時。而福澤垂於後世者。漢之陳平周勃是也。昔者諸呂既誅。平勃舍齊王與淮南王。獨擇代王立之。謂代王仁厚。而毋后薄氏又謹良也。蓋至漢祀四百。皆以文帝之仁厚而延。然後知平勃之為漢計深且遠也。霍光則不然。當成天子之死也。武帝族滅江充。而詔掖庭令收養病已。蓋其悲悔深矣。迨昭帝薨。無嗣。武帝子孫齊王早夭。燕王旦。廢陵王。皆以罪誅。其

史論

二十

霍光

存者。惜病已與昌邑王賀。兩人而已。病已武帝嫡曾孫也。生十八年矣。好學通經。仁孝節儉之舉。徹於朝野。而賀特少子。特之子荒淫嬉戲。居武帝之喪。游獵不止。王吉嘗諫而不受。矣。位為諸侯王。而行污於庶人。冀遂且憂其不享昌邑矣。賀之無道。久已暴著於國。使平勃而在。尤不啻仁孝節儉之病已。而立荒淫嬉戲之賀明矣。光不以此時博稽而詳察焉。酌於至公之論。而斷以至正之謂。遽立賀為天子。待即位二十七日。始廢賀而立病已。嗚呼。使賀非光所立。子猶曰。為社稷擇君。社稷為重。君為輕也。今光既立賀矣。與其又而後擇焉。若而後立光。自立之光。自廢之。是以天位為嘗試也。是視天子如棄

甲也。甲之顛覆。未若大任外。而仲壬已死。而甲嫡孫當立。無可擇。及其弗仰弗順。而放之。桐特使之處仁。運義未嘗廢也。廢立之事。自霍光其後。董卓敗之。曹氏司馬氏。又從而效之。光輩漢之罪人也。哉。光惟不能博稽詳察於始。而創為廢立。故其妻顯遂敗於秋國。矣。其子禹遂敗於。縣集矣。彼以為漢之天子。吾家得而廢之。則漢之天下。亦吾家得而取之。然則顯禹之事。光為之。嗚矣。也。推光始顯。知其後有逆謀哉。然充其漸。不至篡逆。不止彼顯禹者。特幸而事泄。見誅耳。設令禹謀獲遂。禹且為不為。炎雖欲後世。不指光為操焉。哉。

史論

二十一

霍光

豈可得哉。嗚呼。平勃惟能慎始。遂延漢室四百之祚。光不能慎始。乃適子孫三放之殃。以光之賢。且不能無罪於天下。又況心術功名十倍於光下者乎。

前擬平勃中。則伊尹子孟。案千古昭彰。其謂董卓諸人從而效之。猶是充類之餘。汝及。積至顯禹特幸。而事泄等語。真令人心寒。

後學林中謹識



人知公卿不可無學而不知公卿不可徒學也不學者無術無術者自謂有術而終歸於無術無術之弊流為妄愚自謂有術之弊流為欺罔弊有不同而其誤天下亦各有淺深焉霍光之廢昌邑王也其誤在不能慎始非誤在不學也且光嘗誡祖甲一產二子曰庶曰良又誡許莊公一產二女樊大夫唐勒一產二子情物如此是豈不學者哉而班史獨譏其不學無術且云田延年有以廢立勸光光問於古嘗有此事否延年引伊尹以對信如史言則光果未嘗學矣嗟乎不學何足為罪哉王莽曹操皆以聖賢文其大逆其所摹擬愈肖而其中懷愈不可問然則經史者亂賊之憑依而聖賢者奸雄之叢藉也設令莽操身不勤學問目不習經史安知有古人而摹擬其似以欺罔天下後世哉夫霍光天資樸實人也擁昭戴宣始終為漢彼惟不知前世有伊尹之事故其天資所發自與古事相合雖始謀不審功罪各半而天下後世皆有以諒其無他倘其中微有城府則其幸而不學耳不學而妄愚其誤天下尚淺學而欺罔其誤天下滋深如莽與操則又不幸而學者也蓋聞古之公卿以明道為學而非以舉擬為學也學為而通變之謂內非學為而欺罔之謂術也以舉擬為學以欺罔為術則學之罪甚於不學而自謂有術之罪甚於無術矣

奈何獨以不學罪光也。雖然武帝首重經術，乃其所以輔幼主者。則霍光全日磾上官桀三人也。霍光既不學矣，日磾種出休居，又不知學。上官桀起自羽林，執蓋尤不學也。豈帝光而倦勸，遂以經術皆不足信乎？光與日磾其為不學可無大咎，而桀之狂騃，倖遂幸以不學早敗。由此觀之，學亦何累於人？但問其所學何如，問其所學之術為何如而已矣。

為不學無術一語解釋為徒學自謂有術痛下鍼砭豈學而尚空  
無術者乎看結句回護恰似古德一棒攔却破邪証謹識

張禹論

大凡亂人國家者非天下之凶八而天下之庸人也。凶人之亂人國家也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防之。若夫庸人者其識淺其氣卑其富貴之念熱而身家之慮憂浮沉俯仰與世推移人不得而知之。人不得而防之。豈惟不得而防之且將從而輕之而抑之則以為無足畏抑之則以為有可親噫是人也幸而見用於盛世不過將順取容而已不幸生逢執事權奸篡逆之臣出而與之共事利其寬厚之名足以服衆悅其貪鄙之性足以市私彼將頑頓其詬惟權奸之所為而從之然後其禍烈矣。漢成帝時委政王氏災異迭興吏民上書皆咎王氏雖帝亦疑之獨尊信張禹決於禹之一言乃駕幸禹第屏左右而問焉。此漢興王氏廢興之大機也。禹則對以天變深淺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聽用於是上然禹言不復疑王氏而漢祚已暗移矣。推禹始願豈意及此不過以年老子孫弱又以請平陵肥牛亭自為塚地恐為王根所忌故曲意樹德欲自圖其子孫無窮之利而不知其為劉氏子孫釀無窮之害也。夫人能輕其身而後能重吾君而重天下禹既視子孫為重則視漢祚為輕視肥牛亭為重則視漢天下為輕然則禹以肥牛亭咫尺之地驚漢天下與王氏而以漢之宗祀博已之宗祀也。為呼庸人之禍乃至此哉。古今庸人識淺

史集二卷

二十

史論

史集二卷

二十五

史論

氣卑以之為人則不足以贊人。天下則有餘故雖不能自為篡逆而篡逆之臣皆欲得之。以助庸人與凶人之禍固相需而成者也。彼魏之華歆劉宋之褚淵王儉五代之馮道皆庸人也。而皆足以移人國祚後之為國者其無以庸人為不足畏而忽之哉。先生所謂庸人專利身家不顧君國即孔子所謂鄙夫也。然浮沉俯仰每為人君所尊信而權奸樂得以為助一言釀禍千古同慨特借張禹發之足為龜鑑至其文之疎宕直可上匹東萊。後學劉殿階識

孔光論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嗚呼。人臣而無所不至。其禍豈惡言哉。然吾謂  
鄙夫非皆生而鄙也。夫固有恪共諒直。益為鄙夫所為。及其後也。仕  
路漸熟。世味漸深。忽然棄其生平者矣。而後知後世之鄙夫。異於夫  
子所謂鄙夫也。夫子所謂鄙夫者。患得在未得之時。而後世之鄙夫  
患得在既得復失之後。夫子所謂鄙夫者。患失在既得之時。而後世  
之鄙夫。患失在既失復得之後。患於未得既得之時。其情常患於既  
得復失。既失復得之後。其志變常者可知。而變者不可測也。昔漢孔

光集二卷

二十六

史論

光以經明行修。進為尚書御史大夫。當成帝時。定陶王私事越后昭  
儀。及帝舅王根。欲求為後。光獨言中山王為帝親弟。以盤庚殷之及  
王為例。以喻矣。又嘗言淳于長小妻。返始六人。在大逆。事未發。而更  
嫁。夫婦義絕。不宜連坐矣。及哀帝初。光為丞相。封博山侯。定陶傅大  
后欲稱尊號。光獨建言以為不可。又嘗奏傳遷為姦邪。且慮傅太后  
多權謀。干預政事。宜改策宮。勿與帝通矣。是其恪共諒直。固益為鄙  
夫所為者。使光以此時。遽死。豈非西漢之名臣哉。亡何。而以忤傳大  
后罷相。免侯。杜門不出。於是榮華炎冷之態。迫於外。而患得於既得  
復失之後。為亡何而復召為丞相。博山侯於是墮附驥尾之情。動於

史論二卷

二十七

史論

鄙夫之禍。遂至是哉。

是照應標縱自如。純是歐蘇神境。其深誅孔光之鄙夫。異於孔  
子所謂鄙夫。讀之令人通身汗下。誠千古鐵案也。在古董道哉。

蕭望之論

凡○小○人○而○敢○於○叛○君○子○非○小○人○之○點○也○小○人○之○點○先○親○君○子○而○接○  
之○使○君○子○悅○而○信○焉○及○陷○君○子○於○過○然○後○擊○引○倒○戈○以○叛○君○子○而○君○  
子○之○禍○始○烈○矣○故○小○人○之○叛○君○子○易○辨○惟○親○君○子○者○難○察○雖○然○不○親○  
君○子○而○援○之○則○亦○不○能○叛○君○子○而○禍○之○也○昔○者○漢○元○帝○開○主○也○蕭○望○  
之○周○堪○以○師○傳○之○尊○與○外○戚○許○史○及○宦○豎○蕭○恭○同○秉○樞○機○此○不○兩○立○  
之○時○也○若○不○兩○立○之○時○而○欲○歸○而○去○之○其○勢○不○宜○急○攻○而○可○緩○圖○而○  
其○所○以○圖○者○無○他○焉○在○離○外○戚○宦○豎○而○二○之○而○已○夫○恭○顯○所○挾○以○為○  
奸○者○外○戚○也○吾○欲○以○疎○遠○之○臣○而○除○君○側○之○奸○則○當○置○外○戚○於○不○問○  
外○以○伸○天○子○親○愛○之○恩○而○內○以○奪○宦○豎○蕭○恭○之○勢○使○許○史○樂○為○我○用○  
而○後○審○機○圖○變○徐○以○制○其○後○雖○有○恭○顯○安○能○如○我○何○哉○且○當○時○許○史○  
昏○謹○厚○守○法○非○有○王○鳳○梁○冀○專○橫○縱○恣○之○罪○也○而○欲○與○恭○顯○同○類○共○  
棄○此○而○親○所○不○能○得○之○宣○帝○者○而○謂○望○之○與○堪○能○行○於○元○帝○雖○望○之○  
與○堪○亦○自○知○其○不○可○也○知○其○不○可○而○卒○欲○行○之○則○非○望○之○與○堪○之○意○  
而○鄭○朋○之○謀○也○夫○鄭○朋○狡○險○小○人○也○欲○親○望○之○而○援○之○乃○乘○間○抵○隙○  
遂○探○其○意○上○書○許○許○史○之○過○以○中○其○忌○而○又○為○美○周○召○薄○管○晏○之○言○  
以○中○其○喜○望○之○與○堪○欣○然○信○之○使○得○待○詔○金○馬○門○於○是○恭○顯○始○疑○離○  
間○外○戚○為○辭○而○外○戚○宦○豎○之○交○不○期○而○合○矣○小○人○慕○名○之○心○終○不○勝○

史記

文選

二十九

史記

其○附○繫○之○心○勢○在○君○子○則○欲○并○君○子○之○名○而○據○之○惟○望○之○與○堪○亦○疑○  
其○以○君○子○之○名○及○其○奸○究○大○露○絕○之○已○甚○然○後○恭○顯○始○羅○致○鄭○朋○令○  
其○倒○戈○弯○弓○而○曰○吾○所○上○書○望○之○與○堪○實○救○我○也○使○天○子○自○疑○許○史○  
自○起○恭○顯○不○動○聲○色○而○望○之○與○堪○之○死○命○已○懸○於○其○手○矣○豈○惟○鄭○朋○  
使○恭○龍○楊○與○之○徒○非○欲○親○堪○以○為○名○者○乎○既○而○堪○鄭○朋○皆○叛○之○甚○矣○  
小○人○之○點○也○以○小○人○而○在○下○則○欲○親○君○子○而○援○之○以○小○人○而○在○上○又○  
欲○棄○君○子○而○私○之○當○時○元○帝○頗○重○許○史○匡○衡○貢○禹○各○以○經○術○異○望○之○  
堪○等○先○後○起○家○不○以○其○時○引○為○君○子○之○助○乃○與○鄭○朋○小○人○相○比○遂○使○  
史○高○得○招○匡○衡○於○幕○而○恭○顯○亦○薦○貢○禹○於○廷○以○脫○其○排○擊○君○子○之○罪○  
然○則○小○人○之○親○君○子○與○叛○君○子○皆○君○子○實○召○之○又○不○得○專○罪○小○人○之○  
點○也○  
望○之○在○宣○帝○時○以○文○學○顯○外○戚○史○高○領○尚○書○事○望○之○薦○劉○更生○及○  
金○日○碑○等○輔○政○已○有○隙○矣○復○建○言○中○書○政○本○不○宜○用○宦○官○致○石○顯○  
諸○之○下○獄○望○以○斥○刑○人○而○飲○鴆○死○禍○起○小○人○援○之○親○之○而○反○叛○之○  
也○斯○文○原○委○透○亮○洵○為○千○載○良○臣○不○朽○之○歲○後○筆○於○中○和○謹○識○

杜欽谷永論

貴者天子所以奔走天下之權也。天子自操其富貴之權而後忠與佞各隨其意指而奔走之。如影之隨形而不相背者。齊威王封卽墨大夫而齊人皆願為忠。唐太宗用魏徵而裴矩封德妻皆不敢為佞。豈其天性然哉。以為非如是不足以得吾君意指而取富貴云爾。天子不能自操其權而後當塗之人竊天子之富貴以奔走天下。於是私室有帷幄之佐。公門無輔弼之謀。權貴多爪牙之任。廟堂之版肱之忠。天子孤立於上而群僚朋比於下。天下大勢已隨之去矣。漢當建始之間。王氏極盛。天象示變。災異迭興。宗臣劉向極言無隱。

文康二卷

三子

史論

天子至為改容動色及杜欽谷永出而應詔陳言。始舍王氏而專攻上身以及後宮。而後天變人言。凡所為王氏譴告者。莫不渙然冰釋。使王氏得乘其無虞以取漢室者。非二子為之罪首哉。夫攻上身者。臣子之所避。而後宮者。人主之所諱也。攻臣子之所避。犯人主之所諱。而不以為悖直者。何哉。彼蓋有挾以為私者矣。以為富貴者。天子之富貴。而能竊天子之富貴。以富貴我者。王氏也。吾寧得罪天子而不敢得罪權臣。寧負朝廷而不敢負外戚。吾挾私而言之於漢室。有悖直之名。而於王氏有黨附之利。名顯而利厚。亦何憚而不為哉。後杜欽者。深博而有謀者也。當王章之指斥王鳳也。鳳且內怒。求遂

欽獨勸鳳復出視事。使得殺章以杜人言。既已殺章。又勸鳳立章

之諫以消濯其殺章之過。其為鳳謀可謂至矣。至於谷永則又甚焉。既稱鳳為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矣。又悲后父許嘉用事。與鳳爭衡。則云后宮親戚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是欲專以天下之任歸王氏也。使二子者移其輪誠於王氏者。返而圖漢。則漢之忠臣何以踰焉。不幸而奔走於富貴。遂耳為王氏私人。而不避史稱欽為大將軍。鳳武庫令。優游不仕。又言永為諫大夫。上書謝鳳。願為死士。以報夫孰使欽不仕於漢。而為王氏之武庫令耶。孰使永以漢之諫大夫而為王氏之死士耶。豈非漢之富貴天子不能自操其權。捐棄二子使

文康二卷

三子

史論

之奔走於王氏哉。窮約書生。器淺識薄。驟為得志。不勝知遇之感。亦不自知其言之醜。禍至此極也。為二子者。亦可傷矣。昔人言齊女設為不嫁。而有五子。不嫁則不嫁。然嫁已過矣。欽為王氏武庫令。言聽計從。不仕則不仕。然富貴已過矣。若永者。以漢天子之富貴。為王氏之富貴。是已嫁而厚其私夫者也。權不可以下移。一下移而奸雄竊弄。黨附紛紛。相與誤國。不可救藥矣。孝成委任外家。自失其柄。以致欽等依憑寵祿。以售其媚。浸淫至於莽奸。遂移漢祚。可甚悼嘆。篇中指陳小人之佞。仍歸外戚始之失。名言確論。有功世道之文。後學頗希焉。非城

楊雄論一

大凡學聖賢之學者必有豪傑之識而後可以章志明教於天下苟無豪傑之識而徒以語言文辭學聖賢之學此其人非欺世盜名之小人即同流合污之鄉愿而已矣昔者楊雄作大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豈非以語言文字學聖賢之學者哉及其作解嘲則曰自守泊如而漢史亦言雄清淨無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當王莽時不得封侯僅以耆舊為中大夫又言雄作法言卒章稱頌莽德且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夫既自守泊如矣而劇秦美新胡為也哉雄蓋無豪傑之識而欲學聖賢之學者也學聖賢之學故自守泊如以養望無豪傑之識故劇秦美新以取容然則雄之劇秦美新即其所為自守泊如也何也新莽之初阿附者援據矣忤恨者摧伏矣雄於此時將遠世獨立如龔勝陳咸薛方諸人乎雄不能也將佐成篡逆如甄豐甄邳諸人乎雄不忍也雄之為人不容進亦不勇退不爭得亦不樂失奔競所嫌也正直亦非所尚也奸邪所羞也忠貞亦非所慕也故雖不汲汲於富貴而不辭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不就貧賤不稱功頌德於莽未篡之先而不敢不稱功頌德於秦既篡之後始而三世不徙官泊如而已不求徙也既而以耆舊為中大夫不得封侯泊如而已不求封侯也終而為劇秦美新之文以順時

史論

如而已不求三公與四輔也彼所謂泊如者非能貧約以終老也特異於汲汲戚戚者云爾汲汲戚戚者鄙俗之行不汲汲戚戚者聖賢之貌也學聖賢之貌而不至窮約終老者行已清濁之間斟酌之際以為吾既以語言文字學聖賢之學矣聖賢之學因時通變聖賢之身豐厚諸吉其體好靜不能不藉宮室與馬以舒展其筋骸其神好恬不能不藉仕宦祿俸以休養其榮衛其性情好交采辭賦不能不藉機軸美好以潤澤其胸臆而秀發其天性於是度其身外度其勢欲為伯夷之清而難其隘欲為柳下惠之和而難其不恭欲為汲黯之方而難其懇欲為東方朔之圓而難其達不夷不惠不恭不為汲黯之方而難其懇欲為東方朔之圓而難其達不夷不惠不恭不

三十三

史論

不朔無可奈何俛仰浮沉是則楊雄而已矣夫古今此輩所以敢於學聖賢而不敢於為豪傑者特以聖賢易假而豪傑難假云爾不知豪傑既真則聖賢非假不能為真豪傑而欲為假聖賢公論昭然安在其能假哉然則彼所謂自守泊如者安在其能自守泊如也其詞嚴其意冷其辨斷步步逼緊却令假道學置身無地

揚雄論二

蘇子瞻論揚雄大玄為終身難處而張平子獨純好之謂與五經相  
擬且以為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復二百歲漢其終手  
作者之數尤顯一世漢四石成玄其與平子同精於天文明於曆  
算五行者也其言豈盡無據然吾謂雄之玄學未盡精也使雄果知  
漢祚之未絕則先知新莽之無成夫既仕莽而欲以劍戟兆規萬世  
矣又安能知復二百年漢乃終乎雄嘗懼莽收已投閣幾危當雄草  
創大玄時豈不自謂旁燭無疆哉今既不知莽之無成又不知已之  
不死彼所謂九九大運者其數已不驗於厥躬矣安在玄之能興也  
郭璞為王敦作卦言敦必敗敦怒曰卿壽幾何璞對曰命盡日中璞  
之學易不過卜筮而能抗直守道殺身以信其言而雄乃以不信之  
言斟酌大初顛項之曆而欲以玄擬易使後人奉其書筮而卜之其  
不見笑於郭璞者幾希矣且夫聖人作易本以明其道其所編如神  
者知幾而已所編知幾者不諂不實而已如是雖不言易而陰陽消  
長之理已具雖不言卜筮而吉凶悔吝之理已包矣今玄之準易能  
知幾耶否耶能不諂不實耶否耶漢儒治易如焦贛京房其言數法  
每多奇驗而言春秋災異及尚書洪範五行者亦復不棄蓋六經之  
書道數備焉大儒言道不言數而常因道以明數小儒言數不言道

文選二卷

三十四

史論

文選二卷

三十五

史論

而嘗因數以明道道與數一也而本末精粗異焉故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則雄所謂覃思渾天參差而四分之者頭  
之粗述形而下者之言也劇秦美新運靈寶矣道衰則命易中剛柔  
得失進退存亡之幾而昧之而數亦不可思矣吾故曰雄之玄學未  
盡精也嗟乎八十一數其文既已不顯而有餘年其玄亦不復興  
不如焦贛京房之得猶得以下筮見也謂之離世不亦宜乎  
前後攻擊全無活路子雲見之自當心服族孫榮推戴

漢光武論

帝王養勇之道非尋常所能窺也。于將之劍陸衡虎豹水斷蛟龍以之刈草不如鋤根夫固以小不利為大利也。獅子搏象吞熊威加有獸以之捕鼠不如狸狌夫固以小不勝為大勝也。使輕用其鋒則于將失其所以輕用其成則猛獸失其所以勝矣。昔光武昆陽之戰諸將皆顧妻子欲分歸守城光武獨以十三騎出城收兵悉發諸營兵自將俱進合戰勝敵諸將共乘之遂以大勝。諸將曰劉將軍平日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不知光武惟見小敵而能怯所以見大敵而能勇何也。參勇張者聞將之能事難容持重者帝王之

文集三卷

史論

史論

遠敵也。夫以三千人遇有萬之敵嬰城自救危道也。收兵合戰亦危道也。等危也。而欲於危中求安則其道不在自怯而在勝人。非不自怯也。謂必勝人而後可以自救也。以勝人為自救豈有他謬巧亦惟厚集其氣而已矣。氣集則神全神全則識定識定則有萬之與莫之能禦故其勝人也不恃其能勇而恃其能怯不恃其見大敵之勇而恃其藏大勇於見小敵之怯。夫精華果銳之氣用之不已故然易盡耳。乃劉伯升之所以取禍也。謹司其精華而深閤其果銳。取禍之甲有警高鎮靜之表見識度焉。此真光武之勇哉。其後馳陷宛城王郎新盛購光武十萬戶前城略亂言耶。鄭使者且至於是光武起

獨南縣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遂自攜鄆鄆使者入傳舍傳吏進食從者餓爭奪之傳吏疑其偽椎鼓紿言鄆鄆將軍至官屬皆失色使當時升車疾走則其禍有不可言者矣。光武徐還入座曰請耶鄆鄆將軍入久乃駕去此其服懷德靜非大勇而能若是哉。無皆平日養其勇於怯并養其大勇於見小敵之怯也。吾乃知光武之養勇為不可及也已。他人之勇端於自用而光武之勇端於因人他

人之勇務在服人而光武之勇使人自服。他人之勇果於能殺而光武之勇果於不殺。因取并收漁陽上谷兵以定耶鄆鄆擊銅馬破張步因寇怖守河內遂得專事洛陽因鄆馬入關西遂得一意山東此勇

文集三卷

史論

史論

而因人者也。燒吏民與王郎交通文書使反側者安推赤心置銅馬諸賊腹中使疑賊者馴此勇而使人自服者也。所降銅馬五校尤來樊崇諸賊皆生全而優用之此勇而果於不殺者也。遂能平隴升蜀克復故物此豈臨敵能勇之功抑亦平日能怯者之效也。智謀得於諸練而以倉卒出之膽畧本之天授而以學問裕之雍容寬大以老其才沉着堅果以厚其氣非神武其能若是哉。

一怒安民三代以下屈指有幾先生就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而獨以大勇歸之議論透發備置緊密推其膽畧諸練出於天性曲於學問是該昆陽戰後實錄也。張家誠謹識



夫凡大將擅兵於外而朝廷不疑且忌者必其制於神而夕奏凱者也。若使敵無迎刃之機事當盤錯之會而必勝且久以圖萬全不以為怯懦必以為養寇蓋不特廉頗堅壁見疑於趙梁毅留齊見忌於燕也。即以賢明不世出之主御一心交孚之臣且有莫必其成功者矣。昔者趙充國之伐羌也。肅務持重欲屯田以待其微。當時破羌將軍辛武賢上疏進兵與充國異議。舉朝皆信武賢。即宣帝亦數賜璽書責讓充國。而充國獨堅守前議不諫。於主威不撓於人言卒得成功。振旅而還。乃知古今功名之士不患無長才而患無遠度。不患無遠度而患無深識。不患無深識而患無全氣。氣全而後可以守其識。識深而後可以養其度。度遠而後可以達其才。如充國者。庶幾純氣之寄哉。吾獨於鄧禹入關之事有異焉。禹之入關也。乘勝獨克。遂有河東。有其才矣。以二萬人西行。而百姓攜負相迎。眾號百萬。停車駐節以勞來之。有其度矣。諸將欲徑取長安。禹謂赤眉鋒銳。吾軍雖衆。能戰者寡。盜賊無終日之計。變端日出。不如休兵北道。以待其微。有其識矣。使於此時厚集其氣。赤眉可指顧而定也。及帝賜書令其以時進兵。遂不能固守前議。一敗於延岑。今賊復入長安。垂成之功。起焉以輕發喪之世之論者。皆深咎禹而不知禹蓋有大不得已者。

又漢二卷

三十八

史論

又漢二卷

三十九

史論

也。以為吾權百萬之衆。父老歸心。天子固不能無疑矣。賜書責進。復遣詔逗留。觀望嫌疑。深吾寧詰。吾說以告無罪云爾。夫以一心交孚之禹。事英明不世出之光武。猶且莫必其成功。則其氣固有奪之者矣。及禹見為異。入關復邀異進。攻異以赤眉尚衆。可以恩誘。難卒用。兵益異之來代禹也。尚欲用禹前策。以竟禹未竟之志。而禹不知也。乃耻於無功。饑卒挑戰。因以再敗。嗟乎。將之所以勝敵者。氣也。禹此時氣已挫矣。強而鼓之。必不復振。夫豈禹之識度不如充國哉。充國年已七十。血氣既衰。幸而識足以持其氣。禹年二十。有餘血氣。未定不幸而氣不足以守其識也。然則禹之敗也。有由然矣。厥後吳漢伐蜀。光武勅其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俟賊力微。然後取之。光武此言。蓋已懲於禹之敗矣。噫。先待天子叮嚀。告誡。然後敢為持久之謀。則其以持久成功也。能幾人哉。軍法以作氣為決。亦顧其養之者何如耳。趙充國以老成持重。而建功氣。雖衰能養故也。鄧禹以年少輕進。而喪師氣。有餘不能養。故也。讀此可當半部兵書。躁氣漢須書一篇於座右。

馬援論

自古大有所為之君○皆有遠度○以籠天下之才○大有為之臣○皆○有○高○致○以○順○人○主○之○心○未○有○其○君○潤○神○武○其○臣○雖○能○助○而○能○以○聲○氣○相○感○者○龍○興○雲○致○而○蚺○蛇○不○能○乘○也○風○生○虎○嘯○而○狐○兔○不○能○與○也○劉○琨○錫○之○質○薄○而○狐○兔○之○技○窮○耳○夫○豈○風○雲○之○終○哉○馬○援○至○洛○陽○光○武○祖○憤○坐○迎○笑○曰○卿○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光○武○悲○以○談○笑○傲○視○挫○折○馬○援○此○帝○王○駕○馭○豪○杰○之○術○也○使○援○於○此○時○志○不○足○以○待○氣○而○議○不○足○以○定○志○則○意○沮○而○不○前○舌○橋○而○不○下○矣○援○乃○辭○謝○曰○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歷○戰○而○後○進○

史論

史論

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奸○人○刺○客○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蓋○已○知○援○之○才○可○大○用○姑○就○援○語○折○之○以○謝○其○失○身○之○愧○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乃○知○帝○王○自○有○其○也○其○神○閒○其○氣○定○不○過○其○奉○使○而○來○者○何○事○亦○不○自○言○其○挾○持○而○見○者○何○心○兩○人○問○答○若○不○相○蒙○而○第○微○言○深○中○結○草○主○於○俄○頃○者○朗○鑑○於○千○秋○蓋○其○軒○徐○推○帖○之○致○已○使○雄○主○望○而○意○消○雖○欲○伸○其○駕○馭○顛○倒○之○權○而○有○所○不○能○非○豪○傑○其○能○若○是○哉○昔○高○祖○初○見○韓○信○陳○平○張○良○三○人○皆○以○片○言○結○契○獨○於○縻○布○之○來○也○不○聞○出○一○語○相○問○但○踞○牀○洗○足○而○已○蓋○高○祖○以○布○為○項○羽○賊○將○欲○有○以○大○用○之○故○

史論

史論

史論

倭侮凌轡○深折其氣○亦猶馬援○援初為賢用○而光武以祖情○之○使○布○高○致○如○援○笑○談○雍○容○不○失○其○度○高○祖○亦○將○改○容○謝○之○矣○而○布○乃○怒○欲○自○殺○此○其○氣○已○薄○而○識○已○疎○矣○乃○布○出○就○舍○帳○御○飲○食○皆○如○王○者○操○縱○不○測○業○已○置○布○於○股○掌○之○上○而○布○不○知○也○則○又○大○喜○夫○援○飲○食○之○樂○此○乃○援○之○所○以○急○欲○去○蜀○也○布○未○有○纖○毫○之○功○於○漢○而○急○於○享○侯○王○之○奉○一○怒○一○喜○識○者○有○以○窺○其○淺○深○矣○其○布○功○名○所○以○不○振○終○以○反○誅○也○九○如○援○者○斯○可○謂○窮○益○壯○而○老○益○堅○籠○絡○存○人○而○不○驚○行○藏○在○已○而○不○亂○也○哉○

文能擒定此意○處處寫照而典勝風華○雄渾博大兼有眉山氣格○昌黎局度○後學周鐘鳴謙

趙壹論

東漢之季也。德行之士。務取矯激。文章之派。動多傲慢。雖不盡然。其所以取名者。莫先於此矣。趙壹上計京師。值受計者司徒袁逢也。諸計吏拜伏。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異之。延至上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也。坐客皆屬目焉。是時河南尹羊陟有雅望。壹至。陟門。陟高臥未起。壹升堂。哭曰。伏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奄然。奈何。命也。夫涉起與語。大奇之。曰。良璞不剖。元有泣血以相明者。乃報謁紫車之間。定交而去。夫以計吏而抗三公。斯已奇矣。以匹夫而哭京尹。抑又甚焉。然此時壹名未立。其狂固無足怪者。及既為袁羊交薦。而

文集二卷

四十二

史書

名動京師矣。乃驅車而還。道經弘農。而弘農太守皇甫規又宿儒也。壹謁之。門者未即通。遂遁去。規以書追謝。極其謙損。而壹答書。僂僂益甚。其又何哉。蓋當其處晦。則樹表以自炫。雖以司徒河南尹之尊。而若有所不重。其不重者。乃其所藉以為大重也。及其已著。則揚光以駭衆。雖以皇甫弘農之盛譽。而若有所不知。其不知者。乃其所結以為深知也。此固州郡所由爭禮。而四海所共驚詫也哉。噫。亦偉矣。設今壹當貴祖劉表之時。必與禰衡同殺。欲以驕成名。豈可得乎。然使不遇其人。則亦不敢肆其驕。故凡以貧賤自驕者。非驕者之難。而受其驕者為難。吾不以此奇壹。而獨奇袁羊皇甫三人焉。為不可及。

也。今之後輩。走名如鶩。備伏當塗之門。奔趨圖書之府。求者愈急。受者愈賤。受者愈貴。彼其人何如。而當時所稱縉紳先生者。其人又何如哉。以視趙壹。則所謂倒行而逆施也。乃知取名之術。原非一道。依旁竊說。俛首承睫。名之喪也久矣。

趙元叔侃侃士也。篇中寫得傲骨棱棱。已為寒士鼓志。及論袁羊皇甫規三人。能受元叔之使。性使氣。又為貴顯者粧點生色。士風吏習交勵之矣。真有開世教之文。後學周人傑謹識。

文集二卷

四十三

史書

趙充國諸葛亮合論

學問事業之和平在乎人心而已。以生人之心不得已而行殺人之事，則殺不勝生，殺不勝生，殺乃所以為生也。以不忍之心不得已而行忍人之事，則忍不勝不忍，忍不勝不忍，忍乃所以為不忍也。昔者文王周公以道德仁義一天下之人心，及其弊也，王莽曹操遂有竊其說而行不道者矣。文王周公之說可竊以行不道，則夫孫吳之權變申韓之刑名，其為奸雄亂天下之資又無倫矣。然吾謂無聖賢之心，雖道德仁義可以亂天下，有聖賢之心，雖權變刑名足以治天下，天下之治亂豈非人心為之哉？吾嘗讀史而後知得孫吳之權變而能以聖賢之心行之者，趙充國是也。得申韓之刑名而能以聖賢之心行之者，諸葛亮是也。充國之伐羌也，其法有三：曰以逸待勞，曰先為不可勝，以待寇之可勝，曰離其黨，解其約，三者而已矣。充國持是法而不撓，卒以破羌，豈非善學孫吳者哉？古今得孫吳之術者多矣，而不能如充國之善何也？孫吳主於殺而充國主於不殺也。充國縱舍彫虛諸種，使歸告大酋，以為漢兵誅有罪而無取并城也，故罕拜聞。昧之過不討，但討先零以震動之，使罕拜不戰自服，全師保勝，以安國家而所尤難者，在不用浩星賜之言，直陳始末利害，以壯人主喜兵之端。如此則孫吳之術而聖賢之心也。充國以聖賢之心用孫吳

史集卷

十四

史論

史集卷

四十五

史論

之術則其孫吳之術足以殺人之道有時足以生人殺人之道既足以生人則亦何惡於殺何嫌於孫吳也哉？諸葛亮之治蜀也，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實犯法怠慢者雖親，死無赦，巧說游詞者雖輕，死無赦。亮特是法而不撓，而蜀人皆樂為之用，豈非善學申韓者哉？古今治申韓之術者多矣，而不能如亮之善何哉？申韓主於忍而亮主於不忍也。亮能開誠心布公道，其意常以愛民恤下為本，且其言曰：高祖當暴秦之後，其道用寬，吾今值劉璋闇弱之後，蜀都人士問法自恣，其道不得不嚴，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威，威之以爵，爵行則知榮，恩威交濟，庶幾有功。此則申韓之行則知威，威之以爵，爵行則知榮，恩威交濟，庶幾有功。此則申韓之術而聖賢之心也。亮以聖賢之心行申韓之術，則是在於忍人而忍人之道有時可為不忍，忍人之道既可為不忍，則亦何惡於忍何嫌於申韓也哉？今夫良醫之治病也，鍾乳烏喙諸凡殺人之藥，有時皆可生人，藉令不能辦症，察脈安試而姑嘗之，則雖參苓生人之藥入庸醫之手，皆殺人之具矣。參苓之生人者，常也不得已而用鍾乳烏喙為用之而善其功，反捷於參苓彼良醫之心，固主於生人也。若死國與亮者，其善用夫鍾乳烏喙者哉？

出胸中富有古人幽光議論博其不欺國策律度

樊真論

樊美東漢奇士也。精京房易。兼明五經。能推步災異。卅郡辟舉。皆不就。又舉有道及賢良方正。弗應。夫漢之賢良有道者。庶明經猶今之科甲進士也。以英之學。使於是時。應舉取卿相。天下孰有就之者哉。願乃僮僕。抗肥遯。蓋山之陽。安帝以公車策書徵之。不至。及順帝復以策書召。經微。固辭。詔書切責。郡縣敦迫。就駕至京。稱病。強入朝。帝責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君何以慢朕。英正色抗辭。不為抗。尋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拜五官中郎將。英不敢復辭。數月。稱疾。篤。賜告歸。去就之義。可謂正矣。然當時朝臣。議英徒虛聲。無深

文集二卷

四十六

史論

謀奇計。而范史復借張楷李固之言。以証之。余竊謂不然。順帝之朝。貴戚權閹迭執朝政。白玉難為庸庸多福。深謀奇計。安所行之。且是時賢良有道。遍滿廷陛。而匡救大猷。獨責不應。賢良有道之匹夫義士。官廕仕星羅棋布。而密勿謨畫。獨責無疾。數月之中。即此豈公論也哉。楚南康氏七世為醫。非廖氏藥不行。王人痼疾。廖氏療之。弗愈。客薦越醫。曉進方。而暮未效。主人逐之。而復進。廖藥至。死猶以咎越醫也。徐氏之綱衣被天下。多需臧獲為之。綱皆徐氏。久專其利。自以為善。出見吳錦工。麗投之於地。謂莫我編若也。故凡公卿大臣。以治國家。則廖氏之藥。以取爵位。則徐氏之綱。越醫安得而試其方。吳

文集二卷

四十七

史論

孫安得而見其美哉。明初吳與弼陳獻章二人。皆和人儒。及被徵。安職即乞歸。朝臣安肆詆毀。謂其無深謀奇計。無以異於樊美也。以手致治在躬行。豈必繁說。且是時承平無事。公卿守文。恬憚奇計。廢格難行。苟用其道。朝夕詰詢。日計不足。歲計有餘。道若不行。強授一官。取必旦夕。宜其固辭而歸也。蓋自八股重而科甲尊。天下功名盡歸一塗。聲光氣餒。極重難返。鮮不登九卿而躋八座。自甲申外。他如卿舉明經。咸稱賤資。一入朝端。不難振暴其短。而屏迹之何況。歲穴隱淪。尤所視為么麼異物。嫻笑而醜詆者。哉。嗟乎。樊美既不幸為漢之越醫。而吳與弼陳獻章又相繼為明之吳錦。欲求免於廢棄也。

李齊耳隱壺山。強輿入朝。當時識其徒盜虛聲。且以方術飾之。豈不寬哉。茲獨極力剖釋。并與康齋公寅二先生並著大儒高蹈之致。學術品楷。文存而人亦存。後學周光國謹識。

蔡邕論

今而後知名之足以殺人也。造物之惜名也，重於富貴，富貴不足  
以殺人，富貴而殺人名，則之也。人情之忌名也，深於利祿，利祿不足  
以殺人，利祿而殺人名，則之也。是故名之所在，謗無隨之名之所射  
怨無歸之名之所專，禍無遺之甚矣。其足以殺人也，古今為盛名所  
殺者多矣。而最甚者莫如蔡邕。邕博學善文，兼通天文、音律、術數  
之學，好善嫉惡，不媚權貴。當時豪傑莫不瞻仰，蓋其名重天下也。久  
矣。而吾悲其以名受謗，以名賈怨，以名取禍，殺身也。當桓帝初，五侯  
橫恣，聞邕善琴，請帝召之行。至，偃師稱疾而返，遂以見忌。此其為名  
累者一也。初授議郎，屢進諫言，中常侍曹節見而惡之，遂為程璜所  
構，下獄。以大不敬論棄市，死。邕其為名累者再也。既徙朔方，  
楊球遣刺客刺邕，見路部主使加害，害客與部主皆感邕義，幸而獲免。  
此其為名累者三也。平原守王智君，王甫弟也，邕以救歸，智聞其名  
饒之，酒酣起舞，邕不為報，智怒，以謗誅邕。邕懼亡命，吳會者十二  
年。此其為名累者四也。董卓篡竊才望，辟命方至，稱疾不赴。卓怒曰：  
「吾力能族邕，此其為名累者五矣。」及卓切責州郡，舉邕迫脅就職。旬  
日之間，周歷三臺，舉封高陽鄉侯，匡導既中，狂悖屢革，亦能親尚父  
之稱，改青蓋之轡矣。猶懼不免於禍，欲逃匿山東，以狀貌環堵人共

又集上卷

四十八

史論

指目為弟，諫止此，其為名累者六矣。董卓既誅，邕於坐間一嘆，意

所感豪傑之常國法私情，不妨並申。且安知非物其逃匿之不果而  
慨然自嗟也。而王允自以始事重托，畏邕踴躍成漢史，作為謗書，傳於  
後世。此其為名累者七矣。邕遭七累，以及於禍，然則邕之死也，非以  
名哉？是以君子避名如避寇，畏名如畏敵，為誠懼其足以殺人也。  
以名殺人，猶可言也。以名殺人，并敗其名，不可言也。邕家三世不分  
財，母病三年不解帶，母死廬墓，木生連理，鬼哭塚旁。邕忠孝君子  
也。邕死之後，遂以不忠之罪橫被醜詆。而後世傳奇之家，誣其背父  
絕母，不孝通天，詭為歌曲，被之管絃，嗟乎！藉令邕為無名之人，得死  
者皆其生前之名累之也可畏哉。

又集下卷

四十九

史論

上下千古，感慨歎歎，誠萬世名累之箴鑑，非徒為蔡公作解嘲也。  
吾祖寢食大家而得其神韻，常與龍門史筆並垂不朽。  
孫元鑑

袁紹論一

高有志於天下而為天下所料則其人可知矣當此危急之日有人焉奉辭討叛扶天子以令諸侯其取天下之大機也袁紹獨有萬之兵并四州之地富強冠海內當此危急之際而分其時矣使能聽沮授之謀迎駕入鄴號令天下討賊反逆誰敢抗其終者不知從此顧盼懷自高號名就其視天下如掌中物豈知有曹操者徐起而握筆殺之柄哉一失其柄百事顛覆復欲出兵爭討而犯攻天子之名其不能得志於天下也曹氏料之矣然事會之來尚未有既方紹之趙許也僅操出兵自擊劉備此又取操一大機也使

史集二卷

五十

文論

聽田豐之謀舉兵以襲其後則一往而定乃辭以兒病還回不進宜豐之舉杖擊地而慟傷其事去也嗟乎田豐此謀操將皆處及之矣獨郭嘉料紹多疑來必不速而操則曰劉備人傑也不乘其新起擊之必為後患夫不憂全盛之紹而患新起之備且兩敵並至而獨稱備為人傑其目中豈復有紹哉蓋操之料紹不待其目也方其處韓馥破公孫瓚斬于毒敗黑山賊時雄心勝概一往易矯而人外竟內忌短於從善郭圖淳于瓊諸人從而諂附之以偏懷之恨乘隙而之氣持狐疑之心來群和之口親之君臣圖紹已熟矣嗟乎紹有謀臣授田豐兩人其智皆可料敵而卒為敵所料蓋天攸亡紹雖有謀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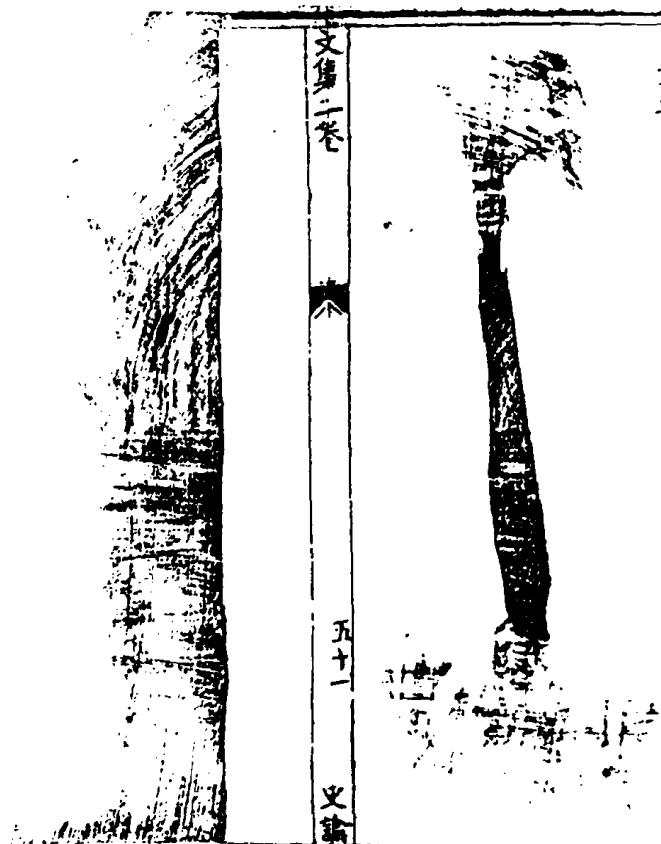
無所用之此皆愚所以料康之不用宮之奇也

紹之舉失機會皆莫之為而為者一經先生論斷則理勢昭然  
之令人嘆絕并前後兩篇俱捨一料字盤旋到底過似永叔得意  
文字幾事雖姪孫永愈記

史集二卷

五十一

文論



袁紹論二

且夫料敵之臣○敵國所忌也○我又從而殺之○敵忌○既去○我擊○豈不為敵所料哉○袁紹將攻許都○值劉備殺徐州刺史○曹懷沛○伏曹操○操自將擊備○田豐曰○曹劉連兵○吾舉兵以襲其後○兵以幾動○其其時也○紹不從○及操破備○豐又言○既失前機○不宜復行○不如久持○之○分為奇兵○乘虛迭出○我逸彼困○三年之內○可生克也○紹又不從○及敗還○曰○吾不用田豐之言○果為所笑○遂殺豐○嗟乎○高祖以白登敗而悔○不用姜敬○光武以群盜起而悔○不用郭子橫○帝王之悔○帝王之悔○發之機也○袁紹官渡一敗○功棄掃地○即悔而用豐○已無及矣○况殺豐乎○

文集二卷

五十二

史論

當紹崛起之初○豪傑歸心○輒舉義旗○接應何其盛耶○及其運籌○馮取冀州也○沮授田豐皆諫○將紹知其賢○拔而用之○而沮授諫○不宜讓州○辭更抗切○有云○袁紹孤客○仰我鼻息○雖如嬰兒○絕其乳哺○立可餓死○此在常情○必殺授而後快者○而紹畧不介意○任以司馬○使護諸將○其豁達○豈非英雄之概哉○奈何用而復殺之○豈智過於福始○而神昧於禍終○抑先有鑒於授之懷忌○久而不自知耶○且○之諫○不獨豐也○沮授亦勸紹勿行○宜作舟楫○械分兵渡許○以逸○以意○與豐同渡河一嘆○又與豐之舉○被投地同○而授尚得抗節○於以授被執○無從發忿耳○使在軍中○鮮不與豐同誅矣○從古○

之主○未有殺謀臣於既敗之後○思智士以先取之言○有之○獨紹始○是可慨矣○而吾猶悲豐之自傷也○曰○公勝而存○備可見○敗而怨○志內忌○將廢存○無望生矣○夫使人自憂其言之中○以為○死之○則進言者○安所措手足哉○然則紹之以懷忌○敗也○田豐料之○沮授料之○即其叛將○許攸亦料之○其譬如曹操料之○雙之謀士○荀彧料之○郭嘉料之○而紹不能自料也○傷哉○

本初之失○始在不奉迎天子○繼在不乘虛襲許○遂使曹操得志○暗殺漢祚○范史謂其矜懷○但高短於從善○自取敗亡○此論透發明快○可為千古龜鑑○庶幾是章○謹識○

文集二卷

五十三

史論



曹操司馬懿論

嗚呼漢室興亡之故豈不重哉○天生曹操以亡漢○亦生之以綏漢之○  
○天生司馬懿以篡魏○亦生之以報魏之○其以操獲漢之亡者所○  
○以重漢之亡也○其以懿報魏之篡者○亦所以重漢之亡也○蓋漢家祖○  
○功宗德被人深矣○迨其季也○董卓首叛○兗龍起謀○王圖帝者○實繁○  
○有徒○此時天下迄已無漢矣○操以一夫起兵○奮跡東兗○掃除亂寇○  
○有七州○遂使四百將覆之祀得延旦暮○及其子丕乃起而篡之○故曰○  
○天生操以亡漢○亦以綏漢之亡也○至懿之篡魏○則異於是○魏方虎視○  
○奄有中原○鼎盛養奸○坐竊朝政○非如操有極亂大壞難難之勢也○所○  
○平孟達○公孫皆庸豎小醜○蜀師屢侵○歟○兵却守○非如操有東征西討○  
○百戰之功也○雖有才畧○要皆深阻城府○穿窬小諂○非如操有料敵出○  
○奇如神之智也○丕廩二主○委懿心腹○顧命之恩○榮於兩朝○托孤之重○  
○隆於三命○非如操有震主不賞衣帶之釐也○顧乃包藏禍心○暗移魏○  
○爵曹爽之誅○篡延宗支○厥子師昭○校彌甚焉○廢芳不已○旋復執髦立○  
○與未幾○旋復自立○則是操所未受之恩○懿父子既受之於魏○而操所○  
○未行之誅○懿父子復行之於魏也○嗚呼○噫嘻○人耶○天耶○操以共主○空○  
○名○綏漢二十餘年之亡○而天報以丕廩二十餘年全盛之福○然操二○  
○十餘年脅迫漢主○而天又報以芳髦及與二十餘年脅迫之禍○故曰○

史集二卷

五十五

史論

史集二卷

五十五

史論

天生懿以篡魏○亦以報魏之篡也○漢獻魏廢○俄頃四十餘年○曹氏五○  
○若二廢一○一統○乃及於篡魏之漢亡○厥禍更烈○吾故曰○天生操懿皆以○  
○重漢之亡也○嗚呼○魏紀傳四十餘年○而曹自世祖以迄惠帝○亦僅四○  
○十三年○至於懷惡○而為劉聰所執○賈允執掌○為漢復讐○而賈后執始○  
○屠子○又為漢復讐○魏晉之亡○皆假外於賈氏之手○天道循環○如斯可○  
○畏哉○

重漢之亡一語千古特識○自魏晉而降○如曹懿者可勝道哉○讀之○  
○令人萬有皆空○故曰足辭評議○

荀彧論

荀彧勸操奉迎漢帝為操謀主者幾二十年及董昭議尊操為魏公加九錫乃以忠貞退讓為言不已晚乎君子曰傷哉彧之志苦而遇此也董卓之亂群奸竊發明叛天子獨一曹操猶知收人望以濟已事故舍袁紹曹首建奉迎之策迨入洛陽叔帝遷許不謀之或而問董昭操之厚昭薄或非一日矣蓋叔遷之後矯竊威福政由曹氏者董昭濟奸之罪然猶得剪除兇逆延建安二十五年之祀者荀彧有謀奉迎之功也及操挾屢勝之威復七州之地握刀必割驕虎難下歟高勢強神器暗移或當此時無如操何矣彼非不知操有內志而漫以忠貞退讓之言進也特以操方好名而喜功姑以是言微動其隱而陰緩其事以為曠日持久群雄悉焚然後雍容謙遜坐而受之讓之愈固得之愈安所以為操而西石苟延一綫而係所以為漢噫或之心苦矣及九錫既加漢祚漸促雖欲不飲藥不可得矣傷哉且夫群臣翊戴之謀與或退讓之志其冰炭豈待此時哉益必有規諷於先者矣操之始稱冀州牧也貪謂冀地廣大天下易服可遵古制或獨謂宜先定河內修復殘廟南伐楚鄧責王貢之不供天下大定乃議古制其沮之之意固已深矣夫安知操從其言不即疑其心乎又安知他日之增封邑授正司非餌或為九錫之舉而或之固辭屢

史集二卷

五十六

史集

諷非觸其私而中其忌乎然則空器之發由來漸矣後世張承等欲止沙陀稱帝乃勸存勗先滅朱氏報列聖之深讎擇唐後而立之而取吳西取蜀天下一家雖大祖太宗復生誰能居王上者蓋亦其期以緩之也嗟夫賢者不幸失身亂賊而隱忍權宜以爭其主只乞之命爭之不得以死繼之甚矣其志苦而遇屯也論者不察指或為教操盜漢豈非冤哉

文若以才畧之士失身曹瞞九錫之勸人皆疑之先生原情窺隱洞見為漢苦心其謀奉迎也扶正氣也其飲藥死也識時勢也若其有知如何懷意後學周足獻謹識

史集二卷

五十七

史集

孫權論

英雄舉事必內度已才外度敵勢故有可勝之資而不恃有可取之利而不爭有所藉者假於不藉故能有其藉也有所取者假於不取故能有其取也是故無兼併之才而圖兼併因以取亡者項羽是也無偏安之才而圖偏安因以取亡者陳豎公孫述是也若夫知不可兼併而不為兼併知可以偏安而自求偏安是則孫權而已矣昔者孫策臨終以後事附權曰舉江東之衆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權之不能兼併也策亦料之矣然其雄俊之姿恢廓之度以之得志於天下則不足能禁曹劉得志於天下則

文選二卷

史論

有餘乃知鼎足之勢非曹劉為之而孫權為之也當曹操破荆州順流而東也江東諸將皆欲迎操設權不用周瑜之謀則東南之勢曹操有其八九矣使操畢世不能定東南者赤壁之戰為之也關羽之攻曹仁破于禁斬龐德也自許以南皆遙應羽曹氏至欲還都以避設權不用呂蒙之謀則中原之勢蜀有六七矣使蜀畢世不能得中原者江陵之役為之也赤壁之戰江陵之役非欲與曹劉爭天下也不過欲據長江之全勢以保江東而已不得荆州不足以據長江不據長江不足以保江東舍江東而爭天下則江東亡舍荆州而保江東則江東亦亡既已據長江包荆州矣而後以雌為雄以守為戰以

文選二卷

史論

不可敗之道為先勝之道故漢海湧險足恃也將士輒睡人足恃也水陸舟車技足恃也然卒卒於其身為自守之兵終其身為三吳之長而不出長江以圖天下是則權所以為偏安而已矣彼曹操操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西征北伐老而不倦先主帝室之曾志圖恢復雖葭萌巴蜀輕用其謀不能自止彼其志皆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若權者塞漢之謀不如曹操討賊之志不如先主內度已才外度敵勢我不自為兼併人亦不能為兼併我能自為偏安人亦不得不為偏安蓋江為限以分三國於祚席據險為疆以紆兩雄於轉相奪有荆楊帝制自雄若權者豈非人傑也哉

鼎足三峙為仲謀獨開生面應推千古特識其文勢汪洋真覺風馳雨驟龍騰鳥瀾盡現臺榭樓閣之雄峻

蜀先主論

善取天下者不在能取而在能守。能守乃所以能取也。高祖將取成  
舉必令蕭何守關中。光武將取洛陽必令寇恂守河內。不守而取取  
之所得者尺寸而守之所失者尋丈。是猶鷹方捕雀不顧王孫之換  
而隨其後也。昔魯肅勸孫權以荊州資先主非棄荊州也。蓋是時  
肅內度國勢僅足保守江東。故借先主以守荊州。待規模已定然後  
徐圖之。觀其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  
殷富。據而有之。帝王之資也。請往說劉備。使撫荊州。共治曹操。益不  
守荊州不足以保江東。肅之意未嘗一日忘荊州也。迨曹操聞之時  
方作書落筆於地。則肅肅借荊州之計果足治操可知矣。夫攻人圍  
者无明其所畏而審其所忌。應聲之虫聞雷九而不語。所畏在雷九  
則即以雷九服之。人面之瘡見貝好而皺眉。所忌在貝好則即以貝  
母飼之。孫劉之深交曹氏之所畏忌也。奈何不投其所畏忌而顧自  
相畏忌也哉。周瑜之以水軍入夏口以攻劉璋也。先主畏之。關羽之  
攻樊城困曹仁也。孫權忌之。不因曹氏所畏忌者以攻曹氏。乃使曹  
氏得用孫劉所畏忌者使之自攻。則是先主之得益州不足以厚曹  
操而關羽之爭荊州乃足以憂先主。使曹操得委荊州以關孫劉便  
之不得志於天下者。此非特孫權之過抑亦先主之咎也。當先主入

史集三卷

六十一

史論

蜀之時。使擇賢者佐關羽。共守荊州。使之親孫權。結曹操。推誠以

陸遜諸人待蜀人既附。根本已固。然後自出益州。使關羽出荊州。孫  
權出江東三路並進。戮力同心。以討曹操。豈非策之善者哉。夫其取  
益州也。彼髮之言。既已失信於權。故其守荊州也。養虎之疑。不應  
繫於我。今乃聽關羽攻曹仁。而以糜芳傅士仁兩庸人以守荊州。何  
為也哉。當羽之降于禁。斬龐德。自許以南。皆應。應曹氏至欲徙都  
以避。可謂雄矣。第吳方欲據長江而事之。而我乃欲兼許洛而吞之。  
吳方視我如腹心。肘腋之患。我乃從事於門庭藩垣之寇。取勝一  
時。遺恨千古。於是司馬懿之計得行於魏。而呂蒙之謀得伸於吳。  
魏之交不謀而自合。荊州之守既潰。而樊城之圍自解。嗚呼。爭荊州  
即所以棄荊州也。棄荊州即所以棄天下也。彼孫權者。志在荊州。而  
不在天下。吾無怪焉。先主志在天下。乃以不善守荊州。遂使曹操得  
獨據中原。以成篡竊之勢。豈不大哉。

老泉一生得力孟氏七篇。其文境似之。先生神遊眉山。洵是曠世  
同堂。蓋答先主之不能善守荊州。據勢度理。若觀火而懸之。國  
門誰能易此。後學已拜步。

史集二卷

六十一

史論

諸葛亮論

小才所以不及大才者小才躁而大才靜也小智所以不及大智者小智偽而大智誠也才智不與躁偽隣而躁偽者往往自託於才智非才智之罪而用才智之罪也人能用其才智於靜與誠之間即天地鬼神猶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常諸葛亮在隆中時每自比管仲樂毅彼亦自就其才智言之耳若其靜與誠則非管樂之流而伊周之亞也三聘始出流言不動靜之至也放大甲於桐而天下安於磐石啓金縢之書而精神感於風雷誠之至也亮之才智所以並於伊周者吾不具論論其靜與誠而已矣抱膝南陽長嘯草廬曹公微之而不臣魏張昭薦之而不仕吳應歎三顧始就先主吾有以知其靜也輔弱主十有二年專制獨斷而上下不疑外連吳會而強隣不敢內服南越而後蠻不叛李平致死廖立垂泣而沒齒無怨吾有以知其誠也夫惟靜以居才故才者馴焉夫惟靜以取躁故躁者避焉夫惟誠以居智故智者屈焉夫惟誠以應偽故偽者服焉當時周瑜荀彧其才智非不與亮相敵也三人者分據三國各得其主而事之可謂忠矣然瑜之在吳也欲以水軍越荊州以取蜀是其靜不足也彧之在魏也至老而不免猜忌以死是其誠不足也誠靜不足而徒以有德之才智屢耀其光此謂盛德列於麗譙之間徒墮於銅墮之內縱

文集二卷

六十三

史記

文集二卷

六十三

史記

極其才智之分適見獲其神明矣是貴哉亮不嘗自云乎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則業垂統緒高才雄智所驚疑顧畏歛掌踞踞而莫敢自必者乃以付之謹慎之亮則以謹慎者功名之所就而靜與誠之所生也彼伊周事業自謹慎者為之則為聖人不能謹慎雖功名蓋世不免於奸雄而已嗚呼謹慎豈易言哉

本先帝知臣謹慎一語衛才揆智據實勘出誠靜二字為所龍寫照豈覺類上三堂後勒矣行文千回百折波浪萬頃詩云學海波翻日文江浪湧花舉以似之族孫鵬鳴拜識

羊祜論

古今為盛德者。嘗懷忠信而志功名者。奸行誹詐。一者兩相成也。然亦有為盛德之事。以開功名之途。而取忠信之效。而陽避諂詐之形。者如晉之羊祜是也。祜初為觀音。奉心司馬。佐命受禪。其登顯赫。此豈非功名之士哉。功名之士。志外而遺內。勤遠而忽近。憂難。以晉室新造。四維不張。荀賈小人。煽亂朝野。卑劣。盤據內郡。舉不以厚其慮。而其精思所注。獨在乎吳。方其出鎮南夏。都督荆襄。時用諂詐。以墮石城。布忠信。以傾江東。蓋其諂詐所至。忠信亦至焉。其忠信者。乃其所以為諂詐也。於是進據險要。關建五城。膏腴之地。來極。其家破國亡。猶然岷山。墮遺愛。與恩。不以為仇讎。而以為父母。如懸鼠食牛。自角至心。牛至死猶以為耳也。觀祜進伐吳之說。有曰。孫皓暴虐。今釋不取。設令復立令主。不能免矣。此豈忠信者之言哉。及外患方殷。朝議以伐吳為緩。祜曰。但能平吳。外患自定。豈料外患之伏。不在樹機。使而在劉淵石勒中原之患。不在吳之有令主。而在晉之無哲嗣也。乎是時。山濤憂晉之將亂。欲釋吳以為外懼。而祜不然。夫以祜之才智。而知幾審微。乃遠不如濟者。豈有他哉。祜方視平吳為重。則尤視安晉為輕。視吞併之備。伐為急。則必視蕭牆之隱。憂。

史論

史論

史論

為其本願然也。厥後伐吳之日。祜方寢疾。武帝勸祜卧養。將祜辭曰。今日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方願聖恩耳。然則祜雖志在吞併。亦未嘗不憂在蕭牆。憂之而不能防維於未亂者。彼其意以對疆。廟堂各有其任。吾但就吾身之所及為者。職之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雖然。晉有懷愍而後。尚能延有年之祀者。賴有江東也。祜不平吳。晉不能偏安於江東。祜雖不能匡西晉。以保中原。猶能保東晉。以成偏安。又誰謂廢德之矯。而忠信之佛者。無益於國家。豈長之祚也哉。為忠信以行諂詐。此是極文作用。羊叔子平吳定晉。亦用此直是智者相時。觀亦審機。圖功深意。第中始終。祜此直言。可以讀史。可以論世。孫朝棟讀說。

史論

史論

史論

史論

羊祜杜預合論

今夫名利者天下之所共競也。試語人曰：汝生有肝膽之勞，紀章萬鍾之奉，則必慨然弗應。又試語人曰：汝生竭腹膂之力，紀有明哲之號，則且欣然從之。何則？榮利所加及身而止，而聲施所被千古無窮也。羊祜在襄陽，常遊岷山，顧謂鄒湛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古今賢達登山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有知，晚魄猶應登此山也。杜預亦登此山，刻石為二碑，自紀勲德。一沉岷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一岷山也，而兩人於此流連感慨，其獲身獲之名，不啻其髮膚性命者，何哉？噫！此乃其

平吳之本也。今試考祜之謀吳也，務示恩信，懷柔綏服，預則軍旅之暇，耽思經籍，此兩人者先後相承，志慮相接，其孜孜圖利之心，皆不勝其圖名而其專一之誠，堅猛之願，沉毅之氣，不至於剪滅江東，席捲荆楊不止，天亦隨其精神之所至，而各以其名報焉。是豈漫然已哉？且夫圖利者傷名，圖名者失利，此兩不相得之勢也。獨於榮傑之士，則兼收而並獲之名在一，人利及國家矣。名在後世而利及一時矣。雖然，吾嘗聞之利如刀，刃名若寶光，刀不在握，及鋒而用，故利之所在，必主於捷；捷則可以決天下之機，寶光在璞，積厚而發，故名之所在，常主於需。需則可以收天下之望，方伐吳之初，舉朝以為不可

祜猶謂宜乘孫皓之暴急起圖之，常斷不斷，必有後時之咎。及杜預旬日之間，屢克城邑，諸將欲歸，預獨曰：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不可失也。其捷如此，當及鋒而用之時，其道固宜然也。需於九年，故能捷於俄頃，需於帷帳，故能捷於折衝。非必孜孜於利也，但孜孜於名而利自歸焉。此固兩人岷山之上所為流連慷慨者哉。

爭名立功古今豪傑同此一片熱腸，先生將利伴說一主於捷一

史論

史論

史論

主於需不惟曲中羊祜杜預兩人情事舉三代以下好名之士皆當奉此為秘鑰，其中段落照映如草蛇灰線，真覺龍門去人至今不遠。後學同志夏璜

謝玄論

孔子所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者豈非以有所通者有所蔽  
疎節闊目君子所宜而猥瑣纖密小人之事哉乃有不盡然者晉之  
謝安所謂疎節闊目者也其從子玄實有安風符堅寇晉安以軍事  
付玄都超曰玄必不負所舉吾嘗與玄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屢  
問各得其宜以此知其才也然則小知固不妨大受歟曰天下事有  
即小可以觀大者於其整且暇者驗之而已惟整故其事雖而有倫  
惟暇故其心閒而不亂以不亂之心行有倫之事雖屢屢小物罔或  
屑越斯所謂大受之君子也夫以弱晉當強秦人心權則內變起泉  
志感則戰氣衰使為將者不示以整不鎮以暇晉室岌乎殆哉謝安  
方受命督軍與玄指揮將帥各得其任整也命駕遊山與玄圍棋賭  
至夜乃還暇也彼符堅挾百萬之衆投鞭斷流是殆欲以全氣吞  
晉矣及登壽陽城見玄部曲整嚴乃云彼亦勁敵何謂弱也肥水對  
壘玄從容遣使謂堅曰君遠臨吾境而臨水為陣此非欲速戰也諸  
君稍却令將士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觀之不亦樂乎此其整暇為何  
如哉玄以為堅衆百萬易進亦易退但誘之退其陣必亂彼亂我整  
彼退我暇乘而擊之奔潰陷藉必然之勢矣蓋天下惟暇者能整整  
者亦能暇安以度勝大綱畢舉暇而有整玄以才勝小物克勤整而

文集上卷

六十九

史論

賈賈凡用兵者當如是也吳興仙坂江陵孫權欲遣萬人計之潘  
獨欲以五千人往曰臣嘗觀仙為人設饌衆賓咸集至日中不能  
得食而一席十起此侏儒觀一節之效也夫一席十起不暇甚矣安  
能整乎宜其為潘擒也嗟乎玄以從使屢屢下肥水之捷仙以不能  
設饌決江陵之敗天下事固有即小以觀大者非可以小知大受之  
說概之也

文集二卷

六十九

史論

余嘗讀史至肥水之戰每撫掌嘆曰國之存亡莫非天也是役也  
若非朱序陣後之呼使秦半渡擊晉則謝玄不幾危乎幸而符融  
馬倒為晉兵所殺兼以草木人形風鶴王師致令秦符融落魄  
玄因而成功豈非天哉然當其時非安之暇而整玄之整而暇亦  
無以善承天意此兩人賴先生之文而益彰先生其千載下知  
已矣至文之委曲詳盡自非時手所及後學周志莫識



王叔文論

作史者衡千古公論之是非而不拘一時私情之喜怒則善矣吾於王叔文而竊慨唐順宗時史官之失實也順宗賢主也史既稱其在東宮常侍德宗言裴延齡常渠年之奸每當敷奏不假宣官顏色其待群小若是嚴也而又言其即位遽昵婦寺使叔文得與內侍李忠言昭容牛氏朋比為奸是何前後易轍若是速乎德宗猜忌不君史既言之矣順宗為太子語及時政叔文曰太子侍膳問安而已勿與外事有如陛下以叔文心見疑何以自解而又云叔文蒙幸太子宮以病國政夫東宮既不與外事矣東宮之人何由撓國政乎叔文侍

文集卷

七十

史論

大子時陰以百姓疾苦入告史既稱其初即位時即罷官市禁五坊小兒戲免進奉及各色進獻天下欣然而又云當時道路以目豈有貞元遺虐剪除已盡而尚結怨聚應於道路乎德宗以貞元乙酉正月崩順宗即位至秋七月憲宗監國旋嗣大位計順宗在位不過六月而叔文為學士未幾遷樞密使去職楊龜密神魯幾何時史何不於六月內直敘其與八司馬所為不法何事但云蹤跡詭秘汲汲如狂而已將何以服人心乎陸伯冲通經學古有功春秋所稱文通先生是也恬淡寡欲官止侍讀史乃以躁進列八司馬之有柳子厚劉夢得天下奇才也史譏其伊周管葛互相推許遂謂叔文外倚奸回

文集卷

七十一

史論

以據大樞夫人臣以伊周管葛相許而稱奸回豈以林甫國忠相期乃為忠直乎德宗朝匱乏者財賦也叔文以財為國本知杜佑賢薦領度支鹽鐵而史謂叔文欲以已副而尚其權使叔文果欲崇權則當時聚歛小人如李實輩因而用之可以自恣今既遂實而用佑矣猶欲從賢者之後崇權謀利不已謬乎唐自明皇以來握兵者宦官也叔文薦范希朝掌神策軍以解其柄使此法不變則唐之社稷未易亡也史乃謂其奪宦官兵以自固使果欲自固則陰連北司互為黨援可矣奈何結怨樹敵以讎宦官乎叔文以快宦官并以兵柄歸宦官以釀耳露之禍而史為叔文咎何也唐之中葉所進命者藩鎮也常舉在西川命副使劉闢求兼全蜀且曰公如不與必有以相酬叔文欲執而斬之使劉闢既斬豈煩高崇文之討乎宰相不可縱闢使歸而常舉掃除君側之奏至矣是年舉死劉闢阻兵稱留後次年求兼全蜀舉兵逐反殺叔文以驕叛人使強藩得執人主進退之權以成昭宣之變而史猶為叔文過抑又何也凡此數者豈非史臣徇一時之喜怒而不衡千古之是非者哉雖然叔文則固有以自取矣古之人臣將欲有為於天下必先度其身其次度其君次度其時與勢叔文雖嘗讀書明治道乎然進由奕衛官無勳勞資微望輕輿情難協則非有為之身矣順宗固賢主乎然風疾失音深宮決事猜嫌

易生則非有為之君矣。又况天步艱難，奸庸滿朝，德廟命無復大。臣陸贄陽城就徵而卒，老成凋謝，新進未洽，則非有為之時勢矣。叔文既昧於自度，而柳劉諸賢又以年少才高，勇於圖治，當時斗管，醒觀之倫，謀望不遠，幸與大謬。嗟乎！使叔文而小人也，尚當於柳劉諸賢棄瑕錄瑜，叔文既非小人矣，乃以比匪之罪，橫加柳劉，并及伯冲，尚得為公論乎？吾獨惜元和歌詩首重劉向，大唐文章並尊韓柳，夢得之詩姑置勿論，至於子厚，竄逐之職，能以山水發其天懷，怨尤憤怒，不形於詞，柳民遺愛深入心腑，可謂賢且達矣。迺後之讀史者，一則曰貞元和臣，再則曰叔文死友，論詩則左劉而右白，談文則抑柳而揚韓，然不能明指四人之優劣何在，而但曰叔文之黨華而不實者也，棄其人并與其人之詩與文而并廢之，蓋史官拘一時之喜怒，而後人又拘史官之是非者也。嗚呼傷哉！

立意本為子厚解，務極力翻案，先辨叔文非小人，則子厚之冤，不向自雪矣。讀者須知文人滿腔熱腸，動漫孫名弘識。

文集二卷

七十三

史論

虞翻能知變論

醫有方也，不知方不可言醫。然岐伯之方以變而神，知岐伯之方而不知變，猶之不知方也。奕有譜也，不知譜不可言奕。然積薪之譜以變而奇，知積薪之譜而不知變，猶之不知譜也。用兵者亦若是矣。孫吳之書，隨時能變，故孫吳雖死，而孫吳之術不窮於後世。不知其變而徒按孫吳之成跡，則古人制勝之道，祇足以速敗。是以車戰宜古而不宜今，今也火牛可一而不可再也。古法前左水澤而韓信反以背水力戰，戰得勝及至近代，漸愚之師學韓信之背水，而全軍覆沒者，韓信知變古法，而今人不能變韓信之法也。古法將不能危而張綱頓

文集二卷

七十三

史論

以單車入豐，示信及至近代，閭閻之將學張綱之單車，而身被囚執者，張綱能變古法，而今人不能變張綱之法也。以至用間而反為間所用，用謀而反為謀所用，用賊攻賊而反為賊所攻，此非孫吳之過而人讀孫吳之書者過也。吾於虞翻有取焉。翻之破羌也，或問曰：孫臏破寇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防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翻曰：羌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為所及，羌見吾軍日增，必謂府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如虞翻此言，可謂隨時變法學古而不窮者。豈與庸醫不察脈理而從襲古方以殺人拙劣不審敵勢而徒按舊譜以取敗者同日而語哉！

大易成文定數不越通變極數信乎權變之神奇真可名言今先生謂其詞能知變具見論古有識



文集二卷

七十四



梁鴻以憤世為隱

梁鴻既隱矣及東出關過京師又作五噫之歌詞涉譏諷使肅宗聞而惡之夫肅宗非無道昏亂之主也而為此譏諷何哉既懼而憂姓名將入京又為詩曰欲乘策兮縱過娛吾俗兮作諛競舉枉兮錯直咸先佞兮哭哭夫舉枉錯直何與於南畝之人以此形諸篇什豈隱者所宜哉觀其書孟光云夫子欲隱居避患無乃欲低頭就之乎夫欲避患而後隱居則其隱故有激而然故心欲避患而口嘗擇患即伯鸞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矣易小過之彖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進而下順也所謂飛鳥音者言語文章是也小者既退矣此

文集二卷

七十五

時言語文章宜下順不宜上進清質而濁文詞危而有遠如是隱居避患而後翱翔千仞之上不為弋慕戢翼叢澤之中不被矰繳也鵲聲知喜鵲鳴樂異喜與異何與於二鳥哉鳥不忘世世亦不能忘鳥其不調鼎為者倖耳吾獨怪伯鸞之歌駸駸乎欲上進矣以是知伯鸞益嫉世者惜其不能忘世也

先生年方強仕其心真鴻喜身喜世深以此為鑒故言之精切詳明清澹孫祥珠謹識



王先和光之難論

史補王子師剛稜疾惡為豫州刺史時大破黃巾賊得張讓賓客與  
賊交通書竟發其奸為讓忿恨中以他事再下獄幾危此其人豈能  
委純於奸亂之朝哉及董卓煽禍乃矯情屈意使卓坦然無疑委以  
腹心遂得除結呂布不動聲色討除大逆斯又善用剛者所以為龍  
為蛇若沉若浮屈伸變化不可端倪也使能善觀其後豈有李郭之  
亂哉乃自謂無後患伏正持義鮮溫潤之色又不故卓即由以及  
於難惜哉委剛殺疾惡者其常也委蛇承順乃其變也不得已而詭  
以討賊賊已授首故能即登聲如逐條久個忽得欠伸齋啞積然思  
文集二卷 七十六 史補

善用其剛志在全漢惠生所忽奮不顧身王公忠誠凜然千古俱  
以氣矜未消專勞獨斷棄華威紀馬大傳所為嘆也元生特借侯  
射士孫打一對招何等婉惜嗟乎功臣免禍嗚夷難追居安忘危

為喉可擊讀至結語真令人百感交集矣 神泉樓藏書世景刊



文集二卷

七十七

史補

孔明惡孟達為有識論

孟達叛蜀降魏。魏以達為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乃進兵。同欲以圖魏。孔明惡達反覆。欲促其事。以敗之。乃遣郭模偽降。以達與申儀有隙。令模過儀。漏泄其謀。吾乃知子明之不可及也。天下惟反國之臣。不可與建功名。數變之志。不可與圖機事。英雄舉事。光明磊落。寧六出祁山。屢敗不困。必不憑藉叛人。苟且僥倖。以偷勝於一時。夫以僥倖勝者。亦以僥倖而敗。如其不勝。禍不旋踵。侯景叛魏。終亦噬梁。梁師叛金。終亦反宋。從古小人反覆召亂。其平日為人。必有為孔明所窺者。豈待再叛。乃惡之哉。寧獨孔明當達之叛蜀也。魏文帝待之

文集二卷

七十八

史論

甚厚。司馬懿獨以達言行傾巧。不可深任。文帝不從。及達叛魏。孔明促其速敗。而懿則欲其緩發。遺書慰達。布以腹心。達信懿言。猶豫不決。懿遂潛軍倍道。擒而殺之。懿與孔明兩智相角。而其玩弄叛人於腹掌之上。乃各操成算。弟此達雖至死。猶不知懿與孔明兩人計誑已也。乃與孔明書曰。吾舉事八日。而懿兵至城。何神速也。小人好亂而寡謀。其不足恃如此。使當時姜維魏延諸人。肯功生事。潛兵出境。以從其後。則其債歸厚國。必有不可言者矣。以是知孔明之不可及也。

詐與智相敵。而不能相勝。人情事理。古今同鑒。後學當世是

辛憲英之言似晏子論

司馬懿謀殺曹爽。與司馬懿之聞變。欲赴難乎。奈車幸敵。似謀於其神憲英曰。天子在外。大傳聞城門人云。將不利。社稷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大傳誅曹爽耳。曰然。則事就乎。曰得無始就。爽才非大傳敵也。曰然。則可以無行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死。親親之事也。從衆而已。嗟乎。從衆者。庸人規避之言。非委贊贊所宜也。而在此時。則豪傑樹品之本。何則。親親之虎。以報奉養而豪傑之生。必存名節也。曹爽以驕橫受誅。死固其宜。為將軍者。又從而死之。不已過乎。先

文集二卷

七十九

史論

是棄辟羊枯枯不應命。乃曰。委贊事人。復何容。易枯盡逆知爽之必敗。不欲為之死矣。及枯被徵為中書侍郎。即已委贊司馬師縱網忠輸誠。豈為司馬親昵哉。敵雖委贊事。然同為魏臣。固可無死矣。天子在外。而出而赴難。盡臣節也。天子還內。歸而從衆。全臣品也。既不為規避之計。亦不涉親昵之私。義立而身安。故曰。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也。桓彝死蘇峻之難。其將俞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縱之委贊事。與無異事。晉也。忠於義。乃所以忠於晉。死何疑哉。崔杼弑其君。晏子執其股而哭。人曰。死乎。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俞縱

之○死○是○其○義○也○又○曰○第○為○已○死○而○為○已○死○非○其○親○朋○其○誰○任○之○幸○哉○  
之○後○衆○是○其○義○也○愚○英○婦○人○耳○而○其○言○乃○似○晏○子○此○豈○積○有○所○能○及○  
哉○

品○節○二○字○是○一○篇○主○腦○死○之○輕○重○於○此○決○焉○憲○英○言○本○合○義○揭○出○  
以○相○十○古○受○侯○榜○樣○應○與○左○史○並○傳○  
魏○後○學○陳○元○士○謹○識○



郭玉醫貴人之對

郭玉善醫雖貧賤必盡心力而燕貴人時或不愈漢和帝乃令  
貴人服藥變一針而瘳帝詰其狀對曰醫者意也貴人執尊尚以  
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臣意上不能盡何有於病哉因言治貴人有  
四難帝善其對余謂郭玉特對帝言故切責貴人借醫以諷諫耳使  
玉以是責醫則更有道矣貴人者名利之府而足非門火之門也醫  
之為意明於活人而已若一意以活人矣又一意為名利焉為名  
則不忘是非為利則不忘得失意已雜矣安能治病哉削鍼者愈公  
朝忘是非也承蜩者不反不側不以天地萬物為蜩之一翼忘得失  
也九事皆然不獨醫也醫不能忘且有見貴人而賦法承旨依違苟  
安者矣病者深宜但不愈而已哉嘗見扶穿楊之技者敵不能  
發一矢而名士棘場試膽每以迎合有司失之皆是非得失之意先  
有以亂之也故曰以瓦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昏

舉醫者言義為醫者規立意標詞當知非寬解貴人也總是名利  
場中輕鎖牢籠救人救世誰能明鏡不蔽  
魏後學吳國鈞謹識

先生 鑒定

清華學校 圖書館藏

永新賀貽孫子翼甫著

同邑戚族 公梓

男釋恭 釋圭 釋莊

孫元儼 元凱 元靖 蒙次



代賀明府管先生泰續序

善治百姓者惟其時而已矣。先時而治之若翠裘而振領也。後之人每事務慎。充而後施。變病而後求醫。大亂極壞而後與民爭勝。而不

知時已。瞬息去之矣。永新土瘠賦重。其民志憤而思煩。樓固易與為

序

治而煩亦易與為亂。又地接臨武藍山。群盜巨剽不逞之徒。講張為幻。亂之初生。其勢已熾。當此時也。非得非常之材以治之。禍有不可言者。管公甫至。即勞民疾苦。廉得大猾數人。置之辟。未幾盡逮。邑中武健狡悍。及諸不法少年。皆論鬼新通邑。稱快如出湯火。乃清屯租。繕城池。行保甲。練鄉兵。格虎政。均紅差。百度與舉。蓋至三年報政之日。而後喜可知也。昔者西門豹將為惠於鄆。无先繩以不敢欺。公孫僑將為惠於鄆。无先示以不敢玩。豈好為是嚴察哉。入煥室者。躬來不御。登夜闕者。歸路不用。惟其時也。當時鄆之民。執法誣上。約與

集三卷

序

僑蓋有所大不忍於心。不得已而出乎此也。且夫君子之治民。猶大匠之運斤也。方員曲直。各隨其材。而已。猶風之遇簫。忽然感之。清濁高下。各應其類。而已。使居今之時。理今之民。而无提單父之鼓。而鼓之。取武城之歌。而播之。求虞城之柳。而憇之。乞河陽之桃。而灌之。苟如是。是亦可以為循吏矣。而審時之君子。有所不居何也。才非懼幅俗。非淳龐。雖與斯民言。寂靜之理。其神與志不侵也。苟其學問可以用。奇道衍宜於稽。憂難與斯民行。摘發之事。其神與志侵也。以其不優者。治民則絃歌不亢。不疲於聽。斷以其所優者。自治則簿書不必不達於枕。柳也。亦惟其時而已矣。夫今日永新。視二年前。何如哉。何使三年前。有聖賢者出。而縮符茲土。其不能擁腫是居。執掌是使。行小惠而棄豐功也。明矣。公入承家學。出佩聖謨。辨幾觀物。時措咸宜。以為大害既除。是即斯民更生之福也。於是以前運不可以重困也。乃議官造以甦之。以新制不可以濫徵也。乃入正編以省之。以微訟不可以繁興也。乃禁積歇以正之。以盜賊不可以蔓引也。乃察情偽以雪之。當斯時也。寬猛相濟。又如循環。我公於此。別有以神其不測之用。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山海既阻。高深深以坊民。矣。而山海所以利民者。亦此高深也。方且明禮讓。教親愛。揭慈惠。與民相怡。民之化之也。將如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如四肢之於身。其無私戴。而抑

知三年之內公益幾拮据於此矣。況當此流寇發烽火時。漸非無事之時矣。獨恃賢有司相時而動撫而寧之。乃自昭代以來。名臣輻輳。追踪唐宋。而循卓之吏不遺東漢何哉。其弊在大吏之督責繁而有司之事權輕。急收中庸之材。而樂獎諛諂之士。為有司者。選賢取容。救過不給而已。而公獨能爭時之先。赫然震勵。揮斤於寬。運於於理解。此固今日救時之才也。吾觀從古救時大臣。其任天下事以膽。而成天下事以氣。公下車時。有官校藉藉。藩籬漁民。者立擒治。不少貸。有神降於邑之樟。視百姓奔走狂惑。祈賽無虛日。公為下令。毀其廟。蓋其膽氣固有過人者矣。聖主側席求賢。新頒

文集三卷

二

一

序

功令簡邑令賢者登之史局。將以格大用。如公文章經濟。環海以內。能有幾人。救時之業。余將盡以膽氣決之。不獨以一邑政成為公慶也。

代送韓司理內召序  
韓公以廉平理古郡。值獻賊殘破之後。望公如救焚拯溺。及下車。加意撫循。合邑九邑之民。共慶更生。未及三期。忽膺內召。故事。欽命甫至。張樂置酒。歡宴脂車秣馬。祖道郊饒。獨至今日。郡人咸望曰。公寧棄我瘠人乎。相與炷香。拊胸盟。纓繭持牒。走洪都。伏轅門。呼籲撫軍。乞留久任。詞甚懇。撫軍諭以內召無疏。留例。趣有姓歸。既歸。相與歡。嗟嘆曰。我公果棄我瘠人去矣。追思昔日流離楚越。誰招我。我歸。故土乎。張轉碎。誰衣我。我使我生全乎。清因曼延。誰實甦之。里戶倒懸。誰實解之。町畦鹿場。誰為廬居。田卒汙萊。誰與奮。焉。虎誰制。素難消。誰賦。誰調。誰費。誰省。保甲誰寧。松楸誰保。寧越鞭誰。與免詩書。牆壁誰恤。平公乎。公乎。來何暮。平去何遽。平益開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離親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子於父母天性也。然燕喜為長。則憂思為短。故其懷懷不踰三日。今公之召也。藩臬郡守以下。咸纏帶饌。率以慶盛典。獨古郡之人。忽忽若失。皇皇如有所求。深山窮谷。羣婦孺子。牽衣執裾。展轉綿綿。數十日不止。則後此之思公。更可知已。雖然。公雖促裝戒道。夫豈忽然於郡人哉。迹梁發笥。郡人之憂亦公之憂也。出柳破。郡人之憂亦公之憂也。恩勤鬻子。風雨飄搖。郡人之憂亦公之憂也。扁鵲為就。儲延再生。



之命。事陀為陳。登起三年之病。設今病將。懸龍。遂入秦。陳。痛。未。來。陀已。向。親。此。雖。號。陳。之。憂。亦。鶴。陀。之。憂。也。且。夫。疾。可。易。醫。而。已。驗。之。方。不。可。易。民。可。更。宰。而。已。效。之。治。不。可。更。公。今。行。矣。倘。其。舊。政。告。新。前。規。後。隨。離。離。之。兒。不。至。斷。乳。統。樹。之。鳥。得。投。林。是。則。我。公。終。愛。吉。民。之。願。而。即。郡。人。攀。轅。遮。道。留。公。之。願。也。乎。公。之。才。猷。達。於。遐。邇。畫。戟。櫓。帷。重。來。有。目。送。公。者。自。崖。而。返。而。望。見。顏。色。蕭。蕭。猶。在。咫尺。間。也。

文從昌黎云伯樂一過馬群遂空脫出而一種官民纏綿戀戀不舍至情確是吉翹遭亂思治光景移易他處不得歸公美政入手

文集三卷

五

序

借勢反點及傳神馮煥總在空際盤旋至其文之錯綜變化視染生色幼婦黃絹為後來開無數法門 南坪晚學 王佐漫錄

陶都陳三先生詩選序

詩之有風由來尚矣十五國中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作皆曰風人風之感物莫如天籟天籟之發非風非竅無意而感自然而為可已者天也詩人之天亦如是已矣今天天之與我豈有二哉曾與在天雖別為我凡我詩人之聰明皆天之似鼻似口者也凡我詩人之韻刺皆天之呼吸吐納者也凡我詩人之心思腸腑啼笑寢歌皆天之唱喝嗚呼刁刁調調者也任天而發吹萬不同聽其自取而真詩存焉得其趣者其陶靖節先生乎其為人也解體世紛游趣區外其涉物也和而不流獨而能群其為詩也悠然有會命筆成篇取適已意不為名譽倘所謂天籟者耶自陶以後有郭亮夫陳白沙兩先生皆有陶風然而稍涉於理矣陶詩與三百篇惟不言理故理至焉即陳言理之詩非許人之詩也然理足而止不假外求猶風藉蕭管止於成吹竅因律呂止於成奏雖曰比竹而亦天也盧公八閩理學之儒也手輯三先生詩取其離者合之異者同之箋釋而梓行於世其不期而同不期合而合者是亦盧公之天也吾乃知言詩者之貴天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彼夫博風而飛者撥雨而怒順風而受者悠然以適御風而行者冷然以善詩至於怒與適且冷而風人之性情出矣然而怒者誰耶適者誰耶冷者誰耶皆非人之所能為

文集三卷

六

序

也。天也。故凡漢唐以後壯士之言多怨。清士之言多通。通上之言多  
冷。若是者不可謂非風。即不可謂非天也。故知風之自之為天又何  
繫於三先生之不期同而同。不期合而合者哉。

詩本言情。然情深而理寓。此合題所以適其天也。漆園書經有  
合風人意。旨始舉天類。而闡發之不惟可以証三先生詩。又可補  
詩後騷後一書之餘義。洵為錦囊也。  
孫弘治臨頤



文集三卷

序

程天修破愁軍詩集序

愁在七情之外。最為難破。矣。七情之於人也。如樂出虛。如蒸成菌。賢  
與不肖。並馳而爭。獨至於愁。則賢者過焉。不肖者不及也。賢者之愁。  
上自君父。下逮民生。櫻於心。而見於眉。發於嘆。而著於詞。拂鬱於  
寸。而憤盈於天。壞其城。堅其壘。固傾師。其下橫挑遠戰。有葉甲走耳。  
而吾友程天修所著。近詩。自名曰破愁軍。斯又奇矣。天修。忠孝人也。  
生斯世也。懷忠孝之心。為斯世也。行忠孝之事。是他人之愁。可破。而  
天修之愁。死不可破也。今讀其哭洪都哀唐城。夢兄悲弟。悼故人。嘆  
田父。諸篇。嗚咽涕泗。祇益人愁。又奚以破愁。雖然。天修之愁。乃所以

破愁也。

李愬之擒吳元濟也。

用蔡人。

以破蔡人。

岳飛之攻楊公也。

用水賊。

以破水賊。

設今天修和顏強笑。欲以破愁。愁不可破也。惟以愁  
破愁。不費一矢。不折一騎。而斬將塞旗。直搗深堅。是則李岳之軍也。

余昔年遙幽憂之疾。服藥不效。醫者勸予飲酒賦詩。乃為近體一帙。  
命曰喚愁流連詠歌。梓而行之。無遂漸痕。良將治軍。如良醫治病。順  
而導之。病即為藥。苟乖其方。藥乃為病。推此道也。可以橫行天下。寧  
獨破一人之愁。飲至策勳也哉。

詩以破愁。軍名篇。猶釋氏所云破魔軍。惟以愁破愁。其喚愁者。  
為意微。共行廟筭。助其先聲也。  
孫弘治臨頤

康上若詩序

昔余識上若於阿兄小范旅館。爾時年方舞象。才氣沉邁。早有匹敵。小范之勢。及余困傲寒山。二十餘年。上若益力學。嘗古已。移賢書。庭遊燕吳楚。學文章。聲譽滿天下。今年九月。與余相見。飲酒。飲甚。出所為詩示余。余驟誦之。勃勃乎雄風也。既而咏蕭寺歌。章門肆好。未終。感慨係之。嗚咽悲鳴。不能自已。盛世風人。優柔之篇。固若是乎。嗟乎。此上若所以為風人也。風人之感慨。即其優柔。感慨者其詞。優柔者其旨。詞不鬱則旨不達。感慨不極。則優柔不深。也不觀之風乎。使風之行也。僅能擊笑。蒼獺。蕙草。上玉堂。入洞房。冷灑灑。啾啾披拂。以為常乎。則不過起於青蘋。繞於華屋。為止矣。胡為乎蓬蓬然發東海。而至南海。吹砂崩石。掣雷走電。鼓鯨奮蛟。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哮吼叫號。澎湃颶忽。慄焉惴焉。洞於心而賊於耳。使夫鬱者疏。滯者解。有穀草木甲拆。而萬彙以成。然後知風之為物。其怒也。乃其所以宣也。其激也。乃其所以平也。其懷愴也。乃其所以于喁唱和也。風人之詩。亦猶是已。世之所謂風人者。吾怪焉。言不出帷薄。事不離井巷。竭終身之力。矯婉婉。與花間鶯燕爭工。拙於形似。而詭譎於人曰。是風也。大平之世。不鳴條。不毀瓦。優柔而已矣。是烏觀所謂風也乎。

文集三卷

九

序

文集三卷

十

序

余會蒙賜政有此深識一氣渾成更見大儒筆法

康上若書

皆園集序

古今俠烈之士。所以大過人者。則存乎膽與氣矣。雖然。膽恃氣而後  
克。義氣所鼓。膽即赴之。孟莊而賢之。書其言養氣者。皆諱諱矣。而獨  
無一語及膽者。膽周一身。而有相氣。寒而開。而無形。孟莊惟能養其  
無形。以及其有相。故能氣大人。卑萬乘。而無抗鼎。今氣不足以克其  
膽。則雖以十三歲殺人之秦。則陽及其氣。奮於秦王。即震恐色變。弄  
其平日市井。蹤跡之膽。一旦失之。又况選懷。惟怯。嚙嚙。之徒哉。  
吾友劉安世。成仁取義。生平以膽自負。人亦以膽許之。吾獨謂安世  
之膽。安世俠烈之氣。所克也。蓋嘗讀皆園全集。而益徵其為人矣。安  
世以英絕之才。俯視一世。杯酒成詩。刻燭作賦。據案走筆。作彈文章。  
不排嶽倒峽。挾風霜而走雷電。捺觚之家人。人震懼其膽。然吾謂安  
世詩文之膽。亦皆俠烈之氣之所克也。克而不止。是在善養。昔吾先  
君子。嘗以養氣養膽之學。訓貽孫矣。其言曰。養氣者。養之使老。養膽  
者。養之使壯。氣老欲其常弱。膽壯欲其常張。以氣取膽。以老用壯。以  
翁主。張天下無難事矣。問常竊取其言。以衡人衡文。鮮不合者。今安  
世詩文具在。雖其旨激。其愧昌。然其行文之勢。則如春水瀾漫。盈科  
後進。漸放乎大壑。此其於養固不習。而自得。不符而自合者。藉今天  
假長齡。生逢盛世。其詩其文。與其勲名事業。誰為限量。惜也。遭時不

文集三卷

十一

序

文集三卷

十二

序

遂止於三十之年。徒以其俠烈膽氣。克於詩文。流傳人間。令讀者出  
慕讚嘆。慷慨流連。涕泗沾襟。而不能已也。悲夫。  
語云。膽欲大。至養膽之學。又是孟莊養氣工夫。源頭讀之。足令懦  
夫有立志。後學用其保體識。

李開孫詩序

余猶及見李忠文先生也已卯夏五先生以元僚重望講道江宮  
場高峻者非其人不致望見顏色顧獨知余遠余出赴郡談先生命  
其門人曾竟臣曰我欲識賀生子蓋為我致之至則與偕來也竟臣  
傳命俾余執所業為贅清農叩門已有軒車數十輛填塞街衢懷刺  
溫秀趨謁恐後者矣先生悉辭為獨延余與竟臣兩人握手升堂促  
席而談且曰賀子方有名於世世將來全於子子為諸生時即擇正  
而從焉出而應世無所不正子其為天下全人哉余受教唯唯而出  
無何先生起草南樞幕還總憲甲申三月遂殉社稷欲復彷彿音容  
不可復得矣爾時先生之冢孫開孫方杜門讀書余亦結茅深山途  
窮道棘不得過訪而余已老且七十矣甲寅孟夏余卧病決旬忽接  
開孫手書并詩一函余扶杖躍起病為霍然及讀諸詩見其沈鬱矯  
健激昂頓挫之概已足廉頑而立懦矣而又原本忠孝傷懷蒼而泣  
禾黍余乃把玩流連有感於乃翁忠文之言也昔者唐太宗得良弓  
以示弓人弓人不許曰木心不正所向必偏及見架上故弓曰此良  
弓也其木心正而理直此先生擇正而從之旨也越王以豪曹之劍  
示薛燭燭曰曹徒擅名不為寶劍及得耶谿之劍鑄成示於九曰此  
寶劍也五色並現各不相勝不可指名其名乃全此先生名下求全

文集三卷

十三

序

文集三卷

十四

序

之旨也今開孫之詩夫既原本忠孝則固無所不正矣且原本忠孝  
而出之以沈鬱矯健使人興觀群怨事父事君隨感而遇則固幾於  
全矣以是為弓則為劍也神臂也豁于少府也以是為劍則湛盧也  
干將也龍泉大阿也以是為詩則朱蘊繁義離騷之苗裔也由忠文  
正與全之旨而讀茲編然後知先生之詩諄於貽孫者蓋已於忠孝  
正直之中默諒我於風雅之林宜開孫之過庭學詩而有得也  
情溢毫端聲來紙上筆復典雅工麗韓歐之遺後學歸虎月際泰

江陰公遺詩序

吾族自良城派衍湖邊。文分城前者為江陰公。當洪武初以薦辟對策。稱肯綮。江陰知縣有惠政。今取其遺詩誦之大。聚懷惻忠厚不傷。開國淳樸之氣。因嘆國初造士之隆。用人之廣也。山陬陋巷。毛髮絲粟之才。咸得上聞。蓋庶幾野無遺賢。馬東熙宣德之間。三楊秉鈞。益喜薦士。吾鄉自科目外。西楊所舉。草野文行君子。入佐部寺。出為民牧者。數十餘人。則他方又可知矣。自是以降。朝廷取士。專用科目。升斗微祿。舍是莫沾。雖有大儒一躍棘塲。終身錮棄。其以制科舉進士為民牧者。無論賢愚。朝墨綬而夕黃麻。視官如郵舍。視民疾苦如棘。

文集三卷

十五 序

寄之。不相關也。物重必返。吾懼矯枉過甚。將必至於輕科目而廢詩書。為守令者。不用士人。而民命始單管矣。吾聞聖王造士。皆厚集其氣。而養之士。氣驕則凌。餒則敗。而國運因之終始焉。種樹者。其本欲舒。其土欲肥。其培欲平。無摧無傷。以全其性。此國初造士之法也。為社者。寒暑而華之。端冕而臨之。此國初用人之法也。造士乃所以綏民。用人乃所以福國也。吾觀江陰公之詩。益瞭然於盛衰之故矣。上下古今。發為弘謨。吾甚惜其謀之於野。境作西江文士之碩果也。長汀黎士弘詩。

心遠堂詩自序

嗟乎。余每憶士友。陳先。陳士業。節左之。徐巨源。四子之。古。不。深。寒也。丙子之秋。余讀書。取所為。宋。示。四子。皆。謂。余。文。開。閣。變。化。不。滅。先。輩。而。縱。橫。奇。恣。時。或。過。之。場。卷。出。即。以。第。一。人。相。期。余。聞。言。媿。甚。及。秋。闈。落。乙。榜。平。日。所。為。舉。業。為。進。士。持。去。梓。入。房。書。者。或。為。人。襲。取。以。博。科。名。而。余。獨。不。免。於。窮。四。子。過。余。嘲。曰。子。如。夜。螢。戴。火。而。寒。余。規。滋。甚。無。從。市。上。望。見。四。子。輒。掩。面。疾。趨。羞。對。其。影。歸。而。賦。詩。年。騷。感。憤。一。篇。之。中。三。致。意。為。他。日。左。之。至。螺。江。梓。入。余。館。余。不。及。避。發。僅。得。詩。怒。然。戚。也。曰。子。胡。為。此。耶。為。此。

文集三卷

十六 序

者。死。窮。而。後。工。且。傳。為。子。為。子。之。舉。業。自。可。不。終。於。窮。而。又。好。為。是。窮。者。之。詩。子。而。窮。則。負。子。舉。業。子。而。不。窮。則。負。子。詩。子。而。欲。處。於。窮。與。不。窮。之。間。兩。負。而。莫。達。為。尚。則。子。詩。之。傳。與。不。傳。終。未。可。知。而。胡。為。此。耶。余。曰。不。然。天。下。事。之。未。可。知。者。寧。有。量。哉。子。不。見。屠。者。餐。於。蔡。霍。而。賣。糴。者。或。過。屠。門。而。得。肉。市。屠。者。常。苦。渴。而。喝。者。往。而。得。泉。乎。子。昔。以。余。之。舉。業。可。以。不。窮。而。已。不。免。於。窮。矣。又。安。能。知。余。詩。之。果。窮。也。子。試。把。余。詩。觀。之。取。其。崛。強。抗。浪。不。欲。名。一。家。不。肯。拘。一。體。第。以。快。其。所。欲。吐。欲。笑。欲。啼。而。止。者。於。此。游。泳。為。淫。波。為。退。而。定。其。美。惡。焉。則。其。窮。與。不。窮。雖。不。可。知。而。其。傳。與。不。傳。固。可。知。也。而。又。何。

為左之乃問余詩。竟命酒浮白。拍案狂呼曰。余見子詩工矣。其傳  
未可知。若其窮則已知之矣。嗟乎。遂使四子之言不驗於前。而左之  
人之言獨驗於後者。誰實為之命也。夫

詩非真能窮人。惟窮者其情愈真。故詩愈工也。宜其以窮論詩哉。  
先生學富五車。才儲八斗。或不免為命所制。然年少已而驗於乙  
騁。是譽播於西江矣。制藝多借刻於房稿。是文行於天下矣。著書  
五十載。闢聖學而藏名山。是千秋萬世知有先生矣。且文子文孫  
衣冠濟濟。行將懸之國門。文與韓蘇齊名。詩與李杜並駕。則窮者  
一時而不窮者。又豈命所能制哉。殆亦自道也。夫

居詩信序

一十年前。城南有宅為心遠堂。雖近市。而讀書甚樂。既而堂  
兵燹。復讀書於原田之水田。居原田。土瘠源淺。十日不雨。苗稼常焦。  
故原田之田。猶石田也。今以水田名。居何哉。蓋田居此久。聽水為安。  
且家在中。有北枕。小江無雨。易涸。有雨。易漲。雖源也。水亦時涸。每  
逢上流。波浪澎湃。滿湧金灘。雷吼石潭。震激江石。退悍。岬又迫之。急  
不擇流。旁溢。沁出。浸入人家。穿戶蕩宇。魚游樹杪。船行天上。此一樂  
也。又或河雨。流骨平。晴。捲露。網。暑。常。斷。野。絕。流。長。竿。林。立。流。火。星。  
樂山腰。抱白。天。影。推。黑。水。聲。似。落。樹。色。浮。烟。此。又。一。樂。也。至於東作

始興南。弘遠。灌陂。隄。夜。障。池。塘。曉。車。桔。樑。抱。甕。瀾。漫。不。絕。鯉。鯉。鮓。鮓。  
望。流。而。赴。鳬。鶩。鵲。鷺。群。浴。以。嬉。萬。趾。于。耕。百。口。喧。喧。魚。尾。牛。赤。人。看。  
盡。點。此。又。一。樂。也。無。此。三。樂。謂。之。水。田。不。亦。宜。乎。雖。然。前。之。二。樂。源。  
流。之。田。類。皆。有。之。後。此。一。樂。非。余。汲。水。之。田。不。能。得。也。每。誦。古。詩。或。  
奇。而。肆。或。秀。以。深。或。鬱。以。達。所。謂。水。田。三。樂。者。古。人。兼。焉。余。詩。俗。淺。  
每。望。古。人。及。涯。而。返。乃。既。名。其。居。復。以。名。詩。者。蓋。竊。願。學。焉。而。未。逮。  
也。嗟。夫。願。學。古。人。豈。終。不。逮。古。人。哉。汲。水。而。勤。未。有。不。逮。夫。源。流。也。  
願。學。而。勤。未。有。不。逮。夫。古。人。也。風。馳。雨。驟。則。波。委。而。雲。隨。矣。水。落。石。  
出。則。鳥。鳴。而。龍。見。矣。若。是。者。天。人。交。發。神。鬼。悉。求。雖。余。不。敏。時。有。大。

後建其意一篇之中三樂迭見更欲進而辭焉其在異日也夫其在異日也夫

先生以水田名詩居有三樂不減蘇公賞心諸事釋之可知五十載辭榮高尚吟壇歌時也後學劉慶祥

文集三卷

十九

序

二周古文合刻序

文章之道譬之畫家氣韵本之居體神彩生於運筆然而有得於居體運筆之先者矣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紙毫和墨獨一史後平信儼然不趨受命不讓解衣盤礴元君喜曰此真畫圖者也相文士者亦如是矣熙朝以舉業爲時文士子應舉者束於排比格律而解衣盤礴之致始亡矣其間或有不羈之士以其才思旁出於序記書論諸體別其名曰古文而科場事更歲月難給父兄師友動色相戒以爲舍本逐末有妨進取迨至登第服官以後英華果銳消磨已盡然後勉強應酬以充僮僮備奉之具而解衣盤礴之致又亡矣獨吾友

文集三卷

二十

序

周晦丑偕其族白山不然方爲諸生即務憤學古文其文曲折往復力追唐宋出以示余余乃嘆曰嗟乎古文之難也雖以守溪鶴灘之時文領袖一代及爲古文遂不能與作者頡頏乃欲兼而得之豈非才哉雖然吾嘗聞画水之譜於清狂矣昔者清狂道人之畫水也專一於水不雜他念一朝倉皇索筆作烏鵲菩薩以火光三昧降諸魔魅飛烟掣電有燒夷陵焚赤壁之勢於是清狂畫火之名一旦齊於畫水夫舉業之用排偶格律也猶畫水者不能無一橈三摺種種成法然而清狂超然法外能游心於始體運筆之先其於水也洗滌淫變幻不測一日之內數幅之間魚龍泉壑萬物出沒既悅春而



漢復落游而懸忽。波而博而旋。乳石而沸雷。倏而同風。舟懸。俄馬倒。峽天盪。星浮。當其大醉。奮筆傾倒。淋漓之時。視彼發。降。麗飛烟。掣電之火。潭無以辨。夫是以一驚而兼兩長也。由此觀之。而君特惠時文不窮工而極變耳。果能窮工而極變。其視古文豈果有二道哉。今其古文具在。然特一班耳。若其綴辭。久為都人所推。社事新興。意氣蒸。遇其解衣盤礴。時即余不敏。亦得樓臂。振袂於其旁也。

以畫喻文。借清狂道人。畫水畫火。倏其痛快淋漓。亦具有水清火焰之勢。而自首至尾。一氣盤旋。刻床可想。見當年風華和墨。得

文集三卷

意快書時光景。後附題扇畫

廿一

序

蔡社制藝序

善邑自先君子與伯父長孺公及金石辰賀可上賀中白尹長思周非熊劉開美蕭升叔劉岫毓諸先生糾一時名士為社。海內望風而康當時號文章淵藪。元曰永新。既而又有侯雲諸社。雲蒸霞起。今諸君子又呼號英傑二十餘人為蔡社。嗚呼。吾邑制舉業至此可謂盛哉。夫社者鄉里醵祭之名。酒食猥薄之事。非有與於文章之觀也。且士握鉛槧為文章。工拙好醜。吾自知之。奚取於社。况乎集衆人而為社。豈無學術異方。心志異趨。父兄師長異教。而曰吾所取同者文也。噫。果特何者。以為同哉。治人之鑄千將也。金錫有其器。鍛鍊有其工。

文集三卷

十二

序

火齊有其候。劍成而不可刈。麻何則。砥礪不存。為及至清水淬其鋒。盤石發其芒。陸斷兕虎。水截蛟龍。無留行矣。夫文亦有砥礪焉。當其叔視反聽。專志凝神。經營慘淡。四顧躊躇。恍然躍然。深自許也。業何許矣。忽歧而望曰。吾友其許我乎。業許我矣。能無今是而古非共是而獨非乎。業無之而不許我矣。則是我友果不我欺也。我果無負於我友也。猶且展轉低徊。或歌或笑。或嘿或語。或千里而命駕。或親面而犯顏。或送一離。而終日動色。或爭一解。而終身衡決。謂夫琴瑟之專一。不若絲竹之殊調也。有心者之同。不如無心者之不同也。其不同者乃所以為同也。豈區區呼號儕類。以為同也。歟。哉。余負性狹奇。

歷落不欲強同一世。然海內豪傑之士亦不以余爲奇。歷落爲遠俗而拂衆。而相與砥礪乎文章者。殆十年於茲矣。蓋予之以制藝。藝獲與於斯文者。即不皆同杜之力。而杜亦不爲無助。今諸君子之爲社也。其同歟否歟。所不可知。然固有以大服乎海內之心。尚其厚自砥礪。克振宗風。毋使先君子諸人專美於前也。即予不佞。且拭目以俟之矣。

文勢奔放如揚帆千里。一瀉無際。昌黎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繼。篇中婉勵交至。允爲斯道干城。後學尹志伊識。

二施制義合稿序

今之稱人兄弟者。動曰難爲兄難爲弟。不知此特大丘嘉賓之言耳。藉令元方自道。決不若此。兄弟之間。千唱倡和。斯亦人生最樂事矣。矧其皆才士也。則是莫和與干。將共割也。使莫和與干。刀共割則難。爲鉛刀使莫和與干。將共割。則新發刺犀。游刃更易。而乃以爲難也。則是吳鴻雙飛。不名神鉤。吳津獨躍。乃見蛟螭也。嗚呼。此豈有得於兄弟之樂者哉。吉水施教臣與弟求公。皆吾社才士也。其爲制義。天懷驟發。神采來附。吾不能於其兄弟間。強爲軒輊。偶憶昔人所云。慈明內朗。叔燕外昭。兩人之文。夫亦各有致矣。吾獨慨風俗日薄。羣澤之內。朝叔燕外。昭兩人之文。夫亦各有致矣。吾獨慨風俗日薄。羣澤之

蓋不在兄弟。而在友生。每咏伐木。未嘗不掩卷長嘆也。而教臣求公獨能自相切劘。不惜疎於交游。不角名於壇坫。是可尚已。余自數年前。讀教臣文而嗜之。今年聚有鷺渚。求公復出其文相示。似勃勃欲火攻教臣也。因戲謂教臣曰。子真難爲兄矣。教臣曰。不然。人惟無佳子弟。故難耳。吾引之弟。仲之吾。馳之弟。逐之吾。特之弟。角之有弟。如此。吾何難哉。吾聞而犁然有當於心也。合刻成。即書此以弁之。使夫凡有兄弟者。讀其文。繹其言。而思教臣之易爲兄者。何在。求公之易爲弟者。何在。其爲震澤之益已過半矣。彼謂兄弟不如友生。而逐逐焉。趨東閣。走西園。懷刺溫券。強相攀倚者。以視二施其難易相去何

如也。

惜古無書。素。海。二。施。正。地。步。砂。為。世。人。作。鍾。砥。故。深。難。自。難。摩。



又集三卷

廿五

序



淳玉館制義序

制義小技。而欲懸之國門。非以為名乎。然余閱國門之牘。以萬計。及  
 致余生平所誦習。與世所共奉為名士者。皆其無意於名者。何哉。是有  
 道。真。善。博。者。不。貪。最。勝。雖。不。必。勝。得。第。必。多。著。書。者。不。貪。速。傳。雖。不  
 必。傳。其。文。必。善。夫。著。書。而。欲。懸。以。為。名。則。其。為。書。可。知。矣。昔。之。以。其  
 書。懸。國。門。者。無。如。呂。文。信。當。呂。覽。初。懸。時。至。使。人。不。敢。以。一。字。易。其  
 千。金。其。書。可。謂。善。矣。而。太。史。公。譏。之。為。孔。氏。之。聞。者。豈。非。惡。其。有。意  
 於。名。耶。然。則。呂。覽。之。傳。其。出。自。竊。客。之。手。不。問。而。可。知。也。談。今。文。信  
 果。能。開。戶。著。書。而。胸。中。時。有。國。門。之。意。豈。復。有。呂。覽。哉。吾。是以。知  
 名。之。足。以。累。書。而。有。意。於。名。之。足。以。累。名。也。故。近。日。以。來。不。欲。以。文  
 字。遍。示。同。人。又。自。壬。申。罹。人。子。大。故。廢。筆。墨。者。三。年。今。夏。讀。書。浮。玉  
 得。文。盈。帙。友。人。讀。而。喜。之。為。余。選。四。十。首。付。梓。余。不。能。辭。為。嚴。汰。而  
 出。其。半。或。曰。子。將。為。名。乎。余。笑。曰。固。也。余。雖。非。有。意。於。名。而。不。能。不  
 惜。其。精。神。之。所。存。則。謂。懸。以。為。名。亦。可。也。且。子。不。見。大。史。公。乎。彼。能  
 議。呂。文。信。至。所。自。著。書。藏。善。本。於。名。山。足。矣。而。又。置。其。副。於。京。師。且  
 欲。傳。之。通。都。大。邑。夫。豈。其。無。意。於。名。者。哉。如。謂。無。意。於。名。而。可。以。得  
 名。是。亦。好。名。之。一。道。也。天。下。有。好。名。如。是。者。此。又。余。不。佞。所。願。為。執  
 鞭。矣。

竊讀先生制義且將傳之千萬世豈僅應國門已哉然無意於名而終得名文情婉曲可想其文壇樹幟時也



文集三卷

廿七

序

鄧陽蕭氏族譜序

前明萬曆間吾邑蕭氏人材蔚興而漳州別駕素樸公偕其姪學正升叔公憲縣尹大乙公並以選學弘才冠冕群倫螺江士子嘖嘖三蕭不去口爾時余方童稚不及與漳州容縣追隨惟升叔先生萬曆壬子與先伯先君及峽江曾相國同舉於鄉且並出章公道卿之門四人相得如兄弟升叔先生常肩輿過先君草堂篝燈夜坐貽孫仲角侍立竊見其目光閃電議論風生歷數古今英雄成敗邊塞要隘時務緩急汪子言若河漢而無極也今先生歿六十餘年矣其孫蕭珠為余姪壻以叔兄某某諸公之命函其族譜及曾相國存日所為舊序相示索一言以引其端余披覽再四而知蕭氏源流之遠也蕭氏之先宋仁宗時有禮部侍郎諱定基者自長沙徙居吉州瀘源後嗣繁衍為螺陵曲山瀋江諸派是文時定基公之十二世孫思啟翁從瀋江往歸新淦練公子寧為幕客練公以忠於建文被成祖族誅并逮繫其姻黨一百五十餘人悉戍遼思啟翁父子為仇家所迫竄匿永新之鄧陽山追騎踵至伏劍而死其三子不勝悲憤團聚諸姓壯勇據山抗險以抗官兵至宣德間始就招撫子孫茂盛稱望族焉吾因而歎歎惻惻於練公之事也蓋拜兩朝畢命一日斷舌全陞噴血玉階藏其家赤其族斯已甚矣姻黨賓客何辜於國乃欲瓜蔓

文集三卷

廿八

序

抄而絲竊剪也。遂使焚林之鹿走不擇。騰騰之鳥飛不想。致其  
 負固扞文網而格功令。豈得已也哉。今其面商故在也。固有沒故果  
 陳聲施韓宗者矣。有澤被郡邑。舉擬漢循者矣。有棲藻摘華。羅石家  
 而激六藝者矣。有奉詞計。賦智封疆。而死王事者矣。若夫入員未出  
 積經左鉛槧。而右琴瑟。雖儒雅有其文者。比比皆是。然其集  
 哀響。悉為出谷好音。麗習之。忽何其短。而濡沫之恩。何其長。吾乃  
 知成祖喋血之蒼生。即高皇乳哺之赤子也。蹟難所傷。為妹上洛。邑  
 之頑民。即其文所養為多士。多力之庸奴也。為練公而帶牛佩帽。以  
 犯順之高。魯即觀國光。而變豹騰蛟之雲。仍也。順適何常。在人主驅  
 而用之耳。當練禍未解時。言水錢習禮。以練黨漏網。懷疑懼誅。南楊  
 縱容言於成祖。成祖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當用之。況習禮乎。大  
 哉。王言也。藉令是時。補浴皆南楊之輔臣。整醕無陳瑛之司寇。吹充  
 之罪。誅止於身。斬祛之仇。禍不旋則。練公為田橫而思。敢父子與  
 有五十之姻黨。為海島。有五十之壯士。練公為貫高而思。敢父子與  
 五十之姻黨。為髮鉗入關之義侶。方且表丹白而照汗青。何至側行  
 逆施。挺而走險。抑今追昔。能無惘耶。敢公父子以阻兵取怨。鄉曲久  
 而傳說。惟魯相國為練公鄉人。能知其賓客軼事。遂為昭雪其隱痛。  
 而闡發其幽光。修詞立誠。仁人君子用心為勞苦矣。魯相國謚號

三雲崇禎時為御史中丞。其後以家守元。其後以家守元。其後以家守元。  
 生兩人。皆以先伯先君。好視余。猶子余。其後以家守元。其後以家守元。  
 升叔先生。久矣。不得復於其聲咳也。於其諸成之日。再舉相國之。  
 引而申之。以重謝蕭氏諸君子仁孝之恩云爾。  
 寒族文譜。前朝名作。如林。亦不過諸其源流。紀其世系耳。而景野  
 軼事。非先生年譜。世好。其孤忠。幾不能圖發。其海德。能光  
 與魯相國敘。並規。其有世。後學。士。其有世。後學。士。其有世。後學。士。

南溪賀氏文譜序

吾族良坊賀氏合譜已經八修矣。溯其源流則自唐著作即憑公從會稽來。今永新留家邑西良坊五傳為美為圖為珠為珞。美珠緒三公跨處四卿及盧安二邑而圖公之後分居西郭為龍田厚田諸派有慶同公原居樸樹下慶同之孫德清自樸樹下再徙烏石德清之孫樂山自烏石三徙至南溪嗣續繁衍人文蔚起。壬戌臘暮南溪之茂才某某等謁余於水田草堂。出其所纂南溪支譜再拜請曰。吾子堯臺禮先一飯古之人乎。於此言已余喜其與余同出圖祖之後也。受而讀之見其情深文明由小宗而溯之大宗由大宗而溯之太祖本末源流不紊不亂因而追感於吾族昔日之隆也。主伯亞旅合族會食歲有常期還豆既陳行幣斯饗且面目以時相親情懷以時相感禮教以時相維而後族諸與焉以別昭穆以辨親疎雖至世遠時隔雲仍升沉猶能振諸相依還還輩豈不傷淪落綿綿萬萬無窮道旁荷歎休哉詩不云乎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之定振振公性麟之角振振公族詩蓋謂麟性仁厚有趾而不翼有定而不振有角而不觸為體雖殊無非一麟之身以此取喻文考仁厚所生公子公姓公族皆能仁厚雖為教各殊無非文考之身也由詩言而推及吾族之塚墓西郭者宜無非圖祖之身由圖祖而推及四卿九派若美若珠若

文集三卷

升一

序

儲三公之後宜無非憑祖之身矣。豈有祖宗之身而可使之跋扈難交相為禱也哉。所以吾族仁厚世承同或失墜先哲遺範更僕難數若貽孫所及見者則有若先文林郎聞所公暨先大夫青園公孝友敦睦早及九派格於旁支爪無抱憂豈不榮其仁哉。麟哉不齒生不亂群麟哉仁哉今日者仁厚之風又當見於吾黨之後賢與南溪諸君子矣。文譜既成彰有本明有序諸君子勉之哉。先哲遺範先澤渾矣爾篤爾躬純嘏集矣爾敦爾儀福祿道矣式敷爾祖式承爾宗式敦爾族麟之為麟吾黨後賢與南溪諸君子其昭昭矣分身者趾耶定耶角耶露靈者子耶姓耶族耶吾輩未絕玉書其吐光耶吾道其共勉之哉。

文集三卷

升一

序

仁本乎親惟愛深一本故情切同仁繹詩而式雅化敬宗乃以尊祖末復錯綜游揚命意最極超忽幾飄飄乎欲仙矣。新建徐巨源評

代賀明府黃公壽序

昔之察吏者見短而知其仁見童子而知其蘊竊心怪之及履其大  
意蓋彷彿夫子親治蕭之法云仲氏治蕭夫子見其溝塍墻屋樹木  
庭宇而三稱之夫忠信慈惠明決此三者仲氏所素有的世固未有  
扶持無素而能以旦暮及物者也黃公之今永新也甫下車而忠信  
慈愛明決之稱當道者習聞之適屆攬轡之辰合邑士民何全謀所  
以稱觴者因進而告之曰子知公所以治永新乎永新土瘠而民貧  
賦重而訟多民拙於文而巧於伺意言為之上者不患法之不  
行而患行法之意不深夫法行而使人敢違不給則奸民與猾胥始

文集三卷

序

說而竊其喜怒喜極竊於下視聽亂於上好民猾胥得志而良善始  
危如是則鈎距之術反足以蔽吾聰明而操切之政反足以奪吾威  
權矣君子知其然也以爲行法必先愛民愛民先無私愛民而無  
私故法行而民不怨法行而民不怨故威不能傷其威而惠不至分  
其惠子大叔問政於公孫僑僑以爲有德者能以寬治民而夫子亦  
至稱其養民也惠夫夫烈民畏特權宜救時之術無以愛民之心出  
之所以成行而惠生及其惠行而威愈著其道在造父之收轡馬  
矣鄭有瘠馬困人不能勝其饑飽馬方行見汗菜而息馬雖鞭之不  
前也問之造父造父曰馬已瘠矣又加鞭焉威傷於瘠疲而惠分於

文集三卷

序

汗漿是以行愈疲而馬愈瘠吾謹其德仰使其最易彼見汗菜而不  
顧登羊腸盤蟻封終日不倦矣夫政亦有汗菜馬奸民與猾胥是也  
察民疾苦燭民禍端塞民漏卮咸不傷於析楊而惠不分於奸猾牧  
瘠民者亦如造父之收轡馬而已矣今公之治永新也不恃民之無  
奸也而恃民奸而不能用不恃胥之無指也而恃胥指而不能行其  
惡不形愛憎無私偷刀削券桑癩蠶神之徒無所肆其害刑不加於  
他時而犯法者寡政不繁於往昔而振起者多此非挾持有素而愛  
民無私者能若是哉且夫今日永新凋瘵已極矣所賴我公教養而  
生全之乃今不困於煩刑而民已得一生矣不苦於厚斂而民已得

二生矣不陷於奸猾而民已得三生矣古之樂得賢君者誦其德音  
死加以無疆無期之祝南山有臺之詩是也則夫鞠胞奉觴沐浴而  
歌咏之夫亦有姓之志也方今寇賊驕驕天子需材甚急使得成惠  
兼者如公者以輯寧四方庶可紓宵旰之憂有如一旦特膺內召東  
國之鈞無疆無期之祝將永新寶始基之三爵屢進終未有已余不  
佞將執筆以備懷史可也

先生滿腔經濟借此發揮愷切詳明寓感慨於叙述之中擬之韓  
潮蘇海更加超脫後學蕭岳儀識

代賀署永新篆司理于公初度序

集積已卯孟冬。于候攝永新篆。甫三月。適逢初度。都人士奉觴以進。乞余言。為壽。余惟國家建官。庇民州縣。長吏有重進士。其以治平報最者。臺省部署。不次相權。委任寵賚。非不至也。然或若矜才盛氣。凌轉一時。視民若芥。視官若傳舍。彼雖專橫之手。攝也。况攝乎哉。古之理民者。不問其專與攝也。但以其精意之久。警為感化之速。速而已矣。子產專鄭政十八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援也。雖刀之遺於道者。莫舉也。孔子攝魯相三月。男女別塗。夜戶不閉。市不儲債。君子不以十八年為遲。三月為速者。以十八年精意所存。如一日。而三月精意所注。已及後日也。由此觀之。攝與專。寧有異乎哉。獨我公之攝永新。有難為言者。永新土瘠民貧。蠟樓溪飲。畏罪自重。近者仇讎相仍。盜賊蜂起。燕之獄訟。禁與征。飲逾頻。當事或深文密網。迫民走險。民之無饒實子者。踵相屬也。彈丸小邑。其生也狹隘。而使之酷烈。使所有明察之宰。而後有饒急之吏。豈復有幸乎。王良天下之善馭也。駕款段之馬。登九折之坂。馳驟步趨。馬力竭矣。護令有如造父者。復從其後。而鞭策之。取則善矣。而馬將弗堪。今永新之民力。已幾幾于竭矣。屬有天幸。而我公攝篆之振。遂至而下車。訪問疾苦。與民休息。省敲朴清園囿。舉凡與利除害。有利於地方者。靡所不為。都人士新志公。

三五

序

文庫卷三

卅六

序

之為攝。而以為其吾父也。公亦自忘其為攝。而以為吾國作民父母者也。雖三月哉。而遲速久暫。尤有能辨之者矣。夫昔之深文密網。非不足以饒閭閻動衆也。然傳舍而留之。則亦傳舍而去之。夫何裨焉。且吾聞之。寬猛相濟。有如循環。趙廣漢之守淮南也。以嚴察聞。及是齊代之。易告訢之俗。與以禮讓。而升翁歸鳳治東海。素著能聲。及攝扶風。選用廉平治法。一新公之為司理也。天才奇蘊。由視虎狼。乃今之攝永新。則廉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公蓋承循令尹之後。審時度勢。徘徊不得已。而出乎此也。當攝政之初。而居然造專城之福。以三月之治。而悠然有數十年之恩。有如且暮榮膺內召。都人士歡金焚香。爭召父於樓臺。攝建君以一年。我知公且為父老。勉留以需化。成余不佳。將奉觴稱壽。以觀鳴琴。馴雉之盛。區區攝也。云乎哉。專攝殊任。而精心之感化。遲速無殊。故者。其間當必有辨大抵審時度勢。寬猛並用。則易地皆可作民父母。先生歷歷引証。全史瞭如指掌。後學周登科請。



庚夫人壽序

大江以西風稱才藝而吉州尤為真區。吾吉州之於文望猶新也。屬有天幸廣成侯公來蒞學政。多士翕然何化士風文學煥然。及試牘庠音出海內爭奉為鴻寶。使豫帝風氣大被於吳楚閩越之間。海內之士風文運又煥然。蓋江右三百年來所僅有也。天子嘉其能。特褒卓異。適夫人榮局七表。公方乞養。弗獲請。天錫難光。帝命孔章吉州多士踴躍作舞。微言為壽。顧內言不出。誰悉夫人賢者。雖然。余政於公知之矣。今夫切之於子。類而肯焉。求之者誠也。螺螄蟻蟻非類。而亦肯焉。祝之者誠也。多士之於教於大夫人也。我

文集三卷

三

序

公之誠固有以祝之矣。祝之以成其名。感之以垂其定。名寔之聞相士者之精神見焉。抑嘗聞名寔之說乎。創服于將馬。稱驂騑者人之所為名也。及求于將風胡。則期於鉅利而已。鉅利為于將不必以歐冶子所鑄為于將也。問驂騑於伯樂。則期于千里而已。以千里為驂騑。不必以穆天子所駕為驂騑也。何則。實之所在。即名之所在。而名之所在。不必寔之所在也。公入佩慈訓。出奉聖謨。推其至誠。與士相召。不獨構貴不敢以私也。即郡縣有司。感公之誠。亦不敢以其意為輕重。至其衛文平氣澄懷。盡破成見。目光所攝。表裏俱徹。一至於貴。意往神留。數行清芬。順動髣髴。而又新正雅變。不名一家。其

之子咸與登庸。奮動之材。曲為昭宣。其名寔相稱者。指而上之。寔至而名未立者。技而出之。其名寔俱未至者。於而誘之。每進與諸生

論葉。噤若取諸其懷。而與之凡所為。卯翼敬諸者。無以異於大夫人之於公也。何者。誠也。深山大澤。實生龍虎。乘雲騰霧。遂變無方。吉州有被之矣。大夫人以名家女。助給諫公為一代直臣。當給諫公有攻客氏之奸。舉朝皆為股慄。有從旁怵大夫人者。毅然不為。動此其識量。夫豈閑閤所有哉。及成就我公伯仲。為世大儒。諸孫並磊砢。現琦稱名士第一流。以故簡書甫下。吉州人士方自以為龍欣然如登闕里之堂。升龍門之坂。而公且退然如不勝衣。弗以盛名

文集三卷

三八

序

凌人萃十三郡之人。文如一父之子。個以正學。勉以忠孝。使皆明理。講道。飭躬。屬行。此非得於誠求者深。而能若是乎。且吾聞教者於人。神化無迹。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視取諸土而為器也。與夫未離於土。無以異。何者。忘之至也。忘之至者。誠之至也。而非生之論。孝亦曰愛。敬易志。親難使我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今多士於公。類應誠感。久矣。其相忘於道術矣。藉令以公之誠。一旦獲請於天子。得一歸養之名。即朝夕承歡。親其能忘。若手。侯氏世有奇母。岡陵作朋。政未有父。以公視聽淵塞。能得吾大夫人無形聲之所在。必不中道棄諸生。以傷親志。今上汲汲求賢。嚮用方新。假公歲月。使於大江以西。祝而省

之名顯實厚如古學者五年小成九年大成以終被人夫人其志之  
於我公種養之餘此不第親為降抑亦君者錫額雙故兩忘之  
至也故恐內召方殷給屏帷帳庶席以待余請為多士拜手稽首請  
闕以謝曰西山之巖多長年之藥臣願我公長臨此方為大夫人升  
砂之資焉可矣

揭一誠字兩音夾發如水乳之渾融如草蛇之起伏文散母儀兼  
叔毫端在後文宗當日推先生為天下士有此傑構能不心傾

聚亭族孫文輝題跋

胡博先七十序

余所交友朋多矣未嘗有與余談及心性者獨胡博先以磨心內典  
偶一談之辛卯孟冬與博先同訪李公謹養席間談易譙爾特標大  
極無極二圖之旨博先復申言之余謂易有大極如水中之月無跡  
可尋但言大極而無極之理已具矣今所為大極圖者黑白判然此  
大極生兩儀之圖也和與辨論終夜不休既而三人所言如水乳之  
自合也已未季春忽忽二十九年博先攬撥之辰適濟七旬同鄉諸  
友各以詩歌贈和稱觴者戶外之履已滿矣嗣召宛錫復再詳乞言  
為贈余則何言第舉魯論仁者壽一言進之而已夫壽命於天而元  
歸於仁何以解夫不必仁而壽者雖然子與氏嘗言存心養性以事  
天矣存心養性仁者事也人之事天以玄牡黃目而仁者事天以存  
心養性此其養壽不亦宜乎仁者之壽人但見其日月恒通以為如  
風之過河有損也而仁者無損人又見其日月升恒以為如川之方  
至有增也而仁者無增有增有損者人也無增無損者天也以無增  
無損之天為不驚不崩之壽此固海上之籌所不能算而大境之壽  
所不能紀矣嘗聞宋政和時有軒轅子者自夸為教千歲人曾乘千  
歲靈龜泛海訪文王於姜里遇其頤易解龜灼而卜焉又嘗與孔子  
至得貴孔子不悅迺再探原筮寬以解焉當時書哇其誕吾以為勿

也○彼○新○子○特○不○知○有○仁○者○之○奇○耳○使○知○有○仁○者○之○奇○則○以○琴○於○人○曰○文○王○孔○子○終○日○與○之○觀○而○吾○以○為○固○然○也○寧○惟○文○王○孔○子○則○以○琴○於○人○曰○庖○犧○氏○終○日○與○之○觀○而○吾○以○為○固○然○也○寧○惟○庖○犧○氏○即○以○琴○於○人○曰○易○有○大○極○之○初○三○聖○人○已○與○之○觀○而○吾○又○以○為○固○然○也○何○也○二○聖○人○者○自○古○至○今○不○驚○不○崩○則○凡○以○吾○之○易○而○見○三○聖○人○之○易○事○吾○之○天○而○見○三○聖○人○之○天○者○亦○自○古○至○今○不○驚○不○崩○也○而○何○疑○於○軒○轅○子○之○見○文○王○孔○子○哉○憚○先○於○心○性○之○學○議○之○已○久○則○其○於○仁○亦○在○大○學○學○焉○是○也○為○熟○之○而○已○立○命○於○極○致○命○於○天○故○復○以○自○考○視○履○以○旋○元○勿○忘○勿○助○以○俟○其○熟○當○此○時○也○丹○砂○黃○金○盡○同○凡○磬○洪○

崖○赤○松○畫○拜○下○風○綠○筋○何○誌○盡○為○妖○妄○宛○錫○固○不○必○知○年○為○懼○三○友○朋○亦○無○待○三○爵○為○勤○矣○以○此○贊○之○博○先○其○以○余○言○為○琴○耶○誕○耶○信○耶○

心性之學深書辨之如月映萬川處處透明透快已極茲舉以言  
寄非博先不能當非賀子不能通 文水劉子于評

書竹溪周母龍孺人七十序

嘗讀劉向范曄列女諸傳多表奇行而曹大家所作女誡獨標婦  
妻恒者常也婦德貞貞惟在於恒周易序卦以恒繼成家人之象  
言有物而行有恒歸妹六二亦曰豳人之貞未變常也所謂婦人  
兼奇行恒德而為言也然則恒常之道古今不易自女誡七篇而  
邇而上之如易所稱無攸遂在中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詩所稱  
鳴咻旦雜珮贈報琴瑟靜好酒食是議絲綌無斁是皆婦人之貞  
第劉范所表奇行者遭時之變而以履變如常為貞詩人所以咏  
升碩人也女誡所陳恒德者處時之常而以不變其常為貞詩人  
以頌孟斯麟趾也雖二義並隆然享福祿而蕃嗣胤者莫如恒德故  
祝頌之詞不在碩人而在孟斯麟趾如今日周母龍孺人則可  
謂恒德之茂而福祿嗣胤有獨豐者矣孺人生長仕族嬪於名門而  
敬慎勤儉不殊寒素其為單綈綈之恒德可頌也夫君令申翁懷  
好義令聞彰外而孺人柔嘉維則雍穆在內此雞鳴咻旦琴瑟靜好  
之恒德可頌也及令翁見背而孺人克成夫志每逢儉歲開闢以周  
鄉閭歲在龍蛇兵寇交誼老弱婦女襁負提携流離滿道孺人寒者  
衣之饑者食之其得探生還者亦崇周給使得寧家所全甚衆此地  
通元成而代有終之恒德可頌也有賢嗣三君慶名薛鳳今孫諸

此跡前龍。舊人悉教以義方。公族公姓。振振繩繩。蔚為木川。碩望壯猷。斯趾之恒德可頌也。而且長齊事佛。傾誠蓮座。三低惟謹。六度恒修。豈非卓然女中之丈夫哉。昔曹大家以恒德垂誠。其後曹氏一門鼎盛。歷于曹成。位至齊相。封關內侯。今舊人蘭桂叢生。已目觀其盛。聲明經揚名膠序。將來連茹並進。作賓王家。尚未有壯今值孟夏。良辰。孺人壽屆七袞。仰看昆季子姪。翱翔天路。金章玉樹。貴於竹溪。宜旦暮間事耳。其族中名賢。以余不佞。祇在門楣。微言為壽。規無交梨火枣。可佐壺觴。惟取曹氏女誠及易許之言。以代三祝。而無期無疆之壽。固於舊人之恒德卜之矣。

文集三卷

四二

序

從奇行陪出恒德。又從女誠。周易詩辭確証恒德之可久。徐將常變二義出脫曹大家為能不失其常。所以來益斯麟趾之祥。自後段段寔應龍大君身上。却無虛訓。未乃於曹氏守恒一門鼎盛。兩相對照。如大史公報任安書。筆屢千言。始終惟一。辱字貫注。同此法門。所謂立言有體。不浮不諛。此通邑製錦稱觴文也。余自少往來文溪。所耳熟於龍大君。其悉得先生燕許為筆表章之洵為視頌家最上一乘。後學以世新識。

汪子七十壽序

蓋嘗論之。古無門外之權。然後能離門中之變。無四方之樂。然後能養一家之和。權者爭端也。舉者咎門也。丈夫尚且思之。而况婦人乎。婦人之道。蓋存易詩矣。家人之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斯干之卒章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婦人。中饋。酒食。至微也。易固有言。坤厚載物。含弘光大。育莫大乎求遂。而不已。使求遂。而巳。將无至倒丈夫之柄。而持之以婦人。而持丈夫之柄。非莫大。彼固見其深矣。以為婦人所最惡者。莫大乎求遂。而不已。使求遂。而巳。將无至倒丈夫之柄。而持之以婦人。而持丈夫之柄。非莫大。遂為吉。而婦人以無所遂為吉。丈夫以有儀為德。而婦人以無儀為德。丈夫以頌揚父母為視。而婦人以無儀父母為視。故夫奇才異能。敏智慧。轉詞麗藻。婦人所不幸。而有之者。非婦人之福也。惟能一無所遂。而於中饋酒食之間。兢兢焉。恂恂焉。出關不識。公事不議。琴瑟叶內。韶佩報外。執綦既宜。結縵無數。諄語之厲階。不生床第之戒。禍不起。庶幾可望含弘光大之域。而無玷於關雎麟趾焉。然後知婦人之無所遂者。乃其所以無所不遂也。其無儀者。乃其所以有儀也。其無儀父母者。乃其所以頌揚父母也。如汪君朴吾元配賀孺人。是

文集三卷

四四

序

已。猶。人。生。自。尊。貴。長。遠。令。族。結。構。之。富。不。教。錦。繡。承。管。之。實。盛。於。其。  
黃。而。孺。人。不。以。此。驕。人。也。惟。是。順。於。尊。婦。和。於。姊。姊。慈。於。戚。獲。和。其。  
夫。為。孝。子。為。舉。子。諸。子。若。孫。讀。書。循。理。無。非。令。器。斯。可。謂。無。所。不。遂。  
矣。抑。知。其。無。所。不。遂。者。本。之。於。無。所。不。遂。者。哉。雖。然。難。矣。昔。賈。大。夫。之。  
婦。貌。美。而。不。悅。其。大。夫。也。不。言。不。笑。若。三。年。矣。及。大。夫。御。婦。以。如。舉。  
雉。飛。於。前。大。夫。引。弓。一。發。中。之。婦。喜。乃。言。而。笑。賈。大。夫。曰。我。不。射。雉。  
汝。遂。終。身。不。言。不。笑。矣。婦。之。不。言。不。笑。婦。之。所。以。對。大。夫。也。然。安。知。  
他。日。不。以。言。笑。對。大。夫。耶。夫。婦。之。求。遂。而。不。已。也。則。言。笑。以。為。階。言。  
笑。晏。晏。溺。於。庭。除。威。儀。幡。幡。襲。於。帷。薄。求。遂。不。已。為。惟。不。止。賈。大。夫。  
曾。何。利。焉。使。婦。能。無。所。遂。乎。雖。不。美。可。也。不。言。可。也。不。笑。可。也。使。婦。  
能。終。身。不。言。不。笑。乎。雖。如。舉。之。轡。不。控。馬。上。之。弓。不。擊。而。車。前。之。雉。  
不。中。亦。可。也。何。也。以。不。言。不。笑。為。對。者。無。傷。象。翟。之。儀。以。言。笑。致。對。  
者。乃。壞。琴。瑟。之。好。也。然。則。孺。人。所。以。無。所。遂。者。不。過。於。言。笑。之。間。慎。  
之。而。已。慎。其。言。笑。恐。其。中。饋。饌。其。酒。食。耳。旨。無。墮。於。高。堂。杯。棬。澤。及。  
於。後。嗣。以。此。致。福。以。此。永。年。何。求。乎。王。母。何。美。乎。飛。瓊。哉。今。孺。人。亦。  
已。七。十。族。人。謀。所。以。稱。觴。者。索。言。為。引。余。不。欲。以。世。俗。祝。頌。之。詞。相。  
溷。也。但。舉。家。人。斯。千。及。賈。大。夫。之。語。以。明。之。而。無。疆。無。期。之。慶。固。可。  
執。吾。言。以。券。之。矣。

此書經傳而發掘之竟可謂一以解解其書江及詳說

族姪伯章夫婦製詩序

吾族本剋文物萃於梅塘而封文林郎中齋翁之後特盛余嘗與其  
人居其退退中規中矩其從容若龍若虎望而知為梅塘中齋公裔  
也然其間偶遺者則伯章翁為最翁慷慨負氣詎常解索為其弟所  
禍乙酉之變猶子被拉翁入園城求之數月亦加頸弗避既而主帥  
謝翁儒生召試以文揮毫立就即命俱歸翁有賢妻歐陽孺人  
事尊謹謹翁輕財周人之厄家日落歲饑翁夫婦日食一糜及此一  
尊人膳牲醴必豐有四子皆材而仲君相意卓犖負奇將大而宗而  
後伯章夫婦喜可知也先是封公生三子其季為麗水公麗水公復

文集三卷

四七

序

有三子長給諫公季即孟公與其從弟長沙公從子侍御公父子兄  
弟皆以科甲登膺仕獨仲子景龍至孫伯章有文弗售遂疑天意或  
不可測今伯章有子如此吾乃有感於種植之說也有花富貴莫踰  
牡丹花工之種牡丹也必去其弟而長其兄懼分脉也不令結子必  
剪其枝根易衰也覆以簍庵暖以小棘避霜氣也至養桂則不然香  
陽八柱小山千莖無懼於分脉矣飄子月宮花富貴烈無俟於剪枝  
矣每值九秋其花三秀無避於嚴霜矣蓋牡丹之基微故氣單而力  
獨養桂之根固故氣均而力全使梅塘之富貴僅艷如牡丹也則昔  
日諸君冠蓋如雲斯已隆矣何以景龍一枝鬱勃而世而後生福意

且○其○之○後○故○宋○帝○落○何○以○封○公○子○孫○人○文○愈○茂○脉○分○而○不○損○  
而○不○衰○霜○隙○而○不○凋○豈○非○梅○塘○基○大○其○公○根○固○而○伯○章○聖○代○之○培○  
也○哉○吾○是○以○知○富○貴○之○莫○特○德○業○之○移○滋○而○為○高○門○大○族○者○當○為○  
桂○無○為○牡○丹○也○今○翁○與○孺○人○年○並○六○矣○族○人○奉○觴○為○壽○予○請○進○桂○  
樹○之○歌○以○侑○焉○桂○樹○歌○者○淮南○王○為○八○公○作○也○八○公○仙○人○排○細○巖○間○  
故○淮南○攀○桂○作○歌○招○之○其○辭○曰○桂○樹○叢○生○兮○山○之○阿○山○氣○麗○嶺○今○石○  
嵒○幾○倘○今○日○復○有○仙○人○八○公○者○惠○而○好○我○若○淮南○時○乎○吾○願○與○伯○章○  
懷○桂○精○以○邀○之○矣○

文集三卷

四八

序

要難逃洞鑒至其文詞絢爛藻繪紛前叙後喻極精工末後  
正喻夾焉有如夾岸桃李紅白相間無限奇觀族孫世封謹識

賢賢錄序

古鄉先生歿而祭於社。今之鄉賢祠是也。唐宋之間。祀者寥寥。近三  
有年。天下郡邑。縣宗之地。魚比鱗次。是何賢者之多。歟。昔者吾鄉羅  
念菴先生。遊學宮。禮賢祠。念然。袖其先人神主而歸。曰。此。聖賢  
吾先人並享者。非里中之貴人。即貴人之祖。若父也。安在其賢哉。大  
祀而不賢。此念菴先生賢者所耻也。吾邑僻壤。所祀諸賢。獨不甚。然  
然先充州臨汝。戒貽孫曰。吾耻入賢祠。他日勿以此恩。乃翁是時邑  
侯。管公德園。聞而嘆曰。此充州所以為賢也。即以是語為文。請學使  
者。製主入祠。以規勵後人。嗚呼。祀不得人。則賢者耻。祀得其人。則不  
得賢。焉是宜。今日賢者之多也。

賢賢而非貴。貴勘破近俗陋弊。至謂賢者耻。不賢者媿。事有關於  
教化之言。堪垂千古。後學李枝燭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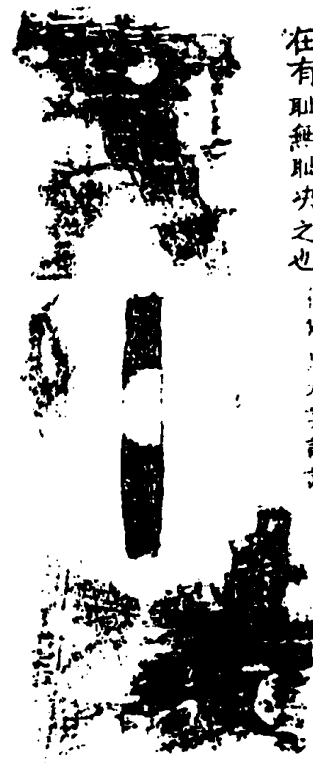
式集三卷

四元序

固安縣六諭註解叙  
善治民者。不用民之樂為善也。而用其耻為惡。用民之樂為善。舉國  
不得一為用其耻為惡。則丘里可共治也。上失其道。民之不樂為善  
久矣。幅湮成風。恬為固然。見一修謹者。相與詆而笑之。如見怪焉。夫  
其始也。必輕之。以為常。然後其既也。詆之以為怪。既以修謹為怪。必  
更以惰淫為常。犯上亡等。亂賊叢生。為牧吏者。將若之何。亦惟耻之  
而已矣。而其耻之道。則鄉約六諭。是其端也。昔五季周公。令固安  
時。邑人構誣鑿空。扞網伺肯者。實繁有徒。公以為此不可以威勝也。  
手註六諭。頒示四封。躬率鄉約。講讀有程。勸懲有章。觀者如鰲相之  
圖耻不得與者。深於嚴刑。邑稱大治。而妻父九水翁。躬承家教。復手  
是編。與鄉之良士。共相激厲。西鄰子弟。悉化醇厚。然後知天下有用  
之言。即天下之常言也。今夫菽粟所以有用者。以其常也。雖有八珍  
不厭菽粟。然當饑而食。則菽粟之味。其於八珍。今以是書陳於放棄  
六諭之日。其有當饑而食之思乎。邇者風俗日偷。廉耻凋喪。使能持  
是以號於民曰。從者為修謹。否則為亂賊。民孰不樂為修謹者。非樂  
為修謹。乃其耻為亂賊者也。若夫聞修謹之言。則以為常見修謹之  
士。則詆為怪。彼何人哉。豈知常不可輕。輕之則必至。犯上亡等。而  
亂賊亂賊之民。天下之怪也。身為天下之怪。怪而不知耻。

夫修謹者。噫。彼不知耻。斯亦無所用其耻也。已。

子高祖寧固安手註六論。以饒民。曾祖將承是訓。與鄉族共敦古  
道。至今口碑猶存。妙得斯文。以開發之。見孔聖貳刑德禮之辨。正  
在有耻無耻決之也。後學則大業謹識



文集三卷

五一

叙

贈程潛木遊五嶽序

程潛木者。吾友王於山之長子也。賦才英敏。年十六。棄舉子業。出家  
為僧。嗣法於位中禪師。工詩古文。嘗賦坑山水。好奇嗜險。斷崖絕壁。  
度繩攀蘿。如履平地。在崇禎七八年。無山不遊。遊罷。燈作記。修理  
曲折。若按圖指。而難。即元操筆。無以過也。已未。歸省其母。旋遊九嶷。  
至南嶽。住山二年。聞於衆。奔歸。寓余草堂。以父執禮。謂余。揖而請曰。  
嶽有五。衡居一焉。今吾歸。助弟治喪。將復入衡。與詩友裴蘭谷。禪  
友彌嵩。三人者。西遊華北。八恒。取道於嵩。而息。跡於岱。復以餘力。走  
龍門。登牛首。升熊耳。跡峨眉。道還於大行。王屋。徘徊乎武英。羅浮。先  
生能無一言相易乎。余乃喟然曰。子遊則誠壯矣。雖然。此穆王八駿  
所難周。而盧敖畢世所未過也。古者天子有道。崇德報功。一楸封爵。  
等於三公。而群山亦自比於執玉之邦。貢琛獻瑞。蒸雲出雨。以澤萬  
姓。而媚一人。倚嶽盛哉。三代而降。省方肆覲。廢格不行。雖雄如漢武。  
且以衡為邊。遠阻江。而移南嶽之祀於霍山矣。若夫從東晉而迄宋。  
陳。由五季以歷南宋。秩宗之典。止於衡山。而彼四嶽者。竟不得禮。  
官奉牲幣。以播揚天子之休命。蓋天限南北。雖山嶽之靈。且有不貢  
不享者矣。又況披緇持鉢之倫。而能踰關越津。冒譏解。網而為  
汗漫之遊哉。今天下內外一家。遐邇同軌。輶軒杖屨。往還來。續。抱關。



司城不敢阻訶者四有餘年矣間者兵革起剗棘路桑門鮮馬  
望斥埃以踟躕玄都青羊曉鐘而踟躕指南所向途窮或傷仁人  
君子有隱憂焉憂夫輪轡平之不易觀而雷澤深淵之不再造也  
今日者子其與二三子往矣其往而告於神曰惟爾有靈能復出  
其青坻丹書碧雞金馬以告大平乎能復取其高上之泰北里之禾  
江淮舊地二帝之茅以致豐稔乎能使之冠蓋相望補遺人者復  
有如漢之博望持節懷印上荒裔而迎河源者乎能使之柳粟橫  
肩稱遊僧者復有如唐之三藏乘傳費微路懸嶺而踰難足者乎如  
是則子雖回車却步而志氣勃然已在萬里之外矣假設星野運分

文集三卷

五三

序

地脉暗斷震旦一縷蛛絲難續神學四塞虎牙文錯五嶽群山剗然  
有莫相統攝之勢吾懼子與二三子者雖躡雲漢而摘星辰朝發軔  
而夕脫駟我知其趨超踴躍置文豹於柵檻而問黃鶴於樊籠豈惟  
失吾子桑蓬之願且亦嶽軸之羞也潛木曰然遂書於冊

筆陣雄偉其具濟勝之力語云恨無縮地術虛有親天恩欲遊五  
嶽者其能飛馬步耶噫嘻難矣

後學周知謹識

戒溺女編序

世人之反情感志也見家人子生婢則喜見牛馬生牝則又  
喜獨至生女則好婦情心阿翁攢眉呱聲未絕已付波臣此豈忍於  
其女而慈於婢與牛馬哉則以婢價倍奴而牛馬牝特尊想可以致  
富利之所在情隨意遷生女則不然納婿者責聘如買蘇取婦者責  
若索須問名之日宴族飲賓酒食相誇及至結褵金珠錦繡各競  
奢侈牽犬提壺不齒人劉每婚一男嫁一女死破中家之產於是  
丈夫盛年無妻父母生女不與者矣嗚呼玉憐膝下珠辭掌中雙女  
之情至無已也厚聘重奩盛飾麗采本以伸其無已之情而其流之

文集三卷

五三

序

害反至於溺女則是般機伏於所愛而自愛其女乃所以教人般女  
也欲已是風惟有飾婚嫁之儀水酒食之費使貧者無憚於育女庶  
幾骨肉不致相棄而衣褐弄瓦之家亦得飲然稱慶比於家人子生  
牛馬生牝特尊之保其乳哺也其全活生靈之德視放螺救雀豈  
不倍哉

利以害義忍以妨慈不意紅瓦城中竟有此呱呱之骨肉也及說  
劉生婢生牝特之不若薄情陋俗十之八九名言醒世頑石亦應  
點頭族保履羅謹識

戒殺牛編序

殺人者之不待教而誅也。人能訟其死也。殺牛者之教而不誅也。牛不能訟其死也。雖不能訟而有陰為之訟者矣。能訟者惟賢惟聖。而高有失出不能訟而陰為之訟者。鬼瞋神怒。不思惡強夫是以殺牛之報烈於殺人而殺者不知也。顧反唇以相詰曰。三代聖人皆以牛羊雞豚供祭。充庖何吾子言之激也。余曰不然。三代以前而人共舉一耜而耕。謂之耦耕。未嘗以牛耕也。詩書易禮及諸傳記皆稱牛為耜車。負芻引重致遠之物。后稷教稼。未聞用牛。管仲覽諸書其言農事若耜耨耨耨。耨耨耨耨之具。恭詳矣。獨無一語及牛。其畜牛也。與羊豕無異。是以聖人不以為戒也。自漢之趙過為搜粟都尉。始教民以牛代耕。五穀所需皆出於牛。於是牛勞而人逸。牛戴犁而人加鞭。仁人君子以為既食其力。復食其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安得而不戒哉。且夫殺人者必以怨而殺牛者以德殺。人者因害而生。牛者因利而生。忍夫德怨利害之相去亦已遠矣。殺其所忍。以除其害。尚在必誅。况殺其所德。以俾其利。藏理傷情。天地之所不容。此報殺牛者所以烈於殺人也。因妻弟周叔向有是編。故為之序。

德怨之分人。豈盡憤加以殺所德之名。則必不服。執此誦牛之罪。其誰能逃之。究之木鐘土鼓。無祭擊之不應。何足為牛之罪。

代邑人壽黎大母張宜人序

黎公規。中博極群書。乃其治民則未大母張宜人。黎已寬仁四言而已。既以此理信州有聲。值功令裁署。改令永新。治行復著。遂遷大母懸視之辰。永新紳士。造余徵言。為壽。余惟邑有茂宰。猶家有慈母也。母之於兒。撫育劬勞。怙為固然。惟夫失乳之兒。呱呱在膝。當實許然後慈母之懷。悠然動矣。永新壤界吳楚。兵荒之後。尚有子遺。以界司牧司牧之人。渡而割之。雖或隨巷。律存亦僅比於豚字而已。雲海無恙。亦僅比於穀於菟而已。天性無恩。人道早虧。夫乳斷極氣息。蘇蘇乃求慈母。厥惟報哉。天不絕人。惠以黎公受命之初。大母物我。人黎已寬仁。諄諄不置。黎公奉命。慨然念永新最困者。繁征也。滋費也。與夫剝脂於保正。吸髓於漕屯也。盜推埋而莫問。胥侵年而莫稽也。於是悉舉而登之。諸困既去。乃與為更新焉。然其風裁悉伸於黎已。而威斷生格於寬仁。黎公之心。謂大母所諄諄者。失乳之兒不忍已於懷也。惟民亦自擬於失乳之兒。不能已於公之懷也。升堂布令。環門而望。膏澤者。猶待哺焉。駕言出郭。摩肩而擁。馬首者。猶繞膝焉。公與民何若是。篤哉。危觀於大母與公之慈孝。而知其黎已寬仁者。蓋有至性流浹其間矣。太母復賁席。厚不改儉。素子孫蕃。顯皆扶重名。聿燈課讀。勿令逸豫。諸地眾介。並為命婦。象翟奉。應票令。惟謹。其

德而有法。無異公與大公之為邦人母也。當大公宰南昌時。每退食。問撫轡幾何有之則喜。及公理信州。每退食。問平反幾何有之則喜。公在永新。太母仍寓南州。每使者至。必問所活閭閻幾何。所招集流離幾何。有之則愈喜。出其醢醢。解手自敘。使使者嘆公此豈非其至性所流浹者哉。昔者魚池封鮒。而陶母之廣著清河。馴而房母之教影。藉今浮慕古人。修飾應教。非有慈孝至性。流浹其間。廣或成隘。教或流謾。縱與士行景伯競。獎增華亦近名之舉。而至道之虧也。孰如黎公。以視反聽。既得大母無形聲之所在。而承之。豈聽及明又察善民無形聲之所在。而通之。誠求之。慈應於梓鼓。不啻之孝達。

文集三卷  
 五七

於神德民之祝公曰。樂只君子。保艾爾母。樂其長有。公因樂公長有大母也。民之祝大母曰。母及罔陵。三壽作朋。樂得公長事大母。因樂得長事公也。民之祝大母與公。因以自祝曰。神之福矣。俾爾遐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樂大母與公。長有此福。固樂其長有此日用飲食也。夫以大母與公。飲時五福。孰錫厥民。曾不為侈。願此德者。民也。何德。雖肝何福。何惟日用飲食。不能自保。是以鬻卷獻鰥。托命於公。以公慈孝至性。流浹其間。俾得長有其日用飲食。則雖章齊建德。不樂於此。此則永新百姓。偏為兩德。而不自知其然者矣。不然。何以公傳極群書。而獨奉大母。潔已寬仁。四言以此為吏治。即以此為德。

術於身用之而無窮也哉

奉母詠為吏治。黎侯德政至今。思慕不忘。先生既潔己寬仁。有足遺。歷內外。無列。真如水月交映。恍覺月在池中。水在天上。引人勝境。後學林林。天謹識

文集三卷

三八

瓊溪賀氏家乘序

吾邑賀氏有二宗。皆出晉司空衡公後。一曰良坊賀氏。據譜云。衡公十四世孫。為唐學士知章公。又六傳為唐著作郎。憑公。來今。永新。留家良坊。派衍支流。九十餘族。此吾祖所自出也。一曰瓊溪賀氏。據家乘云。衡公六世孫。華公。以園子。傳士。出監南平。永新。故南平。焉也。其子孫家於金城。自後有十四公者。徙居東門。祥卿公。又徙東門。而徙瓊溪。此傳護所自祖也。二宗皆永新。望族。而瓊溪。人文蕃盛。遂以祥卿公為始祖。前家乘不具論。今茲傳護所續紀者。則其曾大父下。仰大守。譽吾公。其治績。情吏也。而學問。則醇儒。吳大父。弘任公。鏗鏘富有千條。共貫而尊公。可上先生。則以列古之才。絕世之學。金鑿玉振。復有傳護。起而鼓吹之。衡徽休說。余讀是編。而有感於宗法也。法有源焉。有委焉。良坊。派衍十餘族。而憑公。為不桃之祖。此蔡川者。先河後海之義也。由源而及之。委也。瓊溪之祀。先祥卿公。而後傳士。此齊人有事於泰山。必先配林。晉人有事於河。必先薄沱之義也。由委而溯之源也。委繁者。漸傷其源。李慈隴西。劉皆彭城。華賤一區。今古同慨。源遠者。漸失其委。冠冕遙降。降在兒隸。蓬蒿。累地於葛藟。齊夫也。今良坊之委。幾於繁且重矣。瓊溪。矯而反之。宜哉。然得無令華公。要嘗大儲。未承金城支庶。靡所附麗乎。自委而溯之源。自配林薄沱。

文集三卷

六十

而推之太山。與河使旁出諸派。咸得漸摩於大守公。四世經術文章之教。是在家乘。磨之而已。曾之孟仲。季也。楚之昭屈。景也。委也。等而上之。桓也。鄭氏也。源也。又上之。何也。茅也。皆源也。使皆自委而溯焉。則雖良坊瓊溪。且共為一宗。寧僅金城旁出諸派已哉。同源而不素。派分支而自專。宗有典。有則。即薪老。操筆難得此。旋周匝手。脫通靈。又水李。懋。海。許。

爲劉孝則先生遺詩序

劉孝則先生詩自崇禎集外有遺詩三卷其詩沉痛直擊少陵之遺風也雖然有異焉少陵之得官甚微而其受知甚厚方落魄時會肅宗立乃自廊廡服走行在拜右於遺其後淪落成都又依故人張武爲泰謀工部員外郎當其職拾遺也不過如今日下第諸生間關入闕舉承乏京秩而已及其稱工部也不過如今日幕賓記室季校監紀職方而已然猶忠愛惻惻一吟一吟不忘天子則劉公之詩從可知矣公爲先帝親拔第一先帝歿社稷公方家食物哭吐血不食屢絕復甦扶病視師盡瘁行間遂以殉國今讀其哀至蘇忠諸篇叙述慷慨不塊詩史而其所死之誠瀝血之狀于霄射日走雷電而泣鬼神有少陵所欲言而不忍言者蓋其遭遇榮於少陵而憂傷過之遭過榮則情愈哀憂傷過則思益苦以益苦之思發逾哀之情學問才具粹不及施涕淚所湧自然淋漓即作者不自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異也每怪文文山服習杜詩自謂不及及在獄中作集杜二百首純用杜語悲憤感憤乃過於杜於今乃知其故矣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哭者其人必非忠臣今天下忠臣何在哉其或有捧公詩而擗踊撫膺裂紙扼腕者乎則夫虞淵之落照魯陽之殘戈舉人所夢寐想望而不得見者皆可從詩中高吟熱咏以求之也已

文集三卷

六十一

序

文集三卷

六二

序

前後陪貼文忠公位置確然不移其赤胆熱淚純是以神相通故能穿透七札若委之他手雖勝城排壘難得此深入直透

後學劉

徐巨源制義序

士折節為經生家言。本以窮理明道。非獨取科名而已也。成弘以來。文運昌明。士習端恪。王唐諸君子之文章。容爾雅。號為元脉。精氣所極。科名應之。後之學者。遂遷其學。以取科名。案筋緩步。取青曉。以庶幾有司之一遇。天下承襲。襲其源流。相因。聲氣求。動獲。所謂窮理明道者。皆視為迂闊無用之學。而科名與文章之途。始分。於是。一二豪傑。厭薄舉業。更為古文辭。以馳騁其才情。而古文與時文之途。又分矣。二十年來。豫章諸公。乃為古學以振之。爾時巨源以少年高才。茂先士業。左之士雲。適為難長。同人唱和。實繁有徒。漸漸以內。望風響應。而古文與時文。復合。嗚呼。盛哉。夫古文有古文之律。今所謂開閣操縱。是也。時文有時文之律。今亦所謂開閣操縱。是也。若夫程之以排偶。拘之以功令。繁籍之以聖賢之名理。則為時文。難以古文合時文。尤難。以古文合時文者。離合無端。其冬。變。而。要。造。永。乎。其。調。瑟。音。廢。一。於。堂。而。宮。角。皆。應。乎。其。改。調。一。絃。於。五。音。無。常。而。二。十。五。絃。皆。動。乎。此。其。變。化。出。入。蓋。有。不。期。合。而。合。者。矣。今。讀。巨源所為時文。萬思逸氣。過識奇情。固其天分所獨絕矣。若夫融模經史。範圍百家。周旋條貫。動與古會。而皆澤於聖賢之旨。近代以來。余與巨源茂先士業。數人而已。顧儼褒場屋。錄而復斥。遂使學者。疑。

文集三卷

六五

序

文集三卷

六四

中

巨源之才。能以古文與時文合。而終不能使文章與科名不分。且巨源長於經術。而短於揣摩。猶策驥驅於釜竈。其疾不如狸鼠。意何見之晚也。當今之時。不獨富貴有命。文章亦有命。制義盛而文章能操富貴之命。房稿繁而富貴亦能操文章之命。然則巨源之命。孰操之乎。巨源之命。非庸人所能操。而庸人若或操之。彼既操巨源之命。則固敢為造化任其咎矣。其於造化何尤乎。巨源未及強仕。使屈首為房稿之文。何難博一高第。矧其所看古文辭。已微頤頑。敗會。而且詩追大白。賦擬文通。以至星官堪輿音律。點畫醫卜方技之學。無不纂述成帙。今且不備科名。以博學引詞應。謂此上有如天子銳意求才。使巨源得鼓吹林明。宣揚盛美。海內文章之命。懸於巨源。起衰救弊。匪異人任彼富貴者。恬不自愧。尚栩栩焉。挾其一時庸福。自謂能操巨源之命。多見其不知量也。

先生舉子業。初二三刻。流傳海內。余嘗讀之。原原本本。出之經史。真能以古文為時文者。茲序徐大儒集。心印相符。洵為後學津梁。彼分道揚鑣。岐而二之者。則失之矣。後學盛逢新謹識。

劉顯孫制義序

士子窮年兀兀習為制舉。惟恐吾技之不售也。謂吾技可以合  
有司之程度。而庶幾一售。及其不售。輒感憤自咎。以為吾技雖善。而  
有所未至也。於是簡練揣摩。求為必售。而竟不售焉。非特不售也。起  
而視夫售者。又大半邪淫險詖。剽竊庸劣。馴致於程度之外矣。然則  
舉業之文。善者不必售。售者不必善。朝廷設科取士之意。謂何僅以  
羅致此邪淫險詖。剽竊庸劣之人。而縱其飭躬砥節。不負君父也。此  
實難矣。當試取歷代賢書。按名而索之。其忠孝正直者。必其讀書明  
道者也。其奸回陋惡者。必其邪淫險詖。剽竊庸劣者也。承平無事。素  
耽居官。無以異人。一當太故。作阿諛。無所不至。及其敗也。身名俱  
殞。嗚呼。危哉。吾聞善為魚者。不求為龍。望龍門而逝。故無暴腮之患。  
白石生煮石為糲。終身不肯飛舉。或問其故。對曰。吾恐天上有至尊。  
相奉更苦於人間耳。然則舉業之文。善者不必售。售者不必善。苟善  
吾技。而不售。則夫窮年兀兀。惟恐吾技之不售者。固可置身利害之  
外。設不幸而龍過。弋獲以倫。取今日之科名。同流合污。干憲典。而月  
天誅。將我躬之不問。遑恤夫君父其不蒙詬者。幾希矣。故善為文  
者。不求為必售。而為不必售。猶夫善為魚者。求其不為龍。善為仙  
者。求不至於飛舉而已矣。劉顯孫以制舉業為吾人所推者。有日矣。

文集三卷

六五

序

文集三卷

六六

序

其文淡折。其氣風流。綽約有歸。季思徐思。曠之風。顧偃。寒。歷。歷。賦  
其。更。為。簡。練。揣摩。之。文。將。梓。以。告。世。而。天。子。開。門。求。賢。一。時。得。人  
其。為。盛。顯。孫。之。不。售。者。非。終。不。售。也。吾。政。恐。仙。丹。已。熟。龍。性。難。馴  
其。於。依。阿。諛。諂。之。倫。不。啻。奴。隸。視。之。一。入。世。網。忠。孝。正。直。動。而。勢。生  
此。固。顯。孫。之。幸。而。亦。安。知。非。其。不。幸。也。哉。  
先生嘗誡子弟曰。作文與作人。非兩途。文品卑。而人品亦卑。梓讀  
茲篇。深為吾祖表其行。詎并可補儒行一帙之所未載。當為視席  
箴銘。後學劉錦識。

書聲子詩集序

文以養氣為主斯乃得力於靜不可得而傳者其與清聲子不遠哉  
 千里示余以文余取心焉之見其言尤雖如瀟氣如薄雲心其  
 然筆墨之外春靜者之其元聲子與沈氏不可一世而余獨自為  
 靜者蓋其意愈深於以揚越公之聲義及其作山齋詩清寂乃知  
 流而無可憚人顧能作故劍殘鐔曲終使出門之句人之動靜其  
 不可窺則如此聲子業以氣韻雄天下而獨能使而能余彼固有所  
 取爾也且夫偶影者不可言群懷遠者不可言獨獨寐惺惺而友聲  
 出其中矣聲子少喜嘿坐長而好遊天下名山大川與夫偉人壯士  
 無不慕而遊焉古人既閉戶著書矣又復歷覽山川以成其業人知  
 閉戶之為靜而不知名山大川偉人壯士之益非靜者不足以探之  
 也知壯遊之為靜斯可與言養氣可與言讀書矣

氣靜則專正是入道法門學者當奉為明訓庶幾為一人寫照耶

震學尹夢龍識

龍溪族姪季子詩序

江右詩人之厄未有如近日之甚也姑舉七友言之如南昌萬茂先  
 新建徐巨源一吟一咏流傳人間騷人韻士尋味不休而落魄料地  
 追三十年然猶得以遐慕磨微磨細音也若夫盛陵之馬季房示  
 新之黃蒼舒及金右辰先生博物洽聞力追風雅而姓名不達於  
 千君子傷之矣然三人者猶及逢文盛之日得拔其才拔假使  
 間使公卿擁篲而請蓋焉豈若吾家之仁山季子蠅居於末世哉  
 仁山尚得稱明經以死而季子則以困頓諸生饑寒深隱今竟流  
 於戎馬間憂境長議以終其身則豈詩人之厄又未有如季子之甚  
 也

文集三卷

六

也季子少時與余同習制舉業余嘗稱其所作如霸鷹摩天長鯨吸  
 海吾黨勳數人而已豈料其八試八蹶至於國變而始休焉余憐  
 季子益自憐矣季子舉業及古文半已滅沒於兵火所有遺詩教余  
 余為共選三百首命其子階偕同人梓而傳之大約古詩得意者風  
 格彷彿儲王律詩高者追踪三唐次亦近代名手蓋其思深以遠其  
 味澹以永其氣清以冽而其悲婉激楚時時溢出于篇什之外有詩  
 如此誰謂江右宗風不再振哉每怪近日評詩者以官簡崇卑為詩  
 人殿最不識彼意欲置吾仁山季子於何地乎宋太祖時韓風源愈  
 詩人禁人為詩下令追梳陶元亮杜子美李太白官爵豈知三家之



詩如日麗天區區拾遺供奉及八十日之彭澤其存日固已終  
疵視之矣○其待被裁倘他日執政有似下大觀之令○若至季子則一  
若諸生無所用○枕而彼執政之念消豈惟彼執政之念消設有憐才  
執政效唐時故事○追授遺佚詩人方干等及第各贈一官而季子且  
傲然泉下以贅疣棄之矣然則季子之詩固非時人所能厄也

感慨憂辭而出之以和平其緣繇多致深淵三百篇然而不怒遺  
旨非性情溫厚易易臻此長汀黎士旦

詩餘自序

新冠時酷嗜湯餠川及徐山陰詞曲曾為効製擬作雜劇未及成稿  
而罷殘興不已遂寄意於詩餘詩餘者亦宋人所為詞曲也但乏關  
目譚白不成院本耳兵燹後得焚餘若下看今取視之悲憤之中偶  
涉柔艷柔艷乃所以為悲憤也以鬚眉而作兒女呢喃豈無故而然  
哉李太白云五嶽起方寸隱然可平今人文章不及古人祇緣方  
寸大平耳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  
平也使其平焉美刺諷諭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烏以怒而  
飛樹以怒而生風水交怒而相鼓盪不平焉乃平也觀余詩餘者知  
余不平之平則余之悲憤尙未可已也

詩以歌志歌出金石乃以陶其不平也若不平而怨生焉則不韻  
甚矣此詩餘一集鼓宮官應鼓商商應令頌者辭能使之暢暢竟  
忘其辭後學則發其誠

耳露山房制義自序

美必愛愛必傳恒物之情也而於美人之色才人之文為甚抑有說焉人之愛美人者以其質也眉必遠山咲必嬌羞心嚙來步必輕腰若是者非其質也而美至今傳何也以其自愛其美故能遠其質之外然則人之愛美人不如美人之自愛其美也諒矣余賦性懶惰年迫弱冠猶有童心其於文事茫如也偶簡丙丁紙稿得方叔旋先生所評臨文若干首取付發青夫天下之不自愛者員余若也是且不能造美於質之外則其於人之愛吾且置勿問而況於傳乎

文集三卷

七二

序

愁草詩役駭後久為同志代梓今又將古文全集共為刊傳寧不足徵人之愛乎至若詩易二經觸義尚藏於家然有美必傳專欲自愛終有不能後學劉元善識

三陽柳泉寧氏族譜序

三陽寧氏肇基於余邑瑤方有隱君子君起者為人嗜古好奇交遊通四方然其所結納者文章節義之士他如權勢熏灼不肯通而問焉丁已春余訪劉儀部於寧氏時君起墓有宿草矣其見季子姓晉彬彬儒雅與余最久歡聚出其族譜相示而後知寧氏世澤之遠也寧氏為衛大夫武子留裔自宋光宗初祖時發公登進士為大理司事由河南遷吉陽之瑤方其長子季祥舉賢良方正為臨江別駕其孫一夔宋理宗時登鄉進士對策忤時相遂隱不仕五傳至道可元亂徙衡之邵陽再徙和陽子孫蕃盛遂以瑤方為言陽並稱三陽

七十二

序

文集三卷

寧氏而皆尊大理公為不統之祖源流昭穆井然劃然可謂善矣既自族法之壞也高則為人所附卑則求附於人求附於人者屈已而從尊為人所附者傳取以示廣於是自割棄暖之親而他求華服之祖內剪葛藟之本而外廢拳曲之枝近尋閭伯實沈之干戈而遠為御龍不常之宗誼大宗小宗別子繼別之義混乎其不可問矣今觀三陽之為族也在衡則有方伯諸公屏翰王室不可謂非簪笏之望也在瑤坊則有一獎公抗言彤庭不可謂非節義之家也有求於今本支累世不可謂非創垂之遠也自古及衡星羅素布不可謂非承統之繁也然而推祖則斷自大理為始大理以前弗附焉得宗則

既自三陽而止三陽以外附焉不惟已不肯附人人亦不得而附焉何其嚴且慎哉嗟夫傳度之崔范陽之盧當發榮之日絕集燦附奔走連連振臂而誘同宗者幾半天下其後雲來就達達有非他人慕彼他人餘者蓋爲人所附者久亦附人其流之弊自古無也而竊氏之譜獨能不素不濫三陽陽時絕無攀援及其族時伏臘各舉其子姓駿奔獻酬於大理之廟惟是以仁事親上至於祖以義事祖下及於禰一堂之上克諧以孝他無所求焉生物一本引而愈長竊氏之與其可量也歟

世家譜牒本以昭信篇中揭出高則爲人所附卑則求附於人足

文集卷三

七十三

序

誠近修陋弊惟能已不肯附人亦不得而附此真垂世名言法

局何等緊密 文江李謙卷評

### 閩史序

萬歷閩里中周非熊先生諱之望手輯三國南北朝五代時事成書以其爲閩統也故名閩史大約取一二能臣留心邊塞水利屯田用兵要害節錄其文附以時事慷慨太息謂彼偏安之朝尚能以一隅規天下矧全盛之日不能以天下制一隅蓋天下之無人也久矣先生博聞強記甫登賢書無祿早逝生平學問不獲一書嗚呼傷哉是時吾鄉與先生同學者復有金右辰賀可上兩先生皆殊才絕學以天下爲己任金先生所著有旁觀錄賀先生所著有愛內集旁觀錄指畫時務鑿々可行其所隱憂則在兩邊一方愛內集則以京邊戎

文集卷三

七十四

序

政權閩流賊爲將來大患二書憂國愛民痛快淋漓與閩史之意互相發明自謂苟有用我執此以往然皆困蹟博士籍中與周先生相繼而沒自三先生沒後不數年禍亂叢起三書所言皆不幸而驗矣當三先生著書時海內承平無事肉食之人偷安養亂惡閩諺言見三先生書撫掌大笑誠爲狂生豈知其有今日之變耶嗟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漆室之女不憂未嫁而憂魯國之危周魯之憂非幾婦室女之憂也然使周之內食者以幾之憂爲憂魯之內食者以女之憂爲憂幾與女復何愛哉惟不知愛故幾與女愛之至幾與女愛之而彼肉食者偷安養亂如故也欲求不至覆亡豈可得哉嗚呼

荒宴之樂極而不返。權勢之盛。呼而不醒。既不受時。又不自愛。既不自愛。又欲禁人之憂。既不能禁。無憂之先。從曲突徙薪之計。又不能於多憂之日。用焦頭爛額之人。火災風迅。莫可救止。其如彼肉食者何哉。

先生具憂國愛民之心。與家先祖作書之本意。兩相契合。故言之剴切。乃謂彼肉食輩。見此能不汗下。後學周思洋謹識

取譬傳集

古之為大臣者。不必亟亟取君側之僇。倖鋤而去之也。去之而則傷君之體。去之而不勝。則犯君之忌。傷體則危。吾君犯忌則危。吾身與君交危。而天下事去矣。夫譬傳者。庸主所私。而亦賢主之所不免也。彼不過治客秦。解譴身奉主。迷盼睇之樂。射咳唾之私。以偷取一時富貴已耳。非有盜竊神品。播弄威福。如耕闢悍賊之流。毒無已也。以少年進者。及壯而退矣。以美色寵者。敗哀而移矣。必曰是能乘醉飽以壘吾君。鋤而去之。無餘憾焉。嗟夫。父兄有嬖人焉。孝子尚不忍殺之。顧使赫赫萬乘不能庇一私人。此敵體以下所不能堪而宣大臣所以自安者乎。雖然。將順既不可以自靖。而搏擊又非所以自安。大臣於此。將何道之從。曰。惟端已以正。物舉賢以衰治。他固無間焉。爾內行淳脩。既有以默啟其忌憚之心。俊又充庭。又有以深折其非僻之氣。綱紀振於上。而庶政修於下。君臣之交泰。而朝野之氣通。如是則國有嬖倖。固無害其為賢君也。如是則主雖昏愚。而嬖倖不足以亂天下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漢文帝節儉之君也。賜嚴道銅山。為御通鑄錢。可謂侈矣。而當時幾致刑措。至今守文之主。皆覽稱焉。唐武氏淫虐之后也。群小競進。穢德彰聞。比於亂矣。而當時令行禁止。政事肅舉。舉天下奉一女主。而邊鄙晏如。海宇寧謐。若是者。

何也漢文之所與共天下者平勃而武氏之所以共天下者專制  
 權姚狄諸人也故雖有鄧通而申屠嘉得權召而饒斬文帝第曰此  
 吾弄臣姑釋之而已雖有懷義而王求禮得請而開之武氏第覽表  
 留宮而已蘇良嗣得命左右批其頰武氏弟曰南牙乃宰相往來阿  
 師勿犯而已雖有張昌宗而宋璟得立而教其罪武氏弟特赦之而  
 已而當時平勃在朝若不知有鄧通也而婁和張崔姚狄諸賢亦若  
 置懷義筆於度外者君臣得體彼此無猜竈不惕而神無叢天子即  
 有容悅之臣而小人自安其奔夫之分軍國政事彼無所預焉而天  
 下已操縱於大臣之手矣使當時必鋤而去之在文帝不過傷體而  
 已若在武氏則必至於犯忌而正人之禍不可底止諸人亦安所展  
 其轉移之功哉然則謂搏擊非大臣所安若小臣為國家爪牙去之  
 不遺餘力可乎曰吾求其無撓吾治而已此外復何求焉賈誼在文  
 帝朝非小臣乎與鄧通俱侍中惡通為人數廷議之其待小臣可謂  
 嚴矣然其所陳政事諸疏但言尊禮大臣以勵廉耻而已至於君側  
 寵臣則比於路馬之不齒焉而賈山亦諷文帝與寵臣宴遊與大臣  
 方正朝廷議論朝不失禮議不失計遊不失樂初未嘗禁絕之也若  
 曰此吾君萬幾之暇所偶為者吾不沮之為樂君亦將與吾同安云  
 爾嗚呼若二賈者可謂在已而怨君者也

引經據史鑒鑒言之覺三蘇始錄有其筆而歷其理



和將兵策

善將者能合萬衆為一人則戰必克矣。善將者能合衆將為一將則戰必克矣。太誓曰：受有臣億萬，人惟億萬心。手有臣三千，惟一心。一則如一人，一人者之和至也。和於國則可以出師，和於師則可以進戰。和於戰則可以無敵於天下，和之為道，權欲其一，勢欲其分。思不遺下，諱不遺上，喜無私賞，怒無私罰，鼓之罷之，勞之逸之，無不如意。而後大和之象成焉。後之行兵者，惟帳主戰行間主守，廟議和幕府議勦，肘掣於中，臂牽於旁，而內與外不和矣。監軍調左，相府調右，經略檄東，督撫檄西，一獸石與十羊九牧，而文與武不和矣。勝不相讓，敗不相援，論功爭先，邀戰爭後，敵至交鋒，敵去交移，而將與將不和矣。凌側無藝，操縱無法，饑飽不時，甘苦不均，專已自伐，遷怒妄殺，而將與兵不和矣。內與外不和，其國可得而傾也。文與武不和，其謀可得而間也。將與將不和，其軍可得而携也。將與兵不和，其將可得而擄也。然則用兵之貴和也，審矣。和則六卿交讓，可以興將將相交讓，可以興漢主將不伐，可以興宋而不和，則雖以鄧艾鍾會平蜀之功，而不免於亂也。以李光弼之賢，而不禁僕固懷恩之慢也。以郭崇韜之智，而不免向延嗣之譖也。以張浚之忠，李顯忠之勇，而不免有符離之敗也。又況乎今之驕吝，各懷忌，貪競，選，悞者哉。與人爭功，

史集古案

一

四

史集主卷

五

集

而卒喪已之功，與人爭利而卒喪已之利，與人爭名而卒喪已之名，所當者，惜惜之念，遂成莫解之仇，所競者，身家之私，遂成君父之禍。漢可乘之機，而以交卸失之，觀垂成之業，而以意氣敗之，豈不惜哉。夫和非獨悅之使愛也，亦當德之使畏。凡人溢愛則毗陽，溢畏則毗陰。陰陽交毗，於是拘攣痼瘡，癰疽腫種，種不和之病生焉。治兵者，亦猶是也。有所愛，無所畏，非和之道也。是以馭將者，當令知愛天子，而畏功令。馭兵者，當使之愛將軍，而畏軍政。夫戰者，死道也，彼且為我死，非愛我者不能也。於是，有不踰時之賞，破格之恩，相心開誠，既以結之，使愛矣。又元刑以肅之，天子誅一人，曰：非我殺之功，令殺之也。吾奉祖宗之功令，而罔敢賞焉。爾將軍殺一人，曰：非我殺之軍政，殺之也。吾奉天子之軍政，而罔敢赦焉。爾夫然後人心一而號令齊。照然如春，肅然如秋，和氣溢然如血脉之流行於四體，雖驅之水火可也。

銓經鑄史并為議論是經國名言真不愧河江理學

時漢後學周子堂

獻臣監策

人主之親官監也。必先疎其臣。而其信之也。必先疑其臣。親之曰。樂朝。皆自護其妻子耳。彼固倚我為命者也。吾所好好之。吾所惡惡之。不吾犯也。信之曰。舉朝皆各為其家。彼固孤立而輪。誠於我者。也。吾所不及見。彼為吾目。吾所不及聞。彼為吾耳。不吾欺也。鳴呼。無妻子則無所愛惜。無黨援則無所顧忌。以無所愛惜之人。行無所顧忌之事。其傾人國也。必矣。而人主必親之。必信之。何也。彼其所以得君者。不僅巧媚容悅已也。固有恪謹忠信。足以固寵。敏才捷給。足以辨事者矣。人生狙其小善。而忘其大奸。無幾何而漸以喜怒示之矣。

文獻三卷

六

集

漸以威福藉之矣。漸以中書不足恃。而以機密畀之。漸以樞閣邊疆諸臣皆不足恃。而以兵柄授之矣。以官監預機密。其禍在臣民止耳。至於以宦監握兵柄。而後天子廢立。由彼操縱。國祚延促。在其呼吸尚忍言哉。而原其弊。不過有三。曰。統馭之權大輕也。朝廷之體大尊也。宮禁之防大密也。何謂統馭之權大輕。昔者成周冢宰統閭寺。漢初丞相監宮中。雖內小臣。掌王后之命。關人守中門之禁。掃除之任。不過數人而已。然之陟之殺之。無不制於宰相。如是則雖有自強之忠。馬存亮之能。且無以自見。豈復有奸回不究者。得固緣為就者乎。自漢末以刑餘為周召。唐末以圜司敵南牙。宰相充位而已。夫

文獻三卷

七

集

無所忌。而不為惡。無所畏。而不為亂。中士且難之。而欲以學之。刑人可乎。今國家中官屬之禮部。莫若尊其事。權倣火兵兩部。點檢事例。自司禮監以下。俱付禮部題授。中涓之類。僅備有人。其非禮部覆板。而自官千進者。有禁。而又嚴有勸懲。月有賞罰。其不職者。禮部得以法繩之。彼殘氣不張。柔情易制。彈壓既久。積弊成習。夫然後他患乃可弭也。何謂朝廷之體大尊。古天子雖貴。有四海非如後之尊若高天。而不可望也。事權可以相假。情意可以相周。如是豈有中央之人。得乘間而竊我威柄乎。自天子日以尊。則官監日以重。於其政以暗移威。從中制壘。狐臭敢灌。蠍虎莫敢攫。而大勢隨之矣。今夫人所奉為至尊者。帝也。帝不可見。因鬼以見。帝則鬼之權。擬於帝人所推為共尊者。神也。神不可通。藉巫以通。神則巫之靈。倖於神帝與神。所以分其尊者。以尊之大過也。欲天子不分其尊。莫若勿自示其尊。脫略苛禮。嘉佚簡易。城府既捐。堂簾不隔。夫然後壘蔽乃可免也。何謂官禁之防大密。天子所以治天下者。以天下之人皆得而習天子也。天子與大臣相習。則講道殿。天子與庶尹相習。則咨訪勤。天子與百姓相習。則民隱通。蓋其視天下之人。不啻家人父子也。故自三公坐論。康侯畫接而外。又或召近臣於便殿。議事或延學士於小閣。觀文或





中排擊。衝突良久。乃已。遂鋪茵羅坐。邀余三人為上客。剋肥魚。鮮魚。飲至醉。揚鞭散去。仲芳頗謂平曰。今日之遊。意曠而致憂。境幽而神寂。彼舟而騎者。助我樂興不淺矣。不識彼亦知此樂乎。余曰。亦有其樂也。雖然。子厚氏不云乎。永州山水。凡有異態者。皆吾有也。永州山水。閱人多矣。而有之者。獨一子厚。前此者。不得與焉。子厚去今。千年矣。讀其書者。結縠小山。仍屬子厚。後此者。終不得與焉。今茲之遊。吾三人將何以有之哉。有以有之。則斯洞與吾三人。共存千古。無以有之。則彼舟而騎者。其自視。鼓角。喧之聲。與吾三人。之。相。吟。嘯。管。也。嗚呼。梅田之為梅田也。久矣。孰有之哉。遂相與賦詩而退。

文集四卷

不事砌山拖水以空幻之筆。寫出豪曠幽寂之致。堪與蘇公前後赤壁賦並著千古。後學尹致遠謹識。

垂花巖仙洞記

余邑諸洞。以梅田為奇。然巖西有石城。石廓。元陽。凌烟。四洞。山路險峻。遊人罕至。故梅田之名。獨著焉。其傳與不傳。皆有故存焉。余幼時。曾聞巖西垂花巖有仙人洞。不知其處。竊心怪之。年長。孟秋。里人為余言。巖下鑿石。燦灰。石落洞出。窺之。其深無際。洞門峭石。不滑。不受踵。乃與數十人。攀援而下。始得平區。廣如夏屋。皆間五色如繪。怪石錯亂。不可指。名稱。進入曲巷。有階級。可數。遂登石樓。樓上左右。腋俱有洞。尋級而下。復得數洞。怪甚。忽冷。氣侵人。見石如脂。中有小池。池水不可涸。遂進得一巷。無級。蛇行。而前。有數洞。洞俱有樓。陰怪如前洞。而工巧過之。洞中諸石。圓者如鼓。銳者如斧。鑿然者如鏡。鏗然者如鐘。如磬。翕而欲張者。如蓋。有石床。床上有龍席。有石几。几上有丹書古劍。有石盆。盆中水波欲興。石花浮水上。傾之不動。其蹲而傲者。有石虎。石獅。石象。石馬。巖而長者。有石龍翼。而奮者。有石鳳。石鶴。石鸞。鸞時而五者。有石巨人。二石小人。無數。有若相抱者。若相搏者。若對妻者。若蹴鞠者。若相視而笑者。巍然而高者。有石柱。四有七級浮圖。五分植道旁者。有松有栢。有桃有荔。有菓。一獨體倚壁。偃卧長逾尋丈。手足欲動。數十人望見。皆驚。逸竊丹書古劍。取松栢。桃各數枝。以歸。丹書不可識。母化為灰。古劍頑甚。屈之立斷。視所取松。

石○不○盡○居○遊○衆○閑○苑○或○亦○若○遠○若○近○在○人○境○內○耳○獨○未○聞○有○盤○桓○  
仙○人○不○盡○居○遊○衆○閑○苑○或○亦○若○遠○若○近○在○人○境○內○耳○獨○未○聞○有○盤○桓○  
石○實○中○者○且○所○謂○獨○懷○何○物○也○神○仙○之○事○儒○者○不○道○余○獨○怪○梅○田○洞○  
傳○矣○而○不○能○盡○其○奇○石○成○諸○洞○奇○矣○而○不○能○傳○豈○造○化○者○固○藉○夫○里○  
人○之○不○傳○者○以○傳○哉○石○松○栢○存○余○家○長○三○寸○黛○色○整○柯○枝○葉○俱○偶○今○  
分○遺○余○友○徐○巨○源○鄧○方○之○

曲折變幻景物宛然今讀者不見其景惟有若天數峰而已超然  
通靈文通成六清神識

諱刻婦八碑記

宋季永新鄉進士彭震龍帥八姓忠義從父信國勤王信國兵敗衣  
龍猶固守永新同邑叛人劉槃者初仕宋為大將降元引兵屠城索  
龍等皆死之是時諱婦趙氏夫婦聞變抱其三歲兒隨舅姑匿學宮  
元兵至殺舅姑及其夫欲行趙氏趙氏憤甚抗聲大罵賊怒殺之并  
刃其子血流聖殿八碑若婦人抱嬰兒狀時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也有屠者伏梁上出為人言甚悉久之有司詣學宮見血碑淋漓之不  
去磨以砂石又不復煨以猛火乃更鮮明其後明季知縣某以歲  
久碑壞築土和灰石以覆之其厚三寸須臾血痕出變上如前狀至

清順治庚子知縣王登錄復加增為厚倍於前變血痕復出新變上  
如前狀時已閱三朝四百餘年矣余乃親八碑而慨然嘆也方元兵  
之下江南也駭駭騰雲旌麾蔽日雷轟電掃海沸山搖豈非一時蓋  
世之雄哉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磐石之宗而不足以折閭閻芳烈  
之氣勢足以遏錢塘滔天之潮而不足以戒升斗濺地之血戚足以  
屈二有州厥角稽首而不足以禁一婦人切齒昨舌則是江南已亡  
豪傑已死而趙氏之心獨不死也夫惟趙氏之心不死是以趙氏之  
血不磨遙想其時慷慨之情憤罵之狀益已震天地哭鬼神貫金石  
而薄日星矣八碑淋漓豈偶然哉嗚呼傷矣火德衰矣元運新矣此

韓駕矣。而舟覆矣。彼亂臣賊子。附驥助虐。以為聲靈。與天無極也。知韓於八十年。欲求奇淫。溫常。蹟雄圖於沙漠。宮殿間。但有朔風。積雪。人肌膚而彼伯顏。張弘範。諸人功業。所常甲第。韓亦與其子。已與烟草同其銷沒矣。若所謂叛人。劉鑾者。不但人骨俱腐。并其子孫。亦自削其家譜名字。以滅人耳目。獨此八碑。毀於江輝。韓學宮千秋萬世傳之。無窮。然後知彼時幅員之壯。兵威之強。以八碑視之。不過劍首一映。蟬聯一瞬而已。後之亂臣賊子。過我宮牆。徘徊八碑之間。其尚歟。然動心也夫。

文獻四卷

六

記

八碑血影至今宛在。學宮雖已。載之輿圖。典冊得斯篇。更加詳明。林讀之下。恍若雷音。灌耳日光。奪目令人。畏生敬教。生感無盡。悚惶。後學手志。伊繼。繼。節烈炳若日星。先朝傳文存者。僅什之二三。幸斯文之未喪。凜英氣之如生。夷梨不朽。自不歷而走天下。極漢後學。譚尚志識。

忠義潭記

永新城西。抱陂有水。潭泓清碧。名曰忠義潭。宋元改革之際。邑人柳進士彭震龍。文信國妹婿也。與其友蕭蕭。張履翁。蕭敬夫。趙思理。等合劉氏。賴氏。張氏。段氏。吳氏。龍氏。左氏。譚氏。八姓豪傑。起兵勤王。以應信國空坑之敗。得震龍兵。再振。及信國復敗。震龍等舉城拒守。至元十四年七月。邑人劉鑾者。為宋將有功。歷官制使。忽降元。引兵襲破永新。震龍等皆被執。不屈死之。八姓豪傑。義不降元。又不欲以頭血染敵。乃率其族三千餘人。同沉潭水而死。此忠義所由名也。嗚呼。忠義於人大矣哉。震龍諸君子。無位於朝。無詔於國。破家捐軀。矢死靡他。斯已難矣。若夫八姓三千人者。不過山陬窮民。聚族執戈。以抗強元。至於抱石沉潭。不遺苗裔。後世史冊。誰有紀其姓名者。悍然為之不已。甚乎。嗚呼。此其恩仇之別。所勃勃於心者。非一日矣。今天不共戴天之仇。吾君猶吾父也。趙宋十五君。忠厚遺澤。沁人骨髓。一旦逐其少主。驅而溺諸海濱。以飽鯨鯢。八姓豪傑。何如切齒扼腕。寧耳。違心反顏。苟活偷生。而前後殊轍哉。是以信國一呼。八姓同應。信國既敗。八姓同死。八姓之死。為朱死耶。為信國死耶。以為為朱死耶。從古亡國不止一宋。宋未聞有以數首三千人同死社稷者。今日之死。宋也。其悲宋者。所以仇元也。以為為信國死耶。抑古忠臣不止一

文獻四卷

七

記

信國未開縣有三千人同殉一忠臣者今日之死信國也信國者亦所以仇元也天下忠義仇元者衆矣曾未能回天挽日收功業而山版窮民與海移山不程其力及其弗勝沉溺無悔區區之志固可哀已至今泊舟潭上者陰雨晦夜常見金戈鐵馬出沒馳驟於洪崖蒼波間風響樹蒼水湧石怒若有叱咤怨恨之聲終夕不休其為我醺酒以告曰元亡已三年矣其尚神遊人虛陰陰正氣於天壤毋徒與此方蛟螭蚪龍爭王長也是亦信國及震龍諸君子所樂許也夫

八姓三千齊民耳名煙沒而不彰得斯文發微闡幽則人以忠義

文集四卷

存潭以忠義名人傳耶地傳耶文章傳耶俱可以千古不朽

後學劉永勳謹識



磐山二灘記

從永新西鄉七十里而上為磐山山下二灘一曰長灘一曰短灘余以甲寅四月過兵船由挽舟上灘石險絕自從石中穿板而出時值春雨水勢暴漲浪躍過舟與舟相聞僕夫騰縱手足踣伏於行間匍匐於前灘絕壁之上仰首同聲波石吼怒不聞人語也長灘手相示計石下當在呼吸間稍失一篙即觸石無救矣其石之高者浪下能過或時如軒或橫如案或踣如牛馬巨浪騰躍勢若仰攻岧岧不可上推搡崩墜歟號狂起迴瀾飛濺風撓之層層踣踣幾及彼下而復上如穎秀叔執務張公許城而顛股叔復周旋而登又如劉寄奴逐賊海岬忽焉墜岸更從岸下奮起仰攀而尼鴨鵲臨之浮沉其下鯽鯽魴鱸之游泳其側者驚疑傍徨將止且止將前且後又如秦皇齋童男女登之累求蓬島三神山旋之愈近去之乃遠蓋前浪為後浪所迫而後浪之後復有浪焉後險為前險所扼而前險之前更有險焉動而愈高復而愈薄怒而愈速降而愈升同行咸於學問之消長物理之去來人事之可成是以低徊流連而不能已也抑嘗聞之山川之奇原不妄發必得其人以實之窮意居此地者或有奇材異能崛起其間平而猝難求也其終不可得見然其高肥遜於數澤其將有待而出也則亦俟之異日而已

意林精密詞復紙與昔柳州山水得子厚而成大觀今署於鉉  
 鉉潭石城山諸記中應是有一無二文字後學周永衡謹識



文集四卷

十

史

春星堂記

黎侯未至永新之先邑間無人城內積礫叢蒿虎伏藋內傷人嘗入  
 虎攢鎮將馬噬之轉燐夜見如炬見兵裏糾介而馳於市逐之則登  
 樹而嘯風雨晦明人兒相搏公靡慄然有殺氣入城門者皆遭賊擊  
 因涕泣滿道蓋久矣其不可為邑也戊申仲秋黎侯蒞止政尚廉平  
 與民更生城居雲集市井惟騰虎弭於野鬼恬其曹侯乃黎民之得  
 所也於廨側鑿坏為池構堂其上額曰春星堂而榜其楹曰靜生  
 曰讀書稱草堂者榛荆初薙志儉也稱春星者戴星蒞政咏杜詩而  
 觸懷志勤也稱靜坐讀書者志治也志暇也余釋是言而有感焉古  
 之君子學道愛人簿書優游若有餘閒單父之鳴琴彭澤之飲酒是  
 也乘物以遊心油然而達而斯民生趣裕焉其視琴酒與簿書以為  
 皆學道之所寄而已矣欽急之政上煩而民虞下遁而吏勞簿書之  
 外且不知有琴酒而况靜坐與讀書乎未有不靜坐讀書而學道則  
 未有不學道而愛人者也侯之文章妙天下智周衆務而泊然若無  
 一事蓋其學道深矣學道者靜坐讀書之間琴酒寓焉簿書理焉民  
 動如烟我靜如水民耕而暇我學而優凡一日之內目覽耳聽手判  
 口訊其出而與民更生之時皆靜坐之時而所為行仁誨讓止暴禁  
 奸其出而與民更生之事皆讀書之事然則隨時可以靜坐隨事可

以讀書也。而區區者猶求之於隱几杖策之末。則過矣。余故邑人之  
黃者也。亦樂得是堂而慶之。遂為之記云。

其言遠其詞永。微先生不能表黎族之志。微黎族不能發先生之  
蘊。洵成二美。後學王彥謨



文集四卷

十二

北

### 遊遜園記

余少懷箕穎之癖。每讀仲長公理樂志論。毛髮仙舉。以為鉅方壺員  
嶠。無以易此樂也。迨遭蓬壺故。遜於荒野。結松為棚。縛竹成林。山寒  
而峻。潭深而冽。洞四而幽。石擁而險。魚鳥狐兔。依人求食。如罍者二  
十餘年。栩栩然。自以為遜矣。迨己之秋。西昌蕭孟昉。遊遜園。而  
後惘然失也。園在春浮園側。長湖數曲。秋高澄盡。如拖長練。蕩風曳  
日。修竹垂楊。沿流夾道。烟雲繞之。尋級而上。則複道重軒。層樓齋閣。  
翔者如聲。錯者如繡。紆者如帶。聯者如環。窈者如壑。如洞。花塢接簷。  
香風襲檻。怪石古木。爭奇並峙。孟昉乃與吾黨箕穎樹間笑談。酣醉  
足樂也。嗟乎。為遜於今日。則多憂而鮮樂矣。古之人固有以遜為  
樂者。東漢之嚴子陵。與仲長公理是也。雖然。難矣。如心得故人。為天  
平。然後披手。乘理。釣絲。辱然無憂。手則其能為遜者。幾人。夫抗志絕  
物。語會賤。豈非獨行之高標哉。然而鴻盤易弋。豹霧難藏。機鹿龍  
時。營刀粗。樂與方。解有物。敗之欲。效狂奴。故態於末世。豈平。窮哉  
若其放手自得之場。足於所受之分。遠遊境中。翱翔物外。如公理所  
云。豈非曠懷高致。與性無傷乎。然而舟車田宅。寒暖莫資。其脉燕珍  
儉。腹難低。子陵不能為公理之樂。猶公理不能為子陵之樂。而今人  
不能為子陵公理。兩人之樂也。豈若遜園者。湖山既足。黃樹復饒。樂

文集四卷

三

年○歲○富○春○所○希○觀○而○公○理○著○論○所○未○備○者○皆○於○遊○園○有○之○其○為○樂○也○  
不○已○暢○乎○余○也○選○時○不○如○下○履○履○順○不○及○公○理○處○選○而○窮○人○比○笑○之○  
然○吾○遊○有○方○而○樂○無○方○吾○遊○可○窮○而○志○不○可○窮○今○日○與○君○自○趣○園○  
而○外○更○得○掛○瓢○釣○魚○或○杖○春○浮○受○新○文○事○以○和○天○倪○歸○後○嘯○咏○荒○野○  
與○山○精○木○客○于○囑○偈○和○舉○凡○大○鵬○鷗○鷺○莊○生○所○並○稱○為○遊○選○之○物○者○  
與○余○性○分○兩○無○所○受○一○任○世○人○指○目○而○已○

讀易選卦又詞好選則吉嘉選則貞肥選則元不利怕君子乃能  
不見不係斯得選之時義矣通篇豪致略懷負具選世无悶胸臆  
殆所謂龍德而隱者也後學龍奮升斗



尺牘記

遊○孟○坊○春○浮○選○之○同○所○而○故○於○現○勝○現○勝○者○孟○坊○後○園○也○園○有○  
高○樓○峻○閣○閣○前○平○臺○大○餘○左○右○皆○植○玉○蘭○從○平○臺○而○東○有○小○臺○焉○可○  
坐○十○人○花○石○環○之○從○小○臺○於○後○而○西○則○有○大○臺○以○瞻○夾○瞻○置○酒○其○上○  
木○犀○馥○烈○時○來○橫○壑○左○以○十○武○為○林○嘉○賓○與○方○新○尚○未○竟○也○前○  
後○菊○花○數○畦○紅○紫○黃○白○間○雜○成○文○玳○現○海○棠○芍○藥○牡丹○點○綴○其○間○皆○  
不○相○亂○折○而○又○西○則○有○橘○柏○數○有○株○秋○老○霜○寒○紅○霞○掩○映○耀○若○列○星○  
此○外○更○有○名○花○奇○卉○不○可○殫○記○然○各○分○清○幽○有○如○阡○陌○乃○知○孟○坊○為○  
人○誠○足○以○位○置○丘○壑○非○一○丘○一○壑○所○能○位○置○也○今○夫○人○生○於○牛○首○不○

能○名○其○角○而○嗽○者○何○若○長○於○雞○矣○不○能○名○其○距○而○武○者○何○若○天○以○此○  
位○置○是○人○而○於○是○人○之○性○情○無○關○也○若○夫○澄○懷○水○月○吐○納○烟○雲○林○泉○  
飽○於○胸○臆○玄○實○足○於○寤○寐○則○不○必○深○山○大○澤○也○即○此○西○園○東○閣○文○采○  
尚○存○金○谷○蘭○亭○佳○賓○成○集○然○而○倉○唐○唱○柳○日○煖○而○鴻○渤○翻○荷○桂○酒○  
香○醪○鸚○鵡○出○籠○而○勸○客○松○蘿○盤○盤○點○點○紫○鴉○駉○駉○而○噪○人○四○時○迭○變○花○鳥○  
通○運○經○營○壁○面○樂○而○忘○疲○如○孟○坊○之○薰○有○春○浮○選○園○已○極○湖○山○樓○榭○  
之○勝○矣○而○猶○以○為○未○足○也○決○於○所○遇○近○興○過○飛○指○顧○之○間○現○降○復○成○  
蓋○其○才○長○於○更○端○其○思○優○於○獨○辦○平○生○歲○月○竭○於○三○園○不○必○蹤○康○樂○  
之○地○也○事○之○升○而○閉○戶○高○枕○已○具○登○臨○之○概○此○真○丘○壑○中○人○也○而○

不僅丘壑中人也。以不僅丘壑中人不復出為世用。顧其雄心壯志銷耗於丘壑此吾所以為人材惜也。

幼侍諸父兄側竊聞諸先生激書相與論曰此今之莊生也。又讀詩符曰此今之子鱗也。今幸叨令孫講末益得醉讀古文全集夫乃恍然嘆曰此今之史公也。蕭君可作視吾世家何如。後學劉鼎

鄉賢祠記

學宮之有鄉賢祠將以勸賢也。雖然將使賢者相勸歟抑賢者勸之歟。元賢賢者有以勸之而後賢者相勸也。吾郡文忠烈公時入學宮見所祀鄉賢歐陽文忠胡忠簡二主奮曰它日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其後卒如其言夫學宮一俎豆而能使人奮欲為歐陽公為胡公是前之賢者有以勸百世以下之賢也。天下之為鄉賢先生者衆矣夫孰不欲俎豆於古賢人之間然身不如歐陽公胡公則懼百世後有如文公者出焉升堂而慨曾不足當其軒輊則七飭躬砥行以求無愧古賢人而後已。是後之賢者有以勸百世以上之賢也。但使各相勸則賢者與賢者滿天下矣。是故塗之人不元皆賢而其可為賢者固在。唯其可為賢故鄉賢之稱元致謹焉。貴道德而賤聲勢。然後有以相勸。所謂相勸者非勸夫為歐陽公胡公者乃以勸夫不為歐陽公胡公者也。為歐陽公胡公則能為文公相勸為歐陽公胡公則亦無愧於文公使天下皆勸為歐陽公胡公而無愧於文公雖不元祀而其可祀者固在。猶之傳驥棧者先求有木有木既傳又求有木則後之所傳無非直者雖不盡傳而其可傳者固在。故曰元賢賢者勸之而後賢者相勸也。今日學宮所祀果皆歐陽公耶胡公耶文公耶將何以勸之也。所幸肝江何君來訓永新憫兵火之後賢祠燬



死乃捐其官署以禮神主而身呼喚於尊經閣又手解卿賢事蹟以見吾邑所祀無非賢者後附補遺一帙以見吾邑多賢不能盡祀而且勤學好問饒躬砥行身為勸之使勸賢盡如君吾知後賢之相勸終未有已也是為之記

孟氏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一勸字規勵交至正昇此意名言真不能磨滅城前旅社建源謹識

西來庵為漢壽亭侯關公葬殿造像記

故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之神英爽赫濯遍於寰區由公生平扶漢匡劉忠義之氣凜然如生故其鴻名卓犖有加無已夫是忠義之氣天地之正氣也無是正氣則人道不立而天地或幾乎息矣是氣塞九垓而無間亘萬古而不窮惟其有之是以植之豈惟公有之從古正人有是氣者衆矣而其精魄罕見於世惟錢塘之伍君睢陽之孫許虎丘之武穆福善禍淫彰人耳目然亦倖廟食之地而止雖其威德無日不在人間其光燄無日不在天壤其維持綱常之功勳無日不在宇宙然其行事詳於史傳者荒微愚賤竊以遍聞故其歿後所潛

感而默應者不得通知獨有閩公扶漢匡劉其志與事既有陳壽裴松之諸人書之重辭之複矣復有釋乘小史演而推之樂府傳奇歌而咏之近自鄒甸遠及窮壤上自王侯將相下逮庶人牧圉婦女兒童莫不慕德頌義奔走思後故能統攝幽明綜核人鬼誅姦譴於方萌雪忠良於既枉此不獨公一人之正氣為之抑亦天地間自然之正氣共為之也天地自然之正氣藏於人心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也即於有生之日其神與明業已炯炯然有不可掩之勢矣易傳曰不誦不讀其知幾乎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嘗欲將至有聞必先夫此不誦不讀清明之氣天地間自然之正氣也不誦不讀而

知幾清明而開先非天下之至神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以公之至神至明與天地間自然之正氣感召薰變如兩芥磁鐵之相引雲龍風虎之相從則是後人固與公共此正氣與其神明矣而凡可以竭其誠惇以示無敵慢於公者則其無敵慢於身者也讚歎而施能自已於懷耶西來唐僧慕諸邑里拓庵門數楹為伽藍殿塑公尊像以奉香火余為蘭若之型像奉公自玉泉智者禪師始公昔年助靈主眾稱佛弟子爾時智者推為伽藍蓋公以勇猛之力發慈悲之願此其機用又在伍晉諸公之上矣吾邑近年屢遭論喪藉公威神每有奇效乙卯之夏土累將肆暴於厚田有臺公正馬單刀入營呵止者

明曰徒去秋毫無犯公之利賴吾邑吾里如此宜奉僧之慘慘草堂上以護佛法下以庇民生也工既竣事余乃執筆為記以告後之君子思以與公所共有之正氣共為扶之庶幾慰公未竟之志於萬一也夫

正氣長存此閩公之神明萬古如生也篇中頌揚前哲冀勵後人其有係於世道人心大矣而文勢之雄偉真能與韓公之山斗共仰後學李機炳拜

文溪映雪卷記

內弟周君令申捐其分祖雪崖公庄居以為蘭若殿閣廊廡丹雘雕塑之費二百餘金置田飯僧使子弟肄業其中書聲梵唱和相聞庵前名雪山取釋迦雪山六年精修之義以勸僧徒既而更名映雪取孫康映雪五夜讀書之義以勸後學益一庵而二善具焉落成徵記於余余乃進諸後學而言曰古哉令申之教子弟其意深且遠矣所謂映雪讀書者不於映雪之時也蓋有得於映雪之先者矣古之學者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夫既以退息為學則退息亦所以為時教也是故有所操者即有所縱有所執者即有所舍有所為藏修者即有所為息游藉使知操而不知縱知執而不知舍知藏修而不知息游時教退息判為二事扞格齟齬不顧其安豈所謂語於讀書者哉不觀之畫者乎畫者好欲其專業欲其勤緝素筆墨欲其不離左右而其精光所注尤在目不觀緝素身不親筆墨意境俱寂心手兩忘之際若是者不區區於專且勤之迹而專且勤真能逾者何則學之所益者人神之所會者天也天人合而絕技出焉讀書者亦若是焉已矣方其游心於淡養氣於冲收視而反聽寡慾而息機其於經傳子史有未之盡固已深造而自得矣况且資於山水以增其高深資於花月以生其幽閒資於絲竹以助其風韻怡之而壯

士擊斂山人吞刀風掃陳馬石走沙飛雷轟電掣聲勢如龍戰虎  
關千奇百怪莫不資之以排宕其胸臆而剛達其意氣蓋無時而非  
讀書之候無事而非讀書之功也若必待程子蠶展油素咕嚕於精  
細簡牒而後謂之讀書則其讀書之日寡矣然則孫子映雪特孫子  
當時之事偶然之舉為世傳之以為其專且勤之一端而已而  
後人必於同雲集靈輿柳折指之夜以為孫子專勤之所在孫子之  
專勤豈在是哉為儒者亦然蓋有朝垂履夕絀若而失之千里桃影  
竹聲屠門酒肆或有得之觀面者矣我旬調心與彼何與按指發光  
非關塵勞以是賢之令申映雪之意其或有台耶否耶

文集四卷

廿二

記

應兼二善立意尤在讀書文故將映雪二字語語就讀書咬出裝  
汁縱橫奇矯暢所欲言筆意直追南華而庵僧本位止於末幅一  
點便醒昔人云柳州諸山得柳記而傳伏讀名篇先王父之建庵  
亦藉先生文為不朽矣又漢後學周元所謹識

振建賀氏統祠九修族譜記 吳敬堂梓

而戊寅夏吾族總祠在提城者與族譜同燬戊申仲春族中父老協  
議重修命昭孫為記昭孫猶稚吾族伯先令公留家良坊迄今牛  
支分派衍凡數千人地之相去凡數百里可謂繁且遠矣猶記兒時  
獲侍族兄定齋先生先中視族數千人如其主伯登族數千人  
亦視先生如其家督竊心怪之及先生所為則未嘗遍數千人而  
噢咻之適數百里聯而戶比之也惟是推誠主敬觀其賢者尊其  
賢者使族之賢者歸而各親其親各賢其賢日月既深德被漸偏而  
教遂大行於吾族矣先生於是舉尊人麗水公所建祠與族人增

文集四卷

廿三

記

而擴之廊廡寢湯重樓複道前後相望歲時禘祭親率族人明倫講  
禮登降獻酬獻爵交讓每遇學使者至悉令遠族應試子弟皆入  
祠肄業書聲琅琅達於衢巷先生乃喜而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蓋數  
十年如一日也已未之夏重修譜牒本枝源派燦然有章當是時也  
婦姑罕勃然之風同室寡閭牆之譽喬梓之忻仰凜然焉肅之庇  
無恙其有煮豆羹箕摘瓜抱蔓隨雞刀而傷本根者寧為嚴刑所加  
不忍為先生所棄先生何以得此於族人哉親親之殺尊尊之等夫  
既以是相維繫矣而不僅其也以為親有殺而敬無殺也尊有等而  
敬無等也惟敬無殺是故古者君子不以嚴威儼怒事其親而以事

善族跟蹤進之。見其政容而辭以放。為兄則則為大親則已。而愈殺而愈殺。愈殺所以愈親也。惟敬無等是故古之孝子二賜不及事焉。卿士有善讓之。父兄一命齒。而命齒族三命不齒。故一命偃焉。再命偃焉。三命偃焉。而止。而愈殺而愈殺。愈殺所以愈尊也。有殺有等。先生建祠。今謂所以獨最有殺。愈殺有等。愈尊先生建祠。今謂所以咸宜也。吾族賢者勉之。故先生相矣。志先生之志。事先生之事。時糾而舉。歲勢與而謀。幸此其道。當有不言而信。不約而從者矣。世之降也。雖同父之人。不能保其無爭。乃欲合數十百里為一家。此實難矣。詩曰。兄弟婚姻。無相遠矣。圖之遠矣。民胥然矣。夫兄弟也。而可遠乎哉。然而推誠主敬。則遠者可近。懷貳多虞。則近者反遠。遠莫遠於庭除。祔席之間。觀面河山。而教百里之外。非遠也。吾族賢者勉之哉。賀姓未川巨族。其星布於九邑。惟推誠主敬。而渙幸焉。此宗誼也。亦家法也。又能言之詳。勉之切。較蘇氏請序更為酣暢。

長汀黎士  
私評

永新南里師林記

永新南里靈秀之區。古時有王塔在焉。有善提水湧出其下。甘泉特異。而沈家山則獅現後。捕龍虎。虎旁峙九勝地也。好於長老受學。白山。博然寶華。兵燹以來。買地購山。營建大利。以報佛恩。而殺蓮孔。犧牲無門。乃權設方便。以經懺。口應官佛。法於是累。管之鬼。野哭。汚血之現。不為妖。腐邑中人士。飲其說。駭。在舍。輪。業。全。為。禮。施。安。自辛卯春。初。新。若。肇。工。三。年。之。內。遂。成。前。後。殿。閣。左。右。寮。房。方。丈。香。積。庫。儲。山。門。蓮。沼。竹。林。稱。大。叢。林。通。計。其。費。二。千。餘。金。工。既。告。竣。題。其。額。曰。師。林。屬。余。為。記。余。惟。永。新。昔。年。梵。刹。之。盛。東。有。普。航。肇。興。於。

尊勝。西有澄源閣。宗於禾山。禾山鼓音雷。轟電掣。所不待言。乃尊勝之興也。適值宋末大亂。殺人盈野。蕭公設壇宣說。梵咒。為。拔。諸。魂。迷。威。雨。花。湧。泉。之。異。乃。知。澄。師。度。人。而。蕭。公。度。鬼。所。度。不。同。而。其。所。以。度。者。一。而。已。矣。且。夫。說。法。者。因。人。而。度。猶。扁。鵲。之。因。病。而。療。也。扁。鵲。在。秦。為。小。兒。醫。在。趙。為。婦。人。醫。在。周。為。老。人。醫。望。氣。察。色。其。於。列。國。之。人。無。所。不。療。而。不。能。以。洞。垣。之。眼。察。鬼。國。之。肺。腑。蓋。人。鬼。之。不。相。及。雖。扁。鵲。有。時。而。窮。至。徐。秋。夫。則。不。然。有。鬼。他。痛。呻。吟。徹。夜。秋。夫。雖。為。形。按。穴。施。針。應。手。而。愈。人。知。秋。夫。玉。露。之。夜。依。扁。鵲。為。準。繩。而。不。知。秋。夫。能。以。其。療。鬼。者。通。扁。鵲。之。窮。人。知。蕭。公。全。村。之。文。望。禾。山。



○新○班○表○奏○匪○斯○四○十○年○內○何○日○非○此○誠○靈○之○日○何○言○非○靈○血○利○心○  
○之○官○何○事○非○成○仁○取○義○之○事○蓋○至○甲○申○三○月○而○事○始○畢○非○至○甲○申○三○  
○月○而○節○始○見○吾○故○曰○庸○行○也○豈○惟○忠○文○公○從○古○忠○臣○事○子○人○見○謂○懷○  
○慨○從○容○于○霄○漢○而○光○日○月○者○彼○其○行○視○瞻○庸○行○也○豈○惟○李○門○兩○儒○人○  
○從○古○貞○姬○烈○女○人○見○謂○哀○痛○惻○惻○動○天○地○而○泣○鬼○神○者○彼○其○行○視○  
○庸○行○也○嗚○呼○庸○人○視○庸○行○為○奇○節○奇○人○視○奇○節○為○庸○行○豈○獨○湯○火○烈○  
○士○視○如○水○雪○赴○淵○蹈○海○勇○夫○視○如○涉○沟○亦○在○乎○何○視○而○已○矣○記○李○門○  
○兩○儒○人○者○記○其○庸○行○而○略○其○奇○節○使○後○世○聞○風○而○起○者○鼓○而○及○焉○毋○  
○怯○而○阻○焉○是○亦○激○勸○衰○世○之○方○也○夫○

文集四卷

十八

記

千古之奇行千古之庸行也故重華之大舜武王之達孝宣聖之  
以庸行歸之先生於李門雙節而亦以庸行歸之者其即宣聖之  
特識也至於文之堂皇有闢世道非小不但使李門兩儒人之庸  
行于霄漢而光日月并使思文公之庸行動天地而泣鬼神至  
文也 後學史氏揚雄識

洛溪顏氏元本堂記

○永○新○洛○溪○顏○氏○祠○堂○名○曰○元○本○堂○從○先○也○先○是○元○公○次○山○為○道○州○刺○  
○史○時○車○過○初○陽○見○山○溪○在○湘○水○之○南○北○涯○於○湘○噴○為○奇○絕○徙○家○其○間○  
○荒○山○斥○壤○未○有○名○稱○次○山○曰○吾○自○樂○此○人○不○能○樂○吾○樂○也○乃○命○名○洛○  
○溪○名○其○溪○旁○之○岷○曰○洛○岷○從○水○以○吾○旌○獨○有○也○湘○以○南○數○萬○戶○土○著○  
○而○長○子○孫○者○何○限○而○次○山○以○流○寓○萍○踪○樂○為○獨○有○斯○已○奇○矣○厥○後○顏○  
○魯○公○來○游○為○書○次○山○所○作○中○興○頌○於○岷○石○筆○勢○古○勁○與○頌○相○敵○初○陽○  
○人○榮○之○建○祠○以○祀○二○公○額○曰○顏○元○祠○越○數○百○年○魯○公○後○裔○有○芳○庭○擇○  
○居○永○新○禾○山○之○側○禾○山○距○洛○溪○十○里○而○遙○芳○庭○以○為○此○山○形○勝○有○類○

文集四卷

十九

記

○初○陽○亦○名○其○里○曰○洛○溪○名○其○祠○曰○元○本○堂○謂○吾○鼻○祖○廟○貌○舊○地○元○本○  
○所○在○不○敢○忘○也○嗟○夫○洛○溪○岷○石○二○公○節○義○文○章○在○焉○節○義○與○日○月○爭○  
○光○文○章○與○風○雲○比○勢○此○固○非○初○陽○所○得○而○秘○者○矣○而○初○陽○之○榮○石○句○  
○水○為○次○山○所○披○蓁○疊○險○樂○為○獨○有○者○一○經○魯○公○之○遊○遂○分○半○以○去○而○  
○其○苗○裔○復○取○其○名○歸○家○以○為○元○本○之○地○焉○抑○又○奇○矣○次○山○昔○居○退○谷○  
○指○曰○千○進○之○士○勿○至○吾○谷○游○杯○湖○指○曰○為○人○厭○者○勿○游○吾○湖○豈○不○欲○  
○海○為○獨○有○哉○及○得○孟○士○源○乃○招○之○曰○是○不○千○進○不○為○人○厭○可○至○吾○谷○  
○可○游○吾○湖○者○也○則○次○山○既○自○以○其○退○谷○杯○湖○之○半○與○士○源○分○而○有○之○  
○矣○次○山○所○不○能○獨○有○者○不○獨○洛○溪○已○也○吾○乃○知○古○今○山○水○凡○為○高○人○

所把玩留連樂為獨有者非高人之不廉乃俗人應心攝志不能分而有之甘但比於鹿豕魚鱉耳夫豈次山偏以潯溪私魯公又以私其芳庭哉雖然天則有以私魯公矣公為吉州司馬時樂永新木山之勝大書龍溪二字鐫於石壁龍溪為潯溪發龍之山皆有魯公舊齋居焉吉州永新縣樓南是其間霸王將相迭興迭廢今其後嗣曾不得遺棄而處而魯公前齋屋雖基布於龍溪潯溪之下猶得指其杖屨所臨筆墨所及以尋其元本所在守而勿替焉則是高人所獨有者魯公有之霸王將相所難有者魯公有之豈非天之所以報節義者獨無窮也哉

文集四卷

三十

記

我大相芳庭公肇基潯溪祠額元本堂以示後裔其命名取義得先生椽筆發抒至異世同心也至行文縱橫變化一氣盤旋如潮東風送自成一家庭行當為海內奇賞焚香對讀奉為球圖命勇中砥竇而傳之後學顏廷瑞識

全以唱嘆取勝得子長千古不傳之秘而其波瀾曲折迴環照應則尤獨擅其長宜為吾水島年兄寶而傳之也後學陳智古識

蟻記

癸未十月余與弟子家避寇西郊將據禾山之巔而息焉夫從西粵歸受病如癡召醫砭之彌月弗愈有楚巫善視見咒以符水遂瘥余憮然嘆曰異哉瘳鬼同能傷人乎客有宦於粵者謂余曰瘳鬼非能傷人瘳於瘳鬼者傷之也余曰是矣吾聞春秋仲冬水蟲蟻陸佃曰短狐名蟻似蠶三足以口含沙射人之影柳子厚存學亦曰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即蟻是也凡毒之毒人者必有其口彼蟻蛇無爪牙之虞然其涎沫嗜嗜俱足以傷人故人之畏之也甚於豺虎畏其口也至於蟻則又甚焉不啻其形而射以影使人中其毒而不及覺此固蟻蛇之口所不逮矣詩之刺諷人也曰如鬼如蜮則不可得鬼無形者也人之神不足以勝物則無形者或出而傷之若夫蟻生於砂石長於江渚蛟螭之與居魚鼈之與友乃變幻出沒遂與無形之鬼共侮人於青天白日之下豈不怪哉雖然蟻畏鵝鵝飛則蟻沉東南之民素稱以制蟻噫蟻之技第矣

文集四卷

三

九

此殆有為而言耶物小而害大口輕而毒重然畜勢而蟻技窮林有司制也彼按畀豺虎不食者奈之何哉後學且下所謹識

影帆閣記

余既為龍去泥記水月閣矣。而閣材收於白蟻。乃上徙數十武。購良材新之。其址加闊焉。讀書閣上。仍以閣後春大士更名曰影帆。余以戊申臘朔與季子僧菴蒼平。至閣上。閣臨江浙。旁多雜樹。與水邊松樹青日。紫霜白水。碧樹霜。飛日鳥弄殘枝。五色葉。鳥噪。壯飛。寒磔。投之。撲刺而出。衝波拂雲。致足快也。須臾風起。水動。有四五小舟呼風並進。悉挂蒲帆。高者盈楹。卑亦片席。鵲有龍尾。即有曳練。余乃嘆曰。此影帆之名所由起也。雖然。影之與帆。待風而行。耳。寧有定哉。余嘗渡章水。涉鄱湖矣。順風使帆。一日夜走五百里。帆動。舟款。影不留行。如勢箭飛空。雖鴻鵠不能逐也。及至高雞峻石。懸舟逆水。影石相守。篙師難出手。口弄作終日。舉帆不離故影。乃知帆影疾則大騖徐。則大延而茲閣之下。其影悠颺。不疾不徐。去泥父子讀書之樂。盡在是矣。更有進焉者。其在惠施之言乎。惠施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天下豈有鳥動而影靜者哉。又曰。矢疾於鏃。天下豈有矢疾而鏃徐者哉。今此閣也。帆其動耶。影其靜耶。舟其疾耶。帆其徐耶。誰識其然。誰識其不然。去泥於此。其獨有不言而喻者乎。如以為偏僻。而未與也。方將招才辯之士。於此閣中。談文晰義。以極鷄足臧耳之說。則影帆固稷下之始哉。遂飲酒賦詩。而記其言於座右。

史集四卷

卅一

記

史集四卷

卅三

記

影帆閣入於化茲以化華而寓化景深得乃於南華故曰  
到了然有會後學龍大何獻





周孝子割股記

崇禎十年丁丑永新周孝子以割股死也侯閭公聞孝子之事命諸生採實以聞諸生具狀上言孝子者光綬字弱生西鄉文竹人爲邑博士弟子幼有至性父宏謨負才以老鬱鬱善怒難禁或非其過輒怡然不致對父寢疾歲年經舊夜訓與坐臥床側再拜而醫者乞方醫知其不治謬曰人肉可療也綬信爲然割股肉熟而獻之負痛傷筋僊其寢於別室父急呼綬兒安在綬恐傷父心聞命踴躍跳而來血淋漓不止頃之父病篤綬憂痛不能起遂先其父二日死年二十有七當割股時父不知爲子肉食之頗快綬喜復割其左臂家人慶

文集四卷

廿四

記

畢奪其功竟以此爲憾云其生平不具述述其死孝一事惟明公察焉閭公覽狀置扁旌其閭且謂貽孫宜記以志不朽貽孫既如言記之於右慨然曰甚矣死孝之難也當綬死時人皆謂死而無救於父不如無死竊謂不然文山有言父母有疾雖不可爲豈以不可爲而廢藥至哉言乎以爲可爲而圖之不可爲而置之此其心寧可問哉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其濟則君父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死固其分耳必謂死而無救於父不如無死則自古忠臣獨紀信之死稽紹之死程嬰公孫杵臼之死與國朝韓成之死死而全其君全其孤庶幾可以死矣他如死封疆社稷諸臣其與日月爭光者皆以爲死而

無狀可以無死乎爲臣子者不幸而至於死而死之中又有不幸焉君子所以重傷其志也然則光綬之死其可以解矣般非不知病之不可爲也後其志獨欲爲於不可爲之時每旦焚香頓首祈以身代瘡七日自爲文涕泣而丐於神以爲吾志如此神將據我云爾夫不傷天意之不可開而但譏孝子不能格天也其猶其儒乎不能格天笑睚陽不能滅賊而罪信國以不能復宋也豈不惑哉或曰割股不著聖訓不可爲孝吾謂割股雖不可盡孝然終不可以爲非孝且嘗聞諸光綬家人道其平日孝友事多不愧古人使光綬不死其可獲者不惟割股已也惟不幸而死死而無救於父在衆論方以爲愚方

文集四卷

廿五

記

以爲傷勇而吾獨許之以孝蓋誠不忍以成敗論忠孝且以愧夫爲子臣者可爲而圖之不可爲而置之以自號明哲爲豈獨爲光綬哉嗚呼若光綬者可以死矣

事親竭力死孝非也先於狀內伏人肉可療一語則割股之心可諒割股之事可行而文亦可盡情暢發後學手正應識

借不如無死一語發許多議論起許多波瀾又從家人口中表其平日孝友不愧古人則孝子之性行有徵而先生之闡此亦非泛矣末以魂夫全軀倫安者收結全篇一段感憤尤見忠孝之氣

詳登紙上

後學李德慈出讀

重建禾山甘露禪院碑記

禾山甘露禪院一名大智寺自南唐澄源禪師揭禾山之鼓以  
示學者天下叢林翕然響應由南唐以迄而宋唱導於此山者二十  
餘人皆名列燈錄而楚公普公方公港公傳公法席之隆與澄公頤  
頤於是禾山之名遂與青原匡廬鼎峙江右意盛矣哉其後漸遠漸  
替至元而衰至明而廢萬曆中始復小刹僅供香火崇禎之季問公  
九公先後踵至九公拓原舊址次第脩葺而時絀舉贏驟興實難九  
公既歿其徒洞明乃迎開一禪師以主法席開公既至目觀金碧摧  
殘規模湫隘四顧慨然欲為興復時維甲寅江楚兵亂繼索實速募

文集四卷

卷四

化樂門於是蓮社諸君子暨陳宰官於此離中各捐金粟鳩工庀材  
開公亦自捐鉢囊共襄厥志約費千有餘金不二年而工竣始有正  
殿有前殿其後有方丈其左有厨有庫有福其右有選佛堂有先覺  
堂蔚鼓輝煌近代所未有也落成之日開公伐石豎碑命侍者徵余  
文為記余因有慨於道之難行也非道之難行無德以凝其道之難  
耳孔子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無德以凝道猶無水以運舟無穀  
以推車也夫道與德豈有二哉自無德者競道之似以欺天下而曰  
吾有道矣五戒可不遵三業可不謹而道與德始岐為二矣至於今  
紅河日下砥柱無人牙慧毒張或慢峰舉觸響聞於鹿苑玄黃變於

支那分身遠磨而唇齒相吸同源曾水而支派交爭機戈日攻禍及  
祖稱學孤共射鐵入梵天權勢互傾機弄並起斯其人何嘗不升倪  
應提塵拂自謂有道也哉然而德薄則天龍不附行虧則山神不守  
雖一時赫奕識者憂其終矣開公青原眉公之嫡系而天童雲師之  
曾孫也慈雲所布吐納蛟宮紺馬所臨馳騁象域猶且訪道取友捐  
執息津宗支之水火既消筆舌之戰鬪不起吉州人士親而信之故  
其在螺江僅十餘年遂開隆慶恢龍鬚業已虹舉霞標星際日麗矣  
又以其餘再開禾山雖峰烟千里斥埃四塞道棘關閉行李斷絕而  
不能使龍象之不子來雖山童川涸膏竭脂枯鳴澤有鴻集林無燕

文集四卷

卷四

而不能使檀越之不輟雖殺運鴻張展伏血流波旬詭梁魔侶斷  
張而不能使主對之不啻棟金鳳之不接覺此非獨其道有以致之  
亦其德有以感之也余不佞自訪冠時請書甘露矢願護持而遭逢  
改革自其肥遯何幸暮年得逢盛事深羨平原鐵筆可待手攀而聽  
法石童將來肯肯也遂述始末以復開公并列其檀越姓名于左以  
勸後人焉

具柳州之筋力發潮州之風華一氣渾融直覺天花亂墜

東里後學汪銀鑑

青獅山曉月庵記

自禾川西折六十里為南村。由南村拾級而上為青獅山。山窮路斷。始獲平區。有小梵刹為曉月庵。其前山奇詭如獅子風雨驟馳。樹木怒號。泉鳴谷應。有聲鏗然如鐘。達然如鼓。殷然如雷。靈豈所謂獅子吼者是耶。非耶。先是地徑荒僻。輒斬草至。而青獅以山瘠水寒。斥為廢壤。虎豹麋鹿之所窟宅。樵人牧豎未嘗過而問焉。四方未亂。居士胡博先棄郭北廬屋。徙居南村。而曉月上人棄城西大刹。獨居此菴。與胡居士為方外友人。及四方兵起。上人與居士郭西北之業皆燼。獨此山無恙。由是南村青獅之間。士君子採薇服荔者多歸焉。余以癸巳五月過曉月菴。訪胡居士留連五日。漸見諸君子所為詩文。摩和盈帙。未嘗不廢然長嘆也。蓋自世變以來。衡門之下不可棲矣。水之洋洋不可樂矣。毋論成都之下。嚴陵之釣。故址遺踪已為流血飲馬之場。即試登青獅而望焉。其南則衡嶽祝融東則五羊大庾而西則有丈洪厓匡廬五老之勝蹟也。問琳宇花宮無恙否耶。問雞犬桑麻無恙否耶。又試進而問之。秦人之洞桃花之源九所謂避人避世見諸史傳者。今其地尚無恙否耶。蓋山愈重則名愈彰。地愈幽則迹愈著。此其所以不免也。然則求隱於高山大嶽不可。求隱於洞天福地又不可。而此山獨以無名倖全。乃知凡有光輝秀特以取妍態。

文集四卷

新八

記

文集四卷

新九

記

人皆皆非山川之福。而仙靈龍怪之棲於其間。與夫騷人志士之至於其地。能使山川之精氣一洩無餘者。是皆山川之靈也。今茲山又不幸而見知於人矣。譬如潛者欲見。隱者欲出矣。此有識者方為慨惜。而余從而贊歎揄揚之不重焉。山神所抑揄哉。雖然。非此無以見兩君先幾之明。遂援筆記其大略。以示後來。上人名齊輝。嘗手書諸大藏經。與胡居士同學道於間。雲禪師而有得者。

學歐蘇有自得處。方是獨成機杼。非庸下擬古者可語。梅道人李陳玉評。

顧山農先生傳

先生名鈞一名鐸別號山農中既入父廩官始蘇學憐兄鎰山東新城令先生生嘉靖間為兒時不慧十九讀孟子彌日不成誦默然生自如偶聞兄論學若有會忽悟出旁索衣人召之帝所及覺獻誠左右母輒謂我將為子求其為閉關不食飲者七日然有悟手辨香鳴鼓而粉者者曰曰嗟乎吾幾困若生吾適至帝所然後如學學豈易哉尋居谷中九閱月益大悟歸見兄鎰等陳性命之學皆驚興起至數百人值學使者至父兄迫令就試先生嘆曰人生寧遂作此寂寂受人約束乎於是始罷舉專學矣會王公良聚謀廣陵

文集四卷

傳

間見先生異之遂過遊吳越齊魯燕趙士大夫就門下日益多而所篤信者參政羅公汝芳為最始羅為諸生慕道極篤以習靜嬰病遇先生在豫章往謁之先生一見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扼子心為大病除之益甚幸遇吾尚可活也羅公曰弟子習靜數年每日取明鏡止水相對無二今於死生得失不復動念矣先生復斥曰是乃子之所以大病也子所為者乃制欲非體仁也欲之病在肢體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子不聞放心之說乎人有沉疴者心怔怔焉求秦越人決脈既診曰放心無事矣其人素信越人之神也聞言不待鍼砭而病霍然已有負官帑千金者入獄還甚其子超

文集四卷

傳

有商持千金歸示父曰千金在可放心矣父信其子之有千金雖獲負鉞錯不覺其身之輕也夫人心有所繫則不得放有所繫而強解之又不得放夫何故見不足以破之也蛇師不畏蛇信呪蛇足辟蛇也幻師不畏水信幻術足辟水也子惟不敢自信其心則不放矣不能自見其心則不敢自信而心不放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放心之謂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放心則蕭然若無事人矣觀子之心其有不自信者耶其有不得放者耶子如放心則火然而泉達矣體仁之妙即在放心初未嘗有病子者又安得以死子者耶羅公豁然如脫羈鎖病遂愈迎歸師事之甚謹先生豪宕不羈輕財好施揮金如土見人金帛輒語曰此道障也索之無問少多盡以濟人羅公為東昌太守先生來呼之曰汝芳為余製棺須百金盡取其俸錢出即散與貧者又命之曰汝芳為余製棺須百金太守故廉不能更具百金則要起矚其尚寢曉牀下曰之先生話怒不得已稱貸以進取之又散與貧者羅公歸時江先生至羅公為製美材贈之舟次金幣見門人蔡制殯無棺又以與之及避京師相國華亭徐公首問學於先生三公以下望風咨學先生機鋒警疾雙目炯炯問難四起出片語立解往往於眉睫間得人玄悟

性。衆方聚訟先生。但舞踊而出。時蘇公佑。督學江西。聞先生名。使人召之。不往。曰。召即召諸生耳。道人不聞。旌教也。蘇公益重之。造廬稱謝。聞先生言。不覺下拜。最後巡撫何公遷。二子爭財。於官署相殺。莫可解。乃迎先生至署。一月。兄弟不覺抱持大哭。遂相友愛。何公感之。問所欲。先生曰。生平遊江湖。不得官升。廣聚英材。講學爲恨耳。何公以已舟千之。顧先生性峭直。嘗爲上徐華亭及張江陵書。皆有所指斥。諸公不悅。又與同邑尹大宗伯忤。且有宵人齟齬之者。傳會何公所與官舟事。遂以盜官舟故。下金陵獄論死。先生被拷掠。廢三木。人謂死矣。羅公竭力周旋。重糧之。暇問先生。先生笑曰。噫。是猶風之過。而揚吾衣也。吾何涉焉。凡繫獄三歲。日與諸囚論學不倦。諸囚有啟悟者。獄中嘗曰。光達。圖扉外。司寇怪之。羅公亦力爲申救。至以身抵焉。遂得減死。發戍廣西。既出獄。諸囚百餘人。伏地哭哀甚。司寇訶曰。若囚且暮死。不哭。哭。顏先生何爲囚。曰。不然。顏先生在獄。吾身如在。天宮。今先生去矣。吾無所聞。即不死。猶死耳。先生好談兵。喜奇計。先是將軍俞大猷。起校尉。罪當斬。先生一見奇之。請於督府得釋。至是迎先生於軍。先生爲畫策。遂平大寇。上其功。將授以官。先生耻之。僅免戍歸。益倡道不倦。言必稱仲尼。然見有蹢躅涼涼者。輒鄙而笑之。以此頗爲諸儒所譏云。及年九十。忽聚子弟門人。羅拜於堂。就

枕卒。至崇禎壬申。世令姑蘇。督公德園始請於學使者。祀之。警宗并錄其孫爲諸生。而先生之遺復存矣。論曰。余聞之邑長者云。先生事父母最孝。親歿。廬墓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逢父母生忌。終必哀。兄弟五人。友愛備至。鄉族照照。患苦相恤。即古之篤行君子。何以踰焉。獨其熱論風生。意氣雄發。不爲時流所喜。然生居僻壤。誰爲師承。乃於囊中警悟。遂以布衣名動天下。與常東溪王心齋諸公互相印可。至陶鑄近溪先生。爲世名儒。嗚呼。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起自布衣。少習孔孟。聞周七日。豁達大人道德。理學出類拔萃。書告同志。當時文人學士。咸式典型。天子就訪。欽賜舟楫。振鐸

文集四卷  
海內視富貴如浮雲。昭聖教若日星。翊贊王化。當與此文千秋共垂不朽。後學歐陽璘謹識。  
先生爲吾邑道學。著有山農集。前司鐸吳公漢石大守王公祖基。漢常曾爲吾索之。今觀作者。此傳見先生之學。有體有用。非鸛鵲禪而無實行者。宜入明史儒林道學中。以表高風。涇溪孫中砥識。

髮俠傳

其俠事有為之傳者。不如楚人周君岐言之詳也。君岐曰。髯武昌。舟子不告人。鄉里姓名。髯長尺許。分五鬚。甚美。人呼為美髯。公目光如炬。獨插一弁。往來吳越。關崇。時獎黃陳大農者。有文名。訪友於金陵。賃得髯。舟見髯。貌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飛。暮宿見水牛十餘頭。浴於江。坊泊處。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踏柳岸上。如投鼠。髯教神而盡其行止。隨意不擇地。而泊。每至孤洲荒嶼。急灘迅流。留連而止。大農患之。髯曰。吾舟所至。海傍所不敢犯。陽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每遇風雨。髯詬責鬼神。叱咤不休。忽大農見舟尾幔內有二八女郎。

文集四卷

嫺雅似仕族子孫。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晚起。推蓬遙望。風吹酒帘。有惠泉字額。謂髯曰。而能為我市酒乎。髯曰。詔即索有錢去。大農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女。胡從髯游。髯何人耶。詵私語我。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宦於粵。西官歸。舟次湘潭。盜夜劫舟。殺妾父母。一眾十人。投於江。欲掠妾去。俄頃髯從地舟走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為汝殺盜者。今汝父母雖已報矣。吾將訪汝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為汝擇佳婿。吾義不污汝。勿怖。吾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蓬上。風雨雷震。無所避。所往來者。四至人相與入。較官探虎穴。得虎。蛟曲為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

知所語云何。但見笑哭無端。或登山而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

醉復大哭。妾不知為何如人也。語畢。髯持酒脯至。大農迎拜曰。吾有目不識異人。遂相與共飲。飲酣。髯曰。萍水相逢。一言為驗。可乎。君姓。

有文。無科甲相。無子。以兄子為嗣。兄子亦無祿也。大農拜祈曰。貴。

命也得一子。承祧窮約所并心。馮髯曰。無能為也。忽慨然起曰。君有子矣。吾舟處女有福相。知君僕偶可配為繼室。此女當生五男。以君。

相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吾為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卺。成。

禮。悉以前盜所劫千金歸焉。大農既婚。思歸。一人自挽舟送至九。

江。辭曰。天下將大亂。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農夫婦。

告。邀之不可。遂快履而去。不知所之。其後大農所嗣兄子果夭。所。

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殤。惟季子存焉。嗚呼。自中原鼎沸以來。

天下之無人也久矣。使得如髯者起而救之。寧遠至此哉。然如髯者。

朝廷雖得之。不能用。雖用之。亦不能竟也。君岐又言。近有人自海歸。

傳髯在海中倡義。匡王室有功。尋棄去。入山。辟穀不死。曾見其披髮。

仗劍於武夷絕頂。臨空如飛者。是耶。非耶。倘所謂神龍不見尾者。其。

信然耶。

髯俠其剽劫。政一派。亞耶。嘗讀劉伶有云。以天地為一朝。萬期。

為須臾。日月為底。腐八荒為庭。徘徊無歸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

為須臾。日月為底。腐八荒為庭。徘徊無歸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

為須臾。日月為底。腐八荒為庭。徘徊無歸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

張公孫如卿又其人即張子夫不可不傳



史集四卷

七

傳

張公子珏傳

張珏湖南人故御史中丞某公側室子也少失怙與母形影相依白  
昔如玉顧盼生姿楚王有愛女欲擇佳婿聞珏貌美命工繪圖以進  
王大悅以書幣千金聘為儀賓珏故驕貴弗屑就以計辭免何是王  
人之舉過三楚矣偶入郡赴童子試寓於毛家毛氏有女方二八光  
艷若神仙豪族爭委禽拒弗受願事珏雖妾媵所甘心焉珏亦展轉  
思慕至廢寢食歸告母夫人非得毛氏女寧終身不娶婦夫人憐而  
許之踰月珏復入郡就試且尋姻盟聞門中嬌聲聲刺心詰之  
則云女病瘵危甚珏解囊有金為求良醫得不死然髮禿而黑石  
目已盲瘵瘵深密如蜂房及牛腹肢出惟謝醫珏從簾外望見大驚  
徐聽其聲則喉鼻瘵瘵哽塞喀喀如瘠與何所聞嬌楚婉婉如出兩  
人遂悔前言不復理婚事女亦慨然無納采者長齋事佛飲泣而已  
踰年珏娶婦又五年母夫人與婦相繼歿家日落珏而酒逐生積鼻  
如朱虬髯覆面避離人聲飲惡惡溪水喉負囊煙兩頰懸疣如杯  
逐以奇醜駭湖南小兒啼必呼珏名以怖之然薰香袪服如故也既  
遭大訟入重獄盡破其產獄中絕糧病餓且殆女時年三十矣聞之  
悲慟自携素饘叩扉呼珏與食見珏單衣縊縊三木繫頭肩背間  
蟲蟻蠕蠕出齒其面遍體瘦弱氣不可聞女嘆曰張公子昔日猶果留





抵郭天門先生家先生一見即抱頭哭促膝語語相持又  
 留連三月贈以金令游衡嶽下武當山是江楚間無復雪萊林城  
 郭氏子弟問郭先生雪萊何人先生嘿不應再問復答曰雲間陳  
 子其故友也復問其里姓名先生又嘿不應吳人戴翁客永新自  
 言識雪萊楊州興化人姓李名仕魁崇禎壬午舉人累世通顯而  
 監國時受翰林院官余未之信乃托新安友人滕公劉郭先生先  
 生督江右學時余蒙前拔而公則則先生門客也及見先生粹然問  
 曰前日興化李翰林今安在耶先生亦嘿不應自是竟莫有知雪萊  
 者賀子曰余嘗聞國初雪萊和尚事以為奇矣豈意三百年後復有  
 奇人如雪萊者哉抑更有奇者余友劉巨溪國變後出亡十午有見  
 其披緇在曹溪者把其袖三呼之瞠視不答而吉水劉裴公言其鄉  
 人有縣吏賈公文入廣東又寓於古剎見一僧挑簋飯歸寺備其解  
 衣揮汗憇坐石上其貌絕肖吉水舊令沈公石臣更駭之試問有通  
 懸懸僧袒避入內良久不出則已腰包滯道急追不及矣沈石臣請  
 柱指人崇禎庚辰進士作吉水縣令廉能為吉州之冠與余聲氣  
 相求頗洽國變三十年矣道阻且長不知其出處何如未敢傳疑然  
 此蓋飯僧則高人一等矣嗚呼彼何人者哉  
 人奇而文更奇篇中離合變幻處純入夢莊化境如望海市蜃樓

文集四卷

十一

傳

十一

傳

文集四卷

十一

傳

十一

傳

王女傳

王女字小霞，奉新人也。其父王武，天啟間為遊擊將軍，以罪被大戮。生賦高，不能償。生此女，才色俱絕。數從母入公庭，訴冤。江生嘗見，傾心焉。江生者，豫章貴公子也。狂而驕，權勢壓江右。大出珠玉，托隨娘路，好袷服盛裝，從升堂求兒女。不肯出，母賂私與。江生計約，生至後花園，邂逅一遇。嫵入內，談女看花。女午夢方起，未及掠髮，披杏紅小羅衫，舉扇障日，拍侍婢肩，立桃花樹下。花承日影，風送衣香。揮扇一顧，顏色桃色，並艷風韻，欲流。江生從竹籬出，近前拜，屈膝，驚避入內，自是不復出矣。江生心醉，欲以千金求婚。女涕泣辭，不可。江

文集四卷

十三

傳

生為廢寢食者累月。忽隣娼持珠，冀傳母命，謝曰：「所以不即許聘者，以夫陷行，往未忍專也。倘析楊柳，實當有以報命矣。」江生喜，復申前言。是時，憲臬督道，賊榜掠無虛日。母欲納聘，償官將許之。女辭曰：「江生勢盛而驕，元敗，家敗，兒易，喜亦易。厭于全取之，將敵屢棄之矣。及今未敗，欲藉其勢以脫父死，則莫若自處以禮而示彼，以難彼見其難，必將市德於母，自為母用。父死，則賊緩何，何待納聘哉？罪人之孽，飲泣茹荼，寧忍娼娼彼來責母，母有辭矣。且吾親其人行肉走尸，且暮死耳，而猶媒押無度，必將有花柳相牽，不暇憾母也。其母以為會江生復路，舅氏求見，母出哭曰：「天乎！吾夫吾女皆已亡，吾

女夜聞父刑，即解自縊。父如更生，女可甦也。然其母亦不復生矣。

江生歸，竊代父作書與憲臬。王武得書，歸病，死。出機，母與女不知也。者為媒。朱生，朱生宗室，貧士女以其貌，為之嫁。江生果悅，挾邪二妓，皆前之竟忘前事。是年以酒，而死。秋八月，朱生登科，明年及第。又二年，江家勢敗，群雛起為難，事入秋。輒管殊死。王女何朱生再拜，啞咽曰：「江生於妾家有恩，所以不鬻身與江生者，知其必敗，身在敗門，不能收敗。惟托身君子，庶幾可救。今妾父母無恙，而江生死，其家人又以罪死，妾實負義。何顏復見父母？君子其有意，年因泣下。」朱生感其誠，言於撫軍，雪其獄，出孤寡而衣。

文集四卷

十四

傳

食之。劉王氏園亭為江氏宅，使江生舉族獲全者，女之力也。君子曰：王女之事，雖不可訓，然能以慧點極父之死，又能以禮防身，以義報德，視抱布而推，小者相去遠矣。故特傳之以戒後之為貴介者，慎爾威儀，勿出其素養驕驕之態，為閨閣鄙薄其可也。

貴勢驕嗣乃被閹，秀俊眼觀破為後生者，當以江生為鑒。或曰：王女不可訓，實是醒世大文章，晨鐘暮鼓，靜聆何如？

馬盜兩義侯傳

道中黃生客江湖者十年。歸為余言。親見明季兩義侯。其一盜也。以其言為之。傳。馬。曹縣人。姓巴。初失一日。其母以無。入。單田院。宗和。時。官。兵。有。所。掠。婦。人。傳。以。中。將。見。而。憐。為。解。衣。衣。之。其。母。善。救。之。而。自。宿。古。廟。求。良。藥。灌。婦。口。病。稍。間。則。以。所。乞。錢。肉。為。糜。餵。之。十。日。而。愈。復。歸。其。母。群。丐。求。賀。曰。大。賜。汝。妻。也。丐。曰。此。良。家。婦。吾。與。哀。其。死。於。道。路。而。生。之。矣。又。從。而。亂。之。其。與。賊。相。去。幾。何。哉。乃。詢。其。夫。家。往。告。焉。夫。家。喜。來。迎。婦。出。五。十。金。為。謝。不。受。夫。家。曰。吾。持。石。金。入。賊。營。求。贖。不。可。得。今。

文集四卷

十五

傳

以半酬又何辭焉。丐曰。吾既哀而生之矣。又因而貨之。其與賊相去幾何哉。辭之彌堅。遂藏至四舍。非受大家委金於地。拜謝而去。次日。丐攜瓢杖。出遇八十翁。抱七歲孫女。且行且哭。詢之。翁曰。吾貧富人。二金。過歲矣。索息倍之。今日納此女為富人婢。故恸耳。丐曰。翁老。僅一女。何忍棄為人婢乎。翁曰。富人。所貸錢數。償後。期者。皆裸而。幽之地。寧償不倍。不得出。每歲死者數人。彼以賄結。郡縣有司。雖殺。人勿問。吾不急償。且死於客。寧後能撫有此女耶。丐毅然作色曰。翁。勿哭。吾有四金。為翁償之。遂携金詣翁。至富人家。富人納金入。索。索。償。稱急。叱丐出。且曰。丐安得金。此。也。丐念。以語侵富人。富人。將。丐。

文集四卷

十六

傳

以夜被盜。失金。人。賊。并。獲。送。尉。尉。獄。成。獄。以。悅。富。人。位。縣。令。新。下。車。應。明。有。威。丐。得。從。獄。中。訴。冤。引。所。活。婦。人。為。証。令。召。其。夫。婦。至。則。抱。丐。哭。曰。吾。思。人。為。吾。金。受。屈。至。此。乎。此。金。吾。所。遺。有。醉。五。十。而。受。四。金。是。豈。盜。乎。因。與。翁。共。陳。富。人。酷。虐。狀。令。即。馳。入。富。人。家。搜。地。窖。得。死。人。屍。立。指。富。人。杖。殺。之。沒。產。於。官。取。其。金。百。兩。穀。五。百。石。以。在。丐。丐。捐。穀。置。義。倉。以。賑。知。人。而。以。百。金。與。昆。弟。各。娶。婦。以。贍。其。母。曰。吾。無。藉。此。區。區。者。為。也。携。其。瓢。杖。行。乞。如。故。為。盜。連。城。人。幸。姓。失。其。名。崇。禎。時。鄉。人。羅。商。人。販。賣。古。州。三。年。矣。忽。思。其。妻。懷。金。而。歸。將。至。連。城。飯。於。道。旅。盜。窺。其。金。欲。奪。不。得。間。徐。尾。商。後。見。商。還。其。妻。舅。經。家。宿。烏。鵲。行。驛。蒙。示。舅。曰。吾。久。客。思。家。懷。此。三。百。金。促。歸。汝。明。日。來。為。汝。妹。經。紀。之。納。屢。還。去。忘。持。其。手。中。詩。扇。是。夜。抵。家。漏。二。滴。矣。其。妻。與。隣。之。少。年。私。聞。商。加。門。聲。少。年。患。之。妻。曰。無。傷。也。彼。暗。夜。獨。歸。人。無。知。者。置。毒。酒。中。殺。之。吾。且。與。子。長。為。夫。婦。矣。遂。啟。扉。納。商。伴。為。歡。笑。京。家。會。進。酒。商。醉。取。金。付。妻。妻。置。金。枕。側。扶。商。入。寢。七。竅。流。血。而。死。遂。出。利。斧。與。少。年。支。解。其。屍。置。大。缸。昇。入。後。園。瘞。焉。盜。已。伏。伏。戶。內。將。入。寢。又。伏。床。隅。聞。且。見。甚。惡。憤。甚。欲。出。奔。其。斧。殺。之。恐。無。以。自。明。乃。取。金。及。斧。而。出。曰。有。此。二。物。不。死。淫。婦。不。死。吾。手。也。明日。舅。至。急。呼。妹。婿。婦。詎。曰。妹。婿。安。在。汝。醉。耶。狂。耶。妻。即。舅。出。扇。曰。妹。婿。懷。

石金過我家此非其手中詩扇乎婦孺事露反執勇諾且哭曰  
 殺吾夫而藏吾金詩扇在手可據也即訴縣令舅不勝拷掠行誣服  
 論死盜愈憤私計自令不可與言會巡方御史治兵汀城之頑武堂  
 取諸死囚斬以威衆是日觀者如堵端密懷斧及金至法場望見有  
 囚有標斬字小紅旗反接跪轅門外者程舅也攘臂大呼冤枉排  
 轅門直入萬衆披靡上御史臺置血斧及金於前悉陳是夜為竊所  
 聞且見狀氣雄語曉凄楚慷慨左右聞者竊然動色徐指斧及金曰  
 此其証也屍在後園願與幹吏同曉取之稍遲即滅跡不可問矣御  
 史如言立命馳取缸中屍驗之果然遂釋程舅而寸繫其婦某少年  
 首以殉仍以金與盜曰汝義士也何以失身為盜盜昂首笑曰使義  
 士不失身明公孰與斯獄哉盡散其金與貧者委身御史臺從軍  
 以殺賊功多歷官至都指揮其後從黃文正起義兵復以功陞參將  
 漳城破被擒不屈死之逸史氏曰余讀唐人義鶴行及郭公青螺義  
 侯記以為末世至性所鍾獨禽獸耳及聞黃生言乃知人類中尚有  
 義俠如丐與盜者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豈不信哉  
 一蹴爾而與乞人弗屑充無寧奮之心而義不勝用此孟氏為下等  
 人証所性之善莫切於義故云先生之為二義俠傳者亦此意也  
 觀其序義丐則見義以成其仁慈其序義盜則又見義以成其勇

史集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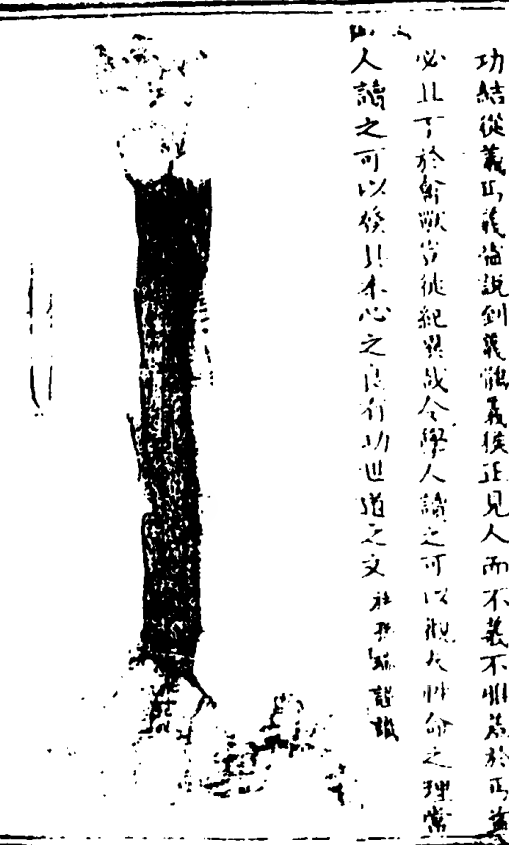
十七

傳

史集四卷

十八

傳



功結從義馬義盜說到義龍義侯正見人而不義不惟基於正  
 必且下於禽獸豈徒紀異哉今學人讀之可以觀夫性命之理當  
 以人讀之可以發其本心之良有功世道之文社尹龍龍

龍公傳

姓余在東漸時聞錢氏有女婦也幼錢氏婦有女字文客城  
南酒樓眉秀膚清豐時如水纖細腰如柳我試風身下柱而無自  
遠然體弱氣溫度曲不能成聲見客終日不發一辭坐有客客下  
悅酒半輒引去門戶冷落始甚姐憂之見西樓有女字春燕者黑而  
充額廣五寸腰大十圍竹偏如負教石粟行則滿樓輒有聲然其  
點善謳工酒令喜極諸每發一語坐客飽倒以奇醜為暇好所情於  
是姐以賤值買之遂與鶯共居南樓客至鶯撥絃索侍坐燕宛轉而  
歌響遏行云客與鶯言未及對燕代為酬答人人快志於是貴人豪

文集四卷

十九

客日往南樓酬飲車馬填咽或公卿家召鶯侑觴元微燕與俱出入  
不能暫離人遂稱為鶯燕云一日燕病鶯謝客不能出燕死燕哭之  
傷甚久之鶯為人訪之亡去姐弗顧也或謂姐曰鶯美而燕惡今鶯  
亡之不惜而燕死是悲何哉姐曰鶯之所以美者燕為之也今鶯之  
所以美者死矣吾何者哭燕乃所以哭鶯也燕死而鶯之亡已久矣  
吾何哭為君子曰人之所好者色也猶不能恃其空質以媚於人况  
未懷才抱德者而欲以人取容也難矣哉

惜鶯燕發感憤之懷亦見莊騷筆意班馬餘韵後集卷五

龍公傳行傳

龍公諱禹別號凝齋先生永新抱陂人祖諱瑞娶史氏瑞天史氏年  
十九相孤守節紡績獨居族人罕見其面一老奴世系永奴死則掃  
墓負奠以愛孤長娶婦生公二歲而孤父天史氏哭之兩目盡盲公  
幼有至性五六歲時能執杖扶育祖行庭除間不惡齒雖稍長為  
人傭書易米肉以膳祖母年光滋落則傭飯相哺也縣令龔公以進  
士新下車公持祖母苦節狀上堂慟哭求旌龔麾之去明旦又持狀  
來哭龔以屢哭為不祥也怒而杖之明旦又持狀來哭龔感其誠為  
請於院司旌其門曰貞節會尹大宗伯修邑誌公復持狀哭於宗伯

文集四卷

廿

之度宗伯憤之為史氏列名誌內且言於有司歲給米布終其身春  
秋祭諱烈婦必致肱焉史氏年九十二卒公躬負土以葬公娶楊孺  
人無子生女一人即先宜人也先大夫赴童子試時公知其不凡以  
宜人字之手授秦漢文十冊曰子宜咀茹如華於此勿效他人止拾  
時文恒釘也先大夫服其言及余小子就塾以是書授焉公老且病  
先宜人亦為傭飯如公傭史氏時先宜人奉公及楊孺人合葬抱陂  
里磨形僕夫憐不能成墳先宜人亦躬負土成之如公葬史氏時人  
咸謂公純孝之報也公歿後無長物止遺史氏卧榻一張蓋節婦也  
十餘年冰霜嚴凝之氣所棲者男女裸卧其上客止不戒者必大痛



遺傳流傳者比他家梨猶具族人至今稱我瓜滋梨如諸公論曰第  
賤而負於人難矣哉而荷皆介族祖其節堅其行獨惟其無求斯  
無負耳嗟乎備箇猶食非有求也飢驅叩門非有負也若兩翁若  
何媿哉

古今高人逸士雖非欲藉文而傳然無文何以訓俗勵世訓云非  
將隱矣焉用文焉此先生特為傳之故歟況更難

文昌帝君戒士子文頌

伏惟帝君歷生忠孝奉天條罪孽絲絲結網吐鳳人遂夢中接管  
發花香生指上蓋掌降筆作文二篇以戒士子乃信天鑒果在咫尺  
福由自求禍因已作如燈取影不爽毫髮歷觀學徒無心弋獲甫獲  
純珠已步蛟門若非蟻行與天祐必有先德孽茲龍光倘或才子  
白看窮經蠶脂無成歸壁自為蟻無大怨尤有隱過下覺不察潛離  
天憲清夜內省不見是圖豈得惛然然誠寧嘉譬如人子失愛於父  
不思反躬引罪引惡反出忿言謂父不慈是不可堪蓋深其咎我願  
世人勿以善小薄而不為勿以惡小而輕為之世有高人採藤服荔  
天故雷之以立人紀亦有奸邪竊位襲祿天故豐之以釀妖亂此兩  
種人氣運所關造物於此別有鑪錘慎勿藉口謂天臺宴自此而外  
凡屬英俊有志科名洗心滌慮恪共神訓勉為忠孝恥為浮薄難馴  
翰苑主人所歡慕鳴玉堂公子思逐人情應爾神亦宜然苟從神言  
是謂君子如其悖之即為小人惠迪從違名教係焉况有帝君司其  
糾察寧敢違背自墜青雲經德不四非以干祿干祿之道不真論此  
余廢人也不嫻於辭偶見劉子偶梓赴篇爰作頌言此於膝腴凡有  
君子敬而聽之

字錢句琢錦成七葉懲勸備陳可助今驚報鐘後學徐泰功附識

蘇野橋賦

滿秋山之高。湧一水之。尋溪。清泉。沙市之。清。放。淡。金花之。翻。孤。生。知。與。長。尾。易。滿。魚。腹。菲。滿。鬼。魂。莫。還。恨。樵。杓。之。村。短。笑。解。船。之。川。惟。公。孫。倦。於。乘。輿。葛。陂。投。其。環。玦。爾。乃。採。石。赤。巖。築。灰。玄。圃。牲。沉。陽。候。之。宮。壘。斷。匠。石。之。斧。鋪。瓊。瑤。於。水。而。鑄。蟠。鍊。於。砥。礎。望。之。如。新。月。之。出。峭。即。之。若。垂。虹。之。汲。滿。銀。漢。微。開。額。毛。未。禿。鴻。溝。見。金。背。微。高。連。暴。腮。之。龍。門。耶。錢。銀。於。符。帶。通。夾。嘶。之。蟻。垤。借。波。於。蒼。舳。則。廟。漱。石。響。諸。僧。梵。沙。漏。濯。鷺。影。覆。亭。巢。馬。逐。逐。而。驚。天。馬。車。騎。騎。而。上。雲。錦。望。紫。氣。於。華。梁。青。羊。之。騎。已。去。拜。黃。石。於。故。圯。赤。松。之。老。尚。臺。

文集四卷

此固駭客所流。應而通人所道。選者也。若夫風土敦龐。習尚素樸。移春檻止。裘馬氣索。香車影停。芳藥情薄。綠水護田。桔槔盈壑。青山對岫。樵雲滿陸。或羣比談。經則環門而拱。聽或從穢。執熱則抱柱而相。谷或憑玉欄而釣。魴或仰霜天而放。鰓龍溪集。時聞漁唱。同聲。背金發。忽焉童。詎來續斯。又華胥建德之風。而南薰擊壤之樂也。乎字練於史。句陶於經。鴻文特構。又是陸海津梁也。後學周士。四端。

燈花賦

賀子夜坐。有燈。燐。燐。空。作。能。借。酸。舒。空。初。武。而。捲。解。離。燐。燐。而。數。葉。專。耀。寶。禁。之。柱。跗。瑤。草。之。心。寒。霜。繁。而。不。好。曉。露。暗。而。忘。情。含。晚。輝。以。微。動。抱。孤。影。徐。凝。若。蚌。胎。珠。而。涵。月。似。螢。附。草。而。托。星。乃。若。酒。闌。客。散。光。澤。旖。旎。歡。意。莫。陳。幽。懷。自。喜。輕。膏。許。結。空。華。從。倚。低。垂。如。笑。翁。張。如。哆。連。貫。如。榮。旁。附。如。跂。不。離。乍。合。或。正。或。旋。斜。眠。似。碧。橫。睇。仍。紫。淡。黃。側。映。盤。紅。外。被。恍。五。色。之。霞。聚。儼。一。線。之。虹。起。迨。夫。風。雨。如。晦。雞。聲。驟。聞。殘。睡。初。起。餘。醉。尚。醺。金。缸。未。盡。玉。膏。猶。焚。笑。癡。賊。今。興。懶。傷。晚。曙。今。夢。頻。新。故。接。今。交。錯。關。落。互。今。續。紛。忽。隱。

文集四卷

藏。今。曉。曉。時。閃。爍。今。遠。巡。綴。藥。珠。今。盤。拱。羅。寶。珠。今。輪。國。運。理。交。今。回。抱。同。心。并。今。結。璘。集。煙。象。今。蟬。蛻。積。爆。煤。今。蘭。苗。施。朱。紫。今。雜。黛。電。薄。露。今。舒。雲。抱。光。影。今。薄。蕩。與。夜。氣。今。氤。氲。美。化。工。之。奇。怪。非。人。巧。所。易。循。極。譎。變。之。形。狀。雖。慧。舌。其。莫。云。嗟。乎。春。蘭。自。秀。秋。菊。獨。馥。梅。瘦。耐。寒。柳。艷。能。煥。孰。若。茲。花。神。理。具。足。歷。四。時。而。吐。茹。與。日。星。而。相。續。斯。乃。文。士。之。吉。祥。夫。豈。但。佳。人。之。穆。下。也。乎。語。語。刻。劃。字。字。逼。肖。詩。有。畫。意。畫。有。詩。意。二。者。兼。收。毫。端。後。學。周。士。四。端。



水晶藻賦

水田道人山居茹貧。惟脫粟堂。不鍊珍陸。無石炭肉。芝澤。三千里。絲尊有客。良止摘。意具陳。客曰。是物。猶那。實長。群。蘇。香。梳。疏。玳。純。醉。蒲。莖。一。尊。水。盤。水。晶。還。光。首。荷。四。座。顧。物。思。名。差。可。無。辱。霜。中。數。榮。雨。後。轉。凝。下。素。上。黛。碧。銀。綴。翡翠。之。毛。外。直。中。空。玄。圓。抽。琅。玕。之。王。何。慚。錦。城。且。傲。金。谷。菜。花。迷。蝶。依。柔。條。而。夢。青。粧。閣。勾。螺。窠。采。蘋。而。舒。綠。色。既。怡。顏。味。亦。殊。藟。授。聘。則。與。梅。同。功。況。常。則。與。蘇。別。族。疏。稱。國。老。易。牙。用。之。調。羹。草。能。和。事。雷。公。取。之。炮。藥。此。固。石。家。都。督。所。不。秘。而。郇。公。食。饌。所。必。錄。者。也。若。乃。產。多。虛。腹。種。通。神。京。劉。葉。錢。蘇。微。

文集四卷

三賦

金盞之。製屑草。操芋。其玉。穆之。餘。馨。驚。刀。出。慈。母。之。手。一。寸。不。除。玉。樹。辨。上。卿。之。色。三。命。彌。尊。膏。梁。腹。腹。襟。浮。母。以。含。秋。重。稱。齒。遊。爵。官。微。而。成。聲。吹。作。鳳。管。宜。來。仙。珮。根。同。鶴。髮。用。祝。長。庚。斯。又。哉。穀。所。獨。厚。而。大。儲。所。祗。承。者。矣。主。人。恐。而。謝。曰。園。草。雖。賤。遇。賞。特。殊。既。經。益。公。褒。薦。復。辱。高。士。寵。綬。仰。進。蕪。詞。以。醉。唱。俯。對。盤。餐。而。踟。躕。

直有萬斛源泉不擇地湧出之勢故雖一名一物亦足助化工筆力後學尹勝重謹識

枯蘭復花賦

劉生千房。薛蘭一畦。發已春雪。香薤枯悴。忽復成花。感而賦之。其辭曰。原夫悲歡有時。盛衰有數。雖草木自有本心。而歡厭豈云無故。桂。晚。薪。而。歸。林。桐。出。興。而。成。聲。韓。氏。牡丹。所。而。不。絕。招。隱。王。蕊。焦。而。復。生。他。物。固。爾。於。蘭。何。驚。常。其。疎。莖。雨。潤。斜。葉。風。閒。綠。玉。叢。中。紫。玉。徐。見。淡。香。生。處。幽。香。自。來。於。是。貴。遊。王。孫。幽。谷。佳。友。入。室。細。佩。擲。英。攬。秀。人。羨。其。芬。我。慕。其。守。方。自。獻。之。為。羞。豈。齊。麥。之。同。茂。至。於。同。雲。乍。繁。濃。雪。雙。疊。壓。梅。折。松。摧。槍。天。竹。豈。意。茲。蘭。亦。與。斯。如。柔。肢。蒙。殘。香。風。受。慘。風。登。遽。珍。王。鏡。早。願。平。日。知。已。僅。為。咨。嗟。縱。遇。多。情。祇。增。踟。

文集四卷

四賦

踏。追。及。天。心。未。已。地。氣。初。復。一。花。始。甦。數。花。來。續。則。有。似。顰。眉。更。掃。西。子。病。心。而。忽。笑。玉。髓。新。勾。卸。姬。破。頰。而。愈。妙。樓。東。賜。還。長。門。復。召。明。妃。辭。漢。春。回。青。塚。文。姬。歸。朝。恩。班。紫。詔。帝。即。猶。在。玉。簫。條。來。盧。子。嫺。然。金。梳。重。照。雖。事。絕。於。人。區。亦。殊。理。而。同。調。若。乃。芳。心。不。移。清。操。難。緩。九。死。靡。他。一。貞。永。矢。既。齊。質。於。美。人。亦。比。德。於。君。子。又。似。夫。拘。幽。新。釋。黨。錮。驟。起。范。滂。甫。脫。三。木。裴。德。派。拜。候。聖。蘇。卿。雪。髻。之。魂。忽。還。漢。符。洪。皓。燕。雲。之。淚。終。酬。汴。水。還。趙。璧。若。五。城。何。輕。哭。秦。師。若。七。日。而。已。益。荒。極。而。返。榮。亦。慨。極。而。尤。喜。豈。恒。物。之。倚。伏。適。人。事。之。終。始。吾。獨。怪。世。態。棄。舊。群。情。趨。新。歟。爾。遂。契。俄。焉。慕。馨。昔。何。反。目。今。何。

同心昔何毀王公何斷金。銅門者復云。裁喉如佩者復言。夢徵黃。璣  
嶺而復陳。石疎而復親。越去復來。彷彿平原之生。蝶飛復集。依稀  
習公之霸。而當也。含笑不言。靜觀聖賢。視衆人之顛倒。悟造化之升  
沉。既被傷而無怨。應其官而不。嗟乎。使皆知有今日之齊。露則亦  
何避於昔日之凌水。

搖曳生情。波瀾成。漸知其遇物。駕懷地。為。此。客。吐。氣。  
後學竹溪則  
天社辭諸

文集四卷

五

以

賦

少喜香燼不識。曉風。衣。縮。解。始。見。此。物。戲。作。短。賦。以。銷。之。曰。爾。生  
何。族。小。而。善。嚙。因。氣。而。成。亦。叩。而。尊。康。而。黑。居。身。則。白。得。垢。能。肥  
遇。煖。斯。活。遂。胃。花。之。形。獲。則。裸。虫。之。列。體。方。寸。遶。若。河。山。毛。髮  
深。叢。離。隔。天。口。爾。乃。舒。徐。詳。暖。與。世。無。戚。竊。竊。德。之。容。顏。柳。眉。之。色  
內。懷。俞。穢。外。托。柔。則。下。錯。餘。竄。上。緣。肩。膈。腸。胃。無。多。口。腹。難。當。假。館  
武。夫。介。冑。敢。厭。鵲。腥。倖。登。美。人。鬢。髮。既。開。薊。澤。牛。衣。夜。冷。竊。嗜。王。生  
惟。悴。之。膚。情。與。春。濃。私。啞。大。子。風。流。之。血。歸。侯。賞。祿。曾。出。福。而。啣。恩  
榮。苑。叔。解。袍。亦。易。體。而。變。寒。熱。偶。接。客。衣。幸。至。千。里。忽。逢。素。襦。遂。騰  
異。域。香。肌。所。觸。曾。瑟。瑟。於。錦。裾。紅。汗。相。蒸。遂。蠕。蠕。於。寶。機。或。逃。破。納  
以。長。生。時。藉。縫。掖。以。自。匿。沙。門。泰。焉。於。爾。龍。象。談。士。捫。之。以。代。摩。拂  
爾。寵。何。極。爾。命。亦。迫。木。驚。聞。與。曹。不。爾。得。跳。蚤。探。懷。曹。不。爾。失。湯。沐  
具。矣。相。率。而。吊。浣。濯。蕩。然。入。釜。而。泣。伏。波。何。暇。為。爾。焚。林。中。散。何。仇  
為。爾。爬。剔。生。無。關。於。造。物。殺。何。勞。於。珍。饈。皮。殼。既。枯。種。類。亦。赤。車。輪  
心。壯。遂。貫。桑。門。之。蓬。灰。甲。血。殺。疑。染。鳳。仙。之。液  
造。語。形。容。曲。盡。物。情。而。章。法。井。然。迥。非。杼。腹。漢。所。能。步。武。  
後學竹溪則  
天社辭諸

勸刻劉韋則先生詩文全集啟

風行水上。學者必觀其瀾。天在山中。君子以蓄其德。故有一代賢哲。樹之風聲。必有一代文章。著為謨訓。仰惟劉文忠公。孝則先生。忠則先生。生氣塞天地。至大至剛。塞天地而無間。作忠作孝。與日月而爭光。人倫賴公以常存。科甲得公而愈重。燕之學探金匱。文耀主班。經術所以經世。修詞本以修身。怒罵呻吟。動關至性。痛哭流涕。皆有血淚。由是吐納煙雲。挾摘星漢。大文彌撲。笑繡虎之徒。勞稱心而成。情雖盡。為薄技。簡則數韻。縱或千言。蘇子揮翰淋漓。斯類俱動。杜老過書。感慨聲淚並吞。讀其書。想見其人。仁義之言。藹若披其文。益相其質。

文集四卷

君父之念。油然而迫。夫哀至成詩。彌留作誄。絕絃之響。愴焉更悲。委灰之香。焦矣彌烈。攬遺文而引泣。撫殘編而興思。文山既杳。汗青長存。正學雖徂。舊種未絕。然而鴻寶猶秘。龍泉暫埋。東平綠樹。空回望於咸陽。蓋山青泉徒。赴節於宮微。文運末由。丕振後學。安所觀型。所望縉紳先生。文學君子。繼往開來。弘文宣化。薪雖盡而火仍傳。流已起而川不息。掛劍之風。豈慚季子。迴車之慟。深懷謝公。共捐錫鉢。共助梨棗。永垂大業。懸諸國門。天之未喪斯文。實有望於後起。地猶不墜。此道庶無覘於先生。

廬陵伯名簡冠天下。先生以世誼而兼姻好。為之勸刻遺集。允屬。

雅之筆。鼓吹休明。捧讀一過。齒頰俱香。在學淵源。存德。

文集四卷

崇禎甲申為永新漕米新派上三院而司啓

竊惟民生乃興國根本而糧儲尤軍需急務况當此忘勞忘死之時豈敢為用一畝二之請必大荒大殍三災交臻故謹編賑緩賑折群情可原紹得永新湖南下邑吳楚上游山高水濶舟楫難通土瘠田硠粟麥不產富室無千金之資貧家有八口之累地近臨江軍難於為竊縣境接長永劇賊從此窺關於是設兵增城派餉守險既出力以捍賊復剝膚以養兵萬苦倍嘗有怨交作迫至遂獻犯境有惟克鋒屠戮者數千人焚劫者數百族搜求過於鼠穴虐鎮過於蟻封家破城亡滿目惟見狐兔現驚膽破相連皆是豺狼幸賴王師克復天日重光千旗電擊萬馬雲屯然而崑山琳瑯與石俱燼勾吳稻蟹隨種而空至於賊平事過亂兵時歸叩城索餉據津要盟誓自起於斬木勢成威於脫巾巨壑既填遊魚無沫柴門既火歸燕何巢怨氣每能召寇軍興遠有凶年但夏九十日不雨今秋數有里亢腸肥蟻遍野蠲解滿溝晨曉鴻雁但有悲鳴昏看牽牛祇懸箱服敲骨則骨已枯剝髓則髓先竭倖存掠既空併乏可憐之兒女屠殺更盡亦鮮可繪之流民日瘦惟覺瘡痍天高只恐荒原能使饑救有食誰是家袂之人况復膏國無堂孰為乞貸之路此即賑救尚無及於死安忍督責以重絕其生欣逢仁荃江右夷吾南宋裴度視饑溺為由已恤

文集四卷

三

文集四卷

四

五

病瘵如一身仰求蠲除新派憐允收折舊漕益在大平出蒙財念道當離亂可無終憐以去荒則可蠲以殘破則可蠲又况加以仰旅而因以饑饉援指額則當折援新恩則當折何乃緩於保障而急於蠲絲倘念永新為全省門戶勿視為一隅而百姓乃朝廷生靈勿委之盜賊庶幾門戶安則全省可保殘軀獲算於全既生靈全則盜賊永除兵戈自消於枵席矣

如讀吊古戰場文悲淒慘絕觸動人真是救世婆心也後學只

戒作應酬詩文啟

不佞才非鏞虎。隱托冥鴻。肆好之音。祇慙青南。誦讀之事。宜出玄泉。燕之野鶴。孤癯。婚娶未具。羨人遙暮。壯采不來。豐屋。癯人無奉者。兔園瓦礫。我亦棄之。乃欲惜一字金水。償疋絹禿千毛。賴與獲纖。心猶肝未充。人面徒覩。業斯下矣。鼻莫火焉。敬燃薰陸。告諸同人。願斷應酬。永蓄道德。庭草自綠。但祈勿妬。而亦勿憐。竹簡長青。幸自無子。而亦無奪。倘或後我性靈。充人筐篚。孝文心於冀藏。視老身如賤備。崇飾佞人之語。以玷名山。標騰市井之譽。以增紙價。錦囊投溷。作手自招。捨此覆瓿。俗眼何容。

文集四卷

惜字如金文品人品於半幅箋中肝胆盡露

璵璠後塾李明明謹識

為亡師莊烈君乞諡文啟

竊惜三閭介矣。姊以為規。懷英遺矢。姑以為鵲。兩公各有所託。即二女亦各有所成。婦人之賢。實難測識。若弟孫者。既愧三閭。復慙懷英。全軀衛。必負。取良多。獨亡姊。以罵賊投江。克承先訓。不獨屈姊。讓其慷慨。即秋姑亦應。羨其從容。幸逢明公。主持風化。若復不乞一字。以彰義烈。將何面目對姊。幽魂。是故披陳大略。仰脩揀擇。伏祈錫以篇什。樹之風聲。庶幾江上死蚌。猶含明月。龍門村。桐尚抱徽音。其為功德。曷可言喻。夫。應耻所在。死或輕。於瀉毛名。敬所依。言乃重。於春榮。蓋其所輕者。必有所獨重。而後重者始託以為重。然則明公之言。固

文集四卷

泉壤所含笑以俟而亡姊之事諒亦明公所照筆以需也。曾何惜於表揚而猶待於請乞者骨肉之情不容嘿嘿耳。若夫亡姊生平所以成貽孫者在屈狀之外別有紀傳茲所述者特投江不屈一事姑不見悉右某臨放不勝翹瞻之至。

此作賴古堂已刊行世評云脫畧途徑之外最有古意深得妙蘊

瑶琳後學李川丹謹識

為十兒釋主求梓遺詩啟

竊惟陰德之盛莫踰閭閻才之仁元先伯大士兒釋主志道淑賢  
遺類伯俞伏枕呻吟欲窺風雅之秘易箴幽昧猶能探漢魏之藏  
玉碎而光尚騰豈無下老其焦而響益烈特有中郎願以黃腸始營  
儲乏傳石青箱在礎餘止森魚欲黃衣影大仁莫修梓行薄費所望  
明公推掩骸埋骨之德存其分持螺殼之寶施此才兒稍相  
金粟共助梨鳴呼龍樹分香而魂斯返魚桐相石在鼓則鳴或  
筆塚生花同獎絕夢莫公寶氣埋土空托斗箕夜臺有知感不後於  
結草精魄所化報更大於投珠

文集四卷

忍淚揮毫不減晉唐遺韻經見文人筆墨到茲逢源

後學大夢微

啟

為僧募誦華嚴經疏

蓋聞糾縷金樓騰香城之瑞像天宮玉牒示大宇於空華木能忘津  
率遽捨筏大方廣佛非麻經者龍樹嘿傳難圓蓋說西土六萬偈  
留其半東方八十卷已窺其全波委時連諸顯法界雲興親潤各具  
辨才庫城音音十方香水海味同一滴如來妙品未見其少喜  
屢宣不歇其多迨至支殊東邁章于南遊妙高峰外不見德雲一人  
稱勸閣前遠有善財萬數旋狀互攝互受理出天表立絕人區  
或累劫莫遇而彈指相逢或怗沙難尋而目前冥契所以王氏一註  
竊咲汧陽敗猪真淨數言共讀渡河香案法法皆圓寧嫌口耳事畢

文集四卷

疏

無礙豈訝筌蹄比丘某發願弘宣天心讚嘆爰慕檀信廣行誦持秋  
風祇樹叶沙音於迦陵初月蓮花翻慧舌於鸚鵡草木同宣善唱神  
鬼俱就法蓮華語梵言一音齊唱醍醐酥酪聚我俱舍散陳無詞共  
述希有爐遷金鴨繚繞一氣旃檀瓶內木犀隱現千年優鉢香求同  
志遍植良因法生於捨亦將行不捨之檀慧超於緣何必偈無緣之  
教庶幾破慳成智從實游權天衢佛日漸見昇曉於重昏重障法雲  
永蔭晨涼於火宅矣

華嚴一經演說無量先生旁通內典斯六入三門頭頭見道  
通屋談禪海內龍象咸得奉為健推

告神說

世事易易古道未還。風昔盛名。祇增謗。終年餘。遂為侮。如之。稅至西山。而猶繁。麻之微。入。樵。涼。而。更。苛。誰。隱。福。地。實。為。陋。巷。追。呼。頻。如。始。厭。負。郭。為。累。柴。炭。役。削。已。甚。方。悔。林。田。錯。於。為。文。偏。招。鬼。營。生。作。論。遽。橫。錢。神。網。里。衣。冠。無。枝。織。成。貝。錦。不。字。忽。然。猶。及。棗。梨。談。論。仰。起。風。波。動。履。每。櫻。尤。怨。夢。魂。猶。持。猶。且。滋。忌。憂。患。應。於。白。首。人。豈。自。招。好。不。可。為。勞。難。備。樹。生。我。意。虐。之。何。心。衣。短。尻。寒。無。松。可。披。心。剜。肉。盡。有。瘡。無。醫。李。在。口。而。難。明。人。皆。共。折。其。死。柳。生。肘。而。固。測。我。亦。自。憎。其。生。仰。視。慈。親。俯。憐。孺。子。

文集四卷

哀 疏

壯大之命既喪。率顧二孩。茲水之誠。莫將安望。五門疾病。斯神曾作。屈子問天。願廟何傷。耻學陸公。乞食。登雞北山。猿鶴以絕。世榮然而。南。槐。菊。松。尚。冀。清。福。蓋。觀。顏。而。乞。哀。特。發。心。以。告。神。伏。願。鶴。鳴。九。皋。避。人。間。之。繒。繳。鷺。翔。千。仞。綴。天。上。之。文章。孟母在闈。長依機杼。驪子。到。膝。能。誦。詩。書。醉。場。三。萬。六。千。樂。事。一。日。十二。執。栗。自。滿。恒。福。常。元。橫。暴。之。炎。暫。熄。和。順。之。家。必。肥。有。祝。而。操。一。蹄。所。持。雖。儉。無。故。而。獲。疋。布。為。望。亦。庶。

讀離騷天問諸篇然而不傷於和此作可與三閭大夫異世同心

為獻賦陷永新厲七功德疏

魁於陸梁。民生塗炭。潛潛永水。流血漸已成川。我新成時。骸骸欲。蔽野。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殺一人而已。罹教。憂。如。以。師。旅。因。以。饑。饉。繼。以。疾。殃。生。三。生。而。始。獲。一。死。嗚。嗚。哭。下。必。大。為。始。聞。熠。熠。野。燐。甚。且。白。晝。而。見。王。石。同。為。灰。燼。鵬。是。其。能。經。難。烈。矣。如。志。與。行。並。繫。儒。義。士。各。與。骨。俱。香。而。死。者。如。魚。遊。滿。釜。悉。生。趣。於。須。臾。從。逆。而。鑿。者。如。蟻。赴。春。燈。慕。炎。勢。於。俄。頃。豈。無。抱。冤。而。莫。訴。亦。或。牽。連。而。罔。逃。怨。氣。召。魃。或。致。庚。癸。時。呼。精。靈。未。銷。且。以。子。子。為。厲。可。憐。夜。哭。之。魄。妻。妾。無。依。猶。是。入。夢。之。人。遙。遙。難。辨。帝。坐。茂。草。

文集四卷

卷

尚怯綠林風聲。血污遊魂。仍記赤丁。姓字。悲人身之難再。已逐泡影。浮沉。恨鬼錄之易淹。安得寒鑪。警悟。茲綠盛會。仰丐引慈。生弗達仁。壽之域。固屬前業所招。破將邀浩蕩之仁。終恃後因。可種。伏願。恩。逮。有。終。赦。追。無。始。花。開。九。品。貞。烈。並。躋。於。蓮。臺。業。覆。三。途。高。和。成。超。於。藕。舍。遍。提。十。方。無。祀。胥。向。三。寶。皈依。福。護。殘。軀。祝。挽。搶。之。自。戒。慶。衍。皇。祚。親。日。月。之。長。輝。

諸云寧作大平犬莫作亂離人情切詞慘不忍多讀

薦厚田薦七佛事緣疏

里名厚田。因異勝母之號。宋在永水。遂染楚江之氛。自癸未以來。殺戮慘。迄丁亥已往。生齒漸凋。派離。以死亡。富庶轉為貧家。始被賊困。繼受兵燹。張盧之騷。騷動經七月。金池之殘。遂以半。子於。骨斷。游中之。婦。婦。命隨陌上之。萬里。同。綠。俱。盡。強。者。踊。不。伯。有。之。屈。徒。橫。弱。者。束。手。就。誅。皆。放。之。冤。亦。饒。田。崎。嶇。蕪。穢。歲。穀。而。用。一。千。十。錢。三。旬。九。食。野。鬼。哭。而。青。村。孤。烟。微。而。白。日。暗。披。茲。鬼。錄。非。我。宗。文。即。我。姻。姪。顧。瞻。北。却。非。偏。道。確。師。屬。國。瑞。怨。氣。每。能。召。殃。冤。魂。因。以。為。厲。憂。患。服。日。即。與。烟。瘴。相。親。

錄。錄。餘。生。復。為。魑。魅。所。苦。疾。疫。連。年。流。亡。滿。道。醫。忙。橘。老。藥。資。與。米。價。俱。騰。翼。少。莖。多。病。吟。哭。聲。相。聞。聖。吊。之。風。并。廢。招。魂。之。俗。亦。弛。席。藁。代。棺。登。木。不。見。狸。首。襲。喪。廢。禮。吊。客。獨。有。青。蠅。存。者。皆。亡。人。之。子。遺。存。亦。為。累。安。者。僅。病。後。之。殘。骨。安。亦。可。危。膏。血。枯。而。委。地。觸。體。聚。以。成。丘。不。有。慈。航。寧。脫。苦。海。時。維。八。月。正。值。仲。秋。乃。佛。歡。喜。之。辰。是人。懺。悔。之。日。爰。建。道。場。演。宣。藏。口。經。傳。清。貝。聲。徹。天。外。之。天。月。照。幽。燈。光。徹。地。中。之。地。祝。豐。稔。於。來。茲。後。罪。障。於。既。往。境。無。妖。厲。人。獲。安全。願。廣。布。金。之。義。宜。先。多。寶。之。施。共。捐。齊。供。用。資。匪。實。不。獨。因。生。者。度。死。者。剎。那。樹。人。天。之。果。抑。且。濟。死。者。衛。生。者。煩。惱。成。清。淨。之。域。

文集四卷

五

文集四卷

五

非身受之風可憐而苦樂之俗再興矣

非身歷其境不能知得如北境切切字珠句能得風聲雨

九子集高詩



先生 鑒

新華學校  
圖書館藏

永新賀臨孫子翼甫君

同邑戚族 公梓

步雲 標

孫元文曾孫步雲 懇求鑄

步高 校



與友人論文書一

文集五卷

文集五卷

足下聞吳人之植桑乎吳人植桑創蠶絲繭之利衣被天下偶值儉  
 歲桑穡蠶蠶見楚人有販繭者其息三倍遂拔桑藝麻舉家絨繡  
 價未售而蠶桑已荒矣今之為界于業者類然也章句粗成良師教  
 之僅我馳驅未及卒業吾其難也出見獲禽之棄得之詭遇輒恨曰  
 吾師誤我於此盡棄其學退而脫帽獨竊苟且以求弋獲究之終不  
 可倖而學業盡荒噫嘻愚哉人文以慊志非以欺人也然而吾慊焉  
 志天下之明有司尤有共慊其志者且讀書明理自為慊志之文  
 以求售於明有司獨憚其失之今乃不必讀書不究明理為不必慊  
 志之文欲庶幾或售於不明之有司而口彼所知者不遇如是而已  
 慨如一旦遇明有司又將何以施之手夷光鄭旦世之所共美也舍

是而違有垢面以號於人曰吾且為宿瘡天下无有奸我如齊王者  
 且又以號於人曰齊宮之所謂夷光者无宿瘡也則將率齊國之婦  
 省娥眉盡習為違有垢面以為无如是乃得趨時而善要可乎哉且  
 夫學焉而厄窮吾命也不學而弋獲非吾命也命或厄窮其於吾學  
 固可無憾設今吾命可以弋獲學者而止蓋之又况其无不可以弋  
 獲也則亦何苦不學乃欲欺人以自欺斯益成之甚於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彼剽竊假借以冀倖一得者謂此能無  
 汗下後學周履和讀

猶以之爲時也。如右爲常不可挽也。雖然所謂時者亦在乎聲調形

之潤而已。若其體氣神韻，筋骨脈絡，則古備今也。然者所訂時者，  
 尤微也。應不為美錦耳。苟為美錦，則花樣可以奇，而大小也。如畫所  
 圖繪者，批掠也。應不為佳麗耳。苟為佳麗，則批掠可以意，而濃淡也。  
 為之亦難。應不為骨節也。苟為骨節，則不大修耳。苟其體氣神韻，如  
 琴筋骨，應不為正。應不為清。應不為雅。應不為古。應不為意。為之  
 也。今之後生，不讀古書，不習古法，不識古意，不識古法，不識古意，不識古法，  
 而枝葉易而遂。以此欺人曰善文。如畫者，則為取而中矣。於

是事經史秦漢而唐之文與夫唐宋大家學為孝漢唐宋之文者皆  
屬筆之以為烏用其後陳善長論是何異越趨遠乎因斷每篇為一  
時而笑天啓七哀之辭特也曹公視者以旁面文身為時而大惑以  
秋水之非時也哉平賊我諸將欲言新古爾等不知古之  
喜新則有故我不喜舊則有故然則新舊之爭豈可無  
斷斯則不故矣凡文章者必出新而後為世重也故古文既  
廢而不故朝權不少少則世風不及其秀當其相新之時已  
衰矣彼陳善長論者其亦老婦人語也深望座中解頰一日月

通

年而新氣濯濯猶如初出絨上也。

文貴趁新隨時而宜雖云今文中無古文即讀先生制義論如讀秦漢唐宋之文直堪提醒末學庶宜垂世不朽後學劉廷壽識

與友人論文書三

制義猶古文也。其相題若脉排比格調雖有不同。然其正反開闢。往復轉變者。法也。古文有之。制義亦有之也。其正反之相生。開闢之遞變。往復之不測。轉變之無迹者。巧也。古文有之。制義亦有之也。是以行文有法。而不為一成之法。其不為一成之法者。巧之從心不踰也。行文以巧。而不能自言其巧。其不能自言其巧者。法之範圍不逼也。夫如是。則天下不皆倖也。而法在。則天下皆可為倖。天下不皆倖也。而巧在。則天下皆可為倖。今之為制義者。憚於法之嚴。而托於無法。以為巧。格於巧之難。又托於無巧。以為法。則設有工師。於此法猶是法也。然而曲。僅能鉤。直。僅能繩。圖。僅能規。方。僅能矩。是賤備也。以是為法。巧者笑之矣。又有工師於此。法。僅是法也。然而執鉤為曲。執繩為直。執規為圖。執矩為方。是膠守也。以是為法。巧者又笑之矣。然則將矯直者。以中吾鉤。強曲者。以中吾繩。破方者。以就吾規。毀圓者。以就吾矩。詭僻陰險。叛於法之中。而曰是巧也。巧乃與法相整。而法亡矣。則將以其意為曲。而廢吾鉤。以其意為直。而廢吾繩。以其意為圖。而廢吾規。以其意為方。而廢吾矩。決裂潰亂。顛梓於法之外。而曰是巧也。法乃與巧相整。而巧與法并亡矣。凡若此者。皆非吾所謂法。即非吾所謂巧也。吾所謂法者。法習而巧出焉。吾所謂巧者。巧至

而法生焉。吾所謂法者。可傳而巧者。不可傳。吾所謂巧者。不可學而法之。藏於法者。尤不可學。亦惟是養之以靜。致之以虛。廣之以識。主之以誠。優而游之。使自得焉。而明之。使自由焉。其於法之正。反。開闢。往復。轉變也。非作而致其然也。如手足之折行。不言而喻。如耳目之視聽。不戒以乎如。其雲奇峰。則風生。能如水。潛行地。隨物賦形。為有無意。而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若夫古文之至。而亦能入之至也。奈何望崖而返。而未嘗一涉其域也。

其行文亦有如水瀉地。隨物賦形之妙。當與昌黎論文諸書參看。

後學小坡許謹



甲申代上三院論永新不宜鎮駐札書

伏蒙上臺題授總兵官都督同知胡長蘆鎮守吉甯等處陰雨苞茅  
計至周也但聞改永新察院司為總鎮衙門也三千戶於城內  
姓驚駭逃竄相繼生等伏思兵所以衛民也兵多則民之困民  
養兵也民故則兵亦危且夫國家設鎮營之與民置子必抱  
扼其要害棄子也危必其害其害其害其害其害其害其害  
新窮角無置子之地潰爛無可灼之內也哉蓋自於未秋月獻  
萬入永新大肆焚殺甲申九月叛將曹天綱等復肆屠戮至今壯男  
盡於誅殘童稚盡於俘擄倉庫焚而道殣塞牛種絕而田畝荒然則  
永新之不能再困也明矣今欲置總鎮於永新以十室之城而屯三  
千大兵則必兵多於民將多於官營多於比屋軍需多於正供猶  
以漏舟負萬石中流而遇逆風也傾危必矣據上臺至意不謂曰  
楚寇云爾但思湖西一路以萍鄉永新為門戶而以長沙衡州為藩  
籬今長衡已有重兵十萬矣藩籬已固則門戶可安如其有警則  
鎮守若猶無事也自宜坐鎮要地未聞盡驅之一隅使之憂彈  
慮有尾衡決也且本將既稱鎮守吉甯等處矣不知今日之舉  
欲專備吉安乎抑兼備臨江也如兼備臨江而獨鎮永新則賊徒  
州攻臨江如癸未九月之事何以應之乎又不知上臺保障全吉之

文集五卷

九

書

書

文集五卷

十

書

書

專備永新乎抑兼備九邑也如兼備九邑而獨鎮永新則賊徒  
陵入安福何以應之又如壬申年賊從今而入泰和萬安何以應  
之又如近日永豐廬陵新水楊年之變將何以應之乎然則為  
諸郡計則宜設鎮臨江樟樹與會城為聲援為吉安郡計則宜設  
鎮府城與度中為犄角而至於為永新計則當更有措置之法  
吳橋頭一路平原間道無險可據設關築隘與無守同舊設  
橋頭額兵皆市井遊食聞賊先逃無足怪者今當以橋頭額兵  
總鎮朝夕訓練別擇賢將精兵守隘而總鎮以重兵駐吉安遇有緩  
急星馳策應則永新雖不設鎮而屹然有虎豹在小之勢矣惟是橋  
頭之兵既歸總鎮而永新縣官則宜申飭保甲之令蓋永新土著之  
民以之從征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餘倘給以器械勿奪農時勿行  
調遣擇能者為千百長賊至重賞格彼各為身家奮勇殺賊猶食  
於養驍情無用之兵也竊見近日議守議防皆在賊平之後而設兵  
置將皆在賊退之鄉賊既肆虐兵又生端甚者蒙賊蹂躪去不復來  
而派餉養兵增不復減譬如豺狼制虎虎去久矣而豺狼不復來  
兵民相仇滿牆之憂不在流寇此則常事所宜計食者也  
條陳利害剴切詳明以一路書散三千子弟至今讀之令人傾心  
叫絕後學周國政謹識

復李謙菴先生書

承諭有人譏正人無用者嗚呼此先生所以為正人也世衰道微以  
無用為福吾求無用久矣今得之方以為喜豈反為悲乎而且大  
有用人其精神不令人窺彼所說為有用者皆非正人所謂有用而  
正人所謂有用即彼所謂無用者也彼以僕為無用之水之能為用  
為南陽龍如是者既有用矣此謂水南陽所以耳為無用者死而  
不悔也而彼且以為譏則其人之不正可知矣但其人再一中所以  
為譏者詎告則望置之勿問倘有是言彼當自愧不然則以靜理杜  
塞非之口此真長者之行也又承諭云族弟忠矣於先生所作易傳

文集五卷

十一

書

肆為譏評先生易傳無論索解人不易得該有解者能別異論往  
復辨難此正先生所急淑者恐今日無其人也若不能而妄譏則忠  
矣原不病狂何至於是其言曰作傳於程朱之後是謂多事果爾  
則程朱已多事矣孔之十翼文周繫辭義之一畫皆多事矣嗟夫經  
傳所以不明者皆由庸人需已守殘帖括而外無所事事也苟能多  
事於聖人之後是乃聖人之徒苟能多事於先生之後是亦先生之  
徒也夫如是則譏先生以多事者譽先生者也自譏於無所事事者  
自譏者也以譽為譏又自譏為忠矣即病狂亦決不若是矣不自  
已丑罹難破家後杜門謝客族人往來者僅忠矣季子二人忠矣雖

以饑寒節於時貴然其為人最孝菴水盡誠每為父滌穢器不肖嘗  
媿之此其人豈披五陵而踰日月乎大抵觀人於今日有本非端士  
而依附正人者有根柢本端而以一事從權為正人所斥者此兩者  
當先論其生平而徐驗其末路聖門論人有孝弟而決其不犯上作  
亂則忠矣季子尚祈先生收入門牆若夫不肖所望於先生者惟是  
遵養時晦藏用於正人無用之日暮舊立說多事於帖括無事之時  
經術名教實惟先生是賴彼悠悠之口烏足以譏先生哉

委曲婉轉為李先生大開法門不惟說者有容即受說者亦得自  
安且見聖賢大學問并可示人入道之路 姪王書謹識

文集五卷

十一

書

與汪映雲書

幼兒弱孫初學文字。荷蒙誘導。其隙照進之大觀。不知小子能無  
 此意否也。竊嘗謂少年為文。當如大阿出匣。寶光陸離。良馬奔途。  
 意氣道上。為父師者。但護其缺折。所其斯。而巳。今之後生。競為模  
 薄。凡近之詞。階級。習俗。移人。深可厭惡。欲就其臨文時正之與  
 如從其讀書時正之。當讀書時。屏思絕慮。取歷科大家得意之文。與  
 經史秦漢唐宋之書。冥心靜坐。咀其精華。窮其靈變。綜其條貫。相其  
 會通。舉要鉤新。易微入奧。如捕龍蛇。搏虎豹。力與角。而不取休如  
 游。屬。屬。人。武。爽。身。與。曲。折。而。不。能。去。如。餐。由。基。射。七。札。觀。其。勢。弓。注  
 矢時一身精力。透出七札之外。雖至六札。半不止。如張桓侯入百萬  
 軍中。取上將頭。若探囊取物。觀其橫策。馬時一身氣魄。俱向上將  
 之頭。雖副將。禍。禪。不。關。其。意。如。是。憤。憤。如。是。放。發。是。亦。師。逸。功。倍。當  
 其可之謂時矣。自非然者。讀書之時。躁心耗氣。擾其靈明。油腔軟套  
 飽其胸臆。及至臨文。舉。舉。掩。掩。全。乏。營。策。滿。目。點。點。都。無。光。微。其。時  
 為父師者。欲從。從。墨。攻。毫。之。除。鞭。其。後。勁。為。力。實。難。備。之。畜。馬。之。家。  
 歸。皮。毛。而。界。神。駿。難。驥。貴。成。群。求。其。爾。雲。遂。電。既。不。可。得。則。雖。千。良  
 造。父。安。所。施。其。鞭。策。乎。可。為。痛。惜。者。此。也。弟。文。場。棄。人。久。不。談。藝。然  
 夙。昔。苦。心。耶。為。拈。出。想。與。尊。意。不。符。自。今。時。雨。易。逢。良。師。難。遇。然。

不知小子能負此意否也

先生為制執宗匠斯作。乃其與先祖映雲公散館時。充書生。平得  
 力。根。蒂。以。示。賓。主。之。契。宜。文。子。文。孫。奉。為。指南。而衣冠相承。世守  
 勿替也。至行文。更縱橫排宕。龍有變。極。轉。潮。蘇。海。之。大。觀。非。小  
 子所能望其津涯。漫識數語。以公同好。有志者。當各置一。通。於。左  
 右。東里後學汪映雲謹識



復周時五書

書示同志一則深美吾兄居心靜妙。遂至於此。弟昔年非明客。几屏棄人事。不能開卷。十年以來。土室蕭門。晝晦不辨。咫尺。振。光。即。為。烈。風。凍。雨。所。苦。四。壁。皆。風。燈。至。而。滅。推。作。書。及。三。四。年。被。揭。去。庭。雜。農。具。所。聞。者。大。聲。承。聲。悍。悍。聲。聲。擊。叩。以。聲。迫。聲。聲。呵。罵。聲。聲。又。不。獨。如。兄。所。云。枯。樸。聲。聲。也。然。胸。中。頗。不。甚。偶。一。開。卷。順。能。會。心。與。昔。年。明。憲。淨。几。所。得。迥。異。乃。知。貧。能。鍊。骨。骨。堅。則。境。不。搖。彼。無。骨。者。必。不。能。貧。遂。迎。紛。紛。無。怪。其。居。心。不。靜。也。每。愛。馬。伏。波。云。為。富。當。使。可。復。貧。為。貴。當。使。可。復。賤。何。變。故。以。來。諸。

文集五卷

十五

勢者非愛其所守。即憤鬱發狂以死。其。人。皆。不。可。使。復。貧。賤。者。金。吾。輩。骨。已。堅。矣。久。居。貧。賤。無。復。他。想。但。不。知。尚。可。使。復。富。貴。否。也。無。骨。之。人。富。貴。尤。能。亂。志。較。貧。賤。思。難。更。難。但。持。此。語。在。吾。兄。聞。之。當。不。至。河。漢。知。我。非。妄。想。今。日。之。富。貴。也。

深歷世故人情之言。非從癡治中。擬錄出來。不能有其胸襟。亦不能道得。字。後。學。尹。建。基。謹。識。

示兄一

作詩乃極苦之境。極難之事。四書本經。可窺聖域。舉業文字。可致通顯。為之極樂。學之極易。舍其樂易而趨苦難。是亦不可以已乎。但汝既頗以詩詩為常。以乃翁作詩之苦難告汝。吾少不知作詩。兄諸大老集有都。但應酬詩。輒掩口而笑。自丙子九月。瑒事失志。時年三十。一矣。忽發憤為詩。殫竭心力。至忘寢食。每得一語。自於肺腑。復不知皆古人所已道者。積累成帙。謀付梓人。爾時同社皆不知詩。互相詰許。推為詩人。如是者五年。始知慚愧。取而刪竄。其半因得稍進一格。然尚在古人堂下。輒謂謝得意。但謂入室。如是又五年。復知慚愧。又取

文集五卷

十六

而刪竄其半。時值國喪三災並起。百憂咸集。集。集。流。離。逼。出。性。靈。方。能。自。立。堂。與。永。叔。所。謂。窮。而。後。工。者。其。在。此。時。乎。及。乎。心。靜。氣。取。古。詩。與。吾。詩。比。勘。慙。愧。又。起。自。嘆。辛。勤。半。生。求。其。集。中。如。唐。人。詩。或。有。相。合。若。求。三。百。篇。勞。人。思。婦。天。懷。自。放。之。妙。十。有。之。內。不。得。二。三。又。況。能。頗。頗。雅。頌。奏。清。廟。而。被。管。絃。乎。因。羨。唐。人。如。陳。敬。與。李。習。之。輩。不。以。詩。名。宋。人。如。曾。子。固。陳。同。甫。輩。不。能。為。詩。彼。不。走。苦。難。一。路。所。以。良。工。不。示。人。以。取。也。蓋。作。詩。貴。有。悟。門。悟。門。不。在。他。求。日。取。三。百。篇。及。漢。唐。人。佳。詩。反。覆。吟。詠。自。能。悟。入。若。無。悟。門。但。於。古。詩。及。漢。魏。晉。唐。人。詩。內。聲。容。字。句。摹。擬。描。寫。如。在。琉。璃。屏。外。拍。美。人。肩。雖。表。裏。





述於前也 城前族孫治誠識



文集五卷

十九

東樂地和尚

前歲九月有折腰之厄。政苦呻吟。忽接手教。伏枕草復。未幾躬有付者。知不督過也。昭孫二十年内。屢遇亂兵。揮刀折臂。荆林焚集。已經教死。貪官搜索。罰餉幾死。重病又幾。以折腰損足。又幾死。凍餓又幾。死連年。為重賦逼。皮碎骨出。又數頓於死。凡經數死。而始獲一生。今且甚矣。尚不聞道。殊可寒心。蒙惠炮籠。伏讀一過。已將置於漆園。二老作用。合為一劑。以治衆病。幾於剗。解腸胃。易心。肺矣。彼何郭分。齊物之緒論。嵇阮得道。遙之一機。體之。孫太為。董因。時為。帝補。河寒。熱。爾。垣。則。困。孰。若。是。編。之。圓。通。無。碍。摩。尼。拳。拈。隨。拈。即。是。珠。玉。尾。

文集五卷

十

書

蝶隨在皆樂也。哉不肖。惟粹餘生。奉以周旋。聊當觀面。獨恨質同。渤搜。隱。非。遠。志。自。吟。此。生。如。翫。懸。鼻。端。所。望。吾。師。針。施。腦。後。而。已。尤。與廣。揭。此。書。遍。佈。四。海。共。拯。迷。津。當。此。三。空。之。餘。此。在。願。連。倘。遇。善。根宰。官。求。販。蓮。座。為。之。重。拈。唐。桑。一。篇。音。救。湯。火。是。猶。扁。鵲。入。秦。為。小兒。醫。之。一。日。也。

註註而以炮名篇本為救世良劑至腦後一針非自流潞後不知何處下手須當恭讀此語世好盛士識

復文千子

文章貴有妙悟而能悟者必於古人文集之外別有自得譬之書家  
 惟唐懷素能超三王而自立法門然懷素初年於郭無曹家開張長  
 史孤蓬驚沙語有省厥後以郭公古釵脚為家珍舉似顏魯公魯  
 公弗許及示以屋漏痕不覺抱脚叫絕洒然大悟魯公隨問所見則  
 又不存屋漏痕而在夏雲奇峰因風變化也自有夏雲一語而從前  
 所悟之孤蓬驚沙釵脚漏痕皆筌蹄皆妙義矣惟文亦然其奇矯則  
 孤蓬驚沙也雅健而自然渾老則屋漏痕也至其神友冥測則夏雲  
 從風卷舒搖曳誦說幻怪不主教常也雖然夏雲一語孰不聞之而

文集

十一

書

懷素之後無復懷素有師承而無自得也故夫言夏雲而止求之夏  
 雲言漏痕而止求之漏痕言釵脚而止求之釵脚皆非自得而魯公  
 之所不許也教人為文與學為文者但從魯公懷素兩人論書之旨  
 會之思過半矣君以為然否

讀書須求悟門此超九入聖溫詠此札指點正示人破愚之路後  
 學敏而聽之

復程天修

宏慈至知兄入廬山讀書與枯禪為伍精專如此鬼神避之矣獨第  
 風在死人庇廕之下雖康叟子孫然比之寒士差為有閒於是時惜  
 陰自愛而於世味取其近厚者於事境取其近甘者於讀書作文取  
 其近逸者以無涯逐有涯疲有用於無用倏忽二十九載遂如旦暮  
 今先君先祖沒不肖多病之軀驟膺大故老母幼弟相依為命家務  
 外事補苴支吾日不暇給益造物之薄我苦我勞我迷若此其極也  
 而弟尚不知返以為是厚者與夫甘且逸者可以久處不遷也譬之  
 盛暑入涼亭倚修竹以永歲月忽然霜隕泉涸冰堅龍見猶服絛結

文集

十一

書

揮團扇不自知寒感之逼體也昔人咎文之不進九曰俗務紛心天  
 分有限第弱冠荒廢學殖未落豈敢歸咎天分而獨懼俗務之日來  
 也先祖先父丘隴松楸稍已經營而弟亦漸畢婚聘外侮內患差可  
 銷弭薄田百畝付之僮僕能者自此而後亦欲遊匡廬登衡嶽觀潮  
 汐於浙江探波濤於彭蠡以發吾文章之奇以與天下後世相見以  
 不負吾祖父永訣叮嚀之言耳噫亦晚矣越人有以呼盧失業者梓  
 見波斯船木難火齊洞心駭目方撫膺涕泣乞其小磯碎玉洗盤  
 區搖鼓棹博有千文錢以救饑寒可不悲哉弟今且為越人矣不知  
 波斯老賈其尚矜而助之耶其任其潦倒博場迄至悔恨悵悟然後

乞其緒餘。而其必能掃一以居於此矣。

胸懷浩蕩。具海濶天空。滿徑自如之致。故舉龍遊之。後學士。士。士。



後李貞行

第以老母侍疾。杜門二十餘年。先母前冬。終始於徂秋。往而月求。不遠而歸。舟過螺川。未見同杜。深用耿耿。忽接手書。獎慰備至。幸何幸得此。知已乎。近况殊苦。業已甘之。陶元亮。取為五斗米折腰。退而叩門乞食。大五斗之俸。安於酒肉乞食之恥。甚於折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焉。似乎矢筭。不知元亮性行高潔。故以棄官為介。襟懷空曠。又以乞食為通。當元亮之時。惟其能通。所以能介。使不安於乞食。則毒蛇仕進。必有所大不安者矣。忍其小者。全其大者。所以為元亮也。若某者。既慙折腰。又慙乞食。窮愁難阻。束手受之。學元亮之介。而無其通。則點畫而已矣。雖然。生於今日。安得不為點畫哉。善學柳下者。元亮能為魯男子。善學元亮者。必先能為點畫。此語不可以告人。惟兄知我。我不以為迂濶耳。村居日久。碌碌無聞。政如八百錢馬生。死同價。所賴著述。成一家言。然亦未元可傳自娛而已。身既隱矣。文章聲價。亦足禍人。惟知已之前。不欲自匿。恨力難繕。寫求正。姑俟異日可也。把臂何期。臨風依依。

胸襟洒落。舉世態人情。父置膜外。故言之津津有味。近俗所可測識。族孫文明。謹請。

與周白山

西漢唐宋詩人。文人。前唱後和。異代名家。通為師承。同時作者。互相激揚。有相長之益。無相傾之習。何其盛也。近世不然。何李兩人。既已矛盾。而應德。遺嚴諸公。復與元美。于辨門戶。角立其後。公安竟陵。出掃蕪。而空之。虞山繼起。欲掩公安。竟陵之勝。彈射詆訶。更無虛日。當其振幟樹幟。輒令學者從風。而靡既。而風會遞變。議論迭新。人情厭常。各矜創獲。彼幟方立。此幟已奮。嗚呼。每一詩文人出。必求掩乎前之人。彼董楊班晁。賈陶謝庾韓柳李杜。豈能至今。存哉。才非兼長。學無條貫。各以其長。攻人所短。其彈射前人。愈巧。其不及前人。愈甚。

文集注卷

卷五

書

鑑空衡平。誠大儒本領。若攻人之短。誰肯讓已之長。名言真堪。世當書座右。後學少毋復謹識。

答友人論文一

得復札云。場中文宜假不宜真。且以不佞持論大真。少時應舉。幾復失。及前輩名士下第。皆為舍易趨難。認真大過。所誤竊謂不然。凡天下之事。假難而真易。真屬天機。假因人力。以人力而奪天機。是宜容易。能之乎。里中有老僂者。嘗為不佞述其為僂五十年。其視起居飲食。對妻子。酬賓友。無一事而非劇場。及其登場。則又如身在離合生死。榮辱得失之內。自為悲喜啼笑。與觀劇者同。為悲喜啼笑。不敢以輕心居之。息氣應之也。吾友龍仲房。少以西牛得名。嘗探逐牛隊。學其闢角磨腰。嚼草眠雲之勢。居然牛人也。人皆知劇場非真境。盡牛非真牛矣。而不知僂人不真。則戲不成。畫牛不真。則似不顯。天下極假之事。必以極真之功力為之。豈可以讀書作文極真之事。反視為假。親以為易乎。不佞少時。畏假之難。不敢為假。非止於不欲為假也。足下乃謂假易而真難。以先輩名士不第。為捨易趨難。拾假趨真。之誤。竊恐足下以此自誤。彼先輩之言。未嘗誤足下也。倘或執竊竊庸陋以為假。以為易乎。則但取空疎不學。即為科名捷徑。時文秘訣。倡此論者。誤天下後世。愈甚。又不獨足下自誤已也。

文集五卷

卷六

書

漆園一書。強半幻誕。近假而起。忽入神有。如天仙人。乃知善學為假者。皆從真正功夫。得來篇中。反覆辨析。極為假道存真。非開

人便宜之門也 後學周登梯識



文集五卷

九七

書

答友人論文二

來論反覆致辨。謂舉世尚假。我獨為直。鼓瑟於好竿者之堂。必棄遠矣。不佞竊謂文章一途。德業事功。悉從此出。足下獨標假字。以為狙。旬欺欺人。是豈可與讀孔孟之書。事堯舜之主乎。雖然。足下所謂假者。或亦有說。世有至直之文。疑於假者。國策設辨。有同繫影漆園者。論譬諸画。風龍見為。瀾初無定質。波詭雲譎。難以形求。然此幻筆。空腸皆依實相。其體又其次者。纖絳為花。鋪錦成霞。鮫人泣珠。無非明月。層氣出海。皆成樓臺。亦須學問。躡實乃能富有日新。凡此二者。假即似假。真則至直。故曰大文元朴。又曰修詞立誠。朴誠者。真之主也。

文集五卷

又九七

書

為文元本於朴誠。而後隨境所觸。隨筆所之。旁見側出。主客變換。恍惚離奇。鬼神莫測。譬如鏡中。西施身影。皆麗雪夜梅花。香色難分。以是為文。則假乃即真之謂。而非反真之謂。不佞不必去假以存真。足下亦何元崇假而滅真耶。足下章就所自謂假者。退而思之。思無趣。畔雖一偏之理。元能由偏入正。左右中邊。處處逢源。不復叨叨致辨。於竿瑟難易之間。則是下之學。自此日益。文自此日盛矣。

文章之動人。總一真字。該之若以富麗為工。而徒雕琢於字句。此六朝之文。所以不及兩漢也。 後學周登梯識

書顏氏家訓後

喪亂方殷。衣冠子弟。強半廢學矣。偶從灰燼中。得先賢顏之推家訓。半葉有云。兵荒迭興。諸見倖掠。雖百世小人。知誦論詩孝經者。常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常保數百卷書。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旨。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猶稱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長依。鄉里不可長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為可憐憫。余讀之。凄然。因念二十年前。遊惰少年。聞亂踴躍。佩弓劍。稱將軍者。千無一存。獨耕讀者。無恙。南北兵往來。吾鄉所掠數萬口。其知文義。善議論。能書算者。強半收為記室。皆得生還。不知書者。雖

文集五卷

廿八

書

高門貴冑。盡驅牧馬。鞭撻甚於奴僕。委轉溝壑。無人收養。乃知顏氏之言。不我欺也。夫古今亂世。以飯糲屠狗。自奮功名者。幾人哉。漢高祖勅大子云。吾生逢秦。秦禁學。亦不喜書。踐祚以來。逸書漸出。乃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日所行。多有非者。彼天子遭亂。不學。尚且有悔。況其下者。方避亂時。見有鸛鵲識字。婦女知書者。主人皆憐而飼之。豈衣冠子弟。而不婦女鸛鵲。若乎苟能向學。治亂安危。無不可也。因錄顏氏語示子弟。并識其後云。

學以立身。學以保身。僅可為知者道耳。每見村夫野叢。日飽三餐。且傲人之徒。學豈不哀哉。凡為子弟者。宜早自惕。 族孫繩祖評識

書晉史後

晉人好談周易。老莊謂之談玄。又謂之清談。其源至者。輒欲一死生。齊得失。放浪於形骸之外。如劉伶阮籍是也。吾人以此為名士。亦猶漢儒之談經。宋儒之講學。與夫近日士大夫之談禪。雖趣向不同。然精意所至。亦各有得力處。非苟然也。王僧虔誠子書云。吾見諸玄專精一家。轉誦數十家。註自少。至老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說。馬鄭何所異。而便盛於塵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故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可復言。未嘗看耶。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倖造化。邪

文集五卷

廿九

書

象言。額江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於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義篇。何者。內外而終日。欺人人。決不受汝欺也。此語切中。假名士膏肓矣。每怪今人。不知晉人學問。原本何在。指歸何在。甚且不解清談之義。而沉湎昏眊。猖狂恣縱。彼其所効者。不過王戎鑽李鼎。卓犖謝鯨。挑隣女而已。乃敢誑人曰。吾晉人。晉人豈如是哉。嗟夫。學問如晉人。尚以清談為名。教罪人。况無晉人之學問。而猖狂恣縱。此又晉人之罪人也。王僧虔子弟見之。咀噬其面。况可令僧虔與劉伶阮籍見哉。

談士機鋒。須本實學。自欺欺人。深賊世儒。膏肓語極警策。 族孫繩祖評識

竟陵焚餘後

其焚後衆頭諸書俱亡。獨鍾譚詩存者尚十之五六。因輯爲一冊。題爲竟陵焚餘。溪山窮谷。無他書可讀。得此披玩。一則寒蟬抱葉。深而坐吟。一則怒鵲解網。橫空盤綬。然當時同號爲竟陵體。如長慶之元白。西崑之李溫。蓋其性情思致。有不期合而合。欲強爲異。而有所不能。氣運所至。卽兩公有不知其然而然矣。余愛竟陵詩。而不肯學竟陵詩。每自媿其僻。然工部愛文選。而不學文選。供奉愛謝朓。而不學謝朓。亦安知其不學。但學而能捨耳。凡古之作者。無不受而無所學。夫無所學。乃其無所不學也。右軍初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學李斯。

文集五卷

書入許學鍾繇梁鵠書。入洛學蔡邕書。然右軍所以爲右軍者。自在也。今閱諸帖。能指其某字似衛夫人。某字似鍾繇。梁鵠。蔡邕。平不相似。則與之俱化矣。語云。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卵。凡千而後足。此亦無所不學之一証也。偶見友人學竟陵詩。咄咄相似。余不敢以爲然也。聊識其略於後。

學貴能捨。斯幾於化。此正夫子爲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對證議論。暢發大板。群迷膠病。後學周板瑣。

蕭補松詩後

乞松補松。偶然勦事也。以爲元不可已之事。而爲之。則俗矣。爲之而乞詩於名人。焉則愈俗矣。以僧爲之。又乞詩焉。則俗不可言矣。蓋有意爲閑。其人必忙。有意爲韻。其人必利。此不待較量而知也。劉文忠公。甲戌下第。倦遊西湖。湖上僧西生者。以補松求詩於公。公爲古詩十首。舊於冊。其詩清絕。似王孟。西生以其語有微詞也。置冊而去。及丁丑。狂對公爲第一人。西生踵門索前冊甚勤。公弗肯與。蓋不欲以性情之言。供俗僧碧紗籠也。卽此嚴冷之意。便已壁立千仞。豈待吟風。其詩然後想見而風哉。

文集五卷

俗情炎涼。僧亦有之一。經指點。儘爲學士品格。

族孫仁純謹識



自書近詩後

我亂以後余詩多哀怨之旨或謂詩以陶其性情耳如子所吟是亦不可已乎余應之曰此乃吾所以陶焉也憶青年避亂木山有老父夜半叩床而歌其姬嘗曰汝妻子不食三日矣汝不知哭夜半嘔啞何為乎老父笑曰吾以歌為哭也彼老父以歌為哭吾以哭為歌凡哀樂顛倒之事皆性情所通耳壯士之戰而怒也適於喜美人之病而慟也適於笑然則弱人之笑未必非弱人之適也吾求吾適而已若并吾哀怨而禁絕之亦不達甚矣後之觀是集者倘不以吾為哀怨而以為吾適焉則吾或可比於溺人之笑也

文集五卷

卅二

書

以歌為哭以哭為歌此種幽懷在老父不知何所為而來在水田居士不知何所為而至令人自領後學盛士發識

辨春秋書災異漢儒所著事應

天心仁愛人主必借象以示之而其所以示之者不在禍福而在災祥然禍不生於災而生於祥福不生於祥而生於災何也人非大智遇祥鮮不恃恃則驕驕者則為禍之本人非大愚遇災鮮不畏畏則戒戒者則為福之基然則天心之仁愛又不在于祥而在于災也蓋嘗讀春秋之書其記災異甚詳而不著以事應即在左氏公穀三傳其釋經至明且備亦不深言事應乃知聖人作經之意不過使人遇災知懼而已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失其旨矣故夫事應之說始之者董仲舒繼則劉向仲舒劉向皆漢儒之醇者也其言事應或其一端

文集五卷

報

至向子歆暨李尋焦贛京房輩取災異事應搜集而配合之雖其間合者衆而不合者寡夫不合之寡宜無害於合之衆也而君子必慎言之何也天之所以可畏以其不可意窺也尤窺其所以畏者何應則尤吾之說無所不合然後可設不盡合則將指摘一二以相辨而吾說窮吾說窮而天襲天襲則人主始無所畏人主無所畏而聖人作經之旨不信於天下故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所書災異一百二十有二然但引其端而不言事應凡以示人可畏而已且夫災祥名政事已然之符驗而非禍福將來之事應也人君治政生於上則治氣符之亂政生於上則亂氣符之是以政修民和而陰陽理為風雨

調鳥獸若鳥有昌遂焉即不言祥莫大焉自非然者山川草木  
 隨政為殃。李風靈因時為沴。縱有麟鳳龜龍。靈芝出自亂政  
 之朝。皆亂氣也。彼惟自喜為祥。於是廟堂爭言符瑞。臣寮誇語圖書  
 瑞托詭妄。徧國如狂。稱觴奏頌。舉朝如醉。此則時事之大妖。大背人  
 心之大災。大異而李風靈山川草木之變其小者也。所以朱子天  
 瑞而徐亡。小雀生鵲而宋滅。鳳凰數見。無救新莽之敗。麒麟驟乘。無  
 補石勒之衰。而後之進。徽號語封禪者。摘諱其災而稱其祥。雖下之  
 敢於欺。由上之溺於好也。夫天之篤厚人主也。必篤之以遇災。思懼  
 之一念。昔者漢文宋仁皆明主也。漢文日一歲再食地。一日再震。長  
 星大水。月犯北辰。宋仁之朝。土星留參大。白晝見地裂。湧泉而電大  
 水。夫豈無亂氣。賴警惕戒慎。敦行治政。以免焉。以是知畏為福。本驕  
 為禍。基天心之仁。愛果不在祥而在災也。故善學春秋者。其於災異  
 必危言之。而於事應則微言之。使人讀而畏。畏而戒。毋使其操異說  
 以窮吾說之所不及也。乃後之蔑經者。經筵不以進講。取士不以列  
 科。此又甚於著事應而失經旨者矣。嗚呼。蔑春秋是度天也。天不可  
 以意蔑。猶其不可以意窺也。災異而必配以事應。君子以為有窺之  
 之意。為而慎之。况敢蔑天乎。是故明君在上。畏天尊經。不待災至而  
 始惕焉。此則善承天心者矣。抑有感焉。天變之大。莫如日食。春秋二

文集五卷

精

文集五卷

精

百四十年所書日食三十有六。則是六七年而一食也。而聖人猶以  
 為畏。則後之一歲一食者。當何如乎。然昔之日食。天子諸侯伐鼓用  
 牲。不敢寧處。今則付之靈臺五官之一占。其所云戒抑已末矣。又况  
 災異之小於日食者。哉。可慨也已。  
 本聖賢之敬畏。勵君相之乾惕。災祥禍福俱由自致。非結有窮經  
 不能有此識力。後學周服謙

辨老泉春秋論

蘇家父子文章妙天下而議論或戾於聖教即如老泉春秋論變化從心文中之聖也但云魯為周公之後周天子不能行賞罰之事故孔子作春秋以天子之事與魯則誤讀孟子之過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猶言魯史所書皆天子之事非魯一國之事云爾今即以孟子之言証之孟子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春秋魯史何以言桓文之事則以桓文征伐會盟皆以尊周為事則凡所書桓文之事即天子之事也且列國赴告策書之文皆天子令甲所存春秋詳之則凡書列國之事亦即天子之事也當時晉有董狐楚有左史倚相皆一代文集五卷

良史楚雖猾夏然經良史之手其於列國赴告策書之文必不敢不詳其於周天子正朔必不敢不遵故曰晉乘楚檣杌魯之春秋一也謂三史雖異而所書天子之事則同也春秋非孔子何作特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而於筆削時以一字之褒貶定千秋之是非惟此與晉乘楚檣杌獨異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義之所在知罪不顧知我者忠臣孝子罪我者亂臣賊子也故曰知我罪我惟春秋乎春秋之義忠孝之義也事則天子義則忠孝春秋既成使臣子得見天子之事使亂賊得讀忠孝之書能無怵然動心乎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不懼斧鉞而懼春秋春秋之義在尊

文集五卷

五

辨

天子天子之義不以與人與之則恃偕之則亂皆義之所必謹今謂魯為周公之後故以天子賞罰之事與之夫以成王之尊周公之親推念公功賜魯重祿孔子猶以為偕而不欲觀今乃以告老之同寇一旦舉天子之事與周公之後偕孰甚焉孔子方以義坊天下而自十之亂臣賊子復何懼哉吾固曰老泉誤讀孟子之過也至如時文云孔子為素王故作春秋以天子之事自任又云孔子作春秋以天子自處猶禮所稱群臣至於南郊稱天而誅尤為悖謬附識於此以正其說

慧眼獨照上以嚴千古君臣之分下以開後學心胸之智名論不刊可與荆川南人不可為相論並垂不朽後學朱鼎獻識

蔡文姬不死辨

吾於蔡文姬而知死之難矣。夫人非至愚希不欲避死。其不欲避死者。氣激之也。人非至陋希不耻偷生。其不耻偷生者。氣奪之也。東漢列女如樂羊子妻。許升妻者。其平日皆目不知圖史。口不談學問。而一旦遇難。甘死如飴。乃知天地節義之氣。有於造次急遽之間。不期而遇。無心而成名者。然正惟造次急遽。乃見節義耳。躊躇於顧則其。事有不可知者矣。故夫圖史學問者。節義之所章。而非其質也。蔡文姬為伯喈女。博通古今。有人儒所不及者。及其守身。乃不如樂羊子。許升妻者。此何故哉。伯喈曠代豪傑也。伯少至強。展轉憂思。光鮮朝。

文集五卷

六辨

方亡命。會其氣始衰。然後被通於董卓。見收於王允。蓋是時伯喈生平之氣已盡奪矣。況其女乎。家破親死。族殄名滅。遭逢亂離。為人所掠。躊躇於顧。不能引決。君子傷之矣。今讀其悲憤詩云。薄志節。今念死難。雖苟活。今無顏。文姬之於志節。講之已熟。而以難死薄之者。則以幼穉。為禍長。涉亂亡。氣奪於平時。而志餒於一旦。圖史學問。至此舉不足自豪。為可悲也。甚矣死之難也。固有丈夫讀書明道。而臨難不及想牧者矣。故君子勿輕以死責人。尤勿輕以死責婦人也。先生作蔡邕論。特原其因名。受謗。縶斬。詳明。茲作殆亦推焉之至。意也能不以刻繩人。誰云文人多慧業耶。清溪後學洪翰書識。

曹娥叔先雄兩孝女辨

東漢時上虞孝女曹娥。父盱為巫。以五月五日迎濛濛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十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當時又有孝女叔先雄。亦以父泥和溺死。不得屍。先雄於父墮處。慟哭投江死。見於弟賢云。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斯果與父相抱。浮於江上。兩孝女之投江一也。先雄之嫂。獨出父屍於水。而娥不能。何哉。凡忠孝之事。皆可感天地。而動鬼神。然有可尤有不可尤者。天地鬼神所為不測也。使人皆得而測之。則天地鬼神幾於費矣。子胥之忠。能怒錢塘之濤。而汨羅之水。不能為靈。均起波。靈均豈以此則也哉。光武詔問。

文集五卷

七

辨

劉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比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異。昆對曰。偶然耳。夫天人相與之際。孰有深於偶然哉。使為吏者。元欲得渡河之虎。滅火之風。則備良之實。反成誣罔之名。豈不大可厭哉。故抱屍浮江之事。亦偶然也。偶然者。為奇常然者。為庸常。庸德也。叔先雄自為其庸者耳。豈以偶然之奇。與曹娥較優劣哉。

行乎其當。行不能必其所。可以此不較優劣。至論足以鼓世。

清溪後學洪其發識

謝尚風流辨

謝尚為丞相王導掾導謂之曰聞君能鶴舞寧有此理否尚曰佳  
便着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唐中宗  
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接頭轉目俗謂能其事  
一也乃仁祖以此為風流之宗而欽明獨蒙五經掃地之謂何哉仁  
祖性行簡率欲以為達而欽明志趣巧佞欲以為媚故當時因其素  
行而譏之使欽明無語附庸后事則此舞豈至可笑如是且安知欽  
明搖頭轉目以舞八風時不藉口於仁祖之擊節俯仰而舞鶴耶  
王子敬風流不讓仁祖為謝大傅長史天子新造大極殿欲令子敬

文集五卷

八

辨

書榜大傳引常誼書雲雲榜事動之子敬正色曰寧有此事使其若  
此有以知親祚之不長夫天子尚不能屈長史書榜豈能令之作舞  
哉為風流者尤有其地天子丞相之前非風流地也子敬徑造辟疆  
園初不與主人相識值方讌會賓友不為屑意通率如此而獨不肯  
書大極榜者山水園林真子敬風流地也有舞鶴鶴於丞相之門而  
謂之任達將北有舞八風於天子之席而竊附風流者矣欽明人  
又何誅焉光武令桓譚鼓瑟宋弘貴之桓帝召蔡邕鼓琴蔡邕逃之  
恐五經者當如是矣彼夫搖頭轉目風流且將掃地抑何問五經哉  
風流才子本為美談然達則不失其正媚則適見其邪衡平鑑之

惟識之真故能辨之清士人當以此為法戒後學麗文鳳謹啟



文集五卷

九

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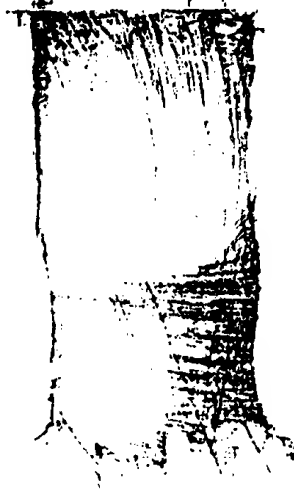
陳實王獻之楊再思遇盜辨

陳實夜見盜止於梁上。呼子孫訓之曰：汝輩勉之，為不善者未必本。梁上君子是也。盜按地詰罪，實曰：此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盜感化，自是一縣無竊。又盜入王獻之室，竊其物，都盡。獻之遇之，徐曰：青瑣我家故物，可特置之。又楊再思舉明經，至京逆旅，有盜竊其衣裳。再思遇之，盜窮謝。再思曰：當由貧故。至此囊中糧，汝無所用，幸留我他物可持去。此三人者，其為忠厚長者之事一也。而陳仲弓、王子敬獨稱賢者何哉？化忠厚長者之事，當以君子小人之心辨之。以君子之心行忠厚之事，則為仲弓之雅量；為子敬之任性，而不然者，則為阿諛取容。闕然端世之再思已矣。再思在朝，巧言足恭，以懷君寵。趨曲諂以竊高位，是亦一盜也。故其為宰相十餘年，論事二張無敢乖忤。或謂之曰：君位尊爵貴，何自屈折如此？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此豈非忠厚長者之言哉？出再思之口，則足以濟其為撫竊而已。今有人為其言盜也，其貌盜也；其行盜也，而其心則至不能不稱之為君子。戴淵奏鐵校之流是也。有人為其言長者也，其貌長者也；其行長者也，而其心邪曲，不能不指之為盜。楊再思之流是也。以盜遇盜，各從其類，又何難焉。

其事則三人遇盜，其文則六代長，使其誅心之論，則春秋一字之

文集五卷

十一



既也天下有偽君子而無偽小人於此可鑒後學

守白別號說

妻弟周子佩自號守白子。以其王父大白先生家訓森嚴。欲其守而勿。設云爾。吾請舉老氏之言。而申其說。老氏曰。大白若辱。又曰。知其榮。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彼蓋以九人相競。以榮則辱。必及之。相矜。以白則黑。必及之。矣。大白而若辱。為斯能守辱矣。守辱。斯無辱矣。無辱。斯常榮矣。故夫守辱。乃所以守榮。而守黑。乃所以守白也。而論者不察。乃謂吾儒尚白。而老氏尚黑。吾儒以白能反本。而復於無色。故尊素而賤繪。老氏則以白可受染。而黑無所受。遂疑孔老異道。不相為謀。而不知吾儒所謂尚白。即老氏所謂尚黑。而老氏所以守黑。即

文集五卷  
老氏所以守其大白。何也。凡天下可染之白。皆非天下之大白也。若夫雪滿峨嵋。天連沆瀣。瀛海而暴秋陽。瀉銀漢而照廣寒。如是以為白。豈復有受染之地哉。豈復與刮垢以明潔。汰穢以成淨者同類。並稱也哉。然後知嫩嫩之白。易汙者。尤其白不足也。矯矯之守。易奪者。尤其守不足也。夫惟知其白者。為能守其大白。能守大白。則無不足。能無不足。則白不染。而守不替矣。甚矣大白之難。而守大白之尤難也。吾儒惟能守其大白。大是以澁而不滑。素位而行。富貴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老氏惟能以守黑之道。守其大白。大是以能為希。為夷。能貴以其身為天下。使天下亦從而貴之。愛以其身為天下。

使天下亦從而愛之也。若夫楊子雲。自以嘿嘿為守玄。而以所看之大玄。為尚白。則弄舉孔老二聖人之旨。而胥失之矣。非大白先生所以訓後。亦非守白子所以承先也。

家訓是永式。敬克似。將孔老二氏。縷晰剖釋。深著其不污不奪。實際文。亦如玉壺冰鑑。讀之。令人滓渣雪化。更助朗識。湖廣鍾真生

文集五卷

二

守白

二甥字說

周洵字眉生。昔蘇明允諱洵。以其生於眉也。故以字之。眉之人。千萬家。其不能為明允者。何限。今之能為明允者。又不必眉產也。南珠北馬。皆言產也。馱駟在南。照乘在北。又何故哉。然則明允固不必以眉稱矣。明允不以眉稱。而字以眉生者。姚厲之詞也。

周顒字遠度。瀨也。言水行之遠也。楊子曰。商書瀨瀨。而顒瀨。又曰。商書峻潔。何哉。今夫山泉至峻潔也。而其下必曠。其流必遠。峻而不曠。潔而不遠。一瀉易盡。非其至矣。故夫峻潔非曠遠也。然不曠遠。則峻潔之義不全。峻潔者。曠遠者。及修詞之家。度為尚矣。雖然。余所謂度。豈獨詞焉已哉。

又集五卷  
三  
字說

讀老泉二十名說簡而嚴確。而當後世深服名言之若識也。此作亦簡亦嚴為之宅相者。亦求其確當為快矣。安成周時五評

德操字說

魯周中茹名其子曰持。字之以德操。子為之說曰。天下事操難而縱易。所貴於操者。謂其守而勿失云爾。守而勿失。而後在我為有權。然亦難矣。古之居德者。先為其難。而後易者從之。故能操者。必能縱。而君子言操。不言縱者。貴其難也。擊劍者。操其本。不操其刃。夫劍之所以為用者。刃也。從其用者。而操之。斯不為我用矣。惟操其主。是用者。而後屢用而不窮。故其始也。守而勿失。而其卒至於激昂頓挫。變化奇怪。如鬼神之不可測。夫擊劍而至於不可測。非所謂縱乎。雖然。不操為乎。縱縱者。操之純而守之熟也。以操為縱。何所往而非操焉。

又集五卷  
四  
字說

此其說又在於後人之未見舟而操舟矣。孔子曰。操則存。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是知操乃希聖之基。縱即擴聖之量。讀此益覺豁然有會。漚溪後學洪其異載



祭曾光臣文

嗚呼。光臣。不撓者才。不挫者氣。其掩映後世者。清通之姿。而其發軔。當時者。備微之致。所以吾黨之不譏其德者。急難之義。而不掩其瑜。者。負俗之累。蓋以風流之樗。阮而無之以慷慨之劇。季九州四海。莫不心慕而如醉。而臨與不恭。或不能無疑於同類。嗚呼。光臣。人忌文雅。俗妬雋異。惟其有之。斯可無媿。世之鄙夫。正襟危視。三揖三讓。雍容以取富貴。而及其死也。里巷之人。曾不能舉其姓字。蓋物固有在。而誇隨者。亦有毀行而與主者。自非豪傑之士。安能兩受之。而不避。嗚呼。北海既歿。孝章亦逝。必蓋棺以定論。是以舉好惡之口。而皆

文集五卷

祭文

置獨吾黨之寄哀於一奠者。蓋不能如達人之忘情。是以望宿草而墮涕。

描畫豪邁之概。直能呼之欲動。頓覺宛然在目。想見芳型。始登際。

祭大僕寺劉安期文

嗚呼。自古忠義必出孝門。靈均哀郢。伯庸是敦。鴟夷浮江。伍尚悲存。乃信君父至性。同根移忠。作孝隄哉。人言合則。薰美移則。而審惟我文忠。屬毛恩重。乃抱烏號。柳宮彌慟。日捧闕旒。星閣章貢。誰其嗣之。一門三鳳。問卿倡義。江楚蒸動。天步當艱。朱曦霽遂。逢仇梗。猜猜。任醫祈死。往行吞砒。絕粒有折。不回乃脫。奉極。放於瀧。公肅歌當注。賈藥壺中。斐懸日月。魂魄遊遊。瓊樓珠闌。飲馬南池。駕亂東壁。義和緩轡。崦嵫勿迫。來往衆香。拍肩摩詰。龜毛拂豎。兎角扶藹。修短旦暮。俟命不感。有友塵埃。叨附陳當。世情隙末。蘭譜燼灰。譬如夜燕。殊履履。

文集五卷

祭文

盈堆劇終。楚散揚。難各回。兄於同社。霜松雪梅。自壯歷老。文壇酒壘。炎冷不變。榮悴無猜。山川遙隔。生死默催。鳴鶴唳。文驚翅。推車過。腹痛寧能止。哀徂臘。得札幅狹。詞溢叙。及故人。聚俱失。錄我騷後。秘之枕笈。叮嚀謂我。鴻寶宜惜。兼述異夢。天符天攝。自知此生。泡影將滅。反覆玩之。似欲永訣。子謂夢語。其鹿奚別。尚期秋爽。把臂林樾。鬚爾未乾。遽反有宅。嗚呼。忠肝長留。孝思不置。與文忠公。黃泉相視。髮膚手足。何慰何媿。况有佳兒。能承厥志。兄死不死。聲施奕世。獨我衰眊。既病且貧。執紼無從。生芻莫仲。臨風嗚咽。掩袂吞聲。知我匏子。信我徐生。延陵許劍。筆墨微誠。或銘或狀。我不負兄。願蘭楮以奠於。

江亭兄神如在尚其薦馨

至情至文非友誼孰能得此真切哭死而哀不信然乎

後學周景濂謹識



文集五卷

三

發文

祭大金吾李繩武文

明大金吾李君繩武為少保忠文公之賢孫而大史聞孫之孝子也  
 大史與永新賀紹孫道誼交歡。繩武每遺書問訊。稱父執者五年於  
 茲矣。已未六月。貽孫得大史札。示繩武以春三月棄世。發書泣然。越  
 三日。乃取辦香杯茗。通真其靈曰。嗚呼。繩武以華胄之孝而辭溢際  
 細。挾憤慨之氣而破節風霜。益嘗水視乎鼎鑊。而肉視乎虎狼。遭時  
 蹇。蹶抱恨早亡。嗚呼哀哉。但秋仲夏。曾遣銀鹿寄我八行。緘其翁詩  
 附我丹黃。自訴其病。已中膏肓。哀年壽之不永。同石火與電光。惟阿  
 翁之著作。經沉疴而難忘。倘翁許之。不泯。身遠露其何妨。遂裁斯言。  
 文集五卷  
 神聰學涼感余圭兒先君而賜才難之嘆。地老荒伸楮無言痛絕  
 肝腸。三年杳矣。片字莫將。別能恐慟。誅君舉觸。惟是同憂相恤。同才  
 難傷。而翁未艾。情文互長。哭子之詩。連有二十六章。果使幽語相聞  
 必且魂魄心喪。而余以七十五年待盡之史。鳩杖莫舉。雞骨支牀。詩  
 不成。句淚不成。漿泉下有知無。乃以我為安忍。而無良倘復才鬼。投  
 分。握手泉鄉。幸為傳語。吾兒謂余之哭。主於野鴉。而翁之哭。而於堂  
 而余之三年不能成詩。與而翁之二十六章珠淚。琅琅特老壯之異  
 量。非過情與不及情之殊。方則君與吾兒過筆表而眺望。尚亦哀鳴  
 斷。而念而父之悲愴。

字字慘切若挾悲風淒雨而來無怪小民之表明也



文集五卷

五

祭文

祭僧護文

嗚呼何百族之蠢。而彼蒼莫辨其賢愚耶。何禁何悴。果孰刺其然。耶。何遑瑚而污壤。何康猷而豆蓬。耶。何大呂而絕響。何布鼓而闐喧。耶。何以君家之文章。乃三世而延遠。耶。何祖孫阻青雲於白首。何父子埋素心於黃泉。耶。何玉闕與金門。其愛憎歷久而愈偏。耶。嗚呼。哀哉。自今而後。芸窗雪案。少晤之聲。其尚歷歷在耳。耶。魚箋鴈字。和吉之言。其尚諤然在紙。耶。稱嬾阮。曠孤高之踪。其尚傲然在視。與履耶。嗚呼。已矣。勿復云矣。自今以後。韻。有正。吾無與比倫矣。玄酒。吾無與為飲。醇矣。邇。隔世寂。夜臺。吾雖終日吐鳳雕龍。其誰與為見。且聞矣。嗚呼。哀哉。

文集五卷

六

祭

韻叶風雅詞溢屈宋華實並茂斯文在茲族姪吳生敬

周九水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余外舅周公墓也公政宜乞銘顯者顧公存日不喜見顯者肯受其辭乎於是不復他議遂採公行事以誌且為銘遵公志也公諱之冠字元夫別號九水幼莊重寡言笑稍長讀書周安署中固安卒於官公方垂髫踴哭盡哀父老聚觀皆悲且喜曰吾令公有子矣固安康旅襯不能歸會同年宣城湯大史賓尹假還與襯舟遇詢而購之處與聯舟每遇佳山水携酒邀公同遊公不敢辭然席間常有啼痕大史賢之歸家菲固安公遠大父大母相繼沒公幼孤克襄三大事無失禮服闋入邑庠嗜學益篤五試鄉闈弗售念母老乃讀書

祭文

語云讀陳情表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余幼失恃欲見末由泣讀此文凜凜如生真令一字一淚外孫蕭桂謹識

子舍毋禁其勤。屬乃加種於几。不欲以墨硯雜為母憂也。讀書暇則講求鄉族利病。凡有爭鬭。平氣解之。族人有過。公不顯言。惟相對歎。噫。徐出微詞。動之莫不悚然。悔文里人為狗盜公為周給之誘之來。謝諷其改行。卒為良民。自是凡有失德者。輒問九水先生知否。知之未嘗不抱恨終身也。天性慈惠。見人患苦。泫然欲淚。施藥掩骼。凡可療人者。不憚為之。歲凶。設粥以食餓者。發廩貸人不責息。生平無失色於人。無貴賤無改慢。言語煦煦如不出口。雖盛怒不聞惡聲。與朋友交久而愈敬。母性嚴毅。公柔聲順旨。惟恐妻子言笑有違。固安公歿四十餘年。依依母膝如兒時。惟辛未冬為固安公求祀韓宗守墓。

南昌自傷除夕不得手奉羹羹執箸悲泣遂至廢食性喜茹素客至  
但設粗糲惟奉母非手調甘旨不獻余嘗見公侍母膳母好覓短几  
僅二八公長七尺有餘倚壁側立偃背小兒聽指探進湯與茗不  
假婢手母怒群婢公執杖引婢跪求朴躬自引慝至母解順乃起母  
病不解衣病革哀毀骨立皆余所知非敢誣也余嘗聞古人灼艾分  
痛事而未之見先君嘗為余言公自固安公殁事其叔玄濱如父公  
與玄濱皆從先君讀書賓福古剎叔病呻吟公亦呻吟醫為叔灼艾  
公亦取艾自灼欲分其痛乃知至性孝友者非可貌為也公生於萬  
曆壬午某月日歿於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五先世自

文集五卷

墓銘

吉水泥田徙居永新之文竹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文謨明萬曆乙  
未進士固安縣知縣母彭孺人娶汪氏男六人長紹珠廩生次繼庠  
生次緒庠生次添珠庠生次緒庠生次紳宦生女一人嫁賀貽孫孫  
男數十人嗚呼余安能銘公側聞公殁時執諸子手命曰汝曹處亂  
世謙和慈忍可以無患雖然足教者諸子優為之公可無憾獨余編  
急猶狹為世所嫉今潛伏山村七年矣無舉無識皆公忍之一語教  
之也敢不拜手以銘銘曰君約而饒道在知足蒙難而貞道在忍命  
忍辱非辱吉祥所伏折彼豪強傲我幽獨江河善下三族以沃鬱鬱  
佳城綿綿萬萬我勸貞珉厥辭無咎

此為平曾祖銘也先生作曾祖塋塔熟悉生平行誼故言之親切  
不泛後學周大業謹識



文集五卷

三

墓銘

明大學汪若楫翁墓誌銘

余為人誌墓多矣。獨若楫翁歿十六年而始復為之。非緩也。他人之以篤行稱者。不過恭謹無過。為善於鄉斯已矣。其傑然露廉隅者。則又亢厲矯激。乖忤踴鑿。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抗俗而樹表。蓋守繩者無遠略。矜高者多踰閑。兩相戾也。獨至翁而有異焉。故誌他人常易而誌翁獨難。翁汪姓。孔濟名。別號若楫。先世為婺源巨族。始祖思以宋指揮使鎮永新。遂家於八都六傳徙石市。又六傳而生萬。是為翁之曾祖。萬生廷斐。廷斐生希惠。則翁嚴考也。少遊泮水。世守令德。至翁克緒先緒。所與遊皆名下士。早入膠序。再上南雍。歷試皆優。

文集五卷

墓誌

等奈數奇弗售。然翁傍躬砥行。推不欲以文藝擅長。見人循牆退然。如欲避與人言。欵曲綢繆。對妻子減獲。皆肅衣冠。終日無惰容。雖望之。謂然。然人不敢以褻慢進也。為人慈惠。鄉族寡人。病需藥。殮需棺。多取給於翁。遇儉歲。出粟貸人。不責其息。為粥以食餓者。戒僧平糶。為鄉人倡。自邑以西。所全活者甚眾。又嘗修築堤。建宗祠。與義倉。家世故饒。至是遂耗。暮年板著無以遺子孫。然猶割膳田五十畝。以賑族人。蓋慕義樂施。天性然也。翁賦體肅。如不勝衣。相對似易。與然見義必為。不畏強禦。著家規以垂訓。子弟弗率教者。翁見翁如受嚴刑。天啟之季。大瑞親忠賢。禍朝野側目。翁已老矣。憤甚。嘗產買。

文集五卷

墓誌

舟夫萬里伏闕。具疏千言。數其罪。舟至螺江。以疏稿示大守。大守持手頓足。咋舌。縮項曰。措大不畏威門斯已矣。他日禍累及我。將奈何。立焚其稿。命健隸勒令歸家。既而製皇帝登極。親暨伏誅。乃為十三策。復欲詣闕上之。以病沮弗行。崇禎癸未。流賊據湖南。翁已病。猶作書報有司。請發兵禦賊。未及報而翁卒。卒後六日而賊至。乃知翁為人。蓋外柔易而內剛。栗為善於鄉。而志在天下也。故題邑五請實飲。扁旌文行。並度。又素以孝友聞。遇二人生忌。无泣。季弟幼孤。先人家業悉以均分。代徵其租稅。及長而歸之。且為援例入監。族人至今以此多翁云。享年七十有六。葬四十都獅形。丑山未向。妻劉氏。生男五。

人長鉅卿。次定卿。次恭珠。次吉卿。次明卿。女一適庠士周之冠。余丈人也。孫六人。文龍。猷龍。士龍。蟠龍。先龍人。龍諸男鉅卿等皆先逝。惟吉卿克襄大事。為人孝友。恪恭。蓋繼志之肖子也。孫猷龍人。龍俱入庠。克紹書香。又鑽緒之賢孫也。餘皆能以學世其業。是為銘。曰。循牆而共莊敬。而雍仁而能勇奮。而能豐。故能處晦而不窮。惟其不窮。是以永終千秋。瓜瓞瓞斯鍾。

余蒞任新邑。以見汪君手看家規。固已心焉儀之矣。今得水田主人誌言。續斯品誼。益服為有道君子也。人待文而傳。尤如是文斯足傳。是人快甚。快甚。長江黎士弘評。

大學汪去辱妹君墓誌銘

君汪姓諱樂珠字去辱別號心愚本邑石市人先世出發源越國公後祖儒士斗南公父授縣丞化字公世有令德母朱氏生三男君其次子也君生而天姿穎敏有倜儻非常之概先大夫見而異之以余妹許字為婚齡見知於陸公取入邑庠後登大學先大夫令西安時邀君之署在署一年先大夫每課以文輒意疾書新警可喜浙省大儒方孟旋先生亦見而異之期以大用笑曰冰清玉潤不信然乎值化字公屢遭大訟君年少不避險阻身為捍禦常艱辛出父於險化字公暮年家業中替替繼弗樂君率余妹勤儉治生悉復舊業

以慰父志最昏定省油油翼翼其旨之奉尤親視製履之節君於父母可謂能竭力而養志者矣處兄弟怡怡為先人治葬祭獨任其費不資其同力凡屬祖父門戶及族人細常大事皆以身先之君在眾若無能者然見義死為嘗為邑人陳利弊事觸有司怒罰溢千金幾罹奇禍毫無所顧恤為持身謹謹惟恐挂於過差與族人處不為崖岸亦不為脂膏至告以緩急所需莫不開囊立應有不能償者即還其券與人交契無異態性好施與雖田連阡陌家無剩財連遭兵燹廬舍為墟猶削衣貶食以濟流亡遠近皆德之平時沾其惠者固不少居家禁華靡但御儉素飲食適遇而安未嘗有所擇然於尊師

文集五卷

六

七

墓誌

樂友祭祀賓客倍極其豐事吾母如其母待余兄弟如骨肉亂離瘼瘼挈家託處每酒酣耳熱相與抗談往昔君應對橫縱有上下千古之識余甚惜其勞擾於門內消磨其日於多事之際而竟不獲肆其力於學以試其用也昔賢論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一節盡其蘊而要歸於不俗余於君亦正於不俗觀之也夫士之同流合污以冒廉潔忠信者比比然矣求如君之大本無虧害不避而利不趨德行卓卓可紀者豈易得其人哉君娶吾妹晁娘側室劉氏男二人長庠生愈泗次庠生俞海女一人嫁龍田族孫進爵孫男九人皆好學能文章意者天之報施善人正未可量也享年七十有

文集五卷

七

墓誌

三殺葬四十三都地名木橫井鳳形銘曰文既有餘行尤可次聞然古處不事矜飾於光遠耀其誰能抑我敬其人我懷其德誰其似之大丘陳寔勒以貞珉後嗣是則

汪君作宛州司馬佳塔余嘗飲聆其行誼讀此文堪為寓真語云至戚無文稍失淳說便如笨伯下語故以切實為貴

族姪小琮墓誌銘

君諱如珩字小琮世為龍田賀氏厥考良吾妣某氏以萬曆某年月  
日生君娶某氏生子一人勸發孫一人朕甲子舉江西鄉試曾孫三  
人某某尚幼以戊午某月日卒壽七十有八祠葬祖塋某山至乙丑  
仲夏余始為文誌其墓按族系君於余為姪以其慈尊而行高故編  
之曰君幼讀書知大義為人剛直重然諾遇事慷慨義形於色伯  
兄瑞海與里中無賴生有節值丙戌捨操之秋有稱姚將軍者縱兵  
剽橋頭多殺無辜以示威無賴生竄身姚幕構瑞海以死法連騎數  
十峰擁入門君謂瑞海曰兄年五十未生子宜速避以存宗祧吾有

文集五卷

墓誌

一子已弱冠能樹立善文章矣吾願代兄雖死無恨遂出就縛械至  
營榜掠數百殊死無所言無賴生手示姚曰瑞海挈家遁矣其弟  
小琮也姚怒叱曰汝敢冒瑞海誑我今當烹汝汝若告瑞海匿處則  
貴汝死君哭曰吾兄何罪吾既已身代矣復何求哉姚怒捧君至堂  
下揮刃將斬之姚之父亟止曰此因有義之人宜釋之無賴生復教  
姚曰勿釋也瑞海殷富弟刑其弟勸令贖餉三五金可立致也姚果  
下令比餉是時君體無完膚矣聞令自度死會洪都變起姚引兵  
宵遁君得脫瑞海亦得歸抱君頸哭曰弟為吾受毒痛極矣出田  
券授君曰弟貧乏產吾今以八十畝為弟產君笑曰吾并貧久矣豈

為吾兄市義哉固辭弗受四方君子翕然稱曰賢哉賀小琮為兄犯

難忘死有古潔傑之風也其後瑞海連生數男至戊申瑞海卒何之  
五十年無子者至是斬衰繞哀而葬遂有丈夫四人矣而君止一子  
勸發何所謂弱冠能樹立善文章者不幸短命而亡僅遺孤孫朕憐  
憐弱息未離乳哺君朝夕襁抱呼犬長號五臟崩裂白髮黃口二命  
相依人或疑天福善人至君而奏及孤朕稍長發憤讀書斷然露頭  
角君乃喜曰吾有孫矣丁未孤朕出就試為文風發泉湧有司見而  
奇之拔為第一遠近爭傳誦其文聲名鵲起君益喜曰吾有孫能竟  
吾兄勸發示竟之志矣戊午春學使者按郡君尚無恙命朕起赴歲

文集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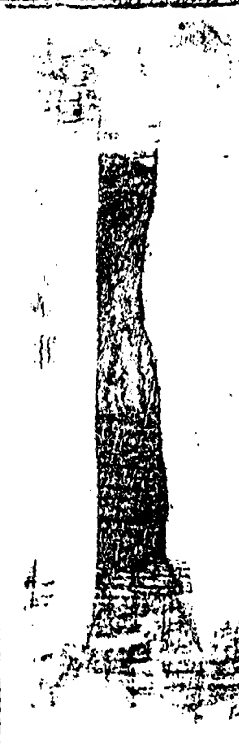
墓誌

試試畢朕忽心動踉蹌奔歸而君果得微疾終已就棺殮矣爾時代  
朕奉湯藥視飯含經營附身附棺之具惟謹使朕不以離憂抱恨者  
則瑞海之次男聞子也甲子春學使者錄科朕居第一是秋棘闈榜  
放朕以壁經魁江西既歌鹿鳴歸而撫賢書拜跪獻爵於君之墟墓  
人方信君果有孫能竟厥考勸發未竟之志且信天福善人果至君  
而不爽而君之孫則涕泗沱若傷君溢然先逝不及一日以廿廿春  
也雖然君有孫如此功名所竟未有涯量天之福報善人亦未有涯  
量余所感嘆者瞬息四十年而人事險易天道平陂遂如轉環為善  
者可不勉哉乃為之銘曰捐身拯兄身乃長存捐生取義生乃尊



惟孝惟友純誠之門不勉其子而祐其孫天之所祐歷久而敦我勸  
此石百世猶溫篤爾行常以爾爾察

於叔事巾幾生感慨於叔事巾又寓勸勉純誠永叔學法極經綽  
委折之致門生龍利寶識



文集五卷

十

集錄

贈文林郎王翁墓誌銘

王叔臣未第時動於為學挾策而游楚湘且行且讀道經吾里寄炊  
旅舍就爨火仲紙為文炊未熟而文成珠玉走於行間觀者驚異有  
傳示余者余為撫掌曰此叔臣升時也既而叔臣果第闈墨房牘  
渾融爾雅操觚之家爭相寶貴而不知皆翁所教也翁自叔臣兒時  
知其必貴出從塾師脩脯之奉豐於富室翁燈課讀必至丙夜乃罷  
里人嘲之曰茹翁望豎子成進士耶翁笑乙酉赴試得藉諸生同姓  
者携數百金來購叔臣以貧故將許之翁怒曰此兒科甲梯也棄  
珠以易餅餌未燕而寶先喪矣汝思學不成名無患貧也叔臣受

文集五卷

十一

墓錄

教陳然為學愈力及叔臣既第謁選得光澤令光澤閭之巖邑後亂  
之後戶口銷耗叔臣悉力撫循期年之後光澤士民戶相尸祝叔臣  
方具舟車迎翁就養翁手書諭曰汝欲養我以祿不如養我以志一  
一堅此吾志也汝善治光澤勿遺吾憂其養弘矣薄田數畝吾督僮  
僕竭力耕耨餐殮粗可自給無以累光澤百姓也叔臣受教陳然為  
治益豪然則叔臣所以成進士稱循吏者皆翁所教也豈非賢哉翁  
當貧賤時不屑以寒儉自居及叔臣既貴復不忘貧賤衣敝食糲日  
與父老量晴雨課穠穞生乎足跡不履城市柳大守聞其賢以卿飲  
酒大廣邀之時二千石挾勢凌下尊貴若王公翁以老布衣與之抗

禮。據。聖。西北。隅。肺。祭。酒。酌。既。無。歡。容。亦。無。忤。色。人。服。其。量。翁。遂。  
茂。字。大。素。同。艱。安。福。人。祖。於。金。田。徙。大。橋。爐。峰。再。徙。對。江。享。年。七。十。  
有。九。子。一。人。吉。辛。丑。進。士。光。澤。知。縣。即。枚。臣。也。枚。臣。居。鄰。有。令。名。以。  
服。關。當。道。具。疏。特。薦。贈。翁。如。子。官。今。年。七。月。葬。翁。於。祖。塋。為。之。銘。曰。  
不。用。其。光。乃。昌。不。試。其。銳。銳。乃。長。有。子。肯。堂。室。用。藏。爾。榘。爾。楠。丹。  
獲。彰。理。首。黃。腸。闕。北。印。誰。揚。其。芬。老。歐。陽。百。世。令。譽。不。可。忘。  
揚。其。子。遂。以。彰。乃。父。之。賢。其。命。意。布。局。歷。落。道。勁。得。左。氏。三。昧。真。  
傳。後。學。陳。作。揖。請。

明經賀僧護墓誌銘

吾宗僧護將歿之歲。誠其子曰。吾自有識以來。多怒以焚其和。多欲  
以損其真。死後葬我第。書遺民賀僧護之墓足矣。慎勿為狀乞誌。匿  
吾疵而溢吾美也。余聞而嘆曰。賢哉僧護。乃能為此言也。老而悔過。  
此昔人所以賢武公也。武公何適哉。實之初。遂以齋聖而貴。號歟。抑  
之詩。以柔嘉而傲。回適彼號。歟。回適者。方且貌齋聖。竊柔嘉。以欺人。  
而武公。顧以是自責。而自傲焉。然使武公不自責。而自傲。安見其齋  
聖。柔嘉也哉。吾與僧護交五十餘年矣。見其為人員氣。弗屈而胸無  
宿憾。遇拂意事。蹴案擲器。俄頃恬然。則是其和未焚也。投之以怒。而

益信其未焚也。生平於利不苟取。見他人蠅營蠅飽。則鄙而訾之。自  
少不淫於非禮之色。嘗遇平康。見花嬌柳媚。羞澁不發一辭。而出則  
是其真未損也。試之以欲。而益信其未損也。僧護以未焚未損之身。  
而抱焚和損真之懼。殆老而為柱下漆園。還真葆和之學。遂痛自斂。  
策以求全耶。如是雖遺誠無誌。即此可以誌之。而不媿矣。乃為誌曰。  
僧護。姓賀。諱善來。號蓮菴。僧護其字也。與余同出晉司空循公後。循  
公子革。為南平州監。留其一子。家永新之金城。其後三徙。而家曉溪。  
曾祖諱世來。下邳州守。祖諱應保。以理學為郡人所重。父諱中男。博  
學善文章。海內推為可上先生。僧護生而秀慧。弱冠。可上先生。能

自樹立取三世積書漁獵殆遍爲文不輕涉筆然能以寡勝衆他人  
所鉢劇難工者已獨雲興鼎沸如不經意與人言似下出口然能以  
訥勝辯每揚挖古今品題人物他人所靚縷難悉者已獨微詞單語  
隱括無遺性懶不耐與俗人居聞俗客刺啄偃卧不肯起尤不喜見  
貴人晚年交益簡所與往來者惟余及家季子葉谷平而已篤於故  
舊獲父執手蹟如獲重寶家雖貧而好周故人之意故人子或至其  
家傾筐倒屣惟恐弗及酷嗜典籍聞人家有異書百計求之至廢寢  
食每逢念悞見座上陳列群書忻然結問竟忘前事護惜先集及先  
世藏書如其性命易簣之前二日猶命兒掖至中庭曝曬出其先集

文集五卷

十四

墓誌

捧玩而珍藏之旋取筆作詩辭世至第三日子時坐逝時甲子十一  
月十三也詎生萬曆壬子十一月某日享年七十三嗚呼僧護於死  
生之際不佈不亂如此非有得於完真葆和之學者而能然哉初爲  
邑諸生崇禎己卯侯文宗取冠末新餽於庠至辛丑膺歲薦爲明經  
以無宦情不赴廷試初娶朱氏早卒再娶謝氏生三子七祺士祚士  
裕三妻左氏生子二人朝任朝元孫二十人俱幼僧護之訓子也寬  
而有禮朝夕定省非衣冠不敢見其課兒作文有曰少年爲文宜完  
其天趣濃淡雄逸各從其質若貪取衆美則全篇不純是天趣不完  
也嗚呼觀其庭訓而知其子之能世其學也已某月日祺等奉柩附

葬於州守公墓右銘曰  
怒不焚和惟和有光飲不損真厥其乃常如劍所影不動銘銘劍必  
無缺影豈受傷哉觀斯旨牀下所藏誰知遲暮翁替其房阮簡彌悵  
嵇懶非狂雲與瓶瀉天趣徜徉佳城葱鬱三世鍾祥于孫奕奕授簡  
勿忘

儒行純篤得莊重之聲出之更覺古道照人恍接眉宇

文水劉仲

文集五卷

十五

墓誌

劉安士墓表

劉安士諱幼鍾吉水人文忠公第五子而余友安期安子之異母弟也幼為邑諸生國變後隱避不出至庚戌七月病卒無子壽四十二其二兄哭之慟各遺書與余辭極悲不忍讀大略云五弟鍾生而孝友先大人棄我孤時弟尚幼哀毀骨立余及先夫人終於弟為嫡母非所出也哀毀亦逾余三弟安道四弟安世殯弟日夜孺子泣又逾余弟生遭亂離無師友以余二人為師友既歿室愛二兄益篤不以床第間也弟善書書法道勁有晉唐風詩有別才然與余二人論八法五七言數屏息受指示不敢以所長自炫齒少於二兄皆二十年遭家不造二十年間集摯始茶患難相依弟不覺為異產余二人亦竟忘其異產也性慷慨喜談節義事甲申上崩先大人一慟幾絕弟亦感憤欲死每過日者家推干戈問死期日者曰公子命貴且壽何言死也弟厲聲曰爾安矣吾君吾父皆殉社稷吾安得壽既而先大人盡瘁度城余二人竄身山谷欲伺裁弟亦踉蹌奔至哭曰二兄歆學文宋端乃置我為文壁耶益弟之初死者素矣今果得從先大人於九原死固無憾惟是毋尤無嗣遺此兩者為二兄懟子為文醵諸石闕祭其墓先亦死者之志也余執書嘆曰傷哉安期安子之言也非安士令德何以堪此乎彼嘉賓復書能收老父之淚文伯無

文集五卷

既遂止慈母之哭當火魄時父母之愛已衰矣今二兄之於安士也墳土已燥松楸成行而感念亡弟如在初喪其視昔人相去何如哉安士懿行余不盡述恐增二兄之慟僅節畧原書以報二兄俾過是墓者知文忠公季子其賢若是其兄弟友愛若是相與私嗟嗟弔歌咏流連廢幾魂魄有知傍徨於銅牌石虎間見此豐碣豁然藹然亦然白傳舊墳時清酒痕柳下故壠或禁株想以為是皆父兄德教所留也夜臺長號其能少慰耶否耶

用二兄微言點染喚起末結何等婉戀真令過西州之門迴車而企想也後學陳祈桂謹識

劉莘野墓表

君諱師尹號莘野邑西湖塘人今年某月日卒與妻李氏黃氏合葬於某山其子家驥為余門人乞文表其墓余自癸未九月避亂於沙陂時獻賊破永新所過殘賊獨沙陂湖塘不被兵湖塘距沙陂二里許君命家驥來謁余且邀余過其家值賊索余甚急人皆以慮語相動莫敢與交者而莘野君獨躍就余令家驥執所素為贊每進一篇視余褒貶為喜怒烹伏雌酌香醪客酒後耳熱六博象戲雜然並陳余為潦倒流連忘其身之在憂患也丙戌永新復亂搜山之兵殺入盈野余走江楚間踰險攀崖晝夜坐虎穴中嘗夜半携妻子自山中走出虎哮於前賊呼於後急向逆旅主人求一宿不內每思何時避亂沙陂湖塘間有賢主人如莘野君者今何可得也既有從沙陂來者余急問莘野君安在曰死矣問李黃兩孺人安在曰與莘野君相繼死矣既而遍問昔年所受一飯之德者或死於兵或死於疫與餓其未死者又皆流離播蕩與余之崎嶇險阻無以異而向之湖塘沙陂為獻賊所未經者人所疑為洞天福地今亦與余家同鞠為茂草矣嗚呼曾幾時之幾何而粉榆歸蹢戚友凋零遂至於此是可悲也君為人慷慨好善嫉惡鄉人推為祭酒所居近山水有荷塘者君之菟裘在焉日與賓客遊其中指某山某水形似龍虎他日必葬

文集五卷

十八 墓銘

文集五卷

十九 墓銘

我於是今果非為君之視死如蟻如此而余猶從死生聚散間傷君豈不陋哉雖然非此無以見君之賢故述其大畧俾家驥歸而書於墓之原

英為童子時側聞王父常語先嚴云汝曹讀聖賢書集益為第一若余所著蘭皋嘔盡半生心如其衣鉢則得授於水田居士子賀賀先生也今曾祖墓表壽之來烈先生之文傳曾祖亦藉文而傳先哲遺集慨慕何及晚世孫劉之英謹識

先妣龍宜人行述

嗚呼不幸貽孫廢錮餘生已七旬矣自媿不能馬大人先生之文以傳吾母第稍述大端用以昭示子孫俾知先代有至德之母其諸家乘亦風化一助也謹按母之至德有三曰奉翁姑曰相夫子曰訓子孫是三者今之賢媛類能為之然賢媛之奉翁姑也服勞素業雖家極色如是焉止矣賢媛如是母亦如是焉非母所難也母則生翁姑矣又本翁姑所奉者而奉之翁姑所奉者大翁與大姑是矣自嬪門即代姑東家政先大夫弱冠授徒四方母躬紡績坊井肯以奉四尊人所得先大夫束脩館穀盡歸於翁姑母不敢私預孺人有弟諸

文集五卷

行述

孟無嗣母勸先大夫迎養於家六十餘年朝夕甘旨與類孺人共之及考終殯殮皆如禮嗚呼元如止焉乃為奉翁姑是為難也賢媛之相夫子也蘋蘩潔清琴瑟靜好如是焉止矣賢媛如是母亦如是焉非母所難也母則相夫子矣又從夫子之志而相之先大夫所志者孝也友也廉且貞也母入吾門四壁蕭然二叔皆童仆紉衣製履母悉為之既而仲叔殤季叔稍長教養之勞皆母躬任季叔既婚生子不育母傾囊為叔置側室既生子母字之如己子焉叔自幼至壯強未嘗異炊爨偕側室與母共案而食所膳翁姑餘一簞之甘三人母之稽母生平可以承先大夫孝友之志者無不為先大夫為

文集五卷

行述

孝廉十四年母不自知為孝廉婦勤勞操作無異為諸生時及歲象翟受詰封不自知其身為宜人勤勞操作無異為孝廉婦時先大夫歿母年五十三矣事子媳勤勞操作無異少壯貧賤時及歿遂無一錙一縷以遺後人稽母生平可以成先大夫廉貞之志者無不為焉嗚呼必如是焉乃為相夫子是為難也賢媛之訓子孫也瞻畫荻勉以有成如是焉止矣賢媛如是母亦如是焉非母所難也母之訓子孫也當履順時勿論已乃其所責成者尤在憂患險阻之日昔年壬午秋場不售貽孫年三十有八見天下大亂已屢棄舉業矣甲申燕京陷乙酉江右繼陷欲入山脫避而憂三釜之養不逮也泣而告母母曰汝勿憂吾昔在汝父官舍身處脂膏且不自潤況今日乎汝能守志巖棲泉飲與汝同之汝但初終勿變而已貽孫受教唯唯遂偕母入山親閱受侮饑寒流離毋談笑如平日辛卯八月督學使有知余夙名者強以余姓名填貢榜榜出報騎入門闢喧母命家僮驅逐之鄉鄰驚懼母恬如也丁酉夏益指使宣君重先欲具疏以博學弘詞特薦疏且上戚友皆勸余出謁直指母笑曰兒若出山他無所負但負兒初入山時一櫛耳遂手剪余髮授以僧帽納衣且命曰汝今儒行僧服以浮屠自匿勿居蘭若也貽孫受教唯唯今已七僊矣度此餘年必不限越遺母地下羞嗚呼元如是焉乃為訓子

孫是為難也。有三者外。他如恤貧以仁。敦族以義。治家以道。建下以恩。讀書聞禮。能勝大意。舉世所稱賢媛。必如是。倫者。毋無不格焉。然非母一人所獨難者。不必悉數而述之矣。昔人謂龐氏孝。媳也。及為婦。則無聞。孟光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今母事翁姑如此。相夫教子。又如此。吾子孫迄於雲。初知余不敢私阿吾母。其尚識而勿忘焉。母出袍陂龍氏。諸慈缺。崇禎戊辰。以恩封。孫人進封。宜人生萬曆庚辰十月初八卯時。歿今甲辰十二月初六子時。享年八十有五。子三人。長即不孝。貽孫次昭孫。季紹孫。女二人。長艾。嫁劉子顯。已丑以節烈。後江死。次是。嫁汪榮珠。孫男六人。稱恭。稱主。稱莊。貽孫出。稱成。昭

文集五卷

二

行述

孫出。稱弘。稱東。紹孫出。曾孫十餘人。

述母之德。正於人所難處。寫生俱是高人一等。尤妙鋪叙詳密。排宕而下。真有龍躍天門虎卧平岡之勢。吾不知和漢滿墨時何其心細如髮。有若是也。梅道人李謙菴評

仲弟子布行述

仲弟昭孫。字子布。幼為先王父所愛。出入寢食必隨焉。稍長。為舉子業。又清脫秀雅。八好為詩。詩如其文。每以古人自期。落落不欲與俗等。年二十八。以明經奉恩。例授貢士。家人皆為弟喜。弟意殊不樂。此值兩朝鼎革。兵燹連年。弟遂浩然堅志。肥遯。謂人曰。世亂極矣。吾欲效古石隱。自尋樂地。奈何。戚戚然終身為名利所苦。耶。於是遂焚章。絕絕人。事。壻戶拒客。家畜三犬。殊犇犇。每聞客叩門。響三犬躍出。吠聲如豹。嚙客脛。有流血者。客怖走。犬猶信信奔逐不止。以是三十餘年。客不至門。門可張羅。子嘗以急事呼弟。門局不得見。俟汲水者出。

文集五卷

四

行述

側肩門隙中。大來嚙。予命童子逐之。弟大慍曰。大能為我拒客。俾我三十年嬉遊。醉鄉不聞剝啄者。皆犬德也。兄合逐之。豈欲置我於爐炭中耶。弟性嗜酒。晨起自煖。獨酌十餘甌。頽然大醉。熟寐。至日暮復飲。又大醉。終歲無一日醒。然有招飲者。皆不赴。子嘗以歲時伏臘約弟飲。弟先自痛飲。酩酊而來。側弁隅坐。竟席不舉。觴弟家雖貧。然無求於人事。老母孝域衣糧。市雞豚。手烹以進。鄉俗每以正五九月持齋祈福。或以勸弟。弟笑曰。吾適以正五九月齋耳。蓋弟於是三月輪母膳。餘毋所餘。越是即蔬食。斷肉。老母常憂弟性癖。有酒福然。弟竟以痛飲拒客。全性命於亂世。乃信嗣宗沉醉埋照。非虛言也。弟以

繪出一古隱君子出來可稱人文豐絕

長汀黎士弘評

萬曆丁巳九月二十一日生以康熙甲寅六月初六年五十有八妻劉氏生女與娘嫁康生周映奇繼周氏生子程茂娶舉人周光烈女華十五都夫子彈琴形鳴呼以弟稱介康潔即古高士何以論焉然或有稱弟高士者弟怒斥曰汝欲我何至是豈知此乃弟之高哉予與弟同隱三十餘年矣然不敢拒客又不敢痛飲畏影避日迷陽却曲予媿弟多矣今又執筆叙弟生平欲乞長者一言以不朽吾弟弟媿有知尤且懟予豈惟懟予即令長者不靳華家弟且以為不如醉我杯酒於地下也嗚呼弟惟不好名則固長者所亟予以不也夫以靈快之筆叙仲君高節讀至余媿弟多矣一句恍然於全篇中

季弟子家行述

季弟紹孫字子家幼有慧性而好嬉博奕象戲投壺握槊吹簫彈琴見即能之年十七始發憤讀書三年為文征進已卯督學候廣成先生見弟文馳聘千餘言喜之錄入龍庫次科督學吳石渠先生復取其文列高等乙酉夏秋間郡邑兵起科場廢弛頗厭舉業習弓矢欲以功名自顯既而兵寇循環焚掠無虛日弟從余奉老母奔竄山谷幾累困憊并無功名之志矣大亂稍息舊宅址墟遂奉母僦居厚田祖里兵火之餘復值儉歲斗穀有錢自老母薪水外家人皆有菜色弟能與余共甘之余於流離中不廢詩歌弟亦勃然吟風嘯月每得佳句輒發穎堅類其為文余所著作弟必先見其草或有瑕類弟為斟酌余皆虛懷從之晚年益勤學問手不釋卷自歎舉世無知己值里中有術者能降乩仙乃私為詩歌詞賦一冊授之熟誦術者每入人家判禍福畢即大書季長吉來也急揮一篇而去其詩現璚玕璣牛鬼蛇神光怪莫測觀者駭之嘗代乩贈余長歌一首涉世賦一篇余亦鼓掌稱快以為其長吉錦囊賦背刺語不知其出弟手也蓋其諧放玩世類如此弟天性孝友雖貧奉母甘旨無虧身晚得癢痺之疾不出戶者六七年弟手調藥餌朝暮不懈每至隆冬於榻前燒

行述

時仲弟居先人舊廬距毋榻稍遠余與弟圍爐侍坐或夜



久欲傳各作字謎射覆為樂。母取床頭醉醒命負者飲之。弟故不盡。厄余無問。勝負皆引滿。時次兒主年十歲。提壺進觴。知余嗜飲。每私酌余弟。顧視而笑曰。薄罰厚賞。觴政固如是乎。母亦竊容一笑。老母以甲辰即世。此樂久絕。既而仲弟亡。今季弟又亡。即提壺之次。兒亦弱冠。相繼死矣。安過故榻。覽殘灰依稀如昔。而母弟言笑不可復接。慟矣。弟壽止六十有三。余今年七十有九。視息雖存。天倫無歡。亦安留此。憐獨之身為哉。屢欲為弟敘述生平。淚流清墨。輒止。今者和淚以書。弟尚能聞。且見而悲。耶。嗚呼哀哉。弟生於萬曆己未四月十六日。歿今辛酉十一月三十日。要朱氏繼周氏。皆早卒。無

文集五卷

七

行述

子再娶王氏。生子二。長釋弘。娶周氏。次釋東。娶龍氏。一女嫁庠士蕭重珠。

以至性人道至情語故樂至元歌哀至元泣婉轉慟到今讀者亦欲歌而欲泣也。猶記其祭文有云。以七十七歲老人哭弟。寧能多哭以七十七歲老人別弟。寧有久別。雖然不多之哭。為哭更慟。不久之別。為別尤悲。似此詞短意長。又何等慘切。附存於後。以見文人以少勝多者。門生龍科寶識。

紀陳方明降筆事

神怪之事。聖賢不言。然忠臣義士精氣游魂。死而不滅。不可以為幻。妻也。余友李季仙。誠篤君子也。己亥二月十八日。忽有神降其家。自稱陳方明。運筆如飛。托季仙求余為傳。一日季仙緘一函至。錄其詞曰。余姓陳名暄。字方明。唐德宗時秀才也。德宗困於朱泚。暄不勝憤。忿起兵於奉天城西。兵敗為賊所殺。值當時官民俱散。事鮮傳聞。千秋忠義。淹沒弗彰。深為痛恨。書罷復索楮為書曰。唐陳暄亡靈。頃有上書於賀子翼先生。足下陳暄家在秦地錦河之鄉。喬出陳朝天漢之派。年方弱冠。挾書劍以遨遊。時伍弦奸。拊胸膺而慟哭。禍既有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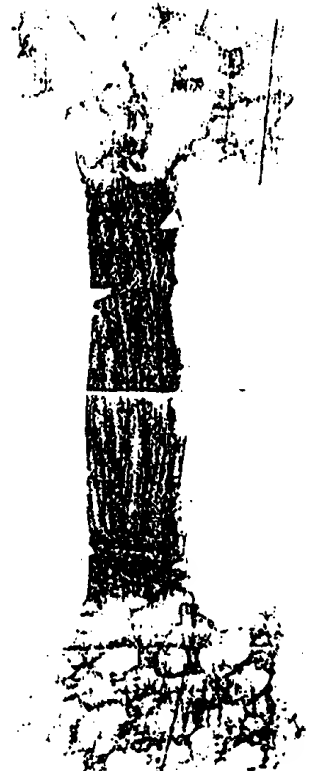
文集五卷

紀事

悲。宣無自。戎馬生於京闕。叛逆起在蕭牆。此壯士同仇。英雄飲血之秋也。暄雖乏回天之力。猶存揮戈之心。志在勤王。成敗原不及計。誓剪亂賊。剖斷固所自甘。尚無五千之兵。敢敵十萬之衆。既授虎口微軀。何異一毛。乃就鼎烹。正氣堪存。千古律以西平之解圍。功名雖異。方之司農之奮笏節烈。則同。暄所恨者。惟是大誓未及。手殲小名。不能自立耳。嗚呼。子香之目高懸。良有以也。田橫之神不變。豈妄語哉。幸逢文人高士。播譽於詞場。祈施隻字。單言闡發其幽。深是起朽骨而重肉。噓寒谷以再春也。結草可期。報瓊作好。右陳暄殘魂刺魄。無任翹企俟命之至。余讀而嘆曰。甚矣忠義之難也。唐之喪亂。至天寶

是中而君而極矣。建中之時，藩鎮屢叛，甚於祿山。乘輿屢遷，艱於處。蜀然天寶之亂，死難者衆。其最著者，則老顏果卿、袁履謙、張巡、許遠、張興、盧奕、李愬、南霁雲、雷萬春等，數十人。史不勝書，而終建中之朝，惟有司農段秀實將軍高重掄死朱泚之難，顏平原真卿死李希烈之難，劉迺死李懷光之難而已。竊慨忠義之風，至建中而寢薄。豈知尚有英魂如陳方明哉！當朱泚之僭竊名號也，長安大臣如源林、華受國大恩，其為賊相甚且勸泚剪滅宗室，以絕人望。蓋燕耻掃地盡矣，而捐軀殉國出自諸生，使方明之言非幻。當時文武有官，豈復有人心哉！且建中奇人，幸有方明，而史氏顧失其傳，豈以其諸生故賤之耶？然則古今義烈，非位不顯，草莽孤忠，夜臺永慟，使方明之言非幻。當時為史官者，豈復有人心哉？考天寶間，汲郡布衣甄濟，托為風疾，力辭偽命，及克復後，天子擢濟為秘書郎，命朝官降賊者脫巾徒跣，列拜於下，以覲其心。其重名教而勵臣節者至矣。乃朱泚既滅，褒恤之恩不及方明，使方明之言非幻。當時執朝政而定公論者，豈復有人心哉？雖然，方明抱恨已近千歲，而姓名始著於今日。余文為今人，擯棄久矣，而方明獨以不朽託余。且方明自言職掌地界，而終不能忘情於太誓之末職，小名之不立，皆事之奇者。惟其奇，所以傳故書此以報李仙，俾焚於降筆之地，以勿負求文始願云爾。

萬古之不可磨滅者，惟此忠義二字。事雖幻而亦真人，即死而猶靈。乃至千有世下，尚知乞言以傳姓字，抑又奇矣。以奇人而求奇文，以奇文而傳奇事，豈非三絕？後學蕭東蓀識。



紀西安留氏事

徽州西安縣人留夢炎宋末狀元及第歷官丞相宋亡降元復為元丞相是時元人議欲放還文文山夢炎以為不可曰天祥若歸號召江南將置我輩何地耶及先君任西安知縣有劉姓人投牒告其祖墓被侵而造庭鞠時仇家曰彼自姓留今稱姓劉者誰也先君怒詰之其人頓首哭曰公文丞相鄉人也某何敢姓留昔萬曆初吾族曾以祖墓事訴於大守張公張公諱堯封剛介負氣訊於留氏宗祠見堂上有畫像衣朱圓玉簪笏儼然問此為何人對曰先大祖曾為宋狀元丞相者張公叱曰得非老賊留夢炎乎此賊負宋欲殺吾文丞相

文集五卷

四 紀事

相吾恨不得掘爾墳燔汝骨尚敢見吾乎手撒像鋪於宗子壁屏校之五十宗子血肉淋漓張公怒猶未已自舉火燔其像遂遷怒斷先人墓蓋與仇家設公又如張公理及文丞相舊事先人遺骸且燔矣某何敢姓留語畢又哭先君笑曰汝祖夢炎罪也子孫何罪乃平情以息其事入署語貽孫曰狀元丞相本以庇蔭子孫也夢炎以降元殺文丞相一語遂令子孫不敢姓留觀科廩仕安足重哉醒世文章借事警悟堪為仕族官箴族孫元坎謹識

紀湖南女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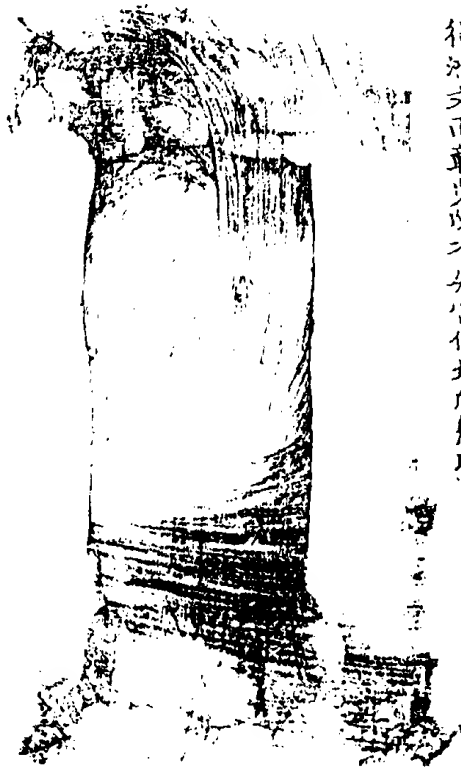
至順冬北兵再破湖南走李定國癸巳春初有女子被掠赴水而死其屍漂流而來抵洞庭數日不去漁翁見而收之至明年可十五六端麗如生上下衣縫相屬腕下繫一小布囊油紙數重裏一幅箋蠅頭小楷書絕命詩十首不言鄉里姓名及死日又有漢城等語俱不可解告者云前後幅俱濕壞故小序弗傳十首內存者止六有餘四首皆磨滅莫辨蓋出水時為漁翁手損故也然玩其語意似三湘人且既言征帆到雙姑則已掠之順流而去至大小姑山始投江而云河伯有心憐薄命遂流直達洞庭西今果逆流至此豈其鬱烈遂能感水神耶可異也六詩其一云離湘一別苦吞聲今日含羞到漢城忽聽將軍搜索令教人尚敢惜餘生其二云征帆又說抵雙姑掩淚無言怯夜烏莽入江魚腹底去不留青塚在單于其三云生小伶仃盡閣時詩書曾拜女兒師波聲月色哀何極猶記挑燈讀楚詞其四云深鎖香閣十五春誰料穿裳赴水濱寄語雙親差不辱入江猶是女兒身其五云思親一望白雲迷身沒狂瀾數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逕流直達洞庭西其六云照影江干祇自悲永辭鸞鏡照蛾眉朱門空許諧秦晉死去相逢總不知

文集五卷

五

忠孝節義山林叢澤不知埋沒凡幾如北女子幸得漁翁而傳又

得鴻文而彰其魄有知當何如欣慰耶 後學尹文相謹識



文集五卷

六

事

紀吉水曾少保事

吉水曾少保見堦先生諱同章清儉介持而衣服垢敝多虱為厝初公為大冢宰加少保在朝房未及簪紱過發長班他往獨坐嚙虱有浙人王甲新選點縣典史狂喜過朝房不識少保急挽其髭曳出門外數十武曰咄咄老儉知我喜否知徽州點縣為金穴否我得點縣典史矣老儉速出賀我從我飲酒壓喜坐此嚙虱胡為也是日新授徽州大守來謁少保謂之曰點縣典史王甲語未畢而新差巡按史寧御史又來謁大守以屬官禮先避去少保又謂巡按曰點縣王典史五字甫脫口傳呼聖旨到少保急排香案迎旨竟忘前語王甲至縣縣而巡按與大守皆殊禮羅之委視鹽課而擢邑第一日巡按屏人問甲曰汝識曾少保耶甲頷首謝不敢曰故人耶又謝不敢巡按甚厚遇之既而大守召問亦然甲始知巡按與大守所聆聆者皆由少保少保天上貴人未嘗望見顏色安得加恩及我懷誠未決及任滿宦貲巨萬試往謝恩值少保休沐私第乃匍伏堂下頭首呼恩主不輟少保出責其妄語甲伏地呼曰甲蒙巡按大守提獎皆由恩主何敢妄語少保熟思良久方憶為朝房厚已者惡其無禮欲逐之未竟其言而巡按與大守誤為囑託遂受此無妄之福耳同命甲起甲起側目竊覦少保乃昔年朝房所曳出之嚙虱老翁也驚汗戰慄

潛遁去。嗟夫。以赫赫人豪。不能與么麼典史爲難。人世恩怨。何必較哉。

篇中吞吐傳奇至末一句點醒舉人世恩仇相尋耿耿報復者。渙然水釋。後學尹治邦識。

文集五卷

八

事

紀峽江曾公事

峽江曾公。二雲諱櫻。壬子鄉試。與先君同出章公之門。兩人相得甚歡。丙辰。曾公登甲榜。寄家書與兄弟曰。倖得一第。此非我富貴之日也。當思所以無負朝廷。無負祖父者。吾兄弟當共爲省惕。窮通禍福。須臾更換。但將百里內貴人。屈指回顧。自能怵然知戒。今後言行。必當三思。以謹軍自處。以敬俸處事。此時市井小人。媚汝者必衆。小人媚我。非欲爲我用。乃欲以用我也。此中藏禍不小。慎之慎之。吾鄉人必不敢無故輕我。倘有事端。罪在於已。必不在人。家庭親戚。當以此意相示。更須戒飭奴僕。然彼皆視吾兄弟。第能恬淡無

文集五卷

九

張皇得意之態。此輩自歛戢矣。老母供給。傳與奉養。媳婦曲順其意。并善待二妹。及母舅。使老母無憂。此第一事也。勿作等閒看。又登第之日。憶先君勉爲君子之言。不覺潸然。區區一第。夫豈究竟事哉。我不勉爲君子。如吾親何。吾兄弟不勉爲君子。又爲我何也。噫。讀此書。曾公一生人品可見矣。錄之以規今之科甲自滿者。及爲常州守九年。愛民如子。循良之政。昭代第一。時有肅內閣公子。送家眷入燕京。舟過昆陵。管家勢張甚。鞭驛官頭。破裂血被體。傷驛夫垂死者甚衆。驛官哭至府庭。公駭曰。何至於此。驛官曰。彼鉅驛夫時自呼曰。我宰相管家也。公曰。驛夫何不呼曰我天子百姓乎。立拘其官舫水。

手杖而囚之曰侯驛夫不死即釋汝也。常州鄉官稱相國門生者七人。合詞來請云。水手乃相國舟中之人。體面宜存。公答書云。諸手教至體面宜存。不覺覺然。今日天下不患體面之不存。而患國法之不伸。如以體面言之。則郡守為天子養一郡百姓。不過一郡之人。為其人而已。蕭相國為天子平章天下。則天下之人皆相國之人。此真相國體面也。如謂舟中之人。乃其人而常州之人。非其人。何其視相國大淺。而視相國之體面亦大狹矣。聞者誦服以為快論。

魯公所論固有大臣風度。先生傳之亦具臺閣規模。後學尹夢麟識

文集五卷

水田居士文集五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賈貽孫撰。貽孫有詩。觸已著錄。是集有文。無詩所作。皆跌宕自喜。其與艾千子書云。文章貴有妙悟。而能悟者。必於古人文集之外。別有自得。是雖鍼砭東鄉之言。而貽孫所以自命者。亦大畧可見。特一氣揮寫。過於雄快。亦不免於太盡之患也。

藕灣詩集二十卷文集九卷

續補存歿四詠一卷

〔清〕張仁熙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藕灣全集

二十九卷》提要

藕灣集序

今人無不詩文也成人小子事干  
謁締交盟短箋長幅袖中厥維羔  
雁矣然製五言者罕窺六甲擬  
論者未嫻家訓識者惡焉何則未  
蕭序一

聞道也余讀芝在堂集異之芝在  
堂集梅川劉千里所著書貽之自  
張長人蓋余未與長人交也而長  
人知余爲可言乃疏梅川之應祀  
鄉賢者四人之名之行示余若吳

自守韓紳胡篤生若劉醇驥醇驥  
卽千里也此四人者學有宗傳居  
多隱德或經離亂淹沒無聞或鮮  
後裔表彰無力余核實列之從祀  
已而讀千里之集見其詩近風雅

蔣序二

文貫經史喟然嘆曰楚有文人若  
是哉乃爲長人再索千里集並長  
人所自著書將珎爲枕中秘長人  
因以所著藕灣集貽余余旣讀千  
里集又讀長人集而知詩文有道

夫道無他唯是持躬涉世不詭  
於正焉爾今觀長人詩內自庭幃  
外而儕偶經易陰歷患難凡所諷  
咏有不出之溫厚和平者乎長人  
文記序論說敷揚道蘊辨析疑義

蔣序三

以及贈答往還諸所議論有不本  
之中正醇雅者乎善乎千里之序  
長人曰詩人類少聞道長人蓋學  
道而詩始工者也其謂專力道真  
有見則蛻然更故矜者以平阨者



以寬粗疎者以細嫌疑者以忘長  
人君子哉夫民俗日偷大道滋邈  
有位之士固當凜持風節力砥頹  
波尤望二三獨善君子甘貧樂道  
黨里弟子朝夕究論相與發明天

蔣序四

人性命之旨折衷理亂得失之原  
使民藝物則不泯人心因之出可  
有爲處焉無咎庶於著述無忝否  
則徒自侈曰吾文昌黎習詩少陵  
餘不足數究其言艷麗浮夸無補

於道奚以爲矣余未嘗學詩卽文  
亦治舉業耳然而詩始周召文始  
典謨蓋嘗肄業及之自關雎迄殷  
武自堯典迄秦誓美刺多端誥訓  
匪一總之理情制行外無他道也

蔣序五

吾於藕灣詩文想見其志潔其行  
芳鴻飛冥冥矚然不滓長人僅以  
詩文鳴哉長人諸嗣君俱能文余  
皆列前茅而長人未嘗以已之詩  
文爲嗣君干余則長人之軼於能

詩文者多矣或曰千里與長人訛  
賢曰劉之文張之詩入室矣張之  
文劉之詩升堂乎以道論則二子  
在聖門均德行選哉

康熙壬戌孟秋旣望年家弟陽羨

蔣序六

蔣永修書於皖城舟次



序

余至蘄以文字交者從顧赤方  
得劉千里張長人三子者相爰  
善長人詩刻成問序於余余謂  
詩必先成家次成品如長人詩

楊序一

近于陶謝王孟儲韋者其成家  
也幽微虛轉或朴或澹者其成  
品也然成家成品必繇于專氣  
守一魏晉六代以及三唐數十  
百家自爲詩各不相襲故能皆

有千古家或繇于資之相近品  
必繇于學之相深然法已備于  
曩哲不能越軼是家必規放古  
人而心靈無盡抽引彌長是品  
正繇獨詣資與學又不得岐而

楊序二

二之長人每言公安救七子至  
于仇竟陵救公安陷于弱時敝  
雖深切勿相救夫前人偏至之  
詩類非尋常所能皆有深心毅  
力然後能至如不能醇王出于

偏霸霸亦豈易言哉王者務在  
寬大其流至于弱霸者務在刺  
覈其流至于削弱固元音之衰  
削亦元氣之薄必自爲詩不必  
軼前人之右自不囿前人之藩

楊序三

而自成其家自成其品矣長人  
稱詩三十年幽微虛傳或樸或  
澹此品之繇自致者也卽曰陶  
謝王孟儲韋亦人見其近似者  
耳則專氣守一獨有千古將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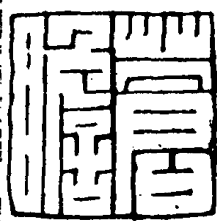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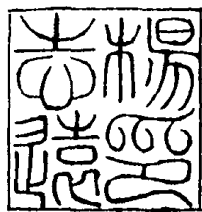
此與以此自信并以此質之千里赤方共信可也

皆

順治十七年八月朔二日南徐

楊志遠書于斬陽公署

楊序四



蘇灣詩文合鈔序

梅川距野郡壤相錯僅咫尺耳以兩地諸名賢聲氣之應固易通梅川風多世閥高門惟清河沛國為最其不暇遠溯在先躬隆萬逮磐禎間英情踵相接多清河之有長人沛國之虛序一

有子里年則比肩隨感竟遵守先世遺往挾遠大志居恒互以相敦勵云先是長人主王太父王臺公以醇儒淵抱見推雪巔多嗣其業登天啓甲子賢書名噪一時海內知名士歸不願得從游者以是輟航遠返時

末吳琴間倡和相酬殆無虛日。是生  
長人以韶年為玉菴公所篤愛。恒追  
隨膝下。至菴公弗克已。用於時。屈就  
蜀平武令。多善政。凡宦蹟所至。必携  
孫以行。雖長人時已補邑諸生。著盛  
名。其依王父母追隨。不忍遠離。

盧序二

所以含飴摩撫時也。禎朝末季。流氛  
猖獗。梅川被毒尤甚。庚辰辛巳間。王  
菴公已宦成歸里。率其家人徙避窮  
郡。而湖之溪卜居與。室為密。遂定  
教前。既以從雪巖公游。其尊教玉菴  
公亦猶父兩姓長老。率其子弟。扣往

本朝

還情好之篤。有為一家。然時銓以丙  
子偉得售。視長人如昆季。行歡相得  
無間也。嗣後流氣稍靜。長人始奉天  
父母歸梅川。先生之敝廬。年俱九齡  
考終正命。慈孫孝思。用是罔虧矣。

盧序三

忽逢一紀。其於疇昔故人音問。迢阻  
徇所謂相距咫尺者。殆邈若天際。癸  
卯甲辰間。駐節虞。繫時刻千里。方  
負笈篋策。蹇游上都。枉道過虞。見訪  
既獲。見於人。懽相接。如昔且亟。  
以長人近履為訊。千里曰。長人真居

年多恙其神清以穆其氣靜以專向  
矢共遵古學今雖落之不合於時宿  
所敦勵未嘗或衰也林泉餘暇間吐  
露為詞手然非本源經術表著事功  
者則不言非所感發性情主持風教  
少則不言不知多但視為文與詩其

盧序四

知少乃信其為深於道者也長人雖  
窮居一時名公鉅卿慕其風咸思致  
之幕下徵書和印叢中多如委波上  
馬長人固堅卧不起咄之作睇目  
視曰士固有志何強相逼耶自是  
著述益富既積有年疊成編帙梓

行矣千里所稱述天畧如步紼聞而  
嘉歎益高其風擬亟圖一政候竟以  
枳荆率累所願竟乖逮己未冬放廢  
歸里先業蕩然僞居環堵斯文益益  
落時子王久居古人地下適長人雖  
尚多恙然紼且以餘累糾紆經年

盧序五

卧病其於知人亦鮮竟敢向紼謂扣  
距咫尺步邈多天際方猶如前寒矣  
冬紼方以負病潦倒牀榻間長人時  
年已七十有四携賢嗣叩余廬覓晤  
紼聞之既驚且喜莫之將近竟迭就  
榻前深坐留譚風渴兼出其近刻藁

灣訪文合鈔以題詞見屬方絃烜赫  
時長人自高尚金玉爾音託於茲落  
漠中惠然見過以隆古高風洵空谷  
足音矣題詞之委雖衰朽無文自愧  
抑曷庸辭兼知即日方冒寒遠赴方  
伯王公之聘急向步屬微不赴今茲

盧序六

捧檄即行殆疑其前後殊轍特以王  
公奉旨修全楚通志必欲得知博考  
長人其數輩方克任斯及披覽文鈔  
中前修湖北藝文志叙委悉周詳  
無微弗彰至幽弗闡今將合湖南  
人物藝文等成全志如憚茲一行

則失此機緣遂成曠典異時史氏編  
年從何徵實多而始知長人乃真愛  
惜人才留心世務者深於學道以見  
一端能無敬服向時千里吳門所稱  
述悉見鈔刺中如斯友好乃可謂真  
知己矣向之省志乃國史權輿也

盧序七

竊忽吾楚自古建方文明肇於重  
黎主嶽陽熊稱師所生其地也咸  
鮮以文孝自命凡有著述近則自適  
興會外亦懷暢同人之所謂可坐而言  
亦可作而行非僅形自成一系為名  
山之藏也矧長人自陞大父宦遊已

留心當世之務凡目之所觸耳之所聞人物否臧山川名勝悉皆羅置胸中殆與史遷氏上陟崆峒登禹穴南適江淮步罔孫觚潤色鼓吹休明非無其具矣茲日之行豈烏容已哉或談其詩文謂某篇班范某篇韓歐某

盧序八

首陶謝某首李杜孟常此特凡夫肉眼皮貌相人謬謂今凡為詩文步隨時轉移祇取矯偏救弊沿玉末流寢寢日下不可救挽交口謗謗遂恣咎濫觴斯尚不後所謂真詩文又烏可與言學道哉茲緣序長人之集深切

言之以明古今學有正宗未可漫譚而膚測也

康熙二十二年笑夷仲冬新郡年春同學弟盧紱頓首抒悃

盧序九



張先生集序

張長人先生曩分脩楚志江漢書院志成而中丞藩臬諸大夫設供張祖道黃鶴樓上放舟歸歸而著書藕陂灣杜門不出且十年矣壬戌余會試京師則比部郎商丘宋公詹事黃岡王公相見輒勞問張先生起居詹事故先生縞紵交而比部者嘗通守黃州禮聘先生而館之雪堂者也乃先生杜門藕陂一切寒暄書問久不至其簡貴如此陽羨蔣公視楚學政雅金序一

知先生名而先生杜門自若蔣公試事竣需次武昌采錄先大夫從祀鄉賢檄下矣先生乃具陳王父玉臺公令平武治行上之報可則又疏邑之隱而有學行宜從祀者凡四人而千里劉先生與焉蔣公則大喜余求髮讀制舉文字里中蓋有長風山社云當是時士方務經史寔學操觚修西京之業楚風之雄聞天下而濟則千里長人聲籍甚然竟不售於有司而後先以明經貢春官也迄於今兩先生著書等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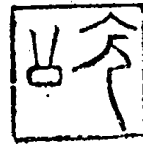
其已刻者題爲芝在堂集張先生爲藕陂集皆百一耳張先生之顯考雪菴孝廉公與先大夫友嘗當公車時先大夫嘗貸十計金於孝廉公所其後孝廉公卒雖從行僮僕弗與聞也先大夫爲人言孝廉公長者多此類孝廉公蚤舉而張先生績學砥行爲人蓋海內推祭酒焉余之冠南宮也張先生喜而作歌踰年遺書京師且曰不佞今春秋七十有四矣生平撰輯不腆之辭綴次總若干卷陽羨公既有五言雜金序二

余家江夏廣文師石亦且序之足下世交也得無忘乎余讀已而遼巡者久之已而念張先生布衣蓬蒿垂老手一卷不少休其亦司馬子長之所謂窺愁者矣然讀其所爲詩若文往往渟涵迤邐陶然春風慈之氣而字裏行間不見有半騷佻態焉者何以故則先生之得於道者深也夫張自玉臺高曾而下歷積十數世矣今先生子若孫彬彬質有其文也藕陂之居其有擗扶搖羊角而雲霓軒翥者乎乃若

詔修天下一統志則張先生江漢書院之勤旦旦且  
上之蘭臺虎觀間也嗟乎士患不能著書耳窮與達  
又何論焉

皇清康熙癸亥夏五月年家世眷同學弟金德嘉會

公頓首拜撰



金序三

藕灣詩集序

同邑劉醇驥撰

詩人類少聞道學道之無賴於詩也固也乃亦有學  
道而詩始工者余與長人言詩久矣初方治制舉世  
乘軒纓珮在御蓄古書籍多旁研泛茹典故鑿梓冀  
有爲榮施詩第俛及之其後抑不得志者孰矣無所  
復岐羨與人倡道余凝輟首受範焉長人以次進雁  
行如意之側獨蒸而天漸見當是時長人爲詩乃始  
藕灣詩集 劉序一  
益工也余與長人衡古撫物必性情品行爲格而才  
華輔之然亦有合不合者鍾磬推建安詩盛備及永  
嘉尚玄理而孫許諸公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焉夫  
淵明榮木自稱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其詩固近道矣  
右丞清齋好道詩最優韋蘇州詩深靜其人時得蒲  
蘗隱姬時高潔寡欲焚香掃地而坐也浩然學不爲  
儒務長蕭灑而詩清發獨行超詣冥然遠焉若是乎  
詩與道之似合未合古然也而長人特全力克使合

之蓋長人滯挂隱忍身閱世故而防如蠶拒丘矣  
力道真有見則蛻然更易其故焉矜者以平阮者以  
寬粗疎者以細嫌疑者以忘故疇昔感慨幽憂變而  
高山窮深林石卧泉汲撫孤琴以望佳人節餐松  
霞陶延暇日其觸景興會成篇者颯然於外揮金埒  
之緒邁義象之表也夫然詩不鉢意士而主惡逃之  
夫然不以道詩而詩無非道也口末詩較於偏小近  
者思所矯之以進於古而過崇響絕余以詠長人長

藕灣詩集

劉序二

人曰內之無本而從此爲未久陳陳錦紈膩粉鼓繁  
絃醉飽屠沽中黠迹不得片去耳吾則安能吾有自  
命因物賦懷心融境適使讀者察夷才華而性情以  
正昂行以立也余深歎服調其高風如孫許詩志陶  
至盡韋平更念古人而道與詩饒美軌跡餘實難概  
焉夫有長人即學道工詩可矣一以爲古人所未造  
一以爲古人所難及人與偶自得之美妙非傳記是  
非所得也或曰其人前工矣學何道曰且觀詩

原缺

序

邵陽胡效順譔

余不佞茲得交長人三世云曩長人王父玉臺先生  
教諭城步城步故余隣邑先生過郡時余得執經操  
几杖矣尊公雪巖先生年少登第以省覲入余郡是  
時青海林公方守郡與先生杯酒論文極一時豪舉  
先生又往往過五臺庵訪韻愚大師余皆得以通家  
子從出入其後玉臺先生令蜀去雪巖先生亦早世

藕灣詩集

胡序一

蓋二十年許而余始得司訓梅川拜兩先生之廬交  
長人焉長人幼穎異人稱奇童子弱冠卽發篋盡讀  
先人書下帷不記年漢陽李愚公先生梓其文玄晏  
以傳于世而丘毛伯凌駿甫諸公亦先後各有哀錄  
至一時名流若楊維斗子常顧麟士吳次尾易騰侯  
梅惠連輩郵寄柝讎無虛日海內殆無不嘖嘖長人  
者既長人久不第乃益畢力爲詩歌古文詞杜門不  
出十餘年詩自三百篇逮漢魏盛唐靡不挾其神理

其精華寵愛司空表聖玄英公緒所棲逸而不欲  
使其調干亂筆墨中蓋長人詩必傳無疑者當世盡  
能道之不必余贅也余獨念長人十餘年來擇地而  
蹈品行足千秋世即盡知長人詩能盡處長人肺腑  
間在不朽盛事乎適余與王子五宜輩論定梅川志  
且成王子曰甚矣先生知長人矣而未盡也長人之  
族代有達人其先在宋有晏殊公者官禮部尚書大  
師炳如又大九公者不受僞漢聘即先生稱知長人

藕灣詩集

胡序上

當又不第在玉臺雪巔兩先生矣子舉然而思俯然  
而嘆詩不云乎繩其祖武昭茲來許長人有焉長人  
所著文多不克遽梓梓其詩樂府二卷五言古三卷  
七言古一卷五七言律三卷排律絕句一卷共十卷  
名曰藕灣詩集藕灣者何長人所居地也

藕灣文鈔序

同罷顧景星撰

順治十七年丹陽楊公志遠持節駐劄刺張長人詩  
而序之余與繻子驪驥復序之游內帛爾張子詩又  
十餘年而張子藕灣文鈔刻成余宜序夫張子始從  
歸安茅氏入者也從茅氏入者從茅氏所奉八大家  
而八大家之號實始茅氏故曰從茅氏入也茅氏之  
文自謂得歐陽永叔之逸氣近日之奉之倡於豫章  
艾陳定於虞山錢容削柝後雋日耶八家段落章句

顧序一

回筆敲摩病殆甚焉張子始因茅氏卒能披破樊籬  
其見於論著可采而觀也張子靜不鹽利故情無諛  
夸學有本原故格無踈弛驥驥乎進於李習之獨夢  
得交無襍客游狀通都一上公車數日即返老屋童  
山褐袍蔬食兒孫解文下見數世與繻千里皆狷而  
介介或近驕狷或近媚張子免於斯二者焉至於磬  
黔結轡鉏鋤詰曲以爲振奇又張子所不道也歸子  
謂張子急取歸安震川諸書高閣十年今張子已能

披樊櫓而偶作者于媿瞠乎後矣而又何所置喙哉

顧序二

序

同施商景星撰

余弱冠與劉子千里爲兄弟交知張子長人千里長人皆梅川人梅川漢斯春地唐武德初置永寧縣天寶改廣濟自武德及今千餘年不聞文士嘉瑞中有寇山人學海以詩名從王元美吳明卿遂高格大匠相類傳矣求可久也又王參議大謨張太守步雲劉秀才養微揚舉人大齋四子者余聞之千里王參議編濟詩集 顧序一

詩嘗一見之三子未之見已行矣未可傳也夫行而不傳傳而不久雖曰有幸不幸然未有真工而不傳傳而不久者士亦求其傳之可久而已傳之可久奈何得於天而感於人得於天者自然也感於人亦自然也至於自然則奇正仙鬼輕俗衆寡皆如其天而止何源派之分而矯枉之隱在歟夫源之說始六朝而派之說始宋源者各有宗尚不相是非唐之詩人猶如是焉耳派者矯枉過當至於相爭明之魏季旻

始極焉以余觀之宋之歐梅蘇黃范陸明之大梁歷下公安竟陵何嘗不各如其天是故皆可傳傳皆可久而從違互競駁謫風生違之者回首明鏡之前從之者失步邯鄲之後嗟乎是皆自亡其天而欲感於人烏可得耶卽如永寧立邑千餘季其間搃翰豈可勝數而或行而不傳傳而不久豈非不得之天之故歟歲丙申始盡讀長人詩源出陶阮比諸儲韋其言曰時弊雖深慎勿相救公安救歷下至於能竟陵救

藕灣詩集

顧序二

公安陷於羣美哉長人可與言自然矣自然之詩隨遇肖志無有方軌語出獨創不知奇體備諸家不病維余每以自詣近於長人遇之若長人與千里各盡其量如此豈非永寧千餘季來行而可傳傳而可久者邪

藕灣集序

慈谿劉甲謨

數十年來有志之士棄去場屋之業者無不習爲古文詩歌然以余所歷四方觀之皆形飾字句又必有一方之先輩廬語奉爲鴻寶求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者幾希矣夫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矣有明之得其路者潛溪正學以下毘陵晉江玉峯指不數數屈文雖小伎必由道而後至

劉序一

使毘陵非聞陽明之學晉江非聞虛齋之學玉峯非聞莊渠之學則亦莫之能工也滄海橫流劫灰蕩掃俗學波靡先民不作可嘆也乃今於楚黃得一張長人先生其於諸家之學沈研鑽極深知六經之指歸發爲詩文蒐羅抒抽馳思旁訊選義考詞各有來自余始會諸貌叟之藥室見其貌頎然舉止嫺雅語不妄發李遐叔云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讀其集而觀其人有德者也家居藕灣濠泗阡陌柴門松嶺詠

茅覆宇丹雘罕加類嚴穴之結構胥江邨之物色却  
 謝朝簪息機雲壑於以修竹素之業其志意益遠其  
 爲詩文益工用以保合太和廻幹劫運天將以千秋  
 奉先生此余讀藕灣集爲之歡忭雀躍氣滿大宅者  
 也

卯序二

清初集目錄

劉清張仁熙長人著

男佳 昂 佳品

孫錫 晨 昂 佳品

曾孫 淳 儒 嘉 昂 佳品

玄孫 材 馳 團 瑞 聖 昂 佳品

玄玄孫 燦 世 昂 佳品

目錄一

卷一

四言 四首

樂府 二十九首

卷二

樂府 四十八首

卷三

五言古 五十九首

卷四

五言古	七十六首
卷五	
五言古	三十五首
序一篇	
記二篇	
卷六	
七言古	二十首
卷七	
目錄二	
五言律	九十首
卷八	
五言律	八十四首
卷九	
七言律	五十九首
小序一篇	
卷十	
五言排律	十九首

五言絕	十九首
六言絕	二首
七言絕	十七首
藕灣詩二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	七十三首
卷二	
七言古	三十二首
目錄三	
卷三	
樂府	三十一首
卷四	
樂府	三十六首
說一篇	
卷五	
五言律	二百十一首
卷六	



七言律 九十五首

卷七

五言排律 八首

卷八

五言絕 二十二首

卷九

六言絕 十六首

卷十

目錄四

七言絕 八十首

熟澗文鈔目錄

卷一

賦 二篇

卷二

序 十篇

引 一篇

卷三

書 十篇

書事 一篇

書後 四篇

卷四

論 七篇

卷五

記 十三篇

卷六

目錄五

傳 四篇

卷七

墓誌 一篇

卷八

雜文 二篇

卷九

雜說 十篇

存 四詠

七言律 三十二首

近編 二十二首

訓兒四編全集 待刊

雨湖莊論

周易淺說

西湖論易

楚名臣紀畧

墨品茶品 待梓

目錄六

太祖藕灣詩文集一刻於順治庚子年再刻於康熙戊辰年久已公諸海內但年遠日永非獨字跡模糊亦且板朽殘缺乾隆辛未冬孫等因議重刊兼補目錄其有未刻存歿四詠藕灣近編諸詩亦并續梓于後

曾孫萬里等謹識

藕灣詩集卷之一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劉醇驥千里

同和 顧景星赤方

男張佳易無逸輯

佳昌弘謏

四言

至德

藕灣詩集

卷一

四言

至德備矣萬物畢出誰其鼓之東皇是澤  
神紫宮維尊惠而不費載色載形  
日暉幽崑抱秀以翼羣黎  
天之樂庶無怠而  
我瘠瘵之衆類咸熙配

鷄鳴

夜深鷄鳴  
日居月諸曷惜其原無敢怠康以厲歲年  
特立人莫我知我思古人我從我違  
道無常家隨

流靡汗氣狹者塞物通者華  
榮襟淨滌耿慮悠含  
極下輶迹庄周寓言蕩漾無  
方以應真詮劉云穆然深遠

顧云過漢魏

命子

先師有訓愛不志勞  
傲漫好遊古聖用戒我繹斯言退然則拜  
爾志斯先民是追勉爾勤斯旦夕靡顏  
爾志不回

藕灣詩集

卷一

二

四言

我心忘饑爾勤不頽如我步趨  
伯勞踏枝以鞭子  
鳴匪惡其音意則彌敦  
我作斯言以告爾羣我日  
斯邁而月斯征

顧云在抑戒鳴鴉之間

麟般

家伯孟常先生率多人作忘機社命仁咏之  
麟之般般振振其祥有君子彛集于此邦以燕以喜  
有翼其堂  
出其堂斯維郊徂潄淑景載芳純臚用

既及爾牛羊臻茲塲圃  
瞻彼塲圃其下維蔬春  
樂如何觴酒再陳帶索行歌  
胡爲碌碌彌性養年無聲無臭  
企昔先民竹溪之麓香山繩武  
耆英踵率今我同盟

顧云法宗三百体裁晉宋

樂府

東門行

藕灣詩集

卷一

三

四言樂府

步出門望四海心勞勞足何憊  
何崑崙南山有白石自顧何巖巖下視水北流富貴  
安在哉二戚戚欲何之無心無競爭托我侶被服女  
蘿食水之食三上有滄良之天下有蠕蠕之地中顧  
黃口小兒四念彼莊周彼賢接輿絕聖弃知醜此棲  
棲五人亦有言阮生可師沈憂埋照壯哉何愚  
高轍遠日暮馳驅咄咄羣雀食鼠無餘七

顧云直通古調

善哉行

上山採薇○惟山崔嵬○風何習習○雨何淒淒○虎豹○  
猿猴○後啼○我心傷悲○我行不迷○中原有鹿○載仕○  
虞網之設○猶之特之○瞻彼○斯日月○駢駢酌我園酒○  
植我園蔬○冲焉保微○先○

又

有美一人○降于他方○我冠切雲○長劍負驤○春蘭秋菊○  
穠矣都梁○玉顏顧盼○巧笑無鄉○羣公媚之以臭○以芳○

舊詩集

卷一

四

樂府

感○心○寓○目○萬○古○難○忘○蔚○彼○河○洲○文○禽○獨○宿○莫○射○禽○影○  
中○心○鹿○鹿○嗟○我○懷○思○如○何○式○穀○

顧云自然追  
不可及

西門行

壯○盛○行○多○悔○老○大○尚○衰○頽○今○日○不○樂○乃○與○徘徊○  
有○着○落○二○字○似○夫○為○樂○為○樂○不○及○時○辟○如○懸○未○負○耜○拱○  
手○溫○陽○迅○西○日○馳○解○二○男○兒○今○日○樂○安○知○他○日○嗟○黃○金○  
為○子○孫○何○如○桃○李○花○解○三○努○力○各○歲○暮○謹○身○奉○所○私○憤○

評○安○足○加○魚○蝦○對○泣○禍○首○藝○麻○仰○天○射○鳥○能○令○我○達○  
士○解○  
顧云醒痛

孤兒行

清○離○生○水○中○不○受○羣○風○欺○  
九○歲○時○情○性○拂○拂○當○人○啼○兄○嫂○命○孤○兒○讀○書○二○月○  
書○五○月○養○鵝○鵝○來○啼○孤○兒○身○上○衣○上○下○無○袴○襦○進○不○

舊詩集

卷一

五

樂府

入○門○頓○足○門○外○啼○孤○兒○無○父○母○我○生○何○好○為○有○芳○  
蓋○好○無○母○無○父○亂○曰○汝○不○入○門○長○大○為○鄉○里○讀○  
少○兒○父○母○黃○泉○當○知○之○憾○不○地○下○寄○孤○兒○尺○寸○鑑○

劉云古詞專責兄嫂此兼責孤兒  
草擬太切然由脫之妙絕不相襲

獨流

獨○流○獨○流○登○崑○求○粟○無○粟○猶○可○虎○豹○怖○我○太○道○難○名○  
隱○垢○匿○形○至○勇○若○怯○太○朴○無○聞○鹿○鳴○在○野○誰○知○佳○士○  
良○玉○在○璞○誰○知○真○詭○  
顧云魏皇皇竹帛以應雲雷後

兔烹前良弓後摧癡馬長鳴拔劍欲路未若達人正  
容斯悟岩岩高岡嘒嘒羣英引聲顧笑以覺斯民

顧云似狂  
似狷

### 白頭吟

宛如水中蘂秀如淩空鶴本非顏色殊如何生今昨  
昨日堂前燕今日枯柳枝燕去當復巢柳折當再垂  
惻惻彼惻惻繫君腕中結斗酒善性情男兒喜決絕  
決絕使人好歲月使人老案栢在殊山一心常悄悄

### 藕灣詩集

卷一

六

樂府

### 有鳥

丹山有鳥名為鳳凰經時歷歲不棲高岡人不識鳳  
謂鳳何傷乃與凡鳥降于淪桑鳳兮不鳴韶護何音  
鳳兮不飛凡鳥增悲嗟彼鳳鳥去于殊域德音不忘  
是用太息龍潛汗泥螻螳制之誰知龍心隱鱗保機

顧云英雄語亦  
道人語

###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致書長太息再拜謝枯魚慎莫動我蛟

龍窟滄海之大猶為桑田雲雷雖怒吼倏忽為便娟  
何得作使風雨上青天大人憂世治利劍不可刊志  
土心獨苦達人慮多端顧云似我獨何自照于中路  
今日歡相歡寧作低飛之燕雀不為別路之香蘭

顧云詞自  
殊古

### 代緩聲歌

冬青之樹必有夏枯之莖四時無專制物理不徧安  
盜跖餘梁肉尼父困蔡桓我之憂矣心悲嘆避寒之

###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樂府

燕必有迎霜之鴻出處終何定炎涼不可窮四皓原  
芝隱良平正狗雄我之憂矣心忡忡

劉云真不  
愧古人

### 宛轉歌

蘭州夜靜香雲卷琴心抱月芙蓉剪別鶴離鸞怨不  
休中有一人歌宛轉歌宛轉淒以清金釵遙寄箜篌  
裏繡被牙籠空復情君不見鳳凰一曲風輕嫋漢宮  
萬戶生秋艸

悲歌

擁書可以當百城。獨樂可當南面君。夜衣錦繡鬱何盤。乘燭諒視中心不平。夜長常思曉苦雨。常思晴熱石投井水終當作雷聲。

登高而望遠

登高兮望遠。極濶兮偃蹇。天地兮分離。日月兮中間。顧云與念天地之悠悠。何優何劣。居卑兮不得意。獨升天兮良難念。仙人兮迫促心。昆樂兮安眠。

蕩舟詩集

卷一

八

樂府

野田黃雀行

老人好威觸。見此黃雀飛。黃雀雖細小。野田嘗苦饒。藜藿古所慎。一飽世所欺。不及市朝間。食飲能啜啜。

顧云觸處無端。愈簡愈老。

君子行

君子晝如何。白日無婆娑。君子夜如何。矯首初陽阿。春林疑落葉。陸地慎風波。一聞人禍亂。自責何其多。

顧云此等入東野矣。

行路難

劉云諸作首首有意詞格亦稱。顧云鮑照齊驅。

上江乘惡水下江。起安流風波各有適。安用人生仇與歸。丈夫重意氣。端士理箕裘。勞人事車馬。農家候春秋。英雄割據無處所。大名寥落歸山丘。君不見蒿里歌。薤露吟。北邙春艸古人墳。苦心分別何逡巡。已幸死者無嘆息。但聞生者徒紛紛。

又

蕩舟詩集

卷一

九

樂府

行路難。多荆棘。人生任事貴快意。安能白日長憂戚。壯士舉杯不勝秋。劉云三。東家風雨西家日。顧云二。虎豹不在山。乃在房。與閨。蛟龍不在川。或在枕。與席。一簣兩舌。當天戰。往問天翁翁。不憎身長袂。短徒爾歌。僕痛馬疲。嘆復息。陳平冠玉。宜盜嫂。張儀未相應。懷璧行路難。多荆棘。

又

進君金樽玉爵之美酒。弄君珠徽素翼之瑤琴。蛾眉

顧子末二句  
有道語

又

藕灣詩集

卷一

十

樂府

妙舞買回惑誰家丈夫悲復悲自言少壯乘青驪女  
兒貴錢不貴識不念方來憎往日顧云有道語長材失路  
空自多富不及時何嗟及行路難君應知炎涼的歷  
天所期妾非王公及君子風塵物色寧我爲

又

君不見月走日步不相及君不見漢短江長相協翕  
日步不及鮮虧盈江負漢去無濁清男兒結交不貴  
臧才修意短輕薄郎長股善走無吉康東海聰明水

之王誰將皓鬼歸滄野瘤癭禿疥相隨行

甚別顧云用易林處

X

武陵桃花笑暴秦。鷄犬桑麻淨無塵。爲嫌漁人白太  
守。雲樾春風迷去津。誰家太守晉衣冠。擬向仙源市  
釣竿。商山之叟睂亭亭。卑詞厚幣老漢庭。客星幾相  
留。侯老高光彫落如晨星。何況芥溫及懿掾。當年擊  
柝稱大盜。踈顛塵客苦空談。竹林頓挫酒杯倒。嗚乎

藕灣詩集

卷一

十一

樂府

人生治亂不可極白骨幾番收復棄顏云有道士  
語故甚痛  
百戰紀勤勞黃髮垂髫自得意仲尼刪述多從遠  
花得意無是非翻憐辟地何不早猶聞兼并咸陽道

又

玉門老水去爲河太山老沙化爲石河流霈霈可波  
濤沙平刻畫堪今管人生作事慎堅牢柔舌佞商不  
可索豈能千心復百口裂身使意徒勞勞水石雖無

心勝人酌復斟銀瓶斷續誰淺深。朝夢東山暮北海。  
爾自詮註非知音。君不見黃鵬歲歲啼春曉。喚起春  
愁思。媼媼。

又

城上有鳥名破家。飛背朝煙啄暮華。易去人悲空嘆  
息。城中一夜生荆棘。曉推白骨與鬼賓。暮曳秋風帶  
慘憺。東園狐兔不識主。西家瓦礫不知隣。男兒占募  
女。牽犢砧聲哭聲江上宿。少年未見羽林郎。空唱前

藕灣詩集

卷一

十一

樂府

人從軍曲

劉云。鴛鴦入  
古甚佳

又

酌酒以自寬。蕭悲鬱惻且勿嘆。皇天分曹顧云二行  
憂樂不似秋霜與北寒。商山自註。葉字衣冠天子  
閉。嬖馬白登七日圍。謀臣色如夜。貧賤爭言富貴安。  
富貴富貴淚淋漓。青妓滿前借子哺。白髮休官如傳  
酸。平分四海皆人邑。安能信意抱餘酣。江河趨故天。

起新風。雲暮隔曉星。辰劉云。淵明稱心。既云。達胡  
恥富獨收貧。勸君酒勿辭。頻福可與婚。福可隣。周昌  
演易拘姜里。十翼尼父困蔡陳。趨吉避凶君自爽。折  
艸林龜空不仁。

顧云。聲調俱  
從鮑

又

拔劍擊地愁不徹。擲劍長歌心惻惻。皇天治亂胡其  
多。白日陰風地慘裂。蝮蛇慕慕水上遊。美人一去天

藕灣詩集

卷一

十一

樂府

地愁。薤露蒿歌徧京邑。我欲往問非我力。中夜起坐  
蛟龍哀。栢梁銅雀安在哉。

顧云。此似陸空同  
七歌矣

又

荆山之璞何焜煌。卞生一見中悲狂。發璞視之果佳  
玉。意氣傾倒兩不忘。砍足不敢相嗟怨。一朝璞貴連  
天翔。既入趙王案。更殿復上秦皇牀。秦皇得意  
相驚唱。珠殼美人稱萬歲。最後李相追琢深。千秋寶



印胭脂醉顧云有似吁嗟下生何處寄荒烟一別眼  
迷離人生相知亦如此向來膠漆今雲泥顧云如燕  
臺市駿骨伯樂雙淚垂君不見荆山枳棘與天齊道  
傍棄璞空累累

又

妾本倡家女。東西南北無因依。突值狹斜顧。玳瑁鉤  
帶相參差。斗帳紅羅金鑰垂。掩扇欲歌還自疑。西  
城上。儼烏啼。烏。飛客盡東方時。翔風三十作房老。班

詩集

卷一

西

樂府

姬明月無光輝

顧云排結  
甚老

又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嘴苦飽短嘴饒。人生四十貧而  
老。閉戶狂歌欲何爲。似鮑云側聞上士好經營。華顏玉  
澤事明君。又聞中士善筆墨。金翹翠藻如流螢。綠艾  
青絲芙蓉面。甜塩細酒珊瑚唇。提携直入明光殿。等  
閒不見青山雲。我生富貴不有命。何得日月生虧盈。

寄語樓棲貧賤子。華亭上蔡徒紛紜。

又

呵壁問青天。山川日月何時定。濁河汨汨閉長蛇。大  
海波濤任身命。我嘗置身三星間。古漆淋漓歌路難。  
二十年來髮種種。牛奮其角箕便便。還君翡翠木蘭  
船。中流不濟憑安瀾。晉日大賢尚如此。何況我輩不  
長嘆。

劉云長八年少多感而安貧  
樂道已元一班

詩集

卷一

十五

樂府

藕灣詩集卷之二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劉醇驥千里

同郡顧景星赤方

男張佳晟晉宣輯

環金持正

樂府

雉朝飛

藕灣詩集

卷二

一

樂府

雉朝飛曉啄山艸暮能肥。破徑殘園舒光輝。毛羽自  
憎憐者稀。道逢少年美鬚髭。穗帶象馳雙韃垂。意氣  
似可幽并兒。煙飛霧散蒼雲齊。日光下視光離披。離  
披五色爲君好。耿介貞藏媚宿藻。鵬鵬猶飛鴈門霜。  
徒兒不踏長安艸。

丁吏之役齊安成子者。知于太守而擯焉。成子  
徘徊滸水之上。作歌歌曰。滸之水何鱗鱗。歌  
畢自投于河而死。明日有呼而過市者。曰屍。

爾文飲長鯨以德于九京。予聞悲之援古麗

玉佐筵簞引爾云此千多矣然序足傳

公無渡河。河流濁波水。嘯汨兮石。巉嵯蛟龍九首其  
族。蘊蘊噬爾肉。啣爾骨。爲爾訴于九閭。虎豹伏而嗟  
安河上之子。被玉羅。顧云白首披髮兮。爾叱爾嗟。爾  
與人兮。孰少孰多。湯湯楓江兮。上有匡廬之山。南望  
沅湘。响嘯嗟。嗟。爾行其上。嘯且歌。公渡河兮。柰公河

顧云義調詞旨俱佳

藕灣詩集

卷二

二

樂府

古意

管肅卓文君。能聽高士琴。三載臨邛客。頗習壁間心。  
亭亭車馬麗。噴噴坐中音。隔舍雙鳳凰。相告亦何深。  
言如歸樓鳥。幾飛向北林。縞衣事意氣。猶在白頭吟。  
顧云語意極倩

出自北門行

北望漁陽道。行歌氣慘冤。管有烏孫氏。列騎射中原。  
英皇按劍怒。韞韞誓嘗門。細柳黃旗赫。龍庭紫蓋尊。

大將懸金虎。孤兒佩畫弓。烽火遼陽戍。牛羊薊北屯。  
一朝沙磧起。十季雙角喧。塞鳥秦雲斷。霜狐漢月渾。  
園陵無白日。寢殿有黃昏。蒼天心凜冽。萬室淚潺湲。  
惆悵邊關事。何人負國恩。

顧云前六朝後徵  
近中府

### 從軍行

從軍佐卿無農矣。時崇禎十五年。

列幕屯秋渚。愁雲晝夜生。中有荷父兒。組練明江城。

### 藕灣詩集

卷二

樂府

臺懸百金市。腰聯三屬橫。錦扇奔吳越。珍羞羅上京。  
幼渺誰家婦。含思美杯觥。上座列歌舞。下堂吹竽笙。  
狹小王侯宅。驅役公與卿。少年起悲嘆。厥旅胡矜榮。  
袴帙誇一朝。鄉里美送迎。嗥兒女。驚父兄。  
擣衣無古曲。呼庚愧舊征。嗟彼荷鋤子。三春又費耕。

劉云末語寄  
慨不盡

### 長安無緩步

長安無緩步。濁水無安澗。風波不可試。鴻鵠難自展。

長戟暮元老。繡閣寢秋鶯。白髮變須臾。匣鏡不敢看。  
食蛙嘗苦瘦。衣葛嘗苦寒。苟能慰光儀。吾獨在林廛。

顧云老

### 樵父詞

汲水莫汲深。採枝莫採新。水深動泉骨。新枝傷晚春。  
旭日望林麓。周旋同比隣。風雲生我目。翠微沾我身。  
荆榛嫌觸手。百艸惡亂陳。顧云于亦有蕭艾慎  
取合勿謂吾無懼口暮  
山路遇猛獸。向我蹕踟躕。顧深谷委棄。皆龍鱗。

### 藕灣詩集

卷二

樂府

### 漁父詞

沈竿宜無爲。悄恍忘得喪。雖然立志迂。獨出風波上。  
顧云聲細雨似幽人。簑笠亦惆悵。雲物須與殊。煙霞  
情耿耿。隨萬狀。四顧天宇開。山川漸晶曠。自然日夕佳。中情  
何所向。

### 牧童詞

所期在青嶂。出入絕猜疑。而我時寢興。風日暗相追。  
顧云句有香光却原休戰鬪。牛力善委蛇。既聚還復  
往。情之至。

散○訖○飲○頗○識○時○短○歌○見○夕○陽○息○鳥○猥○猥○飛○阿○翁○勿○復○  
念○荷○杖○徐○來○歸○

田父詞

老○父○坐○中○堂○素○髮○嘗○井○旨○曉○步○青○天○下○開○顏○喚○妻○子○  
問○父○何○能○然○四○時○獨○歡○喜○婦○兒○共○鷄○鳴○稼○穡○常○早○起○  
百○年○會○及○時○萬○類○信○共○美○水○火○既○躬○親○住○息○知○終○始○  
幸○無○婢○僕○煩○門○庭○靜○如○此○

顧云四作貞并儲御史

藕灣詩集

卷二

五

梁府

懷微歌

恨○種○碧○梧○枝○枝○枝○相○對○老○涼○月○坐○風○陰○置○妾○雙○懷○抱○

又

笑○妾○道○傍○人○門○前○多○起○止○妾○有○道○傍○心○合○種○桃○與○李○

顧云貞婉

又

不○敢○向○懽○談○燈○花○坐○明○滅○看○歡○燈○下○影○回○身○就○懽○說○

顧云靜語回身就懽說  
即抱語矣

又

與○懽○摘○蓮○子○委○却○心○頭○綠○懽○不○念○苦○心○苦○心○辭○蓮○肉○

又

試○妾○與○懽○夢○相○遇○在○南○樓○妾○夢○五○更○去○君○夢○五○更○留○

折楊柳歌

有○兎○爰○爰○爰○止○爰○依○有○身○文○明○穴○艸○而○輝○  
波○以○盟○國○邑○靜○女○清○池○以○照○顏○色○

千○水○釣○竿○尾○尾○閒○殺○釣○絲○老○殺○勦○鯉○

顧云好甚  
黃河濁  
解二舟大

藕灣詩集

卷二

六

梁府

安東平

天○寒○難○明○饑○人○起○立○鷄○鳴○亂○窠○風○吹○雨○急○  
薪○爲○郎○炙○酒○長○薪○尺○餘○展○轉○勞○苦○

解二願即且歡即歸  
百年三

解

企餘歌

踽○踽○馬○上○兒○上○馬○不○用○手○引○臂○殺○黃○羊○翻○身○飲○醴○酒○

又

馬○上○楊○柳○枝○馬○前○雙○女○兒○手○中○楊○柳○枝○腰○下○雙○兔○蹄○

顧云合作不近  
亦不遠

又

北風吹毛衣是女反抱時北風吹馬蹄阿女當嫁誰

先生行以下新題

先生枯樹枝端坐遽移時後生春林枝因風忽過之  
先生菊謙柔溫恭無所知後生何虫虫前來各致詞

志士行

太岱雖云高不如志士操滄海雖云濶不如志士樂

藕清詩集

卷上

七

樂府

志士何期期白日無西頽人生非志士日夕宜自悲

炎涼行

月寒不冰暑日熱不燠雪壯士一片心炎涼中斷絕  
不厭桃李喧桃李自無言不厭霜雪零霜飛百寶成  
男兒一片心萬古何難明

鷄雉行

鷄有專棲雄雉有擅澤驕意氣雖足惜焉知是羽毛  
外得風雞威之旨劉云諷刺言鵲巢蔽隱木未忘風雨漂

虎豹雖食人難與蛇蝎遭

顧云諸作風期過漢志  
共為孟郊

符乾行丁丑作

符乾斬廣安危殊也軍士不相恤

蕲陽東北隅車馬連吾鄉壤接肘腋築削備豺狼  
沉瀾限葦楫岸畔足隄防徒兒戢弓矢對列雙襦袴  
故人思鄉邑邀我迺相望依依楊柳陰淡淡生微涼  
兩湖徧明月歸舟如卧霜秋風動輕霞旌旗持飛揚

藕清詩集

卷上

八

樂府

鄉邑有人至瘡痍坐道傍斃時不能語裹血倬存亡  
晚吹來颯爽淚下如沸湯嘆息謂健兒吾邑多死傷

顧云吞聲  
不盡

戰鄂南 癸未作

獻逆破鄂盡沉入江水中

戰鄂南死鄂北啼骸走鬼迷陰風黃鵠渡頭波聲黑  
氓哦何不仁大江流我側野死雖當歲月眠坐飽蠅  
蟻有邦國河伯河伯驅眾軀牽持超越如搜逋自骨

諒能填爾窟。又見黿龜魚鱉。屍肉相走。趨濁濁江中。  
水側有雙飛。鳥鳥稍稍下。啄人腸。血挂樹枯。  
而將以我為斧鉞。踏徧江城。江不歇。百萬江師。鮮怒。  
悲潛屍過。爾江之滑。

顧云彷彿古詞亦不下支  
長陰風吹火篇

山家閨怨

雲華滿晴山。粧罷菊花間。玄風吹獨鴈。鏡色下雙鬟。  
顧云李賀將暮鏡上御金蟬  
句中有聲此句中有色何事玉關月。嘗照金闕

藕灣詩集 卷二 九 渠府

顏

鷄夜憂 丁丑作

鷄夜憂天將雨。西山沉雲。東山掛舞。湖光一半動霜。  
舟圻州。關上催鉦鼓。有人市上來。徒兒飛檄羽。北風  
吹沙漲馬蹄。凍指駁。頽村路。古君不聞鷄夜憂。天將

顧云義訓  
凄悲

弄丸兒

朝弄丸。進一錢。暮弄丸。加一餐。我有酒肉女與男。飲  
我酒肉。麋哺我女男。道逢里中人。不顧權來朝弄丸。  
復飲酒。不聞苛政惡如火。

顧云神仙中人  
乞食公耶

嗟子

擬古樂府也泣大母佐

嗟余宿薄祐。坎壈非一憂。彌月喪其恃。置身在明幽。  
顧云  
苦語毋既割兒去。悲涕聲啾啾。余不知厥躬。知毋何

藕灣詩集 卷二 十 渠府

所求人言。孀者子托迹亦何浮。  
顧云十父言藐諸孤  
字是古

植根恨不優。蕭蕭盈尺兒。影短徑胡修。嘆息出深閨。  
其聲何啾啾。誰為此聲者。大母厥惟劉。毋言孀者子。

存扶寧不周。  
顧云步履  
皆樂府一歲托乳母。途年伴帷稠。細

微及走笑。長宙簡溺洩。三歲命言語。約配擇好仇。六

歲教弦誦。從事魯與鄒。十三遊庠序。鼓篋于王侯。毋

言而父來。而子或其休。十六譚婚禮。有婦備巾裘。婦

來秀閨閨。毋言婦爾傳。  
顧云序  
得好父既登賢書。王父秦

蜀遊毋言子媳弱而姑或恐。兒且試棘闌。吾行其  
暫留再三相啓告。就道車夷猶。毋言兒十七。旦夕相  
牽。按自註。樓牽也。十一九韻。安能一朝別。哀泣動隣舟。長跪別  
毋歸。入門色慘恻。婦言姑聖善。阿毋獨多愁。舟行數  
千里。毋眎在林丘。衣服或類余。眎之聲。啜啜言語。或  
類子。傾聽聲。啜啜。好。面。目。或。類。余。欲。起。問。其。由。十  
日九。不。懽。舟。行。爲。逗。遛。官。舍。三。年。居。音。訊。如。置。剎。于  
是。歲。辛。未。毋。歸。白。綿。涪。毋。言。將。見。兒。蜀。江。何。緩。流。毋  
歸。不。數。月。父。命。忽。已。休。悲。兒。如。病。木。憂。苦。復。結。糾。舉  
手。捐。余。婦。下。頷。摩。余。頭。調。兒。今。有。子。兒。父。歲。已。道。哭  
父。兼。余。毋。淚。下。若。滄。溝。每。言。兒。父。幼。兒。毋。相。綢。繆。兒  
毋。當。詩。文。聰。明。天。所。尤。兒。毋。爲。兒。斃。厥。疾。不。可。瘳。兒  
我。依。爲。命。肝。腸。如。裂。抽。是。夕。當。嚴。冬。聞。語。風。颺。颺。劉  
蕭。此。語。聞。經。今。復。十。載。歛。迹。避。戈。矛。衣。裳。羸。荆。棘。環  
而。痛。尾。半。江。洲。敝。廬。焚。已。盡。奴。僕。成。枯。骸。聚。散。若。景。響。食  
飲。誰。旨。不。別。我。一。以。嘆。迎。我。一。以。迫。悲。我。數。下。第。則

踣投山。匪。我。出。如。在。襁。終。宵。懸。兩。眸。時。月。不。我。觀。倚  
樹。聽。鳴。鳩。嗟。此。旻。天。恩。恩。未。云。醉。如。何。割。朝。夕。輟  
燭。以。冥。投。其。時。余。卧。病。身。命。若。棘。勾。毋。時。百。來。往。扶  
杖。語。噢。咻。毋。年。八。十。五。夜。起。熒。燈。篝。余。方。卧。枕。席。毋  
忽。謝。余。稠。其。先。子。婦。死。聲。淚。塞。予。喉。鬼。伯。胡。聚。歛。三  
晨。兩。見。收。其。日。子。兩。兒。繞。床。聲。啾。啾。至。性。矣。瘳  
骨。支。生。死。百。感。如。蜩。蟬。嗟。哉。余。王。毋。秉。德。惟。剛。柔。中  
饋。奉。姑。舅。堂。與。儼。束。修。溫。恭。足。飲。飫。帷。幄。伍。田。疇。胡  
以。教。孫。子。強。幹。挺。霜。楸。胡。以。慰。青。史。節。慎。泯。競。絃。十  
載。宦。遊。子。不。辨。綾。與。紬。自註。實。事。此。百。拜。問。冤。鬼。稟。栗。氣  
慘。慘。凱。風。植。松。栢。長。大。含。百。羞。顧云綿語好  
東海有扶桑  
擬古樂府也悼妻作  
東海有扶桑。雙幹結交枝。顧云起日月所出入。旦旦  
舒光輝。顧云接。好。如。何。世。間。人。結。髮。生。別。離。別。離。世。所。有  
坎壈。余。獨。奇。顧云轉人捷便年少失父母。孀影鮮怙恃。伶仃

歲月長身命定阿誰。吳氏有好女。網紀出房闈。顧云網紀  
好媒氏不自安。束帛當見遺。阿父相啓告。吾子乃佳。  
兒吳氏有好女。舍此欲何之。十七爲余婦。淑慎饒令。  
儀婉婉奉姑舅。余羽亦差池。雖寡學問資。諸母借箴。  
規平居罕慙笑。侃侃肅言同。婢僕森成行。畏愛罔敢。  
欺。魚鱉藉夏稿。曳婁足裳衣。幾載避寇賊。投竄來水。  
濱。登樓望湖山。牽荷見瀾漪。今年斬陽寓。門前浮玉。  
磯。杯酒勸羈旅。抱子問歌詩。顧云亦是序實事杪春二三月

藕灣詩集 卷二 樂府

寒熱洞肝脾。奄奄及中夏。蹶蹶廢良醫。我來自邑里。  
厥疾亦已滋。烈火蒸大宅。陰風塞枕幃。顧云塞雨呻吟  
我復吟對榻。聲參差。病中呼兩兒。兩兒今何爲。大兒。  
東西走。小兒啼嚶。於時諸婢僕。蒼黃并病疾。朝聞。  
婢已死。暮云僕已屍。晷後侍書兒。力疾事余。糜性靜。  
書能好。頽頽亦頽。墮。顧云可憐我病方十日。僕骨何疊疊。  
區畫諸亡人。折心強相支。有如楚客吟。登臨送將歸。  
豈謂婦病劇。幽禍忽見罹。余方疑鬼國。君已絕人機。

明幽一以決。慷慨如健兒。顧云語亦快亦壯隣家同一嘆。  
各得冷。暖諸母涕漣。漣能使寡姑苦。哽咽音凄其。壯。  
哉余之懷。有淚不復垂。移月余稍愈。漸知身孤羈。顧云  
真時時喚兩兒。兩兒今胡依。顧云真大兒年十二泣血  
忘候時夜。或隨予卧。朝還伴母帷。小兒四閱月。乳哺。  
已數移。婦言此兒勿。吾今舍何之。呼兒如聞語。兒來。  
不敢窺。移日余伏枕。移書外家知。但言婢僕死。百里。  
音書稀。寧知彼骨肉。取次久摧萎。顧云又倩人書慰

藕灣詩集 卷二 樂府

我慰我長相思。逾月皆下世。屋舍生蓬蒿。鬼魅自書。  
走寒霜。六月吹亭亭。百餘指。死喪有餘威。顧云亭亭二字好矣  
又好嗟。嗟余婦。亡邑里。何淪淪。涼秋八九月。村徑行。  
人稀。顧云真古百畝無瓶粟。白骨荐中塗。蠅虎蹠人。  
室。雀豹啓人扉。寒雲暗雨雪。鬼哭聲嗟唏。親爰半今。  
古。原野忽是非。入門無故物。日暮獨嘆悲。仰瞻鴻鴈。  
翔。比翼雙飛飛。  
顧云起似孔雀東南飛漸轉入杜



詠史

方子春

方子春移人情成連去東海深水何汨汨山杳冥鳥獸悲號嗣我心海水耶山林耶羣鳥耶

包胥泣

匪漿曷食匪水曷飲而不食飲更七日死于秦之庭胥欲致詞胥無聲秦師不出臣安生嗚乎前有申包胥後有南霽雲

藕灣詩集

卷二

十五

葉唐

劉云不以成敗論節士

博浪椎

良欲報仇中副車十日大索良自如胡不直取祖龍蒞良亡秦良有時更十年帝者師彼可取而代之公拔山我袖椎嗟哉力士兩何愚東海逝而逝而

顧云獻吉若在當擊節

春歌

子王趙毋留漢相去三千里薄莫春且嘆君王繒繳

無所施賤妾虎狼宜與居

顧云三字蘊藉甚

武牧羝

臣兮啣雪羝在臣側臣兮嚼毳臣羊靡膾大澤吹臣羊肥臣禿節兮臣能為天子有道守在四裔

劉云似昌黎拘幽一操調急情悲顧云末語亦頌亦諷忠言如是

嚴陵釣

嚴臺高高以清下有羊裘披其身煙我絲雨我綸太

藕灣詩集

卷二

十六

葉唐

史奏乃客星嗟嗟天子有故人

勿安渡

一日不冠三晏起我心戰戰波濤裏不厭莫渡海中水

顧云不厭二字斬截

春陵樂

嘉禾生舍南火光赫然真人隆準九葉玄絳衣大冠何軒軒蹀銅馬劍鐵脰驅赤眉還重連虎豹犀象集

而殲旃將軍不言功天子置酒春陵宮龍鱗鳳翼  
亦何從容君不見啾啾氣佳哉鬱葱

布衣婦

女求夫妻求夫妾非君妾安睹七日易服妾心苦君  
彈琴妾操佐君耕田妾舉白讀詩書歌綺角妾着布  
衣萬事足不見夫朝秦而暮楚以其身爲婦者乎

顧云又似優孟歌又似盤中歌  
又似太史公贊

絲燕離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樂府

燕飛燕飛乳燕而絲線繫汝足風雨漂搖線不辱  
顧云三安有百年市與朝燕飛三載如一朝去年水  
字好葉稀今年春花發不見同心人空聞青州塚離離塚  
上艸青青起是京是燕悲鳴死誰信華亭鶴唳多王  
人哀思失其侶

顧云忠臣烈婦  
血淚頓乾

及公鳥

黎黃雙飛鳩食子齊兩鳥雖云好不及公鳥哺公爵

公慈一哺六十日酌公何太愚口呼鵲鳩啄大嘴汝  
不哺公吾類汝

劉云忠孝至性  
顧云祇覺香山大嘴鳥能舌

俞言

起起紅日射汝腮衰春亦有風夏亦有雨汝不起耕  
汝田教汝子王事將遇汝

又

提葫蘆沽美酒我有良朋歌且舞我有妻兒不如良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樂府

朋我醜提葫蘆沽美酒

又

得過且過毛羽匪新皮肉猶故

又

我漢禽不謂漢好雖然不謂漢好嗟我雨我風室廬  
是保

又

莫偷花果春昭昭照汝與我春去來有時匪春昭昭

皇天后土

又

克○丁○嘗○嘗○巢○莫○巢○岡○巢○昂○月○好○巢○岡○風○狂○獨○處○悵○

顧云禽言貴流麗而此高古亦似猷吉

藕灣詩集

卷二

九

樂

藕灣詩集卷之三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宜城李廷春大生校

同郡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門人阮文茂駿公輯

五言古

擬古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顧云擬古諸家真不愧作者能無心折

悠○悠○山○與○川○白○日○照○其○間○道○上○少○行○人○歲○月○何○阻○難○

白○雲○生○故○嶺○秋○風○傍○故○山○風○雲○有○處○所○遊○子○心○獨○艱○

佳○人○渺○天○末○獨○坐○無○與○歡○室○廬○或○未○改○顏○色○亦○已○遷○

又

曜○靈○長○復○平○望○舒○虧○復○滿○艸○木○未○為○薪○榮○華○復○纂○纂○

顧云漢魏語 人○生○如○行○客○緬○然○愁○日○短○勞○勞○異○代○心○

六朝莫及 耿○耿○不○得○展○幽○人○信○無○為○履○道○常○坦○坦○顧云真

又

洞庭有餘波。桂林有餘陰。神州萬古地。日夜愁雲深。  
浮雲西北馳。遊子東南吟。煙波望不極。風雨何沈吟。  
美人日夕佳。道遠少知音。願言鼓舟楫。山水開衣襟。

又

客從江上來。遺我一紙書。頗言宦遊子。摧折無賢愚。  
昔爲天上雲。今爲釜中魚。徘徊何太息。哀樂在須臾。  
書中復慰我。慰我竟何如。願得浮雲意。無爲苦著書。

藕灣詩集

卷三

二

五言古

顧云  
黠然

又

寒暑雖年年。來往亦不閒。顧云癡語妙誰知寒暑意。人生  
襁褓間。近毋肢體貴。離毋臙肉寒。請爲長者歌。艱難  
陳一言。海水當可竭。白髮不再玄。徒知少壯苦。何如  
早自憐。

李都尉陵 錄別

嚴霜被四野。邊日少光輝。朔風吹塞馬。慕類仰天嘶。

明星列縱橫。北斗中夜低。念我穹廬子。與君生別離。

思君如日月。相望各東西。樽酒難具陳。懷抱安足知。  
百川同到海。誰辨是與非。顧云甚痛真李都尉語

曹陳思植 美女

皎皎池邊鶴。灼灼水中蓮。二物雖云美。無如美女妍。  
美人在何所。秀閣凌蒼天。瑤簷麗浮景。滌室展芳煙。  
綺顏開明月。弱質擁珠鈿。惠風吹洞房。雲髮照曉眠。  
皓手無所爲。獨坐理朱弦。一唱再三嘆。三復不成篇。

藕灣詩集

卷三

三

五言古

世情競共悅。幽人善自憐。賞心私情性。體物戀時年。

肯令繁華殞。能捐俗慮牽。永夕不遐寐。起坐明河邊。

左記室思 招隱

仰觀造物化。俯挹清暘暉。與子相思意。結構何深微。  
崇富羅曾霞。幽澗响清機。娟娟山中子。濯濯裳與衣。  
行歌洵有徒。恂恍迷是非。疏生豈云達。逢薛未知幾。  
日夕清風來。吾儕誠可歸。

阮步兵藉 詠懷

蘇秦相六國儀行恣是非役彼山川色盈茲口舌機  
蘇三十字令看甚好移詠他人不得百年事戰關人物中睽違如何世  
問子喋喋與禍依清賜升九天靜德多光輝鳳兮匪  
數出時流乃見譏

陶徵君潛園田

燁燁籬邊菊濯濯秋雲間前有一樽酒可以開我顏  
日入田父歸未耜何閒閒夫耕妻亦種清風吹我還  
夕陽在煙火柴扉殊未關遠村旣漠漠野水復潺潺

藕清詩集 卷三 四 五言古

獨醉茅茨下猶將見此山

顧云合

謝康樂靈運遊紀

蕭展延清賞徒棹卽秋雲會巒方蠹蠹田瀨正沄沄  
始徑心如折屨入趣轉分團露零架飛藤罽水漬  
近瞻遠嶽翠遙薄晴天雲間深食石引懷抱喜猿聞  
感物匪一端良覲胡紛紛澄觀信我懷煙駕遊明君  
撫往中無慮攬跡理溺殷旣欣惺佳侶愈知麋鹿羣

耿介歸時命豈在擢塵氛

謝宣城眺興陽

江漢舒遙睇京邑命征興艸逼芳洲綠春明碧林餘  
顧云真謝和後便更鮑紛煙引素渚歸雁視孤墟已惜尊饒醕  
復吹花滿裾美人澹風期良目縱所如仰觀天漢雲  
坐展瑤華書

鮑參軍照擬古

東門萬古地愁雲照客行客行何所至乃在挹婁

藕清詩集 卷三 五 五言古

杯酒送顏色胡笳斷悲聲浮雲一去遠行子不顧返  
蕭蕭野風吹昏昏邊日晚蓬斜撲面來塞沙動地捲  
居人面目殊行子衣裳鮮道逢一鳥鳴云是南飛雁  
寄書與歸雁行子心腸亂雁飛何執執天地終無情  
踟躕念故鄉中夜淚縱橫

顧云轉折極老

陳拾遺子昂感遇

吾觀元化力鬼鬼理自愉大人生宇宙外物實其軀

縱橫萬類間。而與天地俱始開。浮丘公吹笙出仙都。青島夜來往。閭蓬乃須臾。咄咄仁義者。茲焉實可迂。

儲御史光義 偶然

樵隱各有性。非關時代殊。苟能適所願。春傭不云愚。中夜顧妻子。作苦非吾廬。仰視河漢馳。俯愧雙飛鳬。知已尚不感。何況同歡娛。

王右丞維 田家

禪室一爲別。坦步歸山林。沿溪緣綠樹。度野卽幽岑。

藕灣詩集

卷三

六

五言古

道逢荷蓀翁。日暮獨行吟。雖微金石奏。率自成音。班荆與之言。山色開重襟。頗道桑麻好。歲月足衣衾。兒女競啼笑。尊酒自酌斟。隔溪與隣叟。田家山木深。雞犬互鳴吠。雲日乍浮沉。盡云耕鑿洵有常。焉能辨古今。誓將與老翁。千載同一心。

孟襄陽浩然

叢菊臨虛牖。差差光彩開。門惟此物可以清。吾廬景閒良。譙樂興靜長歡。娛美人重採折。留此親惟稠。

夜雨從西來。飛雲隔戶隅。淒其及秋晏。物色全吾徒。流芳敢後時。竟夕懷想紆。

李供奉白 古風

商山有四皓。去去不復還。一朝因帝子。比跡落人間。不宦復不隱。功成棄所歡。黃鵠橫四海。赤松乃盤桓。鳳凰翔九天。衆鳥終嫌猜。一爲聖世瑞。終然更不來。

杜工部甫 行役

人生各有命。理物固其端。况茲喪敗後。飲啄良獨難。

藕灣詩集

卷三

七

五言古

行者未云息。坐者豈能安。衰顏老兵革。天氣復易寒。崎嶇戀妻帑。白日胡漫漫。昨聞桑麻理。蠶月庶可歡。但恐邊烽急。征徒未解鞍。樵種復幾時。羣黎忍再殘。荒邑重誅求。寡婦憐不懽。瘦田盡艸木。何以奉上官。饒渴會有涯。盡室念晨餐。徒使艸芽淚。一一飛漁竿。

顧云

誰能安歲月。行李資蹢躅。

顧云沈着

真杜

王江寧昌齡 齋心

浩然天地際一物不敢先白日照艸木露彩如羣煙  
江寧是流水本無庸有懷百慮捐依然此端坐朴素  
已孤妍雲影空寥寥髮髯今古前重念閉關者萬世  
誰聖賢

李新鄉頌 贈送

怨色生離別顧云若別離生秋風江海情暮景一山  
秀橫雲萬里平杯酒夢中思鳴鷄客路聲候人催館  
臨稚子識王程前望帝王都而中罷逢迎河洛蓬常

藕清詩集

卷三

八

五言古

轉關門橋自清曉芳人嚮亂孤情墜葉驚顧云妙妙  
俊吾知悵然理君向此中行顧云極幽秀較新鄉稍

韋左司應物 燕集

察栢常知雨蕉蘆善作風林園時偶坐燕賞及高空  
冲懷如抱物玄嘿自處躬寒花雲去後紅樹夕景中  
顧云 悵勤安晚靜孤操視固窮澹然彌日永幸見雙  
飛鴻

柳柳州宗元 田家

一葉見秋風佳禾被阡陌農夫晁歡喜引類看晴夕  
老父驗歉豐稚子亂團場稼穡自年年及時競所役  
村醪計日香社鼓聲初憚雖然租稅嚴四隣各有適  
深夜耿微涼來朝獨可惜

顧云結處得 柳之神

孟漂陽郊 雜怨

男兒荷戈戟女子走邊城豈惜別離苦君王好治平  
別離踏春艸春風不能好別離履秋霜霜重行人傷

藕清詩集

卷三

九

五言古

劉云章法妻冷想見 東野刻削處

山居

劉云五言古已有深得故意象自合又云意旨  
深厚風格婉足學問人品俱見顧云長八五  
言古真陶阮王孟儲韋時兼老杜又有柳州俊  
致豈醒醒兒可曉黃美中云通真陶韋益長  
人性情近之非倣倣得之也姚山期云子坐  
匡廬簾燈讀長人五言古詩至應接不暇真可  
服也

蒼蒼谷中松鬱鬱岩前栢木爲榮秋冬復此臨春澤  
芳菲二月間天地如開闢百卉不自由引類同欣適

豈知崑崙姿枝條久愉懌異衆既出羣混俗疑無迹  
豈爲戀深陽至理自難隔

顧云有廣大清明之  
氣又八微理

又

蔬食多所獲非爲寡應酌及茲獻歲樂亦復靜綢繆  
昨來豐積雪十日不肯休源流治風雅至性能樂否  
忽覺深寒厲返景已高樓出門賴杯酒晴雪相兼幽  
所眺無近遠一色臨山丘歷歷青松間跡象乃可求

藕灣詩集

卷三

十

五言古

又

艸木無遽長積漸光始榮看花得次第百鳥胡殷殷  
我時聽百鳥不復知其名忽驚歲功逼日月已矜乎  
農言甲子雨是月開始耕餘歡畢隣里敢復長杯觥  
但苦催科急連月多在城方知堂皇上禮數殊窮氓  
晴雨關軍國安得無憂驚俛首告黎庶代多公與卿

顧云陶杜之間

又

風雨來東北黑雲何混淪膏澤恣深濁其態莫能論  
物形知自出悚側各爲新動搖若難適生意亦以俚  
吾土多浩蕩宵衣起及晨

劉云張曲江感遇  
亦能剪髮

又

郊行何所適日日是芳辰不見門前艸年年青復新  
艸生不自覺好花爲四隣偏與靜者懷照耀滋芳春  
念彼東風力爲此多艱辛

藕灣詩集

卷三

十一

五言古

又

嘗言學爲園爲園近復已方省課督勞復畏門戶即  
善知風日寬信步無遠過顧云王維倚光羲和物欣  
所極力摹寫者  
新榮澄懷厲宿恥既習出門歡愈覺深退美山林靜  
有餘劉云三  
字作池波清如此聊此飲天和佳興寄隣里

又

幽蘭在深阿野芳成素節熱鬧桃李春夷然頗不局  
別蕙畏共枝蔭松聊獨悅太陽尚不希何况美人折



又  
茲行殊不易。出入皆深山。祇爲方外子。聲折未言艱。  
左右遠天盡。高低飛鳥還。顧云入室鳴疎磬。冷冷開  
我顏。置身寂滅中。松竹亦得閒。僧問來朝約。來朝應  
此間。

又  
讀書在南郊。得意臨佳節。白日被歌吟。夢寐鮮羈絆。  
曉逐羣兒遊。百卉隨所折。雖有賞心遇。實無愛憎輟。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歸來不覺午。瓶罍任施設。爛熳落餘英。硯墨乍  
明滅。點染愧爾工。余生多在拙。

又  
客至酌杯茗。簡淡無機關。送客出門去。艸石遂躋攀。  
減衣受和風。日遲如我閒。顧云得意處何此閒。良不  
易。夕陽已在山。坐看流水聲。高雲殊未還。顧云  
又  
我老艱難內。性靜能賤貧。顧云好所臧。立志晚坐令。

白髮親邇者。謬聞道一一。反諸身。寄躬清濁中。寤寐  
惟天真。劉云安土百無戀。尚爲子逡巡。令名不敢薄。  
令德嘗苦辛。顧云說至此誰敢。向來所憂樂。久置後。  
具陳豈能輕歲月。三緘忘諄諄。

又  
故人同門子。被服有奇飾。聞見亦何榮。相與共闔域。  
仲春物色和。可以肆行役。衡門盡日開。望子無消息。  
自註謂吾我生寡友。朋胡以吝羽。翼開絨得尺。書知  
友千里。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子果相憶書中。復如何。思我病無力。卧疴豐進修。  
明驗所得。顧云揮毫雖有餘。得意在深嘿。東風吹林  
阜。彷彿舒明德。思子無日暮。佇立山水側。

又  
年少積哀感。褊衷與世深。陶汰無大賢。孤憤久淫淫。  
澄退隨老賤。卑靜起幽尋。遂此空淨力。懼悔將去心。  
劉云見時望白雲。侶不覺清風吟。冥悟歸物化。淡  
學道之力。

然非高森

顧云真陶

又

畏靜出尋客。世人殊未然。因之念終始。嘗自曠周旋。  
人生不有命。憂喜豈無邊。昔日金張子。聲華若羣烟。  
見人無愚哲。隨意有仇賢。及其悲滅時。行者亦相憐。  
悠哉與世忘。寧在多醜妍。

又

藕灣詩集

卷三

十四

五言古

舍北有高樹。上與浮雲齊。有鳥巢其巔。風雨莫能擠。  
居高良不易。斯鳥竟孤棲。日夕來田間。下啄田中泥。  
田父驅之去。東飛時復西。殷勤告飛鳥。爲此胡淒淒。  
不見雲中燕。比翼居深閨。柳下樂天和。三黜無高低。  
魯連處危城。時賢向見詆。

又

先人有遺畝。縱橫在東北。早潦亦有年。膏腴久荆棘。  
茲實生民尤。誰忍施蚤蟄。晚禾稅莫輸。人地兩嘆息。

先帝末年間。衣冠半徽纆。一寇禍蔓延。百族仇黍稷。  
深知戰伐鄉。類觸禍靡測。易田入公府。乃無王事逼。  
豈惟愉身心。恐以靜邦國。近傳府吏恬。父老殊顏色。  
世靜樂有餘。斯田胡足恤。

顧云杜

又

仲由侶狐貉。宣尼屢嘆歛。端木雖車馬。亦以驗道肥。  
乃知出世士。空谷非所歸。丈夫千古身。安得徒閨闈。

藕灣詩集

卷三

十五

五言古

好。顧云。安心。雜。喧。闐。履。坦。試。譽。譏。寓。目。理。既。真。萬。類。皆。  
深微。劉云。造。乃。行。矣。何。所。營。自。然。絕。畢。輓。

又

荒室有狂生。茫茫鮮悲耻。直謂奔趨勞。決志營耕耜。  
朝飲北澗水。夕擷西山苴。素髮看炎涼。微吟習退鄙。  
已似忘死生。猶自安妻子。含垢揖上官。厚顏對戚里。  
雖有名字存。得無實鹿豕。無爲代解嘲。物緣坐如此。

顧云似王維  
偶然作

又

客來將稚子，蒼黃將出粥。問爾何所然，欲語先慙慙。  
昨月催水丁，誅求到山谷。本是他方兒，誤入遭嚴朴。  
吞聲割同氣，將以免係戮。已無父母恩，崎嶇但一哭。  
去年征艸夫，胥吏百魚肉。此輩亦同鄉，慘毒氣如燭。  
空自使民枯，報反今已速。吁嗟愼與慈，可以勸民牧。

顧云杜

又

藕灣詩集

卷三

十六

五言古

晴天風雨至，不知來何鄉。顧云起忽得佳句 粲粲衣

蒙中造次殊，炎涼壯來視。蟻如春復如，翔誰云此

物細乃足解，天常我隨天。氣倦宴息如，坐忘孤燈照

餘緒。虛室延清光，慮淡肢體便。志確無昏荒，浮生輕

外誘得失兩茫茫。

廬居

管我耽幽棲，清懶徒一觀。不入城市中，安知物理難。  
日出奔眾族，相視各悲歡。咄哉人倫區，萬象相波瀾。

所幸小邑靜，至朴留心肝。醉亂愈整耳，目異已生

劉云又進一格 誰能殊情性，鎮日無盤桓。

方云論遊世 顧云杜

又

郭居已不厭，況復兼河流。清漪無日夕，萬木冬修修。  
開軒四望中，百感何沉浮。共言歲不易，芳辰忽已遒。  
稚子競逐樂，安知家人憂。入門見老幼，展轉生綢繆。  
悠悠河上山，靜躁各有由。我行喧寂外，日莫聊夷

藕灣詩集

卷三

十七

五言古

顧云亦陶

園居

縛櫚為短垣，疊茅成野屋。閒門向山開，取足通樵牧。

數畝古人心，食息看幽獨。櫚借隣峯古，鳥近新簷宿。

我時坐其間，小徑延清肅。孤光炯自如，虛心待艸木。

又

今朝新雨好，微涼入高樹。沾濡萬物均，稠疊千山暮。  
顧云 其聲到戶牖，淡泊中斯寓。好鳥霧中啼，村火隣

邊住山中有歸人自識門前路

又

茆茨隱平林坐卧惟真歇不見晴天雲遠空風自發  
平生愛夕陽几案移清樾殘書逐晚涼竹氣來倉卒  
老樹衆色扶顧云語極妙寒梢薄未沒脚踟理修霞  
澄清倚素月流鶯聲自賞欲已心彌勃

又

余性寡飲酒遶案徒空尊每慚隣里過不善世間言

藕灣詩集

卷三

式

五言古

日中起灌莧顧云詳于物理稼穡聲在門壺觴重辛  
苦。繻藉兼兒孫入暮。弛巾帶清風啓我軒矯首望河  
漢寧知松徑昏

又

衆香何嫋嫋竹榻澹吾廬門掩寒塘夕月出枕簟初  
朝顧云六故人在吳越胡以共咎譽且當罷琴言幽夢  
復何如顧云只須如此

又

萬物何光潔精意自低昂起步青天內虛空聞妙香  
顧云似禮佛向高閣誰是無生鄉舉世適無事何當  
辯短長

又

簇簇玫瑰枝欹側光盈屋公歛桃李春濯濯殊羣族  
晴雨必自鋤日夕增耳目豈第資園林亦以饗口腹  
忽念秋風時二月催種菊

又

藕灣詩集

卷三

十九

五言古

閒情俱在春日入花愈美人間安息心露落光初旨  
顧云似簾內燈如雲顧云亦未塔前月似水舉步即  
化工得意時徙倚

又

白雲日無爲奇雲亂自煥顧云總不南風落餘輝  
慈見艸木殘花入夏新光景誰遲速壯讀逍遙篇曉  
來猶三復

又

亭亭高梧陰。歲月凝孤直。人生萬物間。竊自羞彫飾。  
他年臭味資。終焉鮮羽翼。揮杯費形影。欲語愁紙墨。  
陶公自坦衷。交遊亦已息。顧云好好末語可感可涕

又

平生湖海志。對客無艱辛。裹足入丘壑。知余老復真。  
見人慙疎賤。談笑寡四隣。顧視天漢間。雲影空鱗鱗。  
日夕羣兒歸。策足胡僂僂。中男吟正好。愛博轉眉顰。  
漆園與五柳。每誦輒爲新。細兒年五六。紛紜了無因。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又

大人薄丘園。勞勞異枯朽。馳驅萬古心。日夕榮君否。  
曰余丁時艱。獨立中何有。嚴鄭不可追。稽阮固非偶。  
語笑何時滅。幽獨亦難苟。含耻慰生平。聊厚寡然否。  
此中有歲時。一笑成老醜。

顧云退步極真處恐人  
備以爲憤譚

又

人生貴志得。樂全無春冬。托身苟得所。沮溺乃老農。  
舉世莫能賢。欲往不得從。咄咄老仲尼。自述寡從容。  
天道歸四大。道路匪奇蹤。何事風中瓢。挂茲天外峯。  
旨哉東陵瓜。曾無丘壑封。

劉云此等作備盛  
唐諸家之長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藕灣詩集卷之四

五言古

菴居

藕灣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劉醇驥千里  
同郡  
顧景星赤方  
門人舒峻極漸鴻輯

渾身宿翠微。佛燈如日月。僧行匪一觀。坐卧有超越。  
雖非了義歸。要以清心骨。我起步深宵。北斗挂岩窟。  
天風動卷簾。萬里見毫髮。衆靈菁慈光。日出亦未歇。

又

清旭東始升。萬物宜空曉。寢興各無爲。動息不能矯。  
長廊起飯僧。鋤鋤穿林篠。種豆得猿啼。縛柴信歸鳥。  
日夕逢白雲。復此岩上眺。

頌云靖節  
柳掌

又

一片雲入戶。遶楊尚斜飛。山僧不得意。起坐理裳衣。  
驅雲出戶牖。晨炊煙火希。明霞憐夕景。宿雨戀朝霏。  
隔壑窺林麓。溪泉深且微。寂寞千岩內。豈復無清機。

又

選竹侍危徑。桂栢相依因。輕雲變州木。百卉忽疎親。  
劉云開軒酌新茗。杯酌勞近隣。攀岩坐復立。時蔬次  
第陳。偃仰本無似。圖書應非真。

藕灣詩集

卷四

二

五言古

又

朝霞生東南。江帆明百里。顯云顏謝庚。風日逐梅黃。  
炎蒸乍波詭。顧云老僧長雲中。孤閒識雲起。一縷離  
披飛半壑。澄澄止飛者。類斷鴻。止處如秋水。終焉歸  
高深混沌池。欲爲始。

劉云高壯又  
極自然

後廬居

劉云諸位  
多似杜

北風吹我舟，畫泊秋雲下。波橫鵲岸，摧江勢。當天清，  
素色冷孤亭。月湧清池夜，風雨猶古。初鎮日，垂開眼。  
坐裏望晴川，鄉關在桑柘。顧云：妙景，寫得出。

又

名都衆所矜，百靈簇悲喜。顧云：亦奇。與壤久灰塵，軒衢復  
惠綺聲利走華纓。尺寸雲煙起，春膠手板稠。夏徑層  
羅委朱門，舊曉昏寵族。今慘澹，雖能耳目荒。馨香半  
牛豕，熱客助煖。冥老人間成毀，嗟哉江漢流萬世，誰  
能已。

藕灣詩集

卷四

三

五言古

又  
高官微發嚴，號令若流水。語嘿諳天京，巨細必原委。  
傾身事軍旄，夢寐亦弓矢。腰鈴夜半呼，百屬咸波詭。  
奈何有專司，敲朴爲民髓。千鎰供脂膏，萬碩輸粟米。  
盛額里中兒，出入動生死。其中亦有儒，哀吟震囂市。  
豈無齊物觀，衰榮乞片紙。顧云：實苦。况復狂狷間，摧戮半  
青紫。我聞莊生言，哀樂無窮已。何如共支離，攘臂忘

譽毀

又

大將出荆都，直臻湖南路。萬馬踏江波，飛鳥愁莫渡。  
淒淒漢陽城，漠漠金沙樹。高天坐鼓旗，鈴閣風雨聚。  
居民秦馬兒，腰纏亦伍步。匹夫所刈租，索駝食無數。  
顧云：似杜。兒女熟見聞，萬口傳新怖。鞭撻到上官，頗示無  
憂惡。未審閭閻愁，何以舒悲蠹。側聞城東僧，瀟碧環  
秋住。聲鼓夜何長，獨立閒無慕。

藕灣詩集

卷四

四

五言古

又  
風波各千里，獨與故人期。顧云：起好。故人衡陽宰，相見何  
逶迤。顧云：抱琴出南嶽，筵話湘濱，携手問江漢。江  
漢長如斯，輕自痛。不知黃鵠樹，秋雨胡淒其。我無千  
古恨，君尚一官羈。側有卻先生，琴鹿伴江磯。公注：即  
顧云：楚學時尚爲楚。慷慨日來往，咳吐盡文詞。自云  
城市苦著書，非共宜扁舟。向吳越，猶及涼風吹。遂有  
秦淮約，來歲復差池。

湖居

朝登赤壁山暮宿硤邊寺山雲自往還獨與幽人遇  
顧云所蕭蕭坡與心淒淒毛公思有毛實放龜迹下水  
謂自今時流石老前朝字湖山谷已遷日月誰能忘但  
聞山氣佳漁艇時搖翠城荒亦避俗籬落驚孤遠行  
李忽為家旦晚發深咽

又

生平誰志得坐即見江山况復秋冬中竹樓已成聲

藕灣詩集

四卷

五

五言古

平林兼島嶼物色會相關衆人各有在差余獨解顏  
余心誠自遇聊復時閒閒

又

寶山雖不高當湖爲日夕水落見漁梁光景胡  
呼兒採怪石過雨山如滌始悟旅人懷形影出  
亦得居民亦古初顧盼生愉憚欣然已結隣  
踈遯日暮有鐘聲古寺余夙咎

又

夕陽浮野水漁舟始自歸顧云甚自離離江湖煙  
矣忽是非寒城挂衰柳竹氣亦微微霸客愛明月閒  
情無所依顧云真坦步入隣屋素髮坐漁硯清霜  
不嚴所惜在裳衣不見古賢心臨流知魚肥

又

昔我有良明相邀洗墨池子友何子安嘗邀遊池邊  
何楚楚雪照東坡時妙境云今我寓林皋斗酒忽如遺  
當年二客懷愴惻無人思洞蕭隔明月武昌亦在茲

藕灣詩集

四卷

六

五言古

仙人不可遇艸石今參差

劉云寄  
慨獨深

秋吟

商風四面飛吹雨來幽谷悄雨出高樓沾雲上艸木  
登樓關戶牖俯檻延百族萬壑既差池羣山共震  
他年霧雨心薄綠搖寒竹對此能無懷展轉歸茆屋  
低徊獨掩關門庭常肅肅

又



東北有高山。出門相晨夕。下多虎狼居。上羅煙雨跡。  
崩剝自爲幽。澄潭靜今昔。召我亦有年。風雲蕩精魄。  
顧云有欲往。逐虎狼。霜條如劍戟。噉噉夜猿鳴。寒衣  
還寤櫺。

又

對月來鳴雁。羣飛聲辛酸。樵爨息中夜。起視星闌干。  
佳人不可接。青燈坐我寒。顧云幽致遠夢若冰緒。孤抽積  
爲純仰思。雲日馳撫手。懷幽蘭。

藕灣詩集

四卷

七

五言古

又

我欲觀歲時。修途莽田互。大化日以遷。愚哲更相誤。  
當其昏滅時。聖哲森悲懼。青青風雨山。悠悠松柏楸。  
如何丘墓間。身心忽不悟。顧云始知所以骨朽翁。汲  
汲勞章句。顧云道氣

又

明興三百載。歲牧咸契稷。瞻焉窺天步。箕頴路久棘。  
賢哲無林泉。問學走邦國。馳驅影簪纓。文字坐幽壑。

不見荒途遙。古八勤杖策。秋蘭佩芳余。愔兮知山色。  
顧云楚詞佳境

又

良辰不自得。卒卒事征輦。孤雲逐飛鳥。氣象空悲淒。  
日月候明晦。掩泣虞震泥。戴天歸隴畝。異足有攀躋。  
鞠躬奉千古。毘勉料單棲。號呼爾同仇。予行及未迷。

劉云懷抱淒涼

又

藕灣詩集

四卷

八

五言古

白雲不住山。颯沓奔芳歲。中有荷鋤賢。薜荔穿雲際。  
南山豆麥稀。東郭偶然憩。捫髭樹瘡痂。悟道消新製。  
顧云深永偶耕勞素朋。稍飲來持袂。并迹忘古心。殊塗混  
夷惠。

又

曉起坐高岡。披衣望羣穉。清風落戶牖。艸路橫霜色。  
呼兒步霜露。胡不刈黍稷。終年勤雨晴。薄苗耐爾力。  
量非汗邪資。世亂歡所得。黽勉塲圃間。及爾同食息。

劉云田家語  
似陶亦似杜

又

憶昔事東疇。強自號明決。老農豈不知。隱忍容糲餐。  
三載廢隴畝。稼穡中斷絕。春秋陌上稻。倉卒糞人舌。  
殷勤獻老農。簞笠知余劣。荷鋤候月明。得意思工拙。

顧云末語深情當  
得之意言之外

又

日○夕○雲○霞○生○照○我○桑○與○梓○  
縹緲始歸來。一尊聊自旨。

藕灣詩集

四卷

九

五言古

雖無門巷居。寢食依丘里。深夜河漢溼。割娛歡妻子。  
蟋蟀鳴已疲。星月光如駛。挑燈讀我書。力耕良可紀。

甲午雜詩

顧云十篇漸入  
康樂境界

起曉步山園。側徑聯扉闕。曠矣天日清。參差風如織。  
樹底忽花朝。佳名難遽嘿。雖非爛熳姿。枝條迥物色。  
百州既欣榮。茅茁密荆棘。

又

昔賢重躬耕。阡陌勞幽獨。仲夏物候深。是月關五穀。  
鷄鳴不自安。曉起看僮僕。食飲無次第。百蔬克一腹。  
所慮氣力微。齒年豐艸水。皇天為雨暘。設法生蕎菽。  
勉哉二三子。輟耕事原陸。

又

行行何所止。迢遞故人廬。故人門巷靜。真氣雜樵漁。  
頗種高賢柳。難曳王門裾。開軒延我飲。清酒列盤蔬。  
堂上春風屏。庭前明月除。唾壺橫中夜。白日冷不舒。

藕灣詩集

四卷

十

五言古

高誼既今古。大道鮮咎譽。須臾冥憂樂。深山自晏如。

自註謂劉  
子勿藥

又

中散風不敏。好善而聞人。阮公遂埋照。臧否無人倫。  
嗟余亦婣直。物理匪深純。袒褐走當世。專愚號四隣。  
凜此一寸懷。染彼百尺塵。中路坐沉沒。掩室獨逕塵。  
蕭蕭龍門桐。倚倚岩上筠。不借風雲茂。肯憐雨雪貧。  
貧賤豈不憂。所憂良艱辛。

又

十載臥林麓。結構無世情。危巒照村田。老石坐縱橫。  
 對我藕花廬。日夕勞杯觥。漫煙入春晚。大樹光能平。  
 薤葉得淺隱。汗雨晴落松谿叟。輟騎嬌蘭齋。  
 庶人義則爾。入室何呼嶸。自註松谿王尹訪道剝餘  
車騎過訪草堂  
 詮觀空人更輕。側步倚磴草俯視。樵耕羣稚兒。牽衣  
 裾。深夕彌清泓。屢云古義愧。敢令野夫驚。攜手倚心  
 目。長此開平生。

藕灣詩集  
 四卷

四卷

十二

五言古

顧云  
 出古交

又

誰能都不暗。風志馳篇翰。開吟輕性真。兼復饒稽覈。  
 浮名既獲湮。築室蔽床席。硯墨勞交朋。餘酣或賞摘。  
 品。邇不覺開琳琅。隨手積。世界事傾欬。燕秦在帷席。  
 而我亦人間。行止得微適。顧云寄趣不淺  
受用愈真

又

結舍敢云疎。靜言步倚屨。匪勉笑語中。新詩

近者欣卧疴。百廢酌佳日。顧云所欲  
清心愈蕉分聲雨移竹。  
 淨胞寒溢老。秋風霧清暖。晴夕在室光。色舊樓遲虛。  
 湛歡更出步履謝。強明聰明歛。速疾因之罷。卷書深  
 退。機務黜。

又

劉生冰雪姿。一棹乘佳麗。良辰撰山川。今古舒深睨。  
 耿介入塵塵。寥廓生搖曳。新塗絕網羅。故衣襟蘿薜。  
 林煙更我懷。遙夢牽秋袂。何曾隔風塵。彼此棲蘭桂。

藕灣詩集  
 四卷

四卷

十二

五言古

涼夜君村松。細雨余牆荔。會當整雙筇。三徑臨清霽。  
自註亦勿  
疑劉子

又

故人黃梅宰。壁簡來山村。邀我洞庭遊。木葉歌蘅蓀。  
 鞭驢走江側。扁舟果到門。瀟湘豈不佳。素志榮丘樊。  
 片帆一以別。薄幸清心寬。顧云轉  
得意足百里看廬嶽。新嵐  
 相吐吞。况彼山菊茂。殘邑多秋園。顧云入目荒  
涼及戌佳景舉裳  
 過鄉邑。採喚忘靜喧。持此謝芳書。東鄰聊可食。自註  
謂

源尹宗

顧云悠然獨在此豈肯寄迹鐘下者耶

又

端居日月長坐卧連蒼谷倏忽展濃陰氣候知松竹  
艸艸歲寒中此懷淡彌蕭第恐倦悠閒厭咎同奔逐  
側聞山根菴幕雨棲僧麓殘磬輒相呼冰屐穿林麓  
水遶名字交開顏試耳目山徑乍歸樵飛鳥照茆屋  
顧云照字奇  
行行返不迷冷眺深幽獨

顧詩集

四卷

十三

五言古

高士詠

顧云篇篇好句句好在應瑒  
百一太自古風之間  
劉云諸詠如太史公傳離合詳畧  
各極其妙無一失詞篇氣渾合

周泰若轉轂列侯亦已徂子房感舊恩報韓逞良圖  
飲跡中選會決策變須臾天地動一言英傑各馳驅  
淡若窮廬叟善與兵革俱形骸雖已晦金石莫能渝  
念彼黃石公韓彭何其愚

顧云子房啓端

又

運至洵言邁榮觀艸木蕃儉德非韜宴匪人良自安  
顧云  
古調  
嵒岬供流輩進退空蹢躅不見披裘翁意氣隱  
摧殘安知燕雀好而異龍與鸞浮沈定至理仲屈有  
齊觀漁父念滄浪屈子悲幽蘭

又

賢哲多異貌周爰乃欽願鄉里曠問好亦得鮮懼疵  
努力追綺季揚波汨其泥修道庶及時獨守東岡陴

顧詩集

四卷

十四

五言古

又

龍龜穴深淵鴻鵠棲高枝咄咄鹿門叟採藥多所遺  
逢萌勇拊冠瓦盎復行哭君公處牆東避世將自辱  
穢德繁令儀顧云五字奇  
僧牛何僕僕頗聞范史雲激詭  
更絕俗楸蔭亦薤薤鹿車時假宿  
出如畫  
儒抗言稱鄙惡  
林宗天下

又

漢室既中衰焦光乃絕口結廬河之湄廬焚雪自守

玄沙中居士。燥濕本無有。因樹爲居。人備保固。儕偶嚴遵。卜肆深塵俗。偏難圻。

又

許由逢聖主。子陵亦明君。顧非出世遇。引決胡殷殷。志士樂玄漠。窮達失其羣。勞勞風中飄。悠悠灘上雲。土苴瞰千古。豈復念功勲。俯首阿衡儔。出處徒紛紛。

又

嗟哉梁伯鸞。五噫獨出關。茫茫賃春兒。著書曾自歎。

藕灣詩集

四卷

十五

五言古

四皓既尚。爰牧豕亦何難。有妻如孟光。相惜同羽翰。生爲同袍裳。死別初羈單。高塚傍要離。清風生夜寒。

顧云一結情然

又

孫登事苦行。散髮被風雨。草衣而土居。一弦聊自撫。投身入水中。畢竟無嫌怒。思彼弱喪門。淡朴鮮欣慕。炎嶺靜孤清。馳驅絕憂怖。阮生山林儔。相將頗無惡。半嶺出鳳凰。萬古猶韶護。久嘿謝嵇康。所以抒情素。

顧云。歸隱句。餘外之聲。

又

弘景好松風。吹笙入高嶽。顧云。青雲影杜門。白日光彌顧。著書藥物奢。望岩仙可庶。老至壯不稀。歿已香猶注。陰功誦神仙。所恨物命蠢。蟲蛭雖命微。念此將驚懼。

又

阮生信方外。欽志何存存。人生若朝露。沉醉遂朝昏。

藕灣詩集

四卷

五

五言古

六句得無久。坐客始難言。長嘯或更哀。啼笑忽無門。吁嗟誠我師。過夫久絕論。稽主非阮生。挾琴乃見奔。一朝舒青眼。禮法半仇冤。達莊雖有在。心跡豈云渾。

又

飲酒何爲者。陶然絕思慮。俯仰天地真。萬物如寤寐。名字不可知。攘袂徒辭費。二豪豈不豪。意氣得無僞。

又

長源少奇譎。來往嵩華間。岩岫忽寡索。蹀躞成間關。

兩京既恢復。大言滿人寰。惻怛事人主。骨肉爲慘顏。  
仙人委異香。升天苦不閒。草菅愁物命。進退久顛顛。  
吁嗟撥芋者。懶服空衡山。

顧云乃見  
鄭侯之大

又

疇昔歸田園。稼穡媚芳歲。一畝未及終。號呼凍主稅。  
偶耕亦古賢。世亂鮮幽憇。耨耕上隴畝。歲暮悲何計。  
善哉崔生行。田宅終委棄。奴婢各有爲。酒食聊相逮。

蕭灣詩集

四卷

十七

五言古

夫婦誠可娛。嘯咏南山際。

又

平生輞川圖。朝夕不去眼。濯濯中允吟。煙雨更編簡。  
顧云側有裴秀才賦詠亦無限如水相淪漣似易共  
睨眈孟子氣逾道歸廬遂致束

又

材全鮮虧成。德全靡得失。逐逐成毀中。勞勞豈素履。  
李白意氣豪。薄海寡儔匹。大笑解組羈。羣慝榮蓬藋。

浩浩吹臺吟。皜皜竹溪逸。晚年黃老書。放懷甘屢踴。  
清泉矢肝腸。白石羅膠漆。謝家有青山。欲往藏深密。

又

陶公不狎世。任真良自得。穎脫氣本豪。沉潛語類嘿。  
著書解蘊空。拒人匪豁刻。五柳雖不多。一丘志可塞。  
山氣日夕佳。有酒樂稼穡。閒居胡寡歡。顧影滋大息。

顧云一  
詰妙

又

蕭灣詩集

四卷

十六

五言古

左司薄豪華。高潔鮮嗜欲。掃地日有餘。焚香遽遠俗。  
閒淡見古初。調高寡約束。東野選句佳。刻削類哀玉。  
積水翳林崖。孤吟起轉篤。時流難與言。獨寤每深勗。

又

典此亦何深。隱士多茹屋。古之歌詩人。山水盟幽獨。  
顧云爲喜  
吟者增邑  
門前鏡湖波。谿外浣花竹。高吟洽性情。寡  
和原貞感。不見白雲原。頭白方千宿。樓樓九日山。落  
落王官谷。樂此味外言。檢躬愈自淑。

又

唐室有遺老。形骸半古今。脂韋厭世俗。生死罷煩侵。  
家業一朝散。手携石鎗。吟身服華陽巾。辭帝入山林。  
累月卧塵土。體上青毛深。錫之白雲號。閒如白雲心。

又

植梅弭逸叟。結廬乃孤山。恬淡節章句。家貧遠市闌。  
雙鶴足延客。小艇西湖間。爲詩輒復棄。遺句固難刪。  
信無妻子累。梅月供餘閒。嗟彼种生懷。茂陵徒追攀。

藕灣詩集

四卷

十九

五言古

石門眺謝公臺

劉云廬山詩  
古詩皆清老

昨宿清涼岩。今憇石門址。回合一壑中。雙關騰幽詭。  
孫挂碍天丞。雷殷觸地起。萬丈鐵船峯。影立寒潭水。  
側有謝公臺。空翠亦何綺。搜崖得題詩。艸木秋愈美。  
老僧卧會霞。一飯兼鹿豕。寂歷增古情。開顏佐我喜。  
坐說諸道人。猿背斜陽裏。

天池寺讀王文成公手書

步出神龍宮。遂臻天池寺。石磴躋深冥。霞宇榜金字。

信知天子尊。日月奔幽邃。仙人耕白雲。豈爲尋常致。

大駕一朝還。竹林深自閑。近覽文成書。落筆驚魑魅。

四紙勒晴空。夜撞星辰墜。自註文成手書中語英傑不再逢。造

物虞造次。昨自開先。來空讀擒濠記。

周濂溪先生墓

周子生道州。濂溪本家山。坐愛蓮花峯。千載遂不還。  
顧云千載不還。濂溪名未改。日夕能潺湲。或云爲總公還。庭人不解。

藕灣詩集

四卷

五

五言古

築室東林間。不殊南康守。而憂山水慳。當年二程

再至北玄關。未識此中意。遂令風月閒。至今墓田下

愴惻絕躋攀。

劉云淡  
處甚老

上京山訪陶淵明移居處

梁里有高賢。匡廬亦勝跡。素心山水中。南北遂絡繹。  
康坂與靈溪。厥居原咫尺。寧知古人心。得意隨所適。  
顧云正悠悠玉京山路出。樓賢陌。遙情抱長河。灩灩

潤中石悅惚蔽床廬斗酒寄苗麥諒難殊犬雞坦焉  
有晨夕我亦愛山人襟期開宿昔白然車馬間賞心  
舒愉悻

草堂故址

自公有艸堂乃在爐峯下自云世網牽煙雲始結架  
開池種白蓮日日疑婚嫁題詩五十篇未必皆陶謝  
顧云足風詔下潯陽醉吟何時暇當時已盟寒近亦  
賞是詩  
稀臺樹荒榛逐秋風榮枯若竹亞隔谿與僧樵長虎  
時遭夜指顧應難真日入隣邊舍

蕪湖詩集

四卷

五言古

招隱僑同南康周長孺觀東坡佛印所植松

一水挾天來數折轉深碧千松亂曉風向晚聲愈積  
顧云聲誰植乳龍姿玉局來仙客有時物外僧紫苔  
積妙  
添履跡良朋實周子顧我久夷憚彷彿義熙間子長  
轉難釋

同姚山期遊上方捨觀虎跑泉  
客從虎溪橋遙指東林樹幽靄出上方晴空暗風雨

顧云登徑寒數朝枝冷露疏行屨一塔敞金光照見  
高在日  
天池路斜陽忽蔽虧屢變深生悟我交姑蘇英素貞  
鮮回互長嘯古今心愛此不能任而我久浮沉萬世  
誰能驗聊煮虎跑泉一酌千山暮

望破額白蓮二峯

野寓適平時草色春難返田家風氣閒可以觀雲際  
望破望巔峯洞鑿光猶麗流水咽平橋松花染苔砌  
道力竭餘滋清風不可閉屢眺展遙心孤悟詮真諦  
蕪湖詩集  
四卷  
三  
五言古

恍忽山中人疎鐘動幽契

顧云是  
望景

又

白蓮高出雲飛鳥接翠微三復山間路澹淡落餘暉  
咄哉二大師葉葉舒光輝真身區中賞大法世所希  
安知乘化力彷彿留真機

由龍池入雙峯山行作

暮雨拂深岩村茄積幽照顧云拂字好參差卧雲巒



發展危眺曉行氣力全  
岌岌輪勁慄春曉山脚煖  
真杜甲折逞窈與谷風豈不寒  
細綠舒新耀重岩宿  
霧沉欲往迷孤峭弛擔勉僕夫來身隣虎豹躋尋得  
步坦松根環語笑  
嶺翠淡無言界色凜諸妙

顧云饒有俊句  
結意更淵然

宿弘公房

大壑渺衍阡古寺延雲關  
禪翁竹徑姿妙理久契澗

藕灣詩集

四卷

三

五言古

江海曠周旋老杖恣超越  
焚香淨我懷久坐耐忪憊  
頗知山衲真負心有華髮  
欣賞欲無言展轉懷堪結

又

夜深燈氣黃山靜知人語  
顧云幽森開襟萬谷鳴僧夢清  
無主精移古人心素壁橫青塵  
胡爲有聖賢勞勞頌  
支許

白雲洞

岩雲旣駭飛壑雲亦決莽  
峻谷歛微舒一折成幽敞

古樹覆平門公歿得開朗  
似聞香林愁低徊出榛莽  
山風淡泊吹寒空勞像想

火談洞

鄙性好山川決往頻遭悻  
訪道盪層霞亦惟中所嗜

頃聞貫公居古洞延空翠  
陰翳絕人舍下臨光景碎

我行扣山靈神隱寧終晦  
歛歛天地開俯仰澄高霽

自註山行積霧予嘿視巖洞宜有  
異已忽晴則東西兩山皆歷歷

一時寄語鍾譚  
顧云未二

藕灣詩集

四卷

二四

五言古

葫蘆潭

下山始聞鳥兩崑懸徑怒  
顧云亦奇日氣冷亭午古路荒

憂懼洄洄壁中泉活活經  
屢渡野人詣往還蹇涉能

一數自註俗名三十六水白崖達祇園陰岸只回互門前一溪

流鐘鼓相沓注澄潭靜已秋  
濺瀑紛猶霧明燈茗粥

間寂賞兼緇素  
顧云深入處轉見自然

同閭邑侯振華遊破額山中

俯視塵沙域仰睇蒼崖巔  
物色洵方外山川靡不殊

賢聖誕里墟三葉展其傳團團紫雲蓋慈慈白氣纏  
真身坐空嘿大化悉源淵日入事瞻禮寶光銀夜圓

顏云末四語勝  
美宿贊公房

又

凡兩栢樹影茲舍利坊雲陰倍山入石氣亦低昂  
舊塔瓦甍嶺古洞紫崇罔高閣閉杖鉢歲久惟蒼涼  
神輝異代踪粲粲餘金光佛聲起四隅慘惻摧中腸

又

萬壽詩集

四卷

五言古

五言古

步出石魚磯碧玉流淙淙高藤漾曉颺涼松起暮鐘  
僧室參差靜溪橋忽相通觀云下石澄明月上樹飽  
秋冬携手得間侯曲徑久從容道心隨逝水欲被白  
雲封

白蓮遊序

名山虞狎山僧狎如家園島石苔厖熟無奇  
初入山者皆與山終也哉余登破額馮茂輒  
不忍盡以戀遊耳戀則不狎矣予卧雪思蓮

峯絕頂以爲無峯起而見日峯能顯雪遲之  
見霧并雪與峯隱之歷階而上霧乃穠并與  
乎遊者隱之目不見僑侶足跼踖踖然不  
知已巔也放霧歸天海而日挾雪以清信然  
者山哉以寒幻之以苦樂之

顏云似漢馬第伯太山記  
劉云序亦信然而清

雪浮瓦屋懷山兼廕谷起雪採晨寒履山辭雪宿  
早起見雪山疑是蓮花白花清不耐寒雲飛護花鬼

萬壽詩集

四卷

五言古

五言古

我行既以升我客亦以邁俯仰有一觀昏合無三界  
肅肅層爐翻皎皎晨光闢步履物候殊海色來深碧  
李園識遊

東北有名園背郭成幽屏寒生曲巷風徑折顏陽影  
喬木維支天啼鶯亂莫整亭臺怨短垣晤別艱馳騁  
左步趾數回桂栢何輪囷雲嵐匝地眠綠髮欺履穩  
斜途入翠微元元舒蹠冷右出薔薇亭竹松卧偃蹇  
忽驚心力殊門戶廢繩準如瓶衆卉移如鏡幽光耿

石來千里痕。草宿百年影。從茲復見臺。絡繹羅深隱。  
始悟徑步前。池光原炯炯。遙翻碧嶂陰。近揖芙蓉艇。  
坐此忽空懷。放歌寧避晚。

劉云離舍穿柳  
處似一首小記

雨湖泛月同劉幼凝李賜若

一艇抱郭流。隨波決所止。高擁菱荷風。微涼撤大暑。  
風帆颯颯秋。濯足看萬里。倒日射明櫺。輕霞引素渚。  
孤城信逶迤。漁歌自終始。鷗鳬夜不來。星月靜如此。

楊灣詩集

四卷

二七

五言古

藕灣詩集卷之五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仰陽胡效順抒白校

劉醇驥千里

同郡

顧景星赤方

閱

另張佳易無逸軒

佳昌弘讓

五言古

雨中訪傾赤方適僧送楊梅佐酒

藕灣詩集

卷五

一

五言古

日夕大江流。江聲莽四互。斬陽萬古心。旅客愁無數。  
高士亦城居。茆屋幽難遇。著書二十季。艸長門前路。  
相見亦何深。抵掌生煙霧。論詩數百篇。一一兼秋雨。  
豈惜酒杯長。展轉彌清素。

又

雅花何所屬。秋色滿堦墀。日暮不能別。相對風雨時。  
顧云高澤甚。漢人語。美人起長嘆。高詠乃忘饑。忽聞  
不得之。今人又矣。剝啄至佳。果驟見。遺是物。來遠方。可以喻相思。食之。

莫可盡明朝有別離

楊介子書齋

憶昔學忘言觀書專要淵豈能章句多頗欲靜昏  
楊子真良朋心目常皎皎遠風生懷抱芳辰正窮  
展眺共子多高吟即魚鳥既歸還復樂宴坐天地小  
徒倚散餘杯竹松細繚繞

又

二月倦雨雲北風猶蕩激艸堂互鳴鶉簷響聲愈寂  
詩集卷五 五言古  
雖非桑門資清磬有時聲身輕既歲時世遠  
何悲惕閒來更種蕉空塔供滴瀝

答懷

劉子述懷東余作也其言曰我獨思切安商

風世竟罕予舉其詳答之

管廋尚餘舌陶令且試官稍生豈不遠阮公誠獨難  
洵哉切安子遁跡沈漁竿一去三十載還海空蹤跡  
市襦寧不鄙白裕良所歡大力悲炎運傾覆愧偏安

諒無國士知卑心氣若蘭奠饋上丘隴盥漱復玄淵  
遺民幸老健屢詔勞龍鸞曷哉華子魚努力事衣冠

懷張開有江上書舍

故人神明宰勇退乃江干築室鷗鷺中舉慢見漁竿  
顏云朝望匡山崑幕宿芳洲磐貞觀信坦步澄江寒  
濁瀾簡編既簇簇煙雨忽漫漫高吟興易滿風雲肯  
乍寒我亦山中人白首思幽蘭

又

藕灣詩集

卷五

三

五言古

君家有逸叟官成恣所歡濯濯稱良牧皤皤信羽翰  
太守子龍先雅調不復作清琴君更彈上弦聲流水  
生有詩名下採撫雙鸞華廬豈不樂風波良自安况復高堂上  
啜鯉勸加餐

園夕見并頭菊花有感作

日出見秋風日入天逾碧  
菊已花因風生愉悻素質挾霜棲月落光彌積如何  
有并頭幽芳儼共俗邁種既相憐比德還兼適  
顏云二句合看愈佳  
不然見字古已用矣

齊昌來。艸色。僂行。役。吁。嗟。及。朋。心。次。第。高。賢。迹。時。顧。赤。方。歸。落。念。千。秋。三。徑。醉。深。益。

壽陳孟敦

聲風枝不汗。龍薤膏如玉。坐見彈琴人。抱月理幽曲。曲中何所云。知足聊不辱。採茶不及苦。食松兼致菊。八月蘭雲秋。曉涼淨如浴。凜其冰雪姿。獨立羞黃鵠。

顧云不俗

劉岡玉澹閒艸堂

藕灣詩集

卷五

四

五言古

劉生有艸堂。結構無新製。植援見古人。歲月疑松桂。微雲浸北牖。幽蘭紛左砌。仰視天漢遥。風雨來次第。盛暑失炎空。展眺乘清麗。我聞民生艱。百年如暫憩。著書萬卷勞。艸檄三軍厲。悠悠月下鋤。落田間稅。取適信有由。致違良無泥。願言遂飛鴻。晨夕舒搖。

劉云流暢

審交

擇林不擇根。中土變荆棘。種穀誤種糧。白頭思黍稷。

河。有。絕。險。龍。門。澗。塞。有。時。泛。安。波。舟。楫。戒。孔。亞。所以審交游。買地施正直。

又

下有鴛鴦床。上有日月光。結髮事君子。歡愛照子腸。十季理琴瑟。素翼雙鳳凰。黃金生離別。弃置有路傍。靡蕪妾所採。菅蒯妾所長。兔絲附松栢。根絕空低昂。大賢戒隙末。良朋天一方。一聞谷風辭。淚下沾衣裳。

顧云俱入古

藕灣詩集

卷五

五

五言古

士有傷心行序

顧云序似恨賦。劉云惻惻。媚媚可問六朝之席。

夫托跡玄邈者。神息而音稀。寄懷廣漠者。志淫而語肆。彼豈能目絕滄桑。心鮮慨慷乎。知不可以力戮。故盲放而詞斷也。累俗縈懷。與世糾構。風雲異面。浮沉殊觀。有足不痿。有舌不聾。所謂信情貌之不差。雖百變而在顏者。也。余生薄祐。少失先人。鮮民不死。苟活人世。

祖○毋○劉○美○子○襁○褓○携○我○江○車○厥○十○有○六○齡○而○  
伉○儷○我○乃○謝○毋○余○帷○置○房○室○焉○毋○宦○蜀○三○載○  
以○險○薄○青○天○余○隨○不○許○晨○夕○之○間○幸○無○顛○沛○  
然○而○月○宿○風○吟○實○惟○一○二○舅○弟○毋○歸○之○五○年○  
歲○在○乙○亥○民○汴○克○斥○戎○馬○填○衢○棲○驚○魄○于○山○  
椒○寄○亡○命○于○水○渙○瑣○尾○之○嘆○雖○盈○果○谷○之○實○  
鮮○迹○也○暨○乎○庚○辛○當○事○不○戒○秦○豺○狼○而○食○土○  
地○饑○饉○薦○臻○疾○癘○雲○鬱○衆○殍○聯○聯○寄○命○以○目○

慈○親○倍○棄○之○過○早○孰○憂○駢○集○之○何○深○咎○方○寧○  
朋○盈○坐○骨○肉○如○雲○出○列○騎○從○入○擁○清○尊○雖○第○  
瓢○之○可○樂○亦○罄○匱○之○鮮○陳○胡○積○悲○而○釀○垢○萃○  
百○憂○以○爲○身○若○涉○大○水○渺○無○四○隣○斯○固○淵○雲○  
墨○妙○難○索○其○隱○曠○札○操○理○莫○貌○其○音○所○以○寡○  
耳○目○之○樂○而○不○可○聞○疾○風○飛○鳥○之○聲○也○  
善○漢○房○之○詞○工○部○多○瑣○尾○之○句○長○人○然○而○常○  
豈○好○爲○是○悲○涼○哉○所○謂○其○時○則○然○也○  
斯○時○也○攬○筆○爲○文○深○不○沈○吟○淺○不○咳○噎○瀏○漓○  
暢○其○幽○思○喧○宕○拭○其○洩○涕○雖○履○危○以○千○  
墨○貧○于○一○隙○乃○有○晉○江○蔡○先○生○者○簡○于○閭○  
獨○凜○鑒○澄○既○惡○予○之○悲○壯○旋○相○詫○以○傷○心○夫○  
聆○聲○識○興○亡○觀○玉○辨○俯○仰○猶○目○步○其○趾○耳○正○  
其○聰○乃○以○糊○名○樹○棘○之○塲○如○悉○其○憔悴○宛○當○  
佩○玉○之○語○如○聆○其○呻○吟○豈○有○神○傷○于○中○音○浮○  
响○外○旨○澄○其○內○識○備○目○先○者○乎○幸○從○簡○置○  
此○知○心○夫○賞○柯○亭○之○竹○者○不○必○截○管○爲○吹○

嶧山之桐者或在撫弦爲美以爲知已不信  
賢於經年白首云爾

習我際治平豐融不云樂今我罹百哀幽懷迥寂寞  
所嗟骨肉殊至理未能託孤貧敢自輕戰戰增恭恪  
乃有隔垣人肝膈如相索攀懷見新悲剋畫如斤削  
嘆彼行路翁高談少村度所以感知音不在祿與爵

湖歸

結茅在湖陰深松覆其處爰有農夫居村色淡容與

藕灣詩集

卷五

八

五言古

凶年厭身閒籬落罔拮据依山置枕惟床前禽鹿踞  
縷縷松中煙鋤之不能去農人告余言秋光爾何堪  
混迹久玄冥夷惠兩無底誰能抽旅思寫霧空箕俣

其二

曉起見雲林雲林舍歸思遠壑幾煙封十里移山致  
牽崖出衣裳半規迷蒼翠渺渺憐間鐘度林何所倚  
微想我行忽見僧行李清無對一肩秋水篇爽颯也  
霜吹次第望家園饑寒勞委置

劉云清矣而氣足

先夫人歿三十七年姑蘇遺詠滯人口而罷澤  
闕如與仁兵火不墜者一玉環存亡妻吳氏  
歿六年存黃金指環二客夏避兵竟歿鳳穴  
茲壞垣復見家人足悲喜大兒已迎婦應執  
先人澤此三世物爲詩并遺之

徵物凜孝慈百年視家室先人耳目觀子孫伺欣慄  
土花祭鼠居光景迷風日豈謂雷塘釵鸞龍耕復出

藕灣詩集

卷五

九

五言古

三世呼婦兒歡見如聚膝執澤憾我疎繼志應爾容  
輝輝金玉資式是生康吉

顧云慈孝出之深厚如許

病夜聞雨聲率爾成詠

床前雨聲侵戶外鷄亂鳴雨以變秋氣雞爲存故音  
顧云好好嘗咏鷄鳴主人卧何爲澹若無弦琴齊物  
風雨之句得此更暢  
既罷論養生時廢吟晏起歸臄臄雨色還高林

劉云淡淡漠漠似韋蘇州

晚秋書懷

荒菊被深園。黃紫各異色。爛熳起秋風。繁霜轉拂拭。  
物生信有由。榮枯恣所得。候至驗天隱。非能全并側。  
忽見隨陽鳥。凌空生羽翼。慷慨同儔尚。自虞縉弋。  
豈無翔天翎。保茲食與息。

顧云天時人事從微物  
發之遂盡理致

又

登高望四海。百州信已稟。鵬鵠亦何心。四序誠難拔。

藕灣詩集

卷五

十

五言古

芝蘭善自懷。難與松柏期。蒼然天氣寒。襟帶懷所思。  
所思不復至。日暮商風悲。悠悠復悠悠。孤居三嘆誰。

又

朝出事征輪。暮入歸農園。北風吹裳衣。艸盡門前路。  
至性老天遊。行藏窺宿羽。寶此孤雲踪。醜彼弋人慕。  
忽聞長吏過。投刺乍風雨。下馬入小園。再拜舒情素。  
顧云忽入此。點黃花信。我閒日入全深。秋寒更豈不。  
綴然。是實事。嚴野坐濡霜。露曉望東南山。如何更坦步。

又

秋冬惜夜長。老至空坐卧。宿鳥號深更。哀壑更相和。  
拳簾望殘花。燈影臨牕大。多年熟蹉跎。情性成軼阿。  
反側亦何愚。浮名徒自挫。起讀古賢書。努力共寒餓。

齋中讀書

萬物恣開落。天宇曠晶閒。今人匪古人。精意乃相關。  
獨坐理細軸。時臨松竹間。疏疏涼氣切。翩翩飛鳥還。  
興往念低昂。情適乍追攀。校讎不數紙。起見牕中山。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一

五言古

百里橫蒼翠。高深可破顏。

聞雨

苦雨行人靜。猶多未息肩。日暮弛負擔。蒼茫見山煙。  
我生畏行役。馳驅已歲年。中腸鬱不舒。孤燈照宴眠。  
朔風厲永夜。鷄鳴不敢先。念此增太息。懷抱空纏綿。

山中有春艸懷毛尊素

白日麗春條。含榮發其滋。幽岩信遊目。黃鳥復鳴之。  
晴雲颺天中。餘芳肆地垂。顧云鮑芝蘭一朝秀。綺谷。



何差池美人坐茆茨微吟善及時古懷鑒明月薰風  
灑靜儀豈無市朝兒燕居各有私日夕子規鳴君來  
胡遲遲

五言杜體

湘上書至懷文氏妹

客從瀟湘來遺我數行書書中重太息使我久踟躕  
憶昔先皇水老賊竟恣睢陂角塞天地蒼山痛哭初  
得意處骨肉半城野雙眼割行裾余歸幸問道爾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三

五言古

繫尚干旗陰風吹鬼血隻影回空廬日月隔威孤伶  
鬼徒遽除豈知三載後客路聞趨趨斑竹照啼蹤  
冤暗異墟所恨良人沒何以困泥淤管爾同食飲素  
德視璿璣背人矜嫂孽弱質已閨譽爾嫂丘墳大雨  
明各異居長使經天淚蒼煙共嘆歎西望洞庭波慘  
惻悲門閣

劉云似佳。顏云杜不可及者。  
至性。出之自然渾厚。

二月

二月夫如何雲雷壯不已轟然耳目開百靈一時喜  
頌云余亦有言豈能矜形容良已沁肝肺翹首非類  
聲頗歡喜之句  
狂策足不云悔馳驅國士心慘淡發婦緯老眼問皇  
天歎嘆必有以

縛柴

縛柴爲門屋結構四尺長疎橫亂觸手取足蔽匡牀  
下餘霆雷入上挂月星光左竈隣野婦右徑滿衰楊  
諒非寂賞姿躬耕况未遑子規叫中夜獨坐起傍徨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三

五言古

三春重花鳥胡爲滯此鄉側聞夜來寇反覆多怒驤  
普天半孤寡骨肉禁再戕皇天本正直理數有通強  
古皇重禮樂野老念珪璋盈虛固有物豈宜常頽傷  
昨自山中來卉木餘冷芳愁思立且夕耿耿愧衣裳  
努力贈賢豪賊圯寧倘伴子行知不迷束縛并深藏

白鶴龍王潭

深山長曲溪山水嘗相厄上挂千尋岩下踞蛟龍宅  
危石遠遊人威神恒履屐玄陰不掩陽龍隱淵聲清

雲雷此卷舒。激盪在咫尺。巨湧既波濤。細澣多霖霖。  
深黝納諸巒。水石同蒼碧。斷縷莫時施。萬仞餘沉璧。  
脩霧杳素林。霜條森劍戟。底谷晚自號。水壑相潮汐。  
如怨時悲吟。如物相解縶。已具風雨客。况復當電霹。  
此時朔氣寒。窈窕理鬼鬼。因思曾我聞。霖澤神無數。  
何以蟄鱗居。便旋美仙嗣。日暮一瞻禮。倉卒勞攷核。  
我欲泛小艇。履石銘其額。吁嗟且獨還。夕陽影歸客。

劉云潭光在目  
又云妙結

藕灣詩集

五卷

十四

五言古

靈泉洞記

湖上不饒于水而饒于石。東南之間。有山嶄  
嶄。側肩睨目。逆與江闊。左瞰江右。枕湖則惟  
石。實踞石于足。為磴。磴為石排。為牛肝。為上  
下山。為積布。石于腋。為洞。洞春夏俯湖光出。  
清泉以相響。答秋冬湖涸。短艸離離耳。洞側  
人為陽城。為靈泉。辛巳臘。初予從石排渡石  
戈。戈厄中流。若龍卧于江。而見其爪甲也。風

雨煙波遂及沙村。冬人王太生觴余。話凶年。  
是夕里僧謙如。顧云。又一波瀾。從海上挾。  
千步沙。驚濤來。夜半朔風。凜栗潮出于舌。余  
輩咸振衣起。如雪立。因疾呼王君子。十里差  
一面。山洞而愧。彼海上僧。為詰朝不與雨波  
者。有如江詰朝。渡江抵積布。下僧與馬積布。  
石橫理而縱之。上數十丈。嵌空隙。倚欲下。噫。  
人徘徊不能去。過積布抵吳王廟。行五六里。

藕灣詩集

五卷

十五

五言古

至靈泉洞。側友人翟生。主朝夕。是夕復雨。余  
謂六七人者。急閉而耳。我將飲酒而已。胡雨  
為詰朝。食我麥羹。而不縛炬。執燭為洞遊者。  
如不渡江。翌日雨霽。主人縛十炬。人持一童。  
子挾種火。竟遊在靈泉詩。

劉云序似元道州  
詩似杜少陵

東南有高峰。奇雲鬱決泝。鱗鱗石氣寒。蓄泄何深廣。  
古洞谷共陰。雲龍風所掌。天地窈窕居。日月不能

通驅江湖波隔壑。殊響我挾江雨來。僧携海濤行。  
側肩人永巷。火曲逢高敞。雲光刻削深。觸類滋伸長。  
列炬視鴻濛。斧鑿誰今蠹。旌蓋象馬形。幽室何擬彷彿。  
數入接清泉。涓涓靜甕。而自註洞深。風俗當早雪。餘  
句勸飲享。以禱取其水。深知造化功。宵然肅心想。安  
知無大文。千古不可朗。

劉云新句  
幽古

梅山詩并記

藕灣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五言古

辟寇湖上十年矣。湖左十里而近。有劉季峯。  
漢祖避兵處。竹葉雙出。傳漢祖匿山中。取而  
剖之者也。大江以南。魯山峻嶺。爲荆山園。卞  
和泣璧處也。斧痕隣天。旁石猶在。玉狀予皆  
嘆恨。不一登視。今年偕弟開。讀書湖庄。訪友  
人王。大生。夏漲連江。雲濤渺然。過沙村。村側  
里許。有范公純仁遺跡。高峯茂菁。石礪礪翠。  
微山外。煙雲半縹緲。迤邐逼人。或曰雨至矣。無

藕灣詩集

五卷

十七

五言古

往余曰。秋氣賴林壑。間固如是。披竹棘。伏石  
間。過雨。漸見大石。方廣垂覆如厂。內有石壁。  
立長丈餘。風雨不侵。蝕漆書梅山字。徑尺有  
咫。左字五。已卯孟冬朔。右字四。范純仁題。亦  
度可三寸許。大者則忠宣公筆也。雨少止。尋  
故道下。謹按忠宣。歷事宋仁英神哲。年七十  
五。卒于宣和辛巳。哲宗丁丑。與呂大防。劉摯  
蘇轍等。流嶺南。是時忠宣因疾失明。怡然就  
道。越三年庚辰。哲宗崩。徽宗復。忠宣官遣中  
使賜茶藥。兼問目疾。則已卯之歲。忠宣固在  
永州矣。且兩目俱喪。安能援崖作大小書也。  
或曰。若是其僞哉。曰。非僞也。然則在仁宗已  
卯之年乎。公于是時年十三矣。曰。年十三。作  
如許字耶。曰。何爲其不可也。哲羊元敬。年十  
二。工書。風霜林。書入于醖之室。我明李文正。  
五七歲。嘗兩入禁庭。作大書。計文正守睢陽。

忠宣以家舟與石曼卿年亦未壯區區佐梅  
山宇豈異哉且文正招討陝延忠宣兄純佑  
年將冠卽與諸將出入盡得其能否文正賴  
之以盡一時之用况忠宣大節出純佑禮輩  
萬萬此豈足爲公駭然則是書也斷斷在仁  
宗已卯之年忠宣年十三或阻舟遊覽無疑  
也子弟曰然有是哉此古人也足以風矣管  
者韓魏公年少以家艱從其兄入齊安黃人  
思之刻其詩于四十年後蘇端明以貶謫泛  
赤壁下浔川過予邑西橫里至今增重夫大  
戶土姓垂白之老高官豐爵赫耀鄉里卽不  
能以其文字爲邑里重而不肖者至使後人  
吐罵至如名賢宿望雖童穉之年貶斥之宰  
猶不忍沒獨一忠宣云乎哉惟是江湖咫尺  
長委荆棘猿狖鄉人旣不能知知者復不數  
至徒使七百年山川笑人兄易詩以記之

文亦古  
秋○水○瀟○瀟○歸○天○水○石○如○相○阮○家○家○蘆○葉○中○漸○覺○沙○村○隔○  
十○年○不○渡○江○江○聲○誰○古○管○買○舟○競○一○浮○村○岫○寒○可○摘○  
翠○色○青○巖○巖○雲○光○白○格○格○微○雨○戀○幽○深○隔○壑○峯○愈○積○  
嘆○息○發○中○流○何○山○不○可○惜○豈○謂○叢○箐○間○復○隱○高○平○跡○  
自○註○忠○宣○遂○登○所○望○山○蹈○危○生○蹶○踏○再○履○山○中○雲○巖○  
崖○猶○躑○躑○上○石○覆○方○廣○下○臨○景○無○尺○惟○仁○及○弟○開○遂○  
勇○披○荆○棘○旣○睹○梅○山○書○愛○觀○已○卯○筆○倉○卒○見○千○古○鬼○  
藕○灣○詩○集○  
神○生○點○點○嗟○彼○仁○宗○朝○文○正○猶○迂○謫○已○矣○嶺○南○人○閉○  
目○何○奇○策○宣○仁○固○已○亡○悼○京○寧○久○聲○咄○哉○天○子○尊○識○  
面○廢○挈○扼○嘆○息○理○歸○舟○江○波○翻○石○壁○遂○阻○荆○山○遊○無○  
爲○更○蹙○額○  
劉云全篇氣老甚  
顧云亦道州亦少陵  
雪夕望東山懷舒氏伯仲  
朝望東山盤暮望東山顛  
晚望東山望今茲忽異焉  
側聞舒氏子散髮卧山爐  
大舒春雲姿笑啞歲嬈妍

中舒飽江海縮脚耕山田耿耿皇天愁藉藉生浪仙  
舒僧風雲從此苦日月不得開顧云似小舒齡最少  
蔬食已多年辛勤坐短榻寒玉刷清堅孤燈煥形影  
氷骨相迫牽我爲墨莊王汝作硯山仙我欲張吾軍  
大戟鼓驚驚竟夕不可寐刻畫池綿穿安得洗混瑱  
臺洞理幽鮮君能役山靈飛夢致瑤箋

東山贈何子

藕灣詩集

五卷

五言古

五言古

壯士一杯酒短褐翔寥廓匣中秋水鉞天外舒長嘯  
左顧落挽槍右盼澄湘鄂壯夜南山歸虎血殷肩膊  
此豈山中人而能老丘壑苦言世事非俯仰成慚恹  
削藉穴深翳薜荔眠朱祿千岩泉愈歇百盤峯轉拓  
我行寒春花未面先秋皓至語隔溪與妻孥掃徑

劉云英魚  
勃勃

遜家伯守歲食黃精

今茲復歲暮日月靜愈卒捺理敢云深相資仍骨肉  
吾宗本孝慈况復俱華髮招飲亦尋常但坐和風  
高盤缺獻酌黃精堆突元採掇在茲山妙理兼松

至性  
顧云

端硯

來從層澗底置此孤雲岑顧云造物要爲此能如高  
士心巧匠製愈朴暇日開我襟靜理欲忘言屢喻非  
知音

藕灣詩集

五卷

五言古

五言古

弟開避賊山若賊至投奔崖以斃爲長篇哭之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吾弟不解此坐使古人傳  
顧云惡庭荆色已莫經天淚海長廿年郊島竟蕭瑟  
埋鬼疆短髮從予遊肢骨淨蒼涼予文爾嘆息爾詩  
余和倡當世知名者或號爲二張顧云康辰息湖上  
促膝兩艸堂弟爲藤石齋余編風雨廊隔舍琳瑯音  
憂憂夜未央六月湖天壯菱荷何渺江秋風送爾歸  
短調猶硜硜共冬賊數警烽火疑故常爾仍赤山

余行復斬陽爾我不可別○  
手過橫塘然咽雙語

于時苦告我厥夢乃不良○  
亦知非長策而色已蒼

爾父年半百○  
室在帷床一朝生死別○  
壯質已顛倒

上有千尋崖○  
下有百尺霜○  
冤兮履其間○  
料料誰窮翔

咄嗟問天帝○  
睨倚天之閭○  
秋氣立癰瘦○  
刻削如瘡瘡

顧云絕好古猿身裂幽獨○  
蘭蕙斷芳香○  
冤兮無歸來

詩然退之猿身裂幽獨○  
蘭蕙斷芳香○  
冤兮無歸來

親故半摧亡○  
有田盡流血○  
家無宿春糧○  
千古騷人言

招招空誕荒○  
乘雲俯天際○  
無為塵世戕

藕灣詩集 五卷 五言古

顧云美招

藕灣詩集卷之六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京口談允謙長益

姑蘇姚 佺山期

門人饒子國百豐輯

七言古

談云悲思鬱結其音繁促近日為詞行不得不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古

姚云七言篇什不多而沉痛頓挫兼古人之長

王師行 丁丑斬陽作

北風一夜江湖黑○  
短艸幽如變顏色○  
啾啾人鬼望王

師劉云凡月明賊去無消息○  
顧云坐念鬼鬼猶動王師蹀躞黃

梅來大旗斜卷甲○  
光開燕弓粵甲等○  
開集楚語秦歌

坐夜立野燧烟橫○  
接天紫四萬軍屯五十里○  
中有塞

北兒意氣吞江汜○  
碧眼卷髯髮斜指○  
熊熊晚度明湖

水鐵衣嶙峋醉未起○  
黔兵鎖兵竟披靡○  
我聞元戎集

師良已力。官兵五道紛如織。天子按劍畫中原。老臣持重如克國。我居荒莽非一朝。烽火淹留寧三月。青山無人血骨白。顧云三殺傷斬伐窮毛髮。兒童莫厭凱歌遲。虎狼庶就旄頭沒。君不見繡甲貂冠掃地王。膽墮王師昨日降。投戈士卒與翺翔。顧云結意含著

劉云篇力甚足

戊寅春二月朔雨水冰

春寒盡日泥行步。我行哀壑迷天路。石嘴崖邊足流

藕灣詩集

卷六

二

七言古

血馬僕顛僵哀號呼。羣峯逐逐雲相繆。日暮無人豺虎伏。中原南北走烽煙。幽巖草樹皆戈戕。是夕雨水更冽冽。朔風狂吼肆捲擊。松竹無波聲哽咽。夜半千枝萬枝折。折前年雷電冬可咤。夫怒不回雨木稼。貧兒飯食會備無。古識還傳大官怕。嗚乎木稼余憂只羽。書昨夜如雲駛。百萬貔貅宿太湖。去我瘡痍二百里。嗚乎木稼余憂只。

顧云不愧作者

西馬來

流寇始延綏。噬秦晉豫蜀。馳突楚漢間。以馬逐人而食之。楚漢之民畏焉。曰西馬來矣。西馬來矣。

冬十二月西馬來。輕趨蹶蹶連塵埃。冰飛雪壓江村暮。荒城鴉噪樓煙霧。弓刀洗血。瘡長風。層積枯天。天不怒。家家兒女淚如絲。西馬驅之臥屋。屋顧云屋展然此時竟有之西馬飲血嚼人屍。白骨差差行道悲。憶昔神

藕灣詩集

卷六

三

七言古

宗四十紀華堂。麗屋留妻子。小邑孤城絕鼓鼙。旭日清風散雞豕。何年西北疊風煙。幾載東南勞弓矢。君不見李特樹齊司馬。問君不見赤眉黃巢亂劉李。問道驛驕出戰場。古之戰場今在此。

談云促節悲音不可多讀

水西門行

辟賊者爭門有擁卧而斃者。作水西門行。寒濤怒鎖層城閉。朔風倒射睥睨脆。哭聲直撼水西

門地圻天崩天亦弟亦有本嗚乎世間萬事可經  
人何必弓刀與賤貧轉眼江機飛霹靂十人競渡九  
人溺

秋風歌送開弟歸省

西風夜半尋隙隙抱琴起聽今何夕落木江波帶雨  
秋促織依人人作客劉云悲涼警切老弟暮春入湖上眼看  
鴈去湖天茫雁回暑退只須臾敗荷枯樹生懷想弟  
之歸矣秋益老故國雲林獨潦倒拜毋曾携二月花

蕪灣詩集

卷六

四

七言古

霜光淨拂今如掃弟之歸矣何嘆息篋內秋風更狠  
藉有書百篇見父娘益我懷思若李白

顧云稍似袁中郎耳

送劉九之河南

劉生三十鮮遇步好妙賞幽稱奇素山川嶽結卧不  
舒許將風雅蒙霜露長安道上多今古况復經年事  
戎武春風草木尚河山蟻虱健兒悲戰苦夕陽禾黍  
走狐兔流鶯野店生新煥太行高遠太華孤影落黃

河看日暮顧云無聊不朗陵風雨正丞丞主人琴鶴  
更相隨放歌莫辭金屈厄笑呼日月盤蛟螭男兒閉  
戶真堪恥古人感慨必有以誰將綸羽事中原萬里  
之行從此始

談云壯激不忽

江南行

拾焚餘也

江南之山鬱嵯峨影落江心似頓戈山中之人戴笈

蕪灣詩集

卷六

五

七言古

笠蘭紙作甲江邊立千艘總千蔽江日百仞挾斷黃  
金出江南兒女太厭食煮酒迎金不待晨須與萬砲  
出江裏南人血作江濤水胡不携兒歸種田解牛係  
堆立青天

顧云末語無限味談云悲從中來言不能盡

飛燕吟

令官廣樹涼風繞半折碧瓊香窈窕鳳凰聲動玉甌  
秋狎客無方吹細嫋萬喚千呼仙不回霜老芙蓉曉



箭催不見紫裙蘭徑冷空唱昭陽赤鳳來

談云似溫不似李共情  
幽艷不奇琢故

昭君

羣兒夜靜吹蘆葉。珊瑚淚落胭脂塞。漢官顏色客丹  
青。肯鴛妾心對明月。邊月如睂隴水清。爲。爲。妾  
分明。璫瑜帳冷琵琶斷。玉匣秋風草正生。談云亦  
溫非李

乙酉仲冬積雪胡孟培劉幼凝千里取次過訪

浹月任雪中三寤歌

藕灣詩集

卷六

六

七言古

胡孟培先生

先生家住萬山谷。風搖几簾寒生瀑。深夜雲翻帳紙  
黃。曉來松靜雙茆屋。談云造  
語無痕先生踏雪出邨古。屐聲  
响落梅花圃。方瞳射日捲鬢雲。老舌隨緣擊法鼓。過  
我三宵抱骨眠。塵歇塵空心獨苦。冰消雪落中孤簷。  
彼美人兮可晤言。

劉幼凝

美人遁跡蒼山阿。高翻石浪雲逶迤。窈窕深徑靜幽

蘿煙岩曲。峭臨陂陀。星月凜冽。水微波。猿猱啾啾。虎

豹過。攀緣桂楸。聊婀娜。是日北風吹雪。千里飛我我

美人。慕類悲嘯。夜婆娑。酌余酒。朱顏醺。含思風雅。淚

滂沱。冥冥鴻翼。空網羅。目成滿堂。矢靡他。彼美人兮

可晤歌

顧云音節  
彷彿楚詞

劉千里

去年晤子西山雪。寒溪月冷江波咽。今年過我藕花

藕灣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古

盧雪聲。墮酒光霏微。顧云字  
字刻削低頭十載拜。自持雲龍

筆墨。艱迫隨君家。著在奔皇羲。絕學更過洛。與伊

理語多。恐不爾。萬卷空羈旅。句就風雲成。險阻萬古

冰霜。任爾汝。彼美人兮可晤語。

談云三詩清  
脫調亦別

贈阮駿公

龍鳴古寺。幽泉瀉。疎鐘戛斷千峯下。素帙遙翻雪濕

煙。孤燈自寫松風夜。阮生靜者思悠悠。白雲秀骨吟

高秋老眼寂歷愁天小意氣已似橫九州去年鼓篋  
從余遊風雨飄沓飛龍秋煮茗但酌池西月窈窕人  
間壑谷幽嗟乎阮生復何求萬卷何必干王侯泥淖  
里落荒今古野立睥睨心愈苦

秋雨嘆

秋雨泠泠入夢寒門無俗客秋夢安平生知己半摧  
落強餐不敢淚潸潸自我閉戶常嗟咽中原南北眼  
前事皇天后土秋雲中蒼茫不解天地意

藕灣詩集

卷六

八

七言古

顧云老眼熱淚  
談云渾然不說破自妙

唐伯虎姪人夜織圖擬楊用修

茱萸帳冷芙蓉醉寶瑟無聲涼雨吹碎葉城頭曉夢  
寒閨人夜起當牕織蘭膏寂寞驚機懶倭墮玉釵橫  
髮短蠶書雁帛魂欲摧蚊蠶翠幕腸先斷紫塞胭脂  
接暮天年年紅淚朔風邊經營赤坂垂楊路慘淡玄  
菴隴水煙風流一抹霜初歇雞聲織手愁堪折莫付  
金蓮杵上秋玖砧鴉斷關山月

劉云通篇  
滿麗老到

顧云綺藻真似用修又云  
起處亦似飛卿

樊山王孫煮茗歌

雜樹沾天雲漠漠飛泉素壁流清勺山鬼白日號春  
雞僧髮如霜吹不落談云句潔而奇實未經人道老僧呼霧饌頭  
邊櫟壤爛石空耕眠茆楹古柏無塵土獨與王孫聽  
杜鵑王孫昔日朱門裏千樞萬戶競豪俊紫駝峯滿  
尺玉盤琉璃夜泛新豐蠟袷服瑤臺莫記巡太平不  
樂胡爲雨地塌天崩哭不回山磬野猿爰自止昨來

藕灣詩集

卷六

九

七言古

山中事茗戰紫豹金鴉飛片片風掃桃花萬壑清  
眼沸落清如霰嗚呼王孫誰儔侶塵情俗態真寒暑  
豺狼逐逐虎豹深紅玉枯腸聊爾汝佛燈細雨濕枯  
蒲百草煙深啼鵲鳴嗚呼王孫何爲徒區區

顧云淡  
宕多悲

河西崖戰場歌

仲春二月百艸新陰風道上無行人石墮山頭盡吹  
角千峯萬谷生埃塵國朝禮樂隆今古小邑何曾聞

戰鼓野店荒岡望欲迷黑雲古樹棲羅虎先帝年間  
事兵革馬蹄駝背長流血綠林青嶺盡兒孫兔走狐  
鳴半妖草何年戰骨滿長安兵端禍始難言說中原  
鼓死白日寒江湖一旅稱孤桀山中野老夜不眠走  
向山頭望山煙衣裳暫猶剩虎窟戈戟不覺風雲懸  
須臾兩軍來山曲煙深徑折山蹣跚大弓短矢一時  
施塘兵撥兵走不屬昏濛不見河西崖青塵赤羽陰  
相易等閒數騎出河東顧云少陵咫尺雷霆空踟躕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古

山來馬步不可同然疑爾汝無成功蒼黃莫慰野人  
意涕淚慘淡隨天風我往問天天莫測長歌細語無  
顏色歸來青坂久沉吟倉卒一師滋太息

劉云壯而整詞意含蓄  
顧云老甚

老墨行贈舒生

黃牛院在東山麓昏雲萬壑生茆屋水石激聒麋鹿  
趨蒨荔遠賸埋幽谷此地偏宜隱者居長鏡短篋聊  
趁起舒生昂藏七尺軀舒生年少江與湖手持妙墨

歸山廬生言此物俱百年天都老霧懸山川蓄納江  
漫中精堅淋漓元氣照幽玄廷珪不在君房死鬼神  
出沒非徒然我聞舒生異好妙非一篇孤琴與半榻  
瘦坐無拘牽三更水老雪如拳蛟胎月灘凝空煙風  
驕木落兮皇前竹雲愁絕心孤拳何日東山共種田  
與生磨墨復琴眠

顧云磊落

再至凌霄崖中有馬祖洞

藕灣詩集

卷六

十

七言古

少年便說匡廬好今日登山身已老秋風瑟瑟會欺  
人一杖撥雲非艸艸翠微鐘鼓十月寒五老日夕盤  
龍鸞何處看山最得意古洞一榻千松關五日凌霄  
兩度來高崖低谷愁葍苒斜陽不見芙蓉隈鄱湖如  
雪湧秋臺夜半衝虎歸悠哉片月當天雲嘗開

劉云老氣

佛井誦

浴佛井中百尺水出向縣門清如此斷梗沉沉曉月

空○轆○轤○聲○裏○官○人○起○顧云張二○月○街○頭○喚○賣○絲○公○家○  
鞭○撻○無○閒○時○佛○井○浴○佛○不○浴○俗○明○日○公○家○更○征○粟○

顧云全體亦張王

藕灣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古

藕灣詩集卷之七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同郡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男張佳勗無逸輯

五言律

劉云長人五言律可謂玄微

藕灣詩集

卷七

五言律

春覽

遂○遂○園○中○麥○交○交○樹○杪○鶯○聲○搖○三○月○夢○鋤○荷○百○家○晴○  
麋○鹿○看○花○暖○顧云玩物之妙兒○童○逃○蝶○輕○顧云不和○風○吹○不○  
厭○解○袂○有○平○生○

獨行

獨○行○如○獨○坐○靜○影○入○春○知○隨○意○村○田○綠○因○風○燕○語○遲○  
深○懷○慙○古○道○悄○爾○共○花○枝○便○向○山○房○夜○挑○燈○理○舊○疑○  
送○夏○象○武○之○京○

好。勞。啼。不。住。遊。子。忽。天。涯。顧云紛亂原倒古。道。酒。堪。  
黃。前。村。日。未。斜。匣。中。惟。寶。劍。馬。首。正。桃。華。取。是。關。情。  
地。薰。風。帝。子。家。

其二

人。生。誰。意。得。京。洛。有。驅。馳。天。地。留。今。古。開。河。入。夢。思。  
顧云似此畫西。山。行。眺。處。北。闕。上。書。時。萬。里。他。年。路。  
仲默之力矣蒼。茫。恣。所。之。

赤壁

藕灣詩集

卷七

二

五言律

孤。城。連。赤。壁。高。帶。大。江。流。顧云高帶二字好漁。艇。千。年。事。竟。  
祠。獨。夜。愁。天。晴。堪。去。雁。顧云與歸雁喜水。落。正。芳。洲。  
又。客。經。行。地。蕭。蕭。蘆。荻。秋。天青各極其妙

淨聖庵野望

旅。望。江。湖。入。好。顧云登。南。興。屢。派。偶。從。香。室。過。相。得。暮。  
雲。霑。北。郭。迷。深。艸。西。山。合。樓。簾。顧云合字好。又云  
回。看。赤。壁。路。蕭。瑟。傍。樞。櫓。一牛輕靈後先都醒

夜泊西塞山

萬。派。江。聲。合。千。崖。一。柱。封。石。形。迷。虎。豹。濤。色。上。蛟。龍。  
又。客。親。漁。火。歸。商。急。暮。冬。顧云猶。知。深。密。處。煙。雨。殘。  
仙。蹤。

望西山

西。山。隔。帆。影。不。熟。顧云起波。際。一。峯。青。斜。日。寒。溪。寺。高。風。  
九。曲。亭。松。杉。通。爽。氣。鐘。鼓。動。深。冥。更。憶。庾。樓。月。江。門。  
夜。不。局。

閭邑侯振華枉過藕灣信宿

藕灣詩集

卷七

三

五言律

稼。穡。喧。塲。圃。傳。呼。長。吏。過。到。門。看。騎。少。掃。徑。傍。秋。多。  
列。坐。兼。童。稚。移。尊。就。薜。蘿。園。花。如。有。待。相。共。惜。岩。阿。  
劉云真處  
似老杜

其二

山。色。滿。寒。空。煙。雲。老。樹。紅。野。人。秋。水。外。仙。令。夕。陽。中。  
顧云別。致。論。世。深。茆。屋。題。詩。剪。夜。菰。古。懷。君。自。慰。吾。道。屬。  
蒿。蓬。

贈胡抒白先生

先生陶令輩飲酒見天真坐客容疎懶憐才獨苦辛  
孤懷餘隱約清徑冷風塵白首經綸事微官志可伸  
顧云亦杜

訪芙蓉楚一禪師

水○葉○不○動○處○千○山○知○靜○禪○夢○會○春○水○隔○到○在○夕○陽○先○  
道○大○容○宗○派○心○空○悟○物○絲○相○思○各○自○慰○立○盡○晚○鍾○天○

顧云孤杜獨苗

五峯同楊介子夜話

藕溇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徑○僻○非○關○隱○方○牀○信○爾○清○十○年○來○身○道○一○夜○有○鐘○聲○  
顧云外江海生秋氣風光盡物情此中深更穩

將入匡廬舟中

獨○遊○寡○言○笑○亦○得○遂○深○幽○  
顧云得力語我天意隨時

盧峯近尋鐘過庾樓

同東林僧虎谿看月

知○子○山○棲○久○安○禪○不○記○年○到○門○忘○齒○屐○聞○磬○得○秋○眠○  
舊○水○過○橋○白○  
劉云句全杜 新○蘿○帶○月○鮮○不○須○煩○虎○嘯○坦○步○  
卽○潺○湲○

九奇峯

路○山○經○臺○畔○微○茫○勢○漸○分○匠○心○生○艸○木○如○畫○鎖○氤○氲○  
山○意○全○歸○石○天○風○不○倦○雲○匡○廬○盡○名○勝○對○此○亦○離○羣○

九奇三松俗稱三隱翁雪峯禪師會禮拜之因

名禮拜松

藕溇詩集

卷七

五言律

許○身○何○代○者○而○卜○此○山○岡○  
劉云松竟如人白日無塵土青天  
帶○雪○霜○臥○龍○新○物○色○麋○鹿○舊○衣○棠○一○受○桑○門○禮○高○名○  
何○處○藏○  
顧云結亦深

大林寺遇天嶽大師

不○負○登○山○履○行○歌○過○寶○林○松○陰○清○滿○地○溪○水○淡○無○心○  
客○至○知○寺○古○僧○寒○背○影○鑒○河○橋○相○送○罷○幾○曲○又○秋○深○

開先青玉峽望瀑布

舊○說○開○先○寺○飛○泉○挂○玉○龍○終○年○作○風○雨○盡○室○有○秋○冬○

紫苔封  
錯愕三千尺。蒼涼一萬重。當年海嶽宇。只是

二層崖訪方融上人

金碧芙蓉岫。蒼涼衲子家。松雲低戶牖。井竈落天花。  
白髮隣孤杖。疎鐘變暮霞。顧云徐文長亦云問看彭蠡外。數點是浮槎。

夜坐望五老峯待暮雲上人不至

數畝青松社。深雲覆綠苔。闌門殘磬住。清夜菊花開。

藕灣詩集

卷七

六

五言律

劉云清面目奇峯老。陰晴客夢催。如何江上約。杖策

又徘徊。

白鹿洞書懷

徑側綠溪入。峯回到漸幽。一枝筇了了。萬壑艸修修。  
古洞終難覓。孤雲或自留。鱗鱗松影下。猶自見名流。

其二

何處數遺踪。橋門隱數峯。劉云橋門但可借用書堂紅葉落。講席谷雲封。顧云寫得渾雅日月臨蓮豆。衣冠坐鼓鐘。獨來千

載后瞻拜許從容

其三

溪橋清絕處。五老最高岑。獨對斜陽外。空潭落景深。  
顧云浩破孤亭畱鳥伴。萬水數秋心。顧云千里極推此句然少傷巧客有歸興。因風遂短吟。

文殊寺在石門澗

畫壁盤空出。回溪怒不行。自然成雪窟。到日盡雲聲。  
徑辟懸天暮。僧衣隔岸晴。顧云極有致有景石門從此入。謝

藕灣詩集

卷七

七

五言律

客久逢迎

佛手崑崙前有寺

孤崑盤蒼翠。前對御碑亭。一徑雲中下。千山樹裏聽。  
有泉當白晝。無事到青冥。顧云下句勝近識秋風熟。柴門動不扃。

龍泉精舍孟浩然題詩處

寂樂會間咏。招提此放歌。鐘聲千古在。樹影六朝多。  
畫閣穿蘿入。寒泉帶雨過。一燈真悟道。含笑獨深阿。

劉云三四唐  
人絕唱

冰壺泉

古寺松風裏，寒泉萬木深。  
偶來霜徑沒，得遂九秋心。  
僧影同明月，顧云影因月得今乃云同妙在個中人煙散碧岑。  
定知陶靖節，曾向此行吟。

西林香谷泉

永公行道處，香室古今傳。  
日夕影堂下，猶瞻鉢外泉。  
晴嵐澹莫極，孤月照還圓。  
欲酌秋蘭色，隨風自杳然。

藕灣詩集

卷七

八

五言律

秋郊漫興

歲事全農性，艱難豈憚迂。  
力疲安夢寐，機盡老妻孥。  
顧云涉野路，遙通月村煙。  
近接厨利名，人不到鄉路。  
免崎嶇

其二

傲廬亦今古，春去復秋隣。  
喬木猶存漢家聲，正避秦。  
浮雲消往憾，夕鳥悟歸人。  
顧云視林茂錯向兒童說  
山家歲月真。  
顧云有道長者劉云未二勿台看佳分看办佳

其三

山中何所有，種竹會兼松。  
自作秋園色，閒門晝不封。  
顧云雁飛雲窈窕，客去雨從容。  
向夕攤書坐，鏗明第幾峯。

其四

餘粒容孤鶯，空田信暮雲。  
雨聲關戶入，香色捲簾然。  
枕簟秋心長，松風盡室聞。  
顧云對誰知砌蛩甚微細，相磬亦殷勤。  
顧云杜詠物老

藕灣詩集

卷七

九

五言律

其五

晚禾荒桂裏，新釀夕陽初。  
夜月時高下，眞農心靜虛。  
疎狂稱老大，夙習念居諸。  
此後多霜露，羣情眞自如。  
顧云忠厚渾成極不易到

其六

坐來隨艸水，意得許差池。  
是日園中桂，秋風欲上枝。  
片雲遲學鳥，新月澹生陂。  
造物憑孤慮，長應達士知。  
顧云好知者自知



其七

夜色立荒竹，深雲靜不開。微涼兼暮雨，映帶至山隈。  
顧云：舊業寒燈度新書，黃葉催自然秋。咏好不爲九歌哀。

其八

面目人何向，余生亦有初。自憐艱禮法，不敢憾耨鋤。  
地僻聞香稻，家貧見艸廬。顧云：妙妙。下句更勝。忽思真隱士，悔讀古賢書。

藕灣詩集

卷七

十

五言律

其九

人世非關夢，逢人半自誣。白話句有深。無心今誦讀，得意古浮迂。  
妙理愁難說，新機只獨娛。清輝照跌坐，松竹是皇虞。

其十

憶昔狂吟日，良朋且暮偕。文章深處好，筆墨路全乖。  
顧云：有得后。微。歲山山有漁樵事，事皆可中無刻入。方有此語。隨意起秋懷。

其十一

結廬雖此地，多事敢傷神。一日聞秋雨，終年背負薪。  
顧云：古人悲秋必非。身窺新落水，花對替時人。五半。涼近識浮雲，意相逢便結隣。

其十二

客至論山水，因之動遠行。顧云：亦真。布帆西塞路，煙雨鄂王城。  
遠行耶。盡日芳洲麗，他年秋笛清。賦詩多自慰，未必是逢迎。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一

五言律

其十三

舊日知名士，歸田便作家。顧云：是我。黃花野老送，荊屋古煙遮。  
顧云：客谷傳雞早，高簾挂鴈斜。香稻今歲熟，隣釀不須賒。

其十四

抱膝吟初穩，然燈照獨知。顧云：深妙。都無塵室夢，坐到五更時。  
顧云：得。榆。粥。調。孤。憤。秋。聲。度。楚。辭。數。枝。猶。愛。菊。手。應。心。逶迤問羣兒。

其十五

物色憐時序。暄寒變一園。天光常近雨。山意欲鳴猿。  
顧云：萬秋社鼓傳村釀。農評到艸根。亦得近來淳朴。

其十六

一秋常苦雨。雲物轉深冥。別館花陰入。流年鴈影經。  
牧：蓑行霧。冷。隣樹隔燈青。顧云：妙景未必人間。悲懽老自醒。

藕灣詩集

卷七

廿二

五言律

其十七

我生未半百。艸率已成翁。十載如山月。多年是雪鴻。  
顧云：亦得。閉閣黃葉下。避世暮雲中。古道猶堪惜。何由論至公。

其十八

涼風吹客處。誰不念歸農。顧云：十字喚醒。獨見山心在。長宜野徑封。寒灰圍夜積。殘月動高春。莫向隣家坐。新秋酒易濃。

其十九

近說千峯上。安禪屬定僧。迎涼三徑菊。照竹五更燈。  
顧云：下歲儉猶施鬼身。輕亦杖藤門前。昔路在莫厭。

其二十

落葉响空林。閒行聽莫砧。近家常潦艸。問客有升沉。  
白：日懸霜。美青。天耐苦。吟無情。身世事折盡五更心。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三

五言律

五月雨聲倦。閒床生曉吟。艷枝隨手眼。濃葉間衣襟。  
漸可兒孫熟。偶然歌笑深。顧云：主孟年來無底事。堪記種花心。

江上寄友人

看秋杯酒夜。無意獨登舟。天露高橫岫。江風長逆流。  
蓼汀疎着雁。漁屋偶盈鷗。蕭瑟寒帆遠。何由寄共愁。  
乙亥九月初四夜流寇遽警。夜別劉幼凝。千里艸邑無倉卒。傳呼忽此辰。鼓鉦催別色。星斗視離人。

云從星漢出短夜衣裳會殘燈車馬身劉云句曲山人  
悲歌從此去烽火過西陵劉云真境

避寇武湖

自畫昏如暮朔風不可耐劉云讀趙歸舉家同寄葉  
百口累孤舟稚子臨霜哭山妻面水羞武湖今夜月  
蕭瑟志余愁

其二

烽煙三十里湖上卧驚寬指水成茅屋綿若隔幾門  
野航無日暮微服敢山卽卽有桃源路風光難俱論

丁丑斬陽圍城

數徙猶無室辛勤傍客居爲貪添隱忍因亂滅粗疎  
浪迹江湖滿圍城雨雪初尚餘千古慮分置  
一床書

其二

城上傳籌急居民晚集堵荷戈步爾汝候火報存亡  
短角寒呼月悲風自捲霜三更聲尤苦數聽斷余腸

賊火東南郊官軍不出

百尺明湖水將軍坐鼓旗荒郊餘狗鼠天塹卧熊羆  
短艸寒雲動陰風暮角吹古來稱大國征伐有王師  
劉云妙結顧云老成鄭重

寓馬口湖

湖艸碧連天鶯啼復換年移家春雨後去國杏花前  
細柳朝牽夢和風午送眠顧云細堪敞廬高更望處  
處有山川顧云懷抱足

讀書江寺望雨

午卧茆簷下清風起梵幢寺鐘涼出戶崑崙綠移牕  
漸見山如暮微聞雨渡江顧云上句暮字好下句聞字較勝濕枕  
將野鶴猶自去雙雙

小築

幾年車馬客小築大江東四壁餘天地孤燈聽雨風  
氣岸編茆山色滿選石谷雲通故國蓬蒿徧淒涼應  
未同

初秋同爰人望雨

落日猶餘照崖雲迥自行連江兼電白山月聽雷清  
野徑還留客殘尊數徒觥今朝秋氣過纔覺暑微平

其二

數峯胡傾側倒影入湖平天末片雲度星前半雨聲  
寒松吹夜冷澗瀑引風清遂有深山色留燈到五更

劉云二詩寫暴雨新寒及天不  
盡雨之態休物入微

悔不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五

五言律

悔不從年少韜名養此身馬牛都似我臧否更何人  
壯志勞風雨寒灰愧苦辛蓬蒿應有宅鷄犬即忘秦

人日過劉幼凝村居是夕雷雨

靜裏一相見深杯興每同春雲三徑外玄石數峯中  
春色驕雷電交情慣雨風村居何所事竟夕語高空

出塞擬楊用修

虎落度邊津將軍紫燕屯良家六郡子屬國五千人  
白日寒金甲昏風割絳輪凌煙歸北望不見黑山塵

劉云苑

雨不絕

江氣搖山足高原沒曉村夏雲峯俱老秋水月同寬  
蝸蚓行塹案兒驚失清聲老農詩節候何日報新晴

劉云三四奇俊

其二

過雨雨偏長濃陰只艸堂風霆穿牖壯枕簟入雲荒  
五月干戈後三農禾黍鄉閉門相待曉寧忍賦秋陽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七

五言律

病中兼聞賊磬

遂以頻年疾醉余賤與貧蓬蒿當日宅風雨近來身  
白首尋知己青山憶故人顧云二語盛唐披衣憐影瘦不忍

話艱辛

其二

亦知賊不顧倉卒已山樓斷岸多風雪虛中怯鼓鼙  
一燈寒雁早無夢繞雲低去住西誰語支寒舟杖藜

其三

更長欲強起。舉。幕。見。星。辰。豈。愛。風。霜。早。羞。令。枕。簟。親。  
花。黃。稍。借。酒。秋。去。渾。無。隣。骨。肉。多。摧。折。何。人。坑。苦。辛。

癸未從賊中遇諸僕得舍弟消息

取。次。成。羈。虜。愁。聞。近。始。真。一。貧。猶。杏。老。多。難。豈。餘。身。  
憶。我。投。戈。夜。思。君。間。道。晨。音。書。憑。淚。寄。兩。地。共。艱。辛。

額云題與詩  
俱似村

賦得辛苦賊中來

辟。兵。身。欲。老。此。日。更。身。親。雨。雪。羈。冤。暗。風。雲。戰。氣。屯。

藕灣詩集

卷七

十八

五言律

死。生。朝。夕。事。患。難。兩。三。人。寂。寞。寒。山。路。踈。星。照。暮。煙。

辟兵江南歸宿普惠寺禮詹祖塔

寇。不。隨。春。盡。依。山。扣。寺。扉。鼓。鐘。堪。下。榻。風。雨。忽。忘。饑。  
禮。佛。棲。青。薜。招。覓。坐。翠。微。看。碑。尋。往。憾。空。自。說。前。非。

自註祖作云寂僧志載甚悉  
寺僧以意更之故末云

同王太生王恂度登飲白石山山去邑里許石

薜如丹砂

此。山。雖。不。峻。高。迥。異。羣。山。背。島。看。雲。白。當。天。縹。石。斑。

兩。河。人。語。小。萬。壑。兩。聲。閒。杯。酒。吾。徒。在。磨。礱。興。不。慳。

千尋上人來自雲棲時京都緊急夜話婁動上

人便欲携余南嶽暫擬築山麓便往經視

攜。來。吳。越。杖。坦。步。入。深。阿。蒼。色。荒。村。暮。溪。聲。夜。雨。過。  
孤。忠。方。外。血。多。難。篋。中。歌。何。日。江。帆。穩。趨。雲。到。薜。蘿。

其二

他。年。南。嶽。路。暫。築。此。山。阿。野。壑。宜。聞。磬。荒。陂。便。種。荷。  
坐。隣。松。竹。老。不。厭。虎。狼。多。日。夕。春。雲。薄。沿。谿。信。短。歌。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九

五言律

胡孟培先生自賊歸寓文殊菴菴故僧西齋建

此。際。毘。耶。室。踟。躕。憶。惠。休。高。冠。辭。虎。豹。散。髮。到。林。丘。

不。二。君。無。語。多。聞。我。自。羞。雲。山。秋。有。興。鐘。鼓。日。悠。悠。

吳四鑒如枉過藕灣

數。尺。荷。花。水。高。秋。此。夕。臨。顧。云。閒。情。經。亂。苦。別。緒。入。

杯。深。憂。國。名。臣。後。扶。危。壯。士。心。蓬。蒿。君。有。淚。相。對。共。

盈巾

冬日贈胡先生老桂堂

山沸村阿路幽深老桂荒孤吟衰世事招隱大賢風  
老氣日○落○山○聲○自○銷○消○葉○照○紅○坐○來○看○語○嘿○心○盡○古○  
人○中○

苦雨

十日松間霧孤吟未解春山聲浮谷易竹色語幽人  
劉云○深○穩○砌○浪○搖○天○淺○鵬○燈○破○夢○頻○韋○家○風○雨○夜○得○句○倚○  
花○晨○

其二

藕灣詩集

卷七

辛

事

捲簾蕉葉細過雨正蕭然濁酒呼雲立寒香清露凝  
孤村喧石溜三徑惱花煙水簟鷄聲裏清人夢

雨夜同一生兄話舊庵中

故國梅花市呼尊帶雨歌爲儒雙鬟老憶古百憂多  
舊夢宜鐘鼓新衣擬薜蘿河橋春漲暖燈火夜如何

八月除更病

一病經寒兩涼煙入戶移食家來○願云○食○家○何○  
正○可○愁○徑○到○花○遲○蛩○壁○無○人○語○雪○屏○只○自○知○幽○蘭○如○  
思○

可採猶及未霜期

十五夜月

萬古今宵月頻年着眼看翊風經幕曲悄露落杯寒  
門戶清無累兒童興不關○願云○惟○門○戶○無○累○乃○得○兒○  
興衰多涕淚何忍聽秋殘○童○有○興○涉○歷○節○亦○聞○道○語○

靈谷沿谿暮歸

一水帶霜清深秋晝夜鳴天高苔徑濕松靜晚峯晴  
苦雨愁前日殘霞照此行烏啼與黃落數里是孤城

藕灣詩集

卷七

二

五言律

願云清趣  
自效

雪泊壽昌

未覺烽煙淨霸思且集船琴尊連鼓角樵鼎住江天  
願云○小○艇○爭○魚○亂○長○帆○挂○雪○還○浮○名○知○自○苦○羞○向○朔○  
風○邊○

觀江上兵馬

殘邑江無賴王師只自營荒煙從斷角暮雨到危旌  
願云○從○大○將○身○名○重○遺○黎○骨○肉○輕○清○源○門○外○艸○歲○月○  
到○字○好○

向愁生

劉云妙結。蘇云沈痛。老少陵首肯。

大兵稍遠移宿紫金坪

崩剝他年寺。高深此夕登。暗泉猶倚樹。破屋更無僧。  
顧云荒涼。夜色禁成毀。山風落廢興。君看元祐塔。空照月中藤。

圍

半嶺秋舍照。高峯晚自晴。霜園黃落後。荒徑幾人行。  
課僕搜技藝。野兒聽易鳴。兵戈閒有日。欣慨欲爲生。

藕灣詩集

卷七

三

五言律

秋雨

老樹斜臨屋。輕藤倦倚門。晚風吹徑濕。寒霧度山昏。  
鴻雁殘城在。豺狼古道存。夜來燈火色。幾處點孤村。

劉云  
逗趣

藕灣詩集卷之八

五言律

齊昌悼舊雜詩

藕灣詩集

卷八

一

五言律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同郡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男張佳母弘讓輯

萬古斬春地。蒸龍氣自昌。至尊思屏翰。大國擁江黃。  
畫棟穿雲麗。飛甍接鳥長。竟無遺構在。魯殿日淒涼。

其二

逆獻人荆官索諸度曲  
世子勿獨脫于難

晝哭城初陷。當筵度曲嬌。老臬坐得志。小醜怒猶跳。  
天意存龍準。人間絕舞腰。烽煙愁絕裏。歡罷正中宵。

其三

鐵旅移營夜。黃雲半壓城。彌天春有雪。盡日戰無聲。  
顧云  
實境新鬼愁先集。奔寬夢屢驚。閒來看白骨。翹首更

談兵

其四

僻見繁艱于麻城 僻兵使者錢塘許公城

已棄錢塘骨難招楚國冤一丘江上鬼幾日水西門  
兵府啼鴉暮高堂夜雨昏貞良或不愧無淚洒鄉村

其五

訛言曾不歇聚訟亦何深報國空餘知亟堂獨倚金

顧云可憐 舟沈胡越夢苔老是非心惟有春江血因風洒  
暮林

藕灣詩集

卷八

二

五言律

其六

刁斗三千舍煙光第一關危旌搖暮角鐵甲捲青山  
幕府何人檄將軍昨日還雄藩都不惜淚落犬羊間

其七

浮玉龍礮二磯峙江心上有臺榭祠王玠王彦明兩烈士王南宋臣也城陷湖江水

浮玉飛秋練蟠龍晝夜吟濤回千尺雪石帶一城陰  
老眼猶朝夕孤亭半古今凌波雙烈士江盡有餘音

其八

清絕南湖地煙波雨後觴幾堤橫去馬一葉係垂楊

過雁飛花短歸雲綴袖長溼清猶昨日極目屢回腸

其九

蘭若齊元魏名園過洛陽野花迷廢壘古石卧危牆  
山鬼棲蘿綠人煙墮柳黃悲涼南郭寺鐘磬立更長

其十

禹廟江聲外荒極四壁斜日黃關塞色沙白荻蘆花  
故國書千卷他鄉月萬家十年王父母揮淚向天涯

劉云數詩悲壯淋漓氣力均敵

藕灣詩集

卷八

三

五言律

悼袁先生公寥

頗識東阿又還疑李賀同幽思華屋裏鬼語玉樓中  
地志文偏古浮亭賦獨工孤墳不得意搖落耐秋風

其二

風俗爾先憐繁華亦自牽真才入欲殺駿骨恨難捐  
老眼荒天地雄文半鬼仙廣陵無限調婁斷付哀弦

顧云二詩袁先生可以不死

杜門



製得新茆屋。垂楊徑不通。山寒一雨夜。門靜百花中。  
劉云盛唐 白社終辭楚。玄亭愧擬雄。不知鶯近遠。啼向曉東。

其二

戶外繁香入。山榴艷欲然。呼尊兒女後。謝客雨風前。  
井竈幽成屋。茶瓜靜有天。酌吟多自和。歡對竹床眠。

劉云極野人老致

丙戌子生三十七年矣。遭兒易就室吳氏。

藕灣詩集

卷八

四

五言律

此去爲成室。應知倍念親。少孤余欲老。多難爾成人。  
酌醴歡生死。自註時易母亡六年 裝書屬賤貧。江邊烏鵲夢傳。  
喜到花晨。

劉云首尾一氣

晴川樓

荒檻餘禹蹟。細艸得晴樓。月滿唐朝樹。風吹漢水流。  
顧云 孤舟吟石險。雙屐入雲愁。欲釣蘆花夜。踈鐘已報秋。

千里過山中。因邀集胡長者。

明月有僊侶。相逢興不關。風塵餘此座。燈火到杯殘。  
道會門庭肅。山深艸木寒。應知避世者。今古共盤桓。

贈劉生 劉侍母寓余近地

劉生舊有名。古調意縱橫。牕白梅花夢。燈黃竹葉觥。  
校書鄉思滿。選韻客愁輕。最是慈幃夜。呼雛聽雨聲。

春日同千里宿李愚仲山庄

到處成幽曲。村籬靜有香。谷松深帶雨。溪月薄如霜。

藕灣詩集

卷八

五

五言律

對酒花茵重。窺人燕語涼。避秦鷄犬意。對爾不能忘。

晚福

霽色擁朱櫺。當檐照暮秋。紫房千日吐。翠葉一雲留。  
晚徑蟬風靜。高天鳥路修。隣家熟來往。採摘欲無愁。

顧云

秋日懷王恂度山庄

艸色最堪眠。寒庄萬木前。疎鐘遙對酒。細月薄臨筵。  
顧云 種竹生漁夢。編籬隔鳥天。重陽新徑好。莫自惱。

花煙

同劉千里侍神鼎大師夜話

此夕復何夕孤燈坐不休千年傳白馬一納話青州  
古殿清如磬浮生老問秋別金剛惟此座雙影見  
驛驢

臘月

是夕四弘上人書至

臘月憐醇接殘香雙纓與碎人憑遠夢對徑得孤燈  
簷雀寒能宿城梅冷自水野香發雪至若色報山僧

藕灣詩集

卷八

六

五言律

歲宴

數枝花夕迥山髮已蹉跎老覺支離甚關知束縛多  
顧云挑燈疑月徑解慢失雲蘿歲宴真牢落妻孥怪  
短歌

永興福勝寺讀吳明卿先生作次韻

大澤寒雲沒孤城梵夾藏鐘聲孺子宅詞客贊公房  
石竹迷朝翠池荷膩夜香荒榛餘古石欲語到斜陽

避亂雨山積雨

半嶺花如屋回溪更倚松斷橋深靄合香路晚泥封  
去國難留雁歸心屢伴筇石崑烽火淨蓑笠許從容

聽雪

素舫澄如月方牀靜擬僧寒風驚獨雁殘雪响孤燈  
徑柳煙初暝瓶花影漸增更深天地濶何處擁枯藤  
顧云末句香殊萬里之思

舒小康以感懷諸作見寄兼聞移居

不盡稽生癖抽思對朔風新詩供野鶴舊業數歸鴻

藕灣詩集

卷八

七

五言律

落木窺雲表青燈入畫中懷君多自得暇日更雕虫

答小東送墨

看墨黃牛院長松夕盡陰碎肝勞下士書掌記同心  
藝尾臨池易龍鱗攫霧深別來秋興滿醉帖已霜林

黃梅道中

荒荒龍象路此日更經過歲月他年樹風香到處荷  
匡雲隨鳥近江氣上山多漸覺離家好斜陽我自歌

六月更過

訪鄧尹宗源

鮑昭祠堂外危橋卧古楓陰晴十里內風雨四山中  
顧云寫深夏晴雨殊狀曲肖走馬聞殘磬穿花渡濕紅十年清  
隱客杯酒故人同

東禪寺

舊日東禪寺叢林傍水開石懸新雨後橋暗古花隈  
一偈分南北千鐙揭艸萊夏蟬吟不盡暑立迥徘徊

胡天水先生招飲月下

相集各爲趣深譚乃共幽芙蓉天外雪荇藻鏡中秋

藕灣詩集

卷八

八

五言律

素閣浮樽蟻清香凝畫甌明朝風景好知不厭羊求

甲午書懷

魏闕初無意爲農復此年荷蓀憐筆墨抱甕老風爐  
鴻翻思雲路猪肝費俸錢忘機終自易鼓瑟與全捐

七夕立秋有感

一葉湘江外離亭斲夕陽美人如不隔遲暮正何傷  
顧云格正詞高詞利義旨素月臨懷抱明河共徜徉  
四美并長十字絕唱  
尋常殊物候寧復恨炎涼

劉云全篇高妙

懷傅穎仲黃梅學署

儒官非不達惆悵獨心期霽色傳杯早棋聲落院遲  
一簾花影後五暑日斜時更有蓮峯約清秋騎馬知

贈夏象武

結廬非近遠雅意薄逢迎古調時能和村田未廢耕  
舉帷山色墮掃徑石煙平日暮猶杯酒春風滿杜蘅

江舟送鄧宗源守柳州偶及華岳賀老嵩之勝

藕灣詩集

卷八

九

五言律

晉別臺蓮幕重來菊半淒片帆江浪穩杯酒岳雲迷  
磴削顏仙杖風長快鳥棲那知回雁處湘色更堪題

月夕示勗兒

華髮看今夕蹉跎只自閒崎嶇成我法艸率到人間  
月白新秋樹雲黃舊隱山如何借語笑曾不被余顏

顧云深情急需

其二

世網陶潛憾浮生杜甫吟乾坤杯茗夜門戶歲時心

濟物無雄劍懷人只素琴向來方外淚慷慨爲知音  
自註謂神丹雲外先師

懷饒厥修

鎮日憐山色長吟了不閒  
蕪秋雨後欹樹夕陽間  
野夢惟添鶴孤村自放鵬  
爲君詩思好惆悵下松關

顧云迢迢清惠

乙未初春再過黃牛院

別業寒窗上蒼苔覆舊題  
新雲重駐馬古榻更聞鷄

藕灣詩集

卷八

十

五言律

花影橫窗客茶香沸共溪方  
干興不淺頭白此山棲

劉千里自京歸見過

長安君亦至何事最艱辛  
作客非裘馬爲僑應賤貧  
可誦興亡秋艸淚去住白雲心一醉重陽後

故人

其二

野色看驢背歸裝束暮琴風  
雲留氣候顧云深老城郭件  
幽深大老蒲輪約羣公識會心  
盡將三月別并作九

秋吟

劉云清老○顧云二詩無道氣道眼者豈能道隻字

傳穎仲之任桂陽以書來別

閒田兼蘭菊此意亦粗安  
豈意蓬門裏翻看客路難  
官情秋處懶湘色雨中寒  
顧云不令一字落俗想時詮  
想見峯前雁相思更不關

毛赤存過訪看月石上值神鼎僧至

一片石上月蒼茫生暮天  
微涼在池水堪與故人眠

藕灣詩集

卷八

十

五言律

素茗傳深谷山風靜遠煙  
湘僧非有約此夕亦依然

顧云得意處

種蕉

扶蘇隨意得嫩綠與臙平  
祇爲栽花懶翻令小徑清  
照人惟曉月過雨易深更  
首夏天如許憑欄見兩輕

胡天水長安書來邀余晉陽官舍

仙令久寥廓移書忽晉陽  
三年燈下草一紙雁前霜  
楚國秋雲冷黃河古道長  
臺山余欲往因于興何妨

雨中晤千里因并轡艸堂

出郭四五里隨風手并携樹聲吹雨重驢背閣雲低

一几迎詩篋顏云鍾譚所喜羣兒繞杖藜石頭深僻處猶

護舊書題

寄題毛朴男威白齋

谷口幽棲處丹丘翠欲流高吟原霄葛清徑復羊求

閣閣千峯雪門寒六月秋何時煙雨屐尊酒足行遊

贈胡懷玉壽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三

五言律

相知成白髮相見喜紅顏採藥深雲裏行歌杏圃間

南郊星月滿北郭風雨開鳩杖年年健携錢與莫慳

顏云全不謬俗

衡陽王尹書至約晤鄂城

晨光露欲稀家計在芳菲忽憶湘煙近眞勞雁影歸

知音千載好古道一人希卽整三秋棹時時自掩扉

齊安晤黃美中先生

廿年財一見携手竟何如南國舊爲吏浠川近著書

王孟隱居片雲飛鳥外三徑落花餘淡泊如相憶重來問

至鄂晤別王簡臣時王以待罪寓鄂

君去衡陽道循良定古今彈琴向南嶺日暮湘水深

戎馬邊疆事風雲老客吟鸛鳴啼不歇許國獨何心

其二

君至武昌城江流獨不平清裝一鶴苦華髮五更明

長吏君門遠微臣主眷輕煙波余復別誰是故人情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三

五言律

丁酉除夕

與我周旋久馳驅復歲年舊貧耐晚節新論展餘天

栢葉尊尊酒梅花戶戶筵顏云似似開來看稚子至此寃

依然顏云不似

其二

雙鬟在林丘因行復遠遊三春花藥夢八月雨風舟

生理從頭說人煙不畔愁忽傳方外叟佳句碧雲流

曉發

獨有孤棲客，偏驚嶺路遲。鷄鳴戒行李，微月在軒墀。  
意滿雲霞動，秋清山水隨。都無離別色，杯酒喚羣兒。

先君子于役四方，所得數物，與懷暇日，志而咏之。鸚鵡

每憶高堂晏，歡娛定爾知。聰明人醉後，愁思落花時。  
未可懸孤閣，全宜挂竹枝。向來春夢與長作，侍兒疑猿後放之近山。

藕灣詩集

卷八

十四

五言律

三峽論歸趣，無端藉爾深。到家聲似舊，對客夜何心。  
歲晚風雲重，身輕束縛禁。終憐山艸志，明月任孤岑。

鹿

得侍幽人室，千山尚此心。及躬疑齒莽，向月久沉吟。  
願云沉閣下，俗客少雨中。芳艸深吻吻，近亦可觸處。  
有雲林

山鷄

客裝能不憚孤艇，載誠勞日暮湘江上。青天首自擡，  
自註時先君歸自湘。記先君最奇毛慎爾曹。

棕竹

綜竹何人贈，滄江影共來。參差生鳥路，歲月傍秋苔。  
風雨連花近，煙雲入畫猜。自知殊骨相，漸亦隱蒿萊。

錦杖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五

五言律

平生堅實約，此志在扶持。剪伐安幽谷，聲名散島夷。  
胡僧添悵望，秋色許差池。嶺路何空曠，茫茫亦未之。

玉蟾蜍

玉蟾蜍，宛古杜。云老致爾自姑蘇，老母秋能玩羣兒。  
晚共娛花飛，光蘊藉月落影支吾。近日山隄夜清霜，  
照自孤

古宮鑑

春怨辭餘息，香闥何處尋。君王時代異，金碧古今沉。

惜恨人難見新愁歲共深幸知恩寵罷幽意傍空岑

劉云諸詩寄記深遠祖老杜詠物而各有其懷

鐵佛寺見秋海棠

汝作深秋色顧云忠厚淒涼古寺多已知驕薛荔應與媚

品阿雁影來胡迥雲光晚更過客懷欣有此不撒久

婆娑

同弟章侯江磯晚眺

萬里江流好登臨興不休濤聲响薄暮落日在芳洲

藕灣詩集

卷八

其六

五言律

蘆葉全風力顧云落日句渾蘆葉句厚人家隱畫鷗弟兄同一

氣安坐喜沉浮劉云未句似杜以至性故

冬晴

細艸冬無賴孤花煖自暉凍魚知水落宿鳥負霜稀

坦步千峯是勞生百慮非暮雲朝夕地總為惜柴扉

顧云杜

其二

彷彿冬除至煎飭俗偶同歲寒童子樂日氣老人通

顧云善用通字余亦近市逢迎路清霜旦暮風偶然有雷氣欲通心之句劉云微  
看落水端坐渾虛空劉云微句多厚

其三

有地猶聞戰無情歲漸終安時嘗戒雨避俗擬驚楓

耳目談詩外江山展卷中何年租稅盡杯酒泛燈紅

其四

愛日頻舒睇久晴山氣真出門頭愈白顧云然好詠晴對客

跟堪新入道難辭俗為農喜近人故園松竹裏相見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七

五言律

即芳隣

其五

食飲臨喬木安居可破顏到門飛鳥逸携手稚兒閒

顧云偶然入別業牽蘿補殘霞捲幔看長思閑閑者詩何不惡

濕氣漸人衰

戊戌除夕

養拙成何事孤尊思獨遙圓花隨我淡頑僕還年驕  
夜織新沾體自詩餘生舊挂瓢安常兼處順無意亦

陶陶

其三

纔覺誅求罷。微輪愧令勞。是日午猶有田鵲蟋蟀無  
室羨羊桃野。菽傳羹晚寒。雲照夜高。今年稼穡苦。尊  
酒惜吾曹。

劉云怨而厚

刈園

入秋。煙草長。倚鏤見雲低。穿徑墻能曲。當門竹自西。

藕灣詩集

卷八

十八

五言律

薄涼傳菊信。新雨耐鴉啼。近業無如此。餘閒敢

獨樓

九日雨中獨酌有感

舊俗登高少。煙雲只自生。悲風何造次。涼氣已縱橫。  
亂雨侵花急。餘杯入望傾。平生千萬恨。今日定秋聲。

其二

物色人何與。當筵解送愁。菱蘆時作雨。鴻雁好禁秋。  
江海殊年代。風煙老散黃花。今古事空憶。漢宮遊。

其三

客歲途茲日。朋遊佳句多。江上題顧赤万雨花真節  
候。江漢幾煙波。大澤猶青草。王宮半女蘿。只今應共  
汝高唱滿漁簑。

顧云三詩氣俱厚

同閻尹遊馮茂和事末首專贈閻尹

驛路尋馮茂。天邊望欲真。曉行全倚杖。山氣忽移人。  
白雪峯如昨。寒雲徑似新。此生應舊到。彷彿夢中身。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九

五言律

其二

江海思千里。登臨況近鄉。佛橋流曉月。顧云水光如月非真月也  
僧屋畫斜陽。顧云讀如今汝畫之畫雙鬟傳燈老。孤踪夜語  
傷。悄然思慮靜。重上法王堂。

其三

真無乘化出。妙相乃招提。寶月僧祇合。珠繡聖代齊。  
古壇花雨落。小築定僧棲。別有兒孫在中興。塔樹迷  
井禮五祖演禪



其四

洞口幽棲處。巖前帶石。星。投法河前有。桂枝當戶。  
出新月。傍簷窺對。茶瓜靜看人。鹿鶴遲隔溪。詢老。  
衲生事白雲知。

其五

盡室稱居士。猶傳吏隱名。道袍看宿昔。忍辱是平生。  
天外難呼侶。人間信獨行。更聞兜率悟。容易到深更。

藕灣詩集

卷八

二十

五言律

藕灣詩集卷之九

七言律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台抄  
同邑劉醇驥千里  
京口談允謙長益賜  
蘄州顧景星赤方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顧云婢  
娟幽秀

暮春饒黃山侍御招飲雨湖  
明湖杯酒送春還。春去能留意。更開高閣乍逢松。語。  
外漁舟斜放夕陽間。朱門有客皆衣薜。烏府多才亦。  
佩蘭。却念中原兵火後。肯令謝傳在東山。

江上睢陽廟

陰森鐘鼓肅妖氛。古殿悲風鐵馬聞。俎豆只今遺許。  
達忠。竟原自共南雲。一江蘆葉秋餘笛。萬國孤燈夜。

有君每憾王師猶李郭浮圖空愧賀蘭軍

顧云傷巧此求似文長之病  
談云雖巧不傷大雅故妙

雪夜書懷

數畝寒光向夕流。殘燈深送古離憂。貧來治亂殊今  
髮。醉後風雲任馬牛。倦客到門驚宿鳥。草堂乘興寫  
高秋。登樓細數東峯夜。雪滿書臺事事幽。

癸才除夕

行藏何處不風塵。抱膝長吟念此身。染翰自憐燈火

藕灣詩集

卷九

二

七言律

色開樽。偏憶別離人。疎梅帶雨驚新夢。野築焚香記  
舊春。霜髮幾年猶未老。隣家鉦鼓正宵晨。

鴻臚江頭吳四鑒如貽我杜集

二月一日足太豪。長江拜客坐春濤。談云似嫩  
轉之妙花邊  
看僕奚囊窄。暖眼扶余驢背高。下筆鬼神生氣勢。驚  
人風雨落蓬蒿。無勞舊本嘆兵火。更有新書助羽毛。

劉云老

東宋叟

山園賦手更誰強。一叟支離興每狂。無徑不荒新靖  
節。有花如霧老襄陽。扶疎短帽霜簷古。饕餮長饒雪  
柄僵。我亦十年兵火裏。歡聲四壁飽糟牀。

顧云近  
文長

春興

東南靈谷白雲巔。徑迤苔封別有天。暫擬名山康樂  
事。敢云高咏永和年。竹橋花覆樽前妓。石室煙啼樹  
杪鸞。記取蜀僧風雨屋。碧溪深處共參禪。

藕灣詩集

卷九

三

七言律

劉云流麗  
談云中晚妙境

其二

河北驚聞軍屢振。荆南揮羽又吾鄉。烽煙三輔愁難  
罷。花柳千官語正長。鴻雁恰歸逢鼓角。龍蛇雖暖莫  
飛揚。當年節鉞何人事。坐展君王琥珀觴。

顧云深  
致

雨不絕

暮春十日雲陰陰。曉曉鷄鳴風雨音。早種豆苗爛欲

死低簷蕉葉聒難禁愁鵲坐蔬紅兼亂水鶴跳波白  
不侵密樹踈岑長相憶煖煙和日一爲心

雨夜折得黃海棠瓶中

燕園徑僻篆煙浮苔洞紗牕足卧遊何處新枝黃似  
菊折來瓶影夜疑秋清齋酒坐雷霆入草閣雲看雁  
驚愁燈火不殘春思長恰餘香夢滿滄洲

武湖荷花數里垂楊長堤映帶緩棹深處入小  
剝風香馨晚望雨欲歸

藕灣詩集

卷九

四

七言律

浣紗谿畔是耶非幾曲垂楊卧翠微隔岸香雲侵鳥  
睡度林寒雨逆僧歸談云逆字妙浮家銀屋行天迺寶國  
金風夕夢稀別浦採蓮鐘未歇不妨親切芰荷衣

月下梅花

殘月留人徑未荒深宵緩步破苔霜水寬美影先春  
瘦蒼骨搖寒入座涼靜裏看香原寂寞夢中呼蝶却  
清狂孤吟不寐愁更永偏與更聲細細長

詔至感事

甲申作

顧云四作亦  
少陵亦壽吉

甲申八月初八日纔臨尺一淚縱橫卽看溝寶羞  
王肯學詩書更博名顧云淚下一十沈約舌存今艸詔章期  
身死舊談兵霜花不盡騷壇恨長鎖秋風莫雨聲

劉云老成深厚  
談云稍近中唐

其二

雄關山海護神京朔氣高森古北平不分黃雲埋戍  
草忍留明月墮邊城淄青有淚堪聞詔淮蔡多年未

藕灣詩集

卷九

五

七言律

解兵近道江南傳聖主諒無遺恨到蒼生

談云老而渾  
可到盛唐

其三

八月九月雁鴻鳴陰風慘慘關甲兵洞庭雷雨蛟龍  
怒南嶽精靈日月行蘭蕙美人愁歲暮薜蘿山鬼怨  
秋聲漢家九級堂陞邇鵬鳥長沙恨不平

劉云氣格老  
成字句俱洽

其四

響弓北闕黃雲動洗甲長江白馬來似有秦庭晝夜泣遙知楚客沉湘懷人間暮雨香盆淚天上秋風畫

角哀青坂一軍果倉卒金城克國久徘徊

談云二首皆盛唐

齊安

蒼茫煙雨過江村破國何人獨恰冤茆屋幾家棲白晝斷城孤影落黃昏雲間寶氣空餘石雪裏虛堂自閉門已識儒生無寄託却來烽火聽潺湲

藕灣詩集

卷九

六

七言律

費郎君龍廟

市申作

射獵朱門一澗橫即君遺像儼崢嶸黃頭驄馬時相見蜃岸蛟宮坐欲成古瓦出雲吹谷暗回溪漲雪下松青中原更有真龍會捍國憂民志不平

談云中晚妙境

重陽先一日雨訪吳便可白雲菴

故人家住靈山谷曝月臺前秋可憐細雨夜深花徑冷疎鐘曉動佛堂偏新詩白雁愁堪語舊國青燈倦

不眠黃菊一尊羞短髮凋戈幾處憾江邊

談云好晚唐詩

劉千里永興札至兼示雪中見訪作

君去柴門徑自荒白雲百里莽相望十年雨雪經愁悟半卷吟皇入夢長不斷江聲鴻雁候共傳山信菱荷裝呼兒跪數高張夜歸路懷人益渺茫

顧云古道交情

談云收句練得力全首皆動

同介子河橋看月

藕灣詩集

卷九

七

七言律

舊邑疎鐘霜浦夜予來着屐古橋東濃成十里寒山霧薄帶孤城落木風淺溜跳魚窺月冷開沙卧柳照燈紅高朋明發能相憶野興禁秋一一同

友人置新姬

蘭轉光風到苑遲書聲出檻遶蛾眉卽勞絳帳傳周禮便與朱顏註楚辭水簾自眠香雨夜羽觴偏醉落花時江南柳色枝枝淚莫便相思慰別離

談云亦中亦晚

浣川過清泉寺蘇文忠遊處

城頭野寺立河東。河上飛花曲曲逢。抱郭穩帆春興  
裏。出林清梵夕陽中。慣迎社客僧容古。喜度山風牧  
笛同。不倦臨流採往事。斷碑殘墨憶蘇公。

談云中  
唐妙境

吳木倩先生過訪石頭是夕胡孟培先生亦至

岩樹如雲挂綠蘿。削成石案亦堪過。尊前細雨新知  
少。檻外蒼天薄憾多。世態豈能容老髮。山光容易到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漁蓑  
得虛  
談云盛  
唐妙境

婆娑百尺孤筇穩。卧看橫塘水不波。

東劉幼凝

即妨青眼是吾曹。底事狂吟興亦豪。短髮日高滄海  
夢。長天風急白雲濤。愁披檻閣頻呼侶。醉向山林老  
讀騷。近道陶潛能種菊。虛傳仲蔚有蓬蒿。  
談云結  
得老足

談云中  
唐

其二

屢盟耕釣老漁竿。閑閉風流隱謝安。几曲哀蟬當露  
落。一尊孤鳳向君彈。煙闌任誅空秋草。香徑招魂共  
紫蘭。冷淡鹿門今夜月。强烹雙鯉勸加餐。

雨寓憶春夜避寇

甲帳彎弧暮角吹。客羣無語暗相追。春燈樹裏移城  
郭。迷路花間喚別離。鎮日風雲孤閣夢。他年蹤跡老  
人疑。茅簷幸有藜牀在。無恙深杯強賦詩。

顧云三四佳  
妙苦趣艷語

藕灣詩集

卷九

九

七言律

答贈吳幼膚先生

雲霄尺素久翩翩。彩筆忘年近屢傳。雨雪一燈知對  
酒。水霜兩鬢解談禪。屋荒漸老垂垂柳。門靜堪聯嘒  
嘒蟬。此日唾壺歌未得。離騷孤夢朔風邊。

湖上過一生兄不遇

蘭橈秋水寬高天。別徑寒霞亦自妍。楊柳不荒高士  
宅。蒹葭偏隱孝廉船。堦前艸色漁歌亂。浦外鐘聲塔  
樹懸。便燭藥欄封綠蟻。菊花醅醉鷺鷥邊。  
談云句適  
無一字棘

快喉

贈胡懷玉

採藥何年雲徑橫。潮陵樵隱舊知名。憐余頗類虞生癖。入市偏多仲蔚聲。春社百花朝進酒。寒燈雙鬢夜彈箏。新詩更有荒塗約。隴麥藜床與共生。

訪舒漸鴻

驢背相思興自工。夕陽茆屋又秋風。多年湖海頭堪白。隔歲興亡淚已紅。三徑涼如樓雨夜。萬山低亦出

藕灣詩集

卷九

十

七言律

雲中毘耶丈室香餘座。懶向孤燈數去鴻。

顧云萬山句于熟極力乃能

贈饒臥疾

北郭移書愁不徹。南牕呼酒興何除。才名鄭重原家世。煙雨霏微倍物華。近有生涯供白石。向來秋思付黃花。顧云余欲作一帖子談云二句渾老不堪夜邑酌清怨。一聽茅簷月上斜。

傅穎仲衡齋謫集兼謝惠書

黃梅城下水西流。影入匡廬照暮遊。官閒涼如不受暑。客談深似喜兼秋。談云亦即勞挂月添岩薜便擬

邀風看畫鵲。襤褸几番憐熱伴。煙花遮莫上觥籌。

同萬峯上人登橫岡絕頂步韻

翠嶠昏峯渾欲連。谿藤花雪挂流泉。千村細綠香無地。半壁空青畫有天。日月照荒三古夢。鼓鐘聲動四時煙。漢唐儒佛空祠殿。指點清風世外傳。

寄周長孺

藕灣詩集

卷九

十一

七言律

谷口爲園嘗苦吟。竹寒松碧稱幽尋。北來志氣何俠烈。南望山川足靜深。長夜飯牛供白石。青天結客薄黃金。何時把袂楓江上。雄劍秋風看盍簪。

談云盛唐

寄宋未有先生

南康城北先生宅。終帳忠經只自殘。幾夢湖異論高自鹿。鴻溝大盜悉青蓮。峯前五老雲壯勃。天外郡陽氣鬱。嶺長江衣帶不能隔。趨風立雪余欣然。

顧云二仕  
昔矯矯

再得王松溪鄂中書

憶爾輕車出牧還。檐帷春色傍琴閒。忽懸雙鯉千峯  
內。重和流鶯萬壑間。彩筆芳洲誰共賦。夕陽荒桂近  
孤攀。衙齋山舍都如許。風雨曾禁別後顏。

劉云風  
流渾脫

懷劉千里燕遊

燕關猶復舊皇都。塞角驚風草半枯。一市馬蹄人自  
白。

藕灣詩集

卷九

七

七言律

醉○千○年○鳳○閣○易○相○呼○顧云可天○邊○白○雁○知○多○少○上  
黃○金○近○有○無○隴○月○羌○梅○無○限○憾○幾○能○寄○札○報○樵○蘇○顧云  
如此所謂真詩。  
談云絕是盛唐

送李賜若分巡蒼梧先會王父別駕潯州故未

及之

年少登壇世所求。送君江上擁離舟。芙蓉月滿三湘  
夜。龍桂花開五嶺秋。甲帳旌旗原禦獫狁。殊方風日轉  
悠悠。共知緩帶登臨地。猶說張衡有四愁。

其二

桂平亦是蒼梧地。長憶先人薄宦時。摘發敢誇虞羽  
績。謳吟曾擬峴山碑。千家俎豆含明月。萬里箕裘接  
素絲。君去紫泉泉上望。採風應數召南詩。

劉云二詩  
氣象皆合

訪郭凌玉先生

先生水鑑舊難倫。慷慨論文更不羣。雲起河山占世  
族。風流江漢見才人。釣竿每自憐芳杜。塵室誰當辦

藕灣詩集

卷九

七

七言律

隱○淪○先生督楚學便許秋懷攜手易。白雲黃鵠自堪  
親。為招隱之舉

樊孝山過訪園中

一別江樓怪斷鴻。多年消息倦飛蓬。鳴笳欲住山陰  
雪。隱几猶傳鄴下風。閒卧古松殘燭裏。醉吟修竹暮  
雲中。莫嫌此地蓬蒿滿。春草王孫處處同。

顧云只恐后  
世難知此語

鄂渚再謁李愚公先生

一別漫園歲屢徂多年車馬隔吾徒龍門水濶秋無  
恙北海風高興未孤許國諫書留汗簡名家賓客在  
冰壺當時玄晏篇猶在潦倒愁看七尺軀

談云  
渾老

張開有以東疆令歸養

少小檐帷出牧遥歸來琴鶴未蕭條蒼生半倚東山  
屐彩筆全臨北斗杓地接匡陰常近兩門連春水欲  
添潮斑衣暇日閒多美莫便替裙笈聖朝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邑楊尹邀遊南山寺以庵居未赴

仲夏雨多草木長顧云法招提孤閣轉蒼涼古梅一

水帶城郭飛旆千家見稻梁顧云好笋蕨敢誇高士

飯蒲桃空報使君觴他年欲識登臨地野磬薰風獨

渺茫

談云  
盛唐

傅駿公先生枉過山中

日日高談興未舒自然車馬到吾廬秋心欲折園蔬

一別漫園歲屢徂多年車馬隔吾徒龍門水濶秋無  
恙北海風高興未孤許國諫書留汗簡名家賓客在  
冰壺當時玄晏篇猶在潦倒愁看七尺軀

楊伯陽先生葵陵訓士歸還訪聆復有襄陽之

役

燕園春暖日遲遲係馬花間欲醉時薪想自註二十  
幾年財自髮馳驅異國有青藜雲成舊夢連巫峽  
過新卮接習池若到鹿門風景在相思好寄孟家詩

晨外祖徐大夫墓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吳中詩賦舊登臺海上樓船建節回細草墓門秋  
老青天寒食雨風來竟歸未覺桐鄉好淚墮還同  
首哀我復壯年悲吧咭片雲尊酒重徘徊

談云  
初唐

匡廬諸上人過訪夜話

澹澹楓林上有江天邊匡嶽削雲幢我嫌丘壑猶  
戶客擁煙霞自買艤九疊路寒秋滿杖萬山鐘動  
歸曉顧云同遊不減宗雷興連夕枯尊為倒缸



癸巳八日食楮實

顙○楮○云○自○中○州○至○綴○玉○編○星○照○草○廬○異○國○霜○天○運○鳥○  
雀○隔○年○秋○色○上○珊○瑚○休○休○人○口○語○難○歌○宛○宛○山○燈○夜○  
可○娛○忽○憶○鄴○城○如○蓋○大○枯○喉○猶○噪○石○家○奴○

劉云微近徐山陰○談云咏物堪最棘手如此  
流麗雅當難得

夢○有○持○片○紙○示○余○者○似○是○咏○鳧○覺○而○記○其○五○六○  
足○成○之○

秋○老○蕭○疎○興○不○迷○水○香○蘆○雪○影○頻○樓○浮○家○直○逼○琉○璃○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上○野○色○偏○宜○菡○萏○西○前云徐細○啄○雲○根○穿○畫○渚○深○編○  
漁○譜○入○花○溪○何○人○蓑○笠○垂○楊○下○百○尺○清○風○釣○自○携○

談云字  
宇幽題

鄂渚

顧云五篇老壯  
談云獻古于麟元美之門

東○郊○一○望○草○芊○芊○萬○馬○如○雲○盡○控○弦○大○將○雷○霆○來○瀟○  
北○九○天○風○雨○自○幽○燕○旌○搖○赤○羽○江○波○動○角○入○寒○雲○塔○  
嶽○懸○天○下○軍○儲○那○不○供○蒼○生○愁○絕○定○誰○憐○

其二

金○華○西○北○對○芳○湖○鳳○宇○龍○樓○夾○漢○扶○昔○日○授○圭○開○赤○  
社○萬○年○當○壁○拱○皇○都○殷○勤○玉○燕○春○雲○冷○寂○寞○銅○駝○夜○  
雨○孤○倘○有○昭○王○陵○墓○在○斜○陽○松○栢○亂○啼○烏○

其三

高○皇○百○戰○定○中○華○僞○帝○梟○雄○敢○在○家○一○塚○噍○噍○留○草○  
木○百○年○煙○露○飽○廣○慶○大觀有僞漢友九○歌○自○我○思○公○  
子○三○戶○何○人○咽○暮○笳○雲○盡○蒼○梧○班○竹○遠○幾○回○江○漢○起○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風沙

其四

孤○城○砧○杵○歇○此○倚○極○目○蒼○涼○望○正○悲○豈○謂○龍○驤○淹○歲○  
月○更○煩○虎○旅○助○軍○麾○襄○陽○者○舊○看○人○老○巫○峽○風○雲○入○  
陣○腥○青○史○且○憐○文○信○國○未○遑○重○數○太○平○危○

其五

翠○岫○臘○脂○錦○不○如○鳳○凰○山○側○柳○頰○舒○踟○躕○賈○客○黃○金○  
市○賓○從○羣○公○曰○玉○車○手○板○醉○催○新○雨○夜○越○羅○深○舞○落○

花初惟餘修靜門前月獨照松篁北海居

京口談長益訪楊西印憲使斬陽詩來亟稱雨

湖之勝予既凌然感舊復幸湖山有主人因

屬和焉

州城南郭坐霏微郭外澄湖帶夕暉棹入千峯花徑  
好溪深五月釣魚肥佳人白羽停宮扇遊子春衫漫  
薜衣近得盧敖清興滿題詩多傍彩雲飛

其二

藕灣詩集

卷九

十八

七言律

十載爲漁異管年逢人猶說舊山川何時燈火王孫  
棧到處笙歌御史船隔岸總堪洲似月小舟那送酒  
如泉山翁寬有高陽興倒醉風流會渺然

談云貞  
至婉麗

元夕訪胡長者聯句序

一事而可以正人心美風俗則長吏于是乎  
舉之三代以降式廬授杖之典闕如吾邑胡  
孟培先生博學力行幼師姑蘇管東溪東溪

藕灣詩集

卷九

十九

七言律

之門稱楚中四君子先生其一也少壯達髦  
道心彌厲如歷星月而登果晝癸未一陷獻  
逆逆改客禮之至法然爲言不忍狀今年七  
十有八期功強近之親咸歎魑魅又鮮婢僕  
田宅夷愉介處神明不少衰古所稱舒羽毛  
宣聲調不在高位在有道若先生者非耶邑  
侯於越王公初下車聞先生卽屏騎從望先  
生草堂于落沙寒渚之間如不克至旣見長

揖就坐宛如家人逸巡出俸萬錢爲先生壽  
曰先生老矣無勞苦先生爲不肖罪日定昏  
就先生宿雨霽月升露凝燈蕭肅起步永嘯先  
生亦周旋不難以就假寐與臺村校野婦過  
客竊窺公與先生遊無不洒然變色夫亦教  
化風俗之至焉爾已  
子衍治獲與聯唱因志簡首以俟採風者云  
一篇絕妙  
古文必傳

雲深古樹訪春先。明府谷口誰當載酒年。列宿光分  
花雨夜。行高軒聲動竹溪煙。孤琴草閣迷清徑。仁  
一衲寒林話遠天。總爲丘園添逸事。先生令人懷  
古思悠然。明府

藕濟詩集

卷九

七言律

八

藕濟詩集卷之十

五言排律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同邑劉醇驥千里  
京口談允謙長益開  
同郡顧景星赤方

藕濟詩集

卷十

五言排

劉云長人排律無篇不佳。又云長篇能使才  
與學稱便見佳手以其無單句無嫌句也。顧  
云獨宗  
少陵

伯父孟常先生六十

喬木隆西漢。衣冠接盛明。流風師敬武。宋族譜斷自  
漢富平教侯  
遺訓得忠誠。會王父中順公  
手書忠誠訓後矯矯翩翩。叨  
他鹿茸青瑣家。本舊白蠟守彌貞。結卷卑千戶。翻經  
擬百城。循陔知有子。禦侮識難兄。魴鯉青天路。公曾  
侍王  
父令刪。墳荒大被情。以斯尊孝友。兼得式閭閻。頗識  
平武。家多難。偏憐我。獨憐。不才還杖屨。多藝又聲名。失意

仇三北開函決五丁驟聞餘狗鼠旋怪走撻搶乙未  
開同辟守城東屯宅聽笳細柳營十年牛馬走乙夜  
短長繫語足動人秀句差寒餓浮生哭老更以仁要  
左右知叟歲呼噪稍稍聯門戶仲仲嘔帝京奔鯨胡  
哭莽旅鬼復縱橫霜薤秋煙薄布茂野客驚仲容本  
任達太傅欲辭榮塞兌有谿谷觀心罷送迎忘機歡  
九轉得鶴伐三彭橫路黃精雪圍花紫菊並只今稱  
指使自古羨孩嬰家學傳勾令公車笑伏生公歲員下上公

五言排

雷開石髓活水卧玉璫清句佳便可齊天地因  
從藉治平山中看隱相千歲識方晴更執他年體類  
歌酌者競

談云古邑幽厚  
正復流利

劉千里來同山遊決旬十年兵火辭此曙暈  
劉子斯跑士春過典不關到門花旗蕙解帶露團團  
對酒喧鶯燕行歌擷蕙蘭穿雲尋鹿柴枕石拂漁竿  
窮荒黃坡曲幽清玉潤寒遺編逢謝朓新徑得袁安

細雨。離。香。靜。荒。苔。劍。氣。殘。文。成。龍。虎。彩。詩。飲。鵲。鵲。增。  
大道。舒。今。古。高。談。出。肺。肝。劉。伶。本。共。向。張。藉。舊。從。韓。  
惆。悵。風。三。月。縱。橫。恨。百。端。山。中。棲。桂。易。圯。上。乞。書。難。  
友。側。懷。家。國。聯。翩。信。羽。翰。行。藏。終。自。合。相。別。慰。加。餐。

劉云字  
字深穩

無題

彼美美且都。名家舊姓盧。歌成梁帝曲。身入魏王廬。  
素瑟嬌河水。銀箏艷錦鋪。香屏圍絳樹。花枕簇羅敷。

藕灣詩集

卷十

三

五言排

二月梅梁燕。三秋碧樹烏。珠簾熏寶鴨。金屋挂流蘇。  
舞雪玄裾亂。編雲綠髮紆。容華驚侍櫺。飛燕乍承稠。  
珮贈瀟湘玉。簪遺翡翠綳。芳醪停琥珀。醉帳解茱萸。  
洛浦波聲通。陽臺雨路迂。新書緘豈菴。舊咏隔蘼蕪。  
馬去啼殘麝。鴻歸怨落梧。琵琶紆短恨。砧杵憶長途。  
青鳥愁初喚。黃姑懶自呼。淒涼團扇月。黯淡蒨門菰。  
鴛夢狂難歇。更沈聽鷓鴣。

顧云又會真又憐公  
談云香豔流動

齊昌覽故荆宮

客路崎嶇久。愁吟復此鄉。燕城曾耳目。古道亦傍徨。  
 頗識曹風侈。偏憐漢室荒。中官原虎怒。內尉本鷹揚。  
 鞭撻初何事。擠吞卽不妨。徒援連禁闥。強翼共禰禰。  
 雀鴿穿中路。虺蛇螫上方。凶家誠有自。亡國不干常。  
 赤日豺狼語。陰風鬼蜮狂。多年走怪孽。竟夕墮城隍。  
 侍妾經蕙帳。歌兒殞玳觴。殘覓迷麗砌。屏血染瑯墻。  
 豈惜銅駝毀。空悲玉燕藏。珠簾真想像。畫棟久微茫。

藕灣詩集

卷十

五言排

按藉誅潛鳳。披圖索別風。斷頭王子節。祝髮美人粧。  
 社稷歸天夢。衣冠祀國殤。波濤思萬里。日月淚千行。  
 顧云若遠若近若深。若淺乃真楚真痛。舊俗傷黃鳥。新雅狀白狼。滄江  
 流戰角。翠岫繞飛所。宿莽清鐘夜。繁霜古寺傍。哀歌  
 探往憾。掩泣問前王。

淡云貴薄  
瘦憐惜

寄劉九幼凝

顧云宇  
宇少陵

藕灣詩集

卷十

五

五言排

淪跡名家子。食霞國士身。上卿箬紋窗。中秘校讐新。  
 神駿知龍躍。鸞騰異兔。讀書花嶼。達卷幔。竹鑪親。  
 素榻頻邀月。濃箋屢坐茵。篇終敲泣鬼。論落解凝神。  
 風笛連交契。由來接謫姻。東園松桂夜。北郭雨風晨。  
 蒿路傳張仲。槽牀頌伯倫。門清驚窈窕。關閉得深純。  
 隱几來天地。橫琴失主賓。幾朝瞻馬誓。竟歲逐車輪。  
 孤矢秋雲重。烽煙畫角頻。扁舟分雁浦。野爨各漁濱。  
 乙亥借辟。山雪深連袂。疎燈倍結隣。短衣心悄悄。燕  
 徑話諄諄。破篋依孤兔。荒楹飢鳳麟。丁丑同草堂。雙  
 杜甫孤轄。幾陳遵。共惜他鄉別。偏憐細酒親。蒼江聊  
 澹瀾。黃鳥竟艱辛。省鼠紛成讖。蛟龍怒自興。森毛嬰  
 鬼窟。號卜走明禋。獻歲城初陷。同雲照曉春。顧云下  
 翠銅宮。麗泣絳幘。老人聲。白骨棲兒女。朱輪割縉紳。  
 弓刀余躑躅。屍肉汝逡巡。癸未城破。瘦影豺狼怯。凶  
 莽虎豹蹲。聲吞覓路。滋爪透淚蹤。陳旻幸山妻。脫还  
 矜大節。伸幽岑。競避身。間道擬依憐。同問道还家累  
 俱免過屏。

從此歸丘壑。于今潤莽榛。劉云序次詳項轉折清健無一字虛塞無一字礙貼  
妙。頗。哀。天。板。板。寔。惜。草。蓼。蓼。冀。北。蒙。塵。日。湘。南。關。將。  
辰。蒼。黃。聞。戴。漢。痛。哭。已。無。秦。有。血。啼。黃。屋。無。家。問。角。  
巾。山。容。堪。伏。枕。岩。邑。荒。回。輪。老。異。耳。吹。白。戎。衣。忍。服。  
杓。晉。寧。真。渡。海。張。翰。久。思。尊。伐。木。愁。盤。運。耕。岩。信。子。  
真。極。悲。慘。之。致。沾。濡。盟。枯。相。搖。落。誓。松。筠。種。秋。憂。  
耐。稅。行。歌。報。負。薪。裂。頭。吟。筆。墨。側。足。飽。風。塵。掩。泣。論。  
雙。粵。摧。肝。問。八。閭。空。傳。戈。未。息。不。信。犬。猶。猜。大。角。紆。

响服癖常存。懶鑽堅莫忘。勤顧云良友語西山寧久頭相。  
慰起沉淪。  
談云顧將全用無懈句。  
塞句自是作手。  
寄懷顧赤方。  
顧子聲名久。馳驅不記年。草堂南渡後。妙筆北牕前。  
風力看先哲。源流與後賢。精靈心耿耿。嘔吐恨戔戔。  
我。委。積。亦。倍。覺。才。難。盡。偏。能。典。獨。全。閉。門。懸。日。月。展。  
卷。出。江。天。家。世。青。雲。重。文。章。宿。霧。揭。書。成。添。卓。荆。吟。  
罷耐孤鷺。何日驚投契。猶言今夕何夕也多年信草玄。風期  
余上下。逸致爾便旋。細雨秋雲厚。寒城碧樹妍。濁醪  
無草率。黃菊最嬌娟。豈歎陳遵轄。難先祖述鞭。淡懷  
真。溟。津。古。道。更。陶。甄。百。里。愁。堪。劇。千。秋。氣。自。堅。巴。箋。  
饒。杜。甫。水。調。識。成。連。羽。翼。通。勞。積。驛。驛。共。存。肩。遣。懷。  
應。雪。陣。酣。咏。到。墟。邊。宇。宙。全。飛。動。門。庭。肯。伏。跽。談云得  
赤方神。此中深意苦。能得幾人傳。  
松谿王尹衙。齋清讌因及。鑑湖雁宕遂有布帆。

草廬之興

錦帳即官治。茅堂水一方。國香梅子邑。修竹暮春觴。

妙筆題花懶。幽思顧曲詳。徑松雲窈窕。池艸夢鏗鏘。

公弟在坐細雨煙霞路。清暉翰墨場。公同予雨中訪胡孟培即席聯韻

風從浩蕩大。雅正張皇已。覺忘簪綬誰能促。佩裳為

龍。今孟叟。取履舊中郎。百斛輕文鼎。千章競夕陽。閉

門寧泄柳。種秫果柴桑。張敏懷方劇。王維興不忘。楊

懸鷗鷺伴。琴引芰荷裝。五嶽邀狂展。三湘老蔽棠。烹

藕灣詩集 卷十 五言排

萼秋耿耿放。鶴月蒼蒼物色衣。兜異行藏稼圃荒。疑

仙原李郭。傾蓋復班楊。魚影潛家國。樵歌冷漢唐。流

沙真有服。立雪更依牆。

顧云整而別

送劉千里

弱冠差池久。雄文愧爾先。三秋垂筆露。百斛湧思泉。

儼生名字精。靈老歲年。顧云惟千蔡邕遺架滿。劉

向藺文傳。鬱律蛟龍走。飛騰樓閣驚。九江波動日。七

澤草如塗。濱津來開關。微茫得靜專。空嗟班馬異。曾

笑李何偏。鬼膽頗遭破。顧云奇神工不浪拳。束鈞矜顧

盼。西竺久回旋。雲骨摧中古。霞裾覆大千。清懷天浩

浩。壯志鼓闐闐。迹接雙峯邇。宗披五葉玄。機鋒勞瓦

駭。語嘿諳陶甄。大業曾期我。青瑣敢自憐。振衣秋雨

夜。倚劍朔風邊。細路愁黃鵠。昏雲惱杜鵑。匡將戈逐

景。不信淚如泉。茅屋余心苦。中原爾慮牽。飛蓬憐遠

近。古道惜聯翩。峻谷驚花杳。長城雨露鮮。荒苔棲鳳

羽。孤篋想龍淵。荷力千秋事。搏扶六月天。澄清君萬

里。搔首憶前賢。

顧云五排如此何愧少陵。又云結意淵深。談云交情真語白不漫。

劉千里五十壽

少小追隨日。差池萬古心。流年俱老大。得意復山林。

談云得意二畫管風花集。清談雨雪深。樓真非世賞。

妙鑑起幽尋。自識相思理。恭聞赤素吟。登壇秉肅肅。

以道氣駿。駿月過中秋。節山高野客。琴雲光添杖翠。

集 208—321

名色泛庭陰。服政何疑管。英才樂在今。慧燈安聖哲。  
雅量隱孤森。顧云即舍高遠意。劉云予嘗飲取二語作一帖子。髦髦君無倦。  
提持我自禁。野詞兼逸興。聊此重衣襟。

劉云幽細之至全體盛唐

雙峯寺 即老寺千歲室掌手闕

登嶽敞幽平。雙峯勒化城。門臨千嶂迥。徑入萬松清。  
顧云皆古鉢傳東晉。高幢揭大明。鼓鐘青靄靄。鈴鐸  
初唐。浩淨理入室。香千座。祖庭列寶掌道悟。拈花笑一

藕灣詩集

卷十

十

五言排

法筵歷遠近。寶屋樹逢迎。細雨東山翠。微巒破額晴。  
春糧留怪石。舊棟識神靈。峻谷風煙重。平池歲月傾。  
岩花春鳥色。澗瀑白雲聲。茗凍猿啼老。莎青雁迹橫。  
衣裳霜窈窕。梵唄霧崢嶸。捫葛探龍象。呼藤共鹿麋。  
紫蒲餘萬古。明月報三更。

碧玉流

破額敞幽泉。靈淵覆大千。津梁三葉渡。功德六時宣。  
壑雨穿花落。崖嵐帶雪懸。龍蛇宣素壁。蘭蕙老蒼天。

野客詩如畫。名賢筆似椽。碑銘身世外。樓閣古今前。  
顧云亦如江山有靜覺。苔雲蝕寒經。月霧照重來。法  
巴蜀棟宇自齊梁。法潤搔首念桑田。

佛母塔

濯港他年事。傳聞出寶林。投胎非世網。蛻骨豈真心。  
畫壁通蕭寺。塔去東禪半里許。香牀接紺岑。面望蓮華五祖真身其子也。  
蒼碑寒赤日。碧殿老秋陰。郭樹穿雲薄。河流入暮深。  
愴懷千古後。稽首一沈吟。

藕灣詩集

卷十

十

五言排

望白蓮峯

顧云郭樹一聯妙絕唐律

破額遺踪邇。司空啓運先。三祖常住河空山中。雪幢垂紫宙。翠  
羣展青天鐘。鼓懸蘿月風。煙漲碧泉佛。橋花靄靄。三  
橋俗呼祖屋石田田。祖居石室中。白藕清如雪。蒼松瘦似  
拳。吹燈尋鳥道。罷曲舞獅絃。西竺承真子。南華接要  
傳。中興今已矣。後起亦宜焉。田憶垂髫日。登臨獨渺  
然。



浴佛井

井在縣門前四祖生取水浴之

妙潤連三葉清泉出縣門。沿溝非色相。洗滌盡乾坤。  
碧玉遙灑。漚曹溪合子孫。宋唐波浪靜鄉邑。綆瓶尊。  
熱篆文前哲。皆碑拜後昆。春流通白社。秋月坐黃昏。  
昔向驚塵裏。多生證法源。

生日題艸堂

草率臨初度。深懷惜薄躬。佳名慚舊錫。涼德集新艸。

萬壽詩集

卷十

五言排

癖向山林盡癡成。歲月工鞦韆。形影外安節。是非中。  
顧云。雨澤思無頗。炎涼氣自公。跡多難語默。身退豈。  
和同。心苦痛。伯玉非偏切。孫登嘯未通。園花兼岸篠。  
竟日順書空。語云。此等自不容一漫。

奉贈憲使楊西印先生二十韻

江漢朝宗日。乾坤定鼎時。英才酌節鉞。鈴閣坐威儀。  
繡被雲濤靜。輕裘畫角知。轅門回老將。方域長羣兒。  
吳楚封疆重。山川誕降奇。關西清族迥。北固斗垣垂。

石坡重魚字。饒歌雨雪詞。錦箋花爛熳。黃絹蕤蕤榮。  
晚調嚴丁卯。自註公。高懷寄義熙。諸生誰擬鄭。夫子。

舊從隋白賁。才偏藻勞謙。柄自卑。小山頽杖策。大雅。  
欲舉惟何日。忘憂讌他年。顧影詩。飲酒記。士。清庭。  
開玳瑁。別榻展琉璃。左右客毛髮。提持淡指塵。金蘭。  
非出處。羽翼倘差池。天際窺玄宴。人間望紫芝。池龍。  
卓索冥澤約。久棲遲。事業期元老。文章管盛衰。萬邦。  
重有誦異代。更無疑。

萬壽詩集

卷十

七

五言排

京口談長益斬州顧亦方連日讌集兼眺湖庵

當代論文爰風雲。各異鄉。開懷惟我輩。坦步即同鰲。  
魚鳥諸侯國。芙蓉處士裝。鹿門機未息。龍嶠興應長。  
地主羅英又。天涯老就將。時皆以西印。千峯同莽蒼。  
江閣異存亡。頭白吾兼汝。懷深喜更狂。陰陰聞樹古。  
草艸得城隍。出郭垂楊合。當軒紫荇香。沿堤驚艇鶴。  
迷路識龍皇。長日臨僧靜。深房映石涼。盆榴清照壁。

掩著白如霜。禮佛聽幽磬。題花負短牆。坐知流水理。  
閒送野雲翔。顧子卿雲冠。談公藝苑王。孤蹤感鬱律。  
渺論有細常。入座誰爲客。看詩必盡囊。紆思真浩漫。  
閣筆轉微茫。意愜才難斂。名高跡擬藏。馬牛呼并出。  
騏驎又無韁。采蘋心原劇。餐霞動不妨。松筠一以遠。  
膠漆會難忘。

重陽贈孫明府有翁先生

都門稱首善。上谷產姝才。獨著循良跡。山花動地開。

南灣詩集

卷十

五言排

五言排

疎簾水映竹。香座月如楊。刻石留開闢。垂青照草萊。  
登高秋入賦。把袂菊盈杯。共識安仁節。難禁泄柳杯。  
孫陽真有託。端不吝追陪。

贈抒白胡先生

清絕桃花洞。高霞古邵州。元公曾教授。妙訓乃源流。  
醅才無敵經。綸氣獨優八音。搜孔壁。千畝織僑囑。  
筆削森成帙。周施感絕醇。邇焉非世賞。展矣足前脩。  
赤素披陳盡。忠肝爛漫抽。殺青五際通。鼓篋四愁留。

用方爲大雅全秋漢。高杯滿鬱洲。如蘭殊不易。坦步  
有綢繆。

五言絕

擬古曲

梧桐八九月。相見俱秋風。何處茱萸女。逢人野菊中。

誠云不說  
出自妙

題畫

一葉下江沱。微雲散碧波。美人看不厭。明月傍秋多。

南灣詩集

卷十

五言絕

五言絕

其二

澄江落景深。霽色虛無起。山翠染行人。衣裳如畫裏。

其三

桃花何處去。葉笠兩三家。無限斜陽意。投竿入暮霞。

其四

片帆含落日。江樹擁歸雲。不用長年老。維舟傍夕曛。

其五

稽識衡陽路。新憐金水洲。蘆花飛不盡。蕭瑟善驚秋。



六言絕句

赴介子約口占

陶令雲心出岫。杜陵花宅當溪。怪我風波未隱。知君杖笠頻攜。

其二

一曲水田細雨千行。大樹回風雞犬逢人。洞裏漁樵避世。墻東。

七言絕句

藕灣詩集

卷十

五言排

宮辭

匡山僧戒宏不知姓名故。先皇帝尚衣近侍京陷祝髮匡山。深夜風雨聞述往事因作。

宮辭十章

新傳桂醑美人杯。香靜芙蓉月滿臺。詠罷六宮齊不語。驚聞天笑出蓬萊。

其二

小聲熏爐玉錦繡。宮人爭着繡春刀。無端爛熳開花。

草笑佐香茵。隱御袍。

其三

錦石欄斑翠作屏。水晶床簟玉簾幃。至尊二月親臨幸。半醉薰風燕子飛。

其四

坤寧宮畔百花香。歌舞人人出洞房。寔是離愁難點染。月明西內倚新粧。

其五

藕灣詩集

卷十

七言絕

牙籤御帙錦盈車。密詔偏傳女校書。看取畫屏垂拱事。太平天子願初舒。

其六

紫閣煙飛畫幕垂。乾清宮月曉離離。君王自採薔薇露。和墨曾書寡慾詞。

先皇帝書乾清宮云食淡精神爽慾寡夢寃安

其七

黃雲雙開霽爐稠。細捲銅簾夜氣浮。一道牙旗霞帳。

裏六龍深穩自天遊

共八

未許紉襖老戰袍金吾夜出阮師刀  
宵衣獨擁籌邊慮爲上高樓看枯樺

共九

玉燕宵飛滿角低普天風物憾淒迷  
龍髯咫尺憑誰近一夢紫雲曉自躋

或言帝登遐后獨上武當世不之不信也或宏云宮中一日諱稱帝已往武當則大驚經

藕清詩集

卷十

七

言紀

時乃

共十

多年曾侍翠雲裘紫屋思深只淚流  
歸雁幾回愁莫度秋鐘聲冷帝王州

談云前數首皆宮中勝事未數首皆及衰烟巾一以憂勤獨慮處雖內侍或難言之矣

行路詞

日暮踈粧獨倚欄秋風車馬去翩翩  
自從安唱堤邊柳不聽人問行路難

又

屢誤車聲屢誤迎低喉今日話即行  
即歌樂府聲聲怨不似商歌盡去聲

又

古道垂楊低復低斜陽擁妾下深閨  
月明歡去黃花道安夢終宵怨馬蹄

顏云即妾夢不離江上水底

藕清詩集

卷十

五

七言絕

又

二月江聲風雨垂楊花隨雨到床帷  
大堤歌舞能留客不肯停杯聽子規

顏云是當家

園中漫成

一日相逢一日春鶯聲小院午風輕  
桃花柳花不相見別遣高枝無數新

顏云少陵故言

其二

喜向花間動數巡。花開花落野人身。清尊暮雨莫歸去。縱是沾衣豈為人。

顧云  
好詞

舒二男夜集

城南歌舞喜天晴。城北風雷動地行。此夕相逢新別後。孤燈一夜為君明。

顧云  
長慶  
得意句

藕灣詩集

卷十

五

七言絕

藕灣詩集卷之一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場佳品  
展理金輯

五言古

和陶飲酒

同楊西印先  
生存十首

矯矯雙黃鵠。翩翩恣所之。風雲生中路。羽翼貴及時。百年會有傳。歡笑良在茲。結髮事君子。中懷復何疑。願言北杯酒。日夕相携持。

其二

我生寡夙好。出門見深山。山光何麗綺。使我多鄉言。

藕灣詩集

卷一

一

五言古

白雲聚一朝。澗谷動經年。寄語山中叟。此意當誰傳。

其三

登高望廣武。雄雲四面飛。救世無奇策。抱膝中夜悲。幕府開英傑。壯士何依依。不見晉幼安。渡海知所歸。幾時絕兵革。縱目無盛衰。清酒始三升。高論語難違。

其四

溪巖有喬木。日夕忘靜喧。雖無匠石顧。雨露不能偏。菲英隱平楚。雲霞帶故山。我友頻杖策。高吟時復還。濯足清溪水。悠然以笑言。

其五

策足歸南畝柴扉喜自開  
平疇乍蕪沒取此三春懷  
問君何爲然喪亂會已乖  
征輪敢後時入市徒相相  
長吏見我迂勉我出塗泥  
再三相啓告中心實寡諧  
誓爲饑寒民風雨理不迷  
終焉守初服異慮洵可同

其六

桑柘有芳陰脩竹夾路隅  
田夫無禮數尊酒列泥塗  
縱橫視阡陌既醉免馳驅  
天道不云遠視聽樂有餘  
汗邪隨所視各得反廬居

藕澇詩集

卷一

二

五言古

其七

蓬蒿匝地長杜門師有道  
一杯雖自然貪賤忽已老  
行歌久厚顏頗不憾枯槁  
兒孫入戶佳榆柳當門好  
匹夫鄙懷玉稼穡洵可寶  
願言逐長公壯齡遂表表

其八

清明易雨風策杖何所至  
坐見悲歌者亂草藉沈醉  
不知所寄興憂喜何無次  
賞心百忘言知希洵我貴  
安得度外人鑒此位中味

其九

秋林多墜葉大樹有悲風  
成毀不自保運忽已中

良臣寒寒懷苦節匪窮通  
不見聊城箭嗟可掛弓

其十

躬耕豈不勞所貴無苟得  
負耒向泥塗一往絕疑城  
高原桐始華百感機難塞  
念此四體勤實賴克家國  
日夕搏黍鳴交飛不可嘿

述懷

鄰鄰沉泥石鑿鑿魚沫橋  
浮者日以堅淤者忽爲瑤  
巖米幹如鐵春陽不能消  
陰陽變有時強力成久憂

藕澇詩集

卷一

三

五言古

又

亮節彌君子回竊不敢他  
蓬科不務本木大終飄搖  
猛虎厭陳肉俊鶻俯卑籬  
乾雀雖細小不拾地下枝  
人生各有志胡爲長栖栖  
妻子亦何人駿足成趨趨  
日飽二升粟晨披百結衣  
徘徊不忍去化爲濁世塵  
仰天忽大笑阡陌豈重圓

又

尊媛不恤綿杞人善憂天  
青堂雖可樹其說乃徒然  
白日背人馳匿影於大圓  
被服成歡笑無乃非萬全

夸父雖云愚惜陰尊古賢不如返諸躬策足鳴鷄前

又

盛德慎幽居拊衷滋太息天道非影响椒音豈離別  
溪山有盞鏐錯厝成首飾明月產清泥光輝艷四壁  
美人坐阿閣懷姿非隔世雖無宓妃媒良儼諒可卽  
繚戾履霜人福心而左辟

又

蟬以清能吟豹以廉能文鷹居常似寐虎行如不勝  
取物貴勿遠采葑敢以輕陰陽各有候供能率之鳴

藕澤詩集

卷一

四

五言古

厥聲何幽幽能使懶婦驚百舌宛轉言坐客不敢聽

又

鵬綬善知天文采不易好顧謂山鷄愚捐軀殉麗藻  
羽翼固以佳中懷何草草昔賢事報晦慕道苦不早  
豈爲謝時名孤光炯自葆間行踏春花一過跡如掃

又

谷風何習習破服將終朝蓬蓬不自已化爲頽與炎  
英輪下復上雨上霏以飄左顧蕩人室右盼蹶人苗  
展轉於空際憤發而無聊物情會震疊山川寧動搖

君子秉微尚大德終逍遙

又

爰居本海禽恥受鐘鼓聒瞿鵠望濟栖長爲土氣奔  
漸石履之卑素絲染不脫冠裳旣已陳名位日膠轕  
千古有市朝如何安饑渴志士慎沾濡達人戒毫末  
比匪諒不傷半席猛猶割

又

結廬花樹下捲簾動花影影移亦何遲坐見春晝永  
好鳥向人啼似言惜光景百年會有期忍使韶華屏

藕澤詩集

卷一

五

五言古

野風清寥寥夕陽昏耿耿花陰易亦飛可以勸淡省

又

人生亦有徒胡爲互挺撼黑風吹雨雲白日暗創若  
張陳旣終肉田實更傾索人面豈朝華振手成夕摘  
匪怨而友交古賢恥勿惜安得左纏藤纏綿學松柏

又

仲尼旣旅服大禹亦保國墨子行入荆錦衣異顏色  
全生豈厭奇樂性全資識幽蘭任淡巖壑賈任荆棘  
蜘蛛雖網羅不入蕪菁室魏闕與江湖豈能更心迹



固哉子牟言之重惻惻

又

至德愁難保滄海日屢變事人顏色中未老晴先眩  
丈夫皮骨粗安得長婉變掩面志已灰對客身難倦  
元瑜久自藏中論頃能擇性哉應劉才鞠躬事公讎  
登樓賦雖悲真情殊可見

又

唐衢善歌詩悲激世無比一聞妻孥言涕泗輒不已  
人生匪金石安得長瘖毀僕僕上書人迹異心同靡  
藕灣詩集 卷一 六 五言古

禮儀莫之陳瓜角調何鄙空餓亦尋常未能長觸抵  
咄哉史氏言微詞昭沒齒

又

相相猛虎尊天風長聲勢如何彪炳資只以謀吞噬  
人命各在天未必皆殞斃歸來食其黨意不遺巨細  
虎歟亦有時獸生豈無計皮寢殊可佳鬼雄不能厲

又

茫茫西海內其洲多鳳麟莫之若膠漆斷者可復親  
斷者猶可親何況在一身一身而二三固極非人倫

苟息事暗主感激成良臣歟者可復作信誓為神明

又

驅馬涉大河馬跡何鱗鱗蕭蕭白楊側古墓有遺薪  
大碣凌青膺云是古賢臣逝矣日以遠懷哉誰為新  
棺車各自瘞晚裝難及晨生者尚不顧安問陳歟人  
日暮太行下崎嶇淚沾巾

又

萬物各無為逝川終日瀉惟彼寂寞人紛紛別取舍  
靈暉既朝舒時風兼夕灑居人看燕巢客子悲去馬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好易分曹啼誰是有事者

贈談長益

先生生東吳不為東吳生著書日已久遂有天下名  
詩歌匹盛唐文亦追西京其氣類道州樸直乃元聲  
作為金陵篇山川浩呼噪閩越遊未足舟車日在程  
塞上馳馬走白髮飄幾莖投詩吊空同遞返燕臺行  
空同塚被發歸子新為 弱冠遊襄郢茲焉且再征既  
吹莖長益作歌紀之 非為國家又不重逢迎轍迹仰云過買山猶未成

暇日與顧赤方論文

今年未及半三至新陽城城中何最樂顧子爲弟兄  
一言裂瓦缶再奏鏗鐘鏘高思聳嵩華奇氣吞滄瀛  
風雷搜百怪汗漫出真誠性情各自理下士空屏營  
漢江舟中讀孟集

我行襄陽道尤愛襄陽詩舟明西日錄資覽愜心期  
白雲覆渙洲晴波疊柳渚澄景濤無極皓月發幽姿  
照我蓬檻中一編宛茅茨客愁時演漾念此風流詞  
豈無魏闕懷富貴非爾宜孤蹤難掩高緒終苦饑  
青雲陶令並妙迹麗公知篇什雖不多嗟哉諒我師

藕灣詩集

卷一

舟次宜城

清晨宿雨開棹出橫山陌冲融麗景暄照此波上客  
蹉跎春事淡沿澗鄉信隔雁歸雲際心鳥刷漁邊  
收兒驅犢新浣婦臨沙碧城郭漾煙光岡間動朝夕  
始識鄢城墟舊傳杜子宅未浮九醞卮心擬數杯醉  
上鹿門灘

手持一杯茗坐上鹿門灘微風起淡泊舟楫自然安  
兩岸燦明石一道引清澗長帆蔽茅屋山父擁翠闌  
寄言隱居者旅服爲加餐

習池

早發羊侯祠近臨谷隱寺蒼苔白馬泉二月初舒轡  
池荒流轉清亭圯山愈翠影搖釣女釵碑蝕春雲字  
夕陽通未沉鐘聲晚如寄寂寞古賢心浩蕩高陽志  
曉巖峴寺斜夜色楚山至  
習池西有峴山寺望楚山淚墜已千秋  
山公自可醉

隆中

西山萬山潭潭淡路蹉跎逕逕買客車競踏春堤綠  
蒼涼企遠轡陰翳占雲曲踈風野廟頽細雨簪井渌

藕灣詩集

卷一

九

五言古

坐見躬耕田草色紛相芻三分漢德衰萬古君恩篤  
牛羊過傾碑父老思全蜀緬懷徐龐英愈企鳳龍踯  
孤吟調已堙草堂猶避俗

役夫行

癸卯西山之役濟一歲索夫三千一百七十  
焉

二月征輸急呼號震四降田夫始輟耕人市助經旬  
驟聞府帖下合邑點行類斯須羽檄至直入無邊巡  
堂上王命懸堂下列按蹲邑宰當門坐里正當衢嘆

軍令有生於震撼若鬼神結束在旦暮無自覓踐蹤  
朝廷嚴小醜何得爲不仁大旗耀郊原樓衣拔豚身  
祖社割片肉剋日已車轡依依楊柳途切切雨風晨  
夜半啓私戶低頭拜二親此行恐不反努力備水薪  
號呼但一哭無乃太苦辛

神鴉行

癸卯之歲羣鴉啣火日三四入人室鼓翼而  
炎神廟有燼者

二月至五月靡有不炎焦幸然致一雨槁陌已無苗

藕灣詩集

卷一

十

五言古

如何經始秋赤帝慘復驕一朝神鴉至啄火來焚燒  
不知何物馮致此楮與蕭人家搜得紙與以翼鼓煽

之立刻揚風標一日三四起廟殿恣毀銷居民羣號

叫白晝覓覓消携手坐屋抄斬木列紅幃或作神靈

語井寒膏泉洞時縣令安塞沿佛井或云縣舍亭直上何翹翹

魑魅雜人住謂災不可料田父人市貌恐是凶年妖

過客人市懼長嘆寂無聊相與逐神鴉母爲聲嘯嘯

賤穀行

中原昔喪亂原隰繁穉秀人間好女兒賣粟不盈斗

今茲云暫休禾麥徧田藪斗米三十錢胡爲增惡醜

賤穀應嚴徵無以當擊指指苗作官糧說稼克吏手

頗聞禾滿篝依然星在甯長吏肆虐劉有足不履畝

喜言民生輕惡惜國本厚皇天顛倒漢理數難遽回

委軀塞薄田碎骨酬大有信知尊金錢無爲耒耜狙

家鷹行

此物不可奇奇之爲禍梯側身恣愁胡其嘴如利錐  
啄物憾無全食類碎成鸛在山爲虎豹在水爲鯨鯢

如何反奇之置之戶與閨木以護稻黍究至害家鷄

藕灣詩集

卷一

士

五言古

睇燕不肯下行雁至生睽乾雀難喜噪文雉必悲淒

腐鼠獻生鵠雲際來捉撈雖有栖梧鳳不敢相排擠

是爲城上狐或爲器裏鼯人情畏鼻距造物豈顛迷

王莽禍先于董卓燒及臍寄言養禍者羽翼非厚視

市門行

人言刺繡好何如倚市門市門倚未已復作賣花人

賣花不於野不於朝與廷置身有窟竇冠蓋盡兒孫

上障日月光下舒桃李陰黃金日筐篚鼎食間鐘鳴

高軒一云適公卿疲送迎舌吐者誰子夙昔蒙典典

二月行

二月不採桑競折門前柳十月不築塲競採湖中藕  
折柳夫如何聊以當杯酒踰藕夫如何聊以燕黃耆  
有帛非荆棘不挂老婦肘有粟非砒鴆不上饑兒口  
未飽長吏囊先脫羣胥扭吏囊猶可空胥扭會速朽  
但聞檄如椽不畏星在留明年殺逋奴恐難貰鷄狗  
我作風俗謠聊以當九九

鄴城

暮宿華林道朝走安陽橋云是古鄴城風草何蕭蕭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蕭蕭悲風起日夕千萬里莽莽英雄人活活漳河水  
香散西陵川淚冷冰臺層城頭賣酒兒張皇謀故里  
寧知九錫荒但見三臺圯曾有烏鵲詞聊聊遊人耳  
都門得談長益濟南書於李過廬廷尉余亦付

書廷尉答之

不見徵君字於今四五年坐臥強求之乃在京東偏  
東方千萬騎節鉞主人賢不同嚴武榻只如郭泰船  
知我帝京遊踟躕順着鞭馬上置筆札大半爲山川  
此行敝衣裹無乃增詩篇廷尉故人置郵不虛傳

珍重尺書至鶯花共嬋娟我來必三月錦字已我先  
囑我必數行廷尉兩欣然古道高管鮑良朋類甫虔  
知君置懷袖彌月猶新鮮

東歸行

四月忽已徂長夜正炎赫買驢不論錢遽作東歸客  
肩摩彰義門轂擊蘆溝陌車驅亦惡遲遂與京華隔  
取道向齊魯故人未咫尺野曠奔沙厚日惡放懷瘳  
城郭厭煩瘴一過輒戒迹驚帆白溝曉倚松留智夕  
早月熟鞭箠午飯請湫僻前村返照頽天末歸雲積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舊中都行

我生匪壯遊丘壑素所惜倦身亦有輸不羨高飛翮  
中都去豐沛迢遞三百里千古兩布衣仗劍從此起  
風塵止一麾四海輒綱紀締彭當世雄倪首入軍幕  
徐鄆亦天人帖耳共鞭弭其地不徒然其降必有以  
我來中都城崔魏瞻故里前幕列雄鸞后嶂奔淮水  
樓閣抱山尊中天挺而峙與隆舊鼓鐘帝足少所養  
西南仁祖陵松栢猶可指日暮愴行人繫馬挂弓鞬  
驟雨若河流風雲忽披靡入夜不肯休中宵還徙倚

同歲兄宿汪廣文署中

階淨草花嚴風寒月易入從容見尊酒露濃光愈濕  
孤城似遠山踈鐘亦已及兒子讀書人一榻連雙屐  
呼童且未眠爲我添衣絮

述懷呈督學蔣慎齋先生

有方爲先祖玉臺公  
祀鄉賓

在昔漢東葉郭許號知人奇鑑既天授千古稱人倫  
季寶坐牛衣元禮慨陶甄卓爾蘇王佐乃蒙惠達珍  
先生起東吳藻鏡揭霄垠升見臨四國撥霧開秋旻  
纂組晉虎豹騰輝耀龍鱗易瀾與獸擾緇銖殿最神

藕灣詩集

卷一

古

五言古

瀾涉大王風喬桀天錫最所以江漢波朝宗投巨津  
鄙也巴人儔謬克觀國寶道逢胡跼踖飲泣理竿緇  
三旬而九食行歌以負薪或云子無若非病乃其貧  
以茲聊俯仰遑巡漣葛巾迷鑿袁閨室長回帝著輪  
溫溫長者容幅幅如三春高篴照碑版片言奏韶鈞  
豈能杜甫技空愧丈人眞况復隆新簡殷勤念故紳  
一旦溫言播九原舊業仲興論喧毫蚤白骨活蒸醢  
姚江粗有緒桐邑幸無堙從此求仁粟全家拜采蘋  
教誨孫兼子瞻依哭且嘲人生匪木石高閣望麒麟

漢陽蔣令置酒鎮院大集志局諸友

雄雄大別山湯湯江漢水濯濯神禹功莽莽動萬里  
蔣侯攬揖臨澄清照江底春陽扇和風水雪靜鞭箠  
捐管亦何閒煙波間青史徒倚坐石渠渺論澈心髓  
梅花散綺筵高歌振南紀

顧黃公枉過草堂翌日書十六韻寄之

君行滿四海我生守一廛相距不百里相見動經年  
豪華與寂寞執手乃依然君言偃我志我志在林泉  
朝上君王殿暮宿關門煙獻書期不達旅食自迫漣

藕灣詩集

卷一

古

五言古

誓將與夫子結髮歸園田孟夏財二日春色尚留連  
八門各再拜忘形寧苟焉倚我園中石索我几上篇  
移編冥花側高吟聲動天有時花落紙笑我爲花妍  
須臾羅酒漿佳舞生還百觴亦不醉但憾離懷牽  
共作加餐語歡嘆兩纏綿日暮不能別徘徊松石巔  
望西山 宋牧仲先生撫  
章約過訪望之

曉日平霜林走馬隆興道奇峯作意獨穿雲遲兀  
周道澁長天奔崩如激躁或指若千圭式遠如房輿  
橫側既異觀領盼亦殊號子喬與子眞後先同丹甯

二嶺揭仙梯寶洞藏真詰側聞亮道人委杖更溪造  
靜契已忘言土面酬聒謙微雨澹脩崖暫示艸服燥  
宗門武庫熊秀才遊淨相寺  
見僧葉衣雨過不濕謂亮公  
遂令山澤攢萬古愁難  
到我亦避世人撫躬恒自悼勞勞友朋間一過迹如  
掃山光照我行面皺年已髦

登滕王閣望徐孺子墓不見

聞道東湖水澄清產異魚上有澹臺君南遊瘞此墟  
迢迢千餘載乃見高士廬其行頗相肖亦復南州君  
非力不肯食豈總賢守精因郭聊一飲為陳偶造閭

藕灣詩集

卷一

去

五言古

一榻曾幾下料難屢曳裾清風不可再古墓空歛歟  
進賢門外草根老不取鋤草哉宋大夫俎豆列魚菹  
大夫謂我來孺子君非與  
宋張仲先生為祠堂祀公  
書謂孺子相至今猶懸  
豈期幕府客老骨類邁條是日高閣饒極目望難舒  
朦朧似一見恍惚總愁余側聞陳公傳孟玉指相如  
胡為高潔侶顯晦各陸起三復殊未了江雲照有餘  
傳載陳公更懸榻待  
周珍珍即孟玉也

陸羽泉

造物有奇珍異類相與資權衡既有託遂為達者師

陸生屬橋客彷彿神仙兒茶論與茶經幽賞僻如癡  
天遣在山泉淨一發其姿有如出世友羽翼相差池  
陸生好澄潔易牙乃所嗤辨茶復辨水群泉赴所司  
神光一以蠲尺寸靡有私蘭溪數百里舍香到江湄  
有泉伏溪側如蘭不可窺陸士產竟陵訪嚙敢侵遲  
一飲輒投契秋光滿淨菴蒼涼天地間位置已匪夸  
第三側聞高士逝泉亦葆幽奇又如天地閉賢哲老  
茅茨苔碑空剝落有若商山芝始知造物理隱見各  
有時孤舟一四顧愴惻起相思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余年二十由蕪水買舟下蘭溪溪口有小橫石  
勒第三泉字或云其泉在某園今泥塗矣考地  
輿圖在蕪水鳳栖山下

寒泉篇

山中有井水自名曰寒泉歲久無人汲幽清每目憐  
松栢時覆之顧影成姍姍或薦蘿為帷或倚蕙為煙  
三春縱寂寞時聞鵬與鵠雖勞天澤溢差與為因緣  
南風四五月物色開如屢况復流大火酷日洩雲穿  
漱石仍齒齒繞澗只濺濺歲寒餘窈窕孤月相依連  
有時一引照霜花肅似錢月光勤勤慰爾泉胡靜聿

世代波瀾濶灌注成百川斷梗不敢施帆櫓如飛鷲  
爾胡太局迫模拙以清堅好月如佳人告我豈徒然  
我生亦有命我病亦有年恰則觀物化我語非便便  
不見濁波惡如彼萬羣船呂梁三十里利害等折旋  
大海饒吐納汗漫水粘天鐵颶太無情抵觸若戈鋌  
豈爲生靈壽惡彼利名牽韓彭乘長風烹鹽如割鮮  
紫芝一以別四皓無稱焉阮劉逃酒國尙爾不安眠  
夸齊雖漂冽俄歟首陽巔是以洋洋者不願爲淵漚  
我本在山清側足學述適願與君爲友孤光兩其妍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請君更照之一韻寒泉篇

大道篇

大道非寥廓無欲乃其先本無名利相不別愚與賢  
逍遙遊物化坦然出縛纏庸之固匪缺益之亦非全  
既超天地外何妨聲色邊頭頭絕技蔓處處返自然  
盲人內省奔走問蹄筌翹翹稱學古嘿嘿號通玄  
紛紛格門戶赫赫盈簡編其實中貪著觸境成倒顛  
一朝身入所中懷更灼焉以此臨廣大何由得靜堅  
疾生如倏忽但云皮骨穿智者窺其藏神識久紛紛

夢影凝如鐵幻泡結爲田莊莊宇宙內食色半戈鋌  
盜賊心之僕恩仇意作緣愛根湊固指沉沒於重淵  
猛然一斷之陟降同上天盲人何不悟而與欲爲牽  
拊衷還自惕爲賦大道篇

六公篇

雪髮孤燈拊几懷舊李公師也相國賀公黃  
門凌公或覲顏鄂城或握手下里胡公卿先  
生又戚也樊公梅公友也作六公篇不以先  
後詮次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故太僕寺卿私謚文介李公若愚

海內有人師理性飽懌悅孤忠託友朋餘事成介樂

少受江陵知相國文忠長與高顧結忠憲江左富文詞牛

耳相更迭文公與石公文肅要以盟忠節是時有介

肅鄞山張江漢講堂設公與樊公偕孝介萬仞同立

雪張公學有宗左右相提挈介肅師李見十載公車

中喟然才已竭神廟已未春公牘浩奇傑寰宇調

漢陽國門恣滄吸東隄七年理廉異喧兩湖高邑與

嘉許趙侯鶴鐵擔號同列騎驢見天子燹然示不屑

其時閨信猶焉公東林孽崎嶇燕吳間屢疏妖狐蛟

平生兩三人易名恐不報公疏為樊石請謚禍始應山公烈

三戶尤虎噬指公為外友陳雷傑義擊公時臥真山

淚盡聲已咽藏孤矢嬰曰殺身不畏拙陳愚倏忽天

再鼎帝賞孤臣血余時叨門墻挑鉗聽公說片雪打

寒門掀將背欲裂凜凜出陰風微覺履齒折爰書揚

公文一二記忡悵公時書忠烈行實文見示從此謁 聖人再建

豫章節草比澹臺祠點畫文成訣猶苦當塗煇大義

春秋猶雖登周寺堂身程滋不悅公時較豫章士命題孔子成春秋句

萬壽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易程常因稽首拜殿陞山田付老耄濂院講帷開聊

通江漢轍豈期兵甲騷中原滿駝駝登山幸免微止

水禽虞嘴尺壁不染塵百折寧回鐵張介甫謂公與樊公一塵不染

百折一坏答君師高枕首陽垣余生既步趨道風欣

再揭佞妄尚不磨穿墮愧臨穴徒守清察心隱忍藏

狐才公能容余懷庶幾白不涅

故相國謚文忠賀公逢聖

崇禎己卯秋八月癸初倦是時闕興亡相國離臺句

滔滔江漢間得見相公面時晤于文介座中緒論引清風野

服送徐魯局輿出必簡小童侍立便暗茲日月光魑

魅真如散憶昔嘉宗朝相國事編纂立言機筭中乃

得忘譽譴其後聖人與東向隆王眷忽忽亦病歸羞

同周謝晉延儒吁嗟陽翁賢苦節稱邦彥鷄豈抵夕

除數米支家譙太翁陽亨公理學也以相國踵遺型

風規兼和猶所以三十年出處民欣羨國步乃崎嶇

盤石終難奠豈無君與臣天心自昏眩烽沉夏口漁

箭入昭陽殿休休介臣客下馬振甲戰烈烈崔將軍

相文 頸血當公濺江波百萬氓羣鯨張口譙相國時

萬壽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整暇稽首理冠緣魚腹莖君王臣心復何戀楚滿江整

舟墩子湖頌命如掣電先時汨羅言此日止水蹙相

魯與馬漸卿約外江漢猶有鬼神愁上帝垂悲暗七

為汨羅內雲湖為止水

十二日間生顏尚挺鍊赫赫理不誣光光日如昇文

山零丁歌楚國騷蘭薦易名曰文忠清史筆如椽

故大理寺卿謚忠靖凌公義渠

先生幼孤危履霜增術智纏綿大母篇惻惻陳情思

飲藥為文章淵澄出異致遙集聖已殷而觀懷愈至

零露江渚秋九月皇華使甲戌秋公以自哲而玄髯



啓折瀾清昨握手清流旁高文話再四邑有梅浦路

社綺紛繁公時結路社與余婚幽英莖萃公刻婿幽

余及余邑友易職侯章始事趙家演文嘆息李漢陽今人真罕譬東甌六七年辭

碑猶帶淚君與斯人遊千秋無失墜於時明星爛照

公車徒醉公方官黃門諫草焚不記豈期十載來國

步竟倒置廷尉堦前草青青經史責賦詩稱陟岵不

反滋不匱三月十九日地圻天方寐我公冠玉姿觸

柱血盈皆老父及孤兒肝腸列悲瘁盡焚所著書不

許文字累溝瀆見君王忠冤路苦躓沈吟我公人曾

無隻紙遺豈有清風詞聊審甲申事知已寧在多無

爲遲近棄

故贈太僕卿胡公士容

邑有竹塋人山川正氣伸嗟彼薰天燭乃爲折檻臣

皇天卒正直園上煥溫綸赫赫照問左況託葛藤親

公昔登甲科鄙也始誕辰公舉庚戌會長聞司舉綬

南國政維新公爲嘉定無何司徒即節馬駢駢燕

宗丙丁歲節甫正梟猜蘄蠹崔義兒因緣據要津世

秀掌樞部同文既有黨安陽祀更頻曲房羅鬼狐請謁無

輟晨呈秀以妾蕭壁屏弟惟中求爲公舉節麾之吾

率供笑噴嶽嶽耿大夫偕公意氣真咄謂刀銘兒胡

爲干明禮公不爲閣建祠耿公豈意飛文織呼公楊

左倫公時遷豫章也且又苦駿蹶馬與番徒琅瑯乃

肆狼行行夕陽道陰風吹晃燐大呼駕帖至緹帥如

虎蹲桎梏羅前堂刀銘列後闌囊頭付魑魅披髮委

荆榛倉皇北寺獄皮肉類灰塵是時先君子先期理

試輪公逮在丁卯秋末先君以先期赴戊辰試至京搜腸欲寸裂擬贖無百

身乃與小吏謀王季索餽碎首陳九關盈虎豹一步

馬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百遂巡公言創痕苦吾曾不爲呻獨恨天聽高臯陶

竟不神指視六君子竟賂此述遄公從餽器底寄書

無何天再霽竄皇遽上賓 聖人溫詔下幽網脫魘

麟耿公既出鎮公亦復蒞秦甘蘭拒阿害杖鉞而裴

神入火誠不熱屢斷乃爲麟大星何早陞贈爵卿可

珍公驛節蘭州時以敗海首陰哉叔敖兒纓佩復誰

紉

故兵備福寧道樊公維城

樊公昔奇誕墮地乃能語遂勢太常翁忠孝立相許

公生市五日立而言來銘  
父太常公曰吾忠孝家也其年逮志學復夢天帝作  
泣血時帝庭始為帝所與樊氏富才傑孝介世莫倡  
棠軒先生太常復忠諫大節驚朝宇友軒先生樊公  
公叔也  
起繼之戊巳振其緒請歸瘡痍翁友軒以直諫戍公  
請解海撫組贖上  
歸溫清其寒暑居官淡恬樸落如羈旅福寧秉節  
旄經史日嚼咀拂衣事園林吾輩輒爾汝是惟幸已  
秋劉子素縞紵孤亭木落中雁背露清潯余與劉子  
歌公起更酌醑須臾醉僊僊有茗復在煮劉千里時  
讀書公屬  
時雖田金華寄興如賭墅壬午歲既除獻逆大人  
五言古  
楚春花血霧殷匹婦無處所齊安數重圍江波列火  
炬舉國挾家奔公怒矢身阻厥明大雨風南門鼓不  
寒張日唾賊奴汝輩何狗鼠天子神聖君磔汝若注  
并遂齒逆賊刀血淚沉江浩吁嗟世路崎劉公亦費  
祖誰信良朋誼地下成嘔噓三復紫巖文皇皇照鼎  
格公有紫  
巖日  
故文亭金吾留服傷公之燭  
東林氣有餘復社遍天壤張公與楊公鴻與楊公  
軀中原迭  
仲長惟時江黃間國表饒文丈惠連名家子勢壯王

易上王都俞  
易道退赤壁雨風天詞壘方脫鞅廣譙集福  
美人或在掌清歌激晚景妙舞迷象罔梅子善解推  
一一施借獎吾族富談經願開更技藝時有張氏  
經祖刻惠連  
序梅子佐晏之制別恣中賞梅子太佐倚世服徒昏  
茫五色日已昧戰塲尚擾攘寇來血滿天請纓志慨  
慷慨策下金陵筆墨棄糞壤緬思尚書勳公尊人  
衡湘公  
擲六經梔柘落大羽箭芙蓉金錯磷滄高一矢遺要  
使么磨公棄諸生  
襲金吾旌胡為志伊鬱低眉入帷幌雜草  
見空王挺擊鐘魚磬一鉢散腹田茅堂拋積鏹公散  
家財  
五言古  
與族人而僧服憂時兩目盲首丘身脫網豈希宜律  
城下新禪堂時阮馬修黨陳定生吳次尼侯朝  
名不鋼范滂黨宗皆列黨名公獨持戒精專時以宣  
律師簡之與錯莫五十秋波濤簞盆益或如喧鳥重  
故人亦謝絕或如噪鸛題開首與區天淚下失俯仰  
松聲  
余少時與僧玉門倡和文殊華嚴松聲詩得  
起四句而本竟今五十餘年偶憶為卒成之  
天風吹長松日夕吼山阿能起萬斛聲不作十丈波  
我時臥爾若起問夜如何仰視殘月照河漢在煙蘿

山僧喜禪誦儵然鐘磬和對語不能悉燈影寒相照  
何代無天風松栢愼無他

南廂

我思陶靖節夏月北牕涼南牕復容膝尊酒亦尋常  
胡爲偏寄傲遺俗上羲皇我年逾先生茅茨一爇香  
高臥印已足不復居醉鄉山門見稚子呼我共徜徉  
長松與栢石造次成低昂新秋入塲圃家家理稻梁  
五谷各有候作息生間忙亦有農家婦出入少矜莊  
笑彼市井女楚楚爭衣裳亦有農家兒委身伴牛羊  
藕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秋風用陸魯望贈遠韻

初爲惱炎熇渙雲積幽懶細雨戀山君到門亦何經  
美人坐綠苔苔色照斑管絡緯木代秋聲提反與  
遠緒裂俗城古懷畏中斷入室香霧眠隔岸桂花藉

赫赫一首答顧黃公

赫赫昌黎子濯濯業馭奇低頭拜東野上下欲相隨  
自言稍奸黠乃以拙爲師倦倦江漢篇忠信誓與期  
杜公欽李白夢寐輒相思白也胡背惡飯顆相剽剽

所以韓子臧咄咄笑其癡余生苦脆弱出腹已孤危  
曾爲萬卷主如水復如鎚自註余少孤先君藏書萬  
卷謬稱萬卷主人李義山  
詩攻文枯若木 處世鈍如鎚 里人更相笑達士更相疑鏤肌兼刻

骨有涕墜如絲壯年復鍛羽忽忽歸荒陂厥有芝在  
君宿昔同嚕噫走馬穿我屋縮脚共余帷昌言吾與  
子一卷各自持劉千里贈余詩世路  
忽傾側各持一卷書 亦云顧氏子江  
介已旌麾文室從褰裳嗟子貴及時夫子實我貌夫  
子讀我詩快如捲白波嚴若拉霜枝丹鉛夜已戍筆  
墨尚差池蕭蕭斑竹林敷敷蒹菊籬我言他君篋君

藕灣詩集

卷一

宅

五言古

和盈我篋猶云歲載暮藍輿忍行遲今年四月中芳  
草氣如炊木灰紅未了橘雪又紛披吾子神仙流和  
然若童兒入門莽搜索饕餮如渴饑百杯曾不服千  
古正在斯詰朝理歸轍高歌復令儀上嘉丘壑樂下  
於松桂疲念我四十載飲酬猶隔堦其言多隱約誰  
能告以私以此感知已喜極更成悲落日揮斧戈食  
荼良若飴洵非吾子彥安得壯膽抵百川東到海  
下回其宜昌黎雖醉耳長爲百世規

述交一首哭劉千里

昔我未及壯舅宅孤遊時里人謬稱我襁褓識無之  
時值劉氏子粲粲玉樹姿私念彼何人同爲它相兒  
長我財三載意欲解文辭舅氏歡喜極贈書各盈篋  
我爲馬遷史君乃班椽遺班生紀漢歲班固年十一雨  
兒亦登池登臺一顧盼遂爲白首期君才誠先費我  
呼吸走蛟蜃二十富經史箋疏必古辭母呼不出閉  
父杖不出帷敝衣而垢首日咲尙忘餒回視几案側  
撫挾已離離溫養須歲月余謂山且遲一王長風照  
遂肆厥所施人言吾劉子其書剗剗宜釀錢不收後  
舊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字字刻肝脾而余忝頡頏微露快所私有似洞及昌  
旋如陸與皮後先登 帝闕取次類餐廝長安富豪  
兒叩門畏爲咄又如吞鰕寡彷彿啜其醢余與子里前後以明  
未過遊人從此歸空山東影百無爲余宿思光舛君  
樓貞長惜吾子與君子婚媾謂因依余才雖謏劣君  
更借箴規百卷快宴與名實懷不欺裂笥推籬壁吹  
笑見孔姬寧期子下世理宿竟離披十年百哭子庶  
老髮應絲爲君梓新著爲君姐聖祠吁嗟慰吾子庶  
無塵世疵

桂

昔在神喜間精廬傍山翠曉嚴既蕭間叢桂生鬼異  
側有鐘磬鳴歌吟亦時至秋溪抱月明香光照短睡  
主人坐太平爛漫酬一醉季年事兵革中原始倒置  
流血滿硯阿大火燒薜荔劫伐到晉唐喬木難悉記  
襄陽晉相開雖有神靈君俛首徒斷檣桂也乃能愚  
元宋松之類 枝條不妄肆寂寞欽花香閉影成顛顛力豈賴蓬蒿  
恭焉畏失墜我自江城歸四松悉拋棄于今四十年  
猶下資施淚鬼徑既以蕪霜固寧望黃豈期喪亂餘  
舊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再遂幽栖志涼月尚崎嶇繁英已照地念子典型花  
况復秀貞質翩然下天衢豈供人間媚一枝揮書前  
臨風增淡喟

焚香

老夫百無爲鎮日學焚香焚香誠不易其中無一長  
衆妙既已入孤雲乃在旁有如酪發性真淳罷始任  
或如鳥飛天削跡而翔翔屬連匪以聯濃淡總何傷  
秋風八九月嚴宵送薄涼微熏聊寄託斷雨欲成行  
焚几快烘染虛室蕩餘光未嘗依竹策寧事借香

舉世盡若寄浮生何用商

歲至  
乙丑下  
第歸里

嗟我大布衣錯冀真壯趾本無羈陵操虛擬鹿門軌  
他年亦遠遊湯湯涉河水京洛既無求官闕亦可喜  
况復覽先蹤車轍猶堪指一過跡已灰蓬門舊鹿豕  
豈知三紀餘已讀前朝史兒童項領成老穉殊泰否  
哉子亦時流杖策離桑梓敢夸德公裔意爲和梁耳  
孟夏草木長馬僕爛行李刺啄到門忙紛紛噪兒子  
未暇詢行藏蒼黃接輿輦顧盼斜陽間隨俗難遽歸  
藕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咄哉老翁愚下第亦云美

冬懷二首

孤雲雖無託尙在天半垂奈何隨苟得與俗同倏遲  
爲貧本自我非受上天欺况復身驚駘而咎世不知  
濯濯澗中蘭榮榮牕下芝入門堪自媚寧在多言詞

其二

誰謂北風苦我見北風妍北風入我懷百意罷纏綿  
有如空淨埽努力攻石田介節既已固巧力亦以捐  
寒泉與墜葉濯濯兩蕭然所以首陽子一往無拘牽

夢

昔我先君諱瓊莞香洵妍香妍能腐骨子慎無香幸  
先君不我顧於今五十年憾我猶焚之賦詩香光前  
採香入溪谷夢至高山巔戢景痛馬僕赤腳踏寒泉  
峭崿無路恠石而天懸酸雨淒淒下下見蛟龍淵  
萬峯倏已暮解裝石上眠自笑被仙斃重覆尻與石  
乍明忽有暗非關星月穿摩崖挂飛鳥五字大過樣  
昔令斯世悟耿耿刻苔蘚須臾鐘磬响儻恍出石邊  
私謂此何所草菴其有焉從容一僧出納統露全體  
藕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攜手招我人洗足佛燈煙謂我出雲抄行行足已漣  
他僧不我顧再拜古殿虔問僧何所禮云是雜花編  
所勒諸香雲一一趁蹄筌

胡山仙徒步數百里枉過藕灣

老衰思古道偶影愛吾其幾皇不可見蕭蕭誰結鄰  
咄咄胡先生茅屋大江濱門多車馬轍而非中所望  
鑿池種蓮花聊與爲夕晨處士節日苦貧性淨無塵  
前年十月中國志下咨詢微車一俛首與我同冬春  
孤燈閒靜眼照徹適等倫有如寒潭月肅有龍臥足

豈知三載後重醉古人醇累跼三百里簪屨忘主賓  
向懷所未吐一一請具陳余急掩其口無爲妬者噴  
夜闌進新詩雖誦數十巡是夕蓬門內浩氣已嶙峋  
又如大海濤天地更渾淪素心洵古處交道乃有神  
嗟哉吾二老白髮久纏身

示斐民表姪

我母之女兒是爲汝祖母產同徐大夫訓行常比鄰  
讀書過男兒立身非苟苟我母生我時去笄年未久  
誕我財一月精顏忽已朽笑笑一孤兒托命無何有

藕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五言古

十三入庠序再拜謁姨舅姨母摩我頭淚下輒盈川  
謂此朔月孤居然稱母後是時姨母兒林立如瓊玖  
汝父嶄頭角先我健身手吮筆縱狂生高讀卑二酉  
或夜與嘻哈或晝相荷負余雖寡弟昆中表更兄友  
汝父既嗶峨我亦累培塿天步日以艱閉影甘不偶  
相視一片心寒水寒雨前豈爲藕聲塵庶或免根蓍  
兩母地下問僅能一噓否每恨汝生遲不及見黃姑  
汝年未三旬吾兒已成叟今來芹藻間暗雨竿如吼  
起懷昔豪賢逸氣驅塵垢日夕侍我旁擬疑動析剖

維穎已見襄國器寧家有咄咄兩家兒招邀出林簞  
翔翔廊廡中無笑而翁醜

碎兵東街山訪王恂度石門巷

我生日已頽杖策東山嶠赤日亦何驕髮霜羞覆照  
兒童挾茗來松根聊一笑石門顧我開側身艱展眺  
豈意諸蓮新水花同照曜主人坐其間茶煙已沸銚  
少暇上精藍萬山呈窈窕圖史列紛煩一半依蘿葛  
執熱誰能看但荷山僧條喜見松陰來山聲發遠調  
臥坐屢遷微風生要縹

藕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五言古

藕澹詩集卷之二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易佳景環金輯

七言古

同吳龍媒徐雲谷集楊客先將軍新移觀宋學

士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歐陽修虞集題跋

裏城夏日風雨稀將軍無事坐短屏草樹青冥花石

密花邊檻閣胡罪微我來策馬當門入直踞胡牀嬾

長揖天風四面簾幕開菱荷久照香雲濕將軍手携

上河圖宋朝翰林得意塗翰林落筆泣真宰慘澹若

藕澹詩集

卷二

一

七言古

意雲霞鋪宋家全盛都城好居民競出清明道眼前

憂樂各紛紛翰林信筆一時掃地圻天崩朔氣悲此

圖此景落茅茨緝熙殿裏親題在金石書中私印奇

圖自謂熙熙記佳詩所載似曾入文忠手歐陽長才競華藻短調虞公亦

傾倒翰墨空傳至大年榮枯忽訝天難保嗚呼世事

反覆不可期俯仰乾坤又一時分明圖面與圖跡是

日觀者咸歎歛戊辰於宋中丞署再見此圖亦精絕

王粲樓

襄陽明月挂城頭城上思鄉王粲樓敗瓦頽垣臨漢

水卻對峴山清絕裏無情漢水日東流酒淚羊公碑

自愁遊人不乏登樓者今古之懷向誰瀉顧赤方云轉韵便同

似太急然高遠夫大梁行草蘇州送黎六郎皆一轉即同韵

賦得玉河柳擬初唐體甲辰

山連金闕迤水向玉泉通最是繁華地長安三月中

長安三月花如霞麗景薰風遍郊甸天上遊絲冉冉

飛簾前紫燕濃淡見銅車縱縱玉河橋橋邊垂柳纖

纖腰長條踰地拖金線亂絮驚風颺玉綃飄飄舞絮

落誰家游女婀娜白日斜傷春欲折腸先斷帶露將

藕澹詩集

卷二

二

七言古

翠營正遮翻翻弱質臨流好綴雨翻雲真竊窈窕曲

寧愁玉管吹紫懷欄傍朱門嬌嬌橋官渡那得知帝

里盤根又一時朝憐芳樹宜春苑暮映輕波太液池

君不見杜曲花無二昭陽笑獨稀只令小枝蔭數園

不爲春風管別離

故寧宮囊雲歌癸未

廬山高時宮宮或亭湖神經示稱天子都三天子都歛山也然

匡廬紫霄有禹刻上霄泰皇上有奇峯三十六一一

漢武所登舊皆稱天千都岸頂白雲鋪白雲高飛似黃鶴尋常不入人家屋

上君王歌舞遊肯學卷舒羅綺族寧藩臚仙帝者孫  
手召白雲到朱門錦繡幾襄盤霧雨奔騰列騎走黃  
昏宮中粉黛紛無數驚看白雲千萬東當檐競放水  
晶烟對鏡晴窺雲母浴自從王孫去不還龍種蕭瑟  
龍宮殘白雲咫尺匡山面閱盡興亡白日寒

故襄宮鐘橋歌

襄陽自昔稱名城大堤兒女儼神京襄王之府踞襄  
市絕妙無過鐘橋橫元宵是日烟火舉千金萬金買  
鑽炬雲中波浪狎魚龍階前羽翠羅機杼就中宮女

藕灣詩集

卷二

三

七言古

分兩橋長虹迢遞接長宵明璫對月垂朱臉錦帶召  
霞纖細腰是時襄國全盛時人如山海氣如炊登城  
不肯看烟火直視城橋錦繡姬可憐先帝年間事東  
風颯沓胭脂膩元宵倘有舊朝燈荒榛不馮今宵淚  
故荆宮沉香樓歌

沉香樓在麟山下傳是荆國梳粧者天風直蕩珠翠

香洞雲半壓琉璃瓦麟山大樟下有洞白雲出焉樓上美人誰可

憐雅髻橫斜二月天探春欲比君王笑對月難禁雙  
顰眼

故唐宮採桂歌

昔時淮南王叢桂列幽芳賦得招隱士壑谷生輝光  
忽遺天香辭廣陌朱門爛熳黃金客紛紛木葉廣寒  
宮天清月白臨秋夕中秋佳節花最多離宮別苑更  
經過預令諸嬪嚴翡翠更勅兩院盛綺羅綺羅翡翠  
妖姬集桂花解挾香風入羅襦蒲地花蒲粧花垂紫  
重向花立美人燕趙擁花歌孺子中山更婀娜羅襦  
香蒲朱顏酡鼓鐘赫赫笙篳和唐藩唐藩奈樂何

故福宮水鏡歌

藕灣詩集

卷二

四

七言古

萬曆年間稱藩土貴龍無過豫州王至尊手賜必異  
珍意作寶玩皆非常冬日沉沉白晝短宮女絲懸五  
色織縱橫檐霑得雲多顛都繡閣幃花蒲花中鳥語  
胡切切織中剪成花鳥穿花待雨邀水結玲瓏碧玉圓堂前  
曉艷九枝淡吐烟內隱珠光外積雪雪盡餘寒作明  
月

故魯宮進新歌

充國皇皇當孔道年年薦新先期到帝令留獻不可  
遲一體君臣同所好嚴嚴宮殿飽芬芳太平不比荔



枝香聞道魯王勤戒勅小物當爲至尊嘗

故楚宮蜜蠟觀音歌

憶昔少年好遊宴曾侍先人入楚殿琉璃瓦照漢江  
流金華翠擁芙蓉院院中珍異奇莫極幻出寶光殊  
顏色蜜蠟觀音一丈高紫檀屏峙海濤側屏間紫竹  
何與與石芙蓉爲根碧玉鬚蜜如雲影月如踈忽聞耳  
邊人語喚鸚鵡水晶何粲粲

廐馬吟

宋牧仲使君守黃張子見其廐馬而悲焉因

藕灣詩集

卷二

五

七言古

作廐馬吟也

二月三月冬天風郊原草長桃花紅桃花喜入遊人  
眼草長能嘶大夫驄大夫驄馬來西北公家無事不  
復圖日飽官傘數斗攪開卻金鞍空食息小官送得  
困人進朝朝夜夜伴神駿更加束縛畏嘶蹄那許馳  
驅醉朝朝更牽出上公階不進不退喜復哀依然  
捲卻凌雲足何曾乍放追風才嗚乎馬兮馬兮念爾  
徒食官中粟不戀郊垌戀華屋爰居豈羨尊侯鐘璽  
龍奈可莊生哭何如棄向芳草間悠悠食飲同麋鹿

藕灣三首

藕灣地近山城北石徑藥欄常在側我生此間百無  
能狼藉烟雲少顏色遭逢此日更何求吮墨著書輕  
王侯鶯燕罷啼杜宇叫閉戶無端生野愁愁邊籬落  
春風長綠樹蒼苔護書棧數重猶藉杜陵茅奇文只  
其陶潛賞二月三月媚景催木瓜花謝橙花開  
枝木瓜花滿園又慢城入  
潤橙花發子階前多植此  
雲霞桃李爛成堆主人起  
坐空徘徊香風難得嘗如此讀書不樂胡爲哉

其二

藕灣詩集

卷二

六

七言古

孟夏滔滔多草木巫峽豫章新鬼哭聞道朱門半慘  
悽仲蔚蓬蒿今有屋况復豫穠聲盈耳犁雨耕風又  
一年由來此物關家國呼兒好種西疇田老夫出門  
抱書帙石上高眠酬永日遠風誤謾淡相邀梁甫不  
吟猶抱膝安得普天甲兵銷湘簾細捲披輕綃北牕  
枕簟羲皇侶無憂我亦混魚樵

其三

人生七十不得意面目皺皺心顛顛頻年擬作老頭  
陀手腳無力空悲愧卽今禿頂垂兩肘坐倚松根百

無有時方畫長將白眼送浮雲不羨黃金困奔走君

小像

不見高遠夫杜陵老貧賤疎索文態輕末契托人終  
不保寄語世上悠悠兒十語何必九成疑管鮑張陳  
一坏土白首按劍將誰爲

雨

伏雨關風吹夜半百花飛盡鶯聲斷堦前老樹葉如  
簌葉葉負雨雨滂沱侵晨老父叩門說夜來雷雨茅  
堂折自從年少飽兵戈至今竊伏頭如雪側聞江湖  
格鬪橫十丈舳艫列旆旌鼙鼓解食健兒肉郊原戰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骨與山平又聞據掠兒與女約束紅顏伴刀俎粉黛  
由來信禍胎一朝骨肉填江渚只今採伐多古墳山  
空鬼哭夜紛紛蒼黃府帖朝朝下通衢榜揭喚從軍  
老人最怕從頭說雨聲滴滴前朝血兒驕女癡筋力  
疎有聲無淚中哽咽嗟哉老父亦何愚白髮憂天胡  
爲乎占米泊亂何時無百年生事同榮枯

恭讀明世宗肅皇帝御書歌

漢家祖宗皆神聖萬幾書畫兼乘輿翰墨時飛宰相  
家鉅典每與圖書稱世廟文章更儷倪宣宗孝宗稱

魏大風曾勒漢江歌細札猶編郢城史四十五年

願治平廣揚自數漢西京一朝于詔文康第臣臣拜

手心怦怦肅肅我皇箴敬一橋門虎觀垂典冊卽今

正字儼當中

御書賜顧文康  
閣臣外書正字

兢業不殊堯典迹我驚

天語落人問孤懷老眼淚潸潸寶章竟作前朝瑞鐘

鼎重開異代顏復憶烈皇大聖知十七年間心顛顛

胡爲洒血寫蒼生萬國千秋空進淚君不見漢皇大

史書堂前公然自挂龍蛇字

同潘江如鐵佛寺後晚眺

藕灣詩集

卷二

八

七言古

江聲殷殷浮霆雷斯州古城當其隈城頭佛寺立崔  
嵬前列鐘鼓後亭臺大石磊落如傾摧或如豹虎相  
喧呶蒼松翠竹羅漢垓冑風絡雨音响哀瀟生瀟生  
東南才登臺一嘯懷抱開引我坐石舒尊疊長江萬  
古何悠哉下視城郭多蒿萊

苦熱行

今年只說今年熱去年熱比今年別豈知天熱無古  
今祇爲今年頭似雪天道有常人無常肌膚難禁威  
月長漢唐之傑名刊家裏猶聞汗血香

其二

反側不眠起見月筆燥墨枯偈似鐵閒檢今皇付北  
牕狂把漢書看不歇閉戶能防穢穢窺伏歟難免蒼  
蠅欺屈指秋風類反掌笑殺人間炎熱兒

梅雪偶過訪草堂暮歸歌

北風吹沙漲茅屋濕雲照地雲簇簇我欲驅雲畫掩  
關覽攏羊裘出幽谷梅侯騎驢衝雲來呼童蹴躡穿  
林麓君今三仕爲大夫胡爲輕身犯霖霖似是山陰  
訪戴船豈爲袁安抱雪宿欹牆過酒半濁醪篝火吹  
藕蒲詩集 卷二 九 七言古

壬子七月杏花歌爲孫晨作

曾讀昌黎慰東野喪子詩黃山谷書以昭石  
君美且口時以觀覽亂思紆裏吾孫之逝自  
定日時沐浴安詳如遠行客豈以草樹妖頑  
哉亦以舒思亂裏耳

有孫有孫字萬年光世文彩師古賢兩株杏種書堂

前七月人噪杏花天是年隨父入場屋都人競指花

爲福趨趨不第空歸來眼中淚落心如灰毒發尻臂

痛莫忍花兮不祥自予始豈知毒痊疾更發五載吾

孫遂身殞花開一月逐風吹孫生面載竟如斯書邊

兒女吞聲盡樹裏高堂血淚漸我聞魯僖季冬日霜

不殺草李梅實漢惠十月桃李華禍始內家風氣熾

草妖華孽信有因否爲我家何苦辛又聞興平九月

桑生甚帝昭作註誇年稔上林枯柳盛貞符赫赫公

孫隆漢都否能爲福亦不誣遑遑作咎胡爲乎君不

藕蒲詩集 卷二 十 七言古

見今年四月六月大雨雪道路紛騰災異說漢文有

道示如然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太平天子何優劣又不見漢

家昌邑生桀樹平陵墓梓屋枝穿此事分明成災變

乃與上林禱並傳噫吁嘻草木榮枯本無識吉何庸

喜凶何忤紛紛成敗論英雄朝廷今古成兒戲曠達

莊生夢蝶身逍遙孔氏曳杖意世間生歎何日無請

問老叟千行淚

歲暮雨雪歌懷王恂度

紛紛雨雪胡爲者似笑行人遍城野豈知歲暮更雨

水冰聲聒聒向人打我生畏市如畏疾晴天亦閉哀  
安室况逢雪片喜闌門漸上高原試履迹卻憶故人  
臥山城閒吟獨寤若生平探梅繡閣花茵重熱勝煎  
爐書幕輕市門如山臆如水咫尺何曾見泥滓君能  
踏雪騎驢過我里會當一笑春風起

十月雷雨歌

十月雲雷報雨天夜半雨急雷聞聞雷聲雨聲喧不  
歇掣電相與爲周旋是時比屋無燈火家家膽破眠  
復坐乙百五十日苦晴茲雨茲雷何滂沱俗儒讀書

藕灣詩集

卷二

七言古

苦不通十日五日問天公九月不瑞冬寧好低聲欲  
灰心忡忡須臾五更雞鼓翼雞鳴不畏雷雨亟雞雖  
細小亦知時人生何事長悲盡君不見居民望麥終  
宵泣十月不雨何嗟及須臾天明雨不休農夫喜雨  
雨中立

東山種花歌

我昔曾住東衡山十日五日不肯還頭陀寺裏雲出  
戶鮑照臺上月臨關是時舒生有茅屋欹溪曉雪聲  
如瀑信手鋤犁草石橋頽牆倒壓門前竹此後何年

遂種花花開白日走塵塵轉得燕齊兼豫產數畝當  
臆帶月斜生也昨由京國至花亦長軀長胸臆笑兩  
身披九塞霜依稀但記花邊睡景公院側飽茶替我  
曾作賦傍崔嵬秋水石梁胡濺濺我亦築室水之隈  
只今顏黧腳如冑廿年不見東山面我老真堪花事  
欺願君守花心莫變

遣懷

客自長安來笑我山中嬾我生不懶欲何爲雨沐巾  
路席不煖挾刺疑犯京洛塵京洛貴人無閒人竊得

藕灣詩集

卷二

七言古

一官耀邑里依然百拜逐車鄰我有溪山好顏色長  
日晝眠忘日晏醒來笑指山雲忙無事雨何飛太亟

二

客自長安來笑我山中貧我生頗識貧能好百計求  
貧獨苦辛世俗獨誇富貴樂儼衣文繡燕巢慕豈知  
鳥啄不瘼饑多爲一飽填溝壑柴扉山色好徘徊人  
夜不閉心如灰君不見奴輩止利石崇財蕭然陶令  
只叩盂

三

客自長安來笑我山中老七十便如百四十安得吾  
年不枯槁屈指壯盛太蹉跎只今兒老孫婆婆獨餘  
瘦骨支巖壑躑躅堪尋故人訶貌顏無計向人說幸  
有殘編盡前哲曾孫世歲解讀書又有玄孫笑我拙

山林少娛目者舊墨百餘挺多 神廟初物

宜弘問有端歛度三十餘不害吝又不害許

遂無存者暇日檢焦澹園類林文具忽琳瑯

溢目因卒閱以爲快客曰昔宗茂溪閉閣焚

香不與人接人尙懷香以饋吾子贈人侈矣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終鮮一存交態不已甚乎余笑曰余之苦以

適目耳不必藏也今紙上目適矣又藏乎哉

客曰甚哉子之達也抑君似莊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若命

生平愛硯兼愛墨果不肯磨硯亦黑癡懷對客不肯

嘿種種掀翻如反側人愛如我不差忒或分或兼都

取得我舉與之好顏色辟如此方適彼國或如嘉種

已稼穡有時中路遭螽蟥物理自然鮮疑誠我今何

事類撮縷紙上目適無嘆息

壬戌會元歌

盛古會元經國業憲孝兩朝光奕葉前有楓山後守

溪儲公錢公相追隨是時魯公亦繼起湛湛清標皓

若水焚香祭酒讀五經手寫陶潛門自扁只今尙傳

已有集易名四品何煥煥魯公鐸字振之爲祭酒日

鍾伯敬以貽蔡公敬夫公集名已焚香讀五經所手寫陶詩

有官品不合得謚特恩謚文恪竟陵山色漢江千

代有名賢揮羽翰文治方經雙甲子秋林仍著舊衣

冠劉公瑞應巒宮好劉公必達會元亦以壬戌學宮兆魯公再見竟壓倪

黃稱國寶莽莽山川頗識時忍令屈宋空文藻我友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金公世德漢羅威杜孝風森森或復推闡並讓第堵

前荆樹蔚成林公之生也抱奇質弱冠登壇鮮倚匹

繡虎雕龍首藉盤十年燈火風雲室今年騎馬入長

安猶道春明興已闌豈知俊嗣貼天走手掇元化凌

春官會元文章開宇宙星辰萬國春如畫依然前代

壬戌年山河不改青雲候從此中秘飽新編拜舞君

恩上細旂牙籤玉篋薰風邇金匱蘭臺列祀傳我思

君家大夫危城裏手皸足瘁圖青史豈第班堅字阿

翁賜書有道空片紙我觀君家汗駒難料度八蹄雙

蒼工排薄聯翩張楚會先期更憶中峯與東廓

高觀山行 甲子清明同陳仲興季超

鄂城城內高觀起短草催春春不喜聞是當年楚王  
宮瓦礫無心照羅綺我老登山腳無力霜風射眼快  
如棘藜杖只借僕夫肩白髮等閒生羽翼山上遊兒  
盡少年壯者四五十邊說與前朝都不肯解解鞵  
磨手控茲最後一老年七十般顏突頂前立指詩  
如見千門開欲歎頃令百憂集前有屏山側有湖宮  
城彷彿是留都磁陽橋下魚龍見獵馬場中鳥獸呼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宮前十里爲城郭城磚都是郡縣作頃來一磚易  
錢搬向大官施丹聖禍始癸未五月初賊兵百萬度  
煤洲君王尚惜防城費更置新兵乃賊僞新兵新自  
承天至破甲頌戈盡兒戲須臾賊逼武勝門城內聞  
門苦指臂可憐奈將崔文榮持牙躍馬怒如斬手殺  
三人身亦成至今陰雨見殘旌是時亦有賀相國身  
督崔公戰不克衣冠自拜並蛟宮七十二日猶顏色  
君王不見相公面反縛牽羊復何戀社稷壇前江水  
腥一體君民無貴賤只今高觀空崔鬼細腰粉黛久

蒼苔恤刑臺上啼鵲苦 高觀絕頂爲恤刑臺祖制大

觀樓側鬼燐哀我聞此語爲泣血況是東風寒食節  
同行亦是少年人淒涼誰解老人說

宋牧仲使君乙丑春日過水月菴川王阮亭先

生壁間韻索和

虛牕日日弄晴沙不羨高聲放兩衙阿兒乍解金堂  
策問函忽見洛陽花 詩付昆兒聊寄洛陽才子清華客廿載

風雲天作家日擁萬卷風塵裏手拈兩頰聽啼鴉皇  
都三月韶光爛欄街映戶多奇葩尋閒獨詣承天寺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供佛頻分紫茸茶 太平天子重詞賦蒲朝不操祈  
衡掘城南聯句誇韓孟奇書難字共搔爬人生得意  
應如此焚香訪舊寧咨嗟愧我未寓王維室詩成空  
醉鹿門霞

涵碧堂歌

涵碧堂前秋水白澄渟灩澦如秋月後家燈火落星  
辰無數陽鳥鑑毛髮由來此水號月塘主人結舫塘  
之旁片花尺樹凌波起素帆清影類瀟湘藥欄蕉檻  
迷煙霧胡牀客座無新故舞女歌兒不值錢專與騷

人辨詞賦主人起坐風雨前爛熳殘花更可憐須臾  
雨霽堂仍碧芙蓉老卻雁鴻天我來恰值重陽節主  
人見我歡不輟携手花間動數回蓋與許旌陶潛轍  
烹醵酌酒更掀髯手攬匡廬近到簾勸余飽看堂前  
月明日新詩喜再添

匡廬雲海歌

巖谷細雨洗空巔奇雲噴作佛光天好易聲中啼不  
住一一雲際生殊妍爭似匡廬日在眼三十六峯雲  
自產微茫根蒂各有山崖巒洞壑相糾綿有時雲氣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喜不輟濃者膠粘薄者雪以雲逐雲雲不飛如掌之  
平無凹凸七賢五老不可知玉峽石梁空相思混池  
似憐幽秀小波濤萬頃落茅茨此時此景愁不徹強  
起焚香聊獨悅誰能直鼓伯牙琴望洋一嘆忘生滅

太白湖歌贈黃曉夫

少陵詩體靡不工陟頃氣勢為始終翹首海內思長  
句猶稱李白在山東李白曾歌蜀道難賀監一見心  
口酸薦人宜春官侍從天子調羹親賜盤又嘗夢遊  
天姥上群仙如麻不可狀拓落歸來向潯陽又挾匡

廬綠玉杖潯陽岸隔古新蔡長江萬里生澎湃片帆  
時掛亂江湖有湖大白舟如芥湖光浩淼一千年不  
見才人真可憐烟波惟謫生黃子殷勤示我清都篇  
曉夫產太白湖側清都篇乃贈李鍊師作也篇中廬列半仙子便是人間  
天上史仙人何日不人間慣作長歌窺吟壘卽今黃

子吼鯨鯨洒墨塗箋類玉京不見薛華留醉態依然  
仙客調清平昨日騎驢過我友謂王同麓燭跋更爾更相  
守高吟潑刺柳風寒嚇殺鄰家雁眉叟就中思我不  
可忘茅堂落林中皇皇八十一年稱遺老顧劉不作

藕灣詩集

卷二

大

七言古

心悲傷我詩長句不會多高觀七月杏花歌高觀傷悲長孫也長年家國愁無賴念子翁向玉環哦玉環  
飛燕有何益直是楓林關塞日常軒幸有可憐詞醉  
向君王不敢恤玉環飛燕皆贈王歌中語噫吁嚱我聞文章有神  
兼有力聊叩大海狂莫極黃生作意寫詠奇免累  
蒼生曠生才職又聞京山才子李太泌白頭喜見玄  
賞筆伯敬少大泌近三十年大泌亟呼兒姪莫蹉跎  
里有斯人恐難匹黃子十年坐錦鸞才名裴馬日踞  
蹠長安道上平如砥兒輩肩摩到日還我亦從此寬

丰格相思不許秋風隔應知裴旻入朝中亮無復類  
相譏責湖上日夕烟光起素羣老人興不已呼兒操  
杖看秋水與子論文咫尺耳寧有遯萬數千里

荆潭詩集卷之三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最佳 屈 輯

樂府 擬張王

放生牛

放生牛傍孤僧側蹄角僅存身偏仄似憐皮肉得銷  
除耳聽鐘鼓好顏色曉食枯稗暮飲水孤僧愛牛世  
莫比牛今切莫飲啖重生肉鷄鷄一枝鷄蒲腹君不  
見世間有肉盡鞭箠誰肯放爾歸山谷

老人行

荆潭詩集

卷三

樂府

老人無子常泣血顏色焦爛寡言說止防惡俗欺老  
人但有兒輕偏不與人生豈可作父祖父祖老人何  
足數飛鳥去巢積去乳爬搔羽翼徒辛苦但願普天  
長作有父子子無賢愚痛欲死

市虎行

昔傳市虎市人疑今見市虎虎鬬鬬往往相隨虎虎

欲怒如如然暮竊市人狗與鷄市有虎人力勝虎況  
復虎或難比數

生別離



紀士異也

四座且莫歡聽歌行路難行路難生離別男兒讀書  
不成名殺身公庭空流血昨日六日北風寒束縛兩  
生如攢刃將頭搶地呼不得等閒桎梏任摧殘竟飛  
鳬墜囹圄裏白晝天昏骨出髓淒涼同事亦知書鬼  
伯爭憐相喚歎吁嗟此事太無端百年猶是舊衣冠  
道路側目空啾唧家人羅拜淚沈瀾家人半列賢書  
者碎首階前若瘡痍蒼鷹掉頭不顧飛爰書一紙書  
空鴻三木囊頭去莫遲有心無足身離披黑雲壓盡  
藕灣詩集 卷三 樂府

孔雀不知牛有角

孔雀不知牛有角麒麟應被孤鷹啄春芳暫好鳩已  
啼聲聲楚臣費謠詠平當自說眼離離金知出沙王  
出璞攻堅山險乍稱奇魑魅盡行睛雨雹我聞天路  
傾欹地有坑此習八民恐難覺記憶細故非高賢人  
生泥滓胡不樂

吊月吟

李長吉啼蛄吊月鉤欄下

月圓月缺清如水崇阿碧澗深無比夜半溪泉寂自  
流片片月明流水底此時此景徹骨寒未許樵人帶  
影看月不求人人不往終古月明嘗獨賞

春雨行

暮鴉啼斷山雨聲牆東見雨牆西星雲氣壓星財尺  
五天意欲晴風不許春風不解行人意又驅春雨簷  
前墜何日宜晴何日雨東皇應識村兒語

藕灣詩集

卷三

樂府

聽鶯曲

天地麗音不敢少一鳥聲中叢百鳥專爲美人枕上  
心故向花間啼不了狂夫變作如簧語我欲往聽畏  
徒侶諸夫豈是東陽侯敢告明君勒朝宇

老婦焚香

老婦少年年十五手執熏爐聽鸚鵡夜夜沈香伴獨  
眠含羞偷看人歌舞和風一夜風箏盛公送香衾共  
即宿猶自焚香不敢言自古人情長反覆豈知一別  
博山爐小兒啼貼大兒呼女髮覆額婦喚姑有婢莫

羣厨下跪今日一絲煙縷得問爐中灰煖冷

靜女吟

補羞率羅一姝女淫濁潤清膏自許粧成只解坐焚  
香仰視蒼天無一語閒時亦曉弄筆墨偶憶古人長  
太息耐可牕寒織素絲不願幙文羅鼎食東隣有客  
走長途歎歌麗舞錦相扶一朝風波落天上妻與子  
泣稱丈夫

食栗行

朝臣不食朝中祿山人應飽山中栗山穀初熟半輸

藕灣詩集

卷三

四

樂府

官雀兒依舊取官錢我任山中飽橡栗橡子苦澁非  
栗匹大栗如泡小栗珠青蒲山巖黃蒲嶋我欲往摘  
筋力頓百錢可市六觔半老來食栗無官租朝朝晴  
腹山之悶噫吁嘻朝臣有祿胡爲乎

采茶兒

采茶小兒年十五細作兩眉雙鬢輕紅淺翠玉搔  
頭丹唇向月羞難吐結隊踏歌唱采茶欄街煙火沿  
門鼓長年燈市說元宵官息征輸吏罷虎嘯時父老  
輟廚眠竟夕娥眉類高堵驚傳官喚采茶兒賞賜金

錢不可數我聞此俗盛滇南萬里要荒鼓歌舞一朝  
陣鼓塞湖湘幾年戰血塗干櫓請君卸卻妖兒裝小  
邑安然依樸界

冬夜吟

世人夢罷難悲喜一年強半勞夢裏群鷄浩浩海潮  
聲一雞似喚一鷄起白髮老人不能眠屋隙斜窺星  
滿天

雨雪行

兩雪黨風劈面飛行人踏雪碎短衣上有啼鴉下行

藕灣詩集

卷三

五

樂府

虎嘯胥執米驅人怒今年八月食無禾此是上天遣  
虫磨南滇西蜀兵不解有米無錢何處買健兒揮羽  
向大官大官不敢說民殘民爲國本何嗟及且其妻  
兒忍饑泣但願大官笞且鞭莫遣荷枝立雪前

裁縫行

巧哉作衣不作布布重衣粗手如汗走覓貴家作錦  
袍欄襖錦色如雲濤剪刀未落必先小兩指化作秋  
藤繞製成持獻中忤忤倩人屢問竟屢驚有技莫食  
貴家飯貴人自古多忌諱

七夕曲

針何簇簇盤井井有女七夕家不靜母望女巧亦何  
愚不視中厨視針影燕京七日之午婦女膝盤水日中少頃水膜生面繡針投之則浮看水底針影成雲物花鳥鞋剪水茄影也盤中蛛絲者謂乞得巧影如捷如絲如蟲蠟拙微也類織成堂上歡傳語笑聲迴文織得有何好詞成百苦徒空名有女不肯操井臼嫁時沽酒上姑壽

食榴行

老人一食難草草食菓第一食榴好笑將榴子比兒  
童顏色好如小兒紅童孫競起爭榴子子多分均無

藕灣詩集

卷三

六

樂府

彼此願翁孫子視榴多年年食榴樂且歌

秋蟬行

秋蟬鳴蟬鳴聒聒作秋聲汝生苦辛只飲露高枝吟  
弄得清名六月農夫聽蟬叫喜指蟬聲思米糶蟬聲  
蟬聲能禾登禾未登時糧已微

結交行

古人結交日晶晶今人結交月彫盈明月三五蟬天  
麗那能長憶照離情年年花落隨春去明年不記花  
開處何況人心不如花水邊浮萍柳邊絮貧賤莫思

富貴兒富貴交多如蜚蜚蜚蜚子

皮人曲

年年六月田夫忙田塍草土設戲塲田多塲小大如  
掌隔紙皮人來倘伴蟲神有靈人莫惱年年慣看皮  
人好田夫蒼黃具黍雞紙錢羅案香插泥打鼓鳴鑼  
月不已願我重神生歡喜神之去矣翔若雲香煙作  
車紙作槎蟲神嗜苗更嗜酒田兒少習今白首那得  
閒錢倩人歌自作皮人祈大有

指背謠

藕灣詩集

卷三

七

樂府

白日青天時照女照女言言復語語汝不能對面作  
丈夫何用搖頭轉目背後爲穿窬指君背背後亦有  
天相對負恩鼓妬作殺星狀貌醜惡沉幽冥一朝窺  
入人命府有如牛奔其角箕爲筵君不見辰與參一  
住天北一天南天上星辰尚如此何況人間有舌如  
刀不謗毀

節婦吟

天地大倫一片鐵妾心如米何光繁從他千騎居上  
頭何勞颯解羅襦結中宵起步拜婆女天誦孤枕壁

可嘆身柄擇木臣擇主避世避人常須拙

神君詞

茂陵劉郎好謠詠栢梁臺爲神君起神君有矧字宛  
若兩姊明幽脣並美神君昔日秀波聞夫如比翼子  
如麕一朝蛻骨黃泉下宛若祀之與神齊公然白日  
垂裳袖絮語幽蘭羅錦繡天王驅鬼作嬌癡坐擁雨  
雲求婚媾擬將太乙活將軍手握彭殤向有神九泉  
瓊珮真無恙何不重召李夫人

冬詞

藕澹詩集

卷三

八

樂府

冬雲沉沉不可惡冬日悄悄更可憐落葉尚留聲到  
地殘花不送露成消此時風日可君意新穀入囷酒  
盈罍牀前作飯米如珠爐邊織布初爲被間看鴈篆  
出雲中行行不作利名字

鷄初鳴

鷄初鳴日初出今日還如昨日也且也無爲照不休  
照人機智又照愁機知盡人還去又照愁人離別處  
鷄未栖時日已落有月莫照夢覓惡

老讀書

老人讀書如秉燭燭短燭長夜何促分明照見讀書  
心更沉漏冷更長吟千秋萬歲如燭燼當歌對酒淚  
不禁隣家老婦頗識時書前白髮欲何爲前身悞作  
書中蠹誓莫更讀遭人惡

三日婦

未見即時已百年並頭繡得夜燈前三夕微眠未敢  
眠席衾難暖香難煙郎顏憔悴心纏綿鴛雁雙飛翅  
不全夢夢隻影落寒泉井底見星夢中言

拜墓詞

藕澹詩集

卷三

九

樂府

八十四年拜墓次墓亦今年八十四母亡年少墓偏  
老一十八齡空文藻尚留佳句落人間斷香零韻從  
傾倒山有松兮松有風白日幽幽狐兔中呼兒酌酒  
拜泉下我獨何爲一老翁

縛菊爲薪

縛菊作薪吹野缶菊馨秋老香盈口老婦笑我讀騷  
兒一飯不離香在手荷豈可衣露豈飲數畝青松難  
作稔何如終日醉成眠籬外黃花織如錦

有所思

美人半醉解金鈿欲去不去留暮煙橙花亂落杯中  
雪竹影斜分樹裏天似有歸鳥驚月小旋聽啼鵲泣  
露鮮是時蟬聲倚花立顧念景光成鳥邑人生物態  
能幾時微波羅襪臨苔濕未許寒霞撲面吹且隨花  
影入簷茨

山中老人行

山中老人山中老笑指白雲自言好十年不出長蓬  
蒿一卷長撈任枯槁山中有入來嘆息詔下九重何  
赫赫長安車馬亂如麻半是他年松桂客念君不作

補濟詩集

卷三

十

樂府

市朝兒此事何由君知之

稿謫詩集卷之四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歲環金輯

樂府 擬李西涯

挂劍曲

徐君徐君亦何疑他人有劍君欲之君歟不待札也  
歸札劍一挂名已垂札也讓國國如土區區一劍何  
足數樹下徐君劍不覩

共世子

異姓賢侯父里拘昌黎痛作天王詞君非驪姬不甘

稿謫詩集

卷四

樂府

食父無諍子國丘墟重耳不歸禍不止康叔訴天卑  
欲飯身歟爲厲徒區區父惡已彰亦何悲

伯姬火

男兒守信不守禮尾生七尺空流水伯姬守禮太輕  
輕婦人尚作女兒看書生讀書太淺前有夸吾後  
玄成守禮守信猶自可禮信不守愁殺我

綿上曲

介子推不必去种明逸不必來介乎仲平非隱才有  
母有母皆賢哉晉重耳非鳥喙范蠡舟何必遊誤使

千年作寒食介平介平名愈沸

陽翟賈

陽翟大盜稱大賈用婦用金如糞土金能殺人婦能  
蠱區區珍玩何足數陳平用婦亦用金呂盜春秋盜  
更新千金只今無易字何況當年懸國門人生對面  
都如此盜也悠悠何日已

易水行

寒風冷射于期首壯士一去胡莽鹵燕丹無計荆卿  
騎白虹貫日天爲愁七首直上秦王殿手把秦王將

藕灣詩集

卷四

二

樂府

胸襟此物濡縷號有神何不直殺秦王身縱得約結  
報太子秦王之約寧可憑俠客殺人亦有禮豈知時  
代不如彼千古英雄髮上指寄奴王者原不灰

丞相斯

丞相斯汝謀何不遠賤羨鼠兮貴羨犬鳳凰翔於千  
仞兮德輝是覽

新豐行

身江酒盡彭城淚祖上太公真兒戲太公歸來愛故  
豐兒呼天子都不記漢天子作新豐豐中父老日怒

怨望中有雞復有犬犬吠雞鳴杯酒蒲君不見殺布  
歸來血染瘡徒有魂魄思故鄉

明妃曲

以費爲郎張釋之牧羊卜式果識時明妃惜金如惜  
命玉顏那得君王知胭脂非復舊顏色夢入漢關關  
塞黑時乎時乎不可拾敢告世人惜金者

楚兩龔

楚兩龔勝舍蜀兩王皓名不藏以身亡薰自燒膏自銷  
陸老父趨而逃

藕灣詩集

卷四

三

樂府

四知嘆

戴皇天兮履厚土我不自知人來侮步行蔬食安用  
金皇皇大尉夕陽亭千古故人少知心不如大鳥鼓  
翼來悲鳴嗚乎世間安得清白吏普天匝地爲子孫

山有虎

蒹葭不採山有虎北海熊熊無魏武但使移鼎隔人  
存崑玉秋霜棄如土天下英雄割使君平原落落威  
知名曹家阿丕統縉子金帛收文北海成

催叔允

董卓灰王允叔蔡邕殺之卓軍士曰伯喈但

以董公親厚尚從坐况吾輩不魚肉乎催汜

遂反

伯喈歟催汜亂曠世逸才真足嘆曠世逸才何足嘆  
君不見雍齒封沙中偶語無洵洵

田子春

田子春徐無山中第一人君仇不報不願生止為賣  
盧龍不受亭侯五百戶千秋飾義為士雄北牕高詠  
有陶公乃欲風駕往無終嗟哉五柳心冲冲

藕澹詩集

卷四

四

樂府

鹿門遺

龐公有友兼有藥我不遺危孫子樂幸無橫灰即康  
庄志士不羨空城雀麥風三月向人吹解衣高臥  
蒲離有兒總不好筆墨杯中之物樂稼穡

桃花源

桃花源裏避秦人桃花片片覆迷津人生豈必仙人  
樂但少門前俗徑行王維作歌年十九彷彿漁舟到  
心手古人避俗日避世奈何一吟空寄意何如順日  
老來靖康依稀但記熙寧事

綠珠怨

十斛明珠胡足惜一代紅顏真難闕碧玉綠珠墜  
井石公喬公同太息娥眉起草借人看楚國大夫舌  
螭蚌士無笑惡入朝嫉我有佳謀何不密

晉陽軍

已驚樓頭一清嘯何處笳聲中夜奏聞夢時醒笳更  
吹數萬甲兵爭解圍離思滿懷月滿地白骨將軍齊  
逆淚君不見垓下降羽羽不降一曲楚歌羽斷腸

明河篇

藕澹詩集

卷四

五

樂府

明河爛爛北斗粲北門學士撫几嘆攬衣起作明河  
篇水晶簾外心腸斷化雞晨鳴開闔闔北門學士踏  
隊來北皇織才如織繡有時棄才嫌口臭無才有面  
君不嗔臣也有才空苦辛織女機前徒問津

馬嵬山

廿載開元神聖王傾國為妃妃不歿一朝誤因馬嵬  
兵香魂寂寂佛燈裏關關萬里各東西行宮淚盡風  
淒淒不及興慶池中物旦暮君王鼓鼙隨

長樂老

長樂老翁吟詩五月癸二月絲人民雖是國已非我  
行其野黍離離老雖不誦老應知一十二君都不顧  
千秋卻伴王凝妻

急流退

急流勇退錢若水算部臨促終當歛樞密官成詩欲  
延仙人僧人都不許人生勞勞望百年百年只在流  
水邊

宣和硯

硯在正德時猶存又徽宗墨以酥合油搜煙

藕灣詩集

卷四

六

樂府

爲之金章宗購之黃金一觔僅易一兩或云

章宗亦爲此墨

宣和硯長二尺宣和御印猶可識宣和硯廣二尺祗  
陵手篆宣和字硯今不存五國城尚放清華媚後人  
前有徽宗硯後有章宗墨墨乎硯乎何優劣

精衛詞

黃冠老臣心似鐵一歌正氣天爲黑海邊精衛不語  
語大海魚龍神欲歎君不見道不行道不尊行與尊  
衡與澄澄也有祀不敢歌

趙承旨

趙承旨誰家子面可疑背可喜趙承旨清莫比水晶  
宮松雪裏桐州厓州饒海水海水能溺不能洗王維  
畫鄭虔書世所指趙承旨誰家子

白銀紙

生不作帝王孫死不作帝王墳君不見宋靖康前七  
陵六陵發盡獨有昌陵神昌陵寒食紙堆銀金人索  
陵不見陵數萬馬軍望陵嗔吁嗟宋祖仁聖君多方  
規竊亦何心北邙兒女哭清明澆酒猶醉泉下人

藕灣詩集

卷四

七

樂府

不作帝王墳

管陶圖

管寧避漢亂陶潛終晉臣靜修勉仕元委曲多苦心  
管寧濯足陶潛歸靜修作圖手題之我騰而上心憂  
悲

靜中吟

故 孝宗敬皇帝吟也習靜調元養此身此  
身無恙即天眞周家人百延天旂社稷安危  
在得人李東陽讀而贊之



靜中吟二十八字古皇心皇心淵默靜如水照見萬  
國心分明民星不搖天清寧一十八年君與臣聖朝  
無闕絕逢迎紫哉妃匹不雜陳二祖列君無二君君  
不見登遐日普天雨淚過八音黃衣冉冉獨上升宗  
升還浦城傘皆飛天半獨  
見一黃衣者冉冉上升

鐵佛怨

故荆國慈煙元妃桂氏少入宮遭劉氏妒退

居別室流寇破斬慈壘先歿宮人盡掠去桂

匪獨免鼎革杜檻車入京蒙恩赦歸爲尼

楊清詩集

卷四

八

樂府

鐵佛寺今年七十三老病悵悵余悲而歌之

東家風雨西家日漢宮老婦夜唧唧當年辭母入漢

宮團團白玉芙蓉質是時大國盛風流太平仙子流

無愁荆國白號弄兒豈竊椒房寵嬖妾先登碧玉樓

漢家天子習寬大不問中曹及繁佐漢梁平曰如城  
姬后徐來等

如帝室之宮承瑞桐衡山淮如梁王狂日日青

輓飽摧摧長門初閉月初殘猶聽車音到夜闌沉香

樓上春雲冷沉香樓桂  
妃桂所桂夢亭邊秋露溥自分羞識

君王面豈期鐵騎昭陽殿癸未正月廿  
七縣賊陷城展轉妾風向

北因崎嶇

帝闕朱顏變蒙恩忍死更歸來自朕

宮衣老鬢催曉驚城角飛紅淚暮宿空門長綠苔老

婦年過古稀久昔日繁華復何有袈裟影照佛經前

瓶鉢聲怕香板後朝朝禮佛更鋤蔬離離禾黍罷敬

歡不見卽今權要子轉眼江干只索車時輒有蜀宮  
殿外而歸者

長江割割流朝夕百年盡屬風塵客寂寥門外五更

鐘獨倚繩牀牕月白

青陵臺

以下補入水  
列世代

青陵臺何崢嶸臺下婦乃庶人庶人亦有身重如秦

蕩花溪

卷四

九

樂府

山寒如冰燈孤室客耿貞竟鳳兮鳳兮操莫申黃鶴

嘆鳥雀吟君不見市朝攘攘無庶人

浣花溪

杜公非隱士忠孝獨間關久客看白帝楠木照啼猿

一溪繞茅屋溪花何濺濺裴公嚴公來酌酒曉潯溪

依人間一醉酌酒心彌煎終使夷陽江勢惡一老不

得棲果園嗟此溪水公名傳卻笑杜陵韋端已相蜀

亦作浣花編

使君錢

歇後鄭五作宰相笑殺他人實自誑曾爲廬守清如水黃巢不犯低堅城罷郡贏錢賊不取唐朝有賊清若此歇後鄭五何必相恨不當年推作將

梁碭備

漢家高士好爲儲爲自食力甘同竊梁鴻爲噫依伯通中眉亦困梁碭中獨隱逸貞期對因樹爲屋誰同憩梁生著書書不傳稟氣元妙真龍蟠君不見首陽二烈士與備相對常相憐

子龍亦住首陽

庄山歌

藕灣詩集

卷四

十

樂府

淳沱水可使堅鴨綠渡可着鞭烈士呼海使覆船海水响應如自然水能興國亦亡國水也變化與時遷宋后歿宋帝溺宋臣那得多帝立但使趙氏肉填波免令淚洒水天泣

危老臣

余闕祠中一老臣履聲索索庭內問謫向和州好春守一歎生其作友闕乎素手祠有燈一燈齊照兩心寒危素不歿祇爲史誰執汗青怨人梓人生不可無良朋何如竟作井中萍

素任報恩寺徐達下燕素改居井寺僧大梓止之

當雷作史

四字獄

三字獄成槍鐵鑄跪看西湖南生樹二字獄成于公臣有貞金齒走皇皇續禹神功四字酷復辟元老惟刑獄二字不少四不多天公折獄天匪阿

書李文正公樂府說

辨樂府者紛紛矣意旨潘正辭調和雜氣格厚薄高卑皆置而獨疑音節失傳余惑之夫音節代有變矣漢書所載房中祠樂一十七章房中

藕灣詩集

卷四

十

樂府

楚聲也漢高樂楚聲故唐山夫人作之漢高太風亦楚聲也皆可被之管絃者也劉元城曰房中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向周之頌此一變也至樂府之名始於漢武名曰夜誦音調長短章法不一至徵召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鐘律而外有上林樂府內有鼓瑟才人皆以鄭聲問施于朝廷而漢聲備又一變矣

萬寶常善達鐘律與人方食談及樂樂唱無樂器因取笛食器及物以著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諸子絲竹俱六樂譜四十卷至哀帝罷樂府

古傳人子弟紛紛然則漢樂府音節不傳自哀  
帝已然矣其後音節愈以代遷魏晉以來止供  
詞人點染憤發之用而其名角立界者近古傳  
者近律唐初猶爲彷彿後則多著新題至五七  
言絕傳布禁中野席妃妓皆歌之而王建張籍  
長調俚俗入情高廷禮皆以樂府名餘家聲調  
繁曼名樂府者亦止附入長歌而已此固未審  
公私淫正而隨時音節者也以余觀之大約有  
聲者皆可歌如僧普菴密呪村兒高樓上等誦

尙無不詠嘆而管絃之至吳騷等刻點撇畢其  
優人蕩子按而歌之然不以入詩而詩稱樂府  
者固未嘗點撇攪板也獨郭茂倩古樂苑諸書  
間載有音無字雜以空闕羊吾等語及後人題  
同旨別之類不無疑人夫空闕之設亦方言喉  
齒異同如字母所衍不可訓釋若夫題同古別  
則已不免脫母之誚李于鱗自言其樂府之佳  
句憚字比稍易一二神情別出而他或愚人耳  
目俗不敢非其實自問亦覺各實難副則又下

如甫愈郊賀自作新題爲常也長沙約古史百  
篇短調急响非贊非銘題曰古樂府長沙天校  
夫豈無見蓋長沙所謂樂府非必盡如房中夜  
誦論律呂以和八音而比之後代事以言傳節  
以時定古傳填挫亦大可歌而茲矣太倉極賦  
長沙晚年始悟曰西涯樂府自是天地間一種  
文字未聞更議其不當以樂府名也近人祖之  
者衆或翻譜爲新或依題別構辟如老衲頌古  
層層披剝各有出身之路然猶不敢昌言之曰

樂府僅以詠古詠史詩別之夫漢郊祀十九章  
第鹿門輩亦以詩名則樂府何常不可言詩然  
未可曰凡詩耳非樂府也余舊作亦以詠史名  
茲作四十篇遠仍長沙樂府之號蓋愧力未逮  
古作者而不信長沙之不可管絃也

熟詩集卷之五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易能昌 輯

五言律

時竹庵談長益夜集兼校其近詩

鐵甕三吳地城南處士廬江雲通杳霭海氣動樵漁

古墅最高柳芳隣接碧蘂黃鵬聲密處猶是戴顒居

談園名求 聲謂此

其二

五岳平分杖登臨氣不齊世情隨顯晦年譜易東西

鵲灣詩集

卷五

五言律

亂過思兒女詩多雜鼓鼙一燈江寺靜風雨聽荒雞

其三

鎮日看佳句嘉州與道州溪宜修竹裡小酌暮雲留

僧友半闌了貧交得頗侯關古古顧亦方皆訂謚詩肝腸俱不盡

道敢千秋

談長益枉過同登白石山

擇梅臨古邑出郭訪幽岑即有高賢屐能令衆壑溪

石疑殘雪在泉入暮雲尋林酒有徒事蕭蕭過遠林

贈潘江如

相逢北郭寺客舍已冬深其對霜鐘月長為燈夜吟

孤公留敝篋雙鬟老知音每向東南望今來見素心

三月三日曉發漢江

客路逢茲日鷄鳴解纜行凍衣風自煖長日曉能清

終管思前哲燈花豈世情流觴不可見極日水盈盈

隣舟

語嘿隣舟共琴書物外真江中聞吠犬花嶼隱歸人

臨岸燈青夜當曉月白晨未能諸野泊一一聞前津

次安陸望顯陵

鵲灣詩集

卷五

五言律

楚國飛地春江旅望遲沛官三日飲天子萬年期

襄殿牛今入鶯花世代移蒼茫看士女誰念翠華時

其

世及重皇裔都城舊鬱蔥天王如漢武丞相有張璠

太師古猶在新豐市不同猶憐金商茂垂涕老從戎

升廟先生故 楚藉因及之

峴山

宇宙誰無恨江山獨此溪風雷留古碣雲物換春心

從事名偏好征南淚不禁客懷何所寄萬里一微吟

萬山

春盡大堤好萬山花氣通沈碑不可見潭影坐來空  
樵牧夕陽外漁舟綠浦中登臨驚浪跡名姓已忽忽

仲宜樓

繾綣依劉日千秋獨倚樓登臨懷舊土作賦更添愁

江漢悲生事川原阻帝州高衢誰騁力吾亦滯斯遊

曉行鹿門道

曉行鹿門道山氣雨濛濛藥路層雲外人家野棹中

江深春水候樹密古橋東漸識黃龍寺疎鐘隔岸通

藕灣詩集

卷五

三

五言律

鹿門懷古

蘇嶺何年號山神最倚祥符臣同寤寐祠宇更興亡

猛雨靈旗聚寒雲頌禱荒門前春草色二鹿搃蒼茫

其

日又辛流日草峯倚棹寒戰場茅屋在漁網夕陽殘

亂過看山背雲深得路難遙聞霸王井天際水漫漫

其三

萬壽前朝寺微言闡法燈

燈禪師住鹿門塔銘今存泉聲中夜雨

池色五原水七疊看龍蟠

燈公泉龍廟覆其七疊連雙池 千山聽

虎騰老僧無伴侶乘興亦頻登

其四

於忽傳三擇塵竟獨醒斷垣今日雨荒草百年青

城郭雲中出妻孥物外宜遙知採藥處茅屋夜無扃

其五

孟公不可卽孤墓此山中日夕秋原上冥冥寒笛空

梅花思履跡歸興識雲鴻卽有皮高士新詩採更工

李雲田過訪山中

自潯陽下高名舊漢陽定交原草澤下榻有風霜

藕灣詩集

卷五

四

五言律

酌酒看今夕攀雲失異鄉念予山路遠携手更難忘

賦得名士悅領城爲李雲田自門納姬

鷗舫晴雲壓春帆洵國遊俠斜才子地歌舞帝王州

古渡迷桃葉三山帶暮愁斷腸花雨夜猶自惜風流

賦得雙燕語春愁

雙燕出梁間差池興不閒臨風飄舞袖繞屋話棉蠻

絲管晴天樹化飛淥水灣春閑曾有約何日破愁顏

蕲州送晟兒之襄陽讀書舅氏

膝下承顏好於今十五年襄陽千里去旅舍一宵眠

早歲初爲客寒江獨上舡雖然依舅氏仍似在庭前  
送夏象武司訓襄陽

大堤今古路君向此中游官近龐公隱門迎漢水流  
青天堪放棹到日會兼秋舊誰能在應將風俗留  
夕霞 戲效徐山陰

兀坐擁殘觥深山到晚晴琉璃鋪地艷樓閣度天輕  
梵夾喧華雨仙壇列絳纓會當歸鴈外添徑寫芳藹  
其二

蓬壺望不同夕夕踏山蹤陀利千旬白玻璃萬葉紅  
藕灣詩集 卷五 五言律

衣裳春色外禽樹晚香中幾處樵歌起橫吹落笛風  
雨積

雨積山何恨門閑興屢開煙雲真我事星月任人猜  
鳥影寒過翠蕉聲綠上苔自然成歲月無用羨詩萊  
曉行 初八京

馬首鐘順喚雞鳴逸客行遠沙迷樹色殘月聽鞭聲  
故國關山路他鄉僮僕情王程春草思日久有逢迎  
武聖閣

山色綢繆合春風爛熳侵溪花分鳥翼石磴枕松林

茅屋天邊駒危橋客路吟征衣曾不薄斟酌暮雲漢  
信陽經何大復先生墓

峻谷行山盡河流抱郭清盛唐詩典雅荒碣墓崢嶸  
北地遙連轡中原遙王盟孝皇文物代猶敷舊昇平  
清明新鄭

執紼羈人緩傷春燕子斜風塵奔柳色士女戴桃花  
倦作他鄉眼睛蒸故國霞當年漆汴水曾向國僑家  
渡黃河

天上黃河水人間匹馬行片帆臨古渡三月向神京  
藕灣詩集 卷五 六言律

鼓浪蛟龍惡乘風鱗鱗輕壯夫千里志何處是平生  
泥溝拜子貢祠

任衛舊有神光儀里色新祠堂四幹招伏臘見鄉人  
古驛寒雲路輕裝薄暮身蒼苔勤展拜慚愧起風塵  
太行晴雪

旅望欣晴霽深春怪曉寒二陵雲去遠天井雪初殘  
石磴懸車人中原立馬看滹沱河下水日夕起漫漫  
望銅雀臺

路出鄴城北河流只自東漲沙浮落日陵擗起悲風

碧瓦千秋硯餘香且暮翁三臺舊煙雨寂寞霸圖中

燕臺雜詠

步出廊房口低徊四望中龍樓天上日高柳王河風  
四月水初薦諸方市不同萬邦行樂地何處覓西東

其二

徑側綠溪入池魚向客鮮行空舒錦繡得食旅雲煙  
玉藻關干地紅搗士女天近聞勞警蹕駐馬亦鳴然

其三

大帝朝天處宮門鎖太清鬼神宵仗入檜栢暮雲平

藕灣詩集

卷五

七

五言律

碧瓦星辰下層城雨露盈猶傳步禱日如見翠華行

其四

清闕郊壇地先人舊著書

先君戊辰會試寓天壇

玉堦行露冷

銀闕臥星疎旅客恭成頌祠官笑佩裾廿年重到此

家國總歡欣

其五

出郭雲初歇臨流風乍稀微驢迎客瘦鐵騎傍花肥  
楊葉頻頻喚泉車軋軋歸錦牆無寂寞深夜款扉

其六

第一燕臺樹龍蛇捧紉官低能羞客髮老不礙天風

綰霧逃春市邀涼出暮鐘闌盡榮枯理蕭蕭紫禁東

其七

岱宗通帝里三月碧霞君

燕齊奉碧霞君者莫盛三四月

雷走車聲

入煙燒寶篆分馬頭擎芍藥水面惜紅裙十二闌干

路依稀到彩雲

其八

旅客中宵月長安萬古峙西山盤地出北斗帶天璽

鳳闕嚴清禁疎鐘响玉墀鄉關花底望佇立只相思

藕灣詩集

卷五

八

五言律

都門晤邵凌玉先生

鄂渚論文日蕭然總出羣携持忘禮數脫畧長殷勤

門對僊人笛江生日暮雲別離今十載旅調各紛紛

都門饒翼次進士送余歸里依韵道別

帝鄉方並榻故國獨言歸御苑花初落關門柳乍稀

風塵新馬首煙雨舊漁磯錦字能相憶應門自款扉

東昌胡弦勅郡丞衙齋

匹馬大山東粉榆意氣逢行河新使者保魯舊元公

弦勅自充

雅澹羣倫入汪洋萬派通他鄉歡集首五

自慰飛蓬

其二

客久登臨倦天中觸景芳梅榴清禁禦鹿鶴樓門墻  
城郭隣高士河流淡夕陽琴書朝暮地先澤正難忘  
先高祖仕聊城多佳績東昌志載甚詳

張秋夜泊同胡石存

扁舟宜放晚況是小涼時官路兼齊魯漁燈照鼓華  
僕夫依露宿岸柳帶橋垂好客難措枕呼尊共詠詩

別黃惇五孝廉

藕灣詩集

卷五

九

五言律

時事還山意空囊匹馬歸青雲君最少惇五年白五舉賢書

髮我難稀今古寒燈集關河曉夢遠荒園一尊酒懷

想日依依

別麻城高孝廉

高公不諳俗典則是前賢家向千峯月人懷五柳天  
雞鳴聊對出斜日且垂鞭迢遞青徐水悠悠惜別筵

宿南旺

策馬春花盡停鞭夕照低萬方同貢篚一水自東西  
如豆勞臣色丹青海帝栖堤楊兼運卒燈火夜深齊

行經豐沛間

赤帝神靈子炎炎向此生龍漣方大澤王氣已西京  
落日歸雞犬浮雲動旆旌歌風向父老萬歲有精英

寄晦山禪師

萬國浮杯路孤雲玉塵携春風來積翠暮雨到寒溪  
寶閣千僧遠全機半句提融公今已悟花落鳥頻栖

同劉千里入德章寺訪天竺禪師

瓠落惟吾輩長堪方外遊遠山懷抱出曲澗古今閑  
木葉黃鸝熟岩花杜宇幽應能同慧遠直到虎溪頭

藕灣詩集

卷五

十

五言律

訪黃岡令徐亦史

四月南天麗風花與滿顏抱琴聽訟逸爲吏著書閑  
愛客分香坐探雲過遠山相逢何處好今古竹樓門

冬日隱居

率爾離山壑妻孥怪此行誰知殘邑裡偏帶遠鐘聲  
僧菜調羹熟河流入茗清人生間可得不必在漁耕

其二

山明寒盡出村酌晚霞新鳥去天初潤籬疎月到斜  
叩門煩長吏邑令黃漢崖屢過草堂謝客過東隣直待梅花發



開樽其故人

其二

王帳將軍重黃雲獵騎豪兵容綠地咸馬春過城高  
市古傳山折風清落獸毛時危看要害薄俗慎旌旄  
時鎮將臨邑  
置塘近地

其四

短日歸鴻疾平疇四望均馬回霜夜草人到壁門薪  
如畫看喬木穿煙捲釣綸君平非賣卜有宅亦沉淪

其五

藕澤詩集

卷五

十一

五言律

細雨愁堪滴蒼苔滑不禁荒荒添歲暮漠漠向空林  
往事孤燈得浮生晏坐尋香光一茅屋高詠爾何心  
旅思同宋牧仲先生用王雪洲韵

其二

故國蒼涼雨應知其此宵兒童添暖易江閣憶人遙  
彌月停雙鯉經春守敝貂日歸歸未得空羨海門潮  
其三

記得分途處殷勤囑爾來助兒同時往浙西湖雖自  
約歸後過省  
好何日片帆開吳楚風煙隔陰晴節序哀依人成遠  
別兀坐首重回

其四

小園財數畝歲歲飽東風近得中陽信應知萬卉紅  
翠鈿啼鳥外黃犢夕陽中負爾三春約冥冥數逝鴻  
谷口

藕澤詩集

卷五

十二

五言律

遠近諸峯色依違谷口深石橋騎馬入松徑踏花詩  
野叟隨麋鹿羣兒度柳陰前村有鐘鼓猶自隔疎林  
胡抒白先生師濟爲予梓詩稿甲辰余遊都門  
復携尊道別余歸而先生返棹湘江矣今年  
次公賓尚秋闈便道過余則先生已捐館舍  
杯酒道舊不禁凄然

其二

西史趨庭日春風僅數年諸生燈火夜別榻酒鐺前  
一守尊玄晏三高憶鄉處幾回湘鴈斷搔首暮雲天  
憶昔長安日君來話別離只圖生見面何意成相思  
家有明瓊學人稱謝鳳兒呼童頻剪燭垂淚慰朝饑

鄂城秋興 癸丑

沙羨何難到於今十五年  
眼昏芳草路門閉白雲篇  
玉盤人間出銅駝夢裡還  
獨餘江漢水迢遞暮煙前

其二

愧向徵車日秋花入望初  
時破曉修楚志心傷千古市人謠

兩朝書野服朝掄卷江城夜聽漁石渠多寂寞真足

子雲居

其三

舊說頭陀寺儒樓好其隣  
只今疑費禱千古誦王巾

鵲灣詩集 卷五 十三 五言律

猶有文章在難禁物候新  
大風頻眺望陵谷起悲辛

其四

步出東門外蒼茫古道邊  
寺鐘連馬足洪山脩靜二寺皆臨通衢

塔影上青天落日紅裙酒清風白草煙閒從飛鳥上

指點說前賢孟宗字孫嘉讀書處李善善下邑捨宅處俱東門外

其五

令節重陽日長明載酒來  
競花增肺附吾道且尊皇

南浦波初綠西風首重回  
他鄉無忘刻知槐杜陵村

杜詩徵生露忘 刻萬事益酸辛

夢與李嵩岑同坐客有持某詩至者覺而記其

詞

萬里瀟湘路煙波二月槎  
江聲漁笛冷疎木晚風斜  
落日栖元氣深極其物華中  
流懷漢傳日斷古長沙

吳脩蟾以司諫謫官武昌載酒江漢書院賦贈

謫宦此栖遲天涯異已絲  
近傳官室詔猶新抱閨時

騷辨當秋讀煙波入暮知  
尚憐朋輩好載酒一題詩

過堵天柱涉園時堵以請義歸里

通籍原金馬幽居且市廛  
買花緣曲徑貫酒望晴川

鵲灣詩集 卷五 十四 五言律

事業陶公斃蠲魚鄭氏箋  
庭萱明主意時過北堂前

其二

愛客爰投轄論文晝不休  
食嘗餘鯉鱸坐必滿爭求

純屋芙蓉斫當軒蘭杜秋  
有懷同古處心醉此淹留

江漢書院分賦得太和晴雪  
送張九如方伯入

觀

參嶺穿雲出穹窿拱至尊  
王虛陵地戶金闕象天門

岳鎮歸臣妾乾坤養吐吞  
老臣經畫地拜手頌維藩

其二

四牡依晴霽暄瞻帝座清獨餘天柱雪偏照使君行  
湛露連丹陛嚴風戒旆旌由來稱述職今日始專征  
是年爲藩臬  
入觀之始

同孫萊臣修志書院冬日竝舟東下夜泊陽邏

他年兩校書燈火隔隣居握手三冬盡呼尊萬卷餘  
一官若亡棄雙鬢我能漁日暮煙波路孤帆縱所如

其二

黃昏不覺夕深冬氣自宜漫江來野色染霧作山形  
落岬疑茅屋疎鐘响別垌鄉關雙夢夜細雨一燈青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五

五言律

顧黃公招飲園亭

別離雖隔歲竟夕已生平天入孤亭盡風開萬谷迎  
園花添意氣野竹其經營笑指吾徒老蔬筵世事輕

晚泊同友

青山成晚泊鄂渚尚微涼風雨因朋輩江湖益渺茫  
岸燈鋪杳杳沙鷺蒼蒼頗覺浮名累更深更異鄉  
過大藏訪絳雨禪師止止堂

說法曾雲雨胡爲更掩關蒲團方憫俗萊葉且留山  
摩竭高風邇昆耶古佛開門前溪水好不作舌滯潏

其二

一徑支筇入千峯與萬峰可憐三日雨共坐五更鐘  
古道他年合知音再世逢山靈吾語汝松柏護深蹤

神鼎庵

奉神鼎雲  
外和尚像

壯年稱避俗萬事一草堂近復鐘魚邇真令姓字忘  
佛燈窺白髮僧影接蒼涼始信人間世心清聞妙香

星士李君索詩

知我賤貧久頻來尚索詩豈能離骨相要與重文詞  
五色迷人日千金賣賦時終成今古恨願爾更重思

藕灣詩集

卷五

十六

五言律

觀兵馬

小邑雖云僻經過動羽林暑風侵萬騎殘月射孤鍾  
遠戍何曾慣臨戎獨此心計程秋色邇少婦倚清砧

其二

邊關誰近遠帶甲郎天涯况復新秋夜時驚塞外笳  
陰風翻谷鳥惡雨走河沙未戰身先灰空令野客嗟

讀漢書獨行傳

曉起躬洒掃狀頭見漢書偶逢高士傳不愧鶻花盧  
蘇累飛紅葉烹羹過雨蔬自饒還自慰身世摠迂疎

聞極上人寄詩畫

結茅開傍水山徑復清真  
帆影杯中沒江聲樹裡聽  
披雲瞻曉市入定長疎星  
几杖能相待柴門應不扃

其二

何處君知我因風問草堂  
蘆花吹粉壁別調飽楓香  
細雨思鐘磬遙煙護縹緲  
如憐山色好長寄白雲裳

歲暮丁巳

一秋橙子實三徑木瓜花  
蝶過書千卷香分月萬家  
歲功論惠栗風俗買魚蝦  
見雪驚冬盡前牕鴈故斜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七

五言律

其一

世中渾無計災祲入夏多  
皇天眞雨粟匝地豈拔戈  
是年四月六月皆白骨  
高聲鼓昏雲沒寒駝老人多  
憶昔此日更悲歌

哭姦孫

田賦舍怡樂今年乃悼亡  
餘生禁頓挫情運結悲涼  
難把朝霞色羞居落葉旁  
偶然窺白髮鏡裡淚千行

答顧亦方慰哀

老眼看君字愁吟兩度昏  
性情難自理哀樂向誰真

陰雨風生谷晴花鳥送春  
卽垂知已淚幽獨敢傷神

元夕

小市看時節開顏與俗親  
春知燈火好月見歲華新  
細語俗難定蠻歌詫自陳  
暫停舉燧色競看採茶人

時官衙用小兒女裝唱採茶

庵居

家居無不可入剎便急歸  
豈爲憐鐘磬端非戀翠微  
花明開土榻月照北上衣  
此意終難說閒行看鳥飛

老僧

藕灣詩集

卷五

十八

五言律

老僧無曉臥清磬起山阿  
樵徑通香氣雲光上茗柯  
背人爲歲月禮佛失蹉跎  
每向孤燈下開門聽虎過

聞鶯

多情非一日劉禹錫詩鶯  
能語復多情百轉已春餘  
與酒爲山色兼花到草廬  
高吟成獨賞幽夢滿清除  
碧樹任來去何人解自如

社日

歲事傳秦日花枝觸岸紅  
雞豚香徑外風雨醉人中  
柳葉空鐘响歸鴻啼燕逢  
閉門驚小冷知爲水泉通

空鐘木燕俗近  
地亦間爲之

雨

錯愕雲方闢紛披樹不禁捲簾防急雨荷鍾見天心  
異地兵沽濕孤村鳥過林老人嫌寂寞強作白頭吟

清明

乍晴花無色瀏風四面吹客驚衣帶薄人畏俗情癡  
窮草黃鵬雨垂楊白傳詩頻年寒食地歌哭總相思

春郊

春事全歸雨經晴亦偶然一樽青草色幾處夕陽天

藕灣詩集

卷五

五

五言律

暈暈入偏懶花飛猶自眠世情愁反覆常畏片雲懸

客持王簡臣詩至

經僻草芊芊山溪入暮天落花堪累月夜雨動如年

薄俗慙何用浮生轉獨眠故人詩到眼爲翻兩三篇

春暮

日融添映露花落仍芳菲老至衣難薄天長願莫違

落知晴徑好相得暮山微爲問啼鵲意春歸汝下歸

遊浮渡石

二里仙橋路飛濤沒石根峽雲驚不落絕壁冷徒跣

野老樵秋色神龍過雨痕不橫溪上一夕古臺明月  
在常照老僧門雷雨攜其半去

懷蔡靜子東衡山寓

曲岬疑無地直浮別有天孤踪成隱約峻谷起風煙  
吳楚鄉關盡山川客思懸離懷幾日偏憶白雲眠

卽事

御馬出神京曉騰萬里行金梁

賜鞍也

添意氣丹詔待

逢迎雨雪君恩重風塵戰眼明回思幽並路惆悵起

邊聲

藕灣詩集

卷五

五

五言律

其二

漢皇思江血鐵旅自燕山昔昔今歸楚剽姚喜過關  
馬來皆紫燕換去可紅顏莫報危城火蕭蕭日不聞

其三

建水進東王司睦公率其旅由秦入荆復之豫章道經邑中

問道清蠻俗盤頭學漢官至今猶束髮何地可彈冠

一市騰空過千村无髮看采薇歌不歇帶甲路漫漫

其四

數載軍容雜江干格鬪多如憐荆楚憾無那朔雲何  
異域尊魁結中原豈尉陀兒童驚使節妄意許投戈

李嵩岑廷尉書至自燕都

何事長安道殷勤一帋來聞關鴻鴈色寥濶自雲杳  
楚水寒感舊燕山別夢回他年杖策處離落長莓苔

其二

我生真已暮金曳貴人裾豈意雲中札翻成物外書  
客愁聞自理歸計定何如且作于公宅君恩未易疎  
暮春增蘭大放蕤著招匹天觀之

幽蘭不出戶雅意似淡山瓦鉢香仍舊紗窓照獨閒  
一極宜山酌三徑耐春還念子饒佳致相邀與未慳

藕清詩集

卷五

廿一

五言律

春懷

數畝閒如客三春雨作家小牕窺物候天際辨年華  
雜樹迎鶯坐深雲壓鴈斜倚兒躬洒掃忙挿一枝花

其二

山色鎮相隨山花更不疑每因重嶂合只覺野煙吹  
家薄頻頻惜園荒細細窺僂息從吾願歸休意不移

其三

短榻原無事虛窓靜有聞鷄聲穿柳壯鳥夢入花勤  
老眼安時序浮生任怨琴惡風如被襖吾亦感斯文

其四

不知緣底事老去尚悲歌世路吾無與天心爾若何  
僧猶遲鹿柴兒亦狀漁篋自穴袁閔室閒行看薜蘿

其五

小雨數晨夕空階亦散愁鳥啼新曆尊門閉隔年秋  
旅夢憑誰好山經嬾借僧知音惟白髮相勸老林丘  
夢無根亦曰旅  
猶旅夢也

其六

亦有名園約難爲客子身每憐逃世士半作宦遊人

藕清詩集

卷五

廿二

五言律

其七

避俗偏秦楚裴金藉隱淪春風原不屑竟日飽松筠  
昨夜前朝月飛來老樹巔未曾殊曉暮何故異山川  
薄俗人非舊新詩世亦傳自憐還自笑且聽杜鵑眠

其八

爲農非不久而話躬耕愛日難辭懶貪山喜趁晴  
兒孫隨繞膝耄耄敢希名縱作歸田賦何如啼鳥聲

春詠八首

桃

玄都曾誤客漁艇亦逃津仕隱初何意雲霞半作身  
關情惟 能讓色畏松筠留共詞人眼春風一倍新

柳

唐人貪贈柳大半爲情牽此物生當世門庭竟渺然

蘭

娉婷黃有艷婀娜暗無天莫到飛花日空傳詠雪篇

海棠

置爾端硯側何如碧澗陰孤銚移影長夜雨聽春深  
薄俗防年少新香見老吟我生無伴侶歲歲結同心

藕灣詩集

卷五

三

五言律

聞道煤山樹殉君獨海棠春風四十度浩劫開湖傍  
班竹傳湘淚蒼梧失帝鄉最愁花密處白首說前皇

鷺

疑爾花朝至花枝爾共妍前界尚寂寞高閣迷孤眠

豪華香餘座鏗鏗月到絃世人安軟媚終是愛便嬾

燕

最喜巢連屋寧欣玳作梁雖然分去任初不爲炎涼

藜岸泥雙暖花村影共翔寄言輕薄子翻手莫相欺

鳩

近代無田畯年年布穀聲穿花呼負耜帶眼視躬耕  
造物欣遷換英雄重變更怪來看月令計日紀飛鳴  
鷹化爲鳩識  
者猶惡其眼

杜鵑

似訴前朝事殷勤老淚吞三更餘碧血萬國盡黃昏  
舊禮憑諸鳥哀聲及斷猿更憐千古憾齊仗羽毛存

喜盧澹巖參政自姑蘇歸里

憶昔繁華地春風玳瑁觴銅帆開極浦花信到橫塘

對月聞歌倦看雲咲吏忙歸來無一事重上讀書堂

藕灣詩集

卷五

二四

五言律

園

寂寂心餘賞村園喜傍家到能隨鳥語閒欲臥牕紗

清事惟磨墨淡門好護花還應風日麗掃徑待年華

晤吳璞懷

王粲樓頭月曾經握手看別離隨馬首相見借漁竿

角挑驚花早聞尊卜夜聞人生悲喜事努力總加餐

楊介子過訪

老爾清齋內因僧更悄然偶來松際月同坐石林邊

白髮何足怪青藤且自憐君看七十叟搔首說桑田

焚香

客開財入庫一飲覺餘清遂起焚香思旋聞客願聲  
雲寒知樹出山過識燈晴垂老無塵事無塵足此生  
俠客

俠客風沙向佳人油碧幢裙能垂綺袂花自惜蘭燈  
走馬春無二穿帷燕每雙三更看斜曉燒盡幾銀魚

經劉康谷舊居

數里行山僻雙眸望轉迷雲知高士宅月到苦吟時  
塵鹿荒荒過風花疊疊悲當年憑吊者嘆息已無兒

藕灣詩集

卷五

二五

五言律

其二

作諫稱何子遺編其冠楊劉金泊水劉冠學海山人  
良青山惟一枕黃鳥竟三良楚夢理芳芷吳歌怨女  
陽更憐春草色無夢倚池塘能詩

過藍次公留任旬日兼話其先世詔旌拍粟及

龍駒出河事

繞屋綠河曲春風過水涯溪燈連竹葉驟雨漲桃花  
誰應論定舊機雲入望時怪來偏愛客質朴古人宗

其二

前代唐虞日先民稼穡時華門天語到使節野人知

裂券焚殘黍吞饑過杖藜只今麟趾詠猶是渥洼兒

春日潘簡臣已侯過藕灣

踰垣不可再竟枉君侯車信是河陽宰春花已被廬  
興臺消宿莽剝珮滅盤蔬祇卜今朝樂猶言意未舒

喜顧黃公奉召得放歸

長年見住山走筆不曾開海外爭傳姓人間懶閉關  
猶聞開寶詔宋開寶六年徐士廉肯放白衣還何日

焚遺草呼僮共破顏

藕灣詩集

卷五

二六

五言律

說北道經冬及春無雨雪

直北三千里都城百萬家燒冬惟曉日奏歲只晴霞  
暖路常驚鴈溫盤喜進爪獨餘宣室虛步禱向龍窪

生日

著書雖稍稍覽鏡亦區區驛向玄孫白門雖熟客呼  
知希真已矣人道豈徒千三十年前憶齊門鼓瑟迂

其二

更向何人說吾生是隱淪杖瓢方外似松竹夢中真  
髮短吟偏苦花飛歲漸貧白頭從惡遠身世得遺民



重九汪十雲學博過訪兼惠塵拂

匹馬重陽道傷秋過草堂綵煙疑作雨暮酒不成行  
石老穿雲黑橙香入座黃更貽青玉塵分手報難忘  
文允言以所著書寄訂兼惠以詩依韵奉酬

老至知交態悲懼自掩關風花任瑣屑鶯柳各綿蠻  
忽枉雙魚爛溪慙兩髮斑紫瀾君有作興到不須刪  
其二

盈篋柴桑調嗟予愧比肩繞廊惟有嘆抱景不能閒  
匡嶽雲千縷琵琶水一灣何時盆浦上瑟瑟共秋顏  
藕灣詩集 卷五 二七 五言律

驛

斷續鳴秋急騷騷滿近林清能通夕照怵欲配新砧  
熱客爾何似浮生悔自今晚唐多愛惜莫上柳枝吟

汪十雲歲以重陽過我忽赴其叔黃岡今約

竟負重陽約驅車作遠遊紫萸迷倦眼白馬識高秋  
赤壁江應落黃花興轉幽綺筵官舍裡杯酒見余愁

漫興

薄俗朝朝換丹楓葉葉秋餘生看樹老新月背山幽  
國稅憑人說殘杭帶雁收晚霞猶未落尊酒見田疇

其二

多病惜光景逃虛百慮疎不眠依短榻畏倦掩全書  
齒髮憐兒老羹湯愛自如祇緣筋力薄舊習亦消除  
環兒以五月遊星沙秋盡未歸

自憐蒲柳色萬事豈關心念于湖湘去秋風起暮吟  
禹碑能讀否藥路不須尋張邕入司空山採藥在攸水若見回峯  
鴈應知寒氣深

秋氣

宋玉饒秋氣悲來興自工綿裝初鴈雨香燼晚螢風  
藕灣詩集 卷五 二八 五言律

白髮老難變高天日易中年年看物候搖落寄丹楓  
蔣馭鹿黃州以詩見寄

齊安二百里一別十三年白髮仍溝瀆青雲乍簡編

蛩聲秋雨後佳句夜燈前我亦饒三徑何緣只錦箋

蔣穎揆寄其詩至

毘陵一尺字來自顧黃公展卷兼明月開幽愛晚風  
楚江新贖客南國未衰翁會面知何日殷勤見落沱

冬日鄂行過斬貽顧黃公

相思別欲滿竹杖過扶携念此歲寒色淒風日漸

兩家兒再拜一徑鳥頻啼笑指梅花路雙燈照不迷

### 望西山

勸業今何在西山四望中曲亭綠避暑松閣喜臨風  
一豹竟全楚千夫快轉蓬如何馮吊者只唱大江東

### 人日同陳子山仲斐叔堅登黃鶴樓

黃鶴雲中地梅花笛裡筵高歌臨萬戶細語接蒼天  
石泐當簷樹江翻入暮煙君家兄弟好開筆笑青蓮

### 其二

小小登臨處多年兩髮侵煙波垂老色雲物歲時心

藕灣詩集

卷五

二九

五言律

舊憾愁堪釋新知喜不禁危欄頻仗汝猶上最高岑

### 答顧黃公見懷原韻

茅堂全罷暑簾挂月窓虛念爾微車後深山獨憶余

敢盤千古事

黃公來北語

老病數行書十載勞清夢秋懷

敢燕如

### 王吳廬先生留寓晴川

老課論文日重來憶舊遊江聲鸚鵡月春色漢陽樓  
語嘿陽關近行藏物望收似憐衰病叟急切喚同儔

### 其二

屢訂江寧約殷勤囑布帆城圍餘酒白市徑隱松杉

吳廬說所居城中園林絕勝

子夜新秋拍吳統細雨衫金陵多舊

史先啓六朝函

### 處士

處士聲名賤中朝歲月深指文書國器閣筆候知音  
是物關神鬼何人辨古今余生老太甚寂寞幸無心

### 冬色

冬色在簷楹深雲不肯行孤燈成恍惚夜雨寂分明  
視古依花靜香寒照茗清雖然安寤寐不寐已三更

藕灣詩集

卷五

三十

五言律

### 送晨兒北上

送爾征車上曉曉四望中馬嘶千里月人逐五更風

夢寐時應見關河氣易通都城饒驛使計日報哀翁

### 其二

迷門知不固累子到京華旅食余生拙春花爾髮春

詩書留古道禮樂辨淫蛙蹤跡如姚許風塵亦作家

### 贈內

操作期借隱鶉衣四十年艱難堪負戴嘯傲亦林泉  
白髮花前爨青松雨後田躬耕歌綺角誰識伯鸞賢

昆兒札至

憶昔長安道蕭風消水隈今朝開子札亦自此中來  
旭日傳烏鵲晴霞覆客杯皇都花色滿萬一上金臺  
送舒漸鴻赴蒲守吳璞懷約兼寄吳公

匹馬酬知己相逢晉國春關門遙入蜀山色近兼秦  
舊好尊前密相思別後真故人稱卓魯百倍喜留賓

酬王官詹吳廬先生原韵

絮切論文日深杯送別年君仍歸北闕吾自惜桑田  
詩誦王維室已未之役公疏荐余名羞仲蔚傳雖然殊出處長

藕灣詩集

卷五

三一

五言律

放剡谿船

酬陳省齋先生原韵

春風吹鎖院門對鶴樓仙吹笛來明月吟花和野煙  
三長歸祿閑一硯愧書田賴爾文章老殷勤共百年  
時修楚通志開局鎖院公與念蒿胡公皆同事

其二

被襖晴川好輕舟忍獨歸片雲驚鳥倦雙鬢狎鷗飛  
初日留佳句澄江愛落暉君家多令子不語意微微

酬學使胡念蒿先生原韵

燕會歡何極離筵忽自今空將芳草意相對暮煙深

別調餘湘瑟孤懷託素琴他年班馬彥南國許追尋

酬熊元獻原韵

別懷兼夙約十載一逢君薄俗方如夢貧交始論文  
離騷餘宿莽南國定煙雲會取如椽筆刪詩繼汝墳

陳仲夔夜坐

極樂是新知高齋意得時牕分千嶂雨樹密一燈帷  
花影隨書帙鷄聲報酒卮憐余有千古白髮許差池

顧黃公再過草堂

藕灣詩集

卷五

三二

五言律

昔到猶能記今來喜更狂候門添稚子堆案有文章  
四皓原非仕三高忍獨藏他年書歲月重上野人堂

其二

老却周顒非難分覺院茶壺衡非我約把臂卽君家  
竹暗當牕燕山明隔岸花良朋真可樂大羣更誰嗟  
丙寅讀書示昆兒兼憶其外舅劉千里

細雨戀絲絲長雲碧綠綠滋難書移舊眼閱華念斯兒  
名豈三冬得身隨萬卷宜汝如堪蹴踏莫誦老夫詩

其二

大業推真長人言汝外家編文難李漢問字久侯芭  
經術窺時移憂心感物華人生有千古世路不堪嗟

贈弟晉象

勞勞青林道江湖一徑通飛濤生肝腋大壑起菁蔥  
若屐穿花舫空杯過鴈鴻相逢真恨晚相憶已成翁

其二

江閣吟初罷低徊念舊羣四愁悲不見謂令兄九虎

喜重聞堵淨環書草燈孤照雪雲芙蓉佳句好曉日

待清芬

藕灣詩集

卷五

三三

五言律

賦得焚香柱女留

看花須啼鳥啼處一花飛霽景如相約春衣喜暗稀  
爐煙香蠹蠹山塢夕微微高閣簾初捲佳人醉未歸

問道

問道 戀輿符殷勤拜孝陵思猶降舊主禮不墮前

稱石馬鬼飛動蒼松氣鬱蒸玉衣無寂寞日月在高

層

其二

倉卒銀錢日先皇渴葵時大儀雖稍稍 帝鑒已垂

垂異代神靈聚崩天骨肉怡昌陵勞萬馬可怪故元  
癡背元發宋六陵獨太祖昌陵即之則不見每寒食

屢得金會公檢討都門札

我所思何在思君在玉堂高吟撝鳳閣點華話荷裳  
七葉文章妙三春鶯燕忙金張原舊侶相聞故相忘

其二

竟得讀書人皇皇主眷親上尊開瓊瑤寶炬列絳綸

旅夢依靈闕鄉思寄隻輪暫歸披繡篋應見錦袍新

自注時上親試詞臣會公列上等○會公札有暫假歸里之約

藕灣詩集

卷五

三四

五言律

檢篋見藕灣圖

老樹對人居苔苔徑自如溪山曾有託花鳥愛吾廬  
筆墨多何害耕漁計漸疎尚留淳朴處圖四或難書

秋野五首川少陵韻

百里見秋蕪寒內晚靜虛村花聊到眼歸燕尚懷居

夜爲高人冷田從醺後鋤偶過修竹裡斜日落溪魚

其二

夕露沾衣恐松風願不違斷蓬飛欲轉北燕書如歸  
漁父知今渴柴桑怨故非庾園三韭好寧羨北山薇

其三

翊翊天心正漫漫草路長岡寒無噪鵲月瘦有餘光  
野水憐砂銑溪燈愛密房瓜橙分已徧枕單只遺香

其四

錦澗誇佳嶺霜楓葉紅山高鐘戴月江落水寒風  
自古悲無異千秋典不同曾從三隱後駐馬問遺宮

太乙宮在  
東林寺背

其五

老畏漁樵苦歡隨童稚羣最香愁後到莫落最先聞

藕灣詩集

卷五

三五

五言律

在野何妨俗栖山每愧雲書臺遙施望溪谷有參軍

鮑照讀書臺  
在東衡溪處

閉門

閉門何所見歷歷五朝時鬚髮曾禁此兒孫竟不知  
竹書勞聖主紮閣半忠遺萬古東林骨長來草澤悲

後秋居述懷五首

老至難爲客家負畏受恩豈能齊上室聊欲淨柴軒  
數鴈丹楓落窺雲夕照昏繁華五濁命契濶久忘言

其二

徑瀝苔階冷秋花始一黃老人愛遲暮惜此簾外香

獨坐繁星入低枝宿鳥忘我生成懶癖天亦倦年芳

其三

高軒皆栗里愛我藕花廬一睨驕千古羣葩壓卷書

倡酬裴欲滿生秋夢難疎今日看羅雀清風尚穆如

談長益劉千里顧黃公  
數枉齋中談劉今廢

其四

處處學逃名無能幸有聲喜蒙才子怒開向野雲輕

丘壑前朝約鷗鳬近代盟鹿鳴終草食不忍聽吹笙

藕灣詩集

卷五

三六

五言律

其五

歛屢迎霜緩端居閱歲深凌凌秋漢月惻惻草蟲心

氣候過言笑風燈變衿衾殘花一二朶留著照衣襟

建昌道中

十里河堤路青竹作扉月隨沙檻曲人傍晚花歸

來往勞車馬溪橋隔翠微藍輿饒逸興燈火夕依依

贈黃明相

秋風吹瑟瑟木落鴈中身蛩响溪知夕征衣薄向晨

沅湘饒杜若江漢惜沉淪楚戶騷臣在寧辭承顧頻

稼穡

稼穡初無事天心歲歲逢安時惟隴畝得意在從容  
斜日吹熒白新風對酒醴縣門何用到雞羣是租庸

新月

新月出林中纖纖見小紅直言光似朏誰道曲如弓  
黃桐舍香老清霜帶雁逢涼風披拂處星漢最高空

冬夜

老人少氣力偶倦即安眠不作無生想寧懷絕粒緣  
雨輕後放霄鷄緩故留天任運騰騰意何勞更註詮

藕灣詩集

卷五

三七

五言律

過劉千里市寓哭之

北郭書連屋東郊晝共長開尊移歲月入市凜冰霜  
遠岫歌雲黑寒流入座荒西州吾不到哀笛付山陽

搖落

搖落連書幌書堂向曉開兩行花樹合萬里碧雲來  
猶抱寒蟬約徒聞澤雁哀本非圖冕綬何計隱蒿萊

邑侯顏信庵枉過草堂

長吏冰霜操來過亦歲寒交貧清絕俗道古臭如蘭  
大度人無忌真慈衆自安當年琴鶴侶經畫正波瀾

其二

曾聞茗雪水天目自源流一徑支雲際千秋屬阿侯  
高文寒獨苦治績凜難儔我亦河干上梅花咏不休

雪中姪翥見過

門閉朔風回天寒歲屢催開窓嫌俗鳥掃徑候新梅  
忽見同雲下翻驚小謝來幽蘭如更奏倘得盡餘杯

丁卯冬晨兒北上

南窓方菽水北闕又車輪馬踏新冬雪衣沾舊館塵  
放開天地眼收拾古今人爲有千秋在殷勤勸此身

藕灣詩集

卷五

三八

五言律

接攸水費瞿如詩詩集

宣信懷沙侶湘雲隔一涯幽思成遠夢高唱入巖花  
瞿如居名 墨妙千狐腋霞箋萬點鴉瞿如有集古白  
桃花巖 唐宋明諸作白  
頭無限意遲暮不須嗟

其二

蔽日山兼雨孤忠屬薜蘿門清湘水戀身老岳雲多  
家國蹉跎盡文章魁魁過無容懷魏闕相慰兩漁簑

瞿如已登賢  
書華 攸縣

藕灣詩集卷之六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最佳品輯

七言律

昭明臺

亦名文選臺

漢水千年去不回天邊樓閣迥崔巍危簷獨越雲  
上畫棟會飛峴雨來賓客淹留梁苑賦離騷凄切楚  
臣哀當年事業推牟杜猶數風雲帝子才

其二

高齋良業漢江濱客思登臨日暮春六代英華開宇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宙萬家鐘鼓接星辰近為苔碑久蝕陽水字碧瓦新

分魯殿塵

臺毀多取裴蕭書瓦為之

寂寞興亡成底事敢因詞賦

動傷神

謝公巖

謝希逸也側有仙人洞

洞口陰陰雲作扉謝公風物古今稀曾驅石磴過戎  
馬欲鎖仙人任翠微天外草生詞賦井雨中春長磬  
蘿衣巖造兒女長堤上閒數前朝說是非

叩叩道中

河山三晉舊稱強上黨風烟接太行赴敵李同心自

赤處裴毛遂策偏長獎獎艷女催征騎片片寒衣下  
夕陽獨向叢臺高處望令人却怪武靈王

春感

雙關崔嵬玉殿東車書萬里帝國雄先人七葉栖遲  
地百代風流感慨中豈有新詩工入洛尚留餘筆罷  
從戎低徊懶上金臺望獨倚春花看朔風

其二

卅風城頭曉漏遲夢回長欹髮先知祇應夜雨添松  
徑不待秋風憶桂枝候館悲歌留物色夕陽車馬易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夷其故園朋好叮嚀久白首逃名正樂饑

贈宋荔裳先生

燕臺景物舊神京春日逢君鶯正鳴遂有大風來海

岱須知宋玉是平生邊關草檄驅騾馬越嶠論文長

杜蘅問道卿陽新出獄果園凄切倍傷情

時荔裳誣係勅出

投贈曹秋笛先生

時先生備兵雁門偶至京

先生詩賦迥難倫古調憑凌意氣真沈潛已能兼杜  
甫豪華曾不數陳遵尊前對客驚風雨塞上悲秋動  
鬼神早晚却從絳帳侶十年猶自慰沉淪

徐州

楚王宮闕不曾留  
馬登高一望秋  
藜閣尚然鴻寶  
字黃樓終壓大河  
流龍山仙客千年  
鶴燕子佳人十  
載愁時復歌風  
臺上過沛雲豐  
雨正悠悠

王言如司李招集

中原事業久聲華  
旌蓋遙臨靜不譁  
高閣臨橋流水  
遠晚風蕭瑟夕陽  
斜好留濁酒能招  
隱爲有新題早  
放衙慙愧梁園詞  
賦客漫分清酌到  
梅花

黃漢崖招集却庵

藕灣詩集

卷六

三

七言律

正月已過春風長  
霏霏百草夾道香  
使君把酒喜不  
歇古寺邀予興轉  
狂侯吏乍隨晴雪  
滅深杯恰共野  
雲翔有時北望群  
峯裡却指茅廬是  
我鄉

九日集黃漢崖署中

年來無事只躋攀  
時逼重陽興滿山  
令節豈隨衰髮  
懶風流那得使君  
閒迎涼欲醉非范  
酒九日製迎涼酒見玉燭寶  
典投轄經宵片放  
開此夕高齋隱禪  
岫依然秋色破

徐顏

懷劉千里讀書漢上九真山兼寄李過廬廷尉

故園西望水悠悠  
水國蒹葭悵別愁  
已識芙蓉江上  
佩更聞麋鹿洞中  
遊花黃酒白依禪  
榻水落風清見  
素秋爲問千公高  
大宅幾人車馬慰  
綢繆

果往志懷

一別臨臯烟水空  
朔雲關雨滯歸鴻  
應知首善勞明  
主故遣詞臣繼國  
風燕市黃金酬駿  
馬楚人白雪薄  
雕蟲猶聞錦字能  
相憶怪爾論文到  
桂叢

冬日同劉千里楊介子舒和臣山鐸上人集劉

藕灣詩集

卷六

四

七言律

侑宗草堂蔬食飲菊酒

河干四面擁芳洲  
河上遺民一徑幽  
獨倚寒塘安稼  
穡偶逢殘雪到林  
丘蔬蕘訪道餘龐  
蘊茅屋看雲見  
惠休此日白衣能  
載酒何妨松竹久  
綢繆

歸來

歸來不覺髮如絲  
下馬愁看靖節詩  
稼穡豈能酬國  
稅兒孫粗解讀文  
詞絕交書就南牕  
下客膝居成積  
雪時惆悵只堪杯  
酒近種花差得蒲  
軒墀

宋牧仲使君新建亭閣洗墨池上邀予遊覽



荒坡瓦礫年子瞻云去年峻閣何年此地雄  
華舊知勞夢鶴呼尊近欲傍飛鴻歟動蛙口池邊月  
宛轉桃花檻外風楚故載洗墨池蛙口食墨而聞有墨子瞻於坡側種桃花茶  
南堂幾易處尙留餘墨江東子瞻寓定惠院未久移臨皋亭作南堂著  
易西九卷不在清墨池也

擬古

漢皇雅意重遼城萬騎千羣事遠征塞北砧聲入易  
老湖南草色雁無情機中暮雨疑三捷夢裡寒雲共  
五更最是新婚旋帶甲虛傳夫婿一書生

藕灣詩集

卷六

五

七言律

宋牧仲使君督漕便道返自金山至漸出詩相

示兼道談長益宋荔裳見懷之意談病且老

屬思更篤久之計至

行儲使者惜忘歸蠟屐舉雲坐釣磯芳草一簾天迤  
碧寒江萬派鳥初飛高吟夜動蛟龍窟古樹情垂薜  
荔衣聞道南徐談處士強支病骨問柴扉

其二

兩湖城畔舊聽漁隣竹新庵更闔廬過我共鴈千里  
月知君多讀十年書東陵草色愁難盡北固江聲憾

有餘此日孟光親作誄墨池空洒夜臺裾

齊安寓中沈友聖夜集時沈自雲間往吊顧

獻侍御

臨臯亭畔舊磨礪有客吳松學贈鱸南國風流當座  
入西山月色照人孤江通范式三春棹玉荇徐孺一  
束芻自是織簾高隱後獨行端不媿菰蘆

贈楊職方鄂州

楚甸勲名僅數公青冥灝氣更誰同千秋大業關西  
彥萬里長濤祖遜風許國有能追馬援耽佳原不數

藕灣詩集

卷六

六

七言律

揚雄人生意氣難如此麟閣應知第一功

其二

曾聞冊詔出蓬萊萬里旌麾使節回坐擁象魚還北  
極始知司馬服南垓職方天外傳周禮汗簡中朝識  
漢才近復蒼生絲竹裡可能終令澤鴻哀

偶職方召飲洪山別墅贈人玉奇在焉賦贈

鄂城九月未驚秋片柳汀花載莫愁恩重玉奴頻授  
色情傳法曲暗會羞圍棋日煖藍田夢解袂風生杜  
若洲向夕綺筵車馬散洛神無計芻同儔

其二

窈窕佳人玉作肌，曲中爭唱比紅兒。髮疑行雨欹斜後，笑比含桃爛熳宜。松下同心應結汝，漢濱雙珮早遺誰。碧城十二都如此，好向人間話舊癡。

以慰之

丙辰菊月廿九晨，孫三十初度，檢得瑛喜箋詩，廿載趨庭，今已壯分，其時復十年餘，揮毫欲續西京業，射策偏艱北闕書。多病馬卿終意得，黽顏秦相竟何如。老夫才力猶強健，佇爾操觚入禁廬。

藕澤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律

梅雪侯重九過訪時雪侯以西粵州守暫歸侯

補

五馬歸來鬢未華，政成此日暫桑麻。他鄉去國君恩重，令節懷余秋興賒。細雨暮霏山際展，園蔬清見野人家。東籬亦有陶潛菊，敢向風流刺史誇。

和大藏綠雨禪師見寄韵

好向東風惜別顏，何如風雨在深山。馬非支遁猶傳癖，酒愧陶潛興未刪。天上有愁雲寄托，人間無事水潺湲。相思彷彿依蓮漏，步到芙蓉第幾灣。

傷鄂州楊公

閒來無事見天涯，慷慨深杯念物華。雨恨新知埋宿草，風搖舊夢老春花。書成漠漠啼鳥起，別徑蕭蕭去鴈斜。黃鵠磯頭江漢水，只今誰是子雲家。鄂州已歿，玉奇別嫁。

佳晨佳品訪顧赤方園亭集飲赤方各贈以詩

辟疆園在滄江上，曾放疎慵蠅屐通。敢謂兒童稱賸客，故從松竹假清風。雲霄謬許依千古，麟角應知愧八龍。赤方子才力我能貪把臂，諒携尊酒更墻東。

寄懷九江郡丞江在湄

藕澤詩集

卷六

八

七言律

茂績江州第一家，黑頭此日待宣麻。憂時不畏宵鳴柝，夢筆何妨曉放衙。天外芙蓉窓內岫，水邊亭榭鏡中花。風流司馬今旄鉞，無事琵琶隔絳紗。

其二

意管匡廬曾蠟屐，摩崖風雨半沉浮。使君近作千峯主，老嶽寧辭九疊遊。蓮社留賓花欲醉，龍眠落筆畫如秋。相思咫尺勞相訊，會倩雙鴻減舊愁。

時逼重陽遙雨彌月

漫天風色暮蒼蒼，共說深秋送薄涼。木落祇疑山漸

瘦禍肥時見雨初黃貧來鴻雁看難好老去芙蓉製  
已荒仍囑藥欄鋤小徑明朝倘莫負重陽

其二

悄雨沈雲暗薜蘿無端生事憶漁簑歸田自合張平  
子種樹何勞郭橐駝世路興亡愁髮敗中原格鬪鼓  
聲多笑將老眼秋霖外待插黃花學放歌

落葉

門裡寒花尙半開窓邊林葉乍飛來能飛啼雁風初  
落忽伴吟蟲候屢催帳冷餘香紫淺夢燈黃殘卷倚  
藕灣詩集 卷六 九 七言律

深杯哀時欲作幽通賦慙愧班生萬斛才

汪十雲廣文召集衙齋因留並榻

鵲岸烟波問草佐茅堂猶隔讀書眠何期白首芙蓉  
坐更醉青瑣肯蒨簷門帶河橋清共賞楊留霜月夢  
相連才名自古推年少不笑風流老鄭虔

胡弦勒通籍三十載歷和丞即署憲使以粵轡

請告歸里枉過草堂四首

妙年風雨見龍文濺墨翩翩迴出群異數已知傳漢  
傳漢劉向以孝廉舉安帝擢爲長才偏不愧劉蕡行  
傳第一官少傳弦勒亦特恩

河慣識桃花水主計頻瞻楚國雲十載爲郎寧滯迹  
鐘聲長樂御香焚

其二

南寧城接古潯州石燕橫槎亦壯遊銘績擬連威武  
枉籌邊終上月江樓先人薄宦曾俎豆先曾祖石岡公別駕潯州  
舊祀名宦此日孤吟憶喚咻早晚一祠無寂寞白雲  
左江蜀地 猶自慰綢繆

其三

銅柱天南報合圍尉陀坐大更娛威尉陀在南粵以威自娛  
藕灣詩集 卷六 十 七言律

其馬援風初落轉餉劉安日再揮不盡君恩青瑣詔  
敢餘臣力薜蘿衣扁舟一石浮湘穩陸續而今銀獨  
歸

其四

油幢漸釋他鄉夢使節高懸報主時尚有故人能使  
飯何妨別掉引相思荒村餉麥兼吹籥好樹移尊便  
聽鵬更向暮雲携手約百年青史白頭知

四明劉仁規長寧羅雲驥鄂渚秦十臣同里舒  
漸鴻雅集藕灣翌日仁規作藕灣圖見寄

三十年來感歲華茅堂不愧野人家石如虎豹迷春  
雨徑入松杉爛晚霞盡日招邀同飯祿數聲鷄犬在  
桑麻池荷蕪盡無消息欲倩輕陰老樹遮

其二

四明詞客號雲林竹素頻携到碧岑萬疊晴嵐供指  
顧一丘灌木自悲吟經營屢貌華山屐慘澹能窺國  
士心日暮不堪歸鳥盡閒呼片月照鳴琴

再閱藕灣圖書感

阮籍千杯空傲世向平五岳亦謾人三更風雨愁邊  
藕灣詩集

卷六

十一

七言律

屋一樹烟雲杖底身落落獨餘貧尚在蕭蕭偶僭容  
爲隣畫圖不作桃花色豈爲南陽更問津

山居

已是深岩更闔廬長松石磴兩蕭疎朝雲暮月時相  
守去燕來鴻迥自如詔未王官先阻絕時都門有  
辟之典王姚  
宋三公以余應而李嵩岑謂余懶  
貧且老不宜勞以道路余感之  
居仍嵩岳舊揮鋤  
他年踪跡如堪問並喜曾無却聘書

其二

身世粗知行路難諸兒終許屬盤餐會遊京國非通

籍爲熟風波試釣竿不盡名花咸自種慣收殘帙喜  
重觀無端忽報巾車客強欲開門懶着冠

庚申六月二十六日雨

數載朝饑仇早魃暫時一雨卽波臣直穿海氣迷牛  
馬畏壓潮頭辨鬼神急浪浮屍胡迫促陰風頻卽太  
酸辛分明野老聲聲哭欲歛驚魂聽未真

其二

萬曆年間一老存殷勤猶話答煩冤桑田舊壘多興  
草白髮長河變子孫魚腹佳人曾翡翠斷虹明月幾

藕灣詩集

卷六

十二

七言律

黃昏天啓癸亥樊氏婦方曉粧水至漂沒  
崇禎戊辰龍雨春風橋斷民多溺死終人我亦  
番番嬰鳩杖閒扶恨屢吞

其三

近聞京邑尚飄搖何況山城舊次深奔岳亂垂華珞  
蒲驚寔白捲雪山驕蕭蕭民事勞鯨窟黯黯天書託  
聖朝此去東南咸澤國倘能災祲一齊消

過蒲簡臣邑侯署中因留夜話尋示以詩次韵  
百花深處漫投箋携手春陰欲暮天嫉俗幾希憐政  
虎彈琴此日靜民烟古詩民  
動如州訟庭月滿鳴鷄後繡被

香焚畫閣前不有坦懷能濟物安知下榻古人賢

送劉仁規歸四明兼懷姚江黃太冲先生

永寧城北藕灣路汝到官衙肯獨知清閑豈應沈幕  
府元龍猶自宿高枝三春花雨憑飛翰亂水兼葭只  
夢思昨日一杯深樹下片雲老石爲誰遲

其二

寒陵一石未知希憶鱸秋風願莫違舟楫雁鴻時一  
叫雲霞書劍客初歸荒荒果同青松茂悄悄魚津綠  
樹肥更向鹿門妻子話故山新製薜蘿衣

藕灣詩集

卷六

十三

七言律

其三

每因高論識黃公漫滅懷中刺未通祇爲故人翻帶  
迹時予友李嵩何緣別舸一乘風如霜短髮兼秋白  
捧日孤忠帶淚紅聞道世家青史在太冲爲忠端海先生長公

天雲物幾時同

汪十雲廣文寄賀歸自京師

猗蘭宮殿氣霏微劍佩趨同咫尺威煖日風花燕市  
駿形雲仙仗使臣衣關門曙色催蠻女古道旗亭貴  
落暉自是儒官多寵過何妨首藉到家肥

顧赤方近善病伏几作字說不倦喜寄

汝今六十鬢已斑喜汝論文每破顏老夫道途生髮  
潤書成筆墨憾間開他年難字何人識此日虞卿興  
未慳爲問江干沙石夢史篇終不負名山

雨夜同陳仲夔校定王子雲詩並贈仲夔

七十五年老鬢侵強將春雨對愁吟一燈漠漠才人  
字萬卷悠悠客子心楚國讀騷宜漢渚江樓吹笛失  
雲岑知君賦手空前輩短髮如余肯盍簪

橙花盛開率爾成詠

藕灣詩集

卷六

十四

七言律

苔堦砌竹夏紛紛亦有高枝迥出羣老去每羞花似  
霧樽前不羨蝶如雲呼兒長日書籤响謝客雙扉夕  
鳥聞但使晴霞背北牖無勞飛檄控南軍

讀學憲蔣慎齋先生日懷堂集因事賦陳兼致

鄰私

陸機文賦舊知名才藻風流更百城共信騏驎非地  
上旋驚鵬鷖自雲程罔門坐廢千金市舊本堪箋乙  
夜樂已是老臣經兩後猶傳年少一書生

其二

吉陽山瘠舊榛荆樹舊新聞鴻鴈聲一自錦文花柳  
烟何勞桂屋吏縱橫冬官无甕傳烟蚪頻壁于旗長  
蕙衡最是一坏忠烈士幾番揮淚勒幽貞

其三

諫垣清閤御烟遲歷盡青蒲南嶺絲豈謂聖朝多閤  
畧忍令臣職久差池帝臨自備宵無寐日映丹心曉  
自鏡但使龍顏貪折檻不須焚草更題詩

其四

人言朝奏到荒陲貴筑王畿迹未移鬼斧神工皆兩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露鐫金勒石總訝奇夜明

點中

亦識天蔡

公闕字情

馬公在平越與督撫某同

高懸葛鏡碑千載飛雲新

建伯何妨三薦守重麾

其五

楚南格鬪罷鵝豚楚北征輪更暫煩文教漸敷三澤  
遠軒車環囑九疑尊岳雲澤雨羅湘瑟漢廣江長識  
化原試讀元和文起牘一盼期藉已兒孫

其六

門掩寒塘稼穡秋多年尺素罷林丘貧來不羨三公

望老去徒披五月棠桃李雲霄空想像斗山事業敢  
綢繆殷勤欲慰平生願敝帚類陳規復休

和弟師石見懷韻

漢江風雨舊相期共閣遺編萬古思客向鶴樓曾載  
酒興來蕭寺更題詩十年車馬君偏壯一榻行藏我  
自悲此日雙魚頻到眼草堂花放月初移

贈王丹類

並序

丹類居去余二里許其祖太生風晨月夕因  
不余致老屋數椽負松倚竹楓林翼之一榻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臥吟者松風亭也亭盡處西府海棠一株太

生出所著書海棠花下漉藏釀而讀之紅光

冷暈更饌玉版則入夜尋芳草模糊歸矣太

生下世近十年千再訪丹類亭圯竹衰海棠

亦剪去丹類猶坐余松風中

故人曾與共巖阿載酒頻驚筆墨多風靜藥欄紫別  
相日高紅暈冷香蘿每憐三世余偏老為有千秋子  
更過莫厭兵戈饒廢棄斯垣荒雨正婆娑

別仲葵

謝卻綺純許再來前身廬嶽亂雲閒祇爲湖海添車  
轍故遣煙霞上酒杯落月尙疑香洞通荒鷄偏叫讀  
書回春明門外明年事盡掃花磚百尺苔  
仲藝幼時  
病幾絕遂

其二

曲江聽賦未尋常別館相逢喜欲狂落落無心多禮  
數忽忽有夢接匡牀天垂暮雨懷愈切話到歸帆意  
已荒南北行藏同一別三千里外各相望

陳帝侯曾以詩見贈今茲歲杪輒復枉過

藕灣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律

郊原日瘦門愈靜忽枉高軒百里過歲逼酒杯梅影  
亂話分霜夕雁風多人間亦有其閒客座世誰爲大  
隱歌慙愧隔年懸榻意尙畱藜杖慰煙蘿

書懷

野人合作讀書人野錄初成感慨真曲徑寒松老識  
字青鐙白髮暮忘貧無端宿雨牽懷抱是日新編伴  
隱淪爲囑兒孫勤護惜名山到處有風塵

秋夜讀綠公諸刻志喜

紅藤綠橘朝朝作白髮青燈事事幽忽有新書能愈

病方知妙筆喜驚秋貧披破衲愁堪慰老愧頭陀憾  
不休爲囑侍兒遲報倦高吟無意數更籌

蔣日懷先生報楚學政歸泊江州余不克別  
來並寄其近刻及全楚牘至

百花亭外雨冥冥画舸秋風入暮經滄浦浪堆千頃  
碧匡廬雲壓數峯青削成郢曲知誰和賦就湘靈喜  
其聽恠我尚遲王子掉一函書到夜燈螢

花朝大風

花朝花發未全舒春滿昏雲凍滿裾潦倒綠楊心斷

藕灣詩集

卷六

八

七言律

續顛翻紅樹血蕭疎粧成繡閣簾難捲焚盡殘香下  
到初獨有老人閒不徹木棉衣重喚鋤蔬

贈太守王元公先生

翠華金闕號明光曾捧瓊琬出建章  
公受知  
御試 屬國才

人原斐亹神京事業本輝煌  
兩任  
畿內 帷開橘袖天容近

地接江州雁影長寒碧堂前秋興滿偶從高閣詠笈

簣  
公時修  
竹樓

志院歸胡念謫陳省齋王涓來熊元獻諸公各

以詩餞胡獨凄然淚下因書志懷

春老西風一艇橫故人相送雨初晴高筵自聽梅花落  
人客難看柳絮輕萬里煙波南浦色幾家筆墨大江聲  
就中一叟皤然淚囑向山園耐耦耕

甲子元日同志院諸友登黃鶴樓和徐子星方

伯送客韻

仙人樓閣迥嵯峨蠟屐尋春見淺莎禹甸乍開新日月  
容懷猶數舊山河天回七澤歸帆遠日煖雙洲過鴈多  
自是使君饒逸興梅花故故起清歌

秋興八首用少陵韻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少小幽耽碧樹林每逢秋節獨悲森生當楚國驕爲  
命地擬南溪歲載陰黃菊滿籬知向我清蟬羣噪竟  
何心年來幸減征衣淚雙杵無煩急戶砧

其二

綠擁春暉報日斜夢我聲裏送年華陳情李密空餘  
表奉使張鷟未趁槎自註余生一月母亡育於王母劉後王父母官蜀余未得從  
白首爲儒猶賣卜青氈有淚更聞笳只今暮木驚黃  
落縱老難看靖節花

其三

胡然清晝更無暉廿載鮮民帖望微慘慘西風曉淚  
落淒淒莫雨見身飛自註余年二十先君復見背雪嶺草就天何  
在鳳閣書成願竟違曾向帝壇尋履跡忍偕行樂學  
輕肥先君年三十登賢書公車讀書天墮先君詩草名雪嶺集

其四

顯祖神孫類奕基列朝弓劍總堪悲烟沙北關黃塵  
日禾黍中原百戰時蜀洛黨成邊慮少貂璫勢就提  
書遲年年杜宇聲中血叫盡孤臣故國思

其五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懷宗橋嶺是煤山血詔殷殷出此間卽有遺民空舊  
國竟無神將入重關珮環俠骨隨貞后溝瀆忠魂哭  
聖顏爲問景城諸相國肯勞青史列朝班

其六

日日高吟洵白頭萬山深處喜兼秋每逢風雨偏留  
榻財別煙霞便寄愁茅屋幾間時放鹿芙蓉數畝獨  
盟鷗曾從蘇嶺師皮孟不羨江州與道州

其七

紫芝燁燁漢時功萬古終南感慨中但使山鷄安竹



徑何勞俊鶻待天風穆生醴酒終辭綠秦地桃花肯  
放紅聖代元纁原不易羣公莫笑任山翁

其八

鹿門廬岳舊逶迤亦有雕虫號藕陂綠筆豈能天狗  
賦宏詞羞借上林枝湖湘屢倩諸兒說自註大兒鼎  
勝二兒最四兒環猿鶴愁禁故友移七十只今年又  
曾作洞庭瀟湘遊

懷郭聚五湖居

烟雨江干舊卜居况兼秋色滿芙蓉新詩百首兒能

藕灣詩集

卷六

王

七言律

讀曉日三竿夢自如奴橋喜知供夜飲盟鷗飛欲傍  
園蔬故人近有人倫約定倚仙舟學釣魚

吳璞懷守蒲以封翁艱歸里余往唁之

青林江色旌旄素幔歸車帖望傷苦傍殘秋悲了  
含淚隨衰髮濕佐堂白華身在君恩重紫綬封地國  
昨長勉與故人陳別恨蓼莪聲裏亂寒蟄

其二

太行山側憶清暉左右循良願不違大海紫淵傳筆  
札璞懷前  
任萊陽中條桃洞寄芳菲篝燈未信雙旌遠嘯月

難開五夜屏洵是河南新太守西京治績古來希

懷雲外和尚故居在湘陰神鼎

鳥跡雲陰三十年冷鐘疎磬亦蕭然北風秋老祇林  
月南國燈孤髮雨天花竹影搖疑入杖江籬露落尚  
堪寒浮生訪道同龐蘊欲泛湘流吊暮烟

雨夜

竹霧松雲曉共催寂寞何妨細雨來青氍坐裏香干  
纓白雁聲前酒一杯老婦擎燈猶照字釋兒繞砌不  
禁苦殷勤笑指荷衣冷莫學龍山更剪裁

藕灣詩集

卷六

王

七言律

寄宋牧仲中丞

一別忽忽十九年風流屢借赫曉傳新詩宋璟君能  
寄廣平多寄  
張說詩舊業陶潛我自憐今古交遊軍笠裏山

其二

曾聞定浙出銅梁司馬前驅頃更忙楚兵驚動攝豫  
章公疾驟定之  
龍亂敢辭車瘡瘡乘風不見水湯湯但知老將軍客  
重寧有歌兒舞袖長最是此時裘帶緩我公親製壯  
猶章

豫章署中口占別宋攸仲中丞用劉山蔚送別

韻

溪山一杖破青天，傾試人間訪戴船。止爲金門留晚節，故勞松栢減殘年。板橋霜重愁分手，涼月尊空畏獨眠。幕府不須頻顧盼，梅花先載早春還。

商丘劉山蔚宋山言餞別滕王閣

城南霽色曉浮天，古閣嵯峨照別筵。半醉竿杯兼豫楚，高歌風物自山川。昌黎作記身難到，童子何知叙竟傳。二妙只今詞賦客，好留碑版動千年。

藕潭詩集

卷六

五

七言律

再過王柳度石門菴登菴側書臺

天上青山山上臺，高寒突兀向天開。周遭松影穿雲出，浩淼江光帶月來。卻杖喜登書萬卷，看花含笑酒盈杯。狂談不盡平生憾，空憶當年鮑照才。

左上有鮑讀書臺

己巳元日試筆

青帝初回喜復親，鷄鳴五世聚芳辰。梅花夾屋香光動，椒葉傳觴露氣新。信是草茅留太古，何妨禮樂近比隣。老人不羨驚人句，百倍清修一味真。

九日同晨兒登望

金車嶺上拂金風，落葉村頭一鴈逢。隻杖短隨鮑背

老，數峯晴見酒杯空。荒原草木驚心裏，先祖母墓處殘月

旌旗過眼中。世事不須愁轉燭，且將衰髮學飛蓬。

送劉斗次令建安

紫霞洲北溪山遠，萬古真儒眺望時。地有清風留鶴夢，人傳霜操滿花枝。家餘驄馬前朝舊，學繼屏翁聖代宜。老友一尊先拭目，數行召杜引相思。

藕潭詩集

卷六

五

七言律

藕灣詩集卷之七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場佳品  
晨翠金輯

五言排律

湏口觀月

漢舟云久住江月復初明  
鼓嚴方疊之一通謂方言

暮自并波瀾貪宛轉洲渚若逢迎  
旅况依漁火春星

照水聲長年請晚霽客婦數新晴  
徙倚看難厭高吟

近五更

雨舟

藕灣詩集

卷七

五言排律

迹經雲杜春陵傍帝居客舟愁僊蹇  
高詠傍鳬鷺

雲物全依枕帆檣總繫書未分雲夢澤  
難眺鄂鄢墟

雷走垂楊岸沙崩禹席餘滅言聽滴瀝  
燒燭挂襟裾

寂寞殊忘侶謳吟乍啓予生涯方稍稍  
白髮念遽過

游詠誰投佩鄉關且釣魚來朝煙浩靜  
縱目更爲初

王言如司本以微攝至邑招飲

井邑難姑置刑官始載驅殘黎瞻馬首  
高興及吾廬

夙契緣詩重羣情藉論蘇昌言悲束手  
悄語輟提壺

泛愛諸兒問漢更圖角呼慈裏清耿耿  
坦步立隄隄

雲暗燈前憾參橫醉後娛開闔看禮數  
符後話孤蔬

有道今如此時賢豈信乎塩車重拂拭  
莫自厭駘驚

寄贈胡弦勅都丞兼述令弟石存同舟歸楚二

十四韻

令德前朝著芳聲世族傳康侯應有子  
安定更多賢

榮戟將軍望縹緲國士箋如竿難入廐  
似豹解連錢

大被姜肱榻餘裝陸賈筵人傳荆樹里  
家誦鶴鳴篇

弦勅先光伯先生仕潮參將廉讓  
孝友歸以家付仲仰弦勅尊人也

學草佐一朝舒羽爾萬里見喬遷轉栗  
輪千舸行河

藕灣詩集

卷七

五言排律

且八年高吟尋李白守正識常賢  
畫鶴齊兼舉干旄

管共弦軍戎聊隔地治績魯連前  
弦勅而河清宅州判尋還東呂同知

坐客誇文舉遊人禮仲宣  
蒯緱歸似至鸚鵡酒如泉

附驥如余魯驅驅始自燕  
經春疑阮藉久客笑張騫

到日披襟易他鄉握手便綈袍  
朝挾纊紫爭夕臨筵

敢作曹丘舌難酬祖述鞭  
忽離燕笑忽忽理歸船

兩長徐淮霧風生楚漢煙  
繁華歸浦夢景物曉鐘眠

坐得雲霞侶心知筆墨緣  
如仙堪共慰何厭久周旋

贈楊介子兼述數年聚處之雅

寂寞推揚子，躬佐自壯年。著書原窮究，訪道日精專。

半陽疎鐘夜，寒香古佛前。繩牀千似意，蔬食合門禪。

龍息穿情壤，悲妻種火蓮。介子奉佛最久，妻亦然。伊余同燥濕，

過我共圓旋。乙夜留燈靜，三春聽雨妍。奇葩看節候，

好鳥識林泉。大樹團如蓋，堦蘚碎似錢。應門供几熟，

稚子擎尊便。杞梓先生譽，張皇達者篇。風霜敦晚操，

日夕有陶甄。

贈宋攸仲使君二十韻

太保論功日，先皇建極年。河山新帶礪，簪綬舊貂蟬。

藕灣詩集 卷七 五言排律

元老書家祿，宮門詔月賢。金張原奕葉，衛霍本聯翩。

走馬風雲幕，繫弓錦繡筵。如仙借羽獵，似玉照蟬娟。

欽近悲龍馭，忘機操易弦。攸仲以侍衛補今官。梁園曾賦雪，綠

野暫歸田。慘淡侯生後，朝 栖遲賈傅前。子靜 詞塲聯補

較雅頌更蹄，茶藝圖長藟。荷詩壇拱潤，灑追蹤綠項。

挫提筆總雲煙，楚國騷人博黃州。景物妍君來，乘史

績暇日，必山川。惟石留僧供，長江刺鶴船。欣欣勞阮

聚肅肅，展已箋。五夜秋燈字，三年莫雨天。微茫從指

顧，杖屨悉陶甄。下榻堂猶雪，趨陪月過圓。斯文曾才

陸敬賦采葑篇

贈學憲蔣慎齋先生二十六韻

惟嶽生申甫，天人淑氣昌。高文馳虎豹，妙德稟璋璚。

舊圃仍三徑，新書公試牘曰新書式百王。紅綬矜賜餅，錦帳

掛珠章。煦煦春開幕，蕭蕭水滿裝。水大 禁垣方苦蘗，

巖邑已甘棠。從此天顏近，相將日駟長。四宵風歷歷，

三進語莊莊。檻折偏承寵，鱗批更念狂。阮咸寧出守，

賈誼乍臨湘。欽鍔文匡岳，驅車到馬場。孤忠萬里色，

一夕九迴腸。帝曰予思汝，嘉言夙未央。弦歌齊魯後，

藕灣詩集 卷七 四 五言排律

新撫豫章旁，白雪全歸語。幽蘭喜佩褱，祝融雲蓋翬。

江漢水湯湯，使者書難譯。騷人賦獨強，騶呼服輓。

鴻鵠許高翔，綸綍從天熟。散筌匣地芳，不才甘嚼蠟。

避俗偶居篁，久銅陶潛癖。空追原憲行，芝蘭淡想像。

客路總蒼茫，砥礪懸山瑟。全家列賜牆，卑卑誰御李。

碌碌竟穿楊，感激思彈鋏。殷勤處囊八荒間，奇域

稽首藉稱觴。

注鐘如先生銓帥歸觀十八韻

黃嶽開天壤，青雲到日邊。文殊騷辨後，藻藝漢唐前。

北闕金臺重南州玉樹妍三年黃閣老

唐中書舍人皆稱閣老

百職古台銓啓事山公牘術陟來皆篇牙身趨禁陛

盡室問安眠宛宛鳴鷄側栖栖捕鯉天寢堂紫白髮

綸室待華筵豈調微臣恤翻勞帝眷先兩宮光緒恰

萬里黃雕鉤從此樞車瘡應知風為過關門將母月

旅店菜衣煙燕喜摩鮐背嵩呼拜錦箋鯉庭開雉扇

繡屋集貂蟬况復芝盈砌兼之蕙比肩魯侯松栢頌

越國汪越王後裔藻蘋傳方岳須元老移忠信大賢載觀

龍衣上奕葉耀周宣

藕灣詩集

卷七

五

五言排律

藕灣詩集卷之八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易世同輯

五言絕

桂枝年十四婀娜從風善於空中作折腰墮馬

之態淒愴怨斷之音歌以贈之

空際闢腰肢喚作通身柳三起復三眠臨風試身手

其二

短髮著階旋長虹亘天驟低聲喚桂兒輕如趙皇后

湏口

藕灣詩集

卷八

五言絕

客路春風遠孤帆水國遲夕陽湏口上常憶穆陵時

丹霞洞

訪道惟餘洞參禪喜帶妻只今霞氣滿猶其老麗栖

丹霞洞去歷

襄陽贈沈湛之

此日看耆舊題詩遍藥欄滿堂惟種竹舉酒只酬蘭

戲爲四絕

細雨化爲煙秋色澹如許却笑桂花癡濃香透士女

其二

何處驗秋光  
堦橙常在目  
橙香好上衣  
秋光去莫遲

其三

木瓜本賤微  
可憐此地稀  
願作窮鄉好  
無爲達者譏

其四

怪是西川老  
不作海棠詩  
本無香作妬  
何事太嬌癡

題画

古樹茅亭下  
相思與欲闌  
斷橋人不至  
花塢暮雲殘

洒掃

洒掃依茅屋  
低徊落葉深  
清風吹履跡  
白日照閒心

藕浦詩集

卷八

二

五言絕

題徐亦史所贈画蘭

百首稱湘引  
春莢第一花  
猶思礪礪日  
兼煮界山茶

亦史善蘭作湘引百首令齊安皆西蘭贈余自莫外佈之

山中雜詠四首

向夕春將半  
斜風帶雨忙  
薄寒微試火  
彷彿是重陽

又

楊柳可憐春  
春色柳花新  
花飛莫入幕  
已是白頭人

又

薄俗朝朝換  
任言喜自淫  
何如白髮好  
和月照余心

又首句元道州詩題

將牛何處去  
喚僕話春田  
新詩箋未了  
其種隴頭烟

又

山中何所有  
爐香對月然  
幸無天子詔  
不問嶺頭雲

又

晴天亦有雲  
颺出奇峰狀  
不願嶺上多  
恐作山中相

初秋有懷

曾共桃花笑  
輕絃繞細雨  
中今日空堦上  
梧葉任西東

鄂歸口占別顧黃公

藕浦詩集

卷八

二

五言絕

楚南新作客  
經歲復經春  
敢爲離家久  
倉皇別故人

結交行

百萬與盜賊  
一粒各友朋  
盜賊無饑寒  
可以共寢興

其二

一日各友朋  
千秋與盜賊  
友朋寡久要  
盜賊無反側

藕灣詩集卷之九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勛佳 勛 展環金

六言絕

農歌十首

片片停雲似盡山  
山綠樹如簾南  
阡穉子禱禱東阜  
老婦婆娑

其二

既醉復醒濁酒有聲無字却歌但勞靈雨按節不用  
信人更過

藕灣詩集

卷九

六言絕

其三

世上俗情無準天邊好鳥知時年年骨人饑飽處處  
喚醒鋤犁

其四

松外差差山色溪頭澹澹水聲不學柴桑醉叟一任  
種林種杭

其五

嘉禾秀而文弱驕蕩未熟已欺非種真堪鋤去一以  
軍法行之

其六

幸省長江棚毀亦無山水船嬉 俗江上五月十八坐  
棚送瘟鄉間夏五小  
龍船 亦泛 嚼盡祈苗社肉齊唱石榴葉兒

其七

夜聽蚊雷喋血朝忌雞羽徵兵細看分龍市脚怕有  
神道雲行 分龍日有雨其方不早  
又雲如神旅行不雨

其八

天上幾宵白露人間一片黃雲寸播指作田祖八口  
羅拜東君

藕灣詩集

卷九

六言絕

其九

秋日猶揮夏汗西風不換春裝忽送晚霞歸臥月明  
枕簟微涼

其十

不骨捕蛇依虎何知刺肉醫創東村婦買老茗西家  
兄要餽糖

神門庵

一徑無心芳草二門有意寒花長松應解帶商枕  
即是吾家

其二 庵奉神門雲  
外和尚像

一室遂稱神異百年盡仰高山如有千巖萬壑方知  
雪骨冰顏

其三

倚杖頻看翠色入門便問松聲既愛寒侵午夢還今  
濤响三更

暮嵐庵

雨後偏宜擊磬雲中一任焚香踏遍沿山春草細窺  
樹裡斜陽

藕灣詩集 卷九

三

六言絕

文殊菴值雨因宿

一鐙鐘鼓餘鐘夜宿空堂五更無數別來松色迸作  
堦前雨聲

其二

白駒何難過隙青山依舊堪憐老僧一鐙無事細數  
瓢笠前賢庵爲僧西齋創禪宗則神異外和尚寓  
居此月出峯下何絲雨或過或寓待則三  
昧大師說戒于此講明王門  
破顏又百如唯信余成友之

藕灣詩集卷之十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場作品輯  
歲環金

七言絕

偶作

白髮花前二十年時將佳句對花眠而今偶試花邊  
屐細雨輕雲亦可憐

又

竹牀陰幽細雨天蕭蕭短榻正堪眠香煙未盡隱雲  
入一覺清風自渺然

藕灣詩集 卷十

七言絕

竹枝詞

漁舟撒網大江中驟雨驚風四面同八歲小兒能滑  
槳轉關江北又江東

其二

陽灘江上採菱船船上兒女是漢川十月採菱二月  
去明道船中無稅錢

其三

七里三分分府水八石五斗上江船東風直送客二  
兩西客爭停泊日邊



其四

漢江歌妓舊便娘  
舊芳鞋繡錦纏銀  
日喧嘩聽不見  
見走向紅綬匹馬前

其五

汚人十月下魚灘  
斬蘆捕向湖中間  
偷得來魚連水  
賣明年菱子又來還

其六

長堤宛宛似長虹  
柳花毵毵桃花紅  
籠車挽泥隨號  
長旗向東風鼓數通

藕灣詩集

卷十

二

七言絕

其七

新城舊月肖看粧  
面沙陽堤瑣鏡屏  
行近笑石屏  
各鞭懶懶好駕雙牛學耦耕

鹿門

鹿門山上風雨寒  
舊說龐公住此間  
不信妻孥採藥  
好請君先上鹿門灘

口占送嚴兒之襄陽

終朝無事坐園林  
白髮蕭蕭共爾吟  
此日計程頻屈指  
何曾問得老夫心

其二

峴山亭北漢江東  
萬古分明感慨中  
盡日習池車馬  
鹿笑人名字是羊公

其三

鹿門溪處艸芊芊  
三隱堂前舊聽泉  
書罷憶余曾領  
跡好隨風雨過漁船

宗遠菴

門前濃碧半浮空  
几席光搖雲色中  
隔岸鐘聲鳴不  
住行人又過野橋東

藕灣詩集

卷十

三

七言絕

其二

春草池畔亂若麻  
到來幾日菜成花  
老僧一饌頻相  
伴不必東門學種瓜

其三

鎖日孤吟十二時  
直草証乾雨湖知  
多情烟水桃花  
外笑我空殘漢上詞

辛亥

曾擬望春春欲歸  
終桃花下碧雲肥  
一般舞袖遙相  
妬併作東風蛺蝶飛

其二

已酉六月二十一日余六句是  
花開六朵家人驚以爲異

六旬初度志已灰念爾猶能犯暑開  
今日折來好顏色難將枯筆當花猜

黃鶴樓觀競渡

萬戶千家舊鄂城白雲樓上擲歌聲  
北風似解三閭恨撼盡波濤豈不平

題江上女子周禧画

倚石穿苔木末花秋風瑟瑟爛成霞  
殷勤玉指誰惜逕道有佳人隔絳紗

藕灣詩集

卷十

四

七言絕

其二

芙蓉眞作美人粧濃點胭脂葉葉香  
若使蛾眉工淡掃溫柔應是白雲鄉

劉仁規將返潮以紙索別詩

梅水梅花送客晨清風兩岸淨無塵  
冰姿雪骨常相憶只是孤山夢裏人

夢遊

塵網驚板誤作翁生涯何處羨東風  
玉京金闕從容罷一路寒岩白雪中

其二

昔洞穿雲眠帝子欄干轉玉到天宮  
芒鞋更在繡衣彥紫笋猶傳內苑風

秋日石虹弟書至稱江漢書院同事楚志九人

今歿其七

十年不出坐林塘忽見秋風吼夕陽  
老眼昏花老淚落故人書報故人亡

夢作寒雨秋香詩

經雨絲烟片片愁羅衣添盡鴈聲秋  
一年風景橙黃藕灣詩集

卷十

五

七言絕

裏解挾涼雲入戶流

大藏緣公詩來有蕭蕭十月藕灣雨珍重先生

好閉關之句

蕭蕭暮雨愛安眠布衲寒爐嬾問天  
片葉無端兼灑滴驚殘鴉夢落燈前

雪中憶環兒長沙

地黑天昏鴉亂飛家家烟火傍林微  
獨餘一片瀟湘色長帶江風入暮扉

尋柳

春過一月風無賴，園欲多情樹滿枝。忽憶少年游子，詠輕黃嫩綠，少人知。

其二

狂吟無計寫芳辰，惹恨牽愁只此真。卻怪里娘都不記，燕臺空送博山春。  
義山詠柳多至十五首，而柳枝獨賞其燕臺作。

一片

一片飛烟入幕涼，繩牀清絕地爐香。葡萄架上絲絲雨，滴盡人間野夢長。

石房銘公余友晦山顯公嗣住持四祖誓即謝

藕渚詩集

卷十

六

七言絕

去結茅雙峯絕嶺，卑丁十年今上已。余三子

出陟巖踰嶺而訪之，拾薪煮茗，翼日送昌歸。

謂昌曰：尊公饒福德，余不晤矣。昌駭之時，公

壯甚，歸竟逝去。

每逢風雨憶溪山，山上寒雲獨掩關。偶向花間傳客

訊，只今天平罷辭攀。

其二

隱山一鉢但松花，未許溪流更作家。虎跡猿啼都不管，晚風長送夕陽斜。

壬戌二月十日夢凌白老僧至舍，飲瓜道別心。

疑其有棄世意，翼日楊介子具言客冬白坐

脫三日返，以未別余為憾，今竟無恙。

榮枯閱盡兩衰翁，未逝何緣夢裏逢。應是三生精不歇，白頭清逕自幽通。

其二

驚聞一榻倦山州，已去還留亦偶然。法侶難忘非戀著，為留瘦骨話蒼天。

白蓮花

藕渚詩集

卷十

七

七言絕

何處相逢碧藕灣，芙蓉初日照開關。一般羅襪清波上，不聞紅粧鬪玉顏。

其二 白蓮蓮生馬茂絕頂池中，後則不指或云五和手樹物。

玉池荷葉已田田，絕壁孤蹤更可憐。瓊樹瑤臺都不羨，千句陀利佛燈前。

李義山白石蓮花詩六，昨常奉佛前，望西城下，每陀利白蓮也。

七夕

則值新秋一雨清，可憐殘月正分明。無心更望星娥巧，拙盡平生萬想輕。

其二

是處嫣紅柔綠聲都言茲夕有離情君平獨在支機石天上而今漸不平

題画四首

水邊山色暮煙平萬壑千峯信杖行隔岸不知何處寺蕭蕭偏送白雲聲

其二

月光如水水如天樓上秋風人醉眠夜半湘靈吹玉笛數峯清影落堦前

其三

藕灣詩集

卷十

八

七言絕

班竹蕭蕭細雨中行人猶滯古橋東止應更剪西牌燭共聽寒雲一夜風

其四

茅簷一望暮雲同醉卻江楓老釣翁萬樹寒鴉飛不度漫天風色好濛濛

久別顧黃公屢得約晤札集句憶之

新雪初乾不受塵柴門空閉鎖松筠亦知世上公卿貴遙想風流第一人

其二

二十年前同日喜朝來消息吾猶真高人屢解陳蕃榻茂苑鶯聲雨後新

其三

茅宅清閒且獨行無端詩思忽然生壺觴須就陶彭澤又對青燈夢不成

其四

佳節屢從愁裏過閉門懶出病相仍書生事業真堪笑祇有家貧免盜憎

聞歌

藕灣詩集

卷十

九

七言絕

舊事遺忘竟已多興亡何處指山河斜陽白髮相隨老卻聽何戡第一歌

飲野人家

茅屋濛濛細雨中更無衫履撼東風黃鸝白飯松林裏別有淡雲一徑通

雪

今年花似去年時雪消春山春不知幸得北風吹更歇依然花上雨年枝

宋牧仲使君書來兼示近稿因事成詞率屬六

絕

一別春風十八年人生禁得幾桑田君頭漸白余先  
老兩地相思月到天來札不奉教言一十八載歲月易過離思轉長

其二

敢道冥鴻與杳然華門秋雨對愁眠何來萬里三更  
夢細展晴牕別後箋來札鴻飛天半渺不可禁為檢別箋裝潢成軸晴牕展玩笑語依然

其二

只可新詩當故人彩毫飛動類毛眞吳綾數尺清如

藕澹詩集

卷十

十

七言絕

水影落蓬蒿共苦辛

來札余不喜書爲公數行故人相見

其四

風雨東齋酒半醒臨臯亭側草青青殷勤爲憶江波  
綠白布單衣寄管寧來札素絲竹簡白如水雪

其五

聖衡常說顧黃公白首新詩句句工昨日過余花下  
飲新人晴雪是東風來札余與阮亭屈指舊江漢問先生與黃公月先札二日黃公果過余

其六

錦裳冷暴有誰知石破大驚老面師卻惟浣花饒東  
癖猶云驥子好男兒爲次公山言

聞蟬

似是首山身後身居高吸露不知貧北牕嘒嘒緣何  
事笑殺清齋白髮人唐詩惟有蟬聲誰白頭

客有話襄陽之勝處爲六絕答之

客舍昏昏日已斜大隄春草亂如麻烟花本是癡兒  
事也伴沉碑到水涯

其二

藕澹詩集

卷十

十

七言絕

檀溪溪下水鄰鄰一澗曾容萬乘身偏是的盧能報  
主普天甘作負恩人

其三

峴山山上淚滿卮峴山山下淚盈碑兩地數行千古  
事說與朝臣總不知

其四

一片松光幾片雲孤僧廢院暮香焚可知近代無高  
隱鶴怨猿啼到夜分

其五

綠樹鶯啼處處村風花三月孟家墩我心似挂天邊  
雪欲嚼寒梅作酒鐫

其六

劉表墳前王粲樓年年風雨挂城頭詞人一種思鄉  
淚半在襄州半鄂州今荊州春秋時亦名郢都

漢陽晤徐子班示其尊人樓山先生遺稿首句樓山

絕筆也

半世文章百世人泥灣悽切淚沾巾門欿憾空位  
晏處士多愁只釣綸謂侯朝宗陳定生

藕灣詩集

卷十

七言絕

其二

碧血一腔埋宿草白楊幾處點遺孤朝宗江上江聲  
忽似寫騷詞報左徒

口號

侵晨挂頰看朝爽日午高眠待晚風客既無馬用  
散詩原自媚不應工

無題代友作

錯認桃花帶雪紅天然肥艷出簾櫳千愁萬態終難  
遇只在閒牕不語中

原寒亦是溫柔鄉看月纖纖學漢粧天上風流誰不  
惜遙看挂鼻人腸

三

一片淪靡到達山松風指管最閒閒玉顏爛熳春雲  
裏要寫蘭亭數晚蘭

四

昔使韶光喚可離出門柳色便風吹淡閨莫怕容華  
老但記雙飛燕子時

藕灣詩集

卷十

七言古

五

昨來桂葉回霞看猶記鵲鳴枕上思自信流光財計  
載如何偏慣別離時

六

暖風遲日許從容山巽何妨間竹松忽報里娘新燕  
曾巫娥雲挂最高峯

七

爭翻香餅出神京嶺外生香貌莫櫻可憎女郎年最  
少絳紗淺處有清評

八

淡谷移來待女花果然紅袖出應紗織織玉指連雲  
種種得同心付阿家

九

慈闈情側杏花風麗側殷紅寶鏡中偷得沉香眠袖  
底笑印金鴨爲誰紅

十

直疎密密樹全花投珮江十日已斜交市何緣交不  
同隻飛一別即天涯

藕灣詩集

卷十

古

七言絕

陳生惠茶

南隱寄敗已義呈苦茗清風入座涼料得華陰陳處  
士開心不厭野人狂

其二

自樂天有六班茶劉夢得  
以鼎煎鮮菊苗幣懷之

孔頭蠅而從人說背帶茸香豈易尋換得六班長茂  
好一泓秋水伴涼吟

藕灣文集卷之一

賦

登峴山賦

辛丑暮春張子潛襄漢間登峴山而感焉因作賦曰  
履漢南而游歷兮樂名區之豐壤面城阜而門昨兮  
浩川流之長往羣山簇而攢翠兮巖峴首之中矗環

藕灣文集

卷之一

一

罪鬼而懷靈兮列屏會而苞秀虎頭撼壁而崢嶸兮  
耳泉瀉瀑而瀆洶綠波橫而漱帶兮仙洞杳而指足  
萬山騰漾於左沅兮白馬澗沸而右汨俯王粲之舊  
井兮聆仲山甫之故廬武侯潛泊於隆中兮季倫仕  
而醉嘯繁古賢之騁志兮錯郊牧而繙若宇輟輟而  
振臂兮鐘鼓赫而戒虞虞憺具晉之開塢兮江漢駁而  
闢淤洵暴德之非儔似兮罷士馬於津滌陸抗靜而  
邊陳兮棟撓弱而莫支羊杜廓落以閒疆兮晉土辟  
而規儀處鈴闌而坦步兮登茲山而太息銘太上之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同里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德功兮。襄修名之。不立。慨哲人之。善感兮。遺民。顧而。阻涕。緬先聖之。日新兮。耻沒世之。無稱。豈賈譽於。芬。浮兮。抑姱修之。其遵。苟。祀。稷利而。建勳兮。胡。竹。帛。閔。而。庸。愆。信。版輿之。功。抑兮。蒼赤動而。靡寧。朝。日。躋。於。衆。丘兮。楹。榦。獨而。貞。取。望。地。回而。三。復兮。林。木。絕而。鳥。驚。春。颺。洞以。延。輝兮。晚。日。瘁而。還。征。春。區。覽而。游。囑兮。鏡。風。昔之。濯。襟。曰。余。老而。倦。世兮。飽。新。故之。營。營。策。駕。乘以。遠。悼兮。曠。金。革之。怔。忡。耿。皇。天之多。故。兮。哀。民。生之多。艱。獨。伊。憐而。盤。桓兮。秘。潛。軸而。彌。貞。

瑞栢賦並序

歲在上章。因敦園栢盛開。一花甚大。晚曉與爛。迥而。察之一跌之內。各自爲臺者。二十有四。而合榮焉。客。以爲瑞也。因爲賦之。其辭曰。緬栢若之奇葩。播異種。於殊域。爰斐韓於茲土。鍊翠芳而挺出。爾其錦月鮮。榮龍火。頽。淫。綠。葉。豐。融。絳。苞。均。吐。方。藉。藿。而。鋪。芬。遂。丰容而繡綴。殷殷乎若虹。草之葭。赫而車輪。粲粲乎。頽未莖之。灼。燦。而。黼。黻。聯。侶。舒。榮。編。朋。競。艷。刻。玉。藥。之。十。層。齊。太。實。而。進。獻。素。道。羅。百。子。於。同。房。王。花。徑。

尺四而成。而錯錦蒸霞。垂紅布欄。赤城宛宛。以建標。蓉山莊莊。而呈辨。肖仙嶺之叢。巖若蒸雲之列。澗。皆。二。雖。小。物。以。翩。颺。儼。山。川。之。變。炫。若。夫。虞。廷。服。采。九章。是。娉。像。星。綬。日。馳。以。重。華。又。若。淮。南。獵。才。八。公。斐。疊。組。精。織。英。構。爲。鴻。烈。笑。兒。女。之。朱。川。狹。丘。岡。之。淺。帛。於。是。主。人。惡。然。增。慚。喟。然。謝。客。曰。若。亦。聞。夫。詩。書。之。戒。乎。昔。在。孔。門。師。張。以。務。外。遺。戲。端。木。以。多。聞。致。符。荷。盛。德。之。藏。中。將。欲。掩。而。逾。秀。企。君。子。之。開。然。醜。日。亡。之。滋。蕭。惟。守。黑。以。抱。貞。庶。知。新。而。溫。故。免。嚙。



各之服奇尚質文而繪素乃張東壁之圖書致南金  
之後族羅錦萃厲芳嗅酌酒羣觀夜以繼晝  
岷賦鄭重此舊艷體裁各得劉千里

藕灣文集卷之二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劉醇驥千里  
同里 顧景星赤方 閱

序

送邵凌玉先生序

今天子御極之十季癸巳詔禮臣擇博文通識者即  
署一人克省直督學使禮臣謂楚固南壤耳章亥之  
步實中州响嘯二閭在焉非我凌翁邵公莫可往即

藕灣文集

卷之二

以公名上詔曰可當是時天子方式於憲  
仿古輪對禮引見太和殿錫某坐專勅以行其明日  
公卿命入自太公太公固醇儒風以名進士著  
銓印曰汝昔太原之役吏也尚績顯劄司士哉勉  
矣無廢天子之皇休命公朝欽冰而夕載馳涉  
大河以南望祝融紫蓋石稟諸峯氣矯矯翼軫間精  
天之清春雲夢而沫江漢公攬輶輶喜曰楚自鬻熊  
爲文王師代不乏哲人顧其氣峭傑悍勢吾桑而馴  
之一典千醇公即又曰江籬杜若之畔得無有南岳

烈瘁如昔行墜者乎賦小山之桂猶驂夢也三令  
申不期年而風大變士之矜者平健者和深勢者  
而章山居谷汲引而近日月之光十八九而公日益  
坦夷樂易濯被諸士不少爲常事置然否常事果沮  
公間上上疑信且半無何沮公者亦引去  
上曰朕知某某無是者卒置公方公之見沮也嗚呼  
若書琅琅不墜夫公不能得志于當事而卒不能不  
得志于今天子是公之氣靜也伊洛之學祖禰  
道州而誇領袖英絕者一張其氣于峭勢幽悍而屈  
藉灣文集卷之十序  
之即安得不以能讀公公行矣天子益知公賢  
龍機容禱之詔曰走長垣道公目再捧簡書入白太  
公曰吾惟終始天子之皇休命夫不佞無亦載  
筆以俟寧固讓焉  
敘法參差歷落迥似大家王長源先生

送工部郎中胡弦勅遷廣西左江分巡道序  
往李公嵩岑特爲余言爲蒼梧時兼轄左江時芳草  
昧日夕短衣行間調兵食舍卒不暇給然開覽山川  
形勢控接交蠻溪峒而五花橫樣飛龍石燕秀絕百  
粵之區考之古蒞其地者新息武襄以武子厚陸績  
以文固居狀功名建暨地與已而嵩岑山粵入滇近  
十許年五嶺八桂之間漸稱底定而天下亦已治平  
矣諸大臣議盡削去廣以西諸巡守官天子念粵去  
京遠而左江又粵地扼塞要嶺伏波銘功柱在焉於  
萬灣文集卷之十序  
是獨復左江巡守蓋左江雖一隅而節制全粵與督  
撫諸大夫左提而右挈者也今上康熙之十有  
一年諸大臣復議粵去京都遠左江又粵扼塞要嶺  
上所獨復者任其重非清慎有度量明於吏事者不  
可往胡弦勅胡公在郎署久前後以邵丞別駕著績  
齊魯載在簡書是宜可往上輒報許遂勅公持節往  
歲之嘉平月弦勅便道歸省其先大夫墓日與諸故  
人杯酒道舊兼言行役四方不敢少負天子委  
任意張子曰賢哉胡大夫古所謂功名士也今天下

仕版波濤無少旦。安弦勅列籍十七年矣。公忠清  
慎醇藹淡泊。幸得無恙。俸祿盡給其族鄉人。至析  
產。下能豐。豈非宋仲卿趙清獻流輩哉。抑弦勅今  
有。疆場事。其治。漸。與。郎。署。郡。丞。殊。夫。左。江。地。界。交。蠻。  
宿。稱。用。武。非。真。孝。子。順。孫。數。百。年。不。變。者。也。卽  
天。威。所。震。怵。民。得。少。休。刀。戟。之。餘。朕。非。有。機。略。度。量  
以。填。之。能。保。其。不。治。則。人。駭。則。戰。與。且。夫。一。二。強。女  
子。與。廣。原。之。乘。變。叵。測。者。皆。漢。宋。全。盛。時。事。也。弦。勅  
明。吏。事。又。恢。弘。遠。略。弭。變。未。萌。而。遠。其。圖。於。已。定。今

藕清文集

卷之七序

國家號稱治平。卽不敢望銅柱崑崙立功異域之地。  
亦豈第子厚陸續以文飾太平已哉。此固弦勑之志。  
而吾輩所祝禱而企其績者乎。夫濟自明弘嘉來。先  
伯和良弼本端鄭鹿門傑咸以郎往爲僉事而先曾  
王父石岡公與子龍張先生者。後先別駕太守。潯太  
間已而太室張公復爲潯守。今之五馬上思奔走營  
勑階廡者。又梅子雪侯也。弦勑職愈重爵愈尊。異時  
飾鉞嶺桂。則紫泉溪空之間。真功名建堅地也。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吾有厚望於弦勑已。夫吾邑有

厚望於弦勑已夫

不可贊揚。但如讀入大家文耳。養至矣。學純矣。刻

先將左江形勢機畧說得分明。而簡任胡公與所  
以副其簡任者。便可不事煩言。此史遷遺法也。朕  
他人非不知。而不能爲。則以腹中無萬卷書故耳。  
獻元

議宏法老千里以爲養至學純知言哉。願赤方

藕清文集

卷之七序

送宋牧仲使君督漕赴淮序

國家定鼎於今二十五年矣。天子念楚民疲於兵力不能任飛輓且湖襄郡竹之間一二寇未肅遂輟楚漕以懷衆民。今上御極之七年戊申大司農奏曰郎竹平楚其少安請復漕如故。上曰可。其年秋萬寶成崇墉櫛比中丞林公督儲王公卽以公名上法得持旌麾監漕事至淮。上復報可當是時軍民不習漕久諸惡少譁不可止大中丞輒憂之公入見大中丞曰吾知若能竣厥事度大邑旬有五日小邑旬足乎公曰某非能才也然以勢度之大邑旬小半之卽辦耳大中丞喜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若勉之于是公至漕所肅紀綱薄饋獻民官衛官以次受事諭之恩威軍民稍稍各意得會有欲聚眾漕舟爲均兌法者檄已下公度以小邑禦旗丁數千卽立盡因爲匿其檄不以示而先期驅漕舟各赴水次夜篝燈親草大不可狀五且曰大夫坐視厥成可耳寧能掣吾肘乎中丞是公言立報罷既而與軍民約視明季每石漕減費十之五疲邑若黃廣視大邑

藕灣文集

卷之二

序

減費三之一既而復私與民約若無梗概則彼肆議也若無譚譚則彼藉口也公大意在慰民而委曲保全不以露久之軍民帖然漸黃之間若無漕者中丞林公督儲王公威才公軍若民復稽首誦公德將勒石式後而仁熙不肯得辱與公爲筆墨遊每入視公則方左琴書右管簫益梅竹石基布繡錯高吟婉詠其間又若素不知漕者采菽之詩曰優哉遊哉亦是矣矣言君之獲臣也吾是以知治人治法之論非公果不足當而中丞之知公其悉也傳曰作法於涼猶恐其貪念楚之始漕不可不慎也故于公之行爲紀其實以贈之

藕灣文集

卷之二

序

起似平淮西碑而通篇絕類宋金華手筆宋牧仲

贈李仲敘北上序

今天下都燕俗所稱公車長安道則北走燕道也。嗟乎是道也非向殷周之墟趙衛中山之故與夫漢唐以來治亂興亡間見迭出而悲歌慷慨者所累歎焉。予而不自已者耶。然而有志之士矜顧所抱負觀夫數十年間兵燹荒涼煙蔓少雪霰之所薄零鳥隳之所駭散以至于今家殷人富載摩肩而馳之。未有不躍然起猛焉奮攘臂周道而欲一有爲者。仲敘李先生年二十舉於鄉卽走斯道。今二十五年。

藕滂文集

卷之十序

七

年猶從公車日夕卽當然先生年方踰壯氣彌厚學彌老所抱負日彌深宜攘臂周道而不至羈乎累歎而不自已者而先生曰吾倦矣憊吾安用二十五年日涉大河望太行奔走燕趙中山鄭南之區以飽夫興亡治亂之藹也。昔爲勸吾駕者吾必亟而去之。蓋時士咸無以難先生于是張子執爵振衣而起語先生曰先生勉之哉。今天子冲齡踐祚萬幾之暇熟于典故問南宮之役求綜練名實者而用之計必得老于風塵如吾先生者置之清華之選而後今

古○之○間○治○亂○興○亡○之○故○與○夫○保○邦○致○治○之○圖○取○之○數○十○年○之○馳○驅○而○無○不○足○也○先○生○行○矣○先○生○勉○乎○哉○觴○三○酌○而○後○別○

氣足則筆自起自落皆有法度劉千里

藕滂文集

卷之十序

七

贈廢菴劉仁規序

明於廢之道者可以處變語曰廢中權孔門重與人  
權而獨於惠連許之何善廢也古人身隱無文惠連  
廢矣而猶不能不放於言何天地不能閉塞而不為  
吟琴江河不能磯砥而不為湍怒士不能不得志而  
不為嘯發次濠之書若曰後世有讀吾言者以論世  
焉可也劉子仁規制之才力氣岸士也少自比樊川  
龍川二君子夫牧之舉賢良方正拜侍御史顯矣已  
自廢於夢至明為墓志悉取其文焚之而同父亦一  
再廢於孝光之朝要非大得志者然皆不可以變論  
仁規身嬰兵燹禍兼君父覲孤遺民斬然不吊至嘯  
虛塞竄於吳楚燕趙之郊以事一飽作而嘆曰吾其  
廢哉於是作廢菴說以自解又不獲已而至託於鵲  
鵲之一鳴以求伸於世噫難言哉夫鵲之言至惡矣  
昔者鵲嘗懲於西飲東徙道逢鳩曰汝不能變其  
聲雖東猶西也夫仁規不能為金衣萬喙以佞人於  
斗酒長林之下而徒託於俗之所共惡劉子之為言  
則既甚矣雖然鵲鵲之詩不云乎微彼桑土綱繆則

補遺文集 卷之十一

初

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廢乎又何藏身之固也仁規  
之言曰屋壞者病病不藥者皆名廢地之疏漏疏  
者為廢地獸之豕也亢阜者為廢物以迄廢帶廢社  
廢姓而觸手挂尤開口中忌者皆為廢人廢人也  
乎是未盡乎廢之說也善言廢者莫備蒙莊莊之言  
曰大木拳曲軸解而廢於匠石孤豚廢於文繡之儀  
豕糟糠牢筴而廢於白茅雕乳人之肩高於頂會撮  
指天者攘臂而廢於武士大役之微是數者豈徒為  
廢哉其神全也且夫陳微箕孤竹之行於成康文景  
之世則以為匪類舉黃綺萌禍於叔孫瀛王之前則  
以為絕物故曰廢所以處變也今天下之不能廢者  
衆矣劉子而善為廢終其身焉可也百世而下問  
其音者安知不為鵲鵲耶昔之廢而鳴者莫如柳州  
柳州處鳩舌啁噪之地十年所杖而後起而庶幾於  
中廢之病賴與西祠之蹙浮屠而卒不獲夫柳子之  
廢不以道者也又不以變其真一起宜也然柳子卒  
不起而乃以言鳴後世廢乎功哉

真蒙莊文字 願赤方

補遺文集 卷之十一

初

贈楊西近序

天下之無交也久矣。文章富貴之家，甚焉。故詩懲受  
爵易戒乘墉，禮刺如醴，魯論痛疏辱，下至公叔孝標  
諸論備矣。乃亦有身通人倫，澤於古今，燭於盛衰之  
變，拾萬物一體之緒，談味覆雨翻雲之危論，而一旦  
猜隙即自求其故而不得者乎？天下之無交也久矣。  
余生平寡交，竊謂苟得一人而事之，誓可終身不二。顧  
亦有委曲彌逢而幾莫保其終者。此余所以杜門其  
固陋，不敢一出也。嗟乎，余亦稍知問學者，豈真不欲

藕灣文集

卷之七

楊

有友朋之樂者哉。漢上有楊君者，多才善詩古文，詞  
始文章家流也。余以杜門故，不獲交。今年修志鄂城，  
楊君在焉，與之交，煦煦然和也。過其廬，蕭然寂然，察  
其志介，然淡若無求於人者。久之，與余交益固。同事  
靡不善，余者獨楊君為寵。私自旋，楊君持酒遠故善  
子度，其近地利名相狀，即楊君且無如何。鄙人有言  
遠交近攻，昔以圖伯今以市名，是耶否耶？又久之，察  
漢上交楊君者，其苦饑餓，相慰藉，極賴者比比若堵  
君誕異，熊君元獻，李君仁熊，又其寵著者也。漢介大

別而東，一水扼都會，數十萬戶夾屋而居，其富貴文

章之族，居室與馬衣服妻妾之奉，甚後又其居商舟  
賈日夕，權子母，較盈縮，鳴鐘而鼎食，列伎而清歌，側  
肩浮薄以圖纖悉之利，已掉臂去之，豈復有論車笠  
而誓旦旦者耶？抑何楊君之得於漢上者獨厚也？又竊  
自疑，楊君長詩文，乃世之為詩文者衆矣。楊君詩文  
即佳，果獨致聲氣至是耶？抑忠信懇諒之友不擇地  
而生，楊君適然值耶？不則漢上四方輻輳，所聚若擠  
於聞見交，楊君者日悟古今盛衰之理，以體之身，有

藕灣文集

卷之七

楊

非誦讀言說所文，儒而強不自制，名利卒發於矜氣  
者，反少於山林僻回之地耶？予又竊自反，莊周有言  
正容而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若吾夫子人，已厚薄之  
說，呂伯恭始以問學鳴，而究乃漁於水釋者耶？無亦  
世俗所云人生恩怨始終在五倫間，皆有宿緣而非  
弟友朋朕者耶？不朕何楊君之得此厚也？果若是  
予於楊君企狀而慕之，惻然思之，蓋將與終身交  
而得遂其問學之樂者，杜門之說其殆非矣。楊  
君和而介，與予近故，書是說以問之。

初有氣勢波瀾彼如臨者讀之當反走讀至末云  
殆將與終身交而得遂其學問文章之樂令僕悲  
笑交集笑畏人如牧犢子七十而後知有稻粱耶  
雖朕亦足以悲矣○悲憤過絕交論顧赤方

楚北藝文志後序

楚發丑之有通志之役也曲沃柎之疏倡之也先是  
豫秦志成詔楚如例方伯九如張公主楚湖以  
北因修楚北志以俟全聘士得八人以七月受事季  
冬具草而余與黃安族弟希良得分治藝文張仁熙  
曰藝文之志古也自西漢而已然矣楚之文著於郢  
鄂湘衡者載在舊志起聘熊迄於明穆廟之初年雖  
其中真價雜列如諸子及黃又例採寓楚文余既有  
刪訂不具論論其半楚者文言也言莫大入告我后

張文忠江陵相之陳時政也大者駁名實固邊圍細  
亦兼綜庶事言也乎神祖數十年治平也楊忠烈應  
山之廿四罪疏也倡節義疏奸黨忠烈死而鹿馬之  
禍剗始楚人矣御史王虹塘宗茂之疏分宜也嚴而  
暢熊襄愍之籌邊事也斷而明張揚各有全書王與  
熊或僅錄或不錄不錄諱也他若劉平南鎮南  
巡作忠甫蒲圻初啟昭京山之諫大禮李景魯嘉魚  
疏學張鯨孟養浩疏冊立吳敬菴江夏疏丁紹  
軾皆扶闕下或死或不死赫然今古匪第赤光照壁



風旋滅燭者三也。吾邑先輩王憲臯大議以熱審議。璫雖未蒙報可。文亦足錄也。理學有書耿恭簡黃安。也。經解有書郝仲興京山也。天台集之二十卷徵已。至而事甫畢。惜也。其有待也。經故未敢碎列。山草堂。多論史書也。紀載之文。則廖鳴吾蒲南以楚紀著矣。魏順甫蒲南三甫之間也。有楚通志。草其雲山草堂。隼皆不至。然知順甫委心八家者也。王夢澤黃岡文。傲漢魏詩。通初唐一時名噪天下。集雖約實名家焉。當世宗時以顧華玉薦與顏惟喬。水。玉汝化格。

蕪湖文集

卷之五

同修承天志。不稱旨。王固不長敘事。又書中多言以。家艱不赴。辟侯書成。乃一至。而顏自有州乘。餘稿。諸書朱間見不競矣。文以父子著。河之陳栢子文燭。也。五岳交茅歸安。白萃序出五岳而歸安又多與五。音子往來。文器具子亦能文者。栢詩文散見志問要。之五岳最耳。又以父子著者。黃梅瞿君思九及子大。初甲也。聘君博禱子奇。然聘君曰。吾與問道焉。王。道。白蘇石公。道。柳浪。鳧隱。道。珂雪。世所稱公。安昆。手。哉。柳浪天勝珂雪勉也。言文者皆友也。專以文許則。

孤行皆足。望鏞半壁煙樹江山者也。嗚乎楚北之文。盡是耶。不盡是耶。夫夢澤大泌世所久傳。終不可。即楚南懷麓冠冕藝林。卒難抑而伸之。而或謂楚文。多自為法。不一。轍故名。家者少。然其氣標而悍。公安。竟陵。孱弱而卒以易天下者。氣峻而請獨造也。夫楚。人之行正。立抗厲以氣勝。文不欲以格自拘。宜哉。抑。藝文雖志一班。然山川形勢人物種種。卒非文莫行。遠故謂文統全志可也。余固將合南楚而讀之。勒為。全書以張楚哉。是役也。希良實勤事功居多。

蕪湖文集

卷之五

綱提領摯難而愈整。要而不煩。或有未備。則就一時所徵言之。非作者過也。顧赤方。妙論絡繹。古致翩翩。真有字挾風雷。氣翻雲漢之彩。汪十雲。

贈胡懷玉序

胡子懷玉世於盤蒸自其先少溪公迷懷玉以盤蒸  
濟及旁郡人于是數十年矣少溪公在光神廟時百  
物殷燕士大夫得沾活持謝不貲豐屋曲房藥物陳  
椽駟馬旋其門閭望之類達官長者居少溪公挾數  
童子坐指顧氣壯而開予及見之少溪公身長六尺  
方顧短頰垂垂霜雪若世所聞畫神仙者流殆其  
年八十時云懷玉頰少方頰類之顧頰然長也居  
廬不及少溪公十之一意度恢廓無所不包視少溪  
公一之十其術奔走王公大人君子貧乞道釋之流  
日無虛刻他種輻輳如之視少溪公一之十而懷玉  
家益貧非其術異其世殊也懷玉又言曰吾先君子  
以德教不佞凡以疾入吾門而叩者吾邑濟濟然  
黜然不發篋視價多寡好醜恐累吾心也吾說說惟  
先君子之命不佞吾終貧乎哉胡氏世官於盤懷玉  
輒棄去不事獨好杯酒詩歌盤懷玉少爲儒制舉抗  
已邁逸諸生高等以其餘爲詩歌乃懷玉既以其詩  
行世又以酒德名一時諸賢豪邑長吏度輿衆舉必

藕溪文集

卷之十

呼懷玉與俱懷玉亦酣醉吐號盡脫去禮數歡劇如  
平生無兒女子騁噓之態人以是咸不曰懷玉官于  
醫云然懷玉一出飲而門屏侍命者輒數十輩懷  
玉內疲于醫與詩歌外疲諸賢豪邑長吏應接懷  
玉壯容氣愈暇今年七十將皓皓霜雪哉而面目紅  
粹不減少溪公神仙中也吾聞之醫者近仙仙者必  
資醫陶通明擅詩酒多與大人遊陰功極著然其爲  
本少多用重蠶水蛭等相調謂其功人而害物恐碍  
仙道懷玉好飲酒其佐飲具必須龜鹿魚鱉類吾每  
以浮圖言戒懷玉懷玉莫信也懷玉慎之哉然通明  
年八十一目時方其兆仙懷玉今七十矣更十年而  
目如方者吾輩當諦而觀之曰此誠仙矣無以爲駭  
而不信也

穿押映帶構局極完是一篇佳文字顧赤方

贈楊介子序

緩人之所急則以為迂。急人之所緩則以為怪。富貴  
似續聲名文彩人之所急也。而吾緩之。不以為迂焉。  
矣。乎出謹入深。形勞志刻。人之所緩也。而吾急之。不  
以為怪焉。矣。乎吾友楊介子。緩人之所急。而人莫之迂  
也。急人之所緩。而人莫之怪也。收其利。不嬰其累。襲其  
美。不惟其謗。或曰。楊子。搯何術。而若是。張子曰。凡楊  
子之為是也。聞而誠淳。而至者也。人急而吾緩之。哀  
衣博帶。澗畧跡。連其中。無有也。以自號。于。人曰。吾惡

魏齊文集 卷之二

夫狂狂莽莽以求榮者如是。而不謂之迂。不得也。人  
緩而急之。崎嶇行堅。詞異旨。其中無有也。以自號  
于。人曰。吾異夫。混混漠漠。以就俗者如是。而不謂之  
怪。不得也。今楊子之行。固異。是楊子。淡于中。嚴于外。  
無競于世。年四十。無子。印別居。守戒。蹈道。畏人知。  
若匿。暇。避。垢。焉。緩與急。楊子不知也。楊子其古之人。  
也哉。張子又曰。楊子非今人也。楊子之不為今人者。  
安在。曰。在。拙。名。名之所激。利。得。而。累。至。美。集。而。謗。隨。  
神似昌黎王長源先生

贈李雲田北遊序

世之稱遊者有二焉。倘伴。湛。蕭。然。執。瓢。杖。而。四。方。  
者。其志在山。水。其求在。獨。得。風。雨。中。路。自。知。也。而。  
閒。淡。遠。之士。類。為。之。挾。肘。韋。簞。澤。于。竿。里。僮。妾。侍。而。  
豐。盈。車。馬。宮。而。都。麗。唱。和。王。公。大。人。之。門。誇。于。人。則。  
多。獲。後。于。已。則。多。言。士。豪。華。有。街。藝。類。為。之。斯。二。者。  
不。一。轍。若。寒。暑。晦。明。之。不。可。強。而。合。也。吾。友。漢。陽。李  
雲。田。好。遊。自。少。及。壯。游。目。益。殊。一。日。自。潯。陽。過。千。而。  
言。曰。吾。嘗。挾。一。驢。自。操。策。撲。撲。宿。楚。店。中。風。雨。入。已。

魏齊文集 卷之二

安。覽。宮。闕。之。壯。麗。與。貴。公。卿。言。若。旁。無。人。者。已。而。歸。  
里。買。角。下。金。陵。載。妻。子。與。俱。時。方。夏。波。濤。壯。闊。用。屈。  
蕩。無。悔。色。又。自。姑。蘇。迢。棹。豫。章。獨。月。自。東。狹。斜。歌。然。  
唱。曉。風。雲。雨。之。調。子。時。歡。甚。帆。引。竿。為。詩。文。今。成。帆。  
子。乃。披。面。視。之。讀。且。嘆。酌。而。告。之。曰。嗟。李。子。昔。向。  
平。五。嶽。任。婚。嫁。已。早。之。年。度。不。能。與。妻。俱。司。馬。子。  
長。挾。囊。上。龍。門。下。禹。穴。觀。楚。漢。戰。場。以。成。史。記。若。井。  
子。所。稱。寒。暑。晦。明。者。與。何。吾。子。之。能。一。也。印。起。為。子。  
子。賀。詰。朝。李。子。別。子。去。去。且。復。之。燕。子。不。知。李。子。也。

一。賦。更。妻。子。俱。與。否。顧。燕。之。貴。公。卿。旦。夕。期。李。子。若。  
李。子。暫。他。適。復。歸。燕。者。其。為。唱。和。宜。日。益。深。游。益。快。  
李。子。顧。曰。子。惡。盡。知。子。且。北。山。幽。薊。周。塞。坦。觀。古。  
邊。城。射。獵。塞。上。多。美。女。子。得。而。屬。目。焉。又。益。從。沙。漠。  
出。玉。門。陸。行。數。千。里。達。高。麗。盡。交。方。外。諸。文。士。歸。則。  
携。妻。子。就。食。君。里。耳。方。是。時。君。笑。踞。而。歌。子。視。子。經。  
種。種。焉。即。幸。矣。子。作。而。歎。曰。噫。哉。李。子。之。遊。若。李。子。  
之。遊。也。又。何。適。而。不。合。也。哉。

寫雲田遊態躍躍欲出而筆法亦似昌黎顧亦方

李鄴仙續詠蘭詩引

古今詠蘭者衆矣雲築翁詠蘭雲築翁有所感耶雲  
築翁之詠衆矣鄴仙獨識其遺句於殘編斷什之中  
鄴仙又有所感耶張子曰蘭孤芳也離騷一經難佩  
香以思美人而紉蘭者十歌辨章夢所稱引不與焉  
蘭得原而蘭不孤矣蘭得原而蘭孤益甚矣何也原  
孤臣也以孤臣詠孤芳室其感深而採掇不置也鄴  
仙承雲築翁家訓遭世變適於醫幃恍懣澤貌不瘁  
而神傷當世公卿莫能器之雲築翁之感有以開其

先耶抑鄴仙志與願違寤寐雲築翁庭訓於斷編殘  
什中而姑志其一二於煙水間耶雖屬和者人百其  
篇即安能家語而戶告之

小中見大非拈花弄草之文熊元獻

藕灣文集卷之二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同里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上楊西印先生書

仁下邑鄙人也足不踰閭目不睹海內山川人物美  
盛讀古人書無所得獨性好吟咏少閒以其力為詩  
古文復無所短長我公不察而降尺素飾冠冕揮羽

藕灣文集

卷之三

楊

湖惠然玄晏仁熙惠焉公之知仁熙也以顧氏子顧  
子之言曰之子也衡泌樂儀殆無求于人者夫世有  
真能無求于人者哉有之是山澤之隱而沮溺之輩  
也仁熙梓其詩以媚于世矣又求玄晏以楊胡於中  
君子之門而自強大焉仁熙衡不見有真無求者  
况仁又貴道不足道者乎抑柳子厚有言古之知已  
者不待告舉能而已受德者不待賜威知而已則仁  
與公猶有古人之風焉仁楚人也楚之北有竟陵鍾  
先生者稱好士每與人書輒開筆曰彼所有某士否

盡求之今天下稱先生所著書或半可否至嗜士索  
諸僻窻以為快遠近誦之為一時冠今公以惠施鍾  
期之鑒兼林宗皇甫之任緇衣著于詩勞謙服于易  
其于士大汲汲而索之皇皇而訪之則公殆亦不能  
無求于世者也特公之知也敢布于下執事  
平淡正如君子之交劉千里

藕灣文集

卷之三

楊

與王吳廬太史論文書

王君侍講足下日者僕得過高齋與執事抵掌促膝  
悉論古今文章之變與所是非可否至快事也屬以  
歲暮僕欲遄歸而執事亦公務渡武昌而南不及別  
悵悵恨恨然僕竊有欲爲執事言者故敢以書達焉  
僕與執事言文至合矣然亦有未盡合者執事與僕  
之言曰世之爲文者寧規而無諛也寧質而無靡也  
寧疎而無密也寧真而無廣淡率而無詭譎不情也  
終不若嘉隆諸君子如瑯琊歷下赤幟詞壘者一決

萬壽文集

卷之三

三

人之詞山而自頂造踵由內造外經少壯老而無  
少間焉此其說合焉者也其所不盡合者則執事所  
尊者深陽之教而僕所言者不盡深陽之教也深陽  
專家歸太僕太僕之女秀善而妻于宋氏之理夫秀  
善則易棄于宋氏則理信而誦于氣此歸安學先  
生所稱廬陵之文攜美女遊金陵秀如可悅者也深  
陽尊太僕始于尊廬陵世而歸安大家之選何足驚  
陵矣夫攜美女入佳麗誠秀如可悅耳遂足盡思僕  
之奇願惜華之勝哉故歸安亦非盡尊廬陵者也僕

高以爲文章家言宜原本六經沈酣左史洵渾灑灑  
若莽沈鬱粗枝大骨跌蕩怪奇鋒洞若大河之下三  
門崩疊如太白武功之逼天關耳非盡爲廬陵太僕  
兩家也此其所不盡合者也嗚乎文章之道豈不難  
哉唐宋無具論明自瑯琊歷下太函雲杜諸君子出  
而短毘陵歸安之流不置口蓋兩家之人角立而不  
可合久矣然瑯琊諸君子曰吾禘祀西京不祖禍漢  
以下書也毘陵歸安之流復曰屈宋以下賈劉遷固  
其雄于文者也此言西京彼亦言西京此賈劉遷固

萬壽文集

卷之三

三

彼亦賈劉遷固又安在哉未嘗合哉久之而靡不勝賢  
諛不勝規廣不勝真詭故不勝淡率而毘陵歸安之  
流幾欲駕瑯琊歷下而信其上然徒以其秀善婉媚  
齊迤千里自韋平疇者又安能服瑯琊諸君子制作  
諸大篇哉故知言西京而合者其本也言西京而平  
不合者其流也今之言文者不尋其本而徒沿其流  
此以知其終不合矣僕少耽韓柳之文而歐陽次之  
韓柳有不合于歐陽之文者慕誌五代史之規摹史  
遷者是也然歐陽有終不合于韓柳之文者南海淮

西諸碑說車晉問諸文。琅然而風骨橫林。然而神理  
出其氣有殊焉者矣。僕願執事少廣溧陽之旨。尋其  
本。不沿其流。以求合于西京之原。卽歸安之論。猶有  
折衷。矧其下焉者乎。抑僕又有疑焉。今天下言文者。  
家韓歐人歸茹也。然卒亦鮮見有卓然樹立爲一家  
以繼賈劉。遷固韓歐後者。何哉。竊以爲富貴之貴。沉  
淪于聲色。僅飽而無所損益之應。耐猶足以靡歲時  
而廢觚墨。而其賤者或目不見羣書。力又不能遊歷  
邑大都名山巨川。與通人達士抵掌以餐。其鬱騷不  
平之樂。而文日就于卑。此二者古今言文之士所痛  
心疾首而於邑而嘆者也。惟執事以先人翰苑之舊。  
少讀書中秘。今猶盛矣。也。無聲色僅飽以累其衷。而  
有通都大邑名山巨川。通人達士之樂。以廣其不可  
一世之樂。又況學而得其本原。以自立于真。廣規諷  
平率詭故之間。而不蒙其惑。惟是應酬一節。稍費日  
月耳。誠能一謝絕閉門情思。以求當于西京之所謂  
合則當今之世。以文事橫量古今者。非執事而誰哉。  
僕貧而在下者也。鬱騷孤寂。誠所不免。然得讀執事

補灣文集

卷之三

馬

之書與執事深求而痛辨之。執事之所學。卽僕學也。  
又寧敢以老而固陋。負執事之知也耶。  
於漢唐宋明諸家。綜核淹貫。從積思神。悟得之異  
廬。因爲傾倒。每對人必稱吾長人信文章有定價  
也。劉千里

補灣文集

卷之三

馬

上凌陵甫先生書

學顧甲戌先生以

昨蒙晉接經竊獎譽謂仁熙師李愚公愚公先生古人也其所交必古人愚公先生之古文也所評序必古人之文夫愚公先生可李賢省以迨人為部郎先生因為仁熙詳之其為古人不具論若其論文之肯見於序仁熙文者反覆多端大要謂今之時文本以肖貌聖賢語脉然文章不關氣運即優孟衣冠無益且曰其深者顧子傳而轉難之嗟乎此李漢陽為文之肯要也蓋愚公先生少時師阮山張公友李介

精博文集

卷之三

樂公猷山先生師鄭文莊李見龍而友羅近溪耿恭簡其源皆出於文成愚公先生得其肯以為制稅故其持論如此當世不知徒以其出入融聘於左國史漢才學識高古懶博為已未一人而已此何足以知愚公先生哉雖然此非獨愚公先生也制稅取士三百年矣隆萬以前以制稅名家者豈真無才與學與識而敏才就氣融學為理反識歸知各有本原故其治功性命皆自為制稅時裕之聖賢之學不至徒為媒進之端如今所傳王唐諸家是也惟復所先生師

精博文集

卷之三

事近溪其文遂直透宗旨而吾黃何遽宿先生私淑復所又崇之諸家語錄縱橫理學獨持一格遽宿之言曰吾輩為文當有盤古所未聞之天籟叢所未聞之路夫聖賢之言朗如日星坦如道路豈真有未聞未聞者哉無亦以性命之理高者汨沒於才學卑者荒榛於習俗遂若有自今開闢者耳楚人之文厥有本領如此我公崛起兩湖入直省垣仁熙昔讀公文幽微玄雋超然獨遠嘗恐天下徒得其貌而不窺其奧而公不自高標駟車之暇細詢詩莊欲博採時賢以為路社謂仁熙友人易曦侯梅惠連輩皆堪英絕領袖何憊憊也竊謂公深探性命之肯而益之讀書養氣者數十年矣今既主盟簡能追跡文成間取李何之業而廣之則雖輞軒所收而本原既得即節義事功出焉羽翼聖經表章功令扶衰掖靡愚公先生所謂文章必關氣運將在公矣仁熙雖年少猶冀覽其成焉

近推楚文如金熊盛矣不及李何兩先生豈以氣格過高耶長人崇尚如此可謂飲水知源獨千里



上年伯楊又先職方書崇禎辛巳楊安插流寇近地故作此止之未幾

寇果拔  
捐去

客秋年伯奉天子命監軍過敝邑得一望顏色因稍及築城事宜年伯不以蒔菲棄勅敝邑令如某議虛心下訪如此方是時公秉鉞臨戎至枉旌麾移時骨肉愛又何渥也抑鄙人有懷未罄故敬以札陳竊聞公安插隔里煙左京王諸戰于後山一帶號曰新民男婦一局以報天子仁曉慕思之是固有大不可者公之言曰此林林總總者非賊也民也武侯雜兵民

藕灣文集

卷之三

七

渭濱不亂奈何號曰民而異之夫兵與民名雖異實民也今新民與民名同矣而實則不同于兵昔武侯兵民不亂以屯田耳力田則日有事是兵而農也力田則漸有秋是兵而餉也今茲新民蓋賊也眾坐食民穀而不佃民之田民又畏彼持戈而踞也逃之城市而不望新民之所不數月而食盡矣不知此黃茅白草者將以食新民乎食舊民乎新民去而舊食他方曾不改其故態舊民及而寄命蒿蘿不得保其常昔是文益百萬新民也可不為寒心哉或謂房

藕灣文集

卷之三

七

竹之撫原僕自圭行之于前而王文成桶內大藤亦不專事勦今天下日多故矣如破屋敗垣東拒則西拒則東蓋姑安此以致力他方可乎是不然矣諸公撫局本自不同房竹等處皆其巢在焉毋論王項操縱有方服而鎮之亦巢在則志兩猶田爾田宅爾宅也今此一片荒涼新民何戀乎辟之勞猿挺鹿彼不過借此以休旦夕之力而公誤以為檻虎不憂其饑而噬人亦誤矣聞此輩受約束于公第一二日夕侍側者餘奔馳鄉邑逐隊成行奪民穀以市民金救方市而復奪之是殺與金並盡也掠民妻女以市民金妻女未由此而攘之彼是妻女與金並沒也又舊民之點者藉以生奸獍者因以竊利一旦新民燬去而點者環者畏告發置諸理不將與揭竿而往安往乎公可無所措畫權術于其間耶仁聞兵機變在呼吸未可旁窺若公與太府誠能出九天而八九地則三邑數十萬生靈死生以之又非儒生所能測者矣承招入營垂愛良厚仁有祖父母老不可旦夕離惟區區之懷不能不陳左右惟公思之

上御凌玉先生書丁酉

竊聞之古士貴今士賤非古貴而今賤也古之士自待與古待士者莫不美恬退而恥踴競故有息機丘園抱道若壺者則交口而譽之士亦羞爲曳裾鼓瑟至有緣退爲進者則譏之終南之徑是也近則不然士不爲恬嗶舉子業者雖各立行修不齒于交朋不信于族里上之待士者亦曰吾之厚遇斯人固謂其善姑嗶舉子業以爲異日地以是求士士寧復深修恬退不躁進奔競之日趨于前耶嗟乎取士之典敗

萬濟文集

卷之三

壞極矣竊觀我公所爲獨翻然反之公下車卽頒納學官調鼎革之際隱遁多有賦淮南之桂杖太冲之策吾君茂而白駒之終不作據案追呼狀夫公同督學臣也督學臣以文法繩士以舉子業取士嚴其進不獎其退規模舉動與諸在位者殊而公固翻然反之以是見公尊賢舉士有古大臣之風作人之化矣仁熙諸生也日者公奉天子勅擇士而試棘闈而仁不與公卽寬大當亦姑置之曰是其迂耶不文與不則曰此無志進取吾何賴焉及稍稍採仁姓名

檄下不卽謂度不曰是將薄我耶吾力能罪之已耳乃公一見仁所作詩文卽降禮揖之上座左顧于市而錫之幣仁不敢數數讀而公且見無朝夕握手絮語語人口轉學長者張子也又曰吾將移之金陵可且晚居夫公不以仁不應公檄而怒若以仁不應公檄而喜者何公之待士異于今而合于古也仁聞之士無今古我古人則古人矣待士者亦無今古以古人期人則亦古人矣公世曾華廬父兄皆名進士又年少登第顧嚙嚙不自勝若欲以布衣引重者公

萬濟文集

卷之三

自待則同古人矣宜乎士之以古入自待者或甘蓬菲而不至或一至公之庭而猶不免于慚也雖然彼夫湘潭之間憔悴枯稿而卒不爲公至者又豈無其人哉仁不肖感公之賢誠欲公更進而求之索士于中澤幽隱之間使仁得伏而觀其盛焉幸甚如此大雅不愧曾蘇而赤方亦是老泉又詩

貽王松隱視墨書

松隱王公令濟政成而返鄆瀕行仁熙持欲寶瓶視  
爲鑑銘其陰曰內貯冰雪而仿之程君房氏之墨且  
爲書以貽之曰嗟乎君子貴玉不貴石非惡夫石也  
惡夫石之亂玉者也非玉非石視斯名焉紫淵赤霓  
其舉彰彰也竊常披視山之圖矣鬱盤礪數百里  
荆榛孤兔以逮于葉氏之圃也芝田靈寶更岸谷宋  
唐之間而詭故萬狀耳日亂外膏髓滋中幸而得之  
則金堅樂和陰鑑液玉靈食是天下之至情也其徒

萬壽文集卷之三

侶挽經緯火而入性狴肥脂以祀古之歿而靈者非  
其誠也則終歲不一獲或十百獲不一佳又甚者沒  
如故也幸而得之文彩天成裏繡繪愛授之工形  
似腹背若茲之內灑墨而外裂冰者是天下之至鑑  
也夫物下情則不靈情且靈矣非其人則不行故曰  
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往者我公開松隱之圃  
掛真思之問誠皇如奔義舉罷月露之詞挺風雲之  
骨惟松之苞實異桃柳歷雪兼霜久而彌酷當是時  
也取斯硯置其間友龍麟而蔚虎豹堅不失已嚴不

違俗不亦天下之令德者乎或曰子之言殆非矣彼

王公者經世之傑也今子之言岩谷之雄而歲寒之  
節也夫斷修劍而赴短鞭割天壁而納促匣子知其  
難也且公固疾塗炭而堅白肝腑以在席斯民而子  
欲以井谷之鮒而招雲龍亦爲不知量矣仁應之曰  
否否凡子所謂冰雪其中非謂是寒孤垓栗墜戶也  
夫處穢而不泮者潔也履巖而執靜者堅也入危沸  
而剛以明者確也子亦聞夫子瞻之節乎重鎮古今  
撲忘夷險而宣尼繹介石之由至極之微彰剛柔以

萬壽文集卷之三

望萬夫故金馬石渠之貴不得淡泊之操而伐駢驅  
埃百折愈厲者推此以在道濟天下可也仁不佞藏  
是有年矣竊聞君子不私其所有又竊我公體用之  
全也故敢以獻于執事若夫君房者隆萬間延珪潘  
谷也其爲眾萬鍊而發堅光勒宸翰而走四裔之  
君長夫是二者不相離之物也詩曰招招舟子人濟  
耶耶須我爰是比物喻志之道也

前似韓柳之筆後則騷七平西京矣 王登善先生

復談長益書

小敘列今之稱詩者三十有五家而布衣之士半止  
 曰古行天下之若輩定勝予始而疑中而思繼乃三  
 嘆三百篇風雅微而雅頌著漢魏及唐皆半朝野進  
 退兩尊李杜大家不列科目予何疑于先生哉惟近  
 之司馬者富貴則黜貧賤亦黜富貴元美推轂  
 同氣而于眇君子有後言何怪雲間諸氏之選錄寥  
 寥也今先生之言曰若輩實勝之夫先生豈謂千秋  
 大業而身是輩若燕越人之入市而以其方談質言  
 稿澤文集 卷之三 書

語之科也。山先生之言求先生之意毋亦謂今天下  
 風雨雞鳴猶在少澤衡泌間乎。懽懽之音琅琅于嗚佩  
 金石之奏蔚在樊圃于先生之言也。而三復焉。  
 勁而悍 劉千里

與顧赤方

赤方足下使旋得足下小札知近作學數十萬言  
 恨不得伴斗酒林亭讀之僕亦恨不遽往又說僕所  
 寄曲集此番秘之枕中決不更為王明輩攫去竊怪  
 足下愛僕至此誠使世有擇僕所著書僕寧不愉快  
 而煩足下密保護耶此足下有以恭我也僕不才  
 伎不欲求聞當世相獨以士生斯世不願為不識  
 字之人兼以先人童齒之教醇復故勉自策厲為  
 章辟如吃人艾艾強作語退而自笑便欲遽止然思  
 稿澤文集 卷之三 書

先聖勉強之訓習氣竊發不能自已前飲足下園林  
 足下謂僕盡無以其文為羔雁使海內知而求之此  
 大不然毋論僕文不足應人耶就使有一二耶僕文  
 者僕實不敢應之何則生平最畏交遊交遊中高賢  
 既不易得有如不相知之心人事于謁強笑豈能  
 迫僕從之且應酬所至必有文字文字必有獨許萬  
 一制行本末不能必之其人而吾以飾仁義貌賢  
 者竊宜海之波而揚其濤其何以自復乎南園秋  
 三記姚陸晚乃悔之顧何如仁仲峻詞以拒召上蔡

曩足而不入也。客歲僕應其令君之請爲文以紀述。盟時一同志目僕爲逢迎乃僕生平自喻獨不善逢迎此足下所知者。禹革以來二十餘年不應科舉四却幕聘卽往時足下一道僕子備兵大夫楊公楊亟欲見僕而方諸生第遣价候起居久乃一謁中途遇雨深自懊悔謂非足下言可無往卽足下言家無驢亦不能往談長益作詩嘲僕不嫌自己出山去既怨貧交又怨驢此皆足下親經忽忽如昨日足下不肯舉爲笑談者乎僕延益媿厲不出與人相見亦

藕灣文集 卷之三

不與人作交字往來惟足下開通不立畦畛故不敢不續續告之然此非第僕當然也凡好作文字稱名流者皆當戒之僕幸不違之復耳若夫徒明責人之義而奔走僕僕于權勢利達之交而曉曉以其筆墨不休日僕未嘗不讀其文而惜之如自惜也僕有先人薄田數十畝不暇耕可以自給堦前雜花數樹四時色香交續性寡交經冬歷春門無剽賊先人遺書數萬卷兵燹無一存然亦不復求柳子厚云余所過三十七年縱得三十年與瞬息無異僕今年六十有

四豈復更三十活者况又如瞬息耶前足下貽余詩亦漫以年踰知命屏營畏死畏之誠是也達哉足下勉之而已僕既居蓬蒿足音絕少且與農夫較量晴雨每念昔人引觴擣切割其自娛僕二三幼曾孫嫗嫗旋繞而長兒年過四十相隨患難久頗能道古今興衰治亂之故遂稍去苛禮如兩老人過從不休杜門飽脫粟底幾息交誓墓之風足下以爲然乎否耶見足下與多公子談笑更脫畧聞僕言當益撫掌耳僕舊稿原許選附前集一經品題可消僕人生不識

藕灣文集 卷之三

一字之根豈不快哉與足下交近二十年足下問通鮮私忮稱引善類好自天性多材著書又其餘事者僕寔欲得高賢而語之然自足下外何寥寥也俯仰嘆息

真語實語不妄語讀之令人眉宇軒翥心臆洞開願赤方

情真語摯詞婉意嚴龍門得意之文熊元獻篤摯恨到古道今情則則楷背令讀者一洗塵襟汪十雲

與劉幼凝書

僕與足下生同里。借問學先世。咸蒙恩青。紫姑無其論。僕今季三十。可七足。下年四十三。廬陵歐陽公曰。我年未四十。白髮已稱翁。吾兩人殆非。初乃不能著書。自名當世。而此數十年中。顯晦升沉。炎涼風雨。亦足悲矣。咕嗶之役。疲弊精氣。罔神性命。豐少長林。旦暮呼我。而況今日乎。僕與足下交非一日矣。兵火以來。瑣尾遷播。患難如生。如夙契介性。孤衷頗得。一常而一切。狂塗塵徑。俗妖趨若。望而走諸。渾以是

荆湘文集

卷之三

兩人獨相得。愈益歡人。或謂余兩人。拙且愚。以逃俗。可兩人。即不敢稱吾才足。進取。即拙與愚。吾何其。天下所不足者。非拙與愚也。乃里中。亦以是信吾。雨人多恬淡。薄章句矣。今復安能。咄咄作老儒生。蠅蚊聲乎。僕間之有數十年一變者。有數百年一變者。當銅關。宣猷忠。頌良興。臣禪代。正夏。割殷是也。頃者。國獻以生。養教誨之。愚民。天目為。替少石邑。變有志者。咸皆裂也。曩。陷賊中。與足下。感泣。訓生。平兵。焚。飢。疫。萬妃一生。所見。城邑丘墟。骨肉摧折。盤屍。赫赫。白。冒。

荆湘文集

卷之三

會競。胡不消三代之。值咸。坦途也。寧有遽起而辱之者乎。蓋僕與足下。所朝夕憂者。直是先人數。畝荒瘠。可然而。問。瓏上。割。囊。殮。滅。輕。緩。以。補。蕪。和。勤。國。保。令。長。有。良。庶。幾。過。而。憐。之。即。不。然。而。虎。咬。人。四。方。溝。壑。實。應。有。徒。固。將。學。妻。子。抱。琴。書。一。畝。深。岩。弃。塵。世。如。芥。耳。且。夫。古。人。讀。且。耕。今。胡。遽。不。能。耕。古。人。俄。今。胡。遽。不。能。餓。古。人。乞。食。賦。詩。今。胡。遽。不。能。乞。食。古。人。城。市。不。入。今。何。不。能。不。入。古。人。住。一。土。室。經。數。十。年。今。何。遽。不。能。土。室。古。人。變。名。姓。為。傭。保。今。何。遽。不。

橫。天。于。時。透。爪。拊。心。自。計。無。復。人。理。誠。得。脫。樊。籠。出。鼎。鑊。上。父。母。丘。壠。即。擬。削。迹。入。間。世。衲。衣。雲。窟。終。不。與。衰。季。殺。運。攫。趨。名。利。之。場。今。以。再。世。餘。喘。愆。負。天。地。旁。皇。奔。走。有。視。面。目。即。何。汗。悻。也。然。世。俗。謂。吾。輩。決。絕。時。趨。則。追。呼。逼。辱。踵。至。僕。伏。思。之。是。又。不。然。世。患。無。人。耳。世。有。方。正。如。王。彥。方。其。人。者。則。天。下。強。禦。胡。不。憚。世。有。不。談。人。過。失。如。阮。嗣。宗。其。人。者。則。天。下。是非。胡。不。泯。世。有。唾。面。自。乾。如。婁。師。德。其。人。者。則。天。下。下。橫。逆。胡。不。化。世。有。無。慾。如。管。幼。安。其。人。者。則。天。下。

能備保夫兼賤若干秋水松栢不疾勁風抱道者吸  
 露餐霞超乘者然指斷臂就使刻苦非復人情已不  
 過如邇來忌鹽避穀採芹吸澗之風而或謂一棄丘  
 園終履寒餓夫鄧通餓死靖節令終范蠡與陶季倫  
 弄市周條侯不死于矢石而死于狂狷杜子美不亡  
 于同谷之男呻女吟而亡于聶令之醉飽蠖伏則通  
 塞有時駒隙則存亡有命安在溫飽足榮而鵠舉鴻  
 飛不足羽儀雲路也哉方將與故人窺天人之奧吹  
 經史之圖放浪形骸激揚風雅倘有理亂不關而妻  
 二爲人道也

論議高卓風骨稜稜可以廉頑立懦王登善先生

與李過廬廷尉書

僕得侍令祖老師門牆之日久矣溫溫乎其容也侃  
 侃乎濯濯而古初之方是時廷尉公最少今三十  
 年矣光大師門融照燦朗如日復且天下諸廷尉公  
 之文者咸曰李漢陽之以文章世其家者如此廷尉  
 之能以文章事其祖父者如此是以羣然誦廷尉公  
 之存廷尉公登甲第讀書中秘已經營四方僕蟻伏  
 泥塗財一望見顏色於學使者仰公之坐已而僕入  
 都門廷尉公司天下平反無虛日爲聖天子

藕灣文集卷之三

釋之定國臣天下於是乎然誦廷尉公之忠廷尉長  
 公以文名足跡滿天下所定盡賢豪長者而廷尉復  
 爲延訪文儒佐之輔轍天下於是誦廷尉公之慈至  
 於敦成誼申舊故告情昔交實其遺言而布之于  
 天下之聞風者靡不誦廷尉公之不棄賤貧而三復  
 於死生存亡之際也夫以天下之誦廷尉公者如此  
 廷尉公所以慰天下之誦者如彼而僕所以奉師門  
 於當日者如彼事廷尉公於今茲者又如此宜何如  
 慶其平生也乃僕猶有進於廷尉公者方今海內泰

咕。卑。絕。併。比。浸。浸。漢。唐。古。文。當。此。時。不。得。大。君。子。起。  
而。領。神。之。卽。語。皆。盡。賈。董。格。皆。盡。遷。韓。平。竊。聞。廷。尉。  
公。司。此。有。年。矣。廷。尉。公。肝。衡。時。流。積。晦。文。淺。竊。文。  
支。一。以。歐。陽。氏。典。雅。古。則。救。之。此。甚。善。也。歐。陽。氏。不。  
以。是。救。天。聖。景。佑。習。乎。卽。如。是。廷。尉。公。誠。甚。善。然。僕。  
猶。有。進。焉。者。世。之。學。歐。陽。氏。之。學。者。莫。如。歸。安。茅。先。  
生。歸。安。之。言。曰。求。之。史。遷。十。餘。年。矣。不。得。荆。川。疾。起。  
而。呼。之。而。得。于。歐。韓。夫。歐。陽。氏。不。師。馬。遷。乎。歸。安。口。  
歐。陽。氏。得。史。記。之。逸。又。曰。歐。陽。于。史。記。得。十。之。一。二。  
抑。歐。陽。氏。不。又。以。舊。本。韓。文。進。乎。歐。陽。氏。文。型。當。世。  
而。舊。本。之。韓。不。廢。無。論。其。於。韓。何。似。要。之。非。且。久。忘。  
韓。者。也。竊。以。爲。天。下。之。學。治。流。者。不。若。尋。源。增。華。者。  
莫。若。變。本。廷。尉。公。取。諸。書。而。綜。視。之。銅。銖。毫。髮。之。間。  
計。歐。陽。氏。之。師。選。愈。者。幾。何。許。計。歐。陽。氏。之。不。及。遷。  
愈。者。又。幾。何。許。卽。以。是。長。天。下。而。疾。呼。之。則。歐。陽。氏。  
之。學。大。振。于。天。下。也。自。廷。尉。公。始。廷。尉。公。不。以。是。時。  
張。天。下。之。文。技。士。而。大。振。濯。之。卽。天。下。何。望。矣。往。僕。  
聞。師。之。爲。古。文。制。舉。業。也。原。本。六。經。澤。於。左。國。治。於。

史。漢。以。誥。以。誓。以。雅。以。南。其。爲。訓。曰。吾。爲。文。凡。七。易。  
而。後。布。於。天。下。天。下。之。治。李。漢。陽。之。文。者。以。身。遊。周。  
秦。若。避。桃。源。不。復。知。漢。無。論。魏。晉。也。廷。尉。公。疾。起。而。  
呼。之。暢。生。平。之。專。司。繼。先。人。之。絕。業。出。所。著。書。與。所。  
蒸。鑑。與。天。下。讀。之。使。天。下。知。歐。陽。氏。之。學。友。其。本。而。  
治。其。源。補。其。不。足。而。割。其。有。餘。其。大。振。于。天。下。也。自。  
廷。尉。公。始。卽。當。世。盪。觴。歐。陽。氏。者。方。藉。廷。尉。榮。施。焉。  
若。不。肖。仁。固。執。簡。而。從。事。甚。厚。望。也。  
行。文。有。蒼。莽。之。氣。洵。爲。大。家。顧。亦。方。

對。過。廬。論。歐。正。攝。其。瘼。處。又。活。現。一。歐。文。故。不。禁。  
手。舞。足。蹈。而。讀。之。也。劉。千。里。



書魏尉

邑典史舊役就于言故典史魏時光事時光江西新  
 建人業儒不售走都門執勞三載授廣濟縣典史崇  
 禎九年六月來濟時光雖下僚充爽多才辦十二月  
 流寇發時光先期去龍坪間之單騎歸邑時賊已突  
 至西河去邑六十里時光遽率民兵踞邑臨高山守  
 且築賊以為官兵相持數日夕時光乘夜襲賊營獲  
 一人訊而斬之賊益懼乃間行偵虛實以數騎誘時  
 光而數萬宿出其後值時光馬病取邑人馬乘之馬  
 不稍馳帶斷下馬短兵接而民兵皆散去或棲山  
 頂號時光光曰留寡不敵勢也吾無累汝竟死崇禎  
 丙子十二月初十也是夕四顧坪麓僧夢一人騎而  
 持刀立三門外曰我魏典史也渴甚飲我僧覺早起  
 果獲時光屍尸間呼役葉某陽之邑無城守寇至  
 令率士民走避為常無禦寇事禦非尉職又先期龍  
 江歸而禦以死壯哉賊退時光兄諸生某者收棺殮  
 而亟赴當道表狀時兵賊倥偬當道者匿寇下以聞  
 問尉死益愧且如持不下久之兄復幸于邑江洲其

同事受其者復少殮時光兄置時光側哭極哀曰天  
 乎弟為國死兄為弟亡門奈何使歿不傳乎手牘亟  
 赴當道表時光兄弟死狀數月始得請先帝褒加贈  
 時光縣主簿世蔭一子百戶從祀名宦友得自叩頭  
 望闕謝乃歸太史公曰非獨政能也即其姊亦烈女  
 也嗚乎茂哉兄友名惜不傳

表章忠烈須如此文情方足動人 劉千里

書宋文康公詩後

仁聞之中州人云文康公少孤事丁太夫人孀弱  
知學即好爲詩歌甫登仕版一尊莊敏公家訓清自  
自守已而入爲元老功在生民其抗疏密陳有人不  
及知者逮于辰而公歿矣公生平所著經歷兵燹遺  
詩僅存歲甲辰公家嗣宋牧仲先生通守黃州仁始  
得伏而讀之署中竊謂文康詩氣骨森老古調蒼涼  
蓋公躬際艱難馳驅遠塞其憂時惻亂激昂慷慨於  
荒煙斷片之間者沈鬱頓挫有少陵之風也謂公於  
唐獨喜儲御史知公有未盡也牧仲先生守黃之五  
年入覲京師相鄉魏公于選公詩及孟津王文安  
詩以授牧仲序而合刻之嗚呼公詩傳而天下之人  
即終不知公功殆無不知公詩者矣牧仲先生之守  
黃也李支饒呂原明也其自守清白一如文康奉  
教而其爲詩則稍變其悲鬱以爲春容大雅豈細  
禍亂歌咏太平時固有異抑文康之業未可泯見  
者哉

文極含蓄不愧作者顧亦方

書八大後

自天備子晉卿卿尊毘陵輩而後之言文者復推歐  
門大家於是或曰歐會最上曰韓歐其於柳之原本  
左國稍涉靈審者非擯其人直以不習其文置不道  
於是又勘爲論曰昔稱韓李無稱韓柳者韓柳並列  
自明始予按唐惟皇甫持正作喻業詳當世之文而  
不及柳至韓李之說則本於歐公敘蘇子美之文曰  
唐太宗致治幾復三代而文章不能革五季之習百  
餘年間韓李之徒出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此歐公  
偶然之論可以爲定說乎歐公曰本朝古文自柳仲  
塗始史稱柳開幼奇警學必宗經慕韓柳爲文又仲  
塗與穆伯長尹師魯首振古文伯長少貧得唐本韓  
柳從親假貸刻印之弼於京師夫仲塗伯長輩同歐  
公所尊推也方崧卿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  
爲守復刻柳集以配之不問刻李集配也周平原益  
恭曰廬陵劉介祖述韓柳間或似之其跋文苑英華  
亦曰韓柳元白之交而張文潛葉石林皆極贊晁無  
咎於韓柳促駕而力鞭之劉后村曰子厚才高他文

惟韓可對。詩則韓不及也。馬貞與曰：韓柳不輕以文詩人，而皆稱陳伯玉、李易安婦人耳。其大後猶有。竊未韓柳至明李獻吉欲日取六經韓柳諸書，詮擇佳者熟讀涵泳，而元美亦曰：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又曰：柳州晉間昌黎南。海神神毛穎傳，歐蘇亦不能作，非特時代抑亦天受有限。元美持論，襲而正如此。天備之言，即欲如元美。習習江隄陵二君子而不知其才愈不逮其持論愈不平也。因俗言韓李遂及之。

柳文集

卷之三

後

三

今稱學大家者，至柳州輒不敢措指，乃思嶺之然以李配韓，昌之文亦豈易為耶？可笑。劉千里。

書八大家後二

或曰：文不可以無法也。文至唐宋八大家而法備矣。予曰：佚秦漢諸名家各著書成篇，體固未備。六朝備體矣，殊俳弱。非古至韓柳，書序傳記碑誌種種悉具。後人得而倣之，又其調近古，故足法也。或又曰：予所謂法者，間闕起綴穿插照應。始韓柳而及於歐蘇曾王，又其文淡而潔，非是則不足以言法也。予曰：謂大家足法，則可謂法盡於大家，則不可。夫所謂間闕起綴穿插照應，左國史漢韓柳各有其妙。至於歐蘇曾王之流，則直如制舉時文耳。烏其為法也？以是為法，則漢秦以上皆行文無法者耶？故左國以弘博雅麗為法，國策以飄忽峭潔為法，公穀擅弓以短勁訓詰為法，莊騷無首尾，即以無首尾為法。管子方整間直，後無起綴，即以直敘無起綴為法。以至六經各有其法，故曰易奇而法，自兩漢六朝大篇短章咸以。其時為法，今日必歐蘇曾王之間闕起綴穿插照應，以為法，則是以制舉時藝之文而廢古文也可乎？格言妙論，可以藥今世假穿插起綴為大家者足。

柳文集

卷之三

後

見其精於大家也余版腐矣劉千里

蕭文集卷之三書後

書父諱用同字

余幼時與里人書云僕罪莫贖用史記須賈語權賈之髮以續賈之罪里人大笑謂余貴家子至莫辨續贖余亦笑因感集古字會編一書凡周禮爾雅離騷漢書諸子文集數百種無不備錄編成爲五卷視揚新都古音駢字轉注蓋廣十六七差足備好古者檢拾中載諱父名者必擇古音義俱同字用之如司馬遷諱父談爲同卽卽傳舍吏李同實李談諱談爲同以音義無別也王褒讀詩至蓼莪輒廢去不讀蓋古蕭文集卷之三書後字儀與我同瘼乃見父諱而痛哭非特以哀哀劬勞詔也詩言父母獨蓼莪篇哉圻城破余猶挾此書同文稿置篋中既余皇失去先君諱楚偉余從易經注疏簡得泰拔茅茹以共彙疏曰彙與偉音義同余遂以彙代偉附記于此使天下爲子者臨文一助也惜哉古字會編劉千里

旗濟張仁熙長人著

漢陽 熊正笏元祿 閔 汪紹遠十雲

論

魯郊禘論

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說也獨左氏以為常祀

周禮文集 卷之四 論

故以不郊免牲為非禮而杜註亦無譏焉公羊楊伯謙之程叔子胡康侯明楊升菴又交譏之其言曰成王尊德樂道善矣伯禽不當受也蓋獨譏伯禽云而皆原於孔子謂子游魯郊禘非禮周公其衰之語夫禮經冬漢簡附會未必皆孔子手授祭統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勲賜以重祭若是是兩朝郵典也非論康王未建事公即以爲伯禽之受而祭統與明堂位不啻牙唇矣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問郊而不同孔子曰天子始郊迎長至之日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啟蟄之日又祈穀于上帝二者天子之禮也

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然則成

王但賜以孟春祈穀之郊而已非盡以天子之禮賜

也亦猶天子四望魯但三望而已雖得祭河海亦非

盡天子禮也禽何爲其不受也郊禘與頌相表裏頌

以郊禘之禮歌于廟者也其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言郊祀上帝而配以后稷也又曰白牡騂剛言周

公有王禮等于是王後也孔子刪詩不去魯頌而獨

譏郊禘何耶劉氏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

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之魯既郊矣惠後何請是又

不然仲子之宮始獻六羽明其備用八佾不第文王

周公也八佾用安知郊不已用耶序爾闕宮諸詩臣

頌若功樂周室之閒以行父請於周而史克頌焉安

知其請也不即如行父之請皆已行其事而問有所

陳自於一人耶序又曰僖公復周公營制修姜姬后

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則惠桓以前以其廟供郊

禘皆備矣諸侯不得祭世祖魯始祖之廟作於成王

伯禽之時而廢其祀於后惠公安得不請而僖公安

得不頌耶事之在春秋前者或不可盡考故往往載其始事大焉始禘始閏郊始傳皆言其始見於春秋者耳夫大雩禘郊又相表裏者也禘且雩則不難郊矣安得謂伯禽至莊十有七世而不聞郊天者耶且周之尊魯非一事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蒞于王而頌夫巡守陳詩大典也陳詩之大典可爲周公廢郊禘大典獨不可因周公而與耶孔子既權或問之語亦譏行禮者不足於誠耳卜郊卜牛皆是也禘果可非豈獨以既灌議耶抑伯禽之受未可全議也

使周公而身若齊桓封禘晉文請隧疑非人臣所爲世有不欲尊其父之子耶迨王上祀周制皇皇被殺於天子之禮禽當時備亦有辭而弗獲者耶王元美曰惟周公可報以天子之禮樂惟孔子可報以萬世天子之禮樂孔子匹夫也夫周公遠其而其子孫不能辭也且周孔等耳周公不以叔父之尊後世猶將報之天子之禮樂而世儒紛紛晉成王晉伯禽乃並以晉周公何耶或曰爲祠西時封禘郊縣者防微焉則庶乎其可也而吁江鄧先生作函史復載成王差

周公以侯禮上天震怒雷電以風則又何說也

考訂細心 劉千里

有關係大文字非徒以考訂細心爲長余竄喜閱此等文 顧赤方

升菴先生作郊禘論一本程胡繩繩洋洋此文出而升菴之言似又可廢古人舌本瀾翻直是掀空海岳熊元默

攷古心密一往情濃直可與左馬並光日月

太子申生論

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泰伯逃之王令王也伯賢嗣也王欲之而伯不逃則如何曰王決不廢嫡立庶而伯能力主荆蠻其能以周有商也然則曷逃乎曰虞也伯不逃而王立庶以不令名遺之君也晉獻老驪姬譏太子伐翟士為曰君得其欲太子遠死為吳泰伯不亦可乎張子曰古之宜為吳泰伯者莫如申生也申生之宜為吳泰伯者莫如士為言之之日也方士為之言也驪姬有薄譖而太子無豐功功不大

蕭文集卷之四

辭不深譖不深感不甚惡不彰太子之自謀也欲有今名而忍其功以厚其譖而彰君之大惡乎嗟乎世之伐技好名者鮮不及焉者也伐霍則克伐畢落則克友白稷桑得勤與從伐技也戰雖死猶有令名好名也衣邪偏袒金玖入而告里克曰吾其廢乎斯言也太子之不能一日忘晉國也必矣語曰兵狂其頭姬蜎也公感也父子隙倍日兼程莫避也猶將好名伐技以利其土地而姑延緩焉千載下誰謂太子承且智者一時如里丕謹誠瑣瑣不足論為

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立彼以為圖國家利社稷者區區若薛包之灑掃而王休徵之冀除也狐突之言似矣惜也其往東山之時也與其以有功之子往孰若以無功之子往乎杜原款之言似矣惜也其往致禍之年也譏行而思廣土孰與其窺廣土而讒滅乎故曰申生之宜為吳泰伯也無如士為言之之日也或曰申生之慮是審矣彰父惡而笑諸侯誰卿而入是不然泰伯之逃也如人之有佯狂疾也若獼猴之棄冠冕而遁數百年孔子以為讓當世不識也

蕭文集卷之四

申生不愛其行履以引迹於姬之爭君之乘我如異士焉彼晉所繫者何惡之是彰申生以為才足以辟土廣漠而民之思矣雖微諸侯載其若後世何三代之下文而短於識者莫如陳思彼文帝之窘之也文而彼欲執鞭珥華拾遺左右其嫉之也能而彼欲勳著景鍾名垂竹帛然彼猶分定也姬則以功嗾生而以名害生也機括之禍益以文繡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危乎無施之言也曰太子情而易辱愚而不知避難嗚乎當世諸臣誰知太子愚者

作春秋時人物論其文便似左國公毅而立議亦  
矯然不羣王登善先生

藕清文集  
卷之四

生

藺相如論

春秋戰國時士重其言而罔身之恤言踐身死可也  
身死而言踐言不軌於正可也豪俠者不輕歟諾而  
敵屢其身以實之天下後世不以其行之不正而猶  
亮之曰信士是刺客死士之流也荀息股肱忠貞而  
不以少子之託爲非荆軻欲生刳秦王得約契以報  
太子顧令秦王生而已死之是也藺相如趙之大臣  
也若其令人懷璧以歸趙直俠刺而已相如之言曰  
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夫璧已入秦歸不歸未可知  
藕清文集  
卷之四  
論  
之詞也不許則不歸相如以爲璧歸而秦王殺其身  
猶可以歸璧傳也不殺其身而璧不歸則無以全信  
矣故從而許之而歸之至于趙之存不存身之殺不  
殺無論也此俠而已王元美曰欲使曲在秦則莫如  
棄璧又曰秦城出而璧歸則曲在趙秦王怒而僂相  
如十萬留壓趙而責璧與信而相如族矣夫藺相如  
豈嘗計及于此哉璧歸而相如之信全信全而相如  
雖死猶可以著于天下蓋相如始出而欲以一節傳  
如此若曰璧歸而秦終不殺相如始皇之言相如已



熟計之此恐未可必之蚤準豺聲而勢易磨者也  
戰國俠士始終欲自成名不顧人國此是確論文  
亦楚楚顧亦方

荆楚文集卷之四論

孔陰傳論

張子曰淮陰之反也及不反未可知之詞也疾不  
友于中立之日與王楚之時及于陣前執手中庭  
之賊愚者不信也史傳信不傳疑太史遷之作史記  
宜何如傳乎欲言信之不及乎長樂鐘室之舉將上  
非其君欲言信之反乎則信非反也遷不能自李陵  
之不及于同列而自信于既朽之骨乎吾讀其傳淮  
陰載其功不及半而崩通武涉之語至纒纒數千言  
遷若曰通涉之言明白痛切如此其反覆問陳至于  
荆楚文集卷之四論  
再至于三又如使稍有二焉則通涉之明白痛切而  
心○如○鐵○石○如○此○使○稍○有○二○焉○則○通○涉○之○明○白○痛○切○而○  
至○于○再○至○于○三○者○移○之○久○矣○故○傳○列○其○言○而○莫○之○去○  
也○定○哀○之○祭○多○微○詞○亦○若○是○而○已○是○故○遷○之○史○信○史○  
也○

看史入微劉千里

孟浩然

予曰史稱孟浩然隱居鹿門四十餘年然其所居亦非獨處一室者今觀其詩有洞庭武陵天台永嘉廣陵影蓋終南薊北諸遊蓋亦僕僕于道路者即夫前固不待隱也及觀其田園等作感憤熱中急而發隱終不能強以就塵世豈自問亦有不可如何者耶此以靖節之流世所稱為大隱與今之欺世盜名內無實貴而外示疎淡者殊矣或曰浩然遇明皇不咏八月湖水而咏北園土膏亦時命使然與予曰不然浩然不咏北園當誰咏者哉魚乞矣

浩然復生劉千里

陳同父論

世有言大而泰而幸而不用於世猶使世之人庶幾其言之一用以想望其風采而不以夸且大罪焉者陳同父也同父欲為宋間數百年之基不用以博一官大且夸矣同父不用則所謂推倒智勇開拓心胸之言後人壯之而敬之而誦之至今猶凜凜生氣也同父用而不能踞李綱趙鼎宗澤張浚韓岳劉吳諸文臣武將之上以大啓疆土而其堂堂正正之旗幟不並損而棄之乎同父不為晉之殷深淵唐之房次律則以其不用也不用而盲存而同父幸矣張子曰宋之學子與氏者二人焉一為陸象山一為同父象山清明廣大純有本原同父莽莽道業自命兩人生平微詆晦菴同其為晦菴詆同其為晦菴詆而尊之亦同然其學不同也其用愈不同也象山以約得之為致治之術良而有餘同父以雜失之為撥亂之豪傑而不足故吾于象山惜其不竟于用而于同父益深幸其不用也

諸論篇篇有意自足成家劉千里

退論

後齊王公爲司李之七年將退而老於泚水之上于是張子作退論以明之而告于公曰古之君子難進而易退今之君子則不然古之君子其進也落落然幣帛以迎之介紹以將之揖讓而後見之其退也器器然辨于幾微言色之間而已故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之道也古之君子雖以聰明俊傑之才當昌休治平之世事英雄不世出之主未有一子進而不退者非其上不能容而道不能合也廉以直撲而寡

藕香文集

卷之四

與雖得賢聖之主而事之而退處山林之日多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進也欣欣然其退也鬱鬱然荷可進無不進也進而時阻之勢抑之議論權貴之臣中聖之未嘗不以進爲苦矣而患不進未嘗不以退爲樂矣而慮一退休于利害眩于禍福汨汨於富貴貧賤卒以是喪其節而結其中是以明于退之道者可以知品且天下亦安有不退者哉廉以直朴而寡與者無論矣營于此而失于彼謀之百年而敗之一日網繆于千百人而附於一人是日月益曩之道而

天地偏金之理也天下亦安有不退者哉公少以退之道勤學居身及筮仕爲黃司李即無日不以退爲念公之爲政也以得民爲本夫得乎民則不合乎上則疑退及上大夫信公任公矣公曰是信我而任我也能保其終與斷獄則平友也則不夏于缺疑退又或以芻蕘而馳驅吳楚之郊一不稱旨則又當退無疑公曰吾力止是不能殺民以干仕也卽以是退幸耳當無罪七年之間出而告人入而盟心咸類是者今果以失山獲罪當調歸矣檄至之日公

藕香文集

卷之四

色愉然公心欣然其家人奴僕浩浩然無毫忽見於言貌蓋公之志等之七年之間者既久且熟而又無以敗其廉而直朴而寡與之素故能一日退而如獲其故也公既不以退爲憂而公檄至之驗月常事以視有二佐則司李爲贊凡爲司李者何得歸山是觀之公印不失山豈不解組歸哉故知快于禍福利害營於貴賤貧富者皆非也今之君子之言曰今天下風少變矣牛鼎之不謀而方枘圓鑿以爲古實難且憎夫天下依阿澆澀之輩以汨其心以附于人而休

藕灣文集卷之五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塏東王發祥登善

雪苑朱 舉牧仲 閱

記

內省堂記

內省堂者邑侯任公退食之堂而以內省名之者也任矣治濟四載夙夜匪懈自公之暇不忘內省故遂以名其堂而屬仁熙為之記仁熙不敢謝不敏曰嗟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乎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朝有業畫有考夕有省夜有警俾無惛滯而後即安書曰王省惟歲卿上惟月師尹惟日皆省也然無專言內者子思釋正月之章曰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而孔子答司馬牛則以為無憂懼所自始夫人臣身艱鉅而履盤錯勢不能無多憂懼多憂懼則不能無成敗故內省不疚者自反以圖功之原也而其要莫先於立志記曰古之教者入國學一年視離經辨志夫經言志者衆矣堯舜君伊周相孔孟師卒無舍志而言學者志以自許行必

林然而營營然者安知其可厭憎不十千方圓枘鑿者哉或又曰某所某官適於時是宜進某所某官不適於時是宜退又之而其言不信也適時者未必得而不適者未必失也吾益信夫遇合在天謀之此者夫之改營之百年而失於一旦綢繆十百人而限十一人退者固退矣而進者又安知其不終退也哉公明于退之道以歸處于山林而益講于退之說吾聞之斯道也四民尚之而士為最公歸而盱衡天下見有讀古人書知出處大義者如行退讓而不以利藕灣文集 卷之四論

者則天下之風真少變矣  
一首大文字大似老泉 顧赤方  
春客大雅立身持世皆堪師保 劉千里

志以忠君心必固志有小大則學有偏全夫內省而不勤之志則溪澗之雜流而枝葉之煩蔓也又安有不疚者哉故無惡者省之本無憂懼者省之用內省者內聖外王之學也或曰省必專言內則何也曰聖人微彰剛柔以爲萬民之望者也然而知幾之神間不容髮鬼神不能瞰其隙形影不能測其微夫將以愜壯懷而無歉當艱鉅盤錯而不失其常省不於內誰省哉任侯少抱經濟志以致力中原一旦促長駕而馭之濟蓋市丘之鼎以炙鷄臠不郊三秋而享上

藕溝文集 卷之五記

帝也乃矣不以薄吾濟而四年之內百度新庶民謐脩之九百吾無人之射也純氣之守躊躇滿志矣何政哉然退食而尤必以內省盟嗚乎世之受牧民之責者優游廣庭清讌之間日三商而起恒舞酣歌樂以民命戲而不自省察者亦獨何歟堂成康熙壬子季秋侯諱暄猷息縣人順治乙未進士

內省慎獨二記皆借任侯以談理學之文 顧赤方  
潔勁可傳 劉千里

鮑照讀書臺記

使邑有山盤旋周遭蜿蜒間廁抑揚隱躍逢迎錯愕有楓杉松竹橡櫟之饒有奇石湍河峭岩怪洞之樂其膏腴可高阜而田也其淵池韜涵滂灑可採汲而濯也浮屠羽客伏彩匿形之流瓢笠而間至焉宏其爲隱逸所棲遲而文士墨客所假仰朝夕而狎也而况乎志錄所紀載有六朝之秀如鮑明遠者讀書其上者耶然而徑斷野少屐聲蕢蕢荒惑於嶺岼蒼莽蟲雲屯霧之中者幾數百載尚存一亭祠又况乎狎

藕溝文集 卷之五記

而棲遲而朝夕者耶客曰顧野王臺在亭在破石和靖臺在虎丘昭明臺在招隱段文昌董仲舒臺在南龍華在廣川皆濯濯列載籍茲明遠之來斯臺也何晦也不可不可不悉而紀也張子曰噫難言哉夫明遠以文士顛倒顛晦中以至遇害而沒也史誌之矣傳稱明遠與妹令暉以逸才起東海尤長樂府冠絕一時既而以詩干臨川王爲秣陵令已事文帝爲中書舍人帝好文多忌照至累旬自晦晁後事臨海王子項爲荆州參軍項敗明遠死今讀其行路難梅花落

東門曉歌松柏諸篇淒斷哀怨有零落不偶之悲焉  
意其人頓挫沉憂類非知道者然紫陽稱明遠才健  
盡變選體爲太白諸詩祖腰鍊荷杖之語倔強不肯  
甘心而雜記復云照作白頭吟自傷清直芬馥滂  
傑企意其人卽不問道類不至於沈休文顏士遜者  
與夫其令秣陵宦中書以迨參軍荊州也皆有志載  
若夫仕於黃梅與夫卒塋於梅而讀書是臺也歲月  
誠不能以深辨然則照之於斯臺也蓋暫也雖然古  
人遇一奇歷一境庶序山川皆雕繪不自秘惜今觀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明遠一登大雷絢文骨肉風爐千里咫尺毫端而吾  
輩不能搜紀載詢誤隸發幽興兀席間又安在與野  
王和靖並列今古也哉夫明遠之於臺也暫而都人  
士又罔與狎而棲遲焉則臺之晦宜也故曰難言也  
臺在東衝第一尖下妙嚴巷側上數百步大石方廣  
可亭石下小洞容六七人旁立大石數仞如砥他石  
挺密壁峙而理臺以下書帶中離離也蓋茲山之樹  
麓縹緲錯錯者類各釋其曲房奧作以戟立於臺之  
兩旁而一尖如屏如幕五峯當面煙月蔽虧江湖之

流瀝者雲翔玉照同旋明沒而抱於臺不佻不羈是  
豈求恒仰眺聽於茲山者未有如臺之最者也既與  
山偕謀所以亭其上退爲文以記之

沈麟頓挫之才雄深雅健之筆抱景咸扣懷響必  
彈此當代著作手也 王登善先生

全用逆勢至末發明最得格點綴亦佳 未收仲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樊先生東城居記

古、人、爲、歌、詩、文、章、咏、嘆、留、連、必、其、盛、衰、興、感、坎、壈、豪、  
華、有、如、隔、世、而、後、記、之、若、夫、境、遇、平、常、不、足、滋、人、駭、  
嘆、之、由、動、人、今、昔、之、思、者、亦、忘、之、而、已、斯、有、樊、先、生、  
其、人、者、行、年、幾、七、十、而、盛、衰、殊、絕、蓋、首、尾、隔、世、者、也、  
方、先、生、豪、貴、時、玉、食、朱、門、鼎、鐘、逸、樂、有、非、公、卿、大、  
家、所、能、仿、佛、一、二、者、癸、未、新、城、破、而、先、生、孤、乙、酉、冬、  
卻、失、而、先、生、愈、益、孤、且、危、當、是、時、先、生、內、金、夫、人、歿、  
於、賊、單、丁、抱、首、領、棄、野、中、更、娶、田、家、婦、相、倡、隨、  
藕、灣、文、集、卷、之、五、記、  
猶、好、吹、簫、圓、棋、歌、吟、書、畫、又、閒、泊、醫、藥、以、其、資、收、人、  
間、書、史、供、耳、目、之、玩、或、調、治、食、飲、以、供、從、遊、之、士、而、  
里、人、憐、而、敬、之、者、亦、時、時、載、酒、與、爲、方、外、交、蓋、先、生、  
是、時、猶、未、爲、寂、寞、也、又、久、之、而、先、生、所、娶、田、家、婦、復、  
歿、家、益、窘、有、雲、起、夫、人、者、憐、先、生、抱、衾、獨、與、居、數、  
年、而、先、生、病、風、痺、莫、能、行、動、矣、雲、起、夫、人、者、少、爲、名、  
娼、聲、籍、籍、煙、花、中、雅、善、圍、棋、歌、管、畫、蘭、稍、知、書、法、又、  
好、騎、射、馳、佚、絕、倫、奔、走、一、時、貴、遊、無、虛、日、其、歸、先、生、  
也、白、髮、盈、頭、布、袍、井、臼、與、先、生、共、處、於、斯、之、東、城、下、

茅、屋、蕭、然、花、少、數、株、案、上、殘、書、數、帙、而、已、門、前、湖、水、  
淒、涼、經、月、無、剥、啄、聲、蓋、昔、之、載、酒、以、從、先、生、爲、方、外、  
交、者、今、絕、跡、矣、余、偶、居、斯、間、一、至、先、生、家、見、先、生、左、  
兵、肱、強、作、畫、夫、人、亦、勉、爲、畫、蘭、一、二、紙、以、自、慰、於、其、  
根、蔬、水、之、間、遇、風、雨、寒、寂、或、各、話、其、當、年、得、意、豪、貴、  
時、事、則、淒、然、泣、下、泣、已、輒、鍵、門、坐、或、長、嘆、就、寢、如、是、  
者、以、爲、常、嗚、呼、此、非、其、豪、華、坎、壈、如、隔、世、者、乎、向、使、  
先、生、遇、兵、燹、而、不、貧、貧、矣、或、不、孤、孤、矣、或、不、病、且、廢、  
已、非、復、當、年、富、貴、千、萬、分、之、一、而、今、乃、若、此、宜、其、令、  
藕、灣、文、集、卷、之、五、記、  
人、駭、而、動、今、昔、之、思、也、雖、然、先、生、安、之、矣、當、今、之、時、  
如、先、生、者、得、全、腰、領、牖、下、幾、人、哉、且、先、生、有、夫、人、在、  
善、道、家、國、存、亡、得、失、興、感、之、由、則、昔、人、所、謂、白、頭、宮、  
女、閒、說、玄、宗、者、先、生、猶、爲、不、孤、也、哉、  
每、爲、今、昔、盛、衰、感、慨、文、詞、所、盡、致、劉、子、里、

遊鹿門山記

由漢江上舟行千餘里兩山列江邊者絕少將達襄  
峴山鹿門始南北峙漢水上峯巒疊稠揖讓賓主然  
峴面裏而當西以供勳人登覽羊杜輩涕淚立功名  
是達者之所建暨也鹿門面徐璠而當南以與隱士  
棲遲龐德公孟浩然皮日休輩一入卽終身寄之談  
笑賦咏樂妻孥守宅墓是逸者之所便旋也予至襄  
卽登峴觀所爲墮淚碑者作詩弔羊祜而獨不能已  
於鹿門之遊鹿門去城三十里非舟行不可至其地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山

多虎豹狼鹿地豕大樟古樹怪石幽洞翳泉蒙溪人  
跡罕到舊寺廢瓦頽垣壤大而荒木枝委地孤泉澆  
澆起池間與一二僧响答相助爲寂寞予至復值雨  
足跡不能出十步外而嶺峯秀嶺畧具各號者半恍  
惚於濃雲盡霧之間而已獨三高祠接廢寺左雨霽  
卽一往荆榛幾與寺等方盛時太守歲時肅衣冠祀  
三高士祠下稱國典故祠祀著張子曰嗟哉世之稱  
高士者少也木食歌介獨善之士也卽有所爲不過  
辛苦妻孥鉅鍊吟詠經營井劍光影頽然會不能以

其身爲君父危險然當世之人一以爲獨儀一以爲  
官漢雖功烈羊杜猶將過而誦之而或值軍國  
君父疑猜謾畏交馳風波跋躑則未嘗不三復其  
卽以嘆已之壘於龍淵而謁於虎口也余是以不能  
已於鹿門之遊也鹿門山高不數里周三十里而  
襄國兵戰地三軍之士時駐弓矢窺城守焉予行山  
見岑巒疊阜曲崑與府與夫夷衍深曠而不聞兵革  
之聲者密矣鹿門皆不得類顧獨以三公名語助  
不在高有人則靈信哉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寄慨獨深顧赤方



馬峪記

由游。鴻山。東南。溪上。可。二。里。許。曰。馬。峪。雨。石。陝。坎。繩。  
 斷。刻。削。束。河。類。四。寸。帛。三。折。而。瘠。急。投。為。淵。大。盈。尺。  
 許。類。汜。者。黝。深。不。測。雖。跬。步。至。不。可。跳。越。已。又。穴。出。  
 數。丈。外。聲。汨。汨。如。有。蓄。泄。稍。下。石。林。碍。類。六。馬。跡。者。  
 四。俗。傳。有。仙。去。者。遺。馬。跡。焉。所。謂。馬。峪。者。也。如。柄。孔。  
 者。一。立。如。斗。者。如。案。者。平。如。床。者。安。可。坐。而。茗。者。步。  
 武。錯。迂。濁。類。詭。狀。方。石。束。水。而。下。也。聲。如。琴。磬。然。水。  
 離。立。又。如。鐘。響。响。相。亂。也。已。而。相。答。山。隱。不。可。上。  
 藹。灣。文。集。卷。之。五。記。馬。一

所。稱。極。其。奧。者。也。客。曰。是。殆。雪。峽。與。因。把。筆。作。雪。峽。  
 字。記。馬。峪。志。舊。也。

龍居洞記

從。龍。門。灘。舟。中。右。望。鬱。翳。而。深。秀。蒙。茸。盤。落。疑。有。隱。  
 君子。出。沒。於。其。中。者。茲。何。地。也。耶。臨。其。澗。漁。網。集。焉。  
 舟。登。岸。嶽。與。屋。雜。人。復。與。巖。難。曲。折。行。夾。道。間。二。  
 里。許。上。數。十。丈。或。曰。此。龍。居。寺。矣。寺。亦。隱。林。間。登。始。  
 見。之。最。後。一。大。樹。生。石。上。可。數。圍。寺。從。洞。名。洞。居。寺。  
 右。無。途。崎。竹。樹。愈。密。門。階。幾。砌。昔。人。殆。匠。心。焉。洞。門。  
 古。皆。異。藤。懸。吻。三。面。由。鬱。中。花。水。石。隅。堂。與。房。規。矩。  
 不。以。方。圓。矣。入。洞。顧。平。敞。中。供。佛。列。華。嚴。尊。經。前。  
 藹。灣。文。集。卷。之。五。記。門。一

可。經。行。鐘。鼓。右。供。龍。居。士。像。夫。婦。坐。上。座。左。子。右。女。  
 意。如。當。日。所。稱。團。圓。頭。者。後。有。房。有。亭。有。寢。室。下。平。  
 如。掌。上。紆。衍。若。屏。蓋。冬。溫。至。熱。夏。涼。至。寒。住。僧。以。秋。  
 仲。入。春。仲。出。或。稱。雁。僧。焉。佛。燈。徹。宵。旦。是。夕。子。與。僧。  
 茗。飲。香。籬。間。漏。下。二。刻。始。入。宿。洞。內。時。方。孟。夏。僧。輒。  
 怖。曰。得。無。苦。涼。然。僑。可。卧。夏。深。則。冰。雪。矣。翌。日。從。右。  
 下。數。十。丈。一。洞。祇。可。坐。卧。如。上。洞。稍。隘。門。臨。平。地。兩。  
 大。樹。黛。色。參。天。光。反。照。入。洞。中。皆。青。翠。沿。而。左。復。一。  
 洞。深。不。測。徑。逾。隘。今。半。沒。泥。淳。不。可。入。二。洞。之。背。印。

上洞所列竹樹花石曲堂與房地噫崆峒靈怪至矣  
哉居士名蘊婦子女各有名字隨父官衡棄金而隱  
其居是洞無歲月詢之僧既不能知而士大夫亦無  
神記詠歌及之者是日也天欲雨洞口雲四合垂垂  
覆人予急走鹿門道僧隱逸持楮墨索予題咏將以  
勒之洞中予告不暇且去  
筆之靈秀畧與境同顧赤方

藕灣文集

卷之

記

宿廬山清涼臺記

予寓老祖寺有自匡山來者即聞清涼臺之勝入匡  
旬有九日始至自荆竹坪下過神龍宮復下峭岸嘔  
嶮石啣人屐屐不勝輒息以憩下里許見四面高山  
八雲盡石色劍鋒火燄周匝絕險匡山又一開闢矣  
依崖一少菴中供文殊像瓶爐皆非近代物菴背負  
萬丈石泉濺濺從肩落蓋天池之水渴而洩於此  
下臨無極中木幽黑右稍平植圓茗生石間無數採  
而製之異他茗又下丈許大石方廣數丈望之如砥  
藕灣文集 卷之五 記  
所謂清涼臺也向懸木爲棧可一往跡今無矣左鐵  
船峯蔽立雲霞其巔帆檣如刻削河水從深密經其  
足最下則石門澗矣德崖禪師住菴三載未嘗他遊  
是日以闌居滿出而余適至遂不值從予遊者一僧  
一僕皆返荆竹予獨留與一守菴僧俱飯余畢酌茗  
香深谷夕陽夜燈熒熒復臨崖聽山水幽號聲夜方  
半始就寢寐爽後鳥亂谷中欽衣起望清暘在石最  
高處菴以內書數卷古盆盛怪石子取盤中水書詩  
寄德公少間僧僕至遂上天池寺又數日而德公詩

隨地寓之而適外獨晤之意自見劉千里

黃牛院記

由明水上土門側徑陰翳行二里許入深谷竹光覆地大樹深密山峻而平水安而駛前眺游鴻而背枕五峯者黃牛院也予與舒子游蓋數至焉余問舒子曰是院也曷以黃牛名舒子曰昔先君子卜築於此也維景先生輝以流沙服來自關中先君子編茅師事月夕風晨罔不過也落成先君子跪而請曰是院也曷名景公曰曷楚諸楚之得遊之二爰曰是宜名黃牛今二十有四年矣先君子屬有四方之役茲獲蒞瀟文集卷之五記

歿于新都而景公墓在山側木且拱雖然是院也無記先生曷記之予曰唯唯予聞之昔孔子嘗言志矣語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而易傳言志凡六十有一夫志者富貴貧賤患難所不能移天神人鬼日月山川所不能奪也志固而天下之事畢矣志不固則變變則家先疑之疑則不孚故家人之初曰志未變中孚之初亦曰志未變也志變則多端今之無志者其學猶朱紫玄黃無定色而趨植索塗之冥行而莫知也於是有志疑志未志亂志隨人志至於疑且亂未

且隨而志窮矣。故又曰：志窮救窮者莫如中正。故易之以中正治志者，不三四足也。雖然志之固也，必有所自起者，何信也？信生於中，猶木之有根芽而江淮海之有源也。故易言：信志者三焉。志信而固，思過半矣。如是而有以少自足者，非志也。同人於郊，其隘矣乎？如是而有牽於愛者，非志也。舍下其斷矣乎？上以是教下而民志定矣。民志定而睽可同也。下以是束身心而志可則矣。志則而愆期可待也。中以之相箴規而志益而應矣。志益且應而後外可以渙躬。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生

聞也。夫景公不以殺而遠而一瓢一杖以蛇於斯。子之先君子又不以桑梓丘墓而跋涉吳越間。新都寧百折以不問而終不欲死於婦人殯於廐下。辛至員頂方袍賣恨千古者，蓋其人與骨業付之荒煙斷少。而其不朽者，志為之也。旨哉二公之筮也。抑子於是有感焉。昔晦菴以侂冑之故，筮而得遁，然其諫少號曰遁翁。今之筮猶是也。宜二公之以僊釋終也。夫易係黃牛有二子於足，是又重思夫革也已。

本同志二字將易中論志處洗發無復剩義不謂

此題有許大議論 王長源先生

於遊記中發明經學亦是一格 劉千里

宋牧仲判黃之三年收成而民理招余于雪堂之東  
問云、通、隔、轉、回、之、下、字、字、疑、分、合、之、妙  
齋而朝夕焉咏歌風雅之餘必及于畫常曰予有蘆

畫若干卷。殊風雨陰翳，不敢出也。必清霽而後睹之。已又曰：古之精一藝以垂世者，類有神物憑焉。每見希尤之技精絕之物，處兵戈鼎革間，亦復與山川陵谷社稷寢廟存亡廢興，使人感嘆而愛惜之。矢寓物賦形，怡尊情性，自詩而外，莫畫若矣。一日清暘，在庭花明，鳥嚙出以示余。纔一望，見晬飾奇妙，非復

卷之五 記

人聞製使君手其最者曰此圖立本所畫洛神賦也  
玄本右相馳譽丹青恹恹炫耀與其兄立德齊名而  
遜之今觀其畫不可端倪自唐至今千年矣而精采  
如昨日中無欸識其外洛神賦三字則趙松雪手書  
也二江山雪霽圖淡遠而則於古山水木石皆別一  
見可立辨爲河陽及末果有臣郭熙畫四字史稱熙  
爲御畫苑藝學獨步一時是固奉詔道君者耶二翎  
毛折枝宮扇凡廿幅爲方卷二畫筌畫鶴長丈爲長  
幅一曹古百牛圖有太監某某圖記閱訖使君正襟

卷之五 記

乎是故徐中山王伐元時所封書畫圖籍也經明盛  
衰三百年以迄於今而先皇帝以賜先臣文康  
公明代他物經喪亂多散去而此以書畫得存而今  
乃披拂於吾輩也嗟乎君老矣余亦逾壯所歷兵火  
變遷非一朝夕而此畫經千百載而猶如昨日豈非  
神物所憑哉又曰予少時入侍先皇帝帝好畫  
萬幾之暇不減一書生而不廢治平之理今睹此又  
非第數十年兵火物矣先皇之遺與先臣之舊

卷之五 記

又宛宛昨日事也。張子作而嘆曰：嗟乎！誠若使君言世之經變遷而宛宛不異昨日者，第此畫也哉！使君善畫，每一觀畫輒作數日倦，其不苟如此。又雅善詩，昔稱摩詰詩中有畫，杜子美不善畫而其爲畫詩至生動。如自畫者使君擇空靈特一再展之歌且吟，其側而余得記而志其後，安知百世而下覽者不如余與！使君今日之所觀也。

純德多姿層層生感魚是文心

雲瀑潭記

山水之多陰幽險澁者則神物宅焉雲瀑潭者板聖  
龍公廟側之潭而余以雲瀑名之者也或曰舊有板  
自潭浮出莫知所自或取而藏之以覆鷄鷄輒不鳴  
怪而視之有字曰龍因以板畫龍公狀早禱即應邑  
之沾濡者數矣予俯而捐仰清肅而睨其側峪岨而  
臨寒而殺瑟然以幽黯以雨霏赤日掩其殆若無天  
者亂枝蔓中輟輟齊窸窣蛇蛇蜿蜒靈怪萬條予以是  
知昏黑與突神之所宅而都焉者也易之文言曰或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云二

躍在淵无咎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物至於疑而神  
矣其為龍也信哉或曰東山九龍板聖其一

諸記皆自柳州來然其精神逼似非僅皮膚劉千

東林六泉記

廬山東林殿右為遠公影堂又右為三笑堂堂側數  
十步為聰明泉亭覆之有碑遠法師與殷仲堪臨北  
澗松下談易處澗松今不見山樹深幽涼秋清風習  
習亂葉墜亭入泉中飲者不沒傍數步為冰壺泉無  
亭水清冽溢出煮茗最佳月夜輒往照佳東林數日  
無不飲冰壺泉者古龍泉在大殿後泉渴獨署古龍  
泉字側為龍泉精舍孟浩然題詩處也瑞像閣踞泉  
上閣高數丈奉阿育王所造金像文殊大樹覆之屢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六二

欲下壞閣香谷泉近西林在永公影堂前永遜時香  
不散者七日谷泉亦作香氣故曰香谷清冽亦數煮  
龍潭泉在大河亂水中別河湧出色亦少異由精舍  
旁登山路崎嶇晉大樹間深幽曲折近里許入上方  
塔增傍為虎跑泉達公與眾憩上方患水遠虎跑其  
石水出上方舍類泉亦空覆以石予起而視之清濁  
半矣因望天池香爐諸峯東林居山平地大河當其  
前巨橋亘之小河當三門內清淺可掬向所稱虎溪  
李北海虞伯生兩碑峙其上汲河煮茗不減諸泉今

以大河福當虎歸者非  
長短錯落極點綴之妙顧亦方

鴻文集  
卷之五

荆楚樓記

觀宋使君將母樓之作而知天下之治也昔周之  
盛也臣勞于外則君探其情而代之言四牡之詩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先之以恩而悅之之謂也及其  
既衰羣臣疾其儔為奸言以惑聽至于疾痛而呼父  
母正月之詩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瘵是也小宛之詩  
兄弟相戒以免禍亂其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  
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畏之至而極于慎之謂也  
蓼莪作而伊蒿伊藟其精亂其目眩矣北山之大夫  
行役而致怨于偃仰棲遲者以排于王事又非第  
且畏而已夫方其盛也以天子之尊下言其憂勞而  
知恐不及及其衰也其臣疾痛以呼之恭慎怨排以  
號之至形為歌吟而在上者漠然而不聞豈非人臣  
父母之際固治亂之所係乎屬者天下常多故矣疆  
場之事四方交誼兵聚餉匱而督儲之臣與戴甲之  
士奔走于行間不少休方是時也又安得而聽寢門  
之鳴鷄鹿鎖奉几杖脩灑以燕事二人乎我牧仲使  
言歸之臣也佐郡齊安三年矣幸天下安樂無事

賦詩諷詠與賢人君子砥礪不朽之業作將母樓  
以奉太夫人使君固年少斑衣之天罔間寒暑而太  
夫人亦坦坦施施由中州就眷臨皇無當年風鶴之  
驚以憂其几杖而齊安之士大夫僚屬下及商賈編  
戶髦鬪之氓皆樂得而觀太夫人之儀刑與使君之  
尊養故曰吾觀于將母樓之作而知天下之治也抑  
吾聞之使君之先相國文康公實佐天子戡亂  
以致治平而太夫人亦得相修二南之化以毘陰教  
今日者太夫人之坦坦施施以就養臨皇也上無四

葛澹文集 卷之五 記

杜靡盛之勞而下無北山不刊之嘆亦太夫人之自  
享厥成而已吾因得載歌斯千以慰太夫人斯千之  
詩曰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曾曾其正嘖嘖其冥君子  
似寧言室之美而太夫人之所休息以安也其入章  
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朱芾斯  
皇室家君王言太夫人錫類之慶而使君保世以滋  
大也嗚呼盛哉

通篇以盛衰二字作眼淨如冰雪順若流水頌亦方

慎獨齋記

邑侯任公既作內省堂復治齋於堂之東偏而名曰  
慎獨上日名張子而觴焉張子曰有是哉吾今知聖  
門不傳之秘猶在天壤而伊洛餘風被人甚深也昔  
者孔顏沒而遺經雜於漢訓詰於唐蓋微言不絕如  
綫迄宋而吾楚道州統緒乃大著然其先安樂先生  
之尊人天叟者已自范陽讀易伊川矣安樂子文雨  
世繼之隨則二程連轡於洛陽顯道峻嶺於上蔡彥  
明落落亦在門南姚樞許衡繼起河內則皆豫產也

葛澹文集 卷之五 記

夫此數先生者其於理學或不無一門深入之殊而  
不能外慎獨為宗旨故曰慎獨者聖門不傳之秘而  
伊洛之餘風也今任侯亦豫產宿經濟自許慷慨欲  
揚功名不下安樂少年時至以盧龍司士受裁移濟  
而彈琴之餘退居一室猶兢兢戒誠偶辨欺慊焉豈  
非生長賢里伊洛之澤沾被渥與仰吾聞之誠意致  
知聖凡大肯綮也故古經大學致知之後選接慎獨  
若曰獨知無偶當慎此知即誠正修齊治平總索篇  
此耳後儒不察分章裂句補割支離餘姚出而首唱



良知復還古本戒慎恐懼之學亦既光昭日月而久而不免於晦者則以功利汨人久而章句之漸靡無窮也若夫明新合併之旨亦既有道矣世無晚近令靈之族人各有知即各有獨匹夫鷄鳴夜氣莫不有凜凜難昧之心而恒風草於大人之學術而古大人之學亦決不以窮鄉僻壤而棄其民於利欲錮羈之間誠使明德所被民蠢蠢惻隱興焉農淳士朴商慈女儉孝弟慈讓於雞犬桑麻之中而上帝汝臨之天下豈足治哉故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言慎獨之學

通上下也然則是齋也侯第自爲勗已哉

東海文集卷之六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同里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傳

祖文林郎玉臺公傳

王父玉臺公諱金和字汝節文吾公長子少補縣學諸生習經史百家言已乃捐棄羣書靜坐一室案間盛唐詩數卷時中宵起坐吟嘯而已學使者陳公霖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傳

文

岩試遂首公次蘇生某者公師也公雅不欲居師上陳公義公言乃首蘇次公公嗜學不治生產業屢試高等不第中年遘疾益靜攝多習導養術公生平學術大知若朴致虛守靜得力病者多也歲貢司漢陽訓上官廉知公學咸敬禮之有豪貴人貪徐生某店產因構陷之太守以語公公不可歸而太息語劉諸人語人曰嗟乎吾兩兒皆諸生安可以人諸生知人哉翌日太守復語公公曰徐生無大惡而貴人多誣詞即若此解官歸耳太守知不可奪嘆曰公長育也

竟寢居漢陽五載遷城步諭公至城步太守林司理  
黃交薦之丁卯遷平武令平武邊松潘張臙至則小  
河守卒以府胥索賄持糧聚而譁且欲刺公太守太  
守恩登陣技格公急見太守躬往諭解囊中金爲牛  
酒饗之單騎按其壘諭以禍福習投戈羅拜事立解  
後公廉獲其首事麻老虎輩數人朴淑之藩司吏以  
妾強氏誨潘吳商趙世興者既得其金詭而殺之已  
並殺強以好告公得其情竟以吏償死李藩父子殺  
人推官沈納賄欲脫之公卒置諸理其議決多此類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傳 三

公性慈緩及摘發奸伏輒如神明平武附郭治衝煩  
公每暇往往晏息瞑目坐夜不入內一青衣侍書室  
見公夜披衣坐寢榻鷄鳴秉燭蒞事不倦即以公爲  
神仙人廢睡臥矣三年覃恩勅封文林郎卒與推官  
沈不合遂解組歸公歸好讀書手錄王文成龍溪管  
東溪先生諸書乙亥流寇瞞邑公避走湖上丙子公  
及孺人八十愛壽值兵賊稍息家人上壽如平時明  
年復避賊斬陽而湖居六年嘗語仁曰孔子言博約  
孟子亦言博約格物致知我明自有統緒聞見不已

空滋習氣古人云不在多言在力行我壯時即多病  
習導引術持之永久寡息隨時萬務紛馳不廢不  
寢臥吾所以逸也至中宵獨坐簡要獨爲得力萬籟  
俱寂一理孤明又何事誇深山之勝哉汝等動謂妻  
子實碍汝自得耳余與兩祖母坐卧數十年寒暑不  
異也仁熙凜凜晚受教辛巳劉孺人歿僕婢多瘕死  
歲漚飢壬午家園暫安堵公乃歸踰月卒明年正月  
蘄州破諸達官咸野死不塋人謂公高朗令終云公  
二子長伯父歲貢孟常公次仁考甲子舉人公生嘉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傳 三

靖丁巳七月十三日卒崇禎壬午八月廿五日卒八  
十六

王母 封劉孺人傳

孺人姓劉王父玉臺公正室邑劉公養素女也劉公  
富于財欲厚嫁孺人早卒家貲散去孺人素數十金  
歸王父王父少多病家人生產業孺人身任之門陌  
錢錫豆菽雞犬廊舍莞庑婚嫁之際咸肅而治  
而孺人觀益布衣蔬食躬親節儉收租二千石已  
從王父宦于外宦十二年歸鄉里而孺人乃更以貧  
聞孺人性敏善斷儉如奇男子諸難難得孺人  
語立解又寬大御下簡脫避兵寓新州縣鎮聚居  
孺人傳語孺人孺人曰然予知之久矣刻不敢下  
和顏無令多盜可其寬大如此王父令屬平武孺人  
不欲往強乃往孺人在蜀三年不樂日念村里雞犬  
離落兒婦朝夕上甘旨而思仁熙彌篤時為仁鄉  
泣孺人既念仁熙不一見又度濟距平武往還數千  
里絕險即往動經歲月風波虞不可測獨王父論  
仁熙毋得輒往蜀勞苦夢寐仁熙是以三年未侍孺人  
孺人所以念仁熙憐愛仁熙逾少子者仁熙彌月而  
孤孺人鞠之掌膳間倍至自人塾總引治補博士弟

子有室猶與孺人同居未嘗旦夕離也丙子孺人  
與王父雙壽八十孺人素強時為諸婢補衣履或笑  
之曰吾今是亦無他晚年骨瘦神益王與家人談經  
旦夕無悠色寬仁謙約不形喜愠多樂易風與王父  
比德千古矣二子長伯父孟常公次仁考女一適饒  
諸生某辛巳五月廿四無疾終孺人生丁巳九月十  
八迨卒年八十五塋邑北白石山

先考舉人雪巖公傳

先考諱楚偉平武公次子字小損號雪巖少壯健好讀書年十六外祖徐公以壽州晉蘇州海防同知迎公婚公裘馬扁舟訪館娃錦帆之勝時已富詩古文詞先孺人又深好筆墨相和倡如交朋已酉春自吳歸孺人作歌餞別又五月孺人歸生仁熙孺人卒異時公謂仁熙曰余喪而母如失左右手也公為諸生受知葛岷瞻先生食餼天啓癸亥仁熙補諸生公年三十甲子公中鄉試乙丑上公車不第歸益喜遊省

藕灣文集

卷之六傳

先

黃了衷房師江陵尋走襄陽作登樓落帽抱膝諸吟平武公教諭城步公在省與寶慶太守林公丞黃公極酒絕巖遊白雲諸洞訪故伏波將軍遺廟易像更新祠制文祭之抵衡陽登南嶽兵憲吳公國仕朝夕倡和戊辰王父令蜀公曰京試歸即往省在蜀彌年歸語仁曰蜀多奇山川吾所經輒志之東上牛心有唐陵墓在焉經石紐則禹跡也道江油討青蓮故址因而下涪江蔡白帝聽猿黃牛灩澦峽隙天片浮來目不容瞬夜挑燈雲雨山根讀子美白壘赤甲詩兩

奇相發則以身作汪矣庚午復上公車不第辛未九月丁亥黃公按南臺書招公公南遊買諸經史盈舟一時名公卿客金陵者公皆與之交冬歸以十一月廿九日暴疾卒于舟中春秋三十九嗚乎痛哉公體貌奇傑英論風發當時謂高山大嶽蓄洩雲雨慨然有日月動名之想又席世業不干人私上大去過者即為陳利獎甚悉邑有徵發諸里正環公白緩急公皆為次第言濟民感之其卒也或奔走駭怖曰孰為吾陳利獎者輒痛哭公好遊所至輒著詩文自娛仁

藕灣文集

卷之六傳

先

東為遺帙賊破斬州仁熙繫詩亡

先妣徐孺人傳

仁熙不孝不逮事先孺人。曩灑涕讀先考所製墓銘。又詢孺人朝夕婢子曰。孺人生萬曆辛卯九月廿七辰時卒。庚戌七月十八巳時年十九卒。故爲仁熙。噫。嗚乎。仁熙尚恐狀孺人哉。嗚乎。仁熙尚恐狀孺人哉。禮曰。母歿而不能執。母之器。手澤存焉。爾世亂人亡。格柵闕畧。莫綴于篇。仁熙懼焉。仁熙稽顙曰。孺人姓徐。諱玄象。字奇孺。蘇州海防同知存吾先生幼愛女也。方孺人未生時。魯宜人有產狀假寐。夢有緋衣貴

藕灣文集

卷之六

人。以十日至蕭衣冠迎之。語外祖大夫。大夫曰。若生男宜貴。卽女也。其在壻乎。宜人憂曰。吾顧安能十日作產狀已而愈更十日。果生孺人。大夫以夢故憐愛孺人。孺人又幼慧。凡乞配不許。孺人長先考二歲。乞配許之以張氏。世德也。五歲從舅氏學。章句通孝經。論語小學稍長。學爲詩歌。日誦數千言。從大夫教誨。吳江又從守壽陽婢子曰。孺人年十二在壽陽日坐一斗室。牕色如水。几案肅然。筆墨詩史粲如也。以徐呼婢子。博奕女紅。置不屑。居壽陽四年。從大夫丞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入楚江。悠悠歸路長。一去隔千里。竟夢伴瀟湘。其次章曰。送君入楚城。携手淚欲橫。安得衡楚者。累池起北溟。書法森森入古。又大書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飛。二十字縱橫老硬。猶爲奇放。新城未破。仁歲時伏讀之。墨澤蒼蒼未嘗不灑泣也。其年夏。孺人隨舅氏歸楚。大夫送之江上。撫其手曰。兒卽歸。當數行我。孺人歸次京口。致書大夫曰。兒從襁褓。未離掌膝。江頭道別。意緒淒然。舟行風水便利。遂達京口。江南佳麗。過眼成陳。廣谷大川。靡能

記憶舅氏出鮑明遠大雷一書與兒讀之如賦如誦  
舟頭瑣瑣恨不能竟所思官舍清華牕案如滌挑燈  
夜坐日起奉甘旨晨昏戀切切耳阿爺阿母無恙四  
時之序成功者退山林觴咏幽情暢遂何必紆拖青  
紫乃稱貴乎書至大夫撫然曰吾拘係一官不及吾  
完達甚異時大夫哭孺人有渡頭分手處京口寄書  
時謂是書也秋孺人歸張氏布衣大帛朝夕舅姑惟  
虔婉婉奉諸母諸母亦駭嘆曰貴家女乃如是時先  
考多處外館孺人亦稍習女業猶就戀經史抄錄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名家詩第少吟咏聲詩不數作亦或存或否蓋風  
然有秋冬氣矣明年六月生仁熙遂避寒疾不可起  
以玉戒指一靈屬仁熙于先考竟卒卒之日舅姑哭  
于堂諸母哭于房大夫嘗宜人哭于堂于房婢僕無  
不哭失聲嗟乎經月孤兒焚執人鬼彌留之日戒屬  
殷勤此何心哉此何心哉終天有憾惓惓彌深仁熙  
死其可答諸

文情交至具見孝思 王登善先生

皇清誥贈資政大夫內翰林院國史院大學士

明誥贈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原任山東登州

府福山縣知縣復宇宋公暨詔贈夫人明誥

贈孺人勅表孝節張氏詔封太夫人明誥封

太孺人勅表孝節丁氏合塋墓誌銘改王公作

順治六年月日內院大學士雨恭宋公之母丁太夫

人終於京邸太宗伯稽諸掌故以宋公惇篤勤

勞歷任邊圉燮理國家宜祭塋父母上乃

允禮臣請曰其子祭一壇父母合塋尋慮其毀瘠

藕灣文集 卷之七 墓誌

遣閣臣賜醑茶玄狐裘公拜稽首謝大司空議致

水衡錢修墓樹石碑神道遺官蒞省牲及饌灌用

荐豆燔滂煌煌大以迓天子之休已丑三月大

學士宋公旬匍下拜曰某之邀有光命將以母夫人

附於先大夫及嫡母張夫人之墓有日矣惟是隄中

之銘敬以請某亦盤辟拜曰余小子知公家不懈於

懿哉亦曰宋氏之祚有基之者矣按公諱沾字復宇

商丘人故徵子爵也始祖貴貴生贈戶部尚書璉璉

生詔贈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賜號樂菴即公父也

公性嚴正私居不少訾笑以家產讓弟居貧爲冢宰  
莊敏公繼從子法其清儉好博綜羣書以文章名於  
時中萬曆辛卯舉人念親老就福出爲吏不喜刑名  
刻激之術嘗自稱曰三尺法第無所恥耳爲民父母  
使民畏罪側目以嚴酷聞如束濕何正賦外不羨取  
無肺石錢絕一切餽遺意泊如也先是權鉛之役縱  
騎四出徵山東歲鉅萬有姬携一童子出粥抵鉛賦  
公詣監司還遇之途怛然代給其逋惡詣大吏請減  
賦大吏聽公言竟得減有持僞符者羈勒漁諸邑騷  
然煩費公識其僞也法斃之公揭官常六事首學校  
時學宮廢公出邑貯百金佐之歲俸逾月學宮成廊  
廡一新士人德之公治福三年以勞瘁遘疾福民奔  
走羣所竟不起初公娶夫人張氏年四十餘無子聞  
邑丁公有冬女賢公備禮請之三年而國史公生張  
夫人喜曰昔魯伯姬歸宋三國爭勝春秋榮之爾季  
敬性成虔強力作吾姊妹也何嫡庶足云悉廩廡場  
園營鑰遺之公之仕福也公尊人樂菴公母田夫人  
老公曰吾安能一日而離吾兩尊人迎之祿養方是

時丁夫人率先歿奉樂菴公田夫人廿旨無少間  
而夫人所生子國史公年八歲輒通章句大義公  
之嚴夫人時從旁竊聽之及公出佐公口授微如公  
公既卒於官福民無男女負香幣晝夜哭給事孫公  
善吉作墮淚碑志之公居官貧至不能飲邑人又  
捐金治棺緋隨哭送於塋夫人力佐張夫人喪事  
日夕強食飲奉老舅姑髮鬢白也下挾八歲兒  
笑然泣走商丘道千里無少曛舅姑亦以夫人故  
之鮮悲嘆曾足役也非丁夫人俯仰幾失所人咸稱  
福山公令德所感云夫人既歸商丘值朱大飢夫人  
無橐中裝解所服簪珥易糲糲其僕事農家業時  
菴公年八十矣夫人以農家獲上甘旨春秋祭奠  
山又以其餘延塾師教國史公僕皇甫希者忠人也  
且拚且泣勉國史公於學少不聽則大哭以號國史  
公感慟泣下二夫人亦泣焉會田夫人張夫人相繼  
卒夫人弘濟艱苦適國史公仲父庠生渥者早夭無  
子婦劉氏志勵節夫人遂與居舍影相吊相得歡  
甚異時夫人歿猶總卷三十年同居劉母不置也居

又之夫人以力田故家稍振。督國史公日益嚴出入必告所與交不敢少濫見其文爲衡者金真則淚。後下歲甲寅國史公年十七補邑庠適樂菴公年九十樂菴公起觴賀客因楊解勞丁夫人曰乳下幼孫賴爾遂已成立亡兒感于九泉老人復何求乎又四子而樂菴公卒夫人敦喪事備禮如男子時樂菴公夫人福山公張夫人及仲父渥五喪咸在殯夫人咸手殯之豐儉悉得中里人羨之歲辛酉國史公以諸生舉於鄉邑士民服夫人義因以張夫人及渥妻

藕灣文集 卷之七 墓誌

劉並請於督學使者得旨旌表稱一門三節而福山公亦以是歲祀商丘學宮福山人思之兼祀名宦諸詳旌表諸錄中歲乙丑國史公成進士筮仕陽曲省刑息訟遇孝子節婦必式廬而禮之夫人命也時屬當事用兵勅州邑市鉛國史公請於夫人將以去就爭夫人曰去一官復來一官後者未必勝前也不見汝父福山鉛穴事乎國史公勉留調護事遂已國史公擢掖垣抗三疏發銓部數十年宿弊或曰時未可爲夫人笑曰首鼠兩端何以處言路疏入左遷山西

副使夫人怡然就道歲壬午流寇破歸德國史公負夫人喋血鉅鋒中渡江僑京口已國史公調遵化監軍進撫順天三日而京都失守僞權將軍虎翼候寇布滿三協國史公忿怒投袂起請命夫人曰人情厭亂兒欲乘時集衆如母何夫人曰爲國忘家汝職也時不可失國史公乃潛約大將唐鉅集數十輩舉義白羊峪鼓行入遵化諸將軍歡血誓師升堂拜夫人夫人亦徧拜諸將軍曰圖錄有籍著在玄象吾兒鼓朝氣負羽爲諸君先生死相與共之諸將士咸奮摩厲而前不三日遵薊四路之賊咸衿甲面縛遂雪國恥會王師至念公忠招撫順天如故順治二年賜宴湯泉國史公以都御史首文階並勅賜丁太夫人宴夫人頓首謝曰三命鼎銘宋具前式汝其積思廣益共籌鈞軸乎又曰吾比見鄰里於祖妣數世生忌多遺忘我雖老頗記憶命榮孫肇著之國史公季父庠生湛遺叔母陳氏夫人忽念之曰汝陳叔母孀居淒苦數年不一執手我一張姊委巷迤邐貧賤骨肉義難忍置相憶爲勞夫人貴不忘舊類如此

藕灣文集 卷之七 墓誌

副使夫人怡然就道歲壬午流寇破歸德國史公負夫人喋血鉅鋒中渡江僑京口已國史公調遵化監軍進撫順天三日而京都失守僞權將軍虎翼候寇布滿三協國史公忿怒投袂起請命夫人曰人情厭亂兒欲乘時集衆如母何夫人曰爲國忘家汝職也時不可失國史公乃潛約大將唐鉅集數十輩舉義白羊峪鼓行入遵化諸將軍歡血誓師升堂拜夫人夫人亦徧拜諸將軍曰圖錄有籍著在玄象吾兒鼓朝氣負羽爲諸君先生死相與共之諸將士咸奮摩厲而前不三日遵薊四路之賊咸衿甲面縛遂雪國恥會王師至念公忠招撫順天如故順治二年賜宴湯泉國史公以都御史首文階並勅賜丁太夫人宴夫人頓首謝曰三命鼎銘宋具前式汝其積思廣益共籌鈞軸乎又曰吾比見鄰里於祖妣數世生忌多遺忘我雖老頗記憶命榮孫肇著之國史公季父庠生湛遺叔母陳氏夫人忽念之曰汝陳叔母孀居淒苦數年不一執手我一張姊委巷迤邐貧賤骨肉義難忍置相憶爲勞夫人貴不忘舊類如此



順治五年十二月夫人病痰疾百藥罔効知不能起  
獨諄諄問封贈能及大父母乎國史俛對曰應及夫  
人喜曰足矣遂命盥浴端坐而逝壽七十一國史請  
喪制有命敦趨入閣聽私第持服 兗部臣

請與祭得合塋福山公墓士女迎奠龍輶縞衣塞路  
嗚乎生榮死哀若福山公張丁兩夫人可謂兼之矣  
銘曰惟福山公董桂爲性本實敦固憂民如病祗奉  
三無愼御六柄革弊除礦東海以振厥有賢媛克修  
壺政七誠法曹三遷擬孟膝下公孤冬溫夏清海晏

藕灣文集

卷之七 墓誌

六

河清麟功鼎盛 帝曰余輔汝惟象賢 錫之  
袞衣醕醕載筵易云其逝含禭性畢龍章丕赫馬鬣  
封高永奠幽宮黃土白茅

其操縱離合自太史公來而清婉曲折不作一  
棘語又廬陵之神也允稱大家 劉千里

藕灣文集卷之八

雜文

客存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劉醇驥千里

同里 顧景星赤方 閱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雜文

在二

客有問於張子者曰今之明經昔之明經也歟張子  
曰非也方今制科無所謂明經也廣貢焉爾已客曰  
吾姑無此之問方明之盛洪宣繼軌厥有歲升服膝  
里選閱月兼年竊理歷務永銀鍊於序庠稱丈人而  
入告或列公孤或膺坊論或與掄英開章列句其後  
爵不進於異途而大夫君子哀而振之然而世之號  
斯途者髡頭豁齒溢骨癰肌而足卷轡而躬遽條面  
龜橫理之垢身樞半緇之祛目耻眙以仰觀戀一經  
而詰之較計毛髮數簪爭新動設微賜反唇一文天  
下之士望之如逢朽枿如嚙枯莖如老農嫗白髮跛  
踣瑣尾複沓以課斗升是宜達人憎弃以爲口實舉  
足虞蹠而一見而恐卧也吾聞先生幼不兒嬉熊熊

歟。前別業爲廬。積書成癖。先生請之。曾不干祿得意。  
 而往。風月載吟。雕冰繪雪。以冬以春。一字累句。單詞。  
 刻骨。理。綆。以千尋。登文臺。而萬。蓋。又聞先生。丘園。  
 惜影。志。道。忘。劬。鏤金。帖耳。曾不。矍。矍。起。爲。異。矯。矯。  
 爲。愚。傾。逸。而。勞。實。摯。而。踈。却。聘。而。扉。屢。閤。施。金。而。室。  
 每。虛。及。其。蕭。然。緇。袍。寒。暑。妻。子。欣。欣。亦。不。謫。汝。先。生。  
 之。于。學。也。豈。猶。守。其。單。細。而。溺。于。瑣。言。者。乎。先。生。之。  
 于。行。也。豈。猶。較。其。卑。苟。而。挫。于。偃。俯。者。乎。低。顏。駭。羽。  
 漸。浸。膠。賞。四。十。餘。載。如。鳥。而。籠。華。髮。仲。仲。頓。首。京。洛。  
 藕。灣。文。集。卷。之。八。雜。文。大。三。  
 何。倘。倖。自。弱。而。首。尾。如。背。也。張。子。笑。而。不。答。俛。呼。而。  
 與。言。曰。客。亦。知。夫。子。乎。子。所。謂。坎。知。止。而。流。則。行。者。  
 也。余。少。孤。蠢。誤。耽。篇。藉。形。蹇。神。迂。文。窮。語。瘠。蛇。涎。各。  
 想。簞。仕。若。穉。早。背。先。君。進。取。之。場。而。學。南。北。燕。越。焉。  
 壯。寡。良。朋。祿。利。之。誘。而。文。葛。裘。冬。夏。焉。突。而。自。棄。絕。  
 志。纓。緩。足。不。履。衡。文。之。區。字。不。挂。策。名。之。藉。迄。乙。干。  
 甲。再。易。支。干。矧。今。遭。逢。聖。代。據。要。位。者。人。程。朱。膺。翰。  
 藻。者。宋。韓。杜。安。能。塵。涓。滴。而。益。江。海。之。大。厲。盆。埃。而。  
 增。太。華。之。高。哉。辟。諸。農。夫。不。其。獲。畬。不。耕。苗。矣。然。且。

足。金。闕。名。上。春。宮。辟。之。置。郵。從。于。衢。肆。以。達。郊。野。  
 而。已。雖。然。敢。不。務。勉。乎。黃。鵬。吾。壯。志。謚。我。真。詮。一。立。  
 格。格。三。立。拳。拳。枕。北。窓。而。高。蹈。攬。浮。雲。以。坐。遷。信。品。  
 類。之。得。時。觀。四。序。之。靡。愆。且。夫。造。物。鉤。陶。盈。虛。否。泰。  
 守。理。數。者。詘。知。勇。安。義。命。者。忘。巧。拙。靜。兮。若。谷。逝。兮。  
 昔。川。凡。子。進。退。靡。不。類。然。生。死。一。致。窮。達。咸。妍。以。俟。  
 百。世。介。然。而。聖。又。何。惜。乎。古。今。之。殊。號。而。類。吾。子。之。  
 又。復。而。倦。倦。  
 劉。彥。和。云。迴。環。自。釋。頗。亦。爲。工。宋。牧。仲。  
 藕。灣。文。集。卷。之。八。雜。文。大。三。

首婦晉文

俗以臘月廿五日五鼓焚香楮迎玉皇曰是日也  
玉皇降自朝達於夕無婦姬晉聲夫婦姬以晉為命  
者也竟是日不晉婦果畏帝耶將以欺帝而自謂不  
能晉耶抑帝果第以是日降耶降而不聞晉帝迷信  
其終不晉耶是俗也盛於燕燕一男子慙而愚素苦  
婦姬晉且懼帝之為所欺也于是其夕潔釀茗為餅  
一盂焚香幣迎帝而首之曰惟帝降生厥有陽陰陽  
有殺剛陰惟柔恂其徵在婦宜口如瓶胡為不爾厥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舌信信易之象女兌為口舌兼以巽隱史巫紛悅胡  
放厥詞厲如鷹鵠人或謂男有諸有想諧既水漸愬  
亦火怒豈若婦晉有繼無素臣請悉陳大可咎惡八  
宮則嫉遇美則嗔怨起床旁不戒而礎雷行風偃弄  
主如嬰禍延主跪泣永長門降而勢族各有模規或  
醺而橫僕妾含悲淑人夫子如綱乍頽炯炯家戒莫  
之制羈母貴夫豪勇不可措語有不聞氣有不觸恐  
垢執剛動而多拂是曰貴婦其晉彌酷下逮窮簷村  
姬嫖母萬億同羣百轍一軌孤指不容寸器如阻震

益舅姑吹聒妯娌毫髮剔離割斷子女隣娶里娼畫

格暮抵水立山弛轍易旗靡或以鷄豚鎮日闕閭或  
以菓蔬窮年饋饒或以已汚糞塞人耳北斗南箕逡  
巡莫指是曰穢婦其晉倍俊嗟哉人世有婦而孀帝  
之所矜有妻而繼帝之所鄙彼不知咎乃以為倚一  
涉茲流其晉百倍凡婦之舌如江如河無室而壅有  
倡則和凡婦之言如日如月西沒東興有繼靡竭如  
市閭闢如虫嚙齒自古及今莫其有截項聞帝臨強  
自劾迭鏹塞漏填蟻堤鼠穴將以欺帝謂彼無說臣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自三

問帝靈聰于無聲曰明日且靡暨之停豈以彼欺而  
謂彼誠帝之明聰百爾大神飛騰空虛降格降歆豈  
以彼欺遽謂彼能維帝大慈凡百維新宥其一朝許  
以生平寧知彼晉質明而興謂臣不信帝其載臨帝  
之有北有罪斯極帝之不治帝胡終睚于是須臾若  
有傳帝命者曰汝之所首誰曰不然而汝實愚不既  
其全謂朕朕彼朕益閔焉惟彼婦姬不可告語告之  
諄諄彼不余悔汝不見夫以口自波焉者乎頃習交  
衝心熱火發疊疊陰泥牽八劍戟或為鵠鵠聞聲憎

伯再世而人真口。僿。妻。子。疑。目。側。向。非。若。輩。  
之。申。申。詈。人。者。乎。汝。既。不。猜。其。全。吾。亟。創。之。而。不。吾。  
信。也。吾。感。汝。誠。凡。汝。所。首。實。以。教。彼。非。疾。而。與。吾。勅。  
音。屬。勿。赦。勿。矜。取。彼。譜。男。並。訊。而。懲。庶。其。止。之。以。奠。  
下。民。

此長人倣子厚可之斬几罵僮等作縝密精嚴不  
獸蹊徑殊一味慈心非蹈詈人轍朱敦仲

遊戲入古之文須無一字不老又却妙在嫩僕生  
平未嘗敢一涉筆張子才優故無倣不可顧亦方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萬三

蕉說

佛以芭蕉陽燄泡漚並稱無亦曰中虛而質解乎夫  
虛與解似不能勁譽以自異凡卉而或者謂蕉之爲  
物植于階必踰垣而後快予每以爲迂田嬰有言人  
受命于戶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蕉雖善踰得無  
戶之說耶余構山天別業兩屋間右垣高丈許左垣  
倍之中植蕉焉夏秋綠陰羅戶牖雨滴瀝如瀑地沙  
石峽峭無溝渠汗溜以注之無糞壤溲溺以瘞之四  
壁幽幽婢僕或旬月不見蕉亦佶然蕭挺瘠形瘦影  
以助峙于寒竹峭石之外久而踰右垣焉又久之而  
踰左垣焉予顧而笑曰物性植雖瘠必伸請命之言  
其罔驗哉雖然中虛者致必遠質解者思不滯遠而  
不滯是罔面墻蕉固有然也抑聞之至人佳卉恒樂  
處于濁淖腐臭卑抑自愉不厭困垢不視夫淤泥而  
腹烈者耶若是乎蕉之雖瘠必伸也是又至人之所  
戒也

中有獨得觸物卽過其所見然出之非大手力亦  
何足傳三說融洽標致卓白名家劉千里

稼說

將為星錄月鋤耕象耘島以奠夫臭香章氣者豐  
 之種也早卧晏起卑雨箕風三盜不除魚肚恒臘行  
 歌而落其實者情農之穡也此二者繇素之道也丁  
 亥承既成矣秋雨接降有來謂予者曰余誤矣余惟  
 先時之訓五耨五耕厥竭必審大少罔淫蠅蠅如蓋  
 活朕不扶宿霖疾風卧其垢葉是罔所勸訴也數日  
 又有謂予者曰予幸哉子慮夫與稼族居仆雨偃露  
 沃土善播子惟儉力堅稿勁莖包穎均楠余笑曰是  
 稿灣文集卷之九說  
 欲以子倖易彼正也以子悠悠易彼騷騷也耕之大  
 方肥者欲棘棘者欲肥樹肥無死扶蘇多批欲使苗  
 堅而地隙非后稷之任地辨土者乎惟勤非勤遂以  
 日勞人爽功窳人攘臂必是始之矣于是豐農  
 然失爽然嗟曰有是哉世之勤而不得其要者鮮不  
 為愉農口實也作稼說

峭岸一瓊于理大勝于厚 宋牧仲

栗說

務高植遠藏深守固遂高遠而深以固也耶栗之為  
 物棘革而鞫以禦無善者予植之圃甚高又遠室百  
 餘步秋風始勁百卉欲腓仰之若懸百千萬蠅于空  
 而鳥猿弗顧也僕有嗜酒者去圃亦百步不和于釀  
 氣活而射之栗飲而敗于中者半張子曰氣腐者易  
 坏而物高遠者難污又藏之固焉且飲淫而敗也是  
 以君子慎所處也然則如之何曰卑而峻俗而真不  
 戢甲藩籬而厚以固

稿灣文集

卷之九說

亦似柳州 顧赤方

雜說一

江海之水逆而波瀾而文焉。不逆則不文也。不風則不逆也。操舟楫者計其安而已。豈為其文章之觀哉。波瀾之文成而江海為殺人之具矣。然而商賈者涉危濤踰遠溼。白波若山。懼千里九死。一生操舵者。後而鼓柁者。前也。非樂乎文章之觀。而又狃乎殺人之具也。然而死者十不得一焉。則以商賈之狃風波。熟也。今世之飾其詞以好其色。以狃於波濤者。豈為不足于文章哉。商賈而已矣。夫惟商賈故。江海不能殺之。

藕灣文集

卷之九 說

說一

諸雜說機穽雋利意多感憤創悼故矯然無所忌。劉千里

雜說二

事之不卒于自然者。吾惡之。或曰。惡在。其為自然也。天耶。人耶。應之曰。自然者。性也。以任情為自性者。非性也。莫易於辨性。莫難于辨自然。猿圓而獨。獨狐之疑也。以其疑為信。禽之善變其聲也。以其變為常有。自來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以為自然。則自然之矣。適國者之于十里而聽焉。其音異。其俗殊也。之于數十里。百里而聽焉。其音異。其俗殊也。非盡表植畦域也。有自來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以為自然。則自然之矣。雖然。吾所謂自然者。非其猿圓而獨。獨狐之疑。會之變。十里數十里而百里之謂也。故曰。莫易于辨性。莫難于辨自然。准南子曰。牛跛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絡馬口。穿牛鼻者。人。吾不聞穿馬鼻。絡牛口也。嗚乎。人。

藕灣文集

卷之九 說

說二

雜說三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長此而進之。貴則賤。富則貧。則寡。盛則衰。生則死。天下所以紛紛而不已也。合則畏其離。成則畏其毀。廉則畏其挫。長此而進之。貴則畏其賤。富則畏其貧。盛則畏其衰。生則畏其死。天下所以紛紛而不已也。由乎前庸庸而處于離。惡其成。先處于毀。惡其廉。先處于挫。長此而進之。惡其貴。與富與和與盛與生。先處于賤。于貧與寡與衰。與夫何以爲死。天下所以紛紛而不已也。離矣。猶求夫合。毀矣。猶求夫成。挫矣。猶求夫廉。長此而進之。賤與貧與寡與衰。與曰。圖其何以爲死矣。而猶求夫富與貴與和與盛與生。天下所以紛紛而不已也。由乎前枯槁而已矣。由乎後高大士之所以不。忘于已也。天不爲殺物而棄霜雪。地不爲墜物而棄巖岩。四時不以寒暑而廢。冬夏山虎豹採樵之川蛟龍舟楫之自古而已然矣。何容心其間哉。然則如何。曰。入林不動。少入水不動。波古之人欺至矣哉。

雜說四

有朝耕而夕穫者乎。曰。無之。有之。自諧之言。始也。其言曰。耶之市有媼焉。夕種蕎麥而生之。而長之。而熟而刈之。天未明。爲食以食人。立化爲獸。而食其力。槐之國有金枝之公主焉。男三女二。廿年一晷也。邯鄲之國有黃髮之富貴焉。數十年一次也。此諧之說者。然也。遷之國有雅飛之息焉。歲萬錢。可得十萬錢。畫有笑也。夜有程也。槐以兔目榆以眼。而旋相茂也。而人肝肝而睢睢樂將而恐後也。除之國有梯楊之獄焉。下根而華也。盾列而于立也。云不碧而緋且紫也。財以臺而華民命者。朝夕也。視執刃以驅其後者。若任公子之五十犢以爲餌。而笑夫絲絲而釣者也。奴之國有鼠蟻鬼狐之爵焉。利無息。貴無級也。操鞭而左右簪上下官吏。不田牧而辟鵝與安也。或輟其繭絲以繭絲之也。帝也。聞寺也。不以刀。不以文字殺人者也。視以刀以文字殺人者。萬萬也。術有如是者。至矣。非幻也。先王之教曰。汝朝譯一訓詞焉。夕譯一故焉。以遊乎藝之圃。而三年焉。而七年焉。而九年焉。

而○又○數○十○年○以○論○道○經○邦○焉○而○無○以○尺○寸○之○獲○而○撓○其○清○風○而○無○以○妻○子○而○挫○其○廉○而○養○其○身○嗟○乎○不○亦○勞○乎○矣○哉○張○子○曰○吾○聞○膏○燭○之○喻○而○潛○心○焉○爲○其○然○之○謂○也○

俗事而文之奇怪錯出亦得自諸子劉千里

雜說五

子夏曰極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夫惟大人○大言仲尼之大人與天地德與日月明與四時序鬼神吉凶以格致始以治平終子與之大人○殺無罪取非有非禮義之禮義而勿爲也以赤子始以物正終善言大者若莊氏河伯之誦鄒生裨海之談可謂善言大者也不博非大人也不真非大人也○老氏淡然獨與神明居無歲也而最有餘泥死生滯禍福局間見室嗜慾封愛增別是非擇好醜明順逆辨毀譽晰稱譏

移貴賤變險夷非大人也○治一已而不治天下之人治一世而不治千萬世之人○監於目睫而不監於九州四海之猶目睫也○燭于一時而不燭于已往未來之猶一時也○非大人也以智始以行終至於萬行而該矣故曰大人境界也○變蜂之不知奔蜂則知之○鯁之不知鷲毛則知之○椎拍也濡須也夜郎王也○晉惡夫匹夫匹婦之可以爲天地而不爲天地也○悲夫



雜說六

舜受福于天子曰舜必得其祿必得其位必得其名  
 壽天之生物因才而篤者也人之生莫大人倫之樂  
 舜父頑母嚚弟傲蒼梧之野二妃不能從焉又其子  
 均不肖舜于人倫樂焉否耶或曰是非所論于舜也  
 舜人倫之至也聖人于倫必視其所不足以立則  
 父母底豫後世必曰有父母焉如此而底豫則可以  
 為則矣東不得暴有臭後世必曰有弟焉如此而不  
 為暴則可以為則矣聖人者始不足而終有餘者也  
 藕灣文集 卷之九說

始變而終常始憂而終樂者也不若常人之倖冀于  
 其遇以為樂者也不幸而不遇則不樂矣夫舜能化  
 其父母弟若此宜何如教均耶聖人為孝慈等皆自  
 操之無所施厚薄于其間也均不能從其父母弟之  
 后以賢聖人于人倫之際猶有操于天而不操于人  
 者耶吾未之信也禹不能逮事鯀舜不使其子從父  
 母弟賢昌不慈且不凡仲尼黜妻會閔無母孟子曰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雜說七

世之好噬噉磔者不必其叫號紛拏者其叫號紛  
 拏者不必其噬噉磔者不必其虎豹噬人常物不  
 鵲黃鵬伯勞杜鵑之鳥鳴呼不休不盡殺人大信  
 又好噬噉為主人守不索人于途而噬之不見異亦  
 不吠惟狂則然布穀多言馮延惡婦曰口如布穀布  
 穀千年而為鴟以殺人不立斃然必領之千年而  
 後變不並至又非陰技毒害者也孟子曰人無實不  
 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是必唯黃言說以鑠裂善  
 藕灣文集 卷之九說

類然同位則忌同時則忌不同時而又不同位則未  
 必忌之而蔽之也終日而言說之終日而毒害之又  
 不擇夫同時與位而施之孜孜若嗜慾皇皇若飲食  
 寒而衣倦而憇不言不吐不能且暮噫則可謂兼之  
 矣天生君子不絕生小人亦不絕生君子不全生小  
 人則全之是以小人順天君子畏之

續補存四詠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小引

工部存歿口號寥寥數語且自註曰藝也僕少交四公老而彌篤不幸劉顧致矣然四公學術品行實關今古與衰天下賴之而不竟其用濯濯詩文詞理寄跡之餘也暇日竊杜公篇目而大言以廣之表章不盡庶幾古四杰之稱與

和金豫齋先生南征寫懷八首

萬里長安帶日還客亭鐘漏滿朝班清風曉夢連天

藕灣詩集

表古道殘尊入座閒種秫陶潛原為酒解組疏受只

求閒蓬蒿亦有千秋事展卷江天拜聖顏

又

又格文章甲第同芳名盛古是君躬隨傳此日添金馬列侍從今貴類官有志幼清三禮後奉旨校多聞倚相九邱中石渠天祿何人任為報詞曹日影紅

又

竟陵興國楚城閣貴筑遜才共苦辛竟陵鍾公會典然武興國吳公

皆楚名士霧雨蛟螭時作伴巉岼溪澗總為隣道人浩氣凌川岳使者皇華歷夏春始信聖朝新撫遠周正王國不嫌貧

又

襄江宦蹟夢我情雲樹依比漢水盈楚國孤忠連北極荷齋尊人守與安值錦堂達孝話南征公尊人前夫今贈郎兩朝大業千秋事萬古家聲百代名曾頭故曰達孝勅書成小傳書七絕憂感殘鶯時修志鎮院奉職榮地

藕灣詩集

又

草屋談經事七宜兩家筆墨盡男兒龍門百代傳史唐室三朝讀杜詩毫釐匪才吾後死文章有遺子先期曾驚下里稱觴日正是金堂致祝時已巳六月齊為屏文先二日自都門至

又

雪夕題真坐漢皋卿益吮墨不言勞形容近日全歸老迂濶他年取讀驥抹藥鹿門心早倦吟詩仙窟興

猶豪吾家仲蔚如堪友更寫山容到野高

雪夕公爲  
余題小像

又

半落風塵不可論何人市虎更成恩浮生粉澤工無  
迹濁世虛空巧着根魑魅詩書猶滾七豺狼道業幾  
存七愁心料得同千古雨後鋤蔬共種園

又

讀書嘗嘆昔蹉跎閣筆股七傍女蘿老去未知新禮  
樂客來惟數舊山河買驢不信泥粘耳度屐猶勞子

藕灣詩集

舉過爲說江干烟雨好迢七江雨路偏多

蔚蔚江上  
余處山阿

晏訂晤  
期不果

和舒漸鴻見懷詩八首

倏忽經年八十餘幽懷坦步愛深居已勞閱世成今

昔何處論交更密疎身歷三星惟見舌門墉兩板只

叢書

蘇子瞻自稱命歷三星  
牛斗不神獨箕神耳

人生坐愧男兒相樹管

空箋鄭氏魚

又

糗糲總非任飛騰黃鶴晴川共徜徉曾許龍門親立

雪旋驚玉井冷成霜聲沉伐木鶯疑老操滿欹眠月

到廊回首東山松桂夢謫雲深處草蒼七

少師事李  
文介友尙

多今寥  
寥耳

又

黃牛載筆已多季華岳輝公欲界仙洞裡雲霞迷譜

諜門前麋鹿類曾玄苜碑剝落稱懷素書乘通明笑

茂先烟水百城吾不先

去聲

同時誰與解轡纏

君尊人  
民倍長

藕灣詩集

余二歲同  
結社方外

又

八法傳家未可倫平原十世更嶙峋豐碑鉅刻無今

代禮樂縱橫是昔人孤鶴已能追往蹟蘭亭猶欲邁

斯晨他年屈指臨池妙鬼哭應知蒼頡神

所之白父  
云逸氣縱

橫義謝于所簪藉禮樂所不  
繼兮二家雖殊子敬道技

又

東禪墓側暮烟深傳是鮑公費索尋近得一尊天外

酒遙知三徑古人心杖頭絮切圖東海筆底幽探照  
藝林總為良朋多指顧孤吟下邑到於今余作明遠讀書台記  
已刻楚志藝文

又

深雲牢落雨纖纖懷古幽人喜出簾因阨尚能傳杜  
甫吾曹豈必盡陶潛執鞭前哲心彌苦揀祀先賢法  
愈嚴最恨陶明成隔代追尋舊約手頻拈余與汪十雲學博舒漸鴻錄邑前輩吳易菴韓南阜胡孟培劉千里四公行寔上文宗蔣詩祠鄉賢蔣慨凡之○舒又踐亡友  
藕灣詩集 五

子劉  
婚約

又

八旬無友淚垂垂仲蔚蓬蒿枝一枝豈謂脩名愁異  
日正慙落魄是今時雲山疊疊終無恙硯墨勞忙間  
有詩每到石泉瘠嘿處悲歌五夜輒相思

又

石梁瀑色久沉浮幾負名山一徑幽多劫鼓鍾猶有  
韻他年植種總無秋君為皎口愁風雨我着緇衣任

去留果是滄桑終不變何妨夢裡作重遊余于東山王叔明石梁秋隱園屢宿其中今久棄去矣舒子詩及故並志之  
輓劉廓菴八首

少小英華類建章星辰蕪火到衣裳但思北闕歸藜  
杖不許荒郊闕野芳短髮有緣編宛委長心無事奏  
笙簧會須羽獵長楊後直送薤龍入帝鄉千里母舅仁常常以經史助讀

又

藕灣詩集

六

里人競說瞿夫子牘短才長試不全蔡川先生小試文以白主文主文答司牘此日揮戈寧似昔昏枯筆請不能盡後才千里亦爾燥向中天誰能卧稿惟吞墨不信塗鴉類湧泉小技  
大邦傳已遍童兒何愧李侯仙

又

夢得金陵詩剋唐專為吳國話蒼涼豈期志社藩垣  
日偏送悲歌哭讓皇北極尚難留聖哲南方何處着  
遙荒不須阮馬披猖死老眼他年已戰場公有金陵秋懷八詩

作于懷宗盛時暮年  
方脫稿今猶盛傳之

又

馬班漢業久無良棘句鉤章至會昌劉蛻錚七埋宿  
草孫樵惻七誤文皇不問冒左多秦語漫說騷原信  
楚狂樓上歲除雙鬢頽阿翁曾此慨無祥公少讀書  
一樓除夕  
不肯下

又

長風山上鳥飛七積布青林萬木稀江表怒濤穿曉

藕灣詩集

七

夢村邊宿雨帶斜暉香縈古鏡人零胆月滿孤燈客  
到屏况復蓮峯頻指點一溪清絕水依七公主邑長  
風山社梓  
文傳世隔江  
即瀛溪書院

又

兩魏先生第一流交遊不愧古千秋文章剗剗稱鄙  
邑貞巷相公爲公  
刻書少許附集耿介孤忠是蔚州筆墨未酬當世  
願高操猶負昔賢求可憐資格殊堂陞長使山林嘆  
遠謀公謂環溪先生  
生平知交第一

又

玩月亭前月滿城羣公坐愛晚風輕謝安理髮人猶  
晉劉公幼凝高士雅  
度公叔祖善詩靖節明農稻匪杭枕石飛觴誰  
伴侶彈碁擊筑任縱橫只今兵燹風流盡老淚偏知  
向爾盈諸公皆一時名  
今皆亡矣而千里○君復歿故云

又

君年先我財三歲抹淚於今十九年豈謂桷响秋雨  
夜徒成蕉酒若敖天昂七遠道空無路歷七傳書定

藕灣詩集

八

幾篇有女有甥君記否達哉俎豆已能賢公止一女  
遺余第三  
子佳品甥六人○壬戌余請之  
者學將公慎齋千里入鄉賢

輓顧黃公八首

茫屬從難過市閨草堂初見鬢毛新何須下榻方知  
已久識高吟是故人江上雲烟欣供客籬邊花竹不  
言貧豈期十載西州淚偏向毫筵獨滿巾

又

江城春盡水花紅好友相逢水氣中大叫不知雲滿

塵微吟方覺鳥啼風樓舫澤邑驚吳郡細雨頻垣識  
楚宮此日丹鉛興廢後滄浪擲筆古今同時談長益  
公借校余詩時  
海寇震警吳邑

又

樹香不盡半連空萬鳥啼花萬竹中好酒盃上酸意  
綠疎簾寸上隔燈紅池邊大署中心願中心願貞譽  
先生亭扁名  
杖底微窺客鬢同猶憶孤城懸落日他年江閣數歸鴻

藕灣詩集

九

又

君家學術兩程翁塵世餘妣萬里通山竹露林還古  
處布袍革寫嚴宗風但聞崇正聯燈火崇正書  
院名更喜  
期願老固窮千載雙碑懸墓表至今高照白茅中氏顧  
二夫子曰巖桂巖  
當世有二程之稱

又

白茅堂上氣如虹却扇忘懷憶邵公一代羽冠簪纓  
幾廿年安樂醪醕中九重詔下直欣向萬圖書成自

錦豐豈謂蒲輪非夙願是亭依舊鎖清風自茅黃公  
書室以奉  
尊公貞譽先生  
時徵修明史

又

風華歲月傍天長不羨人間燈燭光宇宙動搖直氣  
象河山掩映舊門牆雜呈草樹從添色細列虫魚在  
滿筐猶憶藕灣頻過我絳雲橙雪遍飛觴

又

吟竄風物本蕭蕭濟北高呼柄屢操自是鳳麟還北

藕灣詩集

十

極依然江漢起吾曹九歌此日饒騷些三戶何人壯  
譽髦爲少大招君一箇無端清淚首頻搔新城有屈  
指海內耆  
宿江漢之間惟  
余與黃公詔

又

梅樹梅花去復還聞君原是夢中仙別來愧復生前  
慧選勝難逢異國緣遊戲酒尊無白髮馳驅菰苑只  
青瑣卽今空上君王殿應是僑崖別有禪黃公與余  
密言不便  
入墓志聊附之此異  
日或有傳爲逸事者

近編補遺

壬申九月廿一玄孫舉

憶在昔庚午 先代聖皇日我年方二旬我父年三  
七九月昂兒生我父孫第一今茲甲巳周復值庚午  
吉昂老白髮稠侍余猶傍膝八月試闈題見魯孫  
出亟呼高祖翁同拜玄堂畢肯酒再三陳座飯餘馨  
餽因思昔我生干支爲庚戌其時彌月誕我母不我  
恤倏忽齡背老老年黑如漆時聽玄孫啼支筇屢到  
藕灣詩集 十一

室惶七聲可思戒母藏宜密層七姆話殷滾七隣婦  
詰貴謝麟趾尊賤比蠡斯睡庶幾寢床寧敢異佛儒  
弼我生百無成空負六朝質余生前朝萬歷三十八年今經六朝罔極  
父娘恩岬岬難載筆會誦商周言貽厥惟虞失繼序  
勞祖功燕及希天騰于公門路寬王氏淮流溢念彼  
聖哲謀鄙也衷愈栗

自註 余幼孤不克事母又不克久事父亂離十  
餘年今老耄矣得舉玄孫覺繼序之稍衍  
也爲先父母  
喜而識之

春懷二首

步出藕灣門春露沾衣屢老夫杖鳩寒喜看晴天霽  
忽念客雪嚴萬木膚空怒董仲舒云大地且遍之豈  
惜湫深寓他年秋雨香黃雲彌宿圃妙爐日夕嘉筆  
墨傳幽素茲來緬枯槎格惟松霧殷勤勸老松無  
馨免委涸亭七日已昏石根滋永悟思嘉奇也李君作寒雨秋香圖

其二

埵戶念羣兒紛七各四字北望梅心鄉荒七雪盈塢  
藕灣詩集 十二

忽傳車上書函開水可數三兒整桂施蓬牕風似旂  
依人報夜除曉更雲爲伍低頭拜紫霞魂魄栖山藪四  
兒遊南園瘦石青山浦陽冰字有神草七試一睹大  
兒老校書白髮頭頻俯肅七暮色中亦倦他鄉雨濁  
酒不成行淒涼訊肝腑憶兒也二兒北試書來除夜宿梅心驛三兒遊閩建安四

兒省岳翁當堂

三子昂以庚午季冬之十三日應劉建安西席  
之約辛未獻歲余作二詩懷之

暮雪專爲別江雲凍不開依人雙淚落懷古百憂催

老父髦還好家書阻未來計時思聚首一步一徘徊

其二

怪爾非陶令魯容抱膝安五兒無筆墨一力果艱難

援七人皆暖淒七汝獨寒霞洲夫子地一覽尙加餐

一覽朱晦翁題亭者

次兒晟公車札至

已慣黃河路新沾沛國泥傍人猶冷榻緼火得荒鷄

藕灣詩集

十三

雪積天無岸雲昏馬怨蹄尙能呵凍舞飛扎起嚴閨

四兒環往當塗省其岳藍次公

春江何處好取次鳥聲頻散帙輕橈疾荒尊夜雨新

陽冰神作字陽冰在江夏內篆字鬼神泣于空中供奉月爲身更問東

流水蕭七見古人

南州訪蘇雲卿東湖故居

一片東湖月清波夜七寒千村留物色一市老衣冠

萊欲經冬煖書看隔代殘蘇翁案上止漢書數帙耳杖藜何處去

更閱幾漁竿

滕王閣有感

一自朝散去王勃弱冠爲朝散郎無勞馬當風石苔留愛惜丹

漆許崇隆易渡章江月難尋鶴嶺松西山清隱士嘿

坐止談空

其二

是日冬將半車徒競古蹤布衣誠草率雅望喜從容

謂宋牧仲中丞旅食疑雙燕歸吟仍四松杜陵雖老病不惜

藕灣詩集

十四

一枝筇子美將別鄭公出峽有雙燕作

荆門費瞿如避亂攸水遂屈之撰集盈筇寄余

詩有願爲執鞭語簡坤若書來云已謝世余

賦二詩吊之用來韵

行吟應我輩飄泊獨天涯淚盡瀟湘水身牽蘭杜花

忠祠憐墜露鄉夢數貽鴉饒有詩篇在離憂莫怨嗟

其二

寂寞岩前地應知尙薜蘿瞿如居處名薜蘿詩及集古唐宋元明皆名



花 抱愁花徑冷嘯月野風多故國煙波斷新書鬼魅

過相思不相見長憶枕漁簑來詩有同心在釣簑句

宗人進象厥初枉過藕灣兼携余舊點杜集至故未

語入

一徑微茫盡千山草木初到門飛鳥好開窗白雲留  
孝友稱震仲歌吟遍十洲園花如果寄何日飽風流

蘇人織蒲爲茵細軟可禦冬寒有以二幅寄長

沙李文正道經敷五太史太史留之文正詩

藕灣詩集

十五

紀其事今年癸酉夏廣州太守劉以長幅寄

余喜而志之

嶺南太守誇劉子寄我姑蘇八尺蒲巧織已看花似

錦置床猶得軟如膚高吟瘦日容妍暖溫坐涼雲暮

雨孤爲問長沙李相國何勞展韻嘆空娛蒲冬暖夏涼篇中多

約畧文

癸酉喜接胡念蒿扎

貧來喜接故人書七到貧交貧勝余三篋止能窮訓

士一官何至食無魚羣英鎖院千裘腋公與修楚志爲總裁萬

里膠庠百代儲公原任江寧督學終上蒲輪謀國計成編那

得老居諸時公以貧館穀舊居

其二

大觀山側太常居太常陳省齋每邀集同人江漢沅沔儼聚廬下

士君能師結襪持衡我亦愧鳴珪樓前黃鶴春無恙

前裡巴人夢有餘一別自知雙鯉約間增三復淚盈

裾時暫別陳氏公淚下不能止諸同事無如此悲摯者

藕灣詩集

十六

陳帝侯族弟進象以明經遵例對策岳陽題里

喜賦

少年挾策事南遊千里江山一望收日月不荒吳楚

路烟波時帶沅湘流良朋歷七訓知已雅調翻七說

帝印舊庭對燕京金水橋未許杜陵青草畔高橫雙鬢倚孤舟

邛竹杖饒子唯遊蜀歸贈

粵嶺邛都竹杖區漢皇初建爲歡娛胡爲蜀布今難

見徒載且蘭大國墟蜀布初與邛竹杖同入漢稱往物漢異之武帝以易郡但嚴

且蘭川君遂以邛都爲  
粵焉郡蜀布未再見  
大節本來無去住實心自古  
足支吾我生少小如黃犢不倩他鄉一物扶

戊辰有豫章之遊旅寓江州沙河而匡廬僅二

里許十餘日待友人不至就舊遊所見志感

一徑龍嵒孔道通東林路接太平宮寒泉到月溪留

插疑有陶公共陸公霧裡山光常放鹿池邊蓮屋不

生紅文殊金相凌空任閱盡時僧枝數窮

寺右有  
明月泉

其二

藕灣詩集

十七

御碑亭側天池寺魯湧清涼出露台河號將軍濤滾

滾峯稱鐵帆

去聲

雪皚皚獨眠曾數孤燈月一杖旋驚

絕閣雷

初遊訪德岩師值  
師出因獨宿菴楊

三十年來芒屨老至今猶

怕話莓苔

其三

濟上高賢佐遠遊

遠上大  
師也

六朝文字本千秋謝公貝

葉嫌天近持老香泉任谷流生死百年真是夢才名

一代未知休水岩猶有匡生恨日七浮雲歲七秋

謝公

石門高賢

時筇有金僞仙翁一童子抱鷺立者詩云買得

青山十畝多喜從樵子結烟蘿竹空閒坐渾

無事臨罷黃庭換白鷺余愛其詞大似舒漸

鴻東山隱處因和寄舒並筇贈之

五峰深處編雲多雲裡幽人帶薜蘿近日仙家食筆

星籠中應送好紅鷺

藕灣詩集

十八

藕灣全集二十九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仁熙撰仁熙有雪堂墨品已著錄其詩凡初  
集十卷二集十卷餘九卷則文集也初集作於前  
明身經離亂多悲苦之音大旨宗尙北地太倉厯  
下諸人未脫摹仿之迹其論詩謂時弊雖深慎勿  
相救公安救厯下至於佻竟陵救公安陷於孱其  
與王昊廬論文書謂歸太僕之文秀善而衷於宋  
氏之理秀善則易柔衷於宋氏則理信而詘於氣  
又謂瑯琊厯下與毘陵歸安兩家角立毘陵歸安  
之流幾欲駕瑯琊厯下而上之然徒以其秀善婉  
媚沓迤千里白葦平疇者又安能服瑯琊諸君子  
制作諸大篇哉蓋王李勢挫以後又復申舊說也

芝在堂文集十五卷

〔清〕劉醇驥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芝在堂集

十五卷》提要

劉千里芝在堂集序



劉千里名醇驥楚之廣濟人也  
力學不倦保定王念尼督學楚  
中嘗延之以訓多士乙未廷試  
至都於魏環溪座中晤之因爲  
紹介而相顧芝在堂語其生平  
所著也余觀其人醇謹自守無  
世俗交結走虛名之態而其所  
著書推尊周程識議俱非泛泛  
者是以樂爲稱述之夫楚之學

行不振久矣囊中郎鍾伯敬譚  
奚夏非不一代俊才也而柔情  
麗語不肯擺脫似非壯夫所爲  
近有厚麓大雅復作盧爾唱唱  
余和汝千里從爾羽翼之以邁  
德修業勗勉後學他日心得必  
更有進焉者茲篇實爲嚆矢矣

劉先生文集序

劉先生文集序  
國家氣運每與人文相爲盛衰  
越觀前明方其黃圖鞏固福祚  
昌康則王文成振絕學於千載  
山陰泰州盱江相繼發揮踐履  
孔孟精旨亘古重新而空同升  
菴弁州滄溟亦復奮其才情博  
聞服古典則以勗繁聲光以革  
陋隆隆皇皇與三代同風也迨  
其多事而道學微言寥落人爭

趨於拘滯粗疏章句外鮮契悟  
矣其以才名著者又習爲巧佻  
纖僻聲格卑下古風盡喪焉是  
固有氣運推移不由人力者乎  
而時則

盧序二

尊師劉千里先生實生其間先  
生家世宿儒仕不克志生而敏  
異夙成沉精構思於天地古今  
之故少時下筆千言煙霏極狀  
才名傾遠邇旣乃正念性命析

理毛絲真修審悟造先天透物  
始其於經術粹焉而文亦不廢  
當是時耆儒鉅公猶多然文成  
山陰之學空同弇州之詩文邈  
如矣先生且憤且勵專力鑽攷

盧序三

期一得志大行其道於天下挽  
時習之衰而登諸隆盛前後受  
當事者嘆賞旌拔題以命世材  
屢矣三楚無不人人能言先生  
者東南士類聞聲而思而累不

効於司司其道不行竟明之季  
莫與伸也遭值

國朝鼎革先生蠖伏魚潛德業彌  
邵徐應鄉校歲貢而戶庭未出  
白賁丘園高始得具束修禮拜

盧序四

先生函丈焉耳盛名久一從遊  
而數十季聞見遽盡不啻決西  
江而腹灌之別睹一天地矣扣  
關擊節未幾遂聯步南宮忝入  
館閣班侍從高雖不敏亦有道

作人之驗耶夫道在則出處一  
致何足爲先生輕重然先生學  
與文皆盛世之業也行者值季  
世而業不効今國家創興山車  
水醴

盧序五

望天子方側席求賢破資簡拔先  
生乘幾利見濟時澤物於是適  
所矣將見明之較行之其事爲  
益實登高而呼視閉戶而談其  
施爲益廣從前抑鬱於有司者

且幡然揚鴻毛之風羨巨魚之  
壑哉雖然書則何可不傳傳其  
書而人知先生之不苟効者獨  
爲氣運藏其身有待也卽欲爲  
盛世之學與文者相與鞠躬師

卷六

法千秋紀業羣海內特爲壇坫  
豈特高也惟高受教有素微言  
大作竊窺淵源宋人羨蔡幼學  
陳傳良師弟雄視場屋抑知文  
中子鼓琴一室而攀龍附鳳弼

有唐三百載丕基皆往來河汾  
者耶抑知程伊川聖世逸民大  
振師道游楊呂謝賢能景赴耶  
况先生一出而道行績赫賡明  
良之盛者方未有旣也書特其

卷七

左契耳先生著作甚富文集若  
千卷易論若干卷明經闢道若  
千卷其學宗文成才華兼擅而  
歸根造極有諸文人所未及者  
高銘心欲盡請付梓公諸海內



會里人倡義先梓其畧以行恭  
爲序之夫先生學粹行修自信  
近始然亦是夙觀聖仁風俗好  
善之美也

門人盧高謹撰

盧序八



劉千里文集序

余不佞謬負縉紳之癖通籍來遊  
於京師四方所至贊達仁人耀  
當世者鮮不擦几杖從之贈編  
紵訂之回念二十季久待遠致  
李  
欽欽恐平仲獨有春秋爾乃入  
楚而交劉千里又大過夙簪所  
望千里蚤擅弘才負赫赫名楚  
當事者屢以命世推之海內勝  
流恨眾讎其面而閉戶潛修學

問品行醞藉日深故來茲見龍  
致身上國隱然具安石東山之  
槩余初從耳食之神形俱肅欲  
亟見暮不能旦因遣人具名歷  
更舍修幣聘禮而千里惠然肯  
來則謂余不佞宜方簡樸聞聲  
而得臭味焉不欲慕矯激勸使  
省輟車也及時其緒論察其風  
度大抵高邁耿自立不屑徇流  
俗俛仰係於孝友廉讓臨事較

然一談而亦不輕諉已於不能  
涵泳性理得古人精旨悲天憫  
物遂欲以身救之蓋毅然儒者  
也既而獲讀諸著述則復博雅  
奇麗皇皇乎或爲黼黻或爲鍾  
呂展脫溫襲儼置身秦漢上礪  
响嘖而帶五漢舉亦社封其中  
書猶不足以寵之夫文固儒者  
事哉然儒而不文多矣儒而不  
文而世之偏材馳驟矜一藻翰

以角易簡畫洙泗爲鴻溝奉游  
夏而壇幟之終不相下則聖道  
裂矣自文成公豪傑振古發良  
矩秘藏以正人心而更刺露其  
才情於篇章序論海內文人始  
本四  
有所宗匠大洲荆川諸公繼之  
文質彬彬萃士不得恣於文而  
曲矜燕以掩其陋固甚盛也千  
里慨然奮興大儒不作則聖道  
若昧研心良知有年其於文成

宗旨秘密旣旁通靜悟厭倦兼  
民矣而猶含蓄待時且以其積  
聞強記敷博雅揮奇麗者與世  
人徜徉曼延乎述伯之林意俟  
其知深信熟乃以聖學語之是  
李五  
故儒術未用而文承先著今全  
集具在詩賦傳記序次論說諸  
體各脩皆嚴法以鑄其才淵神  
以馭其氣本義理微古今蓋自  
大儒遼而文靡咄咄如鬼格磔

阿紫如鳥獸之呼千里爲撫然  
盡心者久之故欲以身救世而  
先於其文見端文體正人心可  
漸正也命志若此視大洲荆川  
諸公何所施其軒輊焉卽微不

李六

佞孰不矧愛敬而金石布之惟  
不佞二十季交遊多賢達仁人  
入楚而又得千里大過風簪翠  
也深自慶幸耳雖然千里不僂  
爲文入世可文人置千里乎伊

川草廬皆潛修有道由布衣徵  
出而爲一代師迄今誦元祐至  
元六臣能以人事君千里家學  
淵源方壯歲讀書修行克追古  
人序貢鄉校而家貧久未上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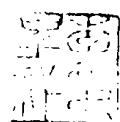
李七

官觀其次且不欲苟自試者方  
今

聖人在上重道崇儒則所爲大破  
資格克灼本領而出之亦當世  
鉅公碩卿之任也在明時文湛

持陳明卿馬素修諸公皆爲千里序家集余今又爲序其文以公同志異日千里儒效弘彰知余好書之不阿云

晉陽李昂祥題



劉千里芝在堂集序

千里起家廣濟甲族及余爲世交余先亦廣濟人廬墓尚有在以故於邑知名士多訂誼譜云千里尊祖翁思郊先生爲積學者儒讀書漸史氏鳳廬序一

山之別業暨余先嚴相友善契托忘年朝夕還還無間尊翁孔實先生復繼之其一家著述多經先嚴手繕珍襲藏間出以示余曰此廣濟先輩作子善視之余時方髫髻雖不深省至

今念之猶覺先嚴諄誨鏗鏗在耳也  
及千里與余年則肩隨庚申辛酉間  
均以童子受知閩周公聚九時余之  
心慕千里亦猶先嚴之慕思郊孔實  
兩先生焉嗣是余兩家先人相繼寢  
沒而千里及余又時地多違疊丁喪  
亂相慕雖殷而邂逅之緣無由數數  
矣已丑春余倖得第且卑卑就一官  
時千里亦適應明經選當對

天子之廷意其久困不遇或不難貶志

盧序三

以從固夷然棄鵠就少司空李公五  
鹿時以少叅節駐江黃間聞而高其  
義爲禮致之置館延生徒受業千里  
自是益肆心古學卽其先世所未竟  
爲闡究發明凡執經問難其門者莫  
不虛往實歸從游之盛無異考亭之  
在白鹿時也余適過下雒李公舉目  
告余余謂李公曰千里之學得之紹  
聞淵源有自矣久晦不顯非公孰與  
振揚乎李公不謂余言謬旣辭去南

盧序三

北分軌又數年千里始游京師雖落  
落不求人知然一時聲名藉甚長安  
諸貴公咸折節下之栢鄉元老至嘆  
服曰爲理學一宗繼儕鶴涇陽而起  
若端在茲矣爰有雅說集詩文溯洄

虞序四

集之選自是海內人士爭嚮慕千  
里而願從之遊者其延譽固有所由  
盛也後余在津門致一函爲千里候  
備述世交爲悲鳴悼嘆甚惜良晤之  
難千里時雖有答而覲面終阻丙午

夏余方駐虞山千里扁舟來過握手  
懽然道故甚快生平出其乏在堂集  
以示其文多因問答辨論推究性命  
微言脫盡俗儒詮諦旁及傳記吟詠  
其意咸有指歸非徒侈詞華聲律而

虞序五

已也余讀數過甚快平時所以嚮慕  
千里者或憾千里以宏通淵雅之學  
內之當使校書石渠天祿中印外亦  
宜補郡邑郎官俾稍殫其蘊柰何累  
世不遇竟以韋素老惜也嗟乎此不

惟不知千里並不知千里之先世者  
千里之祖若考兩先生皆負才不羈  
拓落世事及千里則深沉廉退嗣續  
微傳其超然塵外芥視軒冕乃其自  
不爲世用非世不用其人也且其族

虛序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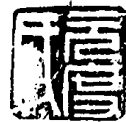
多顯貴令少屈志委蛇烜赫名寧爲  
多讓其累世以來寄托高遠固不之  
屑屑也乃其著作自在足呂孤傳其  
傳也尚不以文章矧科名乎余其深  
知千里者故序其所集之書而并及

先世之交有若此也昔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立秋前一日楚

衡通家眷世弟盧紘澹巖氏述於

海虞署中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弟劉醇駿龍友校

姪唐雅萬輯

賦

宜秋賦

槐序移兮荻波瘦  
芳星伏兮蓼風汰  
運商節之玉律  
兮升澄景於素嶺  
氛埃北其高塞兮  
端緹繁而清聯  
於是炳暑遊事晏  
溫多暇匪燥匪寒  
乾朗坤劃恣俊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年於玄霄兮浮雲  
滂乎茂露霈鴻漸  
而有儀兮涯蛤  
化而陽嬌時則兮  
旻薦爽涼收雲  
靜嘆轉儼儼其  
佳入兮顧嬌嬌於  
洞房腰無難之  
怡悅兮經拓落而  
彌長鬱精蒐於  
憔悴兮儲山靈而  
展難難求茲良辰  
兮宜騁望罷舉心  
兮涉莽莽躡鳳文  
之輕履兮峨雲  
華而未壯輻輳却  
而不仰兮統扇素  
而罷揚趾豈微  
緩兮顧影同向燁  
兮鸞翔日而振彩  
紉手蘭條風而  
遺光衢路駭仙降  
而靈邁兮卽之聲  
薰骨而媚裳嬌  
四侯之儼朗軒豁  
兮淨洪泥垢圻而  
爲宇倚高堂之

崑岑兮徹寔遠以危  
處勞鼎宮竊窺崔嵬  
之合歡兮  
藉含笑花兮時相  
思綠桂魁壘而酷烈  
纖兮楓凝丹霞以  
回互瀏漉丹欒條  
轉而枝揮兮俯曳蘭  
翩然而  
奏舞芙蓉晚出其  
特曰兮涉而振皓腕  
以盈躬沒秋水於  
橫陳兮倏睇眇而  
波如雖從容以赴  
閉兮悵娘媛而延  
竚細絲絲縈其懷  
兮紫苔離蕤疊其  
苦珠箔習於珊瑚  
兮雜流黃以發紅  
展蜺神以拉拈兮  
寶鏡照而獨晤  
動青女挾霜以潔  
志兮帝子問參差  
臨北渚娥輪亘絳  
空而漢秋兮歷蹤  
跡以徑轉欒跂彼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纖擇儼於監光兮  
措機絲而暗度  
傍皇徒兮悵其輾  
轉兮愈陟降以  
樛流投饋息以  
趨寐兮乍般旋而  
覓寤環珮結而無  
聲兮金缸銜而  
爐留托錦學於  
積中兮怯何其  
以問夜天蟬噪  
疑可攀兮明河  
爛其欲瀉鵬雞  
蟋蟀嘈囂長吟  
兮恍玉鸞嗽而  
來下伊馬卿繆  
重臨叩兮嗟車  
騎之甚都宋玉  
斯許東垣兮  
唐而攬大路  
諸駭齒其願  
遊遊時歲而  
遄遇日  
頽猶不怨兮  
仰輝收而  
臘故歌曰  
消彼江漢  
是維蘭  
紀川路則  
畏容刁斯  
展引商洋洋  
浩豫宕逸  
匪令茲

今易其存既又歌曰遭月露兮爲此期木葉悠颺兮  
使心飛及時可行樂終當授人永於是閒靡秀士琳  
瑯公子濯朱塵綈沅芷馳飛軫翳華芝穠區分之化  
佳指神容而速配輪轡眷以投誠叩青松而發誓柔  
情麗質增潤生賦我璋爾主爾壙我旒離風昔之懸  
絕兮憺安樂而于踞恩儀渴於想思兮報奚有乎瓊  
珞然後贈鞠旌似采蘋噫適祗室瑤席椒漿承瀝山  
鷄露葵式飲式食朱顏易醺盛尚猶徘徊樂之令  
德遂交接而忘疲皇天平分茲清秋兮示晶瑩皎潔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一

白兔賦

客自海外來挈白兔籠以示人一時喜詫競  
集錯履於其邸瑞名聞四遠矣劉子感其體  
質絕類不問出而物遂崇與之若斯其盛也  
援筆賦之

亮太陰之純精兮盥圓耀於涼幕循旋煥輝遶而勿

倦兮含盈縮臍肌以會寥廓攝衆水之華滂盤成輪  
兮照萬里無垠卑乎泉蘊黃河升氣滌濛兮皎鑑敷  
流而周作太古凝神而物現兮八竅踈居於焉是託  
出沒挂間煥華實之離離兮嘔酸醜之不任越趙箕  
踞霄顧舞臨恣廣寒兮嶷崎魁魼而擣不夜之良藥  
諒月姊之專靈兮匪玉衡之所偏屬爾其爲物種異  
夙成矜貴抱質淪垢濯氛禳邪拓蔽耗毫毛寒福禪  
禦列破縞紵而風回剪蒲穀而霜積迺立濛空萬物  
陞色明視赫其猶偉聖照狘而迸赤吐霞火以蒸區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一

爛門閤其俱射既似鹽沙之出珊瑚又象雲鶴之題  
荔支又似嬌粉之點龍點茲月矧微於中宵戴三珥  
而郭索於是辭碧殿兮涉天竺挾顯英兮來區寨戲  
海岸兮跳日紫參蓬閣兮隨鶴仙頌長波晶晶天彌  
銀闕兮已身渾淪而渺然微常凌厲手物表兮懼橫  
目之不宜既而寓跡飛走投人馳遠和光折節攬赴  
聚儻寂林薄共寡朋札隴原其罕伴經綫影之聞聿  
巖嶺兮標形彫而獨擅綰捷輕矯而就樊籠兮灼  
流星之笑漢態容與以反側兮去驚林而泮泮初動

迤然而不屑兮任營營其未出焉時雖以金車  
語兮忽覺跋屐加彌耳而自閑狂驟焉而閑雅兮  
咫尺而跡攀謝素荆芥漫勾欄以屈伸兮施崇  
則其欲電胸曠蕩高敞無涯淡兮偶闖入而未  
疑却蠅迹剗蠅涎而不蒙纖末分塗無妨傳  
其爲妍混入煙塵無幾已兮營濁世潔身而不  
鷄曳練衝狹而暢出兮從校之未容輟斷縱神  
焚人兮抵䟽察而勉習少倘望雙珠之破暗兮  
不暮而夜箭易關雄駿辟易其前却兮燦爛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之重觀於是達人禪氣猶徒掩曙星麗頓止蹄  
廢狎獨猗猗之狗方落勢而爽竟合盧楹木之  
波影而掃跡維淳幹之超偶而微雜兮觀者偏  
仄脇肩以累息環劍履車馬之陸離緒紛兮  
踴而用蛾醯質陟降以稽徵兮訊著龜以省  
揄揚替誦而相玩兮山川增其清麗綢繆  
休兮天海茫茫而爾胡期薦菰芥薛雙親以  
食沆瀣寶屑而亦未堪之抔援激引發其微  
絙惡應石而不嚙以悲恍應瑤龜於斤字兮  
并羽衣

而舞傲怪鹿紫纈妖狐霞褕兮仰濬聊而影  
田之純虹兮杖鳩立而叙燕飛使輟而暮茲  
兮庶素景之全儀重曰吐生神嫺迅踪獬  
兮慕絕高深雲步飄忽蟾蜍嗟及兮巴州  
池鼠首傳卓異兮蘇阿羅寶現璋降精誕  
體呈冰玉日橫丹成賤雞黍兮猿狂漫漶  
屏清貴兮挺遊天苑騰踴尋常不狘而榮  
楚我月號辱先有體祥延兮曾踐孝盧顯  
其潔朗兮茲集昌明挽爲白責以煩文章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愧恭賦

潞潞先生處乎塊澹之虛遁乎峭阨之址唐陳  
而玢積甌甌鱗次而蘚紛臍悅計髮人跡  
不驚方嚴裁俗惟時原野秋森嶠落暮間  
擁山松火斜而帶戶則有物焉托茲階壁  
假蝗其似黝質兩靚光澤髮射其名曰  
王孫促織其爲物也吐氣好鳴巧注流利  
倡族肆志効能吸餐佛勃竦勇彌漫始猶  
雜繁沛爾騰奏霍漢凌騁汜濫搖颺清厲  
性猶

趨聞負忿當仇若勝勢捷剽疾橫潰旁午悲滿匪節  
斯按匪韻斯篇煩緒錯比機杼歡會春陰陰晴不爭  
爽氣繞手牀席蒲伏聒絮寒女攪窹而思紅山人警  
坐而愛歲固只傲能徒舉抑翊易明北情如羽一蠅  
謝潔者矣先生晚近習僻如坐殊屢不能輒誑其流  
倘謂是天下之妙玲也俄而商飈墮葉艸露

靜鞠垂丹橫漢淡迥有踰躐磊落之徒尚貴佳

士挾風貽蕩蕩輪其志高懷感秋仰景解釋掃

列翠恩布鳳翻之席懸紫綃之帷若下宜城之酒美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七

山陳而江雨至白波九射勦酬命醉蘭膏照衡引月

奉日甲煎鷓鴣煙交霧濕其樂只且結呈衆伎因使

丙疆宋灌左驥龜年之徒肆洪鐘編管磨何琴瑟撰

等笙樹華鼓絳蕭管扶輿併會左右異趣先生亦且

受之交改塵場之駕福掖盤薄風手風濯耳

而待欲有發其枯兀焉徒觀其器具而未奏也埋彌

內飾經營彷彿息自整精氣儻莽旁皇欲出與與

伎儼少焉合而始作則若行若息徘徊而淺深隨

度謹慎支吾濫觴屈膝蓄積扶踈夫其勢之所動偏

然知苑可以解矣既遇放逸直往澶漫通達舒徐跌

宕委折趨赴案衍進而不疑絡繹來而若故紛葩克

斥飛灑離屬波風蕩窟珠轉轂驟高而不削潤而不

吳棧而不甄剛而不繆疑而不滯嚦曉而不沙汰滿

依雪魁竄交及明別系分散經劇緯軒輊咸宜櫛比

連理盡極所之累無滯靡索簪待抽儲與不已若偶

爲其激壯則拂及稜厲劍戟悲澁奢析揮旌哮呶奔

百既乃變焉遠引宛轉盤桓因任回翔久而徐安又

有清和閒雅欽奔自適幽莽不興若無卑激至有諸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八

變錯綜宮羽齊同萃精道迫崑崙生風雷不離手五

聲八音而窳巧盡致戲按操搏嗚嗚吐合大成而無

所憾焉於是四坐婆娑帶緒不禁因弗欣喜傾欬忤

舞謠衍解纓帶弛促襟襲風神溢春心創曉而迷亞

咽喚而夷猶升玄鶴而霄蒼儼鯨魚而淵遊天地構

蕩思知沉浮先生蓋亦飄飄焉浩浩焉縱身繫也拓

神遠也故感異則中移入深則變出是時俯尋恭響

已閉寒掩抑頓散慙忤寂寥絕滅悶若無氣雖銛拊

而發之不可復聞矣先生乃縱裔玩肆斟量銓次又

而自恨曰窮寃且焚木石爲類兮岑岑蔽虧我陰曆  
適兮風沙奔互惻愴景秋兮哦蓋抑揚韶英齊盛兮  
荒僻晤語不覺夕永兮矜飢雅樂情懷中醒兮振聳  
門玄光風動景兮爛熳廣大紛靡定兮稠次份礫謝  
寒觀兮泰畤穢鄙許瓢寂兮么靡音重俛憐愧兮詘  
將格礫磨諸阿紫均匪悠揚兮世有祥瑞麟曰善哉  
鳳歸昌兮鈞天最奏洞庭叶應以爲相羊兮

芝在室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若

劉復元貞子

校

董再舒漢存

詩

五言古詩

春懷

華紅有濃澹艸綠有淺深細推寓至理旋與爽幽襟  
春氣故人似酒酒豈無心借漢飄宮殿分榮佈園林

芝在室文集

卷之二

五言

佳人思綿積感此積愈侵攀香抱絳雪折柳盈黃金  
回風爲寄語懷人重好音

雨舟

感時之作也時崇禎八年

青瑣艸明韶黃鉞奏膚功立身未跡茲遐以稱英雄  
應運養本末一往匪所畏至寶必溫潤大器必欽崇  
丈夫重知己肺附列諸公爰有故心人江南采芣芣  
出處成踈澗客儀渺秋穹薄言往從之顧步轉愆愆  
市解林間躡旋登川上舸雨氣甘肝眠河精瀉楚東

靈泉洞  
靈泉如龍吐綠液含亦同輕濤扶機去暗與濕雲通  
漁裝釣父烟鷗踏西來風素鏡沙際倚飄緲生青楓  
慮平境易愜情劇感無窮知阻習周物履剛增鞠躬  
過會良多故內省自始終

靈泉洞

西南多奇峯洞古益其尊幽僻絕來跡曠士獨相存  
始望筋骨整踰險裂雲門泉流剝盆氣咫尺忘羣喧  
陰風斷六月北陸霜已繁鬼神鑿翠住怪石鬱子孫  
殊少苔蘚剝堅貞搖老覓瞥駭花浪闌龍貌勢各奔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酒熱

松火煨殘甕酒熱還自斟枯魚南蔗服和味聊爾任  
甘肥媿青銅志得亦蕭森醉輒作泥池漢魏豈當今  
如意鐵禦烈叩物霹靂音試問茲何時歲暮雨雪霏  
巖寒閉天地凍合山谷陰白光冰樹擁樓色隨風沉

春發破  
入南雲外尋酒煙樓古樓頭寺獨來  
斷牆崩孤竹市下弄丹脂人穢狂所埃塩隔秋  
魂豆其苦難須他荷樓林舞更細胆薄須細虎豹禽  
升深藏輒長勿傷汲者心重裘與絺絺乘運能冬  
有什饒勝暖有氣歡精深耻作怀杆舞當成梁甫金  
怒集哭還漢里領雪山岑

孝懷金和卿史涇川王公公副使視楚學醇醪  
獨辱命世之賞今從郎陽巡撫還吳

郭許員青銅品題結止紀鄒云周喬夫太守觀遠  
春在堂文集卷之二  
醉彼周侯射蘇綽王佐爲長源英領蚤九齡交誼醇  
醉衍趙學究博訝垣星強往哲特達皆不耳論理  
衆皇詣藥性義和習鳥遊鸞發興祇病琮璧豈稱珉  
銀氣月騰踰不見同時人修綈漫古井平地照星辰  
門庭雖肝案振皮惟方異擲斤驚吃集無乃太輪囷  
所作帙盈卷猶較饗食親發狂自歌舞恍惚每疑神  
流俗偶規特短長難直陳公昔視多士高懷越因循  
手劍割雲霧鑿空開秋長鳴喻生平決未屑履歷詢  
亦奇試知已醉語率爾仲果獲擊節賞贊揚宜辭煩

六經開生面，藉若聞韶鈞。融冶光陰深，不朽在雅馴。  
長舫天半雪，羣峯安爲臣。楚文步奇秀，精精相應麟。  
模範照碑版，允令墜絕塵。衆長縱橫具，著述天地音。  
表茲命世材，弁冕四國均。歐安繆滋美，怙怙難重中。  
願藏什襲中，他日驗宗因。萬言鐘鼓播，遠近服維綢。  
石廩揮大雲，煙波洞庭津。江漢大王風，黃鶴俯霄垠。  
白日欲射海，天鷄揚其晨。周道植木永，寧復荒荆榛。  
丹屐遍梓材，勛業起席珍。朝旌旄理謂，可撫軍民。  
西顧卽襄路，形勢控雒秦。連年盜賊踪，州郡風悲辛。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一

四

五

精彩壁壘變，鈴閣坐恰中。枕戈望烽燧，道間捐金銀。  
獨蒿蒿策目，林幹雜薦紳。師貞運三捷，須鬚遂失真。  
時艱長豺虎，身耻圖麒麟。解龜還三吳，暫思秋漸華。  
對客掃階藓，吞聲理釣緇。旦夕降溫旨，猶整舊絲綸。  
憶昔登龍門，顧盼何嶙峋。神駿涉萬里，景遠光園賓。  
琢磨伏儒術，沐浴徒斷心。歎顏淵齊家，愈原憲貧。  
荷簷撞巨楹，雙色接蘭蓂。置踵華岱巔，呼吸日月騰。  
倅雞拜更老，鄉飲貴有遵。矧辱大夫契，敢忘君子仁。  
婉婉切几席，迢拂溫溫春。常恐射龍技，不展蒲車輪。

蟬應鷹始疾，氣至桃葉蒸。挫抑詎須避，信此心懇諄。  
堅忍厲風骨，委夷金石身。偕行俟厥時，庶以保松筠。

送范起叔歸江寧

故人來仲春，杪秋送南陌。月何忽馳入，生難爲客。  
歡台非萍荇，委曲說所屬。汀艸青，但煙楊。鶯語天碧。  
短籬避塵踪，燈影對嘆息。濯暑當遠昨，酒酣氣未白。  
蛾眉翳翠睂，調弄遊假借。空窅割天地，恐有屬垣迹。  
比臂五尺牀，通融未覺窄。長江走我筆，風濤破繩尺。  
蛟龍雜電怒，猱猱勢鬪結。暑師愛復驚，進退妨搜索。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二

五

五

快意仰吞之，恣飽解暑射。怪質鮮生品，鏡花爛如石。  
市井昧雅雅，玩高估買甄。飽食樂取狐貉欺，之以絺綌。  
芻狗薦當塗，普掩麒麟趾。慕慕藉歸愈，期君祇班荷。  
南山夜何長，半側須成戰。虛懷不自憤，張目爲我暗。  
衣冠懶整結，遇物輒欲擲。耳露失顏色，不如食黃蘗。  
秋風掃愁輕，言別愈脉脉。落葉怨行舟，飄揚同風色。  
秦淮水漸清，月滿鴛鴦宅。香閣增粉澤，攬衣步微覓。  
翠轡變光燭，兒女髮覆額。暖開時春酒，白雲開霞。  
我亦霄鸞姿，萬古岸其情。激賊水，到天竺。早應百。

相憶勿徒勞矯首望雲霓

傲春壇

驪項表董宣因熱笑梁鴻豈知屹立性爰在草木中  
縱曰大道旁離奇有檀樹百花謝將盡枝葉尚未傳  
高木披袂風古色凝江露媚蘿嫩綠昂藏不回顧  
池藻蕩流光浮華不肯務長夏畦圃榮折柳如佩璐  
晤爾解人愁遲回春未暮

其五

春光我所爲耻與萬物競根幹受天厚矯然成力命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堅忍默不洩雨露任其運象條傾過時亭亭方獨盛

南京登報恩寺塔

英主成大功百爲欽密勿氣降能仁尊謝慈悔肅殺  
國初物力饒所作必宏潤南寺巔幾勢造化靡遺暫  
塔湧衆高愁孤標撐恍忽牛首鷄鳴端翠迥頂齊出  
宮殿氣退却鯨鍾低窺發花草綠不到白雲俯出沒  
秋色海外來長江稍奔折空中羣響合樹杪送凜烈  
今朝名勝存數之無毫髮靈壁爛五色照日光軒豁  
殘規根帶忘屨怪海盤結況復法王身徧界縱羅列

久中時掉臂靜任防抵突咳唾毋誤輕疲視慰優渴  
勝會華嚴生拘斥渺一切梯蹬墮陰香始覺攀緣絕  
剛風越兀濁努力須得拔

壬午秋督學葉旌高公徵余江夏書院修楚文  
獻錄書成賦別同志

桂靈惟處桂玄郭可續貂瑤華肆采持海氣隨飛鱗  
敵袍敵秋色偃蹇如無聊車馬一以奮倚伍軟同招  
把盞抑慨懷事過餘寥寥登堂拜祭酒知我禮數超  
亂豆胡鞠糧持世文嫻姚春秋付清夏今楚殊匪遙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碑版載赫奕亦或防風漂網羅難一端但欲三代昭  
陰房笑鬼火筆力掣生鵬見間斷嫌畏風霜起摹描  
是時秋冬際滿日多蕭條院古鳥跡荒落葉常飄飄  
灑然踈澗至江漢上芭蕉而諸歷落人取適几席饒  
馳起步芙蓉直至桂月掃洞庭傳笛至贈佩背蘭蓀  
鵲尾射百國光接煙江湖跋踵望前哲茲世徒僂僂  
楚原富杞梓楚宮聚細腰雖未婉鍾動耳以脩風謠  
思罷姑復散深山觀道苒

初冬張邑侯墊心柱過山居



身由起天際盤鬱九龍奔瀾氣長莽莽野雲無如春  
在綠春佳色惠神含香覓古跡歲月倏然有名勝存  
通諸葛宅故擬謝公墩君子携光風來遊式翩翩  
細容金玉度爽神鍾呂言拚席具蘊藻寒袂指丘園  
愧非主人禮粗率性可原道儀慰樵牧山景飽新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二

其二

白日寒無盡羣峯開氣翳煙窓泉石來門屏足清麗  
手能前致辭客坐香失際丈夫期青雲相傾以忌氣  
噴薄虹霓生浩如滄海勢解劍贈千金咄嗟了執袂  
英風郭代公拘思堽先逝精爽動秋艸骨冷山光閉  
先人昔藏青冢草蕪飢有塵彭澤林逢茂推分忌形  
微高義獨凌厲言之不能長感激流雙涕

秋日至舊市值族公幼凝同張長人勸陽寓歸  
別久慈籍厥明長人取池魚來公烹而沽酒飲  
因各作詩

世外青肝膽連時踪跡澗神感湊舊遊門庭喜激烈  
拱揖置勿爲兵間詢生活傾側勞十指氣多吞塞寧

衣襟涕淚乾已慰情仍結倏忽飽蛟蛭別面帶風雪  
張生本同裳骨肉通冷熱如我狂談合鋒鏑來哭元  
王人沽新酒嘉魚橫塘出所鱗雜蘊塩腥聞菜莫奪  
無婦厨味棘田飲意亦豁豁蒿長似人未歷蒼眉沒  
砌僻壽龜垂見客馴曲折秋聲綠時瘦斜雨雲脚滑  
墮陰淨燥煙桂楫清到骨湧泉蕩胸次又會天河裂  
顛倒羲皇人墻下古蒐慄長風掃積氛復此瘳儂渴  
士生抱幽姿刻作湘潭橘善愁亦愛身耻爲行路發  
共乘莽渺烏扶風弄溟渤治亂欠中間胡足論王批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二

中秋雨後過族公貞子精舍得月決飲

尋常思佳月清夢中秋來中秋橫密雨月光何由哉  
幽興不易愜緩步孤館開館前松風奏聲比等簾衰  
野雲飄餘蔭溪煙美夕氤忽然天東望水輪輾山腰  
同與遠水映高倚石門回素牖滿襟神亂影寫菰苳  
定肯覓棠舞羅列瓊樓臺家提薦新味海蜃開佳醅  
春月洗肝腑無復計瓶罍惟茲端正色喜與人徘徊  
酣睡嫌象筵曠坐空營續

通社詩

聖學淵宏師儒講貫而著前代盛時最重黃  
梅瞿聘君諸生日主濂溪嶽麓石鼓書院矣  
順治丁亥保定王念尼先生督楚學試士於  
黃舉通社委醇驥主盟當庠序荒廢之餘毅  
然復古人士咸奮起經明行脩太平象也詩  
以紀之

躬脩古所期名義世以持安有特達流寒蟬封其私  
大夫司教鐸歸重風化移睨目選翹楚言行式羽儀  
廣庭延接脩指畫任我爲始衍沙濶決漸入蔗味披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雷電雨如注鋒芒劍戟爲吏士驚研句酒然變色癡  
佻袂抱牘聽手前踵倒羈柱後侍班管刊腕懼已罷  
牛耳未深衣壇席開天陸太守諸令長聞之歎而嗜  
時意干戈日禮樂賒迂迥豫章榻解懸安邑豬肝麋  
三讓避祭酒孰持皇路岐瘡痂杖能起却黎井處卑  
錫布潯槁灰砥礪奪玉疵願弘暇自惜至誠庶繹思  
揮塵英風來左右整綱維襍襪毛羽生魁壘材木奇  
邦家獻賢能款金變吐黎太夫守令長紀功三代時

宿西莊

偶宿西莊下聞農事成黃犢避人去與蛋通柴荆  
大壑霜氣垂稀籬燈火明萬松落滄海寒星忽有聲  
食半飽猶在依橙開尚清遠城柝不至短寐日晏登  
高枕管四極鷄鳴天已晴

望橫岡

開門何所見橫岡當中天翠色起百里羣峯青不前  
精氣秘香藹異物挺貞壑矯首試攀陟下界徒寒烟  
給諫芝麓龔公往宰斯水余呈所作推獎過量  
偶檢殘貽其貽書悵然奉懷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十一

賢達多特契片言等宗獎耿衷據今古胡不矜肝貽  
繫昔希川宰茂齡爲時師節悅仰雕琢羹醴候調持  
鴻聲震三楚獨門鮮欲遲雅遊懷披搗品藻歷羣姿  
風氣何道上月貌頽波壯雄蒼石丈入清麗流鶯枝  
努力閱多士積弊乃在茲爲意氣揚淋漓  
珍重經十年未許旁人知斯文近寥落半由識者癡  
屑器混清廟竈婦謬美新機壯爭前風夜郎正結廬  
未擅離世照身辨銖銖或生舍嗚噓觀而強嚅囁  
所以墮垢網可且趨精爽得其長筆慰往息翺發

本世雲霧間述作悟網維

程上觀過訪贈之

塵歡倦崔嵬願息梧桐陰伎劇苦嘈囂冀聞清廟音  
臨已新結出閣多周領深良姿越萬象娛開始自尋  
兼之病初審神宇餘清森揮汗既茗適解衣竹雨沉  
荒徑鮮雜屐特來破孤岑好鳥飛花間輕風消鬱林  
微言庶相商可勿疑古今

贈饒厥修北土

故家風格殊雋立貴天質自負儕偶外古今得深悉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疎懶全其真非徒畏絕尺蛛絲蝸涎能遠割乃揮片  
十年公車人不克治華穢飽詩胸落日鼓哀瑟  
側身青埃中避棘羨潛龍勢雖爲京洛勉勃峭  
儀有治安書試回嘆慨雪水長江光嚴風吹威蕤  
努力慎遠征爲子祀康吉靜影憇魁杓功名堪程積  
期懷抱深把袂寧盡述

別李峻甫湖園四年矣曾夢來遊得吹燈眠洞

雪點筆畫湖秋之句茲集人勦宛然更咏之

適意必歸園規園宜爽麗誰容繁華中終日松門閉

負君豪若海勇闢忽成世衆景落湖光彌長花鳥勢  
掩夢藏諸觀選圖恐難逮前年醉一遊彷彿并相繼  
吹燈畫秋色遠夢枕聲厲今來露冬日結髮領畧細  
石人薛衣爛松壁風語通曲磴履愁澗多藤杖苦贅  
隔簾雲壑生莽蒼坐無際雨晴各有舟几席對搖曳  
悔不春夏臨溫眉照薜荔願逢萬古雪揀衾送寒聊  
微吟夜易深使人忘年歲

甌瓔洞遺址

亂石陰洞生山氣鑿空冥前湖荷花放香風淅浪亭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人在水雲出人土野草青夕陽風熱客猶說舊戶庭  
贈馮副使密菴

宋生乏瑋志游談目弁柳慵懷仇贈章續習詳奧理  
雅馴及膚毛雖高若荷美賈售梯膏梁立身擊必此  
典刑洵藝罔溫藉保簞簋意息車遂隱儒力增倍徒  
舊義紬繹新轉漣涵言言削跡巖壑靜蓬蒿沒殷商  
雅客破雀羅對酒鋒論起治亂世靡恒學淵斯足恃  
曠觀古人心涉物祇多喜願公拂黃眉從容待惇史  
全肯兒試過詩

辛卯季秋言兒週試時舊俗嚴初度家人豫設施  
摘符籙懸對伶僮間中規蟠桃石榴印蒸烘香陸離  
咸以脩傳送親戚贈匪皆澤銑剪佩飾藕心赤不垂  
手獨金魚袋素微履紅絲襪衫流蘇帶果側肩相隨  
晨起掃堂壁隙瑜參差櫛比物輝煌抱兒坐進茲  
我與叔兄循嬖婦門側窺首提紫雷峯照光暎淺眉  
毛穎忽揮看勢欲波露馳竹籍雙牙籤疑啼及復披  
其光頗卓學環集笑且嬉先世傳一經未習工耘耔  
尚荷所祈薪印免嗟棄基長壽升南斗百福女媚如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壽吳貢士初著

崇禎末年間天子慧付哲要路成靈驗進取悉割竊  
先生積憤久抑遇不得雪歲貢對人廷上書陳曲折  
宸聰讀嘆息直聲震朝闕艸澤潤是存焉奇懷氣烈  
敵褐耻鞭釋卷千蹄鈞砌策車入迎彩幕酒餘金抽  
孫影閉秋閣莽煙畫回沃布棋深竹陰承藥老雲池

迴風攪古人彌增謠緣悅強項未易枯精英竟驟決  
物理權衡微每舉必擊節傾懷付朋交酒後難遮迴  
牢騷累如山恐向兒婢說征過六甲周流光靡軌轍  
碩者富典刑仗倚神亦傑臂力矧兼人所造寧暫歇  
更煮南山石細研舊蒲屑習壽期並益頌然未端嶮  
復祖赤方

猗春迷遠近偶過溪西村土甕傾清釀花下勸酬溫  
初焉抱醉歸我交書在門墨陳風雅席古今類朝昏  
棟椽恐或折扶持須人行俳諧雖幽阻蕩檢恣詬喧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澆習沿襲貫詭譎矩矱尊倘匪祇在力未流勞簡奔  
激昂屢張目排圓欲招空山寂歷久車馬喧煩寬  
反復鶻雄談俊疾瘴氣忽軒大道淪煙霧斯文隨慰督  
風會豪傑身任重誼始敢敢辭芥辰質育精數鷄豚  
願言宜則覽矢志同榮

示門人李藎念

學記譬蟻術有斐賦切磋韶姿遠大期所賴師力多  
謬受橋術席模範豈容他聖緒寄如髮應機揮斧何  
不覺臭味厚古今隨變遷淺深皆有意務使知微訛

劉雲涼月出谷風水會

理開耳日豁開門具山

奚必搜門陽秋毫象移難勝與引樞要會

滴露際鳥鳴

修秀畫成嫵如

阿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劉森大友

程光國上觀

七言古詩

觀象臺歌

儒生閉戶不識天與地眼潤如箕痴滿意凌秋忽俯  
兩儀低古雅國初傳神器在齊虞舜玄德功馮相周  
公材藝事后世疇人添巧思雕裂混沌評名字陰陽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為炭造化工噴薄精英銅浪熾鵝卵模成太極圖三  
光列宿排虛無黃赤錯交機關活跳九轉較同陶史  
搜龍天矯扛寒暑嶙甲軒軒怒可呼天地倚人人鑄  
天範周顒亦費勤劬金佐風霜老失腥黹黹作石寒  
雲扶祥鬼呵護飛鳥拜綠汗肉忍苦避瘴憂溫破慘  
日光滑蝦蟆吐影寶氣殊鼎癸戈鑑耻玄奧報時早  
小仙莖誣自從盤古開闢三才白手美清濁如分葉  
六幕茫茫蒼昊盈胚胎素籥非形迹補石盜壤真兒  
娘世界豈辭供拘斥徑闢道里遙消訛蟾蜍居蟾

蘭宅譚笑方員指掌問虛空撮聚歸丈尺渾淪循旋  
萬化基子午顛倒攢片時乾坤有身終汗漫元氣肯  
受年歲欺靈臺候官問此疑汪洋師法各家知未長  
祇堪摩象貌管期灾祥

浮玉磯

驚濤雲崩楚山裂洪流努力當不能漸州地老抱幽  
石恒走江心伍欲騰確礪突現鼉鼉背軒昂微撲虎  
豹胸巧匠鑿天靈環壓水府一夜空中升更疑海上  
六鰲睡竊移銀閣波虛凌楚東瀾狂磯在挂聯綿往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七古

往昔斤斧黃鵠西塞相型奔風輪激轉神鞭舞浮玉  
之磯更孤特根如鐵樹形覆籃四周受月貯寒門雙  
流劈道零雲土停舟懸涉采芙蓉對岸分擘入鐘鼓  
今夕何夕江陽瀕細葛輕承綸作巾側身欲渡不得  
渡蒼兕黑蛟何太馴翠旌虹旆光閃儵湘君奄忽來  
東巡噫嘻此離宮侯館羌愈思兮愁人

秋風高

秋風高寒河翻素濤照見雙佩刀鳴蜩擊隼天不爰  
是處平原艸欲短澤蓼紅含春杜鵑谷蘭瘦作秋禾

羿秋風高高且涼商秋八月夜漸長虹劍刮緇欲破  
壁羅幃明滅空燈光夢裏吹作洞庭葉醒來皎月懸  
虛房中心如焚涼不得銀井碧漿生顏色清霜次第  
剪梧桐浩露微茫洗鴻鵠風力不可見但知秋清面  
焦餘杏子紗裂却鵝溪綢掃落深悲今古同還有三  
秋九月風

堆紗屏風歌

牀頭屏風尺五長來自姑蘇古吳閭吳人匠心好  
麗五色堆紗作戰場塊扎紛紜萬馬騎者魁梧勢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七古

更難羈鷹縶犬長羽獵軒舞前後如箕張驅馳沛艾  
形態具飄翻盡是綢繡縐什伍相集候飛走人須竿  
植馬羣昂燎爛百寶飾馳突鞭撻擊鎗倏遺光嗟此  
彩絲未成匹斷續續翻寒女恤流黃月墮羅裙單烏  
啼幾度停機出織成文綺照官室片月剪雲如刈葵  
花虬逐電須爾爲蛺蝶生色更超逸猿臂材官亦假  
借綬胡絛韋輝寒日自從關艸還車徒射熊更容天  
子俱盛事表章不可缺千秋獻作長楊圖

庭前桂樹歌

十載庭深生桂樹垂枝布蔓青成露殘秋烈日煮源  
泉百艸爛地周衰暮濃花爲此久未發黯然偃仰撐  
空幽兒童白手閒舊摘婦女綠髮虛新抽驚嗟既多  
轉憎惡芬名徒負理難酬嗟爾桂樹不辭亦不媿猗  
離闌干態攸遂寒雲湧雨洒高深東南沾潤開蕪地  
遠山有翠漢有瀾桂亦放華改憔悴清香頓奪龍腦  
春艷色細移黃玉質輕圓間葉剪畫勾鬱勃煖煙陰  
層次薰蒸材藪破虎破百鳥吞吐神覓醉離菊避氣  
澤蘭羞風裏連拳獨標致從古託深明月根貴重人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三 四 七古

問費安置濯埃迥立冰雪有肯胸粉黛爭年季桂樹  
之花遲回有深意時來颺榮莫輕棄

幼疑翁居止遑舍句月不見插旌矣流寇破邑

各逃竄翁徙居江市十句往有亂後言泣橫集

因而成詩

小邑無城山勢舉父老白頭鼓衰瑟賊兵三萬卷西  
來夜半撞門官吏失男覓女覓屋瓦飄垂淚頓足走  
啾啾承冠屏氣仗劍行道旁下馬逢呼叱我携妻子  
棲窮山翁亦長驅江上山回望虹霓火落天高帆大

葉蕩秋日旗亭雨客烽漸踈猛挾悲歌臥庭牆氣促  
江煙吳蜀通達科儘倒首愁疾最後我歸翁不歸市  
荒鬼哭人盡稀百目抱琴江閣會入門携手神苦饑  
酒來四壁破寥寂離情已盡譚兵機夜靜詩聲送風  
雨天寒霧濕低燈燭歲暮強顏復別去馬蹄踏雲雲  
滿衣

同張州公埜心丹行自蕪陽抵武昌

長江遠自岷山來奔濤怒浪常風雷楚天萬里照曲  
折石磯沙磧空徘徊有客有客懷殷憂閉門不覺桂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三 五

枝秋挂席扣舷走浩蕩倚窓一牖清霜流西塞山高  
搖暮蒼蘆溪泉細回滄洲楓岸雨聲寒袖濕漁村煙  
外短簫愁清蘆大夫開得意板橋東岸尋春處山濤  
阮籍皆狂夫浮沉肯忘魏晉世領盼東南添悲歌時  
危共如良平何胸懷河漢鴻不盡晴江上看青葉  
結綬彈冠氣虹裂尊前俠氣相婆娑買白魚沽美酒  
醉後起舞莫嫌多馮夷宮殿垂荒蘿夜深燈影對憂  
寐惟有蛟龍酒雪共此揚清波君不見吳王試劍石  
長在赤鼻東樊山廣晏俱英雄不數南樓月下之清

風

秋湖行

平時好山谷避害莽起湖湖光滄淡率幽景長波側  
江流虛無岸旁竹陰茅結廬老人聚髮烏杖扶太古  
閉門有虞夏拱揖向人禮法租秋來湖水高數尺野  
鴈啣雲落沙白翁打菱蓼婦採葦圍猪潤澤堪愛惜  
黃鸝啼罷鶯鴨喧斷續不雜鐘鼓跡春釣夕陽月釣  
秋楊柳葉深魚影擲黃昏急雨寒流蓑笠踏煙生  
清氣小艇抽雲長似身狂風倒山船作隣無情花柳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寧堯老不見王侯豈厭貧兵戈數歲破歌舞滿眼禾  
宛爭結親珍重身命屈腰背鴈足慣此窺行人去冬  
大燥湖揚塵賊騎衝陰天酸辛中秋水勢潤如此干  
城方信勞波臣扶劍礪肝膽看星辨楚秦君不見葦  
蕪承吐密如髮舊荷垂綠轉倏忽時來幸有清秋骨

淮南別爲友人作

公子貴遊天下士仗劍江湖家萬里挺身長掛王公  
前崎嶇車馬如流水能收天地滿錦囊不惜風塵上  
珠履淮南妙妹正青年青樓結束婢與娟髮髮生光

奉

辰流豔蜀箋傳名罔步帳夜雷天鴈壘如

斟酒如泉蕉火虹霓階下落鼓聲半促琵琶絳春光  
滿坐香蘭笑妙舞長袖勞玉纖滿殘銀箭客紛散洞  
房拂手揮雲綺素微盡移苔露濕羅襦半解窓月臨  
五更酒醒忽思家夢裏問鷄如聽笛丈夫肝膽無宿  
愛揚鞭上馬去如霞此時別淚誰最長首但飛蓬聲  
欲霜噫嘻歸去來齊門彈短鉞燕國築金臺不如美  
酒千斛妓徘徊

盧生行送盧小相下金陵謁黃將軍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七

盧生盧生何魁奇腰如杞梓秀雙眉昂藏吐氣每招  
忌賄爽闊鷄生未知屈煙屢短偏延客書幌無塵愛  
聽詩膽作黃金天地小白馬青樓半醉時手裂寒雪  
指今古眼前離壁橫蛟螭人唾劉子如蕤藜或言難  
馴健如慢盧生大笑獨得意低頭欲拜迨自持几席  
逼側令我愧中原會與同風期翩然褰袂出門去金  
陵鳳皇尋恣睢張郎同袍萬里慣彈劍侯門知姓誰  
百戰將軍力扛鼎樓船歷江江忽運旗來鳳峯春雪  
破鈴閣看烽風北吹鳴鞭舞劍帳雲重錦衣月下眠



花枝投筆已近狼居谷回頭不見東家兒丈夫挺身  
何愛惜又棄蓬蒿天日自停橈應有贈蘋人江海相  
逢皆風昔酒胡若值虬將客道我飽吞鎗米長七尺  
佩刀不動生戰

對酒歌

磊落崢嶸河丈夫城南城北各多徒山川古昔身携  
得空翠低眉花影扶河橋柳長永帶碧細風蒲路鷗  
相呼僦坐高堂伴鸚鵡繡屏美人爲我開玉壺四生  
悄然色忽之近日官兵尤苦戰逆賊百萬橫周秦畫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三

七

雲蔽馬疾電潼關聲暮山石裂黃河岸斷秋濤轉  
白黃荒村豺虎行流血平林失春燕大將封侯香未  
期朝廷推故成虛遣與君酌酒君勿哀天子有道我  
有材承平難放太阿倒盤錯偶爾龍顏回承笑兇狂  
亦易息二儀不動會氛埃亂離經歷增意識傷覺歎  
歎差艸某高歌且醉葡萄杯若聽凱奏明堂開

雨耕行

江渾泥濁 脚白日炙龜文埃晝積黑霧散雨聲濤  
下焦鹽屯 青不隔人家農事秋更忙割平豆其旋

種麥整犁挈幫土骨裂水噴奔波追愛惜蹄多雪落  
鞭影疾淺深矩規誰刻畫牛知人語身聽人萬山雲  
重拖亦易艸根爛醉痴無力往遇天晴曾作石馳驅  
轉起風波聲蒼蠅不來蟻莫射黃姑夜渡衆星昏觀  
帶天河卷祿祿村樹煙濃濕犬吠人歸飽蒸牛解輓  
吁嗟人歸牛解輓又辭北隴望南陌農事勤勞豈朝  
夕

名輩行

名輩毛羽文陸離掉臂出山非常期道上艸深狼窺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三

九

七

沸穢逆不單行忽遲吉光奪目異類怪天地頃刻生  
猜疑劉寬姜汙茂牛解雅量書史稱魁奇間訪不驚  
襟帶靜有情能忍羣蒿移尋常門前風波伏霜下寒  
衣避蒺藜君不見南方白胆烏甲豈逢人嗟不已兒  
童拔箭爭相指

銅雨吟

蒼鼠裂瓦風雨直下呼兒問謀銅盤承瀉銅有聲雨  
石聲過銅懸四壁蕭蕭春夢驚忽如悲風終南谷老  
龍吟秋泓又如漢將洗邊塵刁斗罷飯鳴我有激宕

慷慨之多情餘然相切何許作蜀人淚下黃牛渡  
地心寒白豹城坊哉夫子莫任橫行我聽銅中雨而  
志不平

### 大風行

老蒼奔風天氣肅橫空際冷如冰長江撼怯此白  
日噴雪轉雷黃昏陰林蕭鳴咽羣鳥亂野曠行人踣  
葉尋拔樹未已欺茅屋喧閤頓使闌干深道旁居人  
居此久百年靡風皮骨厚犁罷犢蹄燒煖舍夜細急  
波釣清畫砂石飛揚選科舞柘枝白鶴亦何有嗟彼

老蒼堂文集

卷之三

十

流離子抱劍差逃生唐蒙倚林長鶴鶴托體輕  
短褐皆散失狀第擔米步僅成狂風挾霜山景斷地  
蹶灰僵鶴鶴清三更吹寒帳薄寒戶聽天天亦晴  
王師萎蕩無征戰滄洲卓爾爲石城欲禱纓帝帝穆  
穆長晚訴寒如京玉但鳴東雪莫輕來免酒離人作  
松竹

### 官兵來爲總理盧尚書作

賊勢東西莽森列狂鋒蠢動防侵軼大城早閉墮悲  
篇小邑潛逃謀洞穴往年桑野比壤黢黑云大奔無

人行代焉越會苦離別野鬼盡竄遲日清自後襲

亦遙矣江北河南禍屢更朱門曉臨蒲泉外長吏呈

旄頻鼓聲殺氣未容三楚靜豺狼一旦殲煙生夢山

嶺斷客堆甲江漢波長不洗兵綸中競借陳留策賜

劍偏尊驍騎營武夫辭家蒙虎揚長矛高仗排流營

平生國恩酬不盡奮身欲奪英雄名爭扶人頭對青

幕營勝易狙敗績成將軍枕戈空終節白骨繞苦橫

丘陵噫嘻手紫薇聖人頌作昭那堪十萬連將鼓征

人且莫淚雨流亦希青囊書文留時來果負封侯骨

老蒼堂文集

卷之三

十

功名乘此垂春秋我聞中原壯士滿戲下尚書騎馬  
光照夜

### 秋雨行

促膝

相見十日那忍歸高齋上舍掃丈尺清談俱  
披揮秋雨夜深酒外紙滿牕風影燈花紫青瑣不裂  
待陰雪白扇乍開捲湘水庭席狼籍酒力橫楊柳難  
落芙蓉生更長雨急相恍惚雨邊山寺殘鐘輕尚多  
絡緯心風鳴東家有麗人追陪足歡賞羅袂寒悠揚  
銀甲彈蕭爽君不見昨日煩熱今日涼天意回旋如

翻掌

姪唐兒試過外家固記余兒時若此感而爲歌

臨其父龍爻

我生萬曆全盛時乃在外家江之洲明年辟盤龍切  
志手捉秦篆紐蛟螭兔毫亂點丹鉛籍左右大笑誇  
精奇迄今相傳令我應頭角已壯空須眉吾弟吾弟  
蚤有子先人之孫唐兒始采菹食貧勞子俱往逐伊  
神秦龍氏歛忽遂催迴歲來出處感愴曾有此因爲  
祝曰此間山川最神秀壯天雙洞垂陰畫峭竊窺  
之在堂文集卷之三

切瘦石乳不落春泉溜月明常有仙人扣身騎白  
鶴披星宿頭兒種異能多壽勿啼勿飽居然走五年  
入學書堪讀門前竹馬待馳驟丈夫生子自英雄汝  
伯嶽敬何足同吁嗟汝伯嶽敬何足同

元旦聞雷歌

絕喜今年春最早臘前屢見梅花好夜深銀箭天地  
開斗柄斜移寒若掃曙色稍侵燈影白新雲湧空風  
滿道呀與輕雷挾勢來雨伯後先亂蒼昊樓閣切帶  
聞聞喧徐傳春信過千門驟驅比渚鳬鷗亂深殷南

山虎豹翻

車騎

奔百里間間雲裂屯舍地

初將艸木

湯粉荔寂無言昨來沉醉取未貼檣

起旋復親金尊翠袖手中傳蟻燕黃兒頭上指銀蟾

明月泉歌贈少參五鹿李公

平陽帝里饒山川隰州獨有明月泉溫觴忽動地骨  
出布瀑欲飛雄虹懸赫沸聲來潞壑外斷巖石立撐  
青天不知石如明月月如石和見異光隱映相澄鮮  
樵仙憩暑洒毛髮玉女凌晨縹粉鉛鳥無墮羽黑蟬  
避異花靈艸滋蒼煙遙望蒲阪黃河波流連董澤秦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龍龍氣逐汾陰辭石如風碧落神冥星光簇湖周

聞喜羨裴公禹門渡我王官谷古來勝蹟推平陽

月泉方孤零瑞吐冷泠只相伴蕩塵不假蟾蜍并解

賜不藉帝臺漿養老方虛傳醴酒蠲邪方遙指溫湯

曾如此泉何石橫空掛明月月出月落石突石之

且激興超越揮手引月月汨汨舊開湘水徹

蒲雪沙侵岸非掃闢明月有泉擅清極

堯

庚寅秋巡憲五鹿李公聘余典國

髦英英輩聚明年卿試華子公望處子遠心

傳於其北上詩以送之

讀書不必破萬卷筆有神姿人易見落氣呼盧桑  
成談笑封侯何足羨滄浪亭北亦蒼偏竹苑紙牕湖  
光連瘦石甬泉化羅霧回風掃葉供茶煙翠樹周桂  
秋夢滿起來咳唾爲爾開蒼天興酣撫掌山谷裂魚  
龍出聽窺鳥懸鋒英激射別輩舉赴起避席安周旋  
今年雙壁發顏色公車先指函蘭北風城壯麗五雲  
深臨岐珍重黃金勒天下文章尚清平謂旅錢米羞  
之在堂文集卷之三

指刻禹碑鴻濛周鼎妖火布蝦須從漢感海蜃樓臺  
非卿雲陽烏豈照陰山黑看爾眉宇畢辭新振衣拂  
盡蓬蒿塵花間躍馬遺膏馥醉裏吹燈畫風麟此行  
策必得意曲江絲管隨錦茵當時寄我上林春赤  
菴山水懷故人

壽孫參將

將軍秦人本英武髮馳驅越幕府猿臂牽弓射皂  
雕下馬屢刺白九榆關葉落逐黃雲列陣中原開  
宿莽醉敲刁斗京州年後風生須戰豎狐狼摧靡

氣橫秋功高提劍朝明主楚山霜急楚

來燕安堵西將帥少論文羽書露布

牙籤與細帙謂益神智理足欣生聰僞

今古壯

陣判時起羣風塵淡靜或見性百年駒隙悲徒競  
矯首遙懷出世入高僧道士非山命欄柯林瘦飄波  
雲連理拄杖鐵光凝帶不片剪煙蘿擬着身時身  
已覺回看屏帳戈兵清麗芭蕉管寂無聲蘭若洞天  
在咫尺延年豈必餐黃精

顧赤方艸堂對酒放歌

之在堂文集卷之三

五

赤方赤方天際來十年不會思徘徊菲草華門開黃  
葉隋牆古井索青苔虎狼夜半窺窓過大梁寒霜寒  
相催林頭瓦鏹熾殘炭倒衣握手生埃推呼僮沽酒  
笑口閒愁病頓失無纖埃詩卷積几借內度誦之煙  
波捲寥廓惆悵蔓艸委王風海內騷壇又零落空同  
老健丁簪蒼文長斯地堪摸索蚬鳴蟬噪何紛紛謬  
賦鐘鼎施穿鑿技起須與掃蕩還清寧白日亘天華  
霧豁赤方赤方且低聲梨栗小兒鬼易驚待我從容  
與爾細搜萬古定宗盟詩指開元文西京前年三十

須未成氣如劍戟鋒縱橫扶衰振敵相傾精屋有存  
傳車錯衡悠悠懷多難盡傾城上烏棲江月生

秋風篇送毛令侯張間有兩進士入京萬選

春風不行秋風行楚山楚水皆秋聲清歌倚劍天嶽  
忽更指浮雲隨長征毛君老健鷹隼起豪華張君自  
負如連城黃鶴橘柚酒共醉薊門杏林車交橫乘時  
各有治安畧幾載沉淪養鋒鏑煙霞遠樵笑看書夜  
雨移牀間擣藥經綸每從閒暇生事勢豈止遙空度  
北望金臺氣色高黃龍赤鳳趨英豪禮樂九門添甲  
老在堂文集卷之三  
弟寒沙萬里通旌旄有材不出胡為爾自古勲績歸  
賢勞長江秋風帆檣達中州馬蹄秋水晚梁宋山河  
憑眺多幽燕錦鸞傳呼飽我耳勿洗山下泉芳俟今  
間來日星

老在堂文集

廣濟劉尊嘯千里著

饒來中獻修

張仁熙長人校

五言律詩

客至

空主二三里公然開我門澄江新雨破午坐鷄豚  
江海新肝膈登公案家僮最健出知不重盤餐  
春日遊靈山  
老在堂文集卷之四

舍

幽意谷泉落相將任行回誰持星浪石移蛇雨花亭  
人坐翠微笑鳥遶春色來山僧有新約曾許寺門門  
其二

其三

數轉煙蘿入微茫山氣中陰晴半空林鐘聲午天風  
飯供行厨白香分寶座紅無能隨近難裝鶴偶然通  
派峯削化城迢遞備餘清客借登臨興盡多賦慨生  
雨餘疑岳色永帶有江聲豫是連風壤春雲百里平

早發

已醒江南夢門開尚此家曉風喧洞口清月送梨花  
船外馬蹄疾雲飛官路斜素心堪遠托誰與抱琵琶

其二

不辭登覽意花下唱離歌會與故人近其如關路何  
江湖看鳥濶風雨入松多舊俗通顏面揚鞭已數過

風泊

近作沙鷗侶客心誰與論野風吹白日江岸拆黃昏  
戶衆來船急時危甲士尊漁歌獨無事清酒坐當門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武江舟發先憶黃岡諸友

記得尊前約重門詩數過每逢落葉處無奈斷腸何  
山意隨松秀秋聲入雨多早來鴻鴻喜與爾起滄波

其二

尋盟赤壁石此道古來稀天足湖山典秋輕薜荔承  
侵棹人影薄過雨葉聲微纔幾誰託江亭問紫葢

贈張長人避賊卜居湖上

農事藏身簡誰云儘避喧古村斜薜荔荒谷老鷄豚  
亂過春偏好愁輕雨不昏鴛鴦重釣裏清絕有王孫

其二

避兵天地窄倉卒已春過坐得五湖色裁成幾處荷  
聽蛙山月小窺燕野風多命駕當何日挑燈對楚歌

流寇破邑族公多疑避居江上聞冬春賊信稍

遠謀歸掃蕪蕪面居醇驥過照城北園亭隨事

咏之以減寒寂

兵火橫行役重來望不迷地偏饒樓穩日倒萬峯西  
煙塢行鷄伴風花生烏啼纔舒餓渴想復道若堪携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城北逢清景憑高有舊臺共尋茶話日多住藕花隈  
無語避雲下僧衣抱翠來太平珠履客留此幾追陪

其三

羽扇赴心期紅亭減舊悲柳眼風輕起月滿水苔知  
樓迎堪招鶴人憐燕友慕近聞河洛清凱報王師

海棠下飲

人共海棠紅嬌容弄夕風日斜雙鬢外春積此亭中  
萬物隨歌笑羣公屬冠童賞心難去住醉欲墮花叢

客黃岡樊憲副元宗延生園亭匝月將歸聞味

園業西樓竹亭開洞壑光寒山風雨樹倦客古今牀  
石苑敲詩細松閣倚牖長折麻誰獨契者舊木江黃

其二

燕同具風雅門閉更幽清止酒知心靜添書畏眼生  
長江奔林色萬井避秋聲閣外崖陰夕彈琴意未營

其三

主人陶謝輩來往足清想葛屨携狂簡蒼簪坐畫圖  
孤燈疑落葉殘夢數歸鳥未續更囊咏登高有大夫

其四

忘在堂文集卷之四

高興秋難盡依違尚客庭暮節扶露語貼帳飽香眠  
腸響芭蕉瘦人稀桂路偏涼風江上角應有別離船

樊憲副席上贈王子雲

羣彥推王蔡雄人舊藝林書多傳劍履地少種棠陰  
江海短秋髮知交割此心到門車馬客無暇問懸琴

其二

良會堪遺俗聲名老未忘主賓答鐘鼓天地失風霜  
燈動壁衣舞秋濃井葉香共來高適侶誰厭阮生狂

初春張邑侯埜心枉過洲舍

艸屋初成世青陽已媚人似聞簷鵲喜不羨渚鷗親  
蔽日來賓從香風及北窗柴門遽軒豁擬薦令溪蘋

其二

大業軍書重雄談客坐清干旄催艸色車馬聽江聲  
把盞夕陽近添衣露氣生前村燈火亂星逐使君行

夏日張邑侯泊舟枉過

鋤蕪如有客果報錦帆遊赤日風前路滄江鶴外舟  
到門百感盡解帶萬峯秋可笑柳根矩安書尚鬱洲

問賦

忘在堂文集卷之四

遠客聞消息太平非昔遊黃蜂傳北道畫角起中州  
雲鳥經風勁英雄卧甲愁至尊憂獨在吾欲買驂騑

其二

燕趙原多俠遭時生不空封侯都有骨下詔爲諸公  
筑斷三河月刀閒萬馬風推鋒何日事南北凱歌同

宿族公貞子江館

山樓如不慙江上問南風過水荷承濕尋門棹路通  
疎鐘僧外客涼月鶴邊舸細語今何夕幽清更與同

其二

避暑匡牀共輕埃果未侵簾光六尺雪梧葉一亭陰  
急雨蛟龍鬬長風艸木除意中流水近無負北牕

春日董漢存周象璫僉來持新作見示

春風知春豈勝欲待人風雷隨尚論江海未容身  
竹如叩門急驚啼展卷新燈題何限意於此獲披陳

其二

昔年氣象爲我慰加餐繁露永冠舊艸堂風月寒

文端老大人世婉波瀾果欲尋真秘携琴過藥欄

是夕與子有懷

是夜與子有懷

卷之四

炎宵無整局幽韻罷寒彈笑共荷花語何山贈所歡  
過星溪路古人雨鶴聲寒畏問西征客三更坐馬鞍

同諸公過雲岡飲

千畝幽閒地主人親剪萊纖塵無戶外永日閉蒼苔  
隔竹盤風在瓶蘭映沼開此時齊赴約疑入洞山來

春警

入歲寒偏早兩花照雨清雨餘歸柳色雲起帶江聲  
公言三月楚行藏信甲兵親朋歡會裏無處不關情

初至新洲

清明人事爽雅步莫相得徐入野花飽不知春路幽  
掃雲得山影度雨看溪流甫過中和節蕭然二月初

賊至携家犯月避去湖上人家

入月丘閣薄榛塗過始新風水緊客勝松壑老問人  
治亂尋書熟安危到境真高歌止如意龍性且當馴

其二

春寒看星斗遠近不辭行戎幕家多累身尊物更輕  
燈稀藥劍色艸動劃邊聲容可習筋力書生敢論兵

其三

是夜與子有懷

卷之四

五律

帶甲驅人別懼來輕若雲莫分晨與夕稍欲卧無聞  
危僕擔山嶽携家越鳥羣開門對驚惜歲月此逢君

其四

亂離知骨肉依爾共黃昏抱愧殘人夢忘憂泥此村  
衣棠疎野怪須臾老蒼存但使濁醪足追思蘋與蕪

其五

湖波小負險忽與武陵同願作鷗鳥侶甘違豺虎風  
心肝原萬里踪跡尚孤蓬明日理篙楫中流學釣翁

初至新洲卜居



滿目庭廬色飄遙忽有家洲荒盤林渺風重落鳥斜  
親故居初近耕漁易華亂離逢小憩何必問仙槎

其二

為客紅粧減寬顏止婦愁燃其書字潤飽粟旅腸秋  
損益剛花色高低漢水流豈能常遣隱聊慰片時謀

其三

兵起藕遊隔獨行何所携過籬聽葉苦登岸喜江低  
鴈驚行歌各蓬蒿長額齊狂夫生活足寧媿浣花谿

其四

芝在堂文集

卷之四

八

五律

低頭逾三載未敢驕鳥巾願使往來易不羞茶酒頻  
渚鴻同作客村夫尚疑人每至看棋罷難忘繡閣春

其五

舉家慰安枕微路未嫌難口借隣鷗出風添牧馬寒  
繞江間櫓唱牽柳到漁竿適意本無定時平舟懶攢

閒門

艱難吾道在何事媿緗巾斷岸雲成屋閒門翠擁人  
風霜歸老句艸樹薄癯身萬里干戈暮翻驚旅思新

其二

耕田壯秋足秋足秋足秋足秋足秋足秋足秋足秋  
鬼動三年危禍參五丈題摩訶五老黎易許路攀

其三

不問時物改空曠此天容寧是帶人語唯燒破陰  
風波船失勝首像自多悲倚杖非吾事野厓忽自吟

寄懷張子庶常

偶來鸚鵡渚迢遞雨憶清芬紅林香灑長空江抱峽間  
談經風微語展盡靈龜星外意帳急歸鳥報夕曉

携姪唐兒客飲

芝在堂文集

卷之四

九

五律

童子唐兒客飲之近大人當足愁管小照水喜衣新  
學酒唐兒客飲之近大人當足愁管小照水喜衣新

避暑

在野意倦青村草經開松門閑暑去竹簟掃霜才  
大水蕭蕭疾黃塵野虎哀聲驚幸無車朝暮倚深林

獨生

蘿門晚未倚隨意坐常庭不作義皇卧還為天地醒  
遠山都受鳥斜月亦欺堂別有檠燈者移身與竹屏

七夕

七夕今宵是雙星喜不禁低傳隔漢語依舊去年心  
秋色鳥邊薄月陰槐路深人間猶此際爲雨重沉吟

其二

相惜俱有素別久會如新波底雲隨步橋邊霧作雨  
望添紅袖態愁與玉閨人乞巧應何事香車意已親

湖中

熟爲湖渠客來往易成思林斷逢山舊舟輕怪鳥邊  
天風廟門在人語浪花知曉岸能沾酒烹鮮亦可詩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十

混跡忽無定狂歌到白蘋扣舷如有約眼網未嫌貧  
雲滿僧居隔陽寒釣侶新前村紅葉裏多少看秋人

江雨

閒籬天欲鷓鴣帶望誰同何復煙塵客江亭暮雨中  
霜稀方畏水鳥驚忽頻風歲冷從茲近裁得幸不空

雨獨

閉門客徑隱坐雨獨多思薄到春彩袖偏茅屋知  
林昏林響聲重聚波地忽忽記傳箋客南樓約幾時

待得歸翁坐吳揚二君破額山謁昧公歸未至

懷之

遙知整屐出佳侶漫徘徊無恙過山色忘機眠石苔  
日暮蒼林老泉掛白雲來祇爲飯依切關心豈賦才

其二

茲山舊神秀定後對如何疎簾到鬱鶴長幢影薜蘿  
共携孤杖穩誰制毒龍多遲雨經晨夕無聊倒紫羅

題青輞閣

愛君青輞閣幽蔚獨殊觀曲徑塵難入任隨夢易安  
花飛黃月靜鳥在綠陰寒廊有高軒過何勞整竹冠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五

山中得遠人至話時事

高館少論心南山萬古吟人來白鳥外馬繫綠楊深  
天使嶺南顧邊烽驟北侵誰爲當世士慷慨帶分陰

嘲諸公訪勸長者孟培山舍

久違山裏約雅興始堪携雨雪看蓬鬢詩書慰杖藜  
微言林鳥非避世壑門祇糧粟移家後何曾異漢溪

送人人間中

浪跡橫相值寒堤古驛中依山不見日到林始知風  
分手煙雲重前頭鴻鴈空若能憐別後把酒數英雄

雨中懷王子雲寓南唐

心爲江漢水浩蕩去何窮  
氣濕春岸花香雨雨空  
委草無地竟非若此樽同憶  
爾疑消息攤書竹園中

庚寅秋是憲五鹿李公延余典國赤菴爲多士

講業旬日輒載酒在顧山  
水清遠賓主偕諸士  
歡洽實匪一端詩以記之

上客來輕騎山蹊曲折尋秋聲  
迂樹有城日過湖深  
宿生應當盡開窓好看琴  
雖安冥寂理顧吟敢無心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五

五

卷門納萬壑石壁下孤松殘暑移陰斷  
香入谷濃  
樵窺青霽路村送夕陽春大雅一時在誰追  
塵外躡

其三

頻來山鳥熟一笑谷風隨泉洞雨無數  
梧桐青幾枝  
傳經非爲句禮佛更何疑  
几杖盤桓久猶能佐解頤

其四

藉舛閒壺檻青天到放歌  
吏人竹裏臥麋鹿席邊過  
國麗品題出高懷傾倒多  
他年京洛集猶記此婆娑

其五

五馬赴高會真幽匪閑閑  
典來驕杖履身外畫湖山

垂釣柳陰重行棋花氣開  
掃岩題大石習與後躋攀

其六

詩色綢繆盡傾漱醉後同舉身  
卧煙翠登岸數青蔥  
禮樂兼魚鳥行藏半雨風  
漢南通冀北迢遞暮雲中

冬暮飲防憲絕白王公衙齋

物外迫清賞輝光別館深  
門庭勤倒屣風雅慰披襟  
挂劍長雲爛開牕老樹陰  
一尊話神契因見古人心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五

五

大江吳楚會開府水雲鄉  
旆路依牆風兵符靜虎狼  
起春階薜蘿向日嶺煙黃  
自有蕭韶奏徵吟敢擅場

宿郭外人家

郭外雖人境會魚信往來  
濕風吹夢醒涼雨扶秋來  
顧盼頻舒幔淹留更舉杯  
荷香泥妨拾翠端坐看花開

春雪

頻怪三陽節隆寒當復生  
冰光斷林影雪片下風聲  
征北氛埃靜交南瘴癘清  
此時春殿會應覺舞水輕

雨夜聞鶴

登下足相樂何來鶴語長乍聞若水遠轉入暮雲荒  
老氣添風雨高懷託沔陽踈踈堪作賦妙舞更難忘

摘桂

翠艸歸寥落杜華清可依蒸嵐山氣惱飽蝶日秋稀  
兒摘猿堪似亭栽路欲微祇憐垂鬢好珍重寄羅幃

漫留

十里黃昏色情多更漫留坐世分寂寞依桂慰離愁  
亭榭燈回月管絃風并秋美人今夕會沉酣數纒頭

贈海鹽吳生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海國饒秋色潮來天欲紅輕舟常帶蜚文客慣乘風  
得句留遺內餘錢耻掛芳結交裴馬路何川羨冥鴻

泊江上菴僧携茶來船頭野話

輕舟橫野渡移傍竹簾陰到寺水多碧邀僧秋頓深  
茶分青凝雨影動白鷗心誰問南山曲常來聽梵音

武昌懷古

楚山清覽罷歸路武昌隈石古劍光斷樓空笛響回  
夕煙孤鶩起秋雨半江來形勝終難改時平但草萊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王臨五宜

毛炳含族

七言律詩

元日讌集

翠盤銀燭客行遲竹閣桐門物望宜曉日東連千嶂  
色寒花北擁萬季枝不嫌臘盡餘心事准擬春前有  
頌詞今日恭陪良燕會更無愁寂到佳期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人日立春

夾屋梅花媚五辛江鄉春到倍精神古風樹動山前  
鳥照日屏移畫裏人豫佈藥欄招蛺蝶巧安香閣夢  
麒麟桃湯浴罷登高去白紵當歌楚水新

元宵

各願休兵卜歲豐歡然弛禁此宵同黃龍白鷺山光  
外柳岸桃谿人語中太乙藜歸懷皎月宜男蟬動看  
春風肯令薄雪迷燈市自有香尊對燭紅

三日

三月晴光動柳衙大堤青柳馬蹄斜人還野色薄無  
意清春風便似家燕帶輕衫招燕子穿藤照水間  
桃花華林不空望欲處芭蕉葉傳鴈到暮楊

端午

殷勤羅綺闌青佩近俗方知節序同熱妬艾人門卧  
綠嬌危花閣鬢搖紅山分遠翠窺欄火園讓輕香蒲  
在風坐愛長江變春酒溪州冰井對壺中

七夕有懷

芙蓉晚對畫屏羞生倚青天思轉幽唐俗不移陳果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市漢皇長在縣衣樓疎桐上月還疑書遠水流風始  
變秋莫道人間長會少鵲橋經歲有離愁

守歲全弟就爰

庭除聚首意如何守歲中宵喜欲歌漏鼓不催燈影  
靜瓶花偏入酒香多竟循禹服爭歸費詩北闕西願  
止戈三殿明朝朝正朔春王萬古共恩波

望廬山

似嶽匡廬擁翠層陰晴百里莽相仍水簾放雪江湖  
避白帶纏雲壑氣升讀記古慚雙屐客含毫春夢六

倚青冥擬試摩崖脚石壁應高幾葉藤

其二

虎溪鹿洞望難分幽探凌霄意不羣突地秀吞楓岸  
色橫空蒼旸豫章雲萬年冰雪寒樵卧半夜風燈古  
佛間數到亂峯濃淡久低回何處問匡君

浮玉磯

怡亭荷落水中央奔突東磯更混茫直劈江心帆路  
隱遶垂虹背釣臺荒天圍鶴浪千峯隔風住神燈六  
月涼楚客白蘋蕭瑟裏何須愁雪上瞿塘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其二

照淡雲根太古秋蛟宮龍窟掃冥搜磴無懸岬蒼猶  
立人忽成雲薄欲流煙遠過城廻翠嶺日孤颺鷺穩  
沿洲携來鐵笛吹寒色風雨梅花暮未愁

其三

來往十季思不微偶分山屐僊清卿仙人疑卧蒼衣  
上柔櫓常穿雪峽飛木葉渡江逢石斷雲光墮鳥照  
沙稀夜深浦白鐘聲潤香海茫茫何所歸

金陵秋懷

景物江南本帝鄉  
雨都清麗此皆華  
秋聲荻葦多風  
雨大道樓臺易夕陽  
九列現環金馬靜  
六宮粉黛九  
承蒼中舉掃蕩宸  
居壯會放鑑煙滿  
未央

其二

鳳皇臺畔水光遲  
采石磯聲儼濟師  
自過龍旗安海  
甸至今鷄漏滿花  
枝稻田楚國黃雲  
歲月樹吳儼白  
紆詞古道太平還  
父老淒涼偏感建  
文時

其三

桐宮殿甲德無驕  
封禪周王福未仇  
楚漢一家分不  
楚在堂文集卷之五  
四十五

古煙塵萬歲失歸  
朝黃鵬氣象終還  
轉青史冰霜肯  
寂寥探得斷碑薇  
蕨淚暗雲愁雨幾  
會銷

其四

東流建業少堅城  
徂亳文皇社敗營  
天子自然居北  
極辭人曾敢賦西  
京中原日擁岐龍  
氣萬里霜歸鴻  
鴈聲不有羽林親  
剗漠長遄何地免  
縱橫

其五

詩書先烈歸豐鎬  
舊塹金陵險亦過  
二帝關天成紫  
塞諸侯指水佳黃  
河夾城巖壑涼雲  
湧別苑漁樵落

月多烽火往年江  
浦夜羣公容易愼  
干戈

其六

開國永冠玉匣安  
歷年松柏石人寒  
光林姬畢神靈  
仗鹿走營啼太古  
壇南幹山川朝萬  
國中典雨露祝  
千官會開入榮真  
龍種躬掃清陰列  
戰鞍

其七

元狩開元治渾渾  
渾望明頌禱欲登  
三承平不用長注  
哭慷慨還須杜牧  
諺風雨樓船防蜀  
道古今壁壘重  
淮南紫微正別雖  
全盛亦社藩垣豈  
易堪

楚在堂文集卷之五

其八

城中山水古今希  
艷冶東南願不違  
花旗樓船遊客  
醉月移絃管上卿  
辭自門烏巷懸秋  
靜桃葉梅簾入  
夢徵更向晚峯鏡  
底望六朝松石向  
依稀

江夏城樓雨後眺月

列筵廣晏人初散  
綈邈城頭避暑過  
雨裏漢陽風浪  
遠雲中楚國暮鐘  
多高低訪古回烏  
帽南北懷人生  
綠莎湖月臺前江  
月滿洞天何處不  
笙歌

仙樂亭

金沙洲畔每蹉跎仙棗亭前好放歌身在萬家羅窟  
上路從孤嶽鶴巢過樓臺對景雲常動江漢無心月  
自多歲暮古今憑吊得醉中何用說干戈

過觀龍交江館

散迹薰風春共移平沙畦艸別幽姿遠山鐘送桃花  
悟亂樹雲成黃鳥詩襟帶靜來隨地迴門外玄到古  
人知夜涼塵陶尋佳思多在香清茗熟時

再過龍交江館時時有遠適

閑關來往未嫌頻折醉穿花懶亦真野屐雲隨僧磬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遠輕裙風動竹溪春白鷗坐水閒常路楊柳添陰解  
戀人湖海相逢誰劍俠狂夫心事總能陳

黃岡訪樊憲副亢宗留飲閑亭

當年旌節本雍容清望臨風五馬從酬國諫書傳兩  
漢避人名姓與三峽陰晴問世心如水竹林留寶誥  
帶銓輓罷去秋黃鶴月煙波無限漢陽鐘

其二

屏跡臨臯亭作隣天然瀟酒更無塵池邊枕石因舍  
月島外栽花不爲春家世幾人修劍佩風流萬卷白

龍鱗非綠北海能推士敢負詞林筆有神

訪樊先生山園值其遠適留味

霞岫先生開索居半春松竹古風塵蒼苔滿壁慵看  
客白日如年是著書隣園每分几杖去道心空付薜  
蘿虛近來聞有玄經癖未得深談負薜蘿

江洲春日贈張邑侯樊心

江壑如城戎馬隣韶年初荷太平春一簾烏雀閒無  
吏萬樹風濤靜有人暗坐鐘來看虎渡客懷帆過指  
花新請同父老荏苒慮力累朝歌舊入神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其二

撫字書成楚澤知桂林春色豈低垂永棠北闕愁飛  
輓風雨東皇有祝祠梧影鷄豚聊問俗江聲魚鴈欲  
成詩使君文雅真前輩愧向磯頭擬竹枝

同張侯舟中夜飲

淑景怡亭別有身清詩陶令舊能貧采香客外輟軒  
熟泛水尊前簾幙新夜靜魚龍潮欲語春深桃柳岸  
堪隣平沙古寺滄涼月烏帽青衫憶昔人

其二

滄波一笑敵頭頭綺席香濃醉任留恩過石最効醒  
酒神揮煙霧夏嚴釣瓶花壁動移燈長浦鴈雲啼入  
笛愁月落來朝車馬路江光未暇夕陽樓

爲張侯祀大明山龍王

人間亦有真龍種古殿陰森翠作欄風雨半山鐘鼓  
暮天門萬里石林寒常朝燕雀空青滿欲飭數人游  
氣殘舊詩明禪編社祀一時精爽動祠官

其二

神仙已籍留名蹟况復舞雩恩澤長州水波濤開石  
壁茂時雷雨從君王旌旗直辟山牆入鱗甲類翻野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九

日光敬誦大田頌國計我侯親薦省桂章

贈華容孫子雙時以修楚文獻錄同寓江夏書院

先生家在洞庭岸萬古風濤人盡聞張樂山留前帝  
夢釣魚秋占滿船雲微茫隱几書集精悍開棋雅  
韻分楚國眼中歸典則可容垂老鷺鷥羣

其二

院古無人靜欲愁歷年偏與語千秋鶚碑石鼓從容

盡河漢煙雲慘淡茅屋九江春日月才名五世美  
王侯著書早遂枚舉計得上蒲輪可白頭

贈黃岡何章長

中年射策雲霄迥介性逃時劍佩存家散江湖書萬  
卷道隨麋鹿月孤村兵戈自怡雄談出雨雪青燈老  
吳尊終望聖明搜艸澤成編容易有兒孫

其二

柯山園北喚磯東代有高人未數窮種樹承蜩違風  
昔斷碑殘冢得弘通揮毫巖濱諸侯請避世義皇六  
月風拱揖久忘偏好客寒城濁酒夕陽紅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五

走馬

醉拂雕鞍一壘孤憑空快與風相扶智成空雨天河  
急影突梅花路欲無瞥過紫衣輕似劍頻看青嶺淺  
成無顏狂武子頻身手自獵雄心耻會吳

江上望廬山雪

積沙水落廬峯遠天半雪多晴始開照日九江空翠  
裂飄風百里悄寒來久踈遊宿忘消息虛仰清光憶  
往同石壑高僧幽蹟在不知門外長春苔



立春

望湖亭畔紫綸巾半醉行歌喜立春萬國躬耕傳太  
史幾枝金勝出宮人雨深暮臘梅花轉山重寒雲鳥  
語新清蕩風光同楚澤松廳石閣免傷神

冬夜集飲李峻甫湖園

閒如抱甕欲忘機隨意園林與俗違亭外天寒無歲  
暮谷中人語隔花稀風敲竹色添茶白月倒湖波掛  
釣磯愛得琴棋喧易靜夜涼重取畫屏圍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清齋原不到紅塵生任江湖清眼新路滑古苔藤送  
客臺寒落葉易驚隣含情春近梅花開野髮蒼隨石  
丈人語過風先燒幾燭神堂仍舊慣留賓

慶作禁中燈文詩

親祠太乙望新氛行樂清平禁樂分絲管移仙路  
遶香煙簾卷從臣闌珊萬戶齊看月變鳳三山只  
放雲莫負良辰燈影遍九門同散羽林軍

閒道

閒道南方江水流爲銷此望薊門愁山收炎瘴大餘

曠雨過疎煙盡欲秋無事逢人成笑潤有時得意任  
淹留孤城近報軍書急幾處鏡歌起戍樓

寓樓

奈愁閣渚獨淒清且赴高樓遠望生移坐晚風黃鶴  
路捲簾涼雨大江聲有花不落園隨客一鴈能啼雪  
滿城恰是洞庭秋正潤芙蓉齊送畫船輕

其二

似上勞亭續舊歌眼前無處問巖阿半峰樓色桂花  
遙夾岸蓼風鴻漸多聽入遠砧秋始近墜成修竹月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來過巴結漢琴尋常會醉倚檀香嗅未何

冬日三首

控舞諸侯勤社稷彈琴處士負經綸四夢一代成何  
濟萬卷三冬必任真隼路以容寬鳥雀梅花無意傍  
荆榛山寒臘雪溪流細問看兒童理釣絲

其二

郊原射獵氣如雲狼虎驚飛動一羣肉付庖厨供結  
客皮裘承甲待從軍遙墟雪霽磬碑出大壑風濤老  
樹間野逐自今瞻淚足長楊功賞更誰分

其三

大江冰雪度山下凜凜將軍玉帳存問道馬蹄風百  
里壁衣人影日黃昏胡桃炭滿香林進瓊瑁杯交酒  
客也何似冷巖章句客鵲冠無事坐柴門

江行同龍爻盧小相范起叔

蒲扇迎風好勸登江行五月快猶能人成雲霧午方  
出舟度楓林青欲蒸落岸如猿清美客小橋流磬遠  
聞僧茶瓜款語閒依舊憶坐深山夕林燈

其二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五

七

七

船窓百里隔芙蓉水面看山意倍舒洞無暑氣偏驕  
鹿村有鄉談半習漁急雨放帆波綠去斜陽移窻柳  
黃餘頻過磯灘驚聲怨聽入竹枝仔細書

進酒

華館張筵紫玉壺與君進酒足歡娛盤風看舞三花  
馬帶月聞啼九子烏暮列漢閣朱鸞咽水流階殿白  
楊孤醉時采筆傳簫瑟青娥登高爲大夫

表叔徐伯辛別業

吳歌楚舞竟霏微淺築開門學息機永日獨存松菊

從秋風不奈芙蓉我爲萍俗通來  
是非醉倚青樽還悵望畫橋流水暮禽歸

黃州江上送督學向若水公

雪堂冠珮仰文明古道還經管清恐使大風催解  
纜不妨踈柳緩開旌野亭日起煙雲合沙岸秋隨鴈  
鷺輕千古潮橋餘繾綣黃州城隍鄂王城

其二

東南於越多賢達水鑑時名動薦紳自爲風塵生顧  
眄敢云天地有才人菊花寒盡紫驪馬江色悠然白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五

七

七

卷中鄭重離情隨彩筆非矜下調擬陽春

山不絕因憶表兄胡是恭秦中

晏起昏昏窓午啓輕陰萬里盡飛埃不帶閉戶秋神  
長故遣兩山思雨來苔壁淋漓蝸迹亂楓江楓香鴈  
行閒可憐玉勒錦羈客直到秦山渭水回

望饒舉人仁信河樓

河上巍樓傍釣竿斷崖盤折石花開白沙翠竹鳥啼  
林夜月秋霜人倚欄奔到詩成閒笑傲有時客至整  
承寵玉顏今已爲黃土賸得朝霞宿烏餐

只似

花策詩八歸舊樓飄零只似落花辭黃花別恨空羅  
袂流水同愁愧仗杖落荒園餘蝶舞暮回高閣亂  
鳥啼途窮車馬半歌哭懷遠風雨鼓聲

漢陽訪李德公先生適以病謝客

明廷舊負衣冠望宇內爭推伊洛文地轉滄浪漁父  
月門迎黃鶴笛仙雲朱簾半掩春風隔藻鑑空違客  
路分不是童年想親炙懷中漫滅幾縷紋

楚寇日熾當事難其人梅巡撫長公家居沈庄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寇孽風畏之而時未見用麻城道中投詩致慨  
中丞問府耀西秦卷旆歸來家未貧騎驢酒車春角  
射伎圍香帳夜留賓黃雲爲壁推盟主大樞功名屬  
老臣食朝須將畧幾時溫詔起綸巾

其二

司馬名家聲後塵英風楚士本嶙峋天留白紵驅豺  
虎人指青山數鳳麟其信伏波能死國誰云燭武不  
如人烽煙畫角淒涼月閒却荒雞起舞身

大別山

濟濟白雲嶠家齊盤陀大別此攀躋一峰秀盡漢江  
會孤閣平臨野燒低衰艸碣碑陪寶劍長風簾檻響  
青藜諸天亦在茶煙近閒話尋僧竹樹西

其二

漢陽城側晴川樓大澤汪洋一望收恰有僧巢沙霧  
裏祇應漁壑鷗鷗秋重霜岸柏寒猶翠射日濤磯靜  
欲流往往風驪淹過客莫教憑眺欄生洲

漢上禹廟

依稀禹蹟舊苔封廟倚江流世祀恭遺像儼然朝玉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帛從官曾與雜蛇龍玄主北拜山衣詔蒼水南瞻石  
廬峰遂有洪荒崇古意輕舟移傍夕陽鐘

夜集少參五鹿李公衙齋分得魚字

尺素曾傳雙鯉魚山城雅集意偏舒深秋開雨堪留  
相承夜露燈足聽書綺席數移香路遠湘簾不捲竹  
先虛狂歌更倚瓊簫曲懶問寒黃下玉除

爲少參李公冬至早行慶賀

山城煙艸滿提封時物靈臺屆仲冬海月淒涼回黑  
道林風鬱勃起黃鐘周餘舊曆懷鳴鳳漢有新儀拜

袞龍香燭涓殘棠佩蕭漸看日上閣門松

奉贈防憲廣平王公

盤礫耶山關石崇藩維重倚倚羣公豸冠久擁漢廷  
望龍節新觀楚甸風鈴閣鳥啼秋日東書堂綠色曉  
煙中未論几杖隨朝夕已覺沉雄氣韻同

至日壽防憲王公因送費萬壽表北上

山中忽報歲星回纔到旂門宿霧開恰是一陽添緇  
日幾多五嶽采芝來欄深相色呈非露析靜江聲引  
落梅華轍春風方北望萬年加上紫霞杯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盧首傳小相

張金基寶持

五言排律

冬日黃梅贈開教諭楊公祠公楚源人

匹馬閒清覽登途儘發舒重看柳氏筆直過鮑生居  
雪作寒城色晴回山氣暖平原遺短碣周道倚高車  
獨盛西唐紫仍有東壁書著我春懷暖煙燭夜聽虛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間道秦時洞開從晉代漁興花重岸靜輕棹撥雲紆  
境任鳴泉換天留泉石餘風塵千段隔艸木四時如  
地既鍾靈異人偏擅美譽文分山虎豹清近月蟾蜍  
先霧逢登降從容接吐茹執經防白莽避景勉趨趨  
早晚謬通藉良遊幸有初

石門山

空中落惟石夾道擁崔嵬遠勢驚龍虎流年闔艸萊  
雲門陰藉鐵峽淨纖埃共倚爲猿飲高臨接鳥回  
天長留日穩山斷與江來曠欲生懷想由偏感賦才

忽聞鐘磬響知爲傍蓮臺

白石山房

北郭春秋散東岡艸木肥閒情極緒業清景足光輝  
松冷洞門古苔深磴道微石藤綠壁入風景帶泉飛  
白社通鐘磬青山到壺閣幽禽鳴不已高士坐忘機  
空返天台路終當採藥歸

送張州尹楚心奉詔內選

翼軫分輝處蒼梧挺秀長妙齡觀上國循政茂坤方  
最爾披沙磔猗猗借枉梁敏心揮劍讀嚴操涼秋霜  
芝石堂文集卷之六

晏食簿書足洞門雀鼠良庭懸照席鏡髮有友寬香  
宅髮偏矜重提持餐山王續橫湯火過消息虎豹亡  
涉亂知方畧同憂費地張焦勞蠶滿面涉楚熱惟腸  
止殺蒲鞭意包荒草佩絨艱難銷挫惟鎮靜表汪洋  
泥路柴車側峰巒布席坐題臨期必信文法醒無將  
十甲先皇詔六言高廟揚開風澤澤淚改步盡超躋  
魯泮衣冠盛堯術歲月已藉千農務起綏二國恩彰  
蓮慮多陶甕全身散賜墻未遑半帶賴何羨馬如羊  
增秩移霄漢琴懷怡道傍賢聲優刺史下邑接漸陽

百里歡猶近萬年時不忘平安山澤豐阿護見神祥  
南極需植幹羣材擬贊襄重書乘雨露舟楫解江黃  
禮樂夔龍會風雲臺省常紀經蓋六代章朕誦三皇  
大雅原忠孝明時更激昂中典應掃蕩首善看珪璋  
白日流渾淵青雲長桂蘿丘山供一諾膠漆果非常  
爾我忘形外寒溫麗澤管花憲經史筆月嶽燭歌牀  
海屋尋原憲蔬羹飽亥唐驂騑勤剪拂鬱風舞翱翔  
今幸逢仙擢因思舉別觴懷多非句寫喜重對人狂  
金殿驚天迥石城峻雨涼功名台鼎近莫獻小平康  
芝石堂文集卷之六

寄桂林張庶常

總角稱多士青陽喜作隣昂藏題遠大典雅開周秦  
几杖高齋重壑缸靜夜頻微言選一貫深誼已千鈞  
照日庭花麗含風鼎篆勻馬馳騎管罄李涉長精神  
何忽烽煙暮紛然豺虎塵舍皇分舊袂沉痛恨征輪  
楚粵天殊隔關河夢屢真同顧思往歲執轡將行人  
鴻鴈霜無信蕙蘭春幾新平安還馬聖踪跡婉披陳  
梁選宜精熟義父貴引伸三年才必達萬里志初馴  
襟滯隨孤筆題梧僊共身上林新日月應改看楓宸

贈趙憲少參五鹿李公

應運須承嗣，偕行憲府開。一身規九鼎，羣望仰三台。  
唐魏風通集，文中道湧河。經傳射隼得，姓統卧彪來。  
鄭重分符體，精勤幹蠱才。璇璣天廟器，舟楫大川材。  
勅帝欽無二，畏人清肯回。墳魚爭孔道，澤鴈罷深哀。  
令國嚴冰雪，長春開艸萊。炎門情鼠步，貪殺辟犀鯨。  
雞犬欣安夢，田疇慶降。楚護軍，撥管喬超乘。起藉魏  
開負三驅盡，山棚一怒灰。朱旗趨奏凱，蒼珮禦卿枚。  
營埃銷傳箭，熊幡祝上臺。護先勞，止揮英分與栽培。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別館延重席，踈簾掃積苔。交遊開黠筆，鸚鵡倦輪杯。  
千木門堪式，康成杖可推。入林搜杞梓，登嶠選崔嵬。  
竊贈明神獎，樛存愧斗魁。升行移款段，危坐整罍罍。  
鍾扣幾賓躍，河懸海若催。遠役兼貳負，雄辨陋臺駘。  
揮塵煙霧散，鳴鶴野推陰。山如不夜白，日每間雷。  
努力防輪載，虛懷傲佩。草薰風颭羽葆翠，竹暎翠  
翼舸波濤。靜星旂殺氣，振衣原嶠矯。憫世更鯁鯁，  
敢效涓涖。嶽難離，脚附腰跨看新玉帛。緩步輕公槐。

五言絕句

題書八景

風雨凝前夢，寒多雲水鄉。曉來山影出，真個是瀟湘。

其二

夕夕潭光深，柳磯陰欲薄。曾細在門前，開看林鴉落。

其三

浦外人煙稀，客帆掛秋意。遙指岸旁林，記得別時事。

其四

小市依青山，樵牧嵐翠裏。籬垣酒旗搖，時有山歌起。

其五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老僧住煙雲，落日寺門關。不受鐘聲遠，或過山外山。

其六

蘼蕪舍風雨，鴈未江渚。不定畏宵五，更愁。

其七

孤月漾秋聲，洞庭波浪。客上君山，直待晨鐘發。

其八

暮天風轉急，大雪迷江津。把酒思殷鯉，船頭問釣輪。

久樓

向夕倚南樓，樓隨綠色浮。雨多頻漲鴨，春鳥已肥牛。

燕

春愁隨燕子終日迷關千遠海幾時別畫堂三月寒

山齋喜晴

苦雨通春夏爲誰午霽舒片沙顏不盡山葉長相如

其二

蝶粉晴銷重蛙吹晚閑號岫空惟帶翠松靜不聞濤

馬上

風林葉自孤披褐啓前途隴馬人扶上燕筇鳥代呼

早發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六

六

破曉林光亂千山始辨天水重留月訴沙山把雲眠

雪

雪透嚴風蹄亂雪奔林響徙倚立松門半在茅簷上

秋雨

雨潤千村盡門開始覺涼客愁妨道落花喜失風霜

枕上

孤枕五更轉閉門羣動雨鴉聲春落月鼠陳飽新秋

偶不

偶不居窓下蕭然倚杖行白雲南浦路紅葉半山聲

贈星者

人似虛中後高談欲邁倫名山眠楚趙孤杖數星辰

江夜

明月長江夜波光渺渺回煙龍山岸盡風放海聲來

江雨

寒雨江流外煙波盡未分愁心搖曳在不迴櫓聲聞

晚泊

我來自黃州暮天不肯秋酒醒兩岸月漁火一灘舟

妾家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妾家住湖上天晴足浣紗今朝風雨至隔窗細寒花

秋江贈爻

金天淩萬木賴有聲交歡水落楓風細月高寺影寒

吳中絳花

繁華知舊俗此林果娉婷春到枝難長霜深葉自青

其二

曾經吳女剪却向膽瓶生想得池邊影梳頭插一莖

谿上

九曲谿谿道森疎木曠空深花留永日圓絮落輕風

客中別

江船夜渡沙臨發問榴花人在他鄉別離君忽憶家

春別

昨夜燈前約別時羞向人春衫花底過莫遣淚痕新

聞閨

青青艸映闌春夢醒綿蠻江閣連舟雨人煙隔岸山

泛月

帳轉依雙槳悠然在水中柳疎寒過月沙靜遠留風

合歡詞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六

八

何處有青春雨蘭香撲人野風吹不盡一陳化渾身

其二

鳳皇集梧桐雄雌相和鳴良辰會佳偶亦或是前生

其三

阿母擇新郎議定向儂說郎名在九州乍聞香汗流

其四

曾聞紅拂兒嬌姿委藥師殷勤百歲盟人生貴相知

其五

綠窓烏幕啼挑燈人不睡私語祝燈花常整合歡被

其六

繡牀芙蓉深寶在珊瑚聚不願嫁時永願隨香夢去

其七

花紅轎車來照生金屏裏整佩帶新卸惟恐露歡喜

其八

含羞出鴛幃低頭將郎識後夜窸月來如訴相思事

其九

薰籠繡共倚郎性未曾諳風俱惹蕊密密審上男

其十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六

九

圓從隨扇見憶拜新月時光輝動旁人爲我羨佳期

其十一

舊人逐逝水新人誓青松豈敢始容貌並勉詞微蹙

其十二

與郎撫琴瑟轉欲飲娥眉常恐風雪下如怯梅花枝

聖東重殘雪

偶望東山頂寒光射日來懸知前夜雪留傍讀書臺

七言絕句

采石



曉過三山天未分  
四看采石梅  
畢開蘆花岸  
轉山藏月簫鼓船  
來燈入雲

雪簫

幾臥簫牀凍水皁  
頭承侵曉寒  
蕭颺天燈日  
遙蘆山到湖外  
冰回釣艇高

題畫

蒼藤古樹萬峯陰  
屋角懸崖鳥路尋  
曉過水橋扶杖看漁艇  
歸艇入雲深

其二

夢在堂文集卷之六

夢裏寒猿破碧苔  
山光橫影日徘徊  
雲深恰好仙人在何處  
携琴伴月來

贈湘陰蔣玄玉父

分來湘色天常綠  
破暑成秋怨碧荷  
醉卧古窓空竹外冰支猶帶  
遺簫風

其二

洞庭青艸波隨月  
夜靜平沙萬里閒  
無語倚樓花路遠  
每聞天樂滿人間

其三

青嶂杜若倚雲新  
洲轉輕風香滿身  
陽東偶逢漁父采獨醒  
真愧學騷人

坐紅霞岫

紫霞瓶裏蘭花笑  
蕊嫩天懸霞正紅  
石髮倒垂崖亦老  
更在楊花風雨中

江行

噴雪奔雷溯正狂  
青青隄岸故爭長  
可憐岸上非三月  
不見黃梅雨後香

曉

夢在堂文集卷之六

輪匝屏西尺五牀  
倦來直不耐花香  
際天曉色春未老  
更語燕翻芹到粉牆

看鶴

前山老鶴忽飛回  
瀾澗恰逢懷抱閒  
松裏雨雲空盡遙知  
清怨有聲來

舊寓貴州道士再過已別去時聞顏然無賦

人煙已遠林千章  
紫燕曾看上畫梁  
怪底玄都終落又  
將葵麥惱劉郎

登

深山入暑踏花茵  
有底逢春已斷魂  
院年年燕照綠窗人

過雙舅胡監軍故居

人忘愁向西州路  
苦雪荒風閣柳齊  
勢面胡兒驕不舞  
城功老馬暮還嘶

菊邊

繁霜秋日掃荒林  
黃菊離邊把盞頻  
但使菊花能醉我  
便知萱艸不憂人

摘榴花最艷者置瓶後得黃花易之遲爾零落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似懷惱色戲題

薄露容易掃香魂  
萍水相逢不識君  
投紅衫啼暮雨  
君家世代有長門

其二

輕傷春色暗流塵  
却摘南園火燭新  
莫怪狂夫思愛淺  
君王又進一番人

荷葉

溪畔裁荷五月芬  
色如湘水紫如雲  
獨倚無聲紅粉面  
裏怯倚東風舞翠裙

其二

輕暖風輕綠葉深  
鵝潭晴暖蝶過頻  
不具翻翻紅粉面  
猶猶水鏡代英人

其三

信裏梅花落大寬  
仙踪何限對蒼苔  
蒼天憐色輕依  
猶鎮日波瀾動漢陽

其二

雨來急問春容  
惜江道長洲  
柳絮飛盡  
去時川四百風沙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其三

寶月陽關秋綠  
歷新涼  
霜殺竹衣人  
數風一夜寒家

懷人

去年共坐秋煙裏  
今年初歸秋煙裏  
去年初歸秋煙裏  
帝何明等酒問霜天

春窓

春窓得雨被愁  
愁清眉林  
人與通落  
海山帆葉  
更却來同夢  
夢外中

聽泉

綠水常門岸却回板橋一半在山腰午鷄啼罷翻茶  
韻不信晴天風雨來

喜惜初疑翁降人園亭

天淵微音人乍逢坐深無語意意飄然病骨堪銷  
得不羨節邊放鶴翁

其二

春在池亭淡雅中山增一望更無窮桃花紅濕宜留  
雨松林蒼涼喜受風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畫美人持琴欲書

弄樹落葉照人紅欲寫新詞句未工寒北湘南惆悵  
又不堪搔首問悲風

讀書湖上望故額山

東望春先見此山雨聲雲氣日千還幾時借得愚公  
力移向南屏一紙間

山步

花氣相迎轉送行長林疎映石藤青逢人語盡無多  
走一幅松筠在紙屏

江別

滿載春光上別船朱樓碧檻望中懸  
夢裏山雞鳴楊柳煙

春望

柳陰日底迷輕騎山色春深滿杜鵑  
賞揚堂挈榼賦遊仙

閒棋

陌綠岡青各特然一行燕語在山前  
聾啞眠棋聲驚畫眼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陽邏小泊

古戍春乘黃鶴風暫停舟  
雨人在煙波柳市中

社雨初疑翁齊中

二月社日春到齊王入路楊柳堂西黃鳥百舌同  
雨聽入寒風遠林樾

武昌道中

烏過松林巢翟翠人家  
月墟里隔溪吹壁風

秋思

江介鴈門霜雪同鳴金暮玉聖秋空空懸萬萬藤蘿  
月秋變一溪萬萬風

倚欄

霜輕荷葉落香十二珠簾倚恨長夜一山秋雨  
劇錯教孤夢落清湘

晚山

亭清鳥啼山路微流終日清秋扁舟誤子  
故直到深林帶月歸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民友人神內

翠微何處下飛蓋深深幾帳銀朱門惜芳忽散秋風  
離花空結帶長合昏

其二

要佳人去不同茶蘼倒玉蘭東粧盡月冷盤龍

酒酒無塵對舞疏林

其三

西窗夜雨涼  
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其

畫燭更長對錦茵友竟無路怨驢人桃花隔城能  
笑頗與崔郎作後身

漢口詞

問問河流劈箭馳長年富貴疾如飛狂風浪惡江難  
渡努力今錢黃鶴磯

其二

灘灘多欲得風海鹽十萬一船中三冬蝦菜又忘  
味一六誰陽引號通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其三

雲如雲不計時管絃殘暮更多姿寶鼎人唱大隄  
曲江南人唱鷓鴣詞

立春詞

曉曉吹笙報曉春林邊綰放數枝新梅蕊作態含煙

猶欲抽條照水勻

其二

農家共慶立春晴  
豐稔衣南畝  
太平萬葉香花龍雨

送張開右北上

提學兒郎本妙才  
松風夢轉楚江隈  
琴書萬里隨天遠  
雨雪相思碣石臺

其二

白馬驕嘶不動塵  
紅樓煙細早梅新  
一回蘭麝春風過  
知是芙蓉鏡下人

戲贈胡醫士懷玉晚婚

懋霜休與冷霜微  
此夕蘭煙擁翠闥  
買得琵琶度新曲  
從今懶聽雞朝飛

艾在堂文集

卷之六

六

其二

紫紅海燕燕無信  
喚雨班鳩不耐寒  
曾同道旁看芍藥  
果然然春滿碧欄干

其三

鏡臺嬌倚照鉛華  
家在杏林日未斜  
不向天台采靈藥  
綠窗親種合歡花

其四

蒨葦久不掛  
慕牀艷  
初調新嫁娘  
忽見玉塵雙  
外怪郎錯舉萬金方

題友人江館

江山得句此荒欄  
花林無陰映雪看  
一坐香然忘日暮  
茶煙兒報幾回殘

贈趙柱石茅齋

寫經祇樹欲成林  
更闢茅齋在柳陰  
長江入坐吞孤月  
白雪閒門抱雅琴

湖上菴

龍池潑水破山來  
漸入湖光白日回  
試闢菴門放鐘磬  
不疑啼鳥下青苔

艾在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夢入老寺留題

一杖乘風破大荒  
脚粘雲壁石花香  
若非嶺上龍和見  
錯認求仙舊阮郎

序

尚書要義編序

稽古之家職言說則於其近淳治其隆燦百代立  
天地之維新者矣緊吾夫子生於衰姬而觀可牧承  
斯之失古治少救正也爰奮其思理哀緝夢瀕斷唐  
之在堂文集卷之七

虞稱首下及三代遺文爲百篇尚書以傳當世焉非  
謂特服習後潤色夫欲援古質前經權方畧後有所  
據而用之也秦焚古文耗散尚書獨以壁間免而伏  
生老儒口授興業大義尚鮮發明及孔氏得魯舊宅  
卷益增安國受詔作傳而序之則謂天子刪書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以有百篇焉誠哉知言不媿聖人之  
裔也蓋唐虞三代明德恭已其廣大精微囊括治道  
者累簡糜石筌知能靡獲涯量矣而實惟因天人制  
時勢列百物之氣象而臨以不倦革其禍陋而厭其

崇弘爛然櫟苑盛全其易私顧惜則澹泊處乎  
大以擅所獨爲坦焉不生疑忌而正已以安物內脩  
神明而應天下以不測帝帝王王乘化若流天下忘  
其高深而飲食習之其出有形其成無累亦逆知後  
世儒生執膚義拘泥引繩不足動人主之聽卑者屑  
不疑其非非常必盡棄棄之而好人偽士復懷覬覦  
多矯誣援往以自譽然則天人時勢循環輻輳各  
予以宜而德功顯御無可避讓夫宇宙變遷大常昭  
極開遠端緒而君臣上下有憑藉以立苟法其意而  
之在堂文集卷之七

善行之唐虞三代古之人與其獨爲此名也抑非其  
名之謂而古者之特有所懲傷而區畫則宏綱機要  
之不容離損以有成也今百篇不獲睹矣伏孔二家  
之宏綱其試取酌之於二者不既歷脩與義和分瓊  
符在天官著矣夏正周令漢唐歷算占候之學由此  
興也禹貢紀而土田租稅漕運河渠地理皆可志也  
洪範訪而五行災祥天人可論也周官既設都鄙是  
徵也鎬洛并建而營兩京者知難省也類禮社烝王

祀宜勤也顧命是詳而正君終始者必有大臣元老也射御干戈甲冑楨幹指於師而司馬選練司徒營繕番也征伐及庸蜀羌髡而屬國兵可用也夫事震古踰量而難再者則有之矣倦勤總師臬蓋所不而之曾以捐其首領漢魏之際睚眦紛紜沿及六朝士大夫廉耻盡焉甚而父子禪稱也風之靡也而殷周二武順應殺一人以服天下後猶有屢剛撥亂因天下之欲而乘危起者高光之流未失磊落局其名庸既其實耶舜禹受天下故不放朱均太甲賢而

家教與禹同雖夾寨論者猶賢之傳說白承登輔相而馬周嘯起稍似樊一悔而秦穆得班書帝王也輪臺與元詔書感泣已至夫干羽而格有苗自夏商不能行之章賜契丹後思兢兢而晏安文弱以稱德化將爲敵國笑耶河塞則治河盤庚時淳民簡至挈國而避之若京師六宮鹵簿公侯百官宮殿苑囿一巡幸費數十鉅萬奈何都水失官而輕以宗廟之祔戲也亮陰制自商矣枉稱塗廬慈良於後人乃三年不言夫家宰非伊周卽攝何得久也周且流言使

四書提宗序

聖哲與人同性命而獨有證悟則因領籊籊與燦白

日而相與屬之六經所由作也。六經之旨與諸四書少異。指而顧千金之裘若懸在綱矣。大儒遊亡學宮。淹於艸莽。陽巾之徒。挾策矚望。利而趨。魯鄒遺書。魯木嘗淡。流焉。賈售爲良耳。而老生拘株。喪已妄。以其窺觀。可後餘遺。濟而薦諸白。實是愈令掩耳。跳也。講席書具在。有不鈎棘。問人者。乎有偶。器弊處。不更蔓引。而駁於他手。無故依稀。相竊知見。失真也。盡性至命。徵於見夫。大原冥感。則贊識之矣。龍不見石鬼。不見地魚。不見水人。不見風同處。而心若罔焉。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不見則不信。蕭叔之詔皇子。火布也。遊京洛者。歸陳其宮殿園林。而寢丘之人。啞然笑之。斯猶外物難猝睹也。鄒魯書。惟言皆脩。故曰仁者人也。小人之中庸人。可爲堯舜。其判然取諸大公。而覺凡庶如農皇。自見其內。列州水以治天下之內也。苟非懷師。誰則貸心。腹臂腸而試藥焉。而人不信。信因見墜。謂聖哲希世。理胡究其是之義。徒荒幻耳。及其有爲。爲錄兩奏。幅帷畫。夫物咸有珠焉。鯁在皮蛇在口。繫在足。蚌在腹。龍在領。信乎。體與光盈。神性見榮也。而人獨無之。

聖哲非人。微言不生。凡聖異殊。見問何物。猶且斷斷封一丘里之言也。沉澁之或爲泚。郭葛紀之諸爲滌迷。理執音胡。不登車駕馬。而訪象胥手。孟子曰。理義同然。聖人先得我心。餘姚曰。六經心記籍也。章句繇條。同邑適焉。迫以本心。而驚若掉。若性命研幾。及身有孚。擬議枝葉。靡所用之。而後取三子之書。納繹焉。聲與心代也。彼舌而我唇之見。與信引白日而馳恭。默三年。與一見。哀公成書七卷。與忘言非瘖言。非佞與。則知問。乾於鴟。傲帆於蟹。不足涉滄溟。乘日月也。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諒矣。舍是而鄒魯書。以利背之。以義鋼之。其得失寧有間也。余迂資望。道鑽研。頗耽朋輩。少可與言者。不無良輔之占。江上盧小相。有志問學。暇日。因畧舉先儒發揮示之。而小相問音生。賞推類。采緝凡諸家書。足與聖賢大指發明者。鉅細必錄。不問門戶久之。成帙。題曰。圖書提宗。持以求序焉。余取而讀。嘉其友隅。喜不忍釋。小相信可與言者。耶。却言何容易。小相循是。編而思之一旦。親見鄒魯國。何在深造。原逢如生。燕客楚者。及其歸而慨然。變容知指不妄已。



經問序

久矣夫士之不甘嗜學也上之人至不欲高懸衡以  
頗其力使稍能通一經亦得拾青紫耀朝廊而道衰  
獎起各緣係小智重其便文作有司苛中所謂一經  
者特粗疎未嘗深言其義而旋挾爲觀望矧堪多求  
此非其識量獨賤也立志不高遠正業易廢捐穿衣  
敝則愧不見人說趙而驚益其貲視學之不克非曠  
褻耳如着存徐子受東海大夫庭訓頭垂垂備尚未  
有過焉豈其緩屢交而載勤察難矣涵志與劑習復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七

取家五經舊本理枝幹咀精旨喟然若歉於傳經者  
之拘且陋也博采傳記子史先正凡及誼者章多其  
說說多其義推測成編題目經問如有所待焉余始  
受而讀之洒然不復知沾沾者之爲也鑿空而欲有  
與昨也奚其巧也勸學好問問可解手漢之世以經  
何重方其收拾荒陲雖大儒有闕疑者後乃極盛而  
天子后渠虎觀議同異親自臨制焉理以互鈎而出  
好問則裕非淺問得擅其卓也蓋子駿深薰綴學者  
罷老不究執是末師非往古雷同相從爲大痛惜焉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八

今時宋註行而學宮奉爲王制士人擿一經束手婦  
阿訖不敢自有發難夫以今去古宋與我均千載後  
非古也猶有古者則秦漢唐諸大幕處靡不時稱經  
折衷其淵淵焉繫繫焉事理雖合是月分引忽躊躇  
及之不經刻而工意嚼出而文屈之然後知聖人之  
辭優於道也祭者於彼乎於此乎言聖人之神無往  
不在也是故事奚不問善問如攻堅抑多其其爾余  
夫聖人之經問天明道訓詰成文其真際原在人心  
故大儒契悟天人超名物象數而自得之夫既得之  
後洋洋克塞非形聲論者其未得而能博舉以善問  
曾貴素爾積待其一型車步鶴列仰施揮而進無前  
焉究將脫落融釋難以舍韻字音亦由是矣正業大  
成非第宋註總周秦漢唐全歸去之以視便文粗疎  
而倖詭遇於時者所得究何如也

諸儒語要序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  
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  
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謂之論語夫學庸亦二

與子思所記並氏亦私以夫子門人記爲七篇矣  
後文中子譚道河汾其言高弟董常程元仇璋常采  
取之薛收姚弋爰綴爲中說賤焉宋興濂溪傳訛妙  
惜言簡理具六孔子以傳表裏而師席未次振特以  
徵古授二程一程即言四道一時英才列門下自漢  
唐以來師資傳授經義章句而已直發聖學之秘啓  
迴人心未若斯盛也故其授而弟子各以所聞記  
輯由是之後諸儒沿習代有發揮紹元迄明儒者之  
言遂復布波委於天下矣杜時恣情漁獵積擅風藻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九

激聲律之端開闢以矜氣格守子思兼復深奧訓詁  
興雅爲元龜對諸儒雅俗雜陳士爲黃惇器山龍圭  
盤左右殊莽閉陰未啓者久之迨習累欲瀚而道心  
遂發邇易傳論孟大本源確知聖學之不僅卽文字  
也載取儒家日誦之跡平蕪釋難繼以與入衍然忽  
不知其所 幾年所矣自得於不傳適與符節有  
其牖而名 已至人所盛推矣而取其績亦有  
其已至百極 之不予以礪今夫聖人之道在天下  
非植種於芝 誰也盡人而具不如珮遺也解

有盈盈與之日中無景焉寧復以聲而道不容語因  
諸傳道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共如視語斯乎指其掌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天何言哉雖諄諄  
卽語無語矣諸儒研究精一皆以見於是爲要歸卽  
未必竟徹見是也而正志趨道孔曾思孟之與臨如  
不敢躬跛倚雖人有敏鈍諸粹未粹與魯內厚咸布  
其所以而薦和譽之節其先必且數十年憂勤疑信  
將迎而泮渙而訖以有成也以道語人大者風動海  
內天子公卿廷延訪次亦友敬一方雖不知者訪訓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十

百端不能掩乃傳其徒以及後焉吾而無會聖道則  
已吾邇易傳論語道本源見以鎔治衆理卽習孔曾  
思孟者又何可遺諸儒也雖然有要百聚訟而唯阿  
其下靡棄擇吾將與衆輻而馳耶故儒有要要惡在  
易傳學庸語孟本源秘密既昭揭在茲非語不語則  
九問答熾然語無其語者繼往開來鑰鑰倫矣外是  
而可去者則亦多也迷情見者去泥迹去牽於舊土  
跡兩可之似去九庸之庸而以概聖指去却問而登  
者不信天之衢去意所不詣姑因時酬之去旅次者

本嘗有家也而謬言家去師指淵源聽受者以妄增損去身爲約而徒黨附以禍憤鋤人之高愈自形陋焉去其少壯謾越晚而悔痛自責以絕天下之謬也而人不聞必欲護之者去獨明大道剪藩棘不能邀引仰也聊同互以俟者去語素匪一可員而損夫曼者憚壇席之上則尊等諸蘇氏之舛焉夫不獲其要而不能妄是非猶彰其要耳自謀而不容使雜也儒乎於是若出熒氏之練於汰諸矣向者溺志學文如不索其俗焉以爲挺聲格體麗也今試舉而誦之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何如聊舞請有要要在謂在心心靈透而首出庶物諸誦者去取由我取猶後誦則棄耳如使心要猶遠徒高慕道德未嘗遇真人契象表也哉冠諸席憶嘉問富有因命門精而與拱揖之蒙習焉夫緝岐黃之方者乏洞垣之切博絃柱之譜者未能瞻望羊之人記問之學不足人師自古然矣諸雖要其於聖人之道猶蠟而進也諸要皆語乎口不喜諸者有徒無錄或錄文集並今悉承不文之語之但名語要使信以發志者可鼓薩進矣

西朝三楚文獻錄序

國家氣運進遞數十年輒一變循自然至若或驅之其較無不可知者統觀全勢則每國山澤物產間巷語俗車服制田賦兵戎星辰水火皆與時推移鮮一榛格可命而大抵凡人文爲端在天地百物精華融結爰挺人文辟虛席之有筋骨而室繁賴賴幹也奮起卓然運動時勢各乘所造其大者身度聲律道法濟矣性情風氣迥異以彰離節善亦是勤魯筆左右而揚教萬世者廣滿天下近取一隅靡不然也嗟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七

手悅以是較則人文視他所云每國諸類迥獨鄭重綱摹爲足惡類易怪焉可觀楚之錄文獻矣錄彙昉也楚幅員數千里形勝戶口財產鴈行東南譚括地者不敢齒焉下圖前此著龜鄉老在事既取其全總刻日分志若紀秩然具矣止嘉靖季季未遑紹緒宜有俟也於是文宗彙旃高先生讀而嘆曰洋洋大哉援名實審沿革夢玄夷而負鵝次其後敢多識乎顧任屬春官秉鐸是維飲氷寧不能廣采緝覽以助經方者武庫也守先待後言行概機卜氣運者不於其

地於其人若時變增加知所以盛衰耶

揭杓引燎而趨矣且夫隆萬以來四朝更數十年間昭著可考而知也江陵相國名世之英託孤寄命措天下泰山安哉楊司馬文士効行開治兵籌敵卒寧西夏其後有忠之帥以剛折而策未萌之釁布置機形猶難掩也天啓丙丁去闕瑾兩甲子而縉紳禍再酷則楊忠烈自簡犯難羣賢類應膺滂光史冊矣文成聖學耿恭簡私淑亦克師表人倫張旣出又以篤行顯罹虐夫博學著述徵聘勸聖人側席若李芝在堂文集卷之七

大泌身歷六朝樛筆振宗工藝者不敢望津涯焉而公安快俊景陵深逸遂以相並爲奇至鄭尚書清風振乎天位李湘州靜氣濯乎全流凡此者約畧言之特屢變愈出矣况其介守節孝隱逸終不殫指數十年全楚之聞言行文獻瞻注引排爲尊不出天下所共知別有以爲寔宦明矣抑何可不重加意也純化漸夷士習便淺視高明以上藐若攝提循蜚不及其衢而次則與浮沉隄務正事胡易爲名胡易立也庠序之業工簡售速履大小同則人豈爲之剽竊

律令足享鈞天其極必投遞從於相矜以獲使誦古三不朽且爰居賤惡得是荒唐者乎是故有法於此居楚者之勿更齊傳也卽以其人示之以其近數十年同時應變設簡督之傳曰祝遠不察形馳遠不聞符乃加乃父接踵而承風星之紀瞻幾厠焉碑版未顯而指其巍灼教秋駕者亦繼之祖素華物產謠俗特暫偶而委諸能言行者之御也先正瞻望道法神授則恒予以風雷焉鳥足論其是非不然猶在滑稽之流竄數之數也正氣罕樹而卑與俗遠又從援他芝在堂文集卷之七

事以古今抗抑耶由是言之先生之爲是錄也加意楚人士蓋云厚矣而或者曰傳美易訛不如管昧之得旨也先生秉鐸甄陶舉國之人竊排而希華者不知其幾奚取於秋栢之實摹擬遙集耶則又有違者先生謙中而寬愛久矣下車之驚擬遯事奇文布令遍郡邑行部旌旄錯道懼服說其土之先賢未祠者祠之已舉則牲而幣之然後收拾遺書推恩子孫蓋禮乃退夫自辭高深以奉先進其學問在彙行其效矣豈其教人而顧棄之也善教無不繼太學之禮也

國故春秋賢士相稱答少舉先大夫魯人則吾臧文仲晉人則吾叔向故王孫鳴玉以屈霸國之良匪左視莫適寶矣雖然彼以其國域者也今神聖在上海宇一家凡楚人數十年圖著言行有成績者其事與時變要皆輕重關乎天下焉今取文獻而楚之器從名之義也會通氣運觀四朝全勢卽去其楚而可矣若他所云每國諸類乃贅乎人以盛衰風土誠爲可言目而語乎

長風山社序

之在堂文集

卷之七

七

天下甚遠大丈夫首出特兼理爲能豈時偶微長汲汲於負恐不暴於人至輕相桐喝哉抑業有習物有聚操持雖近世之顯功赫赫率由茲起識者每用消長其人而盛衰其地則被矣圖謀一長幸社稷視之欲使商掩草開逃空谷焉又惡遽能也今天下歸魯鄒之經而以其義鳴者紛紛畫四國矣始第克賓國羔鴈籍基遠大乃獵奇鏖惡人別閭域其盛者遂以名其郡邑使天下景附不滅古鄴下江南謂非一時之盛乎於是吾鄉起而慕之鄉固漢蘄春地讀崇

鄴書可異焉其叙江水自岷山井絡更健爲宕渠羊腸虎臂楊岐便道白鵝赤鵝數千里奮迅委折至新春之南止焉長風積布青林其地也夫江以海歸近里絕寥湖潮未至而地忽止豈謂其氣勢飽羅獨蟠綿見榮者耶乘高放險西顧天末風雷噴薄岸皆阻奇山而洞石林立氣概花枝葉之波龍龍蛟龍出沒相雄恣蓋地合荆蜀諸流并力吞笑僅來無他苦洩今之全楚實畫東廬焉夫山川奔奔勢如止而且當大國之隅其精氣必聚而產宜良謂有英特淵府

之在堂文集

卷之七

道法挺世者不吝鍾出焉庶足當之乃鄉之人蓄具文行自宜撫平章尚書官保而後在朝有以直諫成名或彈劾觸權奸濱死不悔處者亦多醇儒孝義古人風經術咕嚕起家猶屢然竟非隆顯天下無由指人以名其地者無故大業未遂而表章鮮術也余不量每用爲感人顧自林立奚暇論地名賢先達所在皆有經物理性雲卓天傑未嘗按其圖乘有所步武要使地足山水代不乏賢欲鼓舞超乘寧詎難焉惟是時無異科起家不能廢尺寸經生語耳幸一時風

尚各擅鳴其郡邑而鄉之人聞見既習才知駢出又足相慕効則余雖迂陋誠不遑誣語遠大遠茲鄉魯喪之義讓其盤牧矣於是而粲然慕一日爲時指省者固其始慎之也聲成文請以聲喻鄉里社會和雷擊水撫手相樂聞九賓金石之奏而蕩焉若瑟鹿鳴笙華黍以薦鄉黨者以樂君公大雅之林無遠邇諷動矣洪唐富於音故駒豹不致醯祭酒焉倡予和汝非一國是私地從主人則以爲其名也豈僅擬於銅鞮之坊耶乃或者猶曰天下甚遠大胡處拘微長

之在堂文集 卷之十

揭而負之爲夜郎丈夫也夫吾觀蕭春受全楚之流山水勢聚焉往吉水九僊既彰蠡泝江望氣留連青林長風間不忍去獲一隱君子有遺鈴意者殆將異人起於是乎則兼理遠大經物理性前賢遺緒合業而資鼎革傾秦以楚聿在三戶茲社也殆占烏之微示風動耳所爲翕翕標舉寵名郡國者緣國播薄要不可量與

誦蓋先王父思郊公遊吳携先考伯仲所爲文異長洲尹胡公搜行篋付梓也昔文公湛詩讓公明卿舉人馬公素修諸生皆宿學負盛名不輕假言笑人從長洲尹所獲觀家集特嘉賞嘆羨各序以弁文公曰升沉顯晦凡人一宰事大丈夫則非一世事村盛而懋其効必烈陳公曰阿翁不爾寧不馳不孔孟不禘長君乃蒸雲夢揚岳陽匡人力士高執雲幘又諸常聚之水假昂列濟僅大石僅空形如積布哉馬公曰志林快晚嚴夫子經玉沙四州九道八及劉殷七

之在堂文集 卷之十

子五經史漢業齊典也今復見之他日公龍門燕定知爲崔矣夫三公皆博淵時傑不妄誇人其嘆賞而序誰匪信資藉厚終不後其竹帛堪緝緝未幾文陳授魏科列太子侍從馬田塲星旋亦登侍從海內欽仰靡間遠近而先王父僅守廡貢老先考甫貢不及廷試諸父奄奄未振竟不獲一接焉氣鬱鬱之聞夫不輕許可者猶有所可乃衡鑑獨繆若此此可謂非天耶王父高簡自愛甚九幾孤想枕彈立挺經術成一家言又不約哉謂其困瘁乎

飲德輒盈於俗尚非宜考類絕人少時日數行下輒  
誦才名傾勝流三發不中遽自摧折而縱浪遊不屆  
闕離壁春秋然王父論文特嚴善識人所獎拔率成  
國士其才行公卿貴介多願折節交之有後輩薦篇  
使坐牀下誦自卧牀而聽後輩大恨登第會京師諸  
公詢楚遺逸及王父則變色曰才行何易逮但百尺  
樓屬耳然亦不能他有長短也考論文嚴益甚所書  
楷經衍破傳註習聞爽氣橫逸如振鐸訇而磨次浩  
浩遇人無吟類笑傲酒丘世間憂辱仇怨幾不纖芥

之在堂文集

卷之七

九

其中人往往不能測焉夫文陳諸公所序家集皆制  
舉文也故卜其可大用於當世而竟不見用王父挺  
身考伯仲四人偕起翩翩而咸無見用嗟嘆是可謂  
非天乎而王父未怨天嘗共命與孔孟遺編終焉  
彌老不懈晚赴秋閣暴雨滂沱而人頓足痛哭也  
考則旁騁其才歌咏揮筆自意耽經經比擬沈雄整  
麗殊不見問天愁憤傾如曼卿有作不能錄收來覽  
之如非已故成集甚少唐周朴月鉅季鍊詩二卷而  
天台任藩五言十首鏡湖玄英及曼卿皆一卷焉考

蹇蹇不得志當世視後世名亦唾之詩咏其所適意  
才足勝不容抑遏不鳴者多少奚擇也自王父捐館  
舍諸父或盛年先隕存者守家學經術或能賦咏歲  
時繼相疏擢相對文陳諸公所序贊藏閉嚴脂甕之  
靡不復取視使顏汗蕭空委終於衡鑑苦區無爲也  
而王父先是以文名交遊公卿貴顯幾五十年信使  
往來通問王父好辭古備人爭藏去報章亦輒留相  
當因編而梓之曰漫庵曰瓊報時江右徐奮鵬先生  
選集千古斯文采王父廣中諸與前賢格言相次夫

之在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柳垞家學其世貴所記累朝典章時政印王原叔傳  
錄簡子孫皆記父祖言行要効於世者彰矣惟柳子  
厚傷其先不大顯作先友記傳里族姓燭焉世可因  
其與以知其人醇駁竊欲倣之而生晚四方家廟難  
悉考按書日有祥符諸賢與神明通隱君書啓一卷  
而南豐魯季禮試禮部不第乾淳間名公多敬畏之  
其子維因集師友尺牘茲適與王父所傳相類故不  
肯醇駁與弟駿謹積藏與考遺詩數卷并神光激射  
聲時時啁鳴欲出又輒恨文陳先逝馬公殉國難死

不得猶故人子挾薄軼九頓首拜其庭階續請序如  
萬曆時也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張從熙一生  
校

張先基開有

小刻自序

余家世受編簡蚤廢妄動攻石室竊取先人篋秘書  
從燈壁風雪讀之已乃操翰鼓天奉嘉隆間二三名  
人集設更老而僂僂沈博雅勁潤理組事互有左右  
要去其藁迹以近古爲是雖微諸頃刻放諸諸浪不  
忘在堂文集卷之八  
能作宋元下廉纖支折語論者謬云矯靡也然士旣  
壯矣卽未遽逢當世鵲起誠自負弘淵亦且操練神  
性凝固真常爲他日應物制務矧時值多事則機權  
變化匪由見聞古人處今革百萬與疏水問肱無增  
損者積悟深植斯動靜如一也惡能屈浩氣事雕繪  
長効孺子輩譏謔形故藉著多卷悉字句明滅置敝  
籠中汗久成煤臭宰示人者蓋有甚懼也今年秋以  
訪道下金陵故人范德先起叔兄弟實王朝夕焉二  
子好文樂道家蓄異書對客雅論淵淵見此俾促來



必有異因相爲繼眺遊始登觀象之臺易跡蒼汶古  
色照星漢貞寒拂霜欲鏗而攫龍鱗森動數百  
年精氣瑟瑟出及南寺浮屠甲天下舉身入雲語與  
天尺微風來挾欲去時俯視六朝花石不足荒煙一  
渺樓臺林苑僅遺塚耳其餘半首雨花桃葉莫愁之  
波并諸名勝多延佇待人或至未至而德先曰子可  
豪吟無副茲麗矣余唯唯又曰子神采抑猶未舒者  
將山川英奇發揮意不盡須良友乎求友有道傾蓋  
而識生平聖哲事雖歷得將畧示梗概使卒睹其標  
之在堂文集 卷之八

而後獲深言也余又唯唯因與起叔搜行李見書  
後記頗繁無當得論學數篇及賦詩各什一首甚急  
取去授梓余不能謝也嗟乎結髮學文及壯而觀之  
猶未知沉博雅勁視古人離合與否然求友藉代行  
解或不蒙俗之譏若以道論使勉茲日運心始明  
而物無累雖作卷丘山與忘言同不然臨言若哇起  
念有猩咆之惟矣二范子何以爲我策也

### 大國學法志序

蓋余未耆時卽聞父執有胡孟培先生者越二十年

稍知向學始受請先生之書親見其爲人於是周旋  
久之但而嘆曰嗟乎俗士拘方低渣滓至老不暫釋  
問本分向上事未肯談日宜駭伊笑耳抑資邁出警  
慨逼動其於人皆堯舜朝問夕可大畧不致猜謬迺  
惟浮解忽荒信體僞立瞻起中廢高者努力及光影  
而止敢言定慧不肖至借行其利巧意見橫而踐履  
大頓嘻如來之藏善不善因至鹿人利器不如憐憫  
無間之解所中銅或猶冀其一友耶乃不出里閭又  
有我胡先生者先生少負逸氣好綜古書籍因及性  
之在堂文集 卷之八

命問吳有所動遽收束僕而從已前輩知學者遊其  
於三聖人之言既浸浸矣是時管公東溟談學吳下  
甚盛間得其書讀之辭家拏一棹走姑蘇奉贊列第  
子入室侍微言妙契蒙肯肯者久之追歸而專志窺  
三教秘密愈嚴世塵垢不欲近別築道場萬山幽鬱  
中朝搜夕討積數十年朗悟日啓隨得而錄之克棟  
富有今大國學法志僅一班其於主實賓權世出世  
間上中下俱事理施設亦稱弘脩矣雖然言心聲也  
聞語而不見其人卽剽竊僣聖庸與謗愈手而以告

觀胡先生爲人孝友慈讓生不解機事言訖响難出口順逆耻以氣過人至不忍信人之有非避利如射處其家如客蓋先生受教管公竊教理而尊品生知吁江念佛家珍復遣拜沈師淨土法門自是專主執持名號意以驕債難伏惟心念可寧無方便啣勒而制之古人栢林須彌竹篋狗子千餘則公案試兼總而攝諸四言動靜語默縝密入之至不容片段水鳥林松圓常一性直下塗毒火聚提撕極而念失起光景所落羣妄無緣則不階檢而登正覺夫心動物也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二

四

定力勝則動無動顧煩難世間恨塵連環非有憑恃而立於絕精蒐過捺生死胡期故心佛息三相忘而無世可出矣則欲無孝友慈讓如先生爲人何能者孝友慈讓特萬行并盡性海實際性爲行依行外無性矧不羣靡緇緇人倫欲開引拘方奪舊見令向上合茲實行六度之謂何矣人人如先生結繩而治三聖人可出不出若中興定力竊浮解猖狂五無間業堪恐凡夫所敢任且無以責人長偷心而假之駭笑也然則必念佛乎曰念本無念曷置去取門開而

祿瓦石之精粗知其愚耳一念不生栢樹猿啼龜  
陀四言又何差別一念不生尼鴨能仁俱盡更從越  
州問鼓音王章句耶雖然爲先生言也余讀先生之  
書惡學者趨於書舉爲人評之抑先生爲人得念佛  
力其與言念佛如是若夫五宗提唱家究功施陽命  
標而據科曰則又別有所商矣

### 盟園詩序

世有雅人其意隱每鬱不直發則託諸景物波詭縱  
之使不知其然而躍然相誘以余觀古事若鷓鴣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二

五

清酒車馬暮遊痛哭拍胸小說舞薺彈中角恭烏樹  
綺裘戀青山種蒿苣理鷄棚以至鹿砦柳溪岡林勝  
賞匪一端顧其中超軼高舉實多難盡罄而舊偶一  
抒動意橫出不復禁百世猶將見之哉此可與俗士  
道耶黃梅汪子舊學名家嬉俊舉同宜王謝塵尾中  
物使探蠶蠟展當適若無人而矜帶寬服獨工吟咏  
其爲詩揮洒得飲意而止視仲偉表聖章句慨遺唾  
未曾上言數年間閨房蝶燕開河淒楚登高懷古花  
鳥煙雲在幾幾欲倦子墨乎而負意過者終擲動不

自己頃偶有所感忽創樓百尺天外風欄露砌攀攬  
變狀數百之聞幽折而陰晴不空條焉乃日挾同志  
賦詩其下每韻成衆欲歡呼受屈夫果其俊逸隨景  
而刻畫胡不足展其所欲耶閉榻懸孤寒東壁亦堪  
聯語古人乃窮靈索異樓亭間而風月改觀月藉發  
彼此情態者亦謂倡予和汝詩人美譽鹿焉豈必葛  
天之奏且簫寡則無笙矣此樽而彼鼓之使各縱其  
抑揚悲笑粗雄清麗而後意相通互出其初感於忽  
然而景留聲聚乃克然靡之鹿若柳溪邁雅匪易倫

芝在堂文集卷之八

又多乎哉意無盡託無窮也乃汪子曰何論是屬者  
有烽燧之警輟八風暮旄車之族與千振焉既思憑  
高而瞰非井幹不據勉驚櫓於天而猶憚人之征繹  
日我也爰假苔徑竹園杳篠蔽之若是豈惟雅有機  
焉夫託兵於園又託園於詩汪子之意愈深矣余烏  
知其然抑葉城之盟文辭相接其誰爲北而若鳥島  
之聲樂亦知倒戈遁矣何區區倚雲石爲漫郎何徒  
滌一醉登吹臺而感慨耶

何元方遺稿序

古人稱德善者歸達好義爲最著而晚俗拘鄙益守  
利和者不暇以餘謀人也於是士有諫奇負氣謹結  
客推貧而思死者則相與望若景卿焉身不復効矣  
至其後人文行峻明以賢才顯於世當世亦咸快然  
謂其精神足自報之嗟乎念此余所爲痛心痛恨友  
復而不釋於何氏也黃岡柯章長先生郡之達人也  
傑志濳學遠有襟矣偶慨不當意取其先大夫遺囑  
壙而縱諸賓客自讀書博洽破萬卷願專喜下一  
長之聞引爲骨肉無不承我澤焉無飽我炊焉無臣我

芝在堂文集卷之八

僕焉幸者拔魚鹽之同洋洋登青雲或棄不顧至不  
幸館以隕落藥病而轉喪跼數百里外不敢少殺禮  
若此者古之諫奇負氣誼載在籍聞何以加乎爰  
吾友元方元方承前志益憤切手家書搜微搆異  
束髮屢蒙先達知許其後足不踰戶幾而文流四國  
海內同盟諸君子列版而名楚士者不諱以爲江黃  
之襟也人用是爲何先生精神徵曰不有老明經竭  
慶歸遠行善者勝與黃肅坐履而折屐語之斧乎乃  
元方甫四十而竟以諸生死庸下者又何也命耶時

迴耶是胡以爲矜利而耻謀人者發其累耶或曰  
矯清鄰刻鬼物忌之元方貌削爪而哲曳體威吏清  
已甚不習家人業貧矣形影間華皮中糜漸薄歲荒  
益減僮入市以册量薪與舖官對筭每不能令釜沸  
也而吟嘯聲益悲鄰邑大夫募文下交不屈一溫語  
乞恩澤從事至不識其面夫驚蟬之屬飲食各廢其  
一無終歲焉疑清過不壽也又曰心易用而難勞元  
方蚤以制舉業聞復勤習詩歌古文今觀遺稿幽折  
洗練不恕一工焉夫窮物窮狀有不啻畧而先索者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詩所以咏由田也又曰介與和仇矣聲動四達而鮮  
離壁之親終以獨行踽踽元方視俗猶遺土也去寨  
稱焉其何能永耶嗟乎此皆似矣抑思元方備首篤  
志閱古今事寧不知數者或足以死人而爲之夫爲  
之必有纏惻感動多不得已而悲是者固君子之所  
深念也亦謂人生惟爲人子難耳雞鳴櫛縷達於舟  
徑親志而置之辱殆甚焉大人顧盼萬古獨慨時俗  
鄙薄使士無氣捐頂踵結客豈有燕丹嚴仲子之行  
手好文尚德非是不快耳中年家落而愚者幾代爲

頓度非重振興自我鴻建邁類使時風靡不足揚前  
休而鳴獨志夫木弱蠹石畏其數也何不勤勤而自  
媿儼質稍孌願幾喪昔古獨行兢兢非乎何不清  
乃復從俠邪伍班騷隱囊上相引爲佻是重累也何  
不介且勤與清與介稍未足以死人也而或死人卽  
厚厲於中奚暇慮之矣往元方相杖毋廬時患瘡劇  
而不御酒肉扶病成禮殆死孝然縣令具百金聘致  
西塾以不肯易囊經竟辭却人多高之故其隱忍文  
行爲大人克家計不慮其過而因以至死者克其愴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烈臯魚殺身之類也人有子而勉之微甲乙科列一  
綬榮矣先生有子命不倚志乃至殺身成孝視所得  
孰多可畏哉精神之報也不顯而更過之子桓追思  
昔遊冀壤惟稱徐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著論足垂  
不朽余投淚而讀元方之書亦云矣猶非所以慰何  
先生者先生將志在顯人必決科離漂以功名起耶  
則有次公仲方在

### 贈族公幼凝序

士所至必見知於當世人亦欲得士至而知之其數

恒相持費耳者雖浮慕氣誦中而性切通奉其漁梗  
乎爲盈爲實未有梨然當夫人心特妄於其藏爾君  
子是以必得時父服習殷勤自步其如貌羽然相與  
講論其業而托情素信以終始禮執不日暗茲青貌  
寢而處之苟非溫良長厚好學爲言者誰則掩奪其  
所甚難下而愛樂無間焉是故一志士義帶起而僣  
伍不足俯仰怵迫馳騁而東西者有憤乎中已深  
也匪弟爲鄉人言進向來諸族黨古者以家視國不  
啻標指介乎族之類是亦而拓落無寓靡附徒屏息  
是在堂文集 卷之八

成禮以言實勝則亦其愧焉水之漸者盈科而後江  
谷之艸先知味焉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聞音而識止  
近也君子取實於近得人知而安其動靜余劉氏漢  
唐以來稱多顯人斬濟之蓬蒿而木吏繁庶亦更屢  
顯然居恒自思使支行足舉四海無新而先得近比  
輔焉鎮家實共之常恐見不踰戶庭簡連疎朕蒼浪  
日甚而家切疑公者九卿子蚤勤清修步驟釋振於  
淖若將免然雖稍學守道無競與之居咄咄竟日無  
畔新譚蓋溫乎士也譜視余大父之列第以年少長

帶其尊而容接休戚必共是非必同長短必濟抑不  
知其誠有所揆量而罔結是也豈不必揆諸表而高  
爲是君子氣誼當世曾不難鼓天下而宮商應之迺  
必欲得朝夕服習者先托茲素善無孤生以類從而  
左右如風之翼敢不差池史氏傳名家多勞引支屬  
使人知世類所由美如公者博雅閎穡美乃可市矣  
益自敦勉有析薪而荷之無墮九鄉世所不負知顧  
與爲布成者豈他人是望然易同入下野李而六二  
以宗齊重陰之德靡不任允聖人愛之復繫以斷金  
是在堂文集 卷之八

贈胡是恭序

余舅氏胡公仁常四子是恭其長君也長七尺體鴻  
大疆力邁人好騎射余兄時數遊外家是恭愛我甚  
長四歲爲兄往往同兒戲淫戲蹴鞠無賴常借人馬  
馬擁余懷而驚於隄勒急馬不得步日蹙然在泥塗  
余徐起坐俟僮來扶歸是恭則悵悵甚已徑去人人  
家飲不顧然自是則愈益好馬方事博士章句未遑

也是恭先余爲諸生試鎖闥舅氏爲司徒曹郎京師  
是恭念侍養不得離爲請學官改國子學受業舅氏  
出脩薊州兵又隨之薊會權宦魏忠賢亂政盡鋤去  
忠正大臣誅舅氏擅驛置逮詔獄是恭辭太夫人  
匍匐散衣屨爲家奴裝從居京師朝夕計納索價詔  
獄間一入望尊人含涕愴然不敢下卽去讞又罰賊  
是恭又不得朝夕從乃隱忍含涕歸楚買田宅入京  
上之往遂將萬里見星面行僦一驢蹣跚不勝輒下  
走足累爾矣舅氏在繁五月今上卽位罪釋得出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是恭乃憤然謂丈夫守一經成名傳帶大冠聽長樂  
鐘聲殿陛指笏貴顯矣曾不堪對獄吏雖忠廉如土  
耳烏用此媿媿爲哉遂嚴國子學不赴特制國子久  
曠業違期卽脫其籍故遂棄之而專商思爲武節自  
好崇禎二年舅氏起廢陝西按察司副使脩臨洮輩  
昌兵後遷耳州地皆切近羌藩自度吏治委蛇有効  
爲奸人挫折更受明天子湛恩非捐軀取功名不稱  
旣任監兵而幸秦人粗健可用因日修營陳訓士戎  
服跨馬行邊壕於易挽強弓射久乃益善連發皆中

左右歡呼命是恭射之又中乃大喜曰吾  
汝勇習其苦欲置汝報門署名也今果能  
我則數令往來燕秦間與府中諸有氣習戰陳者俱  
得講說諸利害而西馬甲天下日爲遣騎士買之百  
金已而驕者皇者狗者驕而驕者高入尺者牝者牡  
者比臂連蹄林野飲河曼絕超羣是恭扼帶而組諸  
手目馳數百里邊關入破無軒出險無驚而駒駟矢  
犬如礪非數石弓不張鋒民銳爲刀劍而月耀雪蹠  
駒奔躍魁然警之驗風壬申十月海內阿書業素望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入寇舅氏親激怒大將軍與出師是恭克從軍旣  
軍並力敗敵於耳又敗於京是恭格鬥獲首四級御  
史上諸將士有功者籍司馬則諸官當晉秩餘以次  
得除官而舅氏率是恭從家難萬里蹄守制故事  
久不報比群人言是恭訟之兵曹乃論首四級功授  
朔州衛百戶世襲蓋至是而始展國家功賞之明也  
明何負爲國士也方是恭與余踴躍走馬時志概可  
見矣及流離山川奉先人忠難卒出險雖古稱篤孝  
何異焉而欲有樹立運與事會其爲武又非敢薄經

衍嚴父命也卽以彼才氣視富貴何有起家幕府他日專閫假劍有具耳衛吏足當信宿雖然兵危事也危者安之隱情以虞今衛所名爲治兵徒康輶耳得一材傑出而駕其上非有甚服其心不可而監司多文俗好苛絕人嗟乎閭廓深遠兵志也迺終不負先人稱克家矣不然徒好馬無益天下事未必可馬上爲也

贈吳幼唐先生序

吳先生故與先大人友年差少而材氣相期負爲邁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四

人選甚善也後余稍長得隨展履而吳先生一見聞器目之稱故人有子自是時著筆古波幅大人慷慨而私示先生屏人語嘆息酌酒相賀里巷中愈惜不知所云矣余蚤寡昧乃謬意欲有駕燕侍者流希博雅自詡旦夕取古清鬼咀之飲之樂積驪繪其感激視近時北地瑯琊諸公杓而社稷不復問天下事而先生忽削一簡來子名世在吾腹中抑讀書亟卷氣耳余屢誦不省因挾其家問焉先生曰非謂有大計累也本末也所好者庶遠落手惟涉於荒蕪而友

諸中得其所以然譬恃源而往焉夫不雜馳不隱宗易簡理得則金谿餘姚之爲烈也林泉鄉之緒若日月寧舍而貿貿趨耶勉收恣力其歸百倍無旅人之請矣余聞言疑且信終不獲要領而別數年身世次且會邑里踣於亂日奔竄求鎮靜不得視寇去來而強慰恐之斯時卽記誦自豪身大如柳與風沙飄數百卷短長安所置焉因思吾爲人豈盡漠然無所適起居而時不滅者耶亂來而徒懼亂去而徒喜者何也乃復憶先生言取金谿餘姚書誦而思之慚其所以然因恍然養氣之論何則氣非物也心之動機也真心不動何氣可名而喜懼日生夫喜懼者氣去來颺忽知喜知懼卽未嘗喜懼也未嘗則無也然難言矣心與物搆脫謝庸庸期罔繫戀而成態焉若恃材能高自矜而俯夫俗之庸苟而鮮足伍也則愈岸然憤盈惟斯跑擗斥之爲雄何所不行其是矣由喜懼而克之處順則驕生居困則嫉起一蹶至而屑揚於天一毀至而帶萌次骨至几席厚薄步履後先轉奕汲俚之強靡皆足以發厲而動中且觀德於忽恭千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五

金之僅無傾跌而時有虧損者其心不勝氣也  
少縱進矣君公體此意容而與之巧機震電迫之  
何以微奏焉抑知動靜神行波恬灰息則後之垂紳

八石機開而事遂者不取於他也夫氣由心生  
心則氣強故其心御氣遠養潛足乎金谿曰氣強  
附物非自立也餘曰動氣之謂惡先生習二家書

又養氣之論蓋其得之玄折而推以治人耶抑因禿  
施焉耶余終失收斂奔驟爲狂物來抵牾輒以勝攝  
之心摩如火氣累若山故事過多悔敗不問言而藥

是齋文集卷之六

世無責疾矣而先生教人精慎其自養宜裕使用

受如鑽鼎焉公配瞻與開心學又從其兄太常公  
學輩師又習知國家大是井人才進退之故今去其

始二十餘年僅由鄉序廣貢春官使中少未足有氣  
得無鬱勃起乎而先生貌益克克猶若無介意者信

有侯焉若故人子所期名世由文章進諸大道而今  
大符力

頓鉛槧不待毫髮効於時里巷人無

乃舉其與大人酌酒相賀爲擗榆手嘆嘆士患養不  
至耳豫章耻與朝權計今物氣厚者取候達也余益  
自奮化氣爲心微悟神明未末間成喜體饒寂必遊  
會者金谿僉僉其策追之終不獲落耳安敢負先  
生猶望先生終負劍而左右之也

### 贈樂生序

爲人所甚難者自處其志偶然之爲而足殫世扶衰  
激發物性君子未嘗不進而與之也里有樂生者蚤  
孤貧獨與婁處壯而亡其室以卒餘七旬矣病就蓐

是齋文集卷之六

生扶持以帶卧薦斯暮自覺奉饘京而病日篤生憂

之下於神曰死生滄茫橫流禱求則及以醫神許之  
退而引刀其股煮米漿餌母三進而母愈里人傳

以爲奇余於是蓋整容起立嘆喟而服其善也或曰  
不其恐爲名乎余乃詢生素行於黨則人交其口若

垂暮於領子且負其請未見其母有違言今者是  
優爲耳余又益喜蓋整容起立嘆喟而後深服其善  
也子之於親實天性然不以貴賤而有所歸或時勢  
奪之也迺愚昨非足責猶有繼繼顧復而奉羸餘世



人抱子而愛安瘁弗遺其業無之以并乃自私其身  
盡地而分并收苛瘥與妻孥共之安豈有尊於我者  
甚且較量錙鍾聞聲頻重貽親以憂而不引中耻  
日又勝之若人者但使微捐所不必有至親且夕猶  
視爲刺刺欲其虧廣廣之愛無聊出於萬難以緩  
其所大不忍爲之而無復顧慮乎夫人之所難匪獨  
易也言其大不忍皇遽從烈氣過其私鬼神助之使  
成功亦豈異焉既已不計其身矣而或第爲名疑之  
之在堂文集 卷之八

大名非君子所避也去其市也且隨流順易稍持  
其譽耳曾是恐危彼養出人言萬難而絕無悔  
苦哉則素行其也傳曰立名者行之極難行積平生  
無作而一旦孝過尋常汲發至性雖碑之若桴鼓可  
矣妄疑其名胡以處夫不名者則樂生何可輕議也  
是時鄉老人且以生名上諸官脩采風節史旌之而  
里之知義者又私爲旌余亦與焉夫公論灼然可畏  
矣哉抑見善而悅人性也思齊者勿外陽慕相引高  
公師其意用自礪而樂生亦因是克之修行敦篤凡

有益於親者必爲以漸期不圖之實則益與關係非  
渺淺也嗟乎彼特視爲名而人言不耻者其異類與  
抑亦有所救正與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王屋沆公

李必科贊虞校

通社序

順治三年督學王念尼先生立余通社盟王

命卿也開館集生徒講學

濂溪太極圖樞紐造化九在合生鮮遺極矣西銘發  
揮大同其義猶畫圖之遺旨也若天地萬物一體迨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魏江良知開若則聖賢之學而指之詩書通  
真性命全現矣顧學者登口道妙不難於準古人慕  
自輦跂于霄壤之外而實履艱大克已遠邇則亦標  
風肯快編摩爾臨事接人未免藩捷而相委爲芻狗  
噫世所恃以立者何而畢此我見阻峻令天地無同  
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夫人墮神悲啼  
元氣赤出與諸蠕動者欲悉等其後而饑飽喜怒利  
害趨避無不等也惟真心晦沒軀殼自封若有亭父  
更步焉司其彼此而不以暫易而要使衆咸盈觀或

舉不意則亦往往濟之是豈形察之風撫懷慨也  
遺流離之子但爾改節之八感古道之遺舉火傷大  
夫之德貸粟而振災人重錦以存亡國劬劬救隣解  
膠贈舊若此義蘊風生推錫有意豈其皆要譽之資  
望報之圖乎亦惟本此生理而一體性命夫所謂體  
何也則昭明靈覺疴癢逼與微已之謂不能欲別異  
而不可者造化以生爲氣機而恐人自戕之人心好  
生爰引其生以生天下是故聖王蒿目捐卨而不能  
已矣然則當今之時而有能分財廣惠庇殘黎其勤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苦割習氣之貪細截識出之惡孽使物無失所黨無  
違色者推是志也雖三代之英至今存可也昔端木  
博施濟衆擬仁而孔子引歸立達之欲微者亦謂真  
心正念矣真心近取而一體洞徹即詩書之用泉流  
而布布人已感應猶一先斯耳而豈以特濟爲累耶  
子路之勇車乘矢志焉廣濟堂粟而孔子謂與鄉隣  
是故哀矜矜內著則鄙吝消亡惻隱在處則頂踵非已  
學爲聖人而錙銖刻剝人倫如鳥集梗逝者知其愚  
也醇驥曰念尼王先生是以立通社矣

通社約序

天下本通人自隘之人心無不通私意起而塞之夫  
宇由蕩平物號萬焉由天視之殆一父之子矣奈何  
有身則有我則有人夫其天良常性理周融  
豈無仁愛盈流異類渾并一時乎而轉念入手習氣  
親疎量焉利害計焉則分將歸於濫其七尺耳嗟  
夫此仁人君子所爲痛恨也我念尾王先生慈質佈  
道自家食及公車皆在公濟有密行矣今巍然持  
衡儒林而深嘆學者文滅質私易公也爰立通社而  
是在堂文集卷之九

約之所謂通者周急振貧扶傷起瘵於憐憫外則求  
所以濟之感情切中則謀所以實之義所當爲勿嫌  
太過情所莫已勿慮難周蓋天下本通不以人隘而  
已人心本通不以意塞而已意者是心而非心順動  
則爲生理猶果核之仁也逆動則爲殺機猶鎖鑰之  
將之鋒也而人之所異禽獸者惟是忍不忍爭低昂  
焉蓋其効亦異矣今使陰鷲收皆中乎膏肓利巧鄙  
纖多其枝蔓則維皇鑒嚴屋漏鬼忌雖欲覩顏倫類  
常虞有餘也恐亦難焉而每見勤善積修者盡施惡

德實猶猶安躬恤良圖子孫必大營農之胼胝而得  
豐年自享報力不必禱田祖矣世固有行淑未濡宜  
災反吉者此又兼視夙因也善念種自未生純粹  
然若真心夙障本無同體之悲而緣飾名根勉營  
二輒希厚獲意爲通而不誠亦理所難酬也苟其  
端艸竊品在中下而濟人利物勤集累生則猶安  
于箕疇九五之徵使水火刀劍不及焉此其人自  
迷流而性通不昧實司其理矣要身有長物倘然  
之值也親戚鄉黨則草藥表義桑梓明禮宜惓惓也  
是在堂文集卷之九

使一旦而仁心迸發私意銷弭本不忍而克之隨地  
應時固非惻隱卽風俗倡自一人不難漸登淳古而  
克享天心純嘏之至豈終遠是適何者哉是則王先  
生立通社以教人之至意也獨是衡覽吾徒而大任  
責諸醇驥醇驥何人克荷斯棟若性體大同之義側  
聞梗畧猶將型與寢而托宿焉則藉庇通社而龜勉  
蛟臂以將臭味於同人亦願乘茲時會也敬登條例  
庶共守之時順治丁亥仲夏月王亢生始試士於泮  
水上

讀地吉錄序

明制士各占治一經鄉會試文義優者輒中選天啓甲子闕漳顏公先表始以五經雋於鄉崇禎甲戌會試又五經全卷天子特恩予進士制科以來未有也嗣是而宿儒效之獲雋數人顏公學富而通輯述書多種皆闡世道人心惟地吉錄專言善惡感應天人生死鬼神於教戒尤至文宗王念尼先生立通社屬醇驥盟主則諄諄聖經講習外亟以是糾勸多士讀之醇驥緝思銘刻趨踰及而後言曰顏公樂善度世

芝在堂文集

卷之九

五

十一

忱學意乎淵哉乃學者懼情畏感慮嚴密妄引廣川正誼明道與南軒無爲有爲義利并疑孔門天道不可聞不語怪神謂茲估估而龍牖者何僻雍祖豆六經則與誦六經吉而影響禹謨發之天命天討盤庚金縢若平生詩在帝左右陟降庭止玄鳥生民禮竟無不之齋見齋者樂九成而神示畢至春秋降龍聞鄭中生伯有故孔子贊易曰天且弗違與鬼神合吉凶知生死之說鬼神之情狀夫通明爲性性則差別則當念而天地人物鬼神生死具矣人所不克性者

情滯見執也執則不通不通則不明是故暴棄不齒耳稍知檢而僅慕於善賢君子之名也或因多識操正意見測事物當然畫方而履秉羽而驅自刻於不愧怍夫名理名教未嘗絕名焉及天地鬼神生死則苦不知且不安於不知也而以空理氣化功用癡禁訛畧語憂憂置之夫果通明徹於性原乎天地鬼神生死一性亦惟其指擬之號曰域之矣契悟無因恃意見爲是而曰吾盡其所當然務求於彼彼亦不堪求也寧得不輟几席仰之以爲臬然而中實茫然

芝在堂文集

卷之九

六

雖感應極著章章儼堂室而對亦聊謂不敏領所守以技從之矣守其不從所操正方雖理性未通猶未失爲君子也使懈廢之徒習之謂聖賢之道則自全身名耳豈人之一言行遂克感天神報賜者太虛兩氣爾死無復生也夫爲善僅及身名則纖悉不善備就饕餮踐躋聲所欲毋友亦墮身名非有冥冥之何升降游覓之苦好人者乃得說秘計數乘危操便攘人之有以殺人去已之忘不念國仇田畝不呼服謝罪懃不咤彥雲泰楡抑衙米彼勢位富貴寵福終其

身亦何所顧畏乎是故人患逆而吉凶於天惟影響者舜禹兢兢克艱至慮也禹推吉凶於天而六經言天言神一揆夫子贊易詳天道子貢悟後以不可聞形容怪神則門人淺淺自臨聽受矣正誼明道造次儒者春秋折獄單于和親非功利乎義無所爲以宰相子出入禁庭議國是戰守亦思爲國家利也惟道義自將雍然性行無希覬罔獲如荀舍市賈然君子存心以是而天與神靈吉凶俟之則無感不應其善積不雜於利者純禧大吉穰穰印懷已至亦

芝山文集卷之九

量所堪畀不令其中悔焉所以爲天之道也則迪吉錄至乎曰顏公樂善度世經學乎淵矣聖哲性善之原未盡也然悟性善者天人神見生死由我有無無之以爲性有之以爲用本真通明則軌跡納於矩矱愈兢業不敢以試妄疾真非幾焉天神不能制知念起而督也生死既脫恐留生死克艱影響者蓋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焉夫然則道果已證茲迪吉者猶可爲修省資也多士志趨聖道而挾錄以輔車庶幾全乎夫顏公表章迪吉遂由積學經術

破一代制科顯名則固身享其報爲人司南矣念尼先生又鼓舞而進之多士流齊布武何無殆也

### 先哲言行錄序

見聞好尚有時歲盛年氣銳布蹄蹴於英華之林則必賦頌磨曼序記奏答國六要眇連類莫測足以寄徜徉之思而發無聊不平之感鑽檢火者鑒愈出酸醜期與盡致耳迫其閱歷多端心磨身矯懔以瞿瞿則浮文侈辭之如未足所也得先哲大人一言一行若刺繡窳揭諸達若席橋衡北而以滌夫先哲豈有

芝山文集卷之九

暗乎天資淑美克之學問臨務因應無所不如其道而醇之不處已甚物咸得以情及周顧永久者不苟喜旦夕之驅寧無卓犖堅忍於其所狙而遽錫審所共爭避之以相恬而大氏林正志將厚力不委聖賢於不可造不以真心之間可容瑕玃也夫道法積則行之矣本其所能爲以教人是其言矣豈有期於後世登吾以匠石之社而遺風以爲羽耶而道可傳則世無掩之使不傳且其不必傳者奄有千古英華與閭麗與怖其罔極與而法言法行莫萬世之身心者

又何容姑置也是故矩步之儒舊學之彥斯有以託其仰止矣若曰聖賢者吾自爲誼必沿往昔而硬守之夫人心之未卽於化也以貫以習得則得失則失何嘗有虛遊之字耶故其崇好尚於文事賦頌序記奏答非不寄思而摠感也而志氣流涵力鮮擬不知所自惓惓焉對先哲之言而言有至始悔吾言之多也誦先哲之行而行有至始嘆吾行之難也被哲何求於人治我爲四圭之卽璣諸在糞壤而功亦成夫彼惟資與學濟及因應手衆務而不敢疑聖賢之是在堂文集卷之九

九

爲量外或資學未卽備也蹶坎顛木而防與智長焉又或畧其全體而節取之善皆可以鑒蓋泳游江河不疑沐浴矣荀子曰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跣水之機可使無降對先哲言行而無奮心者可謂人乎抑言行其在臨務而酬無若鄭人製履俟歸取度也幾矣祇行編序

孔子曰元者善之長也豈非妙明握機獨尊而盛德大業皆其操縱行刻也乎長善者不可以善名也而子與氏直言性善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

謂善斯亦本文鑒微匪由偏蔽矣往者大道遠昧學者不達本宗醇正端亮之士思立身揚名計莫不嚴操密省扶植德行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執相背真迷源繫永大儒出乃以知行合一救之救之面學者粗心不證合一之旨又復解廢繩累忽遺典刑誤爲畧行而重知也肆無忌憚害特甚於往昔豈惟儒徒蓋古德全提最上呵持戒爲執心聖神應化猶多詭異不測而末法狂禪暫竊影響卽藉口無礙其毒流殆不忍言矣識者觀斯能無厚懼乎懼者云何人與是在堂文集卷之九

十

天地同根元明妙性而已性無生而情有生則轉識還真全資內力彼其性始迷離賤行履而存我見我見立一切凶邪隱隱放僻淫濫皆從是起故惡業咸召刀兵殺害饑饉疾疫雷震水火諸苦迭聚尚無悔省以惡累惡如酒者鮮辭牽煤人樂深入焉是果獨無元性乎抑性不自知不以長善乃爲不善乎夫謂性外別有不善仍是我見元體真空一念應而普卽邪妄總無在處則磨削之場聿登正覺寧容是非去取斯固上根積薰修力從緣悟達者矣若夫自性不

守而隨逐不善至謂見善礙性見有不善亦成碍性  
者是則我見自護我見執業沉冥蠶繭蛾燈終盡而  
已抑知善從性始還驗性力勸學情靡寒念未克遽  
信本智必日用發行行現還義肅潔精神期堪在道  
之端而元明洞徹以後剝習識而除現業精剛百鍊  
福慧重修則作止語默自利利人親勸學所行本領  
不同操履亦正等也是故樂均南面安廝卒之勤尊  
若期願服子弟之任扛鼎之雄不以逸豫弛其筋骨  
康疆之朕不以勿藥跡其岐黃元為善長而情可為  
之在堂文集卷之九

善始始卒圓成無弊之道與昔曹溪六祖證明自性  
而教章刺史在家修行惟無相一領舉心平行直思  
義忍讓等絮言之白樂天謂泰望鳥窠問佛法大意  
亦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已故今雲外大師親佩  
祖印闡揚正法以接英靈而更為善堂勸學者創祇  
行社記功訟過序規詳審具矣取前輩世出世間大  
老積善警世書編次助之使有心者樂得流覽易為  
則做焉即何第曹溪泰望與孔孟宗旨曾有異否也  
願諸君子擴闢正觀厲精善信一德自新爽惟民迪

古風大儒格實兼行度生固無涯量醇醪不釀亦得  
從容敷祚接塵面相與商而指之法

### 送參議五鹿李先生還備天津序

聞諸古人口滄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先儒亦稱無  
欲乃可為王佐蓋為政者之先其身也酒濯內奮翻  
然聲聲蟬蛻於垢濁而殺無為云利焉則貞幹立矣  
知臨而事命其施是以知操之不易而示神明  
也波流斧斷鮮習行焉發上以之信於友而示神明  
於度民以之豈謂彼彼能免其名於華  
之在堂文集卷之九

使人不忍步而轉長者之譽之為發耶由是得誦  
言李先生矣先生自分守大梁改楚參議治兵巡也  
三年於茲矣醇驥不佞辱禮聘月容接繼冠婚步遂  
巡於几席之左右則嘗竊懷古人志行績著者與先  
生涵泳觀之夫位列大夫而家無中人之產其始來  
也蕭爾地明視事日次桑野而後朝食則蔬器漿盂  
果然非賓客庖之膳膳不指染矣室一切服御使用  
視他卿第率減省僅具調祿秩在有司者錄而兩舉  
適當耳交際之享多儀標而去月九卿縣兩造至片

言庭折遣不及餒更奚所取焉以故監司吏胥多黜  
無狀遽檢其出入而氣死焉有菜色標士百與他將  
兵受節制在遠郡背若棄缺缺鮮肯而雄者大江南  
北斯夕電雷在宇奸貪人屏息不敢肆而瘡痍卧帖  
席道路以清督撫侍郎監御史習聞之破常格心膂  
仗九州郡吏民事繁鉅難高下輒委治或地方大利  
害其便宜上靡不嘆賞應漏刻施先生益得行其志  
然固精慎應務有餘而未嘗以敏恃上下必按繩最  
品式無斯須焉待人則厲而能溫若抑其峭潔重自  
克本堂文集 卷之九

下者故民舉日隆自督撫侍郎監御史列列而嚴其  
行能於

天子者數十上客從京師來者咸縉綬傳德政而先  
生畧無消假翼躬遜謝恐焉惟外人之有非以是  
士若民愛且敬之一時僚友先後愈常論而心服之  
夫古人亟稱澹泊寧靜而儒者集王佐以無欲甚哉  
多欲之之不可為政也抑世以利濁則無欲若使立  
政而僅自刮濯其欲以庶官箴撫衆酬務無違猶畫  
馬季次原憲雖賢而果達不逮於山陽蘇禍安所用

之今觀於先生嚴身整飭不以利易其行也潛靜新  
浴之方履於廟矣而建諸治後致其敏決効其勤慎  
令上下咸得離心無所不驅若此蓋先生材能足以  
什而舉人而常無錫其為為慨不屑乃抗植名節  
將矯國革俗用身倡之非徒憚於恣睢而飽於一善  
期自完也明志致遠始暢然義無遺慮公不階次而  
登諸卿佐台獨奚讓焉乃今

朝廷方大用先生而意有所重更畿輔歷試之故山  
楚祭議晉山東副使兵備天津於其行也醇驥卜大  
克本堂文集 卷之九

用近矣因得以三年觀先生者具本末而陳之或曰  
子其以先生下交也昔華容忠宜公布政廣東陳獻  
章白沙有道焉志勢交禮與義萃矣公遷秩去而郡  
守請言白沙謂不敏子特愚賤不待請而敢言何居  
乎曰白沙抱道養重兢兢難文蓋也信忠宜行能國  
吏不容湮也醇驥竊志大道淵源而不欲離文以見  
也布先生行能以待國吏素之特絢也若夫愚賤而  
妄賢哲則資力克致與否先生固知之問諸先生可  
矣



姪唐毅社序

昔劉殷晉人爲趙三公以五經史漢訓子衆業俱興  
淵明耻折腰五斗而命子詩誠子書理致溫慎類之  
推處南北朝作家謂其甲兒効鮮卑語彈琵琶事  
貴人爲榮寵然則晉儕門內計義方豈復問已之貴  
賤與特難易哉乃教實門內而學取同人則野亭而  
宗希焉在大易是故古所以結納而不凝也殆於相  
爲賜者矣士其頡頏卽聲氣當四海爲量得其人而  
肝衡往昔指數英勉微同堂而薦嘖嘖焉則耳目識

芝蔴堂文集

卷之九

五

趣日臻恢擴其將超等侶爾自標以受時瞻仰也有  
由不然芽蘖微能畧窺方冊且暮周旋不踰黨鄒份  
檢之社與雞犬同盡耳豈能與觀域外乎而或者曰  
馳務則矜名雜與焉驅思切儀則禮之且未糊遽令  
過都歷國誰分悉然集於義方亦有馳焉東方朔  
言丈夫相知豈必撫摩而遊垂髮齊年咸知遇也乃  
傳長中論深疾遠學優游之美眩名而志亂慮則淵  
矣是故居以近朋習或聯姻戚或共門牆伏父兄  
賢則竊聞諄諄式穀是圖不以已貴賤與時難易而

而有淵畧放廢矣又使之比藝樂羣顯其所不逮而  
自媿觸其所欲能而未者以幣賁勞表揚獨得然後  
敢殺焉以惡寃支行卦漸適不悖父兄之肯然且爲  
爻也父者亦得而父之爲爻也兄者亦得而兄之是  
舉國相與於父兄也括羽金功琢琬齊進而奚慮其  
成人之不卽哉至耳目識趣脫焉日新則鄒魯吳越  
有俊民焉旃而當之千古而上有作者焉尚執符以  
盟白日是出入庭而廣攬弘延僂毋失劉陶諸君  
談訓又勿受中論所譏理亦云優也龍爻之子唐唐

芝蔴堂文集

卷之九

五

壽族叔貞子翁序

翁遂登五旬耶憶先君講惇敘之經而盟族子弟以  
文行也翁年未及冠卽神氣備俱出先君特目屬之  
每燕會獨舉尊觥與翁酢罷謂衆人更置酒曲房勝  
苑引翁相對飲縱譚或鷄鳴始就枕睡蓋必有綢繆  
深期者矣翁於余諸父乎志氣篤密股肱然蚤歲削  
博士家廣顧風雲而唾余數陳麗澤之悅其試於鄉

者熟矣尚守敝禍寬不釋爰慨然逢時之難爲內省  
身心設格而專祀德善焉則余不佞又實可盟約余  
觀翁素剛正臨財毋苟得而用情及人寧過當同具  
姓親戚慶恤或賻有必依大體可觀尤好賓客車馬  
徒步不速來中厨肯酒咄其進令榻促席歌無歸以  
燕樂厥心焉蒞公務爲人排紛難執酒委耐其事必  
濟而耻挂抑妄受人之疑如不堪次公灌夫坐上氣  
概時有之夫郭稟正大疆立以趨而動與俗值不克  
盡歸渾融者神氣外薄而情用役勉於過故以人已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相求懷恨而獲其累也今方設格則自省察大書特  
書蹈是革非不令身心瑾瑜之置焉其爲德善君子  
可質就矣獨是翁先世謹厚傳家三兄爲儒而登之  
本克終彼其續服而命上下治之禮者翁一人耳迺  
迄年五旬家闕未克於似續焉能禁其勿皇皇乎夫  
所貴德善君子者人定勝天敦理制數也古運命形  
骨法孤廢而堅志德義捍勞屢險卒昌厥後者枚之  
不勝乃功過格未白丁凡袁公既現而行之積善立  
命諸篇非其據已驗彰著教誡手願無名慕之實儀

之無大綱

細苛摘無取人之虧檢而微

者曰目強專

言近而行未逮者以自危御

沉施情寧節

公賢人也其悔過猶有不能

忘痛

此能處免乎然其振身一反而

西業冰露清獲義理再生

能量人而人定以勝天者指南矣使先君在復與酌

酒深譚所爲翁期不出此而今風荷忘分陳麗澤慨

若更和顏色而受知行並進當揚慶太韶於族曰五

翁勾踐釐酒一夫之賜且至不遑也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張璜潤占校

毛焜赤存校

記

浮渡石記

也治東二里許古有石當靈山之麓幅廣數丈砥起岸立半之每春雨泉漲作勢下石當其衝輒跳擲不肯休歲久水力摧投石老怯不忍遽讓之去而海鳥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因以益大遠望蓋半丘水上如斧鑿者古稱天梁或稱浮渡實其狀云傳曰水非石鑿漸磨使然乃波濤行其胸次驚奔布曳礪若河漢而人又在泉上若鞭虹泛槎然以足爲舟龍窺妬其行水不沒因雷雨中拔斷徑去夫其餘者猶舊時遊人也春間偶過族氏會有蜀僧來能舉與詩因約爲一日遊兒抱來啜茗山下屠蘇卽命其僧導緩步數而石在足也石上題聯月臺雅甚字亦古前令劉清水作令文人優吏治邑中山谷題詠無暇日此其一然使爲鬱林公者恐

石不爲吾輩有矣語盡坐徒倚乃水氣襲人聲如雷鼓谷風黨之從推人不得動而石則復離奇嵌岩渴洞危階咫尺其江海之奇勢杯水均堂願得一芥遊之恨此身不聚矣僧思生爲彈一曲水石與絲爭關聽亦不了爰起行循路東上而石轟轟出一步一倚入在石上石又在人上俯而聽昂而望簞屨而就與諸交足而欲行莫可方物惟土人相和僂僂者船者前箭許則一石壁長若怪城腹而出幾可巢鶴夫水生於土此忽生於石耶其體有字余竊樂視之卒不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登江夏白雲閣記

閣在漢陽門內路疏山之首前御史宋公有威於黃鵠樓而命工以土木僦之曰爭爲雄勝也閣文引不及樓而地勢益上望若雙闕焉則所託然與余時有鄂野服遊之先抵石鏡亭亭後碑鐫西爽字或用

晉恭軍語宋公表諸符麟斷劍中古峭尼玩耳後忽  
噴然有歌呼視之二客飲柳樹下石皮飯齋礫於地  
箸投之中者從多馬賜潘余笑而不言入閣閣下亦  
有飲者余避去屏而梯以登閣之上又有人飲愈酣  
余不欲驚之但北向凭闌吟壁上詩兀若無聞者俯  
視漢水自大別東與江遇呀然而噴撒然而舞踴躍  
若會之晚者又若乍排拉不欲受者須臾空中鉦鼓  
聲甚沸謂水聲將有此耶高易驚而風耶乃健兒搖  
旗朱帕類負勢失跨勒支繡什伍爲羣進牌脫而去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當是時流寇在江汝間嘗其劇巡撫都御史總兵將  
軍而下諸大吏提兵出數月矣近聞御史宿重兵陵  
寢風夜飲冰大將軍與賊戰小勝賊伴退棄之入固  
中死官軍吞氣以故城中武弁日按尺籌訓練守禦  
且爲後繼噫謂與黃鶴樓爭勝過之以習黃鶴者  
習之乃遽暗此令人有戒心矣山川在日與往昔無  
大異而獨有戒特固何常耶諸飲者猶幸太平得從  
容燕會倘大將不卽滅賊使突馳而南鄂即大江可  
恃此十萬戶選丁壯而驅之賊守皆是耳寧獨諸帕

額者耶因慨然不欲樂而退

北園記

乙亥秋秦賊破我畿邑居人狂出奔命族公幼凝携  
帑而棲於江之游及余昔過從主人皆星散湖渚崖  
谷間但時行李相聞耳賊已去猶苦葢業業無敢謀  
故丘岡明季大賊走襄陝官軍別擊賊河洛大破之  
邑人次第乃漸有歸者更初余以他務偶過視邑見  
市無設版刊廢水而蠶桑之瓦甓參差崇北頽垣傾  
倚不支風日靡帷之獨悲羶羶艸得勢而相泉聖者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煤之窪者敗土客而爲梗落間門之樞鳴焉可鳴而  
射鐘鳴而玉饌者烏鼠白晝羣遊葢地如蒙帛既裂  
其幅餘者不足箕舌而塵以及人耳余於是欲滯不  
可欲歌之未遽成篇方沉吟間族公人來曰大人暮  
息矣田之駕掃庭蕪而枕以哦翹然若勝之未有所  
也余問甚喜徐同嚮造之入不暇揖輒言寒溫不休  
葢已候余久矣先是賊恣虐邑獨諸劉得無恙歸然  
風雨中人咸異之故茲幸起居談笑恍恍怡於舊處  
而公別有園北於居之百步爽塏憑高鑿構煙景時

晚風蒸暑階陰不濕因短袂科頭步而相樂也則窻  
谷低翠近欲滄人東重層起雲巖迤餘山秀媚古  
鬱應接左右而河流委細波繞長林回棹有態然後  
挽垂柳而叩石扉盤湖澤徑登懸月之臺歷探元之  
洞坐黃花之館歷白石之几披紫藤開柏亭拍和欲  
舞少焉月出東山夢覺清池插荷葉而動菰薇寺鐘  
徐來傾耳成韻而笛聲別起煙林不知何人於時神  
而怡適舉箸指絢忘更之易盡也余曰此樂未嘗無  
乃胡不覺今若獨深幸之當過賊東驚虞其古戰場  
是在堂文集卷之十

矣豈復知吾二人此歌而樂哉先生曰信有是夫其  
爲是者非盡無意也子宜記之余因退而爲記嗟乎  
自旄頭不滅秦蜀楚豫賊皆執善刈之然則逃而歸  
歸而有人相樂者大極九幾但未知含情美辭與余  
同此記者何人也

江上茅屋記

劉子丁丑冬避亂五山之湖賊勢日猖獵丹居逼側  
無氣明年復遷寓江上龍坪初來鼠存僅足耳久思  
蒨葉萍深謀槎之扉閉春秋焉與殘編伍未得乃覺

也故人文生知意爲斬南山之茅伐竹而鐵以  
爲屋於坪上 幸得數丈地而葺繕竹然木樵  
不備稍具劉子故懷而頤峭頭角自端殆至倪躬鞠  
得入甫坐見大江江聲達山下層巒浩然乃作而  
曰向不坐爲芻狗者應其免矣猶有懼焉今其逸  
而濯以無涯耶洵汰風湧沃雲湧日其春之爲禱  
而無乏也長江萬里天與水樓此外非目中事矣既  
定席故人子弟挾六藝書以次來訂說詞類韻聲  
火風雨中斬壯而士連以饋文寶不取諫因續踵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

時客入踪跡踰獵獵登諸几杖薰而視之 無正  
一但爲和者辛耳而又之曠野而適野無草屋  
外無復道限量人意僅凍雪滿江南山山皆道欲  
踏之約舟來渡泓泓渺然而江上無雜樹人家環楊  
柳而居春至翠鳴桃花簇出真開時乘一枝滿坐霞  
蒸動人及江長拍岸蜀峽數十里渡盡在宇下陽見  
出沒恣意來與人狎野鷺銜鉤隱隱飛走與爭席而  
坐話桑柘禾麥深淺時時獲異聞雜花半畦引蜂  
晴作態天陰雨則大風捲山奔騰呼號薄茅而

樂之琳瑯。彭湃若時宮矣。屋無隣蔽。故風得肆飄。搖如舉身於中。或他國去覺。而日出知家在也。長日。地烈烈剪林葉。而亭其前。熟始得遠客。穢穢往者。既掃迹。不相思。高閣獨延。萬里黃雀。風蒲葵掛。間亦鮮。頻用之。入秋。籬瓜蔓屋上。綠滿成。天人從市中。出入雞狗。隱映若月。明江靜時。登隄見扣舷而采菱者。淡澹不休。星露垂。永顧北牕。懸琴人煙不遠。波品中。羽客集。至五更。寺鐘徐來。當夢忽斷。遂

之何處矣。凡此皆茅屋之大樂也。故人子弟習

江上集

七

上言。朝取暮持。非有遠慕。以劉子爲舞榭賦。欲沾極旋耳。豈知其遺家寓物中。與曠適別有會於茲。江以爲古矣。江有茅屋。茅屋乃居。劉子皆適。倘焉。上言。寄之而留者。豈惟是然。劉子自播于亂離。愈乎身命之間也。措言荒奧。市人往往疑之。其託遂欲以善茲。獨窮焉時。惟携家弟。龍爻與同研心。至成咏命。童子和之。自吟其音節。益喜歌罷。父一二微言。猶恐盡而江上寺老僧頭雪矣。重食淡寒。諸遊行過海嶽。見名賢古德威儀。

局旨甚悉。謂喜劉子之器。近道也。每來對談。子弟從座。席伏聽。疑譚。謔不省。皆遁去。而劉子言下有四万之志。謂他日人事粗緒。當負簪。躡屣。鑿雲而行。搜海而往。煙火遐斷。壁立千仞。冀一肩臂而慰。錙銖即跪。雪飽水猶薦。壁驪不難。委身命以爲掃。學業以遂。於是咫尺之間。天地爲墟。且旁薄沒。滯而不知其際也。所寄廣矣。則江上茅屋。其於避塵。猶泚之與。

### 風泊記

劉子泛鄂渚。眺黃鶴。歸會客舟。無放縱者。買一漁子。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八

東細其受二十人。沒盡其尺矣。利其輕疾。幸無風焚。頌者暮可取齊。安休焉。時江漢委蛇。數百里。曠然平也。人生槩與。鷗鷺流。特車於衢。而爲九焉。前過陽邏。下發流風。習習來矣。砥之水而遽蕩。爲降傾坐者。始欲不危。日西於嶺。風乃益怒。此工爲。爲忽者。無以照而攝之。其狂可施也。絲是雲陰。墮重。遠沙霧典。飛濕鼓。美縱。送旁。澄。冷。膠。戾。覺。雪。相。灑。陵。嶺。自。鑒。恣。意。無涯。升在其間。則始微。茫。瑟。縮。荒。忽。鮮。跡。委。重。而。與。乘。無。敢。獨。焉。雖。然。而。葉。起。窪。然。而。石。墜。葛。之。而。壓。焉。

其欲擲俄抵而桅諸壁間奮溜中馳四無顧係思帶  
繫之耻其未絕耳而遠近洲嶼衝動艸水奔逼峭崖  
雪崩噴浪狂射故呼號流喝涕涓倡應惟天與水盡  
化爲聲而不知其起夫物以形制風盈於天矣裁波  
之半可數掉焉胡不惟所命之故生者揭據倚者磬  
折臥者箕仰者遮蔭身一定則無復移移恐舟與波  
離也而槩者飽風欲僂手旋弛旋力惟代爲搖而羣  
以呼相怒竟壓波破之至三更始得泊焉舟未去  
水人遽反其覓矣則嘔嘆喜伴雜至及起望岸崖大  
之在堂文集 卷之十

前離間居人所解五尺席間而遊華香不聞又復  
不已維時劉子自審則有數念焉內反復而終以易  
其體一則謂茲粟粟惟隕者疑水異焉我能難我也  
水誠難人抑知吾潤澤而質流洩者皆水乎是以水  
畏水也水不畏水其險殆甚焉悲有淚食有飢惟石  
汗濕不榮纖而風力轉之誠浪濤天如西之弱芥則  
沒矣如海鹹人嘗滴則臙爛猶終流游焉身爲豚魚  
朝來夕西而不暇登岸夫衆水溺人險水溺已而反  
其之是也其畏外也吾泡涸也下而而上播者西泡

擊也若物之求於我者豈不親與類天下其終  
怒懼乎已又謂吾向者以面爲人體胡不離越也茲  
其休然於存亡借色而難之通若解谷焉豈能移臂  
指而妄以相思乎性命也全則俱全矣死則無有  
死者矣水其工爲殺發也已又謂茲則則定也見嘗  
散於風波者故望恐蹈之恐生於見耳嬰兒與盆盎  
何異然風風也知風者未嘗風也波波也知波不波  
也外形而視有形之焉幾委命於波者不幾乞水哉  
乎數念反覆涉危焉險數十里而米至韓懷懽氣屈  
之在堂文集 卷之十

家憶昔與水爲仇雖然伊用特敬老人誰之不若無  
心也今若足者持耶無耶其巧爲理而易其體耶懼  
之深也誠自辨之

### 登洪山寺塔記

嗟乎人伏處卑陋耳目安於近欲稍軒之則驚自疑  
不止若此者豈復知層累而上跨危臨瞻睹天地之  
大哉余登洪山寺塔有感焉洪山寺江夏巨剎也城  
東十里山色翠矯以寺收之始住而寺後倚山爲塔  
峻麗甲諸楚故遊者至寺即幸一登各得快意去余

往來其旁屢矣或舟於江而望於雲中則心念極靡  
不期一暇納屣而踞其上得縱顧盼焉宜大敞其電  
陋態有異人者而久未獲如志然則一小登歷猶有  
時耶已卯夏久客江夏旅居鮮務有僧來約遊洪山  
因暑暑出東門十里之衝步者半策驢者半未移午  
而寺在人前解衣盤礴迎涼古松下徐整而盥入禮  
佛菩薩羅漢畢少憩折行寺後遂謀登塔焉其始進  
也其少升也其益上也則振振陶陶然如不得其依  
而往矣登塔有二道山中循磴數級而如行陸中惟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高懼從內起特妄耳而或以爲謹愼重命夫命非懼  
也端居而念羣俗則足氣酸慄意爲之耳意與疑構  
桑海須臾疑去而置身百仞不見其異於閭域也故  
莊列稱伯昏無人爲純氣之守守氣者立命散不如  
守守不如舍故胥靡登高不懼夫能舍則高下險易  
皆舍而命立於無碍猶舞絙沒水者不見其身貴於  
絕水也終無患墜溺焉余未登塔則身猶地也今其  
縹縹而綴於空與雲何異登過一影塵剎耳而塔與  
山俱山基廣徐銳雖極上而履徑可數焉茲其巖然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蔓植風露迥立藤葛斷絕倚藉磴石跡滅而杳無  
憑焉忽不知所從來則以爲非羽化者幾希彼夫早  
則安耳而致以高爲疑欲相躋不止者何其愚耶是  
日天暑蒸烈午樹無陰而坐塔後時身輕意爽清涼  
忘揮直可延歲月矣往不遽獲而遲回至今者宜有  
以秘之也會隣寺有高僧欲訪之急乃復懷意下塔  
去然所感匪一矣他日建章氷井揖仙衿露皆以此  
意觀之慈恩佳詩徒嘆傷於五陵蒼梧非有此深感  
也因爲記示後遊者



赤菴講業記

父參平五鹿先生以兵巡分部駐典國兼幹率下兵  
屬民帖數月而頌聲盈楚之江南北夏五遣幕材官  
以書暨幣走劉子岡東之廩而致辭焉曰大夫側席  
願有請也時先生方按輶劉子不謀朋友遂來會漸  
先生曰嘻曩拾風於蘋而慕恐不且不腆之使將退  
而謀紹焉豈恭之非備而惠然顧我也劉子振襟而  
對醇驥越居艸莽屢名德久矣禮至寧不能沾激假  
問以邀大人而問聲而得臭味焉乃不能抑茲景慕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以于子綱三讓之文則相與形跡之外將樂効其款  
啓焉此邦接壤寧固所不屑爾因爲前推古今修已  
濟時經權數畧具自朝至於日昃夜漏下深矣歌蔓  
艸而命郊之繅不洽於斯詎云庭燎而薦九九與翼  
日先生以機務倥傯旋興國劉子暫別去約爲後會  
踰旬而先生更以材官將命走岡東之度曰大夫與  
君猶鶉首尾之相望維暑月孔曠南土不給於冰願  
作跋涉俟對之祭庶館人得厝鮮焉蓋秋期也季秋  
舍人來劉子亂江沂富川屆興國先生方延竚深念

一見而脫然若寤洋渙然以慰也已而謂吾何以望  
吾子哉抑爲政不難貴學耳吾更中外十餘年剛介  
而効勵精須振楚綱郡邑利弊凡席猶或燭之彼蘇  
轡者既盡其蒐之技又彌其距矣乃師學湮廢尚未  
能以其肱厯乃多士林立惜其材足翹而不設於隱  
括則難用也夫吾欲作人從興國始子闡揚聖學時  
不倦鳴四刀豈近遺肘翼乎劉子勃如起避席謝不  
敏先生曰毋斯固僕茂之風而采抑之習以諸學猶  
導江漢於沱潛也劉子唯唯謝不敏會劉子將授聲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子之室辭歸禮三商焉而督學大夫行部諸士咸以  
試殺父之未從事明年季夏先生奉新  
制副監察御史巡返旌劉子過有而先生固延竚深  
念一見而脫焉若寤洋渙焉以大慰也明日遂庭召  
諸士而議講學劉子一再辭謝則諸士濟濟來繫屬  
攀援陳大夫之忠敬而矧以其邦亦諸螺臺之負日  
數候往還烈日中汗雨浹踵囑於邸倦侍寢而恣蚊  
蚩飽或露於櫓未遑帷也劉子鑒其誠至不忍言辭  
先生聞之大喜遂定城西二里赤菴爲講堂撰吉親

屏于庵造劉子之邸而儀以勸駕焉劉子徐起雍容  
偕諸士詣赤菴先生命稍人庖人具臺饌又親屏于  
施造赤菴廼謬推獎劉子而勉諸士以學問蓋用世  
本乎立身立身用世由乎積學有非攬閑冗不顧葵  
器之靡而任飄風逝亦已耳英毅天植未能遜空谷  
優游而皇然欲爲時楨幹焉則身世接矣曷於欲而  
不克濯矜於氣不自止泥於時宜難釋小以圖大見  
已而不見人或以其利爲害不學故也學則理明性  
定事舉所素酬之援經史若符節矣大學匪朝夕也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也貞性立身古今事變揚枚而列諸帶雖棧車以適  
周道具公卿之器焉及時展用奚慮其無道行絳櫟  
圭璋而繫天下望已先生言欲竟劉子作而嘆曰先  
生之論學大矣美矣咨爾諸士其敬聽而佩之以無  
負作人諸士於是發氣翔如舒鴈賦雲漢而退維時  
首事者華子士瞻余子振業馮子俞昌俞子慶維盧  
子秀盧子高而赤菴則余子所藏書也作赤菴講業  
記

景星子記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當萬曆間黃梅有羅聘君九思庠夫博學多識著述  
極繁顧既集生徒於其家開館舍講誦則四方士多  
至者而余邑切比壤從遊尤盛乃錄慧善記卽推景  
星子聘君天才宏放不僅信聖學精要性命專工搜  
輯徵攷所藏書克棟宇故門下士師法宗尚乎趨博  
洽焉景星子癯骨稜重秀隱於膝行步徇徇若寔望  
之不識爲聞人而誦書一目輒記忽遽晤解默脫之  
亦記其私抱所學遭時當脩東觀顧周克行秘書而  
措諸文輒不爲有司所知久以日貧困則廼大屹然

憚去僮生厄纖尊貴態色而以其躬就減隸勞辱田  
於野耕耨力兼人方刈耨禾穉穉踰度備弗任越畦  
岸息望見大痛哭是與與者挫損矣走扇之去遠行  
附客舟檣而宿與罕者踐更終不言其自家叔宦蜀  
從之五年歸詣朝從弟九齡往勞則手斫門前松幹  
鬣滿山積束如堵焉其喜力作爲田事授徒山寺雨  
中釋犁簪笠披蓑跣而講門人環侍或勸其易衣曰  
農則農耳腹不便偏服而對遂僞乎且落吾務乎善  
飲尤好冷飲有河魚疾急引水數斗酌之愈不則仰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七

而轉磨石歲其磨亦愈夏月患熱祿溪塘澄渟中全  
身沒露日鼻喘噓達旦起無恙景星子樂易惻惻耳  
俗儒逞機射利夸虛譽援勢交情不習與之通貴賤  
老幼嗒然忘焉乃其記問多又善說辭每同志扣擊  
達伸旁証貫珠決澗使人鄙吝消盡而古運集應接  
不暇也然好痛哭讀書及古人忠孝典亡傷其心輒  
涕泗橫流哭不止或獨居行吟忽念古人傷其心亦  
痛哭不止夫景星子博聞識者耶不遭時不獲公卿  
顧問窮矣遂盡去僮生習態而以身任傭隸之役而

無媿報無債恨色且而樂易且而惻惻於斯世殆忘  
焉又何所感動不能忍於古人而手其遺至痛哭流  
涕不自抑也善哭古人故觸一物亦哭也景星子受  
學罪聘君聘君高才學而賢行敦惻又及余先大父  
闕東公之門夫其至性亦應陶淑有素自修檢者矣  
宜乎與俗情絕遠於古神感也乃今人則專傳其善  
記嘗從家叔借異書叔曰涉子曰如師去耳姑爲裝  
春帙曰啜卷帙成而今書指如響焉僞呼其子曰吾  
老荒矣世說新語第幾卷幾行頓忘之試取觀來景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六

星子董姓名九萬字鵬叔其先世有伯剛者蚤慧號  
神童及九萬而與之齊故俗謂董多慧云景星子既  
慧甚而腹疾磨磨徹夜臥水其體氣疑獨絕者乃與  
其從弟九齡季齡同及先大父門季齡於先考友善  
亦豪氣嘗有門人父病中廢卧牀上言堂及市事輒  
令門人懼馳請季齡季齡及路病者忽躍起曰董君  
主吾不敢見去矣病立愈季齡子再舒又與余善偶  
來景星子問其道此記之亦卿之先也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王欽命勅公

翟廷辰補皇校

傳

歐陽太僕傳

公名東鳳字千仞潯江人也少有至性季十四喪父  
哀毀骨立如成人以病弱年卽侍湯藥朝夕勤不廢  
母唾血跪食之長號頓天乞身代母卒服三日闋矣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仙邑試或勸其出執不可豈古人彈琴未聲而遽易  
慮雖繪煌煌但位也竟失期徐乃補試而郡守  
督學使皆奇其才擢第一是年遂舉於鄉上公車不  
第歸閉戶寒燈讀書籍如故儒生時尺牘不潤郡邑  
邑令上饒王公憐其才而貧遺絕產二百餘畝爲餐  
具方却不受年終諸公最少方北上衆謁令有抗言  
觸令投冠地狼藉衆咸愕進止罔措公從容坦然無  
變色中中俛取冠映拂塵徐以進令頓爲改顏衆推  
服不獨清操雅量難及也萬曆中由進士除知興化

時值歲大殺公爲設策計埋助賑之窟鄉僻壤必忍  
勞躬履省視所救活甚衆而典化素苦浮糧多致宿  
逋公抗疏朝得減去糧二萬石蠲宿逋一萬有奇入  
補刑部郎中喜以法生人嘗決出疑獄數十趙大司  
寇曰此郎何減張廷尉也刑曹非言官公獨謂雅志  
澄清皆可列拜颺棘木之下胡越無鳴鳳上疏指斥  
貪蕩臣某某罪科列衆服其氣有以嚴見憚之誦焉  
五載出爲平樂知府或言由某修怨者公曰修怨特  
起我瘡天耳田畫不云獨樹表能犯人哉且地故古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昭州鄒浩范祖禹胡銓皆爲焉迄今昭人藉爲重狙  
豕百世仇之實資之矣而郡無他冠裳專治猶獵異  
時兩種人不習漢法視郡邑吏如天帝寧死不敢見  
奸人因得從播美激之故往往反公至多方法誘諭  
始稍稍來見特爲霽威嚴雍容示以寬大意出而撫  
掌慈愉天帝乃如此耶似阿公婆耳由是親公如父  
母而公因自督學季十五以上識之乎者附庠使與  
諸生學官旅進退其人以爲榮猶猶至今稍知禮讓  
者公之教也有中貴人橫行粵西郡邑風靡公獨挺

身相梗柱折其鋒不少避民以安堵中貴人不平意  
欲有所加竟伺隙不得友易向相微重焉遷知常州  
府吳俗奢奉上官每官至供張器具費不啻好吏用  
借窺意旨公始莅任凡舊格例鋪設者概謝却一無  
所需隨著爲令永汰浮費而常以古文獻邦公下車  
卽建先賢祠傳是堂礪俗勸學孜孜黜王時英者高  
士也親造其廬車載還郡坐而請正曰余得王先生  
猶陳豫章之孺子也久之遂遷河南按察司副使兵  
備潁州任中都關律教曰大明律高皇帝春秋也字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義不可增減國勅法司招提唯提律科近有參語而  
始得人意見出入皇帝清問齊非齊書亦視經生業  
不拘典要任縱橫耶此中文致多而跡淵廢法猶有  
偶因批駁著闕律若干條與郡縣諸賢共之猶嚴於  
率下前是監司駐節州郡者雖職風紀乃不勝內多  
愛往往蕩坊表有所括取故屬吏承流視簿書囊橐  
無復忌公始至屬吏庭謁臨起山立肝肅而語之吾  
與若等收夫平則匪厯精練久膏腴相恩也一日在  
佐思肩朝廷一日任誰無應門而耳自決恐其躬爲

賢且秉國憲有賢能奚難相與激揚若貪墨不自屏  
息或煩鷹擊一敗終不得伸眉負進賢矣乘車有第  
以禦塵也各自愛劫劫吾瀝心舌麗諸碑想視若祭  
豆之附也不致取殄耳皆覩視受命而退至其蒞事  
庭中公亦嘗有所置耳目動靜知之以是郡縣稟  
庶望風自整飭相戒勿苟墮檢以身汗大夫風議一  
路爲之清無何解任歸歸而杜門却掃爲絕迹見士  
大夫家居卑詭嬰權利痛自持以靜驕之邑有利害  
必上記當事力爭獲伸乃已而過貴公卿以干旄來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周旋則往往託故引避楚學使與公有素凡書札往  
返經邑令露封所商榷義理大體予爭與試數十人  
未嘗通姓字及朝議進階太僕卿拜命不持一字謝  
政府人知其恬退亦不望之公性清雅輕勢利於書  
猶好理學家未及本朝諸儒先精粹格言謹書而敬  
佩之終以能自立不奪於時居官久僅守先人敝廬  
隣人欲市宅屢投契公曰向堵蕭然何能供求田間  
舍也偶避大冢所藏於庭敕故篋圖書數卷而已他  
益過門亦曰勿驚我歐陽公而義篤親故功總兄余

萬若諸父年老登堂問寒暑益恭傾遺無失時歐陽  
本名家代有間人特爲建家學教族子親黨所覆翼  
而瞻衆矣故人子孤擲若已子竟玉成之至恤無告  
每隆寒雨雪造絮衣履強過給凍餒者戒僅勿言  
所自云公雖好學而退讓不欲標講名然理奧精究  
人服之吳中每講席未少曰知有常侯陽先生否日  
偶省賈傳言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自號浮休子歸田  
營一丘豹湖之濱分與室親故日遊其中因以爲  
壑地或言近水曰建微德爲度寧不可耶將卒自爲  
墓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鍾譚兩先生傳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景陵人也父一貫武進訓導而

先生以世父一理無子幼出嗣爲諸生十二年常不  
利萬曆癸卯鄉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四川山  
東典貴州乙卯試改工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  
不覆二年校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出  
爲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一年父憂去職大計中人  
言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才刻深好學而貌羸  
寢力不勝永性靖如泓令自喜不樂與世俗人交接  
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知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渺  
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如不相屬人以是陽敬而實  
忌之然由是得謝絕人事而專積思於書史嘗憾  
世人間見汨沒守文難破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  
縱古今閒人我當是時楚公安之書盛行其意以詩  
主性情期自適何空取古蹈襲爲也始亦有所發厲  
爲之而其流及於俚褻謔浪以文誦戲先生默然更  
思與同邑譚子友夏謀萬曆甲寅乙卯取古詩漢魏  
至唐宋挾譚子閉門分丹鉛奮筆以爲古非可脫蹊  
邁也真古不徒視氣象矜隆而各造所獨得莫若以  
冲淡爲淵厚以簡靜爲弘通觀人於微而逆其全衆

忘者取之衆習者落之我爲命以驅古人意推廣不  
無過當而論更新愈出世所傳詩歸也自嘉隆以  
來至是詩凡幾變矣楚公安景陵相繼出而天下遙  
奉其名謬爲刈芳除穢後生靡從之惟一二大老持  
先進典刑視其詩偏細專主卽郊廟朝會箴誦開塞  
激切大雅之制不具名士多闕幽以概絕諸大家頗  
爲難之而與甚讎怨者至欲取投之廟然不能禁其  
不行幾以此得禍者數矣辨者固刻爲書及復被折  
之先生笑謂譚子是者見何晚也夫鱗獨能嚼不能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諸諸潛以時楊新羽而遊于雉則爭指之吾輩獨不  
能因循循蹊蹊有覆而射之亦樂自神其獲耳如盡  
人而防其疑懼則何以不爲鐵而恃人以爲權又歸  
有此書耶且吾輩非此書自有可傳卽不須護去護  
而必欲其與之與世之領領如而欲廣廣臨淺深幾  
何矣譚子深服其言先生改而時曹務簡儼秦淮水  
閣閉戶讀史有所見出人輒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  
駁翻古人至愚痴奸雄婦女怪癖淺瑣皆錄其義而  
確稱之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他遊人午夜掉回

曲盡席間兩岸寂無聲而窓壁燈孤榮榮守筆墨而  
滿不忍收者視之則嗒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士以  
此稱伯敬先生真好學者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極  
足目淵涉升降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高觀日出過  
閬勝武夷又客如家吳越盤桓忘返焉所至人士慕  
聲名迎送磐折然遊日多詩若文與俱益進故遊不  
倦也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自矢讀書極肆遺  
內典句解而飽非自覺由意男子章狂數十年究生  
妃不明賢賢去志戀人耳乃研精楞嚴眼食齋粥皆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卧猶沾沾念曰使數年視  
息人間幸細窺妙莊嚴路也伯敬先生簡易少威儀  
居倪乎以弛內蹊蹊不爲齋遊行有所詣輒車羸服  
扶雙僮卽出嘗遊虎丘遊兩公子侮諸途醉而傾歌  
楚踴勢不羈同行客怒欲駁之先生莞爾曰惡少也  
趨避之耳明日傳兩生刺求見肅承以事勝恭謹以  
文來稱命子先生出舟見故虎丘公子也聞其文不  
復言而人大慙先生雖僻冷至接士之一以誠薦人  
惟恐其知會答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士有何士

爲一言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汨汨若厚請屬者後  
所爲人反致毀先生先生待如故若未常知猶喜擇  
士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甚衆其爲賞雖千里外  
心憶口追如隔國遇信符必日數尋味以潤澤其  
胸臆不問逢貴賤執其裾絮切告之往往成就人如  
譚子最名流翹傑其餘前後著當世者布衣織屨窮  
餓死得遺篇瓦石中表而出之惟過愛慧巧或貪緣  
得身身交遊而嫌懟懟亦以嚴可爲士大夫不愼  
之戒也先生有內行紀貴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孝愛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爲生艱難時迴環念未嘗一日忘生父母言懷哽  
咽不能辭竟弟姪孤寡盈前依之然居喪但詩文遊  
山水不盡拘禮俗初先生出嗣世父一理蚤卒未及  
公貴顯方生父訓導公以受先生禮部郎封去武進  
任先生亦秩滿自南都還闕督學侍親還並舟泊九  
江值歲旦吉服往賀訓導公正訓導公素嚴忽中繼  
室言傳命不聽上舟先生遂永寇立岸上良久長年  
斷役咸錯愕色變不知所爲已乃上舟跪頓首訓導  
公怒稍釋咄咄促之起問嫗安在猶牀上卧復整衣

冠拜牀下曰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其恪孝  
如是譚子曰余爾時聞之歎仰而已然又曰見伯敬  
滌拙短治生一日謝子命和骨法不良於官宜稍策  
田廬杜門古處耳士夫夫安可儼寒告人爲不庸俗  
哉伯敬時嘆美此言而性潤無欄藏問周旋不能絕  
贈遺遂爲時人惡當時知先生莫如譚子其言切不  
阿故稱之也伯敬先生既死其書盛行無但剽心緝  
慮自創繇至他古文與簡著評所布流天下皆竊附  
伯敬以行其真者超別深酷成一家寂寞足鉅者長根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賢者通貳而未乃不察原委起圭鑑中未聞秦漢以  
上典則沉博弘麗妄祖纖僻自詭負求異以爲是鍾  
與神教之而淳古幾失通識之偏握景陵書囁喘而  
不欲讀則感深矣要之楚人文繁興其才識刻深能  
自樹立者鍾譚之學亦鮮易測云史懷別爲書行世  
先生隱秀軒集 十卷

譚先生元春字友憂景陵人自幼通俊志不羣嘗貽  
受人書曰身同渾古視義皇乃後來耳久之喜言詩  
前是稱詩必昭明文選離騷樂府歌行五七言自漢



魏六朝主唐盛時爲極乃夏時欲出其心頗掩之不瑣說比擬爲樂而是時同邑鍾伯敬先生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崛起海內爭嚮慕之則自其里黨輩推服譚子夏夏相引弔爲莫逆交既已肺附契結所遇當世賢士大夫有意者必爲道夏夏聲底裏妮妮是人才氣更出我韻頰上也時同安蔡公復一蒞楚監司弘才望伯敬心知其必喜夏夏因言之而夏夏亦致從伯敬所讀其往返書疏深思冥理若聆已者蔡公果大喜書幣下交一再造語如平生矣二公相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

款惻爲推轂則夏夏聲日益籍甚文章家多能言夏夏或疑其鉅公先達而夏夏故落落逢掖諸生也夏夏久不偶賢書蔡公心私憤之值諸公來閩楚學政必亟薦且曰予雖言而彼公自能知生也然爲制舉業卒不効會伯敬有咸於風雅取古人詩要夏夏商交夏與伯敬約與心放懷期在必厚遂解謝應酬杜開門隱屏而相對睥睨遠探幽晰知人論世作詩歸世傳鍾譚由此矣徐公日久令江夏嘉夏夏錢塘爲公寅亮督學秉風裁擇士有求鑑者後夏夏適

嘆嘆後諸同被顧盼者多翱翔春秋鼎盛去而夏夏以當路擠葛公剛顛并誣詆其文瑰奇過度幾落學籍及莆田周公學使來夏夏慨然長嘯欲徜徉去入山著述老而周公夙慕名教請出秋試不捷歸猶故友夏夏也後值恩選貢禮部入北闕鄉試仍不偶如故是時友夏先生名遍天下矣所著詩文流行闕門人爭嗜之稟爲師而先生性喜遊又遭遇坎坎惘惘不得志不能飽頭角從離壁間呻吟則愈縱其氣爲雅遊所至追尋佳山水躡屐扶筇窮形狀成篇而一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

時名士豪俊相肩臂情緒風生共車服聲伎玩好藥餌費無取足贈遺每旅邸賓客往來刺目走衢中錯落冠裳選否不能設簡擇則爲浮沉隨俗欲以居厚免忌而伯敬乃嚴譬之簡棲述集爰稱名士門庭蕭寂至青蚨爲帛有孤嘯兩勉入塵雅習與性友則如挂名用塲耳先生深領之然不能遽絕也遊久而歸歸卽復遊而性孝友傷其先人番遊姊夫人日老雖遊亦無如時時念定省也姊弟五人皆賢而先生任家督學時姊兄弟妹同舍人自供一日薄暮取酒相

勤學業世事毋喜鬢鬆杖而出聽自置餅餌蔬醴  
席間佐先生兄弟啖問辨請益毋喜曰見汝曹爭家  
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語如爲先生慰藉而  
先生聞頓久亦職伯褐衣踰險以豪華揮而厭之進  
取實歆爾歆羨而性不堅耐輒就易去又憤世人勞  
役耻辱博科名至公卿負心而得義以人之死而得  
安常概不暇怨則抑其心勉就灰冷曰何必富貴而  
感激實橫愈多屢起屢抑始嘆真隱據枯梧死而不  
悔之難也生平最深知鍾蔡兩公繼淪沒老母羣弟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君重極陳制先生顛毛蕩然車牙齒終年不離智良  
以渴愛疲勞所業詩與年益進而勝懷淒涼悲涕稅  
駕矣天啓丁卯譚先生年踰四十豫章李太史明唐  
王楚試得閣中卷擊節嘆賞語同考曰傷此人吾黨  
數十年都不寂寞矣取置第一楚人自興因吳國倫  
明卿冠嘉靖解額有文章傳於時至是再得譚先生  
云於是先生感懼泣下謂父母而外不敢言管鮑也  
初楚監司成都朱公之臣與鍾蔡交亦深知先生諸  
生時親屏車騎至寒河讀書處搜詩文梓行又延至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江夏西巷下帷以天下士期之及李太史特鑑出而  
世服前數公能得士且詩不盡能窮人也譚先生故  
以詩名而束諸生餘二十年挫沮不懈又其詩靈深  
澹樸矜一端乃其議最持平嘗於袁公中郎詩有所  
裁斷彭年迷之者中郎子也抵以書曰愛人者不護  
其短傳世者精神佳妙不定惟俟人心目自合而其  
所不足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焉安知古人深  
堅取後世名不故留以發其議而得其佳耶古人深  
遠尊公靈奇抑濟南諸公自有所問人之議以議而  
當天下後世名豈苟焉已哉惟不實致力文事回旋  
古今之變不知譽人益卑也尊公恨未納交所不掩  
其疵顧感其靈奇若或交之耳夫推導人以成己之  
高有之譽詆訶先輩不朽以成聲政說能說愚者知  
其不可尊公炯炯肯虛就世浮名不信此爲真愛者  
哉中郎嘗選蘇子瞻詩多灑先生恐其誣誤人爲刪  
抹傳之鍾譚學本山公安才足自變視世所必趨割  
愛表獨也而惜其未流欲起以堅樸救之譚先生廣  
交遊贈答至其同心生平最服伯敬乃泰之蔡公前

與伯敬書岱記佳矣山記止在升降神縮有意應氣  
應消息應而不必字句者當察也伯敬詩元氣混沌  
以上語宜厚其氣而泯其迹之而于以用須擇多須  
舍若公則筆大而或板之語多而時蓄之世豈有未  
融而稱清新哉抗論如此譚先生舉於鄉而丁毋憂  
服闋一登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閱又手訂所  
爲莊氏諸名題莊已讀大學衍義未竟而北土中途  
抱病卒天下之慕譚先生者於是累息歎嗟則相與  
拾其書而思也而士大夫以仕流楚景仰風流必曰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鍾譚鍾譚云鍾伯敬前數年邑學奉鄉賢祠後公論  
譚子友夏得續入鄉賢承天郡及景陵學並有司祠  
春秋焉譚先生鶴灣稿若干卷

贊曰勢極重者必逐大暑之後必有嚴寒豈惟人事  
蓋文運亦然往者王李司帝海內誦讀然以秦漢  
盛唐爲鵠揭裳帶弁之矣當時二家勸起惟介介昆  
陵晉江屢譏切之卒以更瑟破觚倡其羽翼乃數十  
年而公安起角之公安死未幾景陵又起用其意而  
稍異塗徑於是耳食者遂囑以古無用爲也夫性情

苞密必假文采以繩德厚雖其後四倭而三宿之舊  
悉例萎有時不如哇疏然貴賤異矣是故學王李未  
至葉風格條鏗鏘猶俟諸三餘焉儉儒苦古帙浩煩  
便援公安景陵而以其數鳴也九廟之儀降爲野祭  
沒世無所設炳煌焉識大小者亦焉効焉衆矣鍾譚  
本同詩友夏晚稍欲自立每恨伯敬不及見也余獨  
論其重返之勢不能無感焉

### 郝楚聖先生傳

先生名敬字仲興號楚聖京山人也其先九世爲儒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正統中祖從仁輪穀千石濟閩中饑賜勅復身父承  
健以鄉舉爲肅寧令先生母喪大蛇若龍嚙左腓入  
腹而姪生先生焉五歲授小學辨蘊蘊龜驚字及與  
長者爲偶句應響出青神童之譚過里中矣初肅寧  
君與同邑文人翰林李公維楨父結忘年交及年老  
憂後心知惟公停氣誼深重篤故可託遂躬造其家  
以先生託之謂是蘭栗嶺氣堪萬里恐其未嫻於輓  
則儗也李公唯唯肅寧君卒而家漸落先生才氣以  
日豪不受羈囿則李公欽欽秉簡諾不敢負委曲開

曾引繩墨欲飽其首而馴之初猶不肯聽及以事發人坐縣獄縲繼困瘁李公躬入獄痛哭慰諭後乃詣諸官以出先生意稍引悔因延致其家親授館課業爲制舉義至數千戊子鄉舉已丑成進士蓋李公善成人也往知縉雲縣治剛正要人某挾勢狻獠邑中下車刊章捕其奴數人人獄要人饋墨深疾之改永嘉去治行入禮科給事中請假歸養復補戶科會朝鮮有倭患廷議朝鮮我東藩也爲出師費累鉅萬無功而遼左當中外孔道敵騎充斥上方笑少府金錢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李公小從史開礦店中使繹騷數月內疏十二上有守遼東劾中璫二疏下部寢之閱二十年三韓炎宇魏忠賢弄權皆如其料焉又疏論輔臣內官過濫切獲罪左遷知江陰拓落不得志遂致仕歸先生爲人風格稜厲自命如不可干而所欲爲則慷慨奮孤氣輒以行意自諫垣歸里疾守永天陵中使貪恣至禁錮諸生怒而讎齡遼朝中使懼彈奏遣人持扈班裘鍾黃金請記銘正色揮之不報而同邑有官行人者暴卒京邸無親子弟侍爲竭力營殮殯故履斷簪登冊

視歸家未損一錢也家居杜門誓齟舌不與人事而鄉大夫某他事惟獄縲紳解體獨慨然排衆咻昌言當路出於死事已竟不相間諸生忤貴人安坐不孝惡特爲序刻其文言督學復翁厚贈既之後與塾西山此生衰麻拊棺言痛而絕也先生蚤負穎異名備家中索債効無所施其効遂次起多勞溢而李公毅然秉正引父命相爾括李公才博物文章震天下官日益久爲時望先生修業攻苦得進身而性矜率不合當世屢進退之則鬱懷掉臂寄不屑而一專其力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服古崇經術以謀不朽焉方令永嘉間吳興教諭鮑士龍嘗從王龍谿講良知學善名理往受學命吏設几筵明倫堂下顏乎翼翼拜如童子就外傳禮學論楚然及却掃謝客蒞藉圖史日月自程課雖幽憂疾痛掌錄舌唇未暫輟照嵐札詔隨笥每歲除夕輒令兒諸農示客衡之中石相與大笑曰聯爲豪舉耳其佻他文多閒燕揮筆就而解經釋傳則屏人隱白几空舍中踏壁砌深沈思每謂今日詞賦古文詞窮兼並即王勃十日外五王冊無足多也爲文不根經術

駭洋棘猴雖工何當況其遊大人託逢迎於我豈爲  
我輩目成德爲夫已乃有龍門高標挾資斧櫛舉價  
自驕牛耳而逐臭賣朴揖我爲臧則辭林爲鮑肆矣  
中郎誌估客慕北海去思墨吏聖人修辭立誠安在  
乎當是時渤海內方馳騁於詞賦者多過情溢美相  
矜訕爲名譽不復問經術儒宗寔以孔業遽蓋矣故  
先生不恐見貶方詆其非思欲身抱之先生涉獵廣  
博壹以經術正名其僭處雖時無補務難艱危動忍  
緣經構論人畧不忽思歸之六經不覺其端破之  
於聖學性合精旨雖未周而才氣足自馳騁故漢  
唐以來諸傳註紛紛陳無不裁繁而漸東然後出意  
識取長而據其是成一家言蓋以經義食者四十年  
而九經解立又別著山艸堂二十八種皆談經餘論  
并傳焉先生既以經自娛卽凡交遊往來概絕之堂  
不設賓席京山令歷十餘唯廳公品喪陳公鵬壽一  
再造謝外戚不識其面前後都御史御史監司間經  
名來者抵書道廬請百端而辭謝愈力其子牟門人  
各靜飭主婢作田僕禿裙屣衣跣足戶外無一人

吏刺至公庭者先生儉衣省食幣巾面無喜色步  
子我歷尾髮器燕香練綴蘭所居環堵蕭然不通  
行履嚴並屐屨備獨宿而已矣其時天象示人口太  
白入晶金虎相薄後人問卿賢隱與其言合蓋信之  
癸酉某清蛇出長六尺闊尺身紅碧六足鵲距不噬  
也今以聞曰肥鱉也至早果驗戊寅其露降學宮松  
及所坐香葉亭柘上諸生請問曰者老得敬賜松栢  
受露上之人其有意余乎逾月雨臺使檄守令敦請  
講學庶竟辭不赴年四十卜宅安爲死制獨湯茶作  
輓歌刻棺旁至七十四召形家擇日卜地承冠葬瓜  
嶺西荷鍾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死  
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落坎子婦遠下綴絲素袍案  
菴積而封樹不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厠  
函著書若干卷以殉刻生墓文告姻黨迨已卽年八  
十二冬日早起衣冠瞋忽不憚命內外婦沐浴隱几  
坐連艸八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舊咸奔走  
來視先生危坐榻拱手稱別語止笑乘輅車出就死  
親舊泣送者百餘人皆曰公何不自度也至西山從

容下車舉止嚴明索筆題別墅柱云升沉難定但深  
察歲序夜半憑誰有力來去自由如驚風飄瓦天公  
於我何心諸攀輿者驚顧神定轉私幸無恙少頃色  
變局續絕而卒先生生平於氣岸學弘通少許可獨  
李公恩義篤密甄陶力最多終身師事之及自敘其  
著書亦拳拳不須臾忘負牖也李公長先生十一歲  
官至大宗伯卒先生親侍其易簣調置饘粥哀如骨  
肉焉而旋亦相繼沒然兩家之書并行於時矣于洪  
範壬午鄉舉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贊曰世士每不局談經術以章句名物文煩碎鮮濟  
也觀歷代經生書良然然視浮稱夸毗窺喜怒爲著  
僅有間哉郝先生蓋誼文人所強仕爲諫官一遭  
謫拂衣讀書四十年絕人事而九經成疑其獨峻潔  
負性能無外羨者哉乃問諸先達謂其貪鄙爲吏歸  
以經學掩之仰箋注絡繹奚踰視前贈送而鞭其後  
耶余獨觀其潛心道業立意取世資自濟校褐衣蔬  
食不厭死者異矣匡衡馬融行不勝學豈盡湮沒之  
以知立身之難也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王衍治巡

黃 濬 豈 哲 校

桑先生傳

先生名拱陽字際升平陽臨汾人父惟喬也學生有  
行邑人慕之稱端亮高士二子仲卿升端亮公夢參  
星降母郭夢吞星於腹乃生先生幼而莊年十五從  
端亮公讀史經因獲程朱語錄觀之毅然曰若斯聖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賢特分內寧讓古人獨之是初初者笑第一變而刑  
鴻善川之亦其執秋矣乃於坐側懸善惡格行一善  
則固而褒之偶失奪其十以自創艾也元且頌天神  
焚其籍歲如之十八端亮公疾晨昏侍湯餅夜禱天  
以身代疾善愈端亮公素佩趙清獻告天寧日不敢  
告者不敢爲故先生體其意益惕勵邑學生未冠十  
陽推官周公知其賢致師席以二子從之提學孝感  
傳公試奇其文有根本首錄列諸儼副是望日起士  
來從進者漸益多先生作遠道圖清心解朝天賦種

石說諸篇示之曰太極南廂大書數字坐所居則歸  
奉先聖而侍薛文清配時儼對越勿蕩焉天啓甲子  
年二十有六屯壩李公緝敬具疏薦於朝不報明年  
分巡王公禮聘同絳辛復元先生講學平陽郡有程  
教諭者慕道返鄉躬執弟子禮往就正焉時先生已  
抗顏出爲人師無所辭讓矣丁卯秋試商丘宋公亟  
賞其文薦呈適奸宦柄國諸公王科場舉相戒忌諱  
依違懼以微文獲罪而先生策語多激露于時知舉  
者不敢錄僅副之舉恩貢上太學一遊京師歸提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學四川楊公仍延先生與絳辛復元大講郡庠環津  
林而聽者數千人巡按御史祝公從上疏薦之不報  
而端亮公辛先生哭幾絕水漿不入口累日訖葬衰  
哀慕側爲三年廬計以母老又寇盜方熾再思乃獨  
居室衽茅枕塊成巢容三年有集燕鷗鼠之異里人  
傳之後建觀瀾亭而汾流負西山則像端亮公而歲  
時禮事如生焉及端亮公愛弟惟高友人社公先生  
體遺意間以必置酒食會亭中臨汾令周公請先生  
出主講壇癸酉秋試傳上公車甲戌會試不第歸侍

毋疾竭力湯何及焉身代如端亮公時提學宜奉哀  
公繼成艱直不輕下人求見與抗禮而巡撫都御史  
吳公生鹿友研心道學有風望庭見之熱視而嘆此  
名世真儒也屬蔡家禮維鳳并所著詩解特疏上聞  
先生至是凡三薦矣朝議吳公風學所舉人無妄下  
詔徵焉自崇禎中上亟意人材無行有進者許公卿  
似舉旣山西舉凡數人先生與焉而先生獨不欲就  
徵竟以母老辭著松風集招弘道堂以崇萃弟子百  
餘人課論習復講孝經忠經小學龍吟書院弟子至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日多舍不能容別構奎光樓居之編說詩錄勸俗歌  
著四書則勸學問心時習賢孝諸篇建河東書院平  
陽府而巡撫都御史蔡公懋德雲伯醞藉喀道所歷  
仕必訪各賢遺佚特重先生請至太原三立書院爲  
多士發揮理學康濟裨實用自繕泉以下薦紳士大  
夫咸屏息受教焉癸未會試京師不捷公卿當路有  
知先生者方議舉主首善書院而先生以疾歸值寇  
聞李自成西越郡邑恐懼奔條巡撫蔡公檄守令請  
王千城社商守禦計藉其忠信鎮人心以拾之閭閻

河間先生名倫恩禮部數下先生辭以疾闕其行亦不敢成勢強也然以是憤慨無所雪成疾不起竟卒臨終正襟危坐但言根本不差未一及他母喪失明問疾雖喘息必壯聲若無疾者恐貽母憂也先生卒而巡撫蔡公亦殉城死矣先生事親孝身莊敬勿欺避聲色如鴟雖燕居無嫌惰容辭受嚴節義持不可稍頓而與人交唯然隨所加靡變色惟期明道濟時教人未嘗過高遠本其所能至誘諭之而克已利物常爲鄉人爭水利獲遺中官禍或謂不自珍乃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是耶先生曰汾水源泉其下流汾人無不爲命而襄奇之殿且訟余不憚傾身爲二邑排難解耳雖載鬼逐馬應馬方北土時裝不厚章籍剝削而旅賁貧困亦齋咨而襁褓濟之汾人被化有不簡嫌畏其聞於先生而止臨汾頗成善俗先生自十歲志學二

進主盟而相與播告在事諸公又善推掖鼓舞使義聞鴻彰晉人近世講學自雲邑曹公于汴真子始曹公傳列上鄉而好學接人若瓦士絳儒生率復元繼之先生又在汾及二公帶道先生戮力益淬利爲聖賢必可至羣言宜同建德業變卒不克伸志然觀其師道梗概亦東南數十年所希見者而諸公當時多故寇乘垣遽造矣嗚呼問道親賢有隆世之風故能卓然以其節行終焉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學從微入其絕異義禮亦知能然與於天真常悟耶乃行爲凡德行感人提於道以知之者衆也不然當時仕三晉者皆四方君子他未聞其有所激獎聞道學門庭而於蔡先生前後聲氣推挽若鼓鍾然夫世士帖鴉材而不以爲然爲風矣若穎脫超悟貫天人而忘言則亦鮮焉焉宜于莊敬爲行善者之弘張師道也爲獨惜其師太蚤未與勝已處年不克志雖然矚光烈實沉之墟非問津姑洗而必有白著具天者是先生也夫



樊副使傳

公名維城字元宗黃岡人也父太常公王衡勅李廣  
信生公於官舍太常與熊恭人皆夢有異徵生五日  
方乳莞簟忽作嘆咽息聲言錯來太常大駭謂吾家  
世忠孝禮樂適兒所矣胡錯後更無言因出語同寮  
咸異而來視傳之太常居御史京師公獨依熊恭人  
誦讀絕類悟已摘筆爲詩文篇琅琅年十五忽寢寐  
夢天帝遣使召有所撰修如唐李賀事寤而得疾神  
思惛惛如或憑之以告熊恭人恭人大痛乃泣禱於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天兒果負異性者帝既委諸人間矣春日感神亦樂  
觀其成豈生而能言更悵惜欲中奪之則如勿生耳  
病愈泣疾亦徐重神宗朝太常以御史言護持國  
本疏激切忤上旨謫戍雷陽而公始自憤悼欲有顯  
赫爲天子循良幾得致身伸父鬱鬱思矣太常戍雷  
陽瘴癘二十年不得伸而公下帷益攻苦精研轉涉  
日有聲得後太常科名三十四年戊午鄉舉已未成  
進士樊氏自公世父王衡孝介先生太常及公年未  
寢者三人除知浙海鹽縣前是伯兄遇以蜀德陽

令考績引禹脣神岳康生例辭封贈父罪具疏願  
永充齋長戍從陛下乞父骸骨歸正首丘不報遇  
憂憤發疾棄官歸月餘卒邑人哀之及熹宗卽位元  
年辛酉公知海鹽會覃恩賜封父仍推伯兄志引邵  
康生特恩例陳情稱臣父懇諒聖明創之雷海二十  
餘年幸際天恩棄瑕錄舊陞下大孝弘推矣臣父獨  
因當日奏疏留中科部緩查覆列名稱後令應得之  
典不獲昌承臣實何心能無隱痛臣奉職無狀分甘  
茹醢但念陛下御極萬物懷仁臣父值青災肆赦之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日獨向隅新封比屋所爲隕首剖心號泣而請也伏  
乞勅部停臣身封量進父職若使累崇再白進不得  
擔侍從之班退不得就閒一日享子榮豈臣臣視  
息忠孝之道直云窮矣俞旨報可又具揭吏部貽書  
諸公卿卒部題覆起王衡戍中補南刑部福建司添  
註主事旋晉太常卿諸公稱忠諫有子然伯兄抗身  
懇不得以死至公卒行其志者知忠孝有命也公治  
海鹽厲清正治具多破吟情而坦然行其意自遂不  
忍習陰陽術進退爲機變人雖敬而不親閱五年以

禮部召未行而太常卒服闋赴部則中人言得罪改  
典上林簿公處之漠如未沉吟憂屈也今上初卽位  
天祚奸人崔魏未伏辜公乃具疏逆瑞友狀以白衆  
正時宦穢猶熾公不遑忌敢言茂明人稱其忠諫子  
未幾遷戶部郎數月司餉天津天津糧餉兩操公端  
已任事出入清除知泉州府泉多甲第勢豪號難治  
有力者避之公曰無足難我彼以利市而得持其短  
長起周授之隙耳雖豪寧能使石人磬折也至郡則  
其操彌堅事大小折諸法無阿也諸貴顯掩其治不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得又坦懷無可設抵昂及加欽慕晉編建按察司副  
使兵備福寧地邊海夷吏常法不能治恒爲侵擾公  
首絕貪黷而嚴靜鎮之海夷歛息歸款撫臣上平夷  
疏公應獲上賞未頒而察典至公無所媒進具通私  
屬人言訾其疎仇公曰固也遂拂衣歸先是公每歸  
輒不樂言居官其子弟門人有問但笑曰居官清慎  
不辱茲簞簋克保道素耳至經濟乃各乘其時吾安  
能效傳僧祿作縣請爲名耶故自子弟不悉其居官  
建置事公性澹樸落落有出塵意自其爲諸生不肯

僦車服聲色凡膏粱習態深痛絕之從朋友專心大  
業及解官家居而洒然如得其素念澗畧邊幅不欲  
隨俗羈絆從大夫後謬自崇高而掩其鄙吝也坡版  
滄衣徒步過從故人寒暑不遑冒雨不借而齒其下  
踞蹠淳淳至擊互車馬間人摩肩擠塞無變容色行  
益疾公家世忠孝而猶重學故德陽令及仲兄維甫  
山圖先生皆軼材博聞家多秘書文章最有師法黃  
之人及士遠方來遊者咸叩樊氏門談說道藝爲常  
德陽令蚤死公與山圖先生同時而去官學益爲經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九

術舊史神仙西竺之文稗說雜記咸手抄吟誦丹黃  
盈序間對客輒舉其詞析疑設難啾啾聲不止其意  
得卽言言輒笑至絕倒不能止飲酒不能過三爵而  
專好客客爲長夜飲公先醉隱几睡齕齕已更起喜  
笑愈談不倦公爲人簡易無崖壑學日汪洋度外童  
稚皆能遊之而不樂交俗人其判斷文章家最精慎  
不輕至忠孝大節則正色靡不斷斷難假借也公旣  
田辭封贈父戍起名而兄弟內恭愛德陽令宦卒貧  
不具喪出私財悉辦治之舊宅與山圖先生隣先生

子孫多遂讓以居常望郡城五色雲起謂曰此雲應  
賢人集其下兄當之矣先生曰布衣不足動天文謂有  
位者耳其內愛相推重如此幸已黃間賊聚監司郡  
守令長旦暮登陴公偕鄉諸薦紳盡地督守甲夜薄  
覆慈而拔堵友人劉醇驥偶與道通顧問曰黃可守  
乎公曰守何易言耳指玉壁未必天險人定勝耳茲  
數丈之版什伍不立風雨無具而垂鐘殺車羊馬垣  
木插風弱諸麗械鮮脩者一識事而甲乙各負牛耳  
利害廢阻人心不和雖城隆之天猶踰耳守何易言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曰然則敵乎曰殆必敵者幸亦解甲焉將軍耳若  
逆順遙指望風潰蕭艾同焚旦夕也慨然久之他日  
又謂醇驥曰子知我乎我年六十不能披髮入山把  
臂安期僅佗其必與於委蛇矣醇驥疑不應公大笑  
而退壬午病瘳久且劇少間乃操筆作辭世詩四章  
意以幻寄不非久而負慨多不居衆謂我癡聊與任  
耳誤墮儒童甫憂患索之若斷念息心視先聖觀化  
渺如尋常憶髫年玉宸縹緲曾昨日後掛冠武夷道  
上去蓬萊咫尺而塵務碌碌竟成頒自從今戴鶴綸

聖寬旌人問章學忠孝銷歸元氣將樂天兜率考亭  
玉筋不獨擅真純也公自幼現奇異迹人皆傳而未  
嘗自言至其盡形諸詩示欲脫履意有道氣故以知  
其非常人也病愈其詩囑兩子藏去與廣濟劉千里  
讀之癸未春賊張獻中自東來破黃諸屬邑黃岡人  
謀避地江南公語其子齊宏齊畧曰黃爲江南之蔽  
無黃無江南矣黃城堅宜令衆効死我能往寇亦能  
往聞風鼠竄豈天子無禦侮乎故黃郡危急居人洵  
河次第去且盡而公獨安居如故賊逼城其二子聞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有令士民得移幣勸公從衆公曰去奉前母全吾宗  
吾兩世三承恩遇吾父知無可爲吾不忍行也二子  
令涕奉易恭人渡江而公居家助監司郡守令巡禦  
聞急會黎明大風雨賊竟襲城破之公奮督守堞上  
見人少不可敵下走過南門賊至被執勸降不從索  
金帛良馬賄不許乃奮罵汝輩南殘極矣天子神武  
且倭狗不速殺渠魁革面圖我朝廷憲臣肯寬賊求  
活耶賊怒遂殺之同年果六十公手纂有皇極數言  
毛詩大成周禮雜錄魏晉清談又道林集德陽令著

多遺缺易數山圖先生著艸未成緒公俱編續之  
巖老人集若干卷

贊曰古稱世家者豈謂寵利優也蓋重其人行焉樊  
氏孝介三代之良奉常以直諫顯及公而損身植節  
也不赫然濟美哉公生死又著靈異示前知夫忠孝  
有道非神資庸鈍實能其去來自命之矣故曰其者  
欲深者其天機淺聊浪乎情俗之外間與淵蓄大義  
至而俯甘之亦可以爲人與

張令君傳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君名登衡字平世桂林人也天啓辛酉華容孫公穀  
典廣西鄉試君季二十而舉再上公車道遠不屢勝  
輿馬遂仕除江津知縣君爲人英自喜受事尚少即  
練幹周悉聽決沛然著能於江津焉駐重慶府兵備  
副使閻陳公士奇碩學隆人望方憤時艱摩厲自備  
倫爲經物計顧視儕偶上下莫可與者恨甚得君屬  
吏一語喜溢願特教江津令得數過府商機密勿爲  
期每上謁輒爲置食抵掌相提圖畫天下事日晏不  
出君以是益發舒行其志江津巴隣巴王相國貴重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操勢雖家居外部必奉其指以臧否邦邑吏郡邑更  
皆畢事王相國而君年少稍驕於能相國不悅微示  
意副使陳公陳公揚眉大言相國欲知人視其與江  
津令志能不凡堪連敗吾居此中辟載未施入海逢  
茲耦乃僅耳而以不善事屈之豈吾生平妄許人抑  
相國豈安好倭者哉因爲言江津治行相國悟更視  
之接以優禮令江津五年士教民安聲大著將考績  
艱歸而將軍典國家用窘至計者專以賦入課吏稍  
不應立錫秋去君以前江津征歛頗不得與治行起  
復左之補武昌知事君惻懷養植氣欲展奮於人  
吏迹不効俛收守幕間仰聲息謹憚竊閉門推席愧  
不然自見知府休寧洪公天樞介士也性剛立不耐  
務視俗吏若穢偶微君能而異之自是繁劇涉嫌疑  
難高下者悉委君靡不就過其意所欲爲洪公曰處  
於困抑而不憚勤勞以事上賢矣君相爲聲笑及議  
武昌轉糧救荒受知賀相國相國親興造門以刺入  
君使人謝不取乃去崇禎十四年遷知廣濟廣濟嚴  
僻流寇起殘兵火累年邑人改聚龍江之洲

林鍾吏民僅具君至招吏民撫循諭其利病視昔所  
得爲欲稍平就以聊救敗而邑雖殘學校賦稅徭役  
獄訟未減舊臺司督責以時多事功令益嚴急君乃  
復奮精力營幹如昔爲江津邑舊苦爪牙吏胥乘上  
貪虐而伺候其間陽招權攘利已卒以名累上廼刻  
意立把諸奸利根株窟窟以義盡斥去之吏胥無  
緣入股粟奉法其錢穀鈎校手未嘗黜記吏不能欺  
訟入片言折傳罪死無憾矣他奏記文移日數十簡  
賸皆親授事上恭不疲民而諷導賢士以賓師之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勝席退然不勝其永期年政清而大將軍左良玉兵  
蔽大江下焚洲市殺人賊張繼中山黃梅陸走邑舊  
治殺山若人萬餘與左將軍相望居人逃散君以  
無兵衛士民擁而遷延避兵過乃出出則操史從事  
胥隸禁無所售其奸蓄恨久遂倡聚義勇禦賊率諸  
亡命失職無賴列營而自將數演武謀因爲逆君察  
勢更斂精嚴痛鋤抑苟全以徐其亂不發俟賊遠去  
久而卒應機出不意霆擊殲之諸積爲奸者創且盡  
遷治江北市狗荒蕪聯保甲民始復業事詳靜亂記

中君自爲江津志當世務不欲以功名遜再臨邑竭  
能力圖効而遭時艱支離兵寇間僅不及亂是時朝  
廷以中外搶攘破資格凡人才未能離中席旋在日  
月之際公卿羣爲國憂歲益衆而君罔阨令長久不  
家識按每分陝方巖侍從臺省諸公旌車取道過君  
往抱謁上馨折起必仰識其面受馨欬乃退退輒狂  
歌歎嘆酌酒醉呼資以逢世同耳豈誠有異人哉周  
鄭璞朴稱何暇及實也優者進賢則文介則武特  
則男被則女吾獨不踰鈞天觀列星之狀也世豈有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異人哉又曰少雖謫倖知孫先生先生博聞大雅君  
子也先生故葉相國門下士紹諸相國屬耳入楚  
又周旋賀相國謙光二老洵柱石楨乎然洪太守知  
我其廉介何啻古人若魁壘巨儒經物舍陳公誰與  
歸辱延覽宇下而不獲執綬約從一編之役咄咄媿  
人矣陳公去蜀以聖由他官晉食都御史巡撫四川  
治軍君日夜引領望成捷旣蜀事久未振陳公嚴  
旨譴而君愀然長嘆將無兵兵無倫孔明復生奈何  
哉兵部侍郎袁公繼咸問制府九江君策時事上記

鑒鑒大篇哀公不能用君益隱  
樂曰敎在蜀陪臣公國喪天下事日晏意餐輟欲感  
泣而君以鎮靜平江湖亂計度  
須其能名諸公皆聽稱之知武  
察司副使則愈推重君前後治  
其令李自成陷京  
師烈皇帝崩廟王  
而新黃爲逆任撫按監司薦能  
州廣濟是儲不易治前令長往  
爲進秩而治久孚益深邑人間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及撰吉而吏士者父老童兒進  
勉出祭祀則環而列頓首振動  
衆爭手擁吏市門隘江岸塵不  
燭煙霧接衆擁且留有放聲哭  
強止之哭獨甚道路擠塞淒楚  
絕乃得去而送者歸咸咨若喪  
嘆息聲彌數日不絕廣濟數百  
君知靳洪副使江防駐斬相得  
不異故武昌時副使貌頃鵠品  
刻冷漸有高世意君

體軀肥強筋樂爲盡力無巨細  
新朝創興堂省部寺寮多缺例  
口舍公其誰矣具刻君治行上  
何公鄉舉起縣令材能累今官  
見而左將軍兵再營武昌橫行  
頻不時見長吏君至庭謁肅拜  
非簡率廢上殿禮多故須快捷  
容邊幅作偶人觀耳掛入內  
者獲一志能如股肱然亦巾帛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爲慮李白成猾賊吾久習之古  
激從龍者名世之彥也幸努力  
唯退歸報副使相與嘆巡撫濟  
者副使舉酒賀君明年弘光改  
巡撫何公疏君名上之報可自  
甲科有計力以奧援得之至加  
侍從者或不名一經也君同時  
能選故咸服巡撫之忠誠得士  
清師敗關東逼左將軍兵急燒  
水不死

走走左將軍兵遂放舟東所過殺掠靡遺君怒忽謝  
副使別去而亂兵奔舟且及夜挽舟彭蠡入江右避  
之君憂時憤頓至貴溪有拜客友席痰發而卒年四  
十餘而廣濟人聞計大痛是後過非意輒追思循良  
吏稱我父張君張君無他指矣洪副使遂以不仕  
貧口余觀張令君豈非欲樹功名列後傑者哉其一  
時鮮當意而樂善不倦忍辱人勢凌必以禮憫災排  
難背之無怨如故御下嚴然性不吝賞賜寧過厚人  
樂爲用此皆是致勤名非手而及周下吏不仲夫汲  
楚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朱長史楊知州傳

朱公萬鍾辰溪人簡質恬於欲利喜怒未嘗形色居  
恆審視安步遇綺靡僇僇終日對不交一語人以是  
望而敬之學不爲記問獨潛體勘自得理解與同志

爲誘辰人於是知有公學焉公與人自守其  
己非禮謙而受之不知讀書而觀中里珍見其  
列書生也肆習研何物甚致與人問其終始  
其友人見之不學或言其學公曰是有幾焉  
不修而外侮至者公之長技乎革曆甲午舉  
舉四會禮部試不第官都察院司馬歸家鄉  
而薪春而炊時或躬自力之無勞苦色初公  
正所教士多蒸蒸改其舊習州吏安知公之  
播首施指而歸者其子弟之然首種也  
楚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者數日爲政廉稱雖冤別濫如治甕安時日微糧十  
八寨宿寨艸舍內有州大夫王焉問故其人頓額  
泣且謝曰民某寨也蒙鞠拔冤無報路謀於諸再  
生者削木而王便頂祝今香火比屋非獨民一人也  
公謙容謝之命卽撤去竟以質直不善媚當事  
者惡之下其考左遷靖安王產是之遂拂衣歸州  
民有追隨至貴州不忍還者出州十里有人馳數  
騎踏踏來稱用報活命恩遽麾之去不聽復追送百  
餘里不得已勉受一騎旌其意歸祿蕭條矣自是  
芝春堂文集卷之十一

退居益修舊學恬靜杜門以敦家式俗已任郡邑知  
與不知皆稱爲有道先生也

楊公曰安字子仁盧溪人性孝友言動不苟而請性  
理學久之有得萬曆中以貢仕秀水訓導倡明正學  
造鍊人士秀人有楊夫子之稱提知修仁縣修仁民  
夷雜處公撫之極教養法巡方御史嘉其卓異取所  
行諸善政有名者錄冊頒郡邑爲長吏式焉遷順慶  
府通判決獄明允廷無冤民郡人稱爲神君歲荒設  
方畧救之及造梓濟涉者免於溺計所全活數萬人

矣遷知雲南石屏州值朝廷方用師征丁白二酋公  
曰是安可往兵爲也須得其要領圖之乃身入酋巢  
穴中推朝廷恩意招撫譬說俟其意稍解而大軍乘  
虛進卒勦平之設設新平縣事間神宗嘉之獎賞甚  
渥方議大用公而公引身歸家居二十載杜門講宋  
儒周程張朱學提激人心多振起者兩居親喪倚廬  
假粥盡禮而盧溪俗尚至見每滿祀賽會費甚侈遇  
民相習爲常公獨力禁止之左道以清焉

貧曰爲政者亦視其風學行豈汗流不修簡而著績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循良也米公非第節所至得民心楊公自儼邑小吏  
政事已爲郡國師夫以其素皆精泰性學故緒引効  
八胡可無學也



之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駢千里著

金德崇陵公

盧應煥範王校

石知州傳

石公琢玉范縣人也縣選貢擢大名府判有政績遷知荆門州壻敢有氣者任事自崇禎二年秦隴邊患卒口實饑棘爲盜而先是奉調赴遼諸健兒以汰浮譁竊邊騎流劫歸與諸盜會相徭在所號適城比不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登延州斗米千錢人饑相食類蟻聚折樹枝爲兵於是山長安東西已蕪蔓關中往來太行嵩洛河內外突忽如風雨癸酉逾棧道窺蜀入漢復掃宛神遊漢蹂躪襄襄以南險可恃獨荆門而石公實守之荆門東蔽郢陵寢在焉南軫荆沔西當常陽南瀝萬山之會地利惟山川鞏固今賊自起兵糧半舍平原負隅扼寨烏道得不時出沒官兵無懸贖其後率發詐然也崇禎七年春正月賊絕漢間至遠近募嚴刑以北無敢前偵者訛言煩喝老弱扶携東西奉頭驚士民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遂騎耳及未難至亟挫勿失奔彼氣守乃徐堅時晏安久城內外無隻旅同知鳳牛君光斗故文士忽裂背起率鄉義勇豪者而輩挺刃奮臂突賊陳賊驚顧不知所爲夜潛却州人有易心石公曰賊勦鈔泰晉汾潞聚數十萬噉日彌年月今第示卻嘗試我我可幸旦夕手而當陽不守歸州與山遠安相次潰州人乃歃血盟守益固賊五萬餘騎逼城下環而蟻附欲登攻其百端石公與牛同知黠學正親督士紳老壯盡地守矢石乘陴無暑豈開誠撫諭士民爭爲感泣

風雨不避置一切石木瓶灰火具機噐弩弓矢鋤  
粟斧戟其如法咄嗟辦無公帑可藉也至捐易服飾  
簪帶及夫人簪珥屬助之城某角地立築復役於城  
各隅爲樓臺高出城強半石公與諸君不時建旗鼓  
黃纛赤白幟縱遊晏飲鼓吹其上復時使人爲公  
數十輩環遊飲如公賊以爲城中大將兵大集也又  
城端多置小車樓坐人其中瞰賊賊動靜纖悉無容  
遁我輒先爲備賊次且終却燔屠郊閭皆獲其奸  
謀數十人縣頭繫竿賊爲禡氣而會副總戎楊正方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三

引勁兵至自江陵有先聲賊乃次第走進退山谷中  
無何巡撫都御史移戲下軍求焚劫之餘公發倉廩  
賑饑供億牛酒煩費如流水籌畫嘔心而終不與民  
也賊時窺伺常渾時日夜造戰具楊副總方一意辦  
賊大兵須餉急復料簡輜重如于遣牛同知三任送  
鄧漳犯賊營乃得達已賊首殲於楊將軍餘始起房  
山竹縣去而州城自春徂夏四閱月守益堅每徹旦  
夜城堡膏火光燭十餘里刁斗警微如對壘焉事小  
定石公瞿然曰荆殆岌岌矣危而復安實天幸然荆

南北交賊雖旦夕遑無是一特也力請之撫按監史  
諸公倣陸子靜故堞外數百步臨水爲郭繫山石高  
倍數併累甃焉河以南屹然巨鎮矣無學正實董城  
役暴烈日中往來或不暇蓋乘巨細絲核更多方慰  
徠叛鍾離舉半戍工成而荆門以安故州民感念功  
德至今尸祝石公并牛熊三公也

贊曰若石公庶乎能任艱危矣流寇起橫行至摧拉  
崩角無臨矣天子震怒自督撫以下大小吏逮治相  
望也使如公彼授虎符節制大將軍上其建猷當不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猶近凌夷者哉抑守難能守而後有戰陣守土者柰  
何不以公法也

### 康谷子傳

康谷子者姓劉名養微字數伯廣濟人也貌清癯不  
自勝獨性敏工吟咏家甚貧奉親每不給自始爲諸  
生有聲郡邑則嘗走數百里外授生徒講經學而詩  
不廢既歷境處人情日深又業乃益進其爲詩大率  
宗北地而稍清逸自放適不局專比擬爲工視七子  
聲技聲格以爲未盡詩理然至問哀晚變調則獨

然失色未嘗不投袂嘆也特於此選萃杜蘇探  
索而滿漸之久而自得變化之妙非藉於人而性  
易蹕人事體易善病食不及中人酒無三和力  
即周旋存問賓主拜揖禮概不習雖多賓客之而尊  
其意爲詩間起僂僂勞逸提界凡思不盡而思  
聖雲而怡以至疾痛轉徙吏書感無不盡而寄之  
於詩當其意得成篇放聲吟咏滿天地間淵淵若金  
石變入清節又或以爲鸞鶴在雲中故兒黃婢妾無  
不樂聽康谷子歌者康谷子歌又歌不已以相樂由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是神姿逸出離家貧已甚而酒然不見窮愁意人亦  
不敢以窮愁告之制舉業亦工試於鄉者數矣終以  
不偶乃不能無憤懣怫怫作披髮入山詩而性真平安  
守終不託困阨有所求於人康谷子父漂泉淳古講  
學修行獲有道耦故其茹苦讀書不取藉詩人爲狂  
誕亦其家教然也後以故人宦南都一行詩因遍歷  
山川宮殿諸名勝古蹟所題咏詩大進神氣雄宕有  
前逼北地者則愈益爲詩遂成家矣未久以積病體  
不任竟卒臨卒賦詩辛苦人謂百未休今朝忽作反

真遊玉樓但記非吾事一枕空山明月秋人謂康谷  
子詩癖直是思殺也初康谷子遊黃岡父黃岡何譔  
長何譔絨仲兄弟皆悍學好結交見康谷子爲人  
譔譔而詩獨精尤敬愛之歲時通有無均休戚如同  
氣然以故諸名士因何氏交康谷子者漸廣康谷子  
病篤且一年羣長絨仲朝夕念之黃岡距廣濟三百  
里數遣僮持藥餌資令相繼問病久柴骨坊太第礪  
何印取家紉麻者船載往易之病聲息無不時通  
也康谷子死何氏兄弟得訃卽日登舟直達其家時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而哭哀感旁人時漂泉猶有何氏兄弟又收淚慰漂  
泉顏色淒惻爲治喪事粗就然後別去捐貲梓康谷  
子集以傳蓋由是知有朋友也廣濟人善詩者其先  
有王參議大謨慈泉又張太守步雲子龍寇山人學  
海巨源吳明卿同時及康谷子而楊舉人大齋亦與  
稱焉要之康谷子集最著

贊曰余族康谷子視先大父稱弟云先大父積學不  
爲詩有岡東子集先君子詩多不存藁拾遺爲芝圖  
集又有大注公工古文隱弁齊集皆同時乃累年兵

火吏轔革藏書零耗其傳與不傳各有命焉然是余之責夫

### 何子安傳

子安名昌祚黃岡人父雲南按察司副使閩中風儒負文名海內稱懿宿先生而子安承家學獨敦懿自守惟謹兒時名著郡邑黃陂吳化曲蘊先生深奇之一時先輩賢雋莫不稱子安子安爲文峭潔本天性每讀書至古人忠孝節義輒倚几席掩卷歎且泣嗚如久之不能已入竊詫之曰適當子心耳遽宿先生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官內方家一委子安而是時先生父毅所公麟且老以行潔慎不肯處榮利獨謝去先生家居子安曰大人策名委計義當任而奈何王父并父忍令失弄翰樂卽北山采杞不愈悒悒乎於是極父意承歡凡定省扶持視饋隨耳涓寒暑調劑諸子孫禮所能爲率竭力不敢廢毅所公得優游耆年終而喪祭謹舍哀阻營之卒未貽先生少悔公死久而子安益思慕銘其章曰瞻伯每親父道故慨然偶及卽變容惻惻泣數行下若無自容者黃人以是稱子安至行也毋

余恭人從先生以僉事督四川學政官子安哀毀幾滅性先生強止之撫視歸涉江潯峽巖壑險屢過子安輒痛哭聲震風波帖之歸而茨廬恭人側屏除酒肉朝莫孺子泣出入必告如禮尋卜得某山地塋恭人而形家或言不利乃起棺復葬除酒肉朝夕孺子泣曰母不獲歸者頽軀稿命無所視天地矣自是不蓋不殯或曰一食思至卽哀不止久乃更卜吉地塋焉流寇逼黃黃人習永平城守率故事視無整飭法子安撫膺嘆以此綱緦厝火積薪庸愈乎而遽宿先生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生時山四川遷雲南按察司副使駐節蒼江富愈達子安未有子有異母弟昌祿先生獨使依伯兄居子安愛之撫恤極盡心力稍長師教之賦屢急子安后嚴君萬里外許二人保右先業而可其獲舉敗乎因第移居江夏癸未歲歲黃江夏亦旋破人盡屠而子安怒授中役學弟康奔命以素行人人多爲何公子耳目者幸全室脫於阨無患書貴人謂孝友所感也甲申元旦子安夢大司徒倪公元瑞榜選以其名冠旣以告人慶之及李自成入京師失嚴倪公頌

國死而子安聞之頓足痛哭曰天乎遠有此耶復尋  
除酒肉哀如居恭人喪時勵悉薄江北黃諸淫業田  
宅跪以獻叔父某曰昌祚去矣以是爲累叔父嘆然  
一日晨起哭余恭人墓莫歸諸家人當移僑江南明  
日遂以家渡江去根並山侯機深入戚故懷率土誼  
不戴賊天者亦代健居約僭征焉而子安被難創憂  
勞甚神益稿落遂慙慙病不數日謂其甥翟元長曰  
侃司德而我能復生乎嗚嘆者三聲蒲堂室遂卒  
先是自賢達家諸祿帶士皆不屑儒者家言稍  
其逸樂則慕筆舌足雄其伍乃哂然謂矩幾去之下  
者馳聲利招權陰次骨蒙不避而無用忘其貴介杜  
門養聲邑驚自尊不復問姬弟聞事而材智邊幅則  
專崇虛譽造標舉數人以市焉尺寸之長而據葵丘  
漂無度羸歸於利幸使其邑於也故士行愈以不振  
丁安自束髮學獨思大雅立致篤謹信秋如率性  
行遇少乖大體輒業業如蹈湯火去之好誦書而不  
謀著述尤深易學及新建以來性命諸編絕口不談  
雖貴介敝衣徒步與鄉人居恂恂而見

...視億萬

以下無傲色慕好人善而不自爲戒否年二十受知  
督學虞公選貢又家學以文名而子安謹自守杜門  
于請平生未及郡邑文攻苦滿志亦自娛不妄持夸  
人爲榮用財其慎不致轉通秩名及年大荒疫鄉人  
流移子安乃汲汲高下捐家財全活之野暴骨斃而  
瘞親至瘞所慰諭毋謂茲莽而幸疏畧也自往執杵  
築壘硯然工人爲感動族子亂流離或爲舉火賢者  
助學性篤故嘗與先山杜茂之交茂之死先山距黃  
數百里偏寇盜充斥路無行李子安曰免不及於他  
邦汗顏而歌伐木哉竟徒步往哭而歸子安獨行日  
積郡邑人傾服之無間言嘗爲立善人碑郭外子安  
力辭不獲已然童兒儲牧莫不嘖嘖何公子黃近世  
以來未有也及避亂樊湖而與富人隣盜劫富人祭  
火先中呼其旅曰無驚何善人何善人故無長物然  
幸安寢者吾儕不義亦不忍見也  
貸曰余讀前史孫文度元宗芝戚同文諸傳以爲異  
性情也惡可託乎夫濁世敝俗有其特而散恣所得  
効又惡能催焉矯爲倖卑置已帶刺而適人也若子

安世文學而卓以行涉於治亂仁義彰彰何與黃人  
多以禮起家率章句視媒寵利子安獨底素履博聞  
強識而行敦善行而不怠蓋無媿焉惜乎噫

### 饒母傳

母姓徐廣濟起家最久者惟徐氏其先山陰時孝後  
之孫斐爲令遂家焉歷唐宋元及國初多顯人後乃  
有諸老生能講二戴學問問其訓內外皆以禮及母  
之父赤山先生無子特教愛女故母自幼受書習文  
翰不屑事家人鉛澤繡刺長而適饒行止魁然蓋丈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夫也獨性不宜子翁四十無子母使之妾翁果妾而  
又無子生女母慰之曰是命夫然當得佳耦人何必  
自生子哉初母徐氏醇驥王母亦徐氏爲姑徐之  
兄弟知母意有以醇驥言者母傾耳歎動顏色曰唯  
唯憂樹無穢校觀其祖若父知之矣翁初有難色母  
激昂高其說爲譬翁不能屈亦寤乃昏焉母而徐兄  
弟曰吾婦人乎迺古籍識天下英雄劉氏子稱其奇  
寧得久不使吾見醇驥時五齡耳亦嶄然遂相驥馬  
來及門母親接鞭携下銓揖堂上隨抱置膝兒出餅

餌梨栗於房是而語人曰此子百萬無雙語人驚周  
滿羅詎比吾半璧俗稱駟半子也方春遂親授書正  
句讀或旁抽大義乙其處皆誦不稍移則出他編佐  
結息如宋呂文穆公繹永及第事及永樂間解大紳  
學士兒時應對語皆使記以廣志不令有暇時作字  
毋爲針而露之無費紙及有過亦按而加細荆於股  
數四下終愛勝閭夏秋學庸語孟始得完醇驥始歸  
省旣歸而母蓬頭忽忽卧不食吾兒去如無生矣醇  
驥父母聞而感之使復來嘗羈旬日毋思且憊艸履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付僅分非母子義則踰之幸早轉其慈倚問醇驥讀  
罷卽上馬及謁牀右母立起爲侍兒加餐至他溺愛  
頃屑夜卧枕其肘枕間置果珍之屬雞三鳴啼帷則  
覺之茹果口咀且讀目朦朦未開也終數卷矣患惡  
胆體癰膿漲既斷毋坐而懷擁之則恐觸而啼大寒  
不損其手兩婢持鉗鉤更而烘之累日頭創髮脂繭  
漆鬱鬱不恐蟻虱巢痒劇毋夜解其髮與相亂曰使  
度彼蟻蟻者而吾可襪治也食雞指其皮如蟻則醢  
而後食有愧虎哉者而其之屢乞則於他肉以俟不

令其不罷也剪猪貫赤乃爲鞠美自引而蹙之數十  
乃紹祇而憐憫則跳網網難離必情然及東帶而  
不齊其肆則不出以是醉驥漸愈驕然過憐愛至  
課誦讀不少假學亦日進每撫重論言人大節是伯  
夷不得不非武王耶馬數語生氣歸千祀臣子開鑒  
無忽苟義可爲姚氏降堯二女遂遷其天下如涉嫌  
疑則潔志厲行愛身以有爲聖賢教人率履勿越矣  
夫魯男子以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是能用其短也  
用世卽公卿將相匪與任海毋矜毋反多後福矣其  
是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細去事馳時中省試武舉翁喜母獨志曰祖爲百里  
侯清介聲在孟中父亦文學爲人授官乃其兵也終  
身不樂翁世學而豪使酒不其理家事內外皆治  
其撫醉驥而子之母意翁久亦松自幸每諸徐求  
抱其女相對齟齬嘆息不復爲子報者爲醉驥請外  
傳其禮儀旣而謂此種種惟足師表也別撰樓齊島  
企輪困醉驥王父思郊公時息四方聘席幽居矣請  
致授孺子家學焉思郊公以王母視姑姪每坐與毋  
賓主向不聞門不少障有所實經史鋒橫響答意氣  
是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持議高爽類此醉驥應童子誠受知令君周公沃身  
人以賀毋坐不動曰吾子國器何可量言區區哉毋  
健任理家政肅然善治財積貯日益而不重綺致  
樸獨疾惡甚婦人無行者雖等輩未嘗借言色黃冠  
遊食不取叩門呼與過祠廟非聖賢不式喜驟人之  
急惜貧而亟惡諛佞有鄉大夫投翁詩題格立取碎  
之寧汲寒泉而薦九賓之醴終不自拔版毛附雲雷  
翼矣富人子無學莽之儼之族備於徐惠蘇人傳餐  
毋見之起共立曰吾夫行也先是翁倪學諸生被

卒然人多傳之未久母年五十遂卒醉驥時年十二  
耳思郊公曰古者女史彤管而鄒下乃至委而持門  
戶豈非其流失哉內職不能驗閭顧欲奪而責以大  
道乃僞妻陵毋何以稱焉卽誠負知人之明又焉可  
誣乎夫讀列女傳事極深重有幾冠絮衣縮胸不進  
退且中止者委佗而爲之若永蠟未嘗不三太息焉  
要何以踰於知人若使母者非其人哉跡其所爲卑  
以自命矣然則丈夫非命也者不敢使見也向使非  
醉驥毋時無所行其知蘊結終也抑更有發其感慨

者耶又曰徐夫人以拊道而兼門可爲千載是以醇  
德得爲之傳

節烈傳

蓋名節之聞於世教也重矣先聖典訓屢爲大夫男  
子開勢極猶或踰之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也茲人皆有之豈憂閨門婦女特救厲  
節無已哉顧周秦來賢婦著名節者多有其兵與有  
制盜賊淫掠之風勢亦不由是焉漢魏以後叛黨凶  
惡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徒蟻也森突固城傾破遽逞獸行而漢中張禮修會  
稽羅素輩遂以不辱表露觀曹丕入鄴無妻愛正六  
宮策瑜從皖二喬以行石勒克幽州坐王夫人而揮  
浚桓溫滅蜀李勢妹歸持節焉貴介若茲其閨閭之  
下俘奔崇逐與於亂者何使矣乃有黃昌陳說事昌  
妻賊掠入蜀更嫁昌官署太守遇諸府中持而悲泣  
前事不復問仇偶重致也說妻李遭亂前賊請活姑  
被將去說再娶生子暉而李歸如二妻焉李亡製服  
以言庾亮司馬王愷期日暉之服無所疑矣施孝叔

妻失身於御璽而不棄者以非其罪李臨危請姑險  
不忌顧謂在沒畧有損無二是望人人宋伯姬也服  
宜如嫡從之由是則威驅殺脇毀禮辱身者非盡人  
倫所不齒矣明末崇禎之際寇盜充斥州郡大兵搶  
繼之其婦女奔竄流離鮮克盡慎納掃焉塗面蓬首  
艸間岸下碎易不及而以待酒觴薦衽席或舉門受  
繫一物釋之桑中之喜戰鼓不聲行盈盈而從鞭彈  
者如貫然及流落不偶則賦理之姿勉勝朴曰聚衣  
風黃降配阜園姊妹姑嫂聚醜於當夕晝哭之寡待  
忠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年之字而旋棄其初歲焉彼其隱忍包羞涕泣中擣  
計無可如何矣乃其家親夫子則復卜筮而占揚市  
而號問關萬里歷十年之久猶將爾爾昧鄉導訟官  
司克復復聚如初斯慶其家肥焉夫同謂其亂非已  
作失身匪咎也然以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粟栗乎  
先聖誠第爲大夫男子不當更責諸門以內矣考問  
兵興以來賢媛淑女又何多抗顏投命捐糜烈烈之  
死不悔也方其端室謹兢訓潔從一無苟動矣大智  
先幾祈苑以善免不則忽焉禍起非望自亦猝臨視



若備盜奮身晉賊立就屠裂未移其步焉或陷人賊  
陷偽效言笑計逸其親屬而後從容請死亦有忍親  
不顧仇劍於其前伺淵潭而躍者賊急負石以沉不  
幸方肩就執驕馬過水而脫若吞鉤之魚若輕重不  
得遽蹈而尸崖棘之下此其人豈肯素談仁義慕令  
譽與丈夫豪傑忠烈任世風教不敢稍自貶下哉然  
而貞藩介判榮辱以乘則寧使血濺川途竟委孤艸  
彼亦知親戚不必以我棄爾人不以我賤也曷斯  
須之愆而救敗於其後誰則疑之而天其勃射燕義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石後備雖同櫛盼鮮不退而卽安以其次也愚於其  
同而無所用耻焉死則免矣抑人孰無死一死之不  
忍而以其身毀且懷無涯石則女胡以貞自彈箏倚  
門妖冶猶媚之不足爲而縈中之以以德容勉也古  
守從一之義者嚴命禮行猶有斷指截耳割鼻割頸  
不肯聽至偶一引臂而輒自裂之豈是厚顏蕞穢潘  
風靡靡尚可列倫有別而不作耶是故烈婦之爲烈  
也殆亦釋死靡他者矣死者人之所難通人之論曰  
毋輕以死責人夫死不以責人而成仁取義以死自

責且丈夫或不能死存婦人之死以監在閨婦女在  
兵中者歸輒携贈衣鏡來笑敘其寢與無諱久飽營  
伍則泣馬務初叱咤引弓誇得意故夫至有唾其面  
者噫乎俗敗壞至此非烈死者何以挽其重耶而文  
夫安能不監耶崇禎十餘年間盜賊兵馬徧州郡天  
下之半夫婦離合若黃昌張說者習聞不爲異而婦  
人守身死亂兵下亦復踵接響應焉崇禎甲申李自  
成陷京師懷宗皇帝后雖經於宮皇帝乃殉社稷崩  
海內烈女是始爲其奉引與送賻人衆多不可考數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取余也數十人紀傳之他方有志者以茲例各乘其  
人登諸乘可也

吳節姑者吳蒼石女幼從叔文人幼虜受閹範適饒  
踰歲饒死卽抗志歸依父母居年二十餘長齋事佛  
幼虜代受戒于三昧律師父死隨母明末亂避城山  
水間嘗懷利匕首防不測賊踞邑依母江湖壬午冬  
徵疾囑幼虜欲從佛茶毗法或止之遽曰世亂如此  
而不圖先幾耶乃令家人潔地洲上備燥薪及期蚤  
起盥沐更衣登輿與衆齋者道之訣別母叔語悽慟斬

絕至則跌坐積薪火起合掌念佛而逝

查文生妻王氏事舅姑甚謹姑足疾逾年不離床蓐王扶持侍養無失禮尋舅亦病癰姑不任藥餌王躬自調護不以假婢子曰懼若輩有怨詛也乙亥寇至逃伏爲賊所得強之歸家月賊曰從汝移寸步則如失身矣寧殺我賊遂殺之

楊啓顏妻王氏顏病癰久王傾貲藥餌浣濯維持無不當乙亥秋賊從黃梅突至家衆竄匿王不忍離夫側顏遣之不去依違茵蔕間邑不少變賊至笞顏王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九

身翼之顏垂死賊掠婦以行王乃給之曰至此吾何逃第身被笞不勝再縛幸得脫然纔得可乎賊許諾王遂欣然乘馬行十餘里見道傍塘躍溺死他伏者聞賊黨相詬婦烈如此何相苦爲越兩旬婦自塘立現半身水上其父往視之面色如生

張成見妻劉氏遇寇怒罵不絕口賊殺之

鍾儉甫妻陳氏

黃伯常妻魯氏被賊執怒罵賊亂刀裂尸

劉孟秋妻某氏寇至投塘中

皆被脇刎獨抗志不從賊奪懷中孤兒拉殺胡不烈氣愈憤勵賊怒以巨挺撞之死

胡是恭妻饒氏罵賊不屈賊怒之酷暑顏色如生

周士龍妻費氏從夫避山岩爲賊繫屢促夫去曰女子死則死耳丈夫獨不見幾乎賊移營遠士龍脫走賊殺其妻

呂彭美妻胡氏彭美歿胡撫遺孤守亂兵下被執孤始五歲抱付隣人同執者泣謂曰幸爲我保之語已赴塘死鄰人妻亦感激赴水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世

馮如集妻龔氏集少失母龔事繼姑孝姑病龔割股進而愈賊至如集與龔扶姑入湖避湖破龔被執詭曰阿夫有珍寶埋某林中汝取之釋我可也賊往龔持佩刀自刺

楊齊聖妻劉氏適楊未一月兵至投水

張簡熙妻程氏每聞張讀書聲卽竊聽至古今賢淑必鼓舞嗟嘆亂兵下張挾程逃深澗兵猝至程怒誓求死兵輒好語慰之程曰卽欲逃吾飛鳥舉耶覺兵信而稍緩之奔水

旨順治二年三月徐年七十歲守節四十九載卒

破江夏徐逃難出城走被執誓賊死順治八年

恩詔舉孝節巡按李公題奏

古旌表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四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嘖千里著

劉洪斯士習校

劉洪瑤岡玉

書

奉寄舅舅胡公仁常書

舅氏爲明天子制戎關西假裝之日未與於祖缺甚  
缺其項乃信來問甥父子起居也家君可知矣老而  
愈疎莊桂之性不其然與甥有共是道者生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長茅茨二十二年尚未能得升斗之祿以養父朝夕  
一樓呻吟類孺子慕蔭時不給身上衣有冬無夏  
或經月不能代浣濯蟻虱裊然向人前搔而碎之嚴  
冬不親薪炭則手足皸裂以是不得比人數矣乃愈  
皇然讀書爲不遷者比雖爲俗人言也鄉曲之人誰  
能相知者時會又遠夫有信之楊子有言龍潛於泥  
蛻其肆矣彼實未覩其虛茲端而扶風東雨安得不  
疑而肆之而曩辱明問益爲神物甥勸見輒欲藏諸  
懷勿令人驚奪鬼也猶然口耳塊然胡以云神旣神

之異於人而何不折瑤華飲天酒度牛函谷馳馬芒  
田謫仙人於天上非賀監僅不爲長安奴擠諸鑑今  
猥於菽麥未辨之人扶排不習之士假以美號隆以  
殊稱此不過曰奢爲獎掖使知奮厲耳頑刀而孟勞  
磨之庶能一割然欲求人人知之相信無惑也不幾  
向夏重而談冰引谷鮪而誇海哉士生斯世祈名賢  
知顧不負耳舅氏疆立守正忤奸蒙罪從險陷中學  
問知識必遠倍庸流乃慨然許甥不朽他何計乎家  
計則家君與舅氏有成約矣疎脫安貧所不願供其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長夜飲者有如河舅氏而不忘之矣獨未審造物者  
所以處甥茲貧賤者何也

又奉寄舅舅胡公仁常書

舊歲隆冬忽領厚錫如從天矣讀手書猶謂深苦沙  
碛淒涼難圖聚首休戚之誼醇醪何心不重加惻哉  
伏惟舅氏自蘭移年出塞千有餘里在人臣之義致  
身是使奚遠是憚而偶因時日遷延掛議臺臣至歷  
王上嚴命醇驥始聞邸狀不勝駭愕既思舅氏萬死  
孤忠名流天壤再出山而重膺戎政與士卒起居主

上必將厚委之使得常以報未有微持其短而過責  
之也意適臣多慷慨苟免姑此爲警飭乎然幾可知  
矣士不激不奮抑之者成之也然古之善立功名於  
天下者其人皆有英偉沉篤一行不拔之氣審時勢  
察幾微爲所得爲而赫然在其後焉乃其志惟曰自  
盡臣職而已初不以時難易或爲進退也周時征役  
繁重人以爲苦而嗟怨之詩作今觀其詞於出車第  
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宣王中興其氣象寬弘是非  
敦厚誠信而不爲儼繞士大夫各自愛重朝議深於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斧鉞畏在簡書而已小明則曰罪罟口譴怒曰反復  
逼反胥滯無措足而卒章乃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  
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夫明知已不  
堪而有辭不以不堪遮絕其上而與人爲規避朝家  
法令嚴密衆共知則終不能率人以苦轉質於神以  
爲有與之者也使人皆寬心征役而無所於怨焉此  
周先王之澤所胥而詩人之厚旨也代愈降而齊失  
及爪之信奸人乘爲難端聖人有憂焉故於春秋大  
書鄭棄其師卽詩所謂河上逍遙者也然則衰世益

臣睽疑生亂不克終者豈足爲明主道哉且居官而必通都沃壤爲所欲爲竊虛位恃富厚終其身此自吾人若夫力能折權奸拒逆當其自視奚啻鸚立餘年報國恩而拘拘內外遲速不及時爲竹帛計必不然也以邊臣例舅氏再歷寒暑當卽仗節鉞然無能違本邊者往事盡然也其肅本漠河西四郡地武帝開以斷匈奴右臂者今時猶爲羌蕃出沒之區誠能訓練武勇蓄積戰具固蹊遂則斥埃撫松奈海西如嬰兒而鞭笞治之卽臺御史卽院耳目昭著薦賞稠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崇他日受任可無煩制也

### 上蔡振菴先生書

竊聞感而遂通者大易之微言也無德不報者詩人之厚旨也故雖琥珀拾芥江海納流氣類相從賤附貴小依大而要以人匪無情苟大流激發鮮如萍值者矣恭惟先生往始蒞楚也生父卽以戕貢例荷恩再造一掃撓推折軸之勢而息彼違言布昭夫功令當時士類歡騰途人喜溢皆曰明察如此溫厚之照不足比也及校士生又以五經議及詩濫叨賞識詩

以博雅而而多士甚矣名之重也顧生何人而克堪此蓋昔孔子自首剛直總歸六藝至暇卿龜山又極咏嘆之致自是以來儒者多彬彬矣如傳記所稱辨騷虞知成負記顯節之陵議黃劬之博政口誦全史或心誦輿圖此皆前代人傑獨挺英淑迄今尚論以博雅歸之然紉絮三千猶有寧甘毳茵者而乃舉以加生豈不其盛重也父所得如彼子所受如此可謂厚幸者非耶生父由此常自感泣謂苟且出身次烈名于章紱必當報稱結萬一面豈意大美之事偏多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委折高明之字亦有微哉不二年遂卽世也嗚呼生

父微命焉與聞家國輕重而深負先生曲成之恩愛付之意雷雨而舉一本靡弗勝者如不在乎雖然仁已至矣義已洽矣成敗由天可不論矣生自分非質荷格外之知又不忍背親爲名記曰仁者不以存亡易心生父在日既肺腑肝爲銘頂踵可竭忽焉露濡而避諱引嫌置遺言寂寞之鄉恐曾參之徒笑人也德怨者學問之總而背者心術之關藏籍極繁恨卒偶重是故一頁難惜尚有辱張良王漢口

與韓先世事者也不惜難其身微情如苦瓠  
而爲之功況夫清誼懇惻事同採蘋者哉然則劉石  
而須秉筆而書不足言矣昔王哀讀詩至我艱勞  
立門人至爲廢章此真孝請者也事係於親性情迫  
遽也使承志之道茫無發明賣餅祭魚增浮誇耳生  
誓不以自待每中夜起與枕心至曉謂先生道深亡  
父分淺先生意廣亡父福微蘇海一布衣正當時韓  
正獻范文正歐陽文忠皆憐其才而與交洵常服華  
索掛讓數公間初不自嫌也後世不啻海之家知而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嘉諸公之如士生父平日遭遇如曹副使蕭節振世  
董太史雲漢人倫今又遇先生則材雖說海天壤際  
殊不讓矣爲人子者獨痛功名垂白首不及踰斷也  
誠不難披心剖胆於知己若尺之階古者臣有喪君  
三年不呼其門然伯禽帶經襄公墨線不以爲非者  
急求伸其父志也忠孝之事聖人所難言生竊不敢  
膠柱守氣扶服水陸五百里重貳累舍十步一哭以  
是爲不欺死父用以見先生所稱博雅者非徒能拘  
文俗竊虛譽無見於大道者也謹百拜上書惟先生

鑒之

上王兵憲書

醇驥惶恐百拜奏記憲臺執事伏惟執事浩思洽於  
同閭鴻德播於江漢某不揣謏劣僭承短章旣而執  
事剖柝共長夏辱庭教伐雷敷以驚聾重百朋之錫  
自上而下其如雨矣歸而後誦之細憶之惘然揀然  
敬愛交流於心若刺蓋至是而知執事之道德入人  
之深也仁則少斷介則不和鮮能通之者每覽史籍  
欲多見其人不得况親炙乎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而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必求以文治何其脩也睹漢事可興焉漢時文學堂  
故隸太常其餘無專官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  
良方正之士故吳公得寵賈誼文翁得選相如東受  
七經二公以吏治之餘品藻人倫故史諱其名而不  
書蓋美其化也猶其職爲耳漢書載孔光居公卿位  
前後十七年時會諸門生講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  
成就爲博士夫漢之君多英明通學問經術其臣相  
與遊而行之雖職所未在亦廣問鑄見善若不及觀  
於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其流至樸吏皆能教授論者

言漢近三代此其端也。輒近世不此爲意治亦遜之。今天子綏綸式玉崇禮尚文朝夕論思從官至呻吟不敢倦可謂極盛固知海內大臣必有承風而起者而乃得執事蓋執事之惠然來斬也非爲學也領宗正節制藩屏使諸姬有所京式更統大江東北武脩使衛率嚴整耳額刻濯心智不以鄙樸事君彰其所好而礪其所精嘖喻和悅見一善獎而借之破除尊重解易名位務使聰明負材者有所勸又表章退讓廉潔之行常見者正色拒之不敢干以私而後士以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八

孝秀自期惟恐不得當下所貴造諸小子不肅而成者蓋亦至矣往未見執事也聽與人之誦曰水清繩直民之父母迫琢其章士歸聽脂用其餘力州邑奮武心內揣摩不能止故越兩舍趨庭下瑣錄繫人唐突郎吏是懼一見而立談剪拂遂欲長鳴由是言之漢臣不足多也豫之六二介如石不終日貞吉當豫時而獨介故吉謙之六四無不利撝謙承上以踐下稱物平施謙爲猶貴竊觀執事永其食饒視富貴爲傳舍獨皇自敬德安民而禮士溫恭趨跼刻榮戰

於俎豆汪汪乎豈尋常可蠶測哉抑虛懷下士美名也而實不易歐治善識劍振拂揚其華爲芙蓉者耳瑕瑜不掩見王之忠使僞旅脾鵬將移畫矣是故謂執事之意必有專屬厚善者抱而有所待也醇驥非材不諳大體弱冠增四鄰鄉也大夫歷年不見無論武城入室之賓獨時讀書遇古人大雅廉正者鞠躬而趨風故渴慕清聖如蒿艸不愚白鶴已病恐當前而失昨薦短章媿不能抒寫萬一將退而削牘細書俟國史采之而執事遽以謙讓稱爲溢美豈不異哉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九

茲復私布之惟勿以爲煩幸甚

上王澄川先生書

蓋聞古之君子作意人才而瞻然得異不疑而合非僅一時之望也矧夫操毀譽賞罰形物爲量固挾成勢下流而待者進止自惜咄嗟之施隆其昌昌矣惟抗爲程而難之不苟以過假也抗爲程而不難之苟以過假則羣慕之美舉各共一人抑衆多之忌伸其孤質內無嫌而遠何懼由是言之士非重負欲繆知顧於先生者不且越古表其希遺哉先生蒞林風

出大度以漢人倫儼然督茲楚而甄之聖也江漢  
實隸仲之惟倚相屈原之炳燹而未振於今楚材胡  
庸馬是川摘膺溫顏懷辟而長祀植使幹於天靈破  
拘孿取其縱橫使瑰璋之倫激昂自見於是突弁而  
蹕鄒魯者皆潏然耶爲一經之意夫表之益高者所  
使人易下也而生下邑寒流累世老於藥華門褐衣  
守升斗之藉膳獨束髮妄好古文家無藏書則重跼  
而謀諸薦紳之裔多憐之者經史家言得時賜一班  
然地雖耆碩質疑無從頃年寇乘于垣兵燹屢至人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如亂麻則飄搖江谷凡席之業荒爲町疇間抱喘而  
竊冠裳戰驚友復義理蕩然向之耳昧而應先生誠  
者誠不勝水兢恐儼寒之色謠于毫楮不足當下陳  
空負盛時則策輟何及豈先生之獎一頑廢欲以重  
奮之也日更駕矣尺幅小章靡人亦僅耳非如古倚  
馬湧泉足騰音而表自也而先生拔諸特等至題爲  
命世之才峨睂天半臣視羣峯四方傳焉生壯矣困  
諸生近二十年往辱賞於督學先生口經術博雅曰  
資學兼脩汪洋才多未有侈然加以命世者今

則其視古人何等也非常之譽簡實售之而後  
無羨心夫士惟矯首而期當年其氣不陋耳究其造  
就鮮克如矢於是踰一畦而才勇之邁一郊而才捷  
之若夫翕霍之意馳驟無前步武之動盈於四海豐  
一條貫而躋羣棘則遇也或感之而難喻其然蓋不  
遺耳目不爲形聲所盡者才也發端在此足昂於無  
窮氣機相命忽然而命之履大人之迹不疑侏儒奏  
無射之鐘不疑叩缶朱蘂無異其所以也才者物  
之巍秀也世莫不欽其名而忌其器故胸不當則若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七

無雖當而漸其希特若猶頤之施也不忍出焉峨睂  
山之巨巍也山不自言數成之臺欲學而朋之善遊  
者樂而忘返以神之峻者命物知其卑諸峯爲施丘  
也先生大播置其淑於楚將世爲鳳焉詎不能抗之  
使高示難及而輕假人舉也必感有甚後而莫言其  
然者百世之遇也顧生何人乃蒙此哉國家選士委  
權小試楊遠巷社稷村輔嘗一督泰學而士興起李  
獻吉先鳴讀其上書何侃侃也于麟側弁而峨古文  
誦人目爲狂生晉江王遵嚴獨首拔之世傳二李者



必先揚王而楚人雷何思瞿唐夫傑士也諸生時皆  
蒙王者特等之科楚人至今爲美談則士懷磊落幸  
得居名哲之宇而品題與爲不朽乃由氣運豈得暫  
偶哉獨生以非才祇格外實宜魏顏汗浹於背不能  
覲向人然品題其甚矣徒魏魏爲檢押之謙不足報  
國士知反辱之計惟勉強發實耳適燕而見北斗知  
不誤坐甌越而奈何不整車適耶將蓋自磨洋鈍暮  
日月有成上之窺測道與原本先天孔顏之旨大濯  
訓話陋而遭時際會思効章社役兵刑田賦不敢怠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綠校使內外俱榮實無泰矣藉餘不忍過繼爲著述  
抑揚渾脫萬世自適視馬班李杜無驕人者然後期  
爲命世材庶鬱乎其才也使天下後世服先生之實  
譽不妄鄙若二十餘卷貧無紙筆謹駕制統詩文各  
一帙貢之閣下倘念一日之知幸賜覽焉不勝怵惕  
屏營之至

上高蒙旂先生書

生楚東國之下里鄙人也材質無所底而猥叨作緒  
受特知顧於先生至見棄賢書猶獲從諸博雅後修

汁青不朽業以平恒較之可謂厚幸矣雖然細於不  
知而伸於知己者物之情也求愈詳而發必罄者古  
人待尊親之道也故復敢以書對蓋士習庸陋不覲  
轉約之日久矣生年成童卽思有奮之日滿筆此自  
九經歷代史以逮諸子衆余皆竭膏晷之力搜括期  
會及爲文則專奉左國史漢著蔡繩襍左右率從持  
風格引褒諷久之蓋抑揚頓挫序次貫穿亦常聲利  
適不徒矜拾藩也年且三十而翻然起悔人亘天地  
與三才並必有亨始而立命者何但工雕篆作人耳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日玩耶因取周程張朱諸儒書列在功令者鞠恭探  
緒已更繁以餘姚山陰盱水內江高微閉提未嘗不  
見其同歸而殊塗也用是澄機內省務期有剴浣培  
蓄以融會聖賢善治天下而勤怠屢聞德業鮮成然  
僥能卓犖阿枉遺蛇之行自舞象勾痛屏絕不爲也  
惟文習沉鋼感觸生意則滔滔決滌馳逞不能自休  
前任水王二先生皆日試數言無起艸加黜有汪  
洋才多命世英材之日國人都能道矣今三十加五  
頭顱猶故上不能暴揚忠促斷國是而立正色退牽

於舉業又難遽遂著述維谷觸藩神思墮越乃抗顏  
不遜自稱與先生之前豈不愚哉雖然物貴相知感  
其性也知量無涯義以進也辟邪青真之器不鳴於  
風聲之前無爲貴斷矣伯牙撫琴而故韜之何時發  
聲雅頌耶是故士員纖能亦營特達掃相國之門將  
太守之車階路無絲昌相尋以濟其志可悲猶或以  
未同致報也若夫規矩繩影援攬成契降體貌而待  
之委弘巨以付之觀諸然明一言不第微器東郭上  
視詳於執杵錫舒展開弓之能僧虔鮮描筆之駒采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五

上包昂十卷几席矣如是而弟欲涉審聖觀引伸及  
克譬抽絲者必命其陶導水者務提其山亦謂聰知  
精密以本原道賜而已生從知學謬勉植立方面簡  
芥本茲性生而又益以退謝人事不肖與稠衆驟逐  
翹然倚伍外惟當世名公大人師友勝已朝夕疇度  
願有遭遣以解益其僻陋折衷其雜燕凡以刺志研  
學非但克口耳遊揚資亦思練風幹拓識量爲異時  
砥柱倫品裁斷軍國耳而先生家學淵微性行嚴正  
餘爲文章猶當古雅陶鑄典墳乃不巖埃涓慨然俯

末學而臨以造就足亦當世名公大人獨著音潛  
矣生既幸列門牆之知不以此時登堂遠席聲譽案  
剖腸腎陳其所見以耶所未見實其偶能以鈞所不  
能性氣頗漸之書藝時宰物之規經史融洽之途  
王聖外內之畧連類縱橫開闢盡勢夫耶郭至而陳  
思齊其天才公明談而子春嘆其遊獵何憲以微事  
見獎顯道以多記負愧離客主互工粗精殊致然使  
道聽途說者亦復僞拜夏承齊節宜而倡和則館社  
之缶有榮聞矣倘先生大展仁知好成始終因小物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五

誤付之知假賜一日次第而進之祇以斧落以衡  
量生將薰沐齋居以俟肄雅卽侍臯比捧唾壺從容  
尚昌之間激昂蔡戟之下待視日童暮然後與隸人  
將事者巡遶納屐而退夫亦仲於知己而求愈詳發  
必罄之道也不然生志事告竣矣家在五百里外無  
宿春好米將爲分厝庶計又父母兩喪未舉亟歸假  
資親知謀卜地之役畢則携篋杜門泥水靜思天人  
世務立身建事數文端本治末三年之後必有以報  
先生者然知而不教明日長揖去矣何以爲使人繼

志篤村無已乎生焉上書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與黃宰論三日試士書

竊聞功在人上以親民教士是任則特操成例經  
吏事人視無與而已其氣度性局之間重有賴焉不  
者謂憂於簿書徵發之煩而煩人也百里之區不足  
謀大指則僅奉其陋給之夫亦何謂不意然人無  
以威之或隱其議於後焉學未其也古人所爲未獲  
窺其緒何不苟自塞何暇勉勉與名相望哉然則明  
府之盛德高致殆所謂未嘗庶幾者矣明府世胄名

老林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七

科敦行博學宜京洛不當廬仕特天不竟蔽蓋蔽前  
邑也爰稽乎考功辱于賦焉使挾重而臨徑將其意  
此高橋者叱咤而頓之猶懼其機也適謙溫雍容  
惻隱盈而盡忘賢貴而下與謀焉夷然引人士爲袍  
澤雖至頑頓者不忍遽絕而徐教之民樂其情則宋  
人相壽夫喪亂之餘苟無嘆味天吊謂何然燕之氣  
度雅情養於所學而外燦然者方諸古人誠瑾璋之  
望也親民務煩雖驟舉如頃試士亦光過前人矣每  
見胥學下選士之令縣主輒視之屆期黎明童士

老林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七

駢首登場如魚荷集矢之白日辭扶桑曳曳行矣至  
者未至於是或假寐或倚語或坐或起而四顧蓋未  
文而懈怨矣午日更駕鳴鼓而趣者東西震也謂乃  
公在祖稅聽訟耳此儒生事何久滯人夫取者不屆  
誠待則下雖異材皆皆疑慮不敢直達筆墨之間自  
掣其肘矣寧至後名於衢而知與上戾乎本月三日  
古人以代上已蘭亭尚水之遺景也離客勝流藉連  
輶軒涉林莽而問山川之幽蔚嘯咏震於泉壑一洗  
楚在堂文集

今天下經術之文爛熳極矣自春秋兩試士咸高舉  
與達通今遂故爲長故士自白章句初之廣濟萬山  
窮僻以江黃圖屬蒙斐然之列然項廢兵火其苦志  
能文不出指數而已通文如選行使明府以已之明  
通博雅爲衡而時取其近似者登諸格內其庸陋矣  
語急勇難如達小人如蕩中原之寇夫古之爲斗甬  
者必聲中黃鐘之宮言其氣深外溢以量物而服也  
非明府誰望矣而邑有得人督學所刻庠則實某之  
文衡高峻勢一邑而興起又自今日始不且功在社  
堂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答張長人書

省來書具悉雅情踈濶之咎彼此則均而足下專任  
之謂不鄙醇驥敬與思俱則引是爲勸而厲其推分  
或得然耶至師事邂逅踰謏拙魯纖材幸不恣童觀

者絀爲荆蔓兩丈之席高出檐宇小人所得濫冗  
有之漢宋諸儒率其經明業就灼然聞當時者十餘  
年後攢克莽陋學微有窺倘庶幾定非旦夕事也聞  
之姑甌矣僕年三十高足下一比狄聞之役毫腐舌  
漁真籍手二三君子致其言大廷方今聖明求治搜  
訪遍艸澤微軒而輟於科目故振拔感動願從諸宿  
學奮翼起使猶知此中有人而命不違寒葉爲丘壑  
然愁寂未幾轉增笑傲者天生我何使有意小不利  
適足深其動恐挾險而拔風骨層立方行業未至何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徒慕人憤悲爲孔顏所薄也而今觀足下似反有重  
不釋者年稍富而憤過之無乃遽於爲兄者耶吾黨  
在世寧爲落穢人勿驚偶得失而內其堅重他日操  
持天下庶無矜躁之累裴殺之迹人弟患不自修耳  
傳口鼓鐘于宮聲聞於外厚爲鑒鏡懼世無子野耶  
則養素待時成身御器分無踰之而得忍於物理以  
沉其所爲足下好學願與共勉之前過家叔祖雪舫  
擬便過晤足下爲數日談不則遣信約來會寇警頻  
至邑人神慮懾於烽火猝別歸不暇良友積懷竟隔

家落時事可悲如是矣近則寇警猶甚來書云余束  
于擔馬秣且轡書劍肘指間夜卧或再起生人之樂  
不知何有景事悽然詞人之古也然有說僕自去歲  
避賊犯霜露涉艱難携家室東西驚時勢貴賤人事  
親疎置茲身錯愕而又悟夫古今氣運亂世多耳  
時天下時一隅在朝在野苟非脫謝塵寰逃諸海濱  
之外卒然或有所遇而體道正身溫厚不傷物者履  
危蹈猛每無以中之今第處太平徂安樂性情方畧  
悉湮沒衣食中貴而貴之賤而賤之親而親之疎而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疎之顧盼揮斥迨夫憂喜共途存亡交戰乃始謀委  
曲効綢繆僅以其身為疣然後知古人之遠也古人  
老如江革姜詩友如伯淮禮行如徐瓚謹如胡昭博  
物如鄭玄愛鄉黨如裴敬憲此其人平心守道家爲  
師保豈其力出陰之才絕人意哉乃往往陷白刃冒  
賊威而不受侵更鹿其旁人是故道德深植於物無  
類矣自寧爲天地所需雖憂患物有思護而獨用其  
戒懼以生知慮杜子美羌村北征諸篇人見半駭愀  
謂詩境峭率豈知其序次深穩世務通達皆有從來

身日益乏用而事此之謂也今賊由豫入楚勢莫禦  
使潮欲東若江黃未必駐足秋旱涸江人馬易窮吾  
邑猶臨陋不當垂歆但恐聲窺淮揚信宿攫市人殺  
濟其虜且震隣不已耳要未必常能饑寒人吾徒懼  
素書生健不解孫吳家語宗師鳩王非其任惟相率  
湖海蓬谷効檀公走策耳而由避計趨消息學問則  
人所未聞僕迂濶自信者固足下道及不能黠黠也  
不知以爲然否拙作月有數紙俱鮮副本不敢寄覽  
俟遲携晤爲便讀書則廿一史頗有法但未全畢吾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答族人漢侯爲學書

昔桓竊見人頗具才志處約而中自棄不能復成立  
者往有之未嘗不投履而喟其失也每欲宴有陳謀  
而未逢其契今承諭應以此來訪政問通言之茲聞  
古今來煥皇功名赫赫在世者大抵由貧賤始其發  
簪間籍陰什或二三幾於希矣然方其釋茲屬弱列  
諸位也卽能大爲建監任人重而決人疑引諸其藏  
而市焉驟諸其唐而無斬張焉優盛獨出羣衆待措

此果非其所素勵而從容遽能爲此豫耶。賈賤矣無耶。甚欲致之安得此。致耶。睹記傳所列古之人。蓋有饑寒孤旅。耕釣傭販。至爲人奴隸。特修身誦習。不輟者。始而慨之。欲泣之。既而思此。非其甘以是終。竟也。爲恐其所暫而蓄其他日也。隱設得志於前而逆奪其耻也。雖蔽於矜而無羈之矣。蓋猶爲有所待而爲之。若古之大賢。更有進焉。如來論云。顏子簞瓢屢空。而獨稱好學。曾子七日不火。而歌聲出金石者。非過也。負而取之異也。何則。克己省身。探微實而道之。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歸卽舉凡情梗極不相下者。生死爲何猶卷舒耳。無所撼其中。矧夫權不在我。得失安命其去之若泐然。達焉其達之若劃然。絕焉其絕係抑頓其必有而謬相貿者。非謂人共趨而必矯以所負也。矯之成高嫌於爲顏曾者。屈於有不能爲也。功名奚爲而專於志已與身亦無物於不已與身者。勝之故其未遇雖困之道。無所損則獨稱好學。歌出金石者。使遭時富貴盡天下之重。而是任悉天下之疑。而是決亦雍然澹靜而終不奪。吾素蓋道在則他端無所見。何偃蹇忽

起而介人者。要俱忘之而已。此德盛知化。非凡庶幾以視彼有所忍而有所待。愈高出絕其尺度。然居約爲學道。具於此而來論。則謂蚤慕古人。救過日篤。迺特苦貧賤爲累。已浸館徒習制業。誠苛細煩人。不得專其所者。以其爲視不爲者。讓有所苦。然自庠塾不立。士加弁幘。髮上不復知師學。日月周旋。凡嬉遊謔浪。招邀劇雜。至房帷欠伸之間。其爲累宜倍。豈惟生徒制舉。能誤人。卽投館徒攻制業。猶未至簞瓢屢空。七日不火。不若饑寒孤旅。耕釣傭販。爲人奴隸之甚。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也。操志鋒銳。擔古人以山河。雖不暇猶能聚短成長。持悉補緩密性。而謀益不廢於勤苦。煩難而勤苦煩難。以生其學問。他日任重決疑。可坐而致之。倘惟是之長。將盡謝世紛。始得也。必逃諸空谷。與長楚麋鹿爲伍。而勢終不能此其學也。燕趙之蒙惡其燥也。待江之潮而稻也。且求靜不遷。必激而動。以自慰。是又娣逐歸而先辱於倡。不良甚也。豈惟顏曾傳記古人聞而哀之矣。嗟乎。士志學道。險易以氣過之。奈何徒滯貧而鬱賤。中自棄以受人大哀也。轉盼衰謝。不得

爲峴山之石也

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苦

是堂文集

廣濟劉時驥千里落

同社 劉洪璽爾玉 校

吳 璫開士

語

戒娼

爲人莫容易一念一事必期上無愧天地中無辱父母下無累子孫是故自王侯建於士庶充流百氏皆孜孜進德修業未有閒時矣小人閑於斯爲不善蓋

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怠惰以成放逸放逸以養邪機流轉不覺隄防靡由良可畏懼

自修何以先學學未聖雖常自覺其良知也不學則良知碍塞雖發是井夫現是非失明於是可爲者不爲不可爲者樂爲之或貪其爲者終不顧向所不爲視若覓者及馳驟競奔耳入泥洞與蝸蚸伍而嚇人以旌屐也顛倒極矣不意提醒將成狂病指人之愚最樂自欺夫自知有根性而情不肯學自欺也自知有師友而傲不肯問自欺也自知有子弟

可教而伴不測意作止相任自欺也欺人者患由外  
至自欺者禍從内生欺人者殺業斷其善根自欺者  
殺機刺其慧命

不立崖壁與物多欣望之而不生忌疾焉善也然必  
中有定識卓邁成器而又能降心平氣相接於寬仁  
忠謙斯爲淳德克致厚福矣若本無自赫立之志而  
但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無庸此曉曉耿介爲自苦  
耳勢必受轉於不肖俗人之途而鮮克峙嗟乎身入  
鮑魚遂忘芝臭故步已失猶懲耶耶教人斯

志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善身所以孝親親沒而行善思而父令名必果行  
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善且勿論所謂不善豈  
必奸宄暴虐越貨攘牟竊肉無賴哉接倫類應一切  
唇口跬步食飲交遊荷違義禮皆非立身不立身則  
不揚名而所生泰矣况於沉溺爲淫開通便優俾畫  
作夜識者觀之如逆泉之抱毒果儼竟之不熱鐵蓋  
善不善非分大小卽其舉念迷惑而觀之也父母有  
知常何以爲心

再求自非不愧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叱之以責曹

交不信入皆堯舜孟子慨以不爲二語勸盡病根矣  
上之明心見性濟物利生次之博學著述次之舉業  
名家皆人本分事而往往粗心躁氣怠多勤少一暴  
十寒以致開效則委而去之入須自量何安費舉勞  
耶吁濯濯非施施錦與種琢珞用惜不信璉璉惑矣  
因循而移棘棘於賤場貿燕石於好費也要皆盡與  
弗爲造之

靈知在人疼則搔痛則護其險也見一善入聞一善  
事卽眉宇奮發迺敢忘餐幸不卽而就之如同羽化

志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焉瘞知搔也見一惡入聞一惡事雖然毛豎汗流戰  
戰抵膺如病在其體提之弗手合沙在水射或及影  
是痛知護也究竟隱揚有道然自其靈機不昧觸感  
森然真切有若此矣此不默認糊塗隨俗善者自善  
我何榮惡者自惡我何免土牛爲狗策之不勵呼之  
不起初以供人藏弄終以受人踐踏耳

夫所貴慎修者寧必悉寂稿落閉戶絕世耶平居信  
有作人關鍵曰好學曰力行曰知耻當其潛思克己  
錯仰日新視無形聽無聲矣然調絃者忌促柱行遠



無事求即獲亦須從容舒暢以俟之夫意念  
純正即入乎繁聲雜色魚龍曼延獼猴跳弄皆交迎  
體觀端乎明道後依乎總於天真本覺無滯礙耳斯  
為最上者言若中下之資出入未純全須謹畏謹畏  
有得以涉滯游如履春冰焉豈得終日惻惻漫漫而  
及有指括則端首若沾以醇醪為樂固也

不修省者不知已過之故不知已過則視前指往賢  
兢業畏意如處女之靜份纓疇夫之避風寒者反覺  
多事要人且指為迂濶牽猶怪矣易曰君子以順

老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德積小以直大小者飲食起居最饒談笑之類也與  
忠孝仁義經物傳道似非相及而古之德業經世每  
積累於此故識者不俟其成也但於一言一動輒擇  
卜之夫世未有自身不克理而能勝天下之重任建  
古今之巨績者矣今執初機而盡責以高大疑肩凌  
節而卑者小者又且不開品行先毀濫之將何施而  
可矣德不順則逆畏之畏之

### 長風山社論文

今之為制義者盛矣然文各有體不服其論即性理

經術敘次論斷數部於制義畧備專本支判自異說  
就趨何學脈萃原妄竊一假竹片為天矯逞屈勢相  
制也鼠璞驢術聞者耳曠余每用白鴈矣居恒為等  
輩語不一茲因評鄉人制義畧舉數部言之實非盡  
制義也

學問無方見性為本茲理未白對魯邾之書賜人入  
龜煩冤彌苦乃性非古聖賢私獨也芻汲之隸峻作  
之孺瞭然具焉理在細微匪悟難入夫性之理猶地  
與木石也地隱其神禽伏軼蹲負泉覆釜無踪朕而

老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悟理肩髮數之斯本切石井理則利刃綿滯矣物理  
在物義起伐柯自悟已性以明古人雖千百載猶自  
理其苛瘁也豈復委書魯邾而工吾躬覆

理不越心心明則物理絲條肆布故自性悟入者雖  
至圖書與奕劇藝布帛車馬歌舞擊劍生機藻發神  
鬼流疑若中筭常動摸索逐物戎人而談海贈聞者  
無復孳唇善乎巖頭延平皆謂須自胸襟流出者自  
性出也性理譬劃遇無一物變物而理所謂鐵金河  
酪之喻非過

孟氏之後斷承濂溪明道二夫子爲大宗蓋漢人修  
舉廢墜不暇及理六朝以後性學危矣其神知明通  
身聞天命盡放爲高禪居士機鋒錯鈍平地證聖不  
知視俎豆糟粕者爲何物沿唐及宋二夫子始以絕  
世之才應運興道乃領微搜妙身挽蹢之讀太極易  
通遺書可使長夜復旦然會通包括本末明顯學者  
知其所從來則性命章矣

考亭之學專主伊川伊川並老莊未觀而考亭少從  
屏山篋中惟大慧語一帙及四書章句極求淺近乃  
芟在堂文集卷之一五

別引明道多圓徹高遠如鸞魚立達酒掃等類不一  
蓋姑淺控其入而深者並舉俟其自悟也大全煩蕪  
令此意友晦

眞捷簡易象山親繼孟氏驚湖之會朱子心契焉後  
往來頗多謙悔泰山喬岳非是不濟而錄中載其駁  
難憤刺幾同市閒豈非門人禍已植黨相誤者哉陽  
明夫子出而除榛解帶人獲寶珠山陰貯江紹之仲  
尼子與觀面克滿蠅蟻百州原無二性使飲其清滴  
甘露成海矣

經傳心性蹤跡也管人每持一意論六經盡貫達  
讀文成尊經記而憐焉喪辨茫失置頓彼不悟本原  
膚葉間提何日之有義者未生經文脩著默然而踐  
履究同之心提剖破雖削竹編韋身龍籀篆超訓故  
而謀白日子弟叔親故也老農桑麻也踰跼不及指  
縱適由証我之論良匪誣爾

經術盛於漢方承秦煊後極意收拾遺文大儒公卿  
自首章句奏記著述皆然不獨白虎通論當時專門  
別師互相排擊雜無成理然幸其材思紛出精粗布

芟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列苟學殖深密隨義觀質矛盾皆利器也不然戴剌  
膠盆何疑

鄭玄注經無言即今者義遠難據舉局漢相况明之  
至伊川傳易康侯傳春秋則大篇廣議多實切後事  
隱顯比類以足前意矣綠端竟委行文若此亦稱善  
經愈於數萬言說堯典者

注疏惟三禮詩春秋尤佳辭義名物淹通旁觸耳稍  
涉道理粗糲增嚴宋人刪潤良是乃詩棄小序是非  
何據周禮無冬官何容盡顛倒之豈二十年春秋而

孟廣古三家也永叔介甫并疑易傳若師此標揭則  
孰已竄前儒以金椎堊者矣戒之戒之

表章學庸功在萬世而未盡精理自餘姚學山格致  
附圖盡天人首功亦增重矣無垢論語詩朱學豈  
能相掩孟子眉山以其文授僅文乎哉遂有以生平  
不讀矜奇者子靜曰求放立大位何盡已

漢廷大事必選經術禹貢以治河春秋以斷獄禮以  
折奸詩以脩諫書朝臣動引小經爲名故曰以經  
世務也積學廣務當機迎刃乃云美敏若擬大語成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文兼此典爲賦誦三昭七穆之月辨月令明堂之制  
以視豆區則鴻非伯經之旨矣易學道數神妙大小  
圓通火珠參同皆有取焉不在別蓍湛言堯隆也

左國下敘事太史公千古矣于鱗曰記述厄於東京  
班氏姑其發發者則此後將蛩語乎詳而不費簡而  
賅敘次實難每事未貫穿出沒生動人直奪其精  
神面目圖之矣六朝縛穢宋元迂俗至今安危定亂  
觀者撫卷奄奄無生氣是誰過與於玄飛燕傳能以  
媒狎高古而後世正史反沓掩失之可慨

韓之淮碑如詩書柳之逸事如太史卓絕當世矣雖  
小文靡不古勁刻露者柳州敘諸山水爲後學領袖  
無盡而退之畫記逼真子瞻乃議其太直何也子由  
戰馬連山之喻摧拉元白見踰阿兄乎

宋人高漢書於史記病端見其散緩輕率並漢不功  
至朝士記奔馬斃大竟無一虎文者時習尚可知也  
然子瞻碑表忠介甫論孟嘗皆嘉其得史記意豈謀  
之不獲乃托而逃耶

善敘不獨能省爲工公羊跋若眇者檀弓沐浴珮玉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史記費詞或爲孟堅刪節反失精采然筆力矯拔則  
煩簡由我耳後世連篇複穢有古人數語可竟者春  
秋一事而三傳各敘力量勢極毫釐難上乃知有天  
分焉札闡之誦又何責夫景文

唐初無文乃詩律精整王駘長篇駢麗敘事亦爾森  
然至其盛時朝廟遼塞諸作皆事實也少陵鵬翅入  
海神龍霧卷攬一代盛衰治亂渾脫流瀾頓挫自於  
觀舞劍道之後人稍涉比偶筋骨不振卽鉤簾九竅  
二語終身誦之可也

東京而後始多以論名書者君山新論行而仲任玩其書樂於居千石自任論衡中郎法秘夫剖疑破俗解剥生露非無獨長然古人文質敦厚褒諷之旨哀矣潛夫直議時事處士放言雅無倖長猶有儒者風焉要烏能論篤是與耶

總於文囂於詩幾於史別類宗源皆有獨得亦爲輕躁多口者助熾致令遷固韓柳之徒如置籌然高下任手而微之李杜優劣一論由是詩話齊於屋梁雅俗紛然小辨傷道每爲致嘆

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已有偶得而要古人附之或所不能爲并疑前之過量者強排損以自蓋不則從靡短識希駁往事爲榮若此背大忠也時移勢變負深心當事入感成機過後亦自恍忽乃據魚虎遺文作湯禹傳會計能強自信獨無陰慙乎夫取已往論成敗取夫可任元龜使處將未而豫判決事可否人是非明如燭數乃善讀書用世儲矣徙戎辨奸猶有取焉往舊湮滅誰能如羯子卧林而聽借箸矜其臆斷以爲磊落耶

子雲能爲騷故反之友騷亦騷也子厚能爲國故非

之非國亦國也人不入孟藩閭而刺之刺之疑之豈自量耶卽以持論古莫孟善矣夷尹奚惠波瀾出脫孔子異世同流而滌罔老人乃得恣意方外掎擊聖哲掃迹以表微論者謂如禪門殺佛報恩是已然火燒禪著機用莫測而止之眉塲効者身隕然則身履實證言卽無言不若貽爲鬼責乎

言易行難識如吹葉行則拔山舉千鈞矣古之德人身忍艱大故過求無過晉公未盡惟正獻可言而猶諱之若巨奸罪著何足贅然撫夫乎道可以悟書是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使移跼蹐之暴以行師亦亞韓白乎又宜憫其自棄不當徒快噫嘻矣

### 通社條例

### 發正念

惟智能不相遠念罔克而凡聖分焉今夫人而聖哲期之必驚懼謝第就日用行事稍整齊脩理物茂成得非難者正念自克而詭流俗超然如出籠檻聖哲未果遠人也

### 敦孝友

三極之理莫大于孝今人侈言事業根本或自傷殘  
未有至性汨沒而猶可爲人者也然貧賤愚魯門內  
每多雍容惟厚貲負氣之流友不可問至於菽水違  
歡喪祭缺禮毀府體而不惜墜堂而閉念斯足痛  
悼矣不孝則不友遺財爭奪視若仇敵禍氣矜勝起  
於細嫌加以婦言陰挑奴妾增飾一室遂如鼎沸焉  
此父母無論存亡總不忍見者也以後同社每會各  
舉孝友幾人察其實蹟果有確據則不別士農工技  
卽登其姓名于第閭勸俗之首務與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獎廉靜

以衣食爲日用誰能廢財然財者有無豐清聽其自  
至矣近俗儉濫士無耻心以苟得自快視閉門潔身  
擇地而蹈者若未屑焉于是罄竭才智以騁機利雖  
越人圯族不悔嗟及殆矣恐其激非常之變致及  
禍之禍也願各自醒天良思物力有盡欲壑無邊人  
巧雖窮天笑難踰凡財利當前必再四審量我必求  
得人能耳失乎我欲慕其非分人可損其生理乎苟  
義心頗萌貪亦可止矣而果能廉靜自愛終離臭錢

者則是頽流之砥柱也敬之重之卽以寄至貲之任  
焉

釋私怨

爲人所容者自處卑頃矣有志者必能容人此蓋視  
乎其量量也而亦學足以周之夫不見自是斯不見  
人之非矣不以小善自足斯不輕以惡待人矣故猝  
遇非意而寬靜以待安有所凌藉亦不忍報焉纖芥  
之嫌一言之辱至結爲胸臆必謀反噬者小人也號  
爲君子則必有超乎常情之外者夫人以恩而犯我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七

我姑容之則久必自悔待其悔而更與之彼或捐軀  
剖腹受吾約結焉古大度之士善用仇怨者多有勿  
謂小人無忠信也吾心一念福激慘若戈矛人未蒙  
害而先自皆懷之愼之耳日所接常見德不見怨共  
于通財也無滯精矣

平糶糴

一歲之人未必皆給一歲也且未作多田農故糶  
糴行焉而每遇小歉有歲者輒高其價以牟利一方  
之中起于一二人執牙籌而課進互相推引日以踴

貴而已不任貴可謂巧矣今有同社則當春夏間豫  
摘穀價漸起卽商量高下定一平價懸諸通衢使富  
人有所瞻顧不便乘時之急而又勸諭貧者倘非彼  
爲儲備兩能揭股以待雨粟乎故亦平心取予不得  
挾衆要求恐爲奸人所怵致成奇變如異時覆轍者  
如此則庶乎兩利也昔黃錄事以減糶而生乖隄之  
上惟此陰德最大宜亟圖之

### 教貧士

人才難得師友之功大每有生自卑寒家窮東廼不

老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西

克尋先達門牆遂終廢棄者可憫也夫以財分人  
割所有第舉善教人何堪悵惜乎凡尊據塾席而延  
黨有一二良資可造雖極貧亦當引置講論之列勿  
遽責其館穀焉俟甄陶著驗然後徐享隆報可也

### 信因果

因果之說近于窮冥先儒晦而不言者恐人忽棄現  
在貪求于不可知也然人則實日在因果中矣故見  
行不善者必曰造業見身遭橫逆者必曰現報以至  
今生來生升天降地既多親受而目擊者而迂士自

輒作意不信一惟守其井窟之學一以肆其決裂  
之行也至惡緣擁聚神識飄淪方興悔恨不亦晚乎  
凡屬同社須擴良心眼鑒究幽明生死之故必知一  
念乍萌則有鬼神尊卑之別紀在冥冥糾察嚴如鐵  
不待達達如風霆鮮有善惡既形而實隱偶漏者亦  
可聽兢惕厲無須須之過淪矣

### 減特費

不忍有心最畏賤賤人物一性豈致怨于物而猶能  
盡人性者慈營口腹之欲遂刀鎗縱橫而不恤斯亦

老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西

痛矣今欲一舉戒絕良難但除大祭大賓外量行減  
省蓋禮以非時殺獸爲不孝而破費天貽制有屬禁  
自罔君大夫皆無無故之殺所以保全慈惻自遂仁  
壽者亦不可量也

### 廣生育

上帝好生順天者必不忍殺閭俗不明輕重惟利是  
圖苟子多慮其產薄而溺之者有養女慮他日嫁資  
不辦爲親戚所棄因溺之者又母體羸弱病飲藥墮  
胎者皆近于不仁矣古之良吏每嚴禁此保全係家

久而以父呼之今宜做其良意中行勸止

表奇節

境遇孤窮愛顯奇節婦人而英烈過于男子此間氣  
節不可數值者也或得之傳聞或幸同族黨必極  
力表章毋令湮廢

改舊過

天下之善不勝爲也人心之動最難持也故雖聖賢  
不能無過惟能改斯貴耳或有勝氣矯危執己自是  
則知其非不欲人之衆摘之也一告毀名遂以成其

大失而不返也謙虛內臣李應斯集永無善人之

矣同社務以忠信相矢如有習晨服件即同呈規責  
而受者亦必虛心聽領修舊勸典勿以朋友之數爲  
難堪焉若夫面是背非言人爲高者則又吾黨之  
所不容也

芝在堂集十五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醇驥撰醇驥有古本大學解已著錄是集凡  
詩六卷雜文九卷其自序云奉嘉隆間二三名入  
集要去其襲迹以近古爲是不能作宋元下廉纖  
支折語又作鍾惺譚元春傳調學王季未至襲風  
格備鏗鏘猶俟諸三餘儉儒苦古帙浩繁便援公  
安竟陵而以其竅鳴也觀其所論可知其所宗法  
矣

# 織水齋集不分卷

〔清〕李煥章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織齋集鈔

八卷》提要

## 游勞山記

康熙丁卯三月二十六日余自即墨東南行二十里入嶗山多松  
松左右繞下為徑再七八里抵三標壁下勞之北隙外微也向所  
謂北山附三標甯谷中者至此巍然大亦石壁突兀與三標為南  
北山折而東五六里南山折而南北山折而北若展屏張左右翼  
然大海浩淼亘其東北山下數里皆平曠廣阿參厖桑陰古木松  
枿村墅聯絡最大而深者黃計部公山莊公莊入登快山堂有宋澄嵐  
先生記後為園竹萬个中有亭曰竹涼亭出園門外北松數萬白  
北山簇簇下與修篁相接有臺登之從林薄見鵬山丘長春修煉  
處西有亭曰即鵬亭額膠州溫伯堅筆莊前池半畝泉自密箐中  
來注之南望三標嵐光下好射入衣袂余語計部公長郎元祚  
即此興已足率必入勞哉二十七日早杜君南明來會偕南行見  
山矗立雲物出沒勞之東北嶂筆架山也下王莊市過浦江公  
焦王莊太平宮隱約見致往登導者曰當留作歸路山外為海不  
數十分數兮一二分綠波翻空觸石作瑩白色所謂勞山多雪浪  
也海與天無際不知其几千萬里遠近島嶼若碧光球浮水面山  
松下注松二相屬石夾立為林為座為榻為几時從樹隙見石叢  
巖若村若樓閣時松石襟蔽前后咫尺不可見杳不知所出入育



不觀海間從隙下窺海在趾下類伯昏人其下三分委在外矣  
危哉入山四圍中山畔有佛剎浦江公尊大人侍御公所築華嚴  
菴也菴附松附山密影中蔽不見山不見菴皆松為政也設  
菴、時而恐號則震吼山谷如伽陵枝葉奏仁王之前伊蒲飯  
畢級而登西山過開山空大師塔西南上有洞即內典所云東海  
有邪羅延也注云在長廣郡二營即其地洞三面皆山高數十丈  
鳥道紆回數十折始得至中一竇通天雲縷、吐納無已時或疑  
草廠經菩薩住處呂東海有邪羅延當如昔之有清涼演之有鷄  
足吐番之有雪山皆其名偶同爾余謂此不必辨但丹梯翠巘雲  
嵐覆護雖大風雨不能入亦一大奇觀也是日宿華嚴菴燈下與  
善觀師閱交光大師楞嚴隱示二更方就寢夜聞梵唄聲身心寂  
然如在安養國土矣二十八日出華嚴菴而南海浸山壁巖無路  
石跡中得徑一線去海僅尺許十餘里始漸見松石漫洞谷中聞  
花香越青山西坪至大清宮道家有玉清上清太清以山北有上  
清宮俗以此為下清宮也宮殿甚狹小有皇藏而耐冬階砌殘矣  
未謝前慈大師海印寺遺趾石柱猶存勞諸宮觀唐宋間皆佛地  
金元時七真人出登萊遂尊為黃冠所棲故諸宮觀碑銘斷自金  
章宋時前此未有也慈大師業已復建入天道場說法十二年群

黃冠始之去至今即輩人以為眼過上北為上清宮、湫隘有鴨  
脚而株大四五人圍比之在浮米定林寺者白牡丹在臺上八珍  
異之昔年為權貴家移去一日道人夢復至晚觀菴、出土中後  
新茂植貴家所植枯矣太清宮東南行十五里石脊懸空僅丈許  
下為海八石皆翠螺紋坦平可座潮汐至覆漫其上乃八仙墩齋  
本守冲樂地也是日宿青山二十八日早起見曦輪出嶺光混潏  
波中若揭若長路遠海外天若赤色塔削影下垂者過太平宮、  
在獅巖西阿大山幽麓中宮有碑、字剝落不可認水拭之得獅  
巖記明昌六年七月西一洞曰老君洞有老君像諸真人左右侍  
余甫衣冠拜北一洞曰棲巖洞石刻太和戊辰春三月棲巖洞主  
悟真野人王志心刻志寃明昌太和皆金章宗號想其時宮為賊  
地志心志寃其得道高真也一羽客捧茗碗至貌甚朴意若淡而  
寡營者余曰余慕二學名久意其中必有修太上張佐元之教者  
今歷諸宮觀鐘鼓不聞戒儀莫具丹竈冷寂香篆銷沉勞哉勞哉  
不狗名而失費乎羽客曰吾聞之至人辟世不求聞達萬頃白雲  
自怡自賞九重丹詔莫往莫來儒好顯釋好聞吾教好掩所從來  
笑余曰此位門藏拙語也昔陶貞白之在句曲葛稚川之在勾漏  
司馬子微之在天台陳國南之在華嶽久吾鄉七真人皆秩列終

霄名岳境其生平或應帝王之召赴幽國之請即葬山之華蓋真人雲岩王李常齊本守未絕意人間世也誠如師言至人避世不求聞達亦一自了漢獨善其身實足貴哉任元立教必不如是也羽客喜余言欲掃榻夜談余以同伴先去遂出山宿焦王

莊四月一日自王莊亦折而西十餘里南北山間壁江厥皆平田風和日麗農夫鋤耨忙、爭覓寒足若助游人逸情僻致人生而有之也大勞觀在其前土人云勞所以為勞也溪水引而東至觀一鴨脚勢欲吞天乃數百年物階前牡丹種、觀香滿院南懸崖上神清宮險峻不能登度溪水而西二十里望華樓與黃石

宮對峙宮附北壁半阿余穿石洞盤紆入西山分列如九疊屏南望石門華樓雲霞冉冉、空濛沒滅道人云華樓南為華樓宮雲岩子劉志堅飛昇去宮在元時為清虛觀至大三年封妙應顯文弘濟大師李志常為弘濟大真人本觀提點朱道輝立石三清殿後有洞、西一泉冷、作哀玉響曰玉液泉下西入慧炬院有大藏明朝明肅皇太后所供旃檀香毘盧佛像甚莊嚴乃慈大師初至勞說法道場憶其時凡聖交接遐邇赴而曼陀羅華曼殊沙華諸天悅忽來聽修多羅今殘碑苔封古瓦鼠窠令人心反意冷不雪如來喚麻來地遂出山而勞之游竣余語杜君勞深廣數十百

里處寺觀其處洞壑其處林木泉石具游滴月不能盡余軀非濟歲年直老耄五日來所游皆勞之裏勞之興無與也姑記所親歷於此所恨者游勞不至巨峰如岱之不登五觀嶺之不登三峰乃悵、而歸爾

織齋氏曰余游于勞而知天下之名山皆莫若也諸巖鎮古帝王祭告封禪金簡玉書豐碑巨銘瓊瓊道窅、在也曼平尚矣它如五台九嶷峨眉山廬山終南元慕空同姑射太行太白著之圖經梵宇琳宮名區勝蹟山釋之所棲息文人之所題咏莫可悉載求其大海增吟鞭輟沐日浴月溯沙其下魚龍變怪島嶼紛紜錯

相向豈能得或齊記云泰山高不如東海勞蓋以是也若夫閭粵之樵交廣之間亦有近海之山如武夷幔亭瓊崖羅浮然限于遐方異域蠻獠椎髻文身之鄉柳子厚野云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二勞載于職方實為內地神農少昊之所都典鳩亭前達伯陵師尚父之所囿于吾夫子為象山昭定時定吾夫子久居齊未必不登陟茲山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余于勞亦云故曰余遊於勞而知天下之名山皆莫若也

復游勞山記

余以丁卯之八月浦江公以輯勞山志請再之即墨浦江公曰先生之來也值重陽後丹楓白露掩映山谷四時之游於斯為盛先生得無意耶余曰古人之游關思補殆思覺前之于勞牛也蓋再為以事未果迨別浦江公歸自西而門郭二十里過不其山沿澗六七里曰聖水菴有碑遠漫不勝讀澗水潺湲階下越亂石而上有潭曰劍潭過玉蓋樓人傳張三手所棲地也後從故道出訪厲城書院久廢不可識荒烟草茂而已而過不其山脊至白佛菴崇福寺菴、嘉樹中入勞路也至慧炬菴前所游舍之十里繞出華

樓以前所見其向今所見其皆也奇峰錯、長松護、滿漫上下若人呈異獻巧者以為造物無心不可也入華樓宮出遊東北壁中南折二十里過石佛寺渡沁水五里至聚仙宮又三里至烟澗洞黃冠携蓮花磯、當聚仙宮南石筍觸空舞、相屬此磯所由名也少馬月出海嶠浴、萬里微風蕩之輪光混、不圓而長如綺織裂合新嶺于長空間笑翌日轉而北度磴磴而南二里為奎壁洞又二里為夾路北十里為白雲菴巨峰之南麓也登起望巨峰高于天際上為龍光洞再上為天光洞、外臺海在其下波光沸、名款上及洞者不久也洞在一窠慈大師題詩其中泐

石三字曰慈光洞又三四里為自然碑刻立于仙巖數丈臂坦平溫潤可書秦皇漢武何不於此鐫字作銘不愈于吾明皇唐崖碑耶左右諸峰霞霞層、矗立雲霄視巨峰上愈上者不知其所際周而四顧海外諸國浮沉低昂若有若無前所游歷無不悲慨如登樓觀亮欄頤有萬谷千村微茫隱見于琉璃中又白雲菴左折而至碧仙洞又三四里為響雲峯石文理與他峰異雲丹、起寂寂滅無已時峰之下為碧天洞下為沁盤池沈沈幽邃浪發、上不敢通視樵徑曲及宛轉委蛇反覆類丘剝痕游人不得到至皆作太古鴻濛想矣左有壁窺之如井左足探級不得則石足端

端標、石手攀磴不得則左之手挂、顛、目眩、紫、神情、氣沮、舍之去又十里為先天洞、側有菴曰先天菴道人齊本守天啟中自八仙墩冲來去或曰崇禎時也過此為上清宮乃前所遇也置之復自故道還西去為禮蓮臺亦名西蓮臺化律師塔在焉其西南有法誦諸刹林壁尤美語曰造物忌畫惡益青巒翠嶂深菁迴溪雷作神仙鬼物棲托樵夫牧童往來可爾既出山遇一村氓曰山中自適子萌慶明僧紹後金元時登來出七真人結扉而居者皆羽流西方之學者間有數椽木魚聲寥、也初春而弘仁王之宮自慈大師慈大師以諸祖再來弘範三界通歷名山

挂錫於茲起海印寺當內典東海那羅延說法十二年不具之區  
恍若化國忽有么麼黃冠欺義蘭非此山宮觀存屬不知自何方  
來魔慙大師甚慙大師怒斥之蘭乃走京師上告多宮禁忌諱事  
下旨初問皆無妄上怒稍解慙大師代嶺南義蘭既得志索田產  
及山外民間諸鄉紳有罹其害者久之益驚驚忠肆橫下法怒大  
言且笑且詈曰吾朝上書天子夕答詔諸髡流嶺南諸君其欲為  
之績乎有司恐其禍叵測捕治之付于法慙大師敕還勒建刹命  
開法匡廬而終不忘夫二勞也余喜其言而為文以記之以補諸  
郡邑及山志

李織齋曰余於勞蓋有深緣云甲午一遊及卽墨而還雖不及勞  
勞之外微得之笑今春一至入勞矣得勞之四五秋再至得勞之  
七八昔柳子厚謫永時得縱游諸山水故游記高出今古昌黎廬  
陵不及也然南嶽九嶷未嘗有記、之是子厚於南岳九嶷不無  
遺恨余文辭雖萬不敢望子厚然亦于勞有厚幸焉嗚乎子厚有  
靈當與然自失笑

雪舫記

余友王先生屋山有道君子也。好讀書，得少公家傳，為詩文，不避人結構，酒酣耳熱，對客揮毫，雜諍笑叱，而出昂有長吟自矜。貴人亦莫不矜賞也。家中落傲，居屨亦有子八人，皆學問，各有所司。侯屋山朝夕，屋山鵲鳴起燈下，誦千百字，檢束日所為詩，哦茗數碗，飯數盃，欣然自得，衣冠出樓，賓客置酒相樂，午睡足，抽架上書，朱黃彈射之，展閱古玩，或鼓寒碧一弄，意不在琴也。或過飲，故人家意到即詩，成即書，諸人士壁間多屋山書，工者多，即不工，亦有致詩天然，佳句有出古人意表者。歸而興勃，未已，晚來一過几上，作來朝發起誦也。久之，屋山曰：「吾即貧奈何？讀業臥室，乃結箔五楹，東向，諸子掌翰墨者侍焉。既成，問記，織齋織齋曰：「額何名？」曰：「雪舫。」織齋曰：「異哉！屋山之名其舍也。」東其寢，其扉迎朝霞，迎曦光，宜春而春，艸春暉乃取義于冬之雪何？且舫者舟名，凡舟者用之，即歐陽氏云：「舫曼楚之舟，安而無虞，今列之中衢，得無疾耶？」屋山曰：「不然。吾昔自荆楚，放棹東下，過黃鶴樓，赤壁，彭蠡，彭天門，米石石頭，城魚龍之出沒，波濤之洶湧，為客旅人舵工舟師之洞駭。日余安坐論文，視險猶易也。今老居家園，航楫接櫓，夢寐之尾青山，入烟雨，正藉以發其意興，豪情宕致，或不減少年時也。」

昔之人有言雪之天家，願雪之地，品曠雪之山水，涵漫而沒刊雪之樹，枯白而無華，雪之人目眩、體栗、神瑩、讀書為快。吾之門無熱客矣，不以雪耶？織齋曰：「善，遂記之。」

步嵒湖記

余之至嵒湖凡十數矣至則拜許忠節公祠吊水香北渚天心水而亭尋李北海范太常張文忠遺蹟憶華泉滄溟而先生明月方舟蓼汀荷畔詩歌離、與漁、之款乃聲相應也而暢游凡三崇禎庚午秋偕聖喬孔君靈華江順賢喬孟君奎東弘魏魯王孫壽鑒東蒙公君文侯襄陳君孝先福徵王君米山詢費勒君敦軒吾邑本師張先生瞿堂徐君太拙羅君惺涵春心余兄浮玉先生携尊疊布茵席却綠竹之繁響樂山水之清音太拙唱蘆花拂袖鏡中來諸君子扣舷而和之舉金盞杯傾波心悲歌聲烏、追北海太

清開陽白而載華時值殘秋大火而兩征雁南翔蕭、白髮英、紅蓼相映堤上人共訝曰此四皓去為山而汎中流也詩、餘成訪君子又屬余為記昔顧道元性好游注水經自云生長東齊而吾郡之七級寺五龍口天齊之淵治官之祠萬壽之門莊嶽之市雪宮樓下斗山愚谷數語點綴外不復有好覽之篇余自顧何人乃於蘇湖筆墨數及信與有風生之綠此余之老年游于蘇湖也舍觸暑而來舍館莫定矣、東歸於陰雨濛、中至其地波光如故人事邈更自今視昔自後視今意緒茫、所謂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笑一奚童一蹇足蒼皇自湖上而返故曰步嵒湖記五月

二十四日

常華泉滄溟不復作戍鼓咽空羣呼月出菱荷矣路象帶星迴纖舟寓公院則登北城華不注翠色欲滴射人衣袂詩成諸君子屬余為記此余之少年游此湖也後康熙王宣偕會稽章先生戴菴荀陽城王先生牛石克、山陰孟君遠次徵諸伶單集酒酣樂作諸君子不事遙飛頃刻數十首湖光晶、燈火榮、章先生譙甚曰吾鄉有西湖鏡湖六橋三竺禹蹟蘭亭佳則佳矣不若蘇斜陽流水不信城中勝春淮清溪一帶笑詩成諸君子屬余為記此余之壯年游蘇湖也乙卯偕吳門顧君寧人峰濟陽張君嵩華爾岐蓋都薛君儀甫鳳祥小舟舒放短棹輕舉歌謝康樂漱結綠而澄

己酉南遊日記  
余於南非遊也。春令難。雁影參差。懷索。莫以告人。而曉征。靈寂。度水盤山。不得已。托之。亦情之無可如何者。其數月來。四渡江。三過淮。游。其。大。河。鍾。離。鼎。人。所。罕。居。脫。非。有。故。寧。能。久。乎。所。謂。不。暴。其。情。見。矣。此。余。南。游。日。記。所。由。作。也。休。微。陸。放。節。辭。傲。常。道。將。凡。十。案。七。月。日。自。壽。  
康熙己酉春三月一日。余在法慶寺。東。裝。靈。轎。大。師。燒。筍。相。餽。寒。鐘。恒。滿。諸。高。座。有。離。索。之。感。乃。知。上。乘。神。未。盡。忘。情。也。二。日。如。郡。典。諸。同。人。別。兄。給。先。送。至。東。湖。由。臨。朐。涉。洱。水。宿。朱。虛。濤。漢。朱。

唐侯封國。東有朱虛城。三日。過沂山。謁東鎮廟。尚書所載青州鎮也。其神勾芒。又名勾萌。青帝佐也。或曰。諸名。廟有歷代封禪碑。銘中多巨樹。霜幹虬枝。摩騰風雨。皆唐宗廟物。登大峴。即穆陵祠。常將軍武貌。糾沂水北征記。齊記補云。將軍秦昭宣帝成。將建元中。戰殁。土人立廟祀之。又當時符秦時。將軍名元通。俗謬呼韓通。四日。過馬站。宋武帝駐軍處。即山。復。合。狹。徑。沮。如。使。慕。容。鎮。殿。彈。奇。兵。統。出。其。背。敗。道。也。宜。有。歌。在。目。中。之。喜。雨。過。沐。水。出。沂。山。洞。細。流。而。送。莒。鄉。至。沐。陽。可。通。舟。柳。崇。頑。燕。辰。春。水。側。遇。老人。乘。寒。仰。天。大。笑。曰。吾。美。不。樂。也。余。驚。問。之。曰。沐。載。周。紐。粗。道。

元所注。出吾國中。地。徐。廣。大。家。傳。華。雨。事。及。後。生。平。知。其。姓。氏。少。陵。焉。也。今。三。十。年。問。土。人。云。同。安。死。矣。蓋。東。周。棋。一。流。也。五。日。過。沂。水。縣。抵。葛。溝。沂。水。純。而。天。岸。大。石。林。立。灑。穿。石。窠。聲。聞。數。里。蕪。子。瞻。所。云。鍾。山。不。遠。過。北。嶺。有。古。塔。院。宋。戒。僧。茶。毗。處。殿。壁。有。石。刻。偈。松。詩。孤。根。初。植。易。摧。殘。弱。幹。柔。枝。任。屈。盤。偃。蹇。偶。然。以。散。世。時。人。便。作。異。材。看。余。元。祐。八。年。四。月。九。日。朝。請。郎。提。點。刑。獄。事。程。節。題。元。祐。至。今。七。百。八。十。年。節。額。石。刻。存。姓。名。人。間。文。字。不。大。有。損。加。耶。六。日。過。白。塔。地。震。後。屋。舍。前。地。一。帶。荒。漫。新。港。顧。日。蕭。然。臨。沂。城。郭。荒。廢。夕。陽。顧。影。中。投。石。河。林。沽。濁。膠。野。詭。

慶。寒。食。節。七。日。過。如。古。鄉。子。國。也。北。十。里。傾。蓋。亭。孔。子。程。子。談。處。北。門。有。問。官。祠。像。郭。子。今。為。成。年。樓。舍。守。土。者。之。責。也。是。日。見。洪。船。往。來。漸。有。江。南。風。味。八。日。過。龍。泉。溝。過。慧。雲。印。綠。二。禪。人。自。金。粟。來。得。偶。卷。大。和。尚。詩。九。日。宿。龍。泉。溝。過。慧。雲。印。綠。二。禪。人。才。波。航。橋。蔽。空。而。下。蓋。塞。黃。象。甯。糧。艘。過。習。也。代。鼓。鳴。柳。數。十。里。外。不。絕。河。北。下。相。語。人。云。舊。有。霸。王。祠。蕪。子。瞻。云。項。羽。宿。遷。人。始。築。祠。下。相。輔。其。一。也。重。瞳。拔。山。蓋。世。霸。王。祠。蕪。子。瞻。云。項。羽。宿。遷。人。始。問。使。懷。古。者。得。藉。此。也。亮。乎。文。人。之。澤。堂。可。以。計。哉。十。日。抵。白。羊。河。是。文。信。公。相。因。見。謝。集。亦。四。夜。耳。黃。河。奔。聲。疑。相。國。魂。來。入。

夢竟不成寐。十一日過桃溪邑令魏君辦居今相因事也。開余  
至來話邀入署。橫談今昔。許鶴海內詩家。度山金鑑。委東廬江為  
當代冠冕。如信陵諸豪公子。意氣紛紜。勢路最上。不覺達曙。忘其  
在征鞍前店也。十二日辭君招飲河。與駟陵常君甫之同席。  
甫之余年家。其大八。少司馬公諫垣時。條奏中州流寇。机宜數十  
疏。用其一。不至債。會河堤告成。各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存辦若  
西。十三日自桃溪向泗州。南。湖。十四日抵許家樓。  
十五日過引塘湖。蓋土人引洪澤湖水以入諸塘者。潤十二里。過  
沒顧風心。不。不自。十六日過洪澤湖。西口岸。舟中望龜山。  
蛇師云。下有鎮王支祈井。前唐辰亭。唐辰神名。夏八臣像。三。日。冠  
束髮臂負。雙。紉。苦。大。馬。尊。淮。流。至。祈。亂。之。禹。踏。置。禹。步。作。法。不。能  
治。而。庚。辰。治。焉。通。志。唐。高。宗。時。李。湯。案。部。淮。泗。諸。州。命。力。士。五。百  
水。牛。五。十。挽。至。祈。出。狀。類。青。猿。身。高。七。尋。力。大。十。象。水。涵。自。鼻  
口。出。旋。復。入。而。數。十。里。為。巨。浸。矢。過。泗。州。石。臨。淮。有。大。聖  
塔。製。甚。奇。古。上。有。雲。霧。射。虎。或。口。雲。射。塔。在。鳳。陽。東。臨。淮。縣。碑  
趙。子。昂。書。砌。僧。舍。壁。間。非。宰。官。不。得。見。故。揭。本。絕。少。閱。周。樸。翁。閣  
小。記。云。按。神。僧。傳。僧。伽。入。師。西。域。何。國。人。唐。龍。朔。來。中。國。隸。名。楚  
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建。伽。藍。抵。得。古。香。積。詩。銘。並。金。像。上。鐫  
昔。照。王。佛。子。中。宗。開。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  
頂。上。一。火。聚。數。之。夜。明。出。紫。氣。如。雲。常。謂。人。取。其。水。飲。之。痼。疾  
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化。中。宗。命。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近  
臣。奏。僧。伽。緣。在。臨。淮。中。宗。心。許。其。真。壩。息。奇。香。郁。烈。送。至。臨。淮。起  
塔。中。宗。問。萬。迴。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州。北。杜。橋。破。廟。前  
戰。場。因。思。年。說。本。來。非。宋。子。亦。一。傳。幾。至。湮。沒。東。北。十。里。四。朝。祖  
陵。今。為。灌。莽。步。浮。橋。野。昭。南。山。翠。染。衣。福。山。市。漢。浦。燈。火。榮。烈。淮  
西。一。和。會。也。漢。紀。義。帝。都。野。昭。南。山。翠。染。衣。福。山。市。漢。浦。燈。火。榮。烈。淮  
即。此。地。十七日過高廟。候入西南山中。重嶺迴溪。竹樹叢雜。中  
大小村。映。綠。婦。三。五。浣。花。溪。頭。開。人。聲。如。鼠。避。三十里。抵。古。城。  
十八日入來安。來安古清流縣。西為皇道山。苻溪改菱溪。楊村密  
校射處。駱旁有菱石。刻金故宅。金行密將。合肥三十六英雄。教也  
子仁瞻為南唐忠臣。菱石歐文忠公有記。十九日武子復山延  
余龍尾園看東門李侍郎園。即梅是宗熙寧間物。幹橫地枝最發  
幹上綠萼。隱香倍園中別不復山。旧青州別駕。慎菴先生。子昔從  
余龍水游。為時慎菴在滁。余走字。延之。移復山城。南別業。二十  
日微雨。晚晴。二十一。慎菴自滁至。詒。舊。西。堂。夜。分。忘。睡。語。止  
將抵浦口。黎明雨作。二十二日雨甚。湖南唐書。二十三。雨



世間南唐書二十四日而基閣吳趙史隱山家藏諸西二  
十五而西基復山來網漢唐酌酒論又六似龍水時通夕蛙  
人清夢忽動鄉思作蟬賦旅舍小賦二十六晚霽見定山烟  
出如畫復山指西一峰曰其下莊定山先生讀書精舍二十七  
小過浦山城連亘山谷下垂洪濤自城外望之衙宇民舍中歷  
歐陽永叔云過歸州自船頭見吏座廳事若趾下似可趨而至也  
即此邑二十八日登渡大江水勢舒徐平波展鏡遂口咏中流  
雲靜山如戟兩岫春暉樹若烟句自七里洲放舟而下至龍江閣  
城中諸山錯峙樓櫓汀花溪竹泉閣木院點綴將人是一幅嘉陵  
山水圖往石頭城俗呼鬼臉城建文帝出逃道微泊舟三山  
門二十九日出聚寶門抵報恩寺舊長干寺自六朝來著名  
塔九級百尺四周綴仁王像元雲霄勢搖欲墜而九層十和  
隱現琉璃影中笑佳時永石張立正為余言曾有神如世所畫雷  
翁者降寺中至塔前霹靂大作塔扉窗不閉其中有舍利珠故  
也旁則雨花臺土阜與鍾峰燕磯爭勝豈非以雲光耶謂方正  
學祠悲愴者久之登木末亭咏先繪先木末山頭帶遠阜大江  
望不容如句歸  
四月一日抵天界寺綠山帶郭竹木匝廊三十六卷屋角墻頭從  
有八功德水八曲相通而味各異久塞今復出將有大聖人嗣誌

林傳覽之皆隨意結搆安能移之花山樓殿為諸禪人息桑據  
者攝法席未散也碧峰能仁高座諸寺各有勝致二相步淮清  
橋古枕葉濃紅牙錦瑟麗自天和平真標奇大詩作意想將路已  
迷也過吳王府曰內明祖西吳王所居訪胡栗園山人修篁極  
窮門繞流水戶枕斜陽其人如然不可踰跡矣過朝天宮一墻紆  
迴二里許穹乃得門即宮正南門也內玉清通明神霄洞霄諸殿  
適有司修祠官觀事諸羽人鵲星冠翠葆雲軒步涉罡步令人  
身心驚悸儼虛皇諸大帝在側也旁晉下忠烈公廟墓即在基下  
自謝公墩眺白鷺洲莫愁湖返登北岸入鷄鳴寺為梁武同台寺

是古台城俯元武湖田冊庫艱谷曰曰大內號朱雀湖對元武前  
後兩湖上徐中山墓前有祠像中山白哲而尊不類武人所以為  
開國功臣之首登獅子山大江流練淩淩委蛇西門來滿口  
諸山勢昂首門渡誠富字一大觀也台城北皆人家園亭前輩  
云古寺斜陽流水外游人不信是城中太學六館素江殿甲天下  
兵火後僅餘九礫鍾山孝陵竟為牛羊牧道意興索然由小教場  
度大中橋歸三山出太平門抵靈谷寺周三十里南朝四百  
八十寺第一勝刹松深五里號五里松梅百詠梅花鶴寶誌塔

公遺書 四日 惟自難陽 如墨 五小 署中 晤侯 召朝 宗  
家子自昆 陵 同生 小飲 念 朝 宗 和 博 學 富 人 宗 儀 三 十 七  
而 天 便 其 河 留 至 今 著 書 宜 有 百 卷 何 李 而 後 勝 跡 今 朝 宗  
其 誰 是 夜 聽 河 燈 閣 刺 六 日 門 開 小 記 同 宗 影 字 願 射 鳥 棲  
記 諸 書 七 日 標 翁 大 子 初 度 同 飲 者 為 康 生 早 蔚 生 岑 吳 遠 度  
宏 注 舟 次 梅 姜 武 孫 承 烈 倪 開 公 黎 黃 余 台 虞 稷 吳 介 茲 亦 亦 與  
三 育 威 夫 子 任 銘 鹿 峰 家 君 雪 客 李 龍 客 燕 客 在 出 演 艷 雲 亭 劇  
夫 子 意 興 勃 窳 牽 余 衣 示 諸 客 曰 此 山 左 李 象 先 也 精 古 文 辭 初  
見 象 先 為 會 稽 車 合 可 詩 序 動 心 信 其 必 傳 後 忽 遇 之 法 慶 寺 遂  
訂 交 諸 君 向 謂 白 雪 樓 水 香 亭 寂 寞 視 此 寧 不 改 語 耶 快 飲 徹 旦  
酷 似 真 意 亭 雅 集 時 燕 客 津 客 俱 余 門 人 昨 夕 惟 津 客 興 試 中 州  
未 及 一 晤 兩 八 日 浴 佛 節 拜 吉 祥 寺 聽 因 明 諭 晚 渡 江 而 北  
九 日 兩 阻 張 家 堡 十 日 復 至 未 安 十 一 日 閱 離 陽 伽 藍 記  
十 二 日 至 七 里 墩 十 三 日 過 滌 小 憩 僧 舍 余 昔 年 覓 宿 處 愴 然  
有 柳 老 僧 移 之 喚 復 覽 豐 樂 瑯 琊 諸 勝 喜 同 鄉 事 波 為 公 元 颺 聯  
客 醉 人 爭 元 祐 完 暢 流 疑 是 永 和 年 大 有 意 趣 蓋 傷 崇 禎 朝 時 事  
也 至 開 花 寺 見 大 拙 題 字 筆 勢 蒼 勁 似 李 北 海 余 何 止 以 詩 畫 八  
拙 哉 大 拙 姓 徐 余 同 邑 為 幕 府 幕 軍 有 詩 名 十 四 日 兩 甚 入 醴

心 亭 請 曾 文 定 碑 十 五 日 早 霽 過 金 樵 全 樵 史 所 稱 陰 陵 曰 父  
給 項 月 地 也 諸 商 輻 輳 不 成 蕪 湖 漢 口 而 比 屋 皆 請 書 舍 但 吾 聲  
穿 林 樾 采 石 詩 音 浩 浩 鵲 芳 竹 淒 淒 移 來 可 稱 合 作 否 則 造 物  
可 稱 缺 陷 也 開 金 天 樞 副 相 物 故 寄 款 為 此 老 作 傳 南 北 追 遙 不  
習 其 家 子 弟 止 記 其 免 冠 階 級 教 訓 忠 烈 公 事 便 及 鄉 今 如 矣  
晚 宿 趙 店 入 山 色 四 圍 十 六 日 過 夏 家 棚 十 七 日 過 巢 斗  
岩 閣 高 十 餘 里 度 都 如 鳥 山 中 破 霧 過 湯 泉 出 北 山 下 燕  
燕 上 炎 雖 不 及 臨 潼 華 清 勝 沂 州 招 遠 甚 扁 扁 長 春 嶺 直 指 上 谷  
何 公 可 化 筆 也 叙 畧 云 辛 丑 三 月 余 按 房 即 冒 雨 東 歸 及 巢 北 十

里有水自湯山出號湯泉唐羅隱題詩處呼役汲之可濯可飲是  
地德也而天行矣余愛其潔以清安而煥故扁以誌之是日抵巢  
巢古附庸國春秋時為楚所并楚人多居于此曰居巢又曰居鄒  
漢紀范增居巢人又居鄒人西北巢湖俗呼焦湖水出大江西注  
湖曰巢河又曰須濡口曹操取孫吳必取道于此故曰五趙巢湖  
而不成明太祖采石亦由此湖三四百里中穿腹徑可百八十里  
西直衝舒城六七十里波悍急風少作則萬航無所施矣反不若  
遠旋西北達合肥為便利爾十八日登城中卧斗山盡城十  
五六止東向可愛屋而居縣治半在山每晚霞初起歸帆競渡昔

人所謂百里湖山開錦鄉千家的管弗盡也山有鹿有精舍  
吳門沈飛仲著書于此十九日登雲而望紫雲二十日抵  
店江過陸遜祠遊英少知兵世所指即和服玉室共扶漢節而  
印帝之役敢此梁伯以春秋之例當置上刑而坎、賽鼓于鄉  
人告在州郡吏楚多淫祠皆不享之思余必以避為首晚抵小  
聖本中房于迦毀育操而像作大造德三鼓憤不就挫二十一  
日抵桐城望鶴山高揭雲漢武帝所立南岳以易衡山者也值  
杜鵑花風開數十里在絳紗村隱約上下率皆淨舍無餘梵  
分者僧長住也是日圓宿水次二十二日復至巢二十三

雨阻半塘二十四日北過含山縣宿昭陽伍胥出山過昭陽  
二一含山一鎮江按伍胥渡江過漸水遇浣紗女子潏水在漂陽  
近廣德鎮江在金陵東北二百里去潏水頗遠昭陽當以在含山  
者為確二十五日抵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河前二十七中復過徐二十八日復過朱安二十九日  
雨甚開水經注鈔三十日雨甚開水經注鈔  
五月一日雨甚徐子中來謁共閱陸放翁集二日雨甚慎安  
先生惠安片三日雨少止中別余往高衣四日早霽別復  
山皇道山下牽秋惘然歸終不置乃知高子臨岐教語真為強不

近情也否則勉然之懷甚于痛哭矣抵讀書崗趙中全遇禁祖處  
五日抵燈燈寺藏金光明經迷元章手書慈山師偈其後六日  
抵鳳陽鳳陽古鍾離因曰濠州人曰濠梁今臨淮縣即治縣西楊  
家湖也郡西南十五里明祖所居旁于皇寺又名皇覺寺明祖微  
時剃度棲此洪武癸亥移寺鳳山改寺龍興有御制碑文初款大  
城鳳陽定鼎其地止周圍數十里立獨山朝陽諸門子城跨鳳山  
大半廣修宏麗後中罷而五陵子弟裘馬翫一號曰京兆不啻沛  
豐宛鄆亦一大都會也鼓樓甲諸郎邑前朝中葉曹額萬世根本  
四字后內監以乾沒重譴未几枉矢星見宗社丘墟反帝若華

林園勸酒飛航為曠達爾即南十里仁祖陵旧朝置冢人員萬計  
皇史宬饗殿翼如拱如石獸翁仲紛如市如樹合抱百萬株烟如  
最如中都紫氣盤旋百里蓋指仁祖陵也今才然一丘矣前華云  
威哀之感帝王家為甚信然兄弟茂先七日過龍興寺讀明祖  
御製碑銘文不諱自是帝王氣慨八日在鳳陽飲何貞子寓  
九日在鳳陽晤避山人山人少學儒壯棄為河上將軍老又棄為  
隱人號不冠山父祖解金丹呼吸之術能詩問其姓字曰吾患有  
此身更益以姓名枯矣不顧而去十日在鳳陽十一日在  
鳳陽飲何貞子寓十二日自鳳陽至江寧宿池河關十三日

遇唐盤山行源谷中三十里度仙居潤土人云曾有黃冠能昇事  
有無不可定然獨窺泉幽雲迴月靜清流活、鳴憤聞、如批源  
賦避宜仙人所樂居也值開夫子降衣父老枯香村、相屬即武  
侯郭王諸賢祀典外紙錢奉飯求之農夫饑婦為艱難典壽亭比  
烈笑過清流開南唐劉仁瞻屢性周世宗于此瞻病發誓祖用趙  
中令計自皇道山擒皇甫暉姚鳳從此不復建侯置守滁人使惜  
暉以敗軍之餘以藝祖為天幸而不為仁瞻立廟甚非天理民葵  
之正也抵滁兩野渡菴是章刺史應物題詩西澗竹樹茂密禽影  
參池聯豐樂醉翁諸處方覺黃鵬深樹鳴句不誣爾 十四日過  
浦口西一僧舍三兩層壁江濠、日夜起其趾慙大師書坡老溪  
聲都是廣長舌色山無非清淨身秀整可愛中供慙大師像竹千  
竿花百本呈風拂、鉢盂守之天籟動寂島山流水若向禪人乞  
消息笑 十五日復自浦口渡江入江寧標園夫子處 十六日  
至上新河 十七日在署序周氏家乘 十八日在署閱無姓名  
人集 十九日在署 二十日出石城門自草鞋峽橫江順流頃  
刻直下三十里每役凡四渡江此最為便利兩岸人物如萬馬星  
奔不及策轡微急于北歸而蔡機龍潭金焦銀跡不難旦暮收之  
笑登浦口岸宿西葛城 二十一日抵大柳樹 二十二日抵黃

練舖遇九十老人賈居能挽強弩命中言昔年征水西安宣慰時  
事 二十三日復至鳳陽恩大通橋遇老僧談五台之勝 二十四  
日在鳳陽 二十五日在鳳陽飲何貞子寓 二十六日先大夫  
忌念丁未病甚僅于法慶寺設薦今復行役江南有曠萊祭登起  
焚楮錢哭弗成聲鄉思切、恨不借翼北還矣 二十七日在  
王氏部署 二十八日在鳳陽 二十九日在鳳陽  
六月初一日在鳳陽 二日在鳳陽 三日在鳳陽 四日在鳳  
陽遇益都唐崑林官泗州倅以對簿至 五日在鳳陽飲何貞子  
寓 六日在鳳陽王氏部招飲 七日登嶺望荆塗二山即吟柳  
柳州塗山銘覺身生健嗣日挂秋河風景文章益人神智不淺批  
灯舫向所為之文甫脫茶而東方曙矣 八日在鳳陽 九日在  
鳳陽 十日別茂先北歸渡淮宿小村鷄犬桑麻飲食嗜好大似  
吾土 十一日抵固鎮驛 十二日抵宿州 十三日抵符離集  
宋符離驛也張魏公敗軍于此恢復大志消耗殆盡胃兩宿夾溝  
驛 十四日過閔子山有祠巍然碑刻閔子宿人按史記閔子騫  
魯人又齊州歷下人後父定公記所云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是  
也又墓在范縣范齊西境皆與宿州不相涉詳考載籍春秋宿魯  
邑或宿州偶與宿同名爾過桃山驛蕭縣地有岳武穆祠其支裔

居此甚衆氏三少保駐軍淮西即此地也 十五日自女娥山至  
徐州彭城崗頭復合氣概雄洞雲龍子房戲馬諸山分居大河南  
北歎于此似館三日少為眺覽風雨連濛天閣款暮食皇渡河而  
為放黃鵠樓訪勝隱約烟霧中僅覩旁人指點黃河悲壽如雷旋  
聽旋忘耳無所注意竟未得予霸業青山傷美人黃土二十年傾慕  
到却索然何物魔人私蘇嘉慶不許旅人一瞥眼也噫始甚矣  
十六日自黃村雨中抵浦西大風台訪樊隱者不遇 十七日抵  
南陽鎮漢艇三四引人離落近漢火擊仗揚於踏歌互發似度上  
元節也 十八日抵魯橋泊舟六七里有酒寮茶肆藥市塾舍裨  
人許唱羽人談咏海外浮槎諒不詐遇也 十九日過兗州涉雪  
水過瑕丘東五里入曲水界 二十日抵曲阜宋伯徽郭九尊婦  
榻宿余嘯亭時盤陽徐北山在坐 二十一日余肅衣冠同宋徐  
三子自關里入歷奎文閣杏壇三級殿寢左右亭勝矣宜元好問  
楊真所稱說也像六七中都軍像為真然相遠皆不遠手植檜在  
大成門內旋螺文乾而不枯出此即松柏二三里抵林門享殿  
東宗真宗駐蹕亭在焉亭後子貢手植楷有楷亭西北折過洙水  
橋三臺壘然後宣聖旁伯魚前子思碑仍元號宜改正而為子貢  
廬墓處樹不巢地不剝棘泗沂雪皆西流誠異事也曲阜城東二

里周公廟群公附焉東五里曲阜舊城今曲阜移自正德時徙大  
學士李東陽請也新舊俱魯大城內依神農少昊田趾曲阜凡兩  
建都三建國更賴昌平鄉五父衢以顯誠哉吾夫子為聖人之宗  
學者于賢克齊處多四復語堂不陋哉 二十二日過徂徠梁父  
白雲樓一吞吐出沒疑是六逸草堂 二十三日過旧奉符縣  
二十四日抵土子口 二十五日過荷山澗谷中十餘里水瀉溪  
聲隔別山間之大似在桐城道中抵龍水慰呂仲英而堂得顏山  
雜記 二十六日過大莊晤孫禹年別十四年矣亭樹州樹大半  
已非灯火雜婆娑相向聚散與哀各訴以目始信海外有形語之  
國也塗中回憶竟是一餉無生話人若不知 二十七日抵金嶺  
明 二十八日過臨淄函冬令召餉余東堂出怀余詩數章晚抵  
泮水草堂

鉅定湖記

鉅定余家湖也去舍東北二十里曰鉅定曰鉅澍曰馬車澍漢時  
其地置鉅定縣武帝征和三年躬耕籍田鉅定是也廣百餘里北  
通勃澥納洋女王飲諸水為齊北數余見時曾一至不為意今年  
秋暮一再過出艾荷琴瑟蘆葉中如曲徑深巷忽一閉即則天風  
吹寒廓然無際漢棹往來踏歌互响一村浮中央編茅籬為居采  
菱芡拾魚蝦嬉樂朝夕幾同化人之國吾不知有人世間者竟日  
歸見湖濱廣莫疑是鉅定皮丘馬井城故址湖西北偏所謂馬車  
澍者又河濟交流處望桓台咫尺號栢寢齊先公藏寶鼎者也賦  
騷吟歎首余向時固於莊生之說河伯望洋嗒長海若與經野戰  
朝耶華池大野孟諸之盛因笑而後世錢塘姑蘇樓館臺榭蕭鼓  
畫舫紫綃黃竹甲諸海內爭歌往游其下則此生可以無憾而所  
謂鉅定僅此之衣帶行潦未有不嘆然自嘆者雖近在局賤置之  
且五十年矣迨一乘舟而往按視其故跡舊蘆荒弔以之請齊乘  
水經注諸書知齊景公母霸天下四男五女五丘五栢寢也四鏡  
栢寢海外齊皇賦象已侈言之矣漢武時千乘雄大郡埒于瑯琊  
東海京師尚方純繡監諸貢畫仰給焉鉅定又為大縣其富饒  
華麗當如今之錢塘姑蘇不啻過之史言武帝籍田鉅定候仙人

月餘萬乘旌旗輝煌其區鉅定稱上遊而今之錢塘姑蘇倫于下  
州小邑不能與鉅定爭一日之盛衰久矣奈何其後疊遭喪亂新  
為僻壤而此邦之人皆自安其固陋痺鄙便數千年之名勝巨觀  
輒自聚于一丘一水之下亦物理之甚不當然者矣時其張告北  
軍令吾鉅定與朝那華池大野孟諸復其旧觀為九州之巨藪則  
余之鉅定又不在賞心娛目間矣記成辱逸薛子曰是記也可以  
論學

代李子常舊德堂記

堂三楹告考經魁公所築吾家雖顯貴故無堂有堂自此始蓋吾家服膺傳經養生送死經營締造茶茹苦味之孤以哺以教以比于成人之所也吾嘗憶先人聲咳于斯憶先人之容貌于斯憶先人衣冠書冊手澤于斯爾小子甚勿謂此數椽之構也古之人錫壁而銘之朝焉夕焉先緒後烈示不敢忘也又廣求諸文人作為文誌左右若乞三槐堂銘于子瞻丐孝思亭記于伯生是也吾嘗見夫富貴之家華室邃閣崇簷巨構美矣麗矣不旋踵而隳為墟廢為蒿艸或繫于他人無他皆前人之流風遺响後世不能享就于替毀而莫之惜耳今吾家既以祖德積厚安此華腴吾甚悲夫爾輩之無繼已今與爾輩約仇而弄玩而嬉其無處吾堂舞而悻詰而詐其無處吾堂桑洎泗之筐却濂閩之步其無處吾堂遲宴應而餽其無處吾堂之室雖成于經魁公當經魁公中道逝太學公撫而稚子自繼福而升角而舞象而弱冠日競為恐堂構之莫永也勞于夢寐勤于話言爰笑吾自甲辰來至于今雖未能拓先人之封廬先人之宅區四堵得肯于此于太學公之意庶幾可以無負矣系之銘曰堂之永非丹之飾堂之永非棟之葺堂之永行念祖德勵家造之功千百禱而無欺

長白先生祠記

憶昔丁卯余年十四初應舉子試道出梁鉅東七里見小祠叢木中額長白先生不省其為何人也後屢經其地至己卯夏乃入揖先生像壁間刻張御史大夫公題石云先生姓張名臨字慎與鄒平人隱長白不仕先生所有者長白耳故號長白先生始肅然北面拜之以其高風遠節富與達子慶管幼安為伍可同列國史並享馨祭祭何堪一椽于數家之村農夫媿婦又罔知所以辭走視者新城王太守公葺四賢堂祀陳仲子伏生董子訖文正公去祠不六七里中不設先生像張御史大夫公雖題名亦不詳其本

能享就于替毀而莫之惜耳今吾家既以祖德積厚安此華腴吾甚悲夫爾輩之無繼已今與爾輩約仇而弄玩而嬉其無處吾堂舞而悻詰而詐其無處吾堂桑洎泗之筐却濂閩之步其無處吾堂遲宴應而餽其無處吾堂之室雖成于經魁公當經魁公中道逝太學公撫而稚子自繼福而升角而舞象而弱冠日競為恐堂構之莫永也勞于夢寐勤于話言爰笑吾自甲辰來至于今雖未能拓先人之封廬先人之宅區四堵得肯于此于太學公之意庶幾可以無負矣系之銘曰堂之永非丹之飾堂之永非棟之葺堂之永行念祖德勵家造之功千百禱而無欺

未心宿疑之既請鄒平長山志皆言先生自丘園官祭酒則先生仕矣又嘗作書與元學士明善陳亮顏令之賢是先生竟與人家國事較之適子慶之拒東萊守管幼安之却刺史不大異哉此新城王太守公四賢堂之不設先生像張御史大夫公之終不詳其本末也雖然按元史劉靜修先生因嘗應詔官翰林學士至今容城與楊忠愍公共祠之號容城二賢無少軒輊者而酈原根矩官觀太子左右亦不以其故貶名所謂立園官祭酒傳聞者誤與堂先生不啻不竭之操固彰于當時後世之人心而立園官祭酒未為朝祭之通爵等之祀闕擊柝石門晨門儀封人之流何足以

辱高賢之堅白哉不然張學士公起若張恭政公朴皆所稱名臣  
大儒咸出于先生之門墻奉几文侍笑言為謹必先生有以聳服  
其心而後有以安于應對洒掃之列也而邑名士大夫如林雁教  
百年借先生重正典范文正公等豈有所私于先生而然耶故四  
皓來漢廷不減高山之價却憚混下更終成志士之名蓋先生之  
謂其吾記之以解其後人之惑并告大讀書守經而不知變者

### 墓誌

出邑之北郭三里為墓大將軍墓元史所稱恭輔國大元帥兼表  
翁仲紛、荒烟寒露中難殘而未仆以其時未若漢唐來之久也  
史所載如漢之麒麟閣雲台唐之凌烟閣當時人耳而目之後世  
人碑而銘之最後世人掌故而記錄之皆未若墓大將軍塚何者  
前代諸功臣勲成名顯而歸第出入里中大約如縉紳之乞休  
予告時奉朝請止爾墓大將軍班師奏凱留居京師界其子恭官  
本邑尸前后十有二年堂皇南面而治其鄉人雖執在七品而慶  
賞刑威與古諸侯等此衡霍李郭曹趙徐常之不能得漢唐宋明  
之朝者也嗟乎石馬九盈松楸森列斧房之封隆于天際今無論  
宅第里居茲、莫考即求其一二苗裔歲時伏臘忌奠于其廬省  
不可得反不若焉醫夏畦皂蓋亭嶂之鬼事諸有司之祭典所謂  
祀無祀耳嗟乎大將軍當世祖時奮起行間艱苦百戰圖褒獎慶  
陽羅而戴宗大師夏貴之師配驅阿朮唆都張弘範之幕下飲至  
奏功鐵券金冊龍符虎節俾之世、天子復命學士王翬紀其上  
世功德如昌黎之田弘正承廟碑眉山之錢氏表忠觀碑皆聽風  
雨摩娑苔蘚滅數十百禩之後所謂雖殘而不仆者將化為烏  
有矣嗟乎大將軍有所建立姓名彰史冊猶記日而荒蝕如此况



其邀一時之偉節資依例而至崇爵華秩無勲庸以報國無德澤  
以及人謗聲勢眩世俗即使華堂大厦修于生前玉盤魚灯謝于  
後世吾恐又禁大將軍之不如矣

射鳥樓戰功記

順治十二年丙申秋七月鄭寇由澄海入福州時提督馬公某率  
諸軍討上將山寇巡撫宜公永貴以病告得旨將去矣有會城守  
兵僅二千八百人皆孱弱議者欲去有會退保建寧未畢寇已陷  
閩安鎮起內去省會數十里宜公扶病登陴時城下叛寇警者  
頃刻七八至衆倉皇股栗口噤無人色布政王公顯祚曰需一人  
城可保也衆爭問誰王公以公對衆踴躍謹呼曰是向所稱守  
灘陽者乎其事至今震動是時公中蜚語在按察獄中于是自宜  
公以下合數千百人詣獄啟閤扉出公告所以公辭曰某罪人也  
究未雪安敢與封疆事衆曰事急矣百萬生靈所係也乃強擁公  
館舍諸部署宜公以節鉞旗幟授公、度不得辭乃受事急調副  
將王進號老虎至公自汛射鳥樓最當寇衝無何寇前隊至真抵  
射鳥樓公躬架二砲礮其渠首並勇敢先登者百人寇少却旋揚  
麾以進公免胄踞睥睨上奮火銃斃其前隊師寇敗去公密語王  
老虎諸將明日寇當大至四面繞攻非計莫勝也射鳥樓當西南  
隅土疎惡外高山下瞰城中故備禦倍嚴寇知之又謀汎地寇所  
素憚也寇再至必力攻他所公等視遠射鳥樓處急挖壕內地留  
數寸半容人足穿下濬壕數丈廣三之一寇設攻具俾示懈引之

上、則事濟矣。明冠果大至，四門奮攻，前所挖溝處皆洋收歟。

寒食郊行記

清冠果急登，則無容足。穿隙墮壕中，莽紛死矣。死者數千人，皆冠精銳也。公時任射馬，棲營籬大呼曰：「冠大敗矣！」簡精銳甲付王老虎，自西門出奮哨直進，冠大敗，靡退三十里。會天暮，大風雨，如注。冠意公戰屢勝，驕不設險，乃潛夜暗襲大軍，乘其後行十餘里，間無日斗聲，皆竄盡。集謀入墜公伏中，王老虎先率驍騎截其歸路，大破之。斬首無算，退內港，趨閩安鎮。馬提督提兵至，冠下海，避去。蓋七月十九、二十、五、八月二十二、二十八日事也。秦提督轄地內許益以布衣居其上，當時安焉，恬不以為怪。至今則何如公者，遽其功不上聞，仍繫公請室如故。後逮至京，擬遣戍，亦無為也。或云益都有元大儒，曾依張長白先生之門，尚書倘其後學弟。公言者，今上初立，王老虎晉提兵來朝，陛見奏曰：「前福州破冠皆景臣周虎工功，臣特奉部署，隨行陣，爾至是上大驚，下其事吏部復公原官，會當事尋憐畏忌，公者竟降數級，補青州道僉事。」

子固不可以崇卑論而縣戶去尚書視布政不甚遠，亦儼然列其前。何哉？西漢城北熙熙，台後出北郭，至寧儀古刹，視寧園為西寺。寺門內右階側有朱梁間碑，朝儀即官麟台，即事掌太后御集樂。安任知古撰惜吾邑志，未收入，并知古官爵姓名亦不載。仍折而南，循西城外過倉頡藏書台，登魏思齋亦園，與閣隔是日新晴，泥潭士女鮮踏青鞵，赴會眾若岑寂。余謂拉石林亭園水清，晨入高寺，初日照高林，句坐仁王殿，后老槐下談海內人詩賦，登輿閣眺遠山下，瞰清溪，魚子微茫，雜碧沼中，桃花霞墻，流鶯繞樹，諸同人笑語為歡，耽詩交錯，觸緒未筆，無留者焉。子介石更作暮春圖。

堂必蘭亭修禊勝于此蘇後在寧國寺者練子石林僧文然在  
滄上村者張子瑞思在亦園者睢陽孫子次源蓋都馬子介石此  
邑魏子思喬朴菴丁子善長余兄浮玉得石碑文二海棠探春桃  
杏數種寒食后一日記

竹林寺記

中夏之九日余自法慶北歸織水至漆室女家迷天道走烟樹中  
十餘里竹林寺也寺介東西道旁即往來者不得至無禪智可參  
雖列志東恒置之弗問也入寺家一數僧聞人聲從籬落間出蓮  
首垢面弗能作禮視其田地則廡然大碑二苔蘚剝蝕皆碑陰無  
字識數老人向余曰寺在宋元間為大刹竹數畝夾寺左右故以  
竹林名萬曆初村人魏觀察濟新之游人請過此表瓦后愈荒  
寂相與歎息者久之祭嘗南之與會西之泰隴東之三晉而河北  
抵瀛海蘭門諸大梵刹如雄陽伽藍者皆蔓草平蕪荒陬斷壤按  
圖經索之而故址無一存者况茲歟禪棲寔在僻壤何足為有  
無輕重即內典豫章之巨廬浙東之天台山石之五台皆有竹林  
寺而五臺寺百里外見竹亦周布三塔凌空迫近之無所有人云  
文殊瑞光示現由斯以觀昔宋元時號戒壇古德所依止魏公濟  
得徘徊俯仰于幽篁逸豫是見之於百步外我輩今日則迫近無  
所有時也相與大笑策杖足凌洋水宿楊家邨

想菴記

今監院有大師余十餘年世外友也每謂余曰吾欲開一菴中仁  
王殿一前一殿供常大將軍后為堂供大士別為二齋一貯書畫  
一享賓客一靜室宿臥其中一香積厨一行者寮舍因住房垣之  
外為禾場蔬圃田四五十畝典三五禪人鼓鐘木魚朝夕誦佛號  
終身為祭日鹿、麋、鹿中不悉何時可得付之一想而已余遂告  
師曰師欲了此想乎不了此想乎了此想不如不了此想之為愈  
也師謂吾家桓台之北故縣固里李謙延鄉侯旧踪在焉築菴其  
地挹錦秋之湖光對苑牆之野色伏矣倘師轉生他想焉曰業已  
出家矣此吾家也本可居通郡巨邑知識衆多于大刹之旁築菴  
以居日閒所未聞見所未見快矣倘師轉生他想焉曰深山空谷  
水邊林下禪人所宜也何戀繁華為富卓錫荷杖遍恭名勝如晉  
之巨壘蜀之峨眉越之天臺吳之九華中州之太室少室齊魯之  
靈岩二勞豫章之匡廬杭之西泠蕪之具區楚之九嶷三湘粵之  
羅浮結茹于其間快矣倘師又轉他想焉曰昔之人席帽芒屨百  
城烟水木樨蒲團跏趺一室各愜其心適其願不相謀也今吾所  
處法慶與臨淄之廣化皆營和尚在焉人天皈仰道場也諸大知  
識諒不過斯舍此而圖彼遺近而就遠不亦勞乎故師了此想不

如不了此想之為愈也了此想復不了此想是所謂徂公之羣朝  
三而慕四慕三而朝四也育大師曰命之矣吾存此想東南西北  
至不可紀極之地皆吾菴也可自署曰想菴今之后當稱想菴師  
衆禪人曰如是如是

王青來先生傳

王青來先生名清孟益都人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公孫也少  
有異慧好學性坦易廉介補諸生試有司皆高等鍾尚書聞而物  
色之先生曰鍾公端人也當以文就賢遂謀篇進鍾尚書閣大器  
重之及見即席奏屬洋洋纓纓千言頃刻下乃驚而喜曰補正  
平溫飛卿堂過是即與孫大學士文定公高侍即同列一榜兩公  
伯聞中卷先生曰教也文易為欲懲此而就彼易矣而赴改絃而  
鼓來科主司當別有所好尚竟況是哉衆服其卓見高致甲申冬  
題冠至即先生倉皇負父母避匿山谷曰吾不畏寇畏在以吾父  
母耳康熙初以恩貢官。丞值大校里黨以子不寄先生家者乃  
給其飲食歲量始遣歸先生患暖麻能飲食者。日危甚先生忽  
謝諸匠命掃治庭宇注器中淨水焚瓣香曰當有異潛至家人惶  
惶曰此何為者無何一僧果至貌奇醜猙猙額兒物時先生子海  
四歲在床脚不敢仰視僧撫先生臂謂我來汝病當痊也胸南山  
是我安碑處遺一丸吞之麻立潰而愈先是先生夜半忽自語曰  
我適至一佛刹入大殿微明如昧真時僧改生誦嘛利耶三字一  
僧起謂汝不。至此赴之去我即往視汝即其投藥僧也後先生  
遍訪胸南山中奇不見踪跡嘆曰今始知恰達國師事不虛也國  
室時先生因兄上祭公均難江寧叔兄侍御公拾西粵先生偕之  
秦淮至公祭公盡節痛哭為烏累日夜不絕徘徊西塞驚州莫愁  
湖雨花臺流連景物悲弔江山留長干聞侍御殁于官存全難作  
雁行伶仃遠無意人世間藉詩歌司遺詩益工傷火祭侍御兩公  
句又那知此別離群日即是今生訣絕時諸同人慘不忍讀也先  
生歸而病微居東郭外即錦節堂課耕耘以給老母朝夕列圖史  
鼎彝茗枕荷花種種竹坐卧溪邊一小橋頭洋洋閱取寒碧鼓鼓  
接外人生來聞之輒往足而聽曰此王。先生改古讀業處也孫桐  
國高侍即寄資顯每向同人存問先生終未一報謝曰吾不習與

之祖兆先生博經史詞家集尤精于詩有游華園中詩入唐人  
堂與子淑學問善詞賦自童上時知名即邑有柳幕館稿猶硯  
草

李悅幸曰余上時讀諸誌乘習尚書公立朝未幾悉後見火泰  
公仕宦時侍御公諸生時與之聲氣往復其詩教制孰皆得卒業  
其後而公皆拘于難益敬慕之至

本朝與先生遇雪宮之市盡見其講行事所著業簽不負尚書火  
泰侍御者也火泰侍御奉召命而死先生戀老母以歸一門之內  
忠孝兼為尚書公所貽謀遠矣吏藝文吏充乎其有德之言顧  
不重與顧不重數

諱淑者春清先生也余殆得見之茲文足當王公世譜重數  
先生可以無憾矣

于隱名傳

甲申李自成陷京師於後有素諸生者七人其最為于隱名先生  
先生諱承庭字名騰號文達居於陵南郭弱冠補茂才第一為文  
尚氣力不作凡靡語習學王公字李公喬所特識咸國變柳項中  
避去卧南山下鄒平即中張公扣其扉為題其室曰地多靈草木  
人尚古木冠性孤潔不喜趨貴顯常持一圓結二節希焚焚香引  
盤水自酌有諸先生者問先生悶乎先生曰有仲長子光柱立即  
來吾夢寐間弗聞也讀書司鼓晚年獨喜杜工部卿卿舉其句無  
脫漏者知己至暇若默對而已獲小兒痘疹秘書遠近願以全活  
頗有著述擬棄之曰工不工自有拒諱吾無與也先生初不欲就  
帖括外形體以理自達迨父命年十七始章句自著有痘疹庸說  
集一春年八十終于家先生後貢生雲翼亦國變時罷諸生堅德  
不仕在七人教中

楚史八曰史仲長子光交東卑瘡無言杜五即隱陽羅五十年不  
出戶日據隱陽趨避書和臣藥以活其鄉人先生若舍符節異哉  
湯德弗耀其行其志而同也遠趨脫然亦可以見不爵不澤之樂  
矣

鄧守丁公傳

丁公諱曰勸先字公東受知少宰隋初顧公為吏化字青之諸城人其先世家涿州北遷五世至卿賢公諱緯者生贈公唯薦以子貴封承德郎工部主事贈公少修古人行其孝父振存任使即國多振之卿賢公處其禍巨測害財貨為賄既就還贈公百計脫季父難歸邑自此賢之曰是可為補子法也後常有顯者無何舉郎守公即守公幼有異質補茂才學甚力其叔父侍郎公大奇之曰亢吾宗者某也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襄陵令時公年方火習簿書如老吏時寄以羨金進公縛笞之曰是盡襄陵者置之法邑給諫某貪而驚其子堂殺人公捕之坐大辟給諫即公刺骨中斐語遂例轉南工部主事督蘆政會福藩顯皇帝愛子也請蘆田為湯沐費上許之公持不可遂具疏其畧曰福藩先昭令德首將各省糧養土田疏解其平逋通臣民已於入洛之初慶全聞之洋溢矣矣所寄於蘆地之祖銀必欲分額解之帑藏以自益耶蓋蘆地濱江滄桑慘變小民不時告罄告補州縣不時大灘大淤一經福府管業而遷涉無常之洲灘可載為冊中之寶穀乎又遇衝沒逐流而散可一問諸水濱乎且永佃納債者雖非恒產實有足賴一旦而為福府之王莊是消丈隱占之日有洲有租而因以有

債交冊官業之日有租有備而拘今無洲矣哀窮民債不可逆洲不可覓不有涵淚以添江流之溢者乎此豈非官業之初憂在無謀官業之後又憂在無氏乎其在福府今解蘆租賢於解賑養國家予福藩以解蘆租之名更大於十福藩以受蘆租之寔也疏上上知其不能奪乃止先是福藩見公疏大志眾皆為公危公移書長吏等曰側聞大王靈天貴盛德引大體前辭恩養土田疏中外傳播莫不謂河間復生東平再出雖大王之賢明絕世俗亦公考輔導協贊之功也今忽自行請田跡涉要求此皆王左右有姦如羊勝公孫晚之屬日夜教王侵奪官物不悅以司使其身畜而不與王之格守成憲流懼澤於無窮也今大王享大國據大宮服與危衛租賦錫子倍諸藩而耳目玩好後庭下陳廐馬之充盈土木之繁興日竭大官內帑水衡錢不費工所以養王者至矣即秦晉周楚諸大國所未敢望也而更求蘆州四葉甚盛之蘆州者何高皇帝之所經營也高皇帝教群臣曰沿江田數萬頃以供城垣役工之役以備乘輿器用之費以充宗廟犧牲之需命大司空尚書郎一人提其事比之上林樵採者禁陰占者誅絕不期不願者點城旦若為令列聖未之有改也今大王忽取為湯沐地旬月以來皆言王羨東南財賦欲因蘆洲馴畜水利欲因水利馴畜漕儲

勢不至唐阡連陌銅火錢山半天下不止也前正德時秦蕙求本  
有端地輔臣梁儲立殿之以為無將之漸今大玉國中洛喻教千  
里而求高皇帝不封不錫之田詒曰賢器不謹則怒而叱之倘上  
一旦按制審察王制父悔皆深自抑損公昔其何恃而晏然無恐  
也梁孝王初非敢侮天子也將以太后寵寵太甚求無不給請無  
不遂而其守相丞尉皆將順其過盡逐其來而不為孝王千秋萬  
世之計也公等獨不見楚世子遠廢人之事乎某前拜疏凡所以  
為王也不然蘆既入王策罷歸朝廷東西而北惟上所使也敢專  
蘆政以為職哉獨是祖制不可紊成法不可移國憲不可干寶玉  
大弓繁纓曲縣時書於春秋為世大鑒某甚為王惜焉仲舒位被  
皆古人請公等句擇之王覽書大悞事逆敗晉兵却却時氏有募  
化犯禁者幸立枷市中公罷之晉保定即守保定多中貴人恒恣  
睢特有所乞請不應禍立至公駭然不為意中貴人與甚輒以意  
旨誡公曰細棉兒何作短長會大計已書公上考璫卿之註誦藉  
公拂求歸事贈公散大欲分家人康康厚收孤邑有在後居公公  
正色曰此燕堂樊政也東武將不堪矣后果如公言公天姓高舉  
有司干旌至其門曰是烏用此僕者為堅卧一不應至邑有大故  
輒憤歸歸議論風發爭辨可否為夫挽之弗屈也后用巡方薦補

路安推官中子分聞所獲士多為名公卿有疑程文行于世者此  
工部主事推南新稅悉屏諸請謁署南武肅王故宮多崇見白髮  
一老人公曰爾豈明湖兒乘五代主一州乃驚怖吾家人耶叱之  
去旋丁贈公報三年銀不見其齒聚宗族子弟謀恬恬業時如雲  
在諸生公特賞異丁卯果魁禮經第五人一如侍御公之器公火  
時也服除補戶部監兌獲松餉以勞物於官置室無一錢雲間李  
公以其太夫人招贈公送者萬餘人皆注下終日得年五十四後  
三十年邑人上其學使者公得榭卿賢公享官場焉公尚節儉  
過諸子弟啖肥衣鮮芳輒厭去公居家十餘載不問諸家人產朝  
食至哺蕭然一卷而已讀古今史務平持不喜為異論語訖於寒  
瘦士多所汲引子噲天下士博學善詞賦孫石城介然有守君子  
也余聞之先大夫曰即守公之忤嗜歸也自是列仕籍者多依違  
取用浮沉無所益於世豈鑒于公而然耶若公者宜君子所此小人  
所戒也說謂公不幸遇中貴人一挫不復振豈然哉抑下惠云直  
道而三黜公三黜矣而亢峭不火望由北觀之用違其時勢然其  
職守公所懷慨而引避蓋所稱難進易退者非耶語有之危辭者  
屹群辭者怡次公生平可以觀世變矣或曰子不語怪至人無所  
為怪也余于即守公署武商王故宮亦然



箕仲子傳

箕仲子名昇字瞻先歿都人尚書端恪公玄孫明治己丑進士漳  
平知縣公仲子也箕自尚書公清政家貧其子孫無中人產后漳  
平公卒於官愈落拓仲子少讀書為諸生常忽忽不樂曰即令我  
仕宦數十年富貴頃刻爾棄去學太上去元之學休黃庭內景真  
人好讀書屏絕萬慮端坐胎息如有所得一日招諸友人飲席既  
設仲子作想此時有蓋巾黃衣道人來與談為快哉而友人某至  
蓋巾黃衣一如仲子想中仲子曰君何處作道人某如是不答友  
人某素與仲子論出世法終日不倦至是輒默不語但微笑仲子

父眾客皆疑之友人某先到去仲子疑愈甚跡跡其家其子云吉  
父出教日未歸家從無所謂蓋巾黃衣道人裝也後旬日友人某  
來訊之曰我未嘗抵牾先家也后囑先至臨胸冬月見一人半衫  
臨足至創設無寒燥狀隨之出忽不見仲子目謂有仙緣好愈篤  
初試爐火即自煖吾家素不事財貨胡乃為此縱黃金可成非吾  
所願也平居說諸仙人故事勝午足作冲舉狀眾嘆之仲子曰會  
當見我在芙蓉城交仲子善画山水竹石花卉鳥獸蟲魚無不入  
秋尤多人物至神仙鬼物劍客隱士宛若虎頭龍眠人爭好之性  
朴直急厚見有不合義者面折之人亦不之過也表偶不再娶人

動之續仲子人曰吾必待似馬丹陽偕孫不二劉綢偕夫人始  
可仙耶春田五六畝養老母有子依其兄義先義先能文詩賦即  
名士也弟瞻先精嘉陵工坐隱

論曰嘉靖朝端恪公以理學名海內與姚江餘子相發明即馮大  
宗伯文敏公鍾大司空公朱文公冠公皆其及門也漳平公吏治  
文學表表人群蓋世而儒者也仲子顧獨好黃老厭塵囂慕真  
人海上愈益信韓昌黎有拔于澗不妄云

夢中曾吃胡麻飯醒來畢竟不是堪

馬先生傳

馬先生名魯字仲昌直隸雄縣人原名之而子新元之號胞弟也  
大為諸生自警立不專帖括業擅詩書孫元微君之門會開受先  
生散家金其牛酒召里中豪子弟曰君知我高皇帝恩乎三百  
年社稷為君或所微君猶父也義不戴天今欲結一隊戰死軍中  
百人不得田撫乎徒死無益也得三千人鼓行北伐望清大創  
寇寇披靡而西先生曰少舒吾憤矣遂罷兵先生念家中落無所  
莫於世免諸生時微君隱蘇門之夏峰佳依之久不歸遂徧游江  
南北最後至諸城登琅邪望大海欲舉安期生瓜夢遺跡既而

先生生不一問里中事答叩之曰吾逆緣性運料理歸根不服為  
兒女子語也但宗祖墳墓勞吾弟耳先生室無書仲長子先傳樂  
至論里詩五意歌往來胸臆間而已先生所著有春秋四傳辨  
證善琴作琴譜今年六十七元者丁君夢白精詩賦先生曰吾之  
伯父無人也樂與之游奕  
外史氏曰獲子瞻起然臺記南望馬耳常山庶幾有隱君子隱語  
爾乃驗之五百年后馬先生習仲也誠哉使王師不西自或不暇  
亡先生曰衣冠死持鼓問矣由此觀之子瞻之言亦遠中爾

自悔曰吾儒者舊師獲門庶几為山中人左揖遜子慶左揖管幼  
安足矣小築九仙別墅園麓海鄉先生爭詣其廬藏書青家更嚴  
事之吾弟雷由與魏亭張遂微石氏子云向峰諸昆仲洵玉蘭思  
徐翹楚趙壺石聞九仙后嶂名卧象山先生每過雷田諸人詩  
歌謠皆先生獨翫然問一酬應則令令獲門諸也父之先生曰吾  
無家矣旋棄所棲居戚氏別業有適菴僧舊王孫也住大珠山來  
與先生交談世外事還編國芳政秦臺漢廟大痛哭人莫詰其故  
也先生與梁公秋為性命友公秋歿南中先生徒黃教千里赴其  
喪先生弟曼傑之謫名士詩賦聲滿天下來邑令孫公幕中省先

竹與傳

竹與者吾友劉翼明字子羽家柳陽上版市屋搆用一區種竹

嵇置夙拂拂或瞰家園萬馬飛青振木而爾手一編或見之曰高

萬竿隱起其中無所未於世故人稱曰竹與斐大負異海八載時  
夢人創其心入一錦囊而慧日如其父為洛南令斐隨之官登高  
門弔大史公遺跡曰丈夫當如是矣歸補諸生是時名士丘子如  
子康陳本公戴賓廷丁野鶴與斐結文社號東武六問斐若有斐  
連應有司試不就專攻詩吾鄉詩司華泉滄溪謝山人后不復馳  
聘中原而天下走公安竟陵公安竟陵敗天下又走雲間虞山詩  
家絕統數十年斐憤合空同大復弇州滄溪縱詩添濠日進斐  
不大可傳哉

數不得志有司落拓無聊洛南公官時最廉潔不持一錢歸斐性  
又個懷豪宕非顧家人產愈窘終隱海上士大夫往訪非曰文字  
斐不出出具伊蒲草堂觀譚今古風雅猶涉世事報勿勿就性否  
則拂衣去會余族弟澄中重子能辭賦斐引為忘年友多所酬唱  
久之澄中詩大譚公卿間亟亟通斐姓名著述滿江南北斐父之  
斐聞大志曰吾以月為勳李君通吾姓名著述滿江南北斐父之  
見其猶介類如此斐雲慕陶靖節徐孺子為人曰唐陵石頭湖彭  
蠡湖口却陽洪都通里人有官其地者欲資斐斐笑謂吾豈效司  
馬長卿游臨邛投之地而邀斐既與世人絕來夜月陞卿卿絕頂

馬長卿游臨邛投之地而邀斐既與世人絕來夜月陞卿卿絕頂

徐文長傳

徐文長名渭號天池晚自稱青藤老人又隱名田水月浙江山陰人父德好學出遊入貴州平越籍以舉人官貴州府同知其兄路亦貴州舉人隱不仕文長德廣第六子母早死事嫡母太宜人最孝大宜人憐愛之常曰阿六純順他兒不及也幼異慧攻制舉就試於有司三第一所為文吳越間無與偶者屢大比試文長亦厭之曰青木逐隊就有司吏人呼其名字舒元與尚以為辱憤上貢士書况某即前赴試以父母教耳今吾父母緩吾不復為諸生矣乃堅辭督學許公蕙百計留之不得也為詩教古文辭吳越士

恒大號呼以鐵錐貫其兩耳血脈偃然詩文益工自為有墓誌銘張氏元宮居元柝力出之文長作前破械後破械賦人皆謂使文長不下獄寧有此耶老益貧渡江淮北至塞上其知人吳尚書公免絕督宣大迎之署中時有薦辟大用判吳公欲奏之上謂前白虎表寔徐某所為可立獲釋職文長謝曰某欲官寧後今即且胡公遇我厚不可露才揚也以暴彼短也錦衣經歷就公諫以直諫成宣鎮乃結華人像秦檜引公射之分宜怒逮繫之京論殺之沈嘉宏好賓客至是盡散去文長獨左右之以其與南歸文長輒難髮衣紅納衣坐蒲團上一黃犬鎖守之或詩教或字畫無虛日皆

大夫咸敬慕之時胡尚書宗憲提督浙江愛文長才名三聘而後至胡公為朝廷東南重臣性嚴厲藩屬監司伺顏色無違言即守令皆膝行長跪白事文長葛衣烏巾入署客坐縱談天下事胡公初亦不憚知不能奪又乃安之文長下筆傾刻千萬言出胸中不襲古人一字胡公倚牀紙尾而嘆謂文長之不避權貴傲視自如如有以也定海縣獲白鹿文長代胡公表以進上大悅謂宗憲能文如是乎後復得白鹿再代上表上擊節謂宗憲文如此朕素不知俊東南事平后當召入內閣矣後文長徇胡公以冤罪死中疾發狂誕其婦有私乃挫殺之下獄論死莫為救者在獄七年病愈甚

絕工諸名家弗及也文長好道註泰同作中論三篇皆前人所未發青州新樂即王載至好輪墨圖而津請之至青日徘徊雪宮環門大有所著載至以千金為歸裝文長慨而却之止持一甕磯硯謂他日以此物相憶爾時濟南會州主文壇後歸大僕某敗曹文士人多起之文長皆不赴一日董得陽學士以文長詩文示茅鹿門鹿門大驚曰今安有是耶非吾友唐荆川不能作既知其為文長乃大慚去文長以詩文踞諸有爵位者上諸有爵位者皆忌之文長性簡傲又不屑與諸有爵位者游處故其所著不出於吳越秦酒陶望齡文長同邑人也為作傳頗言其短文長死望齡以

其本意之區置不復為理矣吏部宏通遊入越得其稿拜而讀之  
又為作傳名始聞於天下死年七十三所著有文長先生集青藤  
前後稿

論曰文長自言奇於字字奇於詩詩奇於文余以謂奇絕製無  
所謂優劣也文長落拓不已至於憤激憤激不已至於狂疾造物  
故以之周阮俾其所著業峻峻諸公卿上金天下後世不得以名  
位論文字短長也造物亦好事而奇矣文長廣學子事苗太宜人  
稱純孝亦出於天性而然校才者每謂文人無行吾豈信哉吾豈  
信哉

文長生平周望傳之中言其所短后袁中郎復為之雖華瞻勝  
而作然以辭掩事文長之本末終不盡顯余來鶴園得四部稿余  
川盧史搜傳承其字句募史漢太過名為論次因以及文長也兩  
傳俱不同原傳一字日記

盧大學傳

盧大學名樞字允一仲本一字又本直隸大名清縣人世殷  
富稱河北大家大學少負才讀書一過終不忘父為入贅大學教  
應卿試皆罷免輒自憤曰命也吾不復與科舉矣家多積書皆人  
所罕見大學縱讀之時時為人稱說即商學莫知其出愈自負也  
從獨家大飲醉弄酒罵座當其所得意下筆千萬言立就諸人士  
雖憚其狂而亦慕之特色金將姓貴州人以火年進士性刻核深  
忌姓名法家言願交大學大學亦願結金為重謬為誰甚大學  
有困亨甚鹿全與大學約往遊之大學勤洒掃治供具語諸同人  
曰金君當過我家至期金以故不得至改他日大學勤洒掃治供  
具語諸同人曰金君當過我家至期金又以故不得至大學慚往  
揖金頗責金負約金稱謝曰簿書吏日諸務叢集多不能踐約幸  
君恕之至某日當謝諸冗務必過君家不煩君再為折簡也大學  
乃愈勤洒掃治供具語諸同人曰前金君為我謝負約說甚慚今  
日必過我家乃與諸同入入別席小飲謂諸君幸勿去以復金君  
來也大學謂茲欲可通宵設梨園三部更番疊進已而日仄不至  
大學曰金公堂事未竣當即來也已而日哺不至大學曰金公堂  
事未竣當即來也至更漏起不至金故衛退矣諸同人告去大學

大備噴噴寓輕薄見辱我至此全撤供具罷鞫因閤門就寢久忽獄中上建安王書以不朽空不幸哉豈不幸哉  
報令至大學稱大醉不能具賓主禮請改之他日令大怒語諸邑  
人諸邑人素惡大學皆曰是常見公詩賦哭而唾置之他者令愈  
怒日夜思所以太學大學終不謝過無何太學後夫張果伏麥盆  
中太學以其盜也撻之果大醉語不遜乃愈撻之旬日夜壓於墻  
而死以告令令摩足喜曰是常侮辱我者今得以報矣論太學死  
下獄會其怨家蔡某為獄吏承令風旨亟欲撲殺之士囊及其頃  
太學醒大呼號蔡乃匿其囊去乃作函鞠旋招賦東昌人謝捧聞  
而傷之走京師哭諸貴人家訟虛生冤丹其賦以起諸貴人憐之  
屬巡按殷公具於院案不即決在獄七年邑令久迂去吳人陸公  
光祖謁遂得滿令曰幸可以解虛某獄笑至則更憂書成論免薪  
三年太學既出獄家益貧謝捧時為趙王客教以太學詩賦獻之  
王召見賜多金置酒為上客既酒醉又置其座人人爭避之太學  
意不自得乃辭趙王歸所賜金多付之娼娼酒舍笑后王公世貞  
治獄大名命將令搜太學所著蟻蝶集若干并想當然諸劇本  
論曰王公世貞言太學未沒前一截妻死無子女二外母不嫁無  
人知之其生平微世貞太學亦不顯也嗟乎太學不遭邑令禍  
不作不繫獄論大辟文不工其諸賦附印陽獄中上梁王書江淹

盧文校獄七年除文長亦七年孟子稱諸收行文王改七年  
為政於天下其年歲或相符耶

松蘿仿田實澤里信此集中亦作此  
富盧排案卷份榛富生 此陸士奇四月楊  
甫記於讀書後

監察御史孫公傳

公名必振字孟起號卧雲青州諸城人少惆悵有大志不事章句  
俗學童子時為邑令三原奈公所試拔第一曰他日名臣也補諸  
生崇試高等入本朝順治丙戌舉於鄉戊戌擢進士授懷慶推  
官時朱公昌祚撫齊直隸山東河南訟獄煩多大平委之公或以  
偏考為言朱公曰吾固知其偏考然非渠莫為理也舊時督撫斷  
獄問官以其意肯定復書公持不可督撫莫甚公毅然謂我論情  
吏守法至尊不能奪吾敢以獄報重狗上官即督撫初不憚久亦  
安之武陵人李某某家頗饒大豪吏某與即極張某利其所有陷之  
大肆獄成矣公察知其冤力開之公行部時武溫兩縣全獲之多  
金公正色却之戎勸公發其萌可立致尊顯公笑曰吾不以是集  
好爵也監免小雅漕報則二千金公曰貪人為例奚可從也金華  
之勸於石奴人某倡言惑眾有司皆動搖莫敢問公曰妄男子乘  
牛車大言吾不能效禹不疑手得其情寔置之法焚其冊餘釋免  
全活數十百人真定令譚良民為盜公請盡釋勿罪督撫謂獄重  
大局敢任之乎公曰縱有事某當之不赦以累公後獲真盜乃河  
間劉提鎮兵丁也濟水原濟源縣西北公教邑令束某開渠灌田  
數千頃丁未改澤州陵川知縣至有禁耗金前起運惟免苛煩盡  
除崇官舊在邑東郭宋金元初有狀元七人却又志公經出其中  
後移城中遂四十餘年無登嵩者公仍復之舊處朔望日開署舍  
課士日七執問防與大比無失異公門人牛介奇以子知捷去陵  
川在山絕巔僅一井深百尺始不及泉邑大苦之公於西北隙諸  
而鑿終丈餘泉湧出清冽邑人名孫公井澤州則出獨獨高平一  
邑順治初均派四邑大項撥公申請以歸高平邑前全苟鶴鳴秦  
中人以疾歿於官所遺庫帳二千金為邑害公設法徵收苟樹車  
得還里行取為河南巡監察御史首疏筆漕糧陋規歸并免地以  
壯欺隱清冗員諸款上皆嘉納之巡北城百杆棍包攬世豪私憤

知月憲要略頗問他時公補宰執問於此名博學名儒非僅如唐  
之博學外辭專以文章為事也中外臣工因顧守舊乃多舉有名  
位塞者公曰是安可為也賢在下而微諸上才在野而求諸朝  
使及古好文之士潛伏草莽於上聞非皇上意矣乃薦本邑寒  
士李澄中御史授官翰林檢討與七奇齡尤同諸人等且無德色  
無市容其以人事居之意不減狄梁公張說公真宰相才也人奈  
何以名御史限公哉公方額大耳長幹脩眉好賓客喜談治世典  
章於國家大政治無不考究年七十正衣冠慨然而逝子人皆  
能世其家李煥章曰某去年憂見公於所築之新第雖病間盡盡  
談行軍國事蓋所謂每飯不忘君父者也論次余古人辭欣欣色  
動終日不忍釋向余曰使吾乃在朝清華之選豈僅一涓清耶公  
之好士好文如此

鶴亭張隱居傳

隱居張先生姓吉字惠迪號向華家古諸之北故鶴封而隱此於  
孔巢父之竹溪林和靜之孤山稱鶴亭隱居從其志也隱居生純  
慧讀書自得其父從其父教授公徽川府教諭時作曼歌聲教  
授公細於之皆述古歸去來意也及教授公遼晉藩諸門人勸駕  
威隱居教意即隱年歸隱居既補諸生受知學使者錢公振青即  
第一教授公後值海內喪亂無意人世間縱讀墳典丘索諸書尤  
攻騷賦霸天雪夜赤氣黃埃卿卿雖鶴亭松蒲讀焉出則隱居伊  
吾聲也亭設魚光神放仲車焦筆諸坐朝夕拜雲曰仲長統樂志  
論王摩詰輞川詩皆不能行其志吾無取焉梁肉焉迎瑞福司室  
園植危亂始竄山谷傲人燕下亦又棄矣出與馬先伯譚心易將  
石屋山下與人交通輒飲醉春曰譚集隱居走筆賦百花以  
示譚譚且飲且請願然卧花間不起譚有孫紹易苦貧隱居尤貧  
時時貸粟給之一日遇亂兵於塗白刃交飛教其子隨衣袂舒步  
隨行免於難后萬曆至有改生者伏谷中聞書聲隱居岩隙間騎  
過隱居手一編適上也甲中冠簪邑令程公嚴城守隱居上書跪  
謁五千言程用之一方以寧先是程生翔九以其女許字同挺替  
程徵徵約隱居使人往告之吉見或不讓劉廷式程復私語同



掩而月去隱居既寒素蓬戶不蔽風雨從子校輩讀書鶴亭中曰  
吾諸自梁丘賀來而伏潛伏恭默更父子弟昆相授受今欲佩學  
禮據學詩同學易衍佳學尚書如故春秋為吾夫子所著宜共為  
業歲辛卯秋七月十三日隱居卒年四十有三子同工詩賦高隱  
有隱居風  
外史氏曰大夫好仕宦往往作隱者為善藏其恥耳非隱也家  
登朝號榮利終身不返謂衡茅無一士何其謬哉隱居負文章通  
經濟而辟世用晦比於古不降不辱矣在諸生即售其業以父  
教授歟蓋所謂隱不違親者也又出中房略郭林宗外云

東寧卷詩

余在崇禎時至京師聞一保舉召對平臺侃侃言軍國大計稱奇  
方大用遂設上勅士大夫曰本冠走莫之理相建也汎之云張彥  
先公詔即當金盞時諸名士輻輳叱之榮星離離然咸折而方先  
公一詩賦出概稱最最克陵煙向敬塔城王永吉共推重焉分  
春余寓真意亭與寧卷朝夕余心服其有過父之知彥先公即其  
考也寧卷請傳彥先公彥先公生平常所之國史迄先傳寧卷寧  
卷名大惟字五正十三歲侍彥先公讀書天界僧舍盡交天下名士  
弱冠補諸生聲藉甚會彥先公自仙游應召北上爾城南別業而  
行彥先公介若羅士大夫間往往終不營家人產比沒家益貧第大  
格切不更事寧卷以舌耕養太孺人竭力營而專人尊即妻子窮  
困不恤也國初長亂類仍益不足却賦無立雅為移家來石先是  
某公兄弟皆中丞當徵時與寧卷訂生死交兄中丞貴與寧卷俱  
之官中丞先撫閩中辟寧卷為順昌令寧卷以母老辭歸后佐其  
弟中丞幕閩中庚州杭州各賓客晏集飲寧卷式徘徊中庭或但  
然驚或獨然喜或為鳥泣至不能成聲客怪之中丞愴然曰吾故  
人張寧卷聞同後書也如大都五陵諸豪貴園中丞知先生長若  
爭走馬危鵬趨寧卷散日進吳儼猶生教召諸美人行酒紅袖殷

勤時時律學卷康長安士大夫相告先公即此戶外車常  
清中丞曰先生樂乎寧菴曰然不若歸岷山東海聲聞其孤潔類  
如此一日謂中丞曰吾與公通大都君名聞支家貴人然吾先人  
墓前年求荒收弗克顧吾父若奴地下竟免未嘗不日夜聽清聲  
於認認德游子歸吾弟費毫上且十餘年不一見也人生幾日爾  
公以吾飲大都酒樂乎吾飲大都酒茶苦矣中丞偕之歸過青火  
司農暫留之余因以交寧菴云寧菴自幼讀書居深山人罕面偶  
出遇鄉人忽爭事力為解昔年有命死女和寧菴寧菴連之去  
有貽妓者寧菴拒不內余驚嘆曰真不愧老先公子矣寧菴能詩  
有寧菴獨歸與草工書法子聚哲家謀象南皆有文承任象入善  
矣不隨其家聲  
外史氏曰武煥菴先生忠孝君子也為余言金陵名士咸出自武  
肯焦唐固太史朱蘭鳴顧隣初兩上宰鼎象也以今觀考先公父  
子間豈不然哉張之先當洪武朝拜大督都系南錦衣至考先公  
兄不地也寧菴是材曾遇中丞貴時其進取易限也乃辭宦辭辟  
以老奴故語曰孝子事親終身以之其寧菴之謂歟其寧菴之謂  
歟

胡烈婦傳

李子曰古語烈婦傳余不得其詳矣蓋有所敬而悲之也嘗聞之  
際周周之問服人辟棄後世傳幾烈丈夫之行也其書每格不忍  
讀焉今乃見之於胡烈婦余癸巳入柳柳志烈婦之就死固人人  
感泣也今余弟澄中又以為請遂收淚而紀其本末烈婦胡氏故  
茅康公孫女弟敬中妻也生純甚使舅姑孝謹敬中甚材簡自文  
名烈婦靖紡紡之不以勞女婢百常舅姑意敬中以故寡而仰得  
身力於學是時文學公以千里駒期敬中無何病歿死烈婦年最  
少無三人息姑素情烈婦恐有意外變教慰藉焉三日成殮後烈  
婦拜姑前曰婦不得事姑夫姑急持婦曰母他想當為婦立後婦  
垂有泣曰婦以夫為夫夫覆矣顧安能姑固憐兒歲時忘為兒  
夫婦招魂環土足矣言訖哽咽仆地姑自此防婦甚聞有吊者來  
姑往迎婦得陳腐戶姑倉皇謂婦何在婦何在馳破扉入婦儼然  
猛矣蓋崇禎壬午七月二十九日事也  
兄煥章曰悲哉烈婦之遇烈婦之志也常敬中之赴玉樓也姑  
情婦賢且孝從為立後共朝夕此亦人情所必然也即宋氏人號  
彼而覽之死靡他其於烈婦之德之才初無少損也而烈婦必於  
死窺身於有風怪雨之時赴軀於果台幽黯之下婦為其難為其

趙尚書公傳

公名秉忠字季卿號峨陽益都人父禧官文水丞有果奇風城功  
加七品服休從監司范某按部諸川邑卒遇駕馬賊百餘騎范幾  
危禧率眾殿後騎射一矢中賊渠首眾散去范曰中丞存於  
朝肯以知縣用會一皂卒數日不飯食哭甚哀詰其故曰有母老  
矣願退奉養禧頓足曰吾不有老母乎即日告歸范百計留之禧  
曰古人不以三公易其養吾聞其語矣范曰君必大其後是戲尚  
書公生尚書公有宿慧讀書舍中所著輒置地忽醒床上升見之  
十五補諸生督學劉毅性嚴重昌邑人有匿其文於屨中者毅重  
懲之試青即會大雪寒甚毅命諸生跣足進公憤袂詣廳事大呼  
曰公奈何因一肖而害及諸才且賢者古開門之典豈若是哉柳  
其冠於地曰某不為諸生矢殷大悚動面盡赤旋改容謝曰吾聞  
過矣諸生得免跣足公之力也臨胸令彭某辱諸生於市眾沸聲  
聞於毅大怒繫諸生八人將笞之公憤甚曰今辱諸生於市眾沸  
聲達於署焉冤也奈何以聚譟罪之時太守趙公喬年亦曰諸生  
無辜事得解毅陰恨公強項欲借事中之無何公冠即席乃已明  
年丁酉舉首試第九人大光燿燿工下公姓名聞又明年戊戌擢  
北元及第年二十九文水公尚在范謂後必大果然矣授翰林修

擬于子晉石庚子年而試得飛摩百五十八人連提者十八役為  
魏忠賢所摧折謀修者皆中人為多晉侍諸學士直請經筵一日  
上命廷諸帝醫林能文皇帝未命再取所遺卜公與同官周炳謨  
免冠預首謝曰非適也又皇帝比謂帝亞一字不能進上寤其意  
乃正後在經筵伏地奏曰建文帝在位四年恭寬慈仁無一失德  
請復帝號廟號以慰神人上良久曰事已久不便更易公曰昔高  
皇帝內胡藍獄罷諸功臣世爵至嘉靖朝乃復國事論其當不當  
不論其久不久也後禮臣顏錫時以公經筵疏進建文帝得號惠  
宗讓皇帝天啟中朝鮮國王李松及弟暉皆薨其弟滄海君暉欲

奪其位而結巨儒大臣公力主立其嫡世子倬中外壯之上晉公  
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時魏忠賢公逆劫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出  
公門人諭德終公昌期昌期既下獄論死忠賢語陵公公不為辨  
忠賢愈恨之屢謂公於上上謂若短袍請經筵者也其人忠蓋於  
朕多所裨益方欲重用之公屢乞體骨上晉公禮部尚書准馳驛  
歸歸而忠賢既別奪之命下矣而寅忠賢鉤黨愈多經時四出公  
情患病致崇禎初復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廢子孫各一人公為人  
疏朗峻潔不事机利侃侃軍同大計無所回護所取士科名最顯  
孫文正公永宗中夜榜眼周公延儒祭丑狀元管公紹寧戊辰探

花北公自運已未榜眼其在翰林者數十人有嶼山集公手楷書  
刻之藏於家李煥章曰余十三歲時從先大夫側見即報趙忠  
劉鍾英父行門戶制奪為民蓋公生平無罪可加指門戶相頤  
隔耳乃歐陽修所云小人從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也得有輔  
文正公為門人殉節為明三百年社稷忠大臣若公者豈不以人  
事君者哉若公者豈不以人事君者哉

海大學傳

海大學一姓字本公號無隱於江華亭人父某通判河南歸道京  
口樂其山水遊移而家焉太學四五歲讀書即達其意父大異之  
曰是兒非凡常善教之七歲就塾舍能行文一日問其師若曰意  
謂孔子大聖孟子大賢恐不有此語也師大驚為撤座曰子宜為  
我師乃迎去十一歲為父所逼試補諸生士人攻帖括經書外不  
涉目太學大苦之父通判公察其意謂兒勿苦兒勿苦若樂工皆  
可縱詩也太學逐日事博覽經史子集摘錄學常與雋陽同業試  
皆第一日遊南都入太學諸名雋在是是可資吾聞見也遂以資

入太學鍾公懼王公字前復官嚴部得太學所著玉賞之所節與  
之交人物太學學鍾公新替太學曰詩三百勿論已樂府古體以  
漢魏五七言律絕迎體以唐初盛中晚學者變化而離合之自出  
己意若沉古以為能師心而自習皆不可詩遠空同大復未幾遭  
濟南太倉又未幾而遭公安竟陵公安竟陵又將為蜀狗敬帝夫  
各專各詩不知其它也後公安竟陵人皆嘗而議之遂中發衆皆  
服太學為知言先大恭守鎮江開社浮玉山課升徒丹陽金壇三  
邑士先人恭謂此中最知名洛陽無隱雖入太學獨不可與與三  
邑士課業即或以其言告太學太學笑曰彼以制藝希科第吾不

有也先大恭大驚視式其虛迎之署中是時太學主人有錢有字  
者皆著樂之其為詩若賦序先大恭沈溪詩篇先大恭以為是述  
關生詞佛道方某竟乃以病歸太學漢河淮遊歷林森與之泮水  
執先大恭謂不仕先大恭謂形骸之尸人立而路津要居素習古  
生平肯出而仕乎太學嘆曰真吾師也以比愈敬重先大恭貌  
中賢內標六千人地祇之聲日開紫禁太學開之曰人臣無將是  
舉將矣遂為詩天顏親中肯玉化引弓刀致免方益家嚴鷹止受  
錄一人飲虎馬四海動波清想見昆明水會烟玩日高內監李青  
得其詩欲跪勅會蘇州民雙不果後有欲以其詩獻者忠賢怒

擬建廷時而素宗前太學家人皆恐怖欲死太學執然曰陳東歐  
陽澈不皆太學乎吾從之遊地下甚快也阮大誠以罪廢居家開  
詠陳詩社相集諸名下托太學古人王胡子來致意太學謝不往  
榮福時唐王善文學喜交結然頗踰恐不法辱以厚禮聘太學太  
學貽之書其畧曰剛聞大王以天親之慈負人文之望享享好學  
日夜無息人皆謂河間復生東平再出某亦為之心動也喜大王  
庶幾為中和賦德詩潤邑太平增崇盛代亦某所樂趨而領赴也  
近聞大王日聚多材多藝之徒如羊勝公孫詭論議陳說俯仰指  
畫幸別廷有事而還其志慕進尋無度出入不將謂有司不能諫

此有說聞於大山而為詩者賦多感利富於賦者官中外  
得市曹陳思王才學出眾也而威執之賦託名史記託名洛  
神幾致不可辨而王安天授之寶震揚海內與大山小山華日事  
學問若鴻烈解構絕今古史冊未多見也後竟以罪國除大玉  
不以其所為而寒心乎方今天怒於上民怨於下流寇捷獨往來  
震即大玉尚為雄城之鎮為苞桑之計忠言嘉謨告於朝廷惠澤  
厚齊父於節屋出其府庫金帛財物佐城守以佐有司之不足  
將士之應援其地者上也大王若不能即守祖訓深居不出日與  
山人墨客品書畫賞鼎彝措玩好如近日晉藩之刻薄化閣趙藩  
之刻薄雲錦高唐之編刻養蒙諸書國藩之著詞曲以舒發其  
性情以消磨其歲月也大王若不能即修國廟崇聖廟燕趙之  
名殊尤於下陳寔代之名馬飼於御廄笙歌日於娛耳珍奇日  
於日如田紛所云前堂羅鐘鼓後堂列姬妾目設以全其身無之  
不可也昔陸宣公諫忠州日開門簾執古藥方蘇文忠安置瓊崖  
與諸方外論龍虎胎永之旨皆善掩其才華文學也日者大王陰  
耽雅雅類又窮虛語云大馬賊厚薄木石威陰陽某非不知恩淫  
之信擊龍賜之靡涯而不道義相賜德業相勉非將違之違國士  
之過即立焚而賜千金一言而加卿相正可中龍中士豈足竊樂  
爾哉某州至馬不敢起大王左右也明大學友人錢司亦蒙召致  
大學之初其勿法不能後唐王以擅入朝京師上大怒發陽高  
陽以錢司在親密不諫止賜死大學律中曰不能言蓋所謂  
日名俱喪也大學以書為當執事云厥陽舊京兆東地陵寢所在  
獲衛兵不遇數千力單弱諸將領又皆親將子弟不習軍旅教守  
機宜尚尉監後堂殿一林土罪將推歸幸執事其留意諸執事有  
曰改寢告策所職勿煩君聽聽逆慮也或以其書擲之地是見陳  
啟新以口舌得官而後養易足能獨處方純公京大駭曰潘君言  
是也以密疏告之上上以諸撫鎮守未有繼而為言詔中不報無

之刻薄雲錦高唐之編刻養蒙諸書國藩之著詞曲以舒發其  
性情以消磨其歲月也大王若不能即修國廟崇聖廟燕趙之  
名殊尤於下陳寔代之名馬飼於御廄笙歌日於娛耳珍奇日  
於日如田紛所云前堂羅鐘鼓後堂列姬妾目設以全其身無之  
不可也昔陸宣公諫忠州日開門簾執古藥方蘇文忠安置瓊崖  
與諸方外論龍虎胎永之旨皆善掩其才華文學也日者大王陰  
耽雅雅類又窮虛語云大馬賊厚薄木石威陰陽某非不知恩淫  
之信擊龍賜之靡涯而不道義相賜德業相勉非將違之違國士  
之過即立焚而賜千金一言而加卿相正可中龍中士豈足竊樂  
爾哉某州至馬不敢起大王左右也明大學友人錢司亦蒙召致  
大學之初其勿法不能後唐王以擅入朝京師上大怒發陽高  
陽以錢司在親密不諫止賜死大學律中曰不能言蓋所謂  
日名俱喪也大學以書為當執事云厥陽舊京兆東地陵寢所在  
獲衛兵不遇數千力單弱諸將領又皆親將子弟不習軍旅教守  
機宜尚尉監後堂殿一林土罪將推歸幸執事其留意諸執事有  
曰改寢告策所職勿煩君聽聽逆慮也或以其書擲之地是見陳  
啟新以口舌得官而後養易足能獨處方純公京大駭曰潘君言  
是也以密疏告之上上以諸撫鎮守未有繼而為言詔中不報無

既托腕也

城知州公傳

公諱振榮字居仁號益青吉郡之諸城人魯臧孫之後承地於諸  
國家焉世居琅琊臺下高祖同知哲柏城居曾祖惟一南工部尚  
書祖爾勛或政兵部尚書本生祖爾全山西副使皆有特傳在者  
即邑志父允德字衍卿號萬石諸生嘉文章以兵部尚書詹官錦  
杖百戶進千戶署北鎮撫副理刑隸東廠當莊親將毅然曰是安  
可為也力辭歸索初起補本職庖驛南却如署指揮命事有傳  
載家詩公頻治甲午舉人辛丑進士知廣西昭平縣至吳三桂反  
孫延齡擁重兵桂林應之冠大起階邑多陷沒聞月全省告變寇  
合強踵萬人薄城下公力却之時延督金公先祖鎮梧州崇其能  
命獲中軍無何調知懷集三日三桂偽將軍固一驍司湖南來屯  
城北三里登雲觀邑大震動公以短刀置靴中誓必死眾咸泣賊  
攻三晝夜不克去賊渠王天福據城南捨本寨公欲往撫之銀爭  
不許公曰渠知我無它也詣其壘天福率眾降黃日本李花龍據  
城北下坊入堡公疊招不至設計擒斬日李花龍通賀縣杞總鄧  
洪愈焉能惜月餉為名率眾露刃市上守將葉能禁公索與守將  
曰若輩已通賊以此示信無何偽總兵葉果至萬眾屯城北勢張  
甚公與守將呂龍密計謂孤城有內應攻必破若棄其遠卒疲勞

夜听其營廣有濟遂半使卒万筆乘黑夜以砲擊其營賊驚潰公  
結洪愈焉能至後堂得約之共降洪愈能大喜飲酒酣就座上斬  
之懸其首成擒寇知某已敗乃解去公以精勞病請解任得代赴  
廣東佛山州廣東已全陷而懷集城四面皆賊壘公乘小舟結賊  
眾曰我某營失哨遠來會哨也解繩過黎明賊方覺來追公已渡  
江去至胡萬雄營時懷集典史王一鶴巡檢吳瑞徵胡傑俱被執  
左右請萬雄逼公金萬雄嘆曰賊公廉吏也安所得金縱公出留  
吳胡王三人公力為請乃進出過舊廣寧王公永露永露公即  
人同年友也亦以病去官約同歸小舟夜行聞砲聲蓋偽將軍謝  
厥復與馬雄戰江口也復抵佛山遇日邑令朱某某時公囊金  
已盡困甚有商人曹萬奇膠州人貨之金開廣西傳監軍支餉佛  
山往見之乃公故人博弘烈也初世祖朝弘烈知慶陽密疏云吳  
三桂必反宜早圖之從三桂偵知其事報請誅弘烈以慰三桂  
世祖不許安置廣西昭平公厚遇之甚相得三桂反公告弘烈曰  
恐賊以前款索公不當問迨走京師告以圖賊狀弘烈慷慨悲泣  
別去未幾為邏者所獲之三桂所吳大怒罵曰豎子言吾反耶烈  
曰然烈憤怒立階前不跪吳曰爾不怖死耶曰不怖丈夫中大義  
死賊手為快易怖焉吳知其不屈又重其材改容謝謂君能為吾  
用于立富貴矣烈曰諫即諫而無多言矣置之與徐託其降烈忽  
憶前與公約推愛臨命監屬而軍至是向公曰我已督軍江西同  
君比王朱某亦得從時馬全留公以前有薦公於三桂者云公才  
幹可用當授官公泣告弘烈曰某受官朝廷不為不義屈且有老  
母誓必死弘烈曰吾弟比君以空文回之爾弘烈以密疏藏衣  
帶中泣屬之曰此兩粵安危吾筆生死存亡所繫也公自是兩經  
賊巢皆危甚得脫抵賴州謁鎮南將軍舒公巡撫佟公以弘烈密  
疏上兩公大喜即入奏得旨朱以府同知公與吳以知州王以  
知縣用公宜知江西寧州遠北歸  
李捷章曰公以邑令捍孤城挫巨寇誰謂書生不能任兵事耶以  
病免出沒兵鋒刀闕瀕死者數矣卒能以弘烈達朝廷而兩  
粵賴以全其所繫利害何如哉全司晉秩歸里而省其老親雖公  
才與命所宜然亦其大司宜大司馬世德所憑也夫



傳戶部公傳

公諱國字鼎卿號升水臨朐人也祖某理學名儒官平涼教授會  
巡方某山舊船暴以擄華人為能士子多羅其法細教授公赴御  
史臺巡方其踞巖戟立口喃喃謂學多收類何不以告教授公  
大言曰士子誦詩書法聖賢它日公卿大夫之選寧可與衡齊上  
豪同則耶曩江陵柄國時汝汝士子有御史張憲翔者永其風旨  
疏勅士子十餘人諸生笑於先師之廟作捧堂文憲翔為公論所  
不容落職家母至今人羞道其事今公得無似之士人之尤安可  
教耶地方想叱聲出酸學究語無狀吾獨不能患文從事與教授  
公謂公之力不遇去某官某義不與公共此地也乃作義縱竊成  
尸齊諸判棟木歸公止其商命通前世為戒行僧二三歲口吟尚  
憶焦山行通處七歲作霜林賦累舉千百言十四補諸生臨胸則  
士子初入學宮必通謁卿先生公同二十三人謁馮文敏公文敏  
獨留公書舍曰君大才必以文名顯當世館處吾家諸祭上可縱  
讀也遂盡讀諸經史年二十一丁酉舉於鄉後教上春官不到公  
然曰此大造愛我恐一擢南宮簿書業擾宦情俗惡不暇力於  
鉛墨也乃盡度琅琅不假公奇慧善記一寓日不怠日記萬餘言  
如是者十六年所至癸丑公曰昔東方朔上武帝書云臣前後誦  
四十四萬言言不千言倍之耶當即其米疏撰進士知河南通許  
通許有少年李之駿公奇拔之未幾舉賢書雙泊水通許梁商賈  
許往來時泛海即陵扶擗爭之公勸謂當各擇其邑之下遊洩之  
不必以降國為然也公強項不善事上官僅補戶部主事眾皆為  
公惜公笑曰何官不可劬力王家寧必憂省哉時方多事戶曹更  
煩區畫此主司以此視吾材力也乃盡除司爨時尚書郭允厚苦  
兵餉不足疏請加涿州縣公亟告曰熙豐青苗諸法尚不肯加賦  
民間謂民心一失天下事不可為矣以餉給兵將以衛民一派諸  
除艱正額之外復有添餉添餉之外復有雜項恐兵未足而民先  
困公此舉將貽害天下後世矣郭不憚連趙公督餉委人危疆時  
邊地日蹙撫臣某擬請韓世忠吳玠時傳謂天下事可易為請力  
戰公痛哭告軍門云日有事以來數大戰數大敗而前後喪亡者  
二三十萬人名將多殲於陣而疆宇隨之公所鑒知也公以客兵  
為若而練土著土著非敢戲不誇行陣不習擊刺待其成隊成  
旅而天下事敗壞盡夫譬之救方熾之火取水恐不急而始鑿井  
取泉耶今日之事堅守恐不能敢言戰哉撫臣不聽已而事果大  
敗公遂致政還里於雲黃山中鑿石洞藏書二萬卷其中生一小  
橋日取一枕靜之皆有朱黃彈別跡又毅然曰此大造愛我恐

德仕版又不歸而自築梁上也久之公所著成集曰雲黃集崇禎  
年未壬申間登第之變既定撫臣朱公大典立碑書諸將吏戰伐  
功次親詣雲黃山中為公署筆後朱公以其碑上開上宸嘉之賜  
額曰華國錄殿大典求董公其昌書文在堂三字於其各坐大典  
欲以地方人才薦公與公復官公謝曰某日歸田來蓋無將不念  
及軍國者但今冠紱於外已喪四宗落勢發矣矣朝中日言朋黨  
修私却而忘公勢獲己罪而咎它人古語所謂炎炎之室其棟將  
頹譬之病秦越人淳於意之所望而走也某敢再出耶堅辭不就  
公永其邑馮文敏公後努力同學著述至百餘卷雅問有議其傷  
多然較之士大夫里居皆走勢利不一及諸讀典豈不相徑庭哉  
若公者可以為仕宦家法矣公憤甲申閹禍即月恨恨以死  
年七十  
論曰崇禎壬申余年十九即中公怡余於泮水村見余所記登第  
事大驚謂它年文大家也以文敏語相告延余雲黃山中觀其庭  
戶省其朝夕即揚子雲不啻也展東平碑與段文昌相頌頑雅其  
文辭不無失亞於昌黎而東筆之直存事之確過之矣

高通政公傳

公名百開字非耳號虛青州衛人家蓋都始祖鳳指揮使從宣  
城內都督衛青討叛歸唐睿兄有功加都指揮使公生性仁厚少  
讀書有異志補諸生萬曆乙卯舉於鄉而衣進士知鄆陵雙湖  
歲滋為害公修築之丁艱服除補封丘值考選時博興宋公景雲  
全上蔡以達不又行取添註兵部主事後考仇公雄補山中書舍  
人資滿應補臺諫吏部尚書某謂一時安可青州三人意欲罷仇  
公雄補公曰諸吏部云某且壯業已丁內外艱仇母許夫人春秋  
高仇石野某教嚴頑讓之就部屬可會公門人段國璋官吏科都  
給中且憤且恨力持不可公謝曰如此某當以病歸矣國璋大愧  
脫曰吾帥真聖賢人不可及也仇得科員公就戶部主事後調禮  
部再調吏部青即缺太守公曰吾當去即除一最賢者補汪忠烈  
公喬年為名臣第一往三載人蒙其利皆公力也權相某屬其妾  
父美欲公不許權相乃以利害動之公笑謝曰某為朝廷主爵非  
為相國主爵也權相怒以它事中公奪其官父之補胡廣布政司  
都事先是詮部科道官外降施賜環臂按藩梁成以客禮待之不  
令事事公至則領本職上官俱不許公曰如是乃欺朝廷也昔王  
陽明詢龍場驛丞某獨不能效之耶一時楚中人皆曰公長者後

以還任京卿見朝臣日以朋黨交攻修却無寧日公嘆曰却象孔  
林元黃愈熾宗社危矣不去易待乃以病歸無何有甲中之變終  
右通政  
論曰公長者其行事不欲人知間有舉之者則掩耳過段時屬其  
子勿乞墓上之銘余僅錄其所知者為之傳或曰傳非公意余謂  
傳固非公意弗傳豈天下人意哉

王燭傳

王燭字紹述博興諸生也其曾大父某為邑令甚廉家資至燭時  
無田產為人傭耕傭上諸業人嘆之燭曰兒御史不帶錢銀予有  
逆而憐者與之粟水漿獨再拜謝曰仁者之惠非不感而佩但我  
清白吏兒孫恥其軀而違先人之志弗安也辭不受久之補弟子  
貢試皆高等食廩傭破屋飾為塾舍教授里中弟子不計月奉  
錢所居舍傍城下一聯午夜書聲城子在時湖彭室金以室中  
供陶靖節周康溪林和靖池菰蓮瑤堦菊蓄雙鶴引吭而鳴颺  
舞於階砌註望市諡高士時黃姬水貢士時負士鑒垣築頤竭處  
士節堂錦秋湖中罷舉子業有勸之者燭曰天下會當亂吾輩無  
死所矣易退取為不見諸家國事者皆科日人哉甲申間寇破京  
師燭跣足哭三日詣學宮棄衣巾謂其家人曰國破家亡草莽之  
臣義不當死我其長往終不顧妻若子矣去十年家人覓燭消息  
不得一日忽還家語其宗族曰昔某去時急未得辭祖宗父叔墳  
墓與負罪而逃者何異我不可以已故尋我先人乃其姓醴醴帛  
注拜墓下告以文其畧曰某為明諸生食廩隸比於庶人在官之  
祿雖微而賤不得援名憂臣奪君奪臣死之例不忍列於編氓為  
室家謀井中之心事未忘方外之好踪可托某其愧青衿着黃冠

與海上安期土成連於太乙元之教不遷矣又二十年里中有  
通勞山者見錫爵二三近真自天門後下神氣清逸日校校有紫  
色光九情升成雷冲舉去燭曰為我語里中人我今與林山翁齊  
本守諸山人往來三神山家中人勿信備者言為神仙之說荒誕  
不足憑也遂去不知所終今大小勞諸宮觀皆肖像而事之與林  
仙翁齊本守俱

外史氏曰國變來忠臣義士痛心於泣弓覆社無意人世至棄妻  
挈雙姓氏或棲於梵志或依於道流豈真欲求佛求仙哉蓋有所  
托也續慷慨引義誓不為他姓之編氓矯矯獨行其意視鄭所南  
謝章羽柏仲問矣仙不仙又奚論哉或曰人有言神仙忠孝之歸  
續亦何必不仙耶

新城令史公傳

公名能仁字若居河南虎邑人家陳州積世富饒天啟丁卯舉人  
崇禎己卯知新城府人傑公至邑輸收千金以賑有權侍御逆  
公出迎即跪馬登城周視難堪轉視下入府場散木若金華權侍  
御以公不出迎大怒驅逐邑衆或讓公謂權侍御何以他事中場  
余何公聞而笑曰歲鞠山如此民命休而史不之錄尚有原趙權  
侍御子眾有勸公為書以謝者曰畏是白簡也權侍御悻悻至中  
逐開之悔曰走賢令也吾恨不及見之連時疏荐於朝明年境內  
甘露降衆為公賀公曰邑善人所感召也吾何與焉辛巳調滿川  
主張店二邑界也甘露人降至手出示願與四民相見一老無妻  
子幼無父母者來相見一病無醫藥死無棺殮者來相見一無田  
可耕無資可費者來相見一外境流移就食者來相見累日所散  
不下萬金三日謁學宮即出南門謁田祖廟衆疑從無是例公謂  
謁學宮以為教也謁田祖以為養也乃大新其祠宇前全楊堯芳  
蒲州相國高也以行取授御史去屬邑人為建祠公不許楊聞御  
之欲中傷公公笑曰以吾在家原因享教百頃公故千百間義不  
可出而佩綬凡以為邑也勞力傷財以祠不廉不惠之吏吾死不  
肯為彼雖權而當于我何哉竟無害後取公考選要人忌公者以

主政隸兵部公嘆曰不肖若陳新甲吾肯為其屬耶吾而歸後  
流寇破陳州季自成聞公名欲相見公與日出咄咄曰吾屑賊  
相見乎自成命人強赴之公奮怒拔刀自刎死  
張李煥章曰公自質仕來所散貲數萬金其家就貧矣古今來有  
為吏若此者乎吾敬行滿川新城間見家壘壘昏公未至其邑時  
諸賊人公謂掩骸骨處也蓋所謂真父母矣余為之徘徊不忍去  
云

公山令事公傳

公名長泰字濟南德平人上第成重九歲能文章年十五  
值崇禎庚辰歲大亂從其叔父士許館余邑小張劉氏家時邑有  
貪暴令橫甚邑大患苦公憤曰吾服官定不如此其叔父叱曰瑞  
子何得妄言從六年而戎卒孝廉丁亥擢進士授和川令山知縣  
率其妻二僕一婢乘輿足之官至召庫吏問曰吾月俸當幾何吏  
曰八金公命即月以八金進時公內兄臨邑人王九如舊兵部尚  
書王洽孫也通判揚州遺之金辭不受無何題撫王一品討六安  
山寇率萬眾路出含山含山大驚授公乃集諸里老婦糴糧麥藿  
城下諭含山人曰無恐吾其逆諸途公遠之和州連一品首馬曰  
執事野諸軍剽寇以林氏也悲諸却曲不飛搜掠麥藿略城下飲  
當罪全額執事設營帳郭外一品大喜一兵踰垣窺郡人公跳而  
執之至一品前一品即貫其兩耳因以金箭給公曰脫此者即擒  
之諸軍惴惴疾趨過含山無害國初供億繁多每符檄至邑公  
即乘舟過江謁藩司北頃當幾許令即解若教浮於額令不敢給  
也後氏之脂膏以飽公之諸左右壞公清白名令視挂冠如脫屣  
矣含山東南有運漕鎮高甯號集歲進稅千金公志華之老吏曰  
田則也公怒曰吾乃設市收稅遂到即舊而遣之含山西南斗名

聞案焉各區盡備至千餘人公揚言請其江寧諸益日現諸江

夢中人傳

上公乘陰雨夜率精騎出蓋不意父至襲其巢誅其罪免藥餘  
給免死藥歸農戎子同考得表大受張領諸人特寄光魏公督學  
江南知公治舍山秋合八府三川蔣公第一公其二金進魏公却  
之曰吾余奪居數日費以公月用八金也升戶部主事通川完運  
諸運升以常例進公曰此等不法吾當具疏有於朝然傳吾一已  
聲名而若奇子罪累累吾弗忍為也眾泣謝去後却大人至觀公  
而笑曰若棄其油乎公憤怒拉之署瓦燈敗燐殘衣數件而已即  
大人結塞公再拜曰公縱龍大臣貴日月還當日愛存國體不宜  
也三教中以佛為至佛以神通為至文字語言文之不然即位證

恐凌望若此公即日具疏告歸後更無張備秀要玉累荐公  
耀用之竟不起

菩提品列神智弗顯也古今書以太史公為至常語人曰孔子稱  
人中至聖太史公稱文中至聖猶幸其生在武帝時若在明帝後

論曰康熙乙酉余自蘆葉歸過舍山舍山人為余言公治蹟種種  
書不勝書余嘗為人稱說來博昌聞舍山志公本末殊寥寥也語  
曰客容者悅噉噉者純豈算志者猶缺公使然與不則何其與和  
川志江南通志大相迥別也

一有訪佛語直以阿鼻沉人視之矣余今年七十餘二十九經居  
三十一辭子矜誦故故古文辭弗棄余大驚斯人何其大類我也  
急叩其姓氏乃蓬然醒夢也昔莊子云莊周化蝴蝶蝴蝶化莊周  
莊周之為蝴蝶蝴蝶之為莊周猶云化也化則異類矣今夢中向

余若人也則云化余日所載者夢夢之天道日所遇者夢夢之人  
事矣非夢而以夢為夢也故曰夢中人非夢中人夢中我也雖然  
既與生良久有不冠可觀有言語可能宜謂之夢中人作夢中人傳



王平石先生傳

公名克生字孟碩號平石澤川陽城人年壯諸生時奮不能致書  
印星大忌邑大家宰范山張公曰邑有王生好讀書我豈惜此  
第上聘與長君孝廉坦之共年研盡同范山家本護博河北山  
右第一己卯舉孝廉聞范而晉中撤諸孝廉詣行聞公獨不往邑  
令既之忽自別道匿山谷范山公暨孝廉坦之元節公大哭報其  
所著稿曰汨水齋集順治丙戌報進士出知沛沛北五十里湖陵  
即周勃中消所從擊寇地也三而臥長湖寇數萬踞其中出掠蕭  
豐諸川縣淮北大獲公至召諸衙兵曰吾悉得賊中要害某出左  
某出右某伏左某伏右某當中堅某伏中堅復且連游時通湖口  
即顧數退退若迷失道者賊驚疑公介馬逆賊營門徑往退賊追  
之陷伏中前所却中堅者遂賊引入沮和不得出左右伏且繞出  
其臂賊大敗回視諸巢窟火盡起蓋公率父騎先至也賊爭解甲  
降沛孝廉固某饒同學能著謨當國賊男偽防禦使武松徐州閭  
率諸鄉人擒殺之閭匪山谷不出後為范家所中謂閭當誅武松  
時多所株連時撫軍王搜捕之公夜出忽至款風臺以閭歸署中  
乃伴捕諸外父之公徐為步問得免後上即某按部大獲沛公  
曰不部賊河道爾何得授及甲社力抑之工部謂之大司空大司  
宗憲陳公允直奪一級節過大行益初其某守圖書大抵書曰奈  
何遇奇吏補判許川臨顧變公請勒之監司初騎五百遣不用曰  
吾得渠有矣已而公前所謀者皆賊首皆大王頭來其秘計人終  
不得知也移知奇光奇光北鄉人中雖路精甲數萬薄其桂公走  
馬大將軍轅門曰大將軍功名塞天地部下所不奉法者請屬全  
令雖卑猶能以諸帥曲無賴狀控諸朝也大將軍改容謝海上作  
由田入正顯公力白之巡撫歸轉運使公判許聞高丘侯朝宗詩  
文名抵其虛數日忘歸公得余所著文大喜延之署中曰君天池  
我愧中即爾陳古堂詩祖空同兼及大復堂曰當文苑早 王李

某出右某伏左某伏右某當中堅某伏中堅復且連游時通湖口  
時余不為之動公葺滄溪詩為序學者見之茲序出訪之者摩喉  
即顧數退退若迷失道者賊驚疑公介馬逆賊營門徑往退賊追  
思矣年四十八子連賊時錄善屬文亦早天其次子英雋有父兄  
之風

外史又曰昔滄溪謂大行西多異人以喬白名王虎谷常明卿當  
之弗當也公起田間即以史治文學甲天下途過沛聞父老言破  
寇庭北戰時僅以文人目公即公生平所遇一大司空一大將軍  
危矣竟不屈吾人有言曰前有范山後有平石豈不然哉豈不然  
哉



尚書公傳

尚書漢復字勝號蔚菴山西曲沃人也上學時明判意讀  
什餘字衛公書補武陽生崇禎時流寇行河東尚書引鄉兵救  
之遂謀佐中允之以功遽拜將討李自成河南屬豫尚書傳足幕  
下充副將率戰汝却同日成已敗去會孫尚書軍嚴整應而中日  
夜不解甲多怨者寇反乘之尚書晨朝督師公曰寇再至矣公中  
軍將仗而怯不足任請以某易之督師不即聽寇至中軍果先走  
尚書策馬進之不得督師墜馬亂軍中尚書隔障力援之馳退七  
里閱督師北渡河尚書曰公聞聞令將士休思急為賞賚以散  
之督師又不聽再戰敗不知所終內閣李公建泰督師而任命尚  
書取高禁兵繼陽至禁兵多野掠尚書厲色白禁將軍為大帥不  
敢飛將士羅將進發禁兵皆謝繼開京師尚書以副將留劉澤  
清軍中順治初安親王及內院范公文程一見器之充都察院理  
事官晉工部右侍郎奉使修聖廟盛京諸陵督大內三殿查核木商  
者金錢歲數萬昌平炭戶詭言老虎洞不宜灰命尚書往董其役  
尚書曰此露民緣為利耳不可聽馳入奏乃正旋以兵部侍郎兼  
撫河南會諸省督取通豫省苦甚尚書繪圖入告乃分東西驛奏  
聞免荒地萬八千三百餘頃通稅信陽羅山寇大誅尚書遂將討  
若此林何如耶順治初尚書親歸朝是崇其意不欲以兵加撫主  
平之尚書以河南有志久使乃致請諸生賈石為總裁眾曰賈諸  
生也當以宰官主其事公正色曰豫省後居朝宗在常為總裁今  
既沒當為賈君恭議沈君副之今日論名位顯不顯他時論之則

即授以文階拜卿貳章皇帝之知人善任愈為不可及也夫

南川公傳

南川公名全裕之，豫下人也。世以右大家公生穎邁，過人無與比。季共單研公獨喜為辭賦，不專攻舉子業。諸昆季強之，翁不可曰：士各有志，以吾服經術策肥健，休旱如華賦，安能弄毛雉，何有司顏色也？後諸昆季俱名士，多提去翁，乃具數千金行賈，汴宋間轉之河北。翁既精才思，歷眺名山，川學愈富，儀容閑雅，所至人爭下榻觀。百架簾門，諸瑣製詩賦，古歌諸子，弗成珍之。蜀置是時，懷州賊曹七兒最勳，王所嬖李蒞，冠兩河五陵，公予爭經，預焉。獨自或翁汴水之難，翁與賈各相失，翁亦盡喪所賈，金浪潯至。晉趙城趙城署令，維尼安陽人，常商洛河北，維例出賣，有力者欲爭之。時翁神翁肅為安陽學，時翁為文，竟有維已數年，不復記憶。至是維暫見翁，大喜，出望外。父之翁以維故，之上黨，上黨令顧居念昔京師，陪一才，侍周君常依之，寤寐既相見，即翁也。又大喜，值冠大紅，顏具行李，送翁如晉陽。晉陽曲令彭君所甚善，輸次令張君開翁迎之。即金泰瑾，瑜陽曲彭君將去之，文水文令何君奉翁上座，親厄酒為翁壽。自恨得翁晚，先是翁歷諸令，見諸令，以翁中原板蕩，家計蕭索，爭佐翁資，翁面頰不受，南而之陽城，韓先生能詩賦，翰墨諸子，徑寄仕宜，鮮所交納，獨杜駕過，翁因與王李

兩孝廉豐慶及先兄弟從三美雅在宛傳教惟兄能進燈火  
輝榮翁類然就醉乃縱筆狂書詩物如衆道大發凡之受即磨  
墨題如土燭竹 斲辭芳華御煉奈何今既老翁浪得千古名哉  
翁上目農服兄請亮炳字訓陽外六十餘年如四十許人子某十  
一歲能詩翁大遊吳楚間廣皆有奇遇  
外史以曰居堂諸文因令諸賦謂古今不相及詎意於流離勞愁  
中得禹周翁也方翁之在澤潞河內二三名姓皆殊色諸文君子  
不得遺其一脔者皆領執箕帚事翁終身焉翁何以得茲過於梁  
晉周耶翁今止望七矣縱談往昔紅袍翠袖僕僕局守同余  
真意亭日惟書杜五郎傳示人五郎與公大不類乃甚好其人然  
翁夙昔豪華望姓之號抑有所托而然哉五郎亦嘗請字名經極  
愛其議論二三名姓翁之爭名姓也公不知其所狂久矣

法慶堂上和尚傳

師直隸任邱謝氏子累世皆名公卿父廷瑞天啟甲子舉人母徐  
姓師生有異微七歲就學問學師曰讀書能不死乎師叱而大異  
之凡歲父殉難物恒每有出女之志至十九母歿服闋辭家之武  
定齊北寺脫白隸照菴師踰歲詣陽信受淵源師具足戒淵源師  
每中夜見師經行廊下持咒不輟曰汝法器也當求向上事師謂  
律五夏方習教習禪淵源曰汝根器利律不為汝設期滿同都黎  
住長白以新戒宜依團黎上座住也昌邑密菴師開講長山九蓮  
菴師往叩金剛經隨密菴之萊州毘盧閣至阿難不知心處大疑  
寢食俱廢終日默然衆勸之師曰吾輩修行不知心落處當何處  
着力也衆乃服無何科密菴南恭大知識抵膠州款渡海適病入  
大勞開弘覺和尚住青州大覺院求入堂結制和尚開示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經一七日大惑不解哭泣竟日維那勸曰汝不聞  
絃急則斷耶師遂放下時本師所和尚為首座落堂問師汝向父  
母未生前道一句看師方答語所和尚急掩師口道：師不領旨  
問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無對和尚便打曰鈍  
置殺人師遂有省每著語與所和尚意弘覺南還屬所和尚住大  
覺院師為侍者三載師南觀弘覺楊州興化龍津禪院弘覺再住

大童爲首座儀和尚主龍津師又爲龍津侍者一夕參鑑和尚問  
師百丈監拂子甚麼意寺師索成一喝人間掛拂子于舊處人作  
甚麼生拂袖而出鑑和尚頷之不能津三載者本師所和尚四青  
州大覺爲書記歷面堂佛法事遂付爲馬時年三十三歲矣久之  
昔首座人三載所和尚南省弘覺金粟普師權法慶時仰賴大覺  
爲法慶寺緇使日衆師住十載岸和尚主金粟示寂監院霖樹師  
捧遺囑來命師主法慶蓋康熙十三年甲寅五月日也師守崔公  
俊同知徐公槐通判杜公必摧泰府周公于仁知縣陳公食花鄉  
官布政房公之騏余憲鍾公諤督都何公政七品京職馮公治世

通判房公金星知縣房公星聚知縣王公永露王公道鳳今進士  
陳公時夏舉人房公星著守府馮公虎臣暨曹君長瑞楊君涵王  
君璣似光新命諸法故齋請上堂開示釋迦不出世達摩不西  
來佛法遍天下談元口不開慈麼慈麼眼裏栽蓮毛不慈麼不慈  
麼兜馬頭上生角慈麼中不慈麼不慈麼震却慈麼魚行水濁烏  
飛毛落南堂靜禪師爲約法三章一者日裏食二者夜裏寢三者  
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許踏破常住磚南堂條律森嚴不  
敢犯易令人作太平好賊法慶亦有約法三章一曰吃飯不許味  
著一粒水二曰著衣不許掛著一條絲三曰山門頭佛殿裡東行

三行不許動著脚根若依如是行持萬兩黃金也今消遣犯惡  
十方一粒重似須彌卓柱柱下座而立大悲期場學者雲湧川赴  
此弘覺開卷時師天性篤孝：庶公抗節殉難屈余作傳入家譜  
躬詣濟北寺恭祀剃度照卷師入善同塔所和尚城跡金粟建塔  
餘姚之鹿岩崗棲雲院蓋其難髮處也師念法慶和尚勅命說  
法地乃築法塔寺西北隅貯諸錄諸書余爲碑銘師又自著所和  
尚本傳師庶深方丈不蓄一錢常閱素問脉經諸書方藥活人衆  
謂師傳勿繫師曰大醫入土上醫：心下醫：身匪繫也先是師  
隨弘覺赴 召京師萬善殿結制

帝賜紫衣今大學士馮公謂師宗風道力嗣弘覺天所和尚游沅  
津梁在古青矣師爲人坦易和平不高峻厲踞貌生機鋒迅發衆  
難湊泊得法者西堂樸今西堂樸首生樾皆明眼知識其示樸偈  
云平空大地靈空辟始信從前不汝欺據于千斤須珍重法門况  
值晚秋時付樾偈云帶角擎頭噴浪來金麟透網果奇哉而今師  
借雲門棒爲兩爲霖遍几埃其諸報事如浦德道連等各當其任  
剃度弟子咸欽成脉等並戒子數百人今年五十傳臨濟三十三  
代諱中元鄂室營所著有法慶語錄劉峪詩集  
論曰岸和尚付法者古翁靈壁中牧并師而四云古翁峻烈似

楊歧壁解讀似神秀中教有口似慈明師出入而離合之不一  
施不伐履道坦：至天童法守祖庭而善照清涼十方刹豈不  
辟支國土哉

樂安令張公傳

公名見龍字川京鄆川京河南大康人幼警敏向學大節自立諸  
生時流冠彼大河所至州縣凡解公督壯丁結寨固守寇每大則  
去走近却歸之卒已李口成固問封分置偽官太康令成某張  
獻忠部下賊也擁衆數百過寨公密謂田弁王某曰可計而擒也  
乃選勇敢二十八人伏草莽中弗語所以曰視吾旂往就之公與  
弁迎偽令跪道左曰寨中欲供其擒幸一過令揮之前公又傍令  
騎至寨外謂蜀豆設在此今吾衆寨外率五七騎往王弁招寨中  
人曰訴者來訴來今日寃可伸也百餘人持紙狀出潛匕首令大  
揮之前百餘人統令左右甫至橋公乃擒橋上斬一虜于是二十  
八人奮奔走踞橋外向公急控令騎弁急梟其首上七騎擠壕下  
無一免者寨外賊各驚駭散去自成遣偽將董學礼至敗去人大  
出衆大敗去寨中人怖歆徒走公曰賊圍汴城未暇乘偏師至皆  
可計却之無恐也未几河大決自成南奔襄陽事稍定公隱隱即  
請書自悔不屑進取或勸之公謂恐一入仕途志不能及遂也順  
治辛卯大康令田公六善鼎重公強入試：輒售遂舉進士例授  
推官公十年不就吏部除公處州遂符至家公度不自免會太翁  
人從之遂之處：在萬山麓谷中地確而稅多稅後皆無田愈不

世十九進之他處公至臨田數萬頃乃悉還順治時即司理在者  
會所大小獄每三月曰直李公治諸吏書各當法無避情時有大  
索賦騎從夜飲過市醉涕泣如雷自署灯曰欽命對賢某衙蓋素  
以無情註 閣下者也公大召兵吏縛之立其死于是大司馬趙  
公建臣中丞朱公昌祚蔣公固柱交善公公歲大丰而杭浙東南  
日公為十一府推官無大司馬嘗微公視蜀料行間至台州台州  
大帥某舊聞寇將所謂聞塌天者驚驚不館見公執帥候騎責  
曰帥人臣也告奉司馬檄是司馬所疏奏者帥奈何不出公又曰  
我大康張見龍曾與帥遇之矢石間帥習告久矣帥奈何不出帥  
始知公大驚倉皇兵服來謝罪以重賄進公笑曰吾嘗貸兒耶弟  
一清冊來可耳庶憲某嘗入人大辟公檢其兇力出之庶憲大不  
悍公謝謂告為 朝廷慎法律非敢與上官爭出入也久之庶憲  
以公清正所持無他乃止公前後雪冤獄訪復宣平諸生鄭希賢  
等處州縣吏多錮杖罷至有物故者公皆全之歸會大計 天子  
推公卓異第一特賜上方紵錦衣擬內召值例改令樂安公至主  
燭火耗水脚眾爭赴歲完積逋八萬金有奇暴子弟挾睚眦怨郵  
豐語上聞先是孫某王某呂某某無良至是聞公廉正袒請罪  
自新底無費兵伏者繁好介蘇大苗于士化等就法賦盡出前此

樂安例也直科遣吏人未即恒索金索而食至十數輩至則置公  
所中棘垣重之數百人辟立裸溷窟中即或暑祈寒不出歲底更  
開之太府公則盡反之立撤去即國反無一長繫者公堂請免諸  
不使帶上官或強之公曰吾計國討民不計官倘脫印綬去亦合  
宿願也公雖深不持一錢性慷慨好施予每歲所獲為繕城陞修  
衙宇賑困乏素以憂去官給絮果甚眾計蠲闕九千稅三之一暫  
學使按青求逸群士才獨不受檄曰邑正之此目公重文學所至  
皆武廬請在廬有緒雲鄭孝廉樂安有陳生荀會諸人治績存去  
思碑不具載

外史氏曰吾學嚴徵諸編海忠介諸人振風斗采中外蕭然所  
遇永陵英主士大夫矜名節以分義宜為戒故耳忠介直而當  
至不能格外存一士其于古大臣之義或缺如也公仁俠重交  
遊使在宰衡廬下當要賢者僅浮沉州郡致聲卓曹間非其地  
矣王牛馬不柱車其公于括蒼桑州之謂樂

弟雷田檢討傳

弟雷田家諸城叔高祖相弘治戊午立元隱居不仕祖旦舉萬里  
丙子與鍾大司空公羽正同榜大司空公堂推重之官蔚州知州  
平涼同知有惠政父鳳即諸生有醇德善屬文雷田生是世少諸  
諸生受知督學錢塘戴公景魯宣城施公潤章武陵劉公昌臣山  
陽周公龍甲亦第一新鄉楊公毓蘭亦首拔之貢入太學先是雷  
田悲學者之不知古詩賦古文辭稍三余八股為樂府五七言近  
體邑前輩丁公野鶴以詩名家見雷田所著大驚曰邑有是人不  
遂忘年與之交邑令黃崗吳公之珍永嘉陳公邦紀親式其廬刺

海鷗集詩名諸郡邑前戶部侍郎周公亮工來刺青按部諸城郵  
亭中夜遠吏人扣門迎雷田至公大喜握手曰昔在京師得君詩  
今遇茲幸甚浮白共飲乘興登超然堂倡和詩數十首自此雷田  
詩賦流海內矣刺米杞雄煥集試有司不利人勸之專工帖括雷  
田曰此道榛蕪久矣吾自開而自第之耶不願乃走大峴治官祠  
至岱嶽觀日出觀闕里少昊故城自陪尾泗水四轉渡河淮遇雷  
塘蕪城覓碑香山光遺跡亂大江之金陵與諸名士接諸名士咸  
為之下馬燕飢獨眺圖刻過江集歸試有司不利人勸之專帖括  
雷田曰此道榛蕪久矣吾自開而自第之耶不願乃入大學踰黃

余是與酒人遊試有司人不利過虛講遇故人劉子羽題詩即壁  
我已倦遊歸魯國君今老入燕京竟與悲風人勸之專帖括雷  
田曰此道榛蕪久矣吾自開而自第之耶不願一日自嘆曰吾先  
兵五十年忽焉已至千秋之業寧必以軒冕為貴哉遂與友人  
劉鏡菴翼明張逢海行從學張石民伺徐相野田趙壺石清張白  
峯陳隋昆鍊平開九仙自來練峯下至龍湫石卧象結節而居曰  
吾受記為山中人矣絕意仕進見山水奇秀詩愈多愈工雷田少  
嗜昌谷青藤頗厭之工空同滄溟至是七言體獨開生面五七絕  
入李杜堂與而空同滄溟諸家不問矣刺臥象山入集以未刺詩

二十有付白峯昆鍊曰此我一生精血也秋收之醴鷄之紫或不  
至覆瓿耳雷田既為詩大家好喜人工詩刺邑人王鍾仙李謙中  
稿戊午今上詔博學名儒崇臣鞠均以雷田上開親試東閣者  
五十八人雷田與其額當時有以資格限者俱校翰苑官雷田補檢  
討纂修明史通西洋貢獅子雷田賦獅子歌傳頌長安人為東武  
吟宛陵施愚山先生曰百年來無此作矣雷田同官陳公隸茲約  
赴黑龍潭拈韻賦險韻詩雷田曰此韓昌黎用此自誇耳何足貴  
乃即席成二詩陳驚服雷田名隆中人別號漁村卧象山入今年  
五十二初雷田家兄弟有秋堂者雷田曰然必相家言乃手先

衆側集一臺書滄溟華山記一通藏其中不踰年而雷田應詔人爭傳爲奇事云

兄煥章曰吾聞之友人曰當博學名儒之試東閣也

萬乘臨軒自定甲乙大臣鵠立左右紫泥重玉捧姓名以出榮哉  
嚴安徐樂魯是也下至文園令因狗監右丞因爵輪袍濫矣奚足貴哉奚足貴哉

拙我仙人傳

余宗人長山孝廉君忠信君子也一日來心寺東舍乃余言生平所見云常居一室似夢非夢見一羽人立榻前曰我拙我仙人也與子有夙緣來晤子于此他日當與子通後兩容清真萬福屏見諸兄弟有降此者賈君嘉或指以踐鵲我仙人前約也無何筆拙：初書云子欲與余劇談余茲刺亦甚暇古人青松見志白水盟心乘此家相道余本末余清郡北郭人也姓王氏數世貧賈門戶寂寞既喪春萱人之族姓年十七值天啟初年日行乞于市幕樓街頭或野寺古廟結絮破瓢常相守也罷諸富貴人錦裝繡轂華冠鮮衣過其前或怒而嗔或嬉而咲策蹇去了不相顧也余自傷曰若輩何幸而我何不幸也天荒地老生我何意父兮母兮有我何爲屢欲自經若有物阻自念可投窮崖深壑中至雲門下有一道者至問子欲何之我呂祖弟子何五子也與子有仙緣故至此聚窟洲可尋吳蓉城可覓何憐：久居此也時余飢甚道者給一餅飯畢頓覺有異道者携一鵲曰此即子也余不敢究其故道者曰子可名鵲我此余前日所以告子者賈君丹拜稽首曰求仙難子易子鵲我曰甚易甚難子足踏九州日當四西消息往來紅雲結隊紫瑱成林道遠玉京徘徊蓋殿朝遊蓬島夕駕



芝田山外景自了自快不假他人故曰甚易生德：塵勞紛：過眼繁華如夢自喜轉勝舊春惜焉莫思南柯北印玉魚石馬與金戴于人間失驚鴻于天上故曰甚難賢君曰仙已頗知願聞佛乘今在何等鵲我曰我飛昇冲舉者也賢君曰仙已頗知願聞佛乘鵲我曰三界外事諸天莫曉我豈能知予不觀楞嚴子余自想成因自固成果果在飛行仙矣又曰人生不幸寔為大幸人生大幸寔為不幸若我父母俱存六親有在立濁惡習亦自當：寧能作出女想耶賢君曰冲舉飛昇蛻化尸解古單能否鵲我曰予主組情深軒冕業重斷不能矣末益壽延年可爾是日問答甚多不能悉記姑書其略

論曰昔哉鵲我仙人幸不幸之語也昔人謂蘇季子有誰陽二頃田豈得佩六國相印哉此言雖鄙可以喻道

### 王暉黎傳

王暉黎者青光諸生也少負才不偶一日應有司試在前列故即中自竊笑余場所靜士窺問之洋答去其自竊笑謂既不得志願安能若耶即道上帝生取富貴立功名哉康熙戊申地震後七月初更就寢遶夢自見時父右母俱在命就外傳舉鄉士成進士推翰林編修承旨改監察御史大理卿通進使樞密副使吏部侍郎尚書平章軍國重事司空左丞相晉丞相于告勅立祠京師與其所居里弘厥如制祠樹御賜碑黎撫碑笑而寤三更初也其御賜碑能歷：記之同平章右丞相東野主聖奉勅撰文吏部尚書甘元白家額御史中丞馬子敬書丹其文曰恭熙三十六年大正御兆熊殿居臣主聖臣元白臣子敬自東閣門入王曰前推誠守正文臣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司空中書令平章軍國重事太傅臨洛郡公王暉黎勤勞我國五十年社稷又安熟有寧業皆其力也今予告孤世懷焉其立祠京師與其所居里仍立石曰旌勞佑賢之碑卿等其勒大以進臣主聖臣元白臣子敬承命稽首退閑旬日爾具稿上報可乃錫諸石暉黎名某以字行書光人族居吾國之休谷曾祖父祖父父曾祖父祖妣妣各贈封如制黎少好經術多智年十七舉孝廉恩得張將軍補兵十萬所過多獲修里

中人爲幾乎臣去報曰是女所侍避也遂憐憫遂張將軍馬有大  
言將軍果判耶倘朝廷命將軍有如此者將軍能長驅進乎  
將軍不能將軍止吾爲將軍計則將軍全矣是時張將軍介冑之  
士相立皆疾視黎：弗爲動守曰張將軍下王生張將軍下馬握  
手爲生乎欲張將軍母以意殺人日十數計黎力阻之乃改悔即  
下威羅拜張將軍亦欣然听之張將軍以女字黎竟用黎言與俱  
京師于是朝廷赦張將軍罪留直宿衛黎舉進士官編修永旨直  
日講知制誥起居注寔錄旋改監察御史勅權貴諷州守以塞近  
畿河堤功稱最安撫使存其才賢當賜環晉畿南二州刺史入爲

大理寺卿銀臺司通進使晉史部侍郎尚書領樞密副使值張將  
軍入拜平章軍國重事右丞相陞見奏曰臣武不當黃麻之遊吏  
却尚書領樞密副使王皞黎有文武經書才知古與壞成敗得失  
之端宜與軍國臣倫外藩可上以黎爲左丞相一時中外皆以陳  
平周勃况而相因云會有兵警黎與張將軍分道出軍事平晉郡  
公太傅張將軍乞骸骨若京師奉朝請不視事都堂黎進右丞相  
獨相十年親戚故人見黎黎南向坐趨親戚故人東西向出入衛  
護傳呼踞坐有與上雖諸父旁行不爲下目謂軍軌體如是也前  
史如昨斯重獄坐同官大辟衆咸畏憚之至是聖諫文章初黎專

世上怨聖諫文章黎數年幽奇困面之黎怨聖諫攻訐其辨詰多激切  
有者曰冬長夏短時至則易天道也結綬抽簪勢極則反人事  
也黎累而危器盈而溢物理也明公居大有爲之位建不世出之  
功海內在其掌撫人主喜怒與俱亦古今所罕有也語曰知止不  
辱知足不殆又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明功不于此效止足之義  
明序代之說而論是寧惡伏馬司諫爭效批鱗譬之射天下其策  
失共以明公爲鵠也古甚爲明公危之昔博陸非不有功于漢也  
而宣帝罪之文饒非不有功于唐也而宣宗斥之何則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也惟明公早自審勿忽黎素以理學自飭尤不喜鬼神

經史所載軍報事必極力辨難終底于無有而後止坐客有舉南  
柯焦鹿事相質者黎曰茲皆因約幽放不得志之人假以舒其鬱  
憤耳若僕四十年將相當貴以爲夢可乎客顧而笑至是所告者  
言意忽動謂張將軍曰田舍可樂何戀：焉此爲其乞歸歸則必  
所用心畢精陰陽圖緯之學杜門著書百卷皆言吉凶微隱事名  
清夢醒遂自書夢醒道人又謂是天之意合其宣之名宣天是屢  
起聖辭後上遣使存問賜几杖祭田五百畝廕子孫文武有差黎  
上表謝曰臣田野鄙夫幸值盛代累官台輔侍罪中樞愧無補衮  
之能每切懼淵之惧雖躬接詠詠誠心懇闕庭惟大王益勵遠前同

約意若學就將而可大我限戒而無度伏念史部尚書南野主望  
忠貞端亮文武兼資可同平章事樞副使廿元白執德不四發然  
有守可吏部尚書掌內外銓印馬也田監察御史馬子敬巡按監  
察御史王可行伉直剛方纔違匡正可御史中丞羽林大將軍充  
世公各重乾人歷岩疆曉暢軍伍可如楊麟例晉節度使遼國多  
故畬畝未開修士橫經艱步皇路顧大玉勒揚風夜以副天人又  
伏念臣幸列昌朝過水思歡泰枝八百不減成都舉火三族已踰  
平仲今寵渥屢傾以重臣過聞名驚愕莫知所為乞收還成命庶  
安愚陋謹奉表以聞上不許優詔答之臣主聖臣元白臣子敬系

之辭辭曰華胥之國有元臣天風兮垢收生塵落拓傳經渤海潛  
款向郎卿再問津空房隱生笑為因南來甲馬如雲屯銅焦書擊  
夜飛檣楊衣對之若無人忽而班荆編紉深並學宵征叩帝閭含  
元前殿親詢明光視草管金銀絢衣持節馬駢：百足望之走  
遙巡槐檜氣明使書陳名注雲台圖麒麟天子趨名秉國鈞房杜  
姚宋斯其倫秋風忽規憶糖等著言百萬宣天恩臨軒受簡辭紛  
記記功之碑何嶠嶠

魏處士傳  
魏處士戰國時以應召者其族也遠祖諱林居旅山周武王伐紂  
放牛于其野雖不仕稱草莽臣處士時周東遷處士旁京畿慕秦  
幸其族姓者降衣冠轉次郊野含笑迎人遊客多携酒嘉敬坐  
茵席與處士酬酢至夏秋處士亦以家果餉人味甘冽曰終山種  
也有兩族子如齊：相用之殺三勇士處士頗厭之曰奈何與人  
家國事而處士年老值呂政自閭中破出谷陷京師報王滅是時  
處士有友人在洛秦皇東禱乃于澗谷受五大夫爵處士聞之笑  
曰吾友人養骨助節嚴寒不變今乃膺秦爵出告不意遂避秦人  
竄隱武陟至晉大元中漁人黃道負泛舟入村人餉之鷄黍其商  
孫諫之曰昔先人卜築于此自分與立人絕今有闖入者五大守  
鑿山伐木勢必至逐匿別墅後之人不得問津焉其後亦有狄  
梁公門者稱狄梁公能得士終非處士家法不之錄唐申春同  
屋山北門蓬海石民白峰兄浮玉遇其子孫石屋家谷間自叙其  
本末如此  
獨不叙其在平都觀裡乎王母會上亦當照顧既曰艷則之老  
成致其宜乎劉禹得之紅塵都之也

徐肇餘傳

徐肇餘者南中諸生也少負才博學明當世之務與黃庭生王茂  
達齊名居不售場屋榮嘗語人曰國家以三場取士今以二三場  
為故事有司明出題諸生日夕奏卷其故皆曰免揭其名于  
壁告不敢以苟且從事榮每二三場必漏下一刺二刺始出崇禎  
丙子黃元公李心水兩公得其卷曰此經濟才也欲置之元魁與  
試者立持不可竟就副卷壬午廷臣有奏重五策者得旨有異才  
能徐陳國事監臨官特奏大用榮喜曰吾售矣眾謂其愚謂命中  
不在五策史人多嫌其長篇棄不錄錄辟有司必曰吾輩皆以空  
疎得科目是蓋形吾短者不取取則諸言路必曰此人得志必懷  
慨論列于台華甚不利乃羅織深文巧肆譏彈黜免然後已榮不  
為意入末場燭滅奏監臨告監臨以故監臨命真草盡蠅頭書漏下  
燭已盡起就庭燎二鼓方竣策各二三言起而登堂四顧躊躇  
淋漓滿志時監臨倦已退見三人袒而不冠飲庭中乃受卷令也  
榮前而大言曰諸公有策若此而不給以卮酒乎三令矢于酌酒  
技榮榮南而坐舉酒向三令曰古人飲必賦詩詩可乎三令笑曰  
可乃歌曰日出中元不照壁陰君子有酒不飲貪人賦詩舉爵有  
礼有文今夕何夕卿樂我貧東鄉令曰秀才何名姓何郡邑必售

售當賀榮曰破例飲諸公酒足賀售非榮志也西鄉令曰售非秀  
才志曷至此榮曰因制也恐負今聖天子求賢學至意北鄉令怒  
令隸人逐之時榮卷在隸人手榮請隸人裂卷遲出以終諸公酒  
隸人奪甥瞋目視東鄉令叱隸人逐舉酒謝西鄉北鄉令皆醉  
而起東鄉令就燈下讀其奏擊節稱賞盡酒榮乃出榮竟不售得  
國中卷閱五策或怒榮令掩毀故吏人不得錄榮以未悉東鄉令  
姓氏為恨自錄其策獻于先師廟焚之終身不與科試

外史氏曰語有之女媿美惡進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以其異己也賈誼進厄于絳灌劉蕡見阻于馮宿榮寧不聞之

乎凡因之令誰其過從榮欲借此以結主知亦太愚矣汗血之  
駒禁步于萬里照乘之璧潤光于砥礪其榮之謂歟其榮之謂  
歟

烈將軍傳

晉平定人標將軍張金城字應生有神力讀孫武書挽弓二百石跨鞍提生人數十百輩莫當也中天啟丁卯武舉平送邢三德悍無敵當車騎劫賈容忻代間一日在老營堡有撫標健兒一隊襲之三負高崗下馳捉而健兒奔眾披靡反走開堡中時將軍自塞上未過堡堡人謂將軍前有變居勿住具言三強梁狀將軍入登堡城樓眾目之曰三也見三扶盾怒馬堡東西馬堡人速遣諸騎出否則引大隊來盡屠汝等前所扶而健兒奮粉會三且近將軍曰可矣乃自堡出哭一矢三怒來迎戰輒合將軍左手挽三馬鬃舉三若嬰兒在掌中自是將軍名大譟起崇禎癸酉流寇犯山右將軍家居率三五精甲統擊之日有斬獲寇遁入豫將軍間視賊營壘固飲樂平山下村舍蕩然歸一大虎當其衝僕舍皇隆營溝中虎鬬地而哮將軍所乘馬驚逸墜將軍酒微醒曰完也乃咆哮如是虎聞將軍聲急急赴將軍將軍躍身起拔所佩刀旋空下刺虎胸中一手按虎項至地虎伏不能動踰刻究斃矣是夜月明將軍出血刀立虎側躊躇四顧曰快哉奈何虎乃獨行至是將軍名益大譟起大司馬張公鎮陽和辟為營將久之屬提兵在都督周公過吉標將軍擊將軍甲中李自成過寧武周公禦之將軍

當前所擒賊賊千百人日暮賊曉將張張夜叉者未哭陣將軍衆其頭狗軍中奪大營一龍文旗賊已敗將軍馬忽蹶坑壘中賊衆勢萬弩射之將軍奮臂大呼曰大將軍苦為計吾當為勵鬼助大將軍殺賊賊中爭傳其語將軍殺為神水旱禱立應土人祠之曰烈將軍廟

外史氏曰史言李翰為張巡許遠立傳頗詳容獨不載雷萬春事學者至今恨焉周大將軍提孤旅抗賊全鋒數十萬勇且烈矣賴叙次者以傳而不知桂中堅當賊要害有烈將軍素也由此觀忠義個饒之夫文米不彰名湮沒而愈稱者多矣余

系烈將軍附大將軍後俾史氏家採焉

陳知白先生傳

先生名丹金壇巨族也金壇當旧朝時名士出虞山雲間上而寔陰先生為祭酒諸名士詩賦屬先生手為頗多有知之者先生謝不受于是眾共服先生藝若是而吾自匿殆道者家流固難為知白先生諸生時學使者過檄諸州郡諸文學吳門稭試詩賦糊名以進學使者視于廷署榜首先生名曰吾固知非陳某莫當也先生耻俗學干祿溺于功名值國家多故意欲藉制舉業畫官去屢挫遂昂藏不與眾屑金壇今會而技素不喜文固與先生陳璽詰中先生會學使者授先生第一驚謂此前學使者合八郡士大

拔冠軍者也今奈何悖至是獨不千秋百去名乎今愈怒愈叟語中先生先生幼讀書謂功名可立就乃今不得計典俗史忤恒思擲頭上巾謝俗吏去終不事筆墨矣金壇諸文學又勸先生主文壇先生視三寸管如鷄肋不忍舍几去几就先生愈激楚悲放文益工益不合有司無何流冠江江北見杜矢從四射嘆曰天下事自此去矣先生雅慕先代至是謂丈夫當重箇坐列鼎食不則如鴻鵠孤寒橫絕四海豈肯遊走尸生死者乃走句容依陶都木家山結茅隱棲前堂羅鐘鼓張生徒誦生神章女青木郎真人姓日東三達戶外或入其秘室手諸編則古名臣孝子傳先生蓋天性

忠孝人也先生之宛洛遇李自成大隊至察先覲奇異豁達可謀天下事欲致之幕下先生奮臂戰立怒罵諸狗彘不從踵磔無群賊驅之去先生問亡走不知所終或曰先生有異術解去又謂先生竟慷慨罵賊以死

外史氏曰曰余過江阜有人抱一碧之琴歌曰大鵠大鵠兮翼垂六間巨鯨巨鯨兮鬚鬚八眼擊青墩兮來白雲兮兮無痕以余所知知白先生是耶非耶姚平仲傳神龍見首不見尾其先生之謂與具先生之謂與

王武周先生傳

紫洲先生名庚字長庚又字星容濟南利津人少負才向學補諸生好遊至余家先大夫慕其名容之城南春暉園與共筆研給館役後先生西入秦隴南至荆襄學日進丁卯試有司時朝廷勅各省直程文七式子原奏典試者不得署筆主考張公卷陸公一舉向諸同考口士子多以二三場為故事所為卷安收入試錄以進搜三日無所得處方黃公憲卿監臨曰當求諸遺卷得先生五策大喜遂舉賢書二十五名今古異事也卒未試南宮落第編修王公仰深惜而重之請入幕次時諸翰苑皆少年不諳詩賦每館課

皆袖其券私第先生與編修吳公禎代屬筆才思湧發錯落跌宕一時諸文君子皆謂徐孝穆庚山子復出也後除郛城教諭值前所善倪公于義自簡討改侍御按山東于先生有舊欲薦之朝特用入考選中科道可立得先生毅然謂吾不以故人力除美職也求止倪公嘆曰紫洲真古人也郛令姚可崇藉偶逃則註諸生列可以于獄郛人知其冤要改抹先生憤走撫按曰果諸生偶逃責在職次及今耳請索其狀先生于是棄衣冠回有公庭低：數十百言郛令詰寒可火事得白而先生名大起中外壯之遂晉先生知代州上達司禮太監王坤視九邊撫按守爭前索郛迎鎮帥戎

服跨弓矢持盾立道左坤命自郛守守布褶削劍跪不得冠帶先生憤不受及郛坤大怒曰渠不欲官耶朕抗吾命如是先生長揖却立謂朝有官春冬服約綠夏秋服紗羅祖宗未定制也內軍門固尊寧尊于天子乎抑首伏氣委蛇整折無敢出語夏畦卑污之所為士君子所深恥也吾視去吾官秋簪雲坤氣奪久之乃曰王某其男子吾當放金英荐薛文清于朝無何卒于官王公仰為經紀其長以歸于某諸生有文名先兵火家遂絕

李煥章曰余童子時見先生甚貧約與先大夫談軍國事色勃勃動而人皆以文士目之誦先生題鸚鵡洲張起公諸詩遂欲

卑其生平此豈知先生者哉中消怒先生而中悔反若遇之雖中消怒亦先生氣有以奪之也余度濟而西哭其墓不忍置而去云

左鴻臚連公傳

李衡公德裕曰：計日不以盡人語，雖舉手有識者亦採焉。夫大抱業，雖然取黃金印斗大如興濟伯跡容，聲振天下，苟可謂數百年來寥：哉如左鴻臚，多洲公可饒矣。公鎮南州太守，于八古皆明經，幼卓犖，不能儒婉：從鄉先生句讀甚苦之，謂人各有志，我安能棄其所長，趨鄉先生繩墨無所就，以章句為狐爪。鄉先生與我不兩失之乎？謝去時，車騎雅習貴人遊火之補，為郎歷序班署丞，鳴贊隨堂，皆弗溺其職。鴻臚司丞京堂例會推心，卿寺大臣覆奏始報，可公侍烈皇帝，帝顧公爾名士耶？公惶懼頓首，帝曰：無他

王剛芳傳

西亭張蓬海石民曰：余言其里中人王剛芳，上女皆儒者，至芳芳，易失業。日博場酒肆中，諸長者多惜之一日，西之郡北郭市中，見少年跨騎過，諸博者遮索所負，少年馳而去，匿別巷，而又往索之。芳隨眾旁觀之，少年與諸博者聞恐，其有勢家僕助之，少年寫芳乃勸諸博者事稍：解少年大感動，相與訂交，竟結為兄弟。久之，芳至少年家，少年所供皆暴子弟，擁悍帶佩弓刀，出入里中，日夜縱飲，語終罕驚人。芳偷自語曰：吾誤入賊巢，中奈何？又久之，度少年與諸暴子弟不吾疑，云前邑令盜殺事，諸暴子弟大醉向芳曰：

爾家以博士起田間，即弗涉通顯，然世為詩書可更矣。英未幾，帝特旨晉寺丞，且特旨晉左鴻臚，大鴻臚去位，方會推公以報歸時。烈皇帝多奪情例，頗屬公公急，馳固子職，亦以諷武陵也。歸姻御史成公素所彈武陵者，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友視其志。連族旧朴厚，公更濟之，權宜即所謀，富人產弗錫，銖刺于人，折節與人交，不事機變。歿年六十四。

外史氏曰：余習見烈皇帝郊社天地封禪巡幸諸大典，礼美哉。巨觀也。公介然匹夫，端簡超庭，陟位天子時，手修清用格，祖考洽神人，豈僅隆扈從為榮哉？五品官至蒙御批更名，載之史，真矣。

古華所為也。芳謾應之曰：勿謔言，勿謔言。安有是諸暴子弟指堂中所貯金，書星像諸城署中物也？芳隱慙曰：渠殺吾邑父母，不義當賊之伴，相語曰：吾輩教人以出，適巡至此，家中事當何似？欲往探之，有老母携俱來，則常與諸兄伴，笑眾曰：諾芳潛之，即會邑。按李姓者以盜事，即太守嚴鞠之，因甚諸捕者繫獄，日扑責無寧。居芳私告李姓，以故再三訊之，度不妄，密白即守即守與之俱告道。命觀察陳公夜以輕騎出，芳先導，四鼓至賊所，芳先入，始曰：老母在門，少年方起，芳急手持之，兵人謀，迫成擒。先是芳乘倉皇中走，取金書星像置懷中，少年口吐：辨芳出以示之，少年無辭，賊中



一鼎充渠在別所芳索之渠半起擁一技芳笑至渠拔刀芳起抱之堅三擊皆不中兵大至方就縛邑令公子陳公良以數十金謝不顧別曰吾豈以此索取貨哉吾痛告邑父母耳少平者劉七鼎兒渠陳雙刀寄沂水人

洞庭丐者傳

洞庭丐者不知何許人日乞食蘇州其跡甚異不乞諸富貴家諸富貴與之飲食輒委之地揚去不顧也乞諸村落農下戶傳察道院一呼曰餓甚人不應則棄而之他不再呼故恒終日不得食亦不改悔也之洞庭東山相羊寺僧多厭之驅之去後來乃題兩絕句壁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吸三峽水足躡萬方雲又有形提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無生處梅花滿四隣昌陽善仲子學在貞毅公子也僑寓吳郡一日往洞庭東山入相羊寺見其詩大異之請居客座論古今事至明水丐者忽痛哭掩兩耳走匿出越日復來語仲子曰君真知我仲子喜與之論詩并有理久而丐者忽亂以多語仲子亦不之怪也不辭而去不知所之仲子旁皇四索之不憚數十百里或告仲子眾皆以丐者為君累多訕語詰仲子亦大喜曰我國知其如是也仲子嘗至汪太史鈍菴書舍求作小傳必以丐者入其中丐者詩頗多多恍惚世外語不可以理解間有俚者亦有味丐者兼作南北語終不悲其何地人論曰宋王晉公佑禱南岳遇道士牽子連子連仙去事甚奇仲子索丐者而與之交人有謗之者竟不顧得毋因破家止流落吳郡而丐者獨為知音哉余亦不得其故矣

列斗杓先生傳

列先生元化字季雅郡諸城人世居琅琊山下自其父左濱公有逸德稱卿瑯臺劉氏先生號斗杓嘗曰杓音標又音酌吾酒人常從酌中萬歷己酉舉人官高陵令再拜維川令與郡守却校勅歸作逐鹿行以見志後取其稿焚之先生居左濱公所遺萬竿竹園園傍瑯琊臺先生日持酒一卮酌大海中臺上有泰碑丞相斯小篆五六字餘剝落不可辨同遊多惜之者先生曰吾恨不盡鏤去作尤泰行後又取其稿焚之先生學本老莊喜裸葬著裸葬文集土壙一自撰墓銘一祭王無功仲長子先司空表聖文各一曰是可殉吾墓一日忽曰吾酒人無需此宜免醴醑甲申夏先生北向拜大哭焚衣冠語家人曰吾尊臣當素葬不得托于酒人製絕命辭曰焉：誦之家人勸曰草莽臣也義不當如此先生叱曰吾寧逝此去耶乃怏怏鬱悶以死死之前數日先生故人子膠西王君如辰來起視其一傳悉先生本末畧云先生庚戌己售于張宮諭以誠為領房者所阻與句容人張榜拉列副奏高陵時學宮廢取諸夜合錢先生愁悉草去另為餘設有母訟其子先生正衣冠肅坐命縛縶于市已而先生泣諭其母毋意動于大恨悔奉其母歸歆如初大猾橫里中擒之立置于法邑大震動直指河津李公部

高陵命先生者獄多所矜擇直指薦之劉會制府攝先生材畧可辨冤疏調難川即守某治即無狀先生至入心官其能教以事相忤遂自免官歸路過鄆州見巡撫練公因事兵脩王公應揖曰今在難川即風憲廉正如兩公皆得以利害爭况即守墨而鄙余何以上斗米易吾初志也兩公固晉之先生並謝曰是非愛我非愛我作 賦：十萬：言又取其稿焚之旋錄其中一段乃左濱公任俠解人緩急數事也先生凡三焚稿其不愛名如此海上林仙翁士大夫賓禮之多苦其論道精真先生著泰同悟真諸註皆出仙翁意外膠有兵警先生遺書高相國公勉以致死勿去之義先生喜作詩善臨池畫諸家墨妙有子子羽名翼明詩冠一時精紳書微孫過庭入微有存詩晚詩老詩餘詩數種

李煥章曰奇行名：廣行坦：名匪所起情非所遣其先生之謂乎先生本貴老喜裸葬自撰墓銘庶幾至人矣鼎湖之遇先生又中變焉可不謂知所取舍哉至今讀其語曰吾尊臣不得托于酒人悲哉綱常所繫也

附跋

余自順治乙未識師于芹和尚侍者今二十五年矣其朝夕晤聚則自乙巳仲夏見其弟子傳德諸師稱師掀翻巢窠縱橫今昔巧錯金針不施鉄面劍刃藏鋒大聚無鋒十方有情之方便門平等地光明愜也轉機親炙師久具不誑然余所以服師者矢志宿棄傳舍利利百城一枝春舒自由捺衣而住挂錫而棲任遊緣合窻亟示舍然師命所臨位可二十載捐頭顱于仁王斷肩臂于蘭若此師之守身者脚履也全提正令不假姑息容悅單寒劍鋌貴要頓漸双教律魚攝不示義學以岐途不掩文字以藏拙有時焚青

龍之鈔有時拈石門之禪因筌得免楞伽可以印心象罔覓珠大藏皆能碍道不妨獨是亦許大同訶責天衣識彈舜先眼有活暗句無死法此師之起宗越格履也麻麦適口壞索遂刈木負薪搜石捧土等甘苦于四眾恤飢寒于一切位證覺王旁同行者此師之日用過活處也厝剃度于窄堵玻璃孝慮若龍崗表而浮屠貯法伴于棲雲本本流傳不減大鑒此師本本水源處也旁涉儒道泛覽百家游藝辭章玩娛翰墨間三笑于東林立八關于梁苑曾閱莊子內外雜篇曰渠雖外道言辭弘怨吾每編其篇章究其病痛稟山覺和尚著莊子提正山僧亦此意此師之驗人丈士青衿

黃冠相酬偏安也師本橙繩床破衲敗絮有孤藥室無長物而粒未終緣必念大衆此師淡泊明志舍己從人處也余為此傳未盡師什一只因身在廬山中未識廬山中真面目云耳

辰隋司馬公傳

不伏波樓船令諸蠻先失長內屬守外臣今有其人業并客京師  
有自衡湘來者言辰隋司馬撫永順土官事永順土官遠祖揀安  
濟大為裨將遂世據其地嘉靖時胡尚書宗憲討海上寇徵其兵  
戰勝陶氏德兒港尚書欲以名妹王剋兒賜之奢寅判重慶督臣  
檄渠健兵五百黔江塞奢東出路張獻忠數犯數敗去以故永順  
益驚驚遂黃左森雄長南渭施溶上溪三土司間矣皇清初王  
師屯長沙永順以五苗長屯保靖保靖渠要地也已而弗自安願  
助兵一隊自大中丞下皆許之司馬徐獨抗報曰南服弗靖旦夕  
定爾奈何借公廢為聲援今夜即有輕漢心永順懼斬山谷自絕  
即徐司馬遣漢把往宣慰曰日者大中丞以爾頗獷悍觀望欲移  
衡水辰帝之在行者深入爾等谷撐爾牙犁爾庭尔今日要永順  
兵司馬憐爾力白止之欲命南渭施溶上溪分爾地七八百里遍  
給告身擇爾國中之有才力者代宣撫魁結司馬憐爾又力白止  
之今司馬且卑騎簡陽德爾就約束于是宣撫大驚援面縛詣轅  
門請納地歸縣官自贖司馬大叱曰聖天子撫八荒愛爾彈丸區  
耶永順事大定客又言司馬前襄陽理事時累出奇奴冠劬西諸  
大帥爭累旗旂去丈夫哉語未竟景房泣血趨拜曰辰司馬非徐

姓

告父也諱林字某侍御公長子余倉皇謝曰誤誤  
外史氏曰衡湘人呼徐為隋莫辨也音聲之偽豈不微哉作辰  
隋司馬小傳

段恭議傳

段公名復與字仲方鄆縣充州陽穀人。生沉毅有至性。七歲就塾。舍記故事。遇忠孝。即肅容拜。而自負其太父教諭。公見而憂之。曰。此至是國家當奈何。相向而哭。人莫不以為迂。未幾。母歿。公慟。語同舍兒。哀我詩。王偉元不忍。請我不忍。廢也。同舍兒走白其師。師大驚。弱冠補諸生。累試高第。丁卯舉于鄉。甲戌。擢進士。授南戶部主事。以父年老。請假歸。會邑有兵警。或勸之避。公厲色謝。揮戈樓櫓間。邑無恙。人自此知公能踐其素言矣。父歿。公哀毀。欲死。念孔子謂。狗親非孝。服除。強起。補刑部員外郎。中皆稱職。壬午

晉慶陽道。恭議慶陽寇大起。盤居。芦坡。崩槐樹莊。諸處。寧州。合水。皆陷。公督諸軍。連敗之。擒渠首趙獅子。鬼人王可大。飛單。盡復諸州。縣。癸未冬。李自成陷潼關。據長安。陝。皆降。公乃集諸眾。揀血。鳴師。曰。吾輩請張許。睢陽。意。勃。動。官死。職將死。經。合。計。決。矣。眾皆泣下。奮袒大呼。請公。即署三日。即署去。賊遣使來。招降。公怒。亟斬之。繫其頭。殉軍中。三至三斬之。賊將軍董學礼。賀琛。率兵數萬。來攻。公迎擊之。卻外大捨去。自成裂眦。擊。罵曰。我國知向。使在孫侍庭軍中。我幾殆矣。今全秦已歸。我渠守孤城。何為。起數將軍。兵十萬眾。薄其城。四面設木柵。深塹。攻具。與睥睨。齊砲。砲震天地。

公擁甲。有親禦之。五日。夜格殺賊。無算。賊已退。忽大風沙。捲城頭。賊乘之上。城遂陷。公馳歸。告其繼母。曰。兇力竭。城破矣。母可率兒女。藏某家。母曰。太宜人。素知節義。又。以公至孝。不忍舍。公遂與公配。楊妻三人。一女共棲一樓。自縊。死。婢救。人焚火焚之。有子名植。甫十歲。亦投火死。諸婢皆從。要一自免者。公奮赴北門。巷戰。良久。手刃數賊。遂自刎。賊憤而裂其尸。慶陽。崇祠祀之。冰旱必禱。外史氏曰。余校省志。得范縣。吳一元。作小傳。公事首尾。比張許。核其寔。或過之。張許提。羸卒。抗方張之寇。頗與公等。而張許睢陽時。東南尚無恙。賀蘭。進明。在臨淮。許推。莫高。衡在彭城。王巨張鑑。前後以節度至。皆重兵。日夜望其來。藉以為救。援人心。猶可。鼓厲也。公葉。兩慶陽。環。十。百里。皆賊壘。誠所謂。此。將。援。絕。矣。而。圍。門。就。義。慘。莫。堪。聞。史。冊。來。如。公。幾。人。哉。當。公。殘。骸。歸。時。慶陽。人。人。爭。當。以。葬。不。得。則。為。置。衣。冠。塚。張。許。侍。中。無。是。事。也。公諱。復。與。眾。曰。秀。寔。再。出。由。斯。觀。之。公。之。歿。也。以。名。識。

即三大臣傳

馮尚書公琦字用錕鄒縣卷海內所稱宗伯先生即臨朐人家益  
都其先成籍遼東廣寧曾祖裕自成歸舉進士官貴州副使祖惟  
聖官行人父子成舉進士官河南叅政皆以公貴加礼部右侍郎  
公生絕慧負才名冀端恪公鍊見而大異之授以源洛之學萬歷  
丙子舉子鄉明年丁丑成進士年十九授翰林院庶吉士歷編修  
庶子詹事晉史礼二部侍郎太子少保礼部尚書四十六歲歿諡  
文敏公在日講官時與同官文河余尚書文恪公繼登約曰前代  
經筵賢猷贊詞臣職列論思與臺省等今上久不御講愷故事耳  
吾輩不集古今治亂政得失輪對以進即為欺罔此不忠之大者  
余瞿然謝曰微公言吾不計此乃輯通鑑數百條奏上時光皇御  
位未定中外震恐公捧祖訓告太倉太倉亟上疏云臣昏庸不考  
祖訓此左庶子馮琦教臣也晉更部侍郎更部自今宜未悉聽諸  
內閣名冢宰寔相國家監耳會餘姚孫清簡公毓執例事閣臣嚙  
言官論劾罷愈恟：奉閣臣指惟謹且吏部由翰林出者養教望  
更不事事公殷然從前例每日揭官資俸深者于壁以次補間有  
卓畢溺職者別為升黜年且大計外吏增浮躁一例收有才而輕  
能者時論題之無何文選即以推降官觸上怒尚書某惶悚不能  
辨理公代為條奏上乃霽文選即竟奪月俸尚書竟無恙以冊立  
功晉礼部尚書稅監証山西撫臣魏元貞公力保其必故冊立時  
羣小有以經費不給為辭公曰今日以礼為重餘非所論也會公  
弟璵輩遼餉四萬出都奏還事乃竣公嘗語人曰青宮一議經  
數十年大臣去諫臣逐不知凡几今猶以賢請易期天下事又不  
可知矣時妖人李卓吾叛道悖經妄言惑眾以曹操武墨馮道為  
之疏請逮治獄論死西洋人利瑪竇闖入士大夫多與  
之交公謂他日必為國患請驅之塞外秦王田中尉繼固曰例由  
將軍中尉為國王者女子繫餘子仍從將軍中尉王以嫡父未立

事恍惚有無間非理學家所宜言必使前朝之鉅卿碩輔起襁褓臨弓禍岳降星謫其來有自于公故為得矣告恐安陽苗裔終無以堪此也昔時有傳理學者云致為城隍識者曰即此便非大儒是不可舉以況公與公平生大功在立冊立不惑士人經費不給之說前此如山陰之去因而益省諸臣冒伏馬之險罹雷霆之譴歷萬死而一生皆自公全之古社稷臣能此者幾人耶黜溫陵衛止道華士文人之誅不外此春秋替宗宮牆俎豆學者以理學歸公端在此寧僅箋伊川而註考亭哉同公而舉于鄉者有鍾尚書

擬補邊方雜職傳杖牛門山陰立採之遂歸里二十四年神宗崩光宗初立起公太僕少卿旋晉正卿查歷年餘金休多公大駭曰寧有是耶當此陵工告匱國用空乏之際不以朝廷財還朝廷成皇上孝思不可謂忠若必待而後支不可謂敬何能頃刻立天地間即又草書助庫銀三十萬五千又追別項銀一萬九千有奇群小逢迎公故公遍搜括諸務金銀佐國費公與甚曰太僕適有銀餘不忍飽貪婪湊堅遂以疏進不報吾豈桑弘羊裴延齡借民力以媚上國寵又狗彘不如矣是時鄒忠介元標在左都鴻臚史從告在左僉都公晉左副都公謂馮某才德品望資俸盡君臣先豈

鍾尚書公名羽正字淑漁號龍淵郡鄒都人也少與馮文敏友善萬歷丙子第二人庚辰進士知滑縣滑畿南最大邑公年甚少諸胥吏不能欺臨魏縣陂田六百頃皆通稅公曰陂之棄地仍之棄民均不可躬自勘田定去而以新償舊滑人便之會江陵當國多增賦公獨不奉檄曰今不得竟其志挂冠去耳寧因民以徇上耶權礼科給事中奉命勅禁旅閔視宣大各邊車騎風沙絕續中一要人吞塞下田公立竄之法晉史科都給事中六坦爭國本李獻可草職罪在不測公抗疏曰逆者三王並封人情動搖六坦之疏臣寔首倡奈何獨譴獻可乞同付考功或下刑部上大怒鵬公職

可疏處其上竟就僉都旋拜疏明因體勅德清烏程身為輔臣前進樂議謚封后移宮諸大事首鼠兩端忠佞不分幾致大變由中不報與鄒忠介馮恭定諸公講學首善書院必何而群小偽崇之議起矣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收漕稅二百萬舊例內監冬水八萬餘金六年一給群璫賜歲六月逼索公持故例不許至大缸公具疏力辭馳驛歸御史練公國事上疏云羽正大臣德望素著群璫何至違例求索據臂司空之署肆意咆哮勢同脫巾異時甘露禍起清流蒙難皆此輩為戎首乞亟斥群璫召還羽正以紓中外之夕不報公自天啟初罷免田間又有十七年著述自任年八

十四年人有言難進易退又曰合則留不合則去宜莫若公公前  
以建儲帥合前後四十餘年立朝僅三四歲向非龍馭上賓明辟  
肇立亦自分填溝壑矣迨至再起大瑞之勢已成騎虎公之不雅  
手難亦安之耳此楊忠烈以公連去國為嘆也公講學不專主元  
晦亦適心餘姚良知之學錄生乾有合于聖道者一日讀趙公大  
洲所著撰曰學者當如是也公仕宦六十載不置一田一舍敝廬  
數椽蕭然自安平居人有舉海瑞事比公公大不憚曰此論詰所  
謂託以為直朝廷穿窬之盜也其矯異踪跡孫清簡論之備矣  
公清而不刻直而不顛類如此所著有大條其諸書公猶子諤奏  
未進士大名道僉事政績文學有尚書公遺風後十三年繼公官

者有曹尚書公

曹尚書公沈初名珍避御諱改馬字用章鄆蘇素即益都人為文  
敏公門人鍾尚書公執友也幼失怙學與兄通政公璜戶部郎中  
公璉共切磋並起甲第公庚子年丑俱經魁文藝傳海內有曹氏  
家學校戶部主事以分餉抑諸璫有聲晉兵部職方郎中副將某  
素驕橫欲補大帥公不許私以萬金進公力叱去未幾相國屬兵  
部尚書兵部尚書致相國意公曰大帥宗社安危所繫即朝廷不  
敢徇相國雖尊猶然人臣也相國翻然謝出補河南叅政予告歸

起南太常少卿署國子監翰林光祿先宗病大瑞崔文升引方士  
李可灼冒鴻臚官進紅丸是日上崩公在番都抗疏討賊青輔臣  
甚切御史某力駁之左都張公聞達御史張公慎言類足曰是不  
顧天理民彝矣無何孫尚書慎行楊給諫連次第續公且疏魏璫  
大卿恨削公籍歸先是楊左六君子就逮公語張侍郎鳳翔曰若  
請于聊城付法司事可少株後竟下詔徵閣臣魏廣微知公營救  
楊左深與公隙嗾言官盧承欽等借題偏學攻訖甚力群山修三  
朝要典列三案定罪公首編紅丸案中提騎幾出會王恭廠災上  
避殿修省得免崇禎初起戶部右侍郎上納詞臣倪文正公元璐

疏焚要典朝野惟呼謂元佑党人碑撤矣時多事公上城守十二  
策晉左侍郎晉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上素知公賢欲補吏部尚書  
為首輔所凡而止桂王藩工例派河南山東山西銀十二萬楚撫  
魏光緒加派公覆奏不可漸織造銀十萬撫臣陸完學奏入正額  
公曰一入正額數百年之患也久之上命司禮監張彝憲提戶工  
部事司務許九臬設正座次尚書侍郎左右侍比至公趨出曰事  
畢矣遂具疏云侍郎者侍尚書非侍內監也彙憲自是與公隙百  
計陷公公退嘆曰彙憲素狡慧頗識古今事善辭辨伺至專喜怒  
進退大臣今上不覺悟其蔽主懷姦浮于石顯弘恭禍不至亡國



不止力請待馳驛歸後此公閉一室具衣冠拜北面慟哭累日不

前侍郎標園周公傳

食集家人榻前謂家鬼不享祠官告志也爰賦絕命詞曰大化兮  
適歸白日兮幽墟寒素心兮抱遺書肆懸祛之歌兮嗟長夜其曷  
時取陶詩手中乃瞑因附葬公有大樹堂其間思往事可林諸  
書藏于家尚書公外甥初謁之邑南瞿臯莊談天下事不置也  
是時流寇披猖鳳泗急公曰中原寇未靖生中樞大臣不知兵  
耳房琯張浚事其殷鑒也後孫尚書傳庭盛兵出潼關陣嚴整立  
靈雨中四十里收解甲卧者闔寇遠遁數百里群臣咸以為賀公  
聞之大驚曰事去矣寇憚傳庭銳避匿山谷若其師引入死地而  
已卯舉于鄉受知歸德推官王公女瑒聞中賸學者至今師宗之

後乘之此兵法所謂縱所謂掩也諸將士守紀律冒雨野處怨而  
離矣有不戰必潰耳此兵以有制而敗也後竟如公言

庚辰成進士知縣除臨清米植書徵解驛進顧役三大獎士午

李煥章曰文敏弱冠登朝受知人主履道坦不難其施而國  
是以濟休哉其所逢也太保爭國本悔群孽楊左之獄几罹虎  
口殆所稱明矣而艱貞者乎少保執春秋討賊之義萬乘至為  
勅容與璫禍終始竟至泣弓尚痛困寢賦絕命詞以死讀者至  
今悲焉次三大臣傳可以論世

同考擢王斗樞為第一人有得城功擢浙江道御史被誣下詔獄  
尚書練公國事論林出之尋改兩淮鹽運使請削田餉竹新鹽國  
用允裕遷楊州道叅政一日有倉皇來者乞屏人密語云某反  
亟以甲前往公曰止女且由當遣偵者曰無及矣色數變公知其  
詐繫之密室偵者還乃興化逆僕許主人巨室也事乃定上元夜  
公閤戶就寢忽聞某遣騎士趨公出諸裨將環甲列署前釁炬  
如白晝公按轡徐至巡撫所階下弓弩戈戟相向巡撫性不忌

見公曰：戎報賊起某處，亟待若君赴晏飲，即奈何未遲。者公曰：入京條上福建六事，上嘉悅，數召見，無何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  
戎訛兵當是事，巡撫怒曰：是不同興化先所告，倘有變，君任之。場欲大用公，而怨家之禍起矣。先是教諭有仇姓者，素兇狡，無賴  
公曰：唯公謂巡撫曰：公使者，赴我急倉猝，未食，餓且甚，煩公為以非罪陷同列，公署督學時，斥奪之，乃與兩提兵隙，公者，撫拾公  
我置食引滿而飲，飲久始舉匕箸，食謀者至，戎所報盡妄，巡撫報事潛至京，伺總督某將出，賄托其左右，充幕下，日夜言公短，盛言  
而退，罷泰和營房，役慫恿強馴悍卒，揚人立祠祀之，遂福建按察周某北來，裝甚厚，公以省親開封，取歐陽路騎行，而江撫亦周姓  
使地初開，公自江西抄關抵，即武諸寇阻山谷，勢大張，公據城守，予告還舟行，牌有督察字，與總督遇，淮上提督意其為公也，比來  
與判將秦熊相持八閱月，秦熊者，故某渠部將，最曉驚，累拜諸總，即以饒羅織事詰索，可立得多金，至日暮，公手版竟不至，提督以  
兵至是計窮，乞降，公納之，熊熟視城中之糧，幾絕，陰遣人詣寇壘，語饒饒曰：固也，周某素驚，驚又自以左副都風憲，體不屑見公，賈  
約某四鼓來攻城，即下公知，故綴之不為，竟先期密出兵伏城外，明江撫鼓吹揚帆北去，矣自是提督益信饒，又度兩提兵將迎  
忽夜半，舉火城頭，礮聲不絕，寇大驚，逼城，火光中見熊首已懸，睥睨境上，遂出四提兵所遺提督金珠寶玩，致兩提兵殷勤狀，又言兩  
睨矣，益大驚，憤甚，以攻其薄城下，而前所遣伏城外者，業起，寇中總兵為周某所斥辱，至不比人，類公至，而提兵賴以吐氣矣，總都  
堅寇大潰，亂不止，殲者半焉，悉定吳審娘，取虎諸亂，海寇再集，屢愈不悖，曰：我必殺周某，饒昨古曰：公謹言，周某點多黨，不急乘之  
門公監諸路軍，赴援，兩總兵畏縮不前，公立縛其中軍兩提兵，自則為反噬矣，于是提督且懼且怒，疏劾公，上素知公賢，今自秦  
是與公隙，寇圍漳州，總兵用公策，圍乃解，骸骨數萬計，公命守備下福建，勸治時，按使程公之，齊福州，推官田公緝，馨泉州，推官王  
宦君時率眾擒之，總督謂諸將諸寨負固懷二，宜剿滅，人盡甲矣，公仕雲廷平，推官吳公堪，濟建寧，推官盧公園，龍汀州，推官孫公  
公馳至曰：若何往告，以故公大泣曰：願以舌頭易十四寨人，命提開先立白公，寬時士民，訊公獄，惟呼雷動，會巡撫某畏提督不敢  
督驚詰，所以公曰：十四寨團保自固耳，批之，即為朝廷用，總都從直公又憚請，議按察推官持愈，坐弗能奪，韓糊具奏，上大疑有  
其故，收討寇有功，皆公左右布政時事也，由布政晉左副都御史，故緹騎逮公，株累數十百人，無一誣服者，值大臣有始，公才名者

諫附權要論公立決上不報蓋公前赴省賈時冠大入諸郡縣皆  
隨省兵討汀州寇遠速出留老弱僅數百巡撫某以病告已得旨  
俾聞警計無所出士民大呼曰事急矣事急矣非周公不可是時  
公在賈所群出之公據射鳥樓當敵最衝公手發數斃敵得勝先  
登者故氣奪連五大賊之三渠帥殲焉當寇來攻不知公在省會  
大罵城上人曰若昔時恃周某今解官去矣若何能為公免曾示  
之乃大駭連夜遁海去提兵王進陞見盡以聞以故上不欲死公  
又值朝審福建百姓萬餘人哭聲振天地晝暝大風沙捲髮奮空  
中而大臣始公者又以罪罷上命輕公罪議者又以怨家故請

做王臨川曾南豐更條暢小品入眉山堂與所著有賴古堂閣小  
紀同書字觸書影諸書所輯有賴古文選尺牘新鈔藏弄結隣諸  
書公師東鄉父公南英中年張公氏表尉氏阮公漢聞友林石古  
度燕子桓王子猷顧子豪游盛子於斯陳子鴻金子尚陳子式仁  
厝其葬邱其裔刻其詩若賦東陶人吳嘉紀善近體名不出里公  
購其野人集余弟澄中詩冠山左公按部至夜半招飲起然堂曰  
此山東李象先也向所刺義者劉諸傳即其人叙事文海內不多  
見公負經志志天下人期公蒞大位致大平乃辱歷患難坎壈困  
頓以竟其身而猶然無良者猶不容公于地下其稿不更慘于舒

徙塞外上又緩之上崩彌岳時特遣綠頭牌赦大臣公前與馬上  
若在必重用公不久矣康熙初補青州道倉事歲大旱無麥公力  
請巡撫奏報可蠲全省賦稅詎定湖界樂安壽光產葦草賦無常

額公特免連年逋欠遷江南督糧恭議懲獨齊旗弁之不法者又  
中說罷官間居著書為樂公博學讀古今書去時未聞者數百種  
錢公誦益龔公鼎學吳公偉業咸推讓公公亦以詩自負故其詩  
杭州趙州清潭蕉堂北雪因樹屋出東門出西門河上哭義鳥行  
遇愈盛與愈豪人謂公死鋒刃矣不死公死謗言矣不死公死請  
室矣不死公死黃榆白草矣不死乃知造物之以詩番公也公文

李煥章永城陳貞吉示余也友小傳武公事魯與其弟償負于

金當下微論死時計刺余市笑與友人彭舜齡論翰墨嬉三萬  
餘言作小楷送徐存永師馬黃濟叔刻再活一日圖書不更人  
情所難乎馬阮束園時公官御史喉使刺南昌膠州陽城山陰  
曰君子也力拒之幾致死可謂將虎鬚偉男子矣其置死生度  
外有以夫



臨池絕技尤善虞褚楷體八分本曹景完碑詩賦有祖父風

楚史氏曰余少時從先大夫按察臨晉署中往得王槐野溪  
波召溪野諸公集後習古文辭聞諸文人如孫豹人枝蔚李叔  
則楷韓聖秋詩雷伯顯士俊陳仲衍開度又得楊丞東端木率  
皆在長安求涉渭而西寒也公總角有立言大志詩律連自  
奮既老不哀尚亦聞北地黃河渭水白雪泰山之句而與起者  
予不然何其磊落而英多也杜正倫正元正藏仁壽中並舉制  
科而文采不啻於後拾遺三大禮賦乃變今古公于先立蓋知  
所取舍也潤飾吏事如取如携又表出康武公對山文三水  
太青什也

周夫人傳

周夫人者山西樞兵忠烈公左都督周遇吉元配也將家子貌美  
廉姣好織小粧盛有異力善騎射挽弓數百石讀兵書言專李衛  
公兵法屢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從忠烈公寧武帥募中李自  
成西入潼關據西安稱大順王僭號永昌夫人謂忠烈公曰明年  
寇必渡河將軍當秦之朝統兵禦之河上天下事猶可為也忠烈  
公是之不米即明年正月寇四將軍兵出河懷滿津自統兵數十  
萬由延安東收諸塞上兵趨宣府居庸犯京師蓋憚忠烈公乃自  
厄當路塞也是時忠烈公在雁門聞諸鎭路將皆降乃擇標兵三  
千人屯寧武寇至忠烈公逆之戰三大敗之俘斬數千計自成驅  
榆林寧夏兵共攻忠烈公又大敗之追戰臨重圍中奮力格鬪  
斬愈多日暮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踰忠烈公拔佩劍自裁有全傳  
夫人貫重鎧持双和三陷入中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環  
莫敢當自成去日暮又合圍夫人潰圍出標下健兒盡矣夫人怒  
印鞞間提其賊前隊將而舞寇披靡自成大驚遁去陣潰溺夫人  
乘攻之擊殺近十忽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子天  
子將軍死戰何為耶亦自裁時有一將軍最勇亦死軍中史氏並  
載之余未趙城學傳文水武公君子不妄語人也為余言其本末

為之傳附忠烈公後

李煥章曰請音書載記秦毛后殺姚長軍中出入行陣所擊殺七八百人烈哉亦今夫人之流亞也然臨渭氏竊帝位天厭其醜底于滅也毛后雖驍悍能戰不屈所殉偽朝耶豈若夫人之死有明忠勇而正也明祚三百年賴夫人而有光視軍中旗鼓華寧翅霄壤哉

得此傳夫人錦：千載矣夫人真可冥目矣每讀此等傳不禁

淚：目下也

力為堅勁特未漆白然耳

惕前

劉毅尚傳

劉毅尚家五都之西鄉世儒學毅尚美鬚髯身長眉聳起目稜稜有光飄：若神仙中人少讀舉子業為諸生無何輒棄去曰區：弄毛雖豈足了毅尚哉年十八時以策干新城王大司馬曰天下當有事乞秦縣官早為備大司馬大異之納之幕中居京師以諸貴人有技其才者阻抑之毅尚歎曰吾欲為國家網繆未雨計諸貴人疑其躁進欲得官拂袖歸結廬鐵山下好讀諸葛武侯傳泊心書堂中置水主供之朝夕拜更羽扇輪巾乘鹿車出訪黑人眾皆笑之毅尚弗顧也與蘇州周邵菴鎮海諸葛晉明滿城魏應魁講象緯六士太乙奇門風角之術而毅尚尤長于兵法崇禎初登萊有變中丞朱公大興知其名聘赴行間數用其策皆有功一日密語朱公曰寇久攻萊不舍之而西非怯也意欲就登州通海島為退步恐萊集其後也公宜先疏請以天津山海兵遏其後朱公謂吾統兵討賊奈何令天津山海收其功稍疎毅尚毅尚又請調閩寧兵以萊委寇若不救出不意攻之又不聽毅尚快：不得意寄食軍中會朝廷果發閩寧兵開寧帥金國奇與毅尚有舊就問計毅尚曰如是如是果以其策解萊圍朱公以聞寧兵功居最冠又舟師颶海去皆如尚言大啣之奏授毅尚火攻營遊擊

不平欲力為請殺崗嘆曰朱公使我欲以是去我也乃以病歸後  
邱公祖德撫山東聘我佐軍中因其策討平李青山吳漢華諸  
寇後楊相國嗣昌討寇襄漢殺崗謂嗣昌曰川撫柳捷春楚撫宋  
一寇不共圍寇而皆以隣國為堅寇何日平也明公為督師宜令  
捷春軍而東一寇軍而西左將軍往來應之庶有濟嗣昌偏遇一  
寇聽其規避並與捷春不協時左良玉大破寇瑪瑙山頗驕蹇殺  
崗勸嗣昌善下之嗣昌不听良玉大恚會開縣兵敗良玉不往援  
嗣昌自以兵往而寇乘隙破秦陽嗣昌頓足曰吾悔不用殺崗言  
自縊死國變後殺崗與邵登隱山中不復出殺崗與先大夫善一  
日先大夫遺役至歷下殺崗曰日不利當反走五十步遺役性下  
急不信十五里而墜馬云  
外史氏曰語有之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以殺崗觀之不信然  
哉殺崗生平慕諸葛武侯豈預知其功不成而為是寄托與止  
國之朝莫謂與人手殺崗見之矣  
謀臣不用敵人之福可嘆也使殺崗為大將群寇早殲矣天下  
存亡百萬生死呼吸間耳

龍崗傳

鄧於邑為大姓推素封產傍剏車騎與諸紳先生  
里中人因有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至匡翁更同儔通故家並  
饒用其皆入太學與天下士厚切歸而治園圃潔庖厨結賓交廣  
大德氣勢食指物數百千而龍崗為入幕客是為匡公狀最  
難事匡翁恒說今古使烈龍崗慷慨快曰吾當直雲信改時明何  
衆大笑龍崗曰若彼笑會令若啼嗚悲也匡翁玆里中盜大起先  
是賊中有與匡翁友人相若者匡翁為之力圖以圖即氏孤為事  
是時余衣弟頗卿在總用辟徙出走江南北中州山右黃榆塞上  
風濤沙磧兵革險阻同龍崗以舟簞者十年所群盜聚龍崗有強  
力材幹龍崗又常偕諸捕者出群盜不意終其最兇謀某以故群  
盜愈忌而畏之過諸盜火群盜繞龍崗三匝呼曰知君健者願自  
此與君解各事遂拉之巢中進一虎曰請以茲為盟患壞龍崗  
鄰之地曰豈子吾當飲盜泉水者幸殺我我即儼然爾輩飲也其  
如主人婿下何事殺我群盜怒欲殺龍崗忽巢中闖勅謂捕者至  
捕者大至群盜各踰去頸卿泣讓龍崗何不伴許若幾捋虎口  
龍崗謂吾性惡不習諛語不暇計吾生死也頸卿止歸龍崗佐之  
捕擊里中盜且盡其惜幣錢莫不登上龍崗姓紀氏名思子邑之

西王姆人  
 李子曰史孟嘗信瘦能得士學者每樂稱之其故何者公予族有  
 主之勢也王侯之尊而士之從之者該天災較堅白異同之  
 流禽獸才賢際會風雲以自成其功名求其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者寥寥也仰氏中衰野逸顯顯國其孤無字居里人相成毋一禍  
 門禍門者仰氏也仰氏家敗棄地矣龍尚尚何利于六人孤而為  
 之也亦自引發其所性爾耳龍尚尚求災者會今若啼却嗟悲也  
 今果然矣今果然矣  
 配龍尚尚生死不二其心真傑士也配姓生色矣

謝太學小傳  
 公諱一桂字本公號無隱松江人籍江鎮丹徒先大夫太守時公以  
 尚武進先大夫廷為上客積六朝入妙有平清堂集介雅堂集唐鑑  
 纂要名津選之公不赴曰吾知有漢天子不知有梁王淮南王也使  
 者作古進魏志賢立內操公情甚為詩曰天顏親介胄王仗引刀  
 度危方臥驚俄驚且投繯一人疑鹿馬四海動激濤想見昆明水  
 烟玩日高幾檻瑞禍寸度字江如為江左詩賦名手  
 獨止清生我將虎口



黃侍郎公傳

公諱崇昌字長倩號 萊川即墨人祖作季嘉靖癸丑進士知  
高平縣以廉相國高舉上補楊忠愍詩落職侍御公性抗直有用  
世大志報天啟壬戌進士官雄縣知縣時魏忠賢任事維大儒任  
錦衣千戶橫邑中公力裁抑之其僕從盡置之法豪皆為公危公  
笑曰吾知有朝是三尺法不知有大端也又大端猶子殺人公捕  
治之推賞多為之解公不聽克論死詞清究會忠賢生祠通幾輔  
公告太守方一策曰吾策請聖賢書為天子牧新民乃為刑餘謀  
則吾即一策大底動清範不建祠公之力也崇禎初雁監祭御史  
先是肅宗前之前一日忠賢騎青象朝官加御者六十一人公大  
驚謂寧有是耶遂具疏畧云遠瑞擬雅筋柄除謀臣測屏除異已  
誅劾善良於是懷德同觀之輩何說苟容雲先意逢迎遂啟其奸  
大喜功之心因生其僭竊問門之漸如三殿工成值先帝彌壽之  
際何不召我皇上付託大寶及爾命大臣論軍國重務而乃謀諂  
於不急之給如恩康康官爵之人此薄海內外所不敢信今首惡  
既除黨與當窮凡如即增爵定魏氏之官非我皇上之官也更授  
既失猶藏神器於堂堂亮辭之朝此良心不泯不可以為人笑又  
疏畧云臣以新進小臣非不知元氣當培攻孽且緩今在昌言不

諱之日非氣不吞余元氣終不得復疏入奉旨祭後各官具奏聞  
崇禎初復使云肅宗公人疏畧云臣前疏指逆瑞瑞皆多官仰戴偽  
御躬明悅寄言之非糾肅也等語奉旨騎偽諸臣着明指出不  
必整爭崇禎公遂劾霍惟華等六十一人閣臣以人數太多不  
概詆置之公自是愈抗慨奉劾忠賢餘孽張我緒等五人習銳等  
九人上皆先行當收卜公疏畧與不當一相後為挂閣公力  
爭之時烏程以清制門無私私倪結知於上上信任之又時指肅  
官過失上謂其孤立無援凡攻訐者皆黨人也無性陰驚好博擊  
與昨者必報復之引上語詔獄羅織數十輩至是烏程擒公既獲  
笑曰若不聞任替化乎蓋以替化有疏劾烏程下錦衣鎮撫考問  
也眾皆為公憤獨在不測公坦然自若曰以身殉國事不愈於碌  
碌老死端下哉會皇子生得解峨王為校尉彭得聖并善化郡王  
長子暨妻胡氏所弑三年案不結罪人以賄託勘問官故也上遣  
尉馬都尉侯拱宸司禮太監李奇懋往鞠之問數月終未移釐定  
公更據湖廣至及得其情彭得聖善化郡王長子胡氏論如律正  
法奉詔免勘問各官沒奏取岷憲王孫國英嗣位中外捫快閣部  
修前却生公不先糾諸臣而因人成事鴆四級調用忌者下已以  
清苑進提連父公候後令崔泌之以罪歸公可詳汝勿問泌之曰

黃衣正人素願慕之乎忽以烏有相如耶當事慈下泌之詔微至元臣大慘悲其威福有論列其罪狀者收北寺下西曹今日拜疏  
擄掠必之終不肯懸樂十年不復公不得起用後左都御史李公明日對簿強梁並彰神羊不競追其火龍騎日飛雪漫天狂矢星  
相華力萬公方擬時起而家師不守矣公聞變欲南奔以上地國大光芒離離甲中之變公所逆觀而悲傷余聞其一疏再疏謀國  
成不待出無河海之效公好學善屬詩有專集勞山志諸書藏於而不謀身不慕其國濟濟也也嗚乎衆廷餘之相陽城爭之王安  
家公前按楚指餉給搜兵大有幹濟名不僕以諫許著子垣有寸石之相呂誨爭之蔡京蔡卞章惇之相郭浩陳瓘任伯雨鄭鼎爭  
學全蒲江多善政李燦章曰語有之國之將亡先亡當罰又曰國之雖皆坐貶謫平州猶得會書公事與聞國政後皆再起豈如公  
之將亡先亡諫議余尤慨然于明懷慶之世也懷慶在位十七年雖伏用開十有四年抑鬱以終懷之陽城呂誨陳瓘鄒浩任伯雨  
平朝晏罷講求治安慮應陳核功罪果得忠言讜論而用之尤之鄭鼎何如哉嗚呼奸報復之舉借帳簿曰因人成事因中使子而  
功罪應陳咸失當而折檻裂麻之臣一擢棄不再召如即墨貴侍中官李奇應之貽書可搭也借清苑之賦曰接任接任則泣之不  
卿公余所習聞而總知也公以清苑令入列臺班庶幾宗廟大漸以役人憫人情事可駭也懷慶國英府主不終為金主之所誤乎  
內廷降敕加朝臣爵衍有蓋翌日肅宗宿天朝臣吉服入謝公憤說者謂昌言不納底于危亡公亦可以自慰嗚乎主厲叔小國之  
患曰出詔於易嘗之衣拜恩於泣門之會謝肅宗肅宗已殯梓宮陪臣尚不以前言之中為快况光明磊落落志信不回如公者乎以  
耐今上今上未登大寶以麻經哭臨呼天捨地之候拖帶複頭舞走而論公蓋不知公之甚者也嗚乎此公之微恨凡原不敢自明  
臨關廷與騎騶從揚揚長安道上自有宇宙來未見之事十七史不忍自明者矣  
中所不載者也走其疏敬功入告孰知其取怨于群小見忌於宰  
執竟為終身之厲階也當其入疎新泰在諫官連繫詔狀之後舉  
朝噤然不保但夕公寧無前車是成而封事且陳其衷愈苦其辭  
愈烈蓋不忍以勸捐國治孽孽蒼生之而為諸臣所蒙蔽所覆蔽  
時事又未嘗不抱腕于懷慶之不明

武郡丞公傳

公名翰字用六號慎菴江南滁州之來安人世為文學大家性至孝崇禎時流寇犯滁來安執其父古漁先生公跪求代之死寇中胡太太者晉中幼女也曰孝子也當如其願縛而置之帳前太太欲手刃之視其色不變乃釋之曰其孝子也吾豈忍殺哉後為諸生督學魏公首拔之貢入太學授青州同知駐顏神縣時大權貴以五百金賂公求斃其怨家公曰誣而屈法即萬死不能強況權貴乎權貴怒轉屬之司理司理如其請公謂司理所責之曰奈何殺人以媚人吾不直公之為人矣司理怒謂之中丞耿某時公已

貴瑞川同知矣遂劾公削職去順治己亥海寇破來安巡按衛某至邑繫邑人教百曰此降寇者當盡斬公抗疏而言邑以無降而破非降也朝夕莫公來以保來安人乃反死之也衛某曰聞爾其時在江寧禍不父爾何為諸降者請命也公頓首曰邑眾死某不肯獨生衛洋起曰爾等降寇者也并繫之下獄公執身欲往移時衛某笑曰始爾耳并釋其諸縛者公時已六十父古漁公耄老命進食公必執盂器侍立盤盂間依床有瑞子色不少急公喜世與郡中衛東科甲百餘人聞公寡不敬輩百年來延譽矣公著盜如日微南門照壁不數年科中郭尼翰陳君時夏王公進士諸人

考康房君子明義居宗長兄新命諸人

論曰胡太太巨寇也屠秦晉兩河間人影始絕衛侍御貞元惡暴人有以哉有以哉

周標園公標先生序事文海內無比詎非知言哉

賈隱君傳

洛陽賈公從諫字六吉別號乾峰與漢天博同邑或具苗裔自魏晉來代多衣冠至公以隱逸著公蚤慧攻儒者術無所成就憤曰大造能斬我人殺金僕顧安能奪我口若手耶於是盡發古人佚籍日卿卿讀能詩賦洛中士大夫多推轂焉公抗其多術仰感時事乃更習天文律曆太乙六壬風角奇門復肆其力於匡於於衆藝中尤工嘉陵習本離舍古名宿運以腕力當是時洛守使者大嘗鑒公擬洛陽令卓搜表其虛適邑令慙野不去士惟利無才恩隨未報命守使者問公公以實對令大志疑公中傷思百計陷公處巨測乃携妻孥夜遁去歷歷趙吳楚走謁熊公開府署遊擊將軍督餉時同官東安僉憲黃公相交甚善僉憲歿於官無三尺孤扶廣柳其部下皆先投擲不法疑僉憲有金帛裝日環伺公晝夜率衆扞衛之至棄官以僉憲體骨歸葬東安未幾公夫人段遂葬其地公益發憤為五嶽遊後歸洛值寇大紅公嘆嘆熊耳伊闕十年烽火中欲奮臂攘辟寇老應不復濟輒尋匡業大其館於洛南門施藥裝日至千百人公善黃白治變求出世法欲覓海上安期生瓜瓞遺跡扶其僕劉成抵舍舍先大叅館之松濤閣時先大亦以內子應詔陳言忤為程罷後為程故吏某刺青郎思頃敗為

報復公擬鬚曰是可解無事也時永寧趙公刺萊郡與公為鄉人公詣趙轅門曰乘李大叅君子舊大京兆念臺劉公知已東林中疾風勁草奈何健悍刀筆吏以元法射之趙公曰非公言吾幾忘矣遂投牒撫軍事稍解解先大叅物故公哭之哀為繪其遺像公既繼居外又喪知己里中兵火人或傳即且陷醫醫以疾終崇禎辛巳七月十二之夕也某僕劉成素忠謹以藟裡掩去今二十三夢寐中來予啟其孀僕義子孝今古罕覩天道循環此其由孟自黃僉憲公也嗣君過東安以夫人觀與并厝洛之南望馬公殁時年六十三貌清削亦山君諱言至洛中名士能詩畫宛有父風野史氏曰乾峰公之即於土也余實歷下都門云聖地三易主其僕至即誌其穴有心哉或亦公靈爽所憑也余中表張君惟僕亦髣髴記憶仁心為賢長者也余愧不及矣

琴張氏傳

琴張氏古人也。今琴張氏家濟南之歷城號泰字氏其曾大父黃門公良弼直諫忤分宜戍金齒後召大用泰字氏生貴家不喜書。蓋孟書好走馬擊劍彈丸奕戲與諸父年過平康獵秋原推。著音樂笛簫管竿簫葉雲和之屬尤篤於琴曰使吾捷七絃師或。逆俞伯牙不猶勝查八十手巧走事齊河劉華泉氏三年得其指。法又走事周陽楊懷玉氏數年得其精微遂自署琴張氏。張氏之名滿山左矣會城而琴張氏家且破訪友人青邱適友人。戊塞上轉之離州名傾離州轉之渠丘又名傾渠丘當是時有張。學海先生淹博好賓客與琴張氏善吾社馬君源忠氏風流宕雅。更篤琴張氏每策蹇往來渠丘渠丘人無不長必稱琴張氏長者。外史八曰李如者曰琴張氏豈鼓琴者也而竊於琴豈所謂獲門。久乃渡江之金陵大金吾欲致之貴陽桐城琴張氏曰火龍騎日。之嘴即易不累而逃之空谷乃日與諸人士習哉或曰琴張氏精。飛雪滿天吾見此中麋鹿游矣謝不往階憲石相國歸無聊尋。相矣余竟不悉琴張氏為何等也。大勢探青淵踞聞韶臺揮絃一弄聲振林木諸名士揖之琴張氏。曰吾方與有虞氏十二律呂衆望之飄然若烟火神仙矣游都。門名益盛四明史公又起長山李公五絃高竄單公拙菴渠丘劉。公子延曹公錫餘爭館焉琴張氏善漁陽三槌每自扮攝正平唱。徐天地曲醋則草鷄鵲賦語諸貴人曰若聞吾鼓聲作何想久之。

裴道士傳

段太常而陽謀姐諾畢記錯言鬼神事既誦出人意未豈莊子所稱齊諧耶然其人亦有可考者道士右料之西幕去余村七十里余欲訪甥輩也幼頗首為宣尼弟子執筆研走諸童子軍無所遇逃於博人病之曰吾師劇者孟寔又逃於浦人病之曰吾師劉者伶大寔則逃於懸元之藩羅道人有弟綠野氏攻儒術不喜道人所為曰兄果有所深契耶抑匠之虛室自隔其短閑乎道士顧大嘆父之道人得太上驅鬼盟威祕錄村校中崇幾死道人至其家向釜底取灰塗其所持符出其碧玉鈎置獲背工誦水即隱石忽

衛太學傳

衛太學名淑文字康公趙城人以貢入太學少豪俠諸將原涉傳敏心動補諸生邑有放亢首出不止避即大害患弗顧也先是趙中丞公令趙城時被逮繫下獄人多去之太學獨朝夕者焉為上書訟其寃或勸之太學曰貧高亦人也劫令若能萬乘尊乎父之中丞事亦解甲寅春王師西下所至縣勅是時趙城令陳君惟怯不事城門盡閉邑人士乘隙洪洞縣丞者先致有賊智善以故愈橫諸州邑倖之目為惡虎大兵至丞挾金迎之請宿趙城勿南過趙城人愈震怒士民立脾脫無人色太學大呼曰丞無端橫若是推辱而驅之我當之即禍巨測甘心也一隸卒孔氏請杜繩而下丞方昂首震目手左右揮孔諸丞前丞怒罵曰此何為若孔曰爾洪洞官不得及此丞曰逆大兵孔謂爾洪洞自有界丞大怒命右執之孔瞋目憤而前裂丞冠碎其衣袂而罵曰豎子素寬稽學吾甚恨今日隸吾手中矣左右欲林之太學自城頭揮眾下承知其為太學也眼須去訴之太府太學挺身詣龍事曰王師西去執事不能戢今洪洞縣丞以趙城為堅執事不以問而反罪其敗之者吾將訟之閣下矣太府曰非衛生言吾幾誤矣事遂寢

李煥章曰籍公匿迹逃遶以此名天下山北觀之匠夫軒文細耳何名哉宜史家彙纂例之也太學引大義慷慨出色人水火情而正矣孔姓雖隸人不當與要離專諸並烈哉

九篇末先生自填其諱者皆尊而賢之者耶先生倍出力罵之

### 華亭小僕傳

嘉靖時徐華亭相公有小僕年十五六供書舍洒掃後得侍朝夕華亭避分宜家居分宜調祭之日甚欲中以危法華亭謂其不自安念有故人官京師津要可為之力者欲潛通之顧其家無敢往者至廢寢食日忽忽嘆曰奈何奈何小僕乘華亭獨處乃進言曰大人勿憂京師事遠小人往何後也華亭叱曰勿妄言吾京師何事聞日小僕又乘華亭獨處遂有殆而不藍給衣如乞丐狀曰是何往京師乎華亭又叱之小僕哭伏地謂大人勿終諱脫有變晚矣華亭心動大恐怖亦泣下曰今嚴家選者請京師即吾郡亦有為伺察者眾端端莫敢往爾計將安出小僕低首語如是如是番破履舍內曰大人書字可投其中紐紐之小僕自是盡書舍中物賈發日縱飲博市上左右走告華亭華亭曰易至是伴搜諸舍中曰某物止矣某物止矣怒擒之至廳事伴扑之一二曰恐友人為之收免乃入書舍自閉其外扇寂無一人扑之皆擊其地怒罵聲忽高低其低皆罵長安事也乃盡解其衣敬袴出擲破履階下長安字置其衣曰急去急去無留吾境也小僕揮泪出遂首垢而木前時衣沾街出訪華亭語抵城外附牆外北上給事漕舟甚晚是勤苦漕舟人愛之欲易其衣履小僕終不肯曰但携之京師足

笑至京師見華亭舊後曰我無罪主人能左右諂諂非而逐之出  
為有司勿留吾境內無家矣我將投嚴府眾皆笑勸之介幕至華  
亭故人在要路家祕遺華亭字迷其迹來狀故人曰汝義者哉者  
古家所未有也初華亭去京師遠多金在長安卿中小僕以華亭  
亭遠主金者主金者大賄謂嚴府日有人道卿左右我終歲不敢  
出于何故至此乃以金付小僕小僕教散金要地以故華亭事得  
解又以賄分宜門下求事東棲甚殷勤勞苦能揣知東棲意中事  
東棲大喜嘗曰爾雅切可辦大事也從無意姚對巧為華亭將說  
東棲竟不之覺日授分宜家隱事驛告華亭華亭終分宜時無事  
分宜敗華亭再富國乃賞小僕田宅與馬衣裘金錢甚盛小僕謝  
不受曰某非鬻貨者大人以市道待某某因此去矣華亭大恟曰  
何以報小僕首領地曰小人期不負此心爾易與報終身不言勞  
華亭曰吾今始信李善諸人事小僕姓王華亭失其名  
織幣人曰余問簡菴弟自奇光來塗次偶語及小僕事簡菴曰錢  
武子作書華亭使事向在古秘挑中今亡矣幸告兄緒為之乃次  
其本末小僕撲忠而智慧環巧助之故華亭事得濟更功不受賞  
口不言勞自古大臣風馬勝阿寄華遠矣近高丘有郭老僕從大  
司徒公獄中竟年司徒公多獲其力可與小僕并傳其主人侯朝



加尚書侍郎程公傳

公名放南字開之號鳳菴山西沁州之武鄉人先世家洛陽本程  
夫子裔也公少補諸生博學能詩賦萬曆庚子擢經魁辛丑舉進  
士為馬文敏門人官襄陽推官有裨盜金走而棄殺於路訪求賊  
民舍有首怕反以殺婢論死州十數鞠莫能解公曰安有反辨其  
為首怕安有首怕反辨其為被及之婢乎乃請諸路得其人金具  
在論死者得釋呂堰嗣有上官役逆殺嗣非堪公按驗之無票者  
付之法害遂息更却上書孫公丕揚疏薦公晉兵部武選主事疏  
陳三可虞上嘉納之加郎中理黃冊衛所世職襲替大臣不得  
若問事竣增秩至叅政公力辭云叅政官三品不宜以五品官躡  
等授補山東濟南道副使歲大饑人民多餓死公親至其處繪為  
圖進吏責以進上乞不賦山澤散儲積谷飯銀神通寺在深山中  
諸盜休險阻出掠諸村落公擇健者百五十人立神通營校方畧  
擊之盜悉平加叅政加按察使舉卓異第一加右布政旋晉左布  
政諭解戶自免左右不得需索監免刑悉除妖人徐鴻儒教萬  
臨鄆城諸邑勒兵借口乏餉乃大掠掠盡移他處大患苦之公請  
巡按藩臬各衙自給銀兩至三十六萬盡發之撤屠城令吳公可  
衙率土兵往助之公親推牛醢酒饗衆事畢上公功晉太常卿伍  
龍中賢亂政公與東林諸君子疏糾之乞休歸歸四年崇禎初起  
公通政使晉工部侍郎未高磚費云楠杉在崇禎危署園文者難  
得得者難運磚自臨清至諸陵所費甚鉅意在遷延公讓責之曰  
今山不加童霍不加寡大工崇歲懲汝完何將乎期五日否汝以  
汝頭來尚費徒跪謝陵寢告成天子以為能加尚書服休領官如  
故賜黃金十觔衣裏二十端又簪一子公固辭不受上命司禮太  
監張真憲督戶工二部事入署真憲引而左尚書引而右侍郎附  
尚書後真憲坐正堂舍位在尚書上尚書侍郎請真憲坐損而後就  
座真憲立中堂尚書侍郎請真憲與真憲與揖而後就與真憲與

解去沁州忽增三千金公與布政某力爭乃免李自成陷京師偽  
令招公公不起令親來勸駕公叱曰吾不畏死鼠輩敢引入賊隊  
耶遂以刀碰加吾頸全義而舍之亂後入信義寨結草亭而居自  
為行實更詰其子孫曰吾後欲露形脫囊以葬汝輩必不從葬  
埋法排周身三寸柳周棺拾二寸銘旌一書官爵錄上書誰露挽  
詞請桑門誦經衣衾覆足器以九掛以松以柏以白楊坐北止勿  
犯山終餘莫問塚年八十九公所著有易經宗聖錄珠易時華醫  
書撮要七類陰符經解也足園詩稿奏議若干卷公雖居官又家  
貧不能盡刻子云人長某以蔭官刑部郎中長孫康莊已奕起貢

官江南安慶同知所至有文學政事盛名

織衛李煥章曰崔魏時晉中興之將者五人武卿右其三尚書公  
稱最後莫憲視事兩部公引去不再起而明亡惜哉公始終抗於  
中涓也說者謂公十載載樂志田間逍遙永世嗚乎此其知公者  
哉尚湖之變痛心疾首謀國不藏抱恨固極公之死元家原死社  
稷也欲露形脫囊以葬有以夫有以夫

法慶寺首座莫林持律師傳

師諱成持字溪林別號隱西臨濟三十四世法嗣也姓蔡氏順天  
武清人家河西務舊朝指揮家也性慧甚幼業儒亂後脫白立名  
師南之曆下聞青州法慶寺和尚開法徒衆焉父之有勸向它處  
者師傷曰師子鼠音向孤狸穴耶一日着句深契宗肯和尚依然  
謂正服藏然當付子矣至六載師既高曰請為弟子說破和尚報  
叱之請愈力和尚厲聲曰斯古古將甚麼說甚古耳將甚麼說師  
佇思和尚震威一喝師拂袖出曰求人不如求己和尚笑曰認取  
從前還不是師回作禮曰和尚太慈為其說也和尚以脚踏倒師  
曰見人難酬一日和尚落堂問如何是陳諸人着力處師方生斷  
野狐涎和尚云作麼生是師子吼師便喝和尚云金毛跳入野狐  
隊師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和尚示偈平沉大地虛空碎始信從  
前不汝欺糖子千觔須珍重佛法更值晚秋時遂付鴛鴦師為普  
照和尚所推重嘗語人曰吾弟座下有科撒漢子上棕隱先家私  
下奪大鑿衣鉢起然獨立不流轉蓋寔錄也已未夏師過蒲川訪  
高侍郎公通侍郎與康濟武內翰對奕侍郎問黑白未分一句請  
師速道師云極好一着子侍郎又指庭前竹云青青翠竹盡是莫  
如今人難信師云林打石人頭侍郎提起衣角云若然這箇也是

師云先生又思麼去也師遂成一偈杖履無端失谷道相達林下  
二維摩不獨更問而來竟摸子就發月落河  
樓子就發月落河句扶仙致大抵詩文人再能涵養心性有就  
銀出塵之意歟句斯靈

### 老聃傳

先伯父時仕公性仁善極貧憐孤尤篤意於育無目者每嘉辰令  
節辟齋偕至必厚給之聃替中有英而火慧而巧者善琵琶四  
絃十四絃蕭笛之屬奏新聲多由子夜之曲莫傾其生客老聃  
獨子夜一隅獨三絃寄古調曰請若孝順歌之聃曰聽詞者非  
所以奉大人長者也聃替時技能皆倂倂老聃替安焉愛之不  
較也聃替有誇其文才之精者厚切諸豪貴家視其性為婉直與  
多符其所予老聃亦心非之聃替之英而火慧而巧者服鮮衣盛  
飾狡有口訐次人是非短長老聃聞而避去聃替問老聃去乎曰  
去矣聃替笑曰吾固知其去矣留此無為也將仕公段國多家破  
屋替成散去每嘉辰令節老聃替至問諸郎君有物故有貧落有他  
從者作終日注問舊所處堂舍曰多焉有矣作終日注問向與共  
聃替曰不來矣作終日注撈三絃唱王翊堂前燕子之句悲不自  
禁洎籤籤滴三絃矣後老聃年七十餘黃髮跛不能前每至人  
間年七十矣且替何所求何所戀而然老聃曰無所求無所戀但  
念往昔寔不能忘爾老聃姓劉號前川住益都北鄉紙坊村去余  
家三十里有子二人繼山繼嶺皆健而力農  
織齋曰查八十晚年於舊所識諸豪貴家雖中落不舍也裝與懷

之在滄浦寇白門之自京師還白江州濕青衫為作琵琶行吳學士慘為殿前伐盡靈和柳誰與蕭娘開舞腰句與懷白門老大空落琵琶遙而自陽自憐其所過白江州吳學士為之移情查八十抱樂器于肯家肯家額垣敗壁注南明傳其生平余感老替無所求無所戀但念往昔定不能忘之語當何如哉當何如哉

董烈婦傳

烈婦姓孫氏棲霞諸生士考女也適華陽隱人董然仲子道廣樵內施馬烈婦為感動注下家人自是稍稍與烈婦矣庚戌秋烈婦歸寧父若母一日忽不意家人徙成山來有憂色烈婦倉皇問舅病曰否廣姑病曰否急呼曰郎君病矣曰病曰病若何曰在允法烈婦於是仰天祝曰父郎君設而死幸矣立就道父若母挽弗留以仲弟提問汝何得歸烈婦視良久終弗答父若母烈婦哭聲相為慘弗忍聞也過母舅家趨弗入問再過期烈婦曰舅仍與見來乎抵家倉皇趨郎君榻前目直視面若死反忘晝夕不啜水漿者三日郎君歿家人急索烈婦在室舍中解束來裝衣緣不警結舊耳家人反走告庶姑劉庶姑劉與烈婦素節義相許至是欲前慰不可然心太惻之遂以頭觸柱血痕藉烈婦持之哭慰曰姑母自傷婦死矣姑善事舅他日黃泉好相遇也時其弟亦擗踊仆地烈婦又慰之曰弟歸曰父若母不復望余戀余死即所以為報父若母當自喜無悲也畢趨家廟拜起立隣人婦聞其事過省烈婦曰去年叔且死婦未均也烈婦曰叔有嗣婦得為未止人非余今日比也時老尼在側烈婦屬懷無全男子近吾綴黃珠針正之

尼去未幾家人報烈婦投繯死矣蓋七月初六日後即居死一刻也悲哉

外史八曰余入渠丘得烈夫殉節狀目搖搖賦視欲筆其本末慟累日未已也烈哉烈婦勸其姑勿自毀屬善事舅詒卿卿弗亂也烈婦其知道者較之青陵尼城死思死變異矣詒有之高山之下必有醴泉昌陽董大毋望貞四十年其婦左封股以愈其姑事表表在人耳目久矣烈婦之引義從容有以夫有以夫

### 黃瑞人傳

黃瑞人蘭陽知縣文先來公元配也家益貧世有仕宦切慧能讀書至阮娥觀傳曰女子當如是也年十七歸蘭陽公蘭陽公篤學家貧瑞人悉出蠶裝辨舅若姑供具蘭陽公舉鄉試第一擢進士全蘭陽是時李自成已盡陷河南地蘭陽介河上勢危甚公城守却自成俘新數千計瑞人日督炊爨饗士人心愈固自成退去明年自成勢愈張盡屠陳川慶邑歸德等郡縣將抵蘭陽蘭陽人以太瑞人堯在家恐非得再見趣瑞人渡河東歸未幾蘭陽陷瑞人聞匪其事太瑞人夜附洋泣寢處淚常滿蘭陽公陷城中間脫走悉賊中情形曲折虛實要官周曆記之擬告當事前瑞人聞蘭陽陷時必計公據慨死賊中不則乘隙出如文文山洛陽時也蘭陽公亡抵家瑞人屬赴闕陳自成可圖狀未幾京師陷蘭陽公憤起兵會寇大譟鼓公且圍已也襲公即公過害瑞人欲劓以殉忽計地見蘭陽公軀白馬至厲叱曰脫殺吾賊不捕聽見女所為乎安用汝讀阮娥親傳為哉瑞人躍奮起率其子慰素等控邑令至中丞所得其渠諸賊迎匿久非得瑞人日夜誠懇素余不敢怠作地時爾父告語也寇終違當與爾輩見果矣於是素等百計求諸賊自丙戌至己亥十四年始盡伏誅一日瑞人到蘭陽主中庭迎

想素等羅拜曰事畢矣請如吾初志自是醫醫遂得病不醫治諸  
子女求永訣孺人哭曰二十年忍死圖繼爾父者耳他堂所計耶  
華亦起曰急取脫職親傳來均告葬至則向侍三殯有納諸袖乃  
絕

詎不勝於徒死耶

避山人傳

避山人者家大名東明側隱負大志弗克遂號避山人以隱易所  
謂好避君子者也避山人聰警夙通經籍教養藝有司有司事  
辟易年十八會流寇紅巾川避山人以其先中丞公受朝是珠恩  
不可負輟棄儒業願効力金華積勞官曹川營參將至則贊軍吏  
之悍而僻者以均軍中是時李自成方陷高丘屠開陽皆去曹百  
里憚避山人不敢渡而北中司成破京師乃解伍渡江條便宜  
教事為柄國者所尼格不行於是頓足曰事去矣遂挂冠為五湖  
游自此隱姓名州里稱避山人矣先是避山人多賢士大夫交聞  
其隱爭物色之間有過之者避山人每亟匿去居天目苦雪間幾  
二十年所至發為詩歌衆競傳誦曰貞元大曆句也避山人聞之  
哂曰世無知我詩者知我詩者求畢樂里而已嘗卧病或遺之匡  
藥避山人曰大勞調心小勞調身二豎非吾所苦也世皆以福潔  
目之而不知避山人益閑道語也一日念先人丘墓微廬在東昏  
涵掃久缺急覓舟倉皇返里無何又西入山谷厝朝群華池登方  
城別而南望黃河木帶水俯視齊州茫茫烟爾又過都門而塵  
日垢祥狂市中輩上故交喜其來爭延致避山人遊山人已策青  
駒南適矣避山人有至性年二十三喪偶弗娶竟終身焉故人有

司寇遂下請室論死就矣避山人捐數千百金力辭之避山人  
容吳越時里中有物故族師者弗克歸悉為耕耨車葬具即囊匿  
一空弗恤也毫川何名避山人中衣昆弟行南北達十年所何居  
治行康泰賈稱費人子中以危法對薄避山人疾馳至或讓之客  
何為而至且達如是避山人力叱之曰蒙難而來吾豈甘王修後  
哉避山人自復家亦又厭絕塵囂自開園一區草教本茶教吐竹  
千竿刈園書舁几茗枕每天朗月靜萬籟寂定曼歌引天地憂雲  
宵則避山人與王無功仲長子光林和靖潛懷對怡特也崇走  
大任欲營大隱亭於盧次擬免不寂冥預目煥誌銘墓表可謂亮  
於死矣所著有不冠山文集六卷避山人名昌祚字石別號不  
冠山父姓劉氏萬曆時撫鄒陽稱名臣其祖云名宿李指叔則未  
祐史杜皆有傳  
李煥章曰姚平仲入青山眉公謂神龍見首不見尾是語也遂為  
千古疑端

姜沁川傳

姜沁川遠其名以字行萊州人也生而耳聾貌甚其耳有聾  
甚恒以香塗之又號香聾性慈利入鄉校竊聽諸老儒議論頗解  
點畫此文義父歟政無家產遂浪遊江湖間無所業一日夢神人  
書一醫字授之曰爾當以此擅名沁川曰醫何所師曰師張仲景  
祖問諸人張仲景往何處眾笑而給之曰住三皇廟沁川遂詣三  
皇廟入拜見書一陳大驚則夢中所見者也乃學醫數年無所  
得欲棄之又夢前所見者書易字又書愈字醒大悟謂告師教吾  
於醫以愈為易也又數年盡讀醫本於傷寒尤得解自仲景而陽  
活人書劉河間節庵李東垣諸家汗表下三法離合出入損益  
增減之謂前人著書各以其時復有因之而死人者有反之而生  
人者學者不可不察也沁川提藥囊所至病多愈而陽寒無一人  
不愈者常曰我用古法活人者五六我反古法活人者七八我法  
古法以其時審而用之人無不活矣崇禎癸酉夏余感傷寒甚劇  
昏不知人事者三日危矣先大夫延辟醫醫之辟醫環視而腹且  
走續續去沁川自離來問余業師張孝康惺堂先生望堂先生沁  
川所舊識也見先生面於世無人理急問之先生曰家先李于大  
祭公仲器從古學十年矣今病急旦暮問耳沁川請大祭公告望

現之沁川入於視之詰群臣病至此余何不救群臣曰病在死法迎請其僕從之類急沁川怒曰吾知有病當醫不知有富貴家也無所救矣沁川大笑曰病有死法我無死法也公等於臣不知以一時人皆敬而重之曰沁川君子也崇禎末邑有寇驚沁川死於意為易泥或說故耳此結胸也燥糞壅於腸絡上觸咽嗟氣不得其其所著書佚失僅一方本老里臣郭姓得之所至皆奏效沁川上下法常用大承氣湯既而曰當用大承氣湯投之則立活自午死時年六十餘無子女其友人張肖玉曰沁川固不娶也異哉則投藥至燈時余頃顛聲若雷醒沁川倉皇入命取馬通接之汗外史氏曰上古人壽皆數百歲後雖通城皆盡其算無天札者不如兩沁川以麻巾塗藥拭之汗盡解余伯父中書公謂傷寒宜汗盡其算而天札多托於病嗟乎此臣而聞者也由是觀之人不死何故也抵溺之沁川大聲曰汗多亡陽不急解立死矣公坐不知於病而死於臣者多矣自沁川為臣青荷數百里人無死于傷寒爾沁川又曰燥糞下大厥當有瘡結喉間以石膏葛根先之可無者不其驗與不其驗與余傳沁川以濟論臣者之窮虞然不免喉左偏微痛於鷄鳴時見之已而果然余病愈先人參

以百金謝沁川曰吾不負張中景豪中語耳寧煩此耶去如城有朱國昌者余姨母子中表弟也患傷寒其證大與余同其父沁州懸迎告沁川請以治家先法治之沁川至診視之大聲曰病大相反沁川尉顧知臣笑弗信沁川乃揭其被囊盡縮比陰證也似陽古今來不辨此而死者多矣用附子理中湯汗之病立愈其神明變化如此沁川固精於臣而傷寒尤其專業故曰仲景宜於漢河間東垣宜於金元節庵宜於今代台以仲景為師為經於河間東垣節庵為友為緯以意為去取後之人當於余以意為易而去取則無不善矣沁川嘗過市過一乞兒病甚急活之忽有富貴家



後子登傳

後子登字汝明號明遠別號普照道人登州之文登人上古以火紀官時四祿為大正風后後之幾動搖子登遠祖嘗遊藏得不戚朝廷聞而賢之曰此子覆明而明不收掩光而光愈大可竊以不夜矣封不夜侯因東海工子孫因而家焉其後復別子應上貢至長安已見明光殿衣櫛眉輝暈四射上大悅又封為覆明侯食邑京畿每上元之夕大乙張燈候率其子弟族衛三衢十屋曲巷深陌服鞋綃水組人物花巾魚龍鳥獸山水樓台之服叢立市上游人為女過其側莫不愛而爭觀文人詞客皆為詩賦以侈其美

子登故不夜侯子自登來曰後子登子登樂而并受焉匿南巷中家兒以八錢從之來與共三夜先是子登他族子雲龍山人為製其衣裳半月精采絢爛譙賞諸紳家至是子登忻然大嘆曰向所耀華筵處大第者今與吾同罷矣外史氏曰余聞史唐明皇朝以千百金購之暇家置市上宋熙豐間欲求之而漸求坡以其費繁多諫止之嗚呼聲價何其重也今子登以八錢得童子將惜哉各以其時也語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倘亦取其同類而相照與

或謂非劇服戲其旁喧嘩惟呼金吾根箭至罷而不傳錫其名曰代月曰如畫焉至于登既失眠來州邸豪姓大家華堂夜飲敬禮競奏笙歌迭發遲子登入帝幄主類以酬酢焉通都大邑夜禁戒嚴更漏初滴衢市寂靜行人阻不敢前子登乃慷慨大言曰吾伴之無害也已而遇者果不之問人以此益重之後子登愈微下宰官仕宦出必以子登前道書某號某街某府有朱書金書彩書者參差前後群望掩映襟殿阿中久之微隱而避世棲梵宇靜舍依琉璃仁王前性嗜油燭人謂得無汚染子登曰非是無以見吾明也子登中落半除自故不黃末效彌張此眾以後子登呼之或以

渭濱先生傳

渭濱先生居秦之渭上稱素封有好事田千畝就所出嘉餉賓客  
至其家皆充然一飽漢目饒太守其最也其先世產嶺谷黃帝作  
樂時取其教之材者為第四部其一短小隨伶倫奏闕却而聲大  
而遠叶十二律呂感神人和上下帝大悅曰此黃鐘元音也賜之  
紫衣以驗天地陰陽之假高周朝子孫愈繁衍若衛淇澳地人過  
其旁咸贊美之曰猗猗曰菁菁曰如箐曰有斐君子後齊懿公移  
其牛中門外之中也茂密叢蔽蔽蔽此屋懿公好晏游遊伏其中  
公遇害後晉師至謂此寇莽也焚其舍或曰先生之家宜在山林  
澗壑園圃羅落與高士韻士為伍至晉向秀王戎諸人棲林中號  
七賢云唐李白孔巢父六君子隱徂徠與之共朝夕後產北地者  
漸微大江以南尤盛聯絡而處恒數里數十里覆亘山谷士大夫  
多與之燕聚而王子猷為甚每曰不可一日無北地人又往往稱  
此名矣先生為人亭亭獨立直幹高節虛中朴茂厭繁華不與時  
流間艱辛耐寒凌霜露冰雪其容不覺在草野下者有秋風  
掌八若與先生相類雖載之秦風幽風然其才細而脫當深秋輒  
垂頰蕭索零落殆盡終不若先生之為厚堅貞而完好也花朝月  
夕搖曳庭階長嘯微吟若琴瑟笙簫迭奏雲門咸池不遏也又分  
造其子弟官城嗣子赫皖生與墨卿為石石喬助文人著業文苑  
四貴先生家居其三焉其鋒銳犀利若偕毛翰金微給市行間常  
目務曰以吾輩孔穿揚透稍用不難也先生有異術以火炙其津  
液能療人風證外行江湖間風火利先生乃踞其上墮動披瀟  
息千百里其在蠻方者有嬰兒浮胖疴疴江米衣內而號蠻而長安  
以見而大異解衣而乳之後為夜即王黃屋左蠹帝制南面曰漢  
大何如哉大有女子沒入宮中賜號夫人衣朱者在閨廣人遇之  
教亦帝教欣然而喜衣黃者好仙從周穆王游瑤池衣紫者惡世  
俗塵囂吸仁王教性普陀岩趾青蓮石上持白鸚鵡繞普門大士

得其真者易以似為雲峭雖絕技亦得其似者而已

其人小傳

去離西百步其人家也南向其門東向其間其間外其場其園其  
田其門上其櫓其瓦數椽其牖數椽級之閣閣仍以其門為之其  
下舊築三楹其廬也其牀其書其畫閣其香爐其酒壺以供其人  
其人既不自外其天其天復許其人司全其天出入其中作息其  
中長子孫其中故其人得其飲食要樂也其人張其姓侗其名同  
人其字其號曰乙之氏

楊先生傳

楊先生名 字指璽臨兆南陽太守公位孫也其先本西城之縣諸世家所著書画至煩多不再世而散佚狼籍或蒙諸市上此比德即國元時兩官眷典亦有大功封郡王舊朝司京師羊市角頭也先生貧諸生耳無深屋重牆歷七八十年自太守公下滿墨染來家青之益都焉先生少有至性篤學重品行為諸生有能聲先翰者無一露餘燄燭燭盡運兵火以其副本瘞之地藏之壁負之驅是西域人學儒者多不從其國俗蓋崇華風先生嘆曰是安可忘宛轉千文中視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覆壁劉之之埋文冢不更孝其祖先也雖學宗卻哥而西教之重且大者終不改至涉於戲陋思所惠乎禮思其樂思其所嗜先生孝子也其於先生之業八十者乃去之先生如童亦人談涵汚事概請而避去先生誠而信往而慕往有妄誕語亦訖訖聽不疑恥走謁從不至公庭鍾僉憲公訝重之常詣先生焚香設茗談詩画宴如也馮相國家自問山公與太

守公聯海岱會五世皆通家其子弟皆從先生學始終無間言先生孝友父妣兄嫂咸哀毀過禮精臨池出入諸家尤長於章草急就帖畫曰法書必有所本擬議而變化之若任意縱橫如詩文之劉又樊宗師玉川子言不取也先生與貴人交父之貴人事從先生居問先生曰此何為者非吾所習也先生子廷嗣諸生有異才善制義詩賦先生曰象先李居文大家見當往師之執費及門余倉皇謝不受曰父命也先生年八十餘善飯健如火壯時徒步市衢終日不言疲索無疲偶爾微恙歿年八十一葬放諸家傳太守選判諸公所著書若干卷藏於家云

孫李守忠小傳

孫李守忠少而孤育伯父家伯父貧徙居取氏村賃屋而居過歲遷期守忠嘆曰命也乃易服為黃冠棲野廟中或往來市衢以文荒不能撫養守忠守忠妻亦死遂流放於外以祿馬街誑於市日干衍誑於眾如故至充州復見前所遇老人向守忠舉手賀謂富得發以自給轉之泗水泗水人信其術與之善遇一老人謂守忠肯立至矣守忠怒口噴噴誓曰吾與渠何却而屢約我耶老人笑子肯相迫異當得官守忠曰吾以交干誑人市苟活耳寧計其忽一賄奔而至云泗水人有授官者跡之弗得奈何乃出以示李他哉父之窮愈困值充營召募守忠以泗水籍補伍走越場射不守忠奉

中的其主將怒累苦之甚乃大言曰戰陣在勇敢易射射擊利吾以游擊將軍用

為即射射擊利精亦一人敵耳非吾志也其主將奇之先告游擊將軍將軍擊將軍笑曰彼懼吾妄言也無何耿精忠反福建救揚大

將軍往討之揚大將軍調充營三百人守忠與馬至戰仙霞嶺諸處守忠日有新獲其主將謂戰陣果在勇敢射擊利其後也召之帳中問計將安出守忠曰吾容兵也必立奇功方動大將軍耿精忠過而怯依吳三桂為聲援當騰捷書於路精忠疑而張兵屯福州而浦城建寧可得也後精忠聞之乃退保省會果如守忠言會吳應麟屢大敗岳州揚大將軍乘而攻之精忠悞請降守忠以其功次授千總矣後調揚大將攻長沙者賊大將軍所固守地也數攻不能克揚大將軍撤諸軍登陣退者斬以殉守忠免胃竹梯具踰一足在睥睨外搖搖欲墜乃按禦者稍以登面中傷血

語典當時之事。指當時之人。將諸茫。尚未盡知也。更見其曾孫  
髮甫燥。奏技常有司。如庠序。三世交情。典馬少監。陳轉運家。事如  
出一轍。孰謂古今人不相似哉。先生善臨池。其幅大半散諸王孫。  
家今求其點畫不可得。余將於勝崖。即壁。摩挲。荒陬。求之矣。嗚呼。  
先生諱。原籍壽先人。

步秀春龍之張。不獨正懷景也。

學大和尚遊勞山序

順治甲午春。余涉膠水而東。之即墨南。二旁在尺五宜。邈矣未遑。  
也。余負勞哉。余負勞哉。後續。見陳公沂。陸公鉞。吳公維嶽。高公  
出。張君鹿。微諸記。旁在吾鄉。而遠方之人。杖馬履馬。意悔甚。今春  
學大和尚。東過渠。過家。過膠。兩閱月。始還。蓋以勞故。為詩歌種。  
崇崗之旁。崩巨海之增。五色雲霞。二時潮汐。入漢。入梵。遂寧。  
不心怡神曠。逍遙自得也哉。余非謂學和尚以山重。蓋山以學和  
尚重也。名勝之在域內者。曰五臺。曰巨盧。曰峨眉山。曰普陀。達摩大  
鑒諸賢聖。鉢具所及。與昔屈膝真爭勝。覺自無懷。葛天來。七十二  
君之封。金簡玉冊。宛委峭壁。燈手後矣。二旁雖列國經。即羅延  
窟。為西域所稱。說一尊於齊景之收。焉。再尊於秦皇之未傳。山靈  
贊。抱恨千載。迨前朝。聰老人得一至。入見尊於黃冠之尤無良  
都。至今海印遺跡。若輯陵片石。微茫於雲嵐出沒中。恐後人之弗  
明。明僧紹之紀述。戒自化之棲止。比之少室。曾漢。未免有間。而區  
區文人之筆墨。何足為茲山軒輊乎。學和尚聽寒鐘。聽晚潮。觀  
雲。觀嶺。月。時有天龍。為之呵護。凡聖為之依歸。一偶破鴻濛。萬古  
長春矣。余則曰。非學和尚以山重。蓋山以學和尚重也。和尚詩若  
干首。從行首座。吳大師詩若干首。附於後。

贈古峰師序

榆林故廬芳反地。孤懸塞外。沙磧環繞。以成土雲。而願號繁自邊。防既撤。而人跡罕至焉。其地鮮知詩書。而仁王之徒尤為稀絕。古峰師以宿生因緣出塵也。舞象時渡河至汾州。隸法華空門。厥山陝無學者。復渡河而南。歷懷孟京雒嵩少唐鄧至。廩子國圖經所名武當山也。以其中脊黃冠。厥之自武當沂江東下。住九華數閱月。自天門采石石城。經藕渚。涉錢塘。而及天童。皈依晚和尚。服役三年。一日忽自嘆曰。今天童住者千百人。寧少一塞上兒耶。余初心厭北地無學者。果天童。即天童多學者。與北地終無與也。余見香至之在火室。臨濟之在淨池。諗和尚之在趙城。觀音院四方之學者雲湧川起。當偕展今天童時。余奚必戀於大江之南。余其歸矣。遂至維揚。至淮上。而至吾青之法慶。嚮和尚見而悅之。謂可使與賓客言也。遂應客寮。遠近衲子。資法乳扣金鉢。法慶者先及於師。而一時之得人。於師為盛。余既與師游處。退而語諸禪人曰。吾青自辨和尚百問後。咸青響絕。達法師自天童還。誅茆開舍。遂有弘覺偶菴。兩聖人開示人天。今嚮和尚又大暢弘覺偶菴之教。地之為少室。為淨池。為趙州。觀音院。豈不以其人哉。古峰師也。日破木漆桶。錫曲盡序。得嚮和尚之肯而西向之。自梁苑而吳越。自

吳越而青。蓋所稱虛往而寔歸。吾見榆林塞上地。以師而獲無生法。然誅茆開舍。又若達法師之於吾青者矣。

隋景芳遺詩序

康熙庚申春余再遊諸南山至興雲寺徘徊四顧而悲焉雲是遠  
 衆問所以余曰吾慟吾景芳也余初來諸野鶴子孫屋山魯瞻識  
 無多人一日景芳忽自暑氣中肅一刺來僕以長者事余爭  
 良父乃約為兄弟而凡事余余每奉一篇景芳擁袖狂書遠屋朗  
 吟或浮大白悲數行下或飲容默坐如見所畏或垂手縮足匿聲  
 返走其謬好余如此久之恐別去以諸南山水壩余相與過常山  
 寄泉邊馬耳凌滴水崖歷九仙白鶴洞景芳乃操亢大音賦詩而  
 歌百天下臨絕壁襟袂風搖如霧中游緜睇視目眇景芳旋起  
 又操亢大音賦詩皆絕攝余方藉景芳後殆不寢莫知凡中豈  
 結下諸室對微更事方解客漫長安今十六年矣昔元白相善九  
 江之詩生為憶非死為別也而孤燈無眠之句今千百年後慘不  
 不忍再讀况余景芳極手言笑惟結生平性情風雅千秋為卿在  
 化地下宿草几易過其所共游之處寧不觸而悲之而返非人情  
 矣聞日景芳弟昆鉄以其所遺詩來余序之

隋太翁九十序

有宅一區有田數百畝有美味之膳有重裘之衣有比立之僮僕  
 有並驅之車騎有水丘之可遊釣有原野之可收獵有諸伶之歌  
 以娛耳有婢妓之態以悅目有子若孫統階下伺顏色為供具如  
 仲長統所云而豪曠不啻過之誰與享此樂者今見之秀亭太翁  
 太翁出隋氏族為壽光而最大姓世有仕宦其尊人安翁有長  
 者行閭里稱之善治生戲以其所獲之餘為家人費長即明經君  
 相鳴亦依以其所獲為家人費以茲太翁自少至老侍適意朝夕  
 太翁性孝友敦大節亢典人皆見其表裏生平無疾言忤色不悅  
 仰諸貴人亦不呼叱諸密戚者好客恒燕飲出入侍見負囊篋以  
 隨入少年場肆春鼓琴音聲吳歛齊趨盈不為煩更以艷姬  
 妖童作娼妾壽余見之五六十時意興容貌如三四十許人余見  
 之七八十時意興容貌如四五時人今九十矣志氣勃發體骸肥  
 不少減余嘗語諸同人使世間盡若太翁則素聞難經青囊活人  
 書當付之咸陽一炬而秦越人淳於意張仲景華元化王叔和李  
 東垣諸君子何所著名今古哉太翁於平涼太守公在諸弟行於  
 世中予者在諸父行於世中予者在諸父行於世中予者在諸父行  
 有太學補郡邑學數十人太翁有其家不自有其家有其勢不有



有其勢已縉紳先生文學子弟歲時往來車馬喧闐太翁似龐德翁媿：談不覺秦陰滿陌上矣當讀史馬伏波薄其弟少游之言趨一足征駭示可用狀及武陵道中上蒸下濕點：如水中蕩輒自悔雖其後功成而惹致之歎板房之嫌梁松之譖：慄：幾不自保吾不知其勝少游者果何在少游駕下澤乘款段鄉里稱善人庶此太翁然而壽不壽又未可知也余見富貴家列鼎重茵抱金紵紫榮則榮矣而是非成敗得失禍福日：胸次機械存其內礼法束其外則周至壽考恒：不自快孰若太翁享祖孫父子之樂歲不問水旱事不問公私征役不及門慶吊不出戶其寢子：其覺孫：身無病而心無憂求古之至人而勢鬚焉則元處士孟過詩城裏人來休問事村中景好莫題詩若為太翁寫也者今某月日明經君諸里人奉危為九十壽太翁笑曰汝以吾老乎吾未也吾方期與諸年代鼓考鍾啖鮮擊肥投壺散帖更走馬平康巷敲檀板唱金縷曲汝且休矣吾不暇擊汝觴也命侍兒取巨羅數引滿吸之立盡拱手謝諸賓客曰今日與諸君會飲爾若以老人賀吾不愛也遂拂袖揚：去

### 法慶寺志序

法慶寺志既成魯大和尚暨諸禪人曰古者宮室之落成皆以頌以詩如楚宮闔宮斯干之章是也君其序之於其端其膜拜而受簡曰嘻昔喬答摩之不宿桑也爭為築塔廟大雷音之外如爛陀薩婆利諸刹皆廣大萬尋縱橫百里無憂天子波斯匿王之所建立也至支那之洛陽伽藍武林梵宇南朝之四百八十清涼之三百六十載之史冊良為不誣今京師以及中外塔廟種：莊嚴瑰傑奇巧玲瓏天龍人鬼恭敬圍繞神眾所棲幾半天下為遊人治女士大夫文君子亟稱而艷賞之形諸詩歌以誇示四方某以謂皆不法慶若也何以故如來之攝凡聖利人天也不在夫室廡之多寡而在乎教化之遠近今京師都會江浙吳楚閩廣之區開堂舍設鍾鼓白椎而招仁王之旨者州邑相接村墅相望香阜奈園禰比鱗次而江淮之北及沙漠東自海嶠西及瓜磧幅員延袤茫茫萬里州野邑村無論即號為名勝上游西之安禪演法者皆不過數寺悲眾眾院子闌提兒孫香積巢鷓鴣林繁馬更廢殿荒臺頽垣敗壁剝荆瓦礫彌望蕭然無論傳香至西來之意校南山具足之律賢首慈恩精大小乘通內外學即木魚梵唄殷勤朝夕亦自察：堂喬答摩之攝凡聖利人天止行於南而不及於北也以

此而事佛不幾臨乎况臨濟一宗盛自山左義元從諗寔產於晉南自潯沱趙州視之蓋祖宗發軔之地也是江浙吳楚閩廣之諸寺星羅密布其說法僅東南一隅而法慶雖孤峙才立於泮水治順之側寔大河之南北太行之東西所絕無而僅有者昔鄆道元注水經云南陽七級寺修禪子香樓禪考其時師公已去圖澄未來不過一尋常蘭若尚列之簡編流傳今古至其地者覓其舊踪索其遺響徘徊流連而思去別法慶為我

世祖章皇帝所賜額較之廣孝傳忠弘福宸奎有餘耀焉更弘覺隅菴營公說法之道場而義元從諗不終至今不墮此法慶志所由作也

### 壬午忠臣姓名錄序

勞之別麓草菴有藏書一本曰壬午忠臣姓名錄載其出身籍里死節自方孝孺鉄鉞景濂以下若干人從者自程濟王之臣以下若干人遂通聲息往來省視難髮為弟子藥舍給養自史仲彬楊應龍以下若干人不任官爵無名位自雪菴和尚補鍋匠河西僊清遠衛卒以下若干人嗚乎昌其多也說者謂高皇在位三十年養育人材尊崇學校廣厲教化故得忠臣義士之報如此余謂此本朝歸義開基之主為然質之天下萬世之公論則忠宗讓皇帝深仁厚澤至德弘恩人蒙克荷之麻眾被禹文之化寰海內無貴賤老幼遠邇凡有血氣心知莫不捐軀引義不避斧鑕湯鑊而殉之於高皇帝無與也高皇帝懲元政廢弛而法令嚴酷多所殺傷至十六年始少止悔急寡恩天下之赤族覆宗絕祀者不知幾安所得忠臣義士而報之哉聞明紀載讓皇帝在位四年恭儉慈和溫文睿哲未嘗興一大獄儆一無辜至今誦其無令朕有殺叔父一語皆泣數行下嗚乎此讓皇帝之自殺其身而燕王之得成其志故天下之忠臣義士至於死者廿一命以若餘額凡泉而不顧從者艱難險阻顛沛流離四十年之久有如一日也說者謂高皇帝豈不能舍卹是考而立武立節終不肯失萬世立嫡之正噫此諸倭

臣之言也。昔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哭諫。陛下無論員。懿文太子地下。恐秦晉二王反側。天下自此多事。高皇帝懼而罷。它日燕王游晏過度。高皇帝怒責之。諫皇帝曲為之。高皇帝謂此子太仁。恐不足以主天下。故諫皇帝順剛毅。諫皇帝終不從。不待其御極登庸。而臣民已歸附無間矣。說者謂諫皇帝之革除年號。胡濙有物色之舉。陳瑛放鐵鍊之微。皆所以成就諫皇帝。則確論也。當年之死者從者。使在承平無事時。保祿位榮妻子一碌。庸之臣。安能伴天下萬世。欲欲欲泣。勒傳勒銘。奉俎豆而表史冊。補銅匠。河西傳東湖樵夫。清遠衛卒。不更寂。無聞乎燕王。壬午之後。寧獨成諫。諫皇帝。凡載之姓名。歸諸人。皆其成就者也。

送陳君友龍公車北上序

吾友陳君友龍公車北上。邑之人餞於郭。餞於郊。皆有詩歌以嘉其行。率以友龍登第。受官為言。余於友龍之北上。且望且喜。且疑且慮。紛多端也。友龍負絕慧異質。不世出之才。大有為之畧。學成名。立其制。執在震川。大士正希之間。其於南宮之選。行且售矣。余於友龍。誼交二十餘載。意氣相推。許學問相砥。勵唱予和。女共命千秋。若李之於杜。元之於白。空同之於大復。余州之於滄溟。虛次梗之於謝茂泰。所謂世緣有盡。素心無窮者也。友龍更以長者事余。嘗余文。謂分古大家一座重之。若珙璧。需之若飲食。有所著必手錄之。或藏之篋。或布之几。案莊誦焉。李之於杜。元之於白。空同之於大復。余州之於滄溟。次梗之於茂泰。不至是也。友龍每語人口。識審先生之文。余不克付之梓。人以貧故耳。嗟乎。余非長卿。友龍若頻於盛覽。余非子雲。友龍若頻於侯芭。友龍售而在翰苑。在臺省。在銓曹。佩玉鳴璫。出入宮闈。吾故為友龍慶。友龍以余所著遜山堂學無學堂老樹村七十老人集百篇言刻之。棗梨流傳海內。使余一生心力不至泊沒於洋溪。緇水。繩床。木榻之下。此余之於友龍之北上。且望而且喜也。余嘗謂藝絕者不售。赤堂之金。歐冶知之。他人不知也。漫漶之馬。贊君知之。他人不知也。豐城

之劍氣常：上下左照右照左張司空當今知之他人不知也唐以詩賦取士供奉工部固於知貢舉終身爲他何論也今人歌艷韓昌黎蘊子瞻子瞻大廷唱春官安可謂執絕者不售嗟乎不有教與不有承叔而昌黎子瞻之售在不可之間吾恐其與供奉工部同憔悴無聊於漢西雙門采石牛渚也嗟乎友龍困於知貢舉至年三十九試京師以韓侍郎幕廣始售耳韓侍郎幕廣豈數：遇哉不然即友龍售而官翰林官臺省官銓官極人世榮寵必久居於官余耄老奔走爲艱非若李之於杜元之於白空同之於大復奔州之於滄溟同在仕宦次校之於茂秦同在韋布捧袂握手倡予和女之樂寧能得之友龍哉此余之於友龍之北上而且疑且慮也時秋水在旁曰不然友龍先生自及開後恐執絕者不售而深自貶損棄上卿爲中卿棄中卿爲下卿王之在谷珠之在浦其光且天載之車照十二乘人：見也先生必售然先生常有言只愛科名不愛官太夫人春秋高先生性至孝當請而歸省吾輩風雅一道不至睽離也何疑何慮余謂秋水言是矣遂著之篇而送友龍北上

送王虞吉而歸序

東蒙余所欣至也竟弗得至憶髮垂髫時應有司試與東蒙諸君子游若公之文侯子城泰之用鳴佛氏歸愚昧之孝先李之明水王米山先生與吾師置堂張先生太拙徐君兄淳玉論文雪宮稷門連日夜不倦後之濟上泛嵒湖眺華不注登白雪樓期東蒙之將未几而中原板蕩兵火流離諸君子咸修文地下米山歸愚雖仕宦於外亦相繼而沒余即欲往諸君子墓木成園宿草幾易無尊酒之樂有繁難之悲此余之慕名山而負勝約也乙卯冬晤王君虞吉於省會之書肆虞吉大聲疾呼今日文人惟樂安李君象先當第一余驚但訊之乃米山先生子也今又遇之即孔趙宗先生之寓次朝夕話言牽袂入市館借丘君學山牢騷賦詩余弟簡菴揮毫和之虞吉婆娑其旁不禁起舞大似昔與諸君子燕集時然皆白髮相向嘆老嗟卑但多人琴之暢安知班荆之快哉余微偕虞吉而去余老且病疲覺道路往返爲艱余絕意於東蒙矣虞吉歸爲戒市諸君子墓哀挽之詞代爲陳之可耳及臨歧忽念昔人不夢青山便夢君之句今而後絕意於東蒙恐難絕意於東蒙之虞吉也與虞吉約倘不病日甚尚其與張袂於龜蒙顧史堂阜之下

送葛孝廉先生南歸序

葛孝廉先生奇三家崐山為今通政李公所取士住奇光數閱月將歸余始因吾兄浮玉先生以見見輒合古人班荆紆綯之誼不虛也崐山為人文最勝地先生負絕高材繼震川梅村後精制藝詩賦冠諸作者其論詩謂齊音亢大楚音宜絳故學濟南竟陵皆病焉又謂一三五常嚴奈何云二四六以自寬假以故海濱蕩落不學之夫畏不欲見；而蓋燕之目攝不免也一日兄浮玉先生向余曰葛先生云吾弟古辭甚善筆直下不作態頗能脫時文習在今世為難其謬知余如此嗟乎吾齊魯文學天性之區自漢唐宗

以文章甲天下後復微自李札來延陵子游來虞山洙泗之教瑕丘之文彬；而南六朝五季衣冠盡歸江左而標韻染翰往；稱大家焉至 本朝聯捷大魁先生邑中健菴果亭存齋昆弟海內諸文君子所奔走也先生銳然為後距較有明時為最吾山左在隆萬時溷滄主文壇數十年南中憤其於拔之隆盛氣而驗若陽穀之會公安竟陵起而攻之南北遂水火近吾鄉念東韞退阮亭漁村皆以詩名家先生聞而好之如于鱗之見重於俞州先生之里人也兄浮玉先生曰不然葛先生非舊而崐山者上世家秦中龍門扶風與耿直先生振西京之響睥睨天下士豈僅以崐

山重亦崐山以先生重先生歸矣期明年之四月再渡河淮余共陟大峴山逆先生而北

丘蝶庵先生文稿小序

人之言曰理學家不主文辭其然哉伊川考亭原弗能古文辭人以其嫻於理道寬求薄責於文壇藐然之間可爾曷至以其故而廢藏名山傳其人之業乎方今承大儒若左馬周無論漢之韓嬰董仲舒劉向楊雄京房非儒耶其所著班駁陸離如三代法物而近世王文成公言從字順意自辭去視歐曾曷諫焉今既傳丘先生復得其文稿百餘篇蕭寺中反覆讀之其高論今昔顛覆文忠海南志林孔子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欲學者之有言也宋之儒膠而固隋之儒僭而襲先生其鑒於此而為文者哉彬彬之辭豈不遠道

石氏族譜序

郡西鄙石子靈玉以其家世次來請序余閱其前後異焉靈玉蓋恭襄族也而譜之弗系何哉靈玉蓋守礼而固者也古者重氏族為之詳其昭穆辨其顯卑立太宗小宗之詞著嫡子支子之統迨至世遠人湮朝代鼎革兵火顛沛流離播遷至各居其地各著其譜一本之所分一派之所衍雖若東野南宮公孫叔孫之類皆原厥始敦行葦之誼太水木之恩况靈玉與恭襄生同時居同里譜宜合而弗合豈古今來大姓巨家如成紀之李瑯琊之王清河之張博陵之匡崇陽之鄭天水之趙范陽之盧京兆之韋杜巴蜀之獺陽遠在數千里時隔數十代譜牒淪亡祖先莫稽咸曰吾家某氏吾家某君堂靈玉獨行其是而諸君子可盡非耶狄武之與梁公郭崇韜之於汾陽其褒之訖之者亦有故而後之人動以為口實不然禹盛之家天倫之親輒引之而去人矣必紆金握紫為榮哉石之先有績義能施者金嶺銑山之界衣而絮食而飮多其忠也人咸言石族將碩大他日與恭襄都聞並熾而昌重恭襄與恭襄重典皆不可知者也急合譜而序可出靈玉聞日來曰譜合矣遂書以塞其請

觚道人詩序

世祖章皇帝宏慈廣大仁覆宇宙舊朝子喬逃國寇之禍者咸得復其姓氏還其閭里而觚道人其一也。觚道人在崇禎時舉孝廉其制藝傳四方非僅聲馳齊魯間員英才氣謂容臺之選可立就位闕難變姓名托之羽衣黃冠迨盛朝降恩得列為編氓然終以貧不獲旋故里釣將水丘而老死於刊江廣陵之曲區以枚乘子為前修以文選接三四拾雷塘梅花館之遺踪舊趾為憑吊以禪智山光為墓田人莫不慨然於道人之生於齊門歿於楚殿雖蒙九重如天之恩終不能傍其先人之丘壟此觚道人自悲其遇人亦為之悲其遇故始終以觚道人稱也。又道人統問學善詩賦即造次顛沛患難疾疴未嘗一日不操觚此所以竟為觚道人也。前成化時有安化王孫亡走東西自云姓孫氏名一元字太初號太白山人大能詩與空同大復諸大家相往來詩文酬唱黃衫白袷風華掩映似神仙中人其襟抱大似觚道人然死葬吳興空同為作傳近湖州守吳君園茨修其墓吳梅村學士為作記反復數千言不定其何許人其為安化王孫是耶非耶終無確論又其後無子千秋百世後與無名士不辨豈若觚道人得復姓有四子而季名和陸字龍叔者更善才思有父風補弟子員諸

名下多與之游處其最少于某詩賦藉京口維揚間黃髮兒奮迅不讓乃兄旦暮與寬叔以其家學取科第若蕭顯士之在唐趙文敏之在元模葉摘掌光休有代琬琰之製與觚道人前後輝映太白山人又不可同年而語矣今琨叔以道人詩抄錄成帖問序於余余讀而善之見其處貧困窮愁而不悲傷履憂患而不失其正有唐人遺響華泉滄溟之後勁也道人原朱姓名慈慈字大西崇禎壬午舉人避國難改姓孫氏

送王屋山先生序

魯之諸有先大夫故人鍾山王大夫公。余弱冠先大夫示余。令中州  
寇氛孔熾。枉矢化天。狗芒斗大。河洛陶然。賴有大叅公在。中光紫  
熙害也。大叅公泰微。以成者。此先大夫墳足。而事去矣。後中州果  
大陷。吾鄉人過信陽。信陽人指公所破寇。慨焉而嘆。此又十餘  
年。乙巳。如諸得交其長君。即今所謂聞思屋山先生也。當其時。子  
羽景芳。彭仲霄。田慙。勤。通。從。授。手。言。笑。聞。思。屋。山。氣。甚。盛。興。甚。豪。  
詩。甚。捷。先。成。今。子。羽。老。海。上。彭。仲。景。芳。皆。物。故。霄。田。官。翰。苑。日。侍  
金。馬。門。去。州。上。人。頗。遠。回。憶。曩。昔。流。連。朝。夕。惟。聞。思。屋。山。一。人。在  
耳。余。東。來。每。依。鳥。有。余。所。聞。見。美。少。微。儻。讀。今。古。載。記。喜。談。當。世  
之。務。自。荆。襄。載。書。畫。湖。舟。東。下。過。鸚。武。洲。黃。鶴。樓。吊。福。衡。崔。顥。諸  
其。詩。賦。扣。舷。而。和。之。歷。道。士。欲。彭。即。當。采。石。天。門。畔。脫。顧。盼。此  
一。聞。思。屋。山。也。入。石。頭。酒。人。市。結。豪。賓。客。痛。既。馬。柄。周。悲。憤。林。澗  
欲。效。陳。東。歐。陽。澈。上。書。不。果。此。一。聞。思。屋。山。也。挾。弓。矢。握。刀。繫。馳  
大。黃。而。射。矢。相。屬。新。裁。窄。袖。紫。綈。衲。襟。襟。拜。將。軍。部。署。諸。營。此  
一。聞。思。屋。山。也。衣。敗。褐。衣。執。煤。灰。本。抵。掌。諸。公。卿。諸。公。卿。為。辟。易。撤  
座。此。一。聞。思。屋。山。也。久。之。返。里。門。補。弟。子。員。守。一。先。生。之。言。攻。帖  
花。與。邑。人。士。爭。進。取。此。一。聞。思。屋。山。也。好。遊。遊。皆。酒。借。子。羽。霄。田。

湖西雖北。鶴亭盤龍。仰諸人。探柳和秦碑。讀楚然。魏記。角拔飛騰。  
日夜無火。解。或。睽。目。危。坐。兀。首。無。言。人。扣。之。弗。答。久。之。輒。曰。吾。方  
與。無。功。王。勸。焦。萃。諸。公。逍。遙。中。聖。之。鄉。勿。酒。吾。雅。集。此。一。聞。思。屋  
山。也。既。而。子。姓。益。繁。年。華。愈。歷。築。雪。枊。却。掃。著。書。此。一。聞。思。屋。山  
也。邑。大。夫。耳。其。名。延。署。為。上。客。數。年。不。一。言。邑。事。過。公。正。發。憤。議。諸  
噴。涌。無。所。制。人。與。之。錢。揮。去。今。雖。老。日。光。射。射。人。怒。鬚。戟。立。侃  
侃。論。是。非。邪。正。君。子。傾。耳。小。人。側。目。此。一。聞。思。屋。山。也。詩。不。加。點  
次。即。成。絕。操。苦。思。者。莫。之。過。臨。池。狂。書。典。子。羽。分。道。而。出。此。一。聞  
思。屋。山。也。大。叅。公。沒。數。十。載。痛。之。如。躡。踊。時。事。其。毋。為。至。無。聞。言  
皆。造。物。之。愛。而。畏。敬。而。悼。其。於。寺。希。論。不。待。衆。之。視。余。自。皮。丘。來  
倚。湖。西。鶴。亭。雖。北。盤。龍。諸。文。君。子。前。致。辭。每。一。聞。思。屋。山。飲。金。蟲  
大。杯。十。數。聞。思。屋。山。謝。曰。所。謂。諸。聞。思。屋。山。皆。類。然。就。醉。矣。乃。泚  
席。而。去。  
歷。落。有。致。



柳坡草序

柳坡草今譬大和尚所著詩也師具大智慧無礙攻禪更攻詩余二十年來所心折而慕事者余事天大和尚時師在西堂燈火熒熒半為詩丙午重九同師遊城南一帶山寺日數十首皆警絕最後出柳坡草命余序之余遠憶師提筆之際一意孤詣寄興幽遠不自韜晦不專境界不博擊前人不阻抑後進以天大和尚為指歸變化三唐之最佳造於精微師之受禪在中身超於久入世而為師又起於久出世而為詩者今禪家既多詩又說云功力之餘聊借茲遺興嗟乎行住坐臥飢餐渴飲無非禪詩亦行住坐臥飢餐渴飲中一物一事爾此皆以不存存詩余素所厭絕師歟大非之曰此勝氣而械者可謂先得余心之者矣或云師詩甚多今刻柳坡什一而止意杜工部數千首劉脊虛十餘首均傳爾矣計多寡也余前為師序久失所在師旁皇四索余謂師禪無定義詩亦無定義余序亦無定義再請為之或更有當於師意也

入蜀詩序

余友房君子明令裁眉端有詩一帙余從余門人朱子龍叔書舍閱而善之乃忽之嘆曰甚矣蜀遊之不易也自秦入者歷岷隴褒斜汚漠懸崖危壁噴坑萬重高出雲霄自廣元閬中成都嘉定數千里而抵於我眉各家太白所謂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非虛語也自楚入者歷夔陵神峰入三峽而峰夾立疑無日月過瞿塘白帝重慶合江數千里而抵於我眉各家太白所謂千里江陵一日還亦非虛語也蜀自漢唐來為西南一大都會殊方異物絡繹而至繁華豐殖甲於天下凡之今之金陵姑蘇錢塘而長卿子雲穎氏父子兄弟以文章播於中原傳於後世故騷人韻客不憚險遠而樂為跋涉也子明才學絕於眾遇不大遇以孝廉受一令天末宜其地五年放衙清嘯以陶以咏歸來裝無金而囊有詩子明於蜀可云兩無負也然前此有游蜀者矣工部客嚴僕射所詩雖多深而東屯以及於夔門與眉無與也各家太白朝發清溪之句亦留於眉無幾爾長卿子雲自少時去其卿終身不復返穎氏父子兄弟雖產於眉讀其全集其里中之題咏亦甚寥寥也陸放翁入蜀住頗久然其所游歷僅達萬而止於蜀西之山川景物十不得其二三也且放公常同家清晏之時江山無恙花鳥宜人惟愉之言

易為工好子明值兵火摧殘之後城郭丘墟人民鮮少間關道路  
常有去國懷鄉異域天涯之感其詩必悲歌慷慨抑鬱激昂以消  
其胸中之磊砢今詳其前後諸篇意溫而亨調高而雅蕭散閒遠  
不失其性情之正有唐人之遺響安可與雍陶獨孤遐叔自蜀歸  
之詩一以悲婉一以幽憤同日而語也

### 與衛元一序

士不得志必有所托以寓其憤懣無聊之意久而所托者工而憤  
懣無聊之意藉以舒發而憶其所抱負悲焉絕之不復道蓋有以  
感於中也若右軍之於書倪瓚之於画初非僅以此著名而名附焉  
其所適者然耳趙城衛子元一其先世皆大家以財雄邑中大父  
負高才續文數不得志於有司丙戌中副榜第一人嘆曰命也不  
復以筆墨事有司矣築高臺東郭讀書自娛沒元一父性磊落不  
營家人產以故家貧且甚元一多才藝為章句學不自得乃學書  
画學秦漢篆隸刻亦能工愈不自得乃走京師轉之歷下之兗州  
曲阜嶧徐沛住鵲山數月旋之京師所至輒與失意人將宮則謂書画篆  
隸刻遂以書画篆隸刻為業歸而人乃其書画篆隸刻日及門造  
父之臣稍獨步焉後邑令呂公延之客幕補弟子員或謂元一警  
異如是攻帖括無難奈何浮沉書画篆隸刻中縱精微非世俗所  
崇貴也元一慟曰吾祖業是有年矣三晉之士孰能先焉愈學愈  
不遇赤堂之力能斷虎兇而能僂買之寒碧之響能動山川而凡  
生聽之照水之屏能鑒琥珀而昏翳目之力而不達年暮賈而  
不售殖吾家之帙括蓋自憐而心傷矣余聆其言而悲焉曰克敵  
之軍蒼頭能奮敗軍之將勇夫亦怯豈其元一之謂乎余將東歸

送戴生歸宮序

余同王子魯珍過稷門之市一偉男子科頭箕踞坐左右眇氣勃  
勃動人忽謂魯珍子從游者樂安李先生也未及答曰我查戴生  
青左衛人今籍宮州為宮諸生向在安丘讀李先生文今疎器昂  
藏似之後三日又遇之郡庠戟門下率宮諸文學揖余一少年意  
稍不屬目攝之後二日甫衣冠投贊而及余門納詩冊余聞之大  
駭宮在六朝號東莞劉徐諸君子所居地天學甲海內今且衰  
當復盛吾知其再振於戴生無疑也戴生負異材所謂詩成就如  
此宜參然大且豪乃退然若不及而執弟子禮於余戴生中大有  
過人非世俗之善一材藝治：自喜之比擬而髣髴也戴生將家  
子其祖先從高皇帝拔承石廬白溝戰陝右有戰伐功官萬戶考  
拜上將軍當明季武寢微不用時有幹濟材贊憤賁志以沒：當  
鼎革所其過於戴生戴生反衣白衣攻帖括操尺度以合有司數  
不利此戴生之驕焉從余游爾今歸矣戴生年方壯學日富九方  
臯之相馬也空冀北之群而良始出戴生母徒望矧段而羨之若  
今之率宮文學揖余於戟門下則戴生聲天下矣

劉君秋水城南詩序

大埔公有別墅在邑城南所謂陶元亮詩嘯月過南村也其地南眺  
惠谷之舍西按歐陽之冢邑著書之處此為最焉秋水連年投跡  
其中被放以來却掃為詩余疑其悲惋倏倏慨當以懷秋水曰遇  
不遇古今嘗謂赤水之吟霸亭之響吾弗為也吾咏吾詩而已東  
為帙余覽之竟秋水曰吾詩當何名余謂名城南詩昔張仲禮游  
京兆之城南為記曰城南記自為注曰城南記自注計其時仲禮  
之於城南不過數日夕耳秋水重門深鎖冥坐焚香城南景物盡  
入奚囊人為城南之人詩為城南之詩安可不謂城南詩哉裴延  
翰序杜牧之之詩樊川最盛樊川統杜曲在京兆城南牧之所朝  
夕居也右丞詩絕今古抗跡供奉工部之間今考其所謂朝川鹿  
柴黃城均華子崗諸勝皆長安城南秋水宿鳥窠焉城南之詩當  
以地傳矣

朱珥御詩序

余老卜居心寺東於珥御朱君義先冀君仁甫徐君讀棠之舍為  
近時三聚晤以詩文相餉余好作賦每出諸君稱善必亟錄之而  
酬以詩仁甫詩最先見次見義先次見珥御仁甫取調和平稱爾  
雅之音義先結想幽遠多超忽之詞珥御深宵之思雋永之致繚  
繞筆端王季之聲元而大鍾譚之響細而靈珥御心知而兼為之  
非久於其詩不能也珥御精制韻鼓和上下感神人之瑟屢見攢  
齊門之闌者迨丙辰首取於勞公辛酉副卷於曹公林公臧公入  
太學誦石鼓文聲動六館眾始華然於珥御之大有於中而悔前  
之失珥御乃爭好之若高漸離之擊筑於燕市則不知於易水則  
知之於音聲則不知於衣冠則知之其於知漸離也則未矣余既  
閱其鹿遊田居諸詩心賞之今又見其蕭咏教首慨然於得失離合  
之際不禁為珥御嘆也珥御少負才名累不售辛酉之後即售矣  
又厄於數外珥御晚節自芳晚節自傷有取於涼露寒香南山東  
籬彭澤歸來淵明之菊也更取楚騷黃菊落英之句士不得志類  
瘵類憤似怨似安情之所至一往而深珥御見之矣雖然人各有  
嗜好與叢至難思進退贈芍藥而賦海棠較之珥御茲作余所取  
在此不在彼矣

馮雲從醫序

此新命為余言來卿有馮君雲從諸生也家郿城避器移渭水上隱於醫專銀海之科所至多奏效今年春余遇之余族子亨吉家見其目光奕々神明內蘊頗有道者時談制菰亦中窾會余謂馮君為桑舉子業而習於岐黃馮君曰嘻余年二十盲不睹物者兩載廢業矣友人史君弘樞過余曰西江王君撫萬精內外科來吾郡曷往求之日庶可療也乃走賂王君撫萬於諸貴公子家諸貴公子方會飲余趨而進不知門之入階之升堂之登也踉蹌而拜未審賓主諸貴公子曰容何為者余告以故諸貴公子群聞然大笑曰是日可療舉世當無醫者撫萬投之劑輒立愈諸貴公子大駭曰神我能至此耶撫萬曰非我之能以唐孫思邈真方也昔余得之已吾洞道者今當授之馮君雲從遂以其方遺余三十年矣廢者不數計余嘗東至高密單侍詩學士家有子病目甚於余之初年醫之明如初余年六十老矣容其方不有於衆負撫萬且負孫真人將授之梓請其為余序之余曰馮君君子人也不吝而施吾見世之人得奇方異藥珍而秘之遺而藏之甚至坎而掩之父子兄弟不相授受也仍大言曰吾之醫無所授授之天如霍嫫姚之不學古兵法諸葛武侯之千變萬化在一心也間有贈以書者並謝

曰長桑君時有長桑君長沙東垣河間時有長沙東垣河間今有我不相同不相襲也曷以書為他日取其秘本扁戶避妻子聞之牽若著蔡人情大抵然也馮君刻其方不負撫萬不負孫真人更不負世之嬰是患者馮君自有其醫而利於衆不若不自有其醫而利於衆之為大馮君之于醫技乎吾知其進於道矣馮君名龍年五十八

送崔君梅林北還京師序

余語同人郭君仲藹曰今春離索之感曷其多也孟春送吾郡伯崔公於萬春之門仲春送會稽兩菴章君於壽昌之寺春之序又送吾世兄梅林于克山之麓泮水之溪今春離索之感曷其多也郭君郭君余其從雍子之句乎余其從高子之語乎仲藹曰事不相謀奚問所從雍子之歌婉而悽高子之語急而矯皆無當於今日之事當聽崔君之去而樂崔君之歸也余大驚謂異哉郭君之言陽関之什慘動離筵渭城之関愁生歧路聚而嘻去而思人情也況崔君之嗣：藹吉宜人者乎奚所云聽其去而樂其歸也仲藹曰不然君子之交必不欲其昵而近欲其大而遠崔君之奉郡伯公於吾青十六年矣日泥首署舍中人不得而至即稷門雪宮雲山治嶺近在郊圻亦未得縱游前就道長安與諸人士試聖天子之前得列上選念郡伯公最昏不旋踵而東歸其於北亦半載交耳崔君負英少才讀經史子集四庫以及外家之書製為餘賦上通古作者年方少志方銳氣方豪今還大都與海內諸文人謀篇採觚日相摩切登黃金臺歌聲烏：徹天地俯視益鼎魯句踐諸華有所不屑乃蕪文定所云見終南嵩華見大海見歐陽公之文章也崔君天下士奈何以吾青區：之地囿之此所以聽

崔君之去而樂崔君之歸也崔君之與先生從遊耶共學耶從遊共學吾未見康成之東歸習之：南還而扶風昌黎戚：於懷悲總於其言也余曰善遂因仲藹之言以為別

馮君泰徵序

余讀史王謝子弟風流蘊藉文采翩翩。嘗過石頭城眺東山問桃葉渡湖其餘韻遺響涉江來作教日想不已臨朐諸馮今之王謝也。自相國以上多顯人以下多文士文士之最賢而高者泰徵泰徵少負才著篇空其遺偶彬。孔讓衆之上。聊泰徵之下。聊寔過之。每自以為不足。索從余游。余慨然曰。吾之門恐累君泰徵笑謝曰。子雲之後豈無侯已相如之傍。猶傳勝覽。吾惟其文不惟其遇。即相累無悔也。迨泰徵屢奮迅。秋闈督學。勞公時察然肯諸生。當即售。蹉跎又復十年。余愧而叩其扉。勞苦泰徵謂泰徵曰。吾果累君十年之言。不妄矣。泰徵曰。吾聞之子雲之寂寞於元亭。相如之病瘞于茂陵。而文心賦興愈久愈豪。吾聞其對盛覽。侯邑而思。嘆也。今吾不自悔而先生為吾悔乎。今發其篋。八大家東西漢之編。宛然在也。他日余再遇見其重門深局。卿。聲徹戶外。隙窺之。泰徵汪洋自恣。色勃。動余謂泰徵蓋真不悔者也。雖然。攻制執而強於秋風。詠於春花。能詩歌。又善臨池。使得遇可以追北之孟津。而之華亭。今天子重文學。尚詩賦。善鍾王文墨。妙泰徵年四十餘。居王謝之家。不得如逸少元暉。哀。登庸。吾安得不為泰徵悔哉。

練石林短篇序

余入寧國僧舍。壁間有隙處。余題云。昔余自徐州來。見所云几山者。在人家屋舍旁。高不過二尺。廣大餘諸峰。參差潤整。皆具。值陰雨。山中雲霧濛濛。濟南西北亦有小山。視几山若昆仲。倘在燕饒之國。不儼然巨鎮乎。良歎崦嵫頑石。爾假而無基者也。石林曰。茲為吾理。儻而登。遂恥以為序。

以唐雜家之曲致而象以宋人之生趣。可謂  
丁妙。此等文字。好如色蠶。蠶蟬。蜂。味。不。勝。告。也。

李東玉采陋軒詩序

郡之屬州邑十有四余所未至者蒙陰當己巳庚午之際余年十六七與蒙陰公文侯子枚秦佛民歸愚諸昆仲聚雪宮下致執論文文介水部兩公問次齋諸集皆得受而讀之猶之陝東蒙之巔而履顯史之墟也獨嘗余東出諸而出所未一涉其境嘗之文君子亦莫之或接也乙卯夏查子載生自莒來率宮諸文學捐余殘門之外更過余舍蒲衣冠拜北面執弟子禮庚申余遊瑯琊客鶴亭欲西入莒而查子載生先今又六七年矣去冬李子東玉冒冰雪投刺及門拜北面執弟子禮一如查子載生時余欲與之談詩賦離合古今升降其言論風旨俯仰進退甚矣大似查子載生也今春晤張君十人叩東玉生平云東玉家莒之南馬者庶其之間有藉廬焉其人捐潔不苟去就耻于謁不屢入城市政制執旁及詩若賦同出其詩數首東玉微不良於步微余簞賦意作兀者詞頗有致其詩格調音響命意取材又甚矣大似查子載生也十人曰吾嘗入本朝科第察：旁州邑鄙與之以故東玉名不出於里余謂奚論是哉莒於春秋為建國有地數百里在昔齊梁之世劉勰徐廣大以文學著雖其客於南中要皆莒東莒之產也且勰著書在定林寺莒西浮來地即公繼善狀元於元陳公鼎解元於明劉侍御松

山雖以直隸入國史所著亦藉：莒未為下陋之州昔空同先生家慶陽不密之地公劉之所棄而遷也宋元至明百載鮮有售客臺者空同崛起直繼少陵為有明三百年詩大家之冠白豹黃榆荒微絕塞何能新十百年名山國門之榮哉東玉苟自奮劉勰之文心雕龍徐廣之晉紀不難及也幸十人歸而致余之言



亦寄草序

昔時有告余者曰當世無異人余嘆其言恨年垂暮而異人不復見矣既而自勵曰窮愁歲月天不我惜攝躬却病勉力加餐而異人可待也未幾吾同人王君秋溟自西南來云自來水渡石閭云亭之任城登太白酒樓南池西湖與異人燕游興甚豪余曰止：異人奚若秋溟為異人姓何氏字魯田清正名臣臬憲公季子也負絕慧年十一二能詩矢口成吟不假問學然四庫三都未嘗不充然於腹也精制菹旦夕當捷去余聽其語而躍：者累日後晤其仲兄文學君於樓下後晤其伯兄廣文君於東津更悉其為人焉

文今年春期同奚大師過夾谷與同人秋溟西去度石閭云亭之任城與異人登太白酒樓南池西湖燕游如秋溟景昔時忽投利及門余大驚此魯田也胡為而先過我赤水之珠象罔得之真出意外蓋造物憐余老病恐其困於風塵遂旅山川跋涉昇魯田來雪宮而聚也者話法慶出其詩讀之信乎天口成吟不假問學清新俊逸殆兼而有之聞府泰君不足多也秋溟曰似其家仲默余謂仲默年十五舉於鄉似魯田早貴官長安與空同齊鳴然自高其位置空同華泉昌穀外有所不屑亦英少之恒態耳魯田年方少舉鹿鳴詩籍：而煦：善下歎然若有所不足大類吾家西涯懷麓諸

作溫厚和愉定能陟禹鉉享壽考非鸛武靈光殿諸賦試洛陽雁門太守行諸詩可翳翳其生平也已

崇禎軒詩序

閨中韓聖秋輯明文四十卷自李空同原對山文太青以下詩風  
風乎蕭蕭白雲飲卯板屋之遺響至今猶存甚矣聖秋之不沒其  
鄉人也二十年前余欲輯本朝山左人詩目今文故東抵登萊  
歷濟兗衛足所至輒問其人著誤一二名下外寒：無所得前顧  
頗阻邇來有英少爽：能泰黃初大曆之業充然余耳者任城何  
孝廉君魯田年十一二大有詩四始六義其體其法燦然大倫余  
洞心駭目戢躬息影：讀之意動神洽獨喜自負如獲珙璧未  
嘗不與一二名下同勦而共觀之也累日法度禪人之察以邀以  
邀及入即見其據案擁袖伸紙疾書諦視之則秦松賦也以兩漢  
之休製行六朝之烟波嚴而不靡練而有法賦古詩之流魯田其  
詩之溢而為賦者乎復得其兄衛國詩復得其兄哲偕詩各賦異  
才共托大雅玉露珠聯輝映左右昔謝康樂惠連池塘春草魂夢  
通靈然驗其寔皆諸系兄弟豈若衛國哲偕魯田出自同胞吹項  
吹荒倡于和汝比之三珠樹良有以也噫余壬子乙卯兩過任城  
計其時衛國哲偕魯田尚在洛南之憲署市襦櫛宜乎余過洛究  
之間一二名下外寒：無所得也異者衛國哲偕舊家汝之確山  
今僑任城大復風流茂系洛雅兩地縣壇占盡無餘覽崇禎軒詩

余為之袷言衣三嘆

送張君叔謙游汝陽序

余老隱雪宮之傍屏絕塵囂二三雄駿君子謀好余日相過評論  
文稽討今古野火之廬差不寂寞也有一客來語及余曰先生何  
所為先生何所為余謂余幸死在諸君子後其一時相與結社締  
盟聚翰屬簡之夫不在而肝即在北陌荒冢累：宿草離：人或  
疑余老景病癡孺然獨處而不知其山村河渚等舍蘅廬共余朝  
夕尚有人焉而不思其無耦也客曰有是哉人為誰曰昔李君東  
玉益都朱君岷叔胸中寶君子真其最久而英異者則三韓張君  
叔謙客曰聞之請言其所以余曰叔謙故嘗守公子幼讀盤盂自  
好補諸生試在高等郵貢人太學六館之士莫或先焉折節從余  
遊余至其家見其窓明几潔圖書環列伯仲之間頃篋并奏義聲  
之屋叔謙處焉人至其所棲皆流連而不忍去也嗟乎近世高明  
之肖每多英發皆自負其才思自抗其性情意氣奔流視富貴可  
引年至五陵衣馬帶與：侮老而倨卑紛：也叔謙力能綜四庫  
窺三都而託於著作之林乃卑以自牧怯然若不足苟叩其中藏  
未嘗不才卓而意廣志大而量博見之者靡不心折氣為之下也  
今叔謙將復遊汝陽涉大河過太丘而其地介天中有韓昌黎之  
淮西碑在焉而叔謙或盤坐其下心為學而手為述可立享文人

之譽叔謙曰不然吾聞之汝之南五處士七孝廉家焉余願為之膜  
拜他非所計也吾野火之廬有一叔謙不若其寂寞況其眾客大  
驚而而去

趙黃澤先生制藝傳稿序

吾省登萊之屬州邑十有五而衡八其科目文章萊陽最居其盛啟禎時聲氣通於吳楚江左右吳楚江左右各樹旗鼓銳然相向紛爭數十年不解然莫不善萊陽者却簡時寄唯黃不加文字之役萊陽與吳楚江左右始終無間也余輯通志在省會閱掌故乃大驚萊陽在萬曆初科第才數輩人文寒寒弗聲稱於外前庚戌三水文公太清令其邑宗少參公與之課諸人士立號舍稱名易書如大比例當其時黃澤先生在諸生宋宗玉在童子屢首邑中諸人士先生以少參公為業師澄嵐宗玉為同學友侍郎諸公

就塾舍稱弟子而先生之推於客堂又出西江禮部楊公之門吳楚江左右幾天如受先楊維斗陳大士諸大家先生咸與之定交論文分霸南北即滄桑互易風景各殊而萊陽之文名不衰於吳楚江左右賴先生持不事在前為前予在後為後距在中為中堅之力也昔薛延陀百三十陣皆捷橫嶺繞塔雷火中興霹靂將軍聞順目怒叱震動數里諸雷部辟易去神武之部曲無敵於天下豈人延陀一延陀而左右前後賴之矣先生之於文亦猶是也余自少時篤好古文辭厭制藝恒束而置之不為理憶丁丑冬園扉然坐適無他書聞先生周有八士諸篇嘆其有才若是何僅三於

制藝較長短也余友徐太拙先生突而入見先生父在案頭曰制藝也何人為之而破象先有生米大成展閱之曰誠善誠善房書中畫龜先生文而去今五十餘年矣先生季子某學博余邑貴其制藝六十首是先生第三子學憲公刻于南中者貽之余余序之以竟丁丑冬之好

趙仲微時統序

古今來有千百庸之富貴人而無一文人有千百得意之文人而無一不得志之文人得志之文人如漢之公孫弘匡衡張禹胡廣輩而賈誼楊雄其不得志者也得志之文人如唐之張說韓愈錢起即士元輩而杜甫李白其不得志者也當其對大廷開東閣官宰相封平津樂安平昌諸侯賢良策正性疏諸篇膾炙人口燕許大手筆梅臺閣體與夫題雁塔晏曲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諸詩視寒屋窮巷之士不復有一文字迨至文成論定千百世藏名山而傳其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乃在於謫長沙之賈生困即署之子雲流離困厄遺佚窮愁飢寒陽墜采石之太白少陵得志之文人與不得志之文人相去幾霄壤哉不得志之文人其所著上掩星辰下薄河漢聖萬象走百靈若屈之騷楊之元充符之論衡潛夫天地不得而造之亦不得而成之不得而化之亦不得而禁之也余嘗持此說以語吾邑陳君星占星占頗以為是偶過友人朱君珥御讀書舍見案頭時統一冊展閱之大驚曰誰也而能如是信否珥御惘然道其姓氏趙子克慎字仲微年幾三十矣尚在童子軍累不得志於有司前從余遊著藝數十首應督學試弗售會喪其內人憤棄去後又著今統數十首邑令君首後之

又儼然服麻經為棘人又將棄五色之迷困於人也薦福之難困於天也恢之天道浩之人群困此仲微何為余曰不然世俗所亟時統曰昆山之震川臨川之大士歟之正希正希之初試場屋主司批一字不通視場則甚震川大士皆五十始舉孝廉六十始擢進士雖晚成遲過亦所謂得志之文人也今仲微年方壯學正富九萬之奮在於六月之息日肯然矣仲微寧不能為吾鄉之孫子未趙仲符乎若仲微終其身不得志若賈生之賦鵬鳥子雲之草法言太白少陵之寶劍雄篇光芒萬丈所謂天地不得而造不得而成之不得而化之不得而禁之也吾恐仲微之未及此仲微而及此又何屑以科名重哉

鏡岩樓詩序

勞之西峰白鶴嶺有鏡岩樓焉登其樓而詩者前輩倣廷黃先生也先生大司馬太保公之子登容臺上第不仕而詩適意適典非若今探脈家詩必示人必錄必刻博聲名於壇坫間者也吾柳二三百年來嶺三唐之響有滄浪先生倡後六子接前五子而我眉天半之稱洋之海內其後似陽谷之會粹枝之隆運致公安竟陵齊音亢大之請蓋以勝滿雖居後忌日衆也先生負異才讀書家有賜書門無俗客而以吟咏潛處山谷不與其出於柳登樓於衆豈有鑒於滄浪而然歟詩不云乎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我有其寔誰阻其出此昔之人有潛因落葉詩才一脫偶而風之乎馳四方走九州矣先生之季子孝肅君微菴當代詞賦之選與余友延止草堂出先生詩讀之憶滄浪坐卧白雲樓眺鮑山覽萃不注而先生之鏡岩樓森：半樓下沿欄倚檻紫青綠白拈韻撫臂得無似之乎故其詩以鏡岩樓名云

新刊名士

新刊詩餘序

造物之成就文人數端其最莫如病人生一落世網為婦宜所當少壯時內而父兄之督責外而勢利之欣動銳意科第日夜無寧神唐宋元時士子尚習論策諷賦得法獵經史猶有古作者之意故歐蘇黃王雖在宋之中葉能為今古文大家學者不能易也舊國至本朝聽功令不及四子五經之外舉子之業弗售則終身莫已售者為仕宦營祿位典學問益遠即見有作文辭者必曰謀作謀作出漢書衣鼻情極淋漓而加之文人君子噫亦尋甚矣惟病則弗至場屋重閱晏坐謝絕人事仲長子光病瘠而豫服聖育元病歿而屬簡司馬長卿走茂陵道府清渴而賦愈工名愈顯杜門却掃著業為長目肯已然矣吾友即墨菴君微菴名臣大司馬之孫於未進士萬隱不仕鏡岩公季子也少有異慧精制抗發即舉於鄉一時同榜某惜湖水而亭皆談閣中文短長離合微菴獨默坐別思衆說其故微菴謂此地故水香亭北諸亭亭北海是無俗所無遊也各一方微菴果滄浪而先生亦微菴而微菴先微菴詩思涌發諸君奈何以八腦而余哉造物悲微菴時有感脚所守不堅再之病：十年之久絕意公車得專力詩樂府五七鼓古歌取致音調泊各案青蓮近體學唐諸家皆入其堂與詩餘

更知至十子夜由房與大將軍鉄綽板唱大江東去并臻其妙  
情懷思宛轉纏綿皆其得之樂鐫此柳醫人方書之聞者也嗟  
乎便激菴不病登第長安錄其名於礼部蓋其家故物亦所云數  
見不鮮矣激菴君勞之西峰白鶴峪斜陽頽影掩映山阿賦得意  
之餘就夕露軒稿他日激菴詩詩餘出而問世天下士當有含雁  
而醉心於白鶴之峪者矣激菴名垣字子季今年五十九

余頗有山夏之疾謹此以服清涼散矣

### 鄭晉昭入學序

余年十一二歲居邑之西市得晤鄭氏諸昆仲時匪莪先生已舉  
賢書其諸弟皆列黌序能父補弟子員上首國變後余舍諸生雖  
與之異所志所趨而念貧恤舊性情慙意氣調久而彌篤也  
改晉昭余見之童嬰時余見之總角時余見之舞象弱冠時執不  
事試於有司晉前列屢奮屢躓至於久弗售不知晉昭者識其文  
之短知晉昭者惜其命之屯久之文之短長命之屯利晉昭亦自  
信而自疑而詆之惜之者且日甚去年入場屋晉昭偶念及進取  
仰屋而嘆信矣而題未下遂越增城晉學慙遣吏人驅之出齊  
門之瑟苦不得鼓晉昭每以告之人自悲而自傷也今年夏余遇  
之旅次晉昭曰今吾不知所以矣吾欲鼓琴胡琴無其豪放之致  
吾欲進翳輪袍無其詭遇之習吾欲詆吾者稍許我以文惜吾者  
稍善我以命而已余謂可傷者晉昭文在已命在已而日聽之人  
辭索而情苦晉昭告矣已而果售余喜於市眾曰何故余謂晉  
昭終而遇元良始而遇各以其文各以其命遲速不一時晉余所  
躍：喜而不置者也

送德合師序

內典而城諸同王于皆受其足成脫白辭家者亦種：見於支那

藏書通二

雲門於余為家山生平凡十餘登止小賦一小記一興不融情不

達摩初祖是已東土漸於習俗非貧困孤獨疾患難不肯被編

計可見

暢也。丙子余偕雲和尚九日之遊意在廣福大雲雲門其遊徑也乙

而事空王此幾房車之不剋正眼藏也余自國變來系諸生僧寮

乙巳槐月行

且暑氣烈日作苦羽人又媒藝營和尚厭而還時無詩秘余於雲

梵宇固不過弘覺偶施營大和尚下多興之游處舍德舍師其一

耶宋世崇祀山

門與不融情不暢而其前緣也今陳君友龍到君秋水僧繼和尚

也德舍師出街王憲宗純皇帝六師孫余少時值穀皇初立篤親

中景色之佳

而往值木落霜凝日淡寒淡送千初響達百谷自營和尚陳別

觀之誼復紅牌舊制諸王孫楊：國中來門大第曲蓋肩與燕翼

有公事不

兩君下及荆楚諸碑人皆有詩即木至其地如吳首座諸人咸以

龍顏豐順降準左右班即極品必走市之求一棲幽林寂寞之清

耐詩之暢也

詩讀之斯會也盛於蘭亭愈於龍李園以蘭亭王逸少而外人多

興布衣寒士接不可待其去西域諸同王子也益遠逆聞犯帝閭

不能詩桃李園

留余亭上以遂以遊於雲門。興不融情不暢亦徒存其諸人詩

判天嘗諸王孫委項流離竄迹四方德舍師始服伽梨持軍持隸

而巳

雲門山主寺於府城二里十年曾遊其下未及登覽至今為恨

天童座下余每語其弟紹源師擁百城不城南面王樂况天童一

事而因記

指三界往來其視天童上國當何如哉昔唐宣宗避會昌之難入

指三界往來其視天童上國當何如哉昔唐宣宗避會昌之難入

而巳

萬國之係余恨其失却菩提種子矣德舍既得浴大師為剃度泰

萬國之係余恨其失却菩提種子矣德舍既得浴大師為剃度泰

而巳

偈大和尚究而求意義元魏顯祖之內碑歸而山建文帝之出亡



楊雲峭遺稿序

人有言微在龍蛇哲人其萎又曰年六十一為之遊甲名賢多歿者余於所交所事諸君子恐其斯語之有驗而竟無一不驗也丁亥徐君太拙送余至連水之馬淺執手而言曰去丁亥僅十年為吾周甲恐其不再見也丁酉太拙果長往已酉余適江南櫟園夫子別余於龍江閣曰去士子僅三年為吾周甲恐其不再見也壬子櫟園夫子果不祿去歲余自即遷之營道雲峭石屋山下見其貌癯癯意態又之多愁嘆聲通日夕無一語雲峭善驚溪幅顧自重不輟持筆至是索人而画呈之若不及者余聽之憂之今春正冰大師日龍潭來云雲峭病且甚余驚惶良久曰雲峭死矣雲峭死矣已而訃音果至余為文以遷奠者再乃簡法慶人索中有雲峭題跋一卷尺牘一卷五七律百首七絕百餘首屬矣大師曰吾生平所作盡於此念賸殘策雲峭語笑音響所托讀之再四覺淒風冷雨來露寒烟惻惻逼前若見其人於窓牖几案間也衆云雲峭性孤僻不安許人作亦不安存已作不喜長行文故辭所著然為詩頗多選笥中旋收旋棄恍忽莫定人初其收之者久之亦刪而不錄古來人文君子人每疑而忌其才棄其作雲峭乃按昔時躊躇徘徊終日自疑自忌自棄其所著若有鬼神異物

陰有以亂之者余茫不辭其何故也或曰雲峭幸止有題跋一卷尺牘一卷律絕百餘首爾若雲峭有集數十萬言讀之者一字一淚吾恐其痛雲峭無已時也所患之求一卷不繫人千百世思乎雲峭書画度越音人珍而藏之者甚衆余獨喜其詩故序其遺稿

送子言師遊靈岩序

姚少師之十二代法孫子言師來自徐州余見之法屢竟歲矣為  
人和平坦易不事吟域類有道德者今欲偕嚮大和尚之靈岩余送  
之洋之游師之此游皆余所欲言者也余少時慕姚少師之為僧出  
其緒餘以定天下大畧似劉秉忠而終身不易僧服榮國少師直  
寄以寡爾余更重少師者惠宗之出奔程濟之從亡史仲彬之往  
來少師明知之而不為文皇語浪寄之搜懸西之索吾友徐太拙  
云拜其像於肅寧之佛舍有誤及姚恭靖霜天起獵鷹之句後定  
慧寺見少師影堂像與太拙詩合欲憇息僧無可語者觸炎暑而  
北然意慙不置也徐州彭城古都會戲馬雲龍燕子放鶴黃樓  
黃茅崗諸勝楚重瞳之霜畧雄圖張建封之風流爾雅蘓文忠節  
義卓犖文章奇偉千百世下所慕而不忘者已酉秋余過徐值陰  
雨連旬即渡大河而北然意慙不置也靈岩為吾鄉第一山水  
國澄浪公法定曾挂錫焉前聞之於兄浮玉先生後聞之於雲光  
法師皆言近日為屠販之場必不可游未一往然意慙不置也子  
言師為姚少師後自徐來為余道彭城諸名勝歷歷在目余又見  
嚮大和尚之靈岩靈岩之區荆大師在焉請子言勿亟還中秋余  
將杖履西及共宿靈岩之勝余雖老倘不病尚能從子言拜少師

于功德之林也

雲嶺山人詩序

余聞弘秀某與李杜王孟諸人齊音並響而起忽顧拔之意更出李杜王孟諸大家之外派乎莫可尚已迨讀之久知其冥契沉思苦心斯道空門歲月較之世間為靜為專靜而必深專而必工非其事也及多覽內典諸大知識擅詩文之妙明教為洪覺範大慧杲布水雲山慈山雲棲外無多人其餘不過贊銘倡頌主理道不以文字工緻為事范千載兼之為難今法慶天老和尚為詩人漢魏唐人三昧下嚮和尚丹下奚林晚菴素林水閣諸師皆有合作聲馳遠邇通以師子乳音作陵雲異想於園澄即公登報之舊地荆菴大師其一也荆菴與奚林晚菴素林水閣諸師為兄弟禪定之後把臂為句此唱彼和玉貫珠聯藝苑驕壇為出世人占盡信乎佛菩薩之有威神力也荆菴前有詩種余骨序之此為竿頭進步荆菴坐危石棲深林窮迴溪雲嵐出沒烟雨空濛佳山水益人神智於荆菴師見之既罕余序其首簡曰雲嶺山人詩別荆菴之在法慶時見今昔造詣淺深之不同也某月日序

送慧菴詩序

余拜偶老人座下共朝夕十有三年諸禪人殷勤流連語笑紛紜蓋劉遺民未得之於東林也乙巳別偶老人大潤今又二十二年其一時標元問字之人多淪為異物或散之四方即間有與之聚晤者皆髮白而皺意緒悲涼昔余喜禪人之老者壯者今則喜禪人之少者幼者都好如好老吾一人之性情前後異焉慧菴家於陵脫白稷下受其足戒於偶老人所蓋當年之禪人之少者幼者不淪為異物散而之四方留於二十年後與之聚晤者也今迺適於歷下相與追憶偶老人當時之事當時之人皆風流雲散火迸電逝梗斷萍分噫亦可以惻然而悲矣慧菴晚輩之意聞之淚而寡言當前可去後可思都況茲地余與十幹師酬倡之區室在人亡不更可深慨乎

蒼涼奚林師

千古慧業人皆具情種此文並信

感慨淒惋置之唐宋幾不能辨然下後生疏伯端謹識

幻境如幽溪別墅之水咽激而錦唱  
涉見庭楊甫

送岳大師含輝序

甚矣佐元之教至今而微也。道言長生釋以無生，鄙之道言不死，儒以必死，破之難川之舟，藥輔漢之符錄，既以為無當於太上之精微，而伯陽之泰同紫陽之晤真，又以周易亂之，而黃冠之徒愈無所輕重於人世間。余去歲丙走大小勞，遍歷諸宮，視詢所謂修太上之道者，皆不可得，即侈言控鸞鶴，煉龍虎，海外神仙恍惚忽上，下可聞而不可見，以震耀人之耳目，亦寒焉。甚矣佐元之教至今而微也。意者道無今古弘之者人景金元之際，重陽子居東牟，遂有丘劉諱焉。御王孫七大真人海內之羽流咸以支派比於釋之五宗，後輩蓋雲岩齊本守輩漸次而興，吾邑之張信真亦以明昌二年白晝冲舉洞天福地，與梵宇營宮鼎峙，而三以當時之有其人而盛知今日之無其人而衰也。余憶二十年前岳大師在國常龍之區，坐講吾家太上五千言，以及南華冲虛目文，始以下瓊笈之考真人之姓之旨，緇而衣者，縫而掖者，未嘗不嘆猶龍氏之有後，而七真將將以復振也。既而太師游元慕嵩洛，勾漏羅浮，勾曲青城，林屋王屋，幔亭洪崖，金興玉笥之區，晚而徘徊於登萊之間，三四載余再過之，複門見其神清而骨瑩，頽如渥丹，目稜；有光寒兌，寡言必其大有得於中，吾聞之理數盛而衰，而盛今微而

盛其在太師無疑也。大師容齋門家，早耳之漢，皆多仙人處，幸以其道自任。

贈張君仲五序

余如昔眺臨營山川憑吊遺跡問今昔之守牧之賢者嘗之人  
愴然曰兵火後營非昔矣賴崔公而營地震後營非昔矣賴張公  
而營崔公去營復來為郡太守與余交甚善張公以王事賢勞  
歿於營之人至今慕也余未得而交焉然嘗與其子游處翰林  
學者余人之友譜張君兄弟余識之久在翰林前伯言仲五叔諒  
咸聲藉人羣而仲五更余所服膺者嘗語諸同人言讀古今書  
為問學善著議不被服仁義為懷道德終謂之技而非道才人務  
為輕薄庸人務為癡鈍其病等耳仲五兄弟朝省其朝夕省其夕  
驥若去於閭閻若柱於車珮玉長裾若利於走趙所謂赤堂之王  
藏於穴元水之珠潛於淵其見於穴浮於淵皆貌為王為珠者也  
余所取在此不在彼

王君鹿臯咏火十絕序

蒙陰於郡雖為遠小邑人才輩出公文介公問次某工部公浮來集  
問世其後公君文侯子斌秦君師民歸愚王君米山陳君孝先李  
君明水詹不韋稷門雪宮之下郡之人爭辟易曰此東蒙軍勳敵  
也余嘗得定交焉後各散失多物故獨余其時年最少得晉為諸  
君子殿也後得交王虞吉米山子能賦詩有父風余又聞王君鹿  
臯隱雲山鹿水旁著書種一歲出入意表今自其邑來踵門求序  
余覽其古今火中如淮陰囊沙古今稱為奇戰余屢至諸巴山之  
麓見雖水南北皆浮沙至此為石脊橫良水上多穴隙有鑿痕微  
波入焉其說信為可據矣但其東北為城陰城相去僅十里龍其  
屯軍其地非一朝夕兩軍對壘且楚宿將豈無偵者况淮陰動靜  
乃如迷矇醉夢人竟陷於其中而不之覺也果若是且一不偶人  
人皆可禽寧必淮陰耶囊沙之戰非信之奇出人耳目之外乃且  
之愚出人耳目之外也茅焦抗首危論解衣就烹戰國多奇士自  
輕其死如疾風田光鼎之不乏其事未可為焉有但後焦者如荆  
通之於韓信樂布之於彭越皆慷慨引義赴湯如歸與焦若出一  
轍人不能不歎於太史公多好奇爾趙高自謂殺李斯後閉二世  
望夷宮無所聞見寧待指鹿為馬與永安而始為專橫不道乎至

若木牛流馬與永安宮廟年鎮之八陣壁亦一時權宜之計不然  
武侯之出祁山之餉非之輸餉之人也難耕渭濱人紛出矣去  
五天原不數里尚何煩木牛流馬哉之數者余每疑之而不意  
鹿臯之同我也東蒙多異人具千百年眼不以成說為是非何時  
一樽酒與君細論文是語也惟鹿臯足以當之

徐將軍晉秩千兵公即遊洋序

徐將軍秦桓戌守秦最晉秩千兵其長公采芹學宮郡邑之衆往  
賀馬徵余言為循鵬之辭余素習將軍願為將軍屬筆將軍個從  
明勇善騎射員用世才素有請纓大志往乙卯丙辰間王師南  
下奮代小醜將軍欲墮年鎗掌左佩刀右握弓矢擯飛黃而馳從  
大帥結一隊充當路塞時將軍方給事觀察縣門迨滇南底定班  
師振旅將軍始授官察其意未嘗不以不待從事行間為恨也將  
軍戍苑牆臨濟貝丘之區刀斗不擊將鼓不鳴入其境如樂土化  
國為苑牆自邑大夫泊紳衿庶人宜將軍也戍東郭門都東  
莞之區亦如之最後戍胸山古駢邑近郡而逼昔所稱大峴大弁  
最要害地將軍蒞其任數年所未有以荏苒偷兒告者前此罕聞  
也以戍守結成大將軍中參將軍入告閩廷中樞覆其奏晉秩千  
兵將軍之部曲泊郡邑衆無不勇雖忻怵如將軍在苑牆東郭胸  
山時自此而佩鵠印擁虎符建牙登壇章不世之奇功庸非常之  
崇爵皆將軍所自奮將軍所宜奮也余更有以重將軍者將軍雖  
武人不知書然雅好鉛墨見文人君子必僂僂整折語意殷勤隆  
礼而度事之不少怠延名儒教其子弟佔畢伊吾日夜不輟日率  
其部曲較射建塲論戰守机宜鎮壓遠邇穿札之技謀篇之能

將軍之家未一偏廢也今其長即以秦襲當有司走喬門聽鐸鼓  
矣余讀之宋狄武襄之在閩西范文正公授之左氏春秋將定西  
之在麓川王靖肅授之素書陸符謂武有其文始為大將武襄定  
西即能讀左氏春秋素書陸符未聞其子而標綬安絃鳴琴鼓篋  
拜鼻比而進禮堂能制舉業如將軍長公今日者為賦詩曰起武  
夫公侯干城起武夫公侯腹心曰菁者莪在彼中阿思皇多  
士王國克生為將軍父子一舉觴何如眾曰可

贈王閨思序

蓋公堂地起然臺隳東武勝地漸為幽墟所賴以熙繼者王君閨  
思閨思廣額修眉豐頤潤目巨口鬚垂至胸日嗽酒數升席間  
勢利庸瑣事輒為酒人語亂之而寔非酒人語也余數過諸閨思  
亦數至與談皆今古快聲異時酒人語基於此而人弗知耳魯句  
踐蓋鼎博而非博伯康次張歌而非歌閨思得其意而托於酒故  
嘗為酒人語閨思為詩有極工者即不工亦撫背狂吟移酒人  
語中然天道森然人群獨使閨思落拓至是亦造物者之過非  
造物者之過蓋公堂地起然臺隳東武不可以無人

劉子羽刻詩序

余生六十四矣其鬚髮文字交老而獲存者諸城劉君子羽家東南海上距余舍五百里非有司郡國試不得聚首論文故自丁午訂交壬午別去至丙午始再見辛亥別去至今丁巳始再見無論其間鼎革患難兵火流離能文之士零落凋喪如子羽者不知凡几即自丙午來操觚屬簡聚廣同東武渠丘如嵩石耳石幻文遜卿諸君子皆修文地下而子羽冠鵬冠衣鵝衣獲賴推昂首引吭而論詩自署曰鏡菴集余弟雷田偕友人刻之其草書楊輔峭革藏之秘室附孟津臨邑之後有布至京師者子羽仍不足以此余序微之數四余謂余與子羽識四十八年所學微不合子羽善詩善書二者皆余所短余獨好為古文辭煥賦古歌子羽亦姑置不論子羽傷奇窮不偶每遇重羅山掩袂大哭至血喀、出余殊放視一切若野馬塵埃登栢寢堂望海外輟然自喜子羽慕屈原則為人憔悴行吟無懷不若故其詩紆鬱悶憤觸目悲涼余樂為交誼落、沈得自恣適還齊物馬蹄秋水庶几求之而華老人吾師也故遲於序子羽詩雖然吾有以告子羽矣以余論子羽豈不天地頌哉天地賦奇才橫絕一世王李不能屈之壇坫而同里陶同望王季重若遺之若始之其著述之傳必待中郎索之

煤灰敗篋中夜挑燈旁皇起舞聲淚交迸迨名海內傳後世而青藤墓木已拱而成園垓今子羽家窮微賤蛟宮魚龍為伍人跡罕至無永陵人主之知梅林閣府之遇諸文君子爭欲不朽之甚於自傳其所著子羽正不得羨二鳥獻三賦皮丘琅邪攜余拍歌所學合矣余烏得不序子羽詩



秦漢文鈔序

馮君泰微篤躬績學人也向從余遊余最重之工制藝謂旦暮當  
捷去連不得志於有司乃汲古典籍閉門燕息俛首紙帷中較書  
種二一日出其所錄秦漢文數十卷其評次咸出余意表昇余  
序之余曰嘻世人之所謂秦文者多出於短長當其時王室雖微  
猶曰共主七侯王雖擁地數千里戴中數十萬其勢十倍於周百  
倍於周然大物未改仍周為正朔也迨至赧王納地六侯王滅亡  
始皇之時奪斯韓非之所著方為秦爾書莫要於正名秦微其鑒  
於此乎泰微曰有是哉曩學於先生而得其說豈竟忘之耶然其  
以六國文歸秦亦歐陽修五代史以大統歸宋梁所以著宋梁之  
罪而著宋梁之忠也其之於秦也亦然不然唐憲宗之高吳王恪  
孫昇祖元宋後主帝制江南三世五十餘年與梁唐晉漢周相始  
終終豈不知而為之與余曰秦微有心哉苟待春秋善惡之  
旨正用之反用之皆是也漢文醇魯爾祖原本六經人固知之然  
秦火以後經籍消亡孔壁汲冢梁周博士之傳述河間女子之藏  
貯尚書之秦誓爾祖之求昭禮周礼多出於西京人之手漢之周  
勃莫辨且大史公之五十二篇言萬古為昭尚可以漢論哉要  
求曰古今來惟漢有文爾秦微茲編先秦漢而後及唐宋大家所

以正文統亦以救今之學者之失也已

盤齋集序

人之言曰齊魯無儒非無儒人：儒也漢以來梁丘韓周胡毋章危冠若箕深衣若履度閭闔諸儒弗敢設舉凡召生徒讀聖人之書俱借儒衣也故曰齊魯無儒而儒定多近有陳河洪先生先生曰有清源雲先生先生名英桂字幼如今所稱盤齋其別號也在諸生有文章以經為行里黨無忤容無違言盤齋蓋儒而達者也為詩賦為古文辭為詩餘樸曲能通其所志能通其所行能通其所寄托樸為之辭達詞至其能達而文無餘事矣非若唐宋來儒者於古文辭詩賦詩餘樸曲詆之曰辭章鄙之曰餘事斥之曰玩物喪志玩而違道盤齋曰吾夫子有易象春秋諸書龜山倚蘭臨河諸標下此而隆中之梁父吟洛陽之擊壤歌亦為之辭章餘事玩物喪志可乎予與人歌吾亦為之歌故曰盤齋儒而達者也藝文忠道河南恩批柳下酌乳泉而飲肯作棺次作墓示人死期盤齋抑得此意而然歟除內疾解外膠去來并：先生非有異術者

與張瑞恩序

三十年來余所交壽光兩張君一夢恩一瑞恩性疎豁素諸生隱於醫意不在醫托焉而已其一瑞恩夢恩伯弟也夢恩曰吾非放而適世者吾弟孝友治先人田疇外接賓客故吾得去而不顧爾瑞恩生鴻臚公年五十餘矣瑞恩即能持門戶廣交遊重然諾歷鼎革滄桑兵火流離其故家大姓半就湮沒而即守公華亭公鴻臚公之名獨著於郡邑雖流風遺響足垂來禩亦瑞恩有以維之也瑞恩意氣與風明是非不安與人交色緩急瑞恩無不與迨其修却怨機抵牾性：角戈矛獨有司文網至莫可收拾而瑞恩獨超然於評議之外而瑞恩又非屏城市區窮巷蕭然靜處者人皆異之余曰無異也瑞恩康不慕貨利居人之所泊避人之所營其性情于兩眾皆信焉即交盡郡邑無害也昔汝南諸君子號孝廉：潔乎已者也澄不清抗不濁人孰得而挽之哉瑞恩以上世藏書燼於火其家傳志未廣求之以不遺其孝恩視即守公華亭公鴻臚公德彌于中譽傷於外不及祿與後瑞恩之所寄在臥度林宗間矣宜夢恩之避世而不顧也瑞恩即守公曾孫華亭公孫鴻臚公于云

方叔衡詩草序

金鑄西江之名區理學則象山詩賦則樸園其後王硯田諸人比  
事獨辭出風入雅聲騰海內雲林白馬三十六峰助文人筆舌  
無盡也今乃得之方叔衡叔衡少為諸生治舉子業有能名累不  
售遂辭家之金陵之維陽轉之吾郡方叔衡同善相家相冢家好  
履敗前人而卜地自炫其能利改作多得金即有技擅金精楊  
救貧弗恤也而叔衡獨不然過人堂兆曰是誠善是誠善無可易  
者有弗善即為速國不計所酬貧下戶即解囊助其役以此士大  
夫多折節與之交游膠東西密法方伯座上法方伯甚重之余來  
渠遇之適齋先生之房會堂見其葛衣草履意態蕭然燈下言其  
即陳章羅艾四家泊陳典霸少游傳平叔諸君子文章交遊之盛  
今壇社寂莫流風莫續至於唏噓嘆息泣下沾襟舉生為之罷惟  
詢其故叔衡即當日載酒問字之人也又言前年過稷門市見對  
人孫君潛諸錄文一帙揮汗染指手無停息問所錄古文辭否曰  
此今人古文也余聞之大駭顧安得若人耶將諸云樂安李織齋  
先生至今憶其人適齋曰此即是也叔衡方起執弟子禮因出詩  
一冊托適齋轉求序之余謂詩至今日門戶相持不相下昔尊北  
地信陽父康之尊妻東濟南父又厭之尊公安竟陵北地陽信濟

南妻東公安竟陵雖若高冠大髻與時為高下然皆宗唐人今且  
舍唐人而南北宋矣叔衡不同其為諸家為唐為宋身之所歷意  
之所至與之所之託自為詩去家數千里客路旅思觸而成吟亦  
其勢使然工不工無論矣適齋業已序叔衡詩矣余何敢後況叔  
衡識余之於將諸之家亦一天涯知交也更重以適齋先生之代  
為請叔衡名先正

高孝子改姓序

諸孝子高君發三母歿廬於墓踰三年矣休：朝夕莫未歸也余寓諸乃因余友人鶴亭張君來告曰發三寔孟姓非高也居萊蕪樂莊父避荒至諸之濤臺高公重其忠恪許之女崇禎末父死於兵失所在未得收骸骨以葬時發三甫三四歲今四十年矣外大父撫養讀業列於學宮母苦節數十年終於戊午之歲遂築室野處期置父木主春秋並祭焉獨是沒本姓而弗系是無父以及於祖先不孝孰甚欲復父姓外大父數十載鞠育之恩寔同罔極不思負請告之有司改姓孟高如古人復姓之例聞李繼齋先生學問人也為定其可否余聽其言而惘然曰甚矣孝子之於其親也當其父之歿於兵孝子在襁褓迨之成立其時已遠矣茫：曠土紛：人羣勝骨殘骸化為朽壤焉能於天陰月黑燐光古成中而辨其誰何氏也孝子既不能如朱壽昌之求母於生前又不能如冷日昇之覓父於死後冒高姓四十年受之不敢辭之不能至於婉轉躊躇惟萬狀孝子之於其親亦人世未有之運也今閱史古人合夏與族為夏侯合諸葛為諸葛乃合姓非復姓也今孝子取其義余謂孝子更出古人外不掩其父母之族不掩萊蕪諸城之地不掩父母生我外大父教我養我之恩勤孝子之學

問出曰天姓又誰得而議之耶余將為傳畧次其終始張君曰孝子不欲居其名請緩之可孝子諸諸生字德

祭萬徐翁壽序

余嘗讀短長卿忌引城北徐公之語以詆諫宣王今湍之北南陽却徐姓為大雖譜系無可考安知其非苗裔也徐之族多賢君子德業文章昱昱邑中鼎鼎滄桑兵火流離後巍然獨存祭萬徐君也徐君自舊朝時以父名最諸生間有用世志適不偶遂不復謀進取稱隱人今三四十矣使徐君伏處里中秉下澤車歎駘馬油然與鄉人偕如馬少游亦可謂獨行其志光史冊傳後世矣徐君則昂首諸生中湍有利害緩急必躬身先之當其時湍之邑大夫鄉先生爭下徐君弗肯後于旌才：車駟紛：日盈其門置

酒危堂中非公正不終憤以故湍之人稱徐君家為義聲屋不來也今徐君年八十矣聰明如舊視聽明真入疑其得養生衛生術呼吸精和吐納導引與至人髣髴余以為徐君儒者不事別學孜孜德業文學不責償於天不求助於人不乞靈於陰陽奇偶之數是以年八十而八十化如榮榮期林類之徒能自為壽能自為壽造物亦興之以壽自徐君之為諸生邑大夫鄉先生折節與之交湍之丘火干戈凡幾易矣湍之災祥壽夭凡幾數矣而徐之族賢君子德業文學表：於七萬戶之表裏者皆報謝徐君如魯靈光

和舍山石矗：立湍之人豈無享大年稱上壽然皆野外田畝於

湍利害緩急無所徐徐君為湍定掌故稽文獻謀利害緩急不負此八十年者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典型猶可賴况徐君屹然老成人乎今湍之人未為徐君壽徐君必曰吾湍不有麦丘大人乎不有九：野人乎豈致壽於人未聞其自享其壽也湍之人必曰請自君始楚丘先生隱者未嘗却卮酒於族：醵舞之時也祭萬必喜而舉湍人之觥

鵬亭詩冊序

余生平有大願滄桑後而愈殷願今世有避秦人之桃花源有李  
愿之盤谷有司空之王官谷即不得結廬而居但偃息其中清風  
逸韵寤寐俯仰此生可以無恨不則如仲長之樂志論王右丞之  
輞川詩陶南村之輟耕錄園居諸編芸窗淨几時以詠咏未始不  
快意也丁巳冬余走諸之西郊亂離流至鵝亭見其林木蒼鬱禽  
魚間適入朴亭見諸亭登半樓其樓異有清案清磬時聞塵緣不  
到石屋葛陂落九秋之風撫三代之瓦造物若有意割諸之西半  
而與慢亭洪崖接者余大驚此避秦之桃花源李愿之盤谷司空  
之王官谷也樂而忘歸：則悵然如武陵人返棹時故歲一至或  
再至今十年矣或曰子之願遂矣余謂當不啻過也忽西平王子  
涼國公愬之兄也為節度失軍士心落職家居計無復之所謂盤  
谷蓋未一至其地也故昌黎作序以諷之司空表聖當唐之末季  
處危亂陽失笏託病瘖啞告歸以老道遠亭而憂謔畏飢之猶存焉  
避秦人樂父母妻孥雞犬桑麻娛而忘世是矣而著書未見較  
之張氏昆仲寧無補仙之訛即今可仙亦非陶隱居譚景昇葛長  
庚之侍矣或曰所謂仲長之樂志論王右丞之輞川詩陶南村之  
輟耕錄園居諸編何在余乃舉冊而告曰此內有響和尚下及奚

林素林冰閣外更有吾友陳友龍孝廉王容菴王秋溟詩種：相  
贈短幅寸帙如陸放翁洪覺範秀鐵面灰紫道人鉢底藏龍步脚  
有猛虎人奈何舍迎而求遠責耳而賤目也

送徐子乾生歸蓬萊序

儒者之於其昆弟也無不親焉無不愛焉常則賦壘荒變則賦棠棣雖富貴榮顯千鈞萬鍾不得而奪也法慶之都寺樓大師家蓬萊其兄乾生儒者補學宮斐然以文行顯吳生洲先生約之以從遊者也樓大師初亡之長山納僧服乾生挽之歸三月樓大師復出乾生流連不已樓大師受其足戒付大法慶乾生錄棠棣八章相感動樓大師答之書琅玕數千言乾生雖服其說而繼終顧戀終不自解儒者之道固如是而乾生又儒者之最杰出者今年秋乾生託大比試過法慶樓大師病足不良於步把袂惻然相對唏噓若在嬰兒時之季相俯仰追隨也者迨乾生西去入試不竟其役而還亦入法慶余亦至見乾生住五六日欲留不能欲去不忍度鵲鳴起依榻前求模被往復省視語刺不休盈三欲泪強言笑而去余於乾生大有感手足之感樂發乎天性而莫可遏也人謂乾生素讀書善制義其於大物若承蜩易茫然歸南海黃公士俊應萬曆中辰試至畿西聞其兄病輒回車曰吾不以科第易天倫渡江淮涉險阻冒露露而歸天下之士識與不識莫不敬而慕之迨其兄病疴試丁未掄元大廷臚唱之頃眾皆推許呼手曰是曩聞兄病中逾而返者也聞之天子後官宗伯

入內閣眾所稱孝友黃狀元是已余最患脚痕兄浮玉先生罷濟南之役守牀第閏月曰自先大夫歿後事孰有大於此者今乾生其聞而興起者歟乾生歸而告生洲云樂安有李織齋謂自見乾生後曰趙孝辭包之後無繼者吾豈信哉吾豈信哉生洲當慨然而歎矣乾生名天成蓬萊諸生今年三十八飯依大和尚名成崇字守約

王青來先生將草園詩序

吾鄉自舊朝來其卓然號乎為一家言其前修以不朽替之不得志微而在下位者其一則來之徐太拙一則諸之丁野鶴一則益卿之王青來先生也少自負功名可立就歷落場屋僂蹙以老造物惜其才憐其遇大其所報之以詩使主組軒冕華轂朱輪不得而為之者乃為之以快其生平或曰慈是何言是何言方太拙野鶴青來之在諸生也睥睨凌厲視一切主司胥欲收之擅天下知人知文之名皇之乎恐不得獲之數中而置之額外何異於太拙野鶴青來且喜且處於得不得之間也究不得獲之數之中而置之額外而一時同試而居其下者皆援秋風耀春苑東觀西清石渠金馬薦紫泥極其姓字封禪郊祀藉其詞章而三君子者官榮成諭官都督幕最後青來以七十之年就一丞退還數千里去恨彌天之瘴瘴愁逆水之磯裴君斯立家開喜而官藍田較之青來先生家益都而官寧德道路孰為遠適年華孰為老壯誘數慢必曰丞至相警警昌黎猶以為言況今之於青來也曰造物憐其才憐其遇大有所報而報之以詩也不亦悖乎余曰非也尚書有之詩言志歌永言律和聲此經天緯地之聖人遂其志申其言齊其聲律而天下後世專以雕虫曲技當之則狎視詩矣迫

其後東觀西清金馬石渠誇耀於一時而絕於他年華墨無華金石欲墮先生之言其志申其言合其聲律審音協義格於神人行乎其當行止乎其當止今遊草園一編起先生於九泉而問之顧附之韓泉鄭昌圃乎顧附之太白少陵乎可以知造物之於先生矣



昭明文選序

古今來著書惟微而在下貧而無位者稱美稱苦富貴人無與也  
富貴人多集衆為書而自署其姓名如呂不韋聚當世名士著八  
覽號呂覽曹瞞詩管陳琳王粲應璩應瑒劉楨楊修阮瑀之徒所  
作在呂不韋曹瞞所謂利以誘之勢而奪之在其諸幕下者所謂  
以奉之媚以獻之鳴乎尚可以言文事哉從來權臣柄國多盜文  
名人亦多誇其手筆若唐之李德裕宋之寇準明之張居正謂其  
所自著與貧賤寒士不同乃皆其貧賤寒士為之德裕寇準居正  
竊為已有耳至於昭明而尤有所感也昭明好讀書觀其所屬陶  
淵明詩序賡動人似不同於呂不韋曹瞞亦非德裕寇準居正  
之可比及聞楊升庵新語昭明當日合十人劉孝威庾肩吾徐昉  
江伯璩孔敬通惠悅徐陵王固孔熾鮑至謂之高齋十學士居  
文選樓共揀選政唐六臣註之諸家鑒之定之或謂昭明心力同  
力手力所成詎知坐而享其名與諸富貴人無異也由是視之蘭  
亭序之不入選必其十人中有不善於右軍而云病於天朗氣清  
之句皆後人穿鑿附會之說也予萬世八中至聖如吾夫子作春  
秋獨為之游夏不能贊一詞文中至聖如太史公史記五十餘萬  
言皆七年中自著不假手一人若漢書則班固劉歆八家三十年

始設且同上資於父彪下助於其妹曹大家昭也至於王充之論  
衡王符之潛夫宏康趙曄之吳越春秋越絕仲長統之昌言荀悅  
袁宏之前後漢記蔡邕琴瑟目為著撰無諛之奪之奉之獻之之  
嫌噫為昭明豈不以太子累哉

十學士若揀選政則有之矣王謂諸  
曹則此論亦多不為也即如武節李衡  
以魁首以張太岳皆是何等人家謂不為  
曹而以拾利穿人若探者即自其若書主

之人孰能為師友家徒之相為高枕選以  
新加之心多見其識矣文章者即其人特  
神主筆之所見端李煥章之為言若是此其  
福中淺陋之徒藉藉酒苑之林而已  
士子四月  
楊甫

膠西集序

古今擅詩文之名唐之太白宋之東坡上自帝王卿相學士大夫文人墨客田畝市販童兒走卒以至婦人女子莫不慕悅其辭章樂道其姓字稱說其井里仕宦安居患難流離遷謫即其怨家仇人忌之恨之擗之排之欲其死者皆極口誇其著撰之妙非一人也王荊公與東坡有却質表忠觀碑不啻而漢後章惇東鈞蔡京當國禁眉山之文擬於秦火不為不烈矣蓋畏其筆舌低昂為千百世之是非輕重諸國殃民之事恐為所暴揚乃遏之不傳於後非誇其文之醜而不美拙而不工也孝宗朝聞其禁衆爭獻之無片言隻字之遺費後人搜索以其寰海內外珍而秘之寶而藏之者多也東坡少自蜀至京師貢舉館閣曰京師集仕鳳翔有岐山集通判杭州有杭州集謫黃州有黃州集在潁州有潁州集在翰林有翰林集在登州有登州集在惠州有惠州集在海南諸集北歸有北歸集往登州僅旬日禱廣惠王祠現海市孟海若欲以東坡詩文留登也其知吾郡密州在熙寧甲寅乙卯起然臺蓋公堂琅邪象刻雲泉諸記前後杞菊諸賦論推蓋災傷手寔諸書鐵溝障日諸詩齋堂岳山堂諸銘藥城湖州兩賦亦附以傳即明叔禹功傳道子瞻來游十字亦不意舍異時追憶往事一語涉於密州者

固不輯焉名膠西集某曾一見久失所在數人諸遂取邑誌所刻東坡詩文若干首手錄之成帙仍名膠西集諸長老皆曰前之膠西集即此也嗚乎往山川名州郡鍾靈萃秀為生異人東坡之生由於眉山孰知超然之臺蓋公之堂土堞書署舍耳一經品題而必陵竹溪草堂不之過矣九仙自有奇秀不減雁宕之句始列圖經而廬山馬耳之名亦開於天下文人之筆下動河嶽上搖星雲子瞻又居其最盛者矣此公文甚有力所告氣機不疏此作順焉

疏達能歸之趣

楊甫

墨甲堂詩序

士子大田以其祖太平墨甲堂詩來可余序以傳三月始泐筆志  
 所慎所感也余與太平為世兄弟太平十歲長余詞壇酒社之間  
 用統論文恒從事之若不敢伍者其尊大人太僕公與文公太青  
 鍾公退菴鄒公衣白俱出葵陵雷何思先生之門制菰為海內所  
 指數叔父幼迂公詩賦雄都邑所謂大匠之鑒不假下走顧余何  
 敢序太平詩當已加之夏時太平稷門參從馬端橋扶之有縱談  
 天下事意氣迅發間有探其美囊藉：稱之歎叱之去曰不得使  
 文人目我其後太平竟用其前志崎嶇兵戈間以歿而詞壇酒社  
 之間追思太平風流意緒者不可得而乃見於殘帙刺箋如今日  
 大田所捧墨甲堂詩者嗟乎當太平榮壯時所交傾南北翰墨之  
 徒以數至爭序其詩者何限究之大田從荒村數垣之中短衣楚  
 楚無言不疾而後死之責乃及於余太平盛衰榮悴之際此余所  
 悲歎而流連故曰志所慎所感也太平詩人或病擬竟陵太過高  
 列大誓短帽窄幅要之時為然太平詩亦享其時耳或曰太僕公  
 與竟陵學合墨甲一編蓋過庭之旁及也讀太平詩想見其孝思  
 所注矣

丁野鶴先生詩集序

前輩丁野鶴先生家魯諸之墟負絕慧向學典丘青門海石相砥  
 勵郡人氏聞而慕之招入稷門社後著撰日多六郡人氏聞而慕  
 之招入山左社當其時野鶴年方壯氣方盛東姓執盟書壇站上  
 學者翕然從之於是二東有丁氏詞賦學就有司試希合其弟若  
 侄皆舉賢者野鶴愈自憤然弗合乃著書曰天史持錫鍾尚書公  
 尚書公大奇異之會中州寇急入王述撫萬軍幕中白衣客坐慨  
 言軍用其策戰此有功也撫瑋瑋而問京師陷所在盜起野鶴  
 勉也年披犀草執旗而舞即安丘浮沉行間國初北入大  
 都尚書王公覺斯襲公芝麓侍郎薛公行塵翰林楊公犹龍咸折  
 節與之交大水雪中寒窗扣扉諸公大呼曰野鶴來矣野鶴知矣  
 飲酒惟恐諸公負海內盛名工晉魏齊梁三唐之音擅臨池墨妙  
 奔走天下野鶴一老布衣耐唱之聲卓絕今古久之野鶴不得志  
 疎落自放與長安酒人游悲歌嘯嗷聲上諸貴人憐之以榮城詠  
 一府下僕因野鶴至則拜忠忠下聲馬哀詩益工益疎落即執筆上瑞  
 此掩卷者貴人憐之以惠安令周野鶴輒中道返遊西湖牢騷著書以文  
 字獲罪下司冠黜出易僧名諱嵩山伏牛無何自署木鷄道人學  
 陶真白葛稚川學人不終歸里門省其老母遂自育不見物棲棲

橫海萬里。不。忍。入。耳。根。忽。然。樂。忽。然。悲。也。竟。殯。以。死。嗟。乎。昔。者。盧。生。次。枕。奇。窮。下。請。室。獄。吏。悍。急。慘。其。生。死。天。下。後。世。爭。憐。之。刻。其。蟻。蜂。集。以。傳。以。今。視。之。次。枕。其。家。先。世。無。文。學。而。不。過。以。財。雄。一。邑。耳。所。著。諸。賦。影。響。乎。子。而。止。野。鶴。名。卿。史。公。子。家。度。異。書。交。多。其。者。其。道。遠。游。椒。丘。陸。船。江。干。歸。山。聽。山。諸。父。君。子。於。野。鶴。存。日。傳。而。誦。之。不。俟。登。大。任。之。難。吊。泰。陽。之。墓。搜。斷。簡。慰。才。鬼。而。已。然。矣。沈。憶。野。鶴。被。收。時。在。渠。丘。人。園。亭。銀。鑄。錯。起。繞。歌。載。列。野。鶴。草。詩。數。十。首。從。容。就。檻。車。而。去。奈。何。祿。青。衫。風。神。散。卿。獨。許。陸。平。系。兄。弟。卯。丙。午。冬。野。鶴。在。哀。經。中。梓。余。滄。浪。國。謬。相。推。重。已。百。春。自。山。中。手。函。及。織。水。序。約。同。修。隱。史。時。余。有。江。南。游。迨。歸。而。野。鶴。已。告。終。矣。人。琴。之。痛。九。年。未。已。今。余。再。來。桐。君。顯。若。欲。刻。其。前。後。諸。某。託。余。友。劉。先。生。君。安。來。徵。序。越。三。日。削。鵝。裂。帛。投。墓。悲。而。不。哭。恐。驚。才。魄。余。於。野。鶴。文。字。緣。終。於。此。矣。悲。夫。

大甚悲壯抑之遺

寫龍山神理機信侯第第可

清 壬子四月 楊甫附記

孫介人文抄序

曩在家之遊山堂得樸公先生之賴古堂選本介夫摘有樓記心善之後抵白門時樸翁詳介夫本末云其人居而來自秦游足半天下所至屏氣懾息不敢言戰介夫負絕技無所形以見其長反隱囊匿篋曰同中士向卒遇之維揚搜稻香樓記刻之蓋隱囊匿篋之餘也何足以盡介夫余過對愚齋為余言今有客在村舍令敬事之日再過傳其古文辭邑中余謂誰也而名至是曰柏東孫君介夫余振衣拂復質且而造其門介夫見余至亦頗怪之余通其姓字索其本讀之大駭轟然圍視近走信樸翁所輯介夫者皆隱囊匿篋之餘上駟之下下駟之中也介夫時亦從愚齋處得余勝稿會其時某以其所為詩文並余文而質之介夫介夫瞪目叱曰是安可俾也亦象先足豪爾遂浙東招余盟焉其後介夫病且劇余數省介夫強病而論詩賦古文詞介夫病而歸於醫宜也乃強病而論詩賦古文辭不再過介夫矣未幾介夫又趨余至拉余曰昨過昆陵大友證在死法手注孟血緒：滿口縱橫談不置今文運板蕩風華銷歇前五子後七子之業微焉某與君俱為樸翁所識歲月奄忽騷雅莫續緣分坐失不責在君耶余壯其言而憂日甚未幾介夫死即舍是夕枕執所著集預躬留戀若有所托

或曰侯象先來也悲哉余自事櫟翁十年來南昌陳石莊弘緒王  
于一畝定武進董文友以寧臨川陳少遊孝逸咸相繼歿今介天  
又且死旅舍一介孤號數千里見者悲為惻惋著書而不食其報  
力田而不遂其年甚矣介夫所遭也雖然復思文冢原父筆藏向  
非昂古憐才之大扶其幽篴秘函几何不與收豎樵童猿獼虫吟  
千秋而百世也造物之於文人始焉各為坎壈壅塞不永其施所  
從來笑別介夫又居其最尤盛者歟天問哀耶難為解也余就其未  
刻集序之今大江以北盡知介夫不得於數十年之後則未死者  
之責也悲夫

白樂天詩鈔序

余幼時聞唐人詩有元輕白淺之論又目元白詩曰長慶體有志  
三唐者似薄而不足為迨余長且壯學為古文辭遂置而不為理  
而李杜亦束之高閣何論樂天也今忽年過七十古文辭頗索  
成帙遂有意於詩自李杜外好王孟王孟外好樂天一日暮燈良  
夜展琵琶行讀之四顧沈寥神寂意冷若顏成子侍南郭子蒼之  
坐聞天籟地籟人籟而喁焉若喪其偶不覺其心之動而情之移  
也詩至於令人心之動情之移即樂天之詩可以為王孟可以為  
李杜矣遂取長慶集以已意鈔之得若干首余序其本皆人曰元  
白蓋以其生同時仕同官情好密篤意氣相許故爾其寔元非白  
敵也即其詩亦少遜韓魏公慕樂天之為人蘇其堂曰醉白東坡  
為之記反覆於魏公樂天之所無後袁伯修名其齋曰白菰又反  
覆於東坡樂天之長短余考樂天生平本末似有出於魏公東坡  
之外者樂天與奇章中立為友而不肯借之以進與文統有却文  
統亦不得而中傷且極稱其詩憲宗朝與李絳多所建明至會昌  
避權相奉身而退樂湖山築園囿以空門為友不若魏公於新法  
大行之日猶判相州諸郡奉青苗諸法以守藩臣之休而東坡終  
寃逐未得一還其故里省先人之丘墓嶺表北來病歿於宜興

死葬於汝却雖曠達廓落未免有異域飄泊之感而樂天十畝之  
宅五畝之園有池一區有竹千竿以醉吟先生自名故於其詩以  
意為句矢口成吟令老嫗解之其胸次人之知之不然使樂天為  
幽深要眇之音豈出李長吉盧仝之下哉

### 段柯古文敘序

段柯古名成式臨淄人襄國公志玄之五世孫宰相文昌子也生  
有異才其所著不繁古人一字如仙都神山綺霞雲霄崩崖斷壁  
望之生欣即之登之不能也少從其父江陵節度署中名大重於  
楚後從其父平章僕射已而舉進士第官太常少卿詩甚多與劉  
隨州韋蘄州相工下名大重於京師後往來章丘臨淄之間最後  
著書善政里臨淄之西郊即其地也柯古筆出異竒有好奇佛菩  
薩鬼神事以故溺於儒者不喜而柯古終揚之不預也其金剛鵝  
具酉陽雜俎京西蘭陵諸傳載之藝苑而莫才人記韋瑒傳論毀  
諸篇世莫之多見也至其寺塔記此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而靜潔  
尤盛然柯古在元和長慶中其父榘平淮西碑以易韓愈之門  
人李翱皇甫湜輩怒而斥之在會昌中李德裕為相阿諛逢君順  
武宗汰僧尼毀梵剎而寺塔記正值其時德裕又怒而斥之柯古  
終有唐之世名不甚顯雖然蘭之在谷馨越於隣珠之潛淵光且  
於天象犀寶玉有目者皆見而珍之李翱皇甫湜李德裕能禁柯  
古於當時而不能禁柯古於後日也如清河之房融弓高之張元成  
皆大有文辭而溺于儒者以其好佛皆怒而斥之由斯觀之柯古  
抗其章烏者也余抄其文二十一首柯古子安府孫公路皆仕宦

司空表聖詩序

士君子員才如不幸當亂亡之世鮮能避其害全其身如孔融之見忌於阿瞞李邕之見忌於林甫固足悲已建安中應劭徐楊孔璋仲宣輩咸辭賦籍曰大有過人者皆辱於子建之幕下南皮譙也猶諺榮遇而稱盛舉迫至二陸托身非所曰白裕見收痛心華亭之囑曰千秋百世莫不悲而憐之甚矣文人扣子之免於禍害不少也司空表聖仕僖昭時任矢星大衆興播遷遂冠破京師僭帝號大播脅之於內強藩侵之於外白馬之禍人類幾絕而必欲致表聖于朝表聖託病佯狂困憊支離陽為墜笏始得脫於隔岸棲王官谷築土塿號逍遙亭自為墓誌表聖之不降其志不朽其節較之古來諸隱者不啻非之也余慕其人去年秋寓鉅定湖西得其詩一本閱之心動今重過其地選秋之四十餘首時展而讀之謂陶靖節當劉宋時託不折腰督郵解彭澤表而歸所謂詩皆天然自得平淡形迹而幽憤尚見於荊軻一咏今觀表聖之詩任運隨緣料理歸根不一語及時事或其退隱後如東坡所謂脫兔投林掃迹滅影其神心曠即常不異陽雲曰時各於和聖詩益論其世而表其志也曰白馬之禍表聖蓋有先見而為詩飛之曰所謂名以累身者亦何待言之曰楊甫

送學博王先生歸商河序

今四月之二十四日壽光學博王先生監典野服出邑之西門祖餞者紛：諸生數百人遮道泣下余弟茂先有贈句先生初服返商河祖道諸生啼淚多蓋寔語也其同官孔超宗先生向余曰織翁有言乎余曰有今日之別不宜悲而悲宜悲而不必悲先生之壽光八年矣以引年而去濟水之北有舊廬焉先生自云有有四子四女諸孫諸外孫數十女昆弟六人華髮兒輩更有長於先生者先生時巾車往過其舍話新道舊歲時省墳墓與故知結野老會飲酒賦詩以樂其天年先生之歸崇歸也易悲為然先生來壽光自邑令長諸瘡先生以下無不人：宜先生也體堂之訓諸文學之於先生家人父子之誼也人情聚則離則戚黎丘之墟三百里而送其語笑音響不時：聞也江文通賦黯然銷魂惟別而已又曰有別必怨有怨必盈斯不思怨然於先生之歸也雖然昔之人有婦而欲歸者笑有婦而幸其歸者笑有婦而悔其歸者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而欲歸者也老去猶憐金甲在生還重見玉門開歸而幸其歸者也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去凡天而斬遠真再覲以無時歸而悔其歸者也仕官之去留展轉反復所從來也史漢疏廣受以年滿七十致政去錢送者載道爭

曰何不學而就科目隱君曰干祿之學吾不願兒輩為也隱君命作詩見志千百言立就康敏嘆曰陶南村一流也隱君曰邇來子弟富貴受官類多務為刻削潔已形人盜剛直之虛聲壞謹身之盛德乃拂衣入寢室蓋指康敏也毛文簡公極重其人為作傳願詳郡前後輯志馮海浮公鍾尚書賢者直筆無隱常不遺隱君或其邑來求之載故兩公無所據標或康敏康而刻直而矯好計人為已功名地御其伯父之病惡其害已者亦未可知也史嚴子陵在齊國大澤中舍遺地在胸之西或云在滄之南後隱富春爾鳴乎一子陵也桐江人奪之吾郡人又去之甚矣所遇之不偶矣言其賢至繪為圖畫史氏為記傳唐陽巨源亦以七十去官韓昌黎為之序以下及送為恨晉千百世後所羨而稱之者余考甄考廣受之去以弘恭石顯故巨源寔病於晉非引年者也先生忠信誠懇於世無所觸忌容貌粹然如四五十許人善飯齋翳翳吐音聲如洪鍾疊：談至夜分不倦先生之歸非歸而幸其歸非歸而悔其歸蓋圓之三徑門之五柳歸而欲其歸者也先生幸甚曰是矣是矣揭：軺車而去



青州隱逸志序

余聞郡隱逸志曰王端生至路文綬七十人余次之另各為小傳作時本見各郡之不事王侯高其事業之節峻千古易云青齊梁功利之習重仕宦而薄章素也如壽光之劉孟節微荷孟過許益亭裕在宋元間辟徵聘却勢位引之人志是矣而遺一趙隱君余甚惜焉隱君為趙尚書康敏伯父績學不仕屏居胸深山中樂道著書臨朐令往訪之踰垣避入山樵牧豎中士大夫多造其門終弗得見也一日康敏去與高至其野拜床下隱君曰曷為此適其幼子員新至釋盤辟其兄康敏庭上康敏觀其貌溫文曰何不學而就科目隱君曰子祿之學吾下鄉見作為也隱君命作詩見志千百言立就康敏嘆曰陶南村一流也隱君曰邇來子弟富貴受官額多務為刻削潔已形人盡剛直之虛聲壞謹身之盛德乃拂衣入寢室蓋指康敏也毛文簡公極重其人為作傳顯詳郡前後輯志馮海浮公鍾尚書賢者直筆無隱常不道隱君或其邑乘未之載故兩公無所據採或康敏廉而刻直而矯好評人為己功名地仰其伯父之詩惡其害已者亦未可知也史嚴子陵在齊國大澤中今遺址在朐之西或云在蒲之南後隱富春爾鳴乎一子陵也桐江入尊之吾郡人久去之其矣所遇之不偶哉

明末余過大峴見老人策杖風雪中仰天笑曰吾奚不樂也余訊其故曰沐水沂水載圖經一處吾之山莊一處吾之後園問其姓氏曰吾杜姓當祖陽翟五郎預佑鴻漸輩皆富貴人吾不欲附其後也余援之入郡通志存其姓而不名如太上隱君之例又臨淄崔君冲鶴棄諸生耕於野足跡不入城市邑令楊公表其門曰稷門逸鶴終不報謝余前同鍾僉憲公入之郡志并次之以附于七十人之末

延陵寶墨序

前甲寅乙卯間余晤吳子木欣於滌口立談輒合甚相善也越數載辛酉木欣奉其尊大人中翰公寓郡北郭之彌陀僧舍余往過時中翰公病失音余聲甚昏以字畫相示木欣左右其像後長山人來寄云木欣念余數：憶何其殷勤而篤至也今畢君劍津以余門人於子正札至持高少司寇公延陵寶墨序乃木欣祖封公所著紫馬余為之序余竟讀不禁泣然而泣下也祖父遺子孫以田宅園林亭榭金玉玩好乃競：謂吾先人所晉一夫墜即為不肖故平泉一草一木不憚捐性命以殉之至於其所製詩賦詞章手跡宛然則棄之無復問其斷簡殘編為他人所珍賞而亦不之顧以詩賦辭章無聲色臭味之可尋不若田宅園林亭榭金玉玩好之將以席豐殖而誇閭里也余視於木欣祖封公德業文學為吾山左之最精制觀辛卯為孫公二如所賞拔與王太僕公愚谷並稱幾售竟弗果費其志以歿人無論識與不識胥深惜之迨中翰公既貴其著秘之笥篋欲授之梓中翰公亦物故木欣捧其函帙求高少司寇公序之以傳於四方善乎司寇公之言為人父者不可不達為人子孫者不可不教木欣倉皇奔走數千百里將遍謁海內之善操觚勒鴻篇巨幅以顯揚其祖考先請於高少司

寇而及於余木欣之為人子孫誠可謂能敬矣余巾巾之歲兵火流離從尤來大隊中負先大夫廬墓京口渡江兩圖象以逸每歲時伏臘忌休：盤餐對兩圖象兀：無聲其性情音響悲愉喜愠嗜好反不若索之楮墨為真故輒轉寤寐踰道路八九載始得先大夫澠溪集十卷於進士趙君世伍家今三十年終以貧乏之故未得再鐫之想東以視木欣寧不汗涸交逆凄其欲絕乎木欣寡過之學日夜自勵作戒語文以挽頹俗其所持行以姚若侯尚書為師將為名儒以光大其令緒又非余所幾矣

徐太拙遺詩序

隋貞子向余言太拙詩與吳梅村先生合刻貞子端諒士語自不妄余嘗歎濟南稱詩大家百餘年為楚人所詬厲空同大復亦不免南中人水火非一日矣曩者周櫟園先生刻余文賴古堂選中人謂櫟園雖分派西江白門而大梁寔其占籍地賴古堂選論其文工不工南北弗計也今太拙詩刻在南中與梅村合而空同大復濟南所不能得於今日者余過任翼皇塾舍見太拙遺詩八十四首名楚萍草遠勝前三素雪鴻諸稿貞子所見得無多取於此耶嗟乎士大夫當貴顯時其槩氣勢圖溫飽意不在詩賦古文詞無論間有二三謬好著紫才一操觚門人故舊幕員僚從爭使美艷稱之謂非貧賤人所及刺之梨棗自以為不朽迨其末而聲華銷歇其所謀篇習化為風烟蕩為灰燼反不得與寒廡破屋窮困憔悴落拓無聊之徒爭鉛墨一日之長短噫亦可以愴然而悲矣數十年來詩之工者無如梅村梅村首南宮擢大廷官翰苑海內之士奔走於其門四十年是與虞山櫟園並號大家頡頏空同大復濟南踰宋元而追三唐者而與太拙合輯同編吾不知富貴好權與微而在下者其於千秋之業孰為得失輕重孰為幸不幸貧賤之士不宜矯語岩穴哉

送別奚大師序

今月之十四日法慶奚大師東裝執道余偕郭君仲錕孫君漪渚送之洋水上然良久郭孫兩君向余曰奚大師來吾郡二十年矣先生與之朝夕共也今大師飄然遠引長辭而去茫々雲水不知其棲止何所俱聚晤之無期傷年華之不待先生思聽其去而無一言也余曰余自順治乙未來法慶今三十有四年歷弘覺偶菴今和尚凡三世矣其三十四年之中與奚大師游處過半當其時楊君雲岫房君樞輔王君魯珍春濤諸文君子參大和尚之暇繙經史覽詩賦評騭古今為文者出入離合更覽書畫古玩於奚大師之山房如是者數年所後樞輔物故雲岫棄其先業遷於東武之西山魯珍邇時不偶喪慈母殉內人童烏女孀之天一時並至遂如燕如趙如三晉兩河數歲不返春濤其父官闕之寧德丞迢遙萬里音問杳然繙經史覽詩賦評騭古今為文者之出入離合覽書畫古玩於法慶之山房惟奚大師與余兩人而已大師每謂余曰先生老矣余亦道中年當謀一靜室焚香晏坐消遣世慮覓雲岫魯珍春濤消息為之謀龍潭謀福山謀天齊洲之龍泉寺謀牟山之雲峰寺皆弗就今雲岫客死石屋魯珍感憤入龍水深山誓不再出春濤值其父厭世閑村舍中教童子不嘗至郡中

大師持軍持鞋芒鞋無卜居之方無歸來之日縱其卜居有方歸來有日亦不過信宿寧復仁王座前琉璃燈下共話秉曲如昔時乎嗟乎入世出世皆重知己自余之汲古為文入世之知余者標周公友龍陳君出世者為奚大師得其所著而丹黃之錄錄之什襲藏之擊節嘆息謂當世別無作者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亦感其高山流水之知音爾豈奚大師之知余臨岐執手寧漠然忘之乎忘之非夫也吾家公源之在洛師惠林寺園澤段老寺中不再與人交何獨至今日而異也諸君聽余言而悲離筵之曲慘不成闕奚大師亦涕泣去吾輩歸為之唏噓者累日

九月二十五日序

氣味極似柳州 按東

丘工部遺詩序

丘工部柯村自漢歸詩學日進所謂險危歷盡身心豁然其思愈精其意愈老也聞詩社涓水上紹隆前輩汲引後學詳其派系嚴其體例正其格調音響於是諸之有志於五七古近體有感於柯村之引導莫不人人能詩矣無何病病以死眾皆惜焉余以為無庸為柯村惜也柯村生縉紳家胎而貴承簡肅尚書公後以方伯公為之祖高要公為之父柯村之家門可謂高而上矣無庸為柯村惜也柯村員絕慧異質學問出於天性少小推兩榜理撫州令施秉晉工部柯村之仕宦可謂榮而顯矣無庸為柯村惜也迨其遭逢變亂首尾數年榮一身進退維谷存亡未保崎嶇竄逐於干戈烽火之中音問阻絕家人至以環刃宛轉相寄業已望斷故原而盤山渡水晝夜行水畏鯨鯢陸悍虎兇萬虎一生踉蹌剽竄萬里歸來得展其先人丘壠堂構與宗族故人握手言笑往來於鐵圍楚却與其兄漢標弟霞標取袂朝夕詩歌酬唱嗟呼自兵燹以來有不得歸有歸而不得晤其骨肉知交者矣有風波之恐罪譴之懼憂深慮危如皮日休鄭虔丁審臣當何如柯村之於家可謂幸而全矣無庸為柯村惜也嗚乎人之惜柯村以官不及五品年不及六十李長吉年二十七王文安文考年二十三其於

於柯却得僅得其半不能得其半者蓋東野張文昌謝景山不亟  
且尉乎無痛為柯却惜也柯却之詩一選於鄧孝威之詩視一選  
於倪永清之詩最南北知名賢愚知名同已壽且貴矣又奚以金  
紫莖毫論哉嗟乎世豈無登華臚享壽考鉛墨無開日汨沒於塵  
俗膏粱醉生夢死者多矣何獨惜於柯却之死也余至鐵園其侄  
賓卿捧茲編曰先叔父有遺囑必丐於先生序之余遂泣而屬筆  
焉

### 劉玉書幽憤篇序

陳居友龍致成君愚若書來云安丘劉子玉書名麟徵以歲試失  
諸生作幽憤篇去年秋典之同歷下玉書向余曰此篇幸致之序  
織翁先生為之序今閱其前後竟慨然而嘆曰傷哉玉書之遇也  
人情失意則怨則憤其淳鬱悒快不平之氣必發之聲歌然後  
玉書有是遇為是篇固其宜也然余嘗聞之古之至人達者矣  
如莊子之一生死渾貴賤等賢愚譽之不為喜沮之不為愠有所  
言皆汪茫自樂無所為怨憤也以怨憤而見於著者曰屈原天下  
後世讀其文而善之尊之曰離騷經今詳原之所作不僅悲其死  
於令尹困於上官放逐江潭謂之疊臣而已原楚之宗人也其家  
自前世來屈完屈蕩屈到屈子亦爵執主號上大夫專國政征伐盟會  
聘問晏享之事無不與焉蓋所謂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原痛懷  
王不道信讒嫉正熊繹之祀且暮斬焉此天問哀郢諸篇之所由  
作也雖去也騷憂也尚有去憂之意至賈太傅懷沙鵬鳥之賦乃  
自傷其所不運然哀而不怨而不憤千載下猶以其志大量小  
而少之今玉書是篇蓋憫乎一己之得失者也昔虞仲翔有言天  
下有一人知己可以無憾玉書自言試童子為愚山施公所首拔  
三與大比之試見賞於少恭張西山公失諸生後又以月課試於

今督學任公皆優著施公以文章詩賦動至尊官翰林修前代史  
海內學者翕然宗之此之昌黎廬陵而張公任公號專門名家其  
知人之明擇文之精豈盡出黜王書之下哉楚人魏大易善制藝  
詩若賦駸江漢之間試不利作詩一帙號六等吟鍾退庵譚友  
夏喜而刻之而大易文學之聲遂及於四方劉去華之不朽成於  
湯宿玉書亦聞之舊與王書既見褒於施公張公任公而友龍陳  
君愚岩成君又吾鄉所共推為文君子皆于其篇亟稱之不置王  
書何用是憤不忘情於一夫冬烘之目哉

### 卧象山房文集序

卧象山房文集二十首吾弟漁邨贊善所著而刻於京師者也漁  
邨自少時好為詩與徐太拙丁野鶴趙超退宋蘇蒙齊名後趙宗  
官廉憲丁徐相繼物故漁邨獨處離水泱水之間與其諸門人論  
詩至為詩千餘首於古文辭未之見也迨今上以博學名儒官漁  
邨待詔金馬且十年每日言館中二三兄弟惟蕭山毛大可與之  
文最善日與之坐報國寺松影下學歐陽廬陵曾南豐及歸太僕  
之為文初不與之合大可曰勿不合當求其合而後可與之合大  
可曰勿合當求其不合而可句琢而字磨篇追而章練故數年來  
僅得文二十首丙寅夏大可以病告歸里過青州用漁邨之言訪  
訪余於心寺值余他往不及惜大可告之寺僧一如漁邨所云無  
少異余心疑之廬陵南豐太僕之文大可初勸與之合既合矣又  
勸與之不合則何說余忽憶廬陸集中記韓文舊本謂少時讀書  
隨州城南李氏家從篋篋中得昌黎集心篤好而專讀之自謂生  
平多得力於韓後諸大家皆曰歐出於韓者也既讀廬陵集無一  
說似昌黎者蓋其不合而求其合合而求其不合始恍然於大可  
之告漁邨之為文也

尚菴詩序

丙寅冬余偕王君蘭思馬君吉人訪尚菴君鐵溝水上飲晚風亭  
月明樂甚尚菴君向余曰余生平願為詩今四十年其登山臨水  
行役家居聘問贈答讌會錢別以至於國憤家感兵火流離鼎革  
紛乘傷今弔古喜愉悲愴總之一寓之於詩：余之終身本末也  
余將次其前後幸先生再來為我序之又曰余承蘭蕭阜城方伯  
文學高要後得其家學稍有所聞見更與吾弟柯柳往來鐵溝水  
上之舍孫聯樞聚分韵招題余雖未得與諸公卿先生佩玉鳴珂  
連鏡逐轡揚：於著作之庭而桑間十畝愈致問：不廢吟咏達  
而在上隱而在野亦各言其適詩之工不工不在是也余曰唯：  
開明年余探二勞之形迹即墨閣月芒：自益公山歸擬再過而  
尚菴逝矣弔其殯君之子若孫賓卿陶中捧其帙泣而告曰此先  
君之屬先生以為序者也余竟其業見其格調音響抑揚起伏正  
言寓言遠托近托一如古作者信乎尚菴之學於詩者力得於詩  
者深也人有言庚戌鍾竟陵文三水錢虞山馬新野王隸里韓烏  
程諸公詩文奕：振舊朝三百年之盛其後裔多文人如豫之馬  
雲孫吳之錢尊王晉之張坦之諸君子及吾鄉王文玉太平史無  
敵無墜輩皆大有詩更不若大青海石之於前尚菴柯柳之於後

也或曰尚菴詩南中已選刻入詩最無待再為序余謝曰余豈盡  
能知尚菴君之詩哉亦踐其鐵溝水上之約爾

奇姓通序

余未鐵園宿小我竭書院夜不寐取陶仲藏書譜視之數十百種  
余未法目者止奇姓通書輯於江陰夏後卿氏索隱竟幽僻採  
與自經史子集至外家雜著危語叢談靡不記載余慨然奇姓非  
奇哉卿之著奇姓通始奇耳何者錫土姓自夏后氏有天下之初  
以土為姓夏建萬國當萬其姓殷三千周千八百雖減於夏之數  
而別其國別其姓頗多當於萬數至萬而盈得於萬當不可勝  
載矣至平也至常也何奇之有况乎國有變家有難身有危乃自  
易其姓指松松其姓指栢栢其姓漢後官為姓如倉氏庫氏之類  
又不在錫土姓之例第其國有盛衰家有興替如周千百國至春  
秋時二百四十百二十至城為七人之有姓亦然姓繁夥若  
隴西之李長安之王清河之張彭城之劉徧天下而湮沒不存者  
更多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茂卿羅網備聞采取逸乘出入耳  
目之外更載其言行又非新都即陵山奔州之所得而窺故余  
謂奇姓非奇茂卿之為奇姓通始奇也雖然累余輯通志吾山左  
奇姓尚有出於漢韻川太守聊氏萬姓譜宋嘉祐時雁門邵思千  
姓編正嘉開楊用修希姓分韻類音外者而吾邑之生氏樹氏味  
氏皆不載知茂卿之遺漏者多矣奇非奇見奇者奇爾

送錢伯衡學博序

有大忠臣之子曰錢伯衡東萊之掖縣人余輯通志知錢公守汝  
州抗李自成城陷死甚烈為之出涕奠皎：大節不沒於千秋萬  
世也屢訪其子若孫與之游處去冬余友人馬子子唯偕王子介  
士領余法慶道其學博錢先生有學識意氣好結賓客每念繼  
先生不置託余輩為介紹焉細詢之即汝州公子也欲走博昌晤  
之錦秋湖亭未果今始遇之即城入其旅舍問汝州公殉難事某  
郡志甚畧未詳其前後自成妻孥金帛玩好盡在實豐實汝屬  
邑又金牛里家也汝州公請以兵損其巢諸鎮帥來其還報夾攻  
之或有濟當事者不能用而汝遂及於陷然後知汝州公有經畫  
材不減張許非僅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凡也余乃肅衣拜與伯  
衡持而咒次語膠州萬相國公死紹興平度何郡守公死保定即  
墨王生死學宮次語振縣之趙文潛先生棄家避東山其所著建  
文平譜忠愛之意溢於筆端其子山公海客隱居不出有段干木  
泄柳之風木及語殷勤向慕酌杯酒而別會余病後數日為端干  
節過於市值伯衡有事於督學之署詰朝伯衡行矣惘然者久之  
秋與當再會於錦秋湖上



松林書院志序

郡城之西而隅為江沂公之矮松園公自作賦載之郡邑志後廢成化時浙李公昂來守郡即其地開十三賢祠沂公與焉雖矮松不復見植松族：左右前後繞列以嗣矮松之響願松林書院後又廢入民家祠牙：松濯：矣務其等賢而復之欲還舊觀憶先種松後葺祠遂錄其興廢本末洎十三賢治郡終始并集其記序碑銘贊誦詩歌成帙真刻之以告四方曰松林書院志昇回余序之余曰嗟余嘗閱歷諸郡邑所見開創棟宇而俎豆其人者有兩賢祠三賢祠四五賢祠七賢祠輒題巍我鐸鼓時聞然考其生平賢未必如十三賢之表：史冊彰炳今昔蓋寔有功德於郡非僅僑寓往來以其郡為傳舍旅次也古之於前賢之釣遊水丘起居庭宇如裴晉公之午橋王晉公之槐堂韓魏公之醉白司馬之獨樂莫不釋其輪奐新其丹雘崇其垣墉樹卉木銘金石春秋合享虔而事之無異於生時茲區王沂公生長地幼而服習長而識晏老而休沐恒婆娑於其下乃作賦而自娛郡之人至今能誦而美之即祠以專祀公亦足以彰盛舉而傳不朽况十三賢在宋太宗真仁英神哲之朝咸有安攘大功稱社稷臣國家倚以為安危前後百餘年非祇頌神明於塾黃此豈第於召社碑硯山而記中

冷者所彷彿而此儼十三賢同堂錯列觀瞻俯仰瞻望所至著秩秩之實蓋沂公以桑梓主人共向酬酢于其間求之天下諸郡邑寧有同此盛事者乎李公昂之創之於前務某等思復之於後其休美均不可湮也若夫流連景物盤桓林壑如今日之西子湖虎丘石花村各有志比之此為何如也十三賢冠朱公準曾忠惠王偉李公迪龐莊公藉范文正公仲淹富文忠公弼吳公奎張忠定公方平歐陽文忠公修劉公摯程文簡公琳趙清猷公忞暨沂國王文正公曾

卧象山八詩集序

余數如諸城渭清弟餉以詩余序之工不工渭清必錄之錯諸古人文中余亦喜自負易至是蓋重所遇也癸卯歲余以古文辭為前侍郎周公所知延之真意厚其楚閩越東粵西蜀諸文君子各挾不韋至拙韵微近體余苦紛應北軍孤矣渭清同侍郎公大風雪中目琅邪來朴衣冠踞客座諸君子睨目過謂彼何為者侍郎公捧金巨羅飲渭清少酣出渭清本奮戰鬚讀之且歌且泣諸文君子大駭謂齊音雄大魯音修和茲兼之侍郎公曰吾方以此驅天下士余何齊魯音渭清諸君子益大駭爭欲序其詩渭清謝

曰序吾詩在各昆亭間不煩疆外之索余於是序永祀齋集後二年侍郎公南旋余館今相國馮公渭清寄九仙諸賦浮丘幽放青藤要眇家繪先鴻麗奇肆渭清變化離合之更疏：化：進文園金正響余於序雖蟬集又後二年渭清南去游雷塘過蕪城吊石頭睨睨本末亭上詩思橫發與江濤出沒侍郎公擊節賞之曰幸勿序必待象先余於是序過江集當其序成時余與渭清南衣袂超然臺以類文忠為壇站主子羽諸友人錯：焉為左右盟選一卮酌白門謝侍郎公知已庶幾當山元：漢流注：為帶為礪共茲不朽則余之序渭清詩與渭清之求余序其詩顧不重與嗟乎

余自庚戌別渭清又八年矣渭清就六館比如大都望諸之墟擊筑而唱天下士屬而和之歸而聞九仙與區日與其子弟眺石屋俯灘水憑吊魯諸邑故其詩益多益老刪合前後諸藁題卧象山人集今問序當誰何氏渭清謂不敢遺侍郎公語余憶家繪先有言欲輯今古李姓詩為一書以少卿河梁為鼻祖太白傾賀商隱嘉祐為大小宋猶朝采北地前才滄溟中堅茶陵雲間編俾小隊渭清軍鋒之殿衆藝苑隴西之裔慨：乎其無前矣渭清乃三薰而三拜之受其稿以退渭清今號霄田又別號卧象山人

含山縣志序

含山春秋時吳楚之東西界也其後屬歷陽郡今之 轄邑也西通廬舒北接滁板山川環結風氣完固亦一要害地余已而自居巢北還經斗岩關昭關清河盡其境百餘里覽其城郭人民徘徊不能去今二十年每為人稱說不置也吾隣邑博昌孝廉趙君斐然自甲子令其邑治泰最乃取邑之掌故進邑之文學纂輯而次第之其文核其事寔嘉其懿好則其能德殷然有忠厚仁愛善長惡惡短之意可謂美矣不遠二千里托孝廉許君鎮南文學馬君子姓王君介士馬余為之序余竟其志前後慨然曰志列其疆域田賦戶口科目風俗嗜好昇縣官尋其邑之盛衰淳淳按繡版而知登耗撫賢書而知進退布在方冊垂為國憲委曲周詳雖昭代之所需其輕重利害亦繫乎一時耳終不若人物之或忠或孝或政事或文學或節義廉潔或師武臣力即下至一技一藝微才微能行之千百年為世道人心之勸也含山游酢定夫慕洙泗之教北學於中原與張輝尹惇謝良佐同游於伊川之門闡明道要翕然儒宗觀於當南渡之時奉命監諸軍韓世忠張俊劉錡楊沂中各修私却意不相屬砥礪然責以大義得奏厥功為國闡敵愾之計更慨語秦檜令其語塞可稱國而忘身不畏權奸者矣莘

高奮起草澤與俞廷玉父子兄弟器業淵結寨自固其後從洪武帝渡江而南協力吳會百戰先登屢破李伯昇之兵拜爵封侯肖像而祠事之今雖未錄其全傳而其本末亦可見於世矣獨是微有未足者 本朝邑令朱公長泰家吾鄉之德乎其先憂後樂天下已任之懷已見於童少時及受命在邑月享俸金八兩他無所營史古今之良吏若茲未二三見更叩馬而語撫軍介冑之士疾過含山含山人若不知有兵警者比之段太尉之在涇州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志中寥寥僅載其撫軍之稱賞語於其所行事未之一載也含山人李公表縣令洵陽守荆門大有治聲其後二守衛輝時定爰書強項不為殺人媚人之事為縣門老人弟子猶之游酢之於伊川扶正良知力斥群說使陽明之學彰明于天下後世自有含山來能幾人宜立本傳而僅存一誌銘在藝文例似未當於東彝之好宜另為兩公傳入志更登之名宦鄉賢祠春秋祭之學宮前已交流寇犯滁和或有忠義輩不論在上在下盡表而出之於含人大有益而志方為全璧矣

素禪師詩序

李子曰佛而在佛門者無論已道而在佛門者還丹之業未忘也儒而在佛門者操觚之業未忘也說者曰佛家不以文字為事噫佛家不以文字為事豈以不文字為事乎佛家不以文字為事非佛之言學佛而禪者之言也佛家以文字為事非佛之言學佛而教者之言也佛家不以文字為事不以文字為事亦佛之言學佛而戒者之言也禪不以文字自初祖至今日語錄鍾何物乎戒不以文字自後波離至今日毘尼四分律何物乎衆生感佛應衆生不得已而無言開口便喝啟齒便棒或掩口或塞耳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無文字也衆生感佛應衆生不得已而有言三藏十二部五十四十八卷龍宮所貯龍樹所記至不可思議皆文字也要不可執也執則以文字不以文字皆非也說者曰當務寔而去華營之衣華也去華而裸可乎當務內以遺外譬之食外也遺外而餒可乎以故向上如明教嵩洪覺範中峯本大慧果奎峰密近日之覺浪山翁朝宗天岸愚者習今釋散聖之慈山雲棲紫陌諸大和尚知文字之不可捐而分其力於辭章至千百萬言而不窮也素禪師世家子為諸生員能文盛名薦不得志如劉勰之在定林寺李商隱之在元秘塔王壘於安國寺開內典至

孔老之教不敢違天如來之教諸天奉行語欲推賢而歸於空門能戒而教而禪而太史公終古而摯史俠諸家左丘明內外傳屈之離騷楊之太元貢誼董仲舒劉向班固韓柳歐蘇之文三百篇韓魏三唐李杜王孟岑高之諸子胸溢於口佛火琉璃經史載列筆墨錯陳新思日出舊理猶豪古歌樂府五七近體感時撫景觸物書懷自怡人蓋所謂儒而佛門者操觚之業未忘也一日師忽語余先生序吾師詩吾將藏之山谷余謂師又中禪家之病不以文字為事乎師曰非也恐他日選詩者踵隨習以吾詩置隱逸之後女子之前則辱甚戒此丘尚薄大梵天帟為在上八位五禪人也屑此乎余噴噴嘆師可振起宗風不僅詩也夫師字素林名成朴弘覺大老和尚之曾孫姓俞氏歷城人

慈大和尚夢遊全集序

余入空門法廩寺尤後梁塞每語諸禪師曰非具大神通不為得法次則能著文字如來不思議威神力無論其傳法者飲光阿難陀鷄足留萬劫之身虛空有十八之變迨聖教東來一輩北渡隻履而歸種之異蹟莫能記已佛祖以文說法號文佛多開海結集大方廣諸部他若慈氏之演瑜伽龍樹之釋般若歷之乎浩劫之至文也隋唐宋朝清涼永明以及鍾津石門徑山其詩文按而辨與而古矯而健宕而奇可以掩李杜王孟昌黎柳州庾陵眉山言其所欲言議其所欲議張忠定公所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而橫絕今昔籠罩天地不獨拈花之笑青龍之焚更有精悍矯健遒勁離奇上掩星夜下薄河岳兼狀風元亭都水文園之可長使人捧其篋閱其函肅衣而拜不啻壁間之藏枕中之秘於揚眉瞬目極唱機鋒之外也不然摩肯羅之悉而數海龍王之半須彌何以懾服而稚魯不文之夫踞師子室余亦有可不凡况必無其事也余持此說數十年當余者惟慈大師慈大師在萬曆時隱山左不聞佛法欲於邪羅延窟立印海寺傳七真之場為三寶之地而黃冠之尤南較與士大夫之不類者起而毀之致有嶺南之謫天啟乙丑示寂留肉身與曾溪并迄今六十年面目如異香統坐具神奕

如此而所著余僅見十餘首夢游一集徒憶於夢寐之中得於傳聞之口而已余來安丘平等庵晤寒灰老人從祭上出之集四帙四十卷寒灰喜動顏色謂余曰此向與君言未得購之以為恨者就燈下讀之竟夕弗倦乃惘然而嘆曰此錢宗伯公所為夢授之慈氏悟徹於清涼與永明潭津石門徑山中峰各擅其美者也雲窗在紫光院統紙善根衆生從文字入於阿僧祇而未艾矣嗚呼余于丙午遇劉鏡菴先生云拜身師內身西江已酉夏見師畫像於金椒辛酉閱師手卷於劉秋水家余復得繕其文集於此多生結大有因緣序之師於常寂光中應為顏

錢伯衡先生詩四六編序

余屈指登萊七州邑賦之士其在於南者即墨之黃微悉在於北者極之錢伯衡先生無論膺主組飾軒冕者不能及即專意修詞鉛墨自矜輩一亦怯然遠處其後也余耳伯衡名十年始見其人見其人三年始見其著今年夏與伯衡晤表海亭下許入秋約余游錦秋湖以定生平著作之業余及期至之明日伯衡來枉顧延余客其署中燈下索其合作伯衡曰余制藝顯工不劣然先生已棄諸生四十餘年薜蘿山中忽投以兔園之編恐非先生意散行文甚雅吾鄉號文學之區繼韓柳而續歐蘇非先生不能雖三尺童子莫不曰纖齋優於古文辭者也余無文即有之區：下駟亦不能勉力馳驅也稍長於四六詩次之稿亦不多因一一出之余讀其四六驚而起忽：嘆蓋江鮑徐庾之外另為結構不揆藻不摘萃而萃藻無不見婉而多風旨而有體吾鄉昌陽宋荔裳庶憲外不再見焉其詩重莊麗弘整音調瀏亮伯衡抵掌曰七言律尚聲響杜老獨擅今古太白天分橫絕率意為文故工樂府五七古七絕句其七言律生平僅六首恐其有愧於杜老也今人詩不用故實不取莊重而竟陵京山猶托跡於晚唐今則公然宋矣吾任吾放步而已今其詩七言律為多皆工緻期不負其言論者余則

曰黃微卷之詩餘錢伯衡之四六踞繡襦登萊海上誰能與之抗者詩雖少遜四六亦合作今而後振即墨銳然一敵國吾不漠然置之矣

鶴隨居詩稿序

昌陽負東海上地數百里登萊借以爲重名曰邑寔郡也其間  
人文輩出極力而時余見時侍先大夫側見先大夫執本而嘆曰  
此萊陽高元圃即署時時也余諸生日聞宋荔裳庶憲有制藝窮  
詩四六衆皆好之年來有趙恒慶先生名噪山左而及于江淮  
之南北含毫濡墨翹爲目雄一時鉛槧自娛銳意於有司之試者  
莫不傾注於恒慶之制藝卒而己擬元矣以有故不果天下之人  
咸云恒慶擅不韋以俾睨於大士王希之間余心知其最善而漢  
然置之蓋余喪亂來讀西臺痛哭之詩悲滄海遺民之錄遭家不  
造戚然自阻孽之婦弗與簪珥連問井臼免園之業工不工與我  
何哉而終不知恒慶之有詩也前年過恒慶樓門之前一語聊合  
今信宿其署舍蚤起踏案上書得鶴隨稿讀之意忽歎如先大  
大於元圃詩余昔於荔裳詩時不以此爲異也昔袁石公於陶周望家  
得田水月集旅衣狂走驚其家人不問於今日夢寐似之爾所  
恒慶開鑿莊嶽章華莊嶽章華人雅不好爲詩恒慶之襟胸屬簡  
此律密聲知而好之而樂派正始之響竊香之音與左太冲段  
柯古張通古遥相接於荒村斷壠野露蔓草之際是可傷也夫是  
可傷也夫

許鎮南園墨序

往余同人馮君恭徵孫君仁甫爲余言善制藝者於各州邑仁甫  
曰吾舊家蒲姑蒲姑有許君鎮南丁巳戊午間督學勞公案青郡  
五邑並日試首拔鎮南勞公曰吾於燈下秋風沈寥森音凄切得  
其卷讀之以歎以歎徘徊終夜弗寢曰是不但首蒲姑前五邑不  
但前五邑青青郡十四邑矣余雖不好制藝然得仁甫言如此聲  
函胡聽南音清越雖音不同而調異未嘗不善其技而造於精微  
也久之鎮南亦不售仁甫每向余婉惜之且稱其人溫厚長者篇  
意氣不欺然諾余心爲之動而寅秋余過市見一人誰坐書肆中  
言論風旨甚蘊藉頗有通者詢之則鎮南也當是時諸州邑人士  
謂諸姑久不售科目等於下邑即鎮南文最工胥皮相之書肆中  
與鎮南疊三誤不置者余一人而已丁卯放榜之日余適壽光大野  
中見飛騎過云博典售者一許姓鎮南售矣今年夏再過鎮南肅  
衣冠以其闌中墨來更訂錦秋湖之約至則與之汎彼中流鎮南  
啟余篋得其闌中墨曰吳胡是吳胡是余謂余固愛之不忍置旁  
有向余者曰是所謂比聲函胡聽南音清越音不同而調異未嘗  
不善其技至於精微也

送章綱之先生序

友朋相聚豈不以其緣哉昔先大夫在貴陽交章副將軍公時有水西撫事先大夫與御史忤副將軍是先大夫先大夫後黔水歸道鎮遠拜疏劾御史副將軍甚壯之喪亂後余致諸生副將軍族孫戴菴公來知壽去洋水廬四十里以古文辭相質願得常後菴菴在榮陽五友詩及丘有古文名家李君蓋指余也此來歷下晤綱之先生紐幃燈火日咄嗟賢諸子弟數日不相過數過不相晤也久者知先生長者博學識大體心敬慕之迨先生罷北闕來業消暇所居又凡屋始得懇勤握手言笑愈習先生余向讀古人書意所可否日咄嗟胸臆間思欲一吐或曰姑置之姑置之甚且曰彼褐寬博何為睥睨去謹語及之今一出諸先生輒解之余為大快後余為先大夫作年譜次水西事然後知先大夫所正之稱章副將軍即先生胞伯父也噫北海姚江數千里齊不相屬也當水西案時御史窮治獄快諸蠻意先大夫持不可諸臬大吏有兩端默然再變矣副將軍猶毅然助之先大夫每憶愍事未嘗不時及副將軍也余五十年矣余又得交先祥柯夜郎之間際水鵲山之區聯劍鳥於一堂結縞帶於奕世閱封疆之大計敦文字之惟盟此余所流連慨慕於先生也或曰章君既老而莫逢年李君

方少而即避世其性情志氣似不相謀也者噫文人之遇不過難言已方先生之渡江而西也屢見疑於有司曰吾錫在腹不在世也安可令有司獨操其權而進退我哉必反之反之則始才之魁吾必斷其袪而後已也余則曰唐宗來古文辭布衣名不多見近日徐渭謝榛盧柟宋登春之流亦頗見重於世噫藏名山傳其人原不因軒冕而然也余辭諸生與先生異而素各有志以屈宋之辭歌郢枝之詞賦先生以為進步余以為退步余豈真與先生異轍而殊塗與各相勉以為別



送李美秀才序

吾邑之境南東北皆廣遠而陷於西地不及兩舍目一顧可盡自  
猶朝洪武來張公清官右都御史然以薦辟邑志在人才例非以  
文學授科目也故邑中科于甲者二十人科于乙者六十五人而  
而不得一焉可慨也每念歐陽博士兒御史大夫墓皆在其地是  
邑所自出也當必有人焉以振其後無何有吳君憲辟首諸生李  
子允中首童子允中於秀才屬當推兄今秀才奮不事屬文試於  
有司名在第二平方少邑之人所屬目李家愚谷太僕元天下愚  
東太守元山左閣中墨今二百年海內人誦讀之不哀諸州郡暨  
吾邑之甲於科乙於科者何限其舊焉之篇咸零落銷沉寂：無  
聲而吾家之繼橫於壇坫者方將而未艾也秀才宜自奮於其地  
則歐陽博士兒御史大夫於其姓則愚谷太僕愚東太守元天下  
元山左以振吾邑之西鄙余雖老而老尚期以觀秀才之有成

黔遊詩序

魏朴菴黔省歸詩一帙自濟南抵單渡河八首自寧陵抵新野三  
首自襄陽抵沅州二十八首自貴陽四武陵龍陽入湖至岳州武  
昌麻城汝寧陳州歸德取泰安路旋里二十三首在貴陽二十一  
首既名黔遊詩諸同人讀頗善之刻既成丐余言為序余思朴菴自  
春徂冬往返八九千里山程水次都會郡邑聚落郵舍至不可悉  
數其山川人物風土無一不愈於黔而朴菴則以黔名詩者謂遊  
止於黔如眉山之寓黃渭南之入蜀然考兩公當時集雪堂葦東  
屯或六七年或四五年其於黃於蜀名遊固宜今朴菴客黔才四  
五月爾遊非黔而遊愈壯興非黔而興愈豪詩非黔而特愈工且  
朴菴常客燕客晉客吳越梁楚皆有詩余每序之未聞以燕晉吳  
越梁楚名遊也今以黔名遊得無隘朴菴曰吾不隘夫黔而人易  
隘夫吾之以黔名遊也黔城為州介在荒微聲名文物不侔於上  
國然其崇巖迴溪良植異產亦有中原莫之能過者曩王陽明先  
生曾辱居焉築何陋軒怡然樂之其象祠記痊旅文諸篇為今學  
者所訾稱黔何負於人耶余聊為題識後之學士大夫遊客遷人  
續：過黔者咸作為詩教黔或不終於隘余曰善哉朴菴之能言也  
序之內以其語：諸同人

馬翼宸歷試草序

安丘馬君翼宸余聞其又在戊戌之仲秋後丙午春見其人今又十年所矣翼宸以才高為邑令任公可重延之師席習邑事默不答與之金穀然謝士人爭事之等於是而以故翼宸在諸生中聲錯：數百里皆曰安丘馬翼宸翼宸云後翼宸名愈重文愈工遇愈寒自余交翼宸已數強有司試與退而著西琅軒詩余序之凡為翼宸惜語憤語翼宸必謝請去之曰余性情無是也一時落拓不得志之徒皆為之一變其富厚而矜貧窶而躁故往往為之改趨焉翼宸愈困而愈有聞於世其積于有司而不錄者不惟不足

質也凡注之終無解於世俗之讀翼宸文者

序陳星占制義

元微之登景幢、病中驚坐人情哉。至是卯余年來締交論文，強半他方，其故園笑語弗寒。文盟惟我星占，爾當渠鐵羽，值余倦遊，每踏歌過訪風雨拂、來入絕陶，遂永久可敬，十年不置也。夏五余邁危疾幾罹，彌連而意念忽：中三立良朋，恍惚左右，覺微之憶白舍人江州非誕語，曼語也。少間婦昭星占得聞其近所作制義，同凡疇玉氏諦視之，互稱善，乃知微之宛動祖綉，徘徊顧戀，收淚悲其死於悽其愁，怛悲惻之際，亦欲向渝浦口索琵琶行，爾今陰之星占，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丁未將秋日書於蟬聲下。

織水菴集自序

余自甲申來老於露簡，作為文有，好我者謗亦隨之，噫不求學不慕利，浮沉鄉里，敝帚自甘，毀譽憑人，好我者無容謗，我者更多事矣。然或好或謗，亦見其人。余年來頗覺其好我者，若愈好謗我者，若愈謗而我可得也。姑為錄出自丙午來，卻憶乎存憶乎，則在知我之淺深者。

## 織齋集鈔八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煥章撰煥章字象先號織齋山東樂安人前  
明諸生後棄舉子業專肆力於詩古文詞所著有  
龍灣集無學堂集老樹村集凡百餘萬言後合諸  
集而刊削之定爲此本其文跌宕排募氣機頗壯  
而汪洋縱放未免一瀉無餘至於明季忠烈諸臣  
多爲立傳其表微闡幽亦可謂留意史學然所載  
不能一一審核如周遇吉妻周夫人傳載李自成  
攻寧武遇吉數大敗之追戰陷重圍馬蹶公拔佩  
刀自殺夫人貫重鎧陷陣連斬賊驍將及聞遇吉  
死亦自殺云云案明史遇吉巷戰被執爲賊叢射  
而死實非自殺其妻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  
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  
家盡死亦與煥章所載陷陣及自殺事不合且佚  
其姓但稱周夫人蓋草莽傳聞之詞隨筆記錄未  
足據爲定論也



ZW 21101000574700